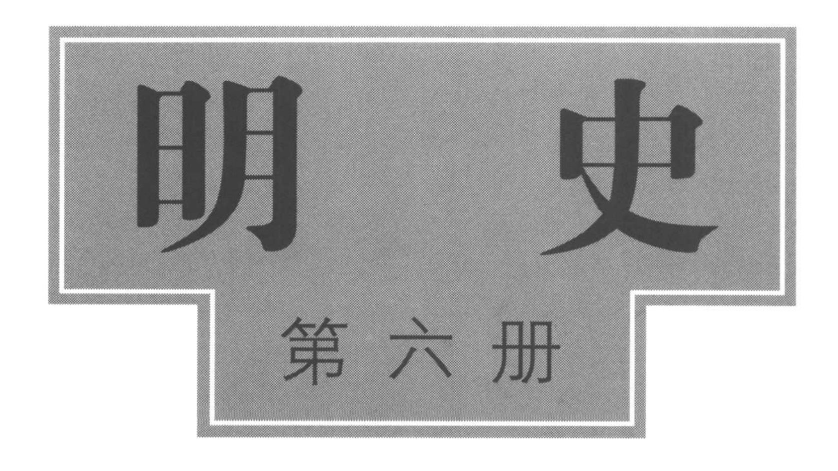


明　史

第六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主　　编　許嘉璐
副主编　安平秋
分史主編　章培恒　喻遂生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明史/章培恒、喻遂生分史主編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95-4

I.明… II.章… III.①中國-古代史-明代-紀傳體②明史-譯文 IV.K248.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627 號

二十四史全譯

明　　史

(全十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章培恒　喻遂生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上海古籍印刷廠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442 字數 11,033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95-4/K・98
定　　價 全套 88 册　　12 000 圓
《明史》10 册　　1400 圓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64063926

二十四史全譯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玆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禕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逵　吴洪澤　吴　鷗　余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鏃珹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模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倬霻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湜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峥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衛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閻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1955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閲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1027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畒"、"畮"、"畆"、"畂"、"畞"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784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76%。一般情况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决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辫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贜(《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晢”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踐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敺"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况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髀髀)　缶(缻)　黎(菞)　禪(襢)
辯(䛒詧詧)　蓋(葢)　務(務勢)　善(譱)
飆(飇飈)　剛(㓻)　料(𥸤)　觴(𨡥)
餅(餅)　詬(詾)　躪(蹸)　舐(舓)
豺(犲)　轂(轂)　櫺(檽)　疏(踈疏)
躔(躔)　罐(罐)　騮(駵駠)　搜(捜)
諂(讇)　駭(駴)　孿(孿)　髓(髓)
嘲(謿)　侯(矦)　裸(臝)　鎖(鏁)
齔(齓)　弛(弛)　美(媺)　踏(蹹蹋)
弛(弛)　羈(羇)　滅(烕)　柝(榛檯榛)
欻(歘)　悖(誖)　秣(餗)　蜿(蝹)
垂(𡍮埀)　奸(姦)　粦(甐)　腕(掔)
齪(躖)　殲(殲)　腦(腦)　尪(尫尩)
瓷(甆)　韉(韉)　旆(旆)　誤(悞)
蹷(蹶)　剿(剿)　篷(篷)　舄(舃)
啖(啗)　秸(稭)　睥(睤)　隙(隟隙)
島(隝)　截(截)　媲(媲)　淑(澈)
登(登)　贐(賮賮)　撇(撆)　璇(琁)
鐙(鐙)　鯨(鱷)　愆(㥶諐諐)　燕(鷰)
貂(鼦)　鞠(鞫)　鍥(契)　腰(署)
斗(㪷)　絶(𢇍)　煢(惸)　燁(爗)
陡(陡)　誑(誆)　蛆(胆)　曄(曅)
扼(扼)　框(闊)　麯(麴)　彝(彞)
愕(愕)　髡(髠)　紝(絍)　癰(癕)
鋒(鋒鋒)　攬(擥擥)　孺(孺)　禹(禹)
蜂(蠭)　雷(靁)　潸(潸)　興(興)

籲(籲)	燥(燥)	煮(鬻)	棕(椶)
蔦(蔦)	潴(瀦)	裝(裵)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虛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閱讀時不産生歧意。如:“聃”、“耼”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鼂錯”、“鼌錯”統一爲“鼂錯”。地名中的“涼”、“況”、“峯”、“兗”等字,則均改爲“凉”、“况”、“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第”(《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殂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殂”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64 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 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況。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況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裹,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衹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衹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衹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 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衹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决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內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內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內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衹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內分段內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閱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閱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明史》全譯出版説明

《明史》是世人所稱二十四史中的最後一部紀傳體通史，它是清朝設館編修的一部官修史書，一嚮被認爲是繼"前四史"及《晉書》、《隋書》之後又一部優秀的史學著作。在二十四史中，《明史》參加修纂的人最多，經歷的時間最長，又因其體例、内容較好，使這部史書享譽盛名。《明史》最後成書時，由總裁張廷玉奉表將書奏上，因此就署他的名字。

清朝入關後，即提出修《明史》。順治二年（1645），清政府急忙開館籌辦編修《明史》，這是效法漢族歷朝易代修史的傳統，以求達到消除民族意識，籠絡漢族知識份子，緩和民族矛盾的目的。因爲當時政局還很不穩定，各地抗清運動尚未停息，緊接着又有"三藩之亂"，清朝統治者爲了强調改朝换代後新王朝的統一局面，藉修明史籠絡明朝的一批降臣和知識份子，并宣揚理學，以達到鞏固其統治的目的。另外，順治一朝，雖然文化事業還未能昌盛，但世祖崇尚文治，一開始就十分重視對圖書的編纂和訪求。因此，清朝廷按照歷代爲前朝修史的慣例，於順治二年三月開始討論編纂《明史》。

《明史》主要以官修的《明實録》、《明會典》、邸報等爲依據，還從明史籍、明典志、明傳記、明雜史等幾類史書中提煉取材，其中有大量私人著作。此外，有關檔册以及文集、奏議、稗史、方志、傳記等，都是十分豐富的修史原始資料。

《明實録》是一部明代官修的編年體史料長編。明代每一新君即位後便命史臣纂修前朝皇帝實録，修成後謄録正副二本。正本藏入皇史宬，副本藏於内閣。《明實録》包括胡廣的《太祖實録》，附建文帝四年事跡；楊士奇的《成祖實録》；蹇義的《仁宗實録》；楊士奇的《宣宗實録》；陳文的《英宗實録》，附景宗實録；劉吉的《憲宗實録》；劉健的《孝宗實録》；費宏的《武宗實録》；徐階的《世宗實録》，附世宗之父《睿宗實録》；張居正的《穆宗實録》；温體仁的《神宗實録》；葉向高的《光宗實録》；温體仁的《熹宗實録》。再加上《莊烈帝實録》、《弘光實録》、王夫之的《永曆實録》，黄宗羲的《隆武紀年》、《永曆紀年》、《魯紀年》等三千餘卷。

《明會典》是從宋、元時期的會要延續而來的，爲明弘治年間官修，嘉靖年間續修，萬曆年間重修，共二百二十八卷。書中以六部爲綱，記述各級行政機構的執掌和事例。包括文職衙門、宗人府、南京宗人府、吏部、户部、禮部、刑部、工部等，所記典章制度最爲詳細和完備，成爲一部有價值的明代官方的原始資料。

邸報是中國古代報紙。漢、唐時代地方長官在京都設邸，邸中傳抄詔令、奏章等，以報於諸藩，因此稱爲邸報，又稱邸抄。在元、明兩代成爲政府官報，由中央政府統一刊行。

明史籍主要以私人撰書爲主，如鄧元錫的《明書》，夏浚的《皇明大紀》，王世貞的《弇州

史料》,王禪的《國朝史略》,鄧球的《泳化類編》,萬斯同的《明史稿》等等。

明典志包括了明朝社會各個領域的内容,如王圻的《續文獻通考》,周子義的《國朝故實》,勞堪的《皇明憲章類編》,徐學聚的《國朝典匯》,馮應京的《皇明經世實用編》,鄧士龍的《國朝典故》,俞汝揖的《禮儀志》,劉維謙的《大明律》,李賢的《大明一統志》,景泰年修的《寰宇通志》,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徐光啓的《農政全書》、《崇禎曆書》等。曹學佺的《一統名勝志》,黄訓的《名臣經濟録》,徐一夔的《明集禮》,張朝瑞的《明貢舉考》,王在晉的《通漕類編》,楊宏的《漕運通志》,史起蟄的《兩淮鹽法志》,朱廷立的《鹽政志》,周夢的《水部備考》,沈啓的《南船紀》,陳龍正的《救荒策會》等。

《明史》的編修時間很長,如果從清順治二年(1645)下詔令修《明史》算起,至雍正十三年(1735)十二月全書正式告成,前後延續了九十一年。這期間可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清順治二年(1645)至康熙十七年(1678),共三十四年;第二階段,康熙十八年(1679)至六十一年(1722),共四十四年;第三階段,雍正元年(1723)至十三年(1735),共十三年。如果再加上乾隆即位後,下令交付武英殿刻板印刷,至乾隆四年(1739)刊印完畢進呈,可以説,《明史》從開始編書到最後與讀者見面,共用了九十五年。

順治二年(1645),清政府設立明史館,下詔修《明史》,命洪承疇、馮銓、范文程、李建泰、剛林、祁充格、錢謙益等人任其事。當時政局未定,江南一帶還没有一統。不僅幾個南明政權相繼建立,農民起義軍領袖張獻忠所建立的大西政權也還存在。政局的不穩定,農民軍和南明的堅持抗清,再加上參加修史的多爲明遺民,無心論述史事,如洪承疇身爲降臣,修明代歷史必然多有顧忌。尤其是馮銓,在明末時厠身閹黨,參與殺害東林黨人楊漣和熊廷弼,本身的言行就已爲士大夫所不齒,因此,他任《明史》總裁後,在皇史宬看到熹宗實録中天啓四年紀事的内容,其中含有對自己不利的文字,於是乘人不備,竊走《天啓實録》的一部份,從而造成史料的殘缺。另外,又有修清世祖實録及後三藩之亂等等因素所阻礙,遂使修明史一事時常停頓,修史的條件尚不成熟,没有進行多久就停止了。到康熙四年(1665),又曾下詔再修,不久也中輟。

康熙十八年(1679)三月,清朝平三藩勝券在握,統治日趨鞏固,於是再開史館。這次修史,清政府下了較大決心,爲進一步籠絡漢族地主和明朝遺臣,宣布恢復唐宋時期的科舉名目——博學鴻詞科,招攬名士遺民,搜羅修史人才,將被録取的彭孫遹等五十人全部録用,又派右庶子盧君琦等十六人同爲纂修。他們都以翰林的名義安排在明史館。開始,以徐元文爲監修,葉方靄、張玉書爲總裁。當時許多有名望的學者進入史館,如朱彝尊、尤侗、毛奇齡、潘耒、湯斌、施閏章、汪琬、倪燦、姜宸英、嚴繩孫、喬萊、張烈、黄虞稷等。這一次纔正式商討方法,確定體例,依類分題,分工負責,開始了實實在在的編纂工作。康熙二十一年(1682),開始整理草稿工作。至二十三年(1702),曾任總裁的徐元文延攬大史學家萬斯同任删改工作。這期間對史稿的編纂出力最多的要數萬斯同,他在史館的二十年中,凡編纂的稿件都由他復審、改定,手定史稿不下五百卷,雖不任總裁,實際上却起着總裁的作用。康熙三十年,徐元文去世。三十三年,王鴻緒繼任總裁,繼續聘用萬斯同覈定列傳,萬氏任此事直至逝世。

康熙六十一年(1722),總裁王鴻緒在萬斯同所定史稿的基礎上稍加改動後進呈,這就是世傳的《横雲山人明史稿》,也就是王鴻緒《明史稿》。因此,可以説,在第二階段,《明史》基本完成。特别要指出的是還有一些人雖然没有正式加入纂修官行列,但是在修撰《明史》過程中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如著名學者黄宗羲和顧炎武都十分重視明史的修撰,他們都不

肯直接與清廷合作,不應徵聘。明史館的首任監修徐元文是顧炎武的外甥,就修史問題曾多次請教於顧炎武。黄宗羲後來命其子黄百家和學生萬斯同參加修史。

雍正元年(1723),清廷重新開設史館續修《明史》。以隆科多、王頊齡爲監修官。張廷玉、徐元夢、朱軾、覺羅逢泰等爲總裁官,孫嘉淦、汪由敦、楊椿等二十五人爲纂修官。各分數卷,着手編纂整理。他們以王鴻緒《明史稿》爲據,增删修改,於雍正十三年(1735)成書。到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板刊行,由張廷玉領銜奏上,《明史》終於誕生。

明史館纂修的學者不僅長於著述,還在修史理論和編纂方法方面有不少建樹。他們在討論體例、史法等問題的過程中,表達了各自的史學思想、史學識見及史學理論。在初期,朝野學者議訂修史條例時,就有徐乾學綜合各家討論的意見確定了《修史條議(六十一條)》,王鴻緒有《史例議》,湯斌有《明史凡例議》、《陳史法以襄大典疏》,潘耒有《修明史議》,施閏章有《修史議》,汪由敦有《史裁蠡説》,朱彝尊有《上總裁書》七通,其内容廣泛,對編纂實踐、編纂理論等各方面的問題,都有精到的論述。參加討論的人又有顧炎武、黄宗羲、全祖望等不下幾十家。

《明史》記載了明太祖洪武元年至明思宗崇禎十七年間共計二百七十七年的歷史,其中反映了各個時期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是一部紀傳體明代通史。全史共三百三十二卷。其中,本紀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傳二百二十卷。

《明史》的本紀寫的詳略得當,無繁冗之詞,也避免了求簡過當。如開國皇帝朱元璋打下了大明江山,在位三十一年,其事跡可書者甚多,因此用了三卷的篇幅紀傳。同樣,明成祖朱棣是以藩王起兵,搶得皇帝寶座的,在位長達二十二年,故而卷數同樣也長達三卷。而泰昌時期的明光宗朱常洛,在位僅一個月即身亡,其事跡相對很少,故不單獨成卷,而是併入第二十一卷,於萬曆時期的明神宗朱翊鈞傳記之後。又《明英宗實録》中附景泰七年事,稱明代宗朱祁鈺爲郕戾王,而削其帝號。這是當時史臣曲筆,即有意掩蓋真相。在《明史》本紀中,則將英宗前後二度稱帝分作兩紀,列景帝於兩紀之間,這樣就還歷史於本來面目了。

《明史》表五篇十三卷,諸王五卷、功臣三卷、外戚一卷、宰輔二卷、七卿二卷。《七卿年表》是《明史》獨創,記歷朝吏、户、禮、兵、刑、工六部尚書及左右都御史的任免,它反映了明太祖罷丞相制,將丞相之職分於六部,及又有都察院糾察百司,和而爲七,這是應明代中央行政機構的變化而立的,是《宰輔年表》的姊妹篇。

《明史》列傳共計二百二十卷,其類傳的名目之多,包含的人物之衆,篇幅之長,都是這部史書最突出的特點。同時,列傳的附傳很多,以此記載了諸多歷史人物的姓名。列傳共分二十類,其中后妃、諸王、公主、循吏等十七類是依舊史之例設立的,新創立的有三類:《閹黨傳》、《土司傳》、《流寇傳》,保存了許多珍貴史料。在已有《宦官傳》的情況下,另立《閹黨傳》,主要是記載明季宦官黨羽結黨營私、禍國殃民的突出人物及事例,從中可以探察明朝政治及宦官集團的殘暴和腐敗。我國自古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佔有十卷篇幅的《土司傳》分别記載了湖廣、四川、貴州、雲南、廣西等地區少數民族的情況,並記述了各族首領“土司”的統治及其與中央政權的關係,在一定程度上既反映了明朝民族壓迫的殘酷性,又反映了各族間關係進一步發展的情況。因此,它既不應列入外國傳,也不能等同於一般列傳,祇能專類列出。《流寇傳》專敍明末農民起義領袖李自成、張獻忠等人,因爲他們領導的農民軍較之其他一些農民起義規模大得多,從而加速了明朝滅亡的步伐。把彪炳史册的明末農民起義領袖編入《流寇傳》,暴露了作者對農民起義的仇視,但同時也保存了晚明以來關於

社會矛盾的重要史實,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纂修《明史》的第一、二階段,清政府有一個明顯的目的,就是爲了收買知識份子,緩和他們對清朝的反抗。待萬斯同在暗中主持下修成《明史》,清統治者認爲對其統治不利,於是就有了雍正年間的第三次續修,改了又改,最終成書,但是與當初的内容相差很遠。即使如此,畢竟因爲底本良好,修撰年限長,參考材料多,修撰人員中有許多有名的學者,因此它在正史中,還是能够體現出特有的史料價值。

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明史》撰文中的立場、觀點是比較明確的。一般講,它同情代表中小地主利益集團;讚揚實行輕徭薄賦的清官,反對殘酷壓榨百姓的貪官;歌頌明末抗清的仁人志士,反對屈膝投降的妥協派。對於統治階級中的代表人物,一般能功過兼述,如書中贊揚爲民稱道的被殺害的于謙爲"忠心義烈,與日月争光"(《明史·于謙傳·贊》)。詳述了明末抗清英雄史可法鞠躬盡瘁,英勇頑强,誓死不降清的事跡。對權傾一時的張居正也作了客觀評價,肯定了他曾力行變法,試圖改革財政與吏制,整頓邊防,使明朝一度出現了"萬曆中興"的政績,贊揚他"通識事變,窮於任事"(《明史·張居正傳》),但同時又指出他"威柄之操,幾於震主",最後落得剖棺籍家的結局。由此可見,《明史》在評價人物方面還是比較符合歷史實際的。

清修《明史》,首先就要求它爲清朝的政治服務,因此,凡涉及清代祖先的一些問題,衹要他們認爲有礙其政治利益的,就不惜隱没史實删除不書。關於清朝的興起及南明的事跡,也衹用寥寥數語,記述籠統而又曖昧,對於南明時期抗清斗争的具體事跡,則略而不寫。凡此種種,都是由於當時史官屈從於清朝統治者的結果。

《明史》現在通行的版本有:百衲本、中華書局標點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以1916年涵芬樓影印本照相製版縮印本、長沙岳麓書社校點本。

《明史》全譯主編:章培恒、喻遂生。譯者:韓結根、毛遠明、蘇文英、歐昌俊、孟美菊、唐建金、周勤、李明曉、王建明、黄毅、董艷艷、于正安、陳正宏、劉小文、趙立偉、鄧飛、朱邦薇、朱元寅、鄭利華、張國艷、郭鳳花、唐瑛、馬美信、鮑道蘇、乐秀拔、喻遂生、朱習文、甘露、賈燕子、李海霞、廖强、虎維鐸、唐光榮、陳曉華。

明史目録

第一册

第二册

第三册

第四册

卷一百二十八 列傳第十六

卷一百二十九 列傳第十七

卷一百三十 列傳第十八

卷一百三十一 列傳第十九

卷一百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

卷一百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一

第五册

第六册

第七册

第八册

第九册

卷二百八十二　列傳第一百七十

第十册

明史卷一百七十七

列傳第六十五

王翱　年富　王竑　李秉　姚夔　王復　林聰　葉盛

王翱

王翱，字九皋，鹽山人。永樂十三年，初會試貢士於行在。帝時欲定都北京，思得北士用之。翱兩試皆上第，大喜。特召賜食，改庶吉士，授大理寺左寺正，左遷行人。

王翱，字九皋，鹽山人。永樂十三年，皇帝初次在臨時停駐地考選貢士。皇帝當時想定都北京，想得到和使用北方的士人。王翱會試殿試都名列前茅，皇帝非常高興。特地召見賜予酒食，改爲庶吉士，授予大理寺左寺正，後降職爲行人。

宣德元年，以楊士奇薦，擢御史。時官吏有罪，不問重輕，許運磚還職。翱請犯贓吏但許贖罪，不得復官，以懲貪黷。帝從之。五年，巡按四川。松潘蠻竊發，都督陳懷駐成都，相去八百餘里，不能制。翱上便宜五事：請移懷松潘；而松茂軍糧於農隙齊力起運，護以官軍，毋專累百姓，致被劫掠；吏不給由爲民蠹，令自首毋隱；州縣土司徧設社學；會川銀場歲運米八千餘石給軍，往返勞費，請令有罪者納粟自贖。詔所司議詳運糧事，而遷蠹吏北京，餘悉允行。

宣德元年，因爲楊士奇的推薦，提升爲御史。當時官吏有罪，不問輕重，允許努力自勵以恢復官職。王翱請求犯貪污罪的官吏衹允許贖罪，不能恢復官職，以懲罰貪污。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五年，巡撫按察四川。松潘蠻族暗中起事，都督陳懷駐在成都，相隔八百多里，不能控制。王翱上奏應根據實情處理的五件事：請求命陳懷移往松潘；而松茂的軍糧在農閑時齊力運送，用官軍護送，不要專門托付給老百姓，以至於被搶劫；官吏不考察審核成爲老百姓的禍害，命令他們自首不得隱瞞；州縣土司普遍設立社學；會川銀場每年運米八千多石供給軍隊，往返的費用，請讓有罪的人交納糧食贖罪。皇帝詔令主管部門商議審理運糧的事，而將禍害百姓的官吏召到北京，其餘全都允許施行。

英宗即位，廷議遣文武大臣出鎮守。擢翱右僉都御史，偕都督武興鎮江西，懲貪抑奸，吏民畏愛。正統二年，召還院。四年，處州賊流劫廣信，命翱往捕，盡俘以還。是年冬，松潘都指揮趙諒誘執國師商巴，掠其

英宗即位，朝廷商議派遣文武大臣出京鎮守。提拔王翱爲右僉都御史，偕同都督武興鎮守江西，懲治貪官，抑制奸人，官吏百姓又畏懼又喜愛。正統二年，被召回都察院。四年，處州的寇賊流竄到廣信搶劫，命令王翱前去緝捕，全部將寇賊俘虜回來。這年冬天，松潘都指揮趙諒誘

財，與同官趙得誣以叛。其弟小商巴怒，聚衆剽掠。命翱及都督李安軍二萬征之。而巡按御史白其枉，詔審機進止。翱至，出商巴於獄，遣人招其弟，撫定餘黨，而劾誅諒，戍得，復商巴國師。松潘遂平。六年，代陳鎰鎮陝西，軍民之借糧不能償者，核免之。

捕國師商巴，掠奪他的財物，與同官趙得誣陷商巴反叛。商巴的弟弟小商巴憤怒，聚衆搶劫掠奪。命令王翱及都督李安率軍二萬人去征伐他們。而巡按御史洗雪了商巴的冤枉，皇帝詔令見機決定進退。王翱到達後，將商巴從監獄中放出來，派人招撫他的弟弟，安撫穩定其餘的同黨，而彈劾處死了趙諒，放逐趙得戍邊，恢復商巴的國師地位。松潘就平定了。六年，代替陳鎰鎮守陝西，軍民中借糧不能償還的，核實并免除了債務。

七年冬，提督遼東軍務。翱以軍令久弛，寇至，將士不力戰，因諸將庭謁，責以失律罪，命左右曳出斬之。皆惶恐叩頭，願效死贖。翱乃躬行邊，起山海關抵開原，繕城垣，浚溝塹。五里爲堡，十里爲屯，使烽燧相接。練將士，室鰥寡。軍民大悦。又以邊塞孤遠，軍餉匱，緣俗立法，令有罪得收贖。十餘年間，得穀及牛羊數十萬，邊用以饒。

七年的冬天，統領遼東的軍務。王翱因軍令長久鬆弛，寇賊來了，將士不奮力戰鬥，趁衆將到帥府拜見，以違反法紀罪斥責他們，命左右拉出去斬首。衆將都惶恐地叩頭，願效死力贖罪。於是王翱親自巡視邊防，從山海關到開原，修繕城墻，疏通壕塹。五里修堡，十里築屯，使烽燧相接。操練將士，使鰥寡之人成家。軍民都很高興。又因爲邊塞偏遠，軍餉匱乏，根據習俗立法，令有罪的人可用錢糧贖罪。十多年間，得到穀物及牛羊幾十萬，邊塞的費用因此而富足。

八年，以九載滿，進右副都御史。指揮孫璟鞭殺戍卒，其妻女哭之亦死。他卒訴璟殺一家三人。翱曰："卒死法，妻死夫，女死父，非殺也。"命璟償其家葬薶費，璟感激。後參將遼東，追敵三百里，事李秉爲名將。

八年，因任職滿九年，進升爲右副都御史。指揮孫璟用鞭子打死戍邊的士卒，他的妻子和女兒爲他痛哭，也死了。其他士卒控訴説孫璟殺死一家三口。王翱説："士卒爲軍法而死，妻子爲丈夫而死，女兒爲父親而死，并非殺死。"命令孫璟賠償士卒家的安葬費用，孫璟感動激憤。後來在遼東任參將，追敵三百里，輔佐李秉成爲名將。

十二年，與總兵曹義等出塞，擊兀良哈，擒斬百餘人，獲畜産四千六百，進右都御史。十四年，諸將破敵廣平山，進左。脱脱不花大舉犯廣寧，翱方閲兵，寇猝至，衆潰。翱入城自保。或謂城不可守，翱手劍曰："敢言棄城者斬。"寇退，坐停俸半載。

十二年，與總兵曹義等人出塞，打擊兀良哈，擒獲斬首一百多人，繳獲牲畜四千六百頭，進升爲右都御史。十四年，衆將在廣平山攻破敵人，進升爲左都御史。脱脱不花大舉侵犯廣寧，王翱正在閲兵，寇賊突然到達，衆人潰退。王翱進入城内保護自己。有人説城不能守住，王翱拿着劍説："敢説放棄城的斬首。"寇賊敗退，定罪停發俸禄半年。

景泰三年，召還掌院事。易儲，加太子太保。潯、梧瑶亂，總兵董興、武毅推委不任事，于謙請以翁

景泰三年，王翱被召回掌管都察院事務。更换太子後，加封太子太保。潯州、梧州瑶人發動叛亂，總兵董興、武毅推卸責任不管事，于謙

信、陳旺易之，而特遣一大臣督軍務，乃以命翱。兩廣有總督自翱始。翱至鎮，將吏讋服，推誠撫諭，瑶人嚮化，部内無事。明年，召入爲吏部尚書。初，何文淵協王直掌銓，多私，爲言官攻去。翱代，一循成憲。

請求以翁信、陳旺代替他們，并特地派遣一名大臣去監督軍務，於是就派王翱去。兩廣有總督從王翱開始。王翱到達鎮所，將士官吏都懼怕折服，以誠心安撫曉諭，瑶人歸順，轄區内平安無事。第二年，王翱被召入京任吏部尚書。當初，何文淵協助王直掌管選評官員，常常徇私，被言官攻擊而離任。王翱代替後，完全遵循現成的法規。

天順改元，直致仕，翱始專部事。石亨欲去翱，翱乞休。已得請，李賢力争乃留。及賢爲亨所逐，亦以翱言留，兩人相得歡甚。帝每用人必咨賢，賢以推翱，以是翱得行其志。

天順元年，王直退休，王翱纔專管吏部事務。石亨想除去王翱，王翱請求退休。已得到批准，李賢盡力争取，纔留下來。到李賢被石亨驅逐，也因王翱勸説而留下來，兩人相處得很融洽。皇帝每次用人必定去咨詢李賢，李賢將此事推給王翱，因此，王翱能够施展他的抱負。

帝眷翱厚，時召對便殿，稱先生不名。而翱年幾八十，多忘，嘗令郎談倫隨入。帝問故，翱頓首曰："臣老矣，所聆聖諭，恐遺誤，令此郎代識之，其人誠謹可信也。"帝喜。吏部主事曹恂已遷江西參議，遇疾還，翱以聞。命以主事回籍。恂怒，伺翱入朝，捽翱胸，摑其面，大聲詬詈。事聞，下詔獄。翱具言恂實病，得斥歸，時服其量。

皇帝十分器重王翱，時常將王翱召到便殿對話，稱他爲先生而不叫他的名字。而王翱已近八十歲，常健忘，曾經叫侍郎談倫一起入宫。皇帝問原因，王翱叩頭説："臣已經老了，聆聽的聖諭，恐怕有遺漏和錯誤，令這個侍郎代我記下來，這個人誠實謹慎可以信賴。"皇帝非常高興。吏部主事曹恂已調往江西任參議，遇到生病回來，王翱將此事報告皇帝。皇帝命曹恂以主事身份返回老家。曹恂很生氣，趁王翱入朝，抓住他的胸襟，摑他耳光，大聲辱駡。事情報告皇帝知道，將他投入欽犯監獄。王翱向皇帝陳述曹恂的確是生病，得以貶斥回家，當時的人都佩服王翱的度量。

五年，加太子少保。成化元年，進太子太保，雨雪免朝參。屢疏乞歸，輒慰留，數遣醫視疾。三年，疾甚，乃許致仕。未出都卒，年八十有四。贈太保，謚忠肅。

五年，加官太子少保。成化元年，進升爲太子太保，下雨下雪免去早朝參拜。多次上疏請求回家，皇帝總是安慰挽留，多次派遣太醫給他看病。三年，病重，纔允許退休回家。還未走出都城就去世了，時年八十四歲。追贈太保，謚號忠肅。

翱在銓部，謝絶請謁，公餘恒宿直廬，非歲時朔望謁先祠，未嘗歸私第。每引選，或值召對，侍郎代選。歸雖暮，必至署閲所選，惟恐有不當也。論薦不使人知，曰："吏部豈快恩怨地耶。"自奉儉素。景帝知其貧，

王翱在銓部，謝絶請托，公事之餘長期住在簡陋的屋子裏，不到一定的時間如初一、十五去拜謁先祖的祠堂，没有回過自己的住宅。每次引薦選舉，或者碰到召對，由侍郎代選。回來雖然很晚，一定到官署閲讀所選人的材料，惟恐有不妥當的地方。涉及推薦之事不讓别人知道，説：

爲治第鹽山。孫以蔭入太學，不使應舉，曰："勿妨寒士路。"婿賈傑官近畿，翺夫人數迎女，傑恚曰："若翁典銓，移我官京師，反手爾，何往來不憚煩也?"夫人聞之，乘間請翺。翺怒，推案，擊夫人傷面。傑卒不得調。其自遼東還朝也，中官同事者重翺，贐明珠數顆，翺固辭。其人曰："此先朝賜也，公得毋以贓却我乎。"不得已，納而藏焉。中官死，召其從子還之。爲都御史時，夫人爲娶一妾，逾半歲語翺。翺怒曰："汝何破我家法。"即日具金幣返之。妾終不嫁，曰："豈有大臣妾嫁他人者。"翺卒，妾往奔喪，其子養之終身。李賢嘗語人曰："皋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强而義也。"然性頗執。嘗有詔舉賢良方正、經明行修及山林隱逸士。至者率下部試，翺黜落，百不取一二。性不喜南士。英宗嘗言："北人文雅不及南人，顧質直雄偉，緩急當得力。"翺由是益多引北人。晚年徇中官郭聰囑，爲都御史李秉所劾，翺自引伏，蓋不無小損云。子孫世官錦衣千户。

"吏部難道是一個恩怨之地。"自己奉行節儉樸素。景帝知道他貧寒，爲他在鹽山建造宅第。孫子承蔭進入太學，不讓他參加科舉考試，説："不要妨礙貧寒士人的仕途。"女婿賈傑在京城附近做官，王翺的夫人數次去接女兒，賈傑憤怒地説："你父親主管升降官員，將我調到京師做官，不過易如反掌而已，爲什麽往來不怕麻煩呢?"夫人聽説了，找一個機會向王翺請求。王翺發怒，推翻桌子，擊中夫人傷及面部。賈傑最終没能調動。王翺從遼東返回朝廷時，與他同事的中官敬重他，贈給他幾顆明珠，王翺堅决推辭。那人説："這是先朝賞賜的，公不會認爲是臓物而拒絶我吧。"王翺不得已就收下藏起來。中官死後，召來他的侄子歸還給他。任都御史時，夫人爲他娶了一個妾，過了半年纔告訴他。王翺生氣地説："你爲什麽敗壞我的家法。"當天就準備好金幣將她送回去了。妾終身不嫁，説："哪有大臣的妾嫁給他人的。"王翺去世後，妾去奔喪，王翺的兒子侍養她終身。李賢曾對人説："皋陶説的九德，王公有其中的五點：遇亂而慎重，受擾而剛毅，簡樸而廉潔，剛毅而穩重，强硬而有義氣。"然而性格很固執。曾下詔推舉賢良方正、經明行修及山林隱逸之士。到的人都下交吏部考試，而王翺將他們貶退，百人中没有取到一二個。生性不喜歡南方士人。英宗曾説："北方人文雅不如南方人，但本質耿直雄偉，緊急的時候當得力。"王翺因此更多用北方人。晚年依從中官郭聰的囑托，被都御史李秉彈劾，王翺自己認罪，對他不能没有一點小損害。子孫世襲錦衣千户。

年富

年富，字大有，懷遠人。本姓嚴，訛爲年。以會試副榜授德平訓導。年甫逾冠，嚴重如老儒。

宣德三年，課最，擢吏科給事中。糾正違失，務存大體。帝以六科任重，命科擇二人掌其事，乃以富與賈銓并掌刑科。都御史顧佐等失入死罪十七人，富劾之。帝詰責佐等。

年富，字大有，懷遠人。本來姓嚴，訛誤爲年。因考中會試副榜授予德平訓導。年齡剛過二十歲，嚴肅穩重像老儒者一樣。

宣德三年，考核政績最優，提升爲吏科給事中。糾正過錯，一定顧全大局。皇帝認爲六科責任重大，命令每科選擇二人掌管科内事務，於是讓年富與賈銓共同掌管刑科。都御史顧佐等人錯將十七人判爲死罪，年富彈劾了他們。皇帝責問

了顧佐等人。

英宗嗣位，上言："永樂中，招納降人，縻以官爵，坐耗國帑，養亂招危，宜遣還故土。府軍前衛幼軍，本選民間子弟，隨侍青宮。今死亡殘疾，僉補爲擾。請於二十五所内，以一所補調，勿更累民。軍民之家，規免税徭，冒僧道者累萬，宜悉遣未度者復業。"議多施行。

英宗繼位後，年富上疏説："永樂年間，招納投降的人，用官爵牽制他們，坐耗國庫，滋養禍亂招來危險，應該將他們遣回故土。官府軍中的前衛童子軍，本來選自民間子弟，跟隨侍衛太子。現在死亡殘疾，大都爲補充兵源而困擾。請在二十五所内，以一所作爲補充徵調，不要再牽累百姓。軍民之家，規定免徵賦税和徭役，冒充僧人道士的人累計上萬，應全部遣返未剃度的人恢復從業。"建議大多得到施行。

遷陝西左參政，尋命總理糧儲。陝西歲織綾絹氈毾九百餘匹。永樂中，加織駝毾五十匹，富請罷之。官吏諸生衛卒禄廩，率以邊餉減削，富請復其舊。諸邊將校占墾腴田有至三四十頃者，富奏每頃輸賦十二石。都督王禎以爲過重，疏争之。廷議減三之二，遂爲定額。又會計歲用，以籌軍餉，言："臣所部歲收二税百八十九萬石，屯糧七十餘萬石。其間水旱流移，蠲逋負，大率三分減一，而歲用乃至百八十餘萬，入少出多。今鎮守諸臣不量國計，競請益兵，餉何由給。請減冗卒，汰駑馬，杜侵耗之弊。"帝可其奏。三邊士馬，供億浩繁。軍民疲遠輸，豪猾因緣爲奸利。富量遠近，定徵科，出入慎鈎考，宿弊以革，民困大蘇。富遇事，果敢有爲，權勢莫能撓，聲震關中。然執法過嚴，僥倖者多不悦，以是屢遭誣謗。陝西文武將吏恐失富，咸上章陳其勞，乃得停俸留任。

年富升遷爲陝西左參政，不久命令他總管糧食儲備。陝西每年織造綾、絹、氈毾九百多匹。永樂年間，加織駝毾五十匹，年富請求停止織這些物品。官吏、諸生、衛卒的年俸，都因邊疆的軍餉而被削減，年富請求恢復舊制。各邊疆的軍官侵占開墾的良田有的人達三四十頃，年富奏請每頃交賦税十二石。都督王禎認爲太重，上疏與他争辯。朝廷商議減去三分之二，於是作爲定額。又碰上計劃每年的費用，以籌集軍餉，年富上疏説："臣所管轄的地方每年收兩種税共一百八十九萬石，屯糧七十多萬石。其中由於水旱災害流亡而拖欠賦税的，大致要減少三分之一，而每年消耗達到一百八十多萬石，收入少而支出多。現在鎮守的各位大臣不估量國家的儲備，競相請求增兵，軍餉由什麽地方供給呢。請削減多餘的士兵，淘汰劣馬，杜絶侵占損耗的弊端。"皇帝認可他的奏章。三邊兵士馬匹，供應浩繁。軍民因遠途運輸而疲乏，狡猾的人由此而從中牟利。年富計算遠近，核定徵收的科目，出入慎重考核，過去的弊端得以革除，老百姓的困苦得到大大緩解。年富遇事，果斷勇敢有作爲，有權勢的人没有人能阻撓，聲名震動關中。然而他執法過於嚴格，抱僥幸心理的人大多不高興，因此屢次遭到誣諂誹謗。陝西的文武將吏擔心失去年富，都呈遞奏章陳述他的功勞，纔得以停發俸禄留任。

九載滿，遷河南右布政使。復有言富苛虐者，帝命核舉主，將坐之。既知舉富者，少師楊溥也，意乃解。

任職滿九年，升遷爲河南右布政使。又有説年富苛刻暴虐的，皇帝命令核查舉報的人，將定他的罪。得知舉報年富的人是少師楊溥後，想法

富至河南，歲饑，流民二十餘萬，公剽掠。巡撫于謙委富輯之，皆定。土木敗後，邊境道阻，部檄富轉餉，無後期者，進左。

就消除了。年富到河南，那年發生饑荒，流離失所的老百姓有二十多萬人，公開搶劫。巡撫于謙委派年富安撫難民，都安定下來。土木失敗後，邊境道路被阻隔，吏部通知年富轉運糧餉，没有超過規定時間的，進升爲左布政使。

景泰二年春，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提督軍務。時經喪敗，法弛，弊尤甚。富一意拊循，奏免秋賦，罷諸州縣稅課局，停太原民轉餉大同。武清侯石亨、武安侯鄭宏、武進伯朱瑛，令家人領官庫銀帛，糴米實邊，多所乾没。富首請按治。詔宥亨等，抵家人罪。亨所遣卒越關抵大同，富復劾亨專擅。亨輸罪。已，削襄垣王府菜户，又杖其厨役之署教授事者。又劾分守中官韋力轉、參將石彪及山西參政林厚罪。是時，富威名重天下，而諸豪家愈側目，相與摭富罪。于謙方當事，力保持之。帝亦知富深，故得行其志。林厚力詆富，帝曰："厚怨富，誣富耳。朕方付富邊事，豈輕聽人言加辱耶。"削厚官。

景泰二年春，以右副都御史的官職巡撫大同，管理軍務。當時經受了失敗，法制鬆弛，弊端尤其嚴重。年富一心安撫百姓，上奏免去了秋天的賦稅，取消了各州縣的稅課局，停止讓太原的老百姓將軍餉轉運到大同。武清侯石亨、武安侯鄭宏、武進伯朱瑛，令家人領取官庫的銀兩布帛，買米充實邊疆，大多被侵吞。年富首先請求查處。下詔寬恕石亨等人，治家人的罪。石亨派遣的士卒越過關口抵達大同，年富又彈劾石亨獨斷。石亨因罪而敗。不久，削減襄垣王府中的太監假夫妻户，又對他代理教授事務的厨子罰以杖刑。又彈劾分守中官韋力轉、參將石彪及山西參政林厚的罪行。這時年富的威名傳遍天下，而各豪强之家更加憎恨他，相互收集年富的罪過。于謙正掌權，盡力保護支持他。皇帝也很瞭解年富，因此纔能施展他的志向。林厚極力詆毁年富，皇帝説："林厚怨恨年富，衹是誣陷年富罷了。朕正將邊疆的事托付給年富，豈能輕易聽信别人對他的侮辱。"削去了林厚的官職。

六年，母憂，起復。七年，富上言："諸邊鎮守監槍内官增於前，如陽和、天城，一城二人，擾民殊甚，請減汰。"事格不行。又言："高皇帝定制，軍官私罪收贖，惟笞則然。杖即降授，徒流俱充軍，律明甚。近犯贓者，輕皆復職，重惟立功。刑不足懲，更無顧憚。此皆法官過也。"下廷議，流徒輸贖如故，惟於本衛差操，不得領軍。英國公張懋及鄭宏各置田莊於邊境，歲役軍耕種，富劾之，還軍於伍。

六年，因母親去世服喪，起用擔任原來的官職。七年，年富上奏説："各邊鎮守衛監護槍的官員比以前增加了，如陽和、天城，一城有兩人，騷擾百姓特别嚴重，請淘汰減少一些。"事情受到阻止未被施行。年富又上奏説："高皇帝定下的制度，軍官犯罪可以贖罪，衹有笞刑是這樣。杖刑就降級授職，衹流放去充軍，法律非常明白。近來犯贓罪的人，輕的就復職，重的衹讓去立功贖罪。刑不足以懲罰，就更没有害怕和顧忌。這些都是司法官吏的過錯。"下發朝廷商議，流放的囚徒仍然納貢贖罪，衹是在本衛差操，不能率領軍隊。英國公張懋及鄭宏各在邊境設置田莊，每年役使士卒耕種，年富彈劾他們，將士卒還回部隊。

天順元年，革巡撫官，富亦罷

天順元年，廢除巡撫官，年富也罷官回家。

歸。頃之，石彪以前憾劾富，逮下詔獄。帝問李賢，賢稱富能袪弊。帝曰："此必彪爲富抑，不得逞其私耳。"賢曰："誠如聖諭，宜早雪之。"諭門達從公問事。果無驗，乃令致仕。

不久，石彪以從前的仇恨彈劾年富，年富被逮捕投入欽犯監獄。皇帝徵詢李賢，李賢說年富能革除弊病。皇帝說："這一定是石彪被年富抑制，不能達到他的私人目的。"李賢說："正如聖上所說，應該早日爲他雪冤。"皇帝告諭門達秉公查問。果然没有證據，於是令他退休。

明年，以廷臣薦，起南京兵部右侍郎，未上，改户部，巡撫山東。道聞屬邑蝗，馳疏以聞。改左副都御史，巡撫如故。官吏習富威名，望之讋服，豪猾屏迹。

第二年，因朝廷大臣的推薦，起用任南京兵部右侍郎，還未上任，改任到户部，到山東任巡撫。在路上聽説所屬的地區發生蝗災，快速上奏皇帝。改任左副都御史，仍擔任巡撫。官吏熟悉年富的威名，既盼望他又佩服他，豪强奸人銷踪匿迹。

四年春，户部缺尚書，李賢舉富，左右巧阻之。帝語賢曰："户部非富不可，人多不喜富，此富所以爲賢也。"特召任之。富酌嬴縮，謹出納，躬親會計，吏不能欺。事關利害者，僚屬或不敢任，富曰："第行之，吾當其責，諸君毋署名可也。"由是部事大理。丁父憂，奪哀如初。

四年春，户部缺尚書，李賢推薦年富，左右的人巧妙地阻止他。皇帝告訴李賢説："户部非年富不可，人們大多不喜歡年富，這就是年富賢能的地方。"特地召年富來任命他。年富斟酌嬴利和虧欠，嚴格支出收入，親自計算，官吏不能欺騙他。事情關係到利害的，同僚和下屬有的不敢承擔，年富説："衹管去做，我擔當責任，各位不署名也可以。"從此户部的事辦得很好。遇到父親的喪事，奪哀任官像以前一樣。

憲宗立，富以陝西頻用兵，而治餉者非人，請黜左布政孫毓，用右布政楊璿、參政婁良、西安知府余子俊。吏部尚書王翺論富侵官，請下於理。富力辯曰："薦賢爲國，非有所私也。"因乞骸骨。帝慰留之，爲黜毓。頃之，病疽卒。賜謚恭定。

憲宗即位，年富以陝西頻繁用兵，而管理軍餉的人不稱職，請求罷黜左布政孫毓，任用右布政楊璿、參政婁良、西安知府余子俊。吏部尚書王翺上書指責年富侵犯職權，請求交法司審理。年富極力争辯説："推薦賢人是爲了國家，而不是有私心。"因此乞求辭官。皇帝安慰并挽留他，爲此罷免了孫毓。不久，因生毒瘡而病死。贈予謚號恭定。

富廉正强直，始終不渝，與王翺同稱名臣。初，英宗嘗諭李賢曰："户部如年富不易得。"賢對曰："若他日繼翺爲吏部，非富不可。"然性好疑，尤惡干請。屬吏黠者，故反其意嘗之。欲事行，故言不可；即不行，故言可。富輒爲所賣。

年富廉潔正派剛强正直，始終不渝，與王翺同被稱爲名臣。當初，英宗曾告訴李賢説："户部像年富這樣的人不容易得到。"李賢回答説："如果今後繼任王翺任吏部尚書，非年富不可。"然而年富生性多疑，尤其厭惡請托。下屬官吏中狡黠的人，故意反着意思去做。想做的事，説不行；如果不做的事，則説行。年富總是被出賣。

王竑

王竑，字公度，其先江夏人。祖俊卿，坐事戍河州，遂著籍。竑登正

王竑，字公度，他的祖先是江夏人。祖父王俊卿，因事獲罪戍守河州，於是落籍於此。王竑

統四年進士。十一年，授户科給事中，豪邁負氣節，正色敢言。

英宗北狩，郕王攝朝午門，群臣劾王振誤國罪。讀彈文未起，王使出待命。衆皆伏地哭，請族振。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厲聲叱言者去。竑憤怒，奮臂起，捽順髮呼曰："若曹奸黨，罪當誅，今尚敢爾！"且罵且嚙其面，衆共擊之，立斃，朝班大亂。王恐，遽起入，竑率群臣隨王後。王使中官金英問所欲言，曰："内官毛貴、王長隨亦振黨，請置諸法。"王命出二人。衆又捶殺之，血漬廷陛。當是時，竑名震天下，王亦以是深重竑。且召諸言官，慰諭甚至。

王即帝位，也先犯京師，命竑與王通、楊善守禦京城，擢右僉都御史，督毛福壽、高禮軍。寇退，詔偕都指揮夏忠等鎮守居庸。竑至，簡士馬，繕厄塞，劾將帥不職者，壁壘一新。

景泰元年四月，浙江鎮守中官李德上言："馬順等有罪，當請命行誅，諸臣乃敢擅殺。非有内官擁護，危矣。是皆犯闕賊臣，不宜用。"章下廷議。于謙等奏曰："上皇蒙塵，禍由賊振，順等實振腹心。陛下監國，群臣共請行戮，而順猶敢呵叱。是以在廷文武及宿衛軍士忠憤激發，不暇顧忌，捶死三人。此正《春秋》誅亂賊之大義也。向使乘輿播遷，奸黨猶在，國之安危殆未可知。臣等以爲不足問。"帝曰："誅亂臣，所以安衆志。廷臣忠義，朕已知之，卿等勿以德言介意。"八月，竑以疾還朝。尋命同都督僉事徐恭督漕運，治通州至

考中正統四年的進士。十一年，授予户科給事中，豪邁有氣節，神色嚴肅敢於直言。

英宗巡行北方，郕王在午門代理朝見，群臣以誤國罪彈劾王振。讀彈劾文書時群臣還跪在地上沒有起來，郕王讓大臣們出去待命。衆人都伏在地上哭泣，請求誅滅王振家族。錦衣指揮馬順是王振的同黨，厲聲呵斥進言的人而離去。王竑十分憤怒，揮動手臂站起來，抓住馬順的頭髮大吼道："你們這群奸黨，罪當殺頭，現在還敢這樣！"一邊罵一邊咬他的臉，衆人一起揍他，馬上被打死了，朝見的隊伍大亂。郕王感到害怕，急忙起身入宫，王竑率領群臣跟在郕王後面。郕王令宦官金英詢問他們想説什麽，王竑説："宦官毛貴、王長隨也是王振的同黨，請按法律處置他們。"郕王命令叫出他們兩人。衆人又打死了他們，鮮血染紅了朝廷的臺階。當時，王竑的聲名震動天下，郕王也因此事很看重王竑。并召來各位言官，安慰告諭很懇切。

郕王登上帝位後，也先侵犯京師，命令王竑與王通、楊善守衛京城，提升爲右僉都御史，統領毛福壽、高禮的軍隊。寇賊敗退，詔令與都指揮夏忠等人鎮守居庸關。王竑到任後，精簡士兵和馬匹，修繕險要的關塞，彈劾不稱職的將帥，營壘煥然一新。

景泰元年四月，浙江鎮守中官李德進言説："馬順等人有罪，應當請求下令處死，群臣竟敢擅自殺死。不是有宦官保護，很危險啊。這些都是冒犯皇上的賊臣，不應該任用。"奏章下發朝廷議論。于謙等人上奏説："太上皇蒙塵，災禍由王振賊引起，馬順等人實際是王振的心腹。陛下監督國事，群臣一起請求處死，而馬順還敢呵叱。因此，在朝廷的文武官員及禁軍士兵忠心憤慨暴發，無暇顧忌，打死三人。這正是《春秋》中誅殺亂賊的大義。假如使皇上流離，奸黨仍在，國家的安危大概就不可知了。臣等認爲不足以追問。"皇帝説："誅殺亂臣，是以此來安定衆人的志向。朝廷大臣的忠誠義氣，朕已經知道，卿等不要介意李德的話。"八月，王竑因疾病回朝。不久命令同都督僉事徐恭管理漕運，治理通

徐州運河。明年，尚寶司檢順牙牌不得，順子請責之竑，帝許焉。諸諫官言："順黨奸罪重，廷臣共除之，遑問牙牌。且非竑一人事，若責之竑，忠臣懼矣。"乃寢前旨。是年冬，耿九疇召還，敕竑兼巡撫淮、揚、廬三府，徐、和二州，又命兼理兩淮鹽課。

四年正月，以災傷疊見，方春盛寒，上言："請敕責諸臣痛自修省，省刑薄斂，罷無益之工，嚴無功之賞，散財以收民心，愛民以植邦本。陛下益近親儒臣，講道論德，進君子，退小人，以回天意。"且引罪乞罷。帝納其言，遂下詔修省，求直言。

先是，鳳陽、淮安、徐州大水，道殣相望，竑上疏奏，不待報，開倉振之。至是山東、河南饑民就食者坌至，廩不能給。惟徐州廣運倉有餘積，竑欲盡發之，典守中官不可。竑往告曰："民旦夕且爲盗。若不吾從，脱有變，當先斬若，然後自請死耳。"中官憚竑威名，不得已從之。竑乃自劾專擅罪，因言"廣運所儲僅支三月，請令死罪以下，得於被災所入粟自贖"。帝復命侍郎鄒幹齎帑金馳赴，聽便宜。竑乃躬自巡行散振，不足，則令沿淮上下商舟，量大小出米，全活百八十五萬餘人。勸富民出米二十五萬餘石，給饑民五十五萬七千家。賦牛種七萬四千餘，復業者五千五百家，他境流移安輯者萬六百餘家。病者給藥，死者具櫘，所鬻子女贖還之，歸者予道里費。人忘其饑，頌聲大作。初帝聞淮、鳳饑，憂甚。及得竑發廣運倉自劾疏，喜曰："賢哉都御史，活我民矣。"尚書金濂、大學士陳循等皆稱竑功。是年十月，就進

州至徐州的運河。第二年，尚寶司檢查馬順的牙牌找不到，馬順的兒子請求責罰王竑，皇帝答應了。衆言官説："馬順朋黨奸猾罪孽深重，朝廷大臣一起除掉他，無暇追問牙牌。并且這不是王竑一人的事，若責怪於王竑，忠臣就會恐懼了。"於是擱置了先前的旨令。這年冬天，耿九疇被召回，命令王竑兼巡撫淮、揚、廬三府和徐、和二州，又命令兼管兩淮的鹽税。

四年正月，因災害接連出現，正是春天却很寒冷，王竑進言説："請下令責成衆臣徹底自我整治反省，減少刑罰減輕徵税，取消無益的工程，嚴禁無功的賞賜，散發財物以收取民心，愛護百姓以培植立國的根本。陛下應更親近儒臣，講大道論德行，提升君子，貶退小人，以挽回天意。"并且自承罪過請求辭職。皇帝采納了他的建議，於是下令整治反省，徵求直率的進言。

此前，鳳陽、淮安、徐州發大水，路上餓死的人接連不斷，王竑上疏報告，還未等到答覆，就開倉救濟災民。這時山東、河南來求飯吃的飢民一齊涌來，倉庫不能供給。祇有徐州廣運倉有多餘的積蓄，王竑想把這些糧食全部發放，主管的中官不允許。王竑前去告訴他説："老百姓將在旦夕之間成爲盜賊。假如不聽從我的話，如果有變亂，應當首先斬你，然後我自己請求死罪。"中官畏懼王竑的威名，不得已而聽從了他。王竑於是自我彈劾擅自行事的罪過，并進言説"廣運倉所儲藏的糧食僅能維持三個月，請命令判處死罪以下的罪犯，可以在受災地區交納糧食爲自己贖罪"。皇帝又命令侍郎鄒幹携帶資金飛馳趕往，聽任他自行處理。王竑於是親自巡行散發救濟，糧食不够，就命令沿淮河上下的商船，根據船的大小出米，保全救活一百八十五萬多人。鼓勵富户出米二十五萬多石，供給飢民五十五萬七千家。送給牛種七萬四千多頭，恢復産業的五千五百家，外地流入受到安置的一萬零六百多家。生病的人給藥，死了的人備辦棺材，賣出去的子女贖回來還給他們，回家的人發給路費。人們忘記了飢餓，頌揚聲大起。當初皇帝聽説淮安、鳳陽鬧饑荒，非常憂慮。等到得到王竑發放

左副都御史。時濟寧亦饑，帝遣尚書沈翼齎帑金三萬兩往振。翼散給僅五千兩，餘以歸京庫。竑劾翼奉使無狀，請仍易米備振，從之。

廣運倉後自我彈劾的奏疏，高興地說："都御史真賢能啊，救活了我的百姓。"尚書金濂、大學士陳循等人都稱贊王竑的功績。這年十月，隨即進升爲左副都御史。當時濟寧也發生饑荒，皇帝派遣尚書沈翼帶庫銀三萬兩前去救濟。沈翼衹發放了五千兩，餘下的歸還給京庫。王竑彈劾沈翼奉命出使而没有成效，請求仍然換成米以備救荒，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

明年二月，上言："比年饑饉薦臻，人民重困。頃冬春之交，雪深數尺，淮河抵海冰凍四十餘里，人畜僵死萬餘，弱者鬻妻子，强者肆劫敓，衣食路絶，流離載途。陛下端居九重，大臣安處廊廟，無由得見。使目擊其狀，未有不爲之流涕者也。陛下嗣位以來，非不敬天愛民，而天變民窮特甚者，臣竊恐聖德雖修而未至，大倫雖正而未篤，賢才雖用而未收其效，邪佞雖屏而未盡其類，仁愛施而實惠未溥，財用省而上供未節，刑罰寬而冤獄未伸，工役停而匠力未息，法制頒而奉行或有更張，賦税免而有司或仍牽制。有一於此，皆足以干和召變。伏望陛下修厥德以新厥治。欽天命，法祖宗，正倫理，篤恩義，戒逸樂，絶異端，斯修德有其誠矣。進忠良，遠邪佞，公賞罰，寬賦役，節財用，戒聚斂，却貢獻，罷工役，斯圖治有其實矣。如是而災變不息，未之有也。"帝褒納之，敕内外臣工同加修省。

第二年二月，王竑進言說："近年饑荒頻繁出現，老百姓非常困苦。近來冬春之交，雪深數尺，淮河到大海水面凍結了四十多里，人畜凍死的有一萬多，弱者賣妻子兒女，强者大肆搶劫，謀求衣食的途徑斷絶，路上到處是流離失所的人。陛下端坐在宫廷，大臣安處在官府，没有機會看到這些。假使目擊他們的慘狀，没有不爲之流淚的。陛下繼承皇位以來，不是不敬天愛民，而上天變故百姓貧窮特别厲害的原因，臣私下認爲恐怕是聖德雖然修明但還没有達到極點，倫理雖然端正但還不篤厚，賢人雖被任用但還没有收到效果，奸人雖被摒棄但還没有完全鏟除同黨，仁愛施行了但實惠不普遍，財用節省了但上供没有減少，刑罰寬鬆了但冤獄没有伸張，工程停止了但工匠的勞作没有停息，法律頒布了但實行時有的有更改，賦税免除了但有司有的仍然控制。有一項在這兒，都足以干擾和諧招來變故。希望陛下能修養道德，更新統治。尊重天命，效法祖宗，端正倫理，堅定道義，戒除逸樂，杜絶異端，這樣修治道德就有誠意了。提拔忠良之臣，遠離奸邪小人，公開賞罰，放寬賦役，節省財用，戒除聚斂，推却貢奉，取消勞役，這樣謀求治理就有實效了。像這樣而災害變異不停，還從没有過。"皇帝褒獎采納了他的建議，下令朝廷内外大臣都加以修行反省。

六年，霍山民趙玉山自稱宋裔，以妖術惑衆爲亂，竑捕獲之。先後劾治貪濁吏，革糧長之蠹民者，民大稱便。

六年，霍山的百姓趙玉山自稱是宋人後裔，用妖術迷惑衆人作亂，王竑將他捕獲。先後彈劾貪官污吏，革除損害老百姓的糧長，老百姓都稱贊好。

英宗復辟，革巡撫官，改竑浙江參政。數日，石亨、張軏追論竑擊

英宗恢復皇位後，革除巡撫官，改任王竑爲浙江參政。幾天後，石亨、張軏追查王竑擊打馬

馬順事，除名，編管江夏。居半歲，帝於宫中得竑疏，見“正倫理，篤恩義”語，感悟。命遣官送歸田里，敕有司善視之。

順的事，被取消官職，送到江夏編籍管束。過了半年，皇帝在宫中得到王竑的奏疏，見到“端正倫理，堅定道義”這句話，有所感悟。命令派遣官員將王竑送歸故鄉，命令有司善待他。

天順五年，李來寇莊浪，都督馮宗等出討。用李賢薦，起竑故官，與兵部侍郎白圭參贊軍務。明年正月，竑與宗擊退李來於紅崖子川。圭等還，竑仍留鎮。至冬，乃召還。明年春，復令督漕撫淮、揚。淮人聞竑再至，歡呼迎拜，數百里不絶。

天順五年，李來侵犯莊浪，都督馮宗等人出征討伐。因李賢的推薦，起用王竑任原職，與兵部侍郎白圭參預軍務。第二年正月，王竑與馮宗在紅崖子川擊退李來。白圭等人返回，王竑仍留下鎮守。到冬天，纔被召回。第二年春天，又命令管理淮安、揚州的漕運。淮安人民聽説王竑再次到來，歡呼着迎接拜見的人，幾百里絡繹不絶。

憲宗即位，給事中蕭斌、御史吕洪等，共薦竑及宣府巡撫李秉堪大用。下廷議，尚書王翺、大學士李賢請從其言。帝曰：“古人君夢卜求賢，今獨不能從輿論所與乎?”即召竑爲兵部尚書，秉爲左都御史。命下，朝野相慶。

憲宗即位後，給事中蕭斌、御史吕洪等人，一起推薦王竑及宣府巡撫李秉可以重用。皇帝下發朝廷商議，尚書王翺、大學士李賢請求聽從他們的建議。皇帝説：“古代的君主通過解夢和占卜求取賢人，現在反倒不能聽從輿論所贊同的人嗎?”隨即召王竑爲兵部尚書，李秉爲左都御史。命令下達，朝野相互慶賀。

時將用兵兩廣，竑舉韓雍爲總督。雍新得罪，衆難之。竑曰：“天子方棄瑕録用，雍有罪不當用，竑非罪廢者耶?”卒用雍。竑條上進剿事宜，且言將帥征討，毋得奏携私人，妄冒首功。又請復京營舊額，禁勢家豪帥擅役禁軍。於是命竑同給事中、御史六人簡閲十二營軍士。竑以擇兵不若擇將，共奏罷營職八十餘人，而慎簡材武補之。

當時將在兩廣用兵，王竑推舉韓雍爲總督。韓雍剛犯罪，衆人責難這件事。王竑説：“天子正在捨棄缺點録用人才，韓雍有罪不能任用，我王竑不是因罪而被廢棄的嗎?”最終任用了韓雍。王竑分條陳述進剿的事宜，并説將帥征討，不得上奏携帶私人，虚妄地冒領戰功。又請求恢復京營原來的員額，禁止有勢力的人家和豪强將領擅自役使禁軍。於是命令王竑和給事中、御史六人檢查十二軍營的軍士。王竑認爲選擇士兵不如選擇將領，共上奏罷免軍營官員八十多人，而謹慎地選拔有才能的武生補充這些職位。

兵部清理貼黄缺官，竑偕諸大臣舉修撰岳正、都給事中張寧，爲李賢所沮，竟出二人於外，并罷會舉例。竑憤然曰：“吾尚可居此耶?”即引疾求退。帝方嚮用竑，優詔慰留，日遣醫視疾。竑請益切。九月，命致仕去。竑爲尚書一年，謝病者四月，人以未竟其用爲惜。既去，中外薦章百十上，并報寢。

兵部清理武官的貼黄簿缺少官員，王竑與衆大臣推舉修撰岳正、都給事中張寧，被李賢阻止，竟將兩人調出京城，并取消聯合推舉的辦法。王竑憤慨地説：“我還能呆在這裏嗎?”立即以生病爲由辭職。皇帝正傾向重用王竑，用褒美嘉獎的詔書安慰挽留他，每天派遣太醫去探視他的病情。王竑請求日益迫切。九月，皇帝命令他辭職離去。王竑任尚書一年，請病假的時間有四個月，人們以没有完全發揮他的才能而惋惜。離

職後，朝廷内外推薦的奏章有百十封上奏，都被擱置。

初，竑號其室曰“戇庵”。既歸，改曰“休庵”。杜門謝客，鄉人希得見。時李秉亦罷歸，日出入里閈，與故舊談笑游燕。竑聞之曰：“大臣何可不養重自愛。”秉聞之，亦笑曰：“所謂大臣，豈以立異鄉曲、尚矯激爲賢哉。”時兩稱之。竑居家二十年，弘治元年十二月卒，年七十五。正德間，贈太子少保，謚莊毅。淮人立祠祀之。

當初，王竑稱他的屋子爲“戇庵”。回家以後，改稱“休庵”。閉門謝客，鄉人很少能見到他。當時李秉也罷官回鄉，每天出入鄉里，與老朋友談笑游樂宴飲。王竑聽説後説：“大臣怎麽能不養尊自愛。”李秉聽説後，也笑着説：“所謂大臣，難道是以與鄉人不同、崇尚矯情偏激爲賢能嗎。”當時兩人都受到稱贊。王竑在家住了二十年，弘治元年十二月去世，時年七十五歲。正德年間，追贈太子少保，謚號莊毅。淮安人建祠堂祭祀他。

李秉

李秉，字執中，曹縣人。少孤力學，舉正統元年進士，授延平推官。沙縣豪誣良民爲盗而淫其室，秉捕治豪。豪誣秉，坐下獄。副使侯軏直之，論豪如法，由是知名。徵入都察院理刑，將授御史，都御史王文薦爲本院經歷，尋改户部主事。宣府屯田爲豪占，秉往視，歸田於民，而請罷科索，邊人賴之。兩淮鹽課弊覺，逮數百人。秉往核，搜得僞印，逮者以白。

李秉，字執中，曹縣人。小時候成爲孤兒，努力學習，考中正統元年進士，授予延平推官。沙縣的豪强誣陷良民是盗賊而奸淫他的妻子，李秉逮捕懲處了豪强。豪强誣告李秉，李秉被定罪投入監獄。副使侯軏爲他伸冤，按法律論處豪强，李秉由此而揚名。召入都察院掌理刑法，將要授予御史，都御史王文推薦他任本院經歷，不久，改任户部主事。宣府的屯田被豪强侵占，李秉前去視察，將田歸還給老百姓，而請求取消官吏的非法勒索，邊塞的人都依靠他。兩淮鹽税作弊被發覺，逮捕數百人。李秉前往核實，搜到僞造的印章，被逮捕的人得以清白。

景帝立，進郎中。景泰二年命佐侍郎劉璉督餉宣府，發璉侵牟狀。即擢右僉都御史代璉，兼參贊軍務。宣府軍民數遭寇，牛具悉被掠。朝廷遣官市牛萬五千給屯卒，人予直市穀種。璉盡以畀京軍之出守者，一不及屯卒，更停其月餉，而徵屯糧甚急。秉盡反璉政，厚恤之。軍卒自城守外，悉得屯作。凡使者往來及宦官鎮守供億科斂者，皆奏罷，以官錢給費。尋上邊備六事，言：“軍以有妻者爲有家，月餉一石，無者減其四。即有父母兄弟而無妻，概以無家論，非義。當一體增給。”從之。時宣府

景帝即位，李秉進升爲郎中。景泰二年命令他協助侍郎劉璉到宣府管理軍餉，揭發了劉璉侵占勒索的罪狀。於是提拔李秉爲右僉都御史代替劉璉，兼參預協助軍務。宣府軍民多次遭寇賊侵犯，耕牛農具全被搶走。朝廷派官員買一萬五千頭牛送給屯卒，每人給錢購買穀種。劉璉全部給予京軍中出守的人，一點也不給屯卒，另外還停發他們的月餉，而徵收屯糧十分急迫。李秉全部推翻劉璉的政策，寬厚地體恤屯卒。軍中士卒除守城外，全部得以屯田耕作。凡是使者往來及宦官鎮守需要供給攤派的，都上奏取消，用官府的錢來支付這些費用。不久，上奏邊疆防備的六件事，説：“軍中將有妻子的人算作有家，月餉一石，没有家的減少四成。即使有父母兄弟而没有

億萬庫頗充裕，秉益召商中鹽納糧，料飭戎裝，市耕牛給軍，軍愈感悦。

妻子的人，一概以没有家看待，不合道理。應當全部增加供給。”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當時宣府很多倉庫庫存很充裕，李秉又招徠商人交糧换鹽，添製軍裝，買耕牛送給軍士，軍士更加感激喜悦。

三年冬，命兼理巡撫事。頃之，又命提督軍務。秉盡心邊計，不恤嫌怨。劾都指揮楊文、楊鑑，都督江福貪縱，罪之。論守獨石内官弓勝田獵擾民，請徵還。又劾總兵官紀廣等罪，廣訐秉自解。帝召秉還，以言官交請，乃命御史練綱、給事中嚴誠往勘，卒留秉。時邊民多流移，秉廣行招徠，復業者奏給月廪。瘞土木、鷂兒嶺暴骸，乞推行諸塞。軍家爲寇所殺掠無依者，官爲養贍，或資遣還鄉。厘諸弊政，所條奏百十章，多允行。諜報寇牧近邊，廷議遣楊俊會宣府兵出剿。秉曰：“塞外原諸部牧地，非犯邊也。掩殺倖功，非臣所敢聞。”乃止。諸部質所掠男婦求易米，朝議成丁者予一石，幼者半之。諸部概乞一石，鎮將不可。秉曰：“是輕人重粟也。”如其言予之。自請專擅罪，帝以爲識體。

三年冬，命李秉兼管巡撫事務。不久，又命令李秉統管軍務。李秉爲邊疆的謀略盡心盡力，不顧仇怨。彈劾都指揮楊文、楊鑑，都督江福貪婪放縱，定了他們的罪。彈劾鎮守獨石的宦官弓勝田獵時騷擾百姓，請求召回。又彈劾總兵官紀廣等的罪行，紀廣毁謗李秉來解脱自己。皇帝要將李秉召回，因爲言官交相請求，於是命令御史練綱、給事中嚴誠前去調查，最終留下李秉。當時邊民多流離遷移，李秉廣泛招徠，恢復生産的人奏請每月給予糧食。掩埋土木堡、鷂兒嶺暴露的尸骸，請求在各個邊塞推行。軍人家屬因被寇賊殘殺掠奪没有依靠的人，官府將他們贍養，或者出資遣返他們還鄉。清理各種政事的弊端，分條陳述的奏章有百十份，大多被允許執行。偵探報告寇賊放牧逼近邊境，朝廷商議派遣楊俊會同宣府的軍隊出塞清剿。李秉説：“塞外本來是各部落的牧場，不是侵犯邊境。乘其不備衝殺而僥幸成功，不是臣想聽到的。”於是中止了此事。各部落以所搶奪的男女爲人質要求换米，朝廷商議成年人給一石，年幼的减半。各部落一概要求一石，鎮守的將軍不答應。李秉説：“這是輕視人而重視粟米。”按他們的要求給了。李秉自己請求承擔擅自行事的罪過，而皇帝認爲他識大體。

天順初，罷巡撫官，改督江南糧儲。初，江南蘇、松賦額不均。陳泰爲巡撫，令民田五升者倍征，官田重者無增耗，賦均而額不虧。秉至，一守其法。尋坐舉知府違例被逮，帝以秉過微宥之。復任，請滸墅關税悉徵米備荒。又發内官金保監淮安倉科索罪。

天順初年，撤銷他的巡撫官職，改爲管理江南的糧食儲備。當初，江南蘇州、松州賦税定額不均匀。陳泰任巡撫，命令老百姓的田地交五升的加倍徵收，官府的田賦税重的不增加附加税，賦税均匀而總額不少。李秉到後，仍遵守他的辦法。不久，因舉薦知府違反條例而定罪被逮捕，皇帝以李秉過錯輕微而寬恕了他。復任後，請求滸墅關的賦税全部徵收米以備荒。又揭發宦官金保監管淮安倉庫勒索的罪行。

御史李周等左遷，秉疏救。帝

御史李周等人被降職，李秉上奏援救。皇帝

怒，將罪之。會廷議復設巡撫，大臣薦秉才，遂命巡撫大同。都指揮孫英先以罪貶職還衛，總兵李文妄引詔書，令復職。秉至，即斥之。裨將徐旺領騎卒操練，秉以旺不勝任，解其官。未幾，天城守備中官陳例久病，秉請易以羅付。帝責秉專擅，徵下詔獄。指揮門達并以前舉知府、救御史及斥孫英等爲秉罪。法司希旨，斥爲民。居三年，用閣臣薦，起故官，莅南京都察院。憲宗立，進右副都御史，復撫宣府。數月，召拜左都御史。

發怒，將治他的罪。碰巧朝廷商議恢復設置巡撫，大臣以李秉有才幹而推薦他，於是命令他到大同任巡撫。都指揮孫英先前因罪被貶職回到衛所，總兵李文胡亂引用詔書，令他恢復職務。李秉到後，立即貶斥他。副將徐旺率領騎兵操練，李秉以徐旺不勝任，解除他的官職。不久，天城守備中官陳例長期生病，李秉請求以羅付代替他。皇帝斥責李秉擅自行事，將他召回投入欽犯監獄。指揮門達一并以從前舉薦知府、援救御史以及貶斥孫英等事爲李秉的罪行。法司迎合皇帝的意圖，將李秉貶爲平民。過了三年，因内閣大臣的推薦，起用任原職，到南京都察院。憲宗即位後，進升爲右副都御史，又到宣府任巡撫。幾個月後，召回拜爲左都御史。

成化改元，掌大計，黜罷貪殘，倍於其舊。明年秋，命整飭遼東抵大同邊備。至即劾鎮守中官李良、總兵武安侯鄭宏失律罪，出都指揮裴顯於獄，舉指揮崔勝、傅海等，擊敵鳳皇山。捷聞，璽書嘉勞。秉乃往巡宣府、大同，更將帥，申軍令而還。未幾，命爲總督，與武清伯趙輔分五道出塞，大捷。帝勞以羊酒，賜麒麟服，加太子少保。

成化元年，掌管大計，罷黜貪婪殘暴的官吏，比原來加倍。第二年秋天，受命整頓治理遼東到大同的邊防。到後就彈劾鎮守中官李良、總兵武安侯鄭宏違法的罪行，將都指揮裴顯從獄中放出，推薦指揮崔勝、傅海等人，在鳳皇山打擊敵人。皇帝聽到捷報，用璽書嘉獎慰勞。李秉於是前往巡察宣府、大同，更换將帥，申明軍令後返回。不久，任命爲總督，與武清伯趙輔分五路出塞，大捷。皇帝以羊和酒犒勞他們，賜予麒麟服，加封太子少保。

三年冬，吏部尚書王翱致仕，廷推代者，帝持擢秉任之。秉鋭意澄仕路。監生需次八千餘人，請分別考核，黜庸劣者數百人，於是怨謗紛起。左侍郎崔恭以久次當得尚書，而秉得之，頗不平。右侍郎尹旻嘗學於秉，秉初用其言，既而疏之。侍讀彭華附中貴，數以私干秉，秉不聽。胥怨秉。御史戴用請兩京堂上官及方面正佐，如正統間例，會廷臣保舉；又吏部司屬與各部均升調，不得久擅要地，且驟遷。語侵吏部，吏部持之。帝令兩京官四品以上，吏部具缺，取上裁。而御史劉璧、吴遠、馮徽争請仍歸吏部。帝怒，詰責言者。會朝覲

三年冬天，吏部尚書王翱辭職，朝廷推選代替的人，皇帝特地提拔李秉擔任。李秉堅决地澄清進入官場的道路。監生需要依次任職的有八千多人，李秉請求分别考核，罷黜平庸低劣的幾百人，於是怨恨誹謗聲四起。左侍郎崔恭以爲排位已久應當得到尚書職位，而被李秉得到，心裏很不平。右侍郎尹旻曾跟從李秉學習，李秉開始采用他的建議，不久就疏遠了他。侍讀彭華依附權貴，多次爲私事求李秉，李秉不聽。大家都怨恨李秉。御史戴用請求北京和南京官署的長官和各方面的輔佐官，應按正統年間的先例，集合朝廷大臣保舉；又吏部司屬與各部均進行升調，不能長久占據重要的位置，并且迅速高升。言語冒犯了吏部，吏部與他對立。皇帝命令北京南京四品以上的官吏，吏部開列缺額，由皇帝裁决。而

考察，秉斥退者衆，又多大臣鄉故，衆怨交集。而大理卿王槩亦欲去秉代其位，乃與華謀，嗾同鄉給事中蕭彦莊劾秉十二罪，且言其陰結年深御史附己以攬權。帝怒，下廷議。恭、旻輒言"吾兩人諫之不聽"，刑部尚書陸瑜等附會二人意爲奏。帝以秉徇私變法，負任使，落秉太子少保致仕。所連鮑克寬、李冲調外任，丘陵、張穆、陳民弼、孫遇、李齡、柳春皆罷。命彦莊指秉所結御史，不能對。久之，以璧等三人名上，遂俱下詔獄，出之外。陵等實良吏有名，以讒黜，衆議不平。陵尤不服，連章訐彦莊。廷訊，陵詞直。帝惡彦莊誣罔，謫大寧驛丞。

御史劉璧、吴遠、馮徽力争請求仍歸吏部選舉。皇帝很生氣，追問斥責進言的人。正碰上外地官員進京拜見皇帝接受考察，李秉斥退的人很多，又多爲大臣同鄉故舊，大家的怨恨匯集在一起。而大理卿王槩也想除去李秉以代替他的職位，就和彭華謀劃，唆使同鄉給事中蕭彦莊彈劾李秉十二條罪狀，并説他暗中勾結資深御史依附自己以獨攬大權。皇帝很生氣，下發朝廷商議。崔恭、尹旻就説"我們兩人向他進諫他不聽"，刑部尚書陸瑜等人附會兩人的意思擬定奏章。皇帝以李秉徇私改變法律，辜負了所擔任的使命，取消李秉太子少保，并讓他退休。受牽連的鮑克寬、李冲調往外地任職，丘陵、張穆、陳民弼、孫遇、李齡、柳春都被罷官。命令蕭彦莊指出李秉所勾結的御史，不能回答。過了很久，以劉璧等三人的名字上報，於是全部投入欽犯監獄，調出京城。丘陵等人實際是有名的好官吏，因讒言被罷黜，衆人議論不平。丘陵尤其不服，接連呈遞奏章揭發蕭彦莊。在朝廷訊問時，丘陵的言詞符合事實。皇帝厭惡蕭彦莊誣諂欺騙，將他貶爲大寧驛丞。

方秉之被劾也，勢洶洶，且逮秉。秉謂人曰："爲我謝彭先生，秉罪惟上所命。第毋令入獄，入則秉必不出，恐傷國體。"因具疏引咎，略不自辨。時天下舉子方會試集都下，奮罵曰："李公天下正人，爲奸邪所誣。若罪李公，願罷我輩試以贖。"及帝薄責秉，乃已。秉行，官屬餞送，皆欷歔，有泣下者。秉慷慨揖諸人，登車而去。秉去，恭遂爲尚書。

在李秉被彈劾之時，氣勢洶洶，將要逮捕李秉。李秉對人説："替我謝謝彭先生，定我的罪是皇上的命令。衹要不令我入獄，一旦入獄則我必定不會出來，恐怕傷了國家的體面。"於是上疏承擔過錯，一點也不爲自己辯解。當時天下參加科舉考試的人正參加會試聚集京城，這些人激憤地罵道："李公是天下正直的人，被奸邪之人誣諂。如果給李公定罪，願取消我們這些人的考試來替他贖罪。"到皇帝輕微責罰李秉，纔停止。李秉臨行時，同僚下屬爲他餞行送别，都感慨不已，有的人掉下眼淚。李秉慷慨地對大家作揖，登車而去。李秉離任後，崔恭於是成爲尚書。

秉誠心直道，夷險一節，與王竑并負重望。家居二十年，中外薦疏十餘上，竟不起。弘治二年卒。贈太子太保。後謚襄敏。

李秉心地真誠，爲人正直，平安危難都保持同樣的節操，與王竑一起負有重望。在家居住二十年，朝廷内外上呈推薦的奏疏十多封，最終没有起用。弘治二年去世。追贈太子太保。後來賜予謚號襄敏。

子聰、明、智，孫邦直，皆舉鄉

兒子李聰、李明、李智，孫子李邦直，都鄉

試。聰，南宮知縣，以彦莊劾罷歸。明，建寧府同知。智，南陽府知府。邦直，寧波府同知；彦莊謫後，署大寧縣，以科斂爲盜所殺。

試中舉。李聰任南宮知縣，因蕭彦莊彈劾被罷官返鄉。李明任建寧府同知。李智任南陽府知府。李邦直任寧波府同知；蕭彦莊被貶後，代管大寧縣，因徵收賦税被盜賊殺害。

姚夔

姚夔，字大章，桐廬人。孝子伯華孫也。正統七年進士，鄉、會試皆第一。明年，授吏科給事中，陳時政八事。又言："預備倉本振貧民，而里甲慮貧者不能償，輒隱不報。致稱貸富室，倍稱還之。收穫甫畢，遽至乏絶。是貧民遇凶年饑，豐年亦饑也。乞敕天下有司，歲再發廩，必躬勘察，先給其最貧者。"帝立命行之。

姚夔，字大章，桐廬人。是孝子姚伯華的孫子。正統七年中進士，鄉試、會試都是第一名。第二年，授予吏科給事中，陳述關於時政的八件事。又説："預備倉本來是賑濟貧民的，而里甲擔心貧民不能償還，就隱藏不報。致使借貸給富有人家，加倍償還。收穫剛剛結束，馬上就困乏斷糧。這樣貧民遇上凶年鬧饑荒，豐年也鬧饑荒。請求詔令天下的有司，每年兩次開倉發糧，一定親自勘察，先給那些最貧困的人。"皇帝立即命令執行。

景帝監國，諸大臣議勸即位，未决。以問諸言官，夔曰："朝廷任大臣，正爲社稷計，何紛紛爲?"議遂定。也先薄京城，請急徵宣府、遼東兵入衛。景泰元年超擢南京刑部右侍郎。四年，就改禮部，奉敕考察雲南官吏。還朝，留任禮部。

景帝監理國事，衆大臣商議勸他即位，没有决定。以此詢問衆言官，姚夔説："朝廷任命大臣，正是爲社稷考慮，爲什麽要議論紛紛?"衆議於是平息。也先逼近京城，請求急速徵召宣府、遼東的軍隊入京保衛。景泰元年姚夔被越級提升爲南京刑部右侍郎。四年，改到禮部任職，奉命考察雲南的官吏。返回朝廷，留任禮部。

景帝不豫，尚書胡濙在告，夔强起之，偕群臣疏請復太子。不允。明日，夔欲率百官伏闕請，而石亨輩已奉上皇復位，出夔南京禮部。英宗雅知夔，及聞復儲議，驛召還，進左侍郎。天順二年，改吏部。知府某以貪敗，賄石亨求復，夔執不可，遂止。七年，代石瑁爲禮部尚書。

景帝身體不適，尚書胡濙在休假，姚夔强行將他起用，偕同群臣上疏請求恢復太子。未得許可。第二天，姚夔想率領百官在宫前跪伏請求，而石亨等人已尊奉太上皇恢復皇位，將姚夔調出到南京禮部。英宗素來瞭解姚夔，到聽説恢復儲君的議論時，用驛馬將他召回，進升爲左侍郎。天順二年，改到吏部任職。某知府因貪污而敗落，賄賂石亨請求復職，姚夔執意不許，纔罷休。七年，代替石瑁任禮部尚書。

成化二年，帝從尚書李賓言，令南畿及浙江、江西、福建諸生，納米濟荒得入監。夔奏罷之。四年，以災異屢見，疏請"均愛六宫，以廣繼嗣。乞罷西山新建塔院，斥遠阿叱哩之徒。勤視經筵，裁决庶政。親君子，遠小人，節用度，愛名器，服食言動，悉遵祖宗成憲，以回天意"。

成化二年，皇帝聽從尚書李賓的建議，下令南畿及浙江、江西、福建的諸生，交納糧食救濟災荒可以入國子監。姚夔上奏廢止了這種做法。四年，因災害怪異多次出現，上疏請求"平均親愛六宫后妃，以擴大繼承的子嗣。請求取消西山新建塔院，斥責遠離阿叱哩之類的人。經常出席御前講經，裁决各種政務。親近君子，遠離小人，節約費用，愛惜名貴器物，衣食言行，全遵

且言“今日能守成化初政足矣”。帝優旨答之。他所請十事，皆立報可。

循祖宗已成的法規，以回報天意。”并說：“今日能遵守成化初年的政策就足够了。”皇帝用褒美的聖旨回答他。他請求的十件事，都立即答覆許可。

慈懿太后崩，中旨議别葬，閣臣持不可，下廷議。夔言：“太后配先帝二十餘年，合葬升祔，典禮具在。一有不慎，違先帝心，損母后之德。他日有據禮議改者，如陛下孝德何。”疏三上，又率群臣伏文華門哭諫。帝爲固請周太后，竟得如禮。後孝宗見夔及彭時疏，謂劉健曰：“先朝大臣忠厚爲國乃如此。”

慈懿太后駕崩，宫中傳旨商議不與先帝合葬，内閣大臣堅持不可以，下發朝廷商議。姚夔說：“太后與先帝相伴二十多年，合葬祔祭禮儀都在那兒。一有不慎，違背先帝的心願，損壞母后的美德。今後有根據禮儀提出改動的，對陛下的孝德將如何評說。”奏疏三次上呈，又率領群臣伏在文華門哭諫。皇帝爲此堅持請求周太后，最終得以按禮儀行事。後來孝宗見到姚夔及彭時的奏疏，對劉健說：“先朝大臣就是如此忠厚爲國。”

彗星見，言官連劾夔，夔求去，不允。帝信番僧，有封法王、佛子者，服用僭擬無度。奸人慕之，競爲其徒。夔力諫，勢稍减。

彗星出現，言官接連彈劾姚夔，姚夔請求離開，皇帝不允許。皇帝相信番僧，有封爲法王、佛子的，服飾用具僭越等級，没有限制。奸人羡慕他們，競相成爲他們的門徒。姚夔盡力進諫，勢頭纔稍微减退。

五年，代崔恭爲吏部尚書。雨雪失時，陳時弊二十事。七年加太子少保。彗星見，復偕群臣陳二十八事，大要以絶求請，禁采辦，恤軍匠，减力役，撫流民，節冗費爲急。帝多采納。明年九月，南畿、浙江大水。夔請命廷臣共求安民弭患之術。每遇災異，輒請帝振恤，憂形於色。明年卒，贈少保，謚文敏。

五年，代替崔恭任吏部尚書。雨雪失常，陳述時弊二十件事。七年，加封太子少保。彗星出現，又偕同群臣陳述二十八件事，主要是以杜絶求請，禁止采辦，體恤士兵和工匠，减少勞役，安撫流民，節省多餘費用爲緊急事務。皇帝大多采納。第二年九月，南畿、浙江發大水。姚夔請求命令朝廷大臣共同謀求安撫人民消除禍患的辦法。每次遇到災害怪異，就請求皇帝救濟撫恤，表現出憂慮的神情。第二年去世，贈予少保，謚號文敏。

夔才器宏遠，表裏洞達。朝議未定者，夔一言立决。其在吏部，留意人才，不避親故。初，王翱爲吏部，專抑南人，北人喜之。至夔，頗右南人，論薦率能稱職。

姚夔才能遠大，表裏都開闊磊落。朝廷商議没確定的事，姚夔一句話立即决定。他在吏部，留意人才，不避親戚故舊。當初，王翱主持吏部，專門壓制南方人，北方人很喜歡他。到姚夔時，多幫助南方人，評定推薦的人都能稱職。

子璧，由進士歷官兵部郎中。項忠劾汪直，璧預其謀。直構忠，連璧下獄，謫廣西思明同知，謝病歸。

兒子姚璧，由進士升官至兵部郎中。項忠彈劾汪直，姚璧參預他的謀劃。汪直誣諂項忠，牽連姚璧被投入監獄，貶爲廣西思明同知，因生病辭職而返鄉。

夔從弟龍，與夔同舉進士，除刑

姚夔的堂弟姚龍，與姚夔同時考取進士，授

部主事，累官福建左布政使。右布政使劉讓同年不相能。讓粗暴，龍亦乏清操。成化初入覲，王翱兩罷之。

任刑部主事，升官至福建左布政使。和他同年考中進士的右布政使劉讓與他不和睦。劉讓粗暴，姚龍也缺乏高尚的節操。成化初入朝覲見時，王翱將他們兩人罷免。

王復

王復，字初陽，固安人。正統七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聲容宏偉，善敷奏。擢通政參議。

王復，字初陽，固安人。正統七年中進士。授予刑科給事中。聲音洪亮，容貌壯美，善於陳述自己的想法上奏。提升爲通政參議。

也先犯京師，邀大臣出迎上皇。衆憚行，復請往。乃遷右通政，假禮部侍郎，與中書舍人趙榮偕。敵露刃夾之，復等不爲懾。還仍莅通政事，再遷通政使。天順中，歷兵部左右侍郎。

也先侵犯京師，邀約大臣出去迎接上皇。衆人不敢前去，王復請求出行。於是升遷爲右通政，代理禮部侍郎，與中書舍人趙榮偕同前往。敵人露出刀刃夾道威脅他們，王復等人不爲此而恐懼。返回後仍擔任通政事務，再升遷爲通政使。天順年間，歷任兵部左右侍郎。

成化元年，延綏總兵官房能奏追襲河套部衆，有旨奬勞。復以七百里趨戰非宜，且恐以僥倖啓釁，請敕戒諭，帝是之。進尚書。錦衣千户陳珏者，本畫工。及卒，從子錫請襲百户。復言："襲雖先帝命，然非軍功，宜勿許。"遂止。

成化元年，延綏總兵官房能上奏追襲河套部衆，皇帝降旨奬勵犒勞。王復認爲七百里奔赴作戰不恰當，并擔心因企求意外成功而挑起争端，請敕令告誡曉諭，皇帝認爲他説得對。進升爲尚書。錦衣千户陳珏，本來是畫工。到去世時，侄子陳錫請求繼承百户。王復説："世襲雖然是先帝的命令，然而不是戰功，應不許可。"於是停止。

毛里孩擾邊，命復出視陝西邊備。自延綏抵甘肅，相度形勢，上言："延綏東起黄河岸，西至定邊營，接寧夏花馬池，縈紆二千餘里。險隘俱在内地，而境外乃無屏障，止憑墩堡以守。軍反居内，民顧居外。敵一入境，官軍未行，民遭掠已盡矣。又西南抵慶陽，相去五百餘里，烽火不接，寇至，民猶不知。其迤北墩堠，率皆曠遠，非禦邊長策。請移府谷、響水等十九堡，置近邊要地。而自安邊營接慶陽，自定邊營接環州，每二十里築墩臺一，計凡三十有四。隨形勢爲溝墻，庶息響相聞，易於守禦。"

毛里孩侵擾邊境，皇帝命令王復出京巡視陝西的邊疆守備。從延綏到甘肅，觀察地勢，進言説："延綏東起黄河岸邊，西至定邊營，與寧夏花馬池相接，縈繞二千多里。險要關口全在内地，而境外并無屏障，衹憑墩堡來防守。軍隊反而駐扎在裏面，老百姓却居住在外面。敵人一旦入境，官軍還没有行動，老百姓已經被掠奪完了。再加上西南抵達慶陽，相隔五百多里，烽火不能連接，寇賊到了，老百姓還不知道。其北面瞭望敵情的堡壘，全都空曠遥遠，這些都不是防守邊疆的長遠之計。請遷移府谷、響水等十九個堡壘，置於接近邊疆的重要之地。而從安邊營至慶陽，從定邊營至環州，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個，共計三十四個。隨着地勢修建壕溝和城墻，以求聲息相聞，易於防守抵禦。"

其經略寧夏，則言："中路靈州以南，本無亭燧。東西二路，營堡遼

他治理寧夏時，就説："中路靈州以南，本來没有瞭望臺和烽火臺。東西兩路，堡壘相隔很

絶，聲聞不屬，致敵每深入。亦請建置墩臺如延綏，計爲臺五十有八。"

其經略甘肅，則言："永昌、西寧、鎮番、莊浪俱有險可守。惟涼州四際平曠，敵最易入。又水草便利，輒經年宿留。遠調援軍，兵疲鋭挫，急何能濟。請於甘州五衛内，各分一千户所，置涼州中衛，給之印信。其五所軍伍，則於五衛内餘丁選補。且耕且練，斯戰守有資，兵威自振。"又言："洪武間建東勝衛，其西路直達寧夏，皆列烽堠。自永樂初，北寇遠遁，因移軍延綏，棄河不守。誠使兵强糧足，仍準祖制，據守黄河，萬全計也。今河套未靖，豈能遽復，然亦宜因時損益。延綏將校視他鎮爲少，調遣不足，請增置參將二人，統軍九千，使駐要地，互相援接，實今日急務。"奏上，皆從之。

遠，音信不通，致使敵人每次都能深入。也請像延綏那樣建置墩臺，共計建墩臺五十八個。"

他治理甘肅時，就説："永昌、西寧、鎮番、莊浪都有險要之地可以防守。惟獨涼州四面平曠，敵人最容易進入。又有方便的水草，就常年留下來。從遠處調遣援軍，士兵疲憊，鋭氣挫折，怎能救急。請在甘州五衛之内，各分一個千户所，設置涼州中衛，給予印章。這五所的士兵，則在五衛内餘留的壯丁中挑選補充。一邊耕種一邊訓練，這樣戰鬥防守都有資本，兵威自然振作起來。"又説："洪武年間建立東勝衛，它的西路直達寧夏，都設置有烽火瞭望臺。自永樂初年，北部的寇賊逃遠，於是將軍隊移至延綏，放棄黄河不守衛。如果確實能使兵强糧足，仍然遵守祖先的制度，據守黄河，這也是萬全之計。現在河套還未安定，豈能倉促恢復，然而也應因時間有所變化。延綏的將校比其他鎮少，不足以調遣，請增加設置參將兩人，統率軍隊九千人，使其駐扎在重要的地方，互相支援，實在是今日的緊急事情。"奏章呈上去後，皇帝都聽從了他。

復在邊建置，多合機宜。及還朝，言者謂治兵非復所長。特命白圭代之，改復工部。謹守法度，聲名逾兵部。時中官請修皇城西北迴廊，復議緩其役。給事中高斐亦言災沴頻仍，不宜役萬人作無益。帝皆不許。中官領騰驤四衛軍者，請給胖襖鞋袴。復執不可，曰："朝廷制此，本給征行之士，使得刻日戒途，無勞縫紉。京軍則歲給冬衣布棉，此成憲也，奈何渝之。"大應法王劄實巴死，中官請造寺建塔。復言："大慈法王但建塔，未嘗造寺。今不宜創此制。"乃止命建塔，猶發軍四千人供役云。十四年，加太子少保。

王復在邊疆的建置，大多符合時宜。到返回朝廷時，諫官説帶兵不是王復的長處。特地命令白圭代替他，改派王復到工部。王復嚴格遵守法令制度，聲名超過在兵部。當時中官請求修築皇城西北面的迴廊，王復提議放緩這件事。給事中高斐也説災害頻繁，不宜役使萬人作無益的事情。皇帝都不許可。中官率領騰驤四衛軍的，請求發給棉上衣和鞋褲。王復堅持不許可，説："朝廷製造這些東西，本來是給出征的士兵，使得即日出發，不用煩勞去縫製。京軍則每年供給冬衣的布和棉花，這是已成的制度，怎能改變。"大應法王劄實巴去世，中官請求建寺造塔。王復説："大慈法王都衹建了塔，没有建造寺廟。現在不應該創立這個制度。"於是衹是命令建塔，還是派遣四千名士兵供其役使。十四年，加官太子少保。

復好古嗜學，守廉約，與人無城府，當官識大體。居工部十二年，會災異，言官言其衰老，乞休。不許。

王復喜歡古籍愛好學習，遵守廉潔約束的準則，與人相交没有城府，當官識大體。在工部任職十二年，碰上災害變異，諫官説他衰老，王復

居二月，汪直諷言官更劾復及鄒幹、薛遠。乃傳旨，并令致仕歸。久之，卒。贈太子太保，謚莊簡。

請求退休。皇帝不許。過了兩個月，汪直授意諫官又彈劾王復及鄒幹、薛遠。皇帝於是傳旨，命令他們一起辭官歸鄉。很久以後，去世。贈予太子太保，謚號莊簡。

林聰

林聰，字季聰，寧德人。正統四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景泰元年，進都給事中。時方多故，聰慷慨論事，無所諱。中官金英家人犯法，都御史陳鎰、王文治之，不罪英。聰率同列劾鎰、文畏勢縱奸，并及御史宋瑮、謝琚，皆下獄。已而復職。聰又言瑮、琚不任風紀，二人竟調外。中官單增督京營有寵，朝士稍忤者輒遭辱。家奴白晝殺人，奪民產，侵商税。聰發其奸，下詔獄，獲宥。增自是不敢肆。

林聰，字季聰，寧德人。正統四年中進士。授予吏科給事中。景泰元年，進升爲都給事中。當時正多變故，林聰慷慨激昂地議論政事，没有忌諱。中官金英的家人犯了法，都御史陳鎰、王文治了他家人的罪，没有治金英的罪。林聰率領同事彈劾陳鎰、王文畏懼權勢縱容邪惡，并涉及到御史宋瑮、謝琚，都被投入監獄。不久又恢復了職務。林聰又彈劾宋瑮、謝琚不能勝任糾正風教綱紀之職，兩人最終被調到京外。中官單增管理京營受到寵信，朝廷官員稍有冒犯他的就遭到侮辱。家中的僕人白天殺人，搶奪民産，侵占商税。林聰揭發了他的罪惡，將其投入欽犯監獄，後獲得寬恕。單增從此不敢放肆。

三年春，疏言："臣職在糾察刑獄。妖僧趙才興之疏族百口，律不當坐，而抄提至京。叛人王英，兄不知情，家口律不當逮，而俱配流所。雖終見原，然其始受害已不堪矣。湖廣巡撫蔡錫以劾副使邢端，爲所訐，繫獄經年，而端居職如故。侍郎劉璉督餉侵隱，不爲無罪，較沈固、周忱乾没萬計，孰爲輕重？璉下獄追徵，而固、忱不問。犯人徐南與子中書舍人頤，俱坐王振黨當斬，乃論南大辟，頤止除名。皆刑罰之失平者。"帝是之。端下獄，璉得釋，南亦減死，除名。

三年春天，上疏説："臣的職責在於糾察刑罰官司。妖僧趙才興的上百口遠親，按法律不應當治罪，而逮捕帶至京城。叛賊王英，兄長不知情，家人按法律不應當逮捕，而全部發配到流放之地。雖然最終被赦免，然而他們開始受到的傷害已不堪忍受。湖廣巡撫蔡錫因彈劾副使邢端，被邢端揭發短處，在監獄關押多年，而邢端仍擔任原職。侍郎劉璉管理糧餉侵占隱瞞，不應無罪，比較沈固、周忱侵吞數以萬計的錢財，誰輕誰重？劉璉被投入監獄，追收贓款，而對沈固、周忱没有問罪。犯人徐南與兒子中書舍人徐頤，都因是王振的同黨應當斬首，却判定徐南斬首，徐頤衹被除名。這些都是刑罰失平的例子。"皇帝認爲他説得對。邢端被投入監獄，劉璉得到釋放，徐南也減去死刑，被除名。

東宫改建，聰有異論，遷春坊司直郎。四年春，學士商輅言聰敢言，不宜置之散地，乃復爲吏科都給事中。上言奪情非令典，請永除其令。帝納之。初，正統中，福建銀場額重，民不堪。聰恐生變，請輕之。時

東宫改建，林聰有不同的看法，升遷爲春坊司直郎。四年春，學士商輅説林聰敢於直言，不宜安置在閑散之地，於是恢復爲吏科都給事中。進言説不服滿喪期不是好制度，請求永遠取消這個命令。皇帝接納了他的建議。當初，正統年間，福建銀場賦税定額沉重，老百姓不能忍受。

弗能用，已果大亂。及是復極言其害，竟得減免。

林聰擔心發生變故，請求減輕賦稅。當時未能采用，不久果然大亂。到這時又極力陳述它的害處，最終得到減免。

五年三月，以災異偕同官條上八事，雜引五行諸書，累數千言。大略以絶玩好，謹嗜欲，爲崇德之本，而修人事，在進賢退奸。武清侯石亨、指揮鄭倫身享厚禄，而多奏求田地，百户唐興多至一千二百餘頃，宜爲限制。餘如罷齋醮，汰僧道，慎刑獄，禁私役軍士，省輪班工匠，皆深中時弊。帝多采納。

五年三月，因災害怪異和同僚陳述呈上八件事，雜引五行的各種書籍，累計數千字。大體上是以杜絶玩樂嗜好，謹慎嗜好欲望爲崇尚美德的根本，而管理好人事，在於進升賢臣貶退奸臣。武清侯石亨、指揮鄭倫享受豐厚俸禄，而多次上奏要求得到田地，百户唐興多達一千二百多頃，應作一些限制。其餘的如取消設置齋壇，淘汰僧人和道士，慎用刑獄，禁止私自役使士兵，減少輪流服役的工匠，都很切中時弊。皇帝大多采納。

先是，吏部尚書何文淵以聰言下獄，致仕去。及是，吏部除副使羅篪爲按察使，參政李輅、僉事陳永爲布政使。聰疏争之，并言山西布政使王瑛老，宜罷。篪等遂還故官，瑛致仕。御史白仲賢以久次，擢廣東按察使。聰言仲賢奔競，不當超擢，乃遷鎮江知府。兵部主事吴誠夤緣得吏部，聰劾之，遂改工部。諸司憚聰風裁，聰所言，無敢不奉行者，吏部尤甚。内閣及諸御史亦并以聰好論建，弗善也。

在此之前，吏部尚書何文淵因林聰的話被投入監獄，辭職而去。到此時，吏部任命副使羅篪爲按察使，參政李輅、僉事陳永爲布政使。林聰上疏争辯此事，并説山西布政使王瑛年老，應當罷免。羅篪等於是復任原來的官職，王瑛辭職。御史白仲賢因長時間任職，提拔爲廣東按察使。林聰説白仲賢追求名利，不應當超越提拔，於是改任爲鎮江知府。兵部主事吴誠通過拉攏關係得以在吏部任職，林聰彈劾他，於是改任到工部。衆官吏畏懼林聰的風紀法度，林聰所説的，没有人敢不執行，吏部尤其是這樣。内閣及御史們也都認爲林聰好彈劾建議，不和他友善。

其年冬，聰甥陳和爲教官，欲得近地便養，聰爲言於吏部。御史黄溥等遂劾聰挾制吏部；并前劾仲賢爲私其鄉人參政方員，欲奪仲賢官予之；與吴誠有怨，輒劾誠；福建參政許仕達囑聰求進，聰舉仕達堪巡撫。并劾尚書王直阿聰。章下廷訊，坐專擅選法，論斬。高穀、胡濙力救。帝亦自知聰，止貶國子學正。

這年冬天，林聰的外甥陳和任教官，想調到家鄉附近以便於贍養父母，林聰爲此到吏部替他説話。御史黄溥等人於是彈劾林聰挾制吏部；并且他先前彈劾白仲賢是爲了偏私他的同鄉參政方員，想剥奪白仲賢的官職給他；林聰與吴誠有積怨，就彈劾吴誠；福建參政許仕達囑托林聰以求升遷，林聰推舉許仕達可以任巡撫。黄溥一并彈劾尚書王直迎合林聰。奏章下達朝廷審訊，判定犯專斷選拔官吏的法規罪，以斬首論處。高穀、胡濙盡力相救。皇帝自己也瞭解林聰，祇貶爲國子學正。

英宗復辟，超拜左僉都御史，出振山東饑，活饑民百四十五萬。還進右副都御史，捕江、淮鹽盗。以便

英宗復辟後，越級拜授爲左僉都御史，出京去山東救濟災民，救活飢民一百四十五萬人。返回後升爲右副都御史，到江、淮捕捉鹽盗。根據

宜，擒戮渠魁數人，餘悉解散，而奏籍指揮之受盜賂者。母憂起復，再辭，不許。

不拘陳規的授權，擒獲斬殺盜寇首領數人，其餘全部解散，而上奏登記指揮中受賄的人。母喪期間被起用復職，兩次辭官，不許可。

天順四年，曹欽反。將士妄殺，至割乞兒首報功，市人不敢出户。聰署院事，急令獲賊者必生致，濫殺爲止。錦衣官校惡欽殺指揮逯杲，悉捕欽姻識。千户龔遂榮及外舅賀三亦在繫中。人知其冤，莫敢直，聰辨出之。其他湔雪者甚衆。七年冬，以刑部囚自縊，諸給事中劾紀綱廢弛，與都御史李賓俱下獄。尋釋。

天順四年，曹欽造反。將士濫殺無辜，甚至割掉乞丐的頭來報功，街上的人不敢出門。林聰暫管院事，急忙命令擒獲叛賊的人一定要送活口，濫殺無辜因此而停止。錦衣官校厭惡曹欽殺死指揮逯杲，全部捕獲曹欽的親戚和朋友。千户龔遂榮及外舅賀三也在拘禁中。人們知道他們是冤枉的，没有誰敢直言，林聰爲他們辯解把他們放出來。其他昭雪的人很多。七年冬天，因刑部囚犯自縊，衆給事中彈劾法度廢棄懈怠，林聰與都御史李賓都被投入監獄。不久被釋放。

成化二年，淮南、北饑，聰出巡視。奏貸漕糧及江南餘糧以振，民德之如山東。明年偕户部尚書馬昂清理京軍，進右都御史。七年，代王越巡撫大同。歲餘，遇疾致仕。再歲，以故官起掌南院。前掌院多不樂御史言事，聰獨獎勵之。或咎聰，聰曰："己既不言，又禁他人言，可乎？"

成化二年，淮河南、北發生饑荒，林聰出京去巡視。上奏借貸漕糧及江南餘糧來救濟，老百姓像山東老百姓那樣感激他。第二年，偕同户部尚書馬昂清理京軍，進升爲右都御史。七年，代替王越到大同任巡撫。一年多後，遇上疾病辭官。再過一年，以原任官職起用掌管南院。以前掌管院事的人對御史進諫多不高興，惟獨林聰獎勵進諫。有人責怪林聰，林聰説："自己既然不進諫，又禁止他人進諫，可以嗎？"

十三年秋，召拜刑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聰以舊德召用，持大體，秉公論，不嚴而肅，時望益峻。十五年，偕中官汪直、定西侯蔣琬按遼東失事狀。直庇巡撫陳鉞，聰不能爭，論者惜焉。十八年，乞歸不得，卒於位，年六十八。贈少保，謚莊敏。

十三年秋，被召拜爲刑部尚書，不久加官太子少保。林聰因舊有的德望被召用，持大體，秉公論事，不嚴厲但肅敬，當時聲望更高。十五年，偕同中官汪直、定西侯蔣琬調查遼東失敗的情况。汪直庇護巡撫陳鉞，林聰未能抗爭，談及此事的人都覺得惋惜。十八年，請求辭官未得許可，死在任上，時年六十八歲。贈予少保，謚號莊敏。

聰爲諫官，嚴重不可犯。實恂恂和易，不爲嶄絶之行。以故不肖者畏之，而賢者多樂就焉。景泰時，士大夫激昂論事，朝多直臣，率聰與葉盛爲之倡。

林聰作諫官，嚴肅穩重不可侵犯。實際上温順恭謹待人謙和，没有什麽高傲的言行。因此不賢的人畏懼他，而賢者多樂於接近他。景泰時，士大夫激昂論事，朝廷中有許多直率之臣，大多是林聰與葉盛爲他們倡導的。

葉盛

葉盛，字與中，崑山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師覆土木，諸將多遁還，盛率同列請先正扈從失

葉盛，字與中，崑山人。正統十年中進士。授予兵科給事中。軍隊覆滅在土木，衆將大多逃回，葉盛率領同僚請求首先定皇帝侍從違法的罪

律者罪，且選將練兵，爲復仇計。郕王即位，例有賞賚，盛以君父蒙塵辭。不許。

也先迫都城，請罷内府軍匠備征操。又請令有司儲糧料給戰士，遣散卒取軍器於天津，以張外援。三日間，章七八上，多中機宜。寇退，進都給事中。言："勸懲之道，在明賞罰。敢戰如孫鏜，死事如謝澤、韓青，當賞。其他守禦不嚴，赴難不力者，皆當罰。"大臣陳循等議召還鎮守居庸都御史羅通，并留宣府都督楊洪掌京營。盛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駕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寇何以薄都城？今紫荆、倒馬諸關，寇退幾及一月，尚未設守禦。宣府爲大同應援，居庸切近京師，守之尤不可非人。洪等既留，必求如洪者代之，然後可以副重寄而集大功。"帝是之。尋命出安集陳州流民。

行，并且挑選將領訓練士兵，爲復仇作準備。郕王即位，按慣例有賞賜，葉盛以皇上蒙難而推辭。皇帝不允許。

也先逼近都城，葉盛請求取消内府軍匠的差役而作爲徵發操練的後備。又請求命令官吏儲備糧草飼料供給戰士，派遣零散歸來的士卒到天津取武器，以擴大外援。三天時間，奏章上呈七八次，大多切中要害。寇賊撤退後，進升爲都給事中。葉盛說："鼓勵懲罰的規律，在於分清賞罰。像孫鏜這樣敢於作戰，謝澤、韓青這樣死於國事的，應當賞賜。其他守禦不嚴，奔赴危難不盡力的，都應該懲罰。"大臣陳循等商議召回鎮守居庸的都御史羅通，并留下宣府都督楊洪掌管京營。葉盛說："當今的事，邊關最爲緊急。過去獨石、馬營不放棄，聖駕怎麽會身陷土木？紫荆、白羊不被攻破，寇賊怎麽會逼近都城？現在紫荆、倒馬各個關隘，寇賊敗退將近一個月，還未設置防守。宣府是和大同呼應支援的地方，居庸貼近京師，守禦這些地方尤其不能用一般的人。楊洪等既然留下來了，一定要尋求像楊洪一樣的人去代替，然後可以托付重任而成就大功。"皇帝認爲他說得對。不久，命令他出京去安撫招集陳州的流民。

景泰元年還朝，言："流民雜五方，其情不一。雖幸成編户，而鬥争仇殺時時有之，宜專官綏撫。"又言："畿輔旱蝗相仍，請加寬恤。"帝多采納。京衛武臣及其子弟多驕惰不習兵。盛請簡拔精壯，備操守京城。勛戚所置市廛，月徵税。盛以國用不足，請籍其税佐軍餉。皆從之。明年，上弭災防患八事。帝以兵革稍息，頗事宴游。盛請復午朝故事，立報可。當是時，帝虚懷納諫，凡六科聯署建請，多盛與林聰爲首。廷臣議事，盛每先發言，往復論難。與議大臣或不悦曰，"彼豈少保耶"，因呼爲"葉少保"。然物論皆推盛才。

景泰元年回朝，説："流民雜有五方之人，情况不盡相同。雖有幸成爲編入户籍的平民，然而鬥争仇殺時時發生，應派專職官員安撫。"又説："京城附近旱災和蝗災相連，請加以寬免和體恤。"皇帝大多采納。守衛京城的武臣及其子弟大多驕縱懶惰不學習軍事。葉盛請求選拔精壯士兵，預備操練守衛京城。皇親國戚所設置的集市，每月徵税。葉盛以國家費用不足，請借用這些税幫助補充軍餉。皇帝都聽從了他。第二年，上呈消災防患的八件事。皇帝因爲戰争稍有停息，多進行宴飲游樂。葉盛請求恢復午朝的舊例，皇帝立即批覆許可。當時，皇帝胸懷寬廣地接納諫議，凡是六科聯合署名的建議請求，大多是葉盛與林聰爲首。朝廷大臣商議政事，葉盛每次先發言，反復辯論詰難。參與商議的大臣有的不高興地説，"他難道是少保嗎"，因此叫他"葉

擢右參政，督餉宣府。尋以李秉薦，協贊都督僉事孫安軍務。初，安嘗領獨石，馬營，龍門衛、所四城備禦。英宗既北狩，安以四城遠在塞外，勢孤，奏棄之內徙。至是廷議命安修復。盛與闢草萊，葺廬舍，庀戰具，招流移，爲行旅置暖鋪，請帑金買牛千頭以賦屯卒，立社學，置義冢，療疾扶傷。兩歲間，四城及赤城、鵰鶚諸堡次第皆完，安由是進副總兵。而守備中官弓勝害安，奏安疾宜代。帝以問盛，言："安爲勝所持，故病。今諸將無逾安者。"乃留安，且遣醫視疾。已又劾勝，卒調之他鎮。

少保"。然而輿論都推崇葉盛的才華。

葉盛被提升爲右參政，管理宣府的糧餉。不久因李秉的推薦，協助輔佐都督僉事孫安管理軍務。當初，孫安曾統領獨石、馬營、龍門衛、龍門所四城的防備禦守。英宗被擄到北方後，孫安以這四城遠在塞外，勢力孤單，上奏放棄四城向內地遷徙。到此時朝廷商議命令孫安恢復衛所。葉盛參與開荒除草，修葺廬舍，整理作戰用具，招徠流民，爲行旅之人設置溫暖的床鋪，請求發放庫銀買牛一千頭給予駐扎的士兵，建立地方學校，設置公墓，治療疾病，扶助受傷的人。兩年間，四城及赤城、鵰鶚各城堡都依次完成，孫安由此進升爲副總兵。而守備中官弓勝陷害孫安，上奏孫安生病應替換。皇帝以此詢問葉盛，葉盛說："孫安被弓勝所控制，因此生病。現在衆將領中没有能超過孫安的。"於是將孫安留任，并派遣御醫去探病。不久，又彈劾弓勝，最終將他調到其他鎮去。

英宗復位，盛遭父憂，奔喪。天順二年，召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乞終制，不許。瀧水瑶鳳弟吉肆掠，督諸將生擒之。時兩廣盜蜂起，所至破城殺將。諸將怯不敢戰，殺平民冒功，民相率從賊。盛以蠻出没不常，請自今攻劫城池者始以聞，餘止類奏。疏至兵部，駁不行。盛與總兵官顏彪破賊寨七百餘所。彪頗濫殺，謗者遂以咎盛。六年，命吴禎撫廣西，而盛專撫廣東。

英宗復位，葉盛碰上父親去世，去奔喪。天順二年，召回任右僉都御史，在兩廣任巡撫。請求服滿喪期三年，不許可。瀧水瑶鳳弟吉肆意掠奪，葉盛督促衆將活捉了他。當時兩廣盜賊四起，所到之處攻破城池殺死將領。衆將膽怯不敢迎戰，殺死平民冒充功績，老百姓相繼投奔盜賊。葉盛以蠻夷出没不定，請求從今日起攻打搶劫城池的事纔上報，其餘的衹按類别綜合上奏。奏疏送達兵部，被駁回不予執行。葉盛與總兵官顏彪攻破盜賊的寨子七百多座。顏彪多濫殺無辜，指責的人就歸咎於葉盛。六年，命令吴禎到廣西任巡撫，而葉盛專任廣東巡撫。

憲宗立，議事入都，給事中張寧等欲薦之入閣。以御史吕洪言遂止，而以韓雍代撫廣東。初，編修丘濬與盛不相能。大學士李賢入濬言，及是草雍敕曰："無若葉盛之殺降也。"盛不置辨。稍遷左僉都御史，代李秉巡撫宣府。請量減中鹽米價，以勸商裕邊。復舉官牛官田之法，墾田四千餘頃。以其餘積市戰馬千八百匹，修堡

憲宗即位後，葉盛商議政事進京，給事中張寧等人想推薦他進入内閣。因御史吕洪的話於是停止，而派韓雍代替到廣東做巡撫。當初，編修丘濬與葉盛不和。大學士李賢聽取丘濬的話，在這時起草給韓雍的敕令中説："不要像葉盛一樣屠殺投降的人。"葉盛没有進行辯解。不久升任爲左僉都御史，代替李秉到宣府任巡撫。請求酌量減少鹽米的價格，以鼓勵商人使邊境富裕。又提出官牛官田的方法，開墾田地四千多頃。用屯

七百餘所，邊塞益寧。

成化三年秋，入爲禮部右侍郎，偕給事毛弘按事南京。還改吏部。出振真定、保定饑，議清莊田，分養民間種馬，置倉涿州、天津，積粟備荒，皆切時計。

滿都魯諸部久駐河套，兵部尚書白圭議以十萬衆大舉逐之，沿河築城抵東勝，徙民耕守。帝壯其議。八年春，敕盛往會總督王越，巡撫馬文升、余子俊、徐廷璋詳議。初，盛爲諫官，喜言兵，多所論建。既往來三邊，知時無良將，邊備久虚，轉運勞費，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乃會諸臣上疏，言守爲長策。"如必决戰，亦宜堅壁清野，伺其惰歸擊之，令一大創，庶可遏再來。又或乘彼入掠，遣精卒進搗其巢，令彼反顧，内外夾擊，足以有功。然必守固，而後戰可議也。"帝善其言，而圭主復套。師出，竟無功。人以是服盛之先見。

八年，轉左侍郎。十年卒，年五十五。謚文莊。

盛清修積學，尚名檢，薄嗜好，家居出入常徒步。生平慕范仲淹，堂寢皆設其像。志在君民，不爲身計，有古大臣風。

贊曰：天順、成化間，六部最稱得人。王翱等正直剛方，皆所謂名德老成人也。觀翱與李秉、年富之任封疆，王竑之擊奸黨、活饑民，王復之籌邊備，姚夔之典秩宗，林聰、葉盛之居言路，所表見，皆自卓卓。其聲實茂著，繫朝野重望，有以哉。

犁的結餘購買戰馬一千八百匹，修建城堡七百多座，邊塞更加安寧。

成化三年秋，葉盛進京任禮部右侍郎，偕同給事毛弘到南京辦事。回京後改到吏部。出京去真定、保定救濟饑荒，請求清理豪强大户的田地，分别飼養民間的種馬，在涿州、天津設置糧倉，積蓄糧食以備荒年，這些都切中時弊。

滿都魯各部長期駐扎在河套，兵部尚書白圭商議以十萬大軍大舉驅逐他們，沿黄河築城抵達東勝，遷移老百姓耕種防守。皇帝覺得他的建議很宏偉。八年春，下令葉盛去會見總督王越，巡撫馬文升、余子俊、徐廷璋詳細商議。當初，葉盛作爲諫官，喜歡談論軍事，多有論述建議。往來三邊後，瞭解到當時没有良將，邊備長久空虚，轉運耗費人力物力，搜索河套恢復東勝不能輕易提出。於是會同衆臣上疏，認爲防守是長久之計。"如果一定要决戰，也應實行堅壁清野，等到敵人疲憊地撤退時襲擊他們，使他們受到重創，有望遏止再次來犯。又或者乘敵人侵入掠奪時，派遣精兵前去搗毁他們的老巢，使敵人返回，然後内外夾擊，肯定會大功告成。然而必須防守堅固，然後纔可以談戰。"皇帝覺得他説得很好，而白圭主張收復河套。軍隊出擊，最終没有戰功。人們因此佩服葉盛的先見之明。

八年，轉爲左侍郎。十年去世，時年五十五歲。謚號文莊。

葉盛操行潔美，學識淵博，崇尚名譽和禮法，少有嗜好，家居出入常常徒步。生平仰慕范仲淹，堂屋和卧室都有他的畫像。志向在於以民爲主，不爲自己謀劃，有古代大臣的風範。

贊曰：天順、成化年間，六部稱得上是最得人才的地方。王翱等正直方剛，都是所謂德高望重的老人。縱觀王翱與李秉、年富的擔任封疆大吏，王竑的打擊奸黨、救活飢民，王復的運籌邊疆防備，姚夔的掌管祭祀，林聰、葉盛的廣開言路，所表現的，都各自卓越超人。他們的名聲功績卓著，繫着朝野的重望，是有原因的啊。

明史卷一百七十八

列傳第六十六

項忠　韓雍　余子俊 阮勤　朱英　秦紘

項忠

項忠，字藎臣，嘉興人。正統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進員外郎。從英宗陷於瓦剌，令飼馬，乘間挾二馬南奔。馬疲，棄之，徒跣行七晝夜，始達宣府。

項忠，字藎臣，嘉興人。正統七年進士。授官刑部主事，升任員外郎。跟隨英宗北征，遭土木之變，淪爲瓦剌的俘虜。瓦剌命他喂養馬匹，他乘人不備强牽了兩匹馬南逃。馬跑累了，衹得捨棄它們，赤脚徒步走了七晝夜，纔到達宣府。

景泰中，由郎中遷廣東副使。按行高州，諜報賊携男女數百剽村落。忠曰："賊無携家理，必被掠良民也。"戒諸將毋妄殺。已，訊所俘獲，果然，盡釋之。從征瀧水瑶有功，增俸一秩。

景泰年間，由郎中升任廣東副使。巡行到高州，探子報告盗賊帶着男女數百人剽掠村莊。項忠説："盗賊没有帶家室行劫的規矩，一定是被虜掠的良民。"告誡各位軍將不要妄殺無辜。戰事結束後，審訊了俘虜，果然是這種情況，便全部釋放了那些良民。後來項忠協從征討瀧水瑶人有功，增加俸禄一級。

天順初，歷陝西按察使。母憂歸，部民詣闕乞留，詔起復。時陝西連歲災傷，忠發廪振，且請輕罪納米，民賴以濟。

天順初年，做到了陝西按察使。母親去世，循禮回家守孝，所屬民衆趕到皇宫請求將他留任，皇帝下詔，中止服喪，復官原職。當時陝西連年受災，項忠開糧倉賑濟災民，又請求讓犯罪較輕的人繳納糧米代替服刑，百姓因此得到救助。

七年以大理卿召，民乞留如前，遂改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洮、岷羌叛，忠疏言："羌志在劫掠，盡誅則傷仁，遽撫則不威，請聽臣便宜從事。"報可。乃發兵據險，揚聲進討，衆盡降。西安水泉鹵不可飲，爲開龍首渠及皂河，引水入城。又疏鄭、白二渠，溉涇陽、三原、醴泉、高陵、臨潼五縣田七萬餘頃，民祠祀之。

七年，朝廷用大理卿一職召他赴京，民衆跟上次一樣請求將他留任，朝廷於是改任他爲右副都御史，巡撫當地。洮、岷兩地羌人發動叛亂，項忠上奏疏説："羌人志在劫掠，把他們全殺了則有傷仁義，馬上招撫則有失朝廷威嚴，請聽任臣下斟酌情勢不經請示自行處理。"奏疏上報，朝廷同意了他的請求。於是項忠發兵占領險要地帶，揚言要進軍討伐，叛亂之衆便全投降了。西安的水泉鹹鹵不能飲用，項忠爲此開通龍首渠以

及皂河，引水入城。又疏浚了鄭、白二渠，灌溉涇陽、三原、醴泉、高陵、臨潼五縣田地七萬多頃，百姓因此建造祠堂祭祀他。

陝西數苦兵。成化元年上言："三邊大將遇敵逗留，雖云才怯，亦由權輕。士卒畏敵不畏將，是以戰無成功，宜許以軍法從事。廟堂舉將才，逾年不聞有一人應詔。陝西風土强勁，古多名將，豈無其人，但格於不能答策耳。今天下學校生徒善答策者百不一二，奈何責之武人。"帝善其言，而所司守故事不能用。

陝西經常受兵患之苦。成化元年，項忠向上提建議説："各處邊關大將遇敵滯留不前，雖説是才性怯懦，也由於權力輕微。士兵怕敵人而不怕自己的將領，所以打仗總無成功。應當允許戰將運用軍法處理事務。朝廷推薦將才，一年多也没聽説有一個人來應詔。陝西風俗强勁，自古多出名將，難道就没有合適的人選？衹不過礙於不能對答策語罷了。如今天下學校生員中善於對答策語的一百個裏也没一兩個，爲什麽要苛求行伍之人！"皇帝贊賞他的建議，但有關官員却墨守成規，不加采納。

毛里孩寇延綏，詔忠偕彰武伯楊信禦之，無功。明年，信議大舉搜河套，敕忠提督軍務。忠方赴延綏，而寇復陷開城，深入静寧、隆德六州縣，大掠而去。兵部劾忠，帝特宥之，搜套師亦不出。又明年，召理院事。

毛里孩侵犯延綏，朝廷詔令項忠與彰武伯楊信一起抵禦，没有成功。第二年，楊信建議大舉搜索河套地區，朝廷又敕令項忠兼任提督軍務。項忠剛要去延綏，而敵軍又攻占了開城，并深入到静寧、隆德等六處州縣，大肆劫掠了一番後離去。兵部爲此彈劾項忠，皇帝却破例寬恕了他，搜索河套的軍隊也不再出師。又過了一年，朝廷召用項忠處理御史官署事務。

四年，滿俊反。滿俊者，亦名滿四。其祖巴丹，自明初率所部歸附，世以千户畜牧爲雄長。仍故俗，無科徭。其地在開城縣之固原里，接邊境。俊獷悍，素藏匿奸盗，出邊抄掠。會有獄連俊，有司迹逋至其家，多要求。俊怒，遂激衆爲亂。守臣遣俊侄指揮璹往捕。俊殺其從者，劫璹叛，入據石城。石城，即唐吐番石堡。城稱險固，非數萬人不能克者也。山上有城寨，四面峭壁，中鑿五石井以貯水，惟一徑可緣而上。俊自稱招賢王，有衆四千。都指揮邢端等禦之，敗績。不再月，衆至二萬，關中震動。乃命忠總督軍務，與監督軍務太監劉祥、總兵官都督劉玉帥京營及陝西四鎮兵討之。師未行，而巡撫

四年，滿俊反叛。滿俊，又名滿四。他的祖先巴丹，從明初率領所統轄的人馬歸附，世代以千户的身份從事畜牧，是雄霸一方的頭領。他們保留原有習俗，没有賦税徭役。所居領地在開城縣的固原里，與邊境相連接。滿俊粗獷凶悍，平素窩藏奸人盜賊，衝出邊境搶掠。恰在此時有刑案牽連到滿俊，有關官吏循着逃犯的踪迹來到他家，多有勒索。滿俊發怒，便挑動部衆作亂。守邊大臣派遣滿俊的侄兒指揮滿璹前去抓捕。滿俊殺了侄兒的隨從，脅迫滿璹參加叛亂，并進占了石城。石城，就是唐代吐番石堡。城堡據稱險要牢固，没有幾萬人是不能攻克的。山上又有圍成城形的營壘，四面都是峭壁，中間鑿了五口石井用來貯水，衹有一條小路可以攀緣而上。滿俊自稱招賢王，有兵衆四千人。都指揮邢端等向他們發動了進攻，結果被打敗。不出兩個月，叛亂的兵衆達到了兩萬人，關中爲之震動。於是朝廷

陳价等先以兵三萬進討，復大敗。賊因官軍器甲，勢益張。朝議欲益兵。忠慮京軍脆弱不足恃，且更遣大將撓事權，因上言："臣等調兵三萬三千餘人，足以滅賊。今秋深草寒，若更調他軍，恐往復需時，賊得遠遁。且邊兵不能久留，益兵非便。"大學士彭時、商輅主其議，京軍得毋遣。

命令項忠任總督軍務，與監督軍務太監劉祥、總兵官都督劉玉統率京師兵營以及陝西四鎮的部隊討伐叛亂者。部隊還没有開拔，而巡撫陳价等先發兵三萬進討，結果又大敗。叛賊們憑藉着繳獲官軍的武器鎧甲，氣勢更加囂張。朝中官員商議，打算增派部隊。項忠擔心京師部隊脆弱，不足以作爲依靠，而且調派大將會牽制作戰時自己的權能，便向上建議説："臣等調兵三萬三千多人，足以消滅叛賊。現在秋深草寒，如果再調遣其他部隊，恐怕往來需要時間，而叛賊會趁機遠逃。再説邊軍又不能久留在外，增兵不方便。"大學士彭時、商輅也主張他的建議，京師部隊因此没有被調遣。

忠遂與巡撫都御史馬文升分軍七道，抵石城下，與戰，斬獲多。伏羌伯毛忠乘勝奪其西北山，幾破，忽中流矢死。玉亦被圍。諸軍欲退，忠斬一千户以徇。衆力戰，玉得出，乃列圍困之。適有星孛於台斗，中朝多言占在秦分，師不利。忠曰："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此何害。"日遣兵薄城下，焚芻草，絶汲道。賊窘欲降，邀忠與文升相見。忠偕劉玉單騎赴之，文升亦從數十騎至，呼俊、璹諭以速降。賊遥望羅拜，忠直前挾璹以歸。俊氣沮，猶豫不出。忠命縛木爲橋，人負土囊填濠塹，擊以銅炮，死者益衆。賊倚愛將楊虎貍爲謀主，夜出汲被擒。忠貰其死，諭以購賊賞格，示之金，且賜金帶鉤，縱歸，使誘俊出戰，伏兵擒焉。急擊下石城，盡獲餘寇。毁其城，鑿石紀功。增一衛於固原西北西安廢城，留兵戍之而還。

項忠於是和巡撫都御史馬文升分兵七路，抵達石城之下，跟叛賊交戰，斬首俘獲了許多敵人。伏羌伯毛忠乘勝攻奪叛賊占據的西北山，幾乎就要攻破了，突然身中流箭而死。劉玉也被包圍了。各路軍兵想退却，項忠殺了一個千户來向衆人宣示決不能退却，官兵們就又奮力戰鬥，劉玉得以突出包圍，於是官軍列陣圍困了叛賊。正在這時有彗星出現於三台星和北斗星之間，朝中許多人都説照占卜是在秦的分野，出師不吉利。項忠説："李晟討伐朱泚，熒惑據於歲星的位置，這有什麽危害。"每天派兵迫近城下，焚燒畜食草料，斷絶水道。叛賊窘困而想要投降，便邀請項忠和馬文升相見。項忠帶着劉玉一起單騎赴會，文升也領了數十位騎兵來到，呼喚滿俊、滿璹，告諭他們迅速投降。叛賊們遥望而羅列下拜，項忠徑直上前，挾持了滿璹便往回走。滿俊泄了氣，猶豫着不出來。項忠就下令縛木做橋，人背土袋填濠溝，用銅炮轟擊，敵方被打死的更多了。叛賊倚靠他們寵愛的將領楊虎貍爲主持謀略的人，夜間出來取水，結果楊氏被捕。項忠免他一死，告諭他捕得叛賊的獎賞規格，給他出示了獎金，并賜他金帶鈎，然後放他回去，讓他勸誘滿俊出城應戰，設下伏兵逮捕了滿俊。接着急速攻下石城，全部抓獲了其餘的賊寇，摧毁了他們的城堡，并雕鑿石碑記録功業。增加一個衛所在固原西北的西安廢城，留下兵士戍守其

地，然後還師。

初，石城未下，天甚寒，士卒頗困。忠慮賊奔突，乘凍渡河與套寇合，日夜治攻具，身當矢石不少避，大小三百餘戰。彭時、商輅知忠能辦賊，不從中制，卒用殄賊。論功，進右都御史，與林聰協掌院事。

起初石城還沒有被攻占的時候，天氣非常寒冷，士兵很受困擾。項忠擔心叛賊突圍逃跑，趁着冰凍渡過黄河跟河套的盗寇會合，便日夜打造攻戰兵器，自己冒着流箭飛石從不稍加躲避，大大小小地打了三百多仗。彭時、商輅知道項忠能够對付叛賊，不從朝廷方面對他另加制約，最終消滅了叛賊。考評功績，升官右都御史，與林聰協同掌管御史臺院事務。

白圭既平劉通，荆、襄間流民屯結如故。通黨李鬍子者名原，僞稱平王，與小王洪、王彪等掠南漳、房、内鄉、渭南諸縣。流民附賊者至百萬。六年冬，詔忠總督軍務，與湖廣總兵官李震討之。忠乃奏調永順、保靖土兵。而先分軍列要害，多設旗幟鉦鼓，遣人入山招諭。流民歸者四十餘萬，彪亦就擒。時白圭爲兵部，遣錦衣百户吴綬贊參將王信軍。綬欲攘功，不利賊瓦解。縱流言，圭信之，止土兵毋調。忠疏争，且劾綬罪，帝爲召綬還，而聽調土兵如故。合二十五萬，分八道逼之，流民歸者又數萬。賊潛伏山寨，伺間出劫。忠命副使余洵、都指揮李振擊之，遇於竹山。乘溪漲半渡截擊，擒李原、小王洪等，賊多溺死。忠移軍竹山，捕餘孽。復招流民五十萬，斬首六百四十，俘八百有奇，家口三萬餘人。户選一丁，戍湖廣邊衛，餘令歸籍給田。疏陳善後十事，悉允行。

白圭平定了劉通後，荆、襄之間流民還像從前一樣聚集在一起。劉通的同夥李鬍子，名原，僞稱平王，與小王洪、王彪等人劫掠南漳、房、内鄉、渭南各縣。流民依附盗賊的達上百萬。六年冬季，朝廷詔令項忠總督軍務，與湖廣總兵官李震討伐盗賊。項忠於是上奏調遣永順、保靖的土兵。而先分兵列置在要害處，配備了許多旗幟和行軍時分别指揮停止與前進的鉦與鼓，派人進山招告。流民歸順的有四十多萬，王彪也投降了。當時白圭是兵部尚書，派錦衣衛百户吴綬輔佐統領參將王信的部隊。吴綬想要占功，不讓盗賊順利瓦解，還放出流言，白圭聽信吴綬，制止土兵不調。項忠上疏力争，并彈劾了吴綬的罪行，皇帝爲此召吴綬回京，而聽憑調遣土兵如原計劃。由此合計兵軍二十五萬，分八路進逼盗賊，流民歸順的又有幾萬人。盗賊們潛伏在山寨裏，伺機外出行劫。項忠命令副使余洵、都指揮李振對他們發動進攻，相遇在竹山。趁着溪水上漲，等盗賊渡水到半道時加以截擊，抓獲了李原、小王洪等人，盗賊多溺水而死。項忠又轉移部隊到竹山，抓捕殘餘孽賊。又招還流民五十萬，斬賊首六百四十，俘虜八百有餘，家口三萬多人。每户選出一個壯丁，戍守湖廣邊衛，其餘的命令他們回原籍，配給田地。項忠又上疏陳述善後的十件事，都被批准實行。

忠之下令逐流民也，有司一切驅逼。不前，即殺之。民有自洪武中占籍者，亦在遣中。戍者舟行多疫死。給事中梁璟因星變求言，劾忠妄殺。白圭亦言流民既成業者，宜隨所在著

項忠的下令遣返流民，有關官吏凡事都采用驅趕逼迫的辦法，不走，就殺掉。百姓中有從洪武年間起就在當地落户籍的，也在遣返之列。戍守邊衛的乘船航行，又多染上病疫而死。給事中梁璟趁着當時星象異常朝廷徵求意見，便彈劾項

籍，又駁忠所上功次互異。帝皆不聽。進忠左都御史，廕子綬錦衣千户，諸將録功有差。

忠隨意殺人。白圭也説流民已經成就家業的，最好隨他們居住的地方落户籍，又駁斥説項忠所上報的軍功順序互相衝突。皇帝都不加理睬。升任項忠爲左都御史，廕封他的兒子項綬爲錦衣衛千户，給各位將領記功又有不同的等級。

忠上疏言："臣先後招撫流民復業者九十三萬餘人，賊黨逋入深山，又招諭解散自歸者五十萬人。俘獲百人，皆首惡耳。今言皆良家子，則前此屢奏猖獗難禦者，伊誰也？賊黨罪固當死，正因不忍濫誅，故令丁壯謫發遣戍。其久附籍者，或乃占山四十餘里，招聚無賴千人，爭鬥劫殺。若此者，可以久居故不遣乎？臣揭榜曉賊，謂已殺數千，蓋張虛勢怵之，非實事也。且圭固嘗身任其事，今日之事又圭所遺。先時，中外議者謂荆、襄之患何日得寧。今幸平靖，而流言沸騰，以臣爲口實。昔馬援薏苡蒙謗，鄧艾檻車被徵。功不見録，身更不保。臣幸際聖明，願賜骸骨，勿使臣爲馬、鄧之續。"帝温詔答之。

項忠上疏説："臣先後招撫流民恢復生計的有九十三萬多人，盜賊團夥逃進深山後，又招諭解散而自己返鄉的五十萬人。俘獲上百人，都是些首要罪犯。現在説都是良家子弟，那麼在此之前多次上奏盜賊猖獗而難以控制的是誰呢？盜賊團夥有罪本應處死，正是因爲不忍心濫殺，所以下令選壯丁發配戍邊。這中間長久落了户籍的，有些是占據山間四十多里，招聚無賴之徒上千人，紛争格鬥，劫掠殺人。像這樣的人，可以因爲住久了的緣故而不加遣送嗎？臣張榜曉諭盜賊，説已經殺了幾千人，衹不過虛張聲勢使他們害怕，并不是實情。再説白圭本來曾經親自負責此事，今天的事情又是白圭遺留下來的。早先，朝廷内外發議論的説荆、襄的禍患哪天纔能平息。現在有幸平定了，却流言沸騰，把臣當作話柄。從前東漢的馬援征伐交阯，帶回一車能治療風濕的薏苡藥種，死後蒙受誹謗，薏苡被説成了明珠和有花紋的犀角；三國時曹魏的鄧艾平定巴蜀，由於在善後事宜方面與朝廷有分歧，受政敵攻擊，結果被用囚車徵召還朝。功勛没被載録，自身更無保障。臣有幸際遇聖君明主，希望恩賜老臣退休，不要讓臣做馬、鄧的後繼者。"皇帝下了道温和的詔書答覆他。

八年召還，與李賓協掌院事。後二年拜刑部尚書，尋代圭爲兵部。

八年，被召回，與李賓協同掌管御史臺院事務。兩年後任刑部尚書，不久代替白圭做兵部尚書。

汪直開西廠，恣横，忠屢遭侮不能堪。會大學士商輅等劾直，忠亦倡九卿劾之。奏留中，而西廠遂罷，直深恨之。未幾，西廠復設，直以吴綬爲腹心，綬挾前憾，伺忠益急。忠不自安，乞歸治病。未行，而綬嗾偵事者誣忠罪。給事中郭鏜、御史馮貫等復交章劾忠，事連其子經、太監黄

汪直開辦西廠，恣意横行。項忠屢次遭受侮辱，不能忍受。恰好這時大學士商輅等彈劾汪直，項忠也倡議九位大臣彈劾汪氏。奏本留在了宫内，皇帝既不批示，也不交臣下討論，而西廠就此被撤銷，汪直非常痛恨。没有多少時候，西廠重新開設，汪直用吴綬做心腹，吴綬懷持從前的積怨，伺機尋找項忠的過錯更爲急切。項忠自己感到不安，請求歸家治病。還未成行，而吴綬

賜、興寧伯李震、彰武伯楊信等。詔法司會錦衣衛廷鞫，忠抗辯不少屈。然衆知出直意，無敢爲之白者，竟斥爲民，賜與震等亦得罪。直敗，復官，致仕。家居二十六年，至弘治十五年乃卒，年八十二。贈太子太保，謚襄毅。

嗾使偵探情況的人誣告項忠有罪。給事中郭鏜、御史馮貫等又輪番上奏章彈劾項忠，事情牽連到他的兒子項經、太監黄賜、興寧伯李震、彰武伯楊信等人。皇帝下詔命司法部門會同錦衣衛在朝廷中審訊，項忠竭力申辯，没有絲毫屈服。但大家知道事情出於汪直的旨意，所以没有敢替他辯白的，最後被貶斥爲平民，黄賜與李震等也被判了罪。汪直倒臺後，恢復官職，然後就辭職回家。在家住了二十六年，到弘治十五年纔去世，享年八十二歲。朝廷贈他太子太保的官銜，謚號是襄毅。

忠倜儻多大略，練戎務，强直不阿，敏於政事，故所在著稱。

項忠爲人灑脱不受禮法拘束，富於高遠的謀略，熟悉軍務，剛正不阿，在行政事務方面十分敏捷，所以到處聞名。

子經，經子錫，錫子治元，皆舉進士。經，江西參政。錫，南京光禄寺卿。治元，員外郎。

兒子項經，項經的兒子項錫，項錫的兒子治元，都中進士。項經，是江西參政。項錫，是南京光禄寺卿。治元，是員外郎。

韓雍

韓雍，字永熙，長洲人。正統七年進士。授御史。負氣果敢，以才略稱。録囚南畿。碭山教諭某笞膳夫，膳夫逃匿，父訴教諭殺其子，取他尸支解以證。既誣服，雍踪迹得之，白其冤。出巡河道。已，巡按江西，黜貪墨吏五十七人。廬陵、太和盗起，捕誅之。

韓雍，字永熙，長洲人。正統七年進士。授官御史。傲氣果敢，以才能謀略著稱。在南畿審核記録罪犯案狀，有碭山教諭某某打伙夫，伙夫逃亡而躲了起來，伙夫的父親便控告教諭殺了他兒子，并拿其他人的尸體支解了來作證據。教諭已經被誣告而屈服，韓雍追查踪迹查得事情真相，昭雪了他的冤獄。出外巡視河道。巡視結束，又巡按江西，罷黜了貪污而有劣績的官吏五十七人。廬陵、太和盗賊起事，進行了抓捕誅殺。

十三年冬，處州賊葉宗留自福建轉犯江西。官軍不利，都督僉事陳榮、指揮劉真遇伏死。詔雍及鎮守侍郎楊寧督軍民協守。會福建巡按御史汪澄牒鄰境會討賊鄧茂七，俄以賊議降，止兵。雍曰："賊果降，退未晚也。"趣進，賊已叛，澄坐得罪死。人以是服雍識。

十三年冬季，處州盗賊葉宗留從福建轉移進犯江西。官軍圍剿不順利，都督僉事陳榮、指揮劉真遭伏擊而死。朝廷詔令韓雍以及鎮守侍郎楊寧指揮軍民協同守衛。恰在此時福建巡按御史汪澄發公文要求相鄰境地的官府聯合討伐盗賊鄧茂七，轉眼又因爲盗賊準備投降，停止發兵。韓雍説："盗賊果真投降了，再撤退也不晚。"趕着進兵，而盗賊已經反叛，汪澄因罪而被處死。人們因此佩服韓雍的見識。

景泰二年擢廣東副使。大學士陳循薦爲右僉都御史，代楊寧巡撫江

景泰二年，被提拔爲廣東副使。大學士陳循推薦他做右僉都御史，代替楊寧巡撫江西。因年

西。歲饑，奏免秋糧。劾奏寧王不法事，王府官皆得罪。時雍年甫三十，赫然有才望，所規畫措置，咸可爲後法。

成不好而引起饑荒，上奏要求免徵秋糧。又上奏彈劾寧王的不法行爲，王府官員都被判了罪。當時韓雍年方三十，便赫然有才幹與聲望，他所設計安排的事情，都可以爲後人效法。

天順初，罷天下巡撫官，改山西副使。寧王以前憾劾其擅乘肩輿諸事，下獄，奪官。起大理少卿。尋復爲右僉都御史，佐寇深理院事。石亨既誅，錦衣指揮劉敬坐飯亨直房，用朋黨律論死。雍言："律重朋黨，謂阿比亂朝政也。以一飯當之，豈律意。且亨盛時，大臣朝夕趨門，不坐，獨坐敬何也？"深嘆服，出之。母憂，起復。四年，巡撫宣府、大同。七年議事入覲，帝壯其貌，留爲兵部右侍郎。

天順初年，朝廷撤銷天下巡撫官，韓雍改任山西副使。寧王因爲從前的積怨，彈劾他擅自乘坐衹有在京三品以上官員纔有資格乘坐的轎子，以及其他幾件事，官方將他投入監獄，免去了官職。後來重新起用爲大理少卿。不久又做右僉都御史，輔佐寇深處理御史臺院事務。石亨被處死後，錦衣指揮劉敬因爲曾經在宮中值勤的房裏請石亨吃過飯，被套用有關朋黨的法律條文而判死罪。韓雍說："法律重處朋黨，是說相互勾結擾亂朝廷政事。因爲一頓飯便要擔當此罪，哪是法律的本意。再說石亨得勢的時候，大臣早晚趕去門下請安，不判那些大臣的罪，惟獨判劉敬，這是爲什麽？"寇深感嘆折服，便放了劉敬。韓雍的母親去世，依循禮儀中止任官回家守孝，朝廷又命他停止服喪恢復官職。四年，巡撫宣府、大同。七年，因爲討論國事入宮進覲，皇帝感到他相貌雄壯，便留他做兵部右侍郎。

憲宗立，坐學士錢溥累，貶浙江左參政。廣西瑶、僮流剽廣東，殘破郡邑殆遍。成化元年正月大發兵，拜都督趙輔爲總兵官，以太監盧永、陳瑄監其軍。兵部尚書王竑曰："韓雍才氣無雙，平賊非雍莫可。"乃改雍左僉都御史，贊理軍務。

憲宗登位，因爲受學士錢溥案子的牽連，貶任浙江左參政。廣西瑶、僮少數民族流竄劫掠廣東，殘害破壞了幾乎所有的城鄉。成化元年正月，朝廷大舉發兵，任都督趙輔爲總兵官，用太監盧永、陳瑄監督部隊。兵部尚書王竑說："韓雍才幹氣度舉世無雙，平定叛賊非要有韓雍不可。"於是朝廷改任韓雍爲左僉都御史，協助處理軍務。

雍馳至南京，集諸將議方略。先是，編修丘濬上書大學士李賢，言賊在廣東者宜驅，在廣西者宜困。欲宿兵大藤峽，扼其出入，蹂其禾稼，期一二年盡賊。賢善之，獻於朝，詔録示諸將。諸將主其說，請令游擊將軍和勇率番騎趨廣東，而大軍直趨廣西，分兵撲滅。雍曰："賊已蔓延數千里，而所至與戰，是自敝也。當全師直搗大藤峽。南可援高、肇、雷、

韓雍迅速趕到南京，召集各位將領商議進攻戰略。在此之前，編修丘濬上書給大學士李賢，說盜賊在廣東的應當驅逐，在廣西的應當圍困。想屯兵大藤峽，控制盜賊的出入，同時踐毀他們的莊稼，可望在一兩年内消滅盜賊。李賢認爲這計劃不錯，將它獻給朝廷，皇帝下詔收録了給各位將領看。各位將領主張這個計劃，請求朝廷下令游擊將軍和勇率領專門負責緝捕罪犯的騎兵趕赴廣東，而大軍直奔廣西，分兵撲滅叛亂。韓雍說："盜賊已經蔓延了幾千里，而我軍到一處便

廉，東可應南、韶，西可取柳、慶，北可斷陽峒諸路。首尾相應，攻其腹心，巢穴既傾，餘迎刃解耳。舍此不圖，而分兵四出，賊益奔突，郡邑益殘，所謂救火而噓之也。”衆曰“善”。輔亦知雍才足辦賊，軍謀一聽雍。

跟他們交戰，這是自我消耗。應當集中全部軍隊直搗大藤峽。南面可以用高州、肇慶、雷州、廉州四處的兵力作援手，東面可以與南雄、韶州二府的部隊相接應，西面可以藉取柳州、慶遠的勢力，北面可以阻斷陽峒等幾條通道。首尾相互呼應，進攻盜賊的心腹，巢穴已經傾倒，其餘的叛賊便可迎刃而解了。丟開這種辦法不加考慮，而分兵四出，那盜賊就會更加奔走出擊，城鄉就會更加殘破，那是所謂救火却朝火吹氣了。”衆將領說：“對。”趙輔也知道韓雍的才能足以對付盜賊，軍事謀略一切都聽從韓雍。

雍等遂倍道趨全州。陽峒苗掠興安，擊破之。至桂林，斬失機指揮李英等四人以徇。按地圖與諸將議曰：“賊以修仁、荔浦爲羽翼，當先收二縣以孤賊勢。”乃督兵十六萬人，分五道，先破修仁賊，窮追至力山，擒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級。荔浦亦定。

韓雍等便兼程趕赴全州。陽峒的苗人擄掠興安，出擊攻破了他們。到桂林，對貽誤軍機的指揮李英等四個人斬首示衆。根據地圖與各位將領商議說：“盜賊憑修仁、荔浦做羽翼，應當先行收復二縣使盜賊在形勢上陷於孤立。”於是指揮兵卒十六萬人，分五路，首先攻破修仁的盜賊，窮追不捨到力山，抓獲一千二百多人，斬首七千三百級。荔浦也隨後平定。

十月至潯州，延問父老，皆曰：“峽，天險，不可攻，宜以計困。”雍曰：“峽延廣六百餘里，安能使困。兵分則力弱，師老則財匱，賊何時得平。吾計決矣。”遂長驅至峽口。儒生、里老數十人伏道左，願爲嚮導。雍見即罵曰：“賊敢紿我！”叱左右縛斬之，左右皆愕。既縛，而袂中利刃出。推問，果賊也。悉支解刳腸胃，分挂林箐中，累累相屬。賊大驚曰：“韓公天神也。”

十月，到潯州，召請詢問父老，父老都說：“峽谷是天險，不可强攻，最好用計謀加以圍困。”韓雍說：“峽谷連綿廣闊有六百多里，怎能使盜賊被圍困。分兵則力量薄弱，部隊久戰則財力匱乏，盜賊什麽時候纔能平定。我的方案已經確定了。”於是便長驅直入來到峽口。有儒生、里中父老幾十人伏在道旁，願爲官軍作嚮導。韓雍見了便罵道：“盜賊竟敢騙我！”厲聲下令左右隨從將他們捆綁起來斬首，左右隨從都很驚愕。待綁起來後，這些人衣服裏所藏的鋒利凶器便露了出來。追究審問，果然是盜賊。便全部支解身體，剖割腸胃，分別吊挂在大竹林裏，重重叠叠地連在一起。盜賊大爲震驚，說：“韓公真是天神！”

雍令總兵官歐信等爲五哨，自象州、武宣攻其北；身與輔督都指揮白全等爲八哨，自桂平、平南攻其南；參將孫震等爲二哨，從水路入；而别分兵守諸隘口。賊魁侯大狗等大懼，先移其累重於桂州橫石塘，而立柵

韓雍命令總兵官歐信等人組建五個“哨”的軍隊編制，從象州、武宣進攻盜賊的北面；自己與趙輔督令都指揮白全等爲八個“哨”，從桂平、平南進攻盜賊的南面；參將孫震等爲兩個“哨”，從水路進軍；而另外又分兵把守各關隘道口。盜賊首領侯大狗等大爲驚恐，先把他們家眷財産轉

南山，多置滚木、礌石、鏢槍、藥弩拒官軍。

移到桂州的橫石塘，然後設立栅欄於南山，放置了許多滚木、石塊、鏢槍和帶毒藥的弓箭來抗拒官軍。

十二月朔，雍等督諸軍水陸并進，擁團牌登山，殊死戰。連破石門、林峒、沙田、古營諸巢，焚其室廬積聚，賊皆奔潰。伐木開道，直抵橫石塘及九層樓諸山。賊復立栅數重，憑高以拒。官軍誘賊發矢石，度且盡，雍躬督諸軍緣木攀藤上。别遣壯士從間道先登，據山頂舉炮。賊不能支，遂大敗。先後破賊三百二十四寨，生擒大狗及其黨七百八十人，斬首三千二百有奇，墜溺死者不可勝計。峽有大藤如虹，横亘兩厓間，雍斧斷之，改名斷藤峽，勒石紀功而還。分兵擊餘黨，鬱林、陽江、洛容、博白次第皆定。

十二月初一，韓雍等指揮各部隊水陸并進，持圓形盾牌登山，拼死戰鬥。接連攻破石門、林峒、沙田、古營幾個盜賊巢穴，焚燒了他們的居室和積聚的物品，盜賊都奔逃潰散。砍伐樹木開闢道路，一直通到橫石塘以及九層樓等幾座山。盜賊又設立了栅欄許多層，憑藉較高地勢來抗拒。官軍引誘盜賊發箭石，估算着即將發完，韓雍便親自指揮各部兵卒爬樹攀藤而上。另外又派遣身强力壯的戰士從小路先行登山，占領山頂架起石炮。盜賊不能支撑，於是大敗。這樣先後破賊三百二十四寨，活捉大狗及其同夥七百八十人，斬首三千二百多人，墜落山下和溺水而死的不可計數。峽間有一大藤像彩虹一樣，横亘在兩座山崖之間，韓雍用斧頭砍斷了它，改峽名爲斷藤峽，雕刻石碑記録功業，然後還師。分兵襲擊殘餘的盜賊團夥，鬱林、陽江、洛容、博白相繼都被平定。

帝大喜，賜敕嘉勞，召輔等還，遷雍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雍乃散遣諸軍，以省饋餉，而遺孽侯鄭昂等遂乘虚陷潯州及洛容、北流二縣。雍被劾引罪，帝宥之。雍益發兵撲討。時諸賊所在蜂起，思恩、潯、賓、柳城悉被擾掠。流劫至廣東，欽、化二州皆應時破殄。

皇帝非常高興，頒賜敕命，嘉獎慰勞，召趙輔等回京，升韓雍爲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韓雍於是遣散各路軍兵，以節省軍餉，而殘餘孽賊侯鄭昂等便乘虚攻陷了潯州以及洛容、北流二縣。韓雍被彈劾，自認有罪，皇帝寬恕了他。韓雍又發兵突擊進討。當時盜賊到處似蜂飛起，思恩、潯、賓、柳城全受到騷擾劫掠。盜賊流竄劫掠到廣東，欽、化二州都立即受到破壞與糟蹋。

四年春，雍以兩廣地大事殷，請東西各設巡撫，帝可之。命陳濂撫廣東，張鵬撫廣西，而雍專理軍事。尋以憂歸。明年，兩廣盜復起，僉事陶魯言："兩廣地勢錯互，當如臂指相使，不可離析。近賊犯廣西，臣與廣東三司議調兵，匝月未决，盜賊無所憚。乞仍命大臣總督便。"會僉事林錦、巡按御史龔晟亦以爲請。乃罷兩巡撫，而起復雍右都御史，總督如

四年春季，韓雍因爲兩廣地大事多，請求東西各設巡撫，皇帝同意了他的提議。命令陳濂巡撫廣東，張鵬巡撫廣西，而韓雍專門處理軍事事務。不久因爲父親去世，依照禮節中止任官回家守孝。第二年，兩廣盜賊又挑起動亂，僉事陶魯説："兩廣地勢互相交錯，應當像手臂跟手指那樣相互協調，不可以離開拆散。近來盜賊進犯廣西，臣與廣東的都指揮使、布政使、按察使三司商議調兵，轉了一個月都没能决定下來，盜賊無所忌憚。請仍然任命大臣總督爲便。"恰在這時

故。又明年正月，雍疏辭新命，乞終制，不許。雍抵任，遣參將張壽、游擊馮昇等分道討賊，忻州八寨蠻及諸山瑶、僮掠州縣者，皆摧破之。蠻民素懾雍威，寇盜寖息。

九年，柳、潯諸蠻復叛，參將楊廣等俘斬九百人。方更進，而賊破懷集縣。兵部劾雍奏報不實。廣西鎮守中官黄沁素憾雍抑己，因訐雍，且言其貪欲縱酒，濫賞妄費。帝遣給事中張謙等往勘，而廣西布政使何宜、副使張斆銜雍素輕己，共醞釀其罪。謙還奏，事虚實交半，竟命致仕去。

雍洞達闓爽，重信義。撫江西時，請追謚文天祥、謝枋得。詔謚天祥忠烈、枋得文節。有雄略，善斷，動中事機。臨戰，率躬親矢石，不目瞬。自奉尊嚴，三司皆長跪白事。軍門設銅鼓數十，儀節詳密。裨將以下，繩柙無所假。兩地鎮守宦官素驕恣，亦惕息無敢肆。疾惡嚴，坦中不爲崖岸，揮斥財帛不少惜。故雖令行禁止，民得安堵，而謗議亦易起。爲中官所齮齕，公論皆不平。兩廣人念雍功，尤惜其去，爲立祠祀焉。家居五年卒，年五十七。正德間，謚襄毅。

初以軍功予一子錦衣百户，雍以授其弟睦。至是，録一子國子生。

僉事林錦、巡按御史龔晟也提出了同樣的請求，朝廷便撤銷東西兩個巡撫，而讓韓雍中止服喪，擔任右都御史，像從前一樣總督兩廣。再下一年的正月，韓雍上疏辭去最新的任命，請求讓他依禮續完守喪期限，没被允許。韓雍抵達任上，派遣參將張壽、游擊馮昇等分路討伐盜賊，忻州八寨的蠻人以及各山的瑶人、僮人中搶掠州縣的，都被摧毁攻破。蠻人一向震懾於韓雍的威名，寇盜於是平息。

九年，柳、潯幾處的蠻人又發動叛亂，參將楊廣等俘虜斬首了九百人。剛要進一步進攻，盜賊却攻破了懷集縣。兵部彈劾韓雍奏報不實。廣西鎮守太監黄沁一向懷恨韓雍，認爲韓雍壓制自己，藉此便揭發韓雍的隱私，并説他貪欲縱酒，濫賞妄費。皇帝派遣給事中張謙等前往勘查，而廣西布政使何宜、副使張斆怨恨韓雍平素輕視自己，一起不斷搜羅他的罪過。這樣張謙回京奏報朝廷，有關韓雍的情况便虚實參半，最後韓雍被命令辭職離去。

韓雍豁達豪爽，頗重信義。巡撫江西的時候，請求追封謚號給文天祥、謝枋得。朝廷下詔天祥謚號爲忠烈、枋得爲文節。韓雍又有雄大的謀略，善於判斷事物，一發便中事情的要害。逢到戰鬥，總是親身冒箭石，不眨一下眼。自我規範方面講求尊嚴，所屬三司都直身跪着禀報事情。軍門口設有銅鼓幾十面，禮儀環節詳細周密。副將以下，没有隨意行使軍法和囚禁罪犯的權力。兩地鎮守宦官一向驕横恣意，但在韓雍面前也非常恐懼而不敢放肆。非常痛恨邪惡，心中坦蕩不設城府，散發錢財玉帛没有絲毫的可惜。所以雖然令行禁止，百姓得以安居，而誹謗毁議也容易生起。被太監所中傷，輿論都替他抱不平。兩廣人懷念韓雍的功績，尤爲惋惜他的離職，給他建立了祠廟祭祀他。在家住了五年後去世，享年五十七歲。正德年間，封謚號爲襄毅。

起初因爲軍功給一個兒子錦衣百户的官銜，韓雍將它授予自己的弟弟韓睦。到這時，録取他的一個兒子爲國子監的生員。

余子俊

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父祥，户部郎中。子俊舉景泰二年進士，授户部主事，進員外郎。在部十年，以廉幹稱。出爲西安知府。歲饑，發廪十萬石振貸。區畫以償，官不損而民濟。

成化初，所司上治行當旌者，知府十人，而子俊爲首。以林聰薦，爲陝西右參政，歲餘擢右布政使。六年轉左，調浙江。甫半載，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先是，巡撫王鋭請沿邊築墻建堡，爲久遠計，工未興而罷。子俊上疏言："三邊惟延慶地平易，利馳突。寇屢入犯，獲邊人爲導，徑入河套屯牧。自是寇顧居内，我反屯外，急宜於沿邊築墻置堡。况今舊界石所在，多高山陡厓。依山形，隨地勢，或鏟削，或壘築，或挑塹，綿引相接，以成邊墻，於計爲便。"尚書白圭以陝民方困，奏緩役。既而寇入孤山堡，復犯榆林，子俊先後與朱永、許寧擊敗之。

是時，寇據河套，歲發大軍征討，卒無功。八年秋，子俊復言："今征套士馬屯延綏者八萬，芻茭煩内地。若今冬寇不北去，又須備來年軍資。姑以今年之數約之，米豆需銀九十四萬，草六十萬。每人運米豆六斗、草四束，應用四百七萬人，約費行資八百二十五萬。公私煩擾至此，安得不變計。臣前請築墻建堡，詔事寧舉行。請於明年春夏寇馬疲乏時，役陝西運糧民五萬，給食興工，期兩月畢事。"圭猶持前議阻之。帝是子俊言，命速舉。

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父親名祥，是户部郎中。子俊考取景泰二年進士，授官户部主事，晋升爲員外郎。在户部十年，以廉潔幹練著稱。外任爲西安知府。逢年歲饑荒，開糧倉撥十萬石糧賑濟借貸。制定了計劃來抵償，官府不受損失而百姓又得到救助。

成化初年，有關官員上報政績應當旌表的人，知府有十人，而子俊是第一名。因爲林聰推薦，做了陝西右參政，年餘提升爲右布政使。六年轉任左布政使，并調赴浙江。纔過了半年，又拜官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在此之前，巡撫王鋭請求沿邊疆築墻建堡，爲長遠打算，工程没有開始便作罷了。子俊上疏説："邊疆各地衹有延慶地勢平坦，有利於奔馳突入。敵寇屢次進犯，獲得邊疆人做嚮導，便徑直進入河套來屯居畜牧。從此敵寇自顧住在河套之内，我方反而屯守在河套以外，應該趕快在沿邊疆地帶築墻設堡。况且現在舊的界石所在的地方，多是高山陡崖。依順山形，隨着地勢，有的鏟削，有的壘築，有的挖溝，綿延着互相連接起來，築成邊墻，在設計方面也方便。"尚書白圭因爲陝西百姓正生活艱難，上奏暫緩徵發民役。隨後敵寇進入孤山堡，又侵犯榆林，子俊先後與朱永、許寧打敗了他們。

這個時候，敵寇占據河套，朝廷每年發大軍征討，最終還是没有成效。八年秋季，子俊又説："現在征討河套敵寇的士兵軍馬屯集在延綏的有八萬，供應牲口吃的乾草要煩擾内地。如果今年冬季敵寇不敗北離去，又必須準備來年的軍用資金。就姑且用今年的數字估算一下，米豆需花費銀兩九十四萬，草需花費銀兩六十萬。每人運米豆六斗、草四束，就應該用四百零七萬人，大約要花費行動資金八百二十五萬。公私受煩擾到這種程度，怎麼能不改變一下計策。臣從前請求築墻建堡，朝廷下詔等事情安定了舉行。就請在明年春夏時節敵寇兵馬疲乏的時候，徵用陝西運糧百姓五萬人，供給他們食物，讓他們開工，預計兩個月完事。"白圭還是堅持先前的主張阻

撓這項工程。皇上贊同子俊的建議，命令迅速行動。

子俊先用軍功進左副都御史。明年，又用紅鹽池擣巢功，進右都御史。寇以擣巢故遠徙，不敢復居套。内地患稍息，子俊得一意興役。東起清水營，西抵花馬池，延袤千七百七十里，鑿崖築墻，掘塹其下，連比不絶。每二三里置敵臺崖寨備巡警。又於崖寨空處築短墻，横一斜二如箕狀，以瞭敵避射。凡築城堡十一，邊墩十五，小墩七十八，崖寨八百十九，役軍四萬人，不三月而成。墻内之地悉分屯墾，歲得糧六萬石有奇。十年閏六月，子俊具上其事，因以母老乞歸，慰留不許。

子俊起先因爲軍功晋升左副都御史。第二年，又因爲在紅鹽池擣毁敵寇巢穴的戰鬥中有功，晋升右都御史。敵寇因爲被擣了老巢所以遷居遠方，不敢再住在河套。内地兵患漸漸平息，子俊得以一心開辦工役。東起清水營，西至花馬池，綿延廣袤一千七百七十里，開鑿山崖建築邊墻，在墻下邊又挖掘了壕溝，相連并列没有盡頭。每隔二三里設置敵臺崖寨以備巡視警戒。又在崖寨空缺的地方建造了短墻，横一道斜二道就好像簸箕的形狀，用來瞭望敵情，躲避射擊。一共建築了城堡十一個，邊防墩臺十五個，小墩七十八個，崖寨八百一十九座，徵用軍兵四萬人，不到三個月便竣工了。邊墻以内的地方都分區屯墾，每年收穫到糧食六萬石還多。十年閏六月，子俊詳細地上報了這件事，然後以母親年老爲理由請求辭職還鄉，皇上安慰并挽留了他，不許他辭職。

初，延綏鎮治綏德州，屬縣米脂、吴堡悉在其外。寇以輕騎入掠，鎮兵覺而追之，輒不及，往往得利去。自子俊徙鎮榆林，增衛益兵，拓城置戍，攻守器畢具，遂爲重鎮，寇抄漸稀，軍民得安耕牧焉。

起初，延綏鎮治所設在綏德州，屬縣米脂、吴堡都在它的外邊。敵寇用輕裝騎兵衝進來劫掠，鎮兵發覺了再去追擊，總是趕不上，而敵寇往往獲利而去。自從子俊把鎮的治所遷到榆林，增加了衛所，加强了兵力，開拓城堡，設置戍衛，進攻與防守的兵器一應俱全，於是延綏成了重鎮，敵寇打劫也逐漸稀少，軍民得以安心耕作畜牧了。

十二年十二月移撫陝西。子俊知西安時，以居民患水泉鹹苦，鑿渠引城西灞河入灌，民利之。久而水溢無所泄。至是，乃於城西北開渠泄水，使經漢故城達渭。公私益便，號余公渠。又於涇陽鑿山引水，溉田千餘頃。通南山道，直抵漢中，以便行旅。學校、公署圮者悉新之。奏免岷、河、洮三衛之戍南方者萬有奇。易置南北之更戍者六千有奇，就戍本土。岷州栗林羌爲寇，子俊潛師設伏擊走之。

十二年十二月改任巡撫陝西。子俊任西安知府的時候，因爲居民受水泉鹹苦的困擾，便開鑿水渠引來城西的灞河水進城灌溉，百姓大爲受益。時間久了水過於滿而没有地方可以流出。到這時，便又在城西北面開鑿水渠泄水，讓這泄出的水流經過漢代舊城而流到渭水。公私都更加便利，號稱余公渠。又在涇陽鑿山引水，灌溉田地一千多頃。打通南山的道路，一直通到漢中，用以方便人們出行。學校、公府房屋坍塌的都整修一新。上奏免除岷、河、洮三個衛所戍守的南方人一萬有餘。調派南北方輪番戍邊的人六千有餘，讓他們戍守自己的家鄉。岷州栗林的羌人

做寇賊之事，子俊秘密派部隊設下埋伏把他們打跑。

十三年召爲兵部尚書。奏申明條例十事，又列上軍功賞格，由是中外有所遵守。緬甸酋卜剌浪欲奪思洪發貢章地，設詞請於朝。子俊言不宜許，乃諭止之。貴州巡撫陳儼等以播州苗竊發，請調湖廣、廣西、四川兵五萬，合貴州兵會剿。子俊言賊在四川，而貴州請討，是邀功也，奏寢其事。初，子俊論陳鉞掩殺貢夷罪，帝以汪直故宥之。鉞多方構子俊於直，會母憂歸，得免。

十三年召入爲兵部尚書。上奏强調明確條例的十件事，又依次序上報軍功應該奬賞的規格，由此朝廷内外有了可以遵守的格式。緬甸土酋卜剌浪想要奪取思洪發貢章的地方，準備了一套説法向朝廷請求。子俊説不應該允許這一請求，朝廷便告諭制止了卜剌浪的企圖。貴州巡撫陳儼等因爲播州的苗人暗中生事，請求調遣湖廣、廣西、四川兵五萬人，加上貴州兵會同剿敵。子俊説賊寇在四川，而貴州却來請求討伐，這是邀功，上奏建議不睬此事。起初，子俊揭發陳鉞趁人不備突然殺害來朝進貢的夷人之罪，皇上因爲汪直的緣故寬恕了他。陳鉞爲此想了許多主意在汪直跟前詆毁子俊，恰在這時子俊母親去世，循禮回家守孝，纔得以免受禍害。

子俊之築邊墻也，或疑沙土易傾，寇至未可恃。至十八年，寇入犯，許寧等逐之。寇扼於墻塹，散漫不得出，遂大衄，邊人益思子俊功。

子俊建築邊墻，有人懷疑墻體爲沙土容易傾倒，敵寇來到不能做依靠。到十八年，敵寇入境侵犯，許寧等驅逐他們。敵寇被邊墻濠溝圍困，散漫不能出來，便大敗。邊疆的人們由此更加懷念子俊的功績。

服闋，拜户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二十年命兼左副都御史，總督大同、宣府軍務。其冬還朝。明年正月，星變，陳時弊八事，帝多采納。未幾，復出行邊。

服喪期滿，拜職户部尚書，不久加太子太保。二十年命他兼任左副都御史，總督大同、宣府軍務。這年冬季回到朝廷。第二年正月，星象發生變異，就陳述當時的弊端八件事，皇上采納了許多。不久，又外出巡視邊疆。

初，子俊巡歷宣、大，請以延綏邊墻法行之兩鎮，因歲歉而止。比復出，鋭欲行之。言東起四海冶，西抵黄河，延袤千三百餘里，舊有墩百七十，應增築四百四十，墩高廣皆三丈，計役夫八萬六千，數月可成。詔明年四月即工。然是時，歲比不登，公私耗敝，驟興大役，上下難之。子俊又欲責成於邊臣，而已不親其事，謗議由是起。至冬，疏請還京。帝入蜚語，命改左都御史，巡撫大同。中官韋敬讒子俊假修邊多侵耗，又劾子俊私恩怨，易將帥。兵部侍郎阮勤等

起初，子俊巡視宣、大，請求用延綏建邊墻的辦法在兩鎮實行，因爲年歲歉收而中止計劃。等到他再次出巡，鋭意想要實行前計。説東起四海冶，西到黄河，綿延廣闊一千三百多里，舊有墩臺一百七十，應增築四百四十，墩臺的高和寬都是三丈，算來徵用民工八萬六千人，幾個月便可以建成。朝廷下詔第二年的四月動工。但這個時候，年成連着不見豐收，公私都受消耗而凋敝，忽然開辦大規模的勞役，上下都感到爲難。子俊又想讓邊疆守臣負責完成，而自己不親自抓此事，指責非議由此生起。到冬天，上疏請求回京城。皇上聽了流言蜚語，命他改任左都御史，巡撫大同。太監韋敬進讒言説子俊假藉修整邊防

爲白。帝怒，讓勤等。而給事、御史復交章劾，中朝多欲傾子俊。工部侍郎杜謙等往勘，平情按之。還奏易置將帥如勤等言，所費無私。然爲銀百五十萬，米菽二百三十萬，耗財煩民，不得無罪。遂落太子太保，致仕去，時二十二年二月也。

明年正月，兵部缺尚書。帝悟子俊無罪，復召任之，仍加太子太保。孝宗嗣位，以先朝老臣，待之彌厚。弘治元年疏陳十事，已，又上邊防七事，帝多允行。明年，疾亟，猶手削奏稿，陳救荒弭盜之策，甫得請而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謚肅敏。

子俊沉毅寡言，有偉略。凡奏疏公移，必自屬草，每夜分方寢。嘗曰："大臣謀國，當身任利害，豈得遠怨市恩爲自全計。"故榆林始事，怨讟叢起，子俊持之益堅，竟以成功，爲數世利。性孝友，居母憂時，令子寘毋會試，曰："雖無律令，吾心不忍也。"當蔭子，移以蔭弟。

子寰，舉進士，終户部員外郎。寘，就武蔭爲錦衣千户，終指揮同知。曾孫承勛、承業，皆進士。承勛，翰林修撰。承業，雲南僉事。

阮勤

阮勤，本交阯人，其父内徙，占籍長子。勤舉景泰五年進士，歷台州知府。清慎有惠政，賜誥旌異。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築墩臺十四所，治垣塹三十餘里。歲饑，奏免七府租

多有侵吞耗費，又彈劾子俊私懷恩怨，調换將帥。兵部侍郎阮勤等替他辯白。皇上發了怒，責備阮勤等人。而給事、御史又輪流上奏章彈劾，朝中之人多半想要扳倒子俊。工部侍郎杜謙等前往調查，公平合理地處理了此事。還朝上奏説調换將帥之事就像阮勤等説的一樣，所花費的没有中飽私囊。但用銀一百五十萬，米菽二百三十萬，耗費財物，擾煩百姓，不能算無罪。於是削去太子太保，辭職離去，這時是二十二年二月。

第二年正月，兵部缺尚書。皇上醒悟而覺得子俊没有罪，便又召他回來任命他爲兵部尚書，仍加太子太保。孝宗嗣位，因爲是先朝老臣，對待他更加優厚。弘治元年上疏陳述十件事，結束之後，又上奏邊防七事，皇帝大多允許實行。第二年，子俊病勢危重，還親手修改奏稿，陳述救荒滅盜的對策，剛向朝廷提出而去世，享年六十一歲。朝廷贈他太保的官銜，謚號爲肅敏。

子俊沉着堅毅，寡言少語，有非凡的才略。凡遇奏疏及公府移文，他必定親自起草，每天都要到半夜纔就寢。他曾説："大臣爲國家出謀劃策，應當親身擔當利害，怎麽能遠避仇怨邀買人情爲保全自己作打算。"所以榆林開始行事，怨言詆毁到處生起，子俊堅持自己的主張更爲堅決，最終得以成功，替幾世人謀得了利益。他天性孝順友愛，在循禮居家爲母親守孝的時候，命兒子余寘不要參加會試，説："雖然没有法律敕令規定服喪期間不得參加考試，我的内心却不想那樣做。"依照規矩可以蔭封兒子做官，但他轉讓給弟弟蔭封做官。

兒子余寰，考取進士，官做到户部員外郎。余寘，獲得武科封蔭任錦衣千户，官做到指揮同知。曾孫承勛、承業，都是進士。承勛，任翰林修撰。承業，任雲南僉事。

阮勤，原本是交阯人，他的父親内遷，落户籍在長子。阮勤考取景泰五年進士，歷任官職至台州知府。在職時清廉謹慎施仁政，朝廷賜誥文旌表了他的卓異行爲。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巡撫陝西。建造墩臺十四座，整治墻溝三十多里。

四十餘萬石。入爲侍郎，調南京刑部。蠻邦人著聲中國者，勤爲最。

逢年歲饑荒，上奏減免七個府的糧租四十多萬石。調入爲侍郎，調赴南京刑部。南蠻邦國之人在中國留下聲名的，阮勤是聲名最大的。

朱英

朱英，字時傑，桂陽人。五歲而孤。力學，舉正統十年進士，授御史。浙、閩盜起，簡御史十三人與中官分守諸府，英守處州。而葉宗留黨四出剽掠，處州道梗。英間道馳至，撫降甚衆，戮賊首周明松等，賊散去乃還。

朱英，字時傑，桂陽人。五歲便成了孤兒。勤奮學習，考取正統十年進士，授官御史。浙、閩盜賊起事，朝廷選派御史十三人與太監分別防守各府，朱英派守處州。而葉宗留的同夥四出打劫搶掠，處州的道路被阻斷了。朱英便從小路快馬趕到，招撫勸降了許多賊人，殺死了盜賊首領周明松等人，盜賊解散離去纔回來。

景泰初，御史王豪嘗以勘陳循争地事，忤循，爲所訐。至是，循草詔，言風憲官被訐者，雖經赦宥，悉與外除。於是豪當改知縣，英言："若如詔書，則凡遭御史抨擊之人，皆將挾仇誣訐，而御史愈緘默不言矣。"章下法司，請如英言，乃復豪職。未幾，出爲廣東右參議。過家省母，橐中惟賜金十兩。抵任，撫凋瘵流亡。立均徭法，十歲一更，民稱便。

景泰初年，御史王豪曾經因爲調查陳循争奪田地的事情，得罪了陳循，被横加攻擊。到這時，陳循起草詔書，説負責風紀的御史臺官員曾被告發過的，即使經過赦免寬恕，也全部給予外任。因此王豪應當改任知縣，朱英説："如果像詔書説的那樣，則凡是遭到御史抨擊的人，都將會挾持私仇誣陷攻擊，而御史會更加緘默不説話了。"這奏章下發給司法部門，有關方面請求照朱英説的辦，於是恢復了王豪的原職。不久，朱英外任爲廣東右參議。經過老家探望母親，行囊中衹有受賞賜而得的黄金十兩。到達任上，撫慰孤病流亡的百姓。又訂立了均徭法，十年一輪换，百姓都稱贊説方便。

天順初，兩廣賊愈熾，諸將多濫殺冒功。巡撫葉盛屬英督察。參將范信誣宋泰、永平二鄉民爲賊，屠戮殆盡，又欲屠進城鄉。英馳訊，悉縱去。信怒，留師不還。英密請於盛，檄信班師，一方始靖。潮州賊羅劉寧等流劫遠近，屢挫官兵。英會師破滅之。還所掠人口數千，别置一營以處婦女，人莫敢犯。

天順初年，兩廣盜賊越來越猖獗，各個將領多濫殺而冒充有功。巡撫葉盛吩咐朱英監督檢查。參將范信誣陷宋泰、永平二鄉百姓是盜賊，把他們屠殺殆盡，又要屠殺進城鄉的人。朱英快馬趕去審訊，把百姓全都放走。范信很怨恨，便留部隊在當地不回來。朱英秘密地請求葉盛，發公文召范信班師還朝，當地這纔安寧。潮州盜賊羅劉寧等流竄打劫遠近各處，屢次挫敗官兵。朱英會同各部隊消滅了他們。放還被掠去的人口幾千，另外設置一個營地用來安置婦女，人們都不敢冒犯。

官參議十年，進右參政。遭母憂。成化初服闋，補陝西。大軍討滿四，英主饋餉有功。歷福建、陝西左、右布政使，皆推行均徭法。十年

任參議十年，晋升爲右參政。遭逢母親去世，回家守孝。成化初年服喪期滿，補任陝西的官員。朝廷大軍討伐滿四，朱英負責後勤供應，有功績。歷官福建、陝西左、右布政使，都推行

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先後陳安邊二十八事。其請徙居戎、安流離、簡貢使，於時務尤切。明年冬，兩廣總督吴琛卒，廷議以英前在廣東有威信，遂以代琛。

均徭法。十年，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巡撫甘肅，先後條陳安定邊疆的二十八件事，其中請求遷徙住在當地的戎人，安撫流離失所者，選擇進貢的使者，對時事尤爲切中。第二年冬季，兩廣總督吴琛去世，朝廷合議，認爲朱英從前在廣東很有威信，便用他代替了吴琛。

自韓雍大征以來，將帥喜邀功，利俘掠，名爲"雕剿"。英至，鎮以寧静，約飭將士，毋得張賊聲勢，妄請用師。招撫瑶、僮效順者，定爲編户，給復三年。於是馬平、陽朔、蒼梧諸縣蠻悉望風附。而荔波賊李公主有衆數萬，久負固，亦遣子納款。爲置永安州處之，俾其子孫世吏目。自是歸附日衆，凡爲户四萬三千有奇，口十五萬有奇。帝甚嘉之。

自從韓雍大肆征伐以來，將帥喜歡邀求功賞，從俘虜劫掠中獲利。名爲"雕剿"。朱英來到，用安寧平静的方式施加壓力，定規矩告誡軍將士兵，不可以大張賊人的聲勢，隨意請求用兵。招撫了瑶、僮族中效順朝廷的人，將他們確定爲編户，給予免除賦税三年。由此馬平、陽朔、蒼梧各縣的蠻人全都聞風歸附朝廷。而荔波盜賊李公主有部衆幾萬人，一向自負頑固，也派兒子來進獻錢款。朱英爲此設立了永安州安置他們，使他們的子孫世代都做吏目。從此歸附的一天比一天多，總共有户數四萬三千有餘，人口十五萬有餘。皇上很是贊賞此事。

鎮守中官與督撫、總兵官坐次，中官居中，總督居總兵官左。時總兵官陳政以伯爵欲抑英居右，英不可，奏乞裁定。命解英總督，止爲巡撫，居政下。尚書余子俊言英招徠功多，當增秩褒賞，乃反削其事權，恐無以鎮諸蠻。乃擢英右都御史仍總督，位次如故。

鎮守太監與督撫、總兵官的坐次，太監居中，總督坐在總兵官的左面。當時總兵官陳政因爲是伯爵，想要降朱英的坐次在自己的右面，朱英不允許，上奏請求皇上裁定。皇上下令解除朱英總督職務，祇做巡撫，坐在陳政的下方。尚書余子俊説朱英招徠蠻人功績很多，應當增加官秩褒獎，却反而削弱了他的行事權力，恐怕無法鎮定住各部蠻族。於是提升朱英爲右都御史仍兼總督，位次還像從前一樣。

田州酋黄明烝其知府岑溥祖母，欲殺溥。溥出走思恩，明因肆屠戮。英將進討，檄溥族人恩城知州岑欽殺明雪耻。欽遂誅明并其族屬，傳首軍門。

田州的部落首領黄明奸淫了當地知府岑溥的祖母，又要殺岑溥。岑溥出逃到思恩，黄明因此肆意屠殺無辜。朱英將要進軍討伐，下檄文給岑溥的同族人恩城知州岑欽殺掉黄明雪洗耻辱。岑欽於是誅殺了黄明與他的族人部屬，割下黄氏首級在軍門内傳告。

英淳厚，然持法無所假借。與市舶中官韋眷忤，眷摭奏英專權玩賊。潯州知府史芳以事見責，亦訐英奸貪欺罔。按皆無驗，乃鐫芳二官，諭眷協和共事。

朱英爲人淳樸厚道，但堅持國法没有寬容的餘地。與市舶太監韋眷鬧矛盾，韋眷撿取瑣事上奏説朱英專權玩弄擊賊的手段。潯州知府史芳因爲曾有事受朱英責備，也攻擊朱英奸詐貪婪欺罔朝廷。經過調查都没有證據，便注銷了史芳的兩項官職，告諭韋眷要協同和睦共事。

十六年，交阯攻老撾，議者恐其內寇，詔問英處置之宜。英對言彼不過爭甌脱耳，諭之當自悔懼。帝從其言，果上表謝。潯、梧、高、廉賊起，偕政等分道擊之，再戰，俘斬甚衆。十九年，桂林平樂蠻攻城殺將，英、政復分兵十二道擊破之。

十六年，交阯進攻老撾，朝廷官員商議恐怕它進犯國內，皇上便下詔問朱英如何處置纔恰當。朱英對答説他們不過是爭奪邊界罷了，警告他們一下就該自己悔悟而害怕了。皇上聽從了他的話，交阯果然給朝廷上表謝罪。潯、梧、高、廉盜賊起事，朱英和陳政等一起分路出擊，打了兩仗，俘虜斬殺了許多賊人。十九年，桂林平樂的蠻人進攻城池殺害軍將，朱英、陳政又分兵十二路打敗了他們。

明年入掌都察院事，尋加太子少保。又明年正月，星變，疏陳八事：請禁邊將節旦獻馬；鎮守中官、武將不得私立莊田，侵奪官地；燒丹符咒左道之人，當置重典；四方分守監槍內官勿進貢品物；罷撤倉場、馬房、上林苑增設內侍；召還建言得罪諸臣；清內府收白糧積弊；治奸民投獻莊田及貴戚受獻者罪。權倖皆不便，執政多持之不行，英造內閣力爭，竟不能盡從也。時流民集京師者多，英請人給米月三斗，幼者半之，報許。其年秋卒。贈太子太保。

第二年入朝掌管都察院的事務，不久又加太子少保。再下一年正月，星象發生變異，朱英上疏條陳了八件事：請禁止邊關將領逢年過節進獻馬匹；鎮守太監、武將不可以私自設置莊田，侵占掠奪官府土地；煉丹念符咒的旁門左道之人應當處以重刑；四方分守監槍的近侍官不要進貢物品；撤銷倉場、馬房、上林苑裏增設的宮內侍者；召回因爲提建議而獲罪的各位臣下；清理內府收受專供宮內的白熟粳米時所存在的積弊；治奸民投獻莊田以及貴戚接受贈獻的人之罪。這些建議對權貴和皇上寵信的官員都很不方便，所以執政閣僚多將它擱在那裏不加實施。朱英到內閣力爭，最終還是不能完全聽從他的意見。當時流民聚集在京城的人很多，朱英請求給每人米每月三斗，小孩減半，朝廷回報允許了。這年秋天朱英去世。贈他爲太子太保。

英爲總督承韓雍、吳琛後。雍雖有大功，恢廓自奉，贈遺過侈，有司困供億，公私耗竭。而琛務謹廉，至英益持清節，僅携一蒼頭之官。先後屢賜璽書、金幣，英藏璽書，貯金幣於庫。其威望不及雍，而惠澤過之。在甘肅積軍儲三十萬兩，廣四十餘萬，皆不以聞。或問之，答曰："此邊臣常分，何足言。"人服其知大體。正德中，追謚恭簡。

朱英做總督，承接於韓雍、吳琛之後。韓雍雖然有大功勞，但散漫無際地自我消費，贈送東西又過於奢侈，有關官員困於供應，公私都耗費殆盡。而吳琛則務求謹慎廉潔，到朱英更加保持清廉的節操，僅帶着一個老年侍從任官。朝廷先後多次賜與璽書、金幣，朱英收藏起璽書，貯存金幣在官庫中，他的威望比不上韓雍，但對地方的恩澤超過了韓雍。在甘肅積存了軍用儲備金三十萬兩，在廣東有四十多萬，都不加張揚。有人問起，他回答説："這是守邊之臣通常的本分，哪足以提起。"人們佩服他明白事務大體。正德年間，追封謚號爲恭簡。

子守孚，進士，刑部郎中。

兒子守孚，是位進士，任刑部郎中。

秦紘

秦紘，字世纓，單人。景泰二年進士。授南京御史。劾治内官傅鎖兒罪，諫止江南采翠毛、魚鱿等使。權貴忌之，蜚語聞。會考察，坐謫湖廣驛丞。

秦紘，字世纓，單縣人。景泰二年考中進士，授官南京御史。彈劾要求治内官傅鎖兒罪，進諫要求停止江南采購翠毛、魚鱿等的差遣。權貴們很忌恨他，放出流言蜚語讓朝廷内外知曉。恰好遇上官員考察，因而被貶爲湖廣驛丞。

天順初，以御史練綱薦，遷雄縣知縣。奉御杜堅捕天鵝暴横，紘執杖其從者，坐下詔獄。民五千詣闕訟，乃調知府谷。憲宗即位，遷葭州知州，調秦州。母喪去官，州人乞借紘，服闋還故任。尋擢鞏昌知府，改西安，遷陝西右參政。岷州番亂，提兵三千破之，進俸一級。

天順初年，因爲御史練綱的推薦，升任雄縣知縣。奉御杜堅捕捉天鵝暴戾横行，秦紘扣留并杖打了他的隨從，因此事根據皇上的命令，被下了監獄。百姓五千人趕到皇宫訴訟，於是調任他爲府谷知縣。憲宗即位，升任葭州知州，又調到秦州。母親去世離職守孝，州民請求借用秦紘，於是服喪期滿後又回到原任上。不久提升爲鞏昌知府，又改到西安任職，接着升任陝西右參政。岷州的番人作亂，帶兵三千打敗了他們，加俸禄一級。

成化十三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奏鎮國將軍奇澗等罪。奇澗父慶成王鍾鎰爲奏辯，且誣紘。帝重違王意，逮紘下法司治，事皆無驗。而内官尚亨籍紘家，以所得敝衣數事奏。帝嘆曰："紘貧一至此耶？"賜鈔萬貫旌之。於是奪奇澗等三人爵，王亦削禄三之一，而改紘撫河南。尋復調宣府。

成化十三年提升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上奏告鎮國將軍奇澗等有罪。奇澗的父親慶成王鍾鎰爲此上奏辯解，并誣陷秦紘。皇上難以違背慶成王的意願，把秦紘逮捕到司法部門治罪，但事情都没有實證。而内官尚亨去抄秦紘的家，把所抄得的破衣服等幾件事上奏。皇上嘆息説："秦紘就窮到了這般地步嗎？"便賜給寶鈔萬貫對他加以表揚。於是削奪了奇澗等三人的爵位，慶成王也削減了俸禄的三分之一，而改任秦紘巡撫河南。不久又調到宣府任職。

小王子數萬騎寇大同，長驅入順聖川，掠宣府境。紘與總兵官周玉等邀擊，遁去。尋入掠興寧口，連戰却之，追還所掠，璽書勞焉。進左僉都御史，巡撫如故。未幾，召還理院事，遷户部右侍郎。萬安逐尹旻，誣紘旻黨，降廣西右參政。進福建左布政使。

小王子的數萬騎兵侵犯大同，長驅直入到順聖川，劫掠宣府境内。秦紘與總兵官周玉等主動出擊，小王子的騎兵逃跑離去。不久敵寇又進犯劫掠興寧口，秦紘率兵連續打了幾仗狙擊敵人，并追回被擄掠的東西，朝廷降璽書加以慰勞。晋升爲左僉都御史，依舊任巡撫。不久，被召回京城處理御史臺院事務，升任户部右侍郎。萬安驅逐尹旻，誣陷説秦紘是尹旻的同黨，秦紘被降職任廣西右參政。後來又晋升爲福建左布政使。

弘治元年以王恕薦，擢左副都御史，督漕運。明年三月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奏言："中官、武將總鎮兩廣者，率縱私人擾商賈，高居

弘治元年因爲王恕的推薦，提升爲左副都御史，督辦漕運。第二年三月晋升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上奏章説："太監、武將總督鎮守兩廣的，大都放縱自己的親信干擾商品交易，抬

私家，擅理公事，賊殺不辜，交通土官爲奸利。而天下鎮守官皆得擅執軍職，受民訟，非制，請嚴禁絶。總鎮府故有賞功所，歲儲金錢數萬，費出無經，宜從都御史勾稽。廣、潮、南、韶多盗，當設社學，編保甲，以絶盗源。"帝悉從其請。恩城知州岑欽攻逐田州知府岑溥，與泗城知州岑應分據其地。紘入田州逐走欽，還溥於府，留官軍戍之，亂遂定。復遣將討平黎賊陵水、瑶賊德慶。

高私人的地位，擅自處理公事，亂殺無辜，勾結土人官吏幹壞事謀利益。而天下鎮守的官員都可以擅自倚仗軍中的職位，受理百姓的訴訟，這不是國家的規矩，請嚴加禁止力求杜絶。總鎮府從前有賞功所，每年儲備金錢幾萬，費用支出没有賬目，應當隨都御史稽查。廣、潮、南、韶多有竊賊，應當設立地方學校，編定保甲，以此杜絶竊賊之源。"皇上都聽從了他的請求。恩城知州岑欽攻打驅逐田州知府岑溥，與泗城知州岑應分占了岑溥的領地。秦紘進入田州趕走岑欽，讓岑溥回到本府，留下官軍戍衛該地，動亂纔得以平定。又派遣軍將討伐平定黎族盗賊陵水、瑶族盗賊德慶。

紘之初莅鎮也，劾總兵官安遠侯柳景貪暴，逮下獄。景亦訐紘，勘無左證，法司當景死。景連姻周太后家，有奥援，訐紘不已。詔并逮紘，廷鞫卒無罪。詔宥景死，奪爵閒住，而紘亦罷歸。大臣王恕等請留紘，不納。廷臣復連章言紘可大用。居數月，起南京户部尚書。十一年引疾去。

秦紘剛莅臨邊鎮的時候，彈劾總兵官安遠侯柳景貪婪暴戾，柳景被捕下獄。柳景也攻擊秦紘，經過調查没有旁證，司法部門判處柳景死刑。但柳景與周太后家連姻，有很深的後援，所以對秦紘不停地攻擊。皇上下詔一并逮捕秦紘，當廷審訊，最後還是證明没有罪。皇上便下詔赦免柳景一死，削奪官爵賦閑家居，而秦紘也罷官回鄉。大臣王恕等請求留任秦紘，没被采納。朝廷臣僚又接連上奏章説秦紘可以委以重用。這樣秦紘在家住了幾個月，被起用爲南京户部尚書。十一年，因爲患病離任。

十四年秋，寇大入花馬池，敗官軍孔壩溝，直抵平凉。言者謂紘有威名，雖老可用。詔起户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制三邊軍務。紘馳至固原，按行敗所。躬祭陣亡將士，掩其骼。奏録死事指揮朱鼎等五人，恤軍士戰歿者家。劾治敗將楊琳等四人罪，更易守將。練壯士，興屯田，申明號令，軍聲大振。

十四年秋季，敵寇大肆入侵花馬池，挫敗官軍於孔壩溝，一直深入到平凉。輿論稱秦紘有威名，雖然年老還可以一用。朝廷便下詔起用他爲户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領統轄各邊疆的軍務。秦紘快馬趕到固原，巡視官軍遭到戰敗的地方，親自祭奠陣亡將士，掩埋他們的遺骸。上奏要求詳細記録死於戰争的指揮朱鼎等五人的業績，撫恤部隊戰士中戰死者的家屬。彈劾并要求治敗將楊琳等四人之罪，調换守邊將領。訓練强壯的戰士，興辦屯田事宜，申明號令，軍隊的名聲大振。

初，寇未入河套，平凉、固原皆内地無患。自孛來住牧後，固原當兵衝，爲平、慶、臨、鞏門户，而城隘民貧，兵力單弱，商販不至。紘乃拓

起初，敵寇還没有進入河套，平凉、固原都是内地，没有可擔憂的。自從孛來進住放牧後，固原正好成了兵争的要衝，是平、慶、臨、鞏幾地的門户，而城市狹小，百姓貧困，兵力單薄弱

治城郭，招徠商賈，建改爲州，而身留節制之。奏言："固原主、客兵止萬八千人，散守城堡二十四。勢分力弱，宜益兵。舊臨、鞏、秦州諸軍歲赴甘、涼備禦。及他方有警，又調兵甘、涼，或發京軍征討。夫京師天下本，邊將手握重兵，而一遇有事輒請京軍，非强幹弱枝之道。請自今京兵毋輕發，臨、鞏、甘、涼諸軍亦宜各還本鎮。但選知兵宿將一二人各守其地，人以戍爲家，軍以將爲命，自樂趨役，而有戰心，計之得者也。"

小，商販都不到那裏去。秦紘於是拓展城郭，招徠商人，建議改行政單位爲州，而親自留下來控制該處。他上奏説："固原本地、外來兵士衹有一萬八千人，分散把守着城堡二十四座。勢力分散力量就弱小，應當增派部隊。從前臨、鞏、秦州各部隊每年赴甘、涼作防禦後備。等到其他地方有敵情警報，又調遣甘、涼的兵力，有時發動京師的部隊征討。京師是天下的根本所在，邊關將領手握重兵，而一旦遇到事情就請求調遣京師部隊，這不是加强主幹削弱枝條的辦法。請從現在起京師部隊不要再輕易遣發，臨、鞏、甘、涼各部隊也應當各自回到本鎮。衹要選派懂軍事的老將一兩個人各守他們的防地，人人以戍衛之處爲家，部隊完全聽從將帥的命令，自然就樂於奔赴戰役，而有戰鬥的心思，這是計劃了可以兑現的辦法。"

紘見固原迤北延袤千里，閒田數十萬頃，曠野近邊，無城堡可依。議於花馬池迤西至小鹽池二百里，每二十里築一堡，堡周四十八丈，役軍五百人。固原迤北諸處亦各築屯堡，募人屯種，每頃歲賦米五石，可得五十萬石。規畫已定，而寧夏巡撫劉憲爲梗。紘乃奏曰："竊見三邊情形，延綏、甘、涼地雖廣，而士馬精强。寧夏怯弱矣，然河山險阻。惟花馬池至固原，軍既怯弱，又墩臺疏遠，敵騎得長驅深入，故當增築墩堡，韋州、豫望城諸處亦然。今固原迤南修築將畢，惟花馬池迤北二百里，當築十堡。而憲危言阻衆，且廢垂成之功。乞令憲制三邊，而改臣撫寧夏，俾得終邊防，於事爲便。"帝下詔責憲，憲引罪，卒行紘策。修築諸邊城堡一萬四千餘所，垣塹六千四百餘里，固原屹爲重鎮。紘又以意作戰車，名"全勝車"，詔頒其式於諸邊。在事三年，四鎮晏然，前後經略西陲者莫及。

秦紘見固原伸展向北綿延廣袤上千里，有閑置田地幾十萬頃，曠野靠近邊界，没有城堡可以依托，便商議在花馬池以西到小鹽池的二百里間，每隔二十里構築一個城堡，城堡周邊四十八丈，徵用軍士五百人。固原延伸往北的各處也分别築造屯堡，招募農人來屯種，每頃田每年徵賦米五石，共可收得五十萬石。規劃已經定好，而寧夏巡撫劉憲從中作梗。秦紘便上奏説："微臣個人觀察各處邊疆的情形，延綏、甘、涼地域雖然廣闊，但兵馬精幹强壯。寧夏與之相比是力量太薄弱了，然而有河山險阻。衹有花馬池到固原，部隊既怯弱，墩臺間隔又疏遠，敵人騎兵得以長驅深入，所以應當增建墩臺城堡，韋州、豫望城各地也同樣。現在固原以南修築城堡即將完工，衹有花馬池以北二百里，還應當修築十座城堡。而劉憲危言聳聽阻止大家做此事，將廢棄行將完成的功業。請命令劉憲統轄各邊防，而改任微臣巡撫寧夏，以便能够完成邊防工事，對行事也方便。"皇上下詔書責備了劉憲，劉憲自認有罪，於是終於實行了秦紘的計劃。這樣一共修築各邊疆城堡一萬四千多處，墻溝六千四百多里，固原由此屹立，成爲重鎮。秦紘又照自己的意圖製作了戰車，名叫"全勝車"，朝廷下詔頒布這

種車的式樣到各個邊關。負責有關事務三年，四處邊鎮平安無事，前後處理西部邊疆事務的沒有人比得上他。

十七年加太子少保，召還視部事。以年老連章力辭，乞致仕。詔賜敕乘傳歸，月廩歲隸如制。明年九月卒，年八十。贈少保，謚襄毅。

十七年加官太子少保，召回京師巡視部院事務。秦紘因爲年老接連上奏章堅決推辭，并請求讓他辭職回鄉。皇上下詔賜予敕文，乘驛車回家，每月供應米糧與每年安排奴僕還照官方的規格。第二年九月去世，享年八十歲。朝廷贈官少保，謚號爲襄毅。

紘廉介絶俗，妻孥菜羹麥飯常不飽。性剛果，勇於除害，不自顧慮，士大夫識與不識稱爲偉人。在兩廣被逮時，方議討後山賊。治軍事畢，從容就道，儀衛騶從不貶損。既逾嶺，始囚服就繫。謂官校曰："兩廣蠻夷雜處，總制體尊，遽就拘執，損國威。今既逾嶺，真囚矣。"其嚴重得體如此。正德五年，劉瑾亂政。紘家奴憾紘婦弟楊瑾，以紘所遺火炮投緝事校尉，誣瑾畜違禁軍器。劉瑾怒，歸罪於紘。籍其家，無所得。言官張九叙、涂敬等復希瑾意劾紘，士類嗤之。

秦紘爲人廉潔狷介，超凡脱俗。妻兒食菜羹麥飯還時常吃不飽。性格剛毅果敢，勇於除害，不考慮自己，士大夫認識他與不認識他的人都稱贊他是偉人。在兩廣被逮捕時，剛在商量討伐後山的盜賊。辦理軍務完畢，纔從容上路，儀仗侍衛和車馬隨從也不加減少。越過山嶺，纔穿上囚服被拘禁。就此對官校説："兩廣蠻夷雜處，統帥的儀表應當有尊嚴，立即就讓戴枷鎖銬，有損國家威信。現在已經翻過山嶺，就是真正的囚犯了。"他的嚴肅莊重處事得體就是這般樣子。正德五年，劉瑾擾亂朝政。秦紘的家奴結怨於秦紘的妻弟楊瑾，拿了秦紘遺留的火炮告發到專門從事緝捕的校尉那裏，誣陷楊瑾私藏違反禁令的兵器。劉瑾發了怒，歸罪於秦紘。便抄了秦家，但没有抄得什麽東西。諫議官張九叙、涂敬等又稟承劉瑾的旨意彈劾秦紘。讀書人對他們都嗤之以鼻。

贊曰：項忠、韓雍皆以文學通籍，而親提桴鼓，樹勛戎馬之場。其應機決勝，成畫遠謀，雖宿將殆無以過，豈不壯哉。賞不酬勞，謡諑繼起，文法吏從而繩其後，功名之士所爲發憤而太息也。余子俊盡心邊計，數世賴之。朱英廉威名粤嶠，秦紘經略著西陲，文武兼資，偉哉一代之能臣矣。

贊曰：項忠、韓雍都靠文學踏上仕途，而親提戰鼓，建功勛於戎馬戰場。他們把握時機，決定勝利，成就計劃，深謀遠慮，即便是宿將大概也没法超過，這難道不是很雄壯麽。而對他們的獎賞不足以酬報他們的功勞，謡言攻擊却相繼生起，玩弄法律的官吏從而在此後對他們繩之以法，功名之士爲此要發憤而嘆息了。余子俊盡心於邊疆防衛的計謀，幾代人依賴他。朱英的清廉與威嚴名聞粤地山川，秦紘辦理邊防事務著名於西部邊疆，文武兼資，真是了不起啊，這些一代有才能的大臣。

明史卷一百七十九

列傳第六十七

羅倫 涂棐 章懋(從子)拯 黃仲昭 莊昶
鄒智 舒芬 崔桐 馬汝驥

羅倫

羅倫，字彝正，吉安永豐人。五歲嘗隨母入園，果落，衆競取，倫獨賜而後受。家貧樵牧，挾書誦不輟。及爲諸生，志聖賢學，嘗曰："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知府張瑄憫其貧，周之粟，謝不受。居父母喪，逾大祥，始食鹽酪。

羅倫，字彝正，吉安永豐人。五歲時曾經跟隨母親進一園子，樹上有果實落下，衆人都競相去拿，羅倫却惟獨等人送給他時纔接受。家裏貧窮要砍柴放牧，他隨身帶着書誦讀，從不間斷。等到入學成爲諸生的時候，立志鑽研聖賢之學，曾說："科舉考試并不能毁壞人，人自我毁壞罷了。"知府張瑄可憐他太窮，用粟米相周濟，他感謝而不肯接受。爲父母服喪，過了兩周年舉行大祥祭禮後，纔開始吃鹽和乳酪。

成化二年，廷試，對策萬餘言。直斥時弊，名震都下。擢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逾二月，大學士李賢奔喪畢，奉詔還朝。倫詣賢沮之，不聽。乃上疏曰：

成化二年，參加廷試，作對策一萬多字。徑直痛斥時弊，名聲震動京城。被選拔爲進士第一，授官翰林修撰。過了兩個月，大學士李賢奔喪結束，奉皇上詔命回朝。羅倫拜訪了李賢，并對李氏不在家守喪的做法進行勸阻，李賢没有理睬。羅倫於是上奏疏說：

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大學士李賢。臣竊謂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繫焉，不可不慎。曩陛下制策有曰："朕夙夜拳拳，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竊謂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在禮，子有父母之喪，君三年不呼其門。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無避，禮歟?"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

臣聽説朝廷援用楊溥的舊事，把服喪期未滿的大學士李賢召回任職。臣私下認爲李賢是大臣，把服喪期未滿的大臣召還任職是大事，綱常風化都與之相關聯，不可以不慎重。往日陛下欽定策書有這樣的話："朕白天黑夜都懷着拳拳之心，想要理正大綱，統領萬件細小之事，使人倫在朝廷明確，風俗在下邊淳厚。"臣個人認爲明確人倫，淳厚風俗，没有比孝更重要的了。根據禮法，做兒子的有父母的喪事，君主三年内不去他家門呼喚。子夏曾經提問："臣子在爲父母服

從其利者，吾弗知也。”陛下於賢，以爲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未之有也。以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所未見也。

喪的三年裏，若遇國家有兵戈戰事不能藉口迴避，這合乎禮儀嗎?”孔子說：“魯公伯禽在服喪期間遇上徐戎作亂，這是國家大事，所以曾經中止服喪，參加征戰。現在在三年喪期内停止服喪，是從有利角度考慮，我不知道這種規定。”陛下對於李賢，是爲了兵戈戰事而讓他奪情起復嗎？然而并没有戰事。因爲李賢是大臣而讓他奪情起復嗎？那又是禮儀中没有見過的。

夫爲人君，當舉先王之禮教其臣；爲人臣，當守先王之禮事其君。昔宋仁宗嘗起復富弼矣，弼辭曰：“不敢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起復劉珙矣，珙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私竊利禄之實。”孝宗不抑其情。此二君者，未嘗以故事强其臣。二臣者，未嘗以故事徇其君。故史册書之爲盛事，士大夫傳之爲美談。無他，君能教臣以孝，臣有孝可移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王黼、史嵩之、陳宜中、賈似道之徒，皆援故事起復。然天下壞亂，社稷傾危，流禍當時，遺譏後代。無他，君不教臣以孝，臣無孝可移於君也。陛下必欲賢身任天下之事，則賢身不可留，口實可言。宜降温詔，俾如劉珙得以言事。使賢於天下之事知必言，言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必行，行必力。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苟知之而不能盡言，言之而不能力行，賢雖起復無益也。

做君主，應當遵奉先王的禮制教導他的臣下；做臣下，應當恪守先王的禮制侍奉他的君主。從前宋仁宗曾經把正在服喪的富弼召回任職，富弼推辭說：“臣不敢遵照過去的事例來成就前代所做的不正確的做法，衹應當根據《禮經》來實行今天所認爲正確的做法。”仁宗最終還是順從了富弼的請求。孝宗曾經要召回正在服喪的劉珙，劉珙推辭說：“臣身在服喪期内，國家又没有邊境寇亂，難以冒用因兵戈戰事召還任職的名目，來行私自竊取利禄之實。”孝宗就没有壓抑他的感情。這兩位君主，不曾用舊有的事例强求他們的臣下。那兩位臣子，也不曾因爲過去有先例而遷就他們的君主。所以史書把它們記録下來，作爲兩件大事，士大夫傳誦它們，當作美談流傳。没有别的原因，衹因爲君主能用孝教導臣下，而臣下有孝心可以轉移爲對君主的忠心。但從那之後，不再有講究禮義的事。王黼、史嵩之、陳宜中、賈似道之流，都援引先例中止服喪回朝任職。然而天下破亂，社稷傾覆遭難，禍害流傳於當時，而留下了譏諷給後代。這没有别的原因，君主不用孝教導臣下，臣也没有孝心可以轉移爲對君主的忠心。陛下一定要李賢親自處理天下事務，那麽李賢的身子不可以留在朝廷裏，嘴實際上還是可以説的。應該頒降一道措詞温和的詔書，使他像劉珙那樣能對國家事務發表意見。讓李賢對於天下的事情知道了就一定説話，説了又一定能完全地表達自己的意思。而陛下對於李賢的話聽到

了就一定有所行動，行動時又一定全力以赴。那麼李賢雖然没有召還奪情任職，也等於召還任職了。假如李賢知道了國事却没能盡情地發表看法，發表了看法皇上又没能盡力實行，李賢即使召還了也没有益處。

且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君，盂也；臣，水也。水之方圓，盂實主之。臣之直佞，君實召之。陛下誠於退朝之暇，親直諒博洽之臣，講聖學君德之要，詢政事得失，察民生利病，訪人才賢否，考古今盛衰，舍獨信之偏見，納逆耳之苦言，則衆賢群策畢萃於朝，又何待違先王之《禮經》，損大臣之名節，然後天下可治哉。

再說，陛下不要認爲朝廷裏没有賢良的臣僚，衆多官員中没有賢明的人士。君主，好像是盛水的盆；臣下，好像是水。水的方圓，其實是由水盆主宰着的。臣下的正直或是奸佞，其實是君主感召的。陛下如果確實能在退朝後的空閑時間内，親近正直誠信學識淵博的大臣，講談聖人之學與君主道德的關鍵所在，考詢政治得失，體察民生的利與弊，咨訪人才的賢明與否，研究古今盛衰的原因，丢棄惟我獨信的偏見，采納逆耳的尖鋭進言，那麼各路賢良策士就全都薈萃於朝廷，又哪裏還要等到違背先王的《禮經》，損害大臣的名節，然後天下纔可以大治呢！

臣伏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爲常典，縉紳以起復爲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何關耶。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服則齊衰。奪情於夫，初無預其妻。奪情於父，初無干其子。今或舍館如故，妻孥不還，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命不許”，雖三尺童子，臣知其不信也。爲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於此哉。爲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枉己者不能直人，忘親者不能忠君。陛下何取於若人，而起復之也。

臣見到近年來，朝廷把奪情召還正在服喪的大臣作爲常規，紳士們把被奪情召還視作有好名聲，在服喪期裏吃稻米穿錦綉衣服的人，接踵而至朝廷，我不知道這等人跟天下大事有什麼關聯。再説兒媳婦對於公婆，服喪也要三年，孫子對於祖父祖母，喪服要穿用粗麻布所製、緝邊縫齊的齊衰喪服。使做丈夫的中止服喪回朝任職，原本并不涉及他的妻子。使做父親的中止服喪回朝任職，原本也不關聯到他的兒子。現在有的人公館裝飾依舊，妻兒也不回家奔喪，却朝天下人宣稱“本來是想要爲亡父母服滿喪期，可朝廷下命令不允許”，這話即使是三尺童孩聽了，我也知道他不會相信。做人父親的盼望他的兒子有所報答的地方，難道預料的是最後到這般地步嗎？做人兒子的用來報答他親人的心腸，難道就殘忍到這般模樣嗎？自己不走正道的不能使别人正直，忘了親人的也不能忠於國君。陛下爲什麼要選擇這類人，把他們從喪期中召還任職。

今大臣起復，群臣不以爲非，且從而贊之。群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成之。上下成俗，混然同流，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朝，致綱常之壞，風俗之弊，一至此極也。願陛下斷自聖衷，許賢歸家持服。其他已起復者，仍令奔喪，未起復者，悉許終制。脫有金革之變，亦從墨衰之權，使任軍事於外，盡心喪於內。將朝廷端則天下一，大臣法則群臣效，人倫由是明，風俗由是厚矣。

現在大臣守喪期間被召還任職，群臣不認爲那做得不對，還跟着贊揚他。各部群臣守喪期間被召還任職，大臣不認爲那做得不對，也跟着促成他。上下一氣，成了習俗，混混然同流合污，領導着天下人奔向那没有父親的局面，臣不忍心聖明的王朝，致使綱常毀壞，風俗弊陋，竟到這樣的極端。願陛下依自己的本心作出決斷，允許李賢回家服喪。其他在守喪期間已經召還的，還是命令他們去守喪；没有召還的，全都准許他們服滿喪期。假使有兵戎戰事的大變動，也應該聽任他們實行穿黑色喪服還朝的權宜之計，使他們在外表上操辦軍務，而内心仍能恪盡一份孝心。朝廷禮儀端正那麽天下就上下一心，大臣守法制則群臣就會效仿，人倫由此昌明，而風俗也由此淳厚了。

疏入，謫福建市舶司副提舉。御史陳選疏救，不報。御史楊琅復申救，帝切責之。尚書王翱以文彦博救唐介事諷賢，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以效之。"亡何，賢卒。明年以學士商輅言召復原職，改南京。居二年，引疾歸，遂不復出。

奏疏送進宫内，羅倫被貶爲福建市舶司副提舉。御史陳選上疏相救，没有回覆。御史楊琅又爲他申辯，想解救他，皇上嚴厲地斥責了楊琅。尚書王翱用宋朝文彦博救唐介的史事暗示李賢出面替羅倫解圍，李賢説："潞公收買恩義，把怨氣歸咎給朝廷，我不可以效仿他。"没有多久，李賢去世。第二年，因爲學士商輅進言，朝廷召還羅倫，恢復原職，但改在南京任官。過了兩年，因爲患病還鄉，就此不再出任官職。

倫爲人剛正，嚴於律己。義所在，毅然必爲，於富貴名利泊如也。里居倡行鄉約，相率無敢犯。衣食粗惡，或遺之衣，見道殣，解以覆之。晨留客飲，妻子貸粟鄰家，及午方炊，不爲意。以金牛山人迹不至，築室著書其中，四方從學者甚衆。十四年卒，年四十八。嘉靖初，從御史唐龍請，追贈左春坊諭德，謚文毅。學者稱"一峰先生"。

羅倫爲人剛正，嚴於律己。維護道義的事情，他一定毅然去做，對於富貴名利則看得很淡。在家鄉，他倡議實行鄉約，大家相互遵守，没有人敢違犯。穿衣吃飯都比較粗劣，有人送給他衣服，他看見路邊上有餓死者，便脱下衣服掩蓋尸體。早晨留某位客人暢飲，妻兒到鄰居家去借貸粟米，到中午纔做飯，也不在意。因爲金牛山人迹不到，就在山上建了房屋在其中著書立説，各處來跟他學習的人很多。成化十四年去世，享年四十八歲。嘉靖初年，根據御史唐龍的請求，追贈羅倫爲左春坊諭德，謚號是文毅。學生們稱他"一峰先生"。

涂棐

方倫爲提舉時，御史豐城涂棐

羅倫剛做提舉的時候，御史豐城人涂棐巡按

巡按福建。司禮中官黄賜，延平人也，請見，棐不可。泉州知府李宗學以受賕爲棐所按，訐棐自解。賜從中主其奏。棐、宗學俱被徵，詞連倫，當并逮。鎮撫司某曰："羅先生可至此乎？"即日鞫成上之。倫得免，棐亦復官。

福建。司禮太監黄賜，是延平人，請求接見，涂棐不同意。泉州知府李宗學因爲受賄被涂棐查得，便攻擊涂棐來爲自己開脱。黄賜從中支持李氏的奏議。於是涂棐、李宗學都被收審問罪，有關的口供涉及羅倫，羅倫也應當一并被捕。鎮撫司某某説："羅先生能到這地方來嗎？"當天便審畢案情將它上報。羅倫得以免禍，涂棐也恢復了官職。

棐，天順四年進士。成化中嘗言："祖宗朝，政事必與大臣面議。自先帝幼冲，未能裁决，柄國者慮其缺遺，假簡易之辭，以便宣布。凡視朝奏事，諭旨輒曰'所司知之'。此一時權宜，非可循爲定制。况批答多參以中官，内閣或不與，尤乖祖制。乞復面議，杜蔽壅之弊。"憲宗不能用。終廣東副使。

涂棐，是天順四年進士。成化年間他曾説："祖宗朝代，政事一定與大臣當面討論。自從已故皇上幼年繼位，不能裁决國家大事，掌握國家大權的人擔心他宣旨時會有所缺漏，便藉用一些簡單易明的言辭，以便於小皇上宣布聖旨。凡是臨朝聽取臣下奏報政事，下聖旨總是説：'有關官員知道此事。'這不過是一時的權宜之策，并不能依循它作爲定制。何况皇上批覆回答之事多半有太監參與，内閣臣僚有時倒反而不參與，這尤其違背祖宗制定的制度。請求恢復與大臣當面討論政事的制度，杜絶皇上被蒙蔽的弊病。"憲宗没能采納這一建議。涂棐官最後做到廣東副使。

章懋 章拯

章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二年會試第一，成進士，改庶吉士。明年冬，授編修。

章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二年會試第一名，成爲進士，改任庶吉士。第二年冬季，授編修官。

憲宗將以元夕張燈，命詞臣撰詩詞進奉。懋與同官黄仲昭、檢討莊昶疏諫曰："頃諭臣等撰鰲山烟火詩詞，臣等竊議，此必非陛下本懷，或以兩宫聖母在上，欲備極孝養奉其歡心耳。然大孝在乎養志，不可徒陳耳目之玩以爲養也。今川東未靖，遼左多虞，江西、湖廣赤地數千里，萬姓嗷嗷，張口待哺，此正陛下宵旰焦勞，兩宫母后同憂天下之日。至翰林官以論思爲職，鄙俚之言豈宜進於君上。伏讀宣宗皇帝御製《翰林箴》有曰'啓沃之言，唯義與仁。堯、舜之道，鄒、魯以陳'。張燈豈堯、舜之道，

憲宗將在元宵辦燈會，命令文臣作詩詞進獻。章懋與任同樣官職的黄仲昭、檢討莊昶上疏勸諫説："不久前皇上下諭要求臣下們作鰲山烟火詩詞，臣下們私下議論，這一定不是陛下自己的意願，或許是因爲東西兩宫聖母在上，皇上想要全力孝順供養來使她們歡心罷了。但大孝在於養心志，不能衹擺設取悦耳目的玩物來作爲供養的方式。現在川東還没有平定，遼左又多禍患，江西、湖廣赤地幾千里，千萬百姓如同幼雀嗷嗷，張口等待哺喂，這正是陛下宵衣旰食，焦慮操勞，兩宫母后同憂天下的日子。至於翰林官以議論思考政事爲本職，粗鄙俚俗的話怎麽適宜進奉給君王呢！恭讀宣宗皇帝親自寫的《翰林箴》，其中有這樣的説法：'盡心輔佐之言，衹有義與

詩詞豈仁義之言。若謂烟火細故不足爲聖德累，則舜何必不造漆器，禹何必不嗜旨酒，漢文何必不作露臺。古帝王慎小謹微必矜細行者，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也。伏乞將烟火停止，移此視聽以明目達聰，省此貲財以振饑恤困，則災祲可銷，太平可致。”帝以元夕張燈，祖宗故事，惡懋等妄言，并杖之闕下，左遷其官。修撰羅倫先以言事被黜，時稱“翰林四諫”。

仁。堯、舜之道，鄒、魯以陳。’張燈哪裏是堯、舜之道，詩詞哪裏是仁義之言。如果説烟火小事情不足以成爲聖君道德的牽累，那麽舜何必不製作漆器，禹何必不嗜好美酒，漢文帝又何必不造露臺？古代帝王謹小慎微一定注意細小的事情，正是因爲欲望不可以放縱，壞苗頭不可以滋長。恭請將烟火停止，轉移這類聲色視聽用以擦亮眼睛，通達耳目，節省這筆資財用以賑濟飢民撫恤貧困，那麽災難可以消除，太平盛世可以來到。”皇上以元宵張燈是祖宗成規爲由，討厭章懋等妄加評説，便在宫門外對他們全都實行了杖打，降了他們的官。修撰羅倫在此之前因爲提建議被降職，當時人便稱他們是“翰林四諫”。

懋既貶臨武知縣，未行，以給事中毛弘等論救，改南京大理左評事。逾三年，遷福建僉事。平泰寧、沙、尤賊，聽福安民采礦以杜盜源，建議番貨互通貿易以裕商民，政績甚著。滿考入都，年止四十一，力求致仕。吏部尚書尹旻固留之，不可。

章懋已貶任臨武知縣，還没有啓程，因爲給事中毛弘等上疏相救，改任南京大理左評事。過了三年，調任福建僉事。他平定了泰寧、沙、尤的盜匪，聽任福安百姓采礦以杜絶百姓造反的根源，建議外來商品互通貿易以使商人和百姓富裕，政績很是顯著。任職期滿經考察進京，年齡纔四十一歲，便堅決要求辭官退休。吏部尚書尹旻全力挽留他，他就是不答應。

既歸，屏迹不入城府。奉親之暇，專以讀書講學爲事，弟子執經者日益進。貧無供具，惟脱粟菜羹而已。四方學士大夫高其風，稱爲楓山先生。家居二十餘年，中外交薦，部檄屢起之，以親老堅不赴。

還鄉以後，隱居不進城門官府。在供奉雙親的閑暇之時，專心把讀書講學作爲主要事務，弟子手持經典來求教的一天比一天多。家裏貧窮没有完備的供給，衹有粗糧菜羹而已。各地學者和士大夫認爲他風格高尚，稱他爲楓山先生。在家住了二十多年，朝廷内外輪番推薦，有關衙門又下公文屢次徵召他，他以雙親年老爲由堅決不去。

弘治中，孝宗登用群賢。衆議兩京國學當用名儒，起謝鐸於北監。及南監缺祭酒，遂以懋補之。懋方遭父憂不就。時南監缺司業且二十年，詔特以羅欽順爲之，而虚位以待懋。十六年，服闋，懋復固辭。不允，始莅任。六館士人人自以爲得師。監生尤樾母病，例不得歸省，晝夜泣。懋遣之歸，曰：“吾寧以違制獲罪。”

弘治年間，孝宗進用大批賢良人士。大家商議兩京的國學應當用名儒去掌管，朝廷便起用謝鐸爲北京國子監祭酒。而南京國子監缺祭酒，便用章懋補此缺。章懋剛遭父親之喪，不肯赴任。當時南京國子監缺司業將近二十年，朝廷下詔特意讓羅欽順任此職，而空着祭酒的位置等待章懋。弘治十六年，服喪期滿，章懋又一再推辭。朝廷不允許，章懋纔到任。各學館的讀書人個個都自認爲從此得到了名師。監生尤樾的母親病了，照規矩尤樾不能回家探望，他便白天黑夜地

哭泣。章懋讓他回去，說："我寧願因爲違犯聖上的旨意而背上罪名。"

武宗立，陳勤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五事。正德元年乞休，五疏不允。復引疾懇辭，明年三月始得請。五年起南京太常卿，明年又起爲南京禮部右侍郎，皆力辭不就。言者屢陳懋德望，請加優禮，詔有司歲時存問。世宗嗣位，即家進南京禮部尚書，致仕。其冬，遣行人存問，而懋已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少保，謚文懿。

武宗即位，章懋條陳勤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五件事。正德元年請求辭職，上了五道奏疏都没有被批准。又以有病爲由懇切辭官，第二年三月纔得到同意。正德五年，起用爲南京太常卿，第二年又起用爲南京禮部右侍郎，都竭力推辭不願復出。諫官多次疏陳章懋的道德聲望，請朝廷對他加以優禮，皇上下詔命令有關官員逢年過節都要去慰問。世宗繼位，在家進官爲南京禮部尚書，然後退休。這年冬季，皇上派專職官員前去慰問，而章懋已經去世，享年八十六歲。朝廷贈官太子少保，謚號爲文懿。

懋爲學，恪守先儒訓。或諷爲文章，曰："小技耳，予弗暇。"有勸以著述者，曰："先儒之言至矣，芟其繁可也。"通籍五十餘年，歷俸僅滿三考。難進易退，世皆高之。

章懋做學問，恪守儒學先輩的教條。有人勸他作文章，他說："那是小技罷了，我没空去作。"有人勸他寫專著，他說："先儒的話已經說到極至了，删削其中的繁蕪就可以了。"有官籍五十多年，經歷以俸禄任職的時間僅滿三次考績。慎於進取，勇於退讓，同時代人都認爲他道德很高尚。

生三子，兼令業農。縣令過之，諸子釋耒跪迎，人不知其貴公子也。子省懋於南監，徒步往，道爲巡檢所笞，已知而請罪，懋慰遣之。晚年，三子一孫盡死。年八十二生少子接，後以蔭爲國子生。

生了三個兒子，章懋都令他們操持農事。縣令造訪他們，三個兒子放下農具跪拜迎接，别人都不知道他們是顯貴之家的公子。兒子到南京國子監探望章懋，徒步前往，半道上被巡檢官員鞭打，打後纔知是章懋公子，巡檢便來請罪，章懋安慰了那官吏，然後打發了他。到晚年，他的三個兒子一個孫子全都死了。八十二歲時生了小兒子章接，後來因恩蔭成爲國子生。

從子拯，字以道。幼從懋學，登弘治十五年進士，爲刑部主事。正德初，忤劉瑾，下詔獄，謫梧州府通判。瑾誅，擢南京兵部郎中。嘉靖中，累官工部尚書。桂萼欲復海運，延公卿議得失，拯曰："海運雖有故事，而風濤百倍於河。且天津海口多淤，自古不聞有浚海者。"議遂寢。南北郊議起，拯言不可，失帝意。尋坐郊壇祭器缺供，落職歸。久之復官。致仕，卒。

侄子章拯，字以道。幼時跟從章懋讀書，考取弘治十五年進士。任刑部主事。正德初年，得罪了劉瑾，被關進了專門關押欽犯的監獄，後謫官梧州府通判。劉瑾被誅，提升爲南京兵部郎中。嘉靖年間，積功升官，做到了工部尚書。桂萼想要恢復海運，邀請公卿討論此事的得失，章拯說："海運雖然有先例，但海上風濤要比河裏大百倍。再說天津的入海口經常泥沙淤積，自古以來没有聽說過有疏浚大海的。"於是海運的建議不再被提起。南北郊祭的倡議生起後，章拯說不能那樣做，違反了皇上的旨意。不久因爲郊祭

壇祭器供應缺少，被削職回鄉。過了很久又恢復官職。然後退休，去世。

黄仲昭

黄仲昭，名潛，以字行，莆田人。祖壽生，翰林檢討，有學行。父嘉，東鹿知縣，以善政聞。

黄仲昭，名潛，世人通常稱他的字，莆田人。祖父黄壽生，任翰林檢討，有學問，品行端正。父親黄嘉，任東鹿知縣，以優良的政績而聞名。

仲昭性端謹，年十五六即有志正學。登成化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與章懋、莊㫤同以直諫被杖，謫湘潭知縣。在道，用諫官言，改南京大理評事。兩京諸司隸卒率放還而取其月錢，爲故事，惟仲昭與羅倫不取。御史縱子弟取賂，刑部曲爲地，仲昭駁正之。有群掠民婦轉鬻者，部坐首惡一人，仲昭請皆坐。連遭父母喪，不離苫塊者四年。服除，以親不逮養，遂不出。

黄仲昭品性端正謹慎，十五六歲就有志於儒學。考取成化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官編修。與章懋、莊㫤一同因爲直言進諫而受杖責，謫官湘潭知縣。赴任途中，朝廷采納諫官的提議，改任他爲南京大理評事。南北兩京各司對所屬衙卒大都放他們回家而扣取他們當月的工錢，成爲常例，惟有黄仲昭與羅倫分文不取。御史放縱自己的子弟收取賄賂，刑部對此曲加掩飾，黄仲昭批駁糾正了此事。有合夥搶掠良家婦女又轉手販賣的，刑部將爲首的一個惡棍判罪，黄仲昭請求把所有同夥都治罪。他接連遭逢父母之喪，守喪四年，寢苫枕塊。服喪期滿，因爲感到雙親不及奉養，便不出來任官。

弘治改元，御史姜洪疏薦，吏部尚書王恕檄有司敦趣。比至，恕迓之大門外，揖讓升堂，相向再拜，世兩高之。除江西提學僉事，誨士以正學。久之再疏乞休，日事著述。學者稱未軒先生。卒年七十四。

弘治改元，御史姜洪上疏推薦他出來任職，吏部尚書王恕下公文給有關官員，讓他們敦促黄仲昭赴任。待黄仲昭來到，王恕又到大門外去迎接他，兩人揖讓着進入客廳，相互面對面地拜了兩次，當時人爲此對他們兩人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黄仲昭任江西提學僉事，用儒學教誨讀書人。過了許久又上疏請求辭職，辭職後便每天從事著述。學生們稱他爲未軒先生。去世時年齡爲七十四歲。

仲昭兄深，御史。深子乾亨，行人，使滿剌加，歿於海。乾亨子如金，廣西提學副使；希雍，蘇州同知。仲昭孫懋，南京户部侍郎。

黄仲昭的哥哥黄深，任御史。黄深的兒子黄乾亨，任行人，出使滿剌加，身亡於海上。黄乾亨的兒子黄如金，任廣西提學副使；黄希雍，任蘇州同知。黄仲昭的孫子黄懋，任南京户部侍郎。

莊㫤

莊㫤，字孔暘，江浦人。自幼豪邁不群，嗜古博學。舉成化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檢討。與編修章懋、黄仲昭疏諫内廷張燈，忤旨廷

莊㫤，字孔暘，江浦人。自幼豪邁不同於常人，嗜好古事，學問淵博。考取成化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官翰林檢討。與編修章懋、黄仲昭上疏勸阻皇宫内廷張挂彩燈，違背聖旨而在朝廷

杖二十，謫桂陽州判官。尋以言官論救，改南京行人司副。居三年，母憂去。繼丁父憂，哀毁，喪除不復出。卜居定山二十餘年，學者稱定山先生。巡撫王恕嘗欲葺其廬，辭之。

上受到二十下杖責，并謫官桂陽州判官。不久因爲諫議官進言相救，改任南京行人司副。居官三年，遭逢母喪而離任。繼而又遭逢父喪，因過於悲哀而身心毁損，服喪期滿後也不再出任官職。選擇定山居住了二十多年，學生們稱他爲定山先生。巡撫王恕曾經想要修葺他的廬舍，他謝絶了。

㫤生平不尚著述，有自得，輒見之於詩。薦章十餘上，部檄屢趣，俱不赴。大學士丘濬素惡㫤，語人曰："率天下士背朝廷者，㫤也。"弘治七年有薦㫤者，奉詔起用。㫤念濬當國，不出且得罪，强起入都。大學士徐溥語郎中邵寶曰："定山故翰林，復之。"濬聞曰："我不識所謂定山也。"乃復以爲行人司副。俄遷南京吏部郎中，得風疾。明年乞身歸，部臣不爲奏。又明年京察，尚書倪岳以老疾罷之。居二年卒，年六十三。天啓初，追謚文節。

莊㫤生平不喜歡著述，自己有心得，就將它表現在詩裏。推薦他出來任職的奏章送上了十多次，有關衙門的公文屢次下達催促他赴任，他都不去。大學士丘濬一向討厭莊㫤，對人説："率領天下的讀書人背棄朝廷的，就是莊㫤。"弘治七年又有推薦莊㫤的，奉皇上詔令起用莊㫤。莊㫤考慮到丘濬正把持國政，不出來任職將要獲罪，便勉强啓程進入京都。大學士徐溥對郎中邵寶説："定山從前是翰林，就恢復他的翰林官職。"丘濬聽説了便道："我不認識所謂的定山。"就又任莊㫤爲行人司副。不久莊㫤升任南京吏部郎中，患了中風之疾。次年請求辭職還鄉，吏部大臣没有替他上奏。再下一年是在京官員考察政績的年份，尚書倪岳以莊㫤年老有病爲由罷免了他。過了兩年莊㫤去世，時年六十三歲。天啓初年，朝廷追封謚號爲文節。

鄒智

鄒智，字汝愚，合州人。年十二能文。家貧，讀書焚木葉繼晷者三年，舉成化二十二年鄉試第一。

鄒智，字汝愚，合州人。十二歲就能做文章。家中貧窮，爲讀書而焚燒樹葉照明，夜以繼日讀書三年，考中成化二十二年鄉試的第一名。

時帝益倦於政，而萬安、劉吉、尹直居政府，智憤之。道出三原，謁致仕尚書王恕，慨然曰："治天下，在進君子退小人。方今小人在位，毒痡四海，而公顧屏棄田里。智此行非爲科名，欲上書天子，别白賢奸，拯斯民於塗炭耳。"恕奇其言，笑而不答。明年登進士。改庶吉士。遂上疏曰：

當時皇帝對政事更加倦怠，而萬安、劉吉、尹直把持朝政，鄒智對此很氣憤。出外旅行來到三原，拜見已退休的尚書王恕，慨然道："治理天下，在於進用君子黜退小人。當今小人在位，流毒殃及四海，而王公您却自願隱退於鄉間。鄒智這次出行不是爲了科舉功名，衹是想要上書給天子，請求分清賢人與奸臣，拯救百姓於塗炭罷了。"王恕感到他出言不凡，但笑而不答。次年鄒智考取進士，改庶吉士，便上奏疏説：

> 陛下於輔臣，遇事必咨，殊恩異數必及，亦云任矣。然或進退一人，處分一事，往往降中

> 陛下對於輔佐的大臣，遇事一定咨詢，特殊的恩典和不同常規的待遇一定顧及他們，也可以説是充分任用他們了。然而有時

旨，使一二小人陰執其柄，是既任之而又疑之也。陛下豈不欲推誠待物哉？由其進身之初，多出私門，先有以致陛下之厭薄。及與議事，又唯諾惟謹，伈伈俔俔，若有所不敢，反不如一二俗吏足以任事。此陛下所爲疑也，臣竊以爲過矣。昔宋仁宗知夏竦懷詐則黜之，知吕夷簡能改過則容之，知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可任則不次擢之，故能北拒契丹，西臣元昊。未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事也。願陛下察孰爲竦，孰爲夷簡，而黜之容之，孰爲衍、琦、仲淹、弼而擢之，日與講論治道，不使小人得參其間，則天工亮矣。

進退一個人，處理一件事，往往要降下內旨，讓一兩個小人暗中把持權柄，這就是既任用輔佐大臣而又懷疑他們了。陛下難道不想以誠待人嗎？衹因他們進入仕途之初，大多出於某人的門下，以致陛下對他們先心存厭惡與鄙薄。等到跟他們討論政事，他們又唯唯諾諾地衹知道謹慎行事，一副小心恐懼、眼也不能正視的樣子，好像有什麽事不敢做，反不如一兩個俗吏能够辦事。這便是陛下心存懷疑的地方，臣私下認爲是錯了。從前宋仁宗知道夏竦心懷奸詐就罷黜他，知道吕夷簡能够改正錯誤就寬容他，知道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可用就打破常規提拔他們，所以能够北面抗拒契丹，西面使元昊向宋朝稱臣。没聽説一邊任用大臣一邊又懷疑大臣，可以成就天下大事的。希望陛下察覺出誰是夏竦，誰是吕夷簡，而分别給以罷黜或寬容；誰是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而提拔他們，每天跟他們講求討論治國之道，不讓小人得以參與在這中間，那麽上天給予的職責就確實完成得出色了。

臣又聞天下事惟輔臣得議，惟諫官得言。諫官雖卑，與輔臣等。乃今之諫官以軀體魁梧爲美，以應對捷給爲賢，以簿書刑獄爲職業，不畏天變，不恤人窮。或以忠義激之，則曰："吾非不欲言，言出則禍隨，其誰吾聽？"嗚呼，既不能盡言效職，而復引過以歸於上，有人心者固如是乎。臣願罷黜浮冗，廣求風節之臣。令仗下糾彈，入閣參議。或請對，或輪對，或非時召對，霽色接之，温言導之，使得畢誠盡藴，則天聽開矣。

臣又聽説天下事衹有輔佐大臣可以參與討論，衹有諫議官可以提意見。諫議官雖然品位卑下，但發言的權力與輔佐大臣相等。而現在的諫議官僅以軀體魁梧爲美，以應答敏捷爲佳，以處理公文刑案爲職業，不怕天變，也不憂慮百姓的困窘。有人用忠義激勵他們，他們却説："我不是不想説，但話一出口禍就跟着來，誰聽從我呢？"嗚呼！既不能暢所欲言以供奉本職，却又把過失拉來歸咎給上司，有人心的人本來就是這般樣子的嗎？臣希望朝廷罷黜敷衍政事的冗官，而廣泛徵求有風骨節操的臣僚。命令他們在朝堂上彈劾大臣，進入內閣又參與討論國家大事。有時他們請求對答，有時輪流對答，有時不依常規皇上召他們對答，皇上和顔悦色地接待他們，語言温和地指導他們，使他們得以竭盡誠意，徹底展示他們心中所藏的看法，那麽上天的耳目就洞開了。

臣又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君子之有益人國也大矣。以陛下之聰明，寧不知君子可任，而故屈抑之哉？乃小人巧讒間以中傷之耳。今碩德如王恕，忠鯁如强珍，亮直剛方如章懋、林俊、張吉，皆一時人望，不宜貶錮，負上天生才之意。陛下誠召此數人，置要近之地，使各盡其平生，則天心協矣。

臣又聽說汲黯在朝，淮南王擱下了作亂的預謀，君子的有益於百姓國家真是很大的了。憑陛下的耳聰目明，難道會不知道君子可以任用，而故意委屈壓制他們嗎？都是小人用巧言進讒離間加以中傷罷了。現在有大德的如王恕，忠心鯁直如强珍，磊落正直剛毅端方如章懋、林俊、張吉，都是一時衆望所歸的人物，不適宜貶斥禁錮，有負上天造就人才之意。陛下誠心召還這幾個人，將他們安置在關鍵而接近皇上的職位上，使他們各自完全獻出他們平生的才能，那麼上天的心便會與人心協調了。

臣又聞高皇帝制閹寺，惟給掃除，不及以政。近者舊章日壞，邪徑日開，人主大權盡出其手。内倚之爲相，外倚之爲將，藩方倚之爲鎮撫，伶人賤工倚之以作奇技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恣出入宫禁，此豈高皇帝所許哉！願陛下以宰相爲股肱，以諫官爲耳目，以正人君子爲腹心，深思極慮，定宗社長久之計，則大綱正矣。

臣又聽説高皇帝限制太監，讓他們衹負責打掃宫廷等日常事務，不涉及政事。近來舊有典章日益受到損壞，邪惡的途徑一天天增開，國君的大權全都落到太監之手。朝廷内倚靠他們爲宰相，朝廷外倚靠他們爲軍將，地方倚靠他們爲鎮守巡撫，優伶賤工倚靠他們製作奇異的技法與淫亂的巧計。釋門的法王與佛家子弟又倚靠他們姿意進出宫廷禁地，這哪裏是高皇帝所允許的啊！希望陛下以宰相爲左右臂，以諫議官爲耳目，以正人君子爲心腹之臣，深思熟慮，制定宗廟社稷長治久安的計策，那麼朝廷綱紀就端正了。

然其本則在陛下明理何如耳。竊聞侍臣進講無反覆論辨之功，陛下聽講亦無從容沃心之益。如此而欲明理以應事，臣不信也。願陛下念義理之難窮，惜日月之易邁，考之經史，驗之身心，使終歲無間，則聖學明而萬事畢治，豈特四事之舉措得其當已耶。

但這些事情的根本則在陛下明白事理的程度如何。臣私下聽説侍奉皇上的臣僚進講經書没有反復討論辯説是非的功效，陛下聽講也没有從容而深入内心的進步。像這樣而想要明白道理以應付萬事，臣不相信。希望陛下考慮到義理的難以窮達，珍惜日月的容易流逝，從經史裏進行考察，在身心中得到檢驗，使一年中都不空閑，那麼就可以達到聖學昌明而萬事都得以處理，哪裏衹有上述四件事的安排獲得了恰當的結果呢。

疏入，不報。

奏疏送進宫内，皇上不予答覆。

智既慷慨負奇，其時御史湯鼐、中書舍人吉人、進士李文祥亦并負意氣，智皆與之善。因相與品核公卿，

鄒智爲人性格豪爽而以有奇才自負，當時御史湯鼐、中書舍人吉人、進士李文祥也都很有意度氣概，鄒智跟他們關係很好。因而相互品評公

裁量人物。未幾，孝宗嗣位，弊政多所更。智喜，以爲其志且得行，乃復因星變上書曰：

伏讀明詔云"天下利弊所當興革，所在官員人等條具以聞"。此殆陛下知前日登極詔書爲奸臣所誤，禁言官毋風聞挾私言事，物論囂然，故復下此條自解耳。夫不曰"朕躬有過，朝政有闕"，而曰"利弊當興革"；不曰"許諸人直言無隱"，而曰"官員人等條具以聞"。陛下所以求言者，已不廣矣。今欲興天下之利，革天下之弊，當求利弊之本原而興且革之，不當毛舉細故，以爲利弊在是也。

本原何在？閣臣是已。少師安持禄怙寵，少保吉附下罔上，太子少保直挾詐懷奸，世之小人也。陛下留之，則君德必不就，朝政必不修，此弊所當革者也。致仕尚書王恕忠亮可任大事，尚書王竑剛毅可寢大奸，都御史彭韶方正可決大疑，世之君子也。陛下用之，則君德開明，朝政清肅，此利所當興也。

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由宦官權重而已。漢元帝嘗任蕭望之、周堪矣，卒制於弘恭、石顯。宋孝宗嘗任劉俊卿、劉珙矣，卒間於陳源、甘昇。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附和，而唐政不綱。賈似道、丁大全與董宋臣相表裏，而宋室不振。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繫此曹之盛衰。願陛下鑒既往，

卿，褒貶人物。不久，孝宗即位，弊政多有更改。鄒智很高興，認爲他的志願將能通行於天下，就又藉星象變異上書説：

伏讀聖明詔書説"天下利弊應當倡導或革除的，各部門官員人等都逐條寫詳細了讓上面知曉"。這大概是陛下知道前日的登極詔書被奸臣所誤，禁止諫議官不要道聽途説，懷着私心對事情發表意見，造成輿論嘩然，所以又下頒此條替自己解圍。可不説"朕自身有過錯，朝政有闕失"，而説"利弊應當倡導或革除"；不説"允許各種人直言不加隱瞞"，而説"官員人等逐條詳細寫了讓上面知曉"。陛下徵求直言的途徑，已經不廣泛了。現在想要興天下之利，革天下之弊，應當追求利弊的本原而或興或革了它們，不應當草草地舉些細小的問題，認爲利弊就在那裏。

本原在哪裏？在於内閣大臣。少師萬安依仗禄位，倚仗寵信，少保劉吉讓部下依附於他而又欺罔聖上，太子少保尹直挾帶狡詐而心懷奸意，這是當世的小人。陛下留用他們，則君主的道德一定無法造就，朝廷政事一定不能整治，這就是弊端而應當革除的。退休尚書王恕忠誠磊落可以委以大事，尚書王竑剛毅可以消除大奸，都御史彭韶廉方端正可以決斷大疑難，是當世的君子。陛下任用他們，則君主的道德開通明曉，朝廷政事清廉整肅，這是有利的事情而應當倡導推行的。

然而君子之所以不被進用，小人之所以不黜退，大抵由於宦官權力過重而已。漢元帝曾經任用蕭望之、周堪，最終受制於弘恭、石顯。宋孝宗曾經任用劉俊卿、劉珙，末了却受陳源、甘昇的離間。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互附和，而唐代政治大爲紊亂。賈似道、丁大全與董宋臣互爲表裏，而宋朝宗室一蹶不振。君子小人進退的關鍵，未曾不聯係着此輩的盛衰。希望陛下以往昔爲借鑒，謹慎於將來的舉動，統攬天朝大

謹將來，攬天綱，張英斷。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高皇帝爲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

以陛下聰明冠世，豈不知刑臣不可委信，然而不免誤用者，殆正心之學未講也。心發於天理，則耳目聰明，言動中節，何宦官之能惑。發於人欲，則一身無主，萬事失綱，投間抵隙，蒙蔽得施。雖有神武之資，亦將日改月化而寖失其初。欲進君子退小人，興天下之利，革天下之弊，豈可得哉。

帝得疏，頷之。居無何，安、直相繼罷斥。而吉任寄如故，銜智刺骨。

鼒常朝當侍班，智告之曰："祖宗盛時，御史侍班，得面陳政務得失，立取進止。自後惟退而具疏，此君臣情意所由隔也。君幸值維新之日，盍仿先朝故事行之。"及恕赴召至京，智往謁曰："後世人臣不獲時見天子，故事多苟且。願公且勿受官，先請朝見，取時政不善者歷陳之，力請除革，而後拜命，庶其有濟。若先受官，無復見天子之日矣。"鼒與恕亦未能用其言。

會劉槩獄起，吉使其黨魏璋入智名，遂下詔獄。智身親三木，僅屬喘息，慷慨對簿曰："智見經筵以寒暑輟講，午朝以細事塞責，紀綱廢弛，風俗浮薄，生民憔悴，邊備空虛，私竊以爲憂。與鼒等往來論議誠有之，不知其他。"讞者承吉意，竟謫廣東石城所吏目，事具《湯鼒傳》。

綱，張揚英明的决斷。對待宦官的方法，一切都以高皇帝爲法則，那麼君子就可以進用，小人就可以黜退，而天下的治理就出於統一的道路了。

憑陛下的聰明冠世，難道不知道受過腐刑的臣下不可以委以信用，然而不免誤用，大約是由於端正心智的學問沒有講求。心發於天理，則耳目聰明，言行合乎禮節，宦官怎麼能够來迷惑。心發於人欲，則一身無主，萬事失去綱紀，乘機鑽營的人，便因聖明受蒙蔽而得以施行私意。即使有神武的稟賦，也將日改月化而丟失了他最初的資質。再想要進用君子黜退小人，興天下之利，革天下之弊，哪裏還可能呢！

皇上得到奏疏，點頭稱是。過了不久，萬安、尹直相繼被罷斥。而劉吉任職受倚重還像從前一樣，并對鄒智恨之入骨。

湯鼒經常在朝中值日侍奉皇上，鄒智告訴他說："祖宗朝隆盛的時候，御史值日，可以向皇上當面陳述政務得失，立即得到繼續實行還是中止的回覆。自此以後衹能退朝後備好奏疏，這便是君臣情意阻隔的原因所在了。君有幸逢維新之日，何不仿效先朝舊例行事。"等到王恕赴徵召到京都，鄒智又前往拜謁，說："後代臣下不能時常見到天子，所以對政事大多得過且過。希望您暫且不要接受官職，先請求當朝覲見天子，取時務政治不佳的事情歷數陳述，竭力請求革除弊端，然後受命，大概纔對朝政有所幫助。如果先接受官職，就不再有見到天子的日子了。"湯鼒與王恕也没能聽從他的話。

恰在此時劉槩的案子興起，劉吉指使他的同黨魏璋將鄒智的名字排進劉槩黨徒的名單裏，於是鄒智被投入專門關押欽定犯人的監獄。鄒智的頸、手、足上都戴了刑具，僅存喘息，却還豪爽回答審訊說："鄒智見爲皇上專設的講解經書的筵席因爲寒冷或暑熱便停止進講，正午上朝用瑣細之事塞責，綱紀廢弛，風俗浮薄，百姓憔悴，邊防空虛，自己私下很爲此擔憂。與湯鼒等人往來議論這些事的確是有的，但不知道其他的事

情。"審訊的官吏禀承劉吉的旨意，最後把鄒智貶謫爲廣東石城所吏目，事情都記在《湯鼐傳》中。

智至廣東，總督秦紘檄召修書，乃居會城。聞陳獻章講道新會，往受業，自是學益粹。弘治四年十月得疾遽卒，年二十有六。同年生吴廷舉爲順德知縣，殮而歸其喪。天啓初，追謚忠介。

鄒智到廣東，總督秦紘下公文召他去編書，於是就住在省城。聽説陳獻章在新會講解道義，又前往求學，從此學問更加精粹。弘治四年十月得病突然去世，時年二十六歲。他的同科進士吴廷舉是順德知縣，爲他收殮而送他回鄉歸葬。天啓初年，朝廷追封謚號爲忠介。

舒芬

舒芬，字國裳，進賢人。年十二，獻《馴雁賦》於知府祝瀚，遂知名。正德十二年舉進士第一，授修撰。

舒芬，字國裳，進賢人。十二歲時，獻《馴雁賦》給知府祝瀚，於是出了名。正德十二年考取進士第一名，授官修撰。

時武宗數微行，畋游無度。其明年，孝貞皇后崩甫逾月，欲幸宣府。托言往視山陵，罷沿道兵衛。芬上言："陛下三年之内當深居不出，雖釋服之後，固儼然煢疚也。且自古萬乘之重，非奔竄逃匿，未有不嚴侍衛者。又等威莫大於車服，以天子之尊下同庶人，舍大輅袞冕而羸車褻服是御，非所以辨上下，定禮儀。"不聽。

當時武宗幾次微服出行，狩獵游樂没有節制。第二年，孝貞皇后駕崩纔過一個月，武宗就想要臨幸宣府。藉口前往巡視祖宗陵墓，撤了沿路的軍隊侍衛。舒芬向皇上進言："陛下三年之内應當住在深宫内不出來，即使脱下喪服以後，也儼然是一副孤獨而心懷歉意的模樣。再説自古以來貴爲天子的人物，除非逃竄躲避，没有不用侍衛嚴加保衛的。還有表現與不同身份相稱的威儀没有比車馬服飾更重要，憑天子的尊貴去與低下的普通百姓相等同，放棄天子乘用的大車與龍袍皇冠而把疲馬拉的破車與近身便服來使用，這不是能辨明上下，確定禮儀的辦法。"皇上没有理睬。

孝貞山陵畢，迎主祔廟，自長安門入。芬又言："孝貞皇后作配茂陵，未聞失德。祖宗之制，既葬迎主，必入正門。昨孝貞之主，顧從陛下駕由旁門入，他日史臣書之曰'六月己丑，車駕至自山陵，迎孝貞純皇后主入長安門'，將使孝貞有不得正終之嫌，其何以解於天下後世。昨祔廟之夕，疾風迅雷甚雨，意者聖祖列宗及孝貞皇后之靈，儆告陛下也。陛下宜即明詔中外，以示改過。"不報。遂乞歸養，不許。

孝貞皇后入葬陵園之事結束後，皇家迎接她的牌位供奉在太廟，是從長安門進來的。舒芬又進言道："孝貞皇后與已故憲宗皇帝相配共同生活，没聽説有什麽不合道德的地方。祖宗的規矩，已經下葬的再迎接牌位入太廟，一定進正門。昨日孝貞皇后的牌位，臣見到是隨着陛下的車駕從邊門進去的，到哪一天記史實的臣下將此事寫作'六月己丑，皇上的車馬從陵園來，迎接孝貞純皇后的牌位進了長安門'，將會讓孝貞皇后有没有得到合乎禮儀的終局的嫌疑，那憑什麽向天下後世作解釋。昨天牌位進入太廟放在祖宗牌位旁的當晚，强風迅雷大雨滂沱，想來是聖祖

列宗以及孝貞皇后的神靈，在警告陛下。陛下最好馬上向朝廷内外發布明確的詔書，以表示改正錯誤。”皇上對此不予答覆。於是舒芬請求辭職返鄉奉養父母，皇上又不允許。

又明年三月，帝議南巡。時寧王宸濠久蓄異謀，與近倖相結，人情惶懼。言官伏闕諫，忤旨被責讓。芬憂之，與吏部員外郎夏良勝、禮部主事萬潮、庶吉士汪應軫要諸曹連章入諫，衆許諾。芬遂偕編修崔桐，庶吉士江暉、王廷陳、馬汝驥、曹嘉及應軫上疏曰：“古帝王所以巡狩者，協律度，同量衡，訪遺老，問疾苦，黜陟幽明，式序在位，是以諸侯畏焉，百姓安焉。若陛下之出，不過如秦皇、漢武，侈心爲樂而已，非能行巡狩之禮者也。博浪、柏谷，其禍亦可鑒矣。近者西北再巡，六師不攝，四民告病。哀痛之聲，上徹蒼昊，傳播四方，人心震動。故一聞南巡詔書，皆鳥驚獸散。而有司方以迎奉爲名，徵發嚴急，江、淮之間蕭然煩費。萬一不逞之徒，乘勢倡亂，爲禍非細。且陛下以鎮國公自命，苟至親王國境，或據勛臣之禮以待陛下，將北嚮朝之乎，抑南面受其朝乎？假令循名責實，深求悖謬之端，則左右寵倖無死所矣。尚有事堪痛哭不忍言者：宗藩蓄劉濞之釁，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禄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廛，以陛下爲弈棋，以革除年間爲故事。特左右寵倖知術短淺，無能以此言告陛下耳。使陛下得聞此言，雖禁門之外，亦將警蹕而出，尚敢輕騎慢游哉。”

再下一年的三月，皇帝打算巡幸南方。當時寧王朱宸濠早已懷有不正當的預謀，與朝廷幸臣相勾結，人們的心情都是惶恐害怕。諫議官拜伏在朝廷門口進諫皇上，却因違背聖旨而受到斥責。舒芬對此很憂慮，與吏部員外郎夏良勝、禮部主事萬潮、庶吉士汪應軫發起邀各部門的官員接連上奏章進諫，大家都表示同意。舒芬便同編修崔桐，庶吉士江暉、王廷陳、馬汝驥、曹嘉以及汪應軫上奏疏説：“古代帝王之所以要巡幸狩獵，是爲了協調聲律度數，統一度量衡制度，訪求遺老，詢問民生疾苦，罷黜庸吏，提拔賢才，考察各級官員的業績，給予升降，使他們居於適當職位，因此諸侯纔有所畏懼，百姓纔生活平安。像陛下那樣的出巡，不過跟秦皇、漢武相似，放縱私心尋歡作樂而已，是不能够實現巡幸狩獵禮儀要求的。秦始皇在博浪沙遭人操鐵錐襲擊，漢武帝微服私行到柏谷不被亭長接納，那樣的禍患也很可引以爲鑒了。近來對西北兩次巡幸，六師無人統御，各地百姓很受困擾。悲哀而痛切的呼聲，上達蒼天，傳播四方，人心爲之震動。所以一聽到南巡的詔書，都像鳥兒受到驚嚇百獸聞風逃散一般。而有關官吏又正以迎接侍奉聖駕爲名，徵用遣發既嚴又急，江、淮之間一派騷動景象，而各方面都捲入了煩亂中，破費多。萬一凶頑不法之輩，趁着煩亂的形勢挑起動亂，造成的禍害就不會小。再説陛下將鎮國公的爵位封給自己，如果來到親王的封國境内，有人依照有功大臣的禮儀對待陛下，陛下將面朝北方朝見他呢，還是面朝南方授受他的朝見呢？假如要依循名稱尋求實情，追究親王大臣們矛盾錯誤之處，那陛下左右寵信親近的人就死無葬身之地了。還有一事真使人能痛哭而不忍心説出來的：宗室藩國裏暗藏與西漢宗室挑起八王之亂的劉濞同樣的禍心，大臣又私懷與五代時不以事貳君爲耻的馮道類似的用心，把官俸官位當作家中的舊

物，把朝廷官署當作市場，把陛下當作可走的棋子，把成祖奪建文帝位後去除建文年號復稱洪武那段時間的所作所爲當作成規。祇因陛下左右寵信親近的那些人心智道術短淺，不能把這些話告訴陛下罷了。假使陛下能聽到這些話，即使就到紫禁城門之外，也將警衛嚴密纔出來，哪還敢輕騎漫游呢。”

疏入，陸完迎謂曰：“上聞有諫者輒恚，欲自引决。諸君且休，勿歸過君上，沽直名。”芬等不應而出。有頃，良勝、潮過芬，扼腕恨完。芬因邀博士陳九川至，酌之酒曰：“匹夫不可奪志，君輩可遂已乎?”明日遂偕諸曹連疏入。帝大怒，命跪闕下五日，期滿復杖之三十。芬創甚，幾斃，舁至翰林院中。掌院者懼得罪，命摽出之，芬曰：“吾官此，即死此耳。”竟謫福建市舶副提舉，裹創就道。

奏疏送進宮裏，陸完出迎而對舒芬等人説：“皇上聽説有進諫的就很怨恨，想要自殺。諸位暫且打消這念頭，不要把過錯都歸咎於皇上，來買個正直的名聲。”舒芬等人不加理睬便出來了。過了一段時間，夏良勝、萬潮拜訪舒芬，言談時對陸完恨得直扼手腕。舒芬於是邀請博士陳九川來家，給他進酒，説：“匹夫不可奪志，各位可以就此罷休嗎?”次日便連同各部門官員相繼上奏疏到宫内。皇上大爲惱怒，命令他們在宫門外跪五天，期滿後再受杖責三十下。舒芬傷勢十分嚴重，幾乎快死了，被抬到翰林院裏。負責院務的害怕得罪上面，下令將他丢棄出去，舒芬説：“我在這裏做官，就死在這裏。”最後被貶職爲福建市舶副提舉，還包扎着傷口便啓程了。

世宗即位，召復故官。嘉靖三年春，昭聖太后壽旦，詔免諸命婦朝賀。芬言：“前者興國太后令旦，命婦朝賀如儀。今遇皇太后壽節，忽行傳免，恐失輕重之宜。乞收成命，以彰聖孝。”帝怒，奪俸三月。時帝欲尊崇本生，芬偕其僚連章極諫。及張璁、桂萼、方獻夫驟擢學士，芬及同官楊維聰、編修王思羞與同列，拜疏乞罷。未幾，復偕同官楊慎等伏左順門哭争。帝怒，下獄廷杖，奪俸如初。旋遭母喪歸，卒於家，年四十四。世稱“忠孝狀元”。

世宗即位，召他回京恢復原官。嘉靖三年春季，昭聖太后生日那天，皇上下詔免去各位誥命夫人上朝祝賀的儀式。舒芬説：“先前興國太后大吉之日，誥命夫人上朝祝賀一如規定禮儀。現在遇上皇太后壽辰，忽然傳旨免去有關儀式，恐怕有失輕重的合適份量。請求陛下收回成命，以利彰明聖上的孝心。”皇上發了怒，削奪了他三個月的俸禄。當時皇上想要尊崇親生母親，舒芬和他的同僚接連上奏章竭力勸諫。等到張璁、桂萼、方獻夫一下子被提拔爲學士，舒芬以及任相同官職的楊維聰、編修王思羞於跟他們爲伍，便上奏疏請求罷自己的官。不久，又與任相同官職的楊慎等伏在左順門哭着諍求。皇上很惱怒，將他們打入監獄并在朝廷上受杖責，跟當初一樣削奪官俸。過了不久遭逢母喪回鄉，死在家中，時年四十四歲。世稱“忠孝狀元”。

芬丰神玉立，負氣峻厲，端居竟日無倦容，夜則計過自訟。以倡明絶

舒芬富有神采，軀幹挺拔，心懷壯志，峻毅嚴肅，端居整天見不到疲倦之容，到夜間則檢點

學爲己任。其學貫串諸經，兼通天文律曆，而尤精於《周禮》。嘗曰："《周禮》視《儀禮》、《禮記》，猶蜀之視吴、魏也。賈氏謂《儀禮》爲本，《周禮》爲末，妄矣。朱子不加是正，何也?"疾革，其子請所言，惟以未及表章《周禮》爲恨。學者稱梓溪先生。萬曆中，追謚文節。先是，修撰羅倫以諫謫福建提舉，逾六十年而芬繼之。與倫同鄉同官，所謫地與官又同，福建士大夫遂祀芬配倫云。

自己的過失而作自我批評。把倡導恢復絶學當作自己的任務。他的學術能貫串各部經典，兼通天文、音律與曆法，而尤其精通《周禮》。他曾經説："《周禮》比之《儀禮》、《禮記》，就好像蜀國比之吴國、魏國。賈氏説《儀禮》是本，《周禮》是末，大錯了。朱子對此不加以糾正，爲什麼呢?"後來病重了，他兒子請他留話，他惟以没來得及闡揚《周禮》爲遺恨。學生們稱他爲梓溪先生。萬曆年間，朝廷追贈謚號爲文節。從前，修撰羅倫因爲進諫而貶官福建提舉，過了六十年而舒芬又繼承了羅氏，與羅倫同鄉而任同様的官職，受貶而赴的地方與官職又相同，福建士大夫便以舒芬配祀羅倫。

崔桐

崔桐，字來鳳，海門人。鄉試第一，與芬同進士及第。授編修。既諫南巡，并跪闕下，受杖奪俸。嘉靖中，以侍讀出爲湖廣右參議，累擢國子祭酒，禮部右侍郎。

崔桐，字來鳳，海門人。鄉試第一名，與舒芬一起進士及第。授官編修。進諫武宗南巡後，與舒芬一同跪在宫門外，受到杖責并削奪了官俸。嘉靖年間，以侍讀出任湖廣右參議，積累功勞升遷，任國子祭酒、禮部右侍郎。

馬汝驥

馬汝驥字仲房，綏德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偕芬等諫南巡，罰跪受杖。教習期滿，當授編修，特調澤州知州。懲王府人虐小民，比王有所屬，輒投其書櫝中不視。陵川知縣貪，汝驥欲黜之。巡按御史爲曲解，汝驥不聽，竟褫其官。世宗立，召復編修，尋録直諫功，增秩一等。預修《武宗實録》，進修撰。歷兩京國子司業，擢南京右通政，就改國子祭酒，召拜禮部右侍郎。尚書嚴嵩愛重汝驥，入閣稱之，帝特加侍讀學士。汝驥行己峭厲，然性故和易，人望歸焉。卒贈尚書，謚文簡。

馬汝驥字仲房，綏德人。正德十二年中進士，改庶吉士。與舒芬等一起進諫武宗南巡，罰跪并受杖責。教習期滿，本應授官編修，結果衹調任澤州知州。爲懲戒王府中人虐待小民百姓，等到親王有所請托，便將有關來信扔到盒裏根本不看。陵川知縣很貪婪，馬汝驥想要罷黜他。巡按御史替那人曲意解脱，馬汝驥不聽，最後還是罷了那知縣的官。世宗即位，召汝驥回京恢復編修之職，不久記録其直言進諫之功，增加官秩一等。參預編纂《武宗實録》，升任修撰。歷任兩京國子司業，提升爲南京右通政，就在當地任國子祭酒，召入京拜官爲禮部右侍郎。尚書嚴嵩喜歡并且看重馬汝驥，進入内閣後稱贊他，皇上便特意加封他爲侍讀學士。馬汝驥品行自我要求十分嚴格，但生性本來平和隨易，所以人心都向着他。死後朝廷贈官尚書，謚號爲文簡。

應軫等自有傳。

汪應軫等人各自有傳記。

贊曰：詞臣以文學侍從爲職，非

贊曰：文詞之臣以用文學侍從皇上爲職，并

有言責也。激於名義，侃侃廷諍，抵罪謫而不悔，豈非皎然志節之士歟。奪情之典不始李賢，然自羅倫疏傳誦天下，而朝臣不敢以起復爲故事，於倫理所裨，豈淺鮮哉。章懋等引宣宗箴，明國家設官意，不爲彰君之過。鄒智指列賢奸，矯拂偷末。舒芬危言聳切，有袁盎攬轡之風。况夫清修峻節，行無瑕尤，若諸子者，洵足以矯文士浮夸之習矣。

無進言的責任。但他們受名聲與道義的激勵，在朝廷上侃侃而談，竭力進諫，就是用貶官來抵罪也不後悔，難道不是些清白而有志氣與節操的士人嗎！本留守服喪却令官員奪情任職，這做法不始於李賢，然而自從羅倫的奏疏爲天下人傳誦，朝廷内的大臣便不敢把在喪親期間奪情留任當作成規，這對於倫理的裨益，哪裏是淺而少的啊。章懋等人引用宣宗的箴言，申明國家設置官職的本意，不能算是彰揚君主的過失。鄒智指名羅列賢臣、奸臣，矯正指斥了那些苟且從事的末流之輩。舒芬直言進諫，心意迫切，有漢代袁盎抓住馬繮勸阻皇帝的遺風。更何况那些清高的修養，峻毅的節操，行爲没有瑕疵過分處，像這幾位那樣，確是足以矯正文人浮誇的陋習了。

明史卷一百八十

列傳第六十八

張寧　王徽 王淵(等)　毛弘　丘弘　李森　魏元 康永韶(等)　强珍
王瑞 張稷　李俊　汪奎 (從子)舜民 崔陞(等)　湯鼐 吉人 劉槩 董傑
姜綰 余濬(等)　姜洪 歐陽旦 暢亨　曹璘　彭程　龐泮 呂獻　葉紳
胡獻 武衢(等)　張弘至　屈伸　王獻臣 吴一貫 余濂

張寧

張寧，字靖之，海鹽人。景泰五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七年夏，帝從唐瑜等奏，考核南京大小諸臣。寧言："京師尤根本地，不可獨免。"又言："京衛帶俸武職，一衛至二千餘人，通計三萬餘員。歲需銀四十八萬，米三十六萬，并他折俸物，動經百萬。耗損國儲，莫甚於此。而其間多老弱不嫻騎射之人。莫若簡可者，補天下都司、衛所缺官，而悉汰其餘。"議格不行。

張寧，字靖之，海鹽人。景泰五年考中進士，授官禮科給事中。七年夏季，皇上聽從唐瑜等人的上奏，考核南京大小各級官員。張寧說："京都尤其是根本地方，不能惟獨免去對京都官員的考核。"又說："京都衛所帶有俸禄的武職，一衛達二千多人，合計三萬多位。每年需要花費銀兩四十八萬，米三十六萬，加上其他可以折算成俸禄的東西，動輒上百萬。耗損國家儲備，没有比這更嚴重的了。而這其中又有許多是老弱且不熟悉騎馬射擊的人。不如挑選出可用的人，讓他們補任天下都司、衛所的缺官，而全部淘汰掉其餘的人。"但此倡議受到阻礙而没有施行。

帝得疾，適遇星變，詔罷明年元會，百官朝參如朔望。寧言："四方來覲，不得一睹天顔，疑似之際，必至訛言相驚，願勉循舊典，用慰人心。"帝疾不能從，而"奪門"之變作。

皇上得了病，正巧又遇上星象變異，便下詔罷去次年元旦例行的接見群臣的儀式，讓各級官員仍在每月初一與十五上朝參見。張寧說："各地來覲見的官員，不能一睹天子容顔，心存疑慮之際，一定會互傳謡言而感到驚異，希望陛下勉强依循舊規，以撫慰人心。"皇上因病不能依從張寧的建議，而"奪門"的政變便暴發了。

天順中，曹、石竊柄。事關禮科者，寧輒裁損，英宗以是知寧。朝鮮與鄰部毛憐衛仇殺，詔寧同都指揮武忠往解。寧辭義慷慨，而忠驍健，張兩弓折之，射雁一發墜，朝鮮人大驚

天順年間，曹吉祥、石亨竊取國家大權。事情與禮科有關的，張寧就有所制約損减，英宗因此知道了張寧的爲人。朝鮮與相鄰部落毛憐衛結仇相互殘殺，皇上詔令張寧同都指揮武忠前往調停。張寧言辭義氣慷慨，而武忠驍勇矯健，拉開

服，兩人竟解其仇而還。中官覃包邀與相見，不往。尋擢都給事中。

兩張弓折斷了它們，射大雁又一發就讓大雁落地，朝鮮人大爲驚嘆佩服，兩人最後化解了雙方的仇怨而返京。太監覃包約張寧相見，張寧不去。不久被提升爲都給事中。

憲宗初御經筵，請日以《大學衍義》進講。是年十月，皇太后生辰，禮部尚書姚夔仍故事，設齋建醮，會百官赴壇行香。寧言無益，徒傷大體，乞禁止。帝嘉納之。未幾，給事中王徽以牛玉事劾大學士李賢，得罪。寧率六科論救，由是寖與内閣忤。會王竑等薦寧堪僉都御史清軍職貼黄，與岳正并舉。得旨，會舉多私，皆予外任。寧出爲汀州知府，以簡静爲治，期年善政具舉。

憲宗剛開始參加經筵講席，張寧就請求每天用《大學衍義》進講。這年十月，皇太后生日，禮部尚書姚夔依照成規，設齋建醮，召集各部官員前往齋壇進香。張寧説這樣做没有什麽益處，衹是傷害大局，請求禁止。皇上贊賞并采納了他的意見。不久，給事中王徽因爲牛玉的事情彈劾大學士李賢，反遭了罪。張寧率領六科給事中們發言相救，由此逐漸跟内閣有了矛盾。恰在此時王竑等推薦張寧有能力任僉都御史清軍職貼黄，與岳正一同受推薦。結果得聖旨，協同推薦多有私人感情，受薦者均給予京都之外的任職。張寧外任爲汀州知府，用簡單寧静作爲治州方針，一年後優良的政績都顯示了出來。

寧才高負志節，善章奏，聲稱籍甚。英宗嘗欲重用之，不果。久居諫垣，不爲大臣所喜。既出守，益鬱鬱不得志，以病免歸。家居三十年，言者屢薦，終不復召。

張寧才能很高，心懷志氣節操，擅長寫奏章，聲譽很好。英宗曾經想要重用他，没有成功。他久處諫議官衙，不受大臣的喜歡。外任後，更加鬱鬱不得志，因病免去官職回鄉。在家住了三十年，諫官多次推薦他，可皇上最後還是不再召他回京。

無子。有二妾，寧没，剪髮誓死，樓居不下者四十年。詔旌爲“雙節”。

張寧没有兒子，有兩個小妾，張寧死後，她們剪去頭髮以表示誓死忠於主人，在樓上住着不下來有四十年。朝廷下詔表彰她們爲“雙節”。

王徽

王徽，字尚文，應天人。天順四年進士。除南京刑科給事中。憲宗即位數月，與同官王淵、朱寬、李翔、李鈞疏陳四事。末言：“自古宦官賢良者少，奸邪者多。若授以大權，致令敗壞，然後加刑，是始愛而終殺之，非所以保全之也。願法高皇帝舊制，毋令預政典兵，置産立業。家人義子，悉編原籍爲民。嚴禁官吏與之交接，惟厚其賞賚，使得豐足，無復他望。此國家之福，亦宦官之福也。”

王徽，字尚文，應天人。天順四年考中進士。任南京刑科給事中。憲宗即位纔幾個月，王徽與任相同官職的王淵、朱寬、李翔、李鈞上奏疏陳述四件事。奏疏末尾説：“自古以來宦官賢良的少，奸邪的多。如果授給他們大權，致使他們敗壞，然後又加以刑罰，這是開始愛他們而最終又殺了他們，不是保全他們的辦法。希望效法高皇帝的舊制，不要讓他們參預朝廷政治，率領軍隊，置田産立家業。他們的家人和養子，全都編入原籍做百姓。嚴禁官吏跟他們有來往，衹是增加給他們的賞賜，使他們得以豐衣足食，而不再有其他的期望。這是國家的福分，也是宦官的

福分。”

其冬，帝入萬妃譖，廢吴后，罪中官牛玉擅易中宫，謫之南京。徽復與淵等劾之曰：

陛下册立中宫，此何等事，而賊臣牛玉乃大肆奸欺。中宫既退，人情咸謂玉必萬死。顧僅斥陪京，猶全首領，則凡侍陛下左右者將何所忌憚哉！内閣大臣，身居輔弼，視立后大事漠然不以加意。方玉欺肆之初，婚禮未成，禮官畏權，輒爲阿附。及玉事發之後，國法難貸，刑官念舊，竟至苟容。而李賢等又坐視成敗，不出一言，黨惡欺君，莫此爲甚。請并罪賢等，爲大臣不忠者戒。

這年冬季，皇上聽了萬妃的讒言，廢黜了吴后，判太監牛玉犯有擅自調换中宫的罪行，把他貶往南京。王徽又與王淵等人彈劾牛玉説：

陛下册立中宫，這是何等大的事情，而賊臣牛玉却大肆施行奸詐欺騙。中宫黜退後，人們依情理都説牛玉一定罪該萬死了。看到僅斥退到陪都，還保全着腦袋，那麽凡是侍奉陛下左右的那些人還會有什麽顧忌與害怕呢！内閣的大臣，身居輔佐聖上的要職，對待册立皇后的大事情漠然不加注意。當牛玉剛開始肆意欺騙時，婚禮還没有舉行，負責禮儀的官員畏懼權勢，就對此阿諛比附。等到牛玉案發之後，依照國法難以寬貸，處理刑案的官員又念於舊情，最後到了苟且寬容的地步。而李賢等人又坐視事情的成敗，不發一言，與惡人做同黨欺騙國君，没有比這更嚴重的了。請將李賢等人一起問罪，作爲大臣不忠的戒鑒。

臣等前疏請保全宦官，正欲防患於未萌。乃處置之道未聞，牛玉之禍果作。然往不可諫，來猶可追，臣等不敢遠引，請以近事徵之。正統末，有王振矣，詎意復有曹吉祥。天順初，有吉祥矣，詎意復有牛玉。若又不思預防，安知後不有甚於牛玉者哉。

臣等前次上疏請求保全宦官，正是想要防患於未然。然而對宦官處置的辦法没有聽説，牛玉的災禍却果然生起。但往事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臣下們不敢遠引歷史，就請用近事來檢驗。正統末年，已經有個王振了，誰料又出了個曹吉祥；天順初年，有個吉祥，誰料又出了個牛玉。如果又不想到預防，哪知道以後不會有個比牛玉更厲害的人呢。

夫宦者無事之時似乎恭慎，一聞國政，即肆奸欺。將用某人也，必先賣之以爲己功。將行某事也，必先泄之以張己勢。迨趨附日衆，威權日盛，而禍作矣。此所以不可預聞國政也。内官在帝左右，大臣不識廉耻，多與交結。饋獻珍奇，伊優取媚，即以爲賢，而朝夕譽之。有方正不阿者，即以爲不肖，而朝夕讒謗之，日加浸潤，未免致疑。由是

受過宫刑的人没有事情的時候似乎很恭敬謹慎，一旦聽到國家政事，就肆意實行奸詐欺騙的勾當。朝廷將用某人，他們一定先出賣這一消息，把它作爲自己的功勞。朝廷將做某件事，他們一定先泄露内幕，用以張大自己的勢力。等到趨附他們的人日益衆多了，他們的威聲權勢日益盛大了，禍害便起來了。這就是不能讓他們預先聽到國家政事的原因。太監在皇上左右，大臣不知道廉耻，多跟他們結交。贈送珍寶奇物，隨風轉舵以取媚於太監。太監便認爲這樣的大臣是

稱譽者獲顯，讒謗者被斥，恩出於内侍，怨歸於朝廷，此所以不可許其交結也。内官弟侄授職任事，倚勢爲非，聚奸養惡，廣營財利，奸弊多端。身雖居内，心實在外。内外交通，亂所由起，此所以不可使其子侄在外任職營立家産也。

賢人，而早晚都稱贊他們。有方正不阿的，就認爲是不像樣的臣下，而早晚都進讒言誹謗他們，日復一日地增加影響，那些大臣便不免要招致皇上的疑心。由此被太監稱贊的獲得顯赫地位，受讒言誹謗的被斥責，皇恩出於宫内侍從，怨恨歸於朝廷，這就是不能允許他們跟大臣結交的原因。太監的兄弟侄兒授職辦公事，倚仗權勢爲非作歹，聚集奸人豢養惡棍，廣泛地謀求財利，奸詐弊端有很多。太監身雖然住在宫裏，心却其實在外面。内外相互勾結，動亂由此興起，這就是不能讓太監的兒子侄子在宫外任職謀求置立家産的原因。

臣等職居言路，不爲苟容，雖死無悔，惟陛下裁察。

臣等身居言官之位，不能做苟且容忍的事，即使死了也不後悔，衹聽陛下聖斷明察。

詔謂妄言邀譽，欲加罪。諸給事、御史交章論救，乃并謫州判官。徽得貴州普安，淵茂州，寬潼川，翔寧州，鈞綏德。奏蓋鈞筆也。侍郎葉盛、編修陳音相繼請留，不納。最後御史楊琅言尤切，幾得罪。

皇上下詔，説這道奏疏是胡言亂語，博取聲譽，要加給王徽等人罪名。各位給事、御史便輪番上奏章解救，朝廷纔把他們一并貶任爲州判官。王徽任職於貴州普安，王淵在茂州，朱寬在潼川，李翔在寧州，李鈞在綏德。奏章大約是李鈞執筆的。侍郎葉盛、編修陳音相繼請求留下他們在京都，朝廷不采納這意見。最後御史楊琅進言尤爲嚴切，差點獲罪。

徽至普安，興學校教士，始有舉於鄉者。却土官隴暢及白千户賄，治甚有聲。居七年，棄官歸。言者屢薦，終以宦官惡之不復録。徽嘗曰："今仕者以剛方爲刻，怠緩爲寬。學者以持正爲滯，恬軟爲通。爲文以典雅爲膚淺，怪異爲古健。"其論治，嘗誦張宣公語"無求辦事之人，當求曉事之人"，時皆服其切中。

王徽到普安，興辦學校教育讀書人，當地纔開始有考中鄉試的。王徽又推辭了土官隴暢以及白千户的賄賂，治州方面很有名聲。在那裏住了七年，丢下官職回鄉。諫官多次推薦他，最後因爲宦官厭惡他而不再被録入官籍。王徽曾經説："現在做官的把剛正端方視爲嚴刻，把疲怠緩慢視爲寬容。學者把持論公正視爲滯塞，把淡漠軟弱視爲通達。寫文章把典雅視爲膚淺，把怪異視爲古健。"他談到治理公務，曾經誦讀張宣公的話"不要尋求辦事的人，應當尋求明曉事理的人"，當時人們都佩服他説的切中要害。

弘治初，吏部尚書王恕薦起陜西左參議。逾年，謝病還，卒，年八十三。子韋，見《文苑傳》。

弘治初年，吏部尚書王恕推薦他起任陜西左參議。過了一年，告病還鄉，而後去世，時年八十三歲。兒子王韋，事迹見《文苑傳》。

王淵　朱寬

王淵，浙江山陰人。天順元年進士，除南京吏科給事中。素伉直，終順天府治中。

王淵，浙江山陰人。天順元年考中進士，任南京吏科給事中。平素爲人耿直，官至順天府治中。

朱寬，莆田人，李翔，大足人，皆天順元年進士。李鈞，永新人，景泰二年進士。寬爲南京禮科給事中，翔兵科，鈞工科。既被謫，寬進表入京，道卒。翔、鈞皆以判官終。

朱寬，莆田人，李翔，大足人，都是天順元年進士。李鈞，永新人，景泰二年進士。朱寬是南京禮科給事中，李翔是兵科給事中，李鈞是工科給事中。他們被貶職後，朱寬進奉謝官表到京都去，半路上死了。李翔、李鈞都以判官結束官場生涯。

毛弘

毛弘，字士廣，鄞人。登天順初進士。六年授刑科給事中。成化三年夏，偕六科諸臣上言："比塞上多事，正陛下宵衣旰食時。乃聞退朝之暇，頗事逸游。炮聲數聞於外，非禁城所宜有。况災變頻仍，兩畿水旱，川、廣兵革之餘，公私交困。願省游戲宴飲之娱，停金豆、銀豆之賞，日御經筵，講求正學，庶幾上解天怒，下慰人心。"御史展毓等亦以爲言，皆嘉納。

毛弘，字士廣，鄞縣人。考取天順初年進士。六年，授官刑科給事中。成化三年夏季，與六科各位臣僚一起向皇上進言："近來邊疆多事，正是陛下應當天未明就穿衣起身，傍晚纔進食的時候。却聽説陛下退朝後的閑暇時光，很喜歡游樂。炮聲多次從外面傳入，這不是禁城所應當有的。何况災害異變頻繁，南北兩京的近郊地方或有水災或有旱災，川、廣戰争之後，公私交困。希望陛下省除游戲宴飲的娱樂活動，停止金豆、銀豆的賞賜活動，每天都親臨經典講習會，講求正道之學，這纔大約能上消天怒，下慰人心。"御史展毓等也進了類似的諫言，都受到贊賞并被采納了。

帝從學士商輅請，改元後建言罷官者悉録用。弘請斷自踐阼而後，召還給事中王徽等，不許。慈懿太后崩，詔别葬。弘偕魏元等疏諫，未得請。朝罷，弘倡言曰："此大事，吾輩當以死諫，請合大小臣工伏闕固争。"衆許諾。有退却者，給事中張賓呼曰："君輩獨不受國恩乎，何爲首鼠兩端。"乃伏哭文華門，竟得如禮。

皇上聽從學士商輅的請求，改元後因爲提建議而罷官的都重新録用。毛弘請求將期限斷在皇上登基以後，召回給事中王徽等人，皇上不允許。慈懿太后崩，皇上下詔另行安葬。毛弘與魏元等一起上疏進諫，請求没有被批准。朝見結束後，毛弘倡議説："這是大事，我輩應當以死相諫，請聯合大小臣僚伏於宫門力争。"大家都同意。其中有退却的，給事中張賓喊道："您們幾位惟獨没受過國家的恩惠嗎，爲什麽要首鼠兩端。"於是大家伏於文華門痛哭，最後得以按禮儀安葬太后。

弘在垣中所論列最多，聲震朝宁。帝頗厭苦之，嘗曰："昨日毛弘，今日毛弘。"前後所陳，或不見聽，而弘慷慨論議無所屈。欽天監正谷濱

毛弘在官府中提建議最多，聲震朝廷。皇帝很厭煩，也很受其苦，曾説："昨天是毛弘，今天又是毛弘。"毛弘先後所陳述的事情，有的没被聽從，毛弘却慷慨議論，無所屈服。欽天監正

受賕當除名，命輸贖貶秩。正一真人張元吉有罪論死，詔繫獄。弘等皆固争，終不聽。三遷至都給事中。得疾，暴卒。

谷濱收受賄賂應當除名，皇上命他交贖金降官秩了事。正一真人張元吉有罪當判死刑，皇上下詔關入監獄。毛弘等都力争維持原判，皇上最終還是不聽從。經過三次升遷做到都給事中。後來得了病，突然死去。

丘弘

丘弘，字寬叔，上杭人。天順末進士。授户科給事中。數陳時政。成化四年春，偕同官上言："洪武、永樂間，以畿輔、山東土曠人稀，詔聽民開墾，永不科税。邇者權豪怙勢，率指爲閑田，朦朧奏乞。如嘉善長公主求文安諸縣地，西天佛子劄實巴求静海縣地，多至數十百頃。夫地逾百頃，古者百家産也。豈可徇一人之私情，而奪百家恒産哉。"帝納其言，詔自今請乞，皆不許，著爲令。劄實巴所乞地，竟還之民。弘再遷，至都給事中。

丘弘，字寬叔，上杭人。天順末年考中進士，授官户科給事中。多次向朝廷陳述時政。成化四年春季，與任同樣職務的官員一起向皇上進言："洪武、永樂年間，因爲京都近郊、山東土地廣闊人口稀少，下詔聽任百姓開墾荒地，永不徵税。近來權豪之人依仗威勢，把田地全都指爲閑田，蒙混着上奏章請求把閑田賜給他們。如嘉善長公主請求文安等幾縣的土地，西天佛子劄實巴請求静海縣土地，多達幾十上百頃。土地超過百頃，古時候是上百户人家的家産。難道可以徇一人的私情，而奪取上百户人家的不動産嗎？"皇上采納了他的建議，詔令從今以後請求閑地，都不再批准，定爲法令。劄實巴所求得的土地，最後還給了百姓。丘弘經過兩次升遷，官做到都給事中。

六年夏，山東、河南大旱，弘請振。因言："四方告災，部臣拘成例，必覆實始免。上雖蠲租，下鮮實惠。請自今遇災，撫按官勘實，即與蠲除。"從之。

六年夏季，山東、河南發生大旱災，丘弘請求對兩地進行賑濟。并就此進言説："各地報告有災荒，有關部門大臣拘於成規，一定要覆核確實了纔豁免糧租。上面雖然免除了租税，下邊却很少受到實際的恩惠。請從今以後遇到災害，巡撫巡按官員勘察得實，就馬上給予免除。"皇上同意這一請求。

萬貴妃有寵，中官梁芳、陳喜争進淫巧，奸人屠宗順輩日獻奇異寶石，輒厚酬之，糜帑藏百萬計，有因以得官者。都人仿效，競尚侈靡，僭擬無度。弘偕同官疏論宗順等罪，請追還帑金，嚴禁侈俗。事下刑部，尚書陸瑜因請置宗順等於理，没其貲以振饑民。帝不許，但命僭侈者罪無赦，然竟不能禁也。

萬貴妃得到皇上的寵愛，太監梁芳、陳喜争着向她進貢過分奇巧無益的東西，心懷奸意之人屠宗順之流又天天進獻奇異的寶石，萬貴妃得到貢品便給他們豐厚的酬金，浪費國庫的錢財數以百萬計，有因此而獲取官職的。京都的人們便仿效着幹，競相崇尚奢侈與糜爛的生活，越級模仿皇家規格没有節制。丘弘與任相同職位的官員上疏指出宗順等有罪，請朝廷追回錢財，嚴禁奢侈的習俗。事情下批到刑部，尚書陸瑜便請求按規矩處理宗順等人，没收他們的資産來賑濟飢民。皇上不允許，衹下令過分奢侈者判罪不加寬恕，

然而最終還是不能禁止。

京師歲歉米貴，而四方游僧萬數，弘請驅逐，以省冗食。又請發太倉米，減價以糶，給貧民最甚者。帝悉從之。復言："在京百獸房及清河寺諸處，所育珍禽野獸，日飼魚肉米菽，乞并縱放，以省冗費。"報聞。明年使琉球，道卒。

京城因爲年成歉收米價昂貴，而各地來京的游方僧人有上萬，丘弘便請求驅逐他們，以節省多費的食物。又請求開太倉的米糧，減價出賣用以平抑米價，供給貧民中最窮的人。皇上都聽從了他的建議。他又説："在京城裏的百獸房以及清河寺等幾處所養的珍禽野獸，每天要喂魚肉米豆，請都將它們放了，以節省過多的費用。"皇上回答知道了。次年丘弘出使琉球，走到半道上去世。

弘與毛弘同居言路，皆敢言，人稱"二弘"云。

丘弘與毛弘同在諫議官的職位上，都敢於説話，人稱"二弘"。

李森

李森，字時茂，歷城人。天順元年進士。授户科給事中。負氣敢言。

李森，字時茂，歷城人。天順元年考中進士，授官户科給事中。胸懷氣節，敢於直言。

憲宗立，上疏請禁朝覲官科斂徵求爲民害者。吏部尚書王翱請從其言，帝爲下詔禁止。頃之，言："近有無功而晋侯、伯、都督者，有無才德而位九列者，有以畫、弈、彈琴、醫、卜技能而得官職者。名爵日輕，廩禄日費，是玩天下之公器，棄國家之大柄也。自今宜擇人授，毋令匪才競進。"且請嚴軍官黜陟，核逃伍虚糧。皆報可。御史謝文祥以劾姚夔下獄，森偕同官救之，不納。

憲宗即位，李森上奏疏請求禁止赴京朝覲皇上的官員藉機亂收賦税，横徵暴斂爲害百姓。吏部尚書王翱請求朝廷聽從李森的意見，皇上爲此下詔書禁止有關行爲。過了不久，李森説："近來有没有功勛而晋升侯、伯、都督的，有没有才幹與道德而位於九種高級官職的，有憑着繪畫、下棋、彈琴、醫術、占卜等技能而獲得官職的。名聲官爵日益輕微，國庫官俸日益耗費，這是玩弄天下的公器，丢棄國家的大權。從今以後應當選擇合適的人授與官職，不要讓没有才能的人競相進入仕途。"他還請求嚴格軍官降級升遷制度，核實逃兵缺額後虚報的口糧。都回覆同意。御史謝文祥因爲彈劾姚夔被投入監獄，李森與同僚去救他，但意見不爲朝廷所采納。

明年夏，日食，瓊山縣地震，森疏陳十事。未幾，以貴倖侵奪民産，率諸給事言："昔奉先帝敕，皇親强占軍民田者，罪毋赦，投獻者戍邊。一時貴戚莫敢犯。比給事中丘弘奏絶權貴請乞，陛下亦既俯從。乃外戚錦衣指揮周彧求武强、武邑田六百餘頃，翊聖夫人劉氏求通州、武清地三百餘頃，詔皆許之，何其與前敕悖也！彼谿壑難厭，而畿内膏腴有限，

次年夏季，發生了日食，瓊山縣又有地震，李森上奏疏陳述了十件事。不久，因爲權貴與皇帝親信侵奪百姓家産，李森率領各位給事進言："從前奉先帝的敕命，皇家親戚强占軍隊百姓田地的，判罪不加寬恕，將田産寄在别人名下以減輕賦役的判戍守邊疆。一時皇親國戚没有人敢違犯這一敕命。近來給事中丘弘上奏章請求杜絶權貴的請求閑田，陛下已經同意。然而外戚錦衣衛指揮周彧求賜武强、武邑田六百多頃，翊聖夫人劉氏求賜通州、武清地三百多頃，皇上下詔都允

小民衣食皆出於此，一旦奪之，何以爲生。且本朝百年來户口日滋，安得尚有閒田不耕不稼。名爲奏求，實豪奪而已。”帝善其言，而已賜者仍不問。山西災，山東及杭、紹、嘉、湖大水，森等請蠲振，帝并從之。

許賜予他們，這跟以前的敕令何其相矛盾啊！那些人的欲望像山溪深谷難以填滿，而京城各郊區内肥沃的土地有限，百姓的衣食都出在這裏，一旦奪取他們的田地，他們靠什麽來生活。再説本朝百年以來家户人口日益增長，哪裏還有閑田是不被耕作不種莊稼的。那些人名爲上奏章請求，其實是在强行奪取而已。”皇上贊賞他説的，但已經賜與田地的仍就不追究。山西受災，山東以及杭、紹、嘉、湖發大水，李森等請求免徵各災區税糧，賑濟災民，皇上都聽從了他的建議。

時帝未有儲嗣，而萬貴妃專寵，後宫莫得進。言者每勸上普恩澤，然未敢顯言妃妒也。惟森抗章爲言，帝心愠。森已再遷左給事中，會户科都給事中缺，吏部列森名上，詔予外任。部擬興化知府，不允，乃出爲懷慶通判。未幾，投劾歸，不復出。

當時皇上還没有可以在將來接替皇位的後嗣，而萬貴妃獨占皇上的寵愛，宫内后妃没人能够親近皇上。有發言權的人常勸皇上普施恩澤，然而不敢明説萬貴妃太嫉妒。祇有李森上奏章直言，皇上内心很不愉快。李森已經升官兩次，做到左給事中，恰在此時户科都給事中空缺，吏部便把李森的名字排入上奏給朝廷，皇上下詔予以外任。吏部打算任他爲興化知府，皇上不批准，便出任爲懷慶通判。不久，遞交引罪自責的辭呈回家，不再出來做官。

魏元

魏元，字景善，朝城人。天順元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成化初，萬貴妃兄弟驕横，元疏劾之。四年，慈懿太后崩，將别葬。元偕同官三十九人抗章極諫，御史康永韶亦偕同官四十一人争之，伏哭文華門，竟得如禮。

魏元，字景善，朝城人。天順元年考取進士，授官禮科給事中。成化初年，萬貴妃的兄弟驕横跋扈，魏元上疏彈劾了他們。四年，慈懿太后駕崩，將被葬在英宗安葬的裕陵之外的地方。魏元便與一同任官的三十九個人一起上奏章竭力勸阻，御史康永韶也與任相同官職的四十一個人爲此事跟朝廷争辯，在文華門外伏地痛哭，最後使慈懿太后得以合乎禮儀地與英宗合葬。

其年九月，彗星見。元率諸給事上言：

> 入春以來，災異疊至，近又彗星見東方，光拂台垣，皆陰盛陽微之證。臣聞君之與后，猶天之與地，不可得而參貳也。傳聞宫中乃有盛寵，匹耦中宫。尚書姚夔等向嘗言之，陛下謂“内事朕自裁置”。屏息傾聽，將及半載，而昭德宫進膳未聞少减，中

這年的九月，有彗星出現。魏元率領各位給事向朝廷進言：

> 入春以來，災害異變紛至沓來，最近又有彗星出現於東方，星光掠過台閣要地，這都是陰盛陽衰的佐證。臣聽説國君對於皇后，就好像天對於地，不可以相配後又雜以另一個。據傳聞宫裏還有人得大寵，而使中宫皇后孤單了。尚書姚夔等人先前曾經就此發表了看法，陛下説：“宫裏的事情朕自己處置。”大家屏住聲息專心傾聽，將有半年

宫未聞少增。夫宫闈雖遠，而視聽猶咫尺，衽席之微，譎見玄象，不可不懼。且陛下富有春秋，而震位尚虚。豈可以宗社大計一付之愛專情一之人，而不求所以固國本安民心哉。願明伉儷之義，嚴嫡妾之防。俾尊卑較然，各安其分。本支百世之基，實在於此。

了，而昭德宫内的進用膳食没聽説有些許减免，中宫的膳食也没聽説有些許增加。宫内后妃所居的地方雖然深遠，但由人看來聽説却猶如近在咫尺，床笫間的細微變化，會體現於玄妙的天象變化中，不可不引起警惕。再説陛下還富有春秋年華，而太子東宫的位置還空着。怎麽可以把宗廟社稷的大計一并交付給專注於寵愛、情誼專一的人，而不追求用以鞏固國家根本、安定百姓民心的東西呢！希望陛下明瞭伉儷的含義，嚴於正室與小妾的區别。以使尊卑涇渭分明，各自安分守己。而皇家本支傳百世的基業，實際上就在於此。

四方旱澇相仍，民困日棘，荆、襄流民告變。陛下作民父母，初無儆惕，僅循故事，付部施行。而户部尚書馬昂，凡有奏報，遇上意喜，則曰“移所司處置”；遇上意怒，則曰“事窒難行”；微有利害，即乞聖裁。首鼠依違，民更何望。惟亟罷征税，發内帑，遣官振贍，庶可少慰人心。

各地旱澇接連不斷，百姓的困苦日益棘手，荆、襄的流民已經發動了叛亂。陛下做百姓的父母，開始時没有戒備與警惕，衹依照陳規，交付有關部門處理。而户部尚書馬昂，凡有奏報，遇見皇上心意正高興，就説“移交有關官員處置”；遇見皇上心意正在惱怒，就説“事情受到阻礙甚難施行”；稍微有些利害關係的，就請求聖上裁定。首尾兩端，没有主見，百姓還有什麽指望。衹有迅速罷免徵税，啓用内庫所藏鈔幣，派遣官員賑濟扶困，大概纔可以稍稍安慰一下人心。

陛下崇信異教，每遇生慼之辰，輒重糜費財，廣建齋醮。而西僧劄實巴等，至加法王諸號，賜予駢蕃。出乘棕輿，導用金吾仗，縉紳避道，奉養過於親王。悖理亂紀，孰甚於此。乞革奪名號，遣還其國，追録横賜，用振饑民。仍敕寺觀，永不得再請齋醮，以蠹國用。

陛下崇奉迷信異端之教，每遇生死的日子，就特别地糜費錢財，建造了許多齋醮之處。而西方僧侣劄實巴等人，甚至被加封法王等名號，賜予豐厚。出外乘坐棕製的轎輿，前導用執金吾的儀仗，有身份的紳士也要避讓道旁，而對這些西方僧人的奉養超過了親王。悖於常理、混亂綱紀，有什麽比這更嚴重的。請求革除剥奪他們的名號，遣返他們回自己的國家，追回收録額外的賜物，用以賑濟飢民。并下詔令給寺廟觀宇，永遠不許再請求開設齋醮，以耗損國家當用的財資。

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公私交困，由玩好太多，賞賚無節。或營立塔寺，或購市珍

天下的財資，不在官府便在民間。如今公私交困，是由於玩物喜好太多，賞賜没有節度。有時營建佛塔佛寺，有時購買珍寶奇

奇。一物之微，累價巨萬，國帑安得不絀。願屏絶淫巧，停罷宴游，諸銀場及不急務悉爲禁止。

異之物。以一樣東西之小，却要費價巨萬，國家庫帑怎麽會不空虛。希望朝廷屏棄杜絶淫巧的東西，停止宴樂游賞，諸如銀場以及不是緊急的事情全都禁止。

至兩京文武大臣，不乏奸貪，争爲蒙蔽。陛下勿謂其位高而不忍遽去，勿謂其舊臣而姑且寬容。宜令各自陳免，用全大體。其貪位不去者，則言官糾劾。而臣等濫居言路，無補於時，亦望罷歸，爲不職戒。

至於北南兩京的文武大臣，其中不乏奸詐貪婪之人，都争相蒙蔽聖上。陛下不要認爲他們官位高而不忍心立即驅逐他們，不要認爲他們是舊臣僚而姑且寬容他們。應當命令他們各自提出辭職，用以保全大體。那些貪戀官位不走的，就由諫議官出面彈劾。而微臣等人多餘地占在發表諫議的位置上，無補於時事政治，也希望罷官還鄉，作爲不稱職之人的鑒戒。

帝優詔褒答之，然竟不能用。

皇上下了道贊賞的詔書用表揚的形式答覆了他，但最終還是没有采納他的意見。

元屢遷都給事中，出爲福建右參政。巡視海道，嚴禁越海私販。巨商以重寶賂，元怒叱出之。母憂歸，廬墓三年，服除，起江西參政，卒。

魏元經過多次升遷，做到都給事中，外任爲福建右參政。巡視海防沿綫，嚴禁過海私自販運貨物。曾有大商人用貴重寶貨相賄賂，魏元憤怒叱責，將他逐出。遭逢母喪回到家鄉，在母親墓旁建草廬住了三年，服喪期滿，朝廷起用他任江西參政，後來去世。

康永韶

康永韶，字用和，祁門人。舉於鄉，入國學，選授御史。成化初，巡按畿輔，劾尚書馬昂抑市民地。四年偕同官胡深、鄭己等争慈懿太后山陵事。彗星見，復偕同官上言八事，大旨與元前疏相類。兩京大臣考察庶寮，去留多不當。永韶等復劾大臣行私，且摘刑部主事余志等十二人罪，爲志所訐，俱下詔獄。永韶謫順昌知縣，再調福清、惠安。久之，有薦其知天文者，中旨召還，授欽天監正，進太常少卿，掌監事。永韶爲御史有直聲，及是乃更迎合取寵，占候多隱諱，甚者以災爲祥。陝西大饑，永韶言："今春星變當有大咎，賴秦民饑死，足當之，誠國家無疆福。"帝甚悦，中旨擢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

康永韶，字用和，祁門人。中舉人於鄉里，進入國子監學習，經過選拔被授職御史。成化初年，巡視京城外圍的地區，彈劾尚書馬昂壓低價錢購進百姓田地。四年又與任相同官職的胡深、鄭己等諍諫慈懿太后別葬一事。彗星出現，又與任相同官職的上奏疏説了八件事，大旨跟魏元前面的奏疏相似。南北兩京的大臣考核察舉普通官員，開除或留用多有不合適的地方。永韶等又彈劾大臣營私舞弊，并指出刑部主事余志等十二個人的罪狀，被余志所攻擊，都下了關押欽犯的監獄。永韶謫官順昌知縣，又調到福清、惠安任職。過了很久，有人推薦他懂天文，符合皇帝的旨意，被召還京都，授官欽天監正，升太常少卿，掌管欽天監事務。永韶任御史時有正直的名聲，到此時却改爲迎合上意獲取寵信，占卜氣候多有隱諱，嚴重時竟把災害當作祥瑞來報告。陝西發生大饑荒，永韶説："今年春天的星象變異

坐曆多訛字，落職歸。

本當有很大的麻煩，多虧秦地百姓因飢而死，足以與星變災異相抗衡，實在是國家無邊的福分。”皇上很高興，永韶便因合於聖旨而被提升爲禮部右侍郎，仍掌管欽天監事務。後來因爲所製日曆有許多訛誤之字，削職還鄉。

胡深

胡深，定遠衛人。天順末進士。既爭慈懿太后山陵事，復與同官陳宏、鄭己、何純、方昇、張進禄上疏請斥奸邪，痛詆學士商輅、尚書程信、姚夔、馬昂。帝不納。翌日，給事中董旻、陳鶴、胡智亦劾輅等，疏呈御前。故事，諫官彈章非大廷宣讀則封進，未有不讀而面呈者。帝不悦，曰：“大臣進退有體，旻等敢不循舊章亂朝儀耶？”輅等乞休，帝惟聽昂去。夔憤甚，連疏求去。深、旻等復合辭攻，而詆夔甚力。帝怒，下深等九人獄。先是，御史林誠亦嘗劾輅，不納，引病去，帝并屬誠吏。毛弘等皆論救，輅亦請寬之，乃各杖二十，復其官。未幾，深坐按陝時杖殺訴冤者，謫黔陽丞，稍遷鬱林知州，卒。

胡深，定遠衛人。天順末年考中進士。諍諫慈懿太后別葬之事後，又與任相同官職的陳宏、鄭己、何純、方昇、張進禄上奏疏請求斥退奸邪之人，痛切批評學士商輅，尚書程信、姚夔、馬昂。皇上没有采納。次日，給事中董旻、陳鶴、胡智也彈劾商輅等人，奏疏呈交到皇上跟前。依照慣例，諫官彈劾的奏章不是在皇宫大廷裏宣讀便是封好了遞進，没有不經宣讀而當面呈交給皇上的。皇上不高興，説：“大臣進退有規矩，董旻等人敢於不遵循朝廷舊有典章混亂朝廷禮儀嗎?”商輅等人爲此請求辭職，皇上僅聽任馬昂離任。姚夔氣憤異常，接連上疏請求辭職。胡深、董旻等又統一口徑攻擊，而詆毁姚夔很是下功夫。皇上惱怒了，將胡深等九個人下了監獄。在此之前，御史林誠也曾經彈劾商輅，不被采納，便托病辭職，這時皇上便一并交付林誠的部下處理。毛弘等人都發言相救，商輅也請求寬恕他們，這纔給他們各杖打二十下，恢復了他們的官職。不久，胡深因爲巡視陝西時用杖擊殺了投訴冤屈的人，謫官黔陽丞，慢慢地升任鬱林知州，後來去世。

鄭己　董旻

鄭己，山海衛人。成化二年進士。巡按陝西，請蠲邊地逋賦，分别邊兵，令壯者戰守，老弱耕牧，章下所司。定西侯蔣琬鎮甘肅，己欲按其罪，語泄，爲所劾，戍宣府。己性矜傲，時論不甚惜。

鄭己，山海衛人。成化二年考中進士。巡按陝西時，請求朝廷免去邊疆地區原來拖欠的租税，分别邊疆守兵的種類，讓强壯的戰鬥戍守，老弱的耕作畜牧，奏章下批給有關官員。定西侯蔣琬鎮守甘肅，鄭己想要查實他的罪行，言語泄露，反被蔣氏所彈劾，發配戍守宣府。鄭己個性矜持高傲，當時輿論對他有此遭遇不覺得十分可惜。

董旻，樂平人。成化二年進士。歷吏科都給事中。爲吏所訐，下詔獄，謫石臼知縣。孝宗時，卒官四川

董旻，樂平人。成化二年考中進士，歷任數職，做到吏科都給事中。被吏員所攻擊，下了關押欽犯的監獄，後謫官石臼知縣。孝宗的時候，

參議。

死在四川參議的任上。

强珍

强珍，字廷貴，滄州人。成化二年進士。除涇縣知縣。請減額賦，民德之。擢御史。

强珍，字廷貴，滄州人。成化二年考中進士，任涇縣知縣。請求朝廷削減當地原定的賦税數目，百姓對他感恩戴德。後提升做御史。

初，遼東巡撫陳鉞啓釁召敵，敵至，務爲蔽欺。巡按御史王崇之劾鉞，鉞大恐。謀之汪直，誣逮崇之下詔獄，輸贖，調延安推官。及直、鉞用兵，方論功而敵大入，中官韋朗、總兵官緱謙等匿不以聞。珍往巡按，請正鉞罪。兵部尚書余子俊等奏鉞累犯重辟，不當貸。帝弗從。未幾，指揮王全等誘殺朵顏衛人，珍發其狀，全等俱獲罪。直方自矜有大功，聞珍疏怒。適巡邊還，鉞郊迎五十里，訴珍誣己，直益怒，奏珍所劾皆妄。詔遣錦衣千户蕭聚往勘，械赴京。比至，直先榜掠，然後奏聞，坐奏事不實，當輸贖。詔特謫戍遼東，而責兵部及言官先嘗劾鉞者。居三年，直敗，復珍官，致仕。

起初，遼東巡撫陳鉞挑起事端招致敵寇，敵寇來了，又專注於隱瞞事實欺騙朝廷。巡按御史王崇之彈劾陳鉞，陳鉞非常恐慌，便向汪直尋求對策，誣陷逮捕了崇之，并將他投入關押欽定犯人的監獄，以後通過繳納贖金，纔調崇之任延安推官。等到汪直、陳鉞發兵開戰，纔叙論功勞敵寇就大肆入侵，太監韋朗、總兵官緱謙等隱瞞此情不讓朝廷知曉。强珍前往巡視檢察，便請求治陳鉞之罪。兵部尚書余子俊等上奏説陳鉞多次犯有應處以大辟的罪行，不應再寬恕。皇上不聽從。不久，指揮王全等誘殺朵顏衛人，强珍揭露了他們的罪狀，王全等都被判了罪。汪直正自傲居有大功勞，聽説强珍的奏疏很惱怒。恰好巡視邊疆回京，陳鉞到京郊五十里處相迎，并控訴强珍誣陷自己，汪直更加憤怒，便上奏説强珍所彈劾的都是虚妄的。皇上詔令錦衣千户蕭聚前往勘察，給强珍帶上械具押赴京城。等到了京城，汪直首先對强珍進行拷打，然後再奏報朝廷知曉。强珍因而背上奏報事情不真實的罪名，應繳納贖金。皇上下詔特意將他貶往遼東戍守，而譴責兵部以及諫議官裏先前曾經彈劾過陳鉞的。過了三年，汪直倒臺了，便恢復了强珍的官職，後來他就辭職了。

弘治初，起山東副使，擢大理少卿。明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時緱謙已罷，珍奏留謙才力可用。給事中言謙數失機，珍不應奏保，遂改南京右通政。尋以母老乞休，久之卒。

弘治初年，起用爲山東副使，提升爲大理少卿。次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當時緱謙已經罷官，强珍上奏要求留任緱謙，因爲緱氏才力可用。給事中説緱謙多次犯錯誤，强珍不應當上奏保舉他，朝廷就改任强珍爲南京右通政。不久因爲母親年老請求辭職，又過了很久便去世了。

王瑞 張稷

王瑞，字良璧，望江人。成化五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嘗於文華殿抗言内寵滋甚，詞氣鯁直。帝震怒，同列戰栗，瑞無懼色。十五年疏請天

王瑞，字良璧，望江人。成化五年考取進士，授官吏科給事中。曾在文華殿直言宫内寵信之人滋繁太過，語詞氣概强直不屈。皇上大怒，同僚都戰栗發抖，王瑞却面無懼色。十五年上疏

下進表官各陳地方利病，帝惡其紛擾，杖之。

湖廣、江西撫、按官以所部災傷盜起，請免有司朝覲。瑞等言："歲侵民困，由有司不職，正當加罪，乃爲請留。正官既留，則人才進退，何由審辨？是朝覲、考察兩大典，皆從此廢壞矣。"帝然其言，即命吏部禁之。進都給事中，言："三載黜陟，朝廷大典。今布、按二司賢否，由撫、按牒報，其餘由布、按評覆。任情毀譽，多至失真。舉劾謬者，請連坐。"

請求天下進奉表章的官員各自陳述當地的利與病，皇上討厭他紛繁多事，杖責了他。

湖廣、江西巡撫、巡按官員因爲他們所管轄的地區受到災害盜賊四起，請求免除有關官員上朝進覲。王瑞等說："年歲遭害百姓困頓，是由於有關官員不稱職，正應當給他們加罪，他們却提出請求留在當地。正職官員留下後，那麼人才的進用與黜退，靠什麼來審查辨別？這樣上朝進覲、考選察舉兩大典章制度，都從此廢棄毀壞了。"皇上贊同他們的話，就命令吏部禁止有關官員免除上朝進覲的企圖。後來王瑞晉升爲都給事中，說："三年能黜不職之官、提升清官，是朝廷重大的典章制度。現在布政、按察二司賢明與否，由巡撫、巡按記録於牒牌向上奏報，其餘官員由布政、按察司評議復核。人們一任感情好惡作出或毀或譽的評價，很多都到了失真的地步。對那些列舉罪過彈劾有誤的，請施行連坐的懲罰。"

十九年冬，瑞以傳奉冗員淆亂仕路，率同官奏曰："祖宗設官有定員，初無倖進之路，近始有納粟冠帶之制，然止榮其身，不任以職。今倖門大開，鬻販如市。恩典内降，遍及吏胥。武階蔭襲，下逮白丁。或選期未至，超越官資；或外任雜流，驟遷京職。以至厮養賤夫、市井童稚，皆得攀援，妄竊名器，逾濫至此，有識寒心。伏睹英廟復辟，景泰倖用者卒皆罷斥，陛下臨御，天順冒功者一切革除。乞斷自宸衷，悉皆斥汰，以存國體。"御史竇應張稷等亦言："比來末流賤伎妄厠公卿，屠狗販繒濫居清要。文職有未識一丁，武階亦未挾一矢。白徒驟貴，間歲頻遷，或父子并坐一堂，或兄弟分踞各署。甚有軍匠逃匿，易姓進身；官吏犯贓，隱罪希寵。一日而數十人得官，一署而數百人寄俸。自古以來，有如是之政令否也？"帝得疏，意頗動。居三日，貶

十九年冬季，王瑞因爲由宦官傳旨直接授職的多餘官員混淆擾亂仕進之路，率領任相同職務的官員上奏說："祖宗設置官職有一定的員額，本來没有可以依靠寵幸而進入仕途的道路，近來纔開始有繳納粟米給予官服冠帶的制度，然而不過是讓他本身有榮耀，却不委任給他實職。如今寵幸之門大開，販賣官職如同集市。皇上恩澤典儀從宫裏下傳，受惠的遍及官府下級辦事人員。武官官級的蔭封世襲，下至目不識丁者也有因此得官的。有的人仕途正常的選舉期限還不到，就超越任官年資晉級；有的人本是外任的不入流小官，驟然便升遷爲京都官職。甚至於官僚家厮養的低賤匹夫，市井裏的兒童，也都能攀援高枝，妄然竊得官職執掌重任，朝廷授官過濫到這般地步，有識之士都感到寒心。我曾經敬謹地看見英宗皇帝恢復執政，景泰年間靠寵幸進用的最後都罷官斥退；陛下登基，天順年間冒稱有功的一切都革除勛爵。請求陛下決斷出自聖心，將那些由宦官直接傳旨授職的多餘官員全都斥退淘汰，以保存國家的體統。"御史竇應張稷等人也説："近來末流的賤民藝人妄然厠身於公卿之列，宰

李孜省、淩中等四人秩，奪黄謙、錢通等九人官。人心快之。

狗的販絲的濫居清高機要之地。文職官員中有不識一字的，武職官員中也有不能挾起一支箭的。白衣之徒驟然顯貴，不隔一年就頻頻升遷。有的父子同坐在一個公堂裏，有的兄弟分踞於各個官署中。更有甚者軍中的工匠逃跑躲藏後，又改姓進身仕途；官吏犯有貪贜之罪，却隱瞞罪行希求恩寵。一天内有幾十個人得到官職，一處官署中有幾百人依靠着拿俸禄。自古以來有如此的政令嗎？”皇帝得到奏疏，心意很有些被打動了。過了三天，便降了李孜省、淩中等四人的官級，削奪了黄謙，錢通等九人的官職。人們心中對此都感到很痛快。

明年正月，太監尚銘罷斥，而其黨李榮、蕭敬等猶用事。瑞等復奏劾之，不從。

次年正月，太監尚銘被罷職斥退，但他的同黨李榮、蕭敬等人還在行使職權。王瑞等人又上奏疏彈劾他們，皇帝不加理睬。

瑞居諫垣十餘年，遷湖廣右參議，謝病歸，卒。

王瑞在諫議的官署裏待了十多年，升任湖廣右參議，因病辭謝任職而告歸，以後去世。

李俊

李俊，字子英，岐山人。成化五年進士。除吏科給事中，屢遷都給事中。十五年，帝以李孜省爲太常寺丞，俊偕同官言：“孜省本贜吏，不宜玷清班，奉郊廟百神祀。”會御史亦有言，乃改上林監副。

李俊，字子英，岐山人。成化五年考中進士，任吏科給事中。經過多次提升，任都給事中。十五年，皇上用李孜省爲太常寺丞，李俊與同僚一起進言説：“孜省原本是犯過贜罪的官吏，不適宜去玷污清貴的官職，奉職對郊廟百神的祭祀。”恰逢此時御史也有進諫之言，便改任李孜省爲上林監副。

時汪直竊柄，陷馬文升、牟俸遣戍。帝責言官不糾，杖俊及同官二十七人，御史王濬等二十九人。當是時，帝耽於燕樂，群小亂政，屢致災譴。至二十一年正月朔申刻，有星西流，化白氣，聲如雷。帝頗懼，詔求直言，俊率六科諸臣上疏曰：

當時汪直竊取權柄，誣陷馬文升、牟俸而使他們被遣送到邊疆去戍衛。皇上責備諫議官不糾察官員失誤，便杖責了李俊以及與他任相同官職的二十七個人，御史王濬等二十九個人。當那時，皇帝沉溺於宴會游樂，衆小人混亂朝政，多次招致天災的譴責。到了二十一年正月朔日的申刻時分，有顆星向西流去，化作白色的氣體，聲響如同雷鳴。皇帝很恐懼，下詔徵求直率的進言，李俊便率領六科的各位臣僚上奏疏説：

> 今之弊政最大且急者，曰近倖干紀也，大臣不職也，爵賞太濫也，工役過煩也，進獻無厭也，流亡未復也。天變之來，率由於此。

> 現在的弊政中最大而且是最急切需要革除的，是皇上身邊的寵幸之人擾亂綱紀，是朝廷大臣不稱職，是獎賞太濫，是土木工程過多，是進獻貢品而没有滿足，是流離失所的没有得到減免租税的照顧。天象變異之所

以來臨，全都是因爲這些事。

夫內侍之設，國初皆有定制。今或一監而叢一二十人，或一事而參五六七輩；或分布藩郡，享王者之奉；或總領邊疆，專大將之權；或依憑左右，援引憸邪；或交通中外，投獻奇巧。司錢穀則法外取財，貢方物則多端責賂，兵民坐困，官吏蒙殃。殺人者見原，僨事者逃罪。如梁芳、韋興、陳喜輩，不可枚舉。惟陛下大施剛斷，無令干紀，奉使於外者悉爲召還，用事於內者嚴加省汰，則近倖戢而天意可回矣。

宮內侍員的設置，建國之初都有確定的制度。現在有的地方一個監而聚集着一二十個人，有的時候辦一件事而要有五六七個人參與；有的分布在藩郡之內，享受着封王者的待遇；有的總領邊疆事務，獨攬大將的權力；有的依仗左右，援手招引心術不正的邪人；有的勾結宮廷內外，投獻奇異精巧之物。他們辦理錢糧就在規章之外獲取私財，進貢一方土產便多方面責求賄賂，軍民因此受到困擾，官吏爲此蒙受災禍。殺人的反被寬恕，敗事的逃脱罪責。像梁芳、韋興、陳喜等，不可一一例舉。祇有陛下大範圍地施行堅定的決斷，不再讓他們去干擾綱紀，奉命出使在外的全都將他們召回，辦事於宮裏的嚴加省減淘汰，則陛下身邊的寵幸之人得到扼制而天意可以挽回了。

今之大臣，其未進也，非夤緣內臣則不得進；其既進也，非依憑內臣則不得安。此以財買官，彼以官鬻財，無怪其漁獵四方，而轉輸權貴也。如尚書殷謙、張鵬、李本，侍郎艾福、杜銘、劉俊，皆既老且懦。尚書張鎣、張瑄，侍郎尹直，大理卿田景暘，皆清論不愜。惟陛下大加黜罰，勿爲姑息，則大臣知警而天意可回矣。

如今的大臣，那些還没有進入內閣的，不攀援宮內太監便不能晋升；那些已經進入內閣的，不依附宮內太監便不能平安。這方用資財買官位，那方用官位買資財，也就無怪乎他們漁獵各方面人們的財貨，轉而進呈給權貴們。像尚書殷謙、張鵬、李本，侍郎艾福、杜銘、劉俊，都又老又膽小。尚書張鎣、張瑄，侍郎尹直，大理卿田景暘，都不受有關清廉的輿論的贊賞。希望陛下對他們大加罷黜責罰，不再姑息養奸，那麽大臣纔知道警惕，而天意也可以轉回了。

夫爵以待有德，賞以待有功也。今或無故而爵一庸流，或無功而賞一貴倖。祈雨雪者得美官，進金寶者射厚利。方士獻煉服之書，伶人奏曼延之戲。掾史胥徒皆叨官祿，俳優僧道亦玷班資。一歲而傳奉或至千人，數歲而數千人矣。數千人之祿，歲以數十萬計。是皆國之命脉，民之脂膏，可以養賢士，可以活饑民，誠可惜也。方士道流如左通

爵位是用來對待有道德的人的，獎賞是用來對待有功勛的人的。現在有時没有什麽原因而封爵位給一個平庸之輩，有時没有功勛却獎賞一個得寵的貴人。祈求雨雪的得到好官職，進獻金銀財寶的獲取豐厚的贏利。方士進獻煉丹服藥之書，優伶表演柔靡的節目。在衙門當差的吏掾胥徒都沾光得到官禄，戲子、和尚、道士也混迹於論資排輩之列。一年裏由宮內太監直接傳旨授官的有時達上千人，幾年便達幾千人了。幾千人的俸禄，每年花錢便要用幾十萬來計算。這都是

政李孜省、太常少卿鄧常恩輩，尤爲誕妄，此招天變之甚者。乞盡罷傳奉之官，毋令污玷朝列，則爵賞不濫而天意可回矣。

國家的命脉，百姓的脂膏，可以用來奉養賢明之士，可以救活飢餓的百姓，實在是太可惜了。方士道士之流如左通政李孜省、太常少卿鄧常恩等，尤爲荒誕虚妄，這是最容易招來天象變異的。請求陛下全部罷免由太監直接傳旨授職的官員，不要讓他們玷污朝廷官位，那麽就能封爵獎賞不濫而天意可以轉回了。

今都城佛刹迄無寧工，京營軍士不復遺力。如國師繼曉假術濟私，糜耗特甚，中外切齒。願陛下内惜資財，外惜人力，不急之役姑賜停罷，則工役不煩而天意可回矣。

現在京城裏佛寺修建至今没有完工，京營的軍兵不再有剩餘的氣力。像國師繼曉憑藉法術謀取私利，耗費特别厲害，朝廷内外對此都切齒痛恨。希望陛下能在内部愛惜資財，外部愛惜人力，不緊急的工役姑且賜命停止修建，那麽工役不煩人而天意可以轉回了。

近來規利之徒，率假進奉以耗國財。或録一方書，市一玩器，購一畫圖，製一簪珥，所費不多，獲利十倍。願陛下洞燭此弊，留府庫之財爲軍國之備，則進獻息而天意可回矣。

近來謀利之徒，大都假托進獻的名義來耗費國家的資財。有的登録一部方術之書，買進一件玩賞器物，購得一幅畫，打製一隻簪珥，本來花費不多，他們却從中獲利十倍。希望陛下洞察這類弊端，留下府庫的資財作爲軍國大事的後備，那麽進獻之風就會平息而天意也可以轉回了。

陝西、河南、山西赤地千里。尸骸枕籍，流亡日多，萑苻可慮。願體天心之仁愛，憫生民之困窮，追録貴倖鹽課，暫假造寺資財，移振饑民，俾苟存活，則流亡復而天意可回矣。

陝西、河南、山西赤地千里，尸首遺骸相枕，流亡百姓一天比一天多，乘機鬧事的情况很值得憂慮。希望體察天心的仁愛，憐憫生民的窮困，追收寵幸權貴販鹽應繳納的税課，暫時借用修造佛寺的資財，移用於賑濟飢民，使他們苟且可以活下去，那麽流亡者還家而天意也可以轉回了。

夫天下譬之人身。人主，元首也；大臣，股肱也；諫官，耳目也；京師，腹心也；藩郡，軀幹也。大臣不職則股肱痿痹，諫官緘默則耳目塗塞，京師不戢則腹心受病，藩郡災荒則軀幹削弱，元首豈能宴然而安哉？伏望陛下聽言必行，事天以實，疏斥群小，親近賢臣，咨治道之得失，究前代之興亡，以聖賢之經

把天下譬作人的身體。皇上，是頭；大臣，是四肢；諫官，是耳朵和眼睛；京城，是腹心；藩郡，是軀幹。大臣不稱職，那就如同四肢痿縮麻痹；諫官不開口，那就如同耳朵眼睛被塞上塗黑，京城不平静就如同腹心受到損害，藩郡有災荒就如同軀幹被削弱，這樣頭腦哪能很舒心地獲得安寧呢？我敬謹的希望陛下聽到可行的建議一定付諸行動，事奉上天以誠實，疏遠斥退小人們，親近賢良的臣下，咨詢治理國家方法的得失，

代方書，以文學之臣代方士；則必有正誼足以廣聖學，讜論足以究天變，而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腹心安泰，軀幹强健，元首於是乎大明矣。

考究前代的興亡，用聖賢的經典代替方術之書，用有學問的臣僚代替方士，那麼就一定會有合乎正道的大義，足以推廣聖人的學問；有正直的議論足以探究天象變異，那樣手脚便利，耳聰目明，腹心安泰，軀幹强健，頭腦於是就非常明白了。

帝優詔答之。降孜省上林丞，常恩本寺丞，繼曉革國師爲民，令巡按御史追其誥敕。制下，舉朝大悦。五月，俊出爲湖廣布政司參議。弘治中，屢官山西參政，卒。

皇上下了道語辭褒獎的詔書回覆了他。降職孜省爲上林丞，常恩爲太常寺丞，繼曉革除國師名號爲民，并命令巡按御史追回給他的誥命敕文。有關命令下達後，整個朝廷都非常喜悦。五月，李俊外任爲湖廣布政司參議。弘治年間，多次出任山西參政，後來去世。

汪奎　汪舜民

汪奎，字文燦，婺源人。成化二年進士。爲秀水知縣，擢御史。

汪奎，字文燦，婺源人。成化二年考中進士。任秀水知縣，提升爲御史。

二十一年，星變，偕同官疏陳十事，言：

二十一年，星象發生變異，汪奎和任相同官職的官員上奏疏陳述十件事，説：

> 建言貶謫諸臣，效忠於國，宜復其職。妖僧繼曉結中官梁芳，耗竭内藏，乞治芳罪，斬繼曉都市。傳奉官顧賢等皆中官恒從子而冒錦衣，李孜省小吏而授通政，宜盡斥以清仕路。尚書殷謙、李本，侍郎杜銘、尹直，皆素乏清譽，尚書張鵬、張鎣、張瑄，侍郎杜謙、艾福、馬顯、劉俊，大理卿宋欽，巡撫都御史魯能、馬馴，皆老懦無能，侍郎談倫奔競無耻，巡撫趙文博粗鄙妄爲，大理卿田景暘素行不謹，宜令致仕。鎮守、守備内官視天順間逾數倍，作威福，凌虐有司，浙江張慶、四川蔡用得逮治四品以下官，尤傷國體，宜悉撤還。内外坐營、監槍内官增置過多，皆私役軍士，辦納月錢，多者至二三百人。武將亦皆私役健丁，行伍惟存老弱。勛戚、内官奏乞鹽利，滿載南行，所至張欽

> 提建議而被貶職降調的各位大臣，效忠於國家，應當恢復他們的職務。妖僧繼曉勾結太監梁芳，耗盡宫内的庫藏，請求查辦梁芳之罪，斬繼曉於都市。由宫内太監直接傳旨授職的傳奉官顧賢等人都是太監恒的侄子，却充數於錦衣衛，李孜省原本爲小吏而授官通政，應當全部斥退，以清潔仕途。尚書殷謙、李本，侍郎杜銘、尹直，都一向缺乏清廉的聲譽；尚書張鵬、張鎣、張瑄，侍郎杜謙、艾福、馬顯、劉俊，大理卿宋欽，巡撫都御史魯能、馬馴，都老懦無能；侍郎談倫奔走權門競争名利，不知羞耻，巡撫趙文博粗魯鄙俗，膽大妄爲，大理卿田景暘平素行爲不謹慎，應當讓他們辭去官職。鎮守、守備太監比天順年間多幾倍，作威作福，凌辱虐待有關官員，浙江張慶、四川蔡用得逮捕法辦四品以下官員，尤其有傷國體，應當全部撤回。都城内外的坐營、監槍太監增設過多，都私自使唤士兵，收取月錢，多的達二三百人。武將也都私自役使健壯的兵丁，部隊裏僅存老弱之人。功勛之臣与皇親國戚、太監上奏疏請求營銷食鹽而獲

賜黃旗，商旅不行，邊儲虧損。并宜嚴禁。陝西、山西、河南頻年水旱，死徙大半，山、陝之民僅存無幾，宜核被災郡縣，概與蠲除。給事張善吉先坐罪謫官，考績至京，昏夜乞憐，得授茲職，大玷清班，宜罷斥。山、陝、河、洛饑民多流鄖、襄，至骨肉相啖，請大發帑庾振濟，消弭他變。

利，滿載南行，所到之處便張起欽賜的黃旗，商旅不能通行，邊疆儲備因此虧損。這兩種情況都應當嚴令禁止。陝西、山西、河南連年水災旱災，死亡遷居的占當地人口的大半；山西、陝西的百姓僅存無幾，應當核實受災的郡縣，一概免除糧稅。給事張善吉先前因罪貶官，考核政績來到京城，黑夜請求聖上憐憫，結果被授與現任這官職，大大玷污了清廉的朝廷官員行列，應當將他罷官斥退。山、陝、河、洛飢民多流入鄖、襄，甚至有至親骨肉相食的，請求朝廷動用大批國庫金帛和露天糧倉貯糧賑濟災民，以平息意外的嘩變。

當是時，帝以災變求言，奎疏入，雖觸帝忌，未加譴。無何，有御史失儀，奎當面糾，退朝乃奏。帝以其怠緩，杖之於廷。居數月，復出爲夔州通判，討平雲陽劇賊。

那時候，皇上因爲災害星變徵求直言，汪奎的奏疏呈進宮裏，雖然觸及了皇上的忌處，但皇上没有加以譴責。不久，有位御史有失禮儀，汪奎本應該當面彈劾他，但直到退朝時纔上奏。皇上認爲他放縱過失舉報遲緩，便在宫廷内杖責了他。過了幾個月，又外調他爲夔州通判，他討伐平定了雲陽的凶惡盜賊。

孝宗立，量移敘州同知。以薦，擢成都知府。歲饑多盜，振救多復業。三遷廣西左布政使。弘治十四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未浹歲，普安賊婦米魯作亂，被劾致仕。正德六年卒。

孝宗即位，汪奎被酌情移近任職爲敘州同知。因爲受人推薦，提升爲成都知府。年歲饑荒多有盜賊，他賑濟救助災民，使他們中的許多人恢復生計。經過三次升遷，任職廣西左布政使。弘治十四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任職不滿一年，普安賊婦米魯挑起動亂，汪奎受到彈劾而辭職。正德六年去世。

從子舜民，字從仁。成化十四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出按甘肅。劾中官將帥失事，陳邊計，章數十上。先是，奎杖闕下，舜民扶掖之，帝聞而怒。至是，奏獄情詞不當，貶蒙化衛經歷。

侄子舜民，字從仁。成化十四年考中進士，授官行人。升任御史，外任巡按甘肅。彈劾太監、將帥過失，陳述有關邊疆的計謀，奏章上了幾十次。在此之前，汪奎受杖責於朝廷，舜民前去攙扶他，皇上聽說了很惱怒。至此，因爲上奏有關案情用詞不當，貶爲蒙化衛經歷。

弘治初，遷知東莞，未上，擢江西僉事。善讞獄，剖析如流。其清軍法，後人遵守之。改雲南屯田副使。田爲勢要奪者，釐而歸之官。麓川遺孽思禄渡金沙江，據孟密，承檄撫定之。母憂歸。服除，適淮、揚大饑，

弘治初年，升任東莞知縣，還没有上任，又提升爲江西僉事。擅長判案，對案情剖析如流。他清理軍法，後人都遵守他制定的制度。改任雲南屯田副使。田地被有權勢者霸占的，都丈量了還給官府。麓川餘孽思禄渡過金沙江，占據孟密，舜民承奉官方檄文而招撫平定了他們。遭逢

以故官奉命振濟。用便宜發粟，奏停不急務，活饑民百二十萬人，流冗復業者八千餘户。進福建按察使。盗竊福清縣庫，或誣其怨家，已成獄。舜民廉得真盗，脱三十人於死，抵誣者罪。歲旱，禱不應。躬莅福州獄，釋枉繫輕罪者，所部有司皆清獄，遂大雨。歷河南左、右布政使。正德二年以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甫一月，罷天下巡撫官，改莅南京都察院，道卒。

母喪而離職回家。服喪期滿，正逢淮、揚鬧大饑荒，便以舊職奉命賑濟災民。用權宜之策發放粟米，上奏停止不緊急的事務，救活飢民一百二十萬人，流亡後又恢復舊業的有八千多户。晋升爲福建按察使。盗賊盗竊福清縣的縣庫，有人誣告是他的怨家所爲，已經構成案子了，舜民查實抓獲真正的盗賊，解脱了三十個人於死地，而讓誣告者抵罪。年歲乾旱，祈禱上天没有反應，便親臨福州監獄，釋放錯被關押的和罪行較輕的，他所統轄地區的有關官員也都清理監獄，於是天下了大雨。歷任河南左、右布政使。正德二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治理鄖陽。纔一個月，朝廷罷免天下巡撫官，便改赴南京都察院，赴任途中去世。

奎性簡静，不苟取與，以篤實見稱。而舜民好學砥行，矯矯持風節，尤負時望。

汪奎生性簡樸安静，在獲取給予方面不苟且從事，以篤實而受人稱贊。而舜民好學，注重磨煉德行，出類拔萃，保持高風亮節，尤其受當時人的矚望。

崔陞　彭綱　蘇章　周軫　李旦　盧瑀

方星變求言時，九卿各條奏數事，率有所避，無甚激切者，唯奎與李俊等言最直。而武選員外郎崔陞、彭綱，主事蘇章，户部主事周軫，刑部主事李旦皆有言。陞、章言宦官妖僧罪，請亟誅竄，而尚書王恕今伊、傅，不宜置南京。綱斥李孜省、繼曉，請誅之以謝天下。軫亦請誅梁芳、李孜省，并汰内侍，罷方書。旦陳十事，且言："神仙、佛老、外戚、女謁，聲色貨利，奇技淫巧，皆陛下素所惑溺，而左右近習交相誘之。"言甚切。帝以方修省，皆不罪。後以吏盗鬻舊賜外蕃敕事，下綱、章吏，貶之外。而密諭吏部尚書尹旻出旦等，且書六十人姓名於屏，俟奏遷則貶遠惡地。旦乃與給事中盧瑀、秦昇、童柷同日俱謫。部臣見遠謫者多，有應遷者輒故遲之，陞、軫遂得免。

當星象變異徵求直言時，各部臣僚分别條奏幾件事，大都有所迴避，没有言辭特别激動的，衹有汪奎與李俊等進言最爲直率。而武選員外郎崔陞、彭綱，主事蘇章，户部主事周軫，刑部主事李旦也都有進諫之言。崔陞、蘇章説宦官妖僧之罪，請求將他們儘快誅滅發配，而尚書王恕是今日的伊尹、傅説，不應安置在南京。彭綱痛斥李孜省、繼曉，請求誅殺了他們以謝天下。周軫也請求誅殺梁芳、李孜省，同時淘汰宫内侍從，罷免進獻方術之書。李旦陳述了十件事，并説："神仙、佛老、外戚、女寵，聲色貨利，奇技淫巧，都是陛下平素所迷惑與沉溺於中的，而陛下的左右與親近之人又都交相勸誘陛下那樣做。"諫言很是急切。皇上因爲正在修身反省，對他們都不加罪名。後來因爲發生了吏員盗賣從前賜給外國舊敕文告的事情，降調彭綱、蘇章爲吏員，將他們貶職外任。又秘密地下聖旨給吏部尚書尹旻，讓他外任李旦等人，并寫了六十個人的姓名於屏風上，等到上奏升官時便將他們貶官到遠而差的地方去。李旦就與給事中盧瑀、秦昇、童柷在同一天一起被貶官。各部臣僚看見貶官到遠方

崔陞，字廷進，本樂安人。父爲彰德庫大使，因家焉。成化五年進士。由工部主事改兵部。稍遷延安知府，四川參政。守官廉，居常服布袍，家童拾馬矢給爨。家居三十年，年八十八卒。子銑，自有傳。

彭綱，清江人。與蘇章、周軫、秦昇、童柷皆成化十一年進士。貶永寧知州，改汝州。鑿渠溉田數千畝。再遷雲南提學副使。蘇章，餘干人。貶姚安通判，再遷延平知府，有政績。終浙江參政。周軫，莆田人，副使瑛從子。後進郎中，終山東運使。

李旦，字啓東，獻縣人。成化十七年進士。貶鎮遠通判，未幾卒。

盧瑀，鄞縣人。成化五年進士。爲刑科給事中，疏蠲淮、揚逋課十餘萬，清西北勒市戰馬宿弊。嘗觸帝怒，杖之。遷工科都給事中，與昇、柷皆因星變陳言，獲譴。瑀貶長沙通判，終廣平知府。秦昇，南昌人，貶廣安州同知。童柷，蘭谿人，貶興國州同知，終袁州知府。

是時，崔陞以請召王恕忤旨，而工部主事王純亦以諫罷王恕被杖謫官。純，仙居人。成化十七年進士。貶思南推官。弘治中，屢遷湖廣提學僉事。

湯鼐

湯鼐，字用之，壽州人。成化十一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

孝宗嗣位，首劾大學士萬安罔上誤國。明日，宣至左順門。中官森列，令跪。鼐曰："令鼐跪者，旨耶，抑太監意耶?"曰："有旨。"鼐始跪。及宣旨，言疏已留中。鼐大言："臣

的有很多，有的應該升遷的也故意推遲，崔陞、周軫於是得以免被遠謫他鄉。

崔陞，字廷進，原來是樂安人。父親是彰德庫的大使，便在那裏安了家。成化五年考中進士，由工部主事調至兵部。慢慢地升爲延安知府、四川參政。恪守爲官清廉的準則，平時經常着布袍，家僮拾馬糞以供炊火。在家裏待了三十年，年紀八十八歲時去世。兒子崔銑，另有傳記。

彭綱，清江人。與蘇章、周軫、秦昇、童柷都是成化十一年的進士。他貶官永寧知州，調至汝州。開鑿水渠，灌溉田地幾千畝。經過兩次升遷，任雲南提學副使。蘇章，餘干人。貶官姚安通判，經過兩次升遷，任延平知府，有政績。最後官至浙江參政。周軫，莆田人，副使周瑛的侄子。後來晋升爲郎中，官至山東運使。

李旦，字啓東，獻縣人。成化十七年考中進士。貶官鎮遠通判，不久去世。

盧瑀，鄞縣人。成化五年進士，任刑科給事中，上奏疏免除淮、揚拖欠的賦稅十多萬，清理了西北勒索買賣戰馬的舊弊病。曾經觸犯了皇上，龍顔惱怒，杖責了他。升任工科都給事中，與秦昇、童柷都因爲星象變異陳述諫言，結果遭到譴責。盧瑀貶官長沙通判，官至廣平知府。秦昇，南昌人，貶官廣安州同知。童柷，蘭谿人，貶官興國州同知，官至袁州知府。

當時，崔陞因爲請求召回王恕而冒犯了聖旨，而工部主事王純也因爲進諫不要罷免王恕被杖責貶官。王純，仙居人。成化十七年考中進士。貶任思南推官。弘治年間，經過多次升遷任湖廣提學僉事。

湯鼐，字用之，壽州人。成化十一年考中進士，授官行人，提升爲御史。

孝宗繼位，湯鼐領頭彈劾大學士萬安欺罔皇上貽誤國家。次日，聖旨傳他到左順門。太監森然站列在那裏，命令他下跪。湯鼐說："命令湯鼐下跪的，是聖旨呢，還是太監的意思呢?"太監回答："有聖旨。"湯鼐纔跪下。等到宣讀聖

所言國家大事，奈何留中？”已而安斥，鼐亦出畿輔印馬，馳疏言：“陛下視朝之餘，宜御便殿，擇侍臣端方謹厚若劉健、謝遷、程敏政、吴寬者，日與講學論道，以爲出治之本。至如内閣尹直、尚書李裕、都御史劉敷、侍郎黄景，奸邪無耻，或夤緣中官進用，或依附佞倖行私。不早驅斥，必累聖明。司禮中官李榮、蕭敬曩爲言官劾罷，尋夤緣復入。遂摭言官過，貶竄殆盡，致士氣委靡。宜亟正典刑，勿爲姑息。諸傳奉得官者，請悉編置瘴鄉，示天下戒。且召致仕尚書王恕、王竑，都御史彭韶，僉事章懋等，而還建言得罪諸臣，以厲風節。”報聞。

旨，説奏疏已經留在宫中。湯鼐大聲説：“臣所説的是國家大事，爲什麽把奏疏留在宫中？”後來萬安被斥退，湯鼐也外任畿輔印馬，他從外地遠寄奏疏説：“陛下上朝之餘，應當駕臨普通殿閣，選擇侍從大臣中端正謹慎厚道如劉健、謝遷、程敏政、吴寬那樣的，每天跟他們講究學問討論道義，用來做治理宫外事務的根本。至於像内閣尹直、尚書李裕、都御史劉敷、侍郎黄景，奸邪無耻，其中有的人攀援太監得以升官，有的依附寵信大臣謀取私利。不儘早驅趕斥退，一定會連累聖上明察的。司禮太監李榮、蕭敬從前被諫議官彈劾能職，不久通過關係又進入仕途。進來後便挑諫議官的錯，將有關官員貶職發配得所剩無幾，致使士氣委靡低落。應當儘快對他們施以刑法，不要姑息養奸。各位通過太監傳旨直接授職而得到官位的，請全部編次後安置到瘴癘之鄉，以告示天下引以爲戒。并且召回已經辭職的尚書王恕、王竑，都御史彭韶，僉事章懋等人，放還因爲提建議而獲罪的各位臣僚，用以激勵風俗氣節。”對此皇上僅回答説知道了。

弘治元年正月，鼐又劾禮部尚書周洪謨，侍郎倪岳、張悦，南京兵部尚書馬文升，因言：“少傅劉吉，與萬安、尹直奸貪等耳。安、直斥，而吉獨進官，不以爲耻。請大申黜陟，明示勸懲。”又劾李榮、蕭敬，而薦謫降進士李文祥爲臺諫。尚書王恕以盛暑請輟經筵，鼐極言不可，語侵恕。

弘治元年正月，湯鼐又彈劾禮部尚書周洪謨，侍郎倪岳、張悦，南京兵部尚書馬文升，由此進言説：“少傅劉吉，與萬安、尹直奸詐貪婪程度相等。萬安、尹直被斥退，而劉吉却獨自升了官，并不以此爲耻。請求朝廷廣泛地申明罷黜提升的原則，明確地體現勸勵與懲罰。”又彈劾李榮、蕭敬，而推薦受到貶斥而降職的進士李文祥出任臺諫。尚書王恕因爲酷暑而請求暫停經典講席會，湯鼐堅决表示不可以，言語中冒犯了王恕。

當是時，帝更新庶政，言路大開。新進者争欲以功名自見。封章旁午，頗傷激訐，鼐意氣尤鋭。其所抨擊，間及海内人望，以故大臣多畏之，而吉尤不能堪。使人啖御史魏璋曰：“君能去鼐，行僉院事矣。”璋欣然，日夜伺鼐短。未幾，而吉人之獄起。

那個時候，皇上正改革政治，進諫的渠道非常開通。新任官職的争着想要用功名使自己顯赫於世。封口的奏章接連不斷，很傷於激烈的攻擊，而湯鼐意氣尤其鋭利。他所抨擊的，有時涉及國内衆望所歸的人物，所以大臣們大多怕他，而劉吉尤其不能忍受。劉吉唆使他人誘使御史魏璋説：“君能除去湯鼐，便可以行使僉院事務了。”魏璋聽了很高興，就日夜等着找湯鼐的短處。不久，吉人的案子便興起了。

吉人

吉人者，長安人。成化末進士，爲中書舍人。四川饑，帝遣郎中江漢往振。人言漢不勝任，宜遣四使分道振，且擇才能御史爲巡按，庶荒政有裨。因薦給事中宋琮、陳璠、韓鼎，御史曹璘，郎中王沂、洪鍾，員外郎東思誠，評事王寅，理刑知縣韓福及壽州知州劉槩可使，而巡按則鼒足任之。璋遂草疏，僞署御史陳景隆等名，言吉人抵抗成命，私立朋黨。帝怒，下人詔獄，令自引其黨。人以鼒、璘、思誠、槩、福對。璋又嗾御史陳璧等言："璘、福、思誠非其黨，其黨則鼒、槩及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知州董傑是也。槩嘗饋鼒白金，貽之書，謂夜夢一人騎牛幾墮，鼒手挽之得不仆，又見鼒手執五色石引牛就道。因解之曰：'人騎牛謂朱，乃國姓；意者國將傾，賴鼒扶之，而引君當道也。'鼒、槩等自相標榜，詆毀時政，請并文祥、智、傑逮治。"疏上，吉從中主之，悉下詔獄，欲盡置之死。

吉人，是長安人。成化末年中進士，任中書舍人。四川發生饑荒，皇上派遣郎中江漢前往賑濟。吉人說江漢不能勝任，應當派遣四位使臣分路賑濟，并挑選有才能的御史任巡按，大概荒廢的政事纔有所補救，因此便推薦給事中宋琮、陳璠、韓鼎，御史曹璘，郎中王沂、洪鍾，員外郎東思誠，評事王寅，理刑知縣韓福以及壽州知州劉槩可以任使臣，而巡按則湯鼒足以勝任其職。就此魏璋便起草奏疏，假冒署了御史陳景隆等人的名字，説吉人抵抗已經公布的命令，私立朋黨。皇上發了怒，將吉人投入專門關押欽犯的監獄，命令他自己招出他的同黨。吉人便用湯鼒、曹璘、東思誠、劉槩、韓福來應付。魏璋又嗾使御史陳璧等人進言說："曹璘、韓福、東思誠并不是他的同黨，他的同黨是湯鼒、劉槩以及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知州董傑這夥人。劉槩曾經贈送湯鼒銀子，并給了一封信，稱夜間夢見一個人騎牛差點掉下來，湯鼒用手拉了他一把，纔使他没有跌倒，又夢見湯鼒手裏拿了五色的石頭引導牛走上道路。就此解夢說：'人騎牛爲朱，是國姓；意思是國家即將傾覆，全靠湯鼒扶持，并引導國君走入正道。'湯鼒、劉槩等人自己互相標榜，詆毀當朝政治，請將他們跟李文祥、鄒智、董傑一起逮捕法辦。"奏疏上報，劉吉從中主持此事，奏疏中提及的人全都被關進了專門關押欽犯的監獄，劉吉想要把他們全都置於死地。

刑部尚書何喬新、侍郎彭韶等持之，外議亦汹汹不平。乃坐槩妖言律斬；鼒受賄，戍肅州；人欺罔，削籍；智、文祥、傑皆謫官。吏部尚書王恕奏曰："律重妖言，謂造作符讖類耳。槩書詞雖妄，良以鼒數言事不避利害，因推詡之。今當以妖言，設有如造亡秦讖者，更何以罪之？"帝得疏意動，命姑繫獄。既而熱審，喬新等言："槩本不應妖言律。且槩五歲而孤，無兄弟，母孫氏守節三十

刑部尚書何喬新、侍郎彭韶等對此案有不同看法，朝廷外議論也熱鬧非凡很爲入獄諸人抱不平。於是判劉槩犯妖言律應當斬首；湯鼒受賄，發配戍守肅州；吉人欺罔朝廷，削去官籍；鄒智、李文祥、董傑都貶職。吏部尚書王恕上奏說："法律重處妖言，是專指僞造符圖讖緯之類。劉槩信中語言雖然虛妄，但也是因爲湯鼒多次諫言政事不避利害，所以推崇吹捧他。現在套用妖言罪，假如有僞造滅亡秦朝的圖讖那樣的人，再用什麽去判他的罪？"皇上得到王恕的這份奏疏心動了，便命令暫且將劉槩關在獄中。接着到了

年，曾被旌，老病且貧。槩死，母必不全，祈聖恩矜恤。”乃減槩死，戍海州。

例行的小滿後到立秋前因爲天氣炎熱而對有關犯人減等處置的“熱審”階段，何喬新等説：“劉槩本來就不觸犯妖言律。再説劉槩五歲時失去父親，没有兄弟，母親孫氏守節三十年，曾受朝廷的旌表，又老病而且貧窮。劉槩死了，他母親一定不能保全，祈求聖上開恩憐恤他。”於是減劉槩死罪，發配戍守海州。

劉槩

槩，濟寧人。成化二十年進士。除壽州知州，毁境内淫祠幾盡，三年教化大行。弘治初上言：

> 刑賞予奪，人主大柄，後世乃有爲女子、小人、强臣、外戚所攘竊者，由此輩心險術巧，人主稍加親信，輒墮計中。愛者，乘君之喜而游言以揚之；惡者，乘君之怒而微言以中之，使賢人君子卒受暖昧而去。卿相缺人，則遷延餌引，待有交通請屬軟美易制之人，然後薦用。其剛正不阿者，輒媒孽而放棄之，俟其氣衰慮易，不至大立異同，乃更收録。巧計既行，刑賞予奪雖名人主獨操，實一出於其所簸弄。迨黨立勢成，復恐一旦敗露，則又極意以排諫諍之士，務使其君孤立於上，耳無聞，目無見，以圖便其私，不至其身與國俱敗不止。故夫刑賞予奪，必由大臣奏請，臺諫集議，而後可行。或有矯誣，窮治不輕貸，則讒佞莫能間，而權不下移矣。

劉槩，濟寧人。成化二十年中進士，任壽州知州，搗毁境内多餘的祠廟，差不多全部毁去，三年後教化在當地非常流行。弘治初年，他進諫説：

> 刑罰賞賜給予削奪，是由君主執掌的大柄，後代却有被女子、小人、强臣、外戚所占據盗用的，這是因爲這些人心胸險詐謀術奇巧，君主稍稍對他們親近相信一些，就會陷入他們的詭計中。他們喜愛的人，就乘君主高興的時候漫説一氣來誇獎表揚他；他們厭惡的人，就趁君主發怒的時候用含隱喻的話來中傷他，使賢人君子最終蒙受不明不白之冤而離開官職。卿相缺人，他們就拖延着放餌食勾引，等到有關係并提出過請托而爲人又軟弱好説話容易控制的人，然後推薦任用他們。那些剛正不阿的，就藉機誣陷而貶黜他們，等到他們意氣衰落初衷已改，不至會特别樹立自己的不同處時，纔又收録他們。巧詐的計謀實施以後，刑罰賞賜給予削奪雖然名義上由君主獨自操縱，而事實上一概出於他們的篩選。等到黨派建立勢力形成，又恐怕有朝一日會敗露，就又極力排斥能堅持進諫的人士，務必使他們的君主孤立在最上層，耳朵聽不見消息，眼睛看不到事物，以圖便於他們行私舞弊，不至他們自身與國家都敗亡就不罷休。所以那刑罰賞賜給予削奪之事，一定要由大臣上奏章申請，臺閣諫官共同商議，而後纔可以施行。有時出現過譽不實之處，就徹底追究不輕易寬貸，那麼進讒言的寵臣就不能挑撥離間，而君權也不下移了。

考績赴都，遂遇禍，竟卒於戍所。

因爲考核政績去京城，就遇上了災禍，最後死在戍衛的地方。

鼐既戍，無援之者，久之始釋歸。

湯鼐被發配戍邊以後，没人援救他，過了很久纔釋放回來。

董傑

董傑，涇縣人。成化末進士。鼐之論暑月輟講也，傑方謁選，亦抗疏争，由是知名。授沔陽知州，甫數月，逮繫詔獄，謫四川行都司知事，歷遷河南左布政使。所在盡職業，爲民所懷。正德六年，江西盗起，巡撫王哲兵敗召還，擢傑右副都御史代之。未幾卒。

董傑，涇縣人。是成化末年的進士。湯鼐的議論暑月停止經典講席會時，董傑正在等待官職，也上奏疏力争經典講席不可以停止，由此聞名。授官沔陽知州，纔幾個月，便被捕關入專門關押欽犯的監獄，後貶任四川行都司知事，歷經升遷任河南左布政使。所到之處他都恪盡職守，爲百姓所懷念。正德六年，江西盗賊起事，巡撫王哲用兵失敗被召回，提升董傑爲右副都御史代替王氏。不久去世。

璋既爲吉心腹，果擢大理寺丞。坐事下獄，黜爲九江同知，悒悒死。

魏璋做了劉吉的心腹後，果然提升爲大理寺丞。因爲犯事被投入監獄，降職爲九江同知，悒悒不樂地死去。

姜綰

姜綰，字玉卿，弋陽人。成化十四年進士。由景陵知縣擢南京御史。弘治初，陳治道十事。又言午朝宜論大政，毋泛陳細故，皆報聞。

姜綰，字玉卿，弋陽人。成化十四年考中進士，由景陵知縣提升爲南京御史。弘治初年，陳述治國之策十件事，又説午朝應當討論重大政事，不要泛泛地羅列瑣細小事，皇上都答覆知道了。

二年二月，南京守備中官蔣琮以蘆場事下綰覆按，琮囑綰求右己。綰疏言："琮以守備重臣與小民争利，假公事以適私情，用揭帖而抗詔旨，揚言陰中，脅以必從。其他變亂成法，厥罪有十。以内官侵言官職，罪一。妒害大臣，妄論都御史秦紘，罪二。怒河閘官失迎候，欲奏罷之，罪三。受民詞不由通政，罪四。分遣腹心，侵漁國課，罪五。按季收班匠工銀，罪六。擅收用罷閑都事，罪七。官僚忤意，輒肆中傷，罪八。妄奏主事周琦罪，欺罔朝廷，罪九。保舉罷斥内臣，竊天子威柄，罪十。"事下南京三法司。既，復特遣官覆治以奏。

二年二月，南京守備太監蔣琮因爲瀕臨長江由百姓開墾的沙洲被前任守備太監指爲三廠所屬的蘆場，盡收其利後，每年租税仍責令當地百姓繳納，百姓不服，在孝宗即位後聯合上訴，而朝廷將此事下批給姜綰復查，所以蔣琮囑托姜綰，請他站在自己一邊。姜綰上奏疏説："蔣琮身爲守備重臣而與小民百姓争利，假藉公事以滿足私欲，用揭帖來抗拒聖上詔令的旨意，揚言暗地裏要中傷告發者，脅迫他們必須順從。其他更改混亂既定法規，罪行有十項：以太監侵犯諫議官的職權，是罪行之一；嫉妒迫害大臣，毫無根據地彈劾都御史秦紘，是罪行之二；惱怒河閘官有失迎候，想要上奏罷他的官，是罪行之三；受理百姓訟詞不通過通政，是罪行之四；分頭派遣心腹之人，侵占國家税課并從中漁利，是罪行之五；按季度收取輪班匠人的工役銀子，是罪行之六；

擅自收留任用已經罷官賦閑的都事，是罪行之七；官僚中有冒犯他旨意的，就肆意中傷，是罪行之八；毫無根據地上奏稱主事周琦有罪，欺罔朝廷，是罪行之九；保舉已經罷免斥退的太監，盜用天子的威嚴權柄，是罪行之十。”此事朝廷下交南京三處法司處理。三法司處理後，又特意派遣官員覆審了上奏。

先是，御史余濬劾中官陳祖生違制墾後湖田，湖爲之淤。奏下南京主事盧錦勘報。錦故與祖生有隙。而給事中方向嘗率同官繆樗等劾祖生及文武大臣不職狀，又因雷震孝陵柏，劾大學士劉吉等十一人，而詆祖生益力。祖生銜向切骨。時向方監後湖黄册，祖生遂揭向、錦實侵湖田。詔下法司勘。勘未上，而琮爲綰所劾。於是琮、祖生及吉合謀削錦籍，謫向官，復逮綰及同官孫紘、劉遜、金章、紀傑、曹玉、譚肅、徐禮、余濬，給事中繆樗，赴京論鞫，皆謫爲州判官。

在此之前，御史余濬彈劾太監陳祖生違犯祖宗成規開墾後湖田地，致使湖因此淤塞。上奏下批交南京主事盧錦勘察後回覆朝廷。盧錦原本與祖生有隔閡。而給事中方向曾經率領任相同職務的官員繆樗等彈劾祖生以及文武大臣不稱職的情况，又因爲天上有雷震動了孝陵的柏樹，彈劾大學士劉吉等十一人，所以指責祖生更加用力。祖生痛恨方向入骨。當時方向正在管理後湖的黄册，祖生便揭發方向、盧錦其實也侵占湖田。朝廷便下詔書將此事下交司法部門檢察處理。檢察結果還没有上報，蔣琮被姜綰所彈劾。於是蔣琮、祖生以及劉吉聯合起來，策劃削奪盧錦的官籍，貶方向所任之官位，又逮捕了姜綰以及任相同職務的官員孫紘、劉遜、金章、紀傑、曹玉、譚肅、徐禮、余濬，給事中繆樗，將他們押赴京城審訊，并都貶職爲州判官。

綰謫判桂陽，量移寧國同知，遷慶遠知府。斬劇賊韋七旋、韋萬妙。其黨糾賊數萬攻城，綰堅守，檄民兵夾擊，破走之，東蘭諸州蠻悉歸侵地。總督劉大夏奇其材，薦爲右江兵備副使。思恩知府岑濬逐田州知府岑猛，綰獻策總督潘蕃。蕃令與都指揮金堂合諸路兵大破賊，思恩平。綰條二府形勢，請改設流官，比中土，廷議從之。綰引疾還。俄起河南按察使，尋復以疾歸，卒於家。

姜綰貶職爲桂陽判官，酌情減罪移任寧國同知，升任慶遠知府。他斬除了惡賊韋七旋、韋萬妙。韋氏黨徒糾合盜賊幾萬人攻打城池，姜綰堅守陣地，下檄文命令百姓士兵夾擊盜賊，突破了包圍，趕走了盜賊，由此東蘭幾個州的蠻人全部歸還了原先侵占的地盤。總督劉大夏很賞識他的才能，推薦他任右江兵備副使。思恩知府岑濬趕走田州知府岑猛，姜綰向總督潘蕃獻計獻策，潘蕃便命令他與都指揮金堂集合各路軍兵大破亂賊，思恩平定。姜綰又條陳兩府的山川形勢，請求改設流官，比照中原之制，朝廷商議後聽從了他的建議。姜綰因爲患病回鄉。不久起用爲河南按察使，不久又因爲患病回鄉，死於家中。

余濬　方向　繆樗　孫紘

余濬，慈谿人。成化十七年進士。孝宗初，疏請永除納粟入監令。

余濬，慈谿人。成化十七年的進士。孝宗執政的初年，上奏疏請求永遠革除繳納粟米便可進

又劾浙江鎮守中官張慶、廣東鎮守中官韋眷，因薦王恕堪内閣，馬文升、彭韶、張悦、阮勤、黄孔昭堪吏部。後湖之勘，自濬啓之。貶平度州判官，終知府。

入國子監就讀的法令。又彈劾浙江鎮守太監張慶、廣東鎮守太監韋眷，由此推薦王恕能擔當内閣重任，馬文升、彭韶、張悦、阮勤、黄孔昭有資格任職於吏部。後湖的檢察，就是從余濬開始的。後來貶任平度州判官，最後做到知府。

方向，字與義，桐城人。成化十七年進士。謫雲南多羅驛丞，歷官瓊州知府。入覲時，僕私市一珠，索而投諸海。

方向，字與義，桐城人。是成化十七年進士。貶職爲雲南多羅驛丞，歷經升遷任瓊州知府。進京覲見皇上時，僕人私自買了一顆珍珠，他查出後將珍珠投進了海裏。

繆樗，字全之，溧陽人。成化十一年進士。孝宗初，陳時政八事。因劾大學士尹直等，時號敢言。終營州判官。

繆樗，字全之，溧陽人。是成化十一年進士。孝宗即位之初，陳述了有關當時政治的八件事。因爲彈劾大學士尹直等人，當時號稱敢於説話。最後的官職是營州判官。

孫紘，字文冕，鄞人。成化十四年進士。謫膠州判官，遷廣德知州，卒官。紘少貧，傭書市肉以養母。既通籍，終身不食肉。

孫紘，字文冕，鄞縣人。是成化十四年進士。貶職爲膠州判官，升任廣德知州，死在任上。孫紘小時候貧窮，靠抄書賣肉來供養母親。獲得做官的官籍後，終身不再吃肉。

劉遜

劉遜，安福人。成化十四年進士。謫澧州判官，遷武岡知州。岷王不檢下，遜裁抑之，又欲損其歲禄。王怒，奏於朝，徵下詔獄，貶四川行都司斷事，歷湖廣副使。劉瑾徵賄不得，坐缺軍儲被逮，已而釋之。再坐斷獄稽延，罰米百石。先是，榮王乞辰州、常德田二千頃、山場八百里、民舍市廛千餘間，遜與巡撫韓重持勿予。至是，瑾悉予之。部議補遜瓊州副使，瑾勒令致仕。瑾誅，起官，歷福建按察使。

劉遜，安福人。是成化十四年進士。貶職爲澧州判官，升任武岡知州。岷王不約束他的下級，劉遜對他施加壓力，又想要削減他每年的俸禄。岷王很憤怒，上奏朝廷，將劉遜召去投入專門關押欽犯的監獄。後貶職爲四川行都司斷事，經過幾次升遷任湖廣副使。劉瑾要他的賄賂没有得到，他便因爲缺少軍糧儲備而被逮捕，過後釋放了他。又因爲判案延誤時機，罰米一百石。在此之前，榮王請求辰州、常德的田地二千頃、山場八百里、百姓民房與市鎮店面一千多間，劉遜與巡撫韓重堅持不能給他。到這時，劉瑾全都給了他。吏部商議把劉遜補任爲瓊州副使，劉瑾却勒令他辭職還鄉。劉瑾被誅後，他被重新起用，任福建按察使。

金章等無他表見。

金章等人没有什麽其他的表現。

姜洪

姜洪，字希範，廣德人。成化十四年進士。除盧氏知縣。單騎勸農桑。民姜仲禮願代父死罪，洪奏免之。徵拜御史。

姜洪，字希範，廣德人。成化十四年中進士。授官盧氏知縣。單人獨馬去鼓勵農業耕作。百姓姜仲禮自願代替父親領死罪，姜洪奏請赦免他們。徵召拜授御史。

孝宗即位，陳時政八事。歷詆太

孝宗即位，上言時政八事。一一指責太監蕭

監蕭敬，内閣萬安、劉吉，學士尹直，侍郎黄景、劉宣，都御史劉敷，尚書李裕、李敏、杜銘，大理丞宋經，而薦致仕尚書王恕、王竑、李秉，去任侍郎謝鐸，編修張元禎，檢討陳獻章，僉事章懋，評事黄仲昭，御史强珍、徐鏞、于大節，給事中王徽、蕭顯、賀欽，員外林俊，主事王純及現任尚書余子俊、馬文升，巡撫彭韶，侍郎張悦，詹事楊守陳。且言指揮許寧、内官懷恩，并拔出曹輩，足副任使。他所陳，多斥近倖，疏辭幾萬言。帝嘉納之。爲所斥者憾不置。

敬，内閣萬安、劉吉，學士尹直，侍郎黄景、劉宣，都御史劉敷，尚書李裕、李敏、杜銘，大理丞宋經，而推薦辭去尚書職務的王恕、王竑、李秉，離任的侍郎謝鐸，編修張元禎，檢討陳獻章，僉事章懋，評事黄仲昭，御史强珍、徐鏞、于大節，給事中王徽、蕭顯、賀欽，員外林俊，主事王純及現任尚書余子俊、馬文升，巡撫彭韶，侍郎張悦，詹事楊守陳。還説到指揮許寧、内官懷恩，一并提拔他們，有足够的能力承擔重任。他所陳述的，多是斥責皇帝寵信的人，奏疏文辭近萬言。皇帝誇獎聽取他的主張。被指責的人恨之不已。

弘治元年出按湖廣，與督漕都御史秦紘争文移，被劾，所司白洪無罪。劉吉欲中之，再下禮部會議，遂貶夏縣知縣。御史歐陽旦請召還洪及暢亨等，不納。遷桂林知府。瑶、僮侵擾古田，請兵討平之，擢雲南參政。土官陶洪與八百媳婦約爲亂，洪乘間剪滅。歷山東左參政。正德二年遷山西布政使。劉瑾索賀印錢，不應。四年二月，中旨令致仕。瑾誅，起山東左布政使。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未滿歲卒。

弘治元年出巡湖廣，跟督漕都御史秦紘争公文，被彈劾，主管部門辯白姜洪無罪。劉吉想要中傷他，又讓禮部討論，於是貶爲夏縣知縣。御史歐陽旦奏請召回姜洪及暢亨等人，不采納。調任桂林知府。瑶、僮侵擾古田，請求出兵討伐平定他們，提升雲南參政。土官陶洪與八百媳婦約定造反，姜洪乘機消滅了他們。任山東左參政。正德二年調任山西布政使。劉瑾索取賀印錢，不答應。四年二月，皇帝詔令他辭官。劉瑾被誅，起任山東左布政使。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未滿一年去世。

洪性廉直，身後喪不能舉。天啓初，追謚莊介。

姜洪品性廉潔公正，死後喪事不能舉辦。天啓初年，追謚莊介。

歐陽旦

歐陽旦，安福人。成化十七年進士。由休寧知縣擢御史。嘗請逐劉吉，罷皇莊。歷湖廣僉事、浙江副使，終南京右副都御史。

歐陽旦，安福人。成化十七年中進士。由休寧知縣提升爲御史。曾奏請趕走劉吉，廢除皇莊。歷任湖廣僉事、浙江副使，最後任南京右副都御史。

暢亨

暢亨，字文通，河津人。成化十四年進士。由長垣知縣擢御史，巡按浙江。歲饑，奏罷上供綾紗等物。弘治元年二月，景寧縣屏風山異獸萬餘，大如羊，白色，銜尾浮空去。亨

暢亨，字文通，河津人。成化十四年中進士。由長垣知縣升任御史，巡察浙江。年成饑荒，奏請免除上供綾紗等物品。弘治元年二月，景寧縣屏風山出現異獸一萬多隻，體大如羊，白色，夾着尾巴飄浮在空中而去。暢亨請求免除

請罷温、處銀課，而置鎮守中官張慶於法。章下所司，銀課得减，責慶陳狀。慶因訐亨考察不公，停亨俸三月。亨又劾僉事鄒滂，滂亦訐亨。慶等構之，逮亨，謫涇陽知縣。給事中龐泮上疏争，不聽。

温、處銀税，而且把鎮守宦官張慶依法審理。奏章下達主管部門，銀税得到减免，斥責張慶陳述。張慶因此攻擊暢亨考察不公，停發暢亨俸禄三個月。暢亨又彈劾僉事鄒滂，鄒滂也攻擊暢亨。張慶等誣陷他，逮捕暢亨，貶爲涇陽知縣。給事中龐泮上奏爲暢亨争辯，皇帝不聽。

曹璘

曹璘，字廷暉，襄陽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授行人。久之，選授御史。

曹璘，字廷暉，襄陽人。成化十四年中進士。授官行人。很久後，選拔授官御史。

孝宗嗣位，疏言：“梓宫發引，陛下宜衰絰杖屨送至大明門外，拜哭而别，率宫中行三年喪。貴妃萬氏有罪，宜告於先帝，削其謚，遷葬他所。”帝納其奏，而戒勿言貴妃事。頃之，請進用王恕等諸大臣，復先朝言事于大節等諸臣官，放遣宫中怨女，罷撤監督京營及鎮守四方太監。又言：“梁芳以指揮袁輅獻地建寺，請令襲廣平侯爵。以數畝地得侯，勛臣誰不解體，宜亟爲革罷。”疏奏，帝頗采焉。

孝宗繼位，上疏説：“先皇帝靈柩發喪，陛下應該穿喪服拄孝杖穿麻鞋送至大明門外，跪拜痛哭而别，帶領宫中實行三年喪禮。貴妃萬氏有罪，應祭告先帝，廢除謚號，遷葬其他地方。”皇帝采納他的奏請，而告誡不説貴妃事。不久，請求任用王恕等衆大臣，恢復先朝指論時事于大節等大臣的官，放出禁宫適齡女子回家出嫁，罷免撤銷監督京營及鎮守四方太監。又上奏説：“梁芳因指揮袁輅獻地建寺，請讓他繼承廣平侯爵位。用數畝地得封侯，有功績的大臣誰不離心離德，應儘快革除罷免。”上奏後，皇帝很同意他的意見。

弘治元年七月上言：“近日星隕地震，金木二星晝現，雷擊禁門，皇陵雨雹，南京内園災，狂夫叫閽，景寧白氣飛騰，而陛下不深求致咎之由，以盡弭災之實。經筵雖御，徒爲具文。方舉輒休，暫行遽罷，所謂‘一日暴之，十日寒之’者。願日御講殿與儒臣論議，罷斥大學士劉吉等，以消天變。臣昨冬曾請陛下墨衰視政，今每遘節序，輒漸御黄衮，從官朱緋。三年之間，爲日有幾，宜但御淺服。且陛下方諒陰，少監郭鏞乃請選妃嬪。雖拒勿納，鏞猶任用，何以解臣民疑。祖宗嚴自宫之禁，今此曹干進紛紜，當論罪。朝廷特設書堂，令翰林官教習内使，本非高皇帝制。詞臣多夤緣以干進，而内官亦且

弘治元年七月上奏説：“近些天來星星墜落大地震動，金木二星白天出現，雷擊禁宫門，皇陵下冰雹，南京内園被火燒，狂妄之人叫宫門，景寧白氣飛騰，而陛下不去深入研究導致災禍的原因，采取避免災害的有效方法。講經論道皇帝雖聽了，衹不過是徒有形式的文章。纔發動起來就下令廢止，剛開始施行就讓罷除，所謂‘一日暴曬，十日寒冷’的道理。希望皇上每天到講殿同儒臣們議論，罷免斥責大學士劉吉等，因而消除天災。臣去年冬季曾經請陛下穿黑色喪服臨朝聽政，現在每逢節日，就逐漸穿黄色禮服，從官穿大紅袍。三年之内，時日不多，應該衹穿淺色服裝。而且陛下正當服喪，少監郭鏞便請選妃嬪。雖拒絶没有納娶，郭鏞仍然任用，怎麽去解除臣子百姓的疑慮。祖宗嚴格對宦官的限制，今天這些宦官謀求禄位紛争，應當定罪。朝廷特設書堂，讓翰林官教訓内使，本來不是高皇帝的規

假儒術以文奸，宜速罷之。諸邊有警，輒命京軍北征，此輩驕惰久，不足用。乞自今勿遣，而以出師之費賞邊軍。”帝得疏，不喜，降旨譙讓。

定。文學侍從之臣多數巴結權臣達到謀取官位的目的，而内官也還要藉助儒家學說以文詞干預朝政，應當迅速廢除。各邊地有緊急情况，就命令京軍北伐，這些軍兵驕横懶惰很久了，不管用。請求從現在起不派遣，而用出師的費用獎賞邊防軍。”皇帝得到奏疏，不高興，下令譴責。

已，出按廣東，訪陳獻章於新會，服其言論，遂引疾歸。居山中讀書，三十年不入城市。

後來，出巡廣東，訪問陳獻章到新會，佩服他的言論，隨後藉口有病歸隱。居住在山中讀書，三十年不入城市。

彭程

彭程，字萬里，鄱陽人。成化末進士。弘治初，授御史，巡視京城。降人雜處畿甸多爲盜，事發則投戚里、奄豎爲窟穴。程每先機制之，有發輒得。巡鹽兩浙，代還，巡視光禄。

彭程，字萬里，鄱陽人。成化末年中進士。弘治初年，授給御史，巡察京城。投降人雜居京城地區的多數爲盜賊，事情被發現後就投靠皇親國戚聚居的地方、宦官小人那裏作爲盤踞地點。彭程每次預先察覺制服了他們，有人告發就能抓住盜賊。巡察鹽政到兩浙，輪换回朝廷，巡視光禄。

五年上疏言：“臣適見光禄造皇壇器。皇壇者，先帝修齋行法之所。陛下即位，此類廢斥盡，何復有皇壇煩置器。光禄金錢，悉民膏血。用得其當，猶恐病民，况投之無用地。頃李孜省、繼曉輩倡邪説，而先帝篤信之者，意在遠希福壽也。今二人已伏重辟，則禍患之來，二人尚不能自免，豈能福壽他人。倘陛下果有此舉，宜遏之將萌。如無，請治所司逢迎罪。”帝初無皇壇造器之命，特光禄姑爲備。帝得程奏大怒，以爲暴揚先帝過，立下錦衣獄。給事中叢蘭亦巡視光禄，繼上疏論之。帝宥蘭，奪光禄卿胡恭等俸，付程刑部定罪。尚書彭韶等擬贖杖還職。帝欲置之死，命繫之。韶等復疏救，程子尚三上章乞代父死，終不聽。

五年上奏疏説：“臣恰巧見到光禄製造皇壇器物。所説的皇壇，是先皇帝聚集僧人道徒供齋飯作法事的地方。陛下即位，這類活動廢除完，爲什麽又有皇壇煩勞置辦器物事。光禄耗費金錢，全是民脂民膏。用到恰當的地方，還恐怕危害百姓，何况是投放在没有好處的地方。不久李孜省、繼曉之流傳播迷信，而先皇帝深信他們的謬論，心想要永遠地求得幸福長壽。現在二人已依法處死，那麽災禍的來臨，二人尚且不能自己免除，怎麽能使他人幸福長壽。倘若陛下真有這方面的舉動，應當阻止在將要發生的時候。如果没有，請求懲辦有關部門官員的討好奉承罪。”皇帝開始没有在皇壇製造器物的命令，衹是光禄暫且作準備。皇帝得彭程奏疏大怒，認爲這是暴露先皇帝的過錯，立即投入錦衣衛監獄。給事中叢蘭也巡視光禄，繼而上疏議論此事。皇帝赦免了叢蘭，削減光禄卿胡恭等俸禄，把彭程交給刑部定罪。尚書彭韶等人打算杖責贖罪恢復官職。皇帝欲置他於死地，命令拘押他。彭韶等人再次上疏救助，彭程子彭尚三次上奏章乞求代父受死，終於不聽取。

是時巡按陝西御史嵩縣李興亦

這時巡察陝西御史嵩縣李興也因施用酷刑

坐酷刑繫獄。及朝審，上興及程罪狀。詔興斬，程及家屬戍隆慶。文武大臣英國公張懋等合疏言："興所斃多罪犯，不宜當以死。程用諫爲職，坐此戍邊，則作奸枉法者何以處之?"尚書王恕又特疏救。乃減興死，杖之百，偕妻子戍賓州，程竟無所減。程母李氏年老無他子，叩闕乞留侍養。南京給事中毛珵等亦奏曰："昔劉禹錫附王叔文當竄遠方，裴度以其母老爲請，得改連州。陛下聖德，非唐中主可比，而程罪亦異禹錫。祈少矜憐，全其母子。"不許。子尚隨父戍所，遂舉廣西鄉試。明年，帝念程母老，放還。其後，劉瑾亂政，追論程巡鹽時稍虧額課，勒其家償。程死久矣，止遺一孫女。罄産不足，則并女鬻之，行道皆爲流涕。

被補入獄。等到朝廷派官進行復審，送上李興以及彭程罪狀，皇帝命令李興斬首，彭程及家屬貶去戍守隆慶。文武大臣英國公張懋等人聯名上奏説："李興治死的衹是罪犯，不應當處死。彭程勸諫是他的職責，因規勸獲罪去守邊疆，那麽幹壞事觸犯法律的怎麽處罰呢?"尚書王恕又專門上疏救助。纔減免李興死罪，杖責一百，帶着妻兒去守賓州，彭程終於没有減輕處罰。彭程母親李氏年老没有别的兒子，到朝廷叩拜請求留彭程奉養自己。南京給事中毛珵等人也上奏説："昔日劉禹錫依附王叔文本應流放遠方，裴度以他母親年老爲由奏請，獲准改放連州。陛下聖德，不是唐朝帝王可以相比的，且彭程的罪又不同於劉禹錫。請求稍爲加以憐憫，存全他們母子的心願。"不允許。子彭尚隨父親到戍守地，後來考取廣西鄉試。第二年，皇帝考慮彭程母親年老，放他回京。後來，劉瑾擾亂朝政，追查彭程巡察鹽政時稍微虧欠定額税，勒令他家償還。彭程死去很久了，衹留下一個孫女。用盡家産不够抵債，就把孫女一并賣了，過路人都爲他家的遭遇流淚。

龐泮

龐泮，字元化，天台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授工科給事中。弘治中，中旨取善擊銅鼓者，泮疏諫。屢遷刑科都給事中。副使楊茂元被逮，泮率同列救之，茂元得薄譴。

九年四月，帝以岷王劾武岡知州劉遜，命逮之。泮率同官吕獻等言："錦衣天子親軍，非不軌及妖言重情不可輕遣。遜所坐微，而王奏牽左證百人，勢難盡逮。宜敕撫、按官體勘。"疏入，忤旨，下泮等四十二人及御史劉紳等二十人詔獄。六科署空，吏部尚書屠滽請令中書代收部院封事。御史張淳奉使還，耻獨不與，抗疏論之。考功郎中儲巏亦諫，滽等復率九卿救之。帝乃釋泮等，皆停俸三月。

龐泮，字元化，天台人。成化二十年中進士。授官工科給事中。弘治年間，皇帝命令尋找善於敲擊銅鼓的人，龐泮上奏疏勸説。多次遷升任刑科都給事中。副使楊茂元被捕，龐泮帶領同級官員救助他，楊茂元纔受到輕微的譴責。

九年四月，皇帝因爲岷王彈劾武岡知州劉遜，命令逮捕他。龐泮帶領同一官署的吕獻等人上奏説："錦衣衛是天子的親軍，除非有叛亂和妖言惑衆等重大情況發生不可隨便派出去。劉遜犯罪輕微，而岷王上奏牽連到證人百人，這種情況很難完全逮捕。應敕令撫、按官員深入調查。"奏章到朝廷，違背皇帝命令，詔令把龐泮等四十二人及御史劉紳等二十人下獄。六科給事中辦事人員空缺，吏部尚書屠滽請求命令中書代收部院密封奏章。御史張淳奉命出使回來，羞愧衹有自己没參加上疏，向皇帝上疏論争此事。考功郎中儲巏也勸諫，屠滽等再次率領九卿救助被下獄的

中官何鼎以直言下獄，楊鵬、戴禮黨緣入司禮監。泮等言："鼎狂直宜容。鵬等得罪先朝，俾參機密，害非小。"會御史黄山、張泰等亦以爲言。帝怒，詰外廷何由知内廷事，令對狀，停泮等俸半歲。威寧伯王越謀起用，中官蔣琮、李廣有罪，外戚周彧、張鶴齡縱家奴殺人，泮皆極論，直聲甚著。

十一年擢福建右參政。中官奪宋儒黄幹宅爲僧庵，泮改爲書院以祀幹。遷河南右布政使。中旨取洛陽牡丹，疏請罷之。轉廣西左布政使，致仕。

人。皇帝纔釋放龐泮等人，都停發薪俸三個月。

中官何鼎因直言被關進監獄，楊鵬、戴禮拉幫結派進入司禮監。龐泮等人説："何鼎輕狂直率應當寬容。楊鵬等人得罪先朝，讓他們參加機密，危害不小。"正巧御史黄山、張泰等人也因此上奏。皇帝發怒，責問外廷從什麽地方知道内廷的事，命令向皇帝陳述理由，停發龐泮等薪俸半年。威寧伯王越策劃重新任用，中官蔣琮、李廣有罪，外戚周彧、張鶴齡放縱家奴殺人，龐泮都竭力地論争，正直的聲譽非常顯著。

十一年提拔爲福建右參政。中官奪取宋儒黄幹舊宅爲僧庵，龐泮改爲書院用來祭祀黄幹。升任河南右布政使。皇帝命令要索取洛陽牡丹，龐泮奏請停止執行此令。調任廣西左布政使，辭官。

吕獻

吕獻，浙江新昌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坐事，杖闕廷。弘治時，詔選駙馬。李廣受富人金，陰爲地，爲獻所發，有直聲。正德中，終南京兵部右侍郎。

吕獻，浙江新昌人。成化二十年中進士。授官刑科給事中。因事獲罪，杖責朝堂。弘治時，詔令選駙馬。李廣接受富人賄賂，暗中進行交易，被吕獻揭發，有正直的聲譽。正德年間，最後官職爲南京兵部右侍郎。

葉紳

葉紳，字廷縉，吴江人。成化末進士。除户科給事中，改吏科，歷禮科左給事中。

弘治十年，太子年七歲，猶未出閣，紳請擇講官教諭。尋以修省，陳八事。斥中官李廣，又劾尚書徐瓊、童軒、侯瓚，侍郎鄭紀、王宗彝，巡撫都御史劉瓛、張誥、張岫等二十人，乞賜罷斥。而末言"去大奸"，則專劾李廣八大罪："誑陛下以燒煉，而進不經之藥，罪一。爲太子立寄壇，而興暖疏之説，罪二。撥置皇親，希求恩寵，罪三。盗引玉泉，經繞私第，罪四。首開倖門，大肆奸貪，罪五。太常崔志端、真人王應裿輩稱廣爲教主真人，廣即代求善官，乞賜玉帶，罪六。假果户爲名，侵奪

葉紳，字廷縉，吴江人。成化末期中進士。任户科給事中，改吏科給事中，任禮科左給事中。

弘治十年，太子時年七歲，還没有到封地去，葉紳請求選擇講官進行教授。不久因爲修身反省，陳述八件事。譴責宦官李廣，又彈劾尚書徐瓊、童軒、侯瓚，侍郎鄭紀、王宗彝，巡撫都御史劉瓛、張誥、張岫等二十人，請求下令罷官。而最後説"除去大奸臣"，就專門彈劾李廣八大罪："欺騙陛下因而燒煉丹丸，而進獻荒誕的藥物，罪一。爲太子立神主牌於祖廟，而興起暖疏的説法，罪二。挑撥皇親，企圖得到寵信，罪三。盗引玉泉水，流繞私家住宅，罪四。首先開啓奸邪升官發財的門道，大肆違法受賄，罪五。太常崔志端、真人王應裿之流稱李廣爲教主真人，李廣就替他們求取善官，乞求賜玉帶，罪六。藉種果人家的名義，侵占京郊老百姓土地，

畿民土地，幾至激變，罪七。四方輸納上供，威取勢逼，致民破産，罪八。内而皇親駙馬事之如父，外而總兵鎮守稱之爲公。陛下奈何養此大奸於肘腋，而不思驅斥哉！”御史張縉等亦以爲言。帝曰：“姑置之。”逾數月，廣竟得罪，飲鴆死。

紳又極陳大臣恩蔭葬祭之濫。下所司議，頗有減損。擢尚寶少卿，卒。

幾乎到了激怒百姓造反的地步，罪七。四方繳納上供的物品，以權勢威逼索取，致使百姓破産，罪八。宫内的皇親駙馬奉承他如父，朝外的總兵鎮守稱他爲公。陛下爲什麽要養這種大奸臣在身邊，而不考慮趕走他呢！”御史張縉等人也以這些理由上奏。皇帝説：“暫且放下他。”過了數月，李廣終於獲罪，飲毒藥死。

葉紳又竭力陳述大臣承恩喪葬祭奠太無節制。奏議下發有關部門討論，大有削减。提拔爲尚寶少卿，逝世。

胡獻

胡獻，字時臣，揚州興化人。弘治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御史。逾月，即極論時政數事，言：“屠滽爲吏部尚書，王越、李蕙爲都御史，皆交通中官李廣得之。廣得售奸，由陛下議政不任大臣，而任廣輩也。祖宗時，恒御内閣商决章奏，經筵日講悉陳時政得失，又不時接見儒臣，願陛下追復舊制。京、通二倉總督、監督内臣，每收米萬石勒白金十兩。以歲運四百萬石計之，人四千兩。又各占斗級二三百人，使納月錢。夫監督倉儲，自有户部，焉用中官，願賜罷遣。京操軍士自數千里至，而總兵、坐營等官各使分屬辦納月錢，乞嚴革以蘇其困。陛下遇災修省，去春求言，諫官及郎中王雲鳳、主事胡爟皆有論奏，留中不報，雲鳳尋得罪。如此，則與不修省何異。願斷自聖心，凡利弊當興革者，即見施行。東廠校尉，本以緝奸，邇者但爲内戚、中官泄憤報怨。如御史武衢忤壽寧侯張鶴齡及太監楊鵬，主事毛廣忤太監韋泰，皆爲校尉所發，推求細事，誣以罪名。舉朝皆知其枉，無敢言者。臣亦知今日言之，異日必爲所陷，然臣弗懼也。”

疏入，鶴齡與泰各疏辨。會給事

胡獻，字時臣，揚州興化人。弘治九年中進士，改任庶吉士，授官御史。過一月，就暢談時政數事，説：“屠滽任吏部尚書，王越、李蕙任都御史，都是串通宦官李廣得到的。李廣纔能施展他的陰謀詭計，因爲陛下討論大政不委任大臣，而任用李廣之流。祖宗時，常到内閣商定奏章，講經論道每天進行都闡明時政的正確或失誤，又不定期地接見儒臣，希望陛下恢復舊制度。京、通二倉總督、監督宦官，每收米萬石就勒索白銀十兩。以每年運四百萬石計算，每人四千兩。又各占有斗子節級二三百人，讓他們繳納月錢。監督倉庫儲存，本來有户部負責，怎能用宦官監督，請求下令遣散。京都操練軍士從數千里到來，而總兵、坐營等官各讓分屬辦繳納月錢，乞求嚴令禁止以緩解軍士的困難。陛下遇災荒修身反省，去年春天要大家發表評論，諫官以及郎中王雲鳳、主事胡爟都有論述上奏，留在宫中不作答覆，王雲鳳不久獲罪。這樣，那麽跟不修身反省有何不同。希望決斷自聖明之心，凡是利弊應當興辦廢除的，就立即施行。東廠校尉，本職是捕捉奸賊，近來衹爲皇親、宦官泄憤報仇。如御史武衢不聽從壽寧侯張鶴齡以及太監楊鵬，主事毛廣不聽從太監韋泰，都被校尉告發，追究細小之事，捏造罪名。全朝都知道他們遭冤枉，没有敢説話的人。臣也知道今天説他們，有一天必然被他們陷害，然而臣并不害怕。”

奏章送入朝廷，張鶴齡同韋泰各自上疏分

中胡易劾監庫中官賀彬貪黷八罪，彬亦訐易。帝遂下獻、易詔獄，謫獻藍山丞。久之，釋易。獻未赴官，遷宜陽知縣。馬文升數薦於朝，遷南都察院經歷。武宗即位，擢廣西提學僉事，遷福建提學副使，未任卒。

辯。正巧給事中胡易彈劾監庫宦官賀彬貪污八罪，賀彬也攻擊胡易。皇帝便將胡獻、胡易打入監獄，貶胡獻爲藍山丞。很久以後，釋放胡易。胡獻未赴任，調任宜陽知縣。馬文升數次向朝廷推薦，升南都察院經歷。武宗即位，提拔爲廣西提學僉事，調任福建提學副使，未到任逝世。

武衢　毛廣　胡易

武衢，沂水人。成化二十年進士。以御史謫雲南通海主簿，終汾州知州。毛廣，平湖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其事迹無考。胡易，寧都人。弘治三年進士。爲吏科給事中。華昶劾程敏政，法司白昂、閔珪據舊章令六科共鞫。東廠劾易等皆昶同僚，不當與訊。得旨下詔獄。昂、珪請罪，皆停俸。比昶獄成，易等猶被繫，大臣以爲言，始令復職。

武衢，沂水人。成化二十年中進士。以御史官貶爲雲南通海主簿，最後爲汾州知州。毛廣，平湖人。成化二十年中進士。他的事迹不可考。胡易，寧都人。弘治三年中進士。爲吏科給事中。華昶彈劾程敏政，法司白昂、閔珪依據舊的規章命令六科共同審訊。東廠彈劾胡易等人都是華昶同僚，不應參與訊問。得皇帝命令入獄。白昂、閔珪請求處罰，都停薪俸。等到華昶案件結束，胡易等人仍被囚禁，大臣們以此爲理由上奏，方下令復職。

當弘治時，言官以忤内臣得罪者，又有任儀、車梁。

在弘治時，諫官因不聽從宦官獲罪的，還有任儀、車梁。

任儀

任儀，閬中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爲御史。弘治三年秋，詔修齋於大興隆寺。理刑知縣王嶽騎過之，中使捽辱嶽，使跪於寺前。儀不平，劾中使罪。姓名偶誤，乃并儀下吏。出爲中部知縣，終山西參政。

任儀，閬中人。成化二十三年中進士，任御史。弘治三年秋季，詔令作法事到大興隆寺。主管刑法知縣王嶽騎馬過這裏，宦官揪住頭髮侮辱王嶽，讓他跪在寺前。任儀不平，彈劾宦官罪行。姓名偶然筆誤，便一并把任儀讓司法官審訊。出朝廷任中部知縣，最後任山西參政。

車梁

車梁，山西永寧人。弘治三年進士，爲御史。十五年條列時政，中言東廠錦衣衛所獲盜，先嚴刑具成案，然後送法司，法司不敢平反。請自今徑送法司，毋先刑訊。章下，未報。主東廠者言梁從父郎中霆先以罪爲東廠所發，挾私妄言，遂下梁詔獄。給事御史交章論救，乃得釋，終漢陽知府。

車梁，山西永寧人。弘治三年中進士，任御史。十五年逐條列舉時政，其中談到東廠錦衣衛捕獲盜賊，先嚴刑逼供結案，然後送司法部門，司法部門不敢平反。請求從今以後直接送司法部門，不要先刑訊逼供。奏章下達，未作答覆。主管東廠的說車梁叔父郎中車霆從前因罪被東廠揭發，挾私胡說，於是將車梁打入關押欽犯的監獄。給事御史交替上奏論辯救助，纔獲得釋放，最後任漢陽知府。

張弘至

張弘至，字時行，華亭人，南安知府弼子也。舉弘治九年進士，改庶

張弘至，字時行，華亭人，南安知府張弼之子。被選爲弘治九年進士，改爲庶吉士，授官兵

吉士，授兵科給事中。

科給事中。

十二年冬，陳初政漸不克終八事："初汰傳奉官殆盡，近匠官張廣寧等一傳至百二十餘人，少卿李綸、指揮張玘等再傳至百八十餘人。異初政者一。初追戮繼曉，逐番僧、佛子，近齋醮不息。異初政者二。初去萬安、李裕輩，朝彈夕斥，近被劾數十疏，如尚書徐瓊者猶居位。異初政者三。初聖諭有大政召大臣面議，近上下否隔。異初政者四。初撤增設内官，近已還者復去，已革者復增。異初政者五。初慎重詔旨，左右不敢妄干，近陳情乞恩率俞允。異初政者六。初令兵部申舊章，有妄乞升武職者奏治，近乞升無違拒。異初政者七。初節光禄供億，近冗食日繁，移太倉銀賒市廛物。異初政者八。"帝下所司。

十二年冬季，指論國家政令不能善始善終的八件事："當初下令淘汰傳奉官幾乎辦成了，近來匠官張廣寧等一傳至一百二十餘人，少卿李綸、指揮張玘等再傳至一百八十餘人。改變了原來政令的這是其一。當初下令對繼曉死後追加懲罰，驅逐番僧、佛門徒衆，近來又作祈神拜佛的法事没完没了。改變原來政令的這是其二。當初下令除去萬安、李裕等人，早晨彈劾晚上就罷免，近來被彈劾的人奏章數十上，如尚書徐瓊這類人仍在原來的官位上。改變原來政令的這是其三。當初詔令如果有大政召集大臣來當面討論，近來皇上與臣下隔絶不通信息。改變原來政令的這是其四。當初曾下令撤銷增設宫内官員，近來已復職的又去掉，已革除的又增設。改變原來政令的這是其五。當初慎重對待皇帝命令，左右大臣不敢亂加干預，近來陳情乞恩就一律都答應。改變原來政令的這是其六。當初命令兵部重申舊的規章，有不依法請求升武職的奏請懲罰，近來請求升武職不依規章處理。改變原來政令的這是其七。當初有令節省光禄供給，近來繁雜的食物一天比一天多，挪用太倉銀錢去市場買物品。改變了原來政令的這是其八。"皇帝下發到有關部門。

邊將王杲、馬昇、秦恭、陳瑛失機論死，久繫。弘至請速正典刑。親王之藩者，所次舍率營席殿，并從官幕次，俱飾絨毯、錦帛，因弘至言多減省。孝宗晚年，從廷臣請，遣官核騰驤四衛虚冒弊，以太監甯瑾言而止。弘至抗章争，會兵部亦以爲言，乃卒核之。

邊將王杲、馬昇、秦恭、陳瑛貽誤戰機被判死罪，長久地關在獄中。張弘至請迅速依法處治。親王去藩國，住所一概營造席殿，并且從官的帳篷，也全部鋪設絨毯、錦帛，根據張弘至的意見許多都減省了。孝宗晚年，聽從廷臣請求，派遣官員核查騰驤四衛虚報冒領的弊端，因太監甯瑾反對而停止。張弘至上奏争辯，正巧兵部也因這件事上奏，纔最後决定核查這件事情。

武宗立，以户科右給事中奉使安南。還遷都給事中，母憂歸卒。

武宗即位，以户科右給事中奉命出使安南。回朝升都給事中，母親去世回家服喪死了。

屈伸

屈伸，字引之，任丘人。成化末進士。選庶吉士，授禮科給事中。

屈伸，字引之，任丘人。成化末年中進士。選爲庶吉士，授官禮科給事中。

弘治九年詔度僧，禮部争不得。伸極陳三不可，不納。京師民訛言寇

弘治九年詔令俗人離家爲僧，禮部力争不能改變。屈伸竭力論述三不可，不采納。京師百姓

近邊，兵部請榜諭。伸言："若榜示，人心愈驚。昔漢建始中，都人訛言大水至，議令吏民上城避之。王商不從，頃之果定。今當以爲法。"事遂寢。寇犯大同，游擊王杲匿敗績狀。伸率同官發之，并劾罷總兵官王璽等。

謠傳敵人接近邊境，兵部請求張榜通告。屈伸說："如果張貼告示，人心更驚慌。從前漢朝建始年間，首都有人謠傳大水至，決定讓官民上城避水。王商不聽從，不久謠言果然平息了。現在應當以他爲榜樣。"謠言便停止了。盜賊侵犯大同，游擊王杲隱瞞戰敗的情況。屈伸率領同級官揭發他，并彈劾總兵官王璽等人的罪過。

屢遷兵科都給事中。泰寧衛部長大掠遼陽，部議令守臣遺書，稱朝廷寬大不究已往，若還所掠，則予重賞。伸等言："在我示怯弱之形，在彼無創艾之意，非王者威攘之道。前日犯邊不以爲罪，今日歸俘反以爲功，誨以爲盗之利，啓無賴心，又非王者懷柔之道。"帝悟，書不果遺。

屢經升遷任兵科都給事中。泰寧衛部長大肆劫掠遼陽，兵部決議讓守臣寄信給他，聲明朝廷寬大不追究過去的罪惡，如果歸還劫掠的東西，就給重賞。屈伸等人說："在我表示怯弱的情形下，在他没有受到懲罰没有畏懼之心，不是帝王用威力攘除的辦法。前些時侵犯邊境不認爲他有罪，現在歸還劫掠的東西反認爲有功，教唆爲盜的得利，啓發爲非作歹的思想，也不是帝王安撫的道理。"皇帝清醒了，給泰寧衛部長的信終於没有送出去。

已，劾鎮守中官孫振、總兵官蔣驥、巡撫陳瑶僨事罪，帝不問。廣寧復失事，瑶等以捷聞。伸及御史耿明等交章劾其欺罔，乃按治之。

後來，彈劾鎮守宦官孫振、總兵官蔣驥、巡撫陳瑶敗亡的罪過，皇帝不追究。廣寧又一次失守，陳瑶等人以取勝上奏。屈伸及御史耿明等人交替彈劾他的欺騙，纔立案審查他們。

太監苗逵、成國公朱暉等搗巢獲三級，及寇大入固原，不敢救，既而斬獲十二級，先後以捷聞。伸等數劾之。及班師，又極論曰："暉等西討無功，班師命甫下，將士已入國門，不知奉何詔書。且此一役糜京帑及邊儲共一百六十餘萬兩，而首功止三級。是以五十萬金易一無名之首也，乃所上有功將士至萬餘人。假使馘一渠魁如火篩，或斬級至千百，將竭天下財不足供費，而報功者不知幾萬萬也。暉、逵及都御史史琳、監軍御史王用宜悉置重典。"帝不聽。

太監苗逵、成國公朱暉等人搗毁賊寇巢穴得三個人頭，等賊寇大舉侵入固原，不敢出兵救助，隨後殺得十二個人頭，先後以勝利上奏。屈伸等人多次彈劾他們。等到軍隊返回，又竭力論爭說："朱暉等人西去討伐無功勞，回師命令剛剛下發，將士已進入國門，不知奉何人的詔書。而且這次戰役耗費京都金庫和邊防儲備一百六十餘萬兩，而斬首計功衹三個人頭。是用五十萬兩白銀買一個無名之人的頭啊，竟然報上有功將士至一萬餘人。假使殺一個大首領如同火篩，或砍頭至千百，將用盡天下的財寶也不够供給獎賞費用，而報功的人不知又有幾萬萬啊。朱暉、苗逵以及都御史史琳、監軍御史王用應該全都處重刑。"皇帝不聽取。

雲南有鎮守中官，復遣監丞孫叙鎮金騰，伸等極言不可。錦衣指揮孫鑾坐罪閒住，中旨復之，令掌南鎮撫事。伸等力争，乃命止帶俸。中旨令

雲南有鎮守宦官，又派監丞孫叙鎮守金騰，屈伸等竭力陳述反對的理由。錦衣衛指揮孫鑾因犯罪閑住，皇帝下令恢復官職，命令掌管南鎮撫事。屈伸等人竭力争辯，纔命令衹領有俸禄。皇

指揮胡震分守天津，伸力爭，不聽。鎮守河南中官劉琊乞皂隸，帝命予五十人。故事，尚書僅十二人，伸等力爭，詔止減二十人。自後中官咸援例陳乞，祖制遂壞。

伸居諫垣久，持議侃侃不撓，未及遷而卒。

帝命令指揮胡震分守天津，屈伸竭力反對，皇帝不聽。鎮守河南宦官劉琊乞求雜役人員，皇帝命令給五十人。依先例，尚書僅有二十人，屈伸等竭力反對，詔令衹減少二十人。從此以後宦官都以此爲例陳請雜役人員，祖宗的制度便破壞了。

屈伸任諫官很久，堅持正義暢所欲言剛直不阿，没有等到升官就死了。

王獻臣

王獻臣，字敬止，其先吴人，隸籍錦衣衛。弘治六年舉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巡大同邊，請亟正諸將姚信、陳廣閉營避寇及馬昇、王杲、秦恭喪師罪，悉蠲大同、延綏旱傷逋賦，以寬軍民。帝多從之。嘗令部卒導從游山，爲東廠緝事者所發，并言其擅委軍政官。徵下詔獄，罪當輸贖。特命杖三十，謫上杭丞。

王獻臣，字敬止，他的祖先是吴人，隸籍錦衣衛。弘治六年考取進士。授官行人，提拔爲御史。巡察大同邊防，請求趕快依法懲辦將領姚信、陳廣關閉營門躲避敵寇以及馬昇、王杲、秦恭損兵折將罪，全部減免大同、延綏旱災欠税，從而緩解軍民的饑荒。皇帝大多聽從他的主張。曾令部卒前呼後擁地游山玩水，被東廠偵查人員告發，并説他擅權委任軍政官。皇帝下令召回入獄，罪當用財物輸通贖罪。特命杖責三十，貶爲上杭丞。

十七年復以張天祥事被逮。天祥者，遼東都指揮僉事斌孫也。斌以罪廢，天祥入粟得祖官。有泰寧衛部十餘騎射傷海西貢使，天祥出毛喇關掩殺他衛三十八人以歸，指爲射貢使者。巡撫張鼐等奏捷，獻臣疑之。方移牒駁勘，會斌婦弟指揮張茂及子欽與天祥有郤，詐爲前屯衛文書呈獻臣，具言劫營事。獻臣即以聞。未報，而獻臣被徵。帝命大理丞吴一貫、錦衣指揮楊玉會新按臣余濂勘之，盡得其實。斌等皆論死，天祥斃於獄。

十七年又因張天祥事被捕。張天祥這個人，遼東都指揮僉事張斌之孫。張斌因罪罷官，張天祥繳納米糧買得祖父的官爵。有泰寧衛部十多個騎兵射傷海西進貢的使臣，張天祥出兵毛喇關乘其不備殺其他衛的三十八個人回來，指明是射傷進貢使者的人。巡撫張鼐等人向皇帝報告勝利，王獻臣懷疑他們有假。正要發公文駁回重審，正好張斌内弟指揮張茂以及兒子張欽與張天祥有矛盾，冒充前屯衛的文書呈送給王獻臣，詳細敘述劫營事。王獻臣立即上奏皇帝。没有答覆，而王獻臣被懲罰。皇帝命令大理丞吴一貫、錦衣衛指揮楊玉會同新御史余濂審查這案件，全部核實清楚。張斌等人論定死罪，張天祥死於獄中。

天祥叔父洪屢訟冤，帝密令東廠廉其事，還奏所勘皆誣。帝信之，欲盡反前獄，召内閣劉健等，出東廠揭帖示之，命盡逮一貫等會訊闕下。健等言東廠揭帖不可行於外。既退，復爭之。帝再召見，責健等。健對曰："獄經法司讞，皆公卿士大夫，言足信。"帝曰："法司斷獄不當，身且不

張天祥叔父張洪多次申訴冤情，皇帝密令東廠考查這件事，回朝奏報原審查的案情都是不實的。皇帝相信他們的報告，想完全把前面審定的案子翻過來，召集内閣劉健等人，出東廠張貼通告，命令把吴一貫等人都逮捕在朝廷會審。劉健等説東廠通告不能施行於外。退朝後，又爭論這件事。皇帝再次召見，責備劉健等人。劉健答辯説："案情經執法官員審定，都是公卿士大夫，

保，言足信乎?”謝遷曰：“事當從衆，若一二人言，安可信?”健等又言衆證遠，不可悉逮。帝曰：“此大獄，逮千人何恤。苟功罪不明，邊臣孰肯效力者?”健等再四争執，見帝聲色厲，終不敢深言東廠非。一貫等既至，帝親御午門鞫之，欲抵一貫死。閔珪、戴珊力救，乃謫嵩明州同知，獻臣廣東驛丞，濂雲南布政司照磨，茂父子論死，而斌免，洪反得論功。武宗立，獻臣遷永嘉知縣。

説的完全可信。”皇帝説：“執法官員斷案不妥當，自身尚且不能保，説話完全可信嗎?”謝遷説：“事情應當聽大家的，如果一二人説的，哪能可信呢?”劉健等人又説關於衆人的證據遠不可信，不能都逮捕。皇帝説：“這樣大案，逮千人何必憂慮。如果功罪不分明，邊臣誰肯爲朝廷效力呢?”劉健等人連續多次争辯，見皇帝聲色俱厲，終於不敢進一步説東廠的不對。吴一貫等人已到來，皇帝親到午門審問他們，欲判吴一貫死罪。閔珪、戴珊竭力救助，纔貶嵩爲明州同知、王獻臣爲廣東驛丞、余濂爲雲南布政司照磨，張茂父子定死罪，而張斌免罪，張洪反得論功。武宗即位，王獻臣調任永嘉知縣。

吴一貫

吴一貫，字道夫，海陽人。成化十七年進士。由上高知縣擢御史。弘治中，歷按浙江、福建、南畿，以强幹聞。擢大理右寺丞。畿輔、河南饑，請發粟二十萬石以振，又别請二萬石給京邑及昌平民。既謫官，正德初，遷江西副使。討華林賊有功，進按察使。行軍至奉新卒，士民立忠節祠祀焉。

吴一貫，字道夫，海陽人。成化十七年中進士。由上高知縣提升爲御史。弘治年間，經過巡察浙江、福建、南畿，以强幹聞名。提升爲大理右寺丞。京都地區、河南饑荒，請求發糧二十萬石救濟，還另外請求二萬石給京都以及昌平百姓。貶官後，正德初年，調任江西副使。討平華林賊寇有功，進升按察使。行軍至奉新去世，士民立忠節祠祭祀他。

余濂

余濂，字宗周，都昌人。弘治六年進士。武宗時，終雲南副使。

孝宗勵精圖治，委任大臣，中官勢稍絀。而張天祥及滿倉兒事皆發自東廠，廷議猶爲所撓云。滿倉兒事，具《孫磐傳》。

余濂，字宗周，都昌人。弘治六年中進士。武宗時，最後任雲南副使。

孝宗力圖振興國家，委任大臣，宦官的權勢稍加削弱。而張天祥以及滿倉兒事都由東廠告發，朝廷議論仍被他們阻撓。滿倉兒事，詳細見《孫磐傳》。

贊曰：御史爲朝廷耳目，而給事中典章奏，得争是非於廷陛間，皆號稱言路。天順以後居其職者，振風裁而耻緘默。自天子、大臣、左右近習無不指斥極言。南北交章，連名列署。或遭譴謫，則大臣抗疏論救，以爲美談。顧其時門户未開，名節自勵，未嘗有承意指於政府，效搏噬於

贊曰：御史是朝廷的耳目，而給事中主管呈報給皇帝的文書，有機會争論是非於朝廷上，都號稱是進言之官。天順以後任這種職務的人，振興風紀而耻於沉默。自天子、大臣、皇帝身邊近臣没有不指點時政暢所欲言的。南京、北京交替奏報，共同簽名百官之署。有人遭到譴責貶官，就有大臣上奏論理救助，以爲美談。回顧那時派别没有開始，名譽節操自行勉勵，不曾有秉承意

權璫，如末季所爲者。故其言有當有不當，而其心則公。上者愛國，次亦愛名。然論國事而至於愛名，則將惟其名之可取，而事之得失有所不顧，於匡弼之道或者其未善乎。

旨去迎合政府，賣命打擊陷害别人去討好宦官權貴，如同晚期幹的那樣。所以他們説的有正確有不正確，然而他們的主觀願望是爲公的。最高尚的是爲了國家，其次也爲了名聲。然而議論國事而至於爲了名聲，那麼就會衹要能够得到名聲，而國事的有利或不利就有所不顧忌了，對於糾偏輔助的原則或許是不完善的吧。

明史卷一百八十一

列傳第六十九

徐溥　丘濬　劉健　謝遷　李東陽　王鏊　劉忠

徐溥

徐溥，字時用，宜興人。祖鑑，瓊州知府，有惠政。溥，景泰五年進士及第。授編修。憲宗初，擢左庶子，再遷太常卿兼學士。成化十五年拜禮部右侍郎，尋轉左，久之，改吏部。孝宗嗣位，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旋進禮部尚書。

徐溥，字時用，宜興人。祖父徐鑑，是瓊州知府，有仁惠政績。徐溥，景泰五年考中進士。授官編修。憲宗初年，提升爲左庶子，又升遷爲太常卿兼學士。成化十五年官拜禮部右侍郎，不久轉任左侍郎，很久之後，改任吏部。孝宗繼位，徐溥兼任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密事務。不久升爲禮部尚書。

弘治五年，劉吉罷，溥爲首輔，屢加少傅、太子太傅。溥承劉吉恣睢之後，鎮以安静，務守成法，與同列劉健、李東陽、謝遷等協心輔治，事有不可，輒共争之。欽天監革職監正李華爲昌國公張巒擇葬地，中旨復官。溥等言："即位以來，未嘗有内降。倖門一開，末流安底。臣等不敢奉詔。"八年，太皇太后召崇王來朝，溥等與尚書倪岳諫，帝爲請乃已。占城奏安南侵擾，帝欲遣大臣往解。溥等言："外國相侵，有司檄諭之足矣，無勞遣使。萬一抗令，則虧損國體；問罪興師，後患滋大。"於是罷不遣。

弘治五年，劉吉罷官，徐溥成爲首席大學士，屢次加官至少傅、太子太傅。在劉吉任意胡爲之後徐溥繼任，以沉穩清静來安定國家，務求遵守已定的法令制度，與同僚劉健、李東陽、謝遷等同心輔佐皇帝治理國家，凡遇到有不同意見之事，就共同討論。欽天監被革除官職的監正李華爲昌國公張巒選擇葬地，符合皇帝旨意而復官。徐溥等説："皇帝即位以來，還不曾有未經大臣們討論就直接發出詔令。僥幸者進身之門一旦打開，流弊如何能停止。臣下等人不敢遵奉您的詔令。"八年，太皇太后召崇王來朝拜，徐溥等與尚書倪岳諫阻，皇帝爲之求情纔作罷。占城上奏安南侵擾，皇帝打算派大臣前去調解。徐溥等説："外國侵擾，有關部門傳檄文曉諭就足够了，不必煩勞派遣使臣。萬一外國抗令就會有損國體；若興師問罪，後患更大。"於是皇帝就打消了這個念頭，不派遣使臣。

是年十二月，詔撰三清樂章。溥等言："天至尊無對。漢祀五帝，儒者猶非之，況三清乃道家妄説耳。一

這年十二月，皇帝下詔撰寫三清樂章。徐溥等説："上天至尊没有并立的。漢朝祭祀五帝，儒者尚且非議，何況三清衹不過是道家的妄説罷

天之上，安得有三大帝。且以周柱下史李耳當其一，以人鬼列天神，矯誣甚矣。郊祀樂章皆太祖所親製，今使製爲時俗詞曲以享神明，褻瀆尤甚。臣等誦讀儒書，邪説俚曲素所不習，不敢以非道事陛下。國家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誠欲其謨謀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原，匡弼闕失，非欲其阿諛順旨，惟言莫違也。今經筵早休，日講久曠，異端乘間而入。此皆臣等無狀，不足以啓聖心，保初政。憂愧之至，無以自容。數月以來，奉中旨處分未當者封還，執奏至再至三。願陛下曲賜聽從，俾臣等竭駑鈍，少有裨益，非但樂章一事而已。”奏入，帝嘉納之。

帝自八年後，視朝漸晏，溥等屢以爲言。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寵。十年二月，溥等上疏極論曰：“舊制，内殿日再進奏，事重者不時上聞，又常面召儒臣，咨訪政事。今奏事日止一次，朝參之外，不得一望天顏。章奏批答不時斷决，或稽留數月，或竟不施行。事多壅滯，有妨政體。經筵進講，每歲不過數日，正士疏遠，邪説得行。近聞有以齋醮修煉之説進者。宋徽宗崇道教，科儀符籙最盛，卒至乘輿播遷。金石之藥，性多酷烈。唐憲宗信柳泌以殞身，其禍可鑒。今龍虎山上清宫、神樂觀、祖師殿及内府番經廠皆焚毁無餘，彼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陛下若親近儒臣，明正道，行仁政，福祥善慶，不召自至，何假妖妄之説哉！自古奸人蠱惑君心者，必以太平無事爲言。唐臣李絳有云：‘憂先於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於事。’今承平日久，溺於晏安。目

了。一天之上，怎麽能有三個大帝。况且把周代的柱下史李耳當作其中之一，把人鬼等列於天神，虚假欺蒙得太過分了。郊祀樂章都是太祖所親自制定的，現在讓定制變爲時俗詞曲來供奉神明，褻瀆更加厲害。我們誦讀儒書，對邪説俚曲從不熟悉，不敢用不合正道的東西來侍奉陛下。國家設文淵閣，任命學士在其中供職，本來是要學士們謀劃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根本，匡正輔弼闕失，不是要他們阿諛奉承隨順旨意，一句話也不敢違背啊。現在御前經史講席很久没開了，日講荒廢很久了，邪説乘虚而入。這都是我們的大罪過，不足以開啓聖心，維護從前的政令。憂愧到極點，無以自容。幾個月以來，奉接處置不當的内廷敕諭緘封退還，多次持章表上奏。希望陛下降恩聽從，使臣等人竭盡駑鈍之才，稍有補益，不祇是樂章一事而已。”奏疏呈入，得到皇帝贊許并采納了。

皇帝從八年以後，臨朝聽政漸漸晚了，徐溥等多次因此進言。宦官李廣以燒爐煉丹設壇祈神得寵。十年二月，徐溥等上疏竭力勸諫説：“按照舊制度，内殿每天向皇帝報告兩次，重要事情要隨時報告皇帝，皇帝又常親自召見儒臣，詢問政事。現在奏事每天祇有一次，除了朝廷參拜之外，再也不能見到皇上的尊顔。奏章批覆也不按時，有的稽留幾個月，有的甚至得不到處置。事情積壓很多，有損於國家政體。御前講習經史，每年不過幾天，正直的士人被疏遠，邪説得以流行。近來又聽説有以齋醮修煉之説進獻的事。宋徽宗崇尚道教，科儀符籙最爲盛行，最終導致國君流離。金石之藥，藥性大多酷烈。唐憲宗信任柳泌而喪身，其慘禍可資借鑒。現在龍虎山上清宫、神樂觀、祖師殿以及内府番經廠都被焚毁無餘，它們如果有靈，爲什麽不自保呢？上天厭棄這些烏七八糟的東西，也已很明顯了。陛下如親近儒臣，昌明正道，施行仁政，福祥善慶，就會不招自來，爲什麽要藉助妖妄之説呢！自古蠱惑君心的奸人，一定是説天下太平無事。唐朝大臣李絳説：‘先於事而憂，可以無憂。出了事再憂，於事無補。’現在已天下太平很久了，大家

前視之，雖若無事，然工役繁興，科斂百出，士馬罷敝，閭閻困窮，愁嘆之聲上干和氣，致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木興妖。四方奏報殆無虛月，將來之患灼然可憂。陛下高居九重，言官皆畏罪緘默。臣等若復不言，誰肯爲陛下言者?”帝感其言。

都沉溺在安樂之中。但以現在的情况看來，雖然好像没有事情，然而勞役接連不斷，賦税層出不窮，士馬疲憊不堪，百姓困頓貧窮，愁怨哀嘆之聲上犯和氣，以致熒惑星失去常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木出現怪異。全國各地上報幾乎没有空過一個月，將來的禍患已經明顯地值得憂慮了。陛下深居内宫，諫官都畏罪閉口沉默不言。臣等如再不説，還有誰肯爲陛下説呢?”皇帝被他的話所感動。

三月甲子，御文華殿，召見溥及劉健、李東陽、謝遷，授以諸司題奏曰：“與先生輩議。”溥等擬旨上，帝應手改定。事端多者，健請出外詳閱。帝曰：“盍就此面議?”既畢，賜茶而退。自成化間，憲宗召對彭時、商輅後，至此始再見，舉朝詡爲盛事。然終溥在位，亦止此一召而已。

三月甲子日，皇帝駕臨文華殿，召見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把各部門的奏章給他們説：“同各位先生討論。”徐溥等擬定詔令獻上，皇帝隨手改定。遇到複雜的問題，劉健請求到外面詳細查閲。皇帝説：“爲什麽不到這裏當面討論呢?”召見結束後，皇帝賜茶，然後告退。從成化年間憲宗召對彭時、商輅以後，至此時纔再次出現相同情形，滿朝贊爲盛事。然而在徐溥在位的整個時期，也衹此一次召見而已。

尋以災異求言，廷臣所上封事，經月不報，而言官論救何鼎忤旨待罪者久，溥等皆以爲言。於是悉下諸章，而罷諸言官弗問。溥時年七十，引年求退。不許，詔風雨寒暑免朝參。

不久因災異要求上書言事，朝廷大臣所上密封奏章，經過一個月都不回覆，而諫官因論救何鼎違背皇帝旨意待罪已很久，徐溥等都因此進言。皇帝因此把奏章都發還大臣，并且免除諫官之罪不再追究。徐溥當時年已七十，以年老爲由，請求退休。皇帝不准，下詔令他風雨寒暑免予上朝參拜。

十一年，皇太子出閣，加少師兼太子太師，進華蓋殿大學士。以目疾乞歸。帝眷留，久之乃許，恩賚有加。逾年卒，贈太師，謚文靖。

十一年，皇太子出就其封，徐溥加官少師兼太子太師，晋升爲華蓋殿大學士。因患眼病請求回鄉。皇帝眷顧挽留，很久纔同意，賞賜頗多。徐溥一年之後就去世了，朝廷追贈太師，謚號文靖。

溥性凝重有度，在内閣十二年，從容輔導。人有過誤，輒爲掩覆，曰：“天生才甚難，不忍以微瑕棄也。”屢遇大獄及逮繫言官，委曲調劑。孝宗仁厚，多納溥等所言，天下陰受其福。嘗曰：“祖宗法度所以惠元元者備矣，患不能守耳。”卒無所更置。性至孝，嘗再廬墓。自奉甚薄，好施予。置義田八百畝贍宗族，

徐溥性格凝重有氣度，在内閣任職十二年，寬容地輔佐引導。别人有過失，就替他掩蓋，説：“上天降生人才很不容易，不忍心因一點小毛病就委棄。”徐溥多次面對大案和逮捕諫官的事，都委婉調解。孝宗仁厚，多采納徐溥等的建議，天下暗中受到了他的福佑。徐溥曾説：“祖宗用來使老百姓得到好處的法令制度已經很完備了，擔憂的衹不過不能遵守罷了。”最終國家法度没有什麽改變。徐溥性情特别孝順，曾兩次在

請籍記於官，以垂永久，帝爲復其徭役。

父母墓旁築廬而居。對自己奉養很少，喜歡施捨。設立八百畝義田贍養宗族之人，請求將田登記在官府，以流傳久遠，皇帝爲此免除了這些義田的徭役。

丘濬

丘濬，字仲深，瓊山人。幼孤，母李氏教之讀書，過目成誦。家貧無書，嘗走數百里借書，必得乃已。舉鄉試第一，景泰五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濬既官翰林，見聞益廣，尤熟國家典故，以經濟自負。

成化元年，兩廣用兵，濬奏記大學士李賢，指陳形勢，纚纚數千言。賢善其計，聞之帝，命録示總兵官趙輔、巡撫都御史韓雍。雍等破賊，雖不盡用其策，而濬以此名重公卿間。秩滿，進侍講。與修《英宗實録》，進侍講學士。《續通鑑綱目》成，擢學士，遷國子祭酒。時經生文尚險怪，濬主南畿鄉試，分考會試皆痛抑之。及是，課國學生尤諄切告誡，返文體於正。尋進禮部右侍郎，掌祭酒事。

濬以真德秀《大學衍義》於治國平天下條目未具，乃博采群書補之。孝宗嗣位，表上其書，帝稱善，賚金幣，命所司刊行。特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修《憲宗實録》，充副總裁。弘治四年，書成，加太子太保，尋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尚書入内閣者自濬始，時年七十一矣。濬以《衍義補》所載皆可見之行事，請摘其要者奏聞，下内閣議行之。帝報可。

明年，濬上言："臣見成化時彗星三見，遍掃三垣，地五六百震。邇者彗星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虚日，異鳥三鳴於禁中。《春秋》二百四十年，書彗孛者三，地震者五，飛禽者二。

丘濬，字仲深，瓊山人。幼年喪父，母親李氏教他讀書，過目成誦。家貧没有書籍，曾走幾百里路去借書，一定要得到纔罷休。考中鄉試第一名，景泰五年考中進士。改庶吉士，授官編修。丘濬在翰林院任官後，見聞更廣，尤其熟悉國家典制和成例，以經世濟民爲己任。

成化元年，兩廣發生戰事，丘濬上書給大學士李賢，縱談形勢，長達幾千字。李賢認爲他的策略很好，報告給皇帝，皇帝命令抄録給總兵官趙輔、巡撫都御史韓雍。韓雍等打敗賊寇，雖然没有完全采用丘濬的策略，但丘濬却因此在公卿中聲名顯赫起來。任期屆滿，晋升爲侍講。參與修撰《英宗實録》，晋升侍講學士。《續通鑑綱目》修成，丘濬被提升爲學士，升遷國子祭酒。當時經生們作文崇尚險詭怪異，丘濬主持南畿鄉試，分考會試都嚴厲地抑制這種文風。及此時，更懇切地告誡督促國學生，使文體回歸正道。不久晋升禮部右侍郎，掌管祭酒。

丘濬認爲真德秀《大學衍義》對於治國平天下的條目不完備，就博采群書補充它。孝宗繼位，丘濬上表進獻這部書，皇帝稱贊寫得好，賞賜錢財，命令有關部門刊行。特進禮部尚書，掌管詹事府事務。修撰《憲宗實録》，擔任副總裁。弘治四年，書寫成，丘濬加官太子太保，不久受命兼任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密政務。由尚書進入内閣從丘濬開始，當時已經七十一歲了。丘濬認爲《衍義補》所記載的都可以付諸實踐，請求摘録其中精要的奏聞皇上，下發内閣討論實施。皇帝批覆同意。

第二年，丘濬上書説："臣看見成化年間彗星出現三次，遍掃三垣，地震五六百次。近來彗星出現在天津，地震天鳴没有空過一天，異鳥於宫禁中三次鳴叫。《春秋》二百四十年，記載彗孛的有三次，地震五次，飛禽二次。現在這些却

今乃屢見於二十年之間，甚可畏也。願陛下體上天之仁愛，念祖宗之艱難，正身清心以立本而應務，謹好尚不惑於異端，節財用不至於耗國，公任使不失於偏聽，禁私謁，明義理，慎儉德，勤政務，則承風希寵、左道亂政之徒自不敢肆其奸，而天災弭矣。"因列時弊二十二事。帝納之。六年，以目疾免朝參。

在二十年間屢次出現，是很可怕的啊。希望陛下體察上天的仁愛，想念祖宗的艱難，端正自身清静内心以立根本而處理政務，節制喜好而不被異端迷惑，節儉財用而不至於使國家受到消耗，公正委任官員而不會因偏聽而失誤，禁止私下干謁，通曉義理，謹慎節儉之德，勤於政務，那麽媚上邀寵、邪道亂政之徒自然就不敢放肆地實施他們的奸謀，天災也就消失了。"於是羅列當時的弊政二十二事。皇帝采納了。六年，因眼病免予上朝參拜。

濬在位，嘗以寬大啓上心，忠厚變士習。顧性褊隘，嘗與劉健議事不合，至投冠於地。言官建白不當意，輒面折之。與王恕不相得，至不交一言。六年大計群吏，恕所奏罷二千人。濬請未及三載者復任，非貪暴有顯迹者勿斥，留九十人。恕争之不得，求去。太醫院判劉文泰嘗往來濬家，以失職訐恕，恕疑文泰受濬指，而言者嘩然言疏稿出濬手。恕竟坐罷，人以是大不直濬。給事中毛珵，御史宋惪、周津等交章劾濬不可居相位，帝不問。逾年，加少保。八年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謚文莊。

丘濬在位，曾以寬大來開啓皇帝的心志，以忠厚來改變士人的習俗。但他性情褊頗狹隘，曾與劉健議事不合，以至把帽子扔在地上。諫官建議陳述不合心意，就當面折辱他。同王恕不和，以至不與他説一句話。六年考核衆官政績，王恕奏請罷免的有二千人。丘濬請求讓没有滿三年的復任，不是貪婪殘暴有明顯劣迹的不要斥退，留下九十人。王恕争辯不成，請求辭職。太醫院判劉文泰曾往來於丘濬家，因失職罪揭發王恕，王恕懷疑劉文泰受了丘濬的指使，議論的人也紛紛説疏稿出自丘濬之手。王恕最終獲罪罷官，人們因此認爲丘濬不正直。給事中毛珵，御史宋惪、周津等紛紛向皇帝上書彈劾丘濬不可居相位，皇帝没有過問。過了一年，丘濬加官少保。八年去世，時年七十六歲。朝廷贈官太傅，謚號文莊。

濬廉介，所居邸第極湫隘，四十年不易。性嗜學，既老，右目失明，猶披覽不輟。議論好矯激，聞者駭愕。至修《英宗實録》，有言于謙之死當以不軌書者。濬曰："己巳之變，微于公，社稷危矣。事久論定，誣不可不白。"其持正又如此。正德中，以巡按御史言賜祠於鄉，曰"景賢"。

丘濬清廉耿介，所居府第極低下狹小，四十年都没有改變。生性好學，已經老了，右眼失明，還翻閲不停止。發表言論喜歡奇異偏激，聽者感到驚駭。到修撰《英宗實録》，有人説于謙之死應當以反叛來寫。丘濬説："己巳之變，如果没有于公，國家就危險了。事情久了，結論就會定下來，誣罔之辭不能不辯白。"他持守公正又是如此。正德年間，因巡按御史進言賜祠於丘濬家鄉，祠名"景賢"。

劉健

劉健，字希賢，洛陽人。父亮，三原教諭，有學行。健少端重，與同邑閻禹錫、白良輔游，得河東薛瑄之傳。舉天順四年進士，改庶吉士，

劉健，字希賢，洛陽人。父親劉亮，任三原教諭，有學問品行。劉健小時端莊穩重，與同鄉閻禹錫、白良輔交往，得到河東薛瑄的傳授。考中天順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官編修。謝絶

授編修。謝交游，鍵户讀書，人以木强目之。然練習典故，有經濟志。

與朋友的交往，閉門讀書，人們認爲他質直剛强。然而劉健練習典制和成例，有經世濟民的志向。

成化初，修《英宗實録》，起之憂中，固辭，不許。書成，進修撰，三遷至少詹事，充東宫講官，受知於孝宗。既即位，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内閣參預機務。弘治四年，進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累加太子太保，改武英殿。十一年春，進少傅兼太子太傅，代徐溥爲首輔。

成化初年，修撰《英宗實録》，劉健於服喪期間被起用，他堅決推辭，没有被准許。書成，晋升修撰，三次升官至少詹事，擔任東宫講官，受孝宗信任。孝宗即位後，劉健晋升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進入内閣參與機密事務。弘治四年，晋升爲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多次加官至太子太保，改仕武英殿。十一年春，晋升爲少傅兼太子太傅，代替徐溥爲首席輔佐大臣。

健學問深粹，正色敢言，以身任天下之重。清寧宫災，太監李廣有罪自殺。健與同列李東陽、謝遷疏言："古帝王未有不遇災而懼者。向來奸佞熒惑聖聽，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災異之積，正此之由。今幸元惡殄喪，聖心開悟，而餘慝未除，宿弊未革。伏願奮發勵精，進賢黜奸，明示賞罰。凡所當行，斷在不疑，毋更因循，以貽後悔。"帝方嘉納其言，而廣黨蔡昭等旋取旨予廣祭葬、祠額。健等力諫，僅寢祠額。南北言官指陳時政，頻有所論劾，一切皆不問。國子生江瑢劾健、東陽杜抑言路。帝慰留健、東陽，而下瑢於獄，二人力救得釋。

劉健學問精深，莊重而敢於發表自己的言論，以自身擔當天下之重任。清寧宫發生火災，太監李廣有罪自殺。劉健與同僚李東陽、謝遷上疏説："古代帝王没有遇到災禍而不擔憂的。以前奸佞迷惑聖聽，公然行賄，賞罰不當，災異積累，正是這個原因。幸而現在首惡喪命，聖心開啓領悟，但餘惡没有除掉，舊弊没有革去。希望您振奮精神，進用賢能的人罷黜奸惡的人，明白顯示賞罰。凡是應當推行的，一定不要猶豫，不再拖延，而留下後悔。"皇帝正贊許采納他們的建議，而李廣同黨蔡昭等隨即取得皇帝詔令給李廣祭葬、祠額。劉健等極力諫阻，祇廢置了祠額。南北諫官指陳時政，頻頻有所彈劾劉健等，皇上都不過問。國子監生江瑢彈劾劉健、李東陽堵塞壓抑言路。皇帝慰留劉健、李東陽，而把江瑢投進監獄，二人大力營救使江瑢獲得釋放。

十三年四月，大同告警，京師戒嚴。兵部請甄别京營諸將，帝召健及東陽、遷至平臺面議去留。乃去遂安伯陳韶等三人，而召鎮遠侯顧溥督團營。時帝視朝頗晏，健等以爲言，頷之而已。

十三年四月，大同報告發生緊急情况，京城戒嚴。兵部請求甄别京營諸將，皇帝召劉健和李東陽、謝遷到平臺當面討論京營諸將的去留。於是罷免遂安伯陳韶等三人，而召鎮遠侯顧溥督率團營。當時皇帝臨朝聽政較晚，劉健等以此進諫，皇帝祇是點頭而已。

十四年秋，帝以軍興缺餉，屢下廷議。健等言："天下之財，其生有限。今光禄歲供增數十倍，諸方織作務爲新巧，齋醮日費巨萬。太倉所儲不足餉戰士，而内府取入動四五十萬。宗藩、貴戚之求土田奪鹽利者，

十四年秋，皇帝因爲進行軍事行動而缺餉，多次下交大臣們在朝廷上討論。劉健等説："天下財物生産有限。現在光禄寺每年的供給增加了幾十倍，各地織品務必追求新巧，齋醮每天花費數萬。國庫儲存不足以供應戰士糧食，而内府取入動不動就是四五十萬。宗藩、貴戚請求田土，

亦數千萬計。土木日興，科斂不已。傳奉冗官之俸薪，内府工匠之餼廩，歲增月積，無有窮期，財安得不匱？今陝西、遼東邊患方殷，湖廣、貴州軍旅繼動，不知何以應之。望陛下絶無益之費，躬行節儉，爲中外倡，而令群臣得畢獻其誠，講求革弊之策。天下幸甚。”

争奪鹽利的，也以數千萬計。土木工程天天興建，賦斂不停止。以諭旨直接任命冗官的薪俸，内府工匠的糧食，每年每月都在增加，没有停止的時候，財政怎麽能够不匱乏呢？現在陝西、遼東邊患正盛，湖廣、貴州軍隊相繼調動，不知道用什麽來應付。希望陛下杜絶無益的花費，親身奉行節儉，做朝廷内外的表率，而使群臣能够全部貢獻他們的忠誠，講求革除弊端的策略。這樣，天下就很幸運了。”

明年四月，以災異陳勤朝講、節財用、罷齋醮、公賞罰數事。及冬，南京、鳳陽大水，廷臣多上言時務，久之不下。健等因極陳怠政之失，請勤聽斷以振紀綱，帝皆嘉納。《大明會典》成，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與東陽、遷同賜蟒衣。閣臣賜蟒自健等始。

第二年四月，因爲災異陳請勤朝講、節財用、罷齋醮、公賞罰幾件事。到了冬天，南京、鳳陽發生大水災，朝廷大臣大多上書評論時務，皇帝很久都没有回覆。劉健等因此極力陳述怠政的危害，請求皇帝勤於處理政務以振紀綱，皇帝都贊許采納了。《大明會典》修成，劉健加官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與李東陽、謝遷一起受賜蟒衣。閣臣受賜蟒衣從劉健等開始。

帝孝事兩宫太后甚謹，而兩宫皆好佛、老。先是，清寧宫成，命灌頂國師設壇慶贊，又遣中官齎真武像，建醮武當山，使使詣泰山進神袍，或白晝散燈市上。帝重違太后意，曲從之，而健等諫甚力。十五年六月，詔擬《釋迦啞塔像讚》，十七年二月，詔建延壽塔朝陽門外，除道士杜永祺等五人爲真人，皆以健等力諫得寢。

皇帝侍奉兩宫太后很孝敬，而兩宫都喜好佛、老。在此之前，清寧宫修成，命令灌頂國師設壇慶祝頌揚，又派宦官帶着真武像，建醮於武當山，派使臣去泰山進獻神袍，有時白天把燈散布在街市上。皇帝難違太后的意願，委曲順從，而劉健等竭力諫阻。十五年六月，皇帝下詔撰寫《釋迦啞塔像讚》，十七年二月，下詔建延壽塔於朝陽門外，封道士杜永祺等五人爲真人，都因劉健等竭力諫阻得以廢止。

是年夏，小王子謀犯大同，帝召見閣臣。健請簡京營大帥，因言京軍怯不任戰，請自今罷其役作以養鋭氣。帝然之。退復條上防邊事宜，悉報允。未幾，邊警狎至，帝惑中官苗逵言鋭欲出師。健與東陽、遷委曲阻之，帝意猶未回。兵部尚書劉大夏亦言京軍不可動，乃止。

這年夏天，小王子圖謀進犯大同，皇帝召見閣臣。劉健請求選任京營主將，進言説京軍怯弱不堪戰，請求從今後免除他們的勞役以養鋭氣。皇帝認爲正確。劉健退下後又上書條陳有關防邊事宜，皇帝都回覆同意。不久，邊警連續傳來，皇帝聽信了宦官苗逵的話，急於出兵。劉健與李東陽、謝遷委婉地諫阻，皇帝還是没有回心轉意。兵部尚書劉大夏也説京軍不可動，皇帝纔打消了念頭。

帝自十三年召對健等後，閣臣希得進見。及是在位久，益明習政事，

皇帝自從十三年召對劉健等人以後，閣臣很少能進見。到這時皇帝在位很久，更加明瞭熟習

數召見大臣，欲以次革煩苛，除宿弊。嘗論及理財，東陽極言鹽政弊壞，由陳乞者衆，因而私販數倍。健進曰："太祖時茶法始行，駙馬歐陽倫以私販坐死，高皇后不能救。如倫事，孰敢爲陛下言者？"帝曰："非不敢言，不肯言耳。"遂詔户部核利弊，具議以聞。

當是時，健等三人同心輔政，竭情盡慮，知無不言。初或有從有不從，既乃益見信，所奏請無不納，呼爲先生而不名。每進見，帝輒屏左右。左右間從屏間竊聽，但聞帝數數稱善。諸進退文武大臣，釐飭屯田、鹽、馬諸政，健翊贊爲多。

未幾，帝疾大漸，召健等入乾清宫。帝力疾起坐，自叙即位始末甚詳，令近侍書之。已，執健手曰："先生輩輔導良苦。東宫聰明，但年尚幼，好逸樂，先生輩常勸之讀書，輔爲賢主。"健等欷歔頓首受命而出。翌日帝崩。

武宗嗣位，健等厘諸弊政，凡孝宗所欲興罷者悉以遺詔行之。劉瑾者，東宫舊竪也，與馬永成、谷大用、魏彬、張永、丘聚、高鳳、羅祥等八人俱用事，時謂之"八黨"，日導帝游戲，詔條率沮格不舉。京師淫雨自六月至八月。健等乃上言："陛下登極詔出，中外歡呼，想望太平。今兩月矣，未聞汰冗員幾何，省冗費幾何。詔書所載，徒爲空文。此陰陽所以失調，雨暘所以不若也。如監局、倉庫、城門及四方守備内臣增置數倍，朝廷養軍匠費巨萬計，僅足供其役使，寧可不汰？文武臣曠職僨事、虚糜廪禄者，寧可不黜？畫史、工匠濫授官職者多至數百人，寧可不罷？内承運庫累歲支銀數百餘萬，初

政事，多次召見大臣，想依次革除煩雜苛細的法令，革除舊弊。曾經論及理財，李東陽極言鹽政敗壞，是因爲上陳請求的人衆多，因而私自販運往往是幾倍。劉健進言説："太祖時茶法開始推行，駙馬歐陽倫因私自販運被判死罪，高皇后也不能救援。像歐陽倫這樣的事，哪一個敢對陛下説呢？"皇帝説："不是不敢説，是不肯説罷了。"於是詔令户部查驗利弊，詳加商議上報。

在這個時候，劉健等三人同心輔政，竭心盡慮，知無不言。開始皇帝有時聽從有時不聽從，後來更加被信任，所奏請没有不被采納的，皇帝稱他們爲先生而不呼他們的名字。每當進見，皇帝就屏退左右。左右偶爾從屏風縫隙竊聽，衹聽見皇帝多次稱贊好。升降文武大臣，整頓屯田、鹽政、馬政等政務，劉健輔助很多。

不久，皇帝病危，召劉健等進乾清宫。皇帝盡力帶病坐起來，自己很詳細地叙述了即位以來的經過，命令近侍寫下來。完畢後，握住劉健的手説："先生們輔導辛苦。太子聰明，但年紀尚幼，喜好安逸享樂，先生們要經常鼓勵他讀書，輔佐他成爲賢主。"劉健等哭着叩頭受命而出。第二天皇帝去世。

武宗繼位，劉健等改正各種弊政，凡是孝宗所想振興或罷除的都按遺詔執行。劉瑾是東宫舊有近侍，與馬永成、谷大用、魏彬、張永、丘聚、高鳳、羅祥等八人都當權，當時人們稱之爲"八黨"，每天引導皇帝游樂嬉戲，皇帝頒發的條令都阻撓不辦理。從六月至八月京城久雨。劉健等於是上書説："陛下登基的詔令頒發，朝廷内外都歡呼，希望太平。現在已經兩個月了，還没有聽説淘汰冗員多少，減省冗費多少。詔書上所寫的，衹是空文。這就是陰陽失調、晴雨不順的原因。如監局、倉庫、城門以及四方守備内臣增置幾倍，朝廷供養軍隊、工匠花費數以萬計，僅足以供其役使，怎麽能够不裁減？文武大臣曠職敗事、浪費俸禄的，怎麽能够不廢黜？畫史、工匠濫授官職的多到幾百人，怎麽能够不罷免？内府承運庫多年支出銀兩幾百萬，當初没有賬簿記載，司鑰庫貯藏錢幾百萬，不知有無，怎麽能不

無文簿，司鑰庫貯錢數百萬，未知有無，寧可不勾校？至如縱內苑珍禽奇獸，放遣先朝宫人，皆新政所當先，而陛下悉牽制不行，何以慰四海之望？”帝雖温詔答之，而左右宦豎日恣，增益且日衆。享祀郊廟，帶刀被甲擁駕後。内府諸監局僉書多者至百數十人，光禄日供驟益數倍。健等極陳其弊，請勤政、講學，報聞而已。

清核？至於釋放内苑珍禽奇獸，遣散前朝宫人，都是新政所應首先做的，而陛下都拖着不推行，用什麽來慰藉天下的期望呢？”皇帝雖然以温和的詔書答覆，但左右宦官却日益放縱，人數也越來越多。享祀郊廟，帶刀披甲簇擁在皇帝的車駕後。内府各監局僉書多的達到一百幾十人，光禄寺每天的供應驟然增加幾倍。劉健等極力陳述這些情況的弊端，請求皇帝勤政、講學，皇帝衹是回覆知道罷了。

正德元年二月，帝從尚書韓文言，畿甸皇莊令有司徵課，而每莊仍留宦官一人、校尉十人。健等言“皇莊既以進奉兩宫，自宜悉委有司，不當仍主以私人，反失朝廷尊親之意”，因備言内臣管莊擾民。不省。

正德元年二月，皇帝聽從尚書韓文的建議，命令有關部門向京郊皇莊徵税，而每莊仍留宦官一人、校尉十人。劉健等説“皇莊已經進奉給兩宫，自然應該全部交給有關部門管理，不應該仍以私人掌管，反而失去朝廷尊敬親人的意願”，於是詳細叙説内臣管莊擾害人民的事。皇帝不省察。

吏、户、兵三部及都察院各有疏争職掌爲近習所撓。健等擬旨，上不從，令再擬。健等力諫，謂：“奸商譚景清之沮壞鹽政，北征將士之無功授官，武臣神英之負罪玩法，御用監書篆之濫收考較，皆以一二人私恩，壞百年定制。况今政令維新，而地震天鳴，白虹貫日，恒星晝見，太陽無光。内賊縱横，外寇猖獗，財匱民窮，怨謗交作。而中外臣僕方且乘機作奸，排忠直猶仇讎，保奸回如骨肉。日復一日，愈甚於前，禍變之來恐當不遠。臣等受知先帝，叨任腹心。邇者旨從中下，略不與聞。有所擬議，竟從改易。似此之類，不可悉舉。若復顧惜身家，共爲阿順，則罔上誤國，死有餘辜。所擬四疏，不敢更易，謹以原擬封進。”不報。

吏、户、兵三部及都察院各有奏疏争論他們所主管的事務被皇帝寵愛親信的人所阻撓。劉健等草擬詔書，皇帝不依從，命令重擬。劉健等極力勸諫，説：“奸商譚景清破壞鹽政，北征將士無功授予官職，武臣神英有罪玩忽法令，御用監書篆濫收考課，都是因爲皇帝對少數人的私恩，敗壞百年規定的制度。况且現在政令新出，而地震天鳴，白虹貫日，恒星白天出現，太陽無光芒。内賊遍地，外寇猖獗，財物匱乏人民窮困，怨語謗言紛起。而朝廷内外臣僕現在乘機作不法之事，排擠忠心正直的人猶如仇人，保護奸邪的人猶如親骨肉。一天又一天，比以前更加厲害，災禍變故的到來恐怕應當不遠了。臣等受先帝信任，愧爲朝廷心腹。近來聖旨直接從内廷發出，我們一點也不知道。我們擬定的意見，竟被隨便改易。像這樣的事，不能盡舉。如果我們再顧惜身家性命，隨同阿諛順從，就是欺騙皇上貽誤國家，死有餘辜。所擬的四疏，不敢改動，恭敬地以原文封合呈進。”皇帝没有回覆。

居數日，又言：“臣等遭逢先帝，臨終顧命，惓惓以陛下爲托，痛心刻骨，誓以死報。即位詔書，天下延頸，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

過了幾天，劉健等又説：“臣等有幸知遇先帝，臨終遺命，念念不忘把陛下托付給我們，刻骨銘心，發誓以死報答。陛下即位的詔書，天下人寄予希望，但朝令夕改，至今没有安寧的日

府，仿效成風，非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謂之瀆擾，釐剔弊政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臣等心知不可，義當盡言。比爲鹽法、賞功諸事，極陳利害，拱俟數日，未蒙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宜賜施行，所言如非，即當斥責。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政出多門，咎歸臣等。宋儒朱子有言：'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若冒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既負先帝，又負陛下，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伏乞聖明矜察，特賜退休。"帝優旨慰留之，疏仍不下。

子。衆官員和各部門仿效成風，不僅擱置不實行，并且幾乎全部加以改變。提建議被認爲是多話，做實事被認爲是生事，多次進獻奏章被認爲是擾亂，革除弊政被認爲是變亂更易；對於民生國計的憂患，就置若罔聞，事情涉及身邊親幸貴戚，就牢不可破。臣等心裏知道不起作用，但按我們的責任應當盡言。比如鹽法、賞功等事，我們極力陳説利害，恭敬地等候了幾日，沒有受到批答。陛下如果認爲臣等説得對，就應該降恩施行，如果認爲我們所説的不對，就應當加以斥責。陛下却把奏章留在宮中，不予回覆，把它們看作好像不存在。政出多門，罪過都歸臣等。宋儒朱子説：'一天站在官位上，就要一天盡到自己的職分；一天不能盡到自己的職分，就一天也不敢站在他的官位上。'如果充顧命之名而不盡輔佐引導之實，既對不起先帝，又對不起陛下，天下後世會如何評論臣等呢？懇求陛下矜憫明察，特别賜許退休。"皇帝頒發褒獎詔令安慰挽留他們，奏疏仍没有批還。

越五日，健等復上疏，歷數政令十失，指斥貴戚、近倖尤切。因再申前請。帝不得已，始下前疏，命所司詳議。健知志終不行，首上章乞骸骨，李東陽、謝遷繼之，帝皆不許。既而所司議上，一如健等指。帝勉從之，由是諸失利者咸切齒。

過了五天，劉健等又上疏，歷數政令十大失誤，指斥貴戚、親近寵幸之人尤其深切。於是再次申明原來的請求，皇帝不得已，纔批覆原來的奏疏，命令有關部門詳細討論。劉健知道自己的主張終究不會施行，首先上奏章請求退休，李東陽、謝遷跟着也這樣做，皇帝都不同意。不久有關部門的討論奏報上來，和劉健等所指的完全一樣。皇帝勉强依從，因此所有失利的人都痛恨劉健等人。

六月庚午，復上言："近日以來，免朝太多，奏事漸晚，游戲漸廣，經筵日講直命停止。臣等愚昧，不知陛下宮中復有何事急於此者。夫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射釣獵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兔田野之物不可育於朝廷，弓矢甲胄戰鬥之象不可施於宮禁。今聖學久曠，正人不親，直言不聞，下情不達，而此數者雜交於前，臣不勝憂懼。"帝曰："朕聞帝王不能無過，貴改過。卿等言是，朕當行

六月庚午，劉健又上書説："近日以來，陛下免於上朝的次數太多，奏事漸晚，游戲漸廣，御前講席每日講經竟然命令停止。臣等愚昧，不知陛下宮中還有什麽事比這些更爲急迫。濫加賞賜胡亂浪費不是用來崇尚儉德的，彈射釣獵不是用來培養仁心的，鷹犬狐兔等田野之動物不能在朝廷上培育，弓箭鎧甲是戰鬥之象徵，不能施用於宮禁。現在聖上的學業已廢棄很久了，正直之人不被親近，梗直之言不能聽信，下情不能上達，而這幾樣大事紛雜交錯於眼前，臣憂愁畏懼不已。"皇帝説："朕聽説帝王不能没有過錯，貴

之。”健等乃録廷臣所陳時政切要者，請置坐隅，朝夕省覽：曰無單騎馳驅，輕出宮禁；曰無頻幸監局，泛舟海子；曰無事鷹犬彈射；曰無納内侍進獻飲膳。疏入，報聞。

先是，孝宗山陵畢，健等即請開經筵。帝初勉應之，後數以朝謁兩宮停講，或云擇日乘馬。健等陳諫甚切至。八月，帝既大婚，健等又請開講。命俟九月，至期又命停午講。健等以先帝故事，日再進講，力争不得。

當是時，健等懇切疏諫者屢矣，而帝以狎近群小，終不能改。既而遣中官崔杲等督織造，乞鹽萬二千引。所司執奏，給事中陶諧、徐昂，御史杜旻、邵清、楊儀等先後諫，健等亦言不可。帝召健等至暖閣面議，頗有所詰問，健等皆以正對。帝不能難，最後正色曰：“天下事豈皆内官所壞，朝臣壞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輩亦自知之。”因命鹽引悉如杲請。健等退，再上章言不可。帝自愧失言，乃俞健等所奏。於是中外咸悦，以帝庶幾改過。

健等遂謀去“八黨”，連章請誅之。言官亦交論群閹罪狀，健及遷、東陽持其章甚力。帝遣司禮詣閣曰：“朕且改矣，其爲朕曲赦若曹。”健等言：“此皆得罪祖宗，非陛下所得赦。”復上言曰：“人君之於小人，不知而誤用，天下尚望其知而去之。知而不去，則小人愈肆，君子愈危，不至於亂亡不已。且邪正不并立，今舉朝欲决去此數人，陛下又知其罪而故留之左右，非特朝臣疑懼，此數人亦不自安。上下相猜，中外不協，禍亂

在能改正過錯。你們説得對，朕應當遵行。”劉健等於是抄録朝廷大臣所陳述政事切中關鍵的内容，請求皇帝放在座位旁邊，朝夕省覽：一是不要單騎策馬快跑，輕率跑出宮禁；二是不要頻繁地到監局，泛舟於海子；三是不要玩弄鷹犬彈射；四是不要接納内侍進獻的飲膳。上疏送入宮中，皇帝回覆所奏之事已知道。

在此之前，孝宗喪事結束，劉健等就請求開御前講經。皇帝起初勉强答應，後來多次以朝謁兩宮而停講，或者説擇日乘馬。劉健等陳述勸諫十分直切。八月，皇帝已經舉行大婚禮，劉健等又請求開講。皇帝命令等到九月，到期又命令停止午講。劉健等要求按先帝舊例，每天兩次進講，極力争取而没有實現。

當這個時候，劉健等多次懇切上疏勸諫，而皇帝因爲親昵群小人，終不能改。不久派宦官崔杲等監督織造，請求給鹽一萬二千引。有關部門持章上奏，給事中陶諧、徐昂，御史杜旻、邵清、楊儀等先後勸諫，劉健等也説不可。皇帝召劉健等到暖閣當面討論，多有所責問，劉健等都以正道來回答。皇帝不能反駁，最後嚴厲地説：“天下事難道都是内官所壞，朝中大臣壞事常常占十分之六七，先生們也是自己知道的。”於是命令完全按照崔杲要求的數量給鹽引。劉健等退下，再次上書説不可。皇帝對自己的失言感到慚愧，便答應了劉健等人的奏請。於是朝廷内外都很高興，認爲皇帝大概就要改過了。

劉健等於是圖謀除去“八黨”，接連上書請求誅殺他們。諫官也紛紛彈劾衆宦官的罪狀，劉健及謝遷、李東陽堅持其奏章很强硬。皇帝派司禮到内閣説：“朕就要改正了，請爲朕而委曲一次赦免了他們吧。”劉健等説：“這些人都得罪了祖宗，不是陛下所能够赦免的。”又上書説：“人君對於小人，不瞭解而誤用，天下還希望他瞭解然後除去。瞭解而不除去，那麽小人就會更加放肆，君子就會更加危險，這種情況不到動亂覆亡的地步不會停止。况且邪惡與正直不并立，現在滿朝都想除去這幾個人，陛下又知道他們的罪過而故意留他們在身邊，不衹是朝臣疑懼，這幾個

之機始此矣。”不聽。健等以去就爭。瑾等八人窘甚，相對涕泣。而尚書韓文等疏復入，於是帝命司禮王岳等詣閣議，一日三至，欲安置瑾等南京。遷欲遂誅之，健推案哭曰：“先帝臨崩，執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使若輩敗壞至此，臣死何面目見先帝！”聲色俱厲。岳素剛正疾邪，慨然曰：“閣議是。”其儕范亨、徐智等亦以爲然。是夜，八人益急，環泣帝前。帝怒，立收岳等下詔獄，而健等不知，方倚岳內應。明日，韓文倡九卿伏闕固爭，健逆謂曰：“事且濟，公等第堅持。”頃之，事大變，八人皆宥不問，而瑾掌司禮。健、遷遂乞致仕，賜敕給驛歸，月廩、歲夫如故事。

人也不自安。上下互相猜忌，朝廷内外不協和，禍亂的苗頭就由此開始了。”皇帝不聽。劉健等以離職來諍諫。劉瑾等八人十分困窘，相對着哭泣。而尚書韓文等的上疏又送進宫中，於是皇帝命令司禮王岳等到内閣商議，一天去了三次，想把劉瑾等安置到南京。謝遷想乘機誅殺劉瑾等，劉健推案哭着説：“先帝去世時，握着老臣的手，托付大事。現在陵墓的泥土未乾，便被這些人敗壞到這個地步，臣死後有什麽面目去見先帝！”聲色俱厲。王岳向來剛正痛恨邪惡，慨然説：“内閣討論是正確的。”他的同僚范亨、徐智等也都認爲是這樣。這天晚上，八人更加焦急，圍在皇帝面前哭泣。皇帝怒，立即把王岳等逮捕進欽犯監獄，然而劉健等不知道，正依靠王岳做内應。第二天，韓文倡導九卿跪伏朝堂堅持諍諫，劉健回頭告訴他們説：“事情就要成功了，你們祇管堅持。”不久，形勢大變，八人都被寬赦不問罪，并且劉瑾受命掌管司禮。劉健、謝遷於是請求辭官退休，皇帝賜命供給驛馬歸休，每月廩食、每歲的役夫按先例辦理。

健去，瑾憾不已。明年三月辛未，詔列五十三人爲奸黨，榜示朝堂，以健爲首。又二年，削籍爲民，追奪誥命。瑾誅，復官，致仕。後聞帝數巡游，輒嘆息不食，曰：“吾負先帝。”世宗立，命行人齎敕存問，以司馬光、文彦博爲比，賜賚有加。及年躋九十，詔撫臣就第致束帛、餼羊、上尊，官其孫成學中書舍人。嘉靖五年卒，年九十四。遺表數千言，勸帝正身勤學，親賢遠佞。帝震悼，賜恤甚厚，贈太師，謚文靖。

劉健離職後，劉瑾的忿恨并未停止。第二年三月辛未，朝廷下詔令列五十三人爲奸黨，張榜告示於朝堂，以劉健爲首。又過二年，將劉健削除官籍貶爲平民，追奪誥命。劉瑾被誅殺後，劉健復官，辭官退休。後來聽説皇帝多次巡游，就嘆息不進食，説：“我辜負了先帝。”世宗即位，命令使者持敕命慰問，把劉健比作司馬光、文彦博，賞賜很多。等劉健年滿九十，皇帝詔令撫臣到劉健的府第送上束帛、餼羊、上等美酒，封他的孫子劉成學任官中書舍人。嘉靖五年去世，時年九十四歲。遺留上奏的章表數千字，勉勵皇帝端正自身勤奮學習，親近賢臣疏遠奸佞。皇帝十分悲傷，賜予撫恤很豐厚，追贈太師，謚號文靖。

健器局嚴整，正己率下。朝退，僚采私謁，不交一言。許進輩七人欲推焦芳入吏部，健曰：“老夫不久歸田，此座即焦有，恐諸公俱受其害耳。”後七人果爲芳所擠。東陽以詩

劉健器度嚴整，端正自己作下屬的表率。退朝後，同僚私下拜訪，不與他們説一句話。許進等七人打算推舉焦芳入吏部，劉健説：“我不久就要退休了，這個位子就會被焦芳占有，我擔心你們受到他的謀害啊。”後來七人果然被焦芳所

文引後進，海内士皆抵掌談文學，健若不聞，獨教人治經窮理。其事業光明俊偉，明世輔臣鮮有比者。

排擠。李東陽以詩文來引導後進之人，天下讀書人都熱衷於談文學，劉健好像不知道一樣，衹是教人研究經學窮究義理。其功業光明俊偉，明代的輔臣少有人能與他相比。

孫望之，進士。

其孫劉望之，是進士。

謝遷

謝遷，字于喬，餘姚人。成化十年鄉試第一。明年舉進士，復第一。授修撰，累遷左庶子。

謝遷，字于喬，餘姚人。成化十年參加鄉試考中第一名。第二年考中進士，又得第一名。授官修撰，多次升官至左庶子。

弘治元年春，中官郭鏞請豫選妃嬪備六宫。遷上言："山陵未畢，禮當有待。祥禫之期，歲亦不遠。陛下富於春秋，請俟諒陰既終，徐議未晚。"尚書周洪謨等如遷議，從之。帝居東宫時，遷已爲講官，及是，與日講，務積誠開帝意。前夕必正衣冠習誦，及進講，敷詞詳切，帝數稱善。進少詹事兼侍講學士。

弘治元年春，中官郭鏞請求預先選妃嬪準備充任六宫。謝遷上書説："先帝的喪事没有結束，按禮應該等待一段時日。除喪之期，時間也不久了。陛下尚年輕，請等到喪事結束，再慢慢商議不晚。"尚書周洪謨等也像謝遷那樣提議，皇帝聽從了。皇帝住在東宫時，謝遷已爲講官，到這時，參與每日講經，務求以真心開啓帝意。進講的前夜必定端正衣冠反復誦讀，等到進講的時候，陳説用詞詳細貼切，皇帝多次稱贊講得好。晋升爲少詹事兼侍講學士。

八年，詔同李東陽入内閣參預機務。遷時居憂，力辭，服除始拜命。進詹事兼官如故。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上疏勸太子親賢遠佞，勤學問，戒逸豫，帝嘉之。尚書馬文升以大同邊警，餉饋不足，請加南方兩税折銀。遷曰："先朝以南方賦重，故折銀以寬之。若復議加，恐民不堪命。且足國在節用，用度無節，雖加賦奚益？"尚書倪岳亦争之，議遂寢。

八年，皇帝詔令謝遷同李東陽入内閣參預機密政務。謝遷當時居喪，極力推辭，守喪期滿後纔受命。晋升詹事并兼任以前的官職。皇太子出就封位，謝遷加官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上疏規勸太子親近賢臣疏遠奸佞，勤於學問，戒除安樂享受，皇帝對此很稱贊。因大同發生邊防戰事，軍餉不足，尚書馬文升請求加徵南方兩税折銀。謝遷説："先朝因南方賦重，所以折銀而使之寬緩。如果又討論增加，恐怕老百姓經受不起。况且使國家富足在於節用，如果用度没有節制，即使增加賦税又有什麽益處呢？"尚書倪岳也争辯，加賦之議於是廢止。

孝宗晚年慨然欲釐弊政。而内府諸庫及倉場、馬坊中官作奸骫法，不可究詰。御馬監、騰驤四衛勇士自以禁軍不隸兵部，率空名支餉，其弊尤甚。遷乘間言之，帝令擬旨禁約。遷曰："虚言設禁無益，宜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奏聞。然後嚴立條約，有犯必誅，庶積蠹可去。"帝俞允之。

孝宗晚年情緒激動地想革除弊政。但内府各庫及倉場、馬坊宦官作奸枉法，不能追究查問。御馬監、騰驤四衛勇士自認爲禁軍不隸屬兵部，大都用空名支取軍餉，其弊端尤其嚴重。謝遷乘機會進言，皇帝命令擬定聖旨禁止約束。謝遷説："空言設立禁令無益，應命有關部門搜集剔除弊端，明白上奏。然後嚴格地訂立條約，有犯約者必定誅殺，或許積聚的蠹蟲可以除去。"皇

帝同意了。

遷儀觀俊偉，秉節直亮。與劉健、李東陽同輔政，而遷見事明敏，善持論。時人爲之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天下稱賢相。

謝遷儀容雄俊偉岸，保持節操正直貞亮。同劉健、李東陽共同輔政，而謝遷觀察時事明達敏鋭，善於提出主張。當時的人們評價他們説："李公善謀，劉公善斷，謝公更能説會道。"天下稱之爲賢相。

武宗嗣位，屢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數諫，帝弗聽。因天變求去甚力，帝輒慰留。及請誅劉瑾不克，遂與健同致仕歸，禮數俱如健。而瑾怨遷未已。焦芳既附瑾入内閣，亦憾遷嘗舉王鏊、吴寬自代，不及己，乃取中旨勒罷其弟兵部主事迪，斥其子編修丕爲民。

武宗繼位，謝遷多次加官少傅兼太子太傅。多次進諫，皇帝没有聽從。因天變極力請求離職，皇帝則安慰挽留。到請求誅殺劉瑾不成，就與劉健一起辭官回鄉，朝廷給予的禮數都同劉健一樣。而劉瑾對謝遷怨恨不已。焦芳依附劉瑾進入内閣後，也怨恨謝遷曾舉薦王鏊、吴寬代替自己，而没有舉薦他，就直接取得皇帝的聖旨勒令罷免他的弟弟謝迪兵部主事的職務。將他的兒子編修謝丕革職爲平民。

四年二月，以浙江應詔所舉懷才抱德士餘姚周禮、徐子元、許龍，上虞徐文彪，皆遷同鄉，而草詔由健，欲因此爲二人罪。矯旨謂餘姚隱士何多，此必徇私援引，下禮等詔獄，詞連健、遷。瑾欲逮健、遷，籍其家，東陽力解。芳從旁厲聲曰："縱輕貸，亦當除名。"旨下，如芳言，禮等咸戍邊。尚書劉宇復劾兩司以上訪舉失實，坐罰米，有削籍者。且詔自今餘姚人毋選京官，著爲令。其年十二月，言官希瑾指，請奪健、遷及尚書馬文升、劉大夏、韓文、許進等誥命，詔并追還所賜玉帶服物，同時奪誥命者六百七十五人。當是時，人皆爲遷危，而遷與客圍棋、賦詩自若。瑾誅，復職，致仕。

四年二月，因爲浙江應詔所舉薦的懷才抱德之士餘姚周禮、徐子元、許龍，上虞徐文彪，都是謝遷的同鄉，而由劉健草擬的詔書，想藉此而定劉健、謝遷二人的罪。假傳聖旨説餘姚隱士爲什麽如此之多，這些人一定是徇私引薦的，把周禮等人投進欽犯監獄，訟詞牽連到劉健、謝遷。劉瑾想逮捕劉健、謝遷，籍没他們的家，李東陽極力化解。焦芳從旁厲聲説："縱使從輕寬恕，也應當除名。"聖旨下，和焦芳的話一様，周禮等都被判戍邊。尚書劉宇又彈劾兩司以上訪求舉薦失實，有的官員被判罰米，有的被削除官籍。皇帝并下詔令從今以後餘姚人不得入選京官，寫爲法令。這年十二月，諫官迎合劉瑾的意圖，請求剥奪劉健、謝遷以及尚書馬文升、劉大夏、韓文、許進等的誥命，詔令一并追還所賜玉帶服物，同時被剥奪誥命的官員有六百七十五人。當這時，人們都認爲謝遷處境危急，但他却與客人下圍棋、賦詩自如。劉瑾被誅殺，謝遷恢復官職，辭官歸休。

世宗即位，遣使存問，起迪參議，丕復官翰林。遷乃遣子正入謝，勸帝勤學、法祖、納諫，優旨答之。嘉靖二年復詔有司存問。六年，大學士費宏舉遷自代，楊一清欲阻張璁，

世宗即位，派遣使者慰問，起用謝迪爲參議，謝丕恢復官職任翰林。謝遷於是派兒子謝正入朝謝恩，勉勵皇帝勤奮學習、效法祖宗、采納勸諫，皇帝頒發褒獎詔令回覆他。嘉靖二年又詔令有關部門慰問。六年，大學士費宏舉薦謝遷代

亦力舉遷。帝乃遣行人齎手敕即家起之，命撫、按官敦促上道。遷年七十九矣，不得已拜命。比至，而璁已入閣，一清以官尊於遷無相下意。遷居位數月，力求去。帝待遷愈厚，以天寒免朝參，除夕賜御製詩，及以病告則遣醫賜藥餌，光禄致酒饌，使者相望於道。遷竟以次年三月辭歸。十年，卒於家，年八十有三。贈太傅，謚文正。

替自己，楊一清想阻攔張璁，也極力舉薦謝遷。皇帝於是派使者持手令到謝家起用謝遷，命令巡撫、巡按官敦促他上路。謝遷當時年已七十九歲，不得已而受命。等他到任，而張璁已進入内閣，楊一清因爲官職比謝遷尊顯而没有謙讓之意。謝遷居官位數月，極力請求辭職。皇帝待謝遷更加優厚，以天寒而免於謝遷上朝參拜，除夕賜給他御製詩，到以生病告歸時就派醫生賜給他藥餌，光禄寺送酒食，使者絡繹不絶。謝遷最終在次年三月辭職回鄉。十年，在家中去世，時年八十三歲。追贈太傅，謚號文正。

迪仕至廣東布政使。丕鄉試第一，弘治末進士及第。歷官吏部左侍郎，贈禮部尚書。

謝迪官至廣東布政使。謝丕鄉試考中第一，弘治末年進士及第。歷任吏部左侍郎，贈官禮部尚書。

李東陽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以戍籍居京師。四歲能作徑尺書，景帝召試之，甚喜，抱置膝上，賜果鈔。後兩召講《尚書》大義，稱旨，命入京學。天順八年，年十八，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累遷侍講學士，充東宫講官。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以戍籍居住京城。四歲能寫直徑一尺的字，景帝召見考核他，非常喜歡，抱來放在膝上，賜給果品錢鈔。後來兩次召講《尚書》大義，符合皇帝心意，命入京學習。天順八年，十八歲，成爲進士，選爲庶吉士，授官編修。積功晋升任侍講學士，充任東宫講官。

弘治四年，《憲宗實録》成，由左庶子兼侍講學士，進太常少卿，兼官如故。五年，旱災求言。東陽條摘《孟子》七篇大義，附以時政得失，累數千言，上之。帝稱善。閣臣徐溥等以詔敕繁，請如先朝王直故事，設官專領。乃擢東陽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入内閣專典誥敕。八年，以本官直文淵閣參預機務，與謝遷同日登用。久之，進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弘治四年，《憲宗實録》修成，李東陽由左庶子兼侍講學士，進升太常少卿，兼任原來的官職。五年，朝廷因旱災徵求意見。李東陽摘録《孟子》七篇大義，附以時政得失，累計數千言，把它呈獻給朝廷。皇帝稱贊寫得好。閣臣徐溥等因爲詔令繁多，請求依照先朝王直的舊例，設官專管。於是提升李東陽爲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入内閣掌管誥命敕令。八年，以本官當值文淵閣參預機務，與謝遷同日提拔任用。很久以後，晋升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十七年，重建闕里廟成，奉命往祭。還上疏言：

> 臣奉使遄行，適遇亢旱。天津一路，夏麥已枯，秋禾未種，挽舟者無完衣，荷鋤者有菜色。盜賊縱横，青州尤甚。南來人

十七年，重建闕里廟落成，奉命前往祭祀。回來後上書説：

> 臣奉命急行，恰好遇到大旱。天津一路，夏天的麥苗已枯，秋天的莊稼没有種，拉船的人没有完整的衣裳，扛鋤頭的面有飢色。盜賊遍地，青州更加厲害。南方來的人

言，江南、浙東流亡載道，户口消耗，軍伍空虚，庫無旬日之儲，官缺累歲之俸。東南財賦所出，一歲之饑已至於此。北地呰窳，素無積聚，今秋再歉，何以堪之！事變之生，恐不可測。臣自非經過其地，則雖久處官曹，日理章疏，猶不得其詳，况陛下高居九重之上耶？

說，江南、浙東流亡的人滿路都是，户口逐漸減少，軍隊空虚，倉庫没有十天的積儲，官員們欠缺了幾年的薪俸。東南地區是財賦出産的地方，一年的饑荒就達到這個地步。北方地區貧弱，向來没有積蓄，今年秋天再次歉收，怎麽經受得起！事變的發生，恐怕不能預料。臣如果不是經過那個地方，雖則久處官府，每天審理奏疏，尚且不能够掌握其詳情，何况陛下高居深宫呢？

臣訪之道路，皆言冗食太衆，國用無經，差役頻煩，科派重叠。京城土木繁興，供役軍士財力交殫，每遇班操，寧死不赴。勢家巨族，田連郡縣，猶請乞不已。親王之藩，供億至二三十萬。游手之徒，托名皇親僕從，每於關津都會大張市肆，網羅商税。國家建都於北，仰給東南，商賈驚散，大非細故。更有織造内官，縱群小掊擊，閘河官吏莫不奔駭，鬻販窮民所在騷然，此又臣所目擊者。

臣在道路上詢問，人們都説吃閑飯的人太多，國家費用無常，差役頻繁，賦税重叠。京城土木工程頻繁興建，供役軍士財物與氣力都竭盡了，每遇上京城操練，都寧死不去。權勢之家豪門大族，田産跨郡接縣，還在不停地請求賞賜。親王的封國，供給達到二三十萬。游手好閑之徒，托名皇親僕從，常常在水陸要衝和都會之地大開店鋪，網羅商税。國家建都於北方，仰仗東南地區供給，商人驚散，大都不是由於很小的原因。更有織造内官，縱容群小打人，閘河官吏没有不驚駭奔逃的，商販和窮困的老百姓到處騷動不安，這又是臣親自看到的。

夫閭閻之情，郡縣不得而知也。郡縣之情，廟堂不得而知也。廟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始於容隱，成於蒙蔽。容隱之端甚小，蒙蔽之禍甚深。臣在山東，伏聞陛下以災異屢見，敕群臣盡言無諱。然詔旨頻降，章疏畢陳，而事關内廷、貴戚者，動爲掣肘，累歲經時，俱見遏罷。誠恐今日所言，又爲虚文。乞取從前内外條奏，詳加采擇，斷在必行。

民間的情况，郡縣不能知道。郡縣的情况，朝廷不能知道。朝廷的情况，深宫中的皇帝不能知道。開始於容忍隱瞞，形成於蒙蔽。容忍隱瞞的禍患開始很小，被蒙蔽之後禍患就很深了。臣在山東，聽説陛下因災異多次出現，敕令群臣暢所欲言，不要隱諱。雖然詔令多次下發，奏章都陳述了，而事情關涉内廷、貴戚的，動不動就被牽制，長年累月，都被遏制罷除。臣實在擔心，今日所言，又成爲空文。請求選取從前朝廷内外的條奏，詳加采擇，絶對有必要施行。

帝嘉嘆，悉付所司。

皇帝贊賞嘆息，都交給有關部門。

是時，帝數召閣臣面議政事。東陽與首輔劉健等竭心獻納，時政闕失必盡言極諫。東陽工古文，閣中疏草

這時，皇帝幾次召閣臣當面商議政事。李東陽與首輔劉健等盡心進獻忠言以供皇帝采納，對於時政的闕失必定盡言極諫。李東陽精於古文，

多屬之。疏出，天下傳誦。明年，與劉健、謝遷同受顧命。

內閣中奏章多交托給他草擬。奏疏發出，天下傳誦。第二年，與劉健、謝遷同受遺命。

武宗立，屢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劉瑾入司禮，東陽與健、遷即日辭位。中旨去健、遷，而東陽獨留。恥之，再疏懇請，不許。初，健、遷持議欲誅瑾，詞甚厲，惟東陽少緩，故獨留。健、遷瀕行，東陽祖餞泣下。健正色曰："何泣爲？使當日力爭，與我輩同去矣。"東陽默然。

武宗即位，多次加官至少傅兼太子太傅。劉瑾入掌司禮，李東陽與劉健、謝遷即日辭職。皇帝直接傳旨讓劉健、謝遷離職，而獨留李東陽。李東陽感到耻辱，再次上疏懇請辭職，皇帝不同意。當初，劉健、謝遷持議欲誅殺劉瑾，言詞很嚴厲，衹有李東陽稍緩，所以他一個人留任。劉健、謝遷臨行，李東陽餞行時流淚。劉健嚴厲地説："哭什麼呢？假使你當日力爭，也會與我們一同離職了。"李東陽默然無言。

瑾既得志，務摧抑縉紳。而焦芳入閣助之虐，老臣、忠直士放逐殆盡。東陽悒悒不得志，亦委蛇避禍。而焦芳嫉其位己上，日夕構之瑾。先是，東陽奉命編《通鑑纂要》。既成，瑾令人摘筆畫小疵，除謄録官數人名，欲因以及東陽。東陽大窘，屬芳與張綵爲解，乃已。

劉瑾得志後，務求摧殘壓抑朝廷官員。而焦芳入閣助紂爲虐，朝中老臣、忠直之士差不多全部被放逐。李東陽悒悒不得志，也委曲避禍。然而焦芳嫉恨李東陽地位在自己之上，時時在劉瑾面前誣陷他。在此之前，李東陽奉命編撰《通鑑纂要》。完成後，劉瑾令人指摘筆畫上的小毛病，除去了幾個謄録官的名籍，想由此而牽連到李東陽。李東陽處境很艱難，拜托焦芳與張綵爲他求情，事纔作罷。

瑾凶暴日甚，無所不訕侮，於東陽猶陽禮敬。凡瑾所爲亂政，東陽彌縫其間，亦多所補救。尚寶卿崔璿、副使姚祥、郎中張瑋以違制乘肩輿，從者妄索驛馬，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以核邊餉失瑾意，皆荷重校幾死。東陽力救，璿等謫戍，奎、彧釋爲民。

劉瑾一天天更加凶暴，朝臣没有不被辱駡的，對李東陽還表面上加以禮敬。凡劉瑾所施行的亂政，李東陽總是找機會彌補，也多有所補救。尚寶卿崔璿、副使姚祥、郎中張瑋因違反定制乘肩輿，隨從的人亂索取驛馬，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因爲核定邊餉不合劉瑾之意，都被戴上重刑具幾乎喪命。李東陽極力營救，崔璿等被貶戍邊，安奎、張彧被釋放，革職爲民。

三年六月壬辰，朝退，有遺匿名書於御道數瑾罪者，詔百官悉跪奉天門外。頃之，執庶僚三百餘人下詔獄。次日，東陽等力救，會瑾亦廉知其同類所爲，衆獲宥。後數日，東陽疏言寬恤數事，章下所司。既而户部覆奏，言糧草虧折，自有專司，巡撫官總領大綱，宜從輕減。瑾大怒，矯旨詰責數百言，中外駭嘆。瑾患盜賊日滋，欲戍其家屬并鄰里及爲之囊橐者。或自陳獲盜七十人，所司欲以新

三年六月壬辰，退朝後，有人將數落劉瑾罪過的匿名信掉在御道上，皇帝詔令百官都跪在奉天門外。不久，逮捕衆官三百餘人關進欽犯監獄。第二天，李東陽等極力營救，正好劉瑾也查訪知道是自己的同夥所爲，衆官獲釋。幾天後，李東陽上疏談論寬恤等幾件事，奏章被下發到有關部門。隨後户部又上奏，説糧草虧折，自有主管官吏，巡撫官總管大局，應該減輕。劉瑾大怒，假傳詔令責問數百言，朝廷内外驚駭感嘆。劉瑾擔憂盜賊一天天滋長，打算派兵保衛其家人和鄰里以及被他包庇的人。有人自報捕獲盜賊七

例從事。東陽言，如是則百年之案皆可追論也，乃免。劉健、謝遷、劉大夏、楊一清及平江伯陳熊輩幾得危禍，皆賴東陽而解。其潛移默奪，保全善類，天下陰受其庇，而氣節之士多非之。侍郎羅玘上書勸其早退，至請削門生籍。東陽得書，俯首長嘆而已。

焦芳既與中人爲一，王鏊雖持正，不能與瑾抗，東陽乃援楊廷和共事，差倚以自强。已而鏊辭位，代者劉宇、曹元皆瑾黨，東陽勢益孤。東陽前已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後瑾欲加芳官，詔東陽食正一品禄。四年五月，《孝宗實録》成，編纂諸臣當序遷，所司援《會典》故事。詔以劉健等前纂修《會典》多糜費，皆奪升職，東陽亦坐降俸。居數日，乃以《實録》功復之。

五年春，久旱，下詔恤刑。東陽等因上詔書所未及者數條，帝悉從之。而法司畏瑾，減死者止二人。其秋，瑾誅，東陽乃上疏自列曰："臣備員禁近，與瑾職掌相關。凡調旨撰敕，或被駁再三，或徑自改竄，或持回私室，假手他人，或遞出謄黄，逼令落稿，真假混淆，無從別白。臣雖委曲匡持，期於少濟，而因循隱忍，所損亦多。理宜黜罷。"帝慰留之。

寘鐇平，加特進左柱國，蔭一子尚寶司丞，爲御史張芹所劾。帝怒，奪芹俸。東陽亦乞休辭蔭，不許。時焦芳、曹元已罷，而劉忠、梁儲入，政事一新。然張永、魏彬、馬永成、谷大用等猶用事，帝嬉游如故。皇子未生，多居宿於外，又議大興豹房之役，建寺觀禁中。東陽等憂之，前後上章切諫，不報。七年，東陽等以京

十人，有關部門打算按新例處理。李東陽説，如果這樣，那麽百年的案件都可以追判了，纔免除此議。劉健、謝遷、劉大夏、楊一清以及平江伯陳熊等人多次遭危禍，都仰仗李東陽而調解。他暗中應變，保全好人，天下暗中受到他的庇護。然而有節氣的人大多責怪他。侍郎羅玘上書勸他早日退職，甚至請求删削門生籍。李東陽得書，衹有俯首長嘆而已。

焦芳與宦官結爲一夥，王鏊雖然持守公正，但不能與劉瑾抗衡，李東陽於是引薦楊廷和共同行事，稍微倚仗他加强自己的力量。不久王鏊辭職，代替他的劉宇、曹元都是劉瑾同黨，李東陽的勢力更加孤單。李東陽以前就已加官少師兼太子太師，後來劉瑾想加焦芳的官，皇帝詔令李東陽享受正一品的俸禄。四年五月，《孝宗實録》完成，參加編纂的衆臣應當按等級次第升遷，有關部門援引《會典》舊例。詔令以劉健等以前修纂《會典》多糜費，都奪去升職，李東陽也因此降俸。過了幾天，纔以《實録》功勞恢復原俸。

五年春，久旱，皇帝下詔恤刑。李東陽等於是上奏詔書所没有涉及到的幾件事，皇帝都聽從了。而司法部門畏懼劉瑾，减免死刑的衹有二人。這年秋天，劉瑾被誅殺，李東陽纔上疏自陳説："臣在皇上身邊任職，同劉瑾一起執掌宰相事。凡是臣矯旨草擬的詔令，有的被多次批駁，有的被直接改纂，有的被帶回私室，假别人之手，有的被傳出去用黄紙謄寫，逼令落稿，真假混淆，無從辨明。我雖然委曲匡正持守，希望能稍有補益，而因循隱忍，所損也多，理應廢黜罷官。"皇帝安慰挽留他。

寘鐇平定，加官特進左柱國，封蔭一子爲尚寶司丞，被御史張芹所彈劾。皇帝惱怒，剥奪了張芹的俸禄。李東陽也請求退休并推辭蔭封，皇帝不許。當時焦芳、曹元已被罷免，而劉忠、梁儲入内閣，政事焕然一新。然而張永、魏彬、馬永成、谷大用等依然當權，皇帝嬉游如故。皇子没有生，皇帝多在宫外留宿，又商議大興豹房工程，建寺觀於宫禁中。李東陽等對此很憂慮，先後上章直言勸諫，皇帝没有回覆。七年，李東陽

師及山西、陝西、雲南、福建相繼地震，而帝講筵不舉，視朝久曠，宗社祭享不親，禁門出入無度，谷大用仍開西廠，屢上疏極諫，帝亦終不聽。

等人因爲京城及山西、陝西、雲南、福建相繼地震，而皇帝御前講經不舉行，臨朝處理政事曠廢很久，宗廟祭祀不親臨，宫禁大門出入没有節制，谷大用仍開西廠，便多次上疏極力勸諫，皇帝也終究不聽。

九載秩滿，兼支大學士俸。河南賊平，蔭子世錦衣千户。再疏力辭，改蔭六品文官。其冬，帝欲調宣府軍三千入衛，而以京軍更番戍邊。東陽等力持不可，大臣、臺諫皆以爲言。中官旁午索草敕，帝坐乾清宫門趣之，東陽等終不奉詔。明日竟出内降行之，江彬等遂以邊兵入豹房矣。東陽以老疾乞休，前後章數上，至是始許。賜敕、給廩隸如故事。又四年卒，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正。

九年任期滿，李東陽兼支大學士俸禄。河南賊寇被平定，封蔭兒子世襲錦衣千户。兩次上疏竭力推辭，改封蔭六品文官。這年冬，皇帝想調宣府軍三千入京護衛，而以京軍輪番戍守邊防。李東陽等極力堅持不同意，大臣、臺諫都以此進諫。宦官相繼前來索取所擬敕令，皇帝坐在乾清宫門口催促，李東陽等終究没有奉詔。第二天，皇帝竟然直接下令施行，江彬等於是帶領邊防軍進入豹房。李東陽以年老疾病爲由請求退休，前後數次上章，到這時纔被准許。按舊例賜敕命、供給廩食僕隸。李東陽四年後去世，享年七十歲。追贈太師，謚號文正。

東陽事父淳有孝行。初官翰林時，常飲酒至夜深，父不就寢，忍寒待其歸，自此終身不夜飲於外。爲文典雅流麗，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工篆隸書，碑版篇翰流播四裔。獎成後進，推挽才彦，學士大夫出其門者，悉粲然有所成就。自明興以來，宰臣以文章領袖縉紳者，楊士奇後，東陽而已。立朝五十年，清節不渝。既罷政居家，請詩文書篆者填塞户限，頗資以給朝夕。一日，夫人方進紙墨，東陽有倦色。夫人笑曰："今日設客，可使案無魚菜耶?"乃欣然命筆，移時而罷，其風操如此。

李東陽侍奉父親李淳有孝行。當初任官翰林時，曾飲酒至深夜，父親不就寢，忍受寒冷等待他回家，李東陽從此終生不再在外夜飲。作文典雅流麗，朝廷大著作多出自他的手筆。精通篆、隸書法，碑版篇章流傳於天下。獎掖成全後進，推薦才俊之士，學士大夫出於他的門下的，都光彩有成就。從明朝興起以來，宰相以文章作士大夫領袖的，楊士奇之後，衹有李東陽。在朝做官五十年，清廉的氣節没有改變。罷官在家賦閑後，請他寫詩文書篆的人填塞門户，潤筆多用來供給日常生活所需。一日，夫人正送進紙墨，李東陽有疲倦之色。夫人笑着説："今日請客，能够使桌上没有魚菜嗎?"李東陽於是欣然提筆，没多久就寫完了，他的風操就是這樣。

王鏊

王鏊，字濟之，吴人。父琬，光化知縣。鏊年十六，隨父讀書，國子監諸生争傳誦其文。侍郎葉盛、提學御史陳選奇之，稱爲天下士。成化十年鄉試，明年會試，俱第一。廷試第三，授編修。杜門讀書，避遠權勢。

王鏊，字濟之，吴人。父親王琬，任光化知縣。王鏊十六歲時，跟隨父親讀書，國子監諸生争相傳誦他的文章。侍郎葉盛、提學御史陳選認爲他是奇才，稱他爲天下士。成化十年參加鄉試，第二年參加會試，都得第一名。廷試得第三名，授官編修。閉門讀書，遠避權勢。

弘治初，遷侍講學士，充講官。

弘治初年，晋升侍講學士，充任講官。宦官

中貴李廣導帝游西苑，鏊講文王不敢盤於游田，反覆規切，帝爲動容。講罷，謂廣曰："講官指若曹耳。"壽寧侯張巒故與鏊有連，及巒貴，鏊絶不與通。東宫出閣，大臣請選正人爲宫僚，鏊以本官兼諭德。尋轉少詹事，擢吏部右侍郎。

嘗奏陳邊計，略言："昨火篩入寇大同，陛下宵旰不寧，而緣邊諸將皆嬰城守，無一人敢當其鋒者，此臣所不解也。臣竊謂今日火篩、小王子不足畏，而嬖倖亂政，功罪不明，委任不專，法令不行，邊圉空虚，深可畏也。比年邊將失律，往往令戴罪殺賊。副總兵姚信擁兵不進，亦得逃罪。此人心所以日懈，士氣所以不振也。望陛下大奮乾剛，時召大臣，咨詢邊將勇怯，有罪必罰，有功必賞，專主將之權。起致仕尚書秦紘爲總制，節制諸邊，提督右都御史史琳坐鎮京營，遥爲聲援。厚恤沿邊死事之家，召募邊方驍勇之士，用間以携其部曲。分兵掩擊，出奇制勝，寇必不敢長驅深入。"從之。又言："宜仿前代制科，如博學宏詞之類，以收異材。六年一舉，尤異者授以清要之職，有官者加秩。數年之後，士類濯磨，必以通經學古爲高，脱去謏聞之陋。"時不能用。尋以父憂歸。

李廣引導皇帝游玩於西苑，王鏊講文王不敢縱情於游樂和田獵，反復規勸，皇帝爲之動容。講完之後，皇帝告訴李廣説："講官在指責你們啊。"壽寧侯張巒原來同王鏊有姻親關係，到張巒富貴後，王鏊全然不與他交往。太子出閣，大臣請求選拔正直的人爲宫中僚佐，王鏊以本官兼任諭德。不久轉官少詹事，提升爲吏部右侍郎。

曾經上奏陳説邊防大計，大概是説："先前火篩入侵大同，陛下天没亮就起床，天黑後纔吃飯，勤於政事，不得安寧，而沿邊諸將都繞城防守，没有一人敢當其鋒，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臣私下認爲現在的火篩，小王子不足畏懼，而佞嬖幸臣亂政，功罪賞罰不明，委任不專一，法令不施行，邊境空虚，是很值得擔憂的。近年邊將觸犯法令，往往令其戴罪殺賊。副總兵姚信擁有軍隊却不進軍，也得以逃脱罪責。這些就是人心一天天懈怠，士氣不振的原因。望陛下大大地振奮天威，隨時召見大臣，詢問邊將是勇敢還是膽怯，有罪必罰，有功必賞，專攬指揮邊將的大權。起用退休尚書秦紘爲總制，指揮諸邊防，提督右都御史史琳坐鎮京營，遥爲聲援。厚厚撫恤沿邊死於國事的將士家庭，招募邊境地區驍勇的士兵，用離間計分離敵方的部衆。分兵襲擊，出奇制勝，敵人一定不敢長驅深入。"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王鏊又説："應該仿效前代的科考，如博學宏詞之類，以收羅特異人才。六年薦舉一次，特别優異的授以清要的職位，有官職的則增加秩禄。幾年之後，士人得到修養磨練，必定會以通經學古爲高，而脱去瑣碎淺聞的鄙陋。"皇帝當時不能采用。王鏊不久因父喪回鄉。

正德元年四月起左侍郎，與韓文諸大臣請誅劉瑾等"八黨"。俄瑾入司禮，大學士劉健、謝遷相繼去，内閣止李東陽一人。瑾欲引焦芳，廷議獨推鏊。瑾迫公論，命以本官兼學士，與芳同入内閣。逾月，進户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明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

正德元年四月起用爲左侍郎，與韓文等大臣請求誅殺劉瑾等"八黨"。不久劉瑾入掌司禮，大學士劉健、謝遷相繼離職，内閣衹剩下李東陽一人。劉瑾想引薦焦芳，朝廷討論衹推薦王鏊。劉瑾迫於公論，任命王鏊以本官兼學士，與焦芳一起進入内閣。過了一個月，晋升户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第二年加官少傅兼太子太傅。

景帝汪后薨，疑其禮。鏊曰：

景帝汪后去世，安葬的禮儀有疑議。王鏊

"妃廢不以罪，宜復故號，葬以妃，祭以后。"乃命輟朝，致祭如制。憲宗廢后吴氏之喪，瑾議欲焚之以滅迹，曰"不可以成服"。鏊曰："服可以不成，葬不可薄也。"從之。尚寶卿崔璿等三人荷校幾死，鏊謂瑾曰："士可殺，不可辱。今辱且殺之，吾尚何顔居此?"李東陽亦力救，璿等得遣戍。瑾銜尚書韓文，必欲殺之，又欲以他事中健、遷，鏊前後力救得免。或惡楊一清於瑾，謂築邊墻糜費。鏊争曰："一清爲國修邊，安得以功爲罪?"瑾怒劉大夏，逮至京，欲坐以激變罪死。鏊争曰："岑猛但遷延不行耳，未叛何名激變?"

説："皇妃不是因罪被廢，應該恢復舊號，以皇妃的禮儀安葬，以皇后的禮儀祭奠。"皇帝於是命令罷朝，按舊制進行祭奠。憲宗廢黜的皇后吴氏去世，劉瑾建議想焚尸滅迹，説"不可以穿喪服"。王鏊説："喪服可以不穿，安葬之禮不可薄。"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尚寶卿崔璿等三人頸上戴刑具幾乎死去，王鏊告訴劉瑾説："士可殺，不可辱。現在你侮辱他們，又要殺掉他們，我還有什麽顔面在這個位子上?"李東陽也極力營救，崔璿等得以貶謫戍邊。劉瑾深恨尚書韓文，一心要殺他，又想以其他事情來中傷劉健、謝遷，王鏊前後極力營救得以免禍。有人對劉瑾説楊一清的壞話，説他築邊墻耗費太多。王鏊争辯説："楊一清爲國修築邊墻，怎麽能把功勞説成是犯罪?"劉瑾對劉大夏非常不滿，把他逮捕到京城，打算以引發變亂定他的死罪。王鏊争辯説："岑猛祇不過拖延不行罷了，没有反叛，又怎麽説是引發變亂?"

時中外大權悉歸瑾，鏊初開誠與言，間聽納。而芳專媕阿，瑾横彌甚，禍流搢紳。鏊不能救，力求去。四年，疏三上，許之。賜璽書、乘傳，有司給廩隸，咸如故事。家居十四年，廷臣交薦不起。

當時朝廷内外大權都歸劉瑾，王鏊起初開誠布公地對他説，他有時聽從采納。而焦芳專於曲意迎合，劉瑾專横更加厲害，禍患殃及朝廷大臣。王鏊不能挽救，極力請求離職。四年，三次上疏，皇帝同意了。賞賜璽書、乘傳，有關部門供給廪食僕隸，都按舊例。在家中居住十四年，朝廷大臣共同舉薦而不被起用。

世宗即位，遣行人存問。鏊疏謝，因上講學、親政二篇。帝優詔報聞，官一子中書舍人。嘉靖三年，復詔有司存問。未幾卒，年七十五。贈太傅，謚文恪。

世宗即位，遣使者慰問。王鏊上疏辭謝，於是上奏講學、親政二篇。皇帝用褒獎的詔書回覆，封他的一個兒子任官中書舍人。嘉靖三年，皇帝又詔令有關部門慰問。王鏊不久去世，時年七十五歲。追贈太傅，謚號文恪。

鏊博學有識鑒，文章爾雅，議論明暢。晚著《性善論》一篇，王守仁見之曰："王公深造，世未能盡也。"少善制舉義，後數典鄉試，程文魁一代。取士尚經術，險詭者一切屏去。弘、正間，文體爲一變。

王鏊博學有識鑒，文章典雅近正，議論明暢。晚年著《性善論》一篇，王守仁看到後説："王公達到了精深的境地，世人不能完全理解。"少年時善於科考之義，後來多次主持鄉試，他擬作的考試範文爲一代之冠。取士崇尚經術，文章奇險詭怪的一律排除。弘治、正德年間，文體爲之一變。

劉忠

劉忠，字司直，陳留人。成化十

劉忠，字司直，陳留人。成化十四年考中進

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弘治四年，《憲宗實録》成，遷侍講，直經筵，尋兼侍東宫講讀。又九年進侍讀學士。	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弘治四年，《憲宗實録》修成，晋升侍講，主持御前講席，不久兼侍太子講讀。又過九年升侍讀學士。
武宗即位，以宫寮擢學士，掌翰林院，仍直經筵。正德二年，劉瑾用事，日導帝游戲，亂祖宗舊章。忠上言戒逸游、崇正學數事。已，因進講與楊廷和傳經義，規帝闕失，而指斥近倖尤切。帝謂瑾曰："經筵，講書耳，浮詞何爲?"瑾素惡兩人，因諷吏部尚書許進出之南京。南京諸部惟右侍郎一人，進特請用爲禮部左侍郎。命下，外議籍籍，進患之，甫兩月，即擢忠本部尚書。其冬，就改吏部。時留都一御史，素驕横，一郎中，張綵所暱也，秩滿，皆署下考。疾吏胥詭名寄籍，督諸曹核汰千人。大計京官，所黜多於前。又疏請不時糾劾，以示勸懲，無待六年考黜。詔可之。忠在南京正直有風采。然是時，瑾方以嚴苛折辱士大夫，而忠操繩墨待下，糾劾過峻。時論遂謂忠附會瑾意，頗歸怨焉。	武宗即位，劉忠以宫廷官員提升爲學士，掌管翰林院，仍然主持御前講席。正德二年，劉瑾當權，每天引導皇帝游樂嬉戲，擾亂祖宗舊制。劉忠進言勸誡逸游、推崇正學等幾件事。隨後，因和楊廷和向皇帝進講時傳會經義，規勸皇帝的闕失，而指責皇帝的近幸更加直切。皇帝告訴劉瑾説："御前講席，衹不過是講書罷了，空話有什麽用呢?"劉瑾向來嫉恨兩人，於是暗示吏部尚書許進將他外放南京作官。南京各部衹有右侍郎一人，許進特意請求任命劉忠爲禮部左侍郎。命令發出，朝外議論嘩然，許進對此感到憂慮，剛兩月，就提升劉忠爲本部尚書。這年冬，就地改任吏部。當時南京的一個御史，向來驕横，一個郎中，是張綵所親近的，任期滿，考察政績都是下等。劉忠痛恨官吏詭稱其名寄於他籍，督促各部門查核淘汰一千人。考核京官政績，被罷黜的多於以往。又上疏請求隨時彈劾，以示懲戒，不用等到六年纔考核罷黜。皇帝詔令贊同他的意見。劉忠在南京正直有名望。然而此時，劉瑾正以嚴厲苛刻折辱士大夫，而劉忠持法度對待屬下，查劾過於嚴格。當時的議論於是説劉忠附會劉瑾旨意，多招致怨恨。
五年二月，改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專典制詔。兩疏乞休，不報。瑾誅，以本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預機務。甫數日，以平寧夏功，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故事，閣臣加官無遽至三孤者。忠無功驟得，不自安，連疏固辭，不許。瑾雖誅，張永、魏彬輩擅政，大臣復争與交歡，忠獨無所顧。永嘗遣廖鵬謁忠，忠僕隷遇之，又却其饋，由是與永輩左。前後乞休疏七八上，皆慰留。明年，命典會試。甫畢，帝以試録文義多舛，召李東陽示之。忠知爲中官所掎，乞省	五年二月，改任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專管擬寫詔書。兩次上疏請求退休，皇帝没有回覆。劉瑾被誅殺，劉忠以本官兼任文淵閣大學士，入閣參預機務。纔幾日，因平定寧夏的功勞，加官少傅兼太子太傅。按照舊例，閣臣加官没有立即至少師、少傅、少保的。劉忠没有功勞，驟然獲得升遷，自己心裏不安，接連上疏堅決拒絶，皇帝不同意。劉瑾雖被誅殺，張永、魏彬等依然掌權，大臣們又争着與之結好，衹有劉忠没有去巴結。張永曾派廖鵬拜見劉忠，劉忠像對待僕隷那樣對待他，又退回他的饋贈，由此和張永等不和。劉忠前後七八次上疏請求退休，皇帝都安慰挽留。第二年，皇帝命令他主持會試。剛一結

墓。詔乘傳還。抵家，再上章乞致仕，報許。給月廪、歲隸終其身。

柬，皇帝以試録文義多錯亂，召李東陽拿給他看。劉忠知道自己被宦官所排擠，請求回鄉掃墓。皇帝詔令乘傳回鄉。抵達家裏，劉忠再次上奏章請求辭職，皇帝回覆同意。朝廷供給他終生月廪、歲隸。

世宗即位，屢薦不起。遣行人存問，忠奏謝，因有所獻納，帝褒其忠愛。嘉靖二年卒，年七十二。贈太保，謚文肅。

世宗即位，劉忠多次被舉薦而不肯出仕。皇帝派使者慰問，劉忠上奏答謝，於是有所進諫供皇帝采納，皇帝褒獎他忠心愛君。嘉靖二年去世，時年七十二歲。追贈太保，謚號文肅。

贊曰：徐溥以寬厚著，丘濬以博綜聞。觀其指事陳言，懇懇焉爲憂盛危明之計，可謂勤矣。劉健、謝遷正色直道，蹇蹇匪躬。閹豎亂政，秉義固諍。志雖不就，而剛嚴之節始終不渝。有明賢宰輔，自三楊外，前有彭、商，後稱劉、謝，庶乎以道事君者歟。李東陽以依違蒙詬，然善類賴以扶持，所全不少。大臣同國休戚，非可以决去爲高，遠蹈爲潔，顧其志何如耳。王鏊、劉忠持正不阿，奉身早退。此誠明去就之節，烏能委蛇俯仰以爲容悦哉！

贊曰：徐溥以寬厚著名，丘濬以博通聞名。觀察他們指陳時事，陳説諫言，誠摯殷切地做居安思危的打算，可以説是勤奮了。劉健、謝遷端莊正直，困窘其身。宦官亂政，他們堅持正義堅决諫諍。心志雖然不成，而剛强嚴正的節操始終不改變。明朝的賢明宰輔，三楊以外，前有彭、商，後稱劉、謝，差不多都是以正道侍奉國君的人吧。李東陽因立場不堅定蒙受詬耻，然而好人仰仗他的扶持，保全不少。大臣與國家同命運，不能够僅以堅决離去爲高尚，以遠走爲高潔，而應看他的志向怎麽樣。王鏊、劉忠堅持正義而不阿諛逢迎，奉身早退。這確實能明去就的大節，怎麽能曲意逢迎、阿諛獻媚以討人歡心呢！

明史卷一百八十二

列傳第七十

王恕（子）承裕　馬文升　劉大夏

王恕　王承裕

王恕，字宗貫，三原人。正統十三年進士。由庶吉士授大理左評事，進左寺副。嘗條刑罰不中者六事，皆議行之。遷揚州知府，發粟振饑不待報，作資政書院以課士。天順四年，以治行最，超遷江西右布政使，平贛州寇。憲宗嗣位，詔大臣嚴核天下方面官，乃黜河南左布政使侯臣等十三人，而以恕代臣。

王恕，字宗貫，三原人。正統十三年考中進士。由庶吉士授官大理左評事，晋升爲左寺副。曾經條陳刑罰不恰當的六件事，都經討論施行。晋升揚州知府，不等報批便開倉放糧賑救饑荒，設資政書院以督促讀書人。天順四年，因爲行考核成績最佳，破格晋升江西右布政使，平定贛州賊寇。憲宗繼位，詔令大臣嚴格審核天下的地方官，於是罷黜河南左布政使侯臣等十三人，而以王恕代替侯臣。

成化元年，南陽、荆、襄流民嘯聚爲亂，擢恕右副都御史撫治之。會丁母憂，詔奔喪兩月即起視事。恕辭，不許。與尚書白圭共平大盜劉通，復討破其黨石龍。嚴束所部毋濫殺，流民復業。移撫河南。論功，進左副都御史，稍遷南京刑部右侍郎。父憂，服除，以原官總督河道。浚高郵、邵伯諸湖，修雷公、上下句城、陳公四塘水閘。因災變，請講求弭災策。帝爲賜山東租一年，畿輔亦多減免。旋改南京户部左侍郎。

成化元年，南陽、荆、襄流民結夥作亂，朝廷晋升王恕爲右副都御史安撫治理。恰逢母親喪事，皇帝詔令奔喪兩個月就起用上任處理政務。王恕推辭，皇帝不准。王恕與尚書白圭共同平定大盜劉通，又征討攻破他的同黨石龍。嚴格約束部下不要濫殺，流亡的人民恢復了舊業。調職治理河南。評定功勞，晋升左副都御史，不久晋升南京刑部右侍郎。父親去世，喪事完畢，以原官總督河道。疏浚高郵、邵伯等地湖泊，修建雷公、上下句城、陳公四塘水閘。因爲災變，請求研究尋求消弭災禍的策略。皇帝爲此賜免山東租賦一年，京郊地區也多所減免。不久改任南京户部左侍郎。

十二年，大學士商輅等以雲南遠在萬里，西控諸夷，南接交阯，而鎮守中官錢能貪恣甚，議遣大臣有威望者爲巡撫鎮壓之，乃改恕左副都御史以行，就進右都御史。初，能遣指揮

十二年，大學士商輅等因雲南遠在萬里，控制西邊諸夷，南邊連接交阯，而鎮守宦官錢能貪污妄爲很厲害，討論派遣有威望的大臣爲巡撫去鎮守，於是將王恕調任左副都御史去雲南，就地晋升右都御史。當初，錢能派指揮郭景到京城奏

郭景奏事京師，言安南捕盜兵闌入雲南境，帝即命景齎敕戒約之。舊制，使安南必由廣西，而景直自雲南往。能因景遺安南王黎灝玉帶、寶縧、蟒衣、珍奇諸物。灝遣將率兵送景還，欲遂通雲南道。景懼後禍，紿先行白守關者。因脱歸，揚言安南寇至，關吏戒嚴。黔國公沐琮遣人諭其帥，始返。而諸臣畏能，匿不奏。能又頻遣景及指揮盧安、蘇本等交通干崖、孟密諸土官，納其金寶無算。恕皆廉得之。遣騎執景，景懼自殺，因劾能私通外國，罪當死。詔遣刑部郎中潘蕃往按之。能又以其間，驛進黄鸚鵡。恕請禁絶，且盡發能貪暴狀，言："昔交阯以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没，今日之事殆又甚焉。陛下何惜一能，不以安邊徼。"能大懼，急屬貴近請召恕還。而是時商輅、項忠諸正人方以忤汪直罷，遂改恕掌南京都察院，參贊守備機務。能事立解，蕃勘上得實，置不問。

事，説安南追捕賊盜的軍隊擅自進入雲南邊境，皇帝就命令郭景帶上敕令告誡約束他們。按照舊制，出使安南一定要經過廣西，而郭景直接從雲南前往。錢能通過郭景贈送安南王黎灝玉帶、寶縧、蟒衣、珍奇等物。黎灝派遣將領率兵送郭景返回，想藉機打通通向雲南的道路。郭景懼怕以後遭禍，哄騙先行告訴守關的人。於是脱身返回，對外故意宣稱安南敵兵到，守關官吏嚴加戒備。黔國公沐琮派人曉諭安南軍隊主帥，安南軍隊纔返回去。而大臣們畏懼錢能，隱匿不上奏。錢能又多次派郭景以及指揮盧安、蘇本等勾結干崖、孟密等土司，收納他們的金寶無法計算。王恕都查訪掌握了。王恕派緹騎逮捕郭景，郭景畏罪自殺，於是彈劾錢能私通外國，按罪判死刑。皇帝詔令刑部郎中潘蕃前往查核此事。錢能又找機會，用驛馬進獻黄鸚鵡。王恕請求禁絶，并且全部揭發錢能貪婪殘暴的行爲，説："昔日交阯因爲鎮守用人不當，致使一方陷没，今日的事大概更加嚴重。陛下何必憐惜一個錢能，而使邊境不安定。"錢能非常害怕，急忙囑托皇帝身邊的權貴請求召王恕回朝。而這時商輅、項忠等正直的人正因觸犯汪直被罷官，皇帝於是改調王恕掌管南京都察院，參贊守備機密事務。錢能的事情立刻就消解了，潘蕃查勘上奏所得實情，皇帝棄置不追究。

恕居雲南九月，威行徼外，黔國以下咸惕息奉令。疏凡二十上，直聲動天下。當是時，安南納江西叛人王姓者爲謀主，潛遣諜入臨安，又於蒙自市銅鑄兵器，將伺間襲雲南。恕請增設副使二員，以飭邊備，謀遂沮。

王恕在雲南任官九個月，威名傳到境外，黔國以下都謹慎奉命。上疏共二十次，正直的名聲震動天下。當這時，安南收納江西反叛者姓王的爲主謀，秘密地派間諜入臨安刺探，又在蒙自買銅鑄兵器，將伺機偷襲雲南。王恕請求增設副使二人，以整頓邊備，安南的陰謀於是破産。

還南京數月，遷兵部尚書，參贊如故。考選官屬，嚴拒請托，同事者咸不悦。而錢能歸，屢譖恕於帝。帝亦銜恕數直言，遂命兼右副都御史巡撫南畿。舊制，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官田徵半租，民田全免。其後，民田率歸豪右，而官田累貧民。恕乃量減官田耗，稍增之民田。

王恕回南京幾個月後，升任兵部尚書，像以前一樣協助謀劃。他考核選拔官員，嚴厲地拒絶請托，共事的人都不高興。而錢能返回，多次向皇帝誣陷王恕。皇帝也恨王恕多次直言，於是任命王恕兼任右副都御史巡撫南畿。按舊有制度，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的官田徵收一半租税，民田全部免賦税。以後，民田大都歸富豪大户，而官田使貧民受害。王恕於是酌情減輕官

常州時有羡米，乃奏以六萬石補夏稅，又補他府户口鹽鈔六百萬貫，公私便焉。所部水災，奏免秋糧六十餘萬石。周行振貸，全活二百餘萬口。江南歲輸白糧，民多至破産，而光禄概以給庖人、賤工。又中官暴横，四方輸上供物，監收者率要羡入。織造繒綵及采花卉禽鳥者，絡繹道路。恕先後論列，皆不納。

田的損耗，稍稍在民田裏增加。常州當時有剩餘的米，王恕於是奏請用六萬石補充夏稅，又補充别府户口鹽鈔六百萬貫，公私都從中受益。所管轄地區遭受水災，王恕奏請免除秋糧六十餘萬石。遍行賑濟借貸，保全存活二百餘萬人。江南每年繳納白糧，老百姓大多至於破産，而光禄寺都用來供給庖人、賤工。再加上宦官殘暴凶横，四方繳納獻上的財物，監收的人都索要額外的貢納。織造繒綵以及采集花卉禽鳥的人，在道路上絡繹不絶。王恕先後論述指出，皇帝都不采納。

中官王敬挾妖人千户王臣南行采藥物、珍玩，所至騷然，長吏多被辱。至蘇州，召諸生寫妖書，諸生大嘩。敬奏諸生抗命。恕亟疏言："當此凶歲，宜遣使振濟，顧乃横索玩好。昔唐太宗諷梁州獻名鷹，明皇令益州織半臂褙子，進琵琶杆撥鏤牙合子諸物，李大亮、蘇頲不奉詔。臣雖無似，有慕斯人。"因盡列敬等罪狀。敬亦誣奏恕并及常州知府孫仁，仁被逮。仁，新淦人，由進士歷知府，爲人方峻，敬至不爲禮，以是見忤。恕抗章救，三疏劾敬。會中官尚銘亦發敬奸狀，乃下敬等獄，戍其黨十九人，而棄臣市，傳首南京。仁亦得釋歸，後積官至巡撫寧夏右副都御史。

宦官王敬帶妖人千户王臣南行采集藥物、珍玩，所到之處騷動不安，地方官吏多被折辱。到蘇州，召諸生寫妖書，諸生大嘩。王敬上奏諸生抗命。王恕急忙上疏説："在這樣災荒的時候，應派使臣賑救，現在却向天下蠻横地索要玩好。昔日唐太宗諷諭梁州進獻名鷹，明皇命令益州織半臂褙子，進獻琵琶杆撥鏤牙合子等物，李大亮、蘇頲不奉詔。臣雖然比不上，但很仰慕他們。"於是盡數羅列王敬等的罪狀。王敬也誣奏王恕并牽連常州知府孫仁，孫仁被逮捕。孫仁，新淦人，由進士歷任知府，爲人正直嚴峻，王敬到了不行禮，所以觸怒了他。王恕直言上奏章營救孫仁，三次上疏彈劾王敬。恰逢宦官尚銘也揭發王敬作奸的罪狀，於是把王敬等投入監獄，將他的同黨十九人謫戍邊防，而將王臣棄市，傳首南京。孫仁也得以釋放返歸，後積功升官至巡撫寧夏右副都御史。

二十年，復改恕南京兵部尚書。時錢能亦守備南京，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敬事而已。"恕坦懷待之，能卒斂戢。林俊之下獄也，恕言："天地止一壇，祖宗止一廟，而佛至千餘寺。一寺立，而移民居且數百家，費内帑且數十萬，此舛也。俊言當，不宜罪。"帝得疏不懌。恕侃侃論列無少避。先後應詔陳言者二十一，建白者三十九，皆力阻權倖。天下傾心慕之，遇朝事有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也?"則又曰"公疏且至

二十年，又改任王恕爲南京兵部尚書。此時錢能也守備南京，告訴别人説："王公，是天人啊，我應該恭敬地侍奉他。"王恕以坦蕩的胸懷對待他，錢能終於收斂了。林俊被投入監獄的時候，王恕説："天地祇有一個祭壇，祖宗祇有一座宗廟，而佛却有千餘所寺廟。一所寺廟建立，而遷移民居就會有幾百家，花費内府錢將近幾十萬，這是不對的。林俊的言論是正確的，不應降罪。"皇帝得到上疏，心裏不高興。王恕從容不迫地論述没有絲毫迴避。先後應詔陳説政事二十一次，建議三十九次，都極力阻止權貴幸臣。天下人傾心仰慕他，碰到朝廷上議事情有不同意

矣”。已，恕疏果至。時爲謡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於是貴近皆側目，帝亦頗厭苦之。

見，一定會說：“王公爲什麽不説話呢？”又會説：“王公的奏疏就要到了。”隨後，王恕的奏疏果然到了。當時流傳民謡説：“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於是貴幸近臣都不滿，皇帝也對他感到厭煩苦惱。

二十二年，起用傳奉官，恕諫尤切，帝愈不悦。恕先加太子少保，會南京兵部侍郎馬顯乞罷，忽附批落恕宫保致仕，朝野大駭。恕數爲巡撫，歷侍郎至尚書，皆在留都。以好直言，終不得立朝。既歸，名益高，臺省推薦無虚月。工部主事仙居王純比恕汲黯，至予杖，謫思南推官。

二十二年，起用由皇上直接任命的傳奉官，王恕勸諫更加直切，皇帝更加不高興。王恕先加官太子少保，碰巧南京兵部侍郎馬顯請求辭官，皇帝疏忽附批王恕辭去宫保之職退休，朝廷内外大爲震驚。王恕多次做巡撫，歷任侍郎至尚書，都在南京。因爲喜好直言，終究不能在朝爲官。回鄉後，名望更高，臺省推薦他没有空過一月。工部主事仙居王純將王恕比作汲黯，以至被杖責，貶爲思南推官。

孝宗即位，始用廷臣薦，召入爲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先是，中外劾大學士劉吉者，必薦恕，吉以是大恚。凡恕所推舉，必陰撓之。弘治元年閏正月，言官劾兩廣總督宋旻、漕運總督丘鼒等三十七人，宜降黜，中多素有時望者。吉竟取中旨允之，章不下吏部。恕以不得其職，拜疏乞去，不許。陝西缺巡撫，恕推河南布政使蕭禎。詔别推，恕執奏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任臣銓部。倘所舉不效，臣罪也。今陛下安知禎不才而拒之？是必左右近臣意有所屬。臣不能承望風指，以固禄位。且陛下既以禎爲不可用，是臣不可用也，願乞骸骨。”帝乃卒用禎。

孝宗即位，纔采納朝廷的推薦，召王恕入朝做吏部尚書，不久加官太子太保。在此之前，朝廷内外彈劾大學士劉吉的人，一定推薦王恕，劉吉因此非常憤恨。凡是王恕所推舉的，劉吉一定暗中阻撓。弘治元年閏正月，諫官彈劾兩廣總督宋旻、漕運總督丘鼒等三十七人，應該降黜，其中很多是平時有名望的人。劉吉竟然直接從宫中取得詔令批准了，奏章不下發吏部。王恕因爲不能行使其職權，上疏請求辭職，皇帝不同意。陝西缺巡撫，王恕推舉河南布政使蕭禎。皇帝詔令另外推舉，王恕持奏説：“陛下不因爲臣没有才能，任命臣在吏部供職。如果所舉薦的人不能盡心盡力地服務，就是臣的罪過。現在陛下怎麽知道蕭禎没有才能而拒絶他？這一定是左右近臣意有所屬。臣不能曲承他們的旨意，以固守禄位。況且陛下既然認爲蕭禎不可用，這説明臣也不可用，希望讓我退休。”皇帝纔最終任用蕭禎。

時言官多稱恕賢且老，不當任劇職，宜置内閣參大政。最後，南京御史吴泰等復言之。帝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官恕吏部，有謀議未嘗不聽，何必内閣也？”恕嘗侍經筵，見帝困熱暑，請依故事大寒暑暫停，仍進講義於宫中。進士董傑、御史湯鼐、給事中韓重等遂交章論駁，恕待

當時諫官多次稱王恕賢能而且年紀大，不應當擔任繁難的職務，應該安排在内閣參贊大政。最後，南京御史吴泰等又提到此事。皇帝説：“我按任用蹇義、王直的舊例，讓王恕在吏部爲官，有謀議未曾不聽，何必要他進入内閣呢？”王恕曾侍講經筵，見皇帝困於暑熱，請求按舊例大寒、大暑暫停，仍在宫中進講義。進士董傑、御史湯鼐、給事中韓重等於是紛紛上奏章論駁，

罪請解職，優詔不許。恕上言："臣蒙國厚恩，日夕思報。人見陛下任臣過重，遂望臣太深，欲臣盡取朝政更張之，如宋司馬光故事。無論臣才遠不及光，即今亦豈元祐時？且六卿分職，各有攸司，臣豈敢越而謀之？但傑等責臣良是，臣無所逃罪，惟乞放還。"帝復優詔勉留之。恕感激眷遇，益以身任國事。方以疾在告，聞帝頗擢用宦官，至有賜蟒衣、給莊田者，具疏切諫。中官黃順請起復匠官潘俊供役，恕言不可以小臣壞重典。再執奏，竟報許。

王恕待罪請求解職，皇帝下詔令不同意。王恕上書說："臣承蒙國家厚恩，時刻思念報效。人們見陛下任命臣的職務過於重要，所以寄厚望於臣太深，想臣盡取朝政而改革它，就像宋朝司馬光舊例一樣。不用說我才能遠不及司馬光，就是現在也哪裏是元祐時？且說六卿分職，各有專司，臣怎麼敢越權而謀劃他部的事呢？但董傑等責備臣是很對的，臣自己的罪責無所逃避，祇請求放臣回鄉。"皇帝又優詔勉勵挽留他。王恕感激皇帝厚遇，更加以國事爲己任。正當王恕因病告假的時候，聽說皇帝提升任用了很多宦官，甚至有賜蟒衣、給予莊田的事，王恕上疏直言勸諫。宦官黃順請求重新起用匠官潘俊供職，王恕說不可因小臣敗壞國家的重典。兩次持奏，皇帝最終回覆同意。

劉吉既憾恕，吉所陷壽州知州劉槩及言官周紘、張昺、湯鼐、姜綰等，恕又抗章力救，吉以是益恨，乃合私人魏璋等共排之。恕先後推用羅明、熊懷、强珍、陳壽、丘鼐、白思明等，咸諷璋等糾駁。恕知志不得行，連章求去。帝輒慰留，且以其老，特免午朝，遇大風雨雪，早朝亦免。

劉吉已經怨恨王恕，劉吉陷害壽州知州劉槩以及諫官周紘、張昺、湯鼐、姜綰等，王恕又直接上奏章極力營救，劉吉因此更加憤恨，於是糾合同黨魏璋等共同排擠他。王恕先後推薦羅明、熊懷、强珍、陳壽、丘鼐、白思明等，劉吉都暗示魏璋等糾舉反駁。王恕知道主張不能推行，連續上奏章請求辭職。皇帝便安慰挽留，并且因爲他年老，特別免除他午朝，遇大風雨雪，早朝也免去。

徽王見沛乞歸德州田，已得旨。恕言王國懿親，不當爭尺寸地，使小民失業，帝婉辭報焉。盧溝橋成，中官李興乞進文思院副使潘俊等官。恕言："營造常職，安得錄功？成化季始有此事，陛下初政幸已革汰，奈何復行？且山陵大工未聞升職，援例奏乞，將何詞拒之？"帝納其言。已，修京城河橋，帝復從興請授四人官，許五人冠帶。恕執奏，不從，再疏爭曰："臣職掌銓選，義當盡言，而再疏莫回天聽，以爲業已許之不可易。夫事求其當，設未當，雖十易何害？不然，流弊有不可救者。"報聞。先後以災異條七事，以星變陳二十事，

徽王見沛請求歸德州田，已經獲得聖旨。王恕說王國宗親，不應當爭奪區區之地，使小民失業，皇帝委婉回絕了他。盧溝橋修成，宦官李興請求晋升文思院副使潘俊等的官職。王恕說："營造是一般的職事，怎麼能够記功？成化末年纔有此事，陛下開初施政，幸而已被革除，怎麼又施行呢？況且陵墓大工程没聽說升職的，如果別人援引此例奏請，將用什麼言詞來拒絕呢？"皇帝采納了他的意見。隨後，修京城河橋，皇帝又依從李興請求授予四人官職，准許五人封爵。王恕持疏上奏，皇帝不聽從，王恕再次上疏規勸說："臣職掌銓選，理當盡言，而兩次上疏都没有使皇上回心轉意，認爲已經同意不能更易。事情應求恰當，如果不恰當，即使更易十次又有何妨害？如果不這樣，流弊就有不可挽救的。"皇

戚切時弊。壽寧伯張巒請勛號、誥券。恕言："錢、王兩太后正位中宫數十年，錢承宗、王源始邀封爵。今皇后立甫三年，巒已封伯，遽有此請，累聖德，不可許。"通政經歷高禄，巒妹婿也，超遷本司參議。恕言："天下之官以待天下之士，勿私貴戚，妨公議。"中旨以次等御醫徐生超補院判，恕請選上考者，不納。文華殿中書舍人杜昌等夤緣遷秩，御醫王玉自陳乞進官，恕皆力争寢之。

是時劉吉已罷，而丘濬入閣，亦與恕不相能。初，濬以禮部尚書掌詹事，與恕同爲太子太保。恕長六卿，位濬上。及濬入閣，恕以吏部弗讓也，濬由是不悦。恕考察天下庶官，已黜而濬調旨留之者九十餘人。恕屢争不能得，因力求罷，不許。太醫院判劉文泰者，故往來濬家以求遷官，爲恕所沮，銜恕甚。恕里居日，嘗屬人作傳，鏤板以行。濬謂其沽直謗君，上聞罪且不小。文泰心動，乃自爲奏草，示除名都御史吴禎潤色之。訐恕變亂選法，且傳中自比伊、周，於奏疏留中者，概云不報，以彰先帝拒諫，無人臣禮，欲中以奇禍。恕以奏出濬指，抗言："臣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致仕在二十二年，非有望於先帝也。且傳中所載，皆足昭先帝納諫之美，何名彰過。文泰無賴小人，此必有老於文學多陰謀者主之。"帝下文泰錦衣獄，鞫之得實，因請逮濬、恕及禎對簿。帝心不悦恕，乃貶文泰御醫，責恕沽名，焚所鏤版，置濬不問。恕再疏請辨理，不從，遂力求去。聽馳驛歸，不賜敕，月廩、歲隸亦頗減。廷論以是不直濬。及濬卒，文泰往吊，濬妻叱之出曰："以若故，

帝回覆知道了。王恕先後以災異條列七件事，以星變陳述二十件事，都切中時弊。壽寧伯張巒求請勛號、誥券。王恕説："錢、王兩太后正位中宫幾十年，錢承宗、王源纔請求封爵。現在皇后纔立三年，張巒已經封伯，就有這種請求，有損聖德，不能同意。"通政經歷高禄，是張巒的妹婿，破格晋升本司參議。王恕説："天下的官位是用來等待天下賢士的，不能偏護貴戚，妨礙公議。"宫中直接下旨以次等御醫徐生超補官院判，王恕請求選拔考績上等的官員，皇帝不采納。文華殿中書舍人杜昌等以攀附權貴晋級，御醫王玉自陳要求進官，王恕都極力規勸阻止。

這時劉吉已罷官，而丘濬進入内閣，也同王恕不和。當初，丘濬以禮部尚書掌詹事，與王恕同爲太子太保。王恕爲六卿之長，位居丘濬之上。及丘濬入内閣，王恕以吏部不讓，丘濬因此不悦。王恕考察天下衆官，已罷黜而丘濬矯旨留任的有九十餘人。王恕多次争辯不能成功，於是力求罷官。皇帝不許。太醫院判劉文泰，以前往來丘濬家以求升官，被王恕阻止，很憤恨王恕。王恕居住鄉里時，曾囑人作傳，刻版印行。丘濬説他沽取直名毁謗國君，向朝廷呈報他的罪就會不小。劉文泰心動，於是自己寫了奏章草稿，給被除名都御史吴禎看并修改。攻擊王恕變亂選法，并且傳中自比伊尹、周公，對於留在宫中的奏疏，一概説成没有回覆，以彰顯先帝拒諫，没有人臣的禮義，想中傷而導致大禍。王恕認爲奏疏出自丘濬的指使，直接上疏説："臣的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辭職在二十二年，并不是要責怪先帝。况且傳中所載，都足以昭顯先帝納諫的美德，怎麽説是在彰明先帝的過錯。劉文泰是無賴小人，這一定有老練於文學又多陰謀的人主使他。"皇帝將劉文泰投入錦衣獄，審問他得出實情，於是請求逮捕丘濬、王恕及吴禎對質。皇帝心裏不滿王恕，於是貶劉文泰御醫，責備王恕沽取名譽，焚毁王恕所刻印版，對丘濬不予追究。王恕再次上疏請求分辨道理，皇帝不聽從，王恕於是竭力請求辭職。皇帝聽任王恕乘驛車回鄉，不賜敕命，月廩、歲隸也减少很多。朝廷輿論因

使相公齮王公，負不義名，何吊爲!"

此認爲丘濬不正直。等到丘濬去世，劉文泰前往吊唁，丘濬的妻子呵叱將他趕出去，説："因你的緣故，使相公冒犯王公，擔了不義的名聲，你還來吊唁什麽呢!"

恕揚歷中外四十餘年，剛正清嚴，始終一致。所引薦耿裕、彭韶、何喬新、周經、李敏、張悦、倪岳、劉大夏、戴珊、章懋等，皆一時名臣。他賢才久廢草澤者，拔擢之恐後。弘治二十年間，衆正盈朝，職業修理，號爲極盛者，恕力也。武宗嗣位，遣行人齎敕存問，賚羊酒，益廪隸，且諭以讜論無隱。恕陳國家大政數事，帝優詔報之。正德三年四月卒，年九十三。平居食啖兼人，卒之日小減。閉户獨坐，忽有聲若雷，白氣瀰漫，瞰之瞑矣。訃聞，輟朝，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謚端毅。五子、十三孫，多賢且顯。

王恕在朝廷内外任官四十餘年，剛强正直清廉嚴肅，始終如一。所引薦的耿裕、彭韶、何喬新、周經、李敏、張悦、倪岳、劉大夏、戴珊、章懋等，都是一時名臣。其他久廢在民間的賢才，王恕提拔他們惟恐太遲。弘治二十年間，衆多正直的官員充滿朝廷，官事和士農工商四民的常業得以治理，號爲極盛的局面，是王恕的功勞。武宗繼位，派使者携敕令慰問，贈送羊酒，增加廪食隸僕，并且曉諭他直言而不要隱瞞。王恕陳述國家大政數件事，皇帝用優禮的詔書回覆他。正德三年四月去世，年九十三歲。平時所吃有兩個人的食量，去世的那天食量稍稍減少。閉門獨坐，忽然有像雷一樣的聲音，白氣瀰漫，看他時已瞑目了。皇帝聽到訃告，罷朝，追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謚號端毅。王恕有五個兒子、十三個孫子，大多賢能而且顯貴。

少子承裕，字天宇。七歲能詩，弱冠著《太極動静圖説》。恕官吏部，令日接賓客，以是周知天下賢才，選用無不當。舉弘治六年進士。恕致政，承裕即告歸侍養。起授兵科給事中，出理山東、河南屯田。減登、萊糧額，三畝徵一斗，還青州、彰德軍田先賜王府者三百六十餘頃。武宗立，屢遷吏科都給事中。以言事忤劉瑾，罰米輸塞上。再遷太僕卿。嘉靖六年，累官南京户部尚書。清逋税一百七十萬石，積羨銀四萬八千餘兩。帝手書"清平正直"褒之。在部三年，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康僖。

少子王承裕，字天宇。七歲能作詩，二十歲著《太極動静圖説》。王恕任官吏部，令他每天接待賓客，因此遍知天下賢才，選用没有不恰當的。考中弘治六年進士。王恕退休，王承裕就告假回鄉侍養父親。朝廷起用，授官兵科給事中，出京管理山東、河南屯田。減輕登州、萊州交糧數額，三畝徵收一斗，歸還原先賜給王府的青州、彰德軍田三百六十餘頃。武宗即位，積功晋升任吏科都給事中。因議論政事觸怒劉瑾，被罰交納米送塞上。再晋升太僕卿。嘉靖六年，積功升官至南京户部尚書。清理久欠的租税一百七十萬石，積累盈餘銀兩四萬八千餘兩。皇帝親手書寫"清平正直"四字褒奬他。在户部任職三年，退休，去世。追贈太子少保，謚號康僖。

馬文升

馬文升，字負圖，鈞州人。貌瑰奇，多力。登景泰二年進士，授御史。歷按山西、湖廣，風裁甚著。還

馬文升，字負圖，鈞州人。外貌美好出衆，多力氣。考中景泰二年進士，授官御史。歷次巡視山西、湖廣，剛直不阿的品格很顯著。回京領

領諸道章奏。母喪除，超遷福建按察使。成化初，召爲南京大理卿，以父喪歸。

掌諸道的章奏。母喪完畢，破格晋升福建按察使。成化初年，召爲南京大理卿，因父喪回鄉。

滿四之亂，陝西巡撫陳价下吏，即家起文升右副都御史代价。馳至軍，與總督項忠討平之。事具《忠傳》。録功進左副都御史，巡撫如故。文升數條奏便宜，務選將練兵，修安邊營至鐵鞭城烽堠，剪除劇賊。西固番族不即命者悉滅之。修茶政，易番馬八千有奇，以給士卒。振鞏昌、臨洮饑民，撫安流移。績甚著。是時，孛羅忽、滿都魯、乩加思蘭比歲犯邊。文升請駐兵韋州，而設伏諸堡待之。遂敗寇黑水口，擒其平章迭烈孫，又敗之湯羊嶺，斬首二百，名其嶺曰“得勝坡”，勒石紀之而還。文升軍功甚盛，奏捷不爲誇張，中亦無主之者，以是賞薄。至九年冬，總制王越以大捷奏，文升亦遣子璁報功。廷臣勘奏不實，坐停俸三月。

滿四的動亂，陝西巡撫陳价被交付司法官吏審訊，朝廷就從家裏起用馬文升爲右副都御史代替陳价。他騎馬飛速趕到軍營，與總督項忠討平叛亂。事情記載在《項忠傳》。記功晋升左副都御史，巡撫如舊。馬文升幾次分條上奏請求斟酌事宜，不拘陳規，自行決斷處理當地事務，務求選將練兵，修建安邊營至鐵鞭城的烽火臺，剪除强悍的賊寇。將西固番族不聽從命令的都剿滅。整頓茶政，换取番馬八千餘匹，以供給軍士。賑濟鞏昌、臨洮飢民，安撫流亡人民。政績很顯著。這時，孛羅忽、滿都魯、乩加思蘭連年侵犯邊境。馬文升請求駐兵韋州，而設伏兵於諸堡壘等待賊兵。於是擊敗賊寇於黑水口，擒獲其平章迭烈孫，又於湯羊嶺擊敗賊寇，斬首二百，將這個嶺命名爲“得勝坡”，刻石記功而還。馬文升軍功很大，他上奏捷報不誇張，朝中也没有人爲他主持公道，所以賞賜菲薄。到九年冬，總制王越以大捷上奏，馬文升也派遣兒子馬璁報功。廷臣勘查奏報不實，馬文升被處罰停俸三個月。

十一年春，代越總制三邊軍務，尋入爲兵部右侍郎。明年八月，整飭遼東軍務。巡撫陳鉞貪而狡，將士小過輒罰馬，馬價騰踴。文升上邊計十五事，因請禁之，鉞由是嗛文升。文升還部轉左。十四年春，鉞以掩殺冒功激變，中官汪直欲自往定之。帝令司禮太監懷恩等七人詣内閣會兵部議。恩欲遣大臣往撫，以沮直行。文升疾應曰：“善。”恩入白，帝即命文升往。直不悦，欲令其私人王英與俱，文升謝絶之。疾馳至鎮，宣璽書撫慰，無不聽撫者。又請前以也先亂失授官璽書者十餘人，得襲官。事定，直欲攘其功，請於帝，挾王英馳至開原，再下令招撫。文升乃推功與直，然直内慚。文升又與直抗禮，奴

十一年春，代替王越統管三邊軍務，不久入朝任兵部右侍郎。第二年八月，整頓遼東軍務。巡撫陳鉞貪婪而狡詐，將士犯小過就罰馬，馬價因此而猛漲。馬文升上奏邊防計策十五件事，趁機請求禁止罰馬事，陳鉞因此而懷恨馬文升。馬文升回兵部調任左侍郎。十四年春，陳鉞因趁對方不備而攻殺以假冒軍功激起變亂，宦官汪直想自己前去平定。皇帝命令司禮太監懷恩等七人到内閣會同兵部商議。懷恩打算派大臣前去安撫，以阻止汪直前去。馬文升立即回答説：“好。”懷恩進皇宫報告，皇帝就命令馬文升前去遼東。汪直不高興，想讓他的親信王英一同去，馬文升謝絶了他。疾馳到邊鎮，宣讀詔書撫慰，没有人不聽從安撫。又替以前因也先之亂失授官璽書的十餘人請求，使他們得以襲任官職。事情平定後，汪直想奪取他的功勞，向皇帝請求，帶着王英奔馳到開原，再下令招撫。馬文升於是將功勞推讓

視其左右，直益不喜。而陳鉞益諂事直，得直歡，日夜譖文升，思中之未有以發也。文升還，賜牢醴。明年春，以遼東屢失事，遣直偕定西侯蔣琬、尚書林聰等按之。會余子俊劾鉞，鉞疑出文升意，傾之益急。直因奏文升行事乖方，禁邊人市農器，致怨叛。乃下文升詔獄，謫戍重慶衛。直既傾文升，則與鉞大發兵徼功，鉞以是驟遷至尚書。

給汪直，然而汪直内心慚愧。馬文升又與汪直以平等的禮節相待，將他的左右當作奴僕看待，汪直更加不高興。而陳鉞更加巴結汪直，得到他的歡心，時時誣陷馬文升，想中傷他而没有發作的藉口。馬文升回朝，皇帝賜給牛羊和美酒。第二年春，因遼東多次失利，朝廷派汪直同定西侯蔣琬、尚書林聰等前往按察。恰逢余子俊彈劾陳鉞，陳鉞懷疑是出自馬文升的意旨，更急於傾壓馬文升。汪直於是上奏馬文升行事失當，禁止邊人買農器，招致怨恨而叛亂。於是將馬文升投入欽犯監獄，謫戍重慶衛。汪直已經扳倒馬文升，就與陳鉞大規模發兵求取功勞，陳鉞因此驟然升到尚書。

十九年，直敗，文升復官。明年，起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文升凡三至遼，軍民聞其來皆鼓舞。益禁抑中官、總兵，使不得朘削，衆益大喜。

十九年，汪直失敗，馬文升恢復官職。第二年，起用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馬文升共三次到遼，軍民聽説他來都歡欣鼓舞。馬文升更加抑制宦官、總兵，使他們不能剥削，民衆大爲高興。

二十一年，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淮、徐、和饑，移江南糧十萬石、鹽價銀五萬兩振之。是年冬，召爲兵部尚書。明年，以李孜省譖，調南京。

二十一年，晋升右都御史，總督漕運。淮、徐、和發生饑荒，馬文升調用江南糧十萬石、鹽價銀五萬兩賑濟。這年冬，召爲兵部尚書。第二年，因李孜省誣陷，調職南京。

孝宗即位，召拜左都御史。弘治元年上言："憲宗朝，岳鎮海瀆諸廟，用方士言置石函，周以符篆，貯金書道經、金銀錢、寶石及五穀爲厭勝具，宜毁。"從之。又上言十五事，悉議行。帝耕耤田，教坊以雜戲進。文升正色曰："新天子當使知稼穡艱難，此何爲者?"即斥去。御史徐瑁、賀霖失承旨下獄。文升言初政不宜輒罪言官，遂得釋。尋命提督十二團營。

孝宗即位，召拜左都御史。弘治元年上書説："憲宗朝，岳鎮海瀆等廟，采用方士建議設置石函，環繞以符篆，貯藏金書道經、金銀錢、寶石以及五穀爲厭勝的器具，應該毁掉。"皇帝聽從了。馬文升又上書議論十五件事，都經討論而施行。皇帝耕藉田，教坊以雜戲進獻。馬文升嚴正地説："新天子應當知道農事艱難，要這些幹什麼?"皇帝馬上責令撤去。御史徐瑁、賀霖因失於承奉旨意被關進監獄。馬文升説皇帝剛開始執政不應該就怪罪諫官，二人於是獲得釋放。不久朝廷任命馬文升提督十二團營。

明年，代余子俊爲兵部尚書，督團營如故。承平既久，兵政廢弛，西北部落時伺塞下。文升嚴核諸將校，黜貪懦者三十餘人。奸人大怨，夜持弓矢伺其門，或作謗書射入東長安門

第二年，馬文升代替余子俊爲兵部尚書，像以前一樣提督團營。天下太平已經很久了，兵政廢弛，西北部落時時在邊塞窺伺。馬文升嚴格查核衆將校，罷黜貪婪懦弱的三十多人。奸邪之人非常怨恨，夜裏持着弓箭在馬文升門前窺伺，有

内。帝聞，詔錦衣緝捕，給騎士十二，衛文升出入。文升乞休，優詔不許。

的人寫謗書射入東長安門内。皇帝聽説後，詔令錦衣衛緝捕，撥給騎兵十二人，保衛馬文升出入。馬文升請求退休，皇帝以褒美詔書不允許。

小王子以數萬騎牧大同塞下，勢汹汹。文升以疾在告，帝使中官挾醫視，因就問計。文升謂彼方敗於他部，無能爲，請密爲備，而揚聲逼之，必徙去。已而果然。遭繼母憂，詔起復，再疏辭，不許。西北别部野也克力，其長曰亦剌思王，曰滿哥王，曰亦剌因王，各遣使款肅州塞，乞貢且互市。巡撫許進、總兵官劉寧爲請，文升言互市可許，入貢不可許，乃却之。

小王子以幾萬騎兵牧馬於大同邊塞，氣勢汹汹。馬文升正因病告假，皇帝派宦官帶醫生探視，趁便詢問對策。馬文升説敵人剛被其他部落所敗，不能做什麽，請求暗中準備，同時揚言威逼，敵人一定會遷徙離去。隨後果然這樣。馬文升正爲繼母服喪，服喪期未滿接詔令回朝任職，馬文升兩次上書推辭，皇帝不許。西北另一部落野也克力，它的首領叫亦剌思王，叫滿哥王，叫亦剌因王，各自派使者通好於肅州邊塞，請求納貢并相互通商。巡撫許進、總兵官劉寧爲他們請求，馬文升説通商可以同意，入貢不可同意，朝廷於是拒絶對方納貢請求。

土魯番既襲執陝巴，而令牙蘭據守哈密，僭稱可汗，侵沙州，迫罕東諸部附己。文升議，此寇桀驁，不大創終不知畏，宜用漢陳湯故事襲斬之。察指揮楊翥熟番情，召詢以方略。翥備陳罕東至哈密道路，請調罕東兵三千爲前鋒，漢兵三千繼之，持數日糧，間道兼程進，可得志。文升喜，遂請於帝，敕發罕東、赤斤、哈密兵，令副總兵彭清將之，隸巡撫許進往討，果克之，語詳《進傳》。

土魯番已經襲取陝巴，而命令牙蘭據守哈密，僭越稱可汗，侵犯沙州，逼迫罕東各部落歸附自己。馬文升建議，此寇桀驁不馴，不重重懲治不知道畏懼，應該用漢朝陳湯的舊例偷襲斬殺他。馬文升瞭解到指揮楊翥熟悉土魯番的情况，召他來詢問計策。楊翥詳細地陳述了罕東至哈密的道路，請求調集罕東軍隊三千人爲前鋒，官兵三千繼後，帶着幾天的糧食，抄小路兼程進擊，可以取勝。馬文升大喜，於是向皇帝請求，皇帝敕令調動罕東、赤斤、哈密軍隊，命令副總兵彭清率領，隸屬於巡撫許進前往征討，果然取勝，詳情記載在《許進傳》中。

團營軍不足，請於錦衣及騰驤四衛中選補。已得請矣，中官甯瑾阻之。文升及兵科蔚春等言詔旨宜信，不納。陝西地大震。文升言："此外寇侵凌之兆。今火篩方跳梁，而海内民困財竭，將懦兵弱。宜行仁政以養民，講武備以固圉。節財用，停齋醮，止傳奉冗員，禁奏乞閒地，日視二朝，以勤庶政。且撤還陝西織造内臣，振恤被災者家。"帝納其言，内臣立召還。

團營兵員不足，馬文升請求從錦衣衛及騰驤四衛中選取補充。請求已經被批准，宦官甯瑾却加以阻止。馬文升及兵科蔚春等説皇帝的詔旨應該講信用，皇帝没有采納。陝西發生大地震。馬文升説："這是外寇入侵的徵兆。現在火篩部正跋扈，同時天下民困財竭，將領怯懦兵士疲弱。應該施行仁政以使老百姓得到休養，研究武備以鞏固邊防。節儉財用，停止齋醮，停止不經吏部選拔以諭旨直接任命官員産生冗員，禁止上奏請求閑地，皇帝每天兩次視朝，以便勤於政務。并且撤還陝西織造内臣，賑濟撫恤遭受災害的家庭。"皇帝采納了他的建議，内臣立即被召回。

文升爲兵部十三年，盡心戎務，於屯田、馬政、邊備、守禦，數條上便宜。國家事當言者，即非職守，亦言無不盡。嘗以太子年及四齡，當早諭教，請擇醇謹老成知書史如衛聖楊夫人者，保抱扶持，凡言語動止悉導之以正。若内庭曲宴，鐘鼓司承應，元宵鰲山，端午競渡諸戲，皆勿令見。至於佛、老之教，尤宜屏絶，恐惑眩心志。山東久旱，浙江及南畿水災，文升請命所司振恤，練士卒以備不虞。帝皆深納之。民困賦役，文升極陳其害，謂："今民田十税四五，其輸邊塞者糧一石費銀一兩以上，豐年用糧八九石方易一兩。若絲綿布帛之輸京師者，交納之費過於所輸，南方轉漕通州至有三四石致一石者。中州歲役五六萬人治河，山東、河南修塞决口夫不下二十萬，蘇、松治水亦如之。湖廣建吉、興、岐、雍四王府，江西益、壽二府，山東衡府，通計役夫不下百萬。諸王之國役夫供應亦四十萬。加以湖廣征蠻，山、陝防邊，供饋餉給軍旅者又不知凡幾。賦重役繁，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宜嚴敕内外諸司，省煩費，寬力役，毋擅有科率，王府之工宜速竣，庶令困敝少蘇。更乞崇正學，抑邪術，以清聖心；節財用，省工作，以培邦本。"詔下所司詳議。他所論奏者甚衆。在班列中最爲耆碩，帝亦推心任之。自太子太保屢加至少保兼太子太傅，歲時賜賚，諸大臣莫敢望也。

馬文升在兵部爲官十三年，盡心軍務，對於屯田、馬政、邊備、守禦，多次直接上奏皇帝。衹要有利國家的事，應當説的，即使不屬於自己的職分，也言無不盡。曾經認爲太子年滿四歲，應當早日教導，請求選擇像衛聖楊夫人那樣淳厚謹慎老成懂得書史的人，撫養扶持，所有的言語行動都用正道來教導。如内庭曲宴，鐘鼓司承應，元宵鰲山，端午競渡等游戲，都不要讓他看見。至於佛、老之教，尤其應該屏絶，恐怕迷惑他的心志。山東長久乾旱，浙江及南畿發生水災，馬文升請求命令有關部門賑救撫恤，訓練士兵以防備意外。皇帝都認真地采納。老百姓困於賦役，馬文升極力陳述其危害，説："現在老百姓的田交税十分之四五，輸送邊塞的糧食一石費銀一兩以上，豐年用糧八九石纔交换白銀一兩。如果是輸送絲綿布帛到京城，交納的費用勝過所輸送的，南方轉運通州甚至有耗費三四石輸送一石的情况。中州每年役使五六萬人治理黄河，山東、河南修築堵塞决口役夫不下二十萬，蘇、松治水也是如此。湖廣修建吉、興、岐、雍四王府，江西建益、壽二王府，山東建衡府，總計役使民夫不下百萬。諸王藩國役使民夫供應也有四十萬。加上湖廣征討蠻夷，山、陝防守邊疆，供應糧餉供給軍隊的又不知共有多少。賦税重勞役繁，没有比此時更厲害的了。應該嚴格命令朝廷内外所有部門，儉省煩費，寬緩力役，不要擅自於民間徵購物資，王府的工程應迅速竣工，希望使困頓疲敝的情况稍稍蘇解。更請求崇尚正學，抑制邪術，以清聖心；節省財用，减省工程，以培養國家根本。"皇帝詔令有關部門詳細討論。其他所論奏的很多。馬文升在朝臣中最爲年高德厚，皇帝也以誠相待信任他。從太子太保多次加官至少保兼太子太傅，每年一定時節給予賞賜，諸大臣無人能及。

吏部尚書屠滽罷，廷推文升。御史魏英等言兵部非文升不可，帝亦以爲然。乃命倪岳代滽，而加文升少傅以慰之。岳卒，以文升代。南京、鳳陽大風雨壞屋拔木，文升請帝减膳撤

吏部尚書屠滽罷官，廷臣推薦馬文升。御史魏英等説兵部非馬文升不可，皇帝也認爲是這樣。於是任命倪岳代替屠滽，而加馬文升少傅以慰勞他。倪岳去世，以馬文升代替。南京、鳳陽大風雨毁壞房屋拔起樹木，馬文升請求皇帝减少

樂，修德省愆，御經筵，絶游宴，停不急務，止額外織造，振饑民，捕盜賊。已，又上吏部職掌十事。帝悉褒納。一品九載滿，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帝以將考察，特召文升及都御史戴珊、史琳至暖閣，諭以秉公黜陟。又以文升年高重聽，再呼告之，命左右掖之下階。始文升爲都御史，王恕在吏部，兩人皆以正直任天下事。疏出，天下傳誦。恕去，人望皆歸文升。追爲吏部，年已八十。修髯長眉，遇事侃侃不少衰。

膳食撤去音樂，培養仁德減少過錯，駕臨御前講席，杜絶游宴，停止不緊急的事情，停止額外織造，賑濟飢民，搜捕盜賊。不久，又上奏吏部職掌十事。皇帝都褒獎采納。一品九年任期滿，加官少師兼太子太師。皇帝因將要考察衆官，特召馬文升及都御史戴珊、史琳到暖閣，訓諭他們要秉公罷黜提升百官。又因馬文升年高耳背，兩次大聲告訴他，命令左右扶他下階。當初，馬文升爲都御史，王恕在吏部，兩人都以正直承擔天下的事務。上疏傳出，天下傳誦。王恕離職，馬文升爲衆望之所歸。到任職吏部時，年已八十。鬚眉修長而美，遇事從容不迫，没有絲毫衰老之象。

孝宗崩，文升承遺詔請汰傳奉官七百六十三人，命留太僕卿李綸等十七人，餘盡汰之。正德元年，御用監中官王瑞復請用新汰者七人，文升不奉詔。給事中安奎刺得瑞納賄狀，劾之。瑞恚，誣文升抗旨，更下廷議，皆是文升，帝終不聽。文升因乞歸，不許。

孝宗駕崩，馬文升禀承遺詔請求清除未經吏部銓選以諭旨直接任命的傳奉官七百六十三人，命令留任太僕卿李綸等十七人，其餘官員全部淘汰。正德元年，御用監宦官王瑞又請求起用剛被淘汰的七人，馬文升不奉詔。給事中安奎偵察到王瑞納賄的罪狀，彈劾他。王瑞惱怒，誣告馬文升抗旨，皇帝交給朝臣廷議，都認爲馬文升對，皇帝最終没有聽從。馬文升於是請求辭官回鄉，皇帝不許。

是時，朝政已移於中官，文升老，日懷去志。會兩廣缺總督，文升推兵部侍郎熊繡。繡怏怏不欲出，其鄉人御史何天衢遂劾文升徇私欺罔。文升連疏求去，許之。賜璽書、乘傳，月廩、歲隸有加。家居，非事未嘗入州城。語及時事，輒顰蹙不答。居三年，劉瑾亂政，坐文升前用雍泰爲朋黨，除其名。五年六月卒，年八十五。瑾誅，復官，贈特進光禄大夫、太傅，謚端肅。

這時，朝政已轉移由宦官把持，馬文升年老，時時都懷着離職的心志。恰逢兩廣缺總督，馬文升推薦兵部侍郎熊繡。熊繡不樂意出任地方官，其同鄉御史何天衢就彈劾馬文升徇私欺騙。馬文升接連上疏請求離職，皇帝同意了。賜給璽書、乘傳，所賜月廩、歲隸更加優厚。馬文升在家閑居，無事不曾進入州城。説及時事，就皺着眉頭不回答。過了三年，劉瑾亂政，以馬文升先前任用雍泰結爲朋黨論罪，削除他的名籍。五年六月去世，年八十五歲。劉瑾被誅殺，馬文升復官，追贈特進光禄大夫、太傅，謚號端肅。

文升有文武才，長於應變，朝端大議往往待之决。功在邊鎮，外國皆聞其名。尤重氣節，厲廉隅，直道而行。雖遭讒詬，屢起屢仆，迄不少貶。子璁，以鄉貢士待選吏部，文升使請外，曰："必大臣子而京秩，誰

馬文升有文武之才，長於隨機應變，朝廷重要决議往往由他决斷。功在邊防重鎮，外國都聽到他的威名。尤其看重氣節，厲行端方不苟的品性，遵正道而行。即使受誣陷，幾起幾落，他的德行終究没有絲毫減損。兒子馬璁，以鄉貢士待吏部銓選，馬文升讓他請求外任，説："大臣的

當外者?”卒後逾年，大盗趙鐩等剽河南，至鈞州，以文升家在，捨之去。攻泌陽，毁焦芳家，束草若芳像裂之。嘉靖初，加贈文升左柱國、太師。

兒子一定做京官，誰應當出京任官呢?”馬文升去世後一年，大盜趙鐩等搶掠河南，到鈞州，因馬文升家在這裏，捨之而離去。趙鐩等攻打泌陽，焚毁焦芳家，用草扎了個焦芳的像并把這草人撕裂。嘉靖初年，朝廷追加贈馬文升左柱國、太師。

劉大夏

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父仁宅，由鄉舉知瑞昌縣。流民千餘家匿山中，邏者索賂不得，誣民反，衆議加兵。仁宅單騎招之，民争出訴，遂罷兵，擢廣西副使。

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父劉仁宅，由鄉試舉人任瑞昌縣知縣。流亡的人民千餘家躲藏在山中，巡邏的人索取賄賂不得，誣告流民造反，衆臣商議用兵征討。劉仁宅單騎前往招安，流亡的人民争着出來告狀，於是罷兵，提升爲廣西副使。

大夏年二十舉鄉試第一。登天順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成化初，館試當留，自請試吏。乃除職方主事，再遷郎中。明習兵事，曹中宿弊盡革。所奏覆多當上意，尚書倚之若左右手。汪直好邊功，以安南黎灝敗於老撾，欲乘間取之。言於帝，索永樂間討安南故牘。大夏匿弗予，密告尚書余子俊曰：“兵釁一開，西南立糜爛矣。”子俊悟，事得寢。朝鮮貢道故由鴉鶻關，至是請改由鴨緑江。尚書將許之，大夏曰：“鴨緑道徑，祖宗朝豈不知，顧紆迴數大鎮，此殆有微意。不可許。”乃止。中官阿九者，其兄任京衛經歷，以罪爲大夏所笞。憲宗入其譖，捕繫詔獄，令東廠偵之無所得。會懷恩力救，乃杖二十而釋之。十九年，遷福建右參政，以政績聞。聞父訃，一宿即行。

劉大夏二十歲考取鄉試第一。考中天順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成化初年，館試應當留下，自己請求作試用官吏。於是授職方主事，再升任郎中。明白熟悉軍事，官署中的舊弊都被革除。所奏獻多符合皇帝的意旨，尚書像左右手一樣依仗他。汪直貪圖邊功，以安南黎灝被老撾打敗，想乘機奪取安南。汪直向皇帝進言，索求永樂年間討伐安南的舊地圖。劉大夏藏匿不給，密告尚書余子俊説：“戰事一開，西南馬上就不可收拾了。”余子俊明白這個道理，事情得以停息。朝鮮進貢的道路原來經由鴉鶻關，到此時請求改由鴨緑江。尚書將要同意，劉大夏説：“鴨緑江道路直，祖宗朝哪裏是不知道，反而讓貢道迂迴幾個大鎮，這大概有深意。不可同意。”於是作罷。宦官阿九，他的兄長任京衛經歷，因罪被劉大夏所鞭打。憲宗聽信阿九的誣告，逮捕劉大夏關進欽犯監獄，命令東廠偵察無所得。恰逢懷恩極力營救，纔杖責二十然後釋放。十九年，劉大夏晋升福建右參政，因政績而聞名。聽到父親去世的消息，當晚就啓程回鄉。

弘治二年服闋，遷廣東右布政使。田州、泗城不靖，大夏往諭，遂順命。後山賊起，承檄討之。令獲賊必生致，驗實乃坐，得生者過半。改左，移浙江。

弘治二年，守喪期滿，晋升廣東右布政使。田州、泗城不安定，劉大夏前往訓諭，這些地區於是服從命令。後來山賊作亂，劉大夏奉命征討。命令擒賊一定要送上活口，查實後纔判罪，因此而活命的超過半數。改任左布政使，調任浙江。

六年春，河决張秋，詔博選才臣往治。吏部尚書王恕等以大夏薦，擢右副都御史以行。乃自黄陵岡浚賈魯河，復浚孫家渡、四府營上流，以分水勢。而築長堤，起胙城歷東明、長垣抵徐州，亘三百六十里。水大治，更名張秋鎮曰“安平鎮”。孝宗嘉之，賜璽書褒美，語詳《河渠志》。召爲左副都御史，歷户部左侍郎。

十年，命兼左僉都御史，往理宣府兵餉。尚書周經謂曰：“塞上勢家子以市糴爲私利，公毋以剛賈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俟至彼圖之。”初，塞上糴買必粟千石、芻萬束乃得告納，以故，中官、武臣家得操利權。大夏令有芻粟者，自百束十石以上皆許，勢家欲牟利無所得。不兩月儲積充羨，邊人蒙其利。明年秋，三疏移疾歸，築草堂東山下，讀書其中。越二年，廷臣交薦，起右都御史，總制兩廣軍務。敕使及門，携二僮行。廣人故思大夏，鼓舞稱慶。大夏爲清吏治，捐供億，禁内外鎮守官私役軍士，盗賊爲之衰止。

十五年，拜兵部尚書，屢辭乃拜命。既召見，帝曰：“朕數用卿，數引疾何也?”大夏頓首言：“臣老且病，竊見天下民窮財盡，脱有不虞，責在兵部，自度力不辦，故辭耳。”帝默然。南京、鳳陽大風拔木，河南、湖廣大水，京師苦雨沈陰。大夏請凡事非祖宗舊而害軍民者，悉條上釐革。十七年二月又言之。帝命事當興革者，所司具實以聞，乃會廷臣條上十六事，皆權倖所不便者，相與力尼之。帝不能决，下再議。大夏等言：“事屬外廷，悉蒙允行。稍涉權

六年春，黄河在張秋决口，詔令廣選有才能的大臣前往治理。吏部尚書王恕等推薦劉大夏，提升爲右副都御史前往。於是從黄陵岡疏通賈魯河，又疏通孫家渡、四府營上流，以分水勢。同時修築長堤，起於胙城經由東明、長垣抵達徐州，横亘三百六十里。水患得到很好治理，將張秋鎮改名爲“安平鎮”。孝宗嘉獎他，賜予璽書褒獎贊美，詳細記載於《河渠志》。朝廷召爲左副都御史，歷任户部左侍郎。

十年，任命劉大夏兼任左僉都御史，前往整理宣府兵餉。尚書周經告訴他説：“塞上有權勢人家的子弟以買賣糧食牟取私利，您不要因剛直取禍。”劉大夏説：“對待天下的事情，以理不以勢，等到去那裏以後再打主意。”當初，塞上買賣糧食一定要粟千石、草料一萬束纔能請求交納，因此，中官、武臣之家得以操縱利權。劉大夏命令有草料糧食的，從一百束十石以上都允許交納，權勢之家想牟利而不可得。不到兩月儲積充足，邊防之人得到利益。第二年秋，三次上疏請求，因病回鄉，築草堂於東山下，在那裏讀書。過了兩年，朝廷大臣紛紛推薦，起用爲右都御史，統管兩廣軍務。傳命的使者到家門，劉大夏就帶着兩個僮僕起程。兩廣百姓本來就思念劉大夏，這時歡欣鼓舞表示慶賀。劉大夏澄清吏治，捐棄按需供給的制度，禁止内外鎮守官私自役使軍士，盗賊爲此衰減止息。

十五年，任命爲兵部尚書，幾次推辭纔受命。被召見後，皇帝説：“朕多次任用你，你多次稱病辭職爲什麽呢?”劉大夏頓首説：“臣年老并且多病，私下看見天下民窮財盡，如果出現意外情況，責任在兵部，自我估計能力不能處理，所以辭職。”皇帝默然。南京、鳳陽大風拔起樹木，河南、湖廣發大水，京城苦於陰雨綿綿。劉大夏請求凡不是祖宗舊制而有害於軍民的事，都逐條陳奏革除。十七年二月又説此事。皇帝命令應當興辦或革除的事，有關部門都據實上報，劉大夏於是會同廷臣分條上奏十六件事，都是對權奸幸臣所不利的，權奸幸臣一起極力阻止。皇帝不能决斷，下發重新討論。劉大夏等説：“屬於

貴，復令察核。臣等至愚，莫知所以。”久之，乃得旨：“傳奉官疏名以請；幼匠、厨役減月米三斗，增設中官，司禮監核奏；四衛勇士，御馬監具數以聞。餘悉如議。”織造、齋醮皆停罷，光禄省浮費巨萬計，而勇士虚冒之弊亦大減。制下，舉朝歡悦。先是，外戚、近倖多干恩澤，帝深知其害政，奮然欲振之。因時多災異，復宣諭群臣，令各陳缺失。大夏乃復上數事。

外廷官員的事情，都承蒙允許施行。稍稍涉及權貴大臣，又令查核。臣等最愚昧，不知是爲什麽。”很久以後，纔得到聖旨：“傳奉官列名奏請；幼匠、厨工減月米三斗，增設中官，司禮監查實上奏；四衛勇士，御馬監統計上報。其餘都按奏議辦理。”織造、齋醮都停止，光禄寺節省浪費的錢財以萬萬來計算，而勇士虚冒的弊端也大大減輕。皇帝的命令下發，滿朝歡悦。以前，外戚、近幸多求恩澤，皇帝深知它危害施政，雄心勃勃地想振肅它。因當時多災異，又宣諭群臣，命令各自陳説缺失。劉大夏於是又上奏幾件事。

其年六月，再陳兵政十害，且乞歸。帝不許，令弊端宜革者更祥具以聞。於是，大夏舉南北軍轉漕番上之苦，及邊軍困敝、邊將侵剋之狀，極言之。帝乃召見大夏於便殿，問曰：“卿前言天下民窮財盡。祖宗以來徵斂有常，何今日至此？”對曰：“正謂不盡有常耳。如廣西歲取鐸木，廣東取香藥，費固以萬計，他可知矣。”又問軍，對曰：“窮與民等。”帝曰：“居有月糧，出有行糧，何故窮？”對曰：“其帥侵剋過半，安得不窮？”帝太息曰：“朕臨御久，乃不知天下軍民困，何以爲人主！”遂下詔嚴禁。當是時，帝方鋭意太平，而劉健爲首輔，馬文升以師臣長六卿，一時正人充布列位。帝察知大夏方嚴，且練事，尤親信。數召見决事，大夏亦隨事納忠。

這年六月，劉大夏再次上疏陳述兵政十害，并請求退休回鄉。皇帝不許，詔令他將應革除的弊端再詳細具文上報。因此，劉大夏列舉南北軍轉運糧餉到邊塞的苦楚，以及邊防軍人困窮、邊將侵奪剋扣的情況，極力論述。皇帝於是在便殿召見劉大夏，問他説：“你以前説天下民窮財盡。自祖宗以來徵斂是有規定的，爲什麽今天到這個地步？”劉大夏回答説：“正是所謂不完全有常規啊。比如廣西每年取鐸木，廣東取香藥，花費本來就以萬來計算，其他的就可想而知了。”皇帝又問軍隊，劉大夏回答説：“和老百姓一樣窮。”皇帝説：“軍隊居住下來有月糧，出征有行糧，爲什麽會窮呢？”劉大夏回答説：“軍隊的將領侵奪剋扣過半，怎麽能不窮呢？”皇帝嘆息説：“朕執政已經很久了，却不知天下軍民窮困，憑什麽做人主！”於是下詔嚴禁。當此時，皇帝正急切希望太平，而劉健爲首輔，馬文升以師臣作六卿之長，一時正直的人充滿朝廷。皇帝察知劉大夏正直嚴肅，并且辦事幹練，尤其親信。多次召見劉大夏决斷事務，劉大夏也隨事獻納忠言。

大同小警，帝用中官苗逵言，將出師。内閣劉健等力諫，帝猶疑之，召問大夏曰：“卿在廣，知苗逵延綏搗巢功乎？”對曰：“臣聞之，所俘婦稚十數耳。賴朝廷威德，全師以歸。不然，未可知也。”帝默然良久，問曰：“太宗頻出塞，今何不可？”對

大同發生小邊患，皇帝采用宦官苗逵的建議，將出軍鎮壓。内閣劉健等極力勸諫，皇帝猶疑不决，召問劉大夏説：“你在兩廣，知道苗逵延綏搗毁敵巢的功勞嗎？”劉大夏回答説：“臣聽説，他俘虜的衹不過是十幾個婦女兒童罷了。仰仗朝廷威德，保全軍隊返回。不然，不知會怎樣。”皇帝沉默了很久，問道：“太宗多次出塞征

曰："陛下神武固不後太宗，而將領士馬遠不逮。且淇國公小違節制，舉數十萬衆委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上策惟守耳。"都御史戴珊亦從旁贊决，帝遽曰："微卿曹，朕幾誤。"由是，師不果出。

莊浪土帥魯麟爲甘肅副將，求大將不得，恃其部衆强，徑歸莊浪。廷臣懼生變，欲授以大帥印，又欲召還京，處之散地。大夏請獎其先世忠順，而聽麟就閒。麟素貪虐失衆心，兵柄已去無能爲，竟怏怏病死。

帝欲宿兵近地爲左右輔。大夏言："保定設都司統五衛，祖宗意當亦如此。請遣還操軍萬人爲西衛，納京東兵密雲、薊州爲東衛。"帝報可。中官監京營者恚失兵，揭飛語宫門。帝以示大夏，曰："宫門豈外人能至，必此曹不利失兵耳。"由是，間不得行。

帝嘗諭大夏曰："臨事輒思召卿，慮越職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具揭帖以進。"大夏頓首曰："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内咨閣臣可矣。揭帖滋弊，不可爲後世法。"帝稱善。又嘗問："天下何時太平？"對曰："求治亦難太急。但用人行政悉與大臣面議，當而後行，久之天下自治。"嘗乘間言四方鎮守中官之害。帝問狀，對曰："臣在兩廣見諸文武大吏供億不能敵一鎮守，其煩費可知。"帝曰："然祖宗來設此久，安能遽革？第自今必廉如鄧原、麥秀者而後用，不然則已之。"大夏頓首稱善。大夏每被召，跪御榻前。帝左右顧，近侍輒引避。嘗對久，憊不能興，呼司禮太監李榮掖之出。一日早朝，大夏固在班，帝偶未見，明日諭曰："卿昨失朝耶？

伐，現在爲什麽不可？"劉大夏回答説："陛下神武固然不在太宗之下，但將領士馬則遠遠趕不上。况且淇國公稍違指揮調遣，就讓幾十萬軍隊委棄在沙漠中，怎能輕言用兵呢？考慮現在的上策，衹有防守而已。"都御史戴珊也從旁贊同，皇帝就説："如果没有你們，朕幾乎出大錯。"因此，軍隊最終没有派出。

莊浪土帥魯麟爲甘肅副將，謀求當大將不得，依仗其部衆强大，徑自回歸莊浪。廷臣懼怕生變，打算授給他大帥印，又想召他回京，安置閑職。劉大夏請求褒獎他的先世忠心歸順，而讓魯麟無事閑居。魯麟素來貪虐失去人心，兵權被奪不能有所作爲，最終怏怏不樂而死。

皇帝想駐兵於京城附近作爲左右輔衛。劉大夏説："保定設都司統率五衛，祖宗意圖也應是如此。請遣還操練的軍隊一萬人作西衛，納入京東密雲、薊州的軍隊作東衛。"皇帝批准。監管京營的宦官對失去軍隊而憤恨，張貼流言於宫門。皇帝把這些拿給劉大夏看，説："宫門豈是外人能到的，一定是那些不喜歡失去兵權的人做的。"因此，離間也不能施行。

皇帝曾訓諭劉大夏説："碰到事情就想召見你，考慮到超越職責範圍而停止。以後有應當施行或罷免的寫好揭帖進奏。"劉大夏頓首説："事情的可否，外面的事交付府部，内部的事咨詢閣臣就可以了。用揭帖進奏會滋生弊端，不能讓後世效法。"皇帝稱説得好。又曾問："天下何時太平？"劉大夏回答説："謀求太平如果操之過急也就難了。但如用人行政都與大臣當面討論，恰當然後纔施行，長久之後天下自然會太平。"劉大夏曾乘機説四方鎮守宦官的危害。皇帝詢問具體情况，劉大夏回答説："臣在兩廣看見文武大官們的供給比不上一個鎮守，其浪費可想而知。"皇帝説："然而自祖宗以來設立這個職位已很久了，怎麽能很快就革除呢？衹不過從今後一定要像鄧原、麥秀一樣廉明的然後纔任用，不然就辭退他。"劉大夏頓首稱善。劉大夏每次被召見，跪在御榻前。皇帝左右看，近侍就退避。曾回答時間久，疲憊得不能站起來，皇帝叫司禮太監李

恐御史糾，不果召卿。”其受眷深如此。特賜玉帶、麒麟服，所賚金幣、上尊，歲時不絕。

榮扶他出宫。一日早朝，劉大夏本來在班，皇帝偶然没有看見，第二天告訴他説：“你昨天没上朝呀？我擔心御史糾彈，結果没有召見你。”劉大夏深受寵愛就像這樣。特賜玉帶、麒麟服，所賞賜的金幣、上等美酒，每年一定季節都没有斷絶。

未幾，孝宗崩，武宗嗣位，承詔請撤四方鎮守中官非額設者。帝止撤均州齊元。大夏復議上應撤者二十四人，又奏減皇城、京城守視中官，皆不納。頃之，列上傳奉武臣當汰者六百八十三人，報可。大漢將軍薛福敬等四十八人亦當奪官，福敬等故不入侍以激帝怒。帝遽命復之，而責兵部對狀，欲加罪。中官甯瑾頓首曰：“此先帝遺命，陛下列之登極詔書，不宜罪。”帝意乃解。中官韋興者，成化末得罪久廢，至是夤緣守均州。言官交諫，大夏等再三争，皆不聽。正德元年春，又言：“鎮守中官，如江西董讓、薊州劉瑯、陝西劉雲、山東朱雲貪殘尤甚，乞按治。”帝不悦。大夏自知言不見用，數上章乞骸骨。其年五月，詔加太子太保，賜敕馳驛歸，給廩隸如制。給事中王翊、張襘請留之，吏部亦請如翊、襘言，不報。

不久，孝宗死，武宗繼位，劉大夏奉詔裁撤四方不按規定設立的鎮守中官。皇帝衹裁撤均州齊元。劉大夏再次上奏建議應裁撤的二十四人，又上奏裁減皇城、京城的守視中官，都不被采納。不久，劉大夏分條上奏應當淘汰未經銓選而由諭旨直接任命的傳奉武臣六百八十三人，皇帝回覆同意。大漢將軍薛福敬等四十八人也應當奪官，薛福敬等人故意不入宫侍奉以激怒皇帝。皇帝立即命令恢復他們的官職，并責令兵部向皇上陳述事情狀况，打算定罪。中官甯瑾頓首説：“這是先帝遺命，陛下寫入了登極詔書，不應降罪。”皇帝的念頭纔打消了。宦官韋興，成化末年獲罪，久已廢職，到此時以攀結權貴當上均州鎮守。諫官紛紛進諫，劉大夏等再三力争，皇帝都不聽從。正德元年春，劉大夏又説：“鎮守宦官，如江西董讓、薊州劉瑯、陝西劉雲、山東朱雲貪婪殘暴尤其厲害，請求審查懲辦。”皇帝不高興。劉大夏自知建議不能被采用，幾次上奏章請求退休。這年五月，詔令加官太子太保，賜敕令乘驛馬回鄉，按規定供給廪隸。給事中王翊、張襘請求將他留任，吏部提出像王翊、張襘一樣的請求，皇帝没有回覆。

大夏忠誠懇篤，遇知孝宗，忘身徇國，於權倖多所裁抑。嘗請嚴核勇士，爲劉瑾所惡。劉宇亦憾大夏，遂與焦芳譖於瑾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三年九月，假田州岑猛事，逮繫詔獄。瑾欲坐以激變律死，都御史屠滽持不可，瑾謾駡曰：“即不死，可無戍耶?”李東陽爲婉解，且瑾詗大夏家實貧，乃坐戍極邊。初擬廣西，芳曰“是送若歸也”，遂改肅州。大夏年已七十三，布衣徒步過

劉大夏忠誠懇切敦厚，受孝宗知遇之恩，爲國家利益忘掉自己，對權幸之臣多所裁除抑制。曾請求嚴格考查勇士，被劉瑾所厭惡。劉宇也怨恨劉大夏，於是與焦芳在劉瑾面前讒害説：“籍没劉大夏家，可充當邊費的十分之二。”三年九月，藉田州岑猛之事，逮捕劉大夏下欽犯監獄。劉瑾打算用激變罪判劉大夏死刑，都御史屠滽堅持不同意，劉瑾謾駡説：“即使不死，能不戍邊嗎?”李東陽爲他委婉調解，并且劉瑾偵察到劉大夏家確實貧窮，於是判他戍守極遠的邊地。開始擬定讓他戍廣西，焦芳説“這是送他回家”，

大明門下，叩首而去。觀者嘆息泣下，父老携筐送食，所至爲罷市、焚香祝劉尚書生還。比至戍所，諸司憚瑾，絶饋問，儒學生徒傳食之。遇團操，輒荷戈就伍。所司固辭，大夏曰："軍，固當役也。"所携止一僕。或問何不挈子姓，曰："吾宦時，不爲子孫乞恩澤。今垂老得罪，忍令同死戍所耶?"大夏既遣戍，瑾猶摭他事罰米輸塞上者再。

於是改戍肅州。劉大夏年已七十三歲，穿着布衣徒步經過大明門下，叩頭而去。觀看的人嘆息泣下，父老携筐送給食物，所到之處爲他而罷市、焚香祈求劉尚書生還。等到達戍所，官吏們畏懼劉瑾，斷絶饋贈食物慰問，儒學生徒傳送食物給他吃。遇到操練，劉大夏就扛着戈走進隊伍。主管官吏堅决拒絶，劉大夏説："加入軍隊，本來就應當值役。"所帶的衹有一個僕人。有人問爲什麽不帶子孫，劉大夏説："我作官時，不爲子孫請求恩澤。現在年老得罪，難道忍心使他們一起死在戍所嗎?"劉大夏被貶謫戍邊後，劉瑾還搜集其他事情兩次罰他輸送米到邊塞上。

五年夏，赦歸。瑾誅，復官，致仕。清軍御史王相請復廪隸，録其子孫。中官用事者終嗛之，不許。大夏歸，教子孫力田謀食。稍赢，散之故舊宗族。預自爲壙志，曰："無使人飾美，俾懷愧地下也。"十一年五月卒，年八十一。贈太保，謚忠宣。

五年夏，赦免返回。劉瑾被誅，劉大夏復官，退休。清軍御史王相請求恢復廪隸，録用他的子孫。當權的宦官始終懷恨他，不允許。劉大夏回鄉，教導子孫致力於耕田而謀食。稍有餘利，就分給故舊宗族。預先自己寫好墓志，説："不要使人講好話，讓我在地下心懷慚愧。"十一年五月去世，年八十一歲。追贈太保，謚號忠宣。

大夏嘗言："居官以正己爲先。不獨當戒利，亦當遠名。"又言："人生蓋棺論定，一日未死，即一日憂責未已。"其被逮也，方鋤菜園中，入室携數百錢，跨小驢就道。赦歸，有門下生爲巡撫者，枉百里謁之。道遇扶犁者，問孰爲尚書家，引之登堂，即大夏也。朝鮮使者在鴻臚寺館遇大夏邑子張生，因問起居曰："吾國聞劉東山名久矣。"安南使者入貢曰："聞劉尚書戍邊，今安否?"其爲外國所重如此。

劉大夏曾説："做官以端正自己爲先。不衹應當戒除利，也應當遠離名。"又説："人生蓋棺定論，一日不死，擔憂被人責難就一天不會停止。"他被逮捕時，正在園中鋤菜，進入内室帶上幾百錢，跨上小驢上路。遇赦返回，有個做了巡撫的門生，屈尊走了一百里來拜訪。在路上遇到一個扶犁耕田的人問哪裏是尚書家，帶他登堂，引路者就是劉大夏。朝鮮使者在鴻臚寺客館遇見劉大夏同鄉人張生，於是問他劉大夏的生活情况説："我國聽説劉東山的美名很久了。"安南使者入貢説："聽説劉尚書戍邊，現在安好嗎?"他就是這樣受外國敬重。

贊曰：王恕砥礪風節，馬文升練達政體，劉大夏篤棐自將，皆具經國之遠猷，藴畜君之正志。綢繆庶務，數進讜言，迹其居心行己，磊落光明，剛方鯁亮，有古大臣節概。歷事累朝，享有眉壽，朝野屬望，名重遠

贊曰：王恕砥礪風操氣節，馬文升幹練通達政體，劉大夏嚴於律己，都具有治理國家的遠大謀略，藴藏着匡正國君的正直心志。安排處理衆多政務，多次進奏正直的建議，推究他們的心胸和立身行事，光明磊落，剛强正直誠實貞亮，有古代大臣的節操風範。歷事幾朝，享有長壽，朝

方。《詩》頌老成，《書》稱黄髮，三臣者近之矣。恕昧遠名之戒，以作傳見疏。而文升，大夏被遇孝宗之朝，明良相契，荃宰一心。迨至宦豎乘權，耆舊擯斥，進退之際所係詎不重哉！

野衆望之所歸，名重遠方。《詩經》、《尚書》贊頌年長德高的老臣，這三位大臣離之不遠。王恕不明於遠離名聲的警戒，因作自傳被疏遠。而馬文升、劉大夏知遇於孝宗朝，賢明的君主和忠良的臣子相互投合，君臣一心。等到宦官掌權，年高德重的人被排斥，進退之際的關係難道不值得重視嗎！

明史卷一百八十三

列傳第七十一

何喬新　彭韶　周經　耿裕　倪岳　閔珪　戴珊

何喬新

何喬新，字廷秀，江西廣昌人。

父文淵，永樂十六年進士。授御史，歷按山東、四川。烏蒙奸民什伽私其知府禄昭妻，懼誅，誣昭反，詔發軍討。文淵檄止所調軍，而白其誣。宣德五年，用顧佐薦，賜敕知温州府。居六年，治最，增俸賜璽書。以胡濙薦，擢刑部右侍郎，督兩淮鹽課。正統三年，兩議獄不當，與尚書魏源下獄，皆得釋。朝議征麓川，文淵疏諫曰："麓川徼外彈丸地，不足煩大兵。若遣雲南守將屯金齒，令三司官撫諭之，遠人獲更生，而朝廷免調兵轉餉，策之善者也。"帝下其議，廷臣多主用兵。於是西南騷動，僅乃克之，而失亡多。其冬，以疾乞歸。景帝即位，起吏部左侍郎，尋進尚書，佐王直理部事。東宫建，加太子太保。災異見，給事中林聰等劾文淵憸邪。左庶子周旋疏言其枉，聰并劾旋。御史曹凱復廷争之，遂與旋俱下獄。聰疏有"囑内臣"語，太監興安請詰主名。聰不敢堅對，乃釋文淵，命致仕。英宗復位，削其加官。而景泰中易儲詔書"父有天下傳之子"，語出文淵，或傳朝命逮捕，懼而自縊。

何喬新，字廷秀，江西廣昌人。

父親何文淵，永樂十六年進士。授官御史，歷次巡撫山東、四川。烏蒙奸猾小民什伽私通其知府禄昭的妻子，畏懼被誅殺，誣告禄昭造反，詔令調發軍隊征討。何文淵傳遞公文停止所徵調的軍隊，而澄清了對禄昭的誣陷。宣德五年，因爲顧佐的推薦，賜給敕令何文淵任温州知府。過了六年，政績很優秀，增加俸禄賜給璽書。因胡濙推薦，提升刑部右侍郎，提督徵收兩淮鹽税。正統三年，兩次判案不當，與尚書魏源入獄，都得到釋放。朝廷討論征討麓川，何文淵上疏勸諫説："麓川是邊界外的彈丸之地，不值得煩勞大軍。如派雲南守將屯兵金齒，命令三司官安撫訓諭它，遠方的人獲得重生，而朝廷免除調發軍隊轉運糧餉，這是上策。"皇帝將他的建議下發，朝廷大臣多主張用兵。於是西南騷動，衹勉强取勝，而損失很多。這年冬，因病請求辭官回鄉。景帝即位，起用爲吏部左侍郎，不久晋升尚書，協助王直處理所屬的事情。東宫建立，加官太子太保。災異出現，給事中林聰等彈劾何文淵奸邪。左庶子周旋上疏説他冤枉，林聰一并彈劾周旋。御史曹凱又在朝廷上爲他争辯，於是與周旋都被關進監獄。林聰奏疏中有"囑内臣"的話，太監興安追問當事者姓名。林聰不敢肯定回答，於是釋放何文淵，命令他辭職。英宗復位，削除他的所加官職。而景泰年間改换儲君詔書有"父有天下傳之子"一句話，語出何文淵，有人傳言

朝廷命令逮捕他，何文淵懼怕而上吊自殺。

時喬新已登景泰五年進士，官南京禮部主事，奔喪歸里。里人故侍郎揭稽嘗受業文淵，而與喬新兄弟不協，奏文淵死實諸子迫之自經，又逼嫁父所愛妾。喬新亦訐稽爲巡撫時，嘗薦黄玹，且代草易儲疏。皆被徵比對簿。父妾斷指，爲諸郎訟冤，獄得少解。帝亦以事經赦，釋不問。已，復丁母憂。服除，改刑部主事，歷廣東司郎中。錦衣衛卒犯法，捕治不少貸。都指揮袁彬有所囑，執不從。彬怒，使人捃摭無所得。由是名大起。

當時喬新已考中景泰五年進士，任官南京禮部主事，奔喪回鄉。鄉人前侍郎揭稽曾師從何文淵學習，而與何喬新兄弟不和，上奏説何文淵死實際是由於兒子們逼迫他上吊自殺，又逼父親所喜愛的妾改嫁。何喬新也攻擊揭稽做巡撫時，曾推薦黄玹，并且代爲草擬更换儲君的奏疏。都被徵召當面對質。父親的妾斬斷手指，替諸兒郎訴訟冤枉，案情得以稍微緩解。皇帝也因事情已經赦免，釋放不再追問。不久，又遭逢母喪。服喪結束，改任刑部主事，歷任廣東司郎中。錦衣衛士兵犯法，逮捕治罪絶不寬恕。都指揮使袁彬有所囑托，何喬新堅持不聽從。袁彬惱怒，派人搜羅罪名無所得。何喬新因此名聲大起。

成化四年，遷福建副使。所屬壽寧銀礦，盜采者聚衆千餘人，所過剽掠，募兵擊擒其魁。福寧豪尤氏殺人，出入隨兵甲，拒捕者二十年。福清薛氏時出諸番互市，事覺，謀作亂。皆捕殺之。福安、寧德銀礦久絶，有司責課，民多破産。喬新以爲言，减三之二。興化民自洪武初受牛於官，至是猶歲課其租，奏免之。清流歸化里介沙縣、將樂間，恃險不供賦，白都御史置歸化縣，其民始奉要束。遷河南按察使。歲大饑，故事，振貸迄秋止，喬新曰：“止於秋，謂秋成可仰也，今秋可但已乎?”振至明年麥熟乃止。都御史原傑以招撫流民至南陽，引喬新自助。初，項忠驅流民過當，民聞傑至，益竄山谷。喬新躬往招之，附籍者六萬餘户。遷湖廣右布政使。荆州民苦徭役，驗丁口貧富，列爲九等，民便之。

成化四年，晋升福建副使。所管轄的壽寧銀礦，盗采的人聚衆千餘人，剽掠所經過的地方，何喬新募兵攻擊，擒獲叛亂者的首領。福寧豪强尤氏殺人，出入隨帶甲兵，拒捕長達二十年。福清薛氏時常出入各少數民族地區做買賣，事情被發覺，圖謀作亂。何喬新都將他們捕殺掉。福安、寧德銀礦久已斷絶不采，有關部門還在徵税，老百姓大多破産。何喬新以此建議，减免三分之二。興化百姓從洪武初年在官府接受牛，到這時還每年徵税，何喬新奏請予以免除。清流歸化里介於沙縣、將樂之間，倚恃地勢險要不交賦税，何喬新稟告都御史設置歸化縣，這裏的百姓纔接受管束。晋升河南按察使。遭受大饑荒，按照舊例，賑貸到秋天停止，何喬新説：“賑貸到秋天停止，是説秋天的收成可以仰賴，今年秋天能僅此而停止嗎?”賑貸到第二年麥收後纔停止。都御史原傑因招撫流亡人民到南陽，請何喬新幫助自己。起初，項忠驅趕流民不當，流民聽説原傑到了，更逃竄到山谷。何喬新親自前去招撫，歸附本地户籍的流亡人民有六萬餘户。晋升湖廣右布政使。荆州百姓苦於徭役，查驗人口貧富，列爲九等，百姓因此受益。

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邊地軍民每出塞伐木捕獸，喬新言：“此輩苟遇敵，必輸情求生，皆

十六年，提升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邊地軍民時常出塞伐木捕獸，何喬新説：“這些人如果遇到敵人，一定交代出我們的真實情況以求活

賊導也。宜毋聽闌出，犯者罪守將。”詔可。敵犯塞，偕參將支玉伏兵灰溝營，擊斬甚衆，進左副都御史。歲饑，奏免雜辦及户口鹽鈔十之四。劾僉事尚敬、劉源稽獄，請敕天下斷獄官，淹半載以上者悉議罪。帝稱善，亟從之。召拜刑部右侍郎。山西大饑，人相食，命往振，活三十餘萬人，還流冗十四萬户。還朝，會安寧宣撫使楊友欲奪嫡弟播州宣慰使愛爵，誣愛有異謀。喬新往勘，與巡撫劉璋共白愛誣。友奪官安置他府，播人遂安。

命，都會成爲賊寇的嚮導。應該不能聽憑他們任意出塞，有違犯的，治守將的罪。”皇帝詔令同意施行。敵人侵犯邊塞，何喬新同參將支玉設伏兵於灰溝營，攻擊斬殺很多敵人，晋升左副都御史。遭受饑荒，奏請免除加徵的賦税和户口鹽鈔的十分之四。彈劾僉事尚敬、劉源延誤斷案，請求命令天下斷案官，拖延半年以上的都論罪。皇帝稱善，立即聽從他的請求。徵召授官刑部右侍郎。山西大饑荒，人吃人，朝廷命令何喬新前往賑濟，存活三十餘萬人，使流散的十四萬户人回鄉。回朝，恰逢安寧宣撫使楊友想奪胞弟播州宣慰使楊愛的爵位，誣告楊愛有反叛陰謀。何喬新前往查驗，與巡撫劉璋共同弄清了楊愛的冤屈。楊友被奪官安置别府，播州百姓於是得到安定。

孝宗嗣位，萬安、劉吉等忌喬新剛正，出爲南京刑部尚書。沿江蘆洲率爲中官占奪，托言備進奉費，喬新奏還之民。初，喬新之出，中官懷恩不平。一日以事詣閣言：“新君踐阼，常用正人，胡爲出何公？”安等默然。既而刑部尚書杜銘罷，群望屬喬新，而吉代安爲首輔，終忌之，久不補。弘治改元，用王恕薦，始召喬新代銘。奏言：“舊制遣官勘事及逮捕，必賫精微批文，赴所在官司驗視乃行。近止用駕帖不合符，宜復舊制，以防矯詐。”帝立報許。時吉仇正人，頻興大獄，喬新率據法直之。吉愈銜恨，數摭他事奪俸。二年夏，京城大水，喬新請恤被災者家，又慮刑獄失平，條上律文當更議者數事，吉悉格不行。大理丞闕，御史鄒魯覬遷，而喬新薦郎中魏紳。會喬新外家與鄉人訟，魯即誣喬新受賕曲庇。吉取中旨下其外家詔獄，喬新乃拜疏乞歸。頃之，窮治無驗，魯坐停俸，喬新亦許致仕。

孝宗即位，萬安、劉吉等忌恨何喬新剛强正直，將他調任南京刑部尚書。沿長江的蘆洲都被宦官占奪，藉口備辦進奉費用，何喬新奏請歸還給人民。起初，何喬新出任地方官，宦官懷恩爲他抱不平。一天因事到内閣説：“新君登基，當用正直的人，爲什麽讓何公出任地方官？”萬安等無話可説。不久刑部尚書杜銘罷官，何喬新爲衆望所歸，而劉吉代替萬安成爲首輔，始終忌恨何喬新，很久都不補任。弘治改元，采用王恕推薦，纔召何喬新代替杜銘。何喬新上奏説：“按舊制，派官員查驗事情以及執行逮捕，一定携帶精微細緻的批文，到所在官府驗視後纔執行。近來衹用由刑科簽發的逮捕公文不符合舊制，應該恢復舊有制度，以防假冒欺詐。”皇帝立即回覆同意。當時劉吉仇恨正直的人，頻頻製造大案，何喬新大都依據法令糾正。劉吉更加懷恨，幾次搜集其他材料奪他的俸禄。二年夏，京城發生大水災，何喬新請求撫恤遭災的家庭，又憂慮刑罰有失公平，條列上奏應該更改討論的法律條文幾件事，劉吉都阻止不施行。大理丞空缺，御史鄒魯圖謀晋升，而何喬新推薦郎中魏紳。恰逢何喬新的外親與鄉人打官司，鄒魯就誣告何喬新收受賄賂偏袒庇護。劉吉直接獲取宫中詔令將他的外親投進欽犯監獄，何喬新於是上疏請求辭官回鄉。不久，經追查没有證據，鄒魯因罪被判停

俸，何喬新也被同意辭職。

喬新性廉介。觀政工部時，嘗使淮西。巢令閻徽少學於文淵，以金幣饋。喬新却之。閻曰："以壽吾師耳。"喬新曰："子欲壽吾親，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卒不受。福建市舶中官死，鎮守者分其貲遺三司，喬新獨固辭。不得，輸之於庫。既家居，楊愛遣使厚致贈，且獻良材可爲櫬者，喬新堅却之。

何喬新性情廉潔耿介。觀政於工部時，曾出使淮西。巢縣令閻徽年少時受學於何文淵，以金幣饋贈。何喬新謝絶饋贈。閻徽説："祇是以此向我的老師獻禮罷了。"何喬新説："你想向我父親獻禮，通過别人送上就可以，通過我送就不可以。"終究不接受。福建市舶宦官死，鎮守者將他的財産送給三司，祇有何喬新堅決推辭。推辭不得，就交給國庫。在家閑居後，楊愛派使者贈送厚禮，并送可做棺材的好木材，何喬新堅決推辭。

喬新年十一時，侍父京邸。修撰周旋過之，喬新方讀《通鑑續編》。旋問曰："書法何如《綱目》?"對曰："吕文焕降元不書叛，張世傑溺海不書死節，曹彬、包拯之卒不書其官，而紀羲、軒多采怪妄，似未有當也。"旋大驚異。比長，博綜群籍，聞異書輒借鈔，積三萬餘帙，皆手較讎，著述甚富。與人寡合，氣節友彭韶，學問友丘濬而已。

何喬新十一歲時，在京城官邸侍奉父親。修撰周旋來訪，何喬新正在讀《通鑑續編》。周旋問道："寫史筆法和《綱目》相比怎麽樣?"何喬新回答説："吕文焕降元不寫叛，張世傑溺死於海不寫死節，曹彬、包拯之死不寫他們的官職，而記羲、軒多采録怪誕虚妄，似乎不恰當。"周旋很驚異。到何喬新年長，博覽群書，聽説有奇異的書就借來抄録，積累三萬餘帙，都是親手校勘，著述很多。與人很少交往，氣節上與彭韶爲友，學問上與丘濬爲友而已。

罷歸後，巡按江西御史陳詮奏："喬新始終全節，中間祇以受親故饋遺之嫌，勒令致仕，進退黯昧，誠爲可惜。乞行勘，本官如無疾則行取任用，有疾則加慰勞，以存故舊之恩，全進退之節。"不許。後中外多論薦，竟不復起。十五年卒，年七十六。

罷官歸家後，巡按江西的御史陳詮上奏説："何喬新始終保全氣節，中間祇有接受親戚朋友饋贈的嫌疑，被勒令辭職，進退不明白，實在可惜。請求查驗，此官如没有疾病就行取任用，有疾病就加以慰勞，以存故舊的恩德，成全他進退的節操。"皇帝不許。後來朝廷内外多次議論舉薦，終究不再被起用。十五年去世，年七十六歲。

江西巡撫林俊爲彭韶及喬新請謚，吏部覆從之。有旨令上喬新致仕之由，給事中吴世忠言："喬新學行、政事莫不優，忠勤剛介，老而彌篤。御史鄒魯挾私誣劾，一辭不辨，恬然退歸，杜門著書，人事寡接，士大夫莫不高其行。若必考退身之由，疑旌賢之典，則如宋蔣之奇嘗誣奏歐陽修矣，胡紘輩嘗誣奏朱熹矣，未聞以一人私情廢萬世公論也。"事竟寢。

江西巡撫林俊爲彭韶和何喬新請求謚號，吏部審察同意。有旨令上報何喬新辭職的原因，給事中吴世忠説："何喬新的學問品行、政事没有不優秀的，忠誠勤勞剛强正直，年老之後更加深篤。御史鄒魯挾私忿誣告彈劾，何喬新一句話都没有辯白，坦然退歸，閉門著書，很少和人交往，士大夫没有不認爲他品行高尚的。如一定要考查他辭官的原因，恐怕表彰賢人的典制，就像宋朝蔣之奇曾經誣奏歐陽修，胡紘等人曾經誣奏朱熹一樣，没聽説因一人的私心廢棄萬世公論

正德十一年，廣昌知縣張傑復以爲言，乃贈太子太保，予蔭。明年賜謚文肅。

喬新五世孫源，萬曆初，爲刑部右侍郎，亦有清節。

的。”事情最終被擱置。正德十一年，廣昌知縣張傑又以此建議，朝廷纔追贈何喬新太子太保，給予其子孫恩蔭。第二年賜謚號爲文肅。

何喬新五世孫何源，萬曆初年，任刑部右侍郎，也有清明的節操。

彭韶

彭韶，字鳳儀，莆田人。天順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進員外郎。成化二年疏論僉都御史張岐憸邪，宜召王竑、李秉、葉盛，忤旨，下詔獄。給事中毛弘等救之，不聽，卒輸贖。尋遷郎中。

錦衣指揮周彧，太后弟也，奏乞武强、武邑民田不及賦額者，籍爲閒田。命韶偕御史季琮覆勘。韶等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真定田，自祖宗時許民墾種，即爲恒産，除租賦以勸力農。功臣、戚里家與國咸休，豈當與民争尺寸地？臣誠不忍奪小民衣食，附益貴戚，請伏奉使無狀罪。”疏入，詔以田歸民，而責韶等邀名方命，復下詔獄。言官争論救，得釋。當是時，韶與何喬新同官，并有重名，一時稱何、彭。

彭韶，字鳳儀，莆田人。天順元年進士。授官刑部主事，晋升員外郎。成化二年上疏彈劾僉都御史張岐奸邪，應召回王竑、李秉、葉盛，違忤旨意，被投入欽犯監獄。給事中毛弘等營救，皇帝没有聽從，最終被判輸送糧食到邊防以贖罪。不久晋升郎中。

錦衣指揮周彧，是太后的弟弟，奏請武强、武邑不及賦額的民田，没收爲閑田。皇帝命令彭韶同御史季琮重新審查。彭韶等巡視後直接回朝，上疏彈劾自己説：“真定的田地，從祖宗時准許百姓開墾耕種，就成爲固定財産，免除租賦以鼓勵他們致力於農業。功臣、外戚與國家都享受福禄，怎麽能同百姓争奪尺寸之地？臣實在不忍奪取百姓的衣食，以增益貴戚，請求懲罰臣奉使行爲失檢之罪。”奏疏呈入，皇帝詔令將田歸還百姓，而怪罪彭韶等邀名抗命，又將他們投入欽犯監獄。諫官争相諫諍援救，彭韶等獲得釋放。在此時，彭韶與何喬新爲同級官，都有好名聲，一時被稱爲何、彭。

遷四川副使。安岳扈氏焚滅劉某家二十一人，定遠曹氏殺其兄一家十二人，所司以爲疑獄，久不决。韶一訊得實，咸伏辜。進按察使，盡撤境内淫祠。王府祭葬舊遣内官，公私煩費，奏罷之。雲南鎮守太監錢能進金燈，擾道路，韶劾之，不報。

晋升四川副使。安岳扈氏燒死劉某家二十一人，定遠曹氏殺死自己兄長家十二人，有關部門以此作爲疑案，很久不能斷决。彭韶一次審訊就得到實情，嫌犯都伏罪。晋升按察使，全部撤除境内過濫的祠廟。王府祭葬原來要派遣内官，公家私人都多有耗費，彭韶奏請停止這種做法。雲南鎮守太監錢能進獻金燈，騷擾道路，彭韶彈劾他，皇帝没有答覆。

十四年春，遷廣東左布政使。中官奉使紛遝，鎮守顧恒、市舶韋眷、珠池黄福，皆以進奉爲名，所至需求，民不勝擾。韶先後論奏。最後，梁芳弟錦衣鎮撫德以廣東其故鄉，歸采禽鳥花木，害尤酷。韶抗疏極論，

十四年春，晋升廣東左布政使。中官奉使紛繁雜沓，鎮守顧恒、市舶韋眷、珠池黄福，都以進貢爲名，所到之處任意索求，百姓不堪忍受其騷擾。彭韶先後上奏糾劾。最後，梁芳的弟弟錦衣鎮撫梁德因廣東是他的故鄉，回鄉采集禽鳥花木，危害更加嚴重。彭韶直接上疏極力彈劾，言

語侵芳。芳怒，構於帝，調之貴州。

二十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明年正月，星變，上言："彗星示災，見於歲暮，遂及正旦。歲暮者，天道之終。正旦者，歲事之始。此天心仁愛，欲陛下善始善終也。陛下嗣位之初，家禮正，防微周，儉德昭，用人慎。乃邇年以來，進奉貴妃，加於嫡后，褒寵其家，幾與先帝后家埒，此正家之道未終也。監局內臣數以萬計，利源兵柄盡以付之，犯法縱奸，一切容貸，此防微之道未終也。四方鎮守中官，爭獻珍異，動稱敕旨，科擾小民，此持儉之道未終也。六卿并加師保，監寺兼領崇階，及予告而歸，廩食輿夫濫加庸鄙。爵賞一輕，人誰知勸，此用人之道未終也。惟陛下慎終如始，天下幸甚。"時方召爲大理卿，帝得疏不悅，命仍故官巡撫順天、永平二府。均大興、宛平、昌平諸縣徭役，劾奏鎮守中官陶弘罪。

孝宗即位，召爲刑部右侍郎。嘉興百户陳輔緣盜販爲亂，陷府城大掠，遁入太湖。遣韶巡視。韶至，賊已滅，乃命兼僉都御史，整理鹽法。尋進左侍郎。韶以商人苦抑配，爲定折價額，蠲宿負。憫竈户煎辦、徵賠、折閲之困，繪八圖以獻，條利病六事，悉允行。弘治二年秋，還朝。明年，改吏部。與尚書王恕甄人才，核功實，仕路爲清。彗星見，上言宦官太盛，不可不亟裁損。因請午朝面議大政，毋祇具文。已，又言濫授官太多，乞嚴杜倖門，痛爲厘正。帝是其言，然竟不能用。

四年秋，代何喬新爲刑部尚書。故安遠侯柳景贓敗至數千兩，徵僅

語冒犯了梁芳。梁芳惱怒，向皇帝誣告他，將他調到貴州。

二十年，提升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第二年正月，星象變異，彭韶上疏説："彗星示災，出現於歲末，便延及正月初一。歲末，是天道的終結。正月初一，是歲事的開始。這是天心仁愛，想要陛下善始善終。陛下繼承帝位之初，家禮端正，防微杜漸周詳，儉德昭明，用人謹慎。而近年以來，進奉貴妃超過正宮皇后，褒寵貴妃家幾乎與先帝皇后等同，這是端正家道没有善始善終。監局内臣數以萬計，財利本源、軍隊權柄都交給他們，對違犯法令縱容奸邪，一切都寬容，這是防微杜漸之道没有善始善終。四方鎮守宦官，爭相進獻珍寶異物，動不動就假稱聖旨，科斂騷擾百姓，這是持儉之道没有善始善終。六卿都加師保，監寺兼領高階，等到告休而歸，廩食輿夫濫加於平庸卑俗的人。爵禄賞賜一旦看輕，人們誰還知道勸勵奮進，這是用人之道没有善始善終。希望陛下謹慎地始終如一，天下幸甚。"此時正要任命彭韶爲大理卿，皇帝得到奏疏不悦，命令仍任原官巡撫順天、永平二府。彭韶協調大興、宛平、昌平各縣徭役，上奏彈劾鎮守宦官陶弘的罪行。

孝宗即位，召彭韶爲刑部右侍郎。嘉興百户陳輔因盜販作亂，攻陷府城大肆搶掠，逃入太湖。朝廷派彭韶巡視。彭韶到，消滅了盜賊後被任命爲兼任僉都御史，整頓鹽法。不久晋升左侍郎。彭韶因商人苦於强行攤派，爲他們制定折價額度，減免原來拖欠的賦税。憐憫鹽工煎辦、徵賠、折閲的困苦，繪製八幅圖進獻，條陳利弊六事，都被允許施行。弘治二年秋，回朝。第二年，改調吏部。與尚書王恕甄别人才，查核功實，仕途因此而清明。彗星出現，上疏説宦官太多，不能不馬上裁減。於是請求午朝面議大政，不要衹準備奏章。不久，又説濫授官職太多，請求嚴厲杜絶因寵幸得官的路，痛加整改。皇帝認爲説得對，然而終究不能采用。

四年秋，代替何喬新任刑部尚書。前安遠侯柳景貪贓敗露數額達幾千兩，徵收僅十分之一，

十一，以其母訴免。韶執奏曰："昔唐宣宗元舅鄭光官租不入，京兆尹韋澳械其莊吏。宣宗欲寬之，澳不奉詔。景無元舅之親，贓非負租之比，獨蒙宥除，是臣等守法愧於澳也。"不從。御史彭程以論皇壇器下獄，韶疏救，因極陳光禄冗食濫費狀，乃命具歲辦數以聞。荆王見濂有罪，奏上，淹旬不下。内官王明、苗通、高永殺人，减死遣戍。昌國公張巒建墳逾制，役軍至數萬。畿内民冒充陵廟户及勇士旗校，輒免徭役，致見户不支，流亡日衆。韶皆抗疏極論，但下所司而已。

因其母訴訟而免除。彭韶堅持上奏説："從前唐宣宗元舅鄭光不交納官租，京兆尹韋澳將他的莊吏戴上刑具。宣宗想寬恕他，韋澳不奉詔。柳景没有元舅這樣的近親，贓款不能和欠租等同，獨蒙寬恕免除，這是臣等守法和韋澳相比慚愧之處。"皇帝不聽從。御史彭程因議論皇壇器入獄，彭韶上疏營救，於是極力陳述光禄寺供品過度浪費的情況，皇帝於是命令開列每年供品的數目上報。荆王朱見濂有罪，彭韶上奏，擱置十日没有下發。内官王明、苗通、高永殺人，被判免死貶謫戍邊。昌國公張巒建墳墓超越定制，役使軍人達到幾萬。京畿内百姓冒充陵廟户及勇士旗校，則免除徭役，以致現有人户不能供給徭役員額，流亡的人一天天增多。彭韶都直接上疏極力陳述，皇帝衹是將其奏章發給有關部門而已。

韶莅部三年，昌言正色，秉節無私，與王恕及喬新稱三大老，而爲貴戚、近習所疾，大學士劉吉亦不之善。韶志不能盡行，連章乞休，乃命乘傳歸。月廪、歲隸如制。明年，南京地震，御史宗彝等言韶、喬新、强珍、謝鐸、陳獻章、章懋、彭程俱宜召用，不報。又明年，卒，年六十六。謚惠安，贈太子少保。

彭韶在刑部三年，言談正直，態度嚴肅，秉持節操不徇私情，與王恕以及何喬新并稱三大老，而被貴戚、近幸所憎恨，大學士劉吉也不喜歡他們。彭韶的抱負不能完全施行，接連上章請求退休，皇帝於是命令他乘驛車回鄉。按定制供給月廪、歲隸。第二年，南京地震，御史宗彝等説彭韶、何喬新、强珍、謝鐸、陳獻章、章懋、彭程都應召用，皇帝不答覆。又第二年，彭韶去世，年六十六歲。謚號惠安，追贈太子少保。

韶嗜學，公暇手不釋書。正德初，林俊言韶謚不副行，乞如魏驥、吴訥、葉盛，改謚文，竟不行。

彭韶愛好學習，公務之餘手不釋卷。正德初年，林俊説彭韶的謚號不符合他的品行，請求像魏驥、吴訥、葉盛一樣，改謚文，最終没有施行。

周經

周經，字伯常，刑部尚書瑄子也。天順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成化中，歷侍讀、中允，侍孝宗於東宫。講《文華大訓》，太子起立，閣臣以爲勞，議請坐聽。經與諸講官皆不可，乃已。

周經，字伯常，刑部尚書周瑄的兒子。天順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官檢討。成化年間，歷任侍讀、中允，在東宫侍奉孝宗。講《文華大訓》，太子要起立，閣臣認爲這樣做勞苦，建議請求讓太子坐着聽，周經與諸講官都不同意，纔作罷。

孝宗立，進太常少卿兼侍讀。弘治二年擢禮部右侍郎。中官請修黄村尼寺，奉祀孝穆太后。土魯番貢獅子不由甘肅，假道滿剌加，浮海至廣

孝宗即位，周經晋升太常少卿兼侍讀。弘治二年提升禮部右侍郎。宦官請求修建黄村尼姑寺，奉祀孝穆太后。土魯番進貢獅子不經由甘肅，借道滿剌加，乘船到廣東。周經倡議毁掉尼

東。經倡議毁其寺，却貢不與通。改吏部，進左侍郎。通政經歷沈祿者，皇后姑婿也。尚書王恕在告，中官傳旨擢祿本司參議。經言非面承旨，又無御札，不敢奉詔，復與恕疏爭之。事雖不能止，朝論韙焉。靈壽奸民獻地於中官李廣，户部持不得。經倡九卿疏爭，卒罪獻地者。嘗上言："外戚家無功求遷，無勞乞賞，兼齋醮游宴，濫費無紀，致帑藏殫虛，宜大爲撙節。近例，預備倉積粟多者，守令賜誥敕，不次遷官，遂致剥下干進。請如洪武間例，悉出官帑平糴，毋奪民財，考績毋專以積粟爲能。至清軍之弊，洪熙以前在旗校，宣德以後在里胥。弊在旗校者，版籍猶存，若里胥則并版籍而淆亂之，宜考故册洗奸弊。災傷民，乞省恤。惜薪司薪炭約支數年，災荒郡縣，宜盡與停免，四方顔料雜辦亦然。此救民急務也。"帝多采納之。

八年，文武大臣以災異陳時政，經爲具奏草，而斥戲樂一事，語尤切直。帝密令中官廉草奏者，尚書耿裕曰："疏首吏部，裕實具草。"經曰："疏草出經手，即有罪，罪經。"世兩賢之。

明年，代葉淇爲户部尚書。時孝宗寬仁，而户部尤奸蠹所萃，挾勢行私者不可勝紀。少不如意，讒毁隨之。經悉按祖宗成憲，無所顧。寬逋緩征，裁節冗濫。四方告災，必覆奏蠲除。每委官監税課，入多者與下考，苛切之風爲之少衰。

奉御趙瑄獻雄縣地爲東宫莊。經等劾瑄違制，下詔獄。而帝復從鎮撫

姑寺，辭退貢物不與土魯番交往。改調吏部，晋升左侍郎。通政經歷沈祿，是皇后的姑婿。尚書王恕正在休假，宦官傳旨提升沈祿爲本司參議。周經説不是當面奉旨，又無皇帝親筆書札，不敢奉詔，又與王恕上疏諫諍。事情雖然不能被阻止，然而朝廷公論認爲他們是對的。靈壽奸猾小民獻地給宦官李廣，户部堅持反對而不能制止。周經倡導九卿上疏諫諍，最終將獻地者治罪。周經曾上書説："外戚家没有功勞却要求升遷，没有功勞却要求賞賜，再加上齋醮游宴，胡亂花費没有限度，致使國庫將空虛，應大力抑制。近來的情况，預備倉積累糧食多的，守令被賜誥命，不依正常順序升官，於是導致各級官吏盤剥下民以求晋升。請按照洪武年間舊例，全部拿出官府財物以平衡糧價，不要掠奪民財，考績不要祇以積累糧食爲賢能。至於清除軍隊的弊病，洪熙以前在於旗校，宣德以後在於里胥。弊病在於旗校的，户口册猶存，如在於里胥就和户口册一起淆亂了，應考查以前的户口册洗清奸猾造成的弊端。災禍傷害百姓，乞求朝廷省察撫恤。惜薪司薪炭大約能支出幾年，遭受災荒的郡縣，應全部停免，四方顔料也停免額外徵收。這些都是拯救百姓的緊急事務。"皇帝大多予以采納。

八年，文武大臣因災異陳説時政，周經因此草擬好奏章，斥責戲樂一事，言詞尤其嚴肅直接。皇帝密令中官查訪草擬奏章的人，尚書耿裕説："奏疏首列吏部，確實是我草擬的。"周經説："疏草出自我之手，如果有罪，就治我的罪。"當世認爲他們兩個都很賢能。

第二年，代替葉淇任户部尚書。當時孝宗寬懷仁厚，而户部尤其是奸人所積聚的地方，挾持權勢營私舞弊的不可勝數。稍不如意，詆毁隨之而來。周經一概按祖宗成法處理，没有什麽顧忌。寬延緩徵逋欠賦税，裁除冗員節制濫用。四方報告災害，一定覆奏免除租賦。每當派官監收税賦，多繳納的人考績給予下等，苛刻的風氣因此稍稍衰減。

奉御趙瑄進獻雄縣地作爲東宫莊園。周經等彈劾趙瑄違犯法制，將他投入欽犯監獄。而皇帝

司言遣官勘實，經等復争之曰："太祖、太宗定制，閒田任民開墾。若因奸人言而籍之官，是土田予奪，盡出奸人口，小民無以爲生矣。"既而勘者及巡撫高銓言閒田止七十頃，悉與民田錯。於是從經言仍賦之民，治瑄罪。中官何鼎劾外戚張鶴齡下獄，經疏救之，忤旨切責。

雍王祐橒乞衡州税課司及衡陽縣河泊所，經言不可許。帝納之，命自今四方税課，王府不得請。中官織造者，請增給兩浙鹽課二萬引，經等言："鹽策佐邊，不宜濫給。且祖宗朝織染諸局供御有常數，若曰取用有加，則江南、兩浙已例外增造。若曰工匠不足，則仰食公家不下千餘人，所爲何事？是知供用未必缺，而徒導陛下以勞民傷財之事也。"帝不從。經恐歲以爲常，再疏請斷其後，乃命歲予五千引。

先是，倉場監督内官依成化末年例裁減。十一年秋，帝復增用少監莫英等三人。經上疏力争，帝以已遣不聽。内靈臺請錦衣餘丁百人供灑掃，經等諫，不納。經曰："祖宗設内臺，其地至密。今一旦增百人，將必有漏泄妄言者。"帝悟，立已之。

崇王見澤乞河南退灘地二十餘里，經言不宜予。興王祐杬前後乞赤馬諸河泊所及近湖地千三百餘頃，經三疏争之，竟不許。帝以肅寧諸縣地四百餘頃賜壽寧侯張鶴齡，其家人因侵民地三倍，且毆民至死，下巡撫高銓勘報。銓言可耕者無幾，請仍賦民，不許。時王府、勛戚莊田例畝徵銀三分，獨鶴齡奏加徵二分，且概加之沙鹼地。經抗章執奏，命侍郎許進偕太監朱秀覆核。經言："地已再

又聽從鎮撫司的建議派官員查實，周經等又諫諍説："按太祖、太宗確定的制度，閑田由百姓開墾。如因奸猾的人建議而將其没收入官府，這便成了土田的賜予和剥奪，盡出於奸猾之人的口，小百姓無以爲生了。"不久查勘的人和巡撫高銓説閑田衹有七十頃，都與百姓的田相交錯。皇帝於是聽從周經的建議仍將田給予百姓，治趙瑄的罪。宦官何鼎彈劾外戚張鶴齡被關進監獄，周經上疏援救他，違忤旨意而遭受嚴厲的斥責。

雍王朱祐橒請求掌管衡州税課司及衡陽縣河泊所，周經説不可同意。皇帝采納了，命令從今以後四方徵收賦税，王府不能請求。織造中官請求增加供給兩浙鹽税二萬引，周經等説："鹽策用來佐助邊防，不應濫給。并且在祖宗朝織染等局供御有常數，如果説取用有增加，那麽江南、兩浙已經例外增造。如果説工匠不足，那麽仰仗公家養活的不下千餘人，他們又在做什麽呢？因此知道供給未必缺乏，而衹是引導陛下做勞民傷財之事。"皇帝不聽從。周經擔心每年這樣成爲常例，再次上疏請求斷絶後例，皇帝於是命令每年給予五千引。

在此之前，倉場監督内官依據成化末年舊例裁减。十一年秋，皇帝又增用少監莫英等三人。周經上疏極力規勸，皇帝因已經派遣，不聽從。内靈臺請求錦衣餘丁一百人以供灑掃，周經等勸諫，皇帝不采納。周經説："祖宗設内臺，其地極機密。現在一旦增加一百人，將一定有泄露妄言的。"皇帝醒悟，馬上停止了這種做法。

崇王朱見澤請求河南退灘地二十餘里，周經説不應給予。興王朱祐杬先後請求赤馬等河泊所以及近湖地一千三百餘頃，周經三次上疏諫諍，最終没有准許。皇帝將肅寧等縣土地四百餘頃賞賜給壽寧侯張鶴齡，其家人趁機侵奪民地三倍，并且毆打百姓至死，朝廷下令巡撫高銓查勘上報。高銓説可以耕種的没有多少，請求仍然給予百姓，皇帝不許。當時王府、勛戚莊田按例每畝徵銀三分，衹有張鶴齡奏請加徵二分，并且一概加之於沙碱地。周經直接上奏章堅持原奏，皇帝命令侍郎許進會同太監朱秀覆查。周經説：

勘，今復遣使，徒滋煩擾。昔太祖以劉基故减青田賦，徵米五合，欲使基鄉里子孫世世頌基。今興濟篤生皇后，正宜恤民减賦，俾世世戴德，何乃使小民銜怨無已也?”頃之，進等還言此地乃憲廟皇親柏權及民恒産，不可奪。帝竟予鶴齡，如其請加税，而命償權直，除民租額。經等復諫曰：“東宫、親王莊田徵税自有例，鶴齡不宜獨優。權先帝妃家，亦戚畹也，名雖償直，實乃奪之。天下將謂陛下惟厚椒房親，不念先朝外戚。”帝終不納。

大同缺戰馬，馬文升請太倉銀以市。經言：“糧馬各有司存。祖訓六部毋相壓，兵部侵户部權，非祖訓。”帝爲改撥太僕銀給之。給事中魯昂請盡括税役金錢輸太倉，經曰：“不節織造、賞賚、齋醮、土木之費，而欲括天下財，是舛也。”内官傳旨索太倉銀三萬兩爲燈費，持不與。

經剛介方正，好强諫，雖重忤旨不恤，宦官、貴戚皆憚而疾之。太監李廣死，帝得朝臣與饋遺簿籍，大怒。科道因劾諸臣交通狀，有及經者，經上疏曰：“昨科道劾廷臣奔競李廣，闌入臣名。雖蒙恩不問，實含傷忍痛，無以自明。夫人奔競李廣，冀其進言左右，圖寵眷耳。陛下試思廣在時，曾言及臣否。且交結饋遺簿籍具在，乞檢曾否有臣姓名。更嚴鞫廣家人，臣但有寸金、尺帛，即治臣交結之罪，斬首市曹，以爲奔競無耻之戒。若無干涉，亦乞爲臣洗雪，庶得展布四體，終事聖明。若令含污忍垢，即死填溝壑，目且不瞑。”帝慰答之。十三年，星變，自陳乞休。報許，賜敕馳驛，加太子太保，以佀鍾代。廷臣爭上章留之，中外論薦者至

“地已重查了，現在又派使臣，祇會白白地滋生煩擾。以前太祖因劉基的緣故减免青田的賦税，徵米五合，想使劉基鄉里子孫世世頌揚劉基。現在興濟確實生養了皇后，正應撫恤百姓减免賦税，使之世世感恩，爲什麽讓百姓含怨不已呢?”不久，許進等返回説此地是憲廟皇親柏權以及百姓的固定財産，不可奪。皇帝竟然將它賜予張鶴齡，按他的請求加税，而命令賠償柏權，免除百姓租額。周經等又勸諫説：“東宫、親王莊田徵税自有成規，張鶴齡不應獨享優惠。柏權是先帝妃的家屬，也是皇親，名義上雖然賠償，實際上是剥奪。天下將説陛下祇厚待皇帝的姻親，不惦念先朝外戚。”皇帝終究没有采納。

大同缺戰馬，馬文升請求用太倉銀購買。周經説：“糧馬各有司存。祖訓六部不要相互越權，兵部侵犯户部的權力，不是祖訓。”皇帝因此改撥太僕銀供給。給事中魯昂請求將税役金錢全部搜刮輸入太倉，周經説：“不節制織造、賞賜、齋醮、土木工程的費用，而想搜刮天下的財物，這是不對的。”内官傳旨索取太倉銀三萬兩作爲燈費，周經堅持不給。

周經剛强耿直方正，喜好强諫，即使多次違反皇帝旨意也不顧及，宦官、貴戚都畏懼并且疾恨他。太監李廣死，皇帝得到朝臣給他饋贈的登記簿，大怒。科道於是彈劾諸臣勾結的情狀，有涉及到周經的地方，周經上疏説：“昨日科道彈劾廷臣奔走鑽營巴結李廣，列入臣的名字。雖然蒙受聖恩不追究，確實含着哀傷忍受痛苦，無法表明自己。人們奔走鑽營巴結李廣，是希望他在陛下左右進言，圖謀寵幸眷顧罷了。陛下試想李廣在時，曾説到過臣没有。并且勾結饋贈的簿籍都在，請檢查曾否有臣的姓名。更嚴厲審問李廣家人，臣祇要有寸金、尺帛送給李廣，就治臣勾結之罪，斬首於市曹，以此作爲奔走競爭無耻行爲的懲戒。如果臣没有牽涉，也請爲臣澄清冤枉，以期能舒展四體，終身侍奉聖明的君王。如果讓臣含污忍垢，即便死了填溝壑，也將不瞑目。”皇帝寬慰回答他。十三年，星象變異，周經自陳請求退休。皇帝批答許可，賜敕命馳驛返

八十餘疏，咸報寢。

家，加官太子太保，以倡鍾代替他。朝廷大臣争相上章挽留他，朝廷内外議論舉薦的奏章多達八十餘封，皇帝都回覆停止。

武宗即位，言官復薦，召爲南京户部尚書，遭繼母憂未任。正德三年，服闋。經婿兵部尚書曹元方善劉瑾，言經雖老尚可用，乃召爲禮部尚書。固辭不許，强赴召。受事數月即謝病去。五年三月卒，年七十一。贈太保，謚文端。

武宗即位，諫官又舉薦周經，召爲南京户部尚書，因遭繼母喪，没有到任。正德三年，服喪期滿。周經女婿兵部尚書曹元正同劉瑾交好，説周經雖然年老還可任用，於是召爲禮部尚書。周經堅决推辭，不被許可，勉强赴召。任職幾個月即因病辭去。五年三月死，年七十一歲。追贈太保，謚號文端。

子曾，進士。浙江右參政。

兒子周曾，是進士。任浙江右參政。

耿裕

耿裕，字好問，刑部尚書九疇子也。景泰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户科給事中，改工科。天順初，以九疇爲右都御史，改裕檢討。九疇坐劾石亨貶，裕亦謫泗州判官。終父喪，補定州。

耿裕，字好問，刑部尚書耿九疇的兒子。景泰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官户科給事中，改任工科。天順初年，因耿九疇任官右都御史，改任耿裕爲檢討。耿九疇因彈劾石亨獲罪被貶職，耿裕也被貶爲泗州判官。爲父親服喪滿三年後，補任定州。

成化初，召復檢討，歷國子司業、祭酒。侯伯年幼者皆肄業監中，裕采古諸侯、貴戚言行可法者爲書授之，帝聞而稱善。歷吏部左右侍郎。坐尚書尹旻累，停俸者再。已，代旻爲尚書。大學士萬安與裕不協，而李孜省私其同鄉李裕，欲使代裕，相與謀中之。坐以事，調侍郎黎淳南京，而奪裕俸。言官復交劾，宥之。裕入謝，既出，帝怒曰："吾再寬裕罪，當再謝。今一謝，以奪俸故，意鞅鞅耶?"孜省等因而傾之，遂調南京禮部，而以李裕代。逾年，孝宗嗣位，轉南京兵部參贊機務。

成化初年，召耿裕復任檢討，歷任國子司業、祭酒。年幼的侯伯都肄業於國子監中，耿裕采集可以效法的古代諸侯、貴戚言行，編纂成書傳授給他們，皇帝知道後稱贊説好。歷任吏部左右侍郎。因受尚書尹旻連累，停俸兩次。不久，代替尹旻擔任尚書。大學士萬安與耿裕不和，而李孜省偏袒其同鄉李裕，想讓他代替耿裕，一起謀劃中傷他。因事使耿裕獲罪，調侍郎黎淳到南京，而奪耿裕俸禄。諫官又紛紛彈劾，皇帝寬赦了耿裕。耿裕入宫謝恩，出宫後，皇帝惱怒地説："我兩次寬恕耿裕的罪，他應當兩次謝恩。今天纔謝恩一次，因被奪俸的緣故，心裏不高興嗎?"李孜省等趁機排擠他，於是將他調到南京禮部，而以李裕代替。過了一年，孝宗繼位，轉調南京兵部參贊機務。

弘治改元，召拜禮部尚書。時公私侈靡，耗費日廣。裕隨事救正，因災異條上時事及申理言官，先後陳言甚衆，大要歸於節儉。給事中鄭宗仁疏節光禄供應，裕等請納其奏。巡視光禄御史田奫以供費不足累行户，請

弘治改元，召拜官禮部尚書。當時公私侈靡，耗費一天天增多。耿裕隨事補救匡正，因災禍怪異條列上奏時事以及爲受冤屈的諫官昭雪，先後陳言很多，大體上歸結於節儉。給事中鄭宗仁上疏請求減少光禄寺供應，耿裕等請求皇帝采納他的奏請。巡視光禄御史田奫以供費不足連累

借太倉銀償之。裕等言，疑有侵盜弊，請敕所司禁防。帝皆從之。南京守備中官請增奉先殿日供品物，裕等不可。帝方踐阼，斥番僧還本土，止留乳奴班丹等十五人。其後多潛匿京師，轉相招引，齋醮復興。言官以爲言，裕等因力請驅斥。帝乃留百八十二人，餘悉逐之。禮部公廨火，裕及侍郎倪岳、周經等請罪，被劾下獄。已，釋之，停其俸。

行户，請求借太倉銀補償。耿裕等說，恐有侵吞盜竊的弊端，請求命令有關部門禁止并防範。皇帝都聽從了。南京守備宦官請求增加奉先殿日常供應物品，耿裕等不同意。皇帝剛登基，斥退番僧回本土，祇留乳奴班丹等十五人。此後被斥還的番僧大多潛藏京城，轉相招引，齋醮又興起。諫官因此上言，耿裕等趁機極力請求驅逐。皇帝於是留下一百八十二人，其餘的都被驅逐。禮部官署發生火災，耿裕和侍郎倪岳、周經等請罪，被彈劾入獄。不久，被釋放，停止他們的薪俸。

初，撒馬兒罕及土魯番皆貢獅子，甘肅鎮守太監傅悳先圖形以進，巡按御史陳瑶請却之。裕等乞從瑶請，而治悳違詔罪，帝不從。後番使再至，留京師，頻有宣召。裕等言："番人不道，因朝貢許其自新。彼復潛稱可汗，興兵犯順。陛下優假其使，適遇倔强之時，彼將謂天朝畏之，益長桀驁。且獅子野獸，無足珍異。"帝即遣其使還。

當初，撒馬兒罕和土魯番都進貢獅子，甘肅鎮守太監傅悳先畫其圖形進獻，巡按御史陳瑶請求拒絶它。耿裕等請求依從陳瑶的請求，而治傅悳違背詔令之罪，皇帝不聽從。後來番使兩次到達，留在京城，皇帝頻頻召見。耿裕等說："番人不行正道，因朝貢准許他們自新。他們又偷偷地自稱可汗，興兵叛亂。陛下優待他的使者，恰遇他倔强之時，他們將認爲天朝畏懼，更加增長桀驁之氣。并且獅子是野獸，不值得視爲珍寶奇異。"皇帝就遣送使者回去。

尋代王恕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御用監匠人李綸等以内降得官，裕言："先有詔，文官不由臣部推舉傳乞除授者，參送法司按治。今除用綸等，不信前詔，不可。"給事中吕獻等皆論奏，裕亦再疏争，終不聽。

耿裕不久代替王恕擔任吏部尚書，加官太子太保。御用監匠人李綸等因宫中直接下令任命得官，耿裕說："原來有詔令，文官不經吏部推舉請求授官的，參送司法部門治罪。現在任用李綸等，使以前的詔令失去信用，不可。"給事中吕獻等都論奏，耿裕也兩次上疏規勸，皇帝終究不聽從。

裕爲人坦夷諒直，諳習朝章。秉銓數年，無愛憎，亦不徇毁譽，銓政稱平。自奉澹泊。兩世貴盛，而家業蕭然，父子并以名德稱。九年正月卒，年六十七。贈太保，謚文恪。

耿裕爲人坦蕩直率，熟習朝章。執掌吏部幾年，没有個人愛憎，也不隨順毁譽，吏政稱平。自己的生活淡泊。耿家兩代官高位顯，然而家業蕭條，父子都以名德著稱。九年正月去世，年六十七歲。追贈太保，謚號文恪。

倪岳

倪岳，字舜咨，上元人。父謙，奉命祀北岳，母夢緋衣神入室，生岳，遂以爲名。謙終南京禮部尚書，謚文僖。

倪岳，字舜咨，上元人。父親倪謙，奉命祭祀北岳，母親夢見紅衣神人入室，生下倪岳，於是以此命名。倪謙官終南京禮部尚書，謚號文僖。

岳，天順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中，歷侍讀學士，直講

倪岳，天順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官編修。成化年間，歷任侍讀學士，值講東宫。二十

東宫。二十二年，擢禮部右侍郎，仍直經筵。弘治初，改左侍郎。岳好學，文章敏捷，博綜經世之務。尚書耿裕方正持大體，至禮文制度率待岳而决。六年，裕改吏部，岳遂代爲尚書。

二年，提升禮部右侍郎，仍值御前講席。弘治初年，改任左侍郎。倪岳好學，文章敏捷，博通經世事務。尚書耿裕正直堅持大的義理，至於禮文制度大都待倪岳來决斷。六年，耿裕改調吏部，倪岳於是代替他擔任尚書。

詔召國師領占竹於四川，岳力諫，帝不從。給事中夏昂、御史張禎等相繼争之，事竟寢。時營造諸王府，規制宏麗，逾永樂、宣德之舊，岳請頒成式。又以四方所報災異，禮部於歲終類奏，率爲具文，乃詳次其月日，博引經史徵應。勸帝勤講學，開言路，寬賦役，慎刑罰，黜奸貪，進忠直，汰冗員，停齋醮，省營造，止濫賞。帝頗采納焉。

詔令從四川召國師領占竹，倪岳極力勸諫，皇帝不聽從。給事中夏昂、御史張禎等相繼就此諍諫，事情終究被擱置。此時營造各王府，規模形制宏偉壯麗，超過了永樂、宣德年間的舊例，倪岳請求頒布固定樣式。又因四方所報災異，禮部在年終分類集中上奏，大都將它們寫成文章，於是詳細依次排列其月日，廣博地引經史徵驗。鼓勵皇帝勤於講學，廣開言路，寬緩賦役，謹慎刑罰，罷黜奸猾貪婪之人，提拔忠直之人，汰除冗員，停止齋醮，減少營造，停止濫賞。皇帝從中采納頗多。

左侍郎徐瓊與后家有連，謀代岳。九年，南京吏部缺尚書，廷推瓊。詔加岳太子太保往任之，而瓊果代岳。尋改岳南京兵部參贊機務。還，代屠滽爲吏部尚書，嚴絶請托，不徇名譽，銓政稱平。

左侍郎徐瓊與皇后家族有姻親關係，謀求代替倪岳。九年，南京吏部缺尚書，朝廷推薦徐瓊。皇帝下詔倪岳加官太子太保前往就職，而徐瓊果然代替倪岳。不久改任倪岳爲南京兵部參贊機務。回朝，代替屠滽擔任吏部尚書，嚴格拒絶請托，不隨順名譽，吏政稱平。

岳狀貌魁岸，風采嚴峻，善斷大事。每盈廷聚議，决以片言，聞者悦服。同列中，最推遜馬文升，然論事未嘗苟同。前後陳請百餘事，軍國弊政剔抉無遺。疏出，人多傳録之。論西北用兵害尤切，其略云：

倪岳形貌魁偉傲岸，風采嚴峻，善於决斷大事。每次滿朝官員聚集討論，他祇以片言决斷，聽到的人心悦誠服。同僚中，最推崇馬文升，然而論事不曾苟同。前後陳請百餘件事，軍國弊政剔除抉擇無遺漏。奏疏傳出，很多人傳抄。倪岳論述西北用兵的弊端尤爲懇切，大略是説：

> 近歲毛里孩、阿羅忽、孛羅出、乩加思蘭大爲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屯牧，故賊頻據彼地，擁衆入掠。諸將怯懦，率嬰城自守。苟或遇敵，輒至挫衄。既莫敢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敵進獲重利，退無後憂，致兵鋒不靖，邊患靡寧。命將徂征，四年三舉，絶無寸功。或高卧而歸，或安行以

> 近年毛里孩、阿羅忽、孛羅出、乩加思蘭成爲嚴重的邊患。大概因爲河套之中，水草肥美，易於屯種放牧，所以賊寇頻繁占據那個地方，聚集兵衆入境搶掠。諸將怯懦，大都繞城自守。如果有時遇到敵人，就遭致挫折。既没有人敢挫敗他們的前鋒，又不能攔截他們的歸路。敵人進攻獲取重利，退回没有後患，致使戰争不能平息，邊防禍患不能安寧。命將領前往征討，四年進行了三次，完全没有一點功效。有的高卧而歸，有

返。析圭擔爵，優游朝行，輦帛輿金，充牣私室。且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秩輕授。甚至妄殺平民，謬稱首級。敵未敗北，輒以奔遁爲辭。功賞所加，非私家子弟即權門厮養。而什伍之卒，轉餉之民，則委骨荒城，膏血野草。天怒人怨，禍幾日深，非細故也。

的安行而返。加官進爵，悠然自得於朝官行列，絹帛財寶用車載，充滿私室。并且軍隊一出動，就上報戰勝的消息，濫施賞賜，輕易授予官職。甚至妄殺平民，謊稱是賊人首級。敵人没有敗逃，就説他們已經奔逃。功勞賞賜所授予的對象，不是私家的子弟就是權貴的奴僕。而軍隊的士卒，運送糧餉的民夫，則棄骨荒城，脂膏鮮血滋養野草。上天發怒人民怨恨，禍患一天天深重，不是由於細小的原因。

京營素號冗怯。留鎮京師，猶恐未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用褻天威。臨陣輒奔，反墮邊軍之功，爲敵人所侮。且延綏邊也，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陛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令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并力以援延綏，而不慮其相去既遠，往返不逮，人心苦於轉移，馬力疲於奔軼。夫聲東擊西者，賊寇之奸態也。搗虚批亢者，兵家之長策也。精鋭既盡乎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北或有警，而西未可離，首尾衡决，遠近坐困，其可爲得計哉？

京城的軍隊向來號稱冗雜怯懦。留駐鎮守京城，還恐怕不能加强根本，反而輕率出戰，以褻瀆天威。臨陣就奔逃，反而破壞邊防軍的戰功，被敵人所侮辱。况且延綏是邊境，距京城遥遠，宣府、大同也是邊境，臨近京城。那裏有門庭的比喻，這裏没有嚴密護衛，可以嗎？不久前兵部建議：命令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合力援救延綏，而不考慮它們相距既遥遠，往返不及，人心苦於轉移，馬力疲於奔跑。聲東擊西，是賊寇的奸詐表現。乘虚攻擊對方要害，是兵家的上策。精鋭全都已派到西面，老弱却留在北方，萬一北方有危急情况，而西面的軍隊不能離開，首尾不相銜接，遠處和近處都因此而困頓，難道能説計策得當嗎？

至於延綏士馬屯集，糧糗不貲，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轉粟之役。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挽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虚。幸而得至，束芻百錢，斗粟倍直；不幸遇賊，身且斃矣，他尚何云？輸將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預徵。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徵如何其可預也？又令民輸芻粟補官，而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以授，倉庾無升合之入。至若輸粟給鹽，則豪右請托，率占虚名鬻

至於延綏軍隊屯集，糧草不能供應，於是就以山西、河南的百姓擔負轉運糧草的勞役。徒步千里，夫妻同運軍糧，父親拉車而兒子挑擔相隨，道路上人人愁怨，村落空虚。僥幸能够到達，一束草值一百錢，一斗糧值兩百錢；若不幸遇到賊寇，性命就要丢掉，其他還説什麽呢？運送不足就折收銀兩，折收銀兩不足又有預先徵收。水旱之災不可預先知道，豐收歉收不能預先估計，徵收怎麽可以預先進行呢？又命令百姓運送糧草可以補官位，而獻媚權貴偏袒親故的人，有的拿出空白委任公文以授官，倉庫没有一升一合的收入。至於輸送糧食以供給鹽，則

之，而商賈費且倍蓰。官爵日輕，鹽法日沮，而邊儲之不充如故也。

豪强請托，大都占虛名賣掉，而商人花費就會有一倍甚至五倍之多。官爵一天天變輕，鹽法一天天敗壞，而邊防儲備還是和以前一樣不充實。

又朝廷出帑藏給邊，歲爲銀數十萬。山西、河南輸輕齎於邊者，歲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養狙之術。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爲準折糧價，實則侵剋軍需。故朝廷有糜廩之虞，軍士無果腹之樂。至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居平，人日米一斗，馬日芻一束；追逐，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巧爲竊攘之謀，凡所經歷悉有開支，罔上行私，莫此爲甚。

又朝廷支出國庫錢財供給邊防，每年花費銀數十萬兩。山西、河南輸送折收的銀兩到邊疆的，每年不下數十萬。銀一天天積蓄增多，銀價就會更輕賤，糧食一天天散失減少，糧價就會更加昂貴。而不知道的，就在養兵之中，寓含養詐之術。有的用茶鹽，有的用銀布，名義上是準折糧價，實際上是侵吞剋扣軍需。所以朝廷有浪費糧食的憂慮，軍士没有吃飽肚子的安樂。至於兵馬經過的地方，照例必須供應。平常，每人每天供給米一斗，每匹馬每天供給草一束；追擊敵人，一天之間有時經過一二座城堡，有時經過三四座城堡，豈能都供給？而主管的人巧妙地打竊取的主意，凡是經歷的地方全都有開支，欺騙君上謀求私利，没有比這更厲害的。

及訪禦敵之策，則又論議紛紜。有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使聲援交接，犄角易制。夫欲復城河北，即須塞外屯兵。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輜重爲累，饋餉惟艱。彼或抄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軍食乏絶。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而聲威大損矣。又有謂統十萬之衆，裹半月之糧，奮揚武威，掃蕩窟穴，使河套一空。事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吴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履險，覬萬一之倖。贏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且其間地方千里，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罷我馳驅。我則情見勢屈，爲敵所

等到詢問禦敵的策略，則又議論紛紜。有的説修復受降城的故有險地，守衛東勝的舊城，使它們聲援交接，犄角易制。想在黄河以北修復城池，就必須在塞外屯兵。派孤軍遠征跋涉荒漠之地，輜重煩累，運送糧餉艱難。敵人有時抄掠於前，偷襲於後。曠日持久，軍糧缺乏斷絶。進不能得城，退不能返歸，一旦失敗就會威名大損。又有人説統率十萬軍隊，帶上半月的糧餉，奮揚武威，掃蕩敵人窟穴，使河套敵人全掃光。事情不是不好。然而帝王的軍隊，以使敵人整個來降而取勝；孫臏、吴起的兵法，是以逸待勞。現在想鼓足勇氣前行，窮盡搜索遠出進擊，踏上危險的地方，希望萬一僥幸成功。帶着糧食遠隨則過於沉重不能成事，率兵深入則孤立不能援救。并且那裏土地方圓千里，没有城池以供居住，没有儲備的糧草可資防守。敵人或往來遷徙，使我疲於奔走。我軍却情況暴露屈居劣勢困境，就會爲敵所

困。既失坐勝之機，必蹈覆没之轍。其最無策者，又欲棄延綏勿守，使兵民息肩，不知一民尺土皆受之祖宗，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而關陝震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師震動。賊愈近而禍愈大矣。

困。既失去了獲勝的機會，一定會蹈入覆没之轍。其中最糟糕的策略，是又想放棄延綏不防守，使軍民卸去負擔，不知道每一個百姓、每一尺土地都從祖宗那裏接受而來，不可忽視。先前失去東勝，所以現在危害集中在延綏，并且關中陝西驚動。如果現在放棄延綏，那麼今後危害就會集中到關陝，并且京城震動。敵人愈近而禍患就愈大了。

因陳重將權、增城堡、廣斥堠、募民壯、去客兵、明賞罰、嚴間諜、實屯田、復邊漕數事。時兵部方主用兵，不能盡用也。

於是陳述增重將領的權限、增設城堡、廣布偵察哨所、招募壯丁、撤去外調來的部隊、嚴明賞罰、嚴防間諜、充實屯田、恢復供給邊防的漕運幾件事。當時兵部正主張用兵，不能完全被采用。

十四年十月卒，年五十八。贈少保，謚文毅。明世父子官翰林，俱謚文，自岳始。

十四年十月去世，年五十八歲。追贈少保，謚號文毅。明代父子任官翰林，都謚文，從倪岳開始。

閔珪

閔珪，字朝瑛，烏程人。天順八年進士。授御史。出按河南，以風力聞。成化六年，擢江西副使，進廣東按察使。久之，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南、贛諸府多盗，率强宗家僕。珪請獲盗連坐其主，法司議從之。尹直輩謀之李孜省，取中旨責珪不能弭盗，左遷廣西按察使。

閔珪，字朝瑛，烏程人。天順八年進士。授官御史。出京巡按河南，以氣概魄力聞名。成化六年，提升爲江西副使，晋升廣東按察使。很久之後，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南、贛等府多盗賊，大都是勢家大户的家僕。閔珪請求逮捕盗賊也連帶治其主人的罪，司法機關討論依從了他的建議。尹直等與李孜省合謀，取得宫中直接下達的敕諭責怪閔珪不能消除盗賊，將他降職爲廣西按察使。

孝宗嗣位，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入爲刑部右侍郎，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與總兵官毛鋭討古田僮。副總兵馬俊、參議馬鉉自臨桂深入，敗死，軍遂退。詔停俸討賊。珪復進兵，連破七寨，他賊悉就撫。

孝宗繼位，提升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入朝擔任刑部右侍郎，晋升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與總兵官毛鋭討伐古田僮人。副總兵馬俊、參議馬鉉從臨桂深入，戰敗身死，軍隊於是敗退。皇帝詔令閔珪停俸討賊。閔珪又進兵，連破七寨，其他盗賊都接受了招撫。

弘治七年，遷南京刑部尚書，尋召爲左都御史。十一年，東宫出閣，加太子少保。十三年，代白昂爲刑部尚書，再加太子太保。以災異與都御史戴珊共陳時政八事，又陳刑獄四事，多報可。

弘治七年，晋升南京刑部尚書，不久召爲左都御史。十一年，太子出就封職，閔珪加官太子少保。十三年，代替白昂擔任刑部尚書，再次加官太子太保。因災異與都御史戴珊共同陳述時政八件事，又陳述刑獄四件事，皇帝大多批覆同意。

珪久爲法官，議獄皆會情比律，歸於仁恕。宣府妖人李道明聚衆燒香，巡撫劉聰信千户黄珍言，株連數十家，謂道明將引北寇攻宣府。及逮訊無驗，珪乃止坐道明一人，餘悉得釋，而抵珍罪，聰亦下獄貶官。帝之親鞫吴一貫也，將置大辟，珪進曰："一貫推案不實，罪當徒。"帝不允，珪執如初。帝怒，戴珊從旁解之，帝乃霽威，令更擬。珪終以原擬上，帝不悦，召語劉大夏。對曰："刑官執法乃其職，未可深罪。"帝默然久之，曰："朕亦知珪老成不易得，但此事太執耳。"卒如珪議。

閔珪久任法官，討論案情都依據實情按照法律進行，總歸於仁恕。宣府妖人李道明聚衆燒香，巡撫劉聰相信千户黄珍的話，株連幾十家，説李道明將引導北寇攻打宣府。及逮捕審訊没有證據，閔珪於是祗治了李道明一人的罪，其餘的都獲得釋放，而判黄珍有罪，劉聰也下獄貶官。皇帝親自審訊吴一貫，將判他死刑，閔珪進言説："吴一貫審理案件不實，其罪應判罰服勞役。"皇帝不允許，閔珪堅持己見不改。皇帝惱怒，戴珊從旁勸解，皇帝纔息怒，命令重新定罪。閔珪最終以原來擬定的罪罰上奏，皇帝不高興，召劉大夏來告訴他這件事。劉大夏回答説："刑官執法是他的職責，不可過於怪罪。"皇帝沉默了很久，説："朕也知道閔珪老成難得，祗是對此事太固執了。"最終依從了閔珪的奏議。

正德元年六月，以年逾七十，再疏求退，不允。及劉瑾用事，九卿伏闕固諫，韓文被斥，珪復連章乞休。明年二月，詔加少保，賜敕馳傳歸。六年十月卒，年八十二。贈太保，謚莊懿。

正德元年六月，因年過七十，兩次上疏請求退休，皇帝不同意。等到劉瑾當權，九卿伏闕堅決勸諫，韓文遭受罷斥，閔珪又接連上章請求退休。第二年二月，詔令加官少保，賜敕令馳驛傳回鄉。六年十月去世，年八十二歲。朝廷追贈太保，謚號莊懿。

從孫如霖，南京禮部尚書。如霖曾孫洪學，吏部尚書。洪學從弟夢得，兵部戎政尚書。他爲庶僚者復數人。

侄孫閔如霖，是南京禮部尚書。閔如霖曾孫閔洪學，官任吏部尚書。閔洪學堂弟閔夢得官任兵部戎政尚書。其他擔任庶僚的又有幾人。

戴珊

戴珊，字廷珍，浮梁人。父哻，由鄉舉官嘉興教授，有學行。富人數輩遣其奴子入學，哻不可。賄上官强之，執愈堅，見忤，坐他事去。

戴珊，字廷珍，浮梁人。父親戴哻，由鄉試中舉任官嘉興教授，有學問德行。幾個富人派他們的奴僕入學，戴哻不同意。富人們賄賂上司强迫他，戴哻更加堅執，觸怒上司，因其他事判罪離職。

珊幼嗜學，天順末，與劉大夏同舉進士。久之，擢御史，督南畿學政。成化十四年，遷陝西副使，仍督學政。正身率教，士皆愛慕之。歷浙江按察使，福建左、右布政使，終任不携一土物。

戴珊幼年好學，天順末年，與劉大夏一同考中進士。很久之後，提升御史，提督南畿學政。成化十四年，晉升陝西副使，仍然提督學政。端正自身以表率教育生徒，士人都敬仰他。歷任浙江按察使，福建左、右布政使，任期滿不帶走一件土産。

弘治二年，以王恕薦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蜀盗野王剛流劫竹

弘治二年，因王恕舉薦提升任右副都御史，安撫治理鄖陽。蜀盗野王剛流動搶劫竹山、平

山、平利。珊合川、陝兵，檄副使朱漢等討擒其魁，餘皆以脅從論，全活甚衆。入歷刑部左、右侍郎，與尚書何喬新、彭韶共事。晉府寧化王鍾鈵淫虐不孝，勘不得實，再遣珊等勘之，遂奪爵禁錮。進南京刑部尚書。久之，召爲左都御史。

十七年，考察京官，珊廉介不苟合。給事中吴蕣、王蓋自疑見黜，連疏詆吏部尚書馬文升，并言珊縱妻子納賄。珊等乞罷，帝慰留之。御史馮允中等言："文升、珊歷事累朝，清德素著，不可因浮詞廢計典。"乃下蕣、蓋詔獄，命文升、珊即舉察事。珊等言："兩人逆計當黜，故先劾臣等。今黜之，彼必曰是挾私也。苟避不黜，則負委任，而使詐諼者得志。"帝命上兩人事迹，皆黜之。已，劉健等因召對，力言蓋罪輕，宜調用。帝方嚮用文升、珊，卒不納。

帝晚年召對大臣，珊與大夏造膝宴見尤數。一日，與大夏侍坐。帝曰："時當述職，諸大臣皆杜門。如二卿者，雖日見客何害？"袖出白金賚之，曰："少佐而廉。"且屬勿廷謝，曰："恐爲他人忌也。"珊以老疾數求退，輒優詔勉留，遣醫賜食，慰諭有加。珊感激泣下，私語大夏曰："珊老病子幼，恐一旦先朝露，公同年好友，何惜一言乎？"大夏曰："唯唯。"後大夏燕對畢，帝問珊病狀，言珊實病，乞憫憐聽其歸。帝曰："彼屬卿言耶？主人留客堅，客則强留。珊獨不能爲朕留耶？且朕以天下事付卿輩，猶家人父子。今太平未兆，何忍言歸？"大夏出以告珊，珊泣曰："臣死是官矣。"帝既崩，珊以

利。戴珊集合川、陝軍隊，傳令副使朱漢等討伐擒獲其頭目，其餘都以脅從論罪，保全存活的人很多。入朝歷任刑部左、右侍郎，與尚書何喬新、彭韶共事。晉府寧化王朱鍾鈵荒淫暴虐不孝，查驗不得實情，再次派戴珊等查驗，於是將鍾鈵奪爵禁錮。晉升南京刑部尚書。很久之後，召爲左都御史。

十七年，考察京官，戴珊廉潔耿直不苟合。給事中吴蕣、王蓋疑心自己將被罷黜，接連上疏詆毁吏部尚書馬文升，并説戴珊縱容妻子兒女納賄。戴珊等請求辭官，皇帝安慰挽留他們。御史馮允中等説："馬文升、戴珊歷事幾朝，道德清明向來顯著，不可因不實的言詞荒廢了考核官員政績的大計。"於是將吴蕣、王蓋投入欽犯監獄，命令馬文升、戴珊立即進行考察之事。戴珊等説："兩人預計會被罷黜，所以先彈劾我們。現在罷黜他們，他們一定會説臣等是挾私報復。如果避而不貶黜，就會辜負委任，而使奸詐的人得志。"皇帝命令上奏兩人事迹，將他們都罷黜了。不久，劉健等因被召答問，極力説王蓋罪輕，應調用。皇帝正趨向任用馬文升、戴珊，終究没有采納劉健之言。

皇帝晚年召大臣答問，戴珊與劉大夏接受皇帝公餘召見次數最多。一天，與劉大夏陪皇帝坐。皇帝説："正當述職的時候，大臣們都不出門。像你們二位，即使每天見客又有什麽妨害呢？"皇帝從袖子中取出白銀賞賜給他們，説："你們清廉，略作補助。"并且告訴二人不要在朝廷上謝恩，説："恐怕被他人忌恨。"戴珊因年老多病多次請求退休，皇帝就用褒美的詔書勉勵挽留，派遣御醫賜予食物安慰撫諭有加。戴珊感激得流下眼淚，私下告訴劉大夏説："戴珊年老多病兒子幼弱，擔心一天先行死去，您是我的同年好友，何必吝惜説一句話呢？"劉大夏説"好，好。"後來劉大夏答問完畢，皇帝詢問戴珊病情，他説戴珊確實患重病，請求憐憫讓他告老回鄉。皇帝説："這是他囑托你説的話嗎？主人留客堅决，客人就應勉强留下來。戴珊難道不能爲朕留下來嗎？况且朕將天下事務交給你們，就像家人

新君嗣位不忍言去，力疾視事。疾作，遂卒。贈太子太保，謚恭簡。

父子一樣。現在太平還沒有開始，怎麼忍心説回鄉?”劉大夏出來以此告訴戴珊，戴珊哭泣説：“我要死在這個官任上了。”皇帝駕崩後，戴珊因新君繼位不忍心説離去，努力帶病處理政務。疾病發作，於是去世。朝廷追贈太子太保，謚號恭簡。

贊曰：孝宗之爲明賢君，有以哉。恭儉自飭，而明於任人。劉、謝諸賢居政府，而王恕、何喬新、彭韶等爲七卿長，相與維持而匡弼之。朝多君子，殆比隆開元、慶曆盛時矣。喬新、韶雖未究其用，而望著朝野。史稱宋仁宗時，國未嘗無嬖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孝宗初政，亦略似之。不然，承憲宗之季，而欲使政不旁撓，財無濫費，滋培元氣，中外乂安，豈易言哉。

贊曰：孝宗是明朝的賢君，確實如此。謙恭節儉自律，而明察在於任用人。劉、謝等賢臣任職於政府，而王恕、何喬新、彭韶等是七卿的領袖，一起維持并且輔佐朝政。朝廷多君子，大概可以同興隆的開元、慶曆盛時相比了。何喬新、彭韶雖然没有終其用，而名望顯著於朝野。歷史上稱宋仁宗時，國家并非没有寵幸的人，而不足以連累太平之世的國體，朝廷并非没有小人，而不足以勝過好人的正氣。孝宗初期的政治，也與此大致相似。不然，承憲宗之末勢，而要想使政令不從旁受到阻撓，財物不過度耗費，滋生培養元氣，中外平安，哪裏是容易的事啊。

明史卷一百八十四

列傳第七十二

周洪謨　楊守陳（弟）守阯（子）茂元 茂仁　張元禎 陳音　傅瀚
張昇　吴寬　傅珪　劉春　吴儼　顧清　劉瑞

周洪謨

周洪謨，字堯弼，長寧人。正統十年，進士及第。授編修。博聞强記，善文詞，熟國朝典故，喜談經濟。

景泰元年，疏勸帝親經筵，勤聽政，因陳時務十二事。再遷侍讀。天順二年掌南院事。憲宗嗣位，復陳時務，言人君保國之道有三：曰力聖學，曰修内治，曰攘外侮。力聖學之目一：曰正心。修内治之目五：曰求真才，去不肖，旌忠良，罷冗職，恤漕運。攘外侮之目六：曰選將帥，練士卒，講陣法，治兵器，足餽餉，靖邊陲。帝嘉納焉。

成化改元，廷議討四川山都掌蠻，洪謨上方略六事，詔付軍帥行之。進學士。尋爲南京祭酒。上言南監有紅板倉二十間，高皇后積粟以養監生妻孥者，宜修復，帝允行之。母喪服闋，改北監。十一年，言士風澆浮，請復洪武中學規。帝嘉納，命禮部榜諭。崇信伯費淮入監習禮，久不至。洪謨劾之，奪冠帶，以儒巾赴監，停歲禄之半，學政肅然。先聖像用冕旒十二，而舞佾豆籩數不稱，洪

周洪謨，字堯弼，長寧人。正統十年，進士及第。授官編修。博聞强記，善於寫文章，熟習本朝典故，喜歡談論經世濟國。

景泰元年，上疏鼓勵皇帝親臨御前講席，勤奮處理國政，於是陳述當時政務的十二件事。兩次晋升任侍讀。天順二年掌管南院事務。憲宗繼位，又陳述當時政務，説國君保國之道有三個：一是致力聖學，一是整頓内政，一是抵禦外侮。致力聖學的要目有一條：就是正心。整頓内政的要目有五條：就是選拔真才，去除不正派的小人，表揚忠良，罷黜冗職，體恤漕運。抵禦外侮的條目有六條：就是選拔將帥，訓練士卒，研討陣法，整治兵器，充實糧餉，安定邊防。皇帝贊許采納了他的建議。

成化元年，朝廷討論討伐四川山都掌蠻，周洪謨上奏策略六件事，皇帝詔令交付軍帥施行。晋升學士。不久任南京祭酒。上疏説南監有紅板倉二十間，是高皇后積存糧食以養監生妻子兒女的，應該修復，皇帝允許施行。守母親喪期滿除服，改調北監。十一年，上疏説士風澆薄浮靡，請求恢復洪武年間的學規。皇帝贊許采納，命令禮部張榜曉諭。崇信伯費淮入監學習禮制，很久没到。周洪謨彈劾他，奪去他的冠帶，讓他穿戴儒巾赴監，停歲禄的一半，學政安定平静秩序良好。先聖像用冕旒十二條，而舞佾豆籩數量

謨請備天子制。又言："古者鳴球琴瑟爲堂上之樂，笙鏞柷敔爲堂下之樂，而干羽則舞於兩階。今舞羽居上，樂器居下，非古制，當改。"尚書鄒幹駁止之。洪謨再疏爭，帝竟俞其議。

遷禮部右侍郎。久之，轉左。以蔡《傳》所釋璇璣玉衡，後人遵用其制，考驗多不合，宜改製，帝即屬洪謨。洪謨易以木，旬日而就。十七年，進尚書。二十年，加太子少保。二十一年，星變，有所條奏，帝多采納。

弘治元年四月，天壽山震雷風雹，樓殿瓦獸多毀。洪謨復力勸修省，帝深納之。洪謨矜莊寡合，與萬安同鄉，安居政府時頗與之善。至是，言官先後論奏，致仕歸。又三年卒，年七十二。謚文安。

洪謨嘗言："士人出仕，或去鄉數千里，既昧土俗，亦拂人情，不若就近選除。王府官終身不遷，乖祖制，當稍變更。都掌蠻及白羅羅羿子數叛，宜特設長官司，就擇其人任之，庶無後患。"將歿，猶上安中國、定四裔十事。其好建白如此。

不合禮制，周洪謨請求完備天子制度。又說："古代鳴球琴瑟是堂上的音樂，笙鏞柷敔是堂下的音樂，而干羽則在兩階舞蹈。現在舞羽居上，樂器居下，不合古制，應當改正。"尚書鄒幹反駁阻止。周洪謨再次上疏争辯，皇帝最終同意了他的建議。

晋升禮部右侍郎。很久之後，調任左侍郎。因蔡《傳》所釋璇璣玉衡，後人遵守沿用他的舊制，考察驗證多不符合，應該改製，皇帝就委托給周洪謨。周洪謨改用木製，十天就完成了。十七年，晋升尚書。二十年，加官太子少保。二十一年，星宿變異，有奏疏分條陳述，皇帝大多采納。

弘治元年四月，天壽山震雷颳風降冰雹，樓殿瓦獸多被毁。周洪謨又極力勸諫修身反省，皇帝認真采納了他的建議。周洪謨矜持莊重很少和人交往，與萬安同鄉，萬安在政府任職時和他交情很好。至此，諫官先後議論上奏，辭官回鄉。又過三年去世，年齡七十二歲。朝廷謚號文安。

周洪謨曾説："士人任官，有的離鄉幾千里，既不明土俗，也違背人情，不如就近選拔授官。王府官員終身不升遷，違背祖先制度，應當稍稍變更。都掌蠻及白羅羅羿子多次反叛，應該特設長官司，就近選拔其本族的人擔任，大概可以没有後患。"將死，還上奏安定中國、平定四方民族的十件事。他就是如此的喜歡建議。

楊守陳 楊守阯

楊守陳，字維新，鄞人。祖範，有學行，嘗誨守陳以精思實踐之學。舉景泰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初，充經筵講官，進侍講。《英宗實録》成，遷洗馬。尋進侍講學士，同修《宋元通鑑綱目》。母憂服闋，起故官。孝宗出閣，爲東宫講官。時編《文華大訓》，事涉宦官者皆不録。守陳以爲非，備列其善惡得失。書成，進少詹事。

孝宗嗣位，宫僚悉遷秩，執政擬守陳南京吏部右侍郎，帝舉筆去

楊守陳，字維新，鄞人。祖父楊範，有學問德行，曾以精思實踐的學問教誨楊守陳。考中景泰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官編修。成化初年，充任御前講席的講官，晋升侍講。《英宗實録》修成，晋升洗馬。不久晋升侍講學士，共同修纂《宋元通鑑綱目》。守母親喪期滿服除，起用任原官。孝宗出就封國，楊守陳擔任東宫講官。當時編纂《文華大訓》，事情涉及宦官的都不收録。楊守陳認爲不對，完備地列出其善惡得失。書寫成，晋升少詹事。

孝宗即位，宫僚都晋升官職，執政擬定楊守陳爲南京吏部右侍郎，皇帝提筆去掉"南京"二

"南京"字。左右言劉宣見爲右侍郎，帝乃改宣左，而以守陳代之。修《憲宗實録》，充副總裁。弘治改元正月，上疏曰：

孟子言"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夫堯、舜之道何道？《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於内者深，而爲出治之本也。詢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堯、舜之資於外者博，而爲致治之綱也。臣昔忝宫僚，伏睹陛下朗讀經書，未嘗勤睿問以究聖賢奥旨。儒臣略陳訓詁，未嘗進詳說以極帝王要道。是陛下得於内者未深也。今視朝，所接見者，大臣之丰采而已。君子、小人之情狀，小臣、遠臣之才行，何由識？退朝所披閱者，百官之章奏而已。諸司之典則，群吏之情弊，何由見？宫中所聽信者，内臣之語言而已。百官之正議，萬姓之繁言，何由聞？恐陛下資於外者未博也。

願遵祖宗舊制，開大小經筵，日再御朝。大經筵及早朝，但如舊儀。若小經筵，必擇端方博雅之臣，更番進講。凡所未明，輒賜清問。凡聖賢經旨，帝王大道，以及人臣賢否，政事得失，民情休戚，必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弊。若夫前朝經籍，祖宗典訓，百官章奏，皆當貯文華殿後，陛下退朝披覽。日令内閣一人、講官二人居前殿右厢，有疑則詢，必洞晰而後已。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宫之時少，則欲寡心

字。左右近臣説劉宣現在是右侍郎，皇帝於是改任劉宣爲左侍郎，而以楊守陳代替他。修撰《憲宗實録》，充任副總裁。弘治改元正月，楊守陳上疏説：

孟子説"如果不是堯、舜之道，我就不敢在王面前陳説"。堯、舜之道是什麽道呢？《書》説"現在人心動蕩不安，道心幽昧難明，衹有精誠專一，實實在在地實行中正之道"，這是堯、舜從内心得到的體驗很深刻，而拿出作爲治理國家的根本。詢四岳，開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這是堯、舜藉助外物廣博，而作爲使國家在政治上安寧穩定的法度。臣原來充任宫廷僚屬，看到陛下朗讀經書，不曾勤於聖明的詢問以探究聖賢奥妙的意旨。儒臣略微陳述文字解釋，不曾進獻詳細説解，以達到帝王重要之道。這是陛下從内心得到的東西不深厚。現在上朝處理政事，接觸看見的衹是大臣的神采而已。君子、小人的情狀，被親近小臣、被疏遠大臣的才能品行，憑什麽瞭解呢？退朝所披閲的，衹是百官的奏章而已。各部門的規章制度，衆官作弊的情況，憑什麽看見？在宫中聽信的，衹是内臣的語言而已。百官的正確建議，老百姓的不滿議論，憑什麽聽聞？我擔心陛下藉助於外物不廣博。

希望遵守祖宗舊制，開設大小御前講席，每天兩次臨朝。大的御前講席及早朝，衹按舊儀進行。至於小的御前講席，一定要選擇端方博雅的大臣，輪番進講。凡是不明白的，就賜詳細詢問。凡是聖賢的經義，帝王的大道，以及人臣賢能與否，政事的得與失，民情的喜樂和憂愁，一定要研究明白而無疑慮，纔可以認真地施行而没有弊病。至於前朝的書籍，祖宗的典訓，百官的章奏，都應當儲藏在文華殿後，陛下退朝後閲覽。每天命令内閣一人、講官二人居住在前殿右厢，有疑惑就詢問，一定要徹底弄清楚纔作罷。如果一日之間，居文華殿的時間多，處乾清宫的時間少，那麽就清心寡欲，臨政不

清，臨政不惑，得於內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午朝則御文華門，大臣臺諫更番侍直。事已具疏者用揭帖，略節口奏，陛下詳問而裁決之。在外文武官來覲，俾條列地方事，口陳大要，付諸司評議。其陛辭赴任者，隨其職任而戒諭之。有大政則御文華殿，使大臣各盡其謀，勿相推避。不當則許言官駁正。其他具疏進者，召閣臣面議可否，然後批答。而於奏事、辭朝諸臣，必降詞色，詳詢博訪，務竭下情，使賢才常接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合天下之耳目以爲聰明，則資於外者博而致治之綱舉矣。

若如經筵、常朝祇循故事，凡百章奏皆付內臣調旨批答，臣恐積弊未革，後患滋深。且今積弊不可勝數。官鮮廉耻之風，士多浮競之習。教化凌夷，刑禁弛懈。俗侈而財滋乏，民困而盜日繁。列衛之城池不修，諸郡之倉庫鮮積。甲兵朽鈍，行伍空虛。將驕惰而不知兵，士疲弱而不習戰。一或有警，何以禦之？此臣所以朝夕憂思，至或廢寢忘食者也。

帝深嘉納。後果復午朝，召大臣面議政事，皆自守陳發之。尋以史事繁，乞解部務。章三上，乃以本官兼詹事府，專事史館。二年卒。謚文懿，贈禮部尚書。

弟守阯。子茂元、茂仁。守阯，字維立。成化初，鄉試第一，入國學。祭酒邢讓下獄，率六館生伏闕訟冤。十四年，進士及第，授編修。秩

感亂，從內心得到的正道深厚而治理國家的根本就樹立了。午朝便駕臨文華門，大臣臺諫輪番侍奉當值。事情已寫成奏疏的就使用揭帖，簡略概括口頭上奏，陛下詳細詢問并裁決它。在外地任職的文武官員來京朝拜，使他們條列地方的事務，口述大概情況，交付各部門評議。那些辭别朝廷到外地赴任的，根據他們的職務而給予告誡。有大的政務就駕臨文華殿，讓大臣各自盡獻他們的謀略，不要相互推諉迴避。不恰當的就允許諫官駁正。其他準備奏疏進獻的，召閣臣當面議論可否，然後批答。而對於奏事、辭朝的衆大臣，一定要態度温和言辭懇切，詳細詢問廣泛咨詢，務求盡知下情，使賢才常在眼前接觸，視聽不偏於左右近幸，會合天下的耳目使自己耳聰目明，則憑藉的外物就廣博而使國家得到治理的關鍵就抓住了。

如果御前講席、平常朝拜衹是依循舊例，一切章奏都交付內臣矯旨批答，臣擔心積弊没有革除，後患會更加深重。况且現在積弊不可勝數。官員少有廉耻的風氣，士人多有浮華競進的習俗。教化荒廢，刑禁鬆弛懈怠。風俗侈糜而財用更加缺乏，百姓窮困而盜賊日益繁多。各衛所的城池不修治，各郡的倉庫少有積儲。武器朽鈍，軍隊空虛。將領驕傲怠惰而不懂軍事，士兵疲憊懦弱而不熟習戰鬥。一旦有緊急事變，靠什麼來抵禦？這是臣朝夕憂思，甚至廢寢忘食的原因。

皇帝深爲贊許采納了他的建議。後來果然恢復午朝，召大臣當面議論政事，都是從楊守陳啓發而來。不久因史事繁多，請求解除吏部事務。三次上奏，纔獲許可以本官兼詹事府，專心從事史館事務。二年去世。謚號文懿，追贈禮部尚書。

弟楊守阯。兒子楊茂元、楊茂仁。楊守阯，字維立。成化初年，鄉試考取第一，進入國學。祭酒邢讓入獄，楊守阯率領六館國學生直接給皇帝上書訴訟冤枉。十四年，進士及第，授官編

滿，故事無還留都者。會從兄守隨爲李孜省所逐，欲并逐守阯，乃以爲南京侍讀。

弘治初，召修《憲宗實録》，直經筵，再遷侍講學士。給事中龐泮等以救知州劉遜悉下獄，吏部尚書屠滽奏遣他官攝之。守阯貽書，極詆滽失。十年，大計京官。守阯時掌院事，言："臣與掌詹事府學士王鏊，俱當聽部考察。但臣等各有屬員。進與吏部會考所屬，則坐堂上，退而聽考，又當候階下。我朝優假學士，慶成侍宴，班四品上，車駕臨雍，坐彝倫堂内，視三品，此故事也。今四品不與考察，則學士亦不應與。臣等職講讀撰述，稱否在聖鑒，有不待考察者。"詔可。學士不與考察，自守阯始。修《會典》，充副總裁。尋遷南京吏部右侍郎。嘗署兵部，陳時弊五事。改署國子監。考績入都，《會典》猶未成，仍留爲總裁。事竣，還左侍郎還任，進二秩。武宗立，引年乞休，不待報竟歸，詔加尚書致仕。劉瑾亂政，奪其加官。瑾敗乃復，久之卒。

守阯博極群書，師事兄守陳，學行相埒。其爲解元、學士、侍郎，皆與兄同。又對掌兩京翰林院，人尤艷稱之。守陳卒，守阯爲位哭奠者三年。

楊茂元 楊茂仁

茂元，字志仁。成化十一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出爲湖廣副使，改山東。弘治七年，河决張秋，詔都御史劉大夏治之，復遣中官李興、平江伯陳鋭繼往。興威虐，縶辱按察使。茂元攝司事，奏言："治河之役，官多而責不專。有司供億，日費百金。諸臣初祭河，天色陰

修。任期滿，舊例没有晋升留任京城的。恰逢堂兄楊守隨被李孜省所驅逐，想一并驅逐楊守阯，於是將他任命爲南京侍讀。

弘治初年，召修《憲宗實録》，當值御前講席，再次晋升任侍講學士。給事中龐泮等因營救知州劉遜全部入獄，吏部尚書屠滽奏請派其他官員代理。楊守阯寫信給屠滽，極力指責屠滽的過失。十年，考核京官。楊守阯當時掌管院事，說："臣與掌管詹事府的學士王鏊，都應當聽從吏部考察。但臣等各有屬員。進與吏部會同考察所屬官員，則坐在堂上；退而聽考，又當等候階下。我朝優待學士，讓他們陪侍慶成之宴，官階在四品以上，皇帝親臨辟雍，坐在彝倫堂内，比照三品官員，這是舊例。現在四品不在考察之列，那麽學士也不應在其中。臣等任職講讀撰述，好與不好在於陛下的鑒察，可以不等待官吏考察。"詔令同意。學士不參與考察，從楊守阯開始。修撰《會典》，充任副總裁。不久晋升南京吏部右侍郎。曾代理兵部，陳述時政的弊端五件事。改爲代理國子監。考核政績入京都，《會典》還没有完成，仍然留下擔任總裁。事情結束，晋升左侍郎還任，晋升二級。武宗即位，楊守阯以年老爲由請求退休，不等皇帝批答竟然回鄉，詔令加官尚書辭職。劉瑾亂政，奪去他的加官。劉瑾失敗纔恢復，很久後去世。

楊守阯博覽群書，向他的兄長楊守陳求學，學問品行相當。他成爲解元、學士、侍郎，都與兄長相同。又相對掌管南北兩京翰林院，人們尤其羡慕稱贊他們。楊守陳去世，楊守阯設靈位哭奠三年。

楊茂元，字志仁。成化十一年進士。授官刑部主事。歷任郎中，出任湖廣副使，改調山東。弘治七年，黄河在張秋决口，詔令都御史劉大夏治理，又派遣中官李興、平江伯陳鋭繼續前往。李興威猛暴虐，拘捕侮辱按察使。楊茂元代理司事，上奏說："治理黄河的工程，官員多而責任不專屬。有關部門的供應，每天花費百金。大臣們開始祭黄河，天色陰晦，絹帛不能燃燒。焚燒

晦，帛不能燃。所焚之餘，宛然人面，具耳目口鼻，觀者駭異。鬼神示怪，夫豈偶然？乞召還興、銳等，專委大夏，功必可成。且水者陰象，今后戚家威權太盛，假名姓肆貪暴者，不可勝數，請加禁防，以消變異。畫工、藝士，宜悉放遣。山東既有内臣鎮守，復令李全鎮臨清，宜撤還。”疏入，下山東撫、按勘，奏言：“焚帛之異誠有之，所奏供億，多過其實。”於是興、銳連章劾茂元妄，詔遣錦衣百户胡節逮之。父老遮道訴節，乞還楊副使。及陛見，茂元長跪不伏，帝怒，置之詔獄。節遍叩中官，備言父老訴冤狀，中官多感動。會言者交論救，部擬贖杖還職，特謫長沙同知。謝病歸。久之，起安慶知府，遷廣西左參政。正德四年，劉瑾遣御史孫迪校勘錢穀，索賄不予。瑾又惡茂元從父守隨，遂勒致仕。瑾誅，起官江西，尋遷雲南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改莅南京都察院，終刑部右侍郎。

所留下的，像人臉一樣，有耳目口鼻，觀看的人驚駭詫異。鬼神顯示怪異，哪裏是偶然呢？請求召還李興、陳銳等人，專任劉大夏，一定可成功。并且水是陰象，現在皇后外戚家威權太盛，假藉其名姓肆意貪婪凶暴的人，不可盡數，請求加以禁防，以消除變異。畫工、藝士，應全部放回。山東已有内臣鎮守，又命令李全鎮守臨清，應撤還。”奏疏呈入，皇帝下發山東巡撫、巡按查勘，上奏説：“焚帛的怪異現象確實有，所奏供應情況多超過實際。”於是李興、陳銳接連上奏章彈劾楊茂元妄説，詔令派錦衣百户胡節逮捕他。父老遮攔道路向胡節訴説，請求放回楊副使。到殿陛朝見，楊茂元長跪不拜伏，皇帝惱怒，將他投入欽犯監獄。胡節遍叩中官，詳細地説父老訴冤的情況，中官大多感動。恰逢諫官紛紛上奏營救，刑部擬判贖罪杖責返還官職，特貶謫爲長沙同知。以病爲由辭職回鄉。很久之後，起用任安慶知府，晋升廣西左參政。正德四年，劉瑾派御史孫迪查驗錢財穀物，求索財物，楊茂元不給予。劉瑾又怨恨楊茂元的叔父楊守隨，於是勒令楊茂元辭職。劉瑾被誅殺，楊茂元被起用，任職江西，不久晋升雲南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之職巡撫貴州，改調到南京都察院，終官刑部右侍郎。

茂仁，字志道，成化末進士。歷刑部郎中。遼東鎮守中官梁玘被劾，偕給事中往按，盡發其罪。終四川按察使。

楊茂仁，字志道，成化末年進士。歷任刑部郎中。遼東鎮守中官梁玘被彈劾，楊茂仁偕同給事中前往查核，全部揭發了他的罪行。官終四川按察使。

張元禎

張元禎，字廷祥，南昌人。五歲能詩，寧靖王召見，命名元徵。巡撫韓雍器之曰“人瑞也”，乃易元禎。舉天順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

張元禎，字廷祥，南昌人。五歲能作詩，寧靖王召見，命名元徵。巡撫韓雍器重他説“人瑞啊”，於是改名元禎。考中天順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官編修。

憲宗嗣位，疏請行三年喪，不省。其年五月，疏陳三事：“一，勤講學。願不廢寒暑，所講必切於修德爲治之實，不必以亂亡忌諱爲諱。講退，更凝神静味，驗之於身心政化。

憲宗繼位，張元禎上疏請求服三年喪，不省察。這年五月，張元禎上疏陳述三件事：“一，勤講學。希望寒暑不廢，所講習内容必須切合培養道德治理國家的實際，不必迴避亂政亡國觸犯禁忌。講學退下，更要凝神安静回味，以身心政

講官，令大臣公舉剛明正大之人，不拘官職大小。一，公聽政。請日御文華殿，午前進講，午後聽政。天下章奏，命諸臣詳議面陳可否，陛下親臨决其是非。暇則召五品以下官，隨意問以時事得失利病，令下情得以畢達。一，廣用賢。請命給事中、御史，各陳兩京堂上官賢否。如有不盡，亦許在京五品官指陳之，以爲進退。又令共薦有德望者，以代所去之位，則大臣皆得其人。於是命之各言其所屬及方面郡縣官之賢否，付内閣、吏部升黜之。中外群臣，有剛正敢言者，舉爲臺諫，不必論其言貌、官職、出身。但不宜委之堂上官，恐憚其剛方，而薦柔媚者以充數，所舉之人感其推薦，不敢直斥其非。是以古者大臣不舉臺諫。”疏入，以言多窒礙難行，寢之。預修《英宗實録》，與執政議不合，引疾家居，講求性命之學。閲二十年，中外交薦，皆不赴。

治教化來驗證。講官，命令大臣公開推舉剛直嚴明端正的人充當，不拘泥於官職大小。二，公聽政。請求每日駕臨文華殿，午前進日講，午後處理政務。天下的章奏，命令大臣們詳細審議當面陳述可否，陛下親臨決斷是非。有空就召五品以下官員，隨意以時事得失利弊詢問他們，使下情得以完全上達。三，廣用賢。請求命令給事中、御史，各自陳述兩京朝堂上的官員是否賢能。如有不稱職的，也允許在京五品官指陳，以此作爲升降官吏的依據。又命令共同舉薦有德行聲望的人，以代替辭去官員的官位，那麼大臣都得到恰當的人。於是命令他們各自評論他們的部屬以及地方郡縣官員是否賢能，交付内閣、吏部晋升罷黜。朝廷内外群臣，有剛强正直敢言的，舉薦爲臺諫，不必考慮他的言語容貌、官職、出身。衹是不應交托給堂上官舉薦，恐怕忌憚被舉薦的人剛直方正，而舉薦柔媚的人充數，所舉薦的人感激他的推薦，不敢直接斥責他的不是。所以古代大臣不舉薦臺諫。”奏疏呈入，因建議大多窒礙難以施行，被擱置。參預修纂《英宗實録》，與執政議事不合，稱病辭職在家閑居，研究性命之學。經過二十年，朝廷内外紛紛舉薦，都不赴任。

弘治初，召修《憲宗實録》，進左贊善。上言：“人君不以行王道爲心，非大有爲之主也。陛下毓德青宫，已負大有爲之望。邇者頗崇異端，褻近習，以蠱此心；殖貨利，耽玩好，以荒此心；開倖門，塞言路，以昧此心，則不能大有爲矣。願定聖志，一聖學，廣聖智。”疏反覆累萬言，帝頗納之。《實録》成，遷南京侍講學士，以養母歸。久之，召爲《會典》副總裁。至則進學士，充經筵日講官，帝甚傾向。元禎體清癯，長不逾中人，帝特設低几聽之。數月，以母憂去。服闋，遷南京太常卿。已，修《通鑑纂要》，復召爲副總裁。以故官兼學士，改掌詹事府。

弘治初年，徵召修纂《憲宗實録》，晋升左贊善。上疏説：“人君不以施行王道爲本心，便不是大有作爲的君主。陛下在東宫修養德性，已身負大有作爲的聲望。近來却很推崇異端，寵幸身邊親信的人，以蠱惑聖心；聚斂財物，耽樂於玩好，以荒廢聖心；開啓寵幸之門，堵塞言路，以蒙昧聖心，就不能大有作爲了。希望堅定聖王心志，專一聖學，擴大聖智。”奏疏反復述説累計萬言，皇帝采納很多。《實録》完成，晋升南京侍講學士，因奉養母親而辭官回鄉。很久，召任《會典》副總裁。到任後就晋升學士，充任御前講習日講官，皇帝很信賴他。張元禎體貌清癯，身高不超過中等人，皇帝特意設置低矮的几案以聽他講經。幾個月後，因母喪辭官。守喪期滿除服，晋升南京太常卿。隨後，修纂《通鑑纂要》，又徵召他爲副總裁。以原來的官職兼學士，

帝晚年德益進。元禎因請講筵增講《太極圖》、《通書》、《西銘》諸書。帝亟取觀之，喜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欲大用之，未幾晏駕。

武宗立，擢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入東閣，專典誥敕。元禎素有盛譽。林居久，晚乃復出。館閣諸人悉後輩，見元禎言論意態，以爲迂闊，多姍笑之。又名位相軋，遂騰謗議，言官交章劾元禎。元禎七疏乞休，劉健力保持之。健去，元禎亦卒。天啓初，追謚文裕。

陳音

陳音，字師召，莆田人。天順末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六年三月，以災異陳時政，言："講學莫先於好問。陛下雖間御經筵，然勢分嚴絶，上有疑未嘗問，下有見不敢陳。願引儒臣賜坐便殿，從容咨論，仰發聖聰。異端者，正道之反，法王、佛子、真人，宜一切罷遣。"章下禮部。越數日，又奏："國家養士百年，求其可用，不可多得。如致仕尚書李秉，在籍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新會舉人陳獻章皆當世人望，宜召還秉等，而置獻章臺諫。言官多緘默，願召還判官王徽、評事章懋等，以開言路。"忤旨切責。

司禮太監黄賜母死，廷臣皆往吊，翰林不往。侍講徐瓊謀於衆，音大怒曰："天子侍從臣，相率拜内豎之室，若清議何！"瓊愧沮。秩滿，進侍講。汪直黨韋瑛夜帥邏卒入兵部郎中楊士偉家，縛士偉，考掠及其妻子。音與比鄰，乘墉大呼曰："爾擅辱朝臣，不畏國法耶！"其人曰："爾何人，不畏西廠！"音厲聲曰："我翰林陳音也。"久之，遷南京太常少卿。

改掌管詹事府。皇帝晚年德更加進步。於是張元禎請求御前講席增講《太極圖》、《通書》、《西銘》等書。皇帝急忙取來觀看，高興地説："上天降生這個人，來開導朕啊。"想重用他，但不久皇帝駕崩。

武宗即位，張元禎提升爲吏部左侍郎兼學士進入東閣，專門掌管誥令。張元禎向來有盛譽。居於山林很久，晚年纔復出。館閣諸人都是後輩，見張元禎言論意態，認爲迂闊，大多嘲笑他。再加上因名位相互傾軋，於是謗議興起，諫官紛紛上奏章彈劾他。張元禎七次上疏請求退休，劉健極力保護支持他。劉健離職，張元禎也去世。天啓初年，追謚文裕。

陳音，字師召，莆田人。天順末年中進士，改庶吉士，授官編修。成化六年三月，因災害怪異陳述時政，説："講學没有什麽比好問爲先。陛下雖然偶爾駕臨講席，然而地位懸殊，上有疑問不曾詢問，下有見解不敢陳述。希望能請儒臣賜坐於便殿，從容咨詢討論，以啓發聖聰。異端，是正道的反面，法王、佛子、真人，應全部罷除遣返。"奏章下發吏部。過了幾天，又上奏："國家養士百年，希求他可以使用，不可多得。如辭職的尚書李秉，在籍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新會舉人陳獻章都是當世爲衆人所推重的人，應召還李秉等人，而任命陳獻章爲臺諫。諫官大多閉口不言，希望召還判官王徽、評事章懋等，以開進言的路。"陳音違反聖旨遭受嚴厲斥責。

司禮太監黄賜的母親死，廷臣都去吊唁，翰林不去。侍講徐瓊同衆人商量，陳音大怒説："天子的侍從大臣，紛紛去拜謁内豎的家室，社會輿論又將怎樣呢！"徐瓊慚愧沮喪。任期滿，晋升侍講。汪直同黨韋瑛夜裏率領巡邏兵進入兵部郎中楊士偉家，捆綁楊士偉，拷打他的妻子兒女。陳音與楊士偉是鄰居，爬到高墻上大聲説："你們擅自侮辱朝廷大臣，不畏懼國法嗎！"那些人説："你是何人，不怕西廠！"陳音厲聲説："我是翰林陳音。"過了一段時間，晋升南京太常

劉吉父喪起復，音貽書勸其固辭，吉不悦。後吏部擬用音，吉輒阻之曰"腐儒"，以故十年不得調。嘗與守備中官爭事，爲所劾，事卒得直。弘治五年，吉罷，始進本寺卿。越二年卒。

音負經術，士多游其門者。然性健忘，世故瑣屑事皆不解。世多以不慧事附之以爲笑，然不盡實也。

少卿。劉吉服父喪期滿被重新起用，陳音送書信勸他堅決推辭，劉吉不高興。後來吏部打算任用陳音，劉吉就阻止說"他是迂腐的儒生"，所以陳音十年不能調任。曾與守備中官爭辯事情，被他彈劾，事情終究得到公正處理。弘治五年，劉吉罷官，陳音纔晋升太常寺卿。過了二年去世。

陳音抱持經術，士人多在他門下求學。然而生性健忘，細小的事情都不能解答。世人多將不聰慧的事附會在他身上以作爲笑料，然而不完全屬實。

傅瀚

傅瀚，字曰川，新喻人。天順八年進士。選庶吉士，除檢討。嗜學强記，善詩文。再遷左諭德，直講東宫。孝宗嗣位，擢太常少卿兼侍讀，歷禮部左、右侍郎。尋命兼學士入東閣，專典誥敕，兼掌詹事府事。

弘治十三年，代徐瓊爲禮部尚書。保定獻白鵲，疏斥之。陝西巡撫熊翀以鄠縣民所得玉璽來獻，以爲秦璽復出也。瀚率同列言："秦璽完毁，具載簡册。今所進璽，形色、篆紐皆不類，蓋後人仿爲之。且帝王受命在德不在璽，太祖製六璽，列聖相承，百三十餘載，天休滋至，受命之符不在秦璽明矣。請姑藏内府。"帝是其言，薄賞得璽者。

京師星變、地震、雨雹，四方多變異。瀚條上軍民所不便者，請躬行節儉以先天下。光禄寺逋行户物價至四萬餘兩。瀚言由供億之濫，願敦儉素，俾冗費不生。所條奏，率傅正議。十五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文穆。

傅瀚，字曰川，新喻人。天順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官檢討。好學强記，善作詩文。兩次晋升至左諭德，值講東宫。孝宗繼位，提升任太常少卿兼侍讀，歷任禮部左、右侍郎。不久任命兼學士進入東閣，專門掌管誥令，兼掌詹事府事務。

弘治十三年，代替徐瓊擔任禮部尚書。保定進獻白喜鵲，傅瀚上疏斥退它。陝西巡撫熊翀將鄠縣百姓所得的玉璽送來進獻，認爲它是秦璽復出。傅瀚率領同僚説："秦璽完好或被毁，簡册上有詳細的記載。現在所進獻的璽，形狀顔色、篆紐都不相同，大概是後人仿製的。并且帝王受天命在於德不在於璽，太祖製造六個璽，各位聖君相承續，一百三十餘年，天賜福祐愈益降至，受命的符信不在秦璽就清楚了。請暫且收藏在内府。"皇帝認爲他説得對，薄賞得璽的人。

京師星象變異、地震、下冰雹，四方多災變怪異。傅瀚條列上奏對軍民不利的事，請求皇帝躬行節儉爲天下作表率。光禄寺拖欠商户貨款達到四萬餘兩。傅瀚説這是由於供應過濫，希望敦促節儉，使冗費不産生。所條列上奏的，都符合正議。十五年去世，追贈太子太保，謚號文穆。

張昇

張昇，字啓昭，南城人。成化五年進士第一。授修撰，歷諭德。弘治改元，遷庶子。

大學士劉吉當國，昇因天變，疏

張昇，字啓昭，南城人。成化五年考中進士獲第一名。授官編修，歷任諭德。弘治元年，晋升庶子。

大學士劉吉當權，張昇因天變，上疏説：

言："陛下即位，言者率以萬安、劉吉、尹直爲言，安、直被斥，吉獨存。吉乃傾身阿佞，取悦言官，昏暮款門，祈免糾劾，許以超遷。由是諫官緘口，奸計始遂。貴戚萬喜依憑官壼，凶焰熾張，吉與締姻。及喜下獄，猶爲營救。父存則異居各爨，父殁則奪情起官。談笑對客，無復戚容。盛納艷姬，恣爲淫黷。"且歷數其納賄、縱子等十罪。吉憤甚，風科道劾昇誣詆，調南京工部員外郎。吉罷，復故官，歷禮部左、右侍郎。十五年代傅瀚爲尚書。

孝宗崩，真人陳應循、西番灌頂大國師那卜堅參等以祓除，率其徒入乾清宫，昇請置之法。詔奪真人、國師、高士等三十餘人名號，逐之。昇在部五年，遇災異，輒進直言。亦數爲言者所攻，然自守謹飭。

武宗嬉游怠政，給事中胡煜、楊一渶、張襘皆以爲言，章下禮部。昇因上疏，請親賢遠佞，克謹天戒。帝是之而不能用，昇遂連疏乞休，不允。正德二年，秦府鎮國將軍誠澂請襲封保安王，昇執不可。忤劉瑾，謝病。詔加太子太保，乘傳歸，月米、歲夫如制。卒於家。

"陛下即位，諫官大都上奏彈劾萬安、劉吉、尹直，萬安、尹直被斥退，劉吉獨存。劉吉於是傾身阿諛，討好諫官，晚上叩門，祈求免於彈劾，以破格提拔相許諾。因此諫官閉口，奸計得逞。貴戚萬喜依憑深宫，凶横氣焰囂張，劉吉同他聯姻。到萬喜入獄，還營救他。劉吉父親活着時分家居住各自生活，父親死後喪期没有滿就奪情起用爲官。談笑着接待客人，不再有悲傷的神態。大量收納艷麗的女子，縱情淫樂。"并且歷數他收納財賄、縱容兒子等十罪。劉吉很憤怒，暗示科道彈劾張昇誣告詆毁，將他調任南京工部員外郎。劉吉罷官，張昇又恢復原職，歷任禮部左、右侍郎。十五年代替傅瀚擔任尚書。

孝宗駕崩，真人陳應循、西番灌頂大國師那卜堅參等因祓除之祭，率領他們的徒屬進入乾清宫，張昇請求用法律懲治他們。皇帝詔令奪去真人、國師、高士等三十餘人名號，并驅逐他們。張昇在禮部五年，遇到災異，就進奏直言。也多次被諫官攻擊，然而自己操守嚴謹。

武宗嬉游怠惰政事，給事中胡煜、楊一渶、張襘都因此進諫，奏章下發禮部。張昇因此上疏，請求親賢臣遠奸佞，能謹守天戒。皇帝認爲説得對却不能采用，張昇於是接連上疏請求退休，皇帝不允許。正德二年，秦府鎮國將軍朱誠澂請求襲封保安王，張昇堅持不同意。觸怒劉瑾，張昇以病爲由辭職。詔令加官太子太保，乘驛車回鄉，按舊制供給月米、歲夫。死於家中。

吴寬

吴寬，字原博，長洲人。以文行有聲諸生間。成化八年，會試、廷試皆第一，授修撰。侍孝宗東宫，秩滿進右諭德。孝宗即位，以舊學遷左庶子，預修《憲宗實録》，進少詹事兼侍讀學士。

弘治八年，擢吏部右侍郎。丁繼母憂，吏部員缺，命虚位待之。服滿還任，轉左，改掌詹事府，入東閣，專典誥敕，仍侍武宗東宫。宦豎多不欲太子近儒臣，數移事間講讀。寬率

吴寬，字原博，長洲人。因文章德行在諸生間有名望。成化八年，會試、廷試都得第一名，授官修撰。在東宫侍奉孝宗，任期滿後晋升右諭德。孝宗即位，因舊學晋升左庶子，參預修纂《憲宗實録》，晋升少詹事兼侍讀學士。

弘治八年，提升任吏部右侍郎。爲繼母守喪在家，吏部缺員，皇帝命令空着官位等待他。服喪期滿還任，轉任左侍郎，改爲掌管詹事府，進入東閣，專門掌管誥令，仍然侍奉武宗於東宫。宦官大多不想讓太子接近儒臣，多次以别的事打

其僚上疏曰："東宫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年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是進講之時少，輟講之日多，豈容復以他事妨誦讀？古人八歲就傅，即居宿於外，欲離近習，親正人耳。庶民且然，矧太子天下本哉?"帝嘉納之。

斷講讀。吴寬率領同僚上疏説："東宫講學，寒暑風雨便停止，朔望節令便停止，一年不過幾個月，一月不過幾天，一天不過幾刻。這樣是進講的時間少，停講的時間多，哪裏容許再以其他事妨礙誦讀？古人八歲從師學習，就居宿於外，是想離開親近寵幸的人，親近正直之人而已。老百姓尚且如此，何况太子是天下的根本呢?"皇帝贊許采納。

十六年，進禮部尚書，餘如故。先是，孝莊錢太后崩，廷議孝肅周太后萬歲後，并葬裕陵，祔睿廟，禮皆如適。至是，孝肅崩，將祔廟，帝終以并祔爲疑，下禮官集議。寬言《魯頌·閟宫》、《春秋》考仲子之宫皆別廟，漢、唐亦然。會大臣亦多主別廟，帝乃從之。時詞臣望重者，寬爲最，謝遷次之。遷既入閣，嘗爲劉健言，欲引寬共政，健固不從。他日又曰："吴公科第、年齒、聞望皆先於遷，遷實自愧，豈有私於吴公耶。"及遷引退，舉寬自代，亦不果用。中外皆爲之惜，而寬甚安之，曰："吾初望不及此也。"年七十，數引疾，輒慰留，竟卒於官。贈太子太保，謚文定。授長子奭中書舍人，補次子奐國子生，異數也。

十六年，晋升禮部尚書，其餘職務照舊。在此之前，孝莊錢太后死，朝廷討論孝肅周太后死後，合葬在裕陵，陪祭於睿廟，禮數都按正宫辦理。至此，孝肅死，將祔祭於廟，皇帝終究對一起祔祭有疑慮，下交給禮官集體討論。吴寬説《魯頌·閟宫》、《春秋》考仲子之宫都另立廟，漢、唐也是這樣。恰逢大臣也大多主張另立廟，皇帝於是依從。當時文學侍從之臣有威望的，以吴寬爲最高，謝遷其次。謝遷已入内閣，曾對劉健説，想援引吴寬共同處理政務，劉健堅決不從。另一天又説："吴公科第、年齡、聲望都比我好，我實在自感慚愧，哪裏是偏護吴公啊。"等到謝遷引退，舉薦吴寬代替自己，也最終不被任用。朝廷内外都爲他惋惜，而吴寬很安樂，説："我原來的希望還没達到現在的職位。"年齡七十歲，多次稱病辭職，皇帝就慰留，最終死在官任上。朝廷贈官太子太保，謚號文定。授予長子吴奭任官中書舍人，補次子吴奐任國子生，是特殊的禮遇。

寬行履高潔，不爲激矯，而自守以正。於書無不讀，詩文有典則，兼工書法。有田數頃，嘗以周親故之貧者。友人賀恩疾，遷至邸，旦夕視之。恩死，爲衣素一月。

吴寬行爲高潔，不被激烈的世風矯枉，而以正道自守。對書没有不讀的，詩文有法則，并且工於書法。有田幾頃，曾用來周濟貧窮的親戚故舊。友人賀恩生病，遷居到他的宅邸，吴寬早晚探視。賀恩死，爲他穿白衣服喪一個月。

傅珪

傅珪，字邦瑞，清苑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弘治中，授編修，尋兼司經局校書。與修《大明會典》成，遷左中允。武宗立，以東宫恩，進左諭德，充講官，纂修《孝宗實録》。時詞臣不附劉瑾，瑾惡之。

傅珪，字邦瑞，清苑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弘治年間，授官編修，不久兼任司經局校書。參與修纂《大明會典》完成，晋升左中允。武宗即位，因在東宫時的恩德，晋升左諭德，充任講官，纂修《孝宗實録》。當時文學侍從之臣不附會劉瑾，劉瑾嫉恨他們。説《會

謂《會典》成於劉健等，多所縻費，鐫與修者官，降珪修撰。俄以《實録》成，進左中允，再遷翰林學士，歷吏部左、右侍郎。

正德六年，代費宏爲禮部尚書。禮部事視他部爲簡，自珪數有執争，章奏遂多。帝好佛，自稱大慶法王。番僧乞田百頃爲法王下院，中旨下部，稱大慶法王與聖旨并。珪佯不知，執奏："孰爲大慶法王，敢與至尊并書，大不敬。"詔勿問，田亦竟止。

珪居閒類木訥者。及當大事，毅然執持，人不能奪，卒以此忤權倖去。教坊司臧賢請易牙牌，製如朝士，又請改鑄方印，珪格不行。賢日夜騰謗於諸閹間，冀去珪。流寇擾河南，太監陸闇謀督師，下廷議，莫敢先發。珪厲聲曰："師老民疲，賊日熾，以冒功者多，僨事者漏罰，失將士心。先所遣已無功，可復遣耶？今賊横行郊圻肘腋間，民囂然思亂，禍旦夕及宗社。吾儕死不償責，諸公安得首鼠兩端？"由是議罷。疏上，竟遣闇，而中官皆憾珪。御史張羽奏雲南災。珪因極言四方災變可畏。八年五月，復奏四月災，因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災變六十九事。今自去秋來，地震天鳴，雹降星殞，龍虎出見，地裂山崩，凡四十有二，而水旱不與焉，災未有若是甚者。"極陳時弊十事，語多斥權倖，權倖益深嫉之。會户部尚書孫交亦以守正見忤，遂矯旨令二人致仕。兩京言官交章請留，不聽。

珪歸三年，御史盧雍稱珪在位有古大臣風，家無儲蓄，日給爲累，乞

典》成於劉健等人，糜費很多，降參與修纂者的官，傅珪降爲修撰。不久因《孝宗實録》修成，晋升左中允，再次晋升至翰林學士，歷任吏部左、右侍郎。

正德六年，代替費宏擔任禮部尚書。禮部事務比其他部簡單，從傅珪幾次執意諫諍，章奏於是增多。皇帝喜好佛，自稱大慶法王。番僧請求田産一百頃作爲法王下院，宫中直接下旨到禮部，稱大慶法王與聖旨并書。傅珪假裝不知道，持奏説："哪一個是大慶法王，膽敢與至尊并書，大不敬。"皇帝詔令不追究，求田的事也最終罷止。

傅珪平時像木訥的人。到面對大事，毅然堅持，别人不能奪其志，最終因此觸怒權奸幸臣而離職。教坊司臧賢請求更换牙牌，依照古代朝士所用牙牌的形制製作，又請求改鑄方印，傅珪阻止不施行。臧賢就日夜在宦官中毁謗他，希望使他辭職。流寇騷擾河南，太監陸闇謀求督師，下發朝廷討論，没有人敢先發言。傅珪厲聲説："軍隊士氣衰退人民疲勞，賊寇一天天猖獗，因爲冒請功勞的多，敗事的人逃脱懲罰，失去將士的心。原來所派的宦官已没有成效，還能再派嗎？現在賊寇在京城附近横行，百姓騷動不安打算造反，禍患很快就要殃及國家。我們這些人死了也不能抵償罪責，諸公怎麽能遲疑不決呢？"於是討論罷除。章疏上奏，皇帝竟然委派陸闇，而宦官都恨傅珪。御史張羽上奏雲南受災，傅珪於是極力論説四方災變可畏。八年五月，又上報四月受災，於是説："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記載災變六十九件事。現在從去年秋天以來，地震天鳴，冰雹降落星宿隕墜，龍虎出現，地裂山崩，共四十二件事，而水災旱災没有計算在内，災害没有比現在更厲害的了。"極力陳述當時弊政十件事，話語多斥責權奸幸臣，權奸幸臣更加痛恨他。恰逢户部尚書孫交也因正直觸怒權奸幸臣，權奸幸臣於是假傳聖旨令二人辭職。兩京諫官紛紛上章請求讓他們留任。皇帝不從。

傅珪回鄉三年，御史盧雍稱贊傅珪在位有古代大臣風範，家無積蓄，每天的供給都很困難，

頒月廩、歲隸，以示優禮。又謂珪剛直忠讜，當起用。吏部請如雍言，不報。而珪適卒，年五十七。遺命毋請恤典。撫、按以爲言，詔廕其子中書舍人。嘉靖元年，録先朝守正大臣，追贈太子少保，謚文毅。

請求頒發月廩、歲隸，以體現優禮。又説傅珪剛直忠良，應當起用。吏部請求按盧雍的建議辦理，皇帝不批答。而傅珪正在此時去世，時年五十七歲。遺命不要請求撫恤儀禮。巡撫、巡按因此進言，詔令特封蔭他的兒子爲中書舍人。嘉靖元年，收録先朝守正大臣，追贈太子少保，謚號文毅。

劉春

劉春，字仁仲，巴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及第。授編修，屢遷翰林學士。正德六年，擢吏部右侍郎，進左。八年，代傅珪爲禮部尚書。淮王祐棨、鄭王祐橣皆由旁支襲封，而祐棨稱其本生爲考，祐橣并欲追封入廟。交城王秉杋由鎮國將軍嗣爵，而進其妹爲縣主。春皆據禮駁之，遂著爲例。

劉春，字仁仲，巴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及第。授官編修，多次晋升任翰林學士。正德六年，提升爲吏部右侍郎，進升左侍郎。八年，代替傅珪擔任禮部尚書。淮王朱祐棨、鄭王朱祐橣都是由旁支襲封王位，而朱祐棨稱他的生父爲考，朱祐橣并且想追封入廟。交城王朱秉杋由鎮國將軍繼承王位，而晋升他的妹妹爲縣主。劉春都依據禮法予以駁斥，於是著録作爲定例。

帝崇信西僧，常襲其衣服，演法内廠。有綽吉我些兒者，出入豹房，封大德法王，遣其徒二人還烏思藏，請給國師誥命如大乘法王例，歲時入貢，且得齎茶以行，春持不可。帝命再議，春執奏曰："烏思藏遠在西方，性極頑獷。雖設四王撫化，其來貢必有節制，使不爲邊患。若許其齎茶，給之誥敕，萬一假上旨以誘羌人，妄有請乞，不從失異俗心，從之則滋害。"奏上，罷齎茶，卒與誥命。春又奏："西番俗信佛教，故祖宗承前代舊，設立烏思藏諸司，及陝西洮、岷，四川松潘諸寺，令化導番人，許之朝貢。貢期、人數皆有定制。比緣諸番僻遠，莫辨真僞。中國逃亡罪人，習其語言，竄身在内，又多創寺請額。番貢日增，宴賞繁費。乞嚴其期限，酌定人數，每寺給勘合十道，緣邊兵備存勘合底簿，比對相同，方許起送。并禁自後不得濫營寺宇。"報可。廣東布政使羅榮等入覲，各言

皇帝崇信西方僧人，常常穿僧人的衣服，演法於内廠。有個叫綽吉我些兒的，出入豹房，封大德法王，派他的兩個徒弟回烏思藏，請求按大乘法王舊例發給國師誥命，每年按時入貢，并且能携茶而行，劉春堅持認爲不可。皇帝命令重新討論，劉春持奏説："烏思藏遠在西方，其國人性情極刁頑凶狠。雖設四王撫慰教化，他們來貢一定應有節制，使其不成爲邊患。如果允許他們携茶，給他們誥令，萬一他們藉皇上旨意誘惑羌人，妄有請求，不依從就會失去異族人心，依從他們就會滋生禍患。"奏書獻上，皇帝罷止携茶，最終給他們誥命。劉春又上奏："西番風俗信佛教，所以祖宗承前代舊例，設立烏思藏諸司，以及陝西洮、岷，四川松潘等寺，使它們教化開導番人，允許他們朝貢。貢期、人數都有定制。近來由於諸番偏僻遥遠，不能分辨真僞。中國逃亡的罪人，學會他們的語言，逃竄在内，又多創建寺廟請求配額。番貢一天天增加，宴請賞賜花費繁多。請求限定其期限，酌情確定人數，每寺給予勘合憑證十道，沿邊守備軍隊保存勘合底簿，比合對照相同，纔允許起送。并下禁令自今以後不得濫建寺廟。"皇帝批答同意。廣東布政

鎮守内臣入貢之害。春列上累朝停革貢獻詔旨，且言四方水旱盗賊，軍民困苦狀，乞罷諸鎮守臣。不納。

使羅榮等入朝朝拜，各自陳説鎮守内臣入貢的害處。劉春羅列上奏各朝停止革除貢獻的詔旨，并且説四方水旱盗賊，軍民困苦的情况，請求罷除諸鎮守臣。皇帝不采納。

春掌禮三年，慎守彝典。宗藩請封、請婚及文武大臣祭葬、贈謚，多所裁正。遭憂，服闋起南京吏部尚書。尋以禮部尚書專典誥敕，掌詹事府事。十六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文簡。

劉春掌禮三年，慎守常法。宗室藩王請求封賞、請婚禮以及文武大臣祭葬、贈謚，多由他裁定。遭逢親喪，喪期結束後起用南京吏部尚書。不久任禮部尚書專門掌管誥命，掌管詹事府事務。十六年去世。追贈太子太保，謚號文簡。

劉氏世以科第顯。春父規，御史。弟台，雲南參政。子彭年，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彭年子起宗，遼東苑馬寺卿。起宗子世賞，廣東左布政使。台子鶴年，雲南布政使，以清譽聞。鶴年孫世曾，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有征緬功。皆由進士。

劉氏世代因科第顯赫。劉春父劉規，官任御史。弟劉台，任雲南參政。兒子劉彭年，官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劉彭年的兒子劉起宗，任遼東苑馬寺卿。劉起宗的兒子劉世賞，任廣東左布政使。劉台的兒子劉鶴年，任雲南布政使，以美好的聲譽聞名。劉鶴年的孫子劉世曾，任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有征緬功勞。都由進士得官。

吴儼

吴儼，字克温，宜興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侍講學士，掌南京翰林院。正德初，召修《孝宗實録》，直講筵。劉瑾竊柄，聞儼家多貲，遣人啖以美官。儼峻拒之，瑾怒。會大計群吏，中旨罷儼官。瑾誅，復職，歷禮部左、右侍郎，拜南京禮部尚書。

吴儼，字克温，宜興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官編修，歷任侍講學士，掌管南京翰林院。正德初年，徵召修纂《孝宗實録》，值講筵。劉瑾竊取權柄，聽説吴儼家多財産，派人以美官引誘他。吴儼嚴厲地拒絶了他，劉瑾惱怒。恰逢考績群吏，宫中直接下旨罷免吴儼。劉瑾被誅殺，吴儼復職，歷任禮部左、右侍郎，授官南京禮部尚書。

十二年，武宗北巡，儼抗疏切諫。明年復偕諸大臣上疏曰："臣等初聞駕幸昌平，曾具疏極論，不蒙采納。既聞出居庸，幸宣、大，宰輔不及知，群臣不及從，三軍之士不及衛，京師内外人心動摇。徐、淮以南，荒饉千里，去冬雨雪爲災，民無衣食，安保其不爲盗？所禦之寇尚遠隔陰山，而不虞之禍或猝起於肘腋，臣所大懼也。"不報。

十二年，武宗到北方巡游，吴儼直接上疏懇切勸諫。第二年又偕同諸大臣上疏説："臣等原來聽説陛下駕臨昌平，曾上疏極力論諫，不蒙采納。不久聽説陛下出居庸關，到宣、大，宰輔來不及知道，群臣來不及跟隨，三軍之士來不及護衛，京城内外人心動摇。徐、淮以南，饑荒千里，去年冬天降雪爲災，百姓没有衣食，怎能保證他們不成爲賊盗？所抵禦的賊寇還遠隔陰山，而没有想到的災禍或許就會突然興起在眼前，這是臣非常害怕的。"皇帝没有批答。

十四年，卒官。贈太子少保，謚文肅。

十四年，死在任上。追贈太子少保，謚號文肅。

顧清

顧清，字士廉，松江華亭人。弘治五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與同年生毛澄、羅欽順、汪俊，相砥以名節。進侍讀。

顧清，字士廉，松江華亭人。弘治五年考取鄉試第一名。第二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官編修。與同年考中的毛澄、羅欽順、汪俊，以名節相互砥礪。晋升侍讀。

正德初，劉瑾竊柄，清邑子張文冕爲謀主，附者立尊顯。清絶不與通，瑾銜之。四年，摘《會典》小誤，挫諸翰林，清降編修。又以諸翰林未諳政事，調外任及兩京部屬，清得南京兵部員外郎。會父憂，不赴。瑾誅，還侍讀，擢侍讀學士掌院事。尋遷少詹事，充經筵日講官，進禮部右侍郎。時澄已爲尚書，清協恭守職，前後請建儲宫，罷巡幸，疏凡十數上。世宗嗣位，爲御史李獻所劾，罷歸。

正德初年，劉瑾竊取大權，顧清同鄉張文冕作劉瑾主謀，依附者立即尊顯。顧清斷絶和他交往，劉瑾憤恨顧清。四年，摘取《會典》中的小錯誤，壓制諸翰林，顧清降職編修。又以諸翰林不熟悉政事，被外調任地方官及兩京部屬，顧清得官南京兵部員外郎。恰逢父喪，不赴任。劉瑾被誅殺，回京任侍讀，提升任侍讀學士掌管院事。不久晋升少詹事，充任御前講席日講官，晋升禮部右侍郎。當時毛澄已任尚書，顧清協力謹守職責，前後請求建立太子，罷除巡幸，共十幾次上疏。世宗繼位，被御史李獻所彈劾，罷官回鄉。

清學端行謹，恬於進取。家居，薦者相繼，悉報寢。嘉靖六年，詔舉老成堪用内閣者，廷推及清，乃以爲南京禮部右侍郎。上言："錦衣職侍衛，祖宗朝非機密不遣。正德間，嘗差四出，海内騷然，陛下所親見。近乃遣千户勘揚州高瀹争私財事，囚其女婦，憯毒備加。請自今悉付所司，停旂校無遣。"從之。

顧清學問端正，行爲謹慎恬淡於進取。辭官在家，推薦他的人連續不斷，都被擱置。嘉靖六年，詔令薦舉德高望重可用於内閣的人，朝廷推舉顧清，皇帝於是任命他爲南京禮部右侍郎。顧清上疏説："錦衣的本職是侍衛，祖宗朝不是機密事務就不派遣。正德年間，嘗差四出，天下騷動，陛下親眼見到。近來却派千户查勘揚州高瀹争奪私産之事，囚禁其女婦，殘忍狠毒無以復加。請從今後都交付有關部門，停止旗校不要派遣。"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

屢疏引疾，詔進尚書致仕。時方進表入都，道卒。謚文僖。

顧清多次上疏稱疾辭職，詔令晋升尚書辭職。此時正進獻奏表入都，在路上去世。謚號文僖。

劉瑞

劉瑞，字德符，内江人。父時敭，官山東僉事，以廉惠稱。瑞舉弘治九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好學潔修，遇事輒有論建。清寧宫災，請罷醮壇。時召内閣講官延訪治道，又言："故閹李廣門下内臣，宜悉治罪。前太監汪直，先帝罪人，今來覬

劉瑞，字德符，内江人。父親劉時敭，官任山東僉事，以廉潔仁惠著稱。劉瑞考中弘治九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官檢討。好學且品行純美，遇事便有論述建議。清寧宫發生火災，劉瑞請求罷醮壇。當時皇帝召内閣講官詢問治國之道，又説："原來宦官李廣門下的内臣，應都治罪。前太監汪直，是先帝的罪人，現在來希望得到任

用，當斥遠之。副使楊茂元、郎中王雲鳳以直言獲罪，宜召復其官。京師之萬春宫，興濟真武廟、壽寧侯第，在外之興、岐、衡、雍、汝、涇諸府，土木繁興，宜悉罷不急者。都匀之捷，鄧廷瓚冒其功，賀蘭之征，王越啓其釁，請追正欺罔之罪。”報聞。闕里廟成，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瑞請更定先師封謚，不果行。

武宗即位，疏陳端治本九事。請召祭酒章懋，侍郎王鏊，都御史林俊、雍泰，而超擢參政王綸、副使王雲鳳、僉事胡獻、知府楊茂元、照磨余濂。由是，諸臣多獲進用。

劉瑾用事，瑞即謝病。貧不能還鄉，依從母子李充嗣於澧州。瑾榜瑞爲奸黨，又以前薦雍泰除其名，罰米輸塞上。坐是益困，授徒自給。

瑾誅，以副使督浙江學校，召爲南京太僕少卿。嘉靖二年，由南太常卿就遷禮部右侍郎。因災變偕同官條上六事，且言齋醮無益且妨政，織造多費且病民。帝多納用之。大禮議起，瑞偕九卿合疏。極言大宗、小宗之義，凡數千言。四年卒官。贈尚書。隆慶初，謚文肅。

贊曰：周洪謨等以詞臣歷卿貳。或職事拳拳，或侃侃建白，進講以啓沃爲心，守官以獻替自效。於文學侍從之選，均無愧諸。

用，應當斥退疏遠他。副使楊茂元、郎中王雲鳳因直言獲罪，應召復其官。京城的萬春宫，興濟真武廟、壽寧侯府第，在外的興、岐、衡、雍、汝、涇諸府，土木工程頻繁興建，應全部罷除不急需的。都匀之捷，鄧廷瓚冒稱是自己的功勞，遠征賀蘭，王越開啓禍端，請求追究判治他欺罔的罪過。”皇帝批答知道了。闕里廟建成，派大學士李東陽祭告。劉瑞請求重新改定先師封謚，結果没有施行。

武宗即位，上疏陳述端正治國根本的九件事。請求徵召祭酒章懋，侍郎王鏊，都御史林俊、雍泰，而破格提升參政王綸、副使王雲鳳、僉事胡獻、知府楊茂元、照磨余濂。因此，諸臣多獲晋升任用。

劉瑾當權，劉瑞稱病辭職。貧困不能回鄉，到澧州依靠姨母的兒子李充嗣。劉瑾張榜公布劉瑞爲奸黨，又因以前舉薦雍泰而削除他的名籍，罰他輸米塞上。由此更加貧困，靠教授生徒養活自己。

劉瑾被誅殺，以副使都督浙江學校，徵召任南京太僕寺少卿。嘉靖二年，由南太常卿就地升遷禮部右侍郎。因災害變異偕同僚條陳六件政事，并且説設壇求神没有益處而且妨害國政，織造多費用而且危害人民。皇帝多采納施行。大禮之議論起，劉瑞同九卿共同上疏。極力論述大宗、小宗之義，共幾千字。四年後死在任上。追贈尚書。隆慶初年，謚號文肅。

贊曰：周洪謨等以文學侍從之臣歷任卿佐。有的忠於職守，有的從容建議，進講以竭誠忠告君主爲心志，堅守職責以對君主勸善規過而貢獻自己的力量或生命。對於選拔爲文學侍從之官，都無愧於他們的職責。

明史卷一百八十五

列傳第七十三

李敏 葉淇　賈俊 劉璋　黄紱　張悦 張鎣　佀鍾　曾鑑
梁璟 王詔　徐恪　李介（子）昆　黄珂　王鴻儒　叢蘭　吴世忠

李敏

李敏，字公勉，襄城人。景泰五年進士。授御史。天順初，奉敕撫定貴州蠻。還，巡按畿内。以薊州餉道經海口，多覆溺，建議别開三河達薊州，以避其險，軍民利之。

李敏，字公勉，襄城人。景泰五年進士。授官御史。天順初年，奉令安撫平定貴州蠻。回朝，巡按京郊地區。因薊州糧餉道路途經海口，多被水淹没，李敏建議另外開闢三河到達薊州，以避開險地，軍民因此獲益。

成化初，用薦超遷浙江按察使。再任湖廣。歷山西、四川左、右布政使。十三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敵騎出没塞下，掩殺守墩軍，敏伏壯士突擒之。修治垣塹，敵不敢犯。十五年，召爲兵部右侍郎。逾四年，病歸。河南大饑，條上救荒數事。詔以左副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二十一年改督漕運，尋召拜户部尚書。

成化初年，被薦舉破格晋升浙江按察使。兩次任職湖廣。歷任山西、四川左、右布政使。十三年，提升任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敵人騎兵在邊塞出没，襲殺守墩軍隊，李敏埋伏壯士突擊擒拿他們。修理城墻濠溝，敵人不敢進犯。十五年，召爲兵部右侍郎。過了四年，因病回鄉。河南大饑荒，條列上奏救荒的幾件事。皇帝詔令他以左副都御史之職巡撫保定等府。二十一年改任監督漕運，不久召授户部尚書。

先是，敏在大同，見山東、河南轉餉至者，道遠耗費，乃會計歲支外，悉令輸銀。民輕齎易達，而將士得以其贏治軍裝，交便之。至是，并請畿輔、山西、陜西州縣歲輸糧各邊者，每糧一石徵銀一兩，以十九輸邊，依時值折軍餉，有餘則召糴以備軍興。帝從之。自是北方二税皆折銀，由敏始也。崇文門宣課司税，多爲勢要所侵漁。敏因馬文升言請增設御史主事監視。御史陳瑶斥敏聚斂，

此前，李敏在大同，見山東、河南運送糧餉到達，路途遥遠花費巨大，於是核計除歲支外，都命令輸送銀兩。百姓輕鬆携帶着很容易到達，而將士能够以其贏餘置辦軍事裝備，兩方都得益。至此，一并請求畿輔、山西、陜西州縣每年輸送糧食到各邊防，每石糧食徵收銀一兩，以十分之九輸送邊疆，按照當時的價值折合軍餉，有餘額就買糧儲存以備有軍事行動。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從此北方兩種税收都折銀，是從李敏開始的。崇文門宣課司的税賦，多被權勢要人所侵取。李敏通過馬文升建議請求增設御史主管監

敏再疏求去。帝慰留之。貴戚請隙地及鷹房、牧馬場千頃，敏執不可，事得寢。

視。御史陳瑶斥責李敏聚斂，李敏兩次上疏請求辭職。皇帝慰留他。貴戚請求空閑地及鷹房、牧馬場一千頃，李敏堅持認爲不可，事情得以罷止。

當憲宗末，中官、佞倖多賜莊田。既得罪，率辭而歸之官，罪重者奪之，然不以賦民。敏請召佃，畝科銀三分，帝從之，然他莊田如故也。會京師大水，敏乃極陳其害，言："今畿輔皇莊五，爲地萬二千八百餘頃；勛戚、中官莊三百三十有二，爲地三萬三千一百餘頃。官校招無賴爲莊頭，豪奪畜産，戕殺人，污婦女，民心痛傷，災異所由生。皇莊始正統間，諸王未封，相閑地立莊。王之藩，地仍歸官，其後乃沿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何必皇莊。請盡革莊户，賦民耕，畝概徵銀三分，充各宫用度。無皇莊之名，而有足用之效。至權要莊田，亦請擇佃户領之，有司收其課，聽諸家領取。悦民心，感和氣，無切於此。"時不能用。

在憲宗末期，宦官、受寵信的近臣多賜莊田。獲罪後，都推辭而歸還給官府，罪重的被剥奪，然而不將它們分給百姓。李敏請求招百姓租種，每畝徵收銀三分，皇帝聽從，然而其他莊田依然如故。恰逢京城發大水，李敏趁機極力陳述莊田之害，説："現在京郊有皇莊五個，占地一萬二千八百餘頃；勛戚、宦官田莊三百三十二個，占地三萬三千一百餘頃。官校招集無賴擔任莊頭，强奪財産，戕殺人命，污辱婦女，民心悲痛哀傷，災異由此而生。皇莊開始設立於正統年間，諸王没有受封，尋找閑地建莊。王到藩國，土地歸官府，其後便沿襲。普天之下，没有哪裏不是王的土地，何必要設皇莊。請求全部革除莊户，給予百姓耕種，每畝一律徵收銀三分，充作各宫用度。無皇莊之名，而有足用的功效。至於權要的莊田，也請選擇佃户領種，有關部門收其税賦，讓各家領取。娱悦民心，感動和氣，没有比這更合適的。"當時不能采用。

南京御史與守備太監蔣琮相訐，御史咸逮謫，而琮居職如故。敏再疏力争，皆不聽。弘治四年，得疾乞休，帝爲遣醫視療。已，復力請，乃以葉淇代，詔敏乘傳歸。未抵家卒。贈太子少保，謚恭靖。

南京御史與守備太監蔣琮相互攻訐，御史都被逮捕貶謫，而蔣琮居官如故。李敏兩次上疏極力諫諍，皇帝都不聽從。弘治四年，得病請求退休，皇帝爲他派御醫探視治療。不久，又極力請求，皇帝纔以葉淇代替，詔令李敏乘傳車回鄉。没到家就去世了。追贈太子少保，謚號恭靖。

敏生平篤行誼，所得禄賜悉以分昆弟、故人。里居時，築室紫雲山麓，聚書數千卷，與學者講習。及巡撫大同，疏籍之於官，詔賜名紫雲書院。大同孔廟無雅樂，以敏奏得頒給如制云。

李敏一生德行忠厚，所得俸禄賞賜都分給兄弟、故人。居住在鄉里時，築室於紫雲山麓，藏書幾千卷，與學者研究學習。到巡撫大同，上疏登記送入官府，下詔賜名紫雲書院。大同孔廟没有雅樂，因李敏上奏得以按制頒給。

葉淇

葉淇，字本清，山陽人。景泰五年進士。授御史。天順初，石亨譖之，下吏，考訊無驗，出爲武陟知縣。成化中，累官大同巡撫。孝宗

葉淇，字本清，山陽人。景泰五年進士。授官御史。天順初，石亨誣告他，被送交司法官，審問没有證據，出任武陟知縣。成化年間，積功升遷至大同巡撫。孝宗即位，召爲户部侍郎。弘

立，召爲户部侍郎。弘治四年，代李敏爲尚書，尋加太子少保。哈密爲土魯番所陷，守臣請給其遺民廪食，處之内地，淇曰："是自貽禍也。"寢其奏。奸民獻大名地爲皇莊，淇議歸之有司。内官龍綬請開銀礦，淇不可。帝從之。已，綬請長蘆鹽二萬引，鬻於兩淮以供織造費。淇力争，竟不納。

淇居户部六年，直亮有執，能爲國家惜財用。每廷議用兵，輒持不可。惟變開中之制，令淮商以銀代粟，鹽課驟增至百萬，悉輸之運司，邊儲由此蕭然矣。九年四月乞休，歸卒。贈太子太保。

從子贄，進士，歷官刑部右侍郎，以清操聞。

治四年，代替李敏擔任尚書，不久加官太子少保。哈密被土魯番攻陷，守備之臣請求供給那裏的遺民官糧，安置在内地，葉淇説："這樣是自己留下禍害。"罷止了他的奏請。奸民獻大名土地作爲皇莊，葉淇建議將其歸屬有關部門。内官龍綬請求開辦銀礦，葉淇不同意。皇帝依從了。不久，龍綬請求長蘆鹽二萬引，在兩淮出售以供應織造費用。葉淇極力勸諫，皇帝終究不采納。

葉淇任職户部六年，正直誠信而有原則，能爲國家愛惜財用。每當朝廷討論用兵，就堅持不同意。衹改變輸糧入邊防换鹽的制度，使淮商以銀代糧，鹽税驟增到一百萬，都輸送到運司，邊防儲備的糧食物資由此空虚了。九年四月請求退休，回鄉後去世。追贈太子太保。

侄兒葉贄，是進士，歷任刑部右侍郎，以清廉有操守聞名。

賈俊　劉璋

賈俊，字廷杰，束鹿人。以鄉舉入國學。天順中，選授御史。歷巡浙江、山西、陝西、河南、南畿，所至有聲。

成化十三年，自山東副使超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在鎮七年，軍民樂業，召爲工部右侍郎。二十一年，奉敕振饑河南。尋轉左，數月拜尚書。時專重進士，舉人無至六卿者，俊獨以重望得之。及孝宗踐阼，尚書王恕、李敏、周洪謨、余子俊、何喬新，都御史馬文升，皆一時民譽，俊參其間，亦稱職。

諸王府第、塋墓悉官予直，而儀仗時繕修。内官監欲頻興大工，俊言王府既有禄米、莊田，請給半直；儀仗非甚敝，不得煩有司；公家所宜營，惟倉庫、城池，餘皆停罷。帝報可。弘治四年，中官奏修沙河橋，請發京軍二萬五千及長陵五衛軍助役。内府寶鈔司乞增工匠。浙江及蘇、松

賈俊，字廷杰，束鹿人。以鄉試中舉進入國學。天順年間，選拔授官御史。歷任巡撫浙江、山西、陝西、河南、南畿，所到之處都有好名聲。

成化十三年，從山東副使破格授官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在任七年，軍民樂業，徵召任工部右侍郎。二十一年，奉命到河南賑濟饑荒。不久轉任左侍郎。幾個月後授官尚書。當時專一重用進士，舉人没有官至六卿的，賈俊獨因有好的名望得到尚書之官。到孝宗登基，尚書王恕、李敏、周洪謨、余子俊、何喬新，都御史馬文升，都是一時百姓稱贊的好官，賈俊參與其間，也稱職。

諸王的府第、塋墓都是官府出錢，而儀仗按時繕修。内官監想頻繁興建大工程，賈俊説王府已經有禄米、莊田，請求供給一半的工錢；儀仗不是很破敗，不能煩勞有關部門；公家所應經營的，衹是倉庫、城池，其餘都停罷。皇帝批答同意。弘治四年，中官奏請修建沙河橋，請求撥京軍二萬五千人及長陵五衛軍幫助工役。内府寶鈔司請求增加工匠。浙江及蘇、松等府正遭受水災

諸府方罹水災而織造錦綺至數萬匹。俊皆執奏，并得寢。

工部政務與内府監局相表裏，而内官監專董工役，職尤相關。俊不爲所撓，工役大省。太廟後殿成，加太子少保。足疾，致仕。詔許乘傳歸，給夫廩如制。逾年卒。

俊廉慎，居工部八年，望孚朝野。

代之者劉璋，字廷信，延平人。天順初進士。歷官中外有聲。居工部，亦數有争執，名亞於俊。

黃紱

黃紱，字用章，其先封丘人。曾祖徙平越，遂家焉。紱登正統十三年進士，除行人，歷南京刑部郎中。剛廉，人目之曰“硬黄”。大猾譚千户者，占民蘆場，莫敢問，紱奪還之民。

成化九年，遷四川左參議。久之，進左參政。按部崇慶，旋風起輿前，不得行。紱曰：“此必有冤，吾當爲理。”風遂散。至州，禱城隍神，夢若有言州西寺者。寺去州四十里，倚山爲巢，後臨巨塘。僧夜殺人沉之塘下，分其貲。且多藏婦女於窟中。紱發吏兵圍之，窮詰，得其狀，誅僧毁其寺。倉吏倚皇親乾没官糧巨萬，紱追論如法，威行部中。歷四川、湖廣左、右布政使。奏閉建昌銀礦。兩京工興，湖廣當輸銀二萬，例徵之民，紱以庫羨充之。荆王奏徙先壟，紱恐爲民擾，執不可。

二十二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劾參將郭鏞，都指揮鄭印、李鐸、王琮等抵罪，計捕奸豪張網。申軍令，增置墩堡，邊政一新。出見士卒妻衣不蔽體，嘆曰：“健兒家貧至

而織造錦綺達到幾萬匹。賈俊都堅持上奏反對，一并罷止。

工部政務與内府監局互爲表裏，而内官監主管工役，職責尤其彼此關聯。賈俊不爲其所阻撓，工程大大減省。太廟後殿建成，加官太子少保。脚生病，辭職。詔令乘傳車回鄉，按制度供給他俸禄。過一年去世。

賈俊清廉謹慎，任職工部八年，名滿朝野。

代替他的劉璋，字廷信，延平人。天順初年進士。歷任朝廷内外官職都有聲譽。任職工部，也多次堅持諫諍，名聲僅次於賈俊。

黃紱，字用章，其祖先是封丘人。曾祖遷移到平越，於是安家於此。黃紱考中正統十三年進士，授官行人，歷任南京刑部郎中。剛直清廉，人們稱他爲“硬黄”。大奸人譚千户，强占百姓蘆場，没有人敢過問，黃紱奪回還給百姓。

成化九年，晋升四川左參議。過了一段時間，晋升左參政。巡視管轄内的崇慶，旋風起於轎輿前，不能前行。黃紱説：“這裏一定有冤魂，我應當爲它訟理。”風於是散去。到州城，祈禱於城隍神，夢裏仿佛有人説州城西面寺院。寺院距離州城四十里，倚山而築，後面臨近大水塘。僧人夜裏殺人，并沉尸塘下，瓜分掉被殺者的財物。并且在洞窟中藏了很多婦女。黃紱派官兵包圍寺廟，深入追問，得出實情，誅殺僧人毁其寺廟。倉吏倚仗皇親貪污官糧極多，黃紱依法追究，威望流傳於轄區。歷任四川、湖廣左、右布政使。奏請關閉建昌銀礦。兩京工程興起，湖廣應當輸送銀二萬兩，按舊例向百姓徵收，黃紱用國庫盈餘抵充。荆王奏請遷移祖先墳墓，黃紱擔心擾民，堅持不同意。

二十二年，提升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彈劾參將郭鏞，判都指揮鄭印、李鐸、王琮等有罪，用計逮捕奸豪張網。申明軍令，增置墩堡，邊防政務出現全新面貌。出巡時看見士卒妻子衣不蔽體，嘆息説：“勇士們家貧窮到這個地步，

是，何面目臨其上。”亟豫給三月餉，親爲拊循。會有詔毁庵寺，紱因盡汰諸尼，以給壯士無妻者。及紱去，多携子女拜送於道。

有什麽面目做他們的長官。”立即預支三月軍餉，親自撫慰。恰逢有詔令毁庵寺，黄紱於是全部汰除衆尼姑，將她們嫁給没有妻子的壯士。等黄紱離去，很多人携帶子女在路上拜送。

弘治三年拜南京户部尚書。言官以紱進頗驟，頻有言。帝不聽，就改左都御史，焚差歷簿於庭曰："事貴得人耳，資勞久近，豈立官意哉?"

弘治三年授官南京户部尚書。諫官因黄紱晋升很快，不斷諫阻。皇帝不聽，黄紱就地改任左都御史，在大庭上焚燒差歷簿説："事情貴在得人，資格和功勞的長久與否，哪裏是立官的本意呢?"

紱歷官四十餘年，性卞急，不能容物。然操履潔白，所至有建樹。六年，乞休，未行卒。

黄紱歷任官職四十餘年，性情急躁，不能容人。然而操行高潔，所到之處均有建樹。六年，請求退休，没上路就去世了。

張悦　張鎣

張悦，字時敏，松江華亭人。舉天順四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進員外郎。

張悦，字時敏，松江華亭人。考中天順四年進士，授官刑部主事，晋升員外郎。

成化中出爲江西僉事，改督浙江學校。力拒請托，校士不糊名，曰："我取自信而已。"遷四川副使，進按察使。遭喪，服闋補湖廣。王府承奉張通縱恣，悦繩以法。及入覲，中官尚銘督東廠，衆競趨其門，悦獨不往。銘銜甚，伺察無所得。銘敗，召拜左僉都御史。

成化年間出任江西僉事，改督浙江學校。盡力拒絶請托，考校士子不糊名，説："我是擇取自信罷了。"升遷四川副使，晋升按察使。遭受親喪，服喪期滿補任湖廣。王府承奉張通恣意妄爲，張悦將他繩之以法。到入京朝見皇帝，宦官尚銘都督東廠，衆人競相前往拜訪，祇有張悦不去。尚銘很惱恨，偵察他的罪狀無所得。尚銘事敗，張悦被召授左僉都御史。

孝宗立，遷工部右侍郎，轉吏部左侍郎。王恕爲尚書，悦左右之，嘗兩攝選事。弘治六年夏，大旱，求言。陳遵舊章、恤小民、崇儉素、裁冗食、禁濫罰數事。又上修德、圖治二疏。并嘉納。俄遷南京右都御史，就改吏部尚書。九年復改兵部，參贊機務。以年至，累疏乞休。詔加太子少保，馳傳歸。卒贈太子太保，謚莊簡。

孝宗即位，張悦晋升工部右侍郎，轉任吏部左侍郎。王恕擔任尚書，張悦輔佐他，曾兩度代理選官事務。弘治六年夏，大旱，朝廷徵求意見。張悦陳述遵守舊章、撫恤小民、崇尚節儉，裁撤冗員、禁止濫罰幾件事。又上呈修德、圖治二疏。皇帝一并贊賞采納。不久晋升南京右都御史，就地改任吏部尚書。九年又改調兵部，參贊機務。因年紀已大，多次上疏請求退休。詔令加官太子少保，乘驛車回鄉。去世後追贈太子太保，謚號莊簡。

時與悦同里而先爲南京兵部尚書者張鎣，字廷器，正統十三年進士。景泰初，擢御史。歷江西副使按察使、陝西左布政使。成化三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寧夏城，土築，

當時與張悦同鄉而先擔任南京兵部尚書的張鎣，字廷器，正統十三年進士。景泰初年，提升御史。歷任江西副使按察使、陝西左布政使。成化三年，以右副都御史之職巡撫寧夏。寧夏城，是土築，張鎣開始用磚修築。疏導河流，灌溉靈

鎣始甃以磚。道河流，溉靈州屯田七百餘頃。以父喪去。服除，起撫河間諸府，改大同，歷刑部左、右侍郎。十八年，擢本部尚書。明年加太子少保。又明年，再以憂歸。弘治元年起南京兵部尚書，卒官，贈太子太保，謚莊懿。

州屯田七百餘頃。因父喪離職。服喪期滿，起用巡撫河間等府，改調大同府，歷任刑部左、右侍郎。十八年，提升本部尚書。第二年加官太子少保。又過了一年，再次因親喪回家。弘治元年起用任南京兵部尚書，死於官任，追贈太子太保，謚號莊懿。

佀鍾

佀鍾，字大器，鄆城人。成化二年進士。授御史，巡鹽兩淮。按浙江還，掌諸道章奏。汪直諷鍾劾馬文升，鍾不可，被譖杖闕下。以都御史王越薦，擢大理寺丞，再遷右少卿。

寇入大同，廷議遣大臣巡視保定諸府，乃以命鍾。居數月，即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河間瀕海民地爲勢家所據，鍾奪還之。召爲刑部右侍郎。丁内艱，僦運艘載母柩南還。督漕總兵官王信奏之，逮下吏。會當路方逐尹旻黨，而鍾與旻爲同鄉，乃貶二秩爲曲靖知府。改徽州，復入爲大理寺左少卿。

弘治三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諸府，盡心荒政。召爲户部侍郎總督倉場，尋改吏部。十一年，遷右都御史。居二年，進户部尚書。

十五年，上天下會計之數，言："常入之賦，以蠲免漸減，常出之費，以請乞漸增，入不足當出。正統以前軍國費省，小民輸正賦而已。自景泰至今，用度日廣，額外科率。河南、山東邊餉，浙江、雲南、廣東雜辦，皆昔所無。民已重困，無可復增。往時四方豐登，邊境無調發，州縣無流移。今太倉無儲，内府殫絀，而冗食冗費日加於前。願陛下惕然省憂，力加損節，且敕廷臣共求所以足用之術。"帝乃下廷臣議。議上十二事，其罷傳奉冗官，汰内府濫收軍匠，清

佀鍾，字大器，鄆城人。成化二年進士。授官御史，巡視兩淮鹽政。按察浙江回朝，掌管各道章奏。汪直暗示佀鍾彈劾馬文升，佀鍾不同意，被誣陷在宫闕下遭受杖責。因都御史王越推薦，提升大理寺丞，再次晋升右少卿。

敵寇入侵大同，朝廷議論派大臣巡視保定等府，於是任命佀鍾。過了幾個月，就提升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河間臨海的百姓土地被權勢之家所占據，佀鍾奪回歸還百姓。召爲刑部右侍郎。遭逢母親喪事，雇用運糧船載母靈柩南歸。督漕總兵官王信上奏此事，逮捕下交司法機關。恰逢當權者正排除尹旻同黨，而佀鍾與尹旻是同鄉，於是將他貶二級爲曲靖知府。改調徽州，又入朝擔任大理寺左少卿。

弘治三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等府，盡心於救荒政務。召爲户部侍郎總督倉場，不久改調吏部。十一年，晋升右都御史。過了二年，晋升户部尚書。

十五年，上奏天下統計數目，説："日常收入的税賦，因減免而逐漸減少，日常支出的費用，因請求而逐漸增多，入不敷出。正統以前軍國費用減省，小民衹是交納正賦而已。從景泰至今，用度日益增加，額外於民間徵收賦税。河南、山東的邊防軍餉，浙江、雲南、廣東的加徵税賦，都是原來没有的。百姓已經很窮困了，不能再增加税賦。過去四方豐收，邊境没有徵調，州縣没有流民。現在太倉没有積儲，内府空虚，而冗食冗費比過去每天都在增加。希望陛下警惕地思考這些問題，盡力減少節制，并敕令朝廷衆臣共同探求滿足需用的良策。"皇帝於是將他的奏章發給廷臣討論。討論上奏十二件事，其中罷

騰驤四衛勇士，停寺觀齋醮，省内侍、畫工、番僧供應，禁王府及織造濫乞鹽引，令有司徵莊田租，皆權倖所不便者。疏留數月不下，鍾乃復言之。他皆報可，而事關權幸者終格不行。

免不經吏部銓選，直接由内宫任命的冗官，淘汰内府濫收軍匠，清查騰驤四衛勇士，停罷寺觀設壇求神，减省内侍、畫工、番僧的供應，禁止王府及織造濫求鹽引，命令有關部門徵收田莊租賦，都是對權奸幸臣所不利的。奏疏留在宫中幾個月都未發還，佀鍾於是又説此事。其他事都批答同意，而事情關係到權奸幸臣的終究被擱置不施行。

奸商投外戚張鶴齡，乞以長蘆舊引十七萬免追鹽課，每引納銀五分，别用價買各場餘鹽如其數，聽鬻販，帝許之。後奸民援例乞兩淮舊引至百六十萬，鍾等力持，皆不聽。自此鹽法大壞，奸人横行江湖，官司無如何矣。

奸商投靠外戚張鶴齡，請求將長蘆舊引十七萬免予追收鹽税，每引納銀五分，另外按這個數字用錢購買各鹽場餘鹽，聽任販賣，皇帝同意。後來奸民援引此例請求兩淮舊引鹽達到一百六十萬，佀鍾等極力反對，皇帝都不聽從。從此鹽法大壞，奸人横行江湖，官府對此無可奈何。

東廠偵事者發鍾子瑞受金事，鍾屢疏乞休，命馳驛歸。正德時，劉瑾摭鍾在部時事，至罰米者三。又數年卒。

東廠偵探揭發佀鍾的兒子佀瑞受賄之事，佀鍾多次上疏請求退休，皇帝命他乘驛車回鄉。正德時期，劉瑾搜集佀鍾在户部時的事情，以致三次獲罪罰米。又過幾年去世。

曾鑑

曾鑑，字克明，其先桂陽人，以戍籍居京師。天順八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通州民十餘人坐爲盗，獄已具，鑑辨其誣。已，果獲真盗。成化末，歷右通政，累遷工部左侍郎。弘治十三年進尚書。

曾鑑，字克明，其祖先是桂陽人，以戍邊吏卒户籍居留京師。天順八年考中進士。授官刑部主事。通州百姓十餘人被判罪爲盗，已經結案，曾鑑分辨他們的冤情。不久，果然捕獲真盗。成化末年，歷任右通政，多次晋升至工部左侍郎。弘治十三年晋升尚書。

孝宗在位久，海内樂業，内府供奉漸廣，司設監請改造龍毯、素毯一百有奇。鑑等言："毯雖一物，然徵毛毳於山、陜，采綿紗諸料於河南，召工匠於蘇、松，經累歲，勞費百端，祈賜停止。"不聽。内府針工局乞收幼匠千人，鑑等言："往年尚衣監收匠千人，而兵仗局效之，收至二千人。軍器局、司設監又效之，各收千人。弊源一開，其流無已。"於是命减其半。太監李興請辦元夕烟火，有詔裁省，因鑑奏盡罷之。十六年，帝納諸大臣言召還織造中官，中官鄧

孝宗在位久，海内樂業，内府供奉逐漸增多，司設監請求改造龍毯、素毯一百有餘。曾鑑等説："毯雖然衹是一物，然而從山、陜徵收毛皮，從河南采集綿紗等原料，從蘇、松召集工匠，經歷幾年，百般勞民傷財，請賜命停止。"皇帝不聽從。内府針工局請求收年幼工匠一千人，曾鑑等説："往年尚衣監收匠一千人，而兵仗局效仿，招收達到二千人。軍器局、司設監又效仿，各收一千人。弊病的源頭一開啓，其流弊就不會停止。"皇帝於是命令减去其中一半。太監李興請求置辦元宵烟火，皇帝有詔裁除减省，因曾鑑上奏而完全罷止。十六年，皇帝采納諸大臣建議，召回織造中官，中官鄧瑢以此請求，皇

璿以請，帝又許之。鑑等極言，乃命減三之一。其冬，言諸省方用兵，且水旱多盜賊，乞罷諸營繕及明年烟火、龍虎山上清宮工作。帝皆報從。

正德元年，雷震南京報恩寺塔，守備中官傅容請修之。鑑言天心示儆，不宜重興土木以勞民力，乃止。御馬監太監陳貴奏遷馬房，欽天監官倪謙覆視，請從之。給事中陶諧等劾貴假公營私，并劾謙阿附，不聽。鑑執奏，謂馬房皆由欽天監相視營造，其後任意增置者，宜令拆毀改正，葺以己資，庶牧養無妨而民不勞。報可。內織染局請開蘇、杭諸府織造，上供錦綺爲數二萬四千有奇。鑑力請停罷，得減三分之半。太監許鏞等各齎敕於浙江諸處抽運木植，亦以鑑言得寢。

孝宗末，閣部大臣皆極一時選，鑑亦持正。及與韓文等請誅宦官不勝，諸大臣留者率巽順避禍，鑑獨守故操。有詔賜皇親夏儒第，帝嫌其隘，欲拓之。鑑力爭，不從。明年春，中官黃準守備鳳陽，從其請，賜旗牌。鑑等言大將出征及諸邊守將，乃有旗牌，內地守備無故事，乃寢。其年閏正月致仕，旋卒。贈太子太保。

梁璟

梁璟，字廷美，崞縣人。天順八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

成化時，屢遷都給事中。項忠征荆、襄，驅流民復業。璟劾其縱兵逼迫，較賊更慘，語具《忠傳》。延綏用兵，令山西預征芻粟，民相率逃亡。璟疏陳其困，得寬減。畿輔八府舊止設巡撫一人，駐薊州以禦邊，不能兼顧。璟請順天、永平二府分設一

帝又同意了他。曾鑑等極力進言，皇帝於是命令減去三分之一。這年冬天，述説各省正在用兵，并且水災旱災不斷多生盜賊，請求罷止各地營修工程及第二年烟火和龍虎山上清宮工程。皇帝都批答依從。

正德元年，雷震南京報恩寺塔，守備中官傅容請求維修。曾鑑説天心示警，不應大興土木而使民力勞頓，皇帝於是罷止。御馬監太監陳貴奏請遷移馬房，欽天監官倪謙復查，請求依從。給事中陶諧等彈劾陳貴假公營私，并彈劾倪謙阿諛依附，皇帝不聽從。曾鑑堅持上奏，説馬房都由欽天監監督測量地勢營造，其後任意增置的，應命令拆毀改正，用自己的資金修葺，希望牧養不受妨礙而百姓不勞頓。皇帝批答同意。內織染局請求開設蘇、杭諸府織造，上供錦綺二萬四千多匹。曾鑑極力請求停罷，得以減去三分之半。太監許鏞等各自携帶皇帝敕令在浙江各地抽運木材，也因曾鑑上言得以罷止。

孝宗末年，閣部大臣都是一時最好人選，曾鑑也堅持正義。到與韓文等請求誅殺宦官不能成功，留下的諸大臣都恭順避禍，祇有曾鑑持守原來的節操。有詔賜皇親夏儒府第，皇帝嫌其狹小，想擴建。曾鑑極力争辯，皇帝不從。第二年春，中官黃準守備鳳陽，皇帝依從其請求，賜旗牌。曾鑑等説大將出征及諸邊守將，纔有旗牌，內地守備没有這樣的舊例，於是罷止。這年閏正月辭職，不久去世。追贈太子太保。

梁璟，字廷美，崞縣人。天順八年進士。授官兵科給事中。

成化時，多次升官至都給事中。項忠征討荆、襄，驅流民復業。梁璟彈劾他縱容士兵逼迫百姓，比賊寇更爲殘酷，記載於《項忠傳》。延綏用兵，命令山西預徵糧草，百姓相繼逃亡。梁璟上疏陳述百姓困頓的情況，得以寬減。京郊八府原來祇設巡撫一人，駐軍薊州以防禦邊境，不能兼顧。曾璟請求順天、永平二府分别設一個巡

巡撫，以薊州邊務屬之，令巡撫陳濂專撫保定六府兼督紫荆諸關。朝議從之，遂爲定制。已，與同官韓文、王詔等奏請起致仕尚書王竑、李秉，而斥都御史王越，并及宫闈隱事，被撻文華殿。武靖伯趙輔西征不敢戰，稱病求還，復謀典營府事。璟等極論其罪，乃令養疾歸。

九載秩滿，擢陜西左參政，分守洮、岷。西番入寇，督兵斬其魁。内艱服闋，還原任，歷左、右布政使。先後在陜十五年，多政績。

孝宗嗣位，遷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弘治二年，民饑，請免徵兩京漕糧八十九萬餘石，從之。帝登極詔書已罷四方額外貢獻，而提督武當山中官復貢黄精、梅笋、茶芽諸物。武當道士先止四百，至是倍之，所度道童更倍，咸衣食於官，月給油蠟、香楮，灑掃夫役以千計。中官陳喜又携道士三十餘人，各領護持敕，所至張威虐。璟皆奏請停免，多見采納。外艱服除，再撫四川。七年，召拜南京吏部右侍郎。久之，就進户部尚書。致仕歸，卒。

撫，將薊州邊防事務交付給他們，命令巡撫陳濂專門鎮撫保定六府兼督紫荆等關。朝廷討論依從，於是成爲固定的制度。不久，與同僚韓文、王詔等奏請起用辭職尚書王竑、李秉，而斥責都御史王越，并涉及宫闈隱事，在文華殿遭受鞭打。武靖伯趙輔西征不敢出戰，稱病請求回朝，又謀求掌管營府事務。梁璟等極力彈劾其罪責，皇帝於是命他回鄉養病。

九年任期滿，提升陜西左參政，分守洮、岷。西番入侵，督率軍隊斬殺其首領。服母喪期滿，返還原任，歷任左、右布政使。先後在陜十五年，多有政績。

孝宗繼位，晋升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弘治二年，人民遭饑荒，請求免徵兩京漕糧八十九萬餘石，皇帝聽從他的請求。皇帝登極詔書已免去四方額外貢獻，而提督武當山中官又貢納黄精、梅笋、茶芽等物。武當道士原來衹有四百人，至此增加一倍，出家的道童又加倍，衣食都由官府供給，每月供給油蠟、香楮，灑掃夫役上千。中官陳喜又帶着道士三十餘人各領護持敕令，到處濫施淫威。梁璟都奏請停免，多被采納。服父喪期滿，再次巡撫四川。七年，召拜南京吏部右侍郎。過了一段時間，就地晋升户部尚書。辭職回鄉，去世。

王詔

王詔，字文振，趙人。生有異姿，學士曹鼐奇之，妻以女。天順末，登進士，授工科給事中。睿皇后崩，值秋享太廟，時議謂不當以卑廢尊。詔言《禮》有喪不祭，無已，則移日俟釋服。議雖不行，識者是焉。勘牧馬草場，劾會昌侯孫繼宗、撫寧侯朱永侵占罪。時方面官缺，令京卿三品保舉。詔言恐長奔競風，不聽。累遷都給事中。八年七月，敕修隆善寺工竣，授工匠三十人官尚寶少卿，任道遜等以書碑皆進秩。詔上疏力諫，不省。已，偕梁璟等論及宫闈

王詔，字文振，趙人。天生有奇異的姿容，學士曹鼐認爲他是奇才，將女兒嫁給他爲妻。天順末年，考中進士，授官工科給事中。睿皇后駕崩，時值秋天祭祀太廟，當時議論認爲不應當以卑廢尊。王詔説《禮》經上説有喪不祭，一定要祭，就改日等脱下喪服。建議雖然不被施行，但有識之士認爲他是對的。查驗牧馬草場，彈劾會昌侯孫繼宗、撫寧侯朱永侵占罪。當時地方官缺，皇帝命令京卿三品保舉。王詔説恐怕要助長鑽營之風，皇帝不聽。多次晋升至都給事中。八年七月，敕令修建隆善寺竣工，授予工匠三十人任官尚寶少卿，任道遜等因寫碑都獲晋升。王詔上疏極力勸諫，皇帝不省察。不久，偕同梁璟等

事，帝大怒，召至文華殿面詰之。詔仰呼曰："臣等言雖不當，然區區犬馬之誠，知爲國而已。"乃杖而釋之。出爲湖廣右參政。原傑經略荆、襄，詔襄理功爲多。以父憂去。服除再任，遷右布政使。

弘治元年轉貴州左布政使。其冬，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土官好争襲，所司入其賄，變亂曲直，生邊患。詔不通苞苴，一斷以法，且去弊政之不便者。諸夷歸命，邊徼寧戢。有故官不能歸者，妻子多鬻爲奴。詔爲資遣，得歸者甚衆。洪武中，尚書吴雲繼王禕死事，後禕謚忠文，歲祀之，而不及雲。詔以爲請，乃謚雲忠節，與禕并祀。四年，召拜南京兵部右侍郎，未上，卒。

論及宫闈事，皇帝大怒，召到文華殿當面責問他。王詔昂首大聲説："臣等説得雖不當，然而一點犬馬的誠心，知道爲國盡忠而已。"皇帝於是將他杖責然後釋放。出任湖廣右參政。原傑治理荆、襄，王詔輔助治理功勞較多。因父喪離職。服喪期結束後再度赴任，晋升右布政使。

弘治元年調任貴州左布政使。這年冬，以右副都御史之職巡撫雲南。土官喜好争鬥侵襲，有關部門收受了他們的賄賂，顛倒曲直，滋生邊患。王詔不受賄賂，一切都依據法律决斷，并且去除弊政。諸夷歸順受命，邊境安寧。有不能回鄉的舊屬官，妻子兒女多被賣爲奴。王詔出錢遣送他們回鄉，得以回鄉的人很多。洪武年間，尚書吴雲緊隨王禕均死於國事，後來王禕謚號忠文，每年祭祀，而不論及吴雲。王詔以此爲他奏請，朝廷纔給吴雲謚號忠節，與王禕一起祭祀。四年，召拜南京兵部右侍郎，未及上任，去世。

徐恪

徐恪，字公肅，常熟人。成化二年進士。授工科給事中。中官欲出領抽分廠，恪等疏争。中官怒，請即遣恪等，將摭其罪，無所得乃已。出爲湖廣左參議，遷河南右參政。陝西饑，當轉粟數萬石。恪以道遠請輸直，上下稱便。

弘治初，歷遷左、右布政使。徽王府承奉司違制置吏，恪革之。王奏恪侵侮，帝賜書誡王。河徙逼開封，有議遷藩府三司於許州者，恪言非便，遂寢。四年，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奏言："秦項梁、唐龐勛、元方谷珍輩往往起東南。今東南民力已竭，加水旱洊臻，去冬彗掃天津，直吴、越地。乞召還織造内臣，敕撫按諸臣加意拊循，以弭異變。"帝不從。故事，王府有大喪，遣中官致祭，所過擾民。成化末，始就遣王府承奉。及帝即位，又復之。恪請如先帝制，并條上汰冗官、清賦税、禁

徐恪，字公肅，常熟人。成化二年進士。授官工科給事中。中官想出掌抽分廠，徐恪等上疏規勸。中官惱怒，請求立即遣出貶謫徐恪等，將搜集他的罪證，無所得纔作罷。出任湖廣左參議，晋升河南右參政。陝西饑荒，應當轉運糧食幾萬石。徐恪以路遠爲由請求輸值，上下稱便利。

弘治初年，歷次晋升任左、右布政使。徽王府承奉司違反定制設置官吏，徐恪革除了它。徽王上奏徐恪侵犯侮辱，皇帝賜書告誡王。黄河改道逼迫開封，有人建議遷藩府三司到許州，徐恪説不便，於是罷止。四年，拜官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上奏説："秦項梁、唐龐勛、元方谷珍等往往興起於東南。現在東南民力已竭，加上水旱災害接連降臨，去年冬天彗星掃天津，直達吴、越地區。請求召回織造内臣，敕令撫按諸臣加意撫慰，以消除異變。"皇帝不聽從。舊例，王府有大喪，派中官致祭，經過之處騷擾百姓。成化末年，開始就地派王府承辦。到皇帝即位，又恢復過去的做法。徐恪請求按先帝舊制，并條列上奏汰除冗官、清查賦税、禁止科擾、制定贖

科擾、定贖例、革抽分數事，多議行。户部督逋急，恪以災變請緩其事。御史李興請於鄖陽别設三司，割南陽、荆州、襄陽、漢中、保寧、夔州隸之。恪陳五不可，乃止。

恪素剛正。所至，抑豪右，祛奸弊。及爲巡撫，以所部多王府，持法尤嚴，宗人多不悦。平樂、義寧二王遂訐恪減禄米、改校尉諸事。勘無驗，坐恪入王府誤行端禮門，欲以平二王忿。帝知恪無他，而以二王幼，降敕切責，命湖廣巡撫韓文與恪易任。吏民罷市，泣送數十里不絶。屬吏以羨金贐，揮之去。至則值岐王之國，中使攜鹽數百艘，抑賣於民，爲恪所持阻不行。其黨密構於帝。居一歲，中旨改南京工部右侍郎。恪上疏曰："大臣進用，宜出廷推，未聞有傳奉得者。臣生平不敢由他途進，請賜罷黜。"帝慰留，乃拜命。勢要家濫索工匠者，悉執不予。十一年，考績入都，得疾，遂致仕，卒。

例、革除抽分等幾件事，多討論施行。户部督責拖欠賦税很急，徐恪以災變請求寬緩其事。御史李興請求在鄖陽分别設置三司，割南陽、荆州、襄陽、漢中、保寧、夔州隸屬它。徐恪陳述五不可，於是罷止。

徐恪向來剛正。所到之處抑制豪强，去除奸弊。到擔任巡撫，因管轄範圍多王府，持法尤其嚴厲，皇室的人多不高興。平樂、義寧二王於是揭發徐恪減少禄米、改任校尉等事。查勘没有證據，判徐恪入王府時誤行端禮門，想以此平息二王的忿恨。皇帝知道徐恪没有其他過失，而因二王年幼，降敕命嚴厲斥責，命令湖廣巡撫韓文與徐恪交换任地。吏民罷市，哭着送幾十里而不斷絶。屬吏用剩餘的金錢贈送，徐恪將他趕走。到任時正遇上岐王到封國，中使携帶鹽船幾百艘，降低價格賣給百姓，被徐恪阻止不能施行。其同黨秘密向皇帝誣陷他。過了一年，宫中直接下旨將徐恪改調南京工部右侍郎。徐恪上疏説："大臣晉升任用，應出於朝廷推薦，没有聽説有内宫直接下令得官的。臣生平不敢由别的途徑晉升，請求賜罷黜。"皇帝寬慰挽留，纔受命。權勢要人家濫索工匠的，徐恪都堅持不給予。十一年，考核政績入都，得病，於是辭職，去世。

李介　李昆

李介，字守貞，高密人。成化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御史，巡鹽兩浙，還掌河南道事。以四方災傷，陳時政數事，帝多采用之。介敢言，遇事不可，輒率同列論奏。忤帝意，兩撻於庭。九載滿，擢大理丞，進少卿。

弘治改元，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尋召佐院事。歷兵部左、右侍郎。十年夏，北寇謀犯大同，命介兼左僉都御史，往督軍餉，且經略之。比至，寇已退，乃大修戎備。察核官田牛具錢還之軍，以其資償軍所逋馬價，邊人感悦。先後條上便宜二十事。卒，贈尚書。

李介，字守貞，高密人。成化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改任御史，兩浙巡察鹽政，返回後掌管河南道事務。因四方災傷，陳述時政幾件事，皇帝大多采用。李介敢於直言，遇到不可行的事，就率領同僚上奏争論。因違反皇帝意旨，兩次在大庭上被鞭打。九年任期滿，提升大理丞，進升少卿。

弘治元年，晉升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不久召回輔佐院事。歷任兵部左、右侍郎。十年夏，北方敵寇圖謀侵犯大同，朝廷任命李介兼任左僉都御史，前往督辦軍餉，并且經營管理。等他到達，敵人已退，於是大力整修軍備。審察核實官田牛具錢，歸還給軍隊，以資金抵償軍隊所欠馬匹的價錢，邊防之人感激高興。先後條列上奏對國家有利的二十件事。去世，追贈尚書。

子昆，字承裕。弘治初進士。歷禮部主事。中官何鼎建言下獄，臺諫救之，咸被責。昆復論救，弗聽。父憂歸，起改兵部主事。帝將建延壽塔於城外，昆復疏諫。正德初，群小用事。請黜邪枉，進忠直，杜宦戚請乞，節中外侈費，皆不報。進員外郎，忤尚書劉宇，貶知解州。屢遷陝西左布政使。十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與總督彭澤經略哈密，兵部尚書王瓊劾澤處置失宜，語連昆，下吏。法司言昆設謀遏强寇，功不可掩。瓊不從，謫浙江副使。世宗立，瓊得罪。復官，巡撫順天。尋召爲兵部右侍郎，嘉靖初，改左。大同軍亂，殺巡撫張文錦。昆奉命往撫，承制曲赦之，還請收恤文錦。帝方惡其激變，不從。遇疾歸，久之卒。

李介之子李昆，字承裕。弘治初年進士。歷任禮部主事。中官何鼎因提建議下獄，臺諫營救他，都遭受皇帝斥責。李昆又争論營救，皇帝不聽。因父喪回鄉，起用改任兵部主事。皇帝將要在城外建延壽塔，李昆又上疏諫阻。正德初年，群小人當權。李昆請求罷黜邪僻不正的人，晋升忠心正直的人，杜絶宦官貴戚請求，節制中外鋪張浪費，皇帝都不批答。晋升員外郎，違逆尚書劉宇，被貶任解州知府。積功晋升至陝西左布政使。十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與總督彭澤經營哈密，兵部尚書王瓊彈劾彭澤處置失當，話語牽連到李昆，交付司法官吏審訊。司法官説李昆設謀遏制强寇，功勞不可抹殺。王瓊不從，將他貶爲浙江副使。世宗即位，王瓊獲罪。李昆復官，巡撫順天。不久召爲兵部右侍郎，嘉靖初年，改任左侍郎。大同軍隊叛亂，殺巡撫張文錦。李昆奉命前往鎮撫，沿用舊制曲意赦免叛軍，回朝請求收葬張文錦，撫恤他的家人。皇帝正惱恨張文錦激起變亂，不聽從。得病回鄉，很久之後去世。

黄珂

黄珂，字鳴玉，遂寧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授龍陽知縣。治行聞，擢御史，出按貴州。金達長官何碖謀不軌，計擒之，改設流官。賊婦米魯亂，奏劾巡撫錢鉞、總兵官焦俊等，皆得罪。改按畿輔，歷山西按察使。

正德四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安化王寘鐇反，傳檄四方，用討劉瑾爲名。他鎮畏瑾，不敢以聞。珂封上其檄，因陳便宜八事，而急令副總兵侯勛、參將時源分兵扼河東，賊遂不敢出。亦不剌寇邊，珂偕總兵官馬昂督軍戰，敗之木瓜山。六年，復寇邊，珂檄副總兵王勛等七將分據要害夾擊，復敗之。屢賜璽書、銀幣。

是年秋，入爲户部右侍郎，總督倉場。河南用兵，出理軍餉。主客兵

黄珂，字鳴玉，遂寧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授官龍陽知縣。政績品行聞名於世，提升御史，出京按察貴州。金達長官何碖圖謀反叛，黄珂用計擒獲他，改設流官。賊婦米魯叛亂，上奏彈劾巡撫錢鉞、總兵官焦俊等，都獲罪。改爲按察京郊地區，歷任山西按察使。

正德四年，提升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安化王朱寘鐇造反，傳檄四方，以討伐劉瑾作爲藉口。其他諸鎮畏懼劉瑾，不敢以此上報。黄珂密封上奏其檄文，趁機陳述對國家有利的八件事，而急令副總兵侯勛、參將時源分兵扼守黄河東岸，叛賊於是不敢出戰。亦不剌侵犯邊境，黄珂偕同總兵官馬昂督率軍隊戰鬥，在木瓜山打敗敵人。六年，亦不剌又侵犯邊境，黄珂傳檄令副總兵王勛等七將分别據守要害之地夾擊敵人，又將敵人打敗。朝廷多次賞賜璽書、銀幣。

這年秋，入朝擔任户部右侍郎，總督倉場。河南用兵，出京管理軍餉。本地和外地兵十餘

十餘萬，追奔轉戰，遷止無常。珂隨方轉輸，軍興無乏，録功增俸一級。改刑部，進左侍郎，已改佐兵部。寧王宸濠謀復護衛，珂執議獨堅。九年，擢南京右都御史，尋就拜工部尚書。以年至乞休歸，卒。贈太子少保，謚簡肅。

萬，追逐逃敵轉戰各地，遷徙停止無常。黄珂隨着軍隊的去向轉運糧餉，軍隊行動没有缺乏軍餉，記功增俸禄一級。改調刑部，進升左侍郎，不久改任輔佐兵部。寧王朱宸濠謀求恢復護衛，衹有黄珂堅持反對。九年，提升南京右都御史，不久授官工部尚書。因年老請求退休回鄉，去世。追贈太子少保，謚號簡肅。

王鴻儒

王鴻儒，字懋學，南陽人。少工書，家貧爲府書佐。知府段堅愛其書，留署中，親教之。遣入學校爲諸生，遂舉鄉試第一。成化末，登進士，授南京户部主事。累遷郎中，擢山西僉事，進副使，俱督學政。居九年，士風甚盛。孝宗嘗語劉大夏曰："藩臬中若王鴻儒，他日可大用也。"

王鴻儒，字懋學，南陽人。年幼工於書法，因家貧擔任官府主辦文書的佐吏。知府段堅喜歡他的書法，留在官署中，親自教導他。派入學校爲諸生，於是考取鄉試第一名。成化末年，考中進士，授官南京户部主事。屢次升遷至郎中，提升山西僉事，晋升副使，都督察學政。過了九年，士風很盛。孝宗曾告訴劉大夏説："藩司和臬司中像王鴻儒這樣的人，日後可以大用。"

正德改元，謝病歸。劉瑾擅政，收召名流。四年夏，起爲國子祭酒，以父喪去。再起南京户部侍郎，歷吏部右侍郎，尋轉左。十四年，遷南京户部尚書。甫履任，宸濠反，命督軍餉。疽發於背，遂卒，謚文莊。

正德元年，因病辭職回鄉。劉瑾擅政，招攬名流。四年夏，起用王鴻儒爲國子祭酒，因父喪離職。後再次起用爲南京户部侍郎，歷任吏部右侍郎，不久調任左侍郎。十四年，晋升南京户部尚書。剛上任，朱宸濠造反，朝廷命令他督辦軍餉。背疽發作，於是去世，謚號文莊。

鴻儒爲學，務窮理致用，爲世所推。在吏部，清正自持，門無私謁。

王鴻儒做學問，務求窮理致用，爲世人所推崇。在吏部，清廉正直自持，他的家中没有私下拜求的人。

弟鴻漸，鄉試亦第一。以進士累官山東右布政使，以廉静稱。

弟王鴻漸，鄉試也獲第一名。以進士積功升官至山東右布政使，以廉静著稱。

叢蘭

叢蘭，字廷秀，文登人。弘治三年進士。爲户科給事中。中官梁芳、陳喜、汪直、韋興，先以罪擯斥，復夤緣還京。蘭因清寧宫災，疏陳六事，極論芳等罪，諸人遂廢。尋言："吏部遵詔書，請擢用建言詿誤諸臣，而明旨不盡從，非所以示信。失儀被糾，請免送詔獄。畿内征徭繁重，富民規免，他户代之，宜厘正。"章下所司。進兵科右給事中。都督僉事吴安以傳奉得官，蘭請罷之。時命撥團

叢蘭，字廷秀，文登人。弘治三年進士。擔任户科給事中。宦官梁芳、陳喜、汪直、韋興，先因罪被棄除，又攀關係回京。叢蘭因清寧宫遭災，上疏陳述六件事，極力彈劾梁芳等人的罪過，這些人於是被廢黜。不久上奏："吏部遵照詔書，請求提拔任用因提建議而受連累的諸臣，而陛下明言不完全依從，這不能顯示誠信。舉止不當被糾彈，請免予送進欽犯監獄。京畿内税賦徭役繁重，富民設法免除，别户代替，應改正。"奏章下發有關部門。晋升兵科右給事中。都督僉事吴安因内宫直接命令得官，叢蘭請求罷免他。

營軍八千人修九門城濠，蘭言：“臣頃簡營軍，詔許專事訓練，無復差撥，命下未幾，旋復役之，如前詔何?”遂罷遣。遷通政參議。小王子犯大同，命經略紫荆、倒馬諸關塞蹊隧可通敵騎者百十所。

當時皇帝命令調撥團營軍八千人修建九門城濠，叢蘭說：“臣不久前檢閲團營軍隊，陛下詔令准許他們專門從事訓練，不再差遣調任，詔命下達没多久，很快就又派他們服役，怎麽處置以前的詔令呢?”於是罷除派遣。晋升通政參議。小王子侵犯大同，朝廷命令叢蘭籌劃堵塞紫荆、倒馬諸關敵人騎兵可以通行的小路百十處。

正德三年進左通政。明年冬出理延綏屯田。安化王寘鐇反，蘭奏陳十事，中言：“文武官罰米者，鬻産不能償。朝臣謫戍，刑官妄引新例鍛煉成獄，没其家貲。校尉遍行邊塞，勢焰熏灼，人不自保。”劉瑾大惡之，矯旨嚴責。給事中張瓚、御史汪賜等遂希旨劾蘭。瑾方憂邊事，置不問。數月，瑾誅，進通政使。俄擢户部右侍郎，督理三邊軍餉。

正德三年晋升左通政。第二年冬出任管理延綏屯田。安化王朱寘鐇造反，叢蘭上奏陳述十件事，其中説：“文武官員被罰米的，賣掉家産也不能抵償。朝臣被貶戍邊，刑官妄引新例羅織罪過判刑，没收其家財。校尉在邊塞到處行走，權勢氣焰囂張，人人不能自保。”劉瑾非常惱恨他，假傳聖旨嚴厲斥責。給事中張瓚、御史汪賜等於是迎合劉瑾意旨彈劾叢蘭。劉瑾正擔憂邊防軍事，棄置不追究。幾個月之後，劉瑾被誅，叢蘭晋升通政使。不久提升任户部右侍郎，監督管理三邊軍餉。

六年，陝西巡撫都御史藍章以四月寇亂，移駐漢中。會河套有警，乃命蘭兼管固、靖等處軍務。蘭上言：“陝西起運糧草，數爲大户侵牟，請委官押送。每鎮請發内帑銀數萬，預買糧草。御史張彧清出田畝，請蠲免子粒，如弘治十八年以前科則。靈州鹽課，請照例開中，召商糴糧。軍士折色，主者多剋減，乞選委鄰近有司散給。”從之。

六年，陝西巡撫都御史藍章因四月敵寇侵擾，移駐漢中。恰逢河套有危急情況，朝廷於是命令叢蘭兼管固、靖等處軍務。叢蘭上疏説：“陝西起運糧草，多次被大户侵奪，請求委派官吏押送。每鎮請調發國庫銀幾萬，預買糧草。御史張彧清出田畝，請按弘治十八年以前的田賦標準，減免子粒糧。靈州鹽税，請照例輸糧入邊换鹽，招商糴糧。軍士的布帛銀鈔，主管將官多剋扣，請選派鄰近主管部門分給。”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

是年冬，南畿及河南歲侵，命蘭往振。未赴而河北賊自宿遷渡河，將逼鳳陽。乃命蘭以本官巡視盧、鳳、滁、和，兼理振濟。河南白蓮賊趙景隆自稱宋王，掠歸德，蘭遣指揮石堅、知州張思齊等擊斬之。九月，賊平，論功賚金幣，增俸一級，召還理部事。部無侍郎，缺，乃命添注。明年，大同有警，命巡視居庸、龍泉諸關。尋兼督宣、大軍餉，進右都御史，總制宣、大、山東軍務。令内地

這年冬，南畿及河南歉收，朝廷命叢蘭前往賑濟。還没有赴任而黄河北面的賊寇從宿遷渡黄河，將進逼鳳陽。朝廷命叢蘭以本官巡視盧、鳳、滁、和，兼管賑濟。河南白蓮賊趙景隆自稱宋王，搶掠歸德，叢蘭派指揮石堅、知州張思齊等進擊斬殺趙景隆。九月，賊寇被平定，論功叢蘭受賞金幣，增加俸禄一級，召回朝管理户部事務。户部没有侍郎，空缺，於是命令等候委任。第二年，大同有緊急情況，朝廷命令叢蘭巡視居庸、龍泉等關。不久兼督宣、大軍餉，晋升右都御史，總管宣、大、山東軍務。命令内地都

皆築堡，寇至收保如塞下。寇五萬騎自萬全右衛趨蔚州大掠，又三萬騎入平虜南城，以失事停半歲俸。

修築堡壘，敵人到了就像邊塞一樣收縮到堡壘中。敵人五萬騎兵從萬全右衛奔向蔚州，大肆搶掠，另有三萬騎兵入侵平虜南城，叢蘭因戰事失利被停半年俸禄。

十年夏，改督漕運，尋兼巡撫江北。中官劉允取佛烏思藏，道蘭境，入謁，辭不見。允需舟五百餘艘、役夫萬餘人，蘭馳疏極陳其害。不報。居四年，以事忤兵部尚書王瓊，解漕務，專任巡撫。寧王宸濠反，蘭移鎮瓜州。十五年遷南京工部尚書。

十年夏，改督漕運，不久兼巡撫江北。宦官劉允取佛於烏思藏，取道叢蘭的轄境，入府拜訪，叢蘭推辭不見。劉允需要舟船五百餘艘、役夫一萬餘人，叢蘭馳馬上疏極力陳述其危害。皇帝不批答。過了四年，因事觸犯兵部尚書王瓊，解除漕務，專任巡撫。寧王朱宸濠造反，叢蘭移鎮瓜州。十五年晋升南京工部尚書。

世宗即位，御史陳克宅劾蘭附江彬。帝以蘭素清謹，釋勿問。蘭遂乞休去。卒，贈太子少保。

世宗即位，御史陳克宅彈劾叢蘭依附江彬。皇帝因叢蘭向來清廉謹慎，擱置不予追問。叢蘭於是請求退休離去。去世，追贈太子少保。

吴世忠

吴世忠，字懋貞，金谿人。弘治三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兩畿及山東、河南、浙江民饑，有詔振恤，所司俟勘覆。世忠極言其弊，因條上興水利、復常平二事，多施行。已，請恤建文朝殉難諸臣，乞賜爵謚，崇廟食，且録其子孫，復其族屬，爲忠義勸。章下禮官，寢不行。尚書王恕被訐求去，上疏請留之。壽寧侯張鶴齡求勘河間賜地，其母金夫人復求不已。帝命遣使，世忠言："侯家仰托肺腑，豈宜與小民争尺寸。命部勘未已，内臣繼之。内臣未已，大臣又繼之。剥民斂怨，非國家福，尤非外戚之福。"不聽。

吴世忠，字懋貞，金谿人。弘治三年進士。授官兵科給事中。兩京地區及山東、河南、浙江人民饑荒，皇帝下詔賑濟撫恤，有關部門等候勘查核實。吴世忠極言其弊，於是條列上奏興修水利、恢復常平二事，多被施行。不久，請求撫恤建文朝殉難衆臣，請求賜爵位謚號，立廟祭祀以示尊崇，并且録用他們的子孫，恢復他們的族屬，以鼓勵忠義。奏章下發禮官，被停止不施行。尚書王恕被彈劾請求辭職，吴世忠上疏請求挽留他。壽寧侯張鶴齡請求勘查河間賜地，他的母親金夫人又索求不止。皇帝命令派遣使者，吴世忠説："侯家仰托皇親，豈應同小百姓争奪小塊土地。命令進行勘查還没有結束，内臣繼續有求。内臣没有結束，大臣又繼續請求。剥削百姓聚集怨恨，不是國家的福分，尤其不是外戚的福分。"皇帝不聽。

大同總兵官神英、副總兵趙昶等，因馬市令家人以違禁綵繒易馬，番人因闌入私易鐵器。既出塞，復潛兵掠蔚州，陷馬營，轉剽中東二路。英等擁兵不救，巡撫劉瓛、鎮守中官孫振又不以實聞。十一年，事發，世忠往勘。上疏備陳大同邊備廢弛，士卒困苦之狀。因極言英、瓛等貪利畏

大同總兵官神英、副總兵趙昶等，通過馬市令家人用違禁綵繒换馬，番人因此混入境内私换鐵器。已經出塞，又秘密派軍隊搶掠蔚州，攻陷馬營，轉而剽掠中東二路。神英等掌握軍隊不救援，巡撫劉瓛、鎮守中官孫振又不按實際情况上報。十一年，事情被揭發，吴世忠前往審查。上疏詳細陳述大同邊備廢弛，士卒困苦的情况。於是極言神英、劉瓛等貪利畏敵，完全没有法度。

敵，蕩無法度。英落職，瓛、振召還，昶及游擊劉淮、參將李嶼等俱逮問。已而瓛改大理少卿，昶以大理丞吴一貫覆讞僅鐫級。世忠復極論瓛罪，且詆一貫，帝皆不問。闕里文廟災，陳八事，不能盡用。

寇犯延綏、大同，世忠言："國初設七十二衛，軍士不下百萬。近軍政日壞，精卒不能得一二萬人。此兵足憂也。太倉之儲，本以備軍。近支費日廣，移用日多。倘興師十萬，犒賜無所取給。此食足憂也。正統己巳之變尚有石亨、楊洪，邇所用李杲、阮興、趙昶、劉淮之屬，先後皆敗。今王璽、馬昇又以失事告。此將帥足憂也。國家多事，大臣有以鎮之。邇者忠正多斥，貪庸獲存。既鮮匡濟之才，又昧去就之節，安能懾强敵壯國勢乎？此任人足憂也。政多舛乖，民日咨怨。京軍敝力役，京民苦催科，畿甸覬恩尤切。顧使不樂其生至此，臨難誰與死守。此民心足憂也。天變屢徵，火患頻發。雲南地震壓萬餘家，大同馬災踣二千匹。此天意足憂也。願順好惡以收人心，肅念慮以回天意，遣文武重臣經略宣、大，以飭邊防。策免諸臣不肖者，而起素有才望，如何喬新、劉大夏、倪岳、戴珊、張敷華、林俊諸人，以任國事。則賊將望風遠循，而邊境可無憂矣。"帝以言多詆毁，切責之。尋乞大同增置臺堡，以閒田給軍耕墾，不徵其税。江西歲饑盜起，請簡巡撫，黜有司貪殘者。又請築京師外城。所司多從其議。再遷吏科左給事中，擢湖廣參議，坐事降山東僉事。

神英被削職，劉瓛、孫振被召回，趙昶及游擊劉淮、參將李嶼等都被逮捕審問。不久劉瓛改任大理少卿，趙昶因大理丞吴一貫重新審定案件僅被降級。吴世忠又極力揭發劉瓛的罪責，并且指責吴一貫，皇帝都不追究。闕里文廟遭災，吴世忠上疏陳述八件事，皇帝不能完全采用。

敵寇侵犯延綏、大同，吴世忠説："開國之初設七十二衛，軍士不下一百萬。近來軍政日益敗壞，精兵不到一二萬人。如此之軍隊值得憂慮。太倉的儲備，本來是準備軍需的。近來支出費用日益增加，挪用日益增多。倘若發兵十萬，犒勞賞賜無處取以供給。如此之糧食值得憂慮。正統己巳之變時還有石亨、楊洪，近來所任用的李杲、阮興、趙昶、劉淮之輩，先後都戰敗。現在王璽、馬昇又因戰鬥失敗被控告。如此之將帥值得憂慮。國家多事，有賴大臣鎮撫。近來忠心正直的人多被斥退，貪婪平庸的人却得以留用。既少有匡時濟世之才，又不明去就之節，怎麽能鎮壓威懾强敵壯大國勢呢？如此任人值得憂慮。政事多錯亂，百姓日益嗟嘆怨恨。京城的軍隊疲憊於工程勞役，京城人民苦於催收賦税，京城郊區希望得到皇恩更加急切。然而使他們生活得如此的不快樂，臨難時誰來死守。如此之民心值得憂慮。天變多次應驗，火患頻繁發生。雲南地震壓壞萬餘人家，大同馬災倒斃二千匹。如此之天意值得憂慮。希望順應百姓的好惡以收攬人心，恭敬地思慮以挽回天意，派遣文武重臣經營治理宣、大，以整頓邊防。罷免没有才能的大臣，而起用向來有才能名望的，如何喬新、劉大夏、倪岳、戴珊、張敷華、林俊等人，以擔當國事。那麽賊寇將望風遠逃，而邊境可以無憂了。"皇帝因他的話中多詆毁，嚴厲斥責他。不久請求大同增設臺堡，將閑置的田地給軍隊耕墾，不徵賦税。江西收成不好發生饑荒盜賊興起，吴世忠請求選拔巡撫，罷黜有關部門中貪婪殘暴的人。又請求修築京師外城。有關部門大多依從了他的建議。再次晋升任吏科左給事中，提升爲湖廣參議，因事獲罪降任山東僉事。

正德四年閏九月，召爲光禄少

正德四年閏九月，召爲光禄少卿，不久改任

卿，旋改尚寶司卿。其年冬，與通政叢蘭等出理邊屯，世忠往薊州。明年奏言："占種盗賣，積弊已久。若一一究問，恐人情不安，請量爲處分。"從之。劉瑾敗，言官劾其嘗請清核屯田，助瑾爲虐。世忠故方鯁，朝議寬之，得免。再遷大理少卿。八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寇在河套，逐之失利，乃引疾歸。

尚寶司卿。這年冬，與通政叢蘭等出京治理邊防屯軍，吴世忠前往薊州。第二年上奏説："占地耕種盗賣，積下的弊端已久。如一一追究查問，恐怕人心不安，請酌情處置。"皇帝依從了他的建議。劉瑾事敗，諫官彈劾吴世忠曾請求清核屯田，幫助劉瑾幹壞事。吴世忠本來方正耿直，朝廷討論寬恕他，得以免除罪罰。再次晋升大理少卿。八年，提升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敵寇在河套，吴世忠追擊失利，於是稱病辭職回鄉。

贊曰：明至英宗以後，倖門日開。傳奉請乞，官冗役繁，用度奓汰，盛極孽衰，國計坐絀。李敏諸人斤斤爲國惜財，抵抗近倖，以求紓民。然涓滴之助，無補漏巵。國家當承平殷阜之世，侈心易萌。近習乘之，糜費日廣。《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又曰"不節若，則嗟若"，此恭儉之主所爲凜凜也。

贊曰：明朝到英宗以後，寵幸之門日益打開。不經吏部選拔，宫中直接授官和請求田産鹽引，官吏冗雜工役繁多，用度奢侈，强盛到極點便轉向衰微，國家經濟因此不足。李敏等人一絲一毫地爲國惜財，抵抗近臣佞幸，以求緩解百姓負擔。然而一點一滴的幫助，不能填補大的漏洞。國家正當和平殷盛之世，侈靡之心容易萌生。親近小人趁機求取，糜費日益增加。《易》説"用制度來節制，不損傷財物，不危害人民"，又説"不節制，百姓就會嗟怨"，這是恭儉的君主所畏懼的原因。

明史卷一百八十六

列傳第七十四

韓文 顧佐 陳仁 張敷華 楊守隨 (弟)守阯
許進 (子)誥 讚 論 雍泰 張津 陳壽 樊瑩 熊繡 潘蕃
胡富 張泰 吴文度 張鼐 冒政 王璟 朱欽

韓文

韓文，字貫道，洪洞人，宋宰相琦後也。生時，父夢紫衣人抱送文彦博至其家，故名之曰文。成化二年舉進士，除工科給事中。核韋州軍功，劾寧晋伯劉聚，都御史王越、馬文升等濫殺妄報。尋劾越薦李秉、王竑，語頗涉兩宫，帝怒，撻之文華殿庭。已，進右給事中，出爲湖廣右參議。中貴督太和山，乾没公費。文力遏之，以其羡易粟萬石，備振貸。九谿土酋與鄰境争地相攻，文往諭，皆服。閲七年，轉左。

韓文，字貫道，洪洞人，是宋宰相韓琦的後代。韓文出生時，他的父親夢見穿紫衣的人抱着文彦博送到家中，因此給他取名叫文。成化二年考中進士，任工科給事中。核實韋州所立的軍功，彈劾寧晋伯劉聚，都御史王越、馬文升等濫殺無辜，謊報功勞。不久又彈劾王越推薦李秉、王竑事，言語多涉及東西兩宫，皇帝發怒，在文華殿的庭堂受到鞭打。事後，進升爲右給事中，出任湖廣右參議。中貴人督太和山，侵吞公款。韓文竭力制止，并用餘錢换一萬石米，用來防備賑貸災荒。九谿土司與鄰境部落因争奪土地相互攻打，韓文前往訓諭，交戰雙方都表示服從。過了七年，轉任左參議。

弘治改元，王恕以文久淹，用爲山東左參政。居二年，用倪岳薦，擢雲南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移撫河南，召爲户部右侍郎。母喪除，起改吏部，進左。十六年，拜南京兵部尚書。歲侵，米價翔踴。文請預發軍餉三月，户部難之。文曰："救荒如救焚，有罪，吾自當之。"乃發廩十六萬石，米價爲平。明年召拜户部尚書。

弘治元年，王恕因韓文長期没有升遷，任用爲山東左參政。過了二年，因倪岳的推薦，升任雲南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巡撫湖廣，調任巡撫河南，召任户部右侍郎。爲母親服喪期滿後，起用改任吏部右侍郎，進升左侍郎。十六年，任南京兵部尚書。此年收成不好，米價高漲。韓文請求提前發放三個月的軍餉，户部認爲有困難。韓文説："救災如救火，如有罪責，由我承擔。"於是打開糧倉發放十六萬石糧食，米價恢復正常。第二年任命爲户部尚書。

文凝厚雍粹，居常抑抑。至臨大事，剛斷無所撓。武宗即位，賞賚及

韓文爲人凝重敦厚，和藹純美，平時謹慎謙虚。而到面臨大事，堅决果斷不妥協。武宗即

山陵、大婚諸費，需銀百八十萬兩有奇，部帑不給。文請先發承運庫，詔不許。文言："帑藏虛，賞賚自京邊軍士外，請分別給銀鈔，稍益以内庫及内府錢，并暫借勛戚賜莊田税，而敕承運庫内官核所積金銀，著之籍，且盡罷諸不急費。"帝不欲發内帑，命文以漸經畫。文持大體，務爲國惜財。真人陳應循、大國師那卜堅參等落職，文請没其貲實國帑。舊制，監局、倉庫内官不過二三人，後漸添注，或一倉十餘人，上林苑、林衡署至三十二人，文力請裁汰。淳安公主賜田三百頃，復欲奪任丘民業，文力争乃止。

位，賞賜及修建皇家陵墓、完成大婚的各項費用，需要銀一百八十多萬兩，國庫無力供給。韓文請求先啓用承運庫，皇帝下詔不允許。韓文説："府藏空虛，賞賜除京邊軍士以外，請分别給銀鈔，略加一些内庫及内府錢。并暫時借用勛臣外戚賜莊的田税，然後下令承運庫内官核實庫内儲積的金銀，記録於簿籍，并全部取消各種不急需的開支。"皇帝不想動用内府錢，便命令韓文逐項經營籌劃。韓文從大局出發，努力爲國家節省錢財。真人陳應循、大國師那卜堅參等人被罷免，韓文請求没收他們的財産充實國庫。按舊有規定，監局、倉庫内官不能超過二三人，後來逐漸增加，有的一倉十多人，上林苑、林衡署竟達三十二人，韓文竭力請求裁減冗員。淳安公主賞賜三百頃土地，又想奪取任丘百姓的田産，韓文竭力抗争纔停止。

孝宗時，外戚慶雲、壽寧侯家人及商人譚景清等奏請買補殘鹽至百八十萬引，文條鹽政夙弊七事，論殘鹽尤切。孝宗嘉納，未及行而崩，即入武宗登極詔中，罷之。侯家復奏乞，下部更議，文等再三執奏，弗從，竟如侯請。正德元年，内閣及言官復論之，詔下廷議。文言："鹽法之設，專以備邊。今山、陝饑，寇方大入，度支匱絀，飛輓甚難。奈何壞祖宗法，忽邊防之重？"景清復陳乞如故，文等劾其桀悍，請執付法官。帝不得已，始寢前命。

孝宗時，外戚慶雲、壽寧侯的家人以及商人譚景清等上奏請求購買補足缺額的殘鹽達一百八十萬引，韓文列舉了鹽政中早已存在的七種弊端，論述殘鹽尤爲剴切。孝宗贊許并采納，但没來得及執行而駕崩，便移入武宗登基頒布的詔書中，此事作罷。慶雲、壽寧侯家再次上奏請求，朝廷下交户部重新商議。韓文等再三堅持上奏，皇帝不聽從，最終仍按侯家的請求辦。正德元年，内閣和諫官又論及這件事，詔令下交朝廷大臣討論。韓文説："鹽法的制定，專爲守備邊防。現在山、陝發生饑荒，敵寇正大舉入侵，經費十分匱乏，輸送糧草十分困難，爲什麽要破壞祖宗法規，忽視邊防的重要性呢？"譚景清又陳述請求如故，韓文等人彈劾他凶悍霸道，請求將他逮捕交付法官。皇帝不得已，纔終止了先前的命令。

榮王乞霸州莊田，崇王請自徵莊田租，勿令有司與，文皆持却之。保定巡撫王璟請革皇莊，廷議從之，帝命再議。文請命巡撫官召民佃，畝徵銀三分輸内庫，而盡撤中官管莊者，大學士劉健等亦力言内臣管莊擾民。乃命留中官各一人、校尉十人，餘如

榮王請求霸州的莊田，崇王請求自行徵收莊田地租，不讓主管官吏參與，韓文都予以拒絕。保定巡撫王璟請求取消皇家莊田，朝廷討論依從，皇帝命令重新討論。韓文請求命令巡撫以官府名義向農民召租莊田，每畝徵收銀兩三分上交國庫，并全部撤銷管理莊田的宦官，大學士劉健等也竭力陳述宦官管理皇家莊田擾亂農民。於是

文議。中旨索寶石、西珠，文請屏絶珍奇，以養儉德。報可。帝將大婚，取户部銀四十萬兩，文連疏請，得免四之一。

皇帝下令留宦官各一人、校尉十人，其餘都依韓文的建議。皇帝下令索求寶石、珍珠，韓文請求除絶珍奇玩物，以養成節儉的美德。皇帝批覆同意。皇帝將舉行婚禮，取户部白銀四十萬兩，韓文接連上疏請求，最後減免了四分之一。

文司國計二年，力遏權倖，權倖深疾之。而是時青宫舊奄劉瑾等八人號“八虎”，日導帝狗馬、鷹兔、歌舞、角抵，不親萬幾。文每退朝，對僚屬語及，輒泣下。郎中李夢陽進曰：“公大臣，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爲？諫官疏劾諸奄，執政持甚力。公誠及此時率大臣固争，去‘八虎’易易耳。”文捋鬚昂肩，毅然改容曰：“善！縱事勿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報國。”即偕諸大臣伏闕上疏，略曰：“人主辨奸爲明，人臣犯顔爲忠。况群小作朋，逼近君側，安危治亂胥此焉關。臣等伏睹近歲朝政日非，號令失當。自入秋來，視朝漸晚。仰窺聖容，日漸清削。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丘聚、劉瑾、高鳳等造作巧僞，淫蕩上心。擊球走馬，放鷹逐犬，俳優雜劇，錯陳於前。至導萬乘與外人交易，狎暱媟褻，無復禮體。日游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此輩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己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業，在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游宴損神，起居失節，雖齏粉若輩，何補於事。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以至陛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以累聖德？竊觀前古奄宦誤國，爲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其明驗也。今永成

韓文主持國家經濟兩年，竭力遏制權貴幸臣，權貴幸臣對他深惡痛絶。而這時青宫原有宦官劉瑾等八人號稱“八虎”，天天引誘皇帝逐狗跑馬、放鷹獵兔、鶯歌燕舞、沉迷角抵，不理朝政。韓文每次退朝，對同僚談及此事，便傷心落淚。郎中李夢陽進言説：“您是大臣，按義當與國事休戚與共，光哭有什麽用？諫官上疏彈劾這些宦官，執政大臣予以有力支持。您如果在此時率領大臣堅决抗争，除去‘八虎’也很容易的。”韓文捋鬚挺胸，毅然改變容色説：“好！即使事不成功，我這個年紀死也無憾了，不死不足以報效國家。”於是偕同諸大臣直接上疏皇帝，意思大致是：“人主以明辨奸臣爲聖明，人臣以敢於直言爲忠誠。何况衆小人相互勾結，逼近君側，此事關國家安危治亂。我等目睹近年來朝政一天不如一天，號令失當。從入秋以來，皇帝上朝的時間日漸推遲。仰視聖上容顔，日漸消瘦。都説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丘聚、劉瑾、高鳳等弄虚作假，惑亂聖心。擊球跑馬，放鷹逐犬，俳優雜劇，交錯陳列於皇帝面前。以致引誘皇帝與外人往來，淫猥輕褻，不再有禮儀體統。白天游玩不足，晚上還要繼續，勞頓消耗精神，損害志向德行。致使天道失序，地氣不寧，雷聲怪異星象改變，桃李秋天開花。考察其占候，都不是好徵兆。這些小人，衹知迷惑皇上爲自己謀私利，而不顧及赫赫天命。皇皇帝業，繫於陛下一身。現大婚雖已完成，而儲君尚未建立。萬一游樂宴飲損傷精神，飲食起居失去節制，即使將那班小人粉身碎骨也於事無補。高皇帝艱難創業歷經百戰，取得天下，各位先帝繼承下來，直到陛下。先帝臨終前囑托的話，陛下是聽到的。爲什麽還遷就那些小人，讓他們伴隨左右，從而玷污了陛下的聖德呢？觀察古代宦官貽害國家，製造禍亂特别嚴重的，漢代的十常侍、

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益無忌憚，必患在社稷。伏望陛下奮乾剛，割私愛，上告兩宫，下諭百僚，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泄神人之憤，潛削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業。"疏入，帝驚泣不食。瑾等大懼。

唐代的甘露之變，就是明證。現在馬永成等人罪惡已昭著，如果縱容他們而不加治罪，將來會更加肆無忌憚，這一定是國家的禍患。萬望陛下毅然決斷割捨私愛，上告東西兩宫，下諭群臣百官，明正典刑，使天地恢復常態，導泄神人憤怒，暗中消除禍患的根源，永保陛下長久帝業。"奏疏呈進，皇帝震驚哭泣不能進食。劉瑾等人大爲恐懼。

時内閣劉健、謝遷等方持言官章不肯下，文疏復入。帝遣司禮太監李榮、王岳等詣閣議。一日三至，健等持益堅。岳素剛直，獨曰："閣議是。"是夜，八人者環泣帝前。帝怒，立收岳下詔獄，而外廷固未之知也。明日，文倡九卿科道再詣闕固争。俄有旨，宥八人不問。健、遷倉皇致仕去。八人各分據要地，瑾掌司禮，時事遂大變。

當時内閣劉健、謝遷等正扣住諫官的奏章不肯下發，韓文再次上疏。皇帝派司禮太監李榮、王岳等前往内閣商議。一天去三次，劉健等人的態度更加堅決。王岳一向剛强正直，他獨自説："内閣的意見是正確的。"當夜，八人圍繞在皇帝周圍哭泣。皇帝大怒，立即逮捕王岳關入欽犯監獄，而外廷根本不知此事。第二天，韓文倡議九卿科道官再次到廷闕堅決抗争。不久聖旨下達，赦免八人不予追究。劉健、謝遷匆忙辭官而去。八人分别據有重要地位，劉瑾掌管司禮，時局於是大變。

瑾恨文甚，日令人伺文過。逾月，有以僞銀輸内庫者，遂以爲文罪。詔降一級致仕，郎中陳仁謫鈞州同知。給事中徐昂乞留文原官，中旨謂顯有囑托，落文職，以顧佐代，并除昂名。二年三月，榜奸黨姓名，自劉健、謝遷外，尚書則文爲首，餘若張敷華、楊守隨、林瀚等凡五十三人，列於朝堂。文子高唐知州士聰，刑部主事士奇，皆削籍。文出都門，乘一藍輿，行李一車而已。瑾恨未已，坐以遺失部籍，逮文及侍郎張縉下詔獄。數月始釋，罰米千石輸大同。尋復罰米者再，家業蕩然。

劉瑾特别恨韓文，天天派人探察韓文的過失。一個月後，有人把假銀輸入内庫，於是以此作爲韓文的罪狀。皇帝下詔降韓文一級官職退休，郎中陳仁貶謫爲鈞州同知。給事中徐昂請求保留韓文原職。内宫傳出皇帝詔諭稱徐昂所言顯然受韓文囑托，罷免韓文的職務，用顧佐代替他，并除掉徐昂的官籍。第二年三月，張榜公布奸黨姓名，除劉健、謝遷外，尚書則以韓文爲首，其他如張敷華、楊守隨、林瀚等共五十三人，張榜列在朝堂上。韓文的兒子高唐知州韓士聰，刑部主事韓士奇，都被削除官籍。韓文出京都城門時，乘坐一輛藍車，行李衹有一車而已。劉瑾并未解恨，以遺失户籍檔案定罪，逮捕韓文和侍郎張縉入欽犯監獄。幾個月後纔釋放，罰米一千石輸送到大同。不久又再次罰米，韓文家業蕩然無存。

瑾誅，復官，致仕。世宗即位，遣行人齎璽書存問，賚羊酒。令有司月給廩四石，歲給役夫六人終其身。復加太子太保，蔭一孫光禄寺署丞。

劉瑾被誅殺後，韓文恢復原官，退休。世宗即位後，派使者帶着詔書前去慰問，賜贈羊酒。命令主管官吏每月發給他四石官糧，每年派給韓文役夫六人，直到他去世。又加封韓文太子太

嘉靖五年卒，年八十有六。贈太傅，謚忠定。

保，封蔭一個孫子任光禄寺署丞。韓文於嘉靖五年去世，時年八十六歲。朝廷追贈太傅，謚號忠定。

士聰，舉人。罷官後，不復仕。士奇進士，終湖廣參政。少子士賢，亦由舉人爲開封同知。孫廷瑋，進士，行太僕卿。

韓士聰，是舉人。罷官後，不再作官。韓士奇是進士，終任湖廣參政。小兒子韓士賢，也由舉人任開封同知。孫子韓廷瑋，是進士，行太僕卿。

顧佐

顧佐，字良弼，臨淮人。成化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按錦衣指揮牛循，中官顧雄、鍾欽罪，無所撓。出爲河間知府。弘治中，再遷大理少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宗室第宅，官爲繕，費不貲，佐請悉令自營治。正統末，權發太原、平陽民戍邊，後久不代，佐奏令更代。入爲左副都御史，勘罷遼東總兵官李杲、太監任良、巡撫張玉。歷户部左、右侍郎，出理陝西軍食。善區畫，儲蓄餘三年。正德改元，代韓文爲尚書。劉瑾憾文，捃摭萬端。部有故册逸，欲以爲文罪，逼佐上其事，佐不可，坐事奪俸三月。佐乃再疏乞歸，從之。瑾憾不置，三罰米輸塞上，至千餘石。家貧，稱貸以償。卒，贈太子太保。

顧佐，字良弼，臨淮人。成化五年考中進士。授官刑部主事，歷任郎中。檢舉錦衣指揮牛循，宦官顧雄、鍾欽所犯之罪，毫不妥協。出任河間知府。弘治年間，兩次升遷任大理少卿，升任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皇帝宗族住宅，都由國家免費修繕，費用不可計算，顧佐請求全部讓他們自己管理修繕。正統末年，暫時徵發太原、平陽人民鎮守邊疆，後長久没有人替换，顧佐上奏請求更换。應召入京，任左副都御史，審查并罷免遼東總兵官李杲、太監任良、巡撫張玉。歷任户部左、右侍郎，出京管理陝西的軍糧。顧佐善於籌劃安排，儲蓄了三年餘糧。正德元年，顧佐代替韓文任尚書。劉瑾痛恨韓文，多方收集材料打擊他。户部掌管的舊檔案有遺失，劉瑾便想以此定韓文的罪，逼顧佐把檔案丢失之事上奏皇帝，顧佐没答應，因此事獲罪扣發三個月俸禄。顧佐便兩次上疏請求退休，皇帝答應了他的請求。劉瑾仍覺不解恨，多次罰顧佐把米運輸到塞上，達到一千多石。顧佐家貧，不得不借貸交罰米。顧佐死後，追贈太子太保。

陳仁

陳仁，字子居，莆田人。成化末進士。弘治中，官户部郎中。闕里先聖廟災，疏請修省。陝西進古璽，仁抗疏斥其僞。詔召番僧領占竹於四川，仁疏諫。又請復建文忠臣方孝孺等官。多格不行。正德初，瑾以贋銀事坐尚書文罪，仁并謫。後瑾誅，累擢至浙江右布政使。

陳仁，字子居，莆田人。成化末年進士。弘治年間，任户部郎中。闕里先聖廟發生火災，陳仁上疏請求修繕。陝西進獻古璽，陳仁上疏直言指明那是假的。皇帝下詔從四川召見番僧領占竹，陳仁上疏勸諫。又請求恢復建文時的忠臣方孝孺等的官職。陳仁的奏議多被擱置，没有施行。正德初年，劉瑾以假銀事件判尚書韓文罪，陳仁也被貶謫。後劉瑾被誅，陳仁屢次升遷官至浙江右布政使。

張敷華

張敷華，字公實，安福人。父洪，御史，死土木難。敷華少負氣節。年七歲，里社樹爲祟，麾群兒盡伐之。景泰初，録死事後，入國學。舉天順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成化元年，與劉大夏願就部曹。除兵部主事，歷郎中。廉重不撓，名等於大夏。

張敷華，字公實，安福人。父親張洪，官任御史，死於土木之難。張敷華年少時很有氣節。七歲時，鄉里社廟的樹作祟，他指揮一群兒童將社樹全部砍去。景泰初年，收録死於國事的後代，張敷華進國學讀書。於天順八年考中進士，被選爲庶吉士。成化元年，與劉大夏願意到部曹作官。任兵部主事，歷任郎中。廉潔穩重不屈不撓，與劉大夏齊名。

十一年出爲浙江參議。景寧礦盗起，至數千人。敷華諭散之，執其魁十二人。居浙十餘年，歷布政使。弘治初，遷湖廣。歲饑，令府縣大修學宫，以傭直資餓者。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中道奔喪，服闋還故官。部内賦輸大同，困於折價。敷華請太原以北可通車者仍輸米，民便之。改撫陝西，製婚娶、喪葬之式，納民於禮。妖僧據終南山爲逆，廷議用兵，尚書馬文升曰："張都御史能辦此。"敷華果以計縛僧歸。遷南京兵部右侍郎。

成化十一年出任浙江參議。景寧的礦賊起事，多達數千人。張敷華告論遣散了他們，逮捕了十二個首領。他在浙江做官十幾年，歷任布政使。弘治初年，改任湖廣參議。適逢饑荒，張敷華便命令府縣大規模修建學校，用傭金資助飢民。後張敷華升任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中途奔喪，服喪期滿後仍任原職。管轄區内的賦稅送繳大同，被折價所困擾。張敷華上書請求太原以北可通車的地方仍然交納米，給人民帶來了便利。張敷華改撫陝西後，制定婚娶、喪葬制度，置百姓於禮的規範之中。妖僧占據終南山反叛。朝廷商討用兵，尚書馬文升説："張敷華都御史能辦好這件事。"張敷華果然用計謀捉拿僧人歸案。升任南京兵部右侍郎。

十二年改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諸府。高郵湖堤圮，浚深溝以殺水勢。又築寶應堤。民利賴焉。改掌南京都察院。與吏部尚書林瀚、僉都御史林俊、祭酒章懋，稱"南都四君子"。就遷刑部尚書。

十二年改任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并兼巡撫淮、揚等府。高郵湖堤坍塌，他開挖深溝以減小水勢。又修築了寶應堤。百姓依賴而獲利。改任掌管南京都察院。與吏部尚書林瀚、僉都御史林俊、祭酒章懋，合稱"南都四君子"。就地升遷刑部尚書。

正德元年，召爲左都御史。其冬，大臣與言官請去劉瑾等，内閣力主之。帝猶豫，敷華乃上言："陛下宴樂逸游，日狎憸壬，政令與詔旨相背，行事與成憲交乖，致天變上干，人心下拂。今給事中劉蒞，御史朱廷聲、徐鈺等連章論列，但付所司。英國公懋與臣等列名上請，但云'朕自處置'。臣竊嘆惑，請略言時政之弊。如四十萬庫藏已竭，而取用不

正德元年，召任左都御史。那年冬天，大臣和諫官請求除去劉瑾等人，内閣極力主張。皇帝却猶豫不决，張敷華於是上疏説："陛下宴飲享樂，放縱游玩，整天接近奸佞小人，政令與聖旨相矛盾，行事與舊有制度相背離，致使上犯天變，下背人心。現在給事中劉蒞、御史朱廷聲、徐鈺等連章上疏一一陳述，却衹把這些事情交給主管部門。英國公懋與臣等聯名上疏請求，衹説'朕自己處置'。臣私下慨嘆困惑，請允許臣略説時政的弊端。比如説四十萬的府藏已用完，

已。六七歲童子何知，而招爲勇士。織造已停，傳奉已革，尋復如故。鹽法、莊田方遣官清核，而奏乞之疏隨聞。中官監督京營、鎮守四方者，一時屢有更易。政令紛拏，弊端滋蔓。夫國家大事，百人争之不足，數人壞之有餘。願陛下審察。"疏入，不報。

而仍取用不止。六七歲的兒童懂什麽，却被召爲勇士。織造已被廢除，不經吏部考核，由内宫直接任用的傳奉制度也被革除，時隔不久却又恢復如故。鹽法、莊田剛剛派人清查，但上奏請求的奏疏却隨後傳來。中官監督京營、鎮守四方的官員，一時之間屢有變更。政策法令繁複，弊端滋生蔓延。國家大事，百人争論猶顯不足，幾人破壞却綽綽有餘。望陛下審察。"奏疏遞上，却没有回覆。

既而朝事大變，宦官勢益張。至除夕朝罷，忽傳旨與楊守隨俱致仕。敷華即日就道。至徐州洪，坐小艇，觸石幾溺死。瑾恨未已，欲借湖廣倉儲浥爛，坐以贓罪。修撰康海過瑾曰："吾秦人愛張公如父母，公忍相薄耶?"瑾意稍解，猶坐敷華奸黨，與守隨等榜名朝堂。明年六月病且革，衣冠揖家廟，就榻而卒。瑾誅後二年，贈太子少保，謚簡肅。

不久朝廷形勢大變，宦官的權勢日益擴張。到除夕退朝時，忽然傳來聖旨，張敷華與楊守隨一同退休。張敷華當天上路。到達徐州洪，乘坐小船，觸石差點淹死。劉瑾仍不解恨，欲以湖廣糧倉中糧食受潮霉爛爲由，判張敷華貪贜罪。修撰康海過訪劉瑾説："我們秦地人愛張公如父母，你真的忍心那樣逼迫他嗎?"劉瑾恨意稍稍緩解，仍誣陷張敷華爲奸黨，把他與楊守隨等人的名字在朝廷上張榜公布。第二年六月，張敷華患病且益危重。他穿戴整齊，祭祀家廟，躺在病榻上而死。劉瑾被誅兩年後，追贈太子少保，謚號簡肅。

敷華性剛介。弘治時，劉大夏常薦之，帝曰："敷華誠佳，但爲人太峻耳。"爲部郎奉使，盗探其囊，得七金而已。

張敷華性格剛强正直。弘治年間，劉大夏曾舉薦他，皇帝説："張敷華的確很好，衹不過爲人太嚴峻了。"任部郎奉使時，盗賊偷他的行囊，僅得七金而已。

孫鰲山，官御史。

他的孫子張鰲山，官任御史。

楊守隨　楊守隅

楊守隨，字維貞，鄞人，侍郎守陳從弟也。舉成化二年進士，授御史。巡視漕運，核大同軍餉，巡按江西，所至以風采見憚。

楊守隨，字維真，鄞人，是侍郎楊守陳的堂弟。考中成化二年進士，授官御史。巡視漕運，核實大同軍餉，巡行按察江西，所到之處都因其風采被人敬畏。

六年，疏陳六事，言："郕王受命艱危時，削平禍亂，功甚大。殁乃謚以'戾'，公論不平。此非先帝意，權奸逞私憾者爲之也。亟宜改易，彰陛下親親之仁。尚書李秉效忠守法，一時良臣，爲蕭彦莊誣劾致仕，乞即召還。律令犯公罪者不罷，近御史朱賢、婁芳等并除名，乞復其官，且戒

六年，上疏陳述六件事，他説："郕王受命於危難之時，鏟平禍亂，功勞很大。死後却封他的謚號爲'戾'，公衆輿論都感到不平。這并非先帝的意願，是弄權奸邪泄私憤的人所爲。應立即爲郕王改换謚號，以光大陛下親近親人的仁德。尚書李秉效忠守法，是一時的賢臣，因蕭彦莊誣告彈劾被迫退休，請求立即召回。法律條文中規定犯公務過失之罪的人不能罷免官職，近御

所司毋法外加罪，一以律令從事。西征之役，以數萬甲兵討出没不常之寇，千里轉輸，曠日持久，恐外患未平，内地先敝，乞速班師，戒邊臣慎封守。近例，軍官犯罪未結正者，遇赦即原，致此曹遷延，以希倖免。自今衆證明白者，即據律定案，毋使逃罪。雖遇赦免，亦不得管軍。在外官俸、兵餉，有逾年不給者，由郡縣蓄積少也。請於起運外，量加存留，以濟乏匱。"疏奏，時不能從。太常少卿孫廣安母喪起復，守隨與給事中李和等連章論之，乃令守制。

史朱賢、婁芳等一并被除名，請求恢復他們的官職，并且告誡主管官吏不得法外加罪，一律按法律條文辦事。西征之役，以數萬軍隊討伐出没無常的敵人，千里轉運糧草，天長日久，恐怕外患没有平定，内地已先疲憊不堪了，請求立即班師，告誡邊防大臣謹慎防守。近來的事例，軍官犯罪没有定案判決的，遇到赦免就原宥，致使這些人遷延拖沓，以希求幸免。從今以後，凡證據充足的，便立即按照法律定案，不能再讓他們逃脱罪責。即使遇到赦免，也不能再讓他們管理軍隊。在外官吏的俸禄、軍餉，有超過一年仍不能供給的，究其原因是由於郡縣的積累少。請在上調部分外，酌情加以存留，以接濟郡縣財政匱乏。"奏疏呈上，當時不能依從。太常少卿孫廣安母喪守制期未滿便被起用任職，楊守隨與給事中李和等人聯名上書議論此事，於是命令孫廣安繼續守孝。

八年冬以災異陳時政九事。廷議四方災傷，停遣刷卷御史。會昌侯孫繼宗請并停在京者，守隨言："繼宗等任情作奸，恐罪及，假此祈免。"帝置繼宗不問，而刷卷如故。山東饑，廷議吏納銀免考，授冠帶。守隨極言不可，帝即罷之。擢應天府丞，未上，母憂歸。服除無缺，添注視事。初，李孜省授太常寺丞，因守隨言改上林監副，憾之。至是譖於帝，中旨責守隨不當添注，調南寧知府。

八年冬因災害怪異陳述與當時政務相關的九件事。朝廷議論因四方災荒，决定停止派遣刷卷御史。會昌侯孫繼宗請求一并停止在京的刷卷御史，楊守隨説："孫繼宗等人恣意作不法之事，恐怕被判罪，想藉此機會逃脱。"皇帝對孫繼宗等人置之不問，而刷卷御史也依然派遣如故。山東遭受饑荒，朝廷議論决定官吏交納銀兩免除考績而晋級。楊守隨竭力説這種做法不可取，皇帝便廢除了這項制度。升任應天府丞，没有上任，因母親死回家服喪。喪期滿後没有空缺，等候委任而照常處理事務。當初，李孜省授官太常寺丞，因爲楊守隨上言而被改任上林監副，因此對楊守隨懷恨在心。到這時在皇帝面前誣陷楊守隨，皇帝直接下令斥責楊守隨不應等候就職，調任南寧知府。

弘治初，召爲應天府尹，勘南京守備中官蔣琮罪。琮嗾其黨郭鏞劾守隨按給事方向獄不公，謫廣西右參政。久之，進按察使。八年，召爲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歷兩京大理卿。九載滿，進工部尚書，仍掌大理寺。刑部獄送寺覆讞者多加刑，主

弘治初年，召爲應天府府尹，勘察南京守備宦官蔣琮之罪。蔣琮唆使其黨羽郭鏞彈劾楊守隨審查給事方向案不公正，楊守隨被貶謫任廣西右參政。過了很長時間，進升按察使。八年，召爲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歷任兩京大理寺卿。九年期滿，進升工部尚書，仍然掌管大理寺。刑部案件送往大理寺覆審的多被加刑，主事

事朱瑬論其非。守隨言："自永樂間，寺已設刑具。部囚多未得實，安得不更訊?"帝乃寢瑬奏。孝宗崩，中官張瑜等以誤用御藥下獄，守隨會訊杖之。

正德元年四月，守隨奏："每歲熱審，行於京師而不行於南京，五歲一審録，詳於在京而略於在外，皆非是。請更定其制。"報可。中官李興擅伐陵木論死，令家人以銀四十萬兩求變其獄。守隨持之堅，獄不得解。廷臣之争餘鹽也，中旨詰是何大事。守隨語韓文曰："事誠有大於是者。"文遂偕九卿伏闕論"八黨"。文等既逐，守隨憤，獨上章極論之曰：

> 陛下嗣位以來，左右近臣，不能祗承德意，盡取先朝良法而更張之，盡誣先朝碩輔而剗汰之。天下嗷嗷，莫措手足，致古今罕見之災，交集數月以内。陛下獨不思其故乎?
>
> 内臣劉瑾等八人，奸險佞巧，誣罔恣肆，人目爲"八虎"，而瑾尤甚，日以荒縱導陛下。或在西海擎鷹搏兔，或於南城躡峻登高，禁内鼓鉦震於遠邇，宫中火炮聲徹晝夜。淆雜尊卑，陵夷貴賤，引車騎而供執鞭之役，列市肆而親商賈之爲。致陛下日高未朝，漏盡不寢。此數人者，方且竊攬威權，詐傳詔旨，放逐大臣，刑誅臺諫，邀阻封章，廣納貨賂。傳奉冗員，多至千百，招募武勇，收及孩童。紫綬金貂盡予爪牙之士，蟒衣玉帶濫授心腹之人。附己者進官，忤意者褫職。内外臣僚，但知畏瑾，不

朱瑬認爲大理寺做得不對。楊守隨説："從永樂年間起，大理寺已設刑具。刑部囚犯大多未審得實情，怎能不重新審判呢?"皇帝於是不用朱瑬的奏議。孝宗去世，宦官張瑜等人因誤用御藥而被關進監獄，楊守隨會審對張瑜施用杖刑。

正德元年四月，楊守隨上奏説："每年按例減等判刑，實行於京城却不實行於南京。五年一次的審訊甄别，在京城做得很周詳而在外地却簡略，這些做法都不正確。請求改變這種制度。"皇帝回覆同意。宦官李興擅自砍伐陵園樹木被判處死刑，令家人以白銀四十萬兩請求改判。楊守隨堅持原判，案件不能緩解。朝廷大臣争論餘鹽，皇帝下詔問這是什麽大事。楊守隨告訴韓文説："事情的確有大於此的。"韓文於是偕同九卿直接向皇帝上書指責"八黨"。韓文等人被放逐後，楊守隨很氣憤，單獨上疏評論説：

> 陛下繼位以來，左右的近臣，不能敬承德意，將前朝好的法令全部加以變更，將前朝輔弼大臣全部加以誣衊而革職。天下怨聲載道，不知如何是好。導致古今罕見的災害，都交相發生在幾個月之内。陛下難道不考慮這其中的原因嗎?
>
> 内臣劉瑾等八人，奸猾陰險，諂佞欺詐，誣陷别人肆無忌憚，被人視爲"八虎"，而劉瑾尤其厲害，整日以荒淫放縱引誘陛下。或在西海擎鷹搏兔，或在南城登高躡險，宫禁内的鼓鉦聲震蕩遠近，宫中火炮響徹晝夜。混淆尊卑，顛倒貴賤，牽引車騎而執鞭駕車做卑賤者應服之役，列集市親自做商人所做的事。致使陛下太陽很高了還没有上朝，刻漏都滴盡了還不就寢。這幾個人，正私攬大權，假傳聖旨，放逐大臣，誅殺諫官，扣阻奏章，廣收賄賂。不經吏部考核直接由内宫任官造成的冗員多達成百上千，招募勇士，連兒童也被包括在内。紫綬金貂的高官全部給予他們的爪牙之士，蟒衣玉帶的顯位濫授給他們的心腹之人。依附自己的人升官，違忤心意的便被奪去職務。朝廷内外的臣僚，

知畏陛下。向也二三大臣受遺夾輔，今則有潛交默附，漏泄事機者矣。向也南北群僚，矢心痛疾，今則有畫策主文，依附時勢者矣。而且數易邊境將帥之臣，大更四方鎮守之職，志欲何爲？

祇知道怕劉瑾，不知道怕陛下。以前有幾個大臣接受遺命輔佐皇上，現在却有人與劉瑾等人暗中勾結，背地裏依附他們，泄露機密的人。從前南北的官吏，對他們深惡痛絶，現在却有爲他們出謀劃策，主筆作文，趨炎附勢之人。而且屢次更换邊境的將帥，大批更换鎮守四方的官吏，其目的到底要幹什麽呢？

夫太阿之柄不可授人。今陛下於兵刑財賦之區，機務根本之地，悉以委之。或掌團營，或主兩廠，或典司禮，或督倉場，大權在手，彼復何憚？於是大行殺戮，廣肆誅求。府藏竭於上，財力匱於下，武勇疲於邊。上下胥讒，神人共憤。陛下猶不覺悟，方且謂委任得人，何其舛也！伏望大奮乾綱，立置此曹重典，遠鑒延熹之失，毋使臣蹈蕃、武已覆之轍。

國君的權柄不能交給别人。現在陛下把軍隊、司法、財政、賦税的部門等國家機要核心權力都交給這幫人。有的掌管團營，有的主持兩廠，有的執掌司禮，有的監督倉場，大權在手，他們還害怕什麽呢？於是大肆殺戮，廣泛地放縱索求。朝廷府庫枯竭，民間財力匱乏，邊境將士疲憊。上下的人都説他們的壞話，神和人都憤恨不已。陛下依然没有覺悟，却認爲用人得當，是何等的荒謬啊！殷切希望陛下振起君威，立即對這些人施以重刑，遠以延熹的過失爲借鑒，不要讓臣重蹈蕃、武的覆轍。

疏入，帝不省。瑾輩深銜之，傳旨致仕。守隨去，李興遂以中旨免死矣。

奏疏呈入，皇帝仍不省察。劉瑾等人特别痛恨楊守隨，傳旨使他辭去官職。楊守隨離開後，李興便以皇帝的諭旨免於死罪。

瑾憾未釋。三年四月坐覆讞失出，逮赴京繫獄，罰米千石輸塞上。逾年，復坐庇鄉人重獄，除名，追毁誥命，再罰米二百石。守隨家立破。瑾誅，復官。又十年卒，年八十五。贈太子少保，謚康簡。

劉瑾仍不解恨。三年四月以覆審案件量刑過輕定罪，將楊守隨逮捕到京城囚禁於獄中，罰米一千石運送邊塞。過了一年，又因包庇同鄉人的重刑案件獲罪，削除他的名籍，追回撤銷皇帝授官的詔令，再次罰米二百石。楊守隨家立即破産。劉瑾被殺，楊守隨恢復官職。又過了十年去世，時年八十五歲。追贈太子少保，謚號康簡。

從弟守隅，由進士歷官江西參政，有政績。寧府禄米，石徵銀一兩，後漸增十之五。守隅入請於王，裁減如舊。瑾惡守隨，并罷守隅官。瑾死後，起官四川，終廣西布政使。

堂弟楊守隅，由進士歷任江西參政，有政績。寧府的俸禄米，每石徵收銀一兩，後來逐漸增加十分之五。楊守隅入王府向王請求，裁減至原徵收之數。劉瑾憎惡楊守隨，一并罷免楊守隅的官。劉瑾死後，起用在四川任官，終官廣西布政使。

許進

許進，字季升，靈寶人。成化二

許進，字季升，靈寶人。成化二年中進士。

年進士。除御史。歷按甘肅、山東，皆有聲。陳鉞激變遼東，爲御史强珍所劾，進亦率同官論之。汪直怒，構珍下獄，摘進他疏訛字，廷杖之幾殆。滿三考，遷山東副使。辨疑獄，人稱神明。分巡遼東，坐累，徵下詔獄。孝宗嗣位，釋還。

授官御史。先後巡視甘肅、山東，都有聲望。陳鉞在遼東激起變亂，被御史强珍彈劾，許進也率領同僚指責他。汪直發怒，陷害逮捕强珍入獄，摘録許進在别的奏疏中的錯字進呈，在朝廷上受杖罰差點把他打死。三次考核期滿，升任山東副使。善於辦理疑難案件，人們稱贊他神明。分管巡視遼東，被人連累獲罪，皇帝下詔將他逮捕入獄。孝宗繼位，被釋放返還。

弘治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小王子久不通貢，遣使千五百餘人款關，進以便宜納之。請於朝，詔許五百人至京師。已而屢盜邊，進被劾，不問。三年，復窺邊，進等整軍待之。新寧伯譚祐以京軍援，乃遁去。又乞通貢，進再爲請，帝許之。當是時，大同士馬盛强，邊防修整。貢使每至關，率下馬脱弓矢入館，俯首聽命，無敢嘩者。會進與分守中官石岩相訐，岩徵還，進亦謫兖州知府。

弘治元年，升任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小王子長時間不進貢，派使者一千五百人叩關，許進以便宜行事接待了他們。請示朝廷，皇帝下詔允許五百人進京城。不久多次侵犯邊境，許進被彈劾，没有追究。三年，小王子又在邊境窺探，許進等人部署好軍隊等待他們。新寧伯譚祐帶領京城的軍隊增援，小王子纔逃去。又請求進貢，許進再次爲他們請示朝廷，皇帝允許。當時，大同的軍隊强盛，邊境裝備整齊。進貢的使臣每次到關口，都下馬摘下弓箭後再入館舍，俯首聽從命令，没有人敢大聲喧嘩。恰逢許進與分守的宦官石岩相互攻擊，石岩被召回，許進也被貶謫爲兖州知府。

七年，遷陝西按察使。土魯番阿黑麻攻陷哈密，執忠順王陝巴去，使其將牙蘭守之。尚書馬文升謂復哈密非進不可，乃薦爲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明年莅鎮，告諸將曰："小醜陸梁，謂我不敢深入耳。堂堂天朝不能發一鏃塞外，何以慰遠人。"諸將難之。乃獨與總兵官劉寧謀，厚結小列秃，使以四千騎往，殺數百人，小列秃中流矢卒。小列秃故與土魯番世相仇，及死，其子卜六阿歹益憤。進復厚結之，使斷賊道，無令東援牙蘭，而重犒赤斤、罕東及哈密遺種之居苦峪者，令出兵助討。十一月，副將彭清以精騎千五百出嘉峪關前行，寧與中官陸誾統二千五百騎繼之。越八日，諸軍俱會，羽集乜川。薄暮大風揚沙，軍士寒栗僵卧。進出帳外勞

七年，升任陝西按察使。土魯番阿黑麻攻陷哈密，俘獲忠順王陝巴而去，派他的將領牙蘭守衛哈密。尚書馬文升認爲收復哈密非許進不可，舉薦他爲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第二年莅臨鎮所，對諸位將領説："小人興風作浪，認爲我們不敢深入。堂堂王朝若不能向塞外發一箭，我們將拿什麽安慰遠方的人呢?"諸將領感到很困難。許進於是單獨和總兵官劉寧商量，深交小列秃，派他帶領四千騎兵前往，殺敵數百人，小列秃中流箭身亡。小列秃原來與土魯番世代結仇，他死後，其子卜六阿歹更加氣憤。許進又與他深交，讓他切斷敵人的道路，不要讓敵人向東面救援牙蘭，又重重地犒賞赤斤、罕東以及居住在苦峪的哈密後代，命令他們出兵幫助討伐。十一月，副將彭清帶領一千五百精鋭騎兵出嘉峪關前行，劉寧與宦官陸誾統率二千五百騎兵繼後。過了八天，各路軍隊都會師，集結在乜川。接近傍晚時分，大風揚沙，將士冷得發抖，僵卧不

軍，有異烏悲鳴，將士多雨泣。進慷慨曰："男兒報國，死沙場幸耳，何泣爲！"將士皆感奮。夜半風止，大雨雪。時番兵俱集，惟罕東兵未至，衆欲待之。進曰："潛師遠襲，利在捷速，兵已足用，不須待也。"及明，冒雪倍道進。又六日，奄至哈密城下。牙蘭已先遁去，餘賊拒守。官軍四面并進，拔其城，獲陝巴妻女。賊退保土剌。土剌，華言大臺也。守者八百人，諸軍再戰不下。問其俘，則皆哈密人爲牙蘭所劫者，進乃令勿攻。或欲盡殲之，進不可，遣使撫諭即下。於是探牙蘭所嚮，分守要害，而疏請懷輯罕東諸衛爲援，散土魯番黨與孤其勢，遂班師。録功，加右副都御史。明年，移撫陝西，歷户部右侍郎，進左。十三年，火篩大舉犯大同，邊將屢敗。敕進與太監金輔、平江伯陳鋭率京軍禦之，無功。言官劾輔等玩寇，并論進，致仕去。

起。許進走出帳篷慰問將士，有奇異的烏鴉在悲鳴，將士們聽後大都流淚。許進慷慨激昂地說："男兒報國，能死在戰場是我們的榮幸，爲什麽要哭泣呢！"將士們聽後都很感動振奮。半夜時分，風停止，下起了大雪。這時番兵都聚集起來，祇有罕東的軍隊没到，大家想等候罕東軍。許進說："秘密出兵襲擊遠方的敵人，利在快速，現在兵力已足够，不須再等。"到了天明，冒雪兼程前進。又過了六天，突然到達哈密城下。牙蘭已事先逃跑，剩下的賊寇據城防守。將士從四面進軍，攻下哈密城，俘獲陝巴的妻女。敵人退後保守土剌。土剌，是華語的大臺。防守的有八百人，將士兩次攻打不下。審問戰俘，則都是被牙蘭劫持的哈密人，許進於是命令停止攻打。有人主張將守敵全部殲滅掉，許進不同意，派使者安撫曉諭，土剌守軍投降。於是探察牙蘭的去向，分别據守要害地點，上疏請求招徠罕東各防衛軍隊爲援軍，瓦解土魯番的黨與，使之孤立，於是班師。朝廷爲許進記功，加官右副都御史。第二年，改任陝西巡撫，歷任户部右侍郎，升任户部左侍郎。十三年，火篩大舉進犯大同，邊境的將領屢次戰敗。皇帝命令許進與太監金輔、平江伯陳鋭率領京城軍隊抵禦敵人，没有取勝。諫官彈劾金輔等人麻痹輕敵，并彈劾許進，許進辭職離去。

武宗即位，乃起爲兵部左侍郎，提督團營。正德元年代劉大夏爲尚書。七月，應詔陳時政八事，極言内監役京軍，守皇城内侍横索月錢諸弊，多格不行。又以帝狎比群小，請崇聖學，以古荒淫主爲戒，不納。中官王岳奏官校王縉等緝事捕盗功，各進一秩。進言："邊將出萬死馘一賊，始獲晋級。此輩乃冒濫得之，孰不解體？"又言："團營軍非爲營造設，宜悉令歸伍。"居兵部半歲，改吏部，明年加太子少保。

武宗繼位後，纔起用爲兵部左侍郎，提督團營。正德元年代替劉大夏任尚書。七月，應詔陳説時政八件事，極力陳述内監役使京城軍隊，守皇城的内侍勒索月錢等弊病，許進所言大多被擱置没有執行。又因皇帝親近衆小人，請求皇帝崇尚聖人的學問，以古代荒淫的皇帝爲戒，意見未被采納。宦官王岳奏稱官校王縉等人偵緝搜捕盗賊有功，各晋升一級。許進説："邊境將士出生入死俘獲一賊，纔獲晋升。這些人不合格而濫予晋升，怎能不人心涣散呢？"又説："團營軍不是爲營造而設，應命令全部回歸軍隊。"許進在兵部任官半年，改任吏部，第二年加官太子少保。

進以才見用，能任人，性通敏。劉瑾弄權，亦多委蛇徇其意，而瑾終

許進以有才華被任用，善於用人，性情通達機敏。劉瑾玩弄權術，許進也大都委婉順從他的

不悅。方進督團營時，與瑾同事。每閱操，談笑指揮，意度閒雅，瑾及諸將咸服。一日操畢，忽呼三校前，各杖數十。瑾請其故，進出權貴請托書示之。瑾陽稱善，心不喜。至是，欲去進用劉宇代。焦芳以干請不得，亦因擠進。三年八月，南京刑部郎中闕，適無實授員外郎，進循故事以署事主事二人上。瑾以爲非制，令對狀。進不引咎，三降嚴旨譙責。不得已請罪，乃令致仕。未幾，坐用雍泰削其籍。二子誥、讚在翰林，俱輸贖調外任。尋與劉健等六百七十五人，并追奪誥命。瑾又摘進在大同時籍軍出雇役錢，失勾校，欲籍其家。會瑾誅得解，復官致仕。未聞命卒，年七十四。嘉靖五年，謚襄毅。

意願，劉瑾却始終不高興。正當許進提督團營時，與劉瑾同事。每次檢閱操練，許進都談笑指揮，風度從容優雅，劉瑾和諸將領都很佩服。一天操練完畢，許進忽然把三個校官召到面前，各自杖打了幾十下。劉瑾請問其中的原因，許進把權貴請托的信件給他看。劉瑾表面贊賞，心中却不高興。到這時，想除去許進的官職以劉宇代替。焦芳以干謁請求進升不能獲得，也因此排擠許進。三年八月，南京刑部郎中空缺，正好没有正式任命的員外郎，許進按舊例讓代理事務的兩名主事上報。劉瑾認爲不符合規定，命令他向皇上陳述理由。許進不認爲自己有過失，皇帝多次下嚴厲的聖旨指責。許進不得已而請罪，便命令他辭官。時隔不久，因任用雍泰獲罪被削除官籍。兩個兒子許誥、許讚在翰林任職，都繳納罰金贖罪被調往外地任職。不久和劉健等六百七十五人，一同被追回皇帝授官時的命令。劉瑾又指責許進在大同時登記軍隊出雇役錢，失於核實，想没收他的家産。正逢劉瑾被殺得以解脱，恢復原官退休。許進没有來得及聽到命令便死去，時年七十四歲。嘉靖五年，追贈謚號襄毅。

子誥、讚、詩、詞、論。詩，工部郎中。詞，知府。

兒子許誥、許讚、許詩、許詞、許論。許詩，任工部郎中。許詞，任知府。

許誥

誥，字廷綸，進次子也。弘治十二年進士。授户科給事中。出視延綏軍儲，論丁糧、丁草之害，帝褒納之。尋劾監督中官苗逵貪肆罪，進刑科右給事中。正德元年，父進爲兵部尚書。故事，大臣子不得居言職，遂改翰林檢討。及進忤劉瑾削籍，并謫誥全州判官。父喪歸。久之，薦起尚寶丞，復引疾歸，家居授徒講學。嘉靖初，起南京通政參議，改侍講學士，直經筵，遷太常卿掌國子監。請於太學中建敬一亭，勒御製《敬一箴註》、程子《四箴》、范浚《心箴》於石。帝悦從之。帝將正文廟祀典，誥請用木主。文華殿東室舊有釋像，帝

許誥，字廷綸，是許進的次子。弘治十二年中進士。授官户科給事中。出行視察延綏的軍隊儲備，議論每年按人口徵收糧、草的危害，得到皇帝贊許并接受。不久彈劾監督中官苗逵貪婪放縱罪，進升刑科右給事中。正德元年，父親許進任兵部尚書。按舊例，大臣的兒子不能任諫官，於是改任翰林檢討。到許進冒犯劉瑾被削除官籍，一并貶謫許誥爲全州判官。父親去世後回家服喪。過了很長時間，被推薦起用任尚寶丞，又稱病告歸，在家聚徒講學。嘉靖初年，起用任官南京通政參議，改任侍講學士，當值御前講席，升任太常卿掌管國子監。請求在太學中修建敬一亭，將皇帝所作《敬一箴註》、程子《四箴》、范浚《心箴》刻於石碑，皇帝很高興地接受。皇帝將要端正文廟的祭祀典禮，許誥請用木質神主

命撤去。誥所撰《道統書》言宜崇祀五帝、三王，以周公、孔子配，帝即采用其言。十一年，擢吏部右侍郎。其冬，拜南京户部尚書，弟讚亦長户部。兄弟并司兩京邦計，縉紳以爲榮。卒官，贈太子太保，謚莊敏。

牌。文華殿東室原有佛像，皇帝命令撤去。許誥撰寫的《道統書》主張應尊崇祭祀五帝、三王，以周公、孔子配享，皇帝便采用了許誥的主張。十一年，升任吏部右侍郎。當年冬，拜官南京户部尚書，弟弟許讚也任户部長官。兄弟兩人共同主持國家經濟，士大夫引以爲榮。死於官任，追贈太子太保，謚號莊敏。

誥官祭酒時，諸生旅櫬不能歸者三十餘，皆爲葬之，衣食不繼者并周恤。然頗善傅會。時有白鵲之瑞，誥獻論，司業陳寰獻頌，并宣付史館。給事中張裕、謝存儒，御史馮恩皆劾誥，裕至比之祝欽明。帝怒，下裕獄，謫福建布政司照磨，存儒亦調邊方。恩詆誥學術迂邪，誥求罷。帝曰："恩所詆乃指前日去土偶用木主事也。爾以是介意邪？"其爲帝眷寵如此。

許誥任祭酒時，諸生客死靈柩不能運回鄉的有三十多人，許誥全部安葬了他們，并救濟那些缺衣少食的人。然而頗善於迎合。當時有白喜鵲的瑞應，許誥進獻論，司業陳寰進獻頌，一并明令交付史館。給事中張裕、謝存儒，御史馮恩都彈劾許誥，張裕甚至把他比作祝欽明。皇帝發怒，把張裕關入監獄，貶謫爲福建布政司照磨，謝存儒也被調往邊地。馮恩攻擊許誥學術迂腐邪僻，許誥請求中止他的學説。皇帝説："馮恩所譴責的乃是指以前用木質神主牌代替土偶的事，你難道以此介意嗎？"他就是這樣被皇帝眷顧寵愛。

許讚

讚，字廷美，進第三子也。弘治九年進士。授大名推官。亦以辨疑獄知名，召拜御史。正德元年改編修。劉瑾逐進，讚亦出爲臨淄知縣。累遷浙江左布政使。

許讚，字廷美，是許進的第三個兒子。弘治九年中進士。授大名府推官。也因判疑難案件而出名，召回拜任御史。正德元年改任編修。劉瑾驅逐許進，許讚也外放任臨淄知縣。積功升遷至浙江左布政使。

嘉靖六年，入爲光禄卿，歷刑部左、右侍郎。知州金輅謫戍，賂武定侯郭勛。勛遣人篡取之，指揮王臣不與。縛臣以歸，掠取其賄。事覺，讚等請論如律。帝憐勛，諭法司毋刑輅等，輅等遂不承。尚書高友璣在告，坐畏縮，被劾去。讚請如常訊，具得勛納賄狀，乃再奪其禄。

嘉靖六年，入朝任光禄卿，歷任刑部左、右侍郎。知州金輅被貶謫戍邊，賄賂武定侯郭勛。郭勛派人强行帶回他，指揮王臣不給。便綁縛王臣而歸，劫取了他的財物。事情暴露，許讚等人要求依法懲辦。皇帝憐愛郭勛，便詔諭司法官不要對金輅等人施刑，金輅等人於是不予懲處。尚書高友璣在休假，以畏怯退縮，被彈劾革職。許讚請求按常規審訊，獲得郭勛收受賄賂的全部罪狀，便再剥奪他的俸禄。

八年，進尚書。詔許六部歷事監生發廷臣奸弊。有詹啓者，訐吏部侍郎徐縉，下都御史汪鋐訊。啓語塞，已論罪，啓復訐縉及通政陳經等。再下鋐訊，鋐力斥其妄。會太常卿彭澤

八年，進升尚書。詔令允許在六部任事的監生揭發朝廷大臣的欺詐舞弊行爲。有個叫詹啓的人，揭發吏部侍郎徐縉，交都御史汪鋐審訊。詹啓説不出話來，已判罪，詹啓又攻擊徐縉以及通政陳經等人。再次交汪鋐審訊，汪鋐極力斥責他

欲傾縉代之，僞爲縉書抵張孚敬求解，復惎孚敬劾縉賄己。縉疏辨，詔法司會錦衣衛訊。讚等卒論啓誣罔，而縉行賄事莫能白，坐除名。帝方嘉啓能奉詔言事，竟宥啓罪。於是無賴子率持朝士陰事，索貲財，妄構事端入奏，諸司爲惕息。軍人童源訐中官張永造塋，犯天壽山龍脉，復嗾永弟容僕王謙等發容違法事。奸人張雄又爲謙草奏，詆讚與兄誥及汪鋐、廖道南、史道，内臣黄錦輩數十人受容重賂，源亦上疏助之。鞫得實，源等并戍極邊，告訐始少衰。

虚妄。恰逢太常卿彭澤想傾軋徐縉取而代之，僞造徐縉給張孚敬的信求情，又指使張孚敬彈劾徐縉賄賂自己。徐縉上疏争辯，皇帝詔令司法官會同錦衣衛審訊。許讚等人最終判詹啓誣陷毁謗罪，而徐縉行賄之事不能弄清楚，因此獲罪被除名。皇帝正稱贊詹啓能奉詔言事，最終饒恕了詹啓的罪。於是無賴之徒大都抓住朝中官吏的隱私，勒索錢財，胡亂虚造事端上奏，各主管部門都深感恐懼。軍人童源揭發宦官張永修建墳墓，冒犯了天壽山的龍脉，又指使張永弟弟張容的奴僕王謙等人揭發張容違法的事。奸邪小人張雄又替王謙草擬奏章，毁謗許讚與兄長許誥以及汪鋐、廖道南、史道，内臣黄錦等幾十人接受張容的重金賄賂，童源也上疏幫助他。查出實情後，童源等人一起被發配到極邊遠的地區充軍，誣告攻擊的情况纔稍微衰減。

十年，改讚户部尚書。馳驛歸省母，母先卒。服未闋，詔以爲吏部尚書，服除始入朝。帝以讚醇謹，虚位待。及至，論列不當意。詔選宫僚，閣臣多引私黨，言官劾罷十餘人，帝以屬吏部。讚乃舉霍韜、毛伯温、顧璘、吕柟、鄒守益、徐階、任瀚、薛蕙、周鈇、趙時春等，詔璘、柟、蕙仍故官，餘俱用之。屢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九廟災，自陳免。居半歲，帝難其代，復起讚任之。請發内帑，借百官俸，括富民財，開鬻爵之令，以濟邊需。時議内地築墩堡，讚謂非計。帝以借俸、括財非盛世事，已之，墩堡議亦寢。翟鑾、嚴嵩柄政，多所請托。郎中王與齡勸讚發之。嵩辨之强，帝眷嵩，反切責讚，除與齡籍。讚自是懾嵩不敢抗，亦頗以賄聞矣。鑾罷，帝謀代者。嵩以讚柔和易制，引之。詔以本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政事一決於嵩，讚無所可否。久之，加少傅。以年逾七十，數乞休。帝責其忘君愛身，落職閒住。

十年，改任許讚爲户部尚書。許讚乘驛馬趕回家探望母親，母親已先去世。服喪未期滿，皇帝下詔任命他爲吏部尚書，服喪期滿後纔入朝。皇帝因許讚淳厚謹慎，空出這個職位等他任職。許讚到任時，所論之事不合皇帝心意。皇帝下詔選拔太子屬官，内閣大臣多引薦自己的黨羽，諫官彈劾罷免十多人。皇帝將此事交由吏部辦理。許讚於是舉薦霍韜、毛伯温、顧璘、吕柟、鄒守益、徐階、任瀚、薛蕙、周鈇、趙時春等人，詔令顧璘、吕柟、薛蕙仍任原職，其餘都任用。許讚多次加官少保兼太子太保。皇帝的宗廟發生火災，許讚主動請求免職。過了半年，皇帝因難以找到代替他的人，又起用他任吏部尚書。許讚請求啓用内府財物，向百官借俸禄，搜集富人的錢財，開賣爵位的命令，以接濟邊防需用。當時正議論在内地修築報警臺和堡壘，許讚認爲不是好計策。皇帝認爲借俸禄、搜集錢財不是盛世應做的事，不施行，修築報警臺和堡壘的提議也作罷。翟鑾、嚴嵩把持政權，多以私事相托。郎中王與齡勸許讚揭發。嚴嵩極力辯解，皇帝偏袒嚴嵩，反而嚴厲斥責許讚，削除王與齡的官籍。許讚從此害怕嚴嵩不敢與他抗爭，也多因賄賂而傳聞於朝廷。翟鑾罷官，皇帝尋求代替他的人。嚴

歸三年卒。後復官，贈少師，謚文簡。

嵩因許讚性情柔順容易控制，推薦他。皇帝詔令許讚以原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要事務。政事全部由嚴嵩决定，許讚發表不贊成或反對意見。過了很長時間，加官少傅。因年過七十，多次請求退休。皇帝責備他忘記國君而愛惜自己，罷職閑住。回鄉三年後去世。後恢復原職，追贈少師，謚號文簡。

許論

論，字廷議，進少子也。嘉靖五年進士。授順德推官，入爲兵部主事，改禮部。好談兵。幼從父歷邊境，盡知厄塞險易，因著《九邊圖論》上之。帝喜，頒邊臣議行，自是以知兵聞。累遷南京大理寺丞。會廷推順天巡撫，論名列第二。帝曰“是上《九邊圖論》者”，即拜右僉都御史，任之。白通事以千餘騎犯黄崖口，論督將士敗之。再犯大木谷，復爲官軍所却。録功，進右副都御史。歲餘，以病免。俺答薄都城，起故官撫山西。録防秋功，進兵部右侍郎，召理京營戎政。以築京師外城轉左。

許論，字廷議，是許進的小兒子。嘉靖五年中進士。授順德推官，入朝任兵部主事，改任禮部。許論喜歡談軍事。幼年時隨父親經歷邊境，十分瞭解邊塞的地形險易，因此著《九邊圖論》上呈給皇帝。皇帝很高興，頒發給邊臣評議施行，從此因懂得用兵而聞名。多次升遷任南京大理寺丞。正趕上朝廷推選順天巡撫，許論名列第二。皇帝説“這是上呈《九邊圖論》的人”，隨即任命爲右僉都御史，擔任了這個職務。白通事帶領一千多騎兵進犯黄崖口，許論督率將士打敗了敵人。敵人又進犯大木谷，又被官兵擊退。記録軍功，進升右副都御史。過了一年多，因病免職。俺答逼近都城，起用任原官巡撫山西。記録防秋功，進升兵部右侍郎，徵召管理京營的軍政。因修建京城的外城轉任兵部左侍郎。

三十三年，出督宣、大、山西軍務。奸人吕鶴初與丘富以左道惑衆。富叛降俺答，爲之謀主。鶴遣其黨闌出塞外，引寇入犯，爲偵卒所獲。論遣兵捕鶴，并誅其黨。以功進右都御史，再以功進兵部尚書，蔭子錦衣世千户。翁萬達爲總督，築大同邊墻六百里，里建一墩臺於墻内。後以兵少，墻不能守，盡撤而守臺。論言：“兵既守臺，則寇攻墻不得用其力。及寇入墻，率震駭逃散。請改築於墻外，每三百步建一臺，俾矢石相及。去墻不得越三十步，高廣方四丈五尺，其顛損三之一，上置女墻、營舍，守以壯士十人。下築月城，穴門通出入。度工費不過九萬金，數月而

三十三年，出京督宣、大、山西軍務。奸人吕鶴當初與丘富用歪門邪道惑衆。丘富背叛投降了俺答，替俺答主謀。吕鶴派遣他的黨羽混出塞外，引導敵寇進犯，被偵察的士兵擒獲。許論派兵逮捕吕鶴，并誅殺了他的黨羽。因有功進升右都御史，又因有功進升兵部尚書，封蔭兒子爲錦衣世千户。翁萬達任總督，修築大同邊境的城墻六百里，每里建一座墩臺於墻内。後因兵少，城墻不能防守，全部撤回而守墩臺。許論説：“士兵既然守墩臺，那麽敵人攻城墻時便不會費力。等敵寇入墻，軍隊大都驚駭而逃散。請改築墩堡於墻外，每三百步修建一座墩臺，使箭和擂石能够得上。墩臺離墻不得超過三十步，長寬各四丈五尺，頂部減少三分之一，上面設置女墻、營舍，派十個壯士守衛。下面修築月城，另開秘密出口。估計工程費不超過九萬金，幾個月足够完

足。”詔立從之。寇萬騎犯山西，論督軍遮破之朔州川。其犯宣府、龍門者，亦爲將士所敗，先後俘斬五百三十有奇。加太子太保，蔭子如初。

成。”下詔立即依從這個建議。敵寇一萬騎兵進犯山西，許論指揮軍隊在朔州川擊敗敵人。進犯宣府、龍門的敵軍，也被將士擊敗，先後俘獲斬殺敵人五百三十多人。加官太子太保，封蔭兒子如初。

三十五年，兵部尚書楊博以父喪去，召論代之。當是時，嚴嵩父子用事，將帥率以賄進。南北用兵，帝責中樞甚急。丁汝夔、王邦瑞、趙錦、聶豹，咸不得善去。論時已老，重自顧念。一切將帥黜陟，兵機進止，悉聽世蕃指揮，望由此損。俺答子辛愛憤總督楊順納其逃妾，擁衆圍大同右衛城數重，城中析屋而爨。帝聞，深以爲憂，密問嵩。嵩意欲棄之而難於發言，則請降諭問本兵。論請復右衛軍馬，歲辦五十萬金，故爲難詞，冀以動帝。帝顧亟措餉發兵，易置文武將吏，右衛圍亦尋解。給事中吳時來劾楊順，因言論雷同附和，日昏酣，置邊警度外。帝遂削論籍。嵩微爲之解，亦不能救也。

三十五年，兵部尚書楊博因父親去世離職，召許論代替。當時，嚴嵩父子當政，將帥大都憑行賄得以進升。南北用兵，皇帝催責兵部特別緊急。丁汝夔、王邦瑞、趙錦、聶豹，都没有好結局而離職。當時許論已老，深自顧念。當時一切將帥的貶黜升遷，軍事機謀的進止，全部聽從嚴世蕃指揮，聲望因此受到損傷。俺答的兒子辛愛憎恨總督楊順收納了自己逃跑的妾，率領軍隊把大同右衛城包圍數重，城中拆掉屋子生火做飯。皇帝得知消息，深深爲此而憂慮，秘密詢問嚴嵩。嚴嵩想要拋棄大同却又難以開口，便請求皇帝降諭旨詢問本府兵。許論請求恢復右衛軍馬，每年撥付五十萬兩白銀，故意講得很困難，希望以此打動皇帝。皇帝馬上籌措軍餉，調發軍隊，重新任用文武將吏，右衛很快解圍。給事中吳時來彈劾楊順，也論及許論附和别人，整天昏然酣飲，棄置邊境的警報於度外。皇帝於是削除許論的名籍。嚴嵩暗中爲他辯解，也不能解救。

三十八年，復起故官，督薊、遼、保定軍務。把都兒犯薊西，論厚集精鋭以待。至則爲游擊胡鎮所破。分掠沙兒嶺、燕子窩，又却，乃遁去。事聞，厚賚銀幣。尋又奏密雲、昌平二鎮防秋，須餉銀三十餘萬。給事中鄭茂言論奏請過多，請察其侵冒弊，詔論回籍聽勘。給事中鄧棟往核，具得虛冒狀，奪官閒住。未幾卒，年七十二。隆慶初，復官，謚恭襄。

三十八年，又起用任原官，總督薊、遼、保定軍務。把都兒進犯薊西，許論大量集結精鋭部隊嚴陣以待。敵寇到達後，被游擊胡鎮擊敗。分别搶掠沙兒嶺、燕子窩，又被擊退，敵軍於是逃跑。事情上報，厚賞錢財。不久又上奏密雲、昌平二鎮防秋，需要餉銀三十多萬兩。給事中鄭茂提出許論奏請的餉銀過多，請求調查許論侵吞貪污的弊端，皇帝詔令許論回原籍聽候審查。給事中鄧棟前往審核，詳細得到許論虛報冒功的全部情况，許論被奪去官職閑住。不久去世，時年七十二歲。隆慶初年，恢復原官，謚號恭襄。

曾孫浩然，由世蔭歷官太子太保，左都督。浩然子達胤，錦衣指揮。李自成陷京師，不屈死。其從兄佳胤，弘農衛指揮。崇禎十四年，賊破靈寶，持刀赴鬥，死焉。

曾孫許浩然，由世代封蔭歷任太子太保，左都督。許浩然的兒子許達胤，任錦衣指揮。李自成攻陷北京，不屈而死。他的堂兄許佳胤，任弘農衛指揮。崇禎十四年，叛賊攻破靈寶，持刀搏鬥，死難。

雍泰

雍泰，字世隆，咸寧人。成化五年進士。除吴縣知縣。太湖漲没田千頃，泰作堤爲民利，稱“雍公堤”。民妾亡去，妾父訟其夫密殺女匿尸湖石下。泰詰曰：“彼密殺汝女，汝何以知匿所？且此非兩月尸，必汝殺他人女，冀得賂耳。”一考而服。

雍泰，字世隆，咸寧人。成化五年中進士。授官吴縣知縣。太湖漲水淹没田地千頃，雍泰修建堤壩爲人民帶來便利，稱爲“雍公堤”。一個百姓的妾逃跑，妾父狀告她的丈夫把她秘密殺害後藏尸於太湖的石頭下。雍泰責問他説：“他秘密殺害你的女兒，你怎麽知道藏匿的地方？而且這并非兩個月的尸首，一定是你殺了别人的女兒，希望得到錢財罷了。”一審訊，罪犯果然服罪。

召爲御史，巡鹽兩淮。竈丁無妻者，泰爲婚匹。出知鳳陽府。父憂去，服闋起知南陽。余子俊督師，薦爲大同兵備副使，擢山西按察使。泰剛廉，所至好搏擊豪强。太原知府尹珍塗遇弗及避，泰召至，跽而數之。珍不服，泰竟笞珍。珍訴於朝，且告泰非罪杖人死，逮下詔獄。王恕請寬泰罪，會事經赦，乃降湖廣參議。弘治四年，轉浙江右布政使，復以母憂去。

召任御史，巡察兩淮鹽政。没有妻子的鹽工，雍泰幫他們成家。出任鳳陽知府。因父親去世離職，服喪期滿後起用爲南陽知府。余子俊督師，推薦雍泰爲大同兵備副使，升任山西按察使。雍泰剛正廉潔，無論在何處做官，總愛打擊豪强勢力。太原知府尹珍與他在路上相遇時没來得及讓路，雍泰便把他叫到面前，令尹珍跪下後責備他。尹珍不服，雍泰竟鞭打他。尹珍上訴朝廷，并告發雍泰毆打無罪的人致死。雍泰被逮捕入欽犯監獄。王恕請求饒恕雍泰，恰逢因事遇赦，便降職湖廣參議。弘治四年，轉任浙江右布政使，又因母親去世離職。

十二年，起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官馬死，軍士不能償，泰言於朝，以官帑市。邊軍貧，有妻者輒鬻，泰請官爲資給。尚書周經因令貧者給聘財，典賣者收贖，軍盡歡。參將王傑有罪，泰劾之，下泰逮問。泰又請按千户八人，帝以泰屢抑武臣，方詔都察院行勘。而參將李稽坐事畏泰重劾，乞受杖，泰取大杖决之。稽乃奏泰凌虐，帝遣給事中徐仁偕錦衣千户往按。傑復使人走登聞鼓下，訟泰妄逮將校至八十六人，并及其婿納賂事。法司核上，褫爲民。

十二年，起用任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官府的馬死亡，邊防兵士無力賠償，雍泰便向朝廷進言，用公家的錢買馬。邊防士兵貧困，有妻的人窮得把妻子也賣了，雍泰請求官府資助他們。尚書周經因此命令給没有妻室的貧困士兵提供聘金，給典賣妻子的士兵贖妻的贖金，軍士皆大歡喜。參將王傑有罪，雍泰彈劾他，朝廷將王傑交給雍泰逮捕審訊。雍泰又請求審察千户八人。皇帝因雍泰多次壓制武臣，正命令都察院勘查。而參將李稽因事犯罪害怕雍泰從重彈劾，請求接受杖刑，雍泰用大棍棒打了他。李稽於是上告雍泰凌辱虐待他，皇帝派給事中徐仁偕同錦衣千户前往審察。王傑又讓人跑到午門外登聞鼓下，擊鼓上告雍泰任意逮捕將校達八十六人，并提及他的女婿收受賄賂之事。司法官核實呈上，雍泰被革職爲民。

武宗立，給事中潘鐸等薦泰有敢

武宗繼位，給事中潘鐸等推薦雍泰有敢死的

死之節，克亂之才。吏部尚書馬文升遂起泰南京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固辭不赴。正德三年春，許進爲吏部，復起前官。七月擢南京户部尚書。劉瑾，泰鄉人也，怒泰不與通，甫四日即令致仕。謂進私泰，遂削二人籍，而追斥馬文升及前薦泰者尚書劉大夏、給事中趙士賢、御史張津等爲民，其他罰米輸邊者又五十餘人。泰歸，居韋曲別墅，不入城市。瑾誅，復官，致仕。年八十卒。卒時榻下有聲若霆者。

泰奉身儉素。貴賓至，不過二肉。爲尚書，無緋衣。及卒，家人始製以斂。天啓中，追謚端惠。

氣節，有制服禍亂的才能。吏部尚書馬文升於是起用雍泰爲南京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雍泰堅决推辭不赴任。正德三年春，許進掌管吏部，雍泰又被起用任原官。七月升任南京户部尚書。劉瑾，是雍泰的同鄉，對雍泰不與他交往感到惱怒，雍泰上任剛四天便責令他退休。又稱許進偏袒雍泰，於是革除二人官籍。又追究馬文升及以前曾推薦過雍泰的尚書劉大夏、給事中趙士賢、御史張津等人，革職爲民，其他被罰米輸送邊疆的有五十多人。雍泰回鄉後，居住在韋曲的別墅裏，不入城市。劉瑾被殺後，雍泰官復原職，後退休。八十歲時去世。去世時床下發出雷霆般的聲響。

雍泰守身儉樸。有貴賓到來也不過兩個葷菜。任尚書没有緋衣。直到去世，家人纔爲他製緋衣裝殮。天啓年間，追謚端惠。

張津

張津，字廣漢，博羅人。成化末進士，除建陽知縣。築城郭，遏礦盗，建朱熹、蔡元定諸賢祠，置祭田畀其子孫。憂歸，補大冶，徵授御史。弘治十四年冬，吏部缺尚書，廷臣推馬文升、閔珪，而津偕同官文森、曾大有請用致仕尚書周經、兩廣總督劉大夏。忤旨下詔獄。給事御史論救，得釋。已，言："陛下延訪大臣，而庶官不預，非所以明目達聰也。乞命卿佐、侍從及考滿朝覲諸外僚，咸得以時進見，通達下情。"武宗初，巡按廣西，劾總鎮中官韋經擅移官帑。預平富賀賊，被賚，出爲泉州知府。坐嘗舉泰，勒爲民。劉瑾敗，起寧波知府，遷山東左參政，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諸府。所部水旱，請停織造。車駕北巡，疏諫，不報。浙孝豐奸民據深山拒捕，積二十年莫能制。津托別事赴浙，悉縛之。加户部右侍郎，巡撫如故。帝自宣府還，復

張津，字廣漢，博羅人。成化末年中進士，授官建陽知縣。修築城墻，遏止礦盗，修建朱熹、蔡元定諸賢祠堂，又置供祭祀用的田地給他們的子孫。因喪回家，後補官大冶，徵召授官御史。弘治十四年冬，吏部缺尚書，朝廷大臣推薦馬文升、閔珪，而張津偕同同任御史的文森、曾大有請求起用退休的尚書周經、兩廣總督劉大夏。因違犯聖旨被關入欽犯監獄。給事御史上書解救，得以釋放。事情過後，張津對皇帝説："陛下延請訪求大臣，而衆官不參預，不是明達視聽的辦法。請求命令卿佐、侍從以及考績期滿進京朝見的各地方官，都能按時進見，通達下面的情况。"武宗初年，巡按廣西，彈劾總鎮宦官韋經擅自挪用國庫錢財。參預平定富賀的叛賊，被賞賜，出任泉州知府。因曾舉薦過雍泰獲罪，勒令革職爲民。劉瑾失敗後，起用任寧波知府，升任山東左參政，提升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進升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等府。因所管轄的地方有水旱之災，請求停止織造。皇帝巡狩北方，張津上疏進諫，没有批覆。浙江孝豐的奸猾小民盤據深山拒捕，長達二十年没有人能制服他們。張津假托其他事情奔赴浙江，將他們全部

欲北幸，津疏切諫，不報。卒，贈南京户部尚書。

捉拿。加官户部右侍郎，仍舊巡撫應天諸府。皇帝從宣府返回，又打算北巡，張津上疏直言進諫，没有回復。張津去世，追贈南京户部尚書。

陳壽

陳壽，字本仁，其先新淦人。祖志弘，洪武間代兄戍遼東，遂籍寧遠衛。壽少貧甚，得遺金，坐守至夜分，還其主。從鄉人賀欽學，登成化八年進士，授户科給事中。視宣、大邊防，劾去鎮守中官不檢者。又嘗劾萬貴妃兄弟及中官梁芳、僧繼曉，繫詔獄。得釋，屢遷都給事中。

陳壽，字本仁，他的祖先是新淦人。祖父陳志弘，洪武年間代替兄長戍守遼東，於是入寧遠衛軍籍。陳壽年少時十分貧困，拾到别人丢失的錢，坐等到半夜，歸還失主。從鄉人賀欽學習，考中成化八年進士，授官户科給事中。巡視宣、大邊防，彈劾罷免行爲不端的鎮守宦官。又曾因彈劾萬貴妃的兄弟以及宦官梁芳、僧人繼曉，被關入欽犯監獄。得到釋放，積功升遷任都給事中。

弘治元年，王恕爲吏部，擢壽大理丞。劉吉憾恕，諷御史劾壽不習刑名，冀以罪恕。竟調壽南京光禄少卿，就轉鴻臚卿。

弘治元年，王恕掌管吏部，提升陳壽爲大理丞。劉吉恨王恕，暗示御史彈劾陳壽不熟悉刑律，希望以此歸罪王恕。陳壽最終被調任南京光禄少卿，就地轉任鴻臚卿。

十三年冬，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火篩數盜邊，前鎮巡官俱得罪去。壽至，蒐軍實，廣間諜，分布士馬爲十道，使互相應援，軍勢始振。明年，諸部大入，先以百餘騎來誘。諸將請擊之，壽不可。自出帳，擁數十騎，據胡床指麾飲食。寇望見，疑之，引去。諸道襲擊，斬獲甚多。朝廷方遣苗逵等重兵至，而壽已奏捷。孝宗嘉之，加禄一等。逵欲乘勝搗巢。駐延綏久，戰馬三萬匹日費芻菽不貲。壽請出牧近塞，就水草，衆有難色。壽跨馬先行，衆皆從之，省費數十萬。當戰捷時，或勸注子弟名籍，壽曰："吾子弟不知弓槊，寧當與血戰士同受賞哉!"竟不許。

十三年冬，陳壽以右僉都御史的身份巡撫延綏。火篩多次進犯邊疆，前任鎮巡官全部獲罪離職。陳壽到任後，聚集器械和糧餉，廣泛派遣間諜，分别布置人馬爲十路，讓他們互相策應救援，軍威開始振奮。第二年，敵寇各部大舉進犯，先派一百多騎兵前來引誘。諸將請求攻擊，陳壽不同意。他親自出帳外，帶領數十個騎兵，在胡床上指揮飲食。敵寇望見，對此感到疑惑，便引退。官兵諸路襲擊敵人，斬首俘獲很多敵人。朝廷正派遣苗逵等大軍到來，而陳壽已上奏捷報。孝宗嘉奬他，加俸禄一等。苗逵想乘勝搗毁敵寇巢穴。在延綏駐扎了很久，三萬匹戰馬每天消費的草料無法計算。陳壽請求出邊塞附近放牧，靠近水草，衆人感到爲難。陳壽便上馬先行，衆人都隨從他，節省軍費數十萬。當戰鬥勝利時，有人勸他寫上子弟的名籍，陳壽説："我的子弟連射箭和用矛都不懂，怎能和浴血奮戰的將士共同受賞呢!"終究不允許。

十六年，以右副都御史掌南院。正德初，劉瑾矯詔逮南京科道戴銑、薄彦徽等，壽抗章論救。瑾怒，令致仕。尋坐延綏倉儲虧損，罰米二千三

十六年，陳壽以右副都御史掌管南院。正德初年，劉瑾假傳聖旨逮捕南京科道戴銑、薄彦徽等人，陳壽直接上奏章解救。劉瑾大怒，令他辭去官職。不久因延綏倉儲虧損獲罪，被罰米二千

百石、布千五百匹。貧不能償，上章自訴。瑾廉知壽貧，特免之。中官廖堂鎮陝西貪暴，楊一清以壽剛果，九年正月，起撫其地。堂初奉詔製氈幄百六十間，贏金數萬，將遺權倖。壽檄所司留備振，復戒諭堂勿假貢獻名有所科取。堂怒，將傾之。壽四疏乞休，不得。堂爪牙數十輩散府縣漁利，壽命捕之，皆逃歸，氣益沮。其秋，拜南京兵部侍郎，陝人號呼擁輿，移日不得行。逾年，乞骸骨，就進刑部尚書，致仕。

三百石、布一千五百匹。陳壽家貧不能抵償，上書皇帝自陳。劉瑾察知陳壽貧困，特許免罰。宦官廖堂鎮守陝西，貪婪暴虐，楊一清認爲陳壽剛毅果斷，九年正月，起用他巡撫陝西。廖堂當初奉詔製造毛氈帳篷一百六十間，贏餘白銀數萬兩，打算送給權貴幸臣。陳壽傳檄主管部門留作賑貸之用，又告誡廖堂不要藉向朝廷進貢名義徵收財物。廖堂發怒，打算排擠他。陳壽四次上疏請求退休，没得到允許。廖堂的爪牙數十人分散在各府縣剥削百姓，陳壽命令逮捕他們，這些人全部逃回，更加沮喪。這年秋，拜任南京兵部侍郎，陝西人呼喊着簇擁着他的行車，很長時間不能起行。過了一年，請求退休，就地進升刑部尚書，退休。

壽爲給事中，言時政無隱，獨不喜劾人。曰："吾父戒吾勿作刑官，易枉人。言官枉人尤甚，吾不敢妄言也。"嘉靖改元，詔進一品階，遣有司存問，時年八十有三。壽廉，歷官四十年，無家可歸。寓南京，所居不蔽風雨。其卒也，尚書李充嗣、府尹寇天叙爲之斂。又數年，親舊賻助，始得歸葬新淦。

陳壽任給事中時，談論時政直言不諱，惟獨不喜歡彈劾别人。他説："我父親告誡我不要做刑部官吏，因爲刑部官吏容易冤枉人。諫官冤枉人更加厲害，我不敢隨便説話。"嘉靖元年，詔令陳壽進一品官階，派遣主管官吏慰問，時年八十三歲。陳壽爲官廉潔，做官四十年，竟無家可歸。寓居南京時，他的居所不能遮蔽風雨。陳壽去世後，尚書李充嗣、府尹寇天叙爲他收殮。又過了幾年，親朋故舊資助，纔得以歸葬新淦。

樊瑩

樊瑩，字廷璧，常山人。天順末，舉進士，引疾歸養。久之，授行人，使蜀不受饋，土官作却金亭識之。

樊瑩，字廷璧，常山人。天順末年，考中進士，因疾病歸家調養。過了很長時間，授官行人，出使蜀不接受饋贈，當地土司作却金亭紀念他。

成化八年，擢御史。山東盗起，奉命捕獲其魁。清軍江北，所條奏多著爲例。改按雲南。交阯誘邊氓爲寇，馳檄寢其謀。出知松江府。運夫苦耗折，瑩革民夫，令糧長專運，而寬其綱，用以優之。賦役循周忱舊法，稍爲變通，民困大蘇。憂歸，起知平陽。

成化八年，升任御史。山東盗賊起事，樊瑩奉命捕獲了他們的首領。整頓江北的軍隊，上奏的條文多被定爲例規。改調巡按雲南。交阯引誘邊境的百姓作寇賊，樊瑩迅速傳送檄文制止了他們的陰謀。出任松江府知府。運糧的民夫苦於運輸中的虧損，樊瑩便取消民夫，令糧長專門運輸，并放寬了對他們的要求，給予優惠。賦役按周忱的舊辦法，稍加變通，百姓的困境大大蘇解。服喪歸家，後起用知平陽。

弘治初，詔大臣舉方面官。侍郎黄孔昭以瑩應，尚書王恕亦器之，擢

弘治初年，詔令大臣舉薦地方政府官員。侍郎黄孔昭以樊瑩應薦，尚書王恕也器重他，提升

河南按察使。黄河爲患，民多流移。瑩巡振，全活甚衆。河南田賦多積弊，巡撫都御史徐恪欲考本末，衆難之。瑩曰："視萬猶千，視千猶百耳，何難。"恪以屬瑩部吏鉤考，旬日間，宿蠹一清。四年，遷應天府尹。守備中官蔣琮與言官訐奏，所蔓引多至罪黜。瑩承命推鞫，初若不爲異者，琮大喜。後奏其傷孝陵山脉事，琮遂下獄，充净軍。

任河南按察使。黄河泛濫成災，百姓大多流離失所。樊瑩巡察賑救，保全存活很多人。河南田賦有很多積弊，巡撫都御史徐恪想考察原因，衆人認爲有困難。樊瑩説："把一萬人看作一千人，把一千人看作一百人，能有什麽困難。"徐恪把此事交由樊瑩的部吏調查考核，十天時間，積久的弊病全部查清。四年，升任應天府尹。守備宦官蔣琮與諫官上奏相互攻擊，所牽連的人大多被判罪罷免。樊瑩奉命追查，最初好像没有查出什麽，蔣琮非常高興。後樊瑩上奏説他破壞孝陵山龍脉的事，蔣琮於是被逮捕入獄，并發配到由太監組成的净軍。

七年，遷南京工部右侍郎，尋改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錦田賊結兩廣瑶、僮爲寇，瑩諭散餘黨，戮首惡十八人。歲餘，以疾乞休。家居七年，中外交薦，起故官撫治鄖陽，旋改南京刑部右侍郎。

七年，升任南京工部右侍郎，不久又改任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錦田賊人勾結兩廣瑶、僮作亂，樊瑩告諭解散餘黨，殺了首惡十八人。過了一年多，因病請求退休。樊瑩在家賦閑七年，朝廷内外交相推薦，起用任原官巡撫治理鄖陽，隨即改任南京刑部右侍郎。

十六年，雲南景東衛晝晦七日，宜良地震如雷，曲靖大火數發，貴州亦多災異，命瑩巡視。至則劾鎮巡官罪，黜文武不職者千七百人。廉知景東之變，乃指揮吴勇侵官帑，圖脱罪，因雲霧晦冥虚張其事，劾罪之。還進本部尚書。

十六年，雲南景東衛白日昏暗達七天，宜良地震聲如雷鳴，曲靖多次發生大火，貴州也多有災害異常，朝廷命令樊瑩巡行視察。他到達後便彈劾鎮守巡察官員的罪行，罷黜不稱職的文武官員一千七百人。訪察得知景東的變亂，是指揮吴勇侵吞公款，企圖逃脱罪責，藉雲霧陰暗模糊而虚張其事，樊瑩彈劾吴勇并定罪。返回後升任南京刑部尚書。

武宗踐阼，致仕歸。劉瑾以會勘隆平侯爭襲事，連及瑩，削籍。明年，又坐减松江官布，罰米五百石輸邊。瑩素貧，至是益窘。三年十一月卒，年七十五。瑾敗，復官，贈太子少保，謚清簡。

武宗即位，樊瑩退休回家。劉瑾以聯合核查隆平侯爭奪襲爵之事，牽涉樊瑩，削除他的名籍。第二年，又因减少松江官布事獲罪，罰米五百石運輸到邊疆。樊瑩一向貧困，到這時更加窘迫。三年十一月去世，時年七十五歲。劉瑾失敗後，恢復原官，追贈太子少保，謚號清簡。

瑩性誠慤，農月坐籃輿戴笠，子孫舁行田間，曰："非徒視稼，欲子孫習勞也。"其後人率教，多愿朴力學者。

樊瑩爲人真誠，農忙時乘籃輿戴斗笠，讓子孫抬着行走於田間，説："不單是看莊稼，而是想讓子孫習慣於勞動。"他的後人遵循教導，多樸實敦厚勤奮學習。

熊繡

熊繡，字汝明，道州人，其先以戍籍自豐城徙焉。繡舉成化二年進

熊繡，字汝明，道州人，他的祖先以戍邊吏卒的户籍從豐城遷到道州。熊繡於成化二年考中

士，授行人。奉使楚府，巡茶四川，力拒饋遺。擢御史，巡按陝西。左布政于璠以官帑銀饋苑馬卿邵進，繡發其罪。璠遁赴京訐繡，帝并下繡吏，謫知清豐，璠、進亦除名。久之，鳳翔闕知府，擢繡任之。

進士，授官行人。奉命出使楚府，巡察四川的茶政，竭力拒絶别人的饋贈。升任御史，巡察陝西。左布政使于璠用官府的銀饋贈苑馬卿邵進，熊繡揭發了他的罪狀。于璠逃往京城攻擊熊繡，皇帝一并把熊繡下交司法官，貶謫爲清豐知縣，于璠、邵進也削除名籍。過了很長時間，鳳翔缺知府，提升熊繡任此職。

弘治初，遷山東左參政，進右布政使。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榆林初僅小堡，屯兵備冬。景泰中，始移巡撫、總兵官居之，遂爲西北巨鎮，城隘弗能容，繡因請增築千二百餘丈。莅鎮數年，練兵積粟，邊政修舉。歷兵部左、右侍郎，尚書劉大夏深倚信之。騰驤四衛勇士額三四萬人，率虚籍。歲糜錢穀數十萬，多入奄人家。廷臣屢請稽核，輒被撓。十八年，命繡清厘，未竟而孝宗崩。朝政漸變，繡力持不顧，得詭冒者萬四千人。御馬太監甯瑾等疏請復舊，給事御史交章劾瑾，大夏亦力争。武宗不得已從之，而宥瑾等不問。

弘治初年，升任山東左參政，進升右布政使。七年，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巡撫延綏。榆林當初僅是一個土石築的小城堡，用來屯兵準備過冬。景泰年間，巡撫、總兵官邸纔遷駐這裏，於是成爲西北重鎮，因城市狹窄不能容納，熊繡因而請求擴修一千二百多丈。親自鎮守榆林數年，訓練士兵，屯積糧食，邊境事務處理及時、得當。歷任兵部左、右侍郎，尚書劉大夏特别信任他。騰驤四衛勇士的員額是三四萬人，大多是假名籍。每年糜費錢穀數十萬，大多流入宦官之家。朝廷大臣屢次請求查核，都被阻撓。十八年，命令熊繡清查，没有完成而孝宗駕崩。朝政形勢逐漸轉變，熊繡竭力堅持清查而不顧其他，查得假冒者一萬四千人。御馬太監甯瑾等人上疏請求恢復過去的制度，給事御史紛紛上奏章彈劾甯瑾，劉大夏也竭力抗争。武宗不得已聽從了他們，却寬恕了甯瑾等没有追究。

正德元年，擢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事。既抵鎮，盡裁幕府供億，秋毫無所取。二年，與總兵官伏羌伯毛鋭討平賀縣僮。劉瑾以前汰勇士事深疾繡，伺察無所得。召掌南京都察院事，尋以中旨罷之。已，復摭延綏倉儲浥爛爲繡罪，罰米五百石，責繡躬輸於邊。繡家遂破。

正德元年，升任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并兼任巡撫事務。到鎮後，全部裁减了幕府的經費，自己絲毫不取。二年，與總兵官伏羌伯毛鋭討伐平定賀縣僮人。劉瑾因以前裁减騰驤四衛勇士之事特别痛恨熊繡，伺機探察熊繡的過失却一無所得。皇帝任命熊繡掌管南京都察院事務，不久宫中又直接下聖旨罷免了他。隨後，又指摘延綏倉庫糧食腐爛作爲熊繡的罪狀，罰米五百石，責令他親自輸送到邊境。熊繡的家於是破産。

十年閏四月卒，無子。巡撫秦金頌其清節於朝，贈刑部尚書。太僕少卿何孟春以繡承繼孫幼且貧，無以爲養，請如主事張鳳翔、孔琦例，賜月廪，且乞予謚。遂謚莊簡，給其孫米

十年閏四月，熊繡死，没有兒子。巡撫秦金在朝廷上頌揚熊繡的清正節操，追贈刑部尚書。太僕少卿何孟春因熊繡過繼的孫子幼小而且貧困，没有生活來源供養，請求依照主事張鳳翔、孔琦的前例，賜予他月給禄米，并請求贈謚號。

月一石。

於是謚號莊簡，供給他的孫子米每月一石。

潘蕃

潘蕃，字廷芳，崇德人。初冒鍾姓，既顯始復。成化二年舉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雲南鎮守中官錢能爲巡撫王恕所劾，詔蕃按，盡得其實。出爲安慶知府，改鄖陽。時府治初設，陝、洛流民畢聚。蕃悉心撫循，皆成土著。累遷山東、湖廣左右布政使。

潘蕃，字廷芳，崇德人。最初冒稱鍾姓，顯赫後纔恢復原姓潘。成化二年考中進士，授官刑部主事。歷任郎中。雲南鎮守宦官錢能被巡撫王恕彈劾，詔令潘蕃調查，全部得到此事實情。出任安慶知府，後改任鄖陽知府。當時鄖陽府治剛設立，陝、洛流亡的人全部聚集到這裏。潘蕃悉心安撫，後來這些人全都成爲當地人。積功升遷任山東、湖廣左右布政使。

弘治九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兼提督松潘軍務。宣布威信，蠻人畏服，單車行松、茂莫敢犯。遷南京兵部右侍郎，就改刑部。

弘治九年，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巡撫四川，兼提督松潘的軍務。宣布威嚴信用，蠻人敬畏歸服，單車巡行於松、茂，無人敢冒犯。升任南京兵部右侍郎，就地改任刑部右侍郎。

十四年，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帳下士舊不下萬人，蕃汰之，纔給使令而已。黎寇符南蛇亂海南，聚衆數萬。蕃令副使胡富調狼土兵討斬之，平賊巢千二百餘所。論功，進左都御史。已，又平歸善劇賊古三仔、唐大鬢等。思恩知府岑濬與田州知府岑猛相仇殺，攻陷田州，猛窮乞援。蕃諭濬罷兵，不從，乃與鎮守太監韋經、總兵官伏羌伯毛銳集兵十餘萬，分六哨討之。濬死，傳首軍門，斬級四千七百，盡平其地。迴軍討平南海縣豐湖賊禤元祖。捷聞，璽書嘉勞。蕃奏，思恩宜設流官，猛構兵失地，宜降同知，俾還守舊土。兵部尚書劉大夏議，猛世濟凶惡，不宜歸舊治，請兩府皆設流官，而降猛爲千户，徙之福建。帝從之。正德改元之正月，召爲南京刑部尚書。逾年，致仕。

十四年，進升右都御史，總督兩廣。部下的將士原來不下一萬人，潘蕃裁減人員，僅够使用而已。黎寇符南蛇在海南發動叛亂，聚集數萬人。潘蕃命令副使胡富調集狼土兵征討斬殺符南蛇，掃平盜賊的巢穴一千二百多所。評定功勞，進升左都御史。後來，又平定勢力强大的歸善寇賊古三仔、唐大鬢等。思恩知府岑濬與田州知府岑猛相互仇殺，岑濬攻陷田州，岑猛走投無路請求救援。潘蕃訓諭岑濬停止用兵，岑濬不聽從，潘蕃便與鎮守太監韋經、總兵官伏羌伯毛銳集結十餘萬人，分六路討伐。岑濬死，首級傳送到軍門，斬殺岑濬部下四千七百人，全部平定那個地區。回師討平南海縣豐湖盜賊禤元祖。捷報傳到京城，皇帝下詔嘉獎慰勞。潘蕃上奏，思恩應設置地方官，岑猛挑起戰爭丢失田州，應降職爲同知，讓他回去仍守田州。兵部尚書劉大夏建議，岑猛的凶惡本性世代相承，不宜回舊地任職，請求在兩府都設置地方官，而降岑猛爲千户，遷徙到福建。皇帝聽從了劉大夏的建議。正德元年的正月，召潘蕃任南京刑部尚書。過了一年，退休。

初，蕃去兩廣，岑猛據田州不肯徙，知府謝湖畏猛悍，亦逗遛。事聞，逮湖詔獄。湖委罪蕃及韋經、毛銳，經復委罪於尚書大夏。劉瑾方惡

當初，潘蕃已離開兩廣，岑猛占據田州不肯遷移，知府謝湖害怕岑猛凶悍，也拖延不赴任。事情上報，謝湖被逮捕入欽犯監獄。謝湖歸罪於潘蕃和韋經、毛銳，韋經又把罪責推給劉大夏。

大夏，遂并逮四人。大夏以不從蕃言爲罪，而蕃亦坐不能撫猛，俱謫戍肅州。三年九月也。既而瑾從户部郎中莊襗言，遣太監韋霦核廣東庫藏，奏應解贓罰諸物多朽敝，梧州貯鹽利軍賞銀六十餘萬兩不以時解。逮問蕃及前總督大夏、前左布政使仁和沈鋭等八百九十九人，罰米輸邊。鋭廉介，已遷南京刑部右侍郎，乞休歸，至是奪職。瑾誅，蕃以原官致仕。逾六年，卒。鋭至嘉靖初，始復職致仕。

劉瑾正恨劉大夏，於是將四人一并逮捕。劉大夏以不聽從潘蕃的話而得罪，潘蕃則因不能安撫岑猛而得罪，都被貶到肅州戍邊。這是三年九月之事。隨後劉瑾聽從户部郎中莊襗的話，派太監韋霦核查廣東的庫藏，上奏説應該解送的諸多贓物和罰收的物品多腐朽，梧州貯鹽獲利作爲軍隊賞銀的六十餘萬兩不按時解送。逮捕追究潘蕃以及前總督劉大夏、前左布政使仁和沈鋭等八百九十九人，處罰以米運送邊疆。沈鋭廉潔耿介，已升任南京刑部右侍郎，請求退休，到這時被奪職。劉瑾被誅殺後，潘蕃以原官退休。過了六年，去世。到了嘉靖初年，沈鋭纔恢復職務退休。

方蕃解官歸，無屋，税他人宅居之。與鄉人飲，露坐花下，醉則任所之。其風致如此。

潘蕃解除官職回家，自己没有住宅，租借他人的房屋居住。與同鄉人飲酒，露天坐於花下，喝醉便任隨去什麽地方。他的風範就是這樣。

胡富

胡富，字永年，績溪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授南京大理評事。弘治初，歷福建僉事。福寧繫囚二百餘人，富一訊皆定，囹圄頓空。以憂去，起補山東，遷廣東副使。四會瑶亂，剿擒五百餘人。瀧水瑶出没無時，富度其所經地，得荒田三千餘頃，招獞户耕牧其中。瑶畏獞，不敢出擾，居民得田作。符南蛇圍儋州，富與參議劉信往覘。賊突至，殺信，富手斬劇賊一人，賊乃退。還益兵討平之。歷陝西左、右布政使。

胡富，字永年。績溪人。成化十四年中進士。授官南京大理評事。弘治初年，歷任福建僉事。福寧囚禁犯人二百多，胡富一次審訊全部判定，監獄頓時空了。因服喪離職，後起用補職山東，升任廣東副使。四會瑶人發動叛亂，胡富剿殺擒獲五百多人。瀧水瑶人出没無常，胡富預測其經過的地方，得荒田三千多頃，招集獞户在那裏耕種放牧。瑶人害怕獞人，不敢出來騷擾，居民得以種田勞作。符南蛇圍攻儋州，胡富與參議劉信前往探察。賊寇突然到達，殺死劉信，胡富親手斬殺了一名强壯的盗賊，賊纔退去。回來後，增兵討平了盗賊。歷任陝西左、右布政使。

正德初，入爲順天府尹。三年，進南京大理寺卿，就遷户部右侍郎。五年正月，坐大理時勘事遲緩，勒致仕，亦瑾意也。瑾敗，起故官。七年，拜本部尚書。南都倉儲僅支一年，富在部三載，有六年積。上十餘事，率權貴所不便，格不行，遂引年歸。嘉靖元年卒。贈太子少保，謚康惠。

正德初年，召入任順天府尹。三年，進升南京大理寺卿，就地升任户部右侍郎。五年正月，因任大理寺卿時調查案件遲緩獲罪，被勒令退休，也是劉瑾的意思。劉瑾失敗，起用胡富任原官。七年，拜任户部尚書。南都倉儲僅能維持一年，胡富在户部三年，便有六年的積蓄。上疏陳説十多件事，大都不利於權貴，被阻撓不能施行，於是以年老退休。嘉靖元年去世。贈太子少保，謚號康惠。

張泰

張泰，字叔亨，廣東順德人。成化二年進士。除知沙縣。時經鄧茂七之亂，泰撫綏招集，流亡盡復。入爲御史，偕同官諫萬貴妃干政，廷杖幾斃。出督京畿學校，以憂去，家居十餘年。

弘治五年，起故官，按雲南。孟密土舍思揲構亂，以兵遏木邦宣慰使罕烹法於孟乃寨。守臣撫諭，拒不聽。泰與巡撫張誥集兵示必討，思揲懼，始罷兵。滇池溢，爲民災，泰築堤以弭其患。還朝，乞罷織造内臣，減皇莊及貴戚莊田被災税賦，給畿省災民牛種。詔止給牛種，餘不行。寇入永昌，甘肅游擊魯麟委罪副總兵陶禎，而總兵官劉寧疏言守臣不和，詔泰往勘。泰奏鎮守太監傅悳、故總兵官周玉侵據屯田，巡撫馮續減削軍餉，寇數入莫肯爲禦，失士卒六百餘、馬駝牛羊二萬，皆不以聞。帝怒，下之吏。悳降内使，錮南京，續編氓口外。泰又言甘州膏腴地悉爲中官、武臣所據，仍責軍税；城北草湖資戍卒牧馬，今亦被占。請悉歸之軍，且推行於延、寧二鎮，詔皆從之。遷太僕少卿，改大理。

張泰，字叔亨，廣東順德人。成化二年中進士。授官沙縣知縣。當時經過鄧茂七之亂，張泰安撫招集百姓，使流亡的人全部返回。入京任御史，偕同同僚諫諍萬貴妃干預政事，當廷杖責，差點被打死。出京督察京城附近的學校，因服喪離職，在家賦閑十餘年。

弘治五年，起用任原官，巡察雲南。孟密土司屬官思揲挑起叛亂，率兵在孟乃寨阻截木邦宣慰使罕烹法。當地官員安撫曉諭，思揲拒不聽從。張泰與巡撫張誥集結軍隊以示必定討伐，思揲害怕，纔停止用兵。滇池漲水溢出，給人民帶來災害，張泰修築堤壩以消除水患。回到朝廷，請求罷除織造内臣，減少受災的皇莊和貴戚莊田的賦税，爲京城所轄地區的災民提供牛種。皇帝下詔衹提供牛種，其餘的不施行。敵寇進犯永昌，甘肅游擊魯麟歸罪於副總兵陶禎，而總兵官劉寧上疏説鎮守的大臣不和，詔令張泰前往勘察。張泰上奏鎮守太監傅悳、原總兵官周玉侵占軍隊屯田，巡撫馮續削減軍餉，敵寇數次進犯没有人肯抵禦，損失士兵六百多人、馬騾駝牛羊二萬，都不上報。皇帝發怒，下交司法官治罪。傅悳降爲内使，禁錮在南京，馮續編入平民户籍於口外。張泰又説甘州肥沃的土地全部被宦官、武臣占據，仍徵收軍税；城北牧草湖泊供戍邊將士牧馬使用，現在也被侵占。請求全部歸於軍隊，并將此做法推行到延、寧二軍鎮，下詔全部采納張泰的建議。升任太僕少卿，改任大理寺卿。

初，薊州民田多爲牧馬草場所侵，又侵御馬監及神機營草場、皇莊，貧民失業，草場亦虧故額。孝宗屢遣給事中周旋，侍郎顧佐、熊翀等往勘，皆不能决。至是命泰偕錦衣官會巡撫周季麟復勘。泰密求得永樂間舊籍，參互稽考，田當歸民者九百三十餘頃，而京營及御馬監牧地咸不失故額。奏入，駁議者再，尚書韓文力持之，留中未下。及武宗嗣位，文再請，始出泰奏，流亡者咸得復業。

當初，薊州百姓的田地多被放馬的草場侵占，又侵占御馬監及神機營的草場、皇莊，貧民失業，草場的數額也較原來減少。孝宗多次派給事中周旋，侍郎顧佐、熊翀等人前往勘察，都不能解决。到這時派張泰偕同錦衣官會同巡撫周季麟重新勘察。張泰秘密求得永樂年間的舊檔案，相互查考，查得應當歸還農民的田地九百三十多頃，而京營和御馬監牧地的舊有數額都没有減少。奏疏呈入，有人一再辯駁，尚書韓文竭力支持張泰，張泰的奏章留在宫中不下放。到武宗繼位，韓文再次請求，纔交出張泰的奏章，流亡的

人都得以恢復舊業。

尋遷右副都御史督儲南京。奏釐革十二事，多報可。正德二年，召爲工部右侍郎，逾年，遷南京右都御史。泰清謹。劉瑾專權，朝貴争賂遺。泰奏表至京，惟饋土葛，瑾憾之。其年十月，令以南京户部尚書致仕。明年七月卒，摭他事罰米數百石。瑾誅，予葬祭如制。

不久升任右副都御史督察南京的儲備。上奏有關改革的十二件事，多回覆同意。正德二年，召爲工部右侍郎，過了一年，升任南京右都御史。張泰清廉謹慎。劉瑾專權，朝臣權貴争相賄賂他。張泰上表到京城，僅贈給他土葛，劉瑾因此對張泰懷恨在心。這年十月，責令張泰以南京户部尚書退休。第二年七月去世，挑剔其他事被罰米數百石。劉瑾被殺後，按制度賜予埋葬祭祀的禮數。

吴文度

吴文度，字憲之，晋江人，從父客江寧，遂家焉。登成化八年進士，除龍泉知縣，徵授南京御史。偕同官孫需等論妖僧繼曉，被廷杖。尋遷汀州知府。瑶弗靖，設方略綏撫，瑶承賦如居民。弘治中，歷江西左參政，山西、河南左、右布政使。正德元年，遷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師宗州賊阿本等作亂，諭不從，乃遣參議陳一經等督軍二萬攻之，别遣兵截盤江，據賊巢背，先後俘斬千人。入歷户部侍郎。三年冬，進南京右都御史。方文度召自雲南，劉瑾以地産金寶，屢責賄。文度無以應，瑾深銜之。會工部尚書李鐩致仕，廷推文度及南京户部侍郎王珩，遂改文度南京户部尚書，與珩俱致仕。命下，舉朝駭異。既歸，所居屋僅數椽。瑾誅，未及用而卒。珩，趙人。起家進士，亦以清操聞。

吴文度，字憲之，晋江人，隨從父親寄居江寧，於是在那裏安家。成化八年考中進士，任命爲龍泉知縣，徵召授官南京御史。和同僚孫需等糾彈妖僧繼曉，被罰在朝廷杖擊。不久升任汀州知府。瑶人不安寧，吴文度想方設法安定撫慰，瑶人終於像當地居民一樣交納賦税。弘治年間，歷任江西左參政，山西、河南左、右布政使。正德元年，升任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師宗州盜賊阿本等發動叛亂，訓諭而不聽從，吴文度於是派參議陳一經等督率二萬軍隊攻打，又另派兵截斷盤江，占領盜賊巢穴的後方，先後俘獲斬殺上千人。入京任户部侍郎。三年冬，進升南京右都御史。當吴文度從雲南被徵召時，劉瑾因當地出産金銀財寶，多次責求賄賂。吴文度没有回應，劉瑾深深忌恨他。恰逢工部尚書李鐩退休，朝廷推選吴文度及南京户部侍郎王珩，於是改任吴文度爲南京户部尚書，與王珩一起退休。命令下達，滿朝官員都非常驚異。吴文度離職回家後，居住的房屋僅有幾間。劉瑾被殺後，没來得及起用便去世。王珩，是趙人。以進士入仕途，也因節操高潔著稱。

張鼒

張鼒，字用和，歷城人。成化十一年進士。授襄陵知縣，入爲御史。憲宗末年數笞言官，鼒力諫。又嘗劾妖僧繼曉、方士鄧常恩等。帝心惡之。出按江西。盜賊多强宗佃僕，鼒與巡撫閔珪交奏其事。尹直等構之，

張鼒，字用和，歷城人。成化十一年中進士。授官襄陵知縣，入京任御史。憲宗末年多次鞭笞諫官，張鼒極力進諫。又曾彈劾妖僧繼曉、方士鄧常恩等人。皇帝心中憎惡他。出京巡按江西。盜賊大多是大宗族的佃户僕隸，張鼒與巡撫閔珪交相上奏此事。尹直等人陷害他們，於是閔

乃貶珪而坐鼐尹旻黨，謫郴州判官。

珪遭貶謫，張鼐被定罪爲尹旻的黨羽，貶謫任郴州判官。

弘治初，擢河南僉事，進參議，以協治黃陵岡遷副使。十五年，進按察使。鼐官河南久，屢遭河患，督治有方，民爲立祠。是年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時軍政久弛，又許餘丁納貲助驛遞，給冠帶，復其身，邊人競援例避役。鼐言不可，因條上定馬制、核屯糧、清隱占、稽客户、減軍伴數事，悉允行。尋劾分守中官劉恭貪虐罪，築邊墻自山海關迄開原靉陽堡凡千餘里。遼撫自徐貫後，歷張岫、張玉、陳瑶、韓重四人，多得罪去，至鼐稱能。

弘治初年，提升河南僉事，進升爲參議，因協助治理黃陵岡升任副使。十五年，進升爲按察使。張鼐在河南爲官很久，多次遇到黃河水患，張鼐監督治理有方，人民爲他設立祠堂。這年秋，升任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當時軍政長期廢弛，又允許軍中編外人員交納錢財資助驛站，授給官職，免除賦税，邊境的人競相照此做法逃避勞役。張鼐認爲不可，因此將所制定用馬制度、核查屯聚的糧食、清查被私下占有的財物、稽查客户、減少軍伴等事一一上奏，全部被允許施行。不久彈劾分守宦官劉恭貪污暴虐之罪，修築邊境城墻從山海關到開原靉陽堡共一千多里。遼東巡撫自從徐貫之後，歷經張岫、張玉、陳瑶、韓重四人，大多獲罪離職，至張鼐以賢能著稱。

武宗立，移撫宣府。正德改元，召還，尋進右副都御史署院事。有知縣犯贓當褫職，卒殺人當抵死。劉瑾納重賄，欲寬之，鼐執不可，出爲南京右都御史。焦芳子黃中欲强市其居，畀通政魏訥，鼐不從，芳父子亦怨之。會瑾遣給事中王翊等核遼東軍餉，還奏芻粟多浥爛，遂以爲守臣罪，逮鼐及繼任巡撫馬中錫、鄧章，前參政冒政，參議方矩，郎中王藎、劉繹，下詔獄，令其家人輸米遼東。鼐坐輸二千石，以力不辦，繫遼東。久之，總兵官毛倫等具奏諸人苦狀，請得折價，瑾勉從之。閱三年，事始竟，皆斥爲民。瑾誅，復官。鼐前卒，世宗初予恤。

武宗即位，調任巡撫宣府。正德元年，被召回，不久進升右副都御史代理院事。有知縣犯貪贓罪判處革職，士卒殺人判處死罪。劉瑾收受重金賄賂，想從寬處理，張鼐堅决不同意，出京任南京右都御史。焦芳的兒子焦黃中想强行購買他的住宅，給與通政魏納，張鼐不同意，焦芳父子也怨恨他。正趕上劉瑾派給事中王翊等人核查遼東的軍餉，回來上奏糧草大多霉爛，於是歸罪於鎮守官吏，逮捕張鼐以及繼任巡撫馬中錫、鄧章，前參政冒政，參議方矩，郎中王藎、劉繹，關入欽犯監獄，并命令他們的家人運米到遼東。張鼐被判輸米二千石，因没有能力辦到，被囚於遼東。過了很長時間，總兵官毛倫等詳細上奏衆人悲苦的情狀，請求把罰米折價，劉瑾勉强答應。過了三年，這件事纔結束，都被貶爲平民。劉瑾被殺後，恢復張鼐原職。張鼐在此之前去世，世宗初年對他的家屬予以撫恤。

冒政

冒政，泰州人。鼐同年進士，歷官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守官廉，劉瑾覬賄不得，遂假遼東事逮之，罰米至三千石。瑾誅，復職致仕。久

冒政，泰州人。與張鼐同年考中進士，歷任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爲官清廉，劉瑾希望得賄賂没有得到，於是藉遼東之事逮捕了他，被罰米達三千石。劉瑾被殺後，恢復原職退休。又過

之，卒。

了很長時間，去世。

王璟

王璟，字廷采，沂人。成化八年進士。爲登封知縣。歷兩京御史。

王璟，字廷采，沂人。成化八年中進士。任登封知縣。歷任兩京御史。

弘治十四年，以南京鴻臚卿拜右僉都御史，理兩浙鹽政。振荒浙江，奏行荒政十事，多所全活。十七年冬，巡撫保定。武宗立，太監夏綬乞於真定諸府歲加葦場税，少監傅琢請履畝核靜海、永清、隆平諸縣田，太監張峻欲税寧晋小河往來客貨，詔皆許之。又以莊田故，遣緹騎逮民魯堂等二百餘人，畿南騷動。璟抗疏切諫，尚書韓文等力持之，管莊内臣稍得召還。

弘治十四年，以南京鴻臚卿拜官右僉都御史，管理兩浙鹽政。在浙江賑濟災荒，上奏實行救荒政策的十件事，災民大多得以保全存活。十七年冬，巡撫保定。武宗即位，太監夏綬請求在真定等府每年增收葦場税，少監傅琢請求實地丈量靜海、永清、隆平等縣的土地，太監張峻想徵收寧晋小河往來的客貨税，下詔都同意。又因莊田的原因派緹騎逮捕百姓魯堂等二百多人，畿南發生騷動。王璟直接上疏極力勸諫，尚書韓文等竭力支持他，管理莊田的内臣漸漸被召回。

正德元年四月，引疾致仕，命馳傳歸。三年，坐累奪官閒住。六年，起撫山西。製火槍萬餘，槍藏箭六，皆傅毒藥，用以禦寇，寇不敢西。累遷右都御史。已，遷左，以張綸爲右都御史代之。後陳金以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入院，位璟上，人號璟"中都御史"焉。時群小用事，大臣靡然附之，璟獨守故操。再進太子太保。世宗立，致仕，卒，贈少保，謚恭靖。

正德元年四月，王璟稱病退休，皇帝命令他乘驛車回家。三年，因被連累奪去官職閑住在家。六年，起用巡撫山西。製火槍一萬多支，每支槍藏箭六支，全部塗有毒藥，用以抵禦敵寇，敵寇便不敢向西進犯。多次升遷任右都御史。後來升任左都御史，任命張綸爲右都御史接替他。後陳金以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的身份入院，地位在王璟之上，人們稱王璟爲"中都御史"。當時群小人把持政權，大臣紛紛依附他們，王璟獨自堅守原來的節操。又進升爲太子太保。世宗即位，退休，逝世後贈少保，謚號恭靖。

高銓

初，璟自保定巡撫歸，其後兵科給事中高淓勘滄州鹽山牧地，劾六十一人，及璟與前巡撫都御史高銓，銓即淓父也。詔去職者勿問，璟、銓并獲免。

當初，王璟從保定巡撫歸來，其後兵科給事中高淓勘查滄州鹽山的牧地，彈劾六十一人，涉及王璟與前巡撫都御史高銓，高銓就是高淓的父親。皇帝下詔離職的人不再追究，王璟、高銓一并被赦免。

銓，江都人，累官南京户部尚書。正德二年，廷推左都御史，瑾勒令致仕。尋坐事逮下獄，復坐隆平侯家襲爵事除名，罰米五百石。後瑾益事操切，每遣使勘核，多務苛急承瑾意，淓遂并銓在劾中。淓後官至光禄少卿，以劾父不齒於人。瑾誅，銓復

高銓，江都人，屢次升遷任南京户部尚書。正德二年，朝廷推選爲左都御史，劉瑾勒令他離職。不久因事被逮捕入獄，又因隆平侯家族世襲爵位的事獲罪被除名，罰米五百石。後來劉瑾辦事更加急躁，每次派人勘查核實，這些人都追求苛刻嚴厲以迎合劉瑾的心意，高淓於是將高銓列於被彈劾的人之中。高淓後官至光禄少卿，以彈

官致仕，卒。贈太子少保。

劾其父爲人所不齒。劉瑾被殺後，恢復高銓原官退休，後去世。贈太子少保。

朱欽

朱欽，字懋恭，邵武人。師吴與弼，以學行稱。舉成化八年進士，授寧波推官。治最，徵授御史。出督漕運，按河南，清軍廣西，并著風節。

弘治中，遷山東副使，歷浙江按察使。十五年，入覲。吏部舉天下治行卓異者六人，欽與焉。僉都御史林俊又舉欽自代，乃稍遷湖廣左布政使。

武宗立，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中官王岳被謫，道死。欽上言："岳謫守祖陵，罪狀未暴，賜死道路，不厭人心。臣知岳爲劉瑾輩所惡，必瑾譖毁以至此。望陛下察岳非辜，懲瑾讒賊。"疏至，瑾屏不奏，銜之。欽以山東俗淫酗，嚴禁市酤，令濟南推官張元魁察之，犯者罪及鄰。比有懼而自縊者，其母欲奏訴，元魁與知府趙璜賄之乃已。瑾使偵事校尉發之，俱逮下詔獄，勒欽致仕，璜除名，元魁謫戍。瑾憾欽未已，摭前湖廣時小故，下巡按御史逮問。俄坐山東勘地事，斥爲民。又坐修曲阜先聖廟會計數多，罰輸米六百石塞下。又坐撫山東時，以民夫給事尚書秦紘家，再下巡按御史逮問。瑾誅，乃復官。十五年卒，年七十七。與弼之門以宦學顯者，欽爲稱首。

朱欽，字懋恭，邵武人。師從吴與弼，以學問品行著稱。成化八年考中進士，授寧波推官。因政績最好，徵授御史。出京監督漕運，巡按河南，清理廣西軍務。都以風骨節操著稱。

弘治年間，升任山東副使，歷任浙江按察使。十五年，進京朝見皇帝。吏部推舉全國有卓越政績的六人，朱欽也在其中。僉都御史林俊又推舉朱欽代替自己，於是逐漸升任湖廣左布政使。

武宗即位，朱欽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巡撫山東。宦官王岳被貶謫，死在路上。朱欽上書説："王岳被貶謫守護祖陵，罪狀并没有公布，便賜死在道路上，不能讓人心服。臣知王岳被劉瑾等人所憎惡，一定是劉瑾以讒言毁謗纔到現在這種地步。望陛下體察王岳無罪，懲辦劉瑾這個説别人壞話的小人。"奏疏送到京，劉瑾扣住不上呈，并對朱欽懷恨在心。朱欽因山東風俗百姓飲酒無度，嚴禁賣酒，命令濟南推官張元魁檢察，違反禁令者罪罰連累到鄉鄰。等到有人因害怕而上吊自殺，他的母親要去上告，張元魁與知府趙璜用錢收買纔停止。劉瑾指使偵事校尉揭發了這件事，朱欽等全部被逮捕入欽犯監獄，勒令朱欽辭官，趙璜被除名，張元魁被罰戍邊。劉瑾對朱欽的仇恨并未解除，又找到朱欽先前在湖廣時的一件小事，下令巡按御史將他逮捕審問。不久又因山東勘察田地之事獲罪，貶斥爲平民。又因修建曲阜先聖廟時會計數量多獲罪，被罰米六百石輸送到邊塞。又因巡撫山東時，讓民夫在尚書秦紘家做事獲罪，再次下令巡按御史逮捕審問。劉瑾被殺後，朱欽恢復原官。十五年去世，時年七十七歲。吴與弼的弟子中以讀書做官而著名的，以朱欽爲首。

贊曰：武宗初，劉、謝受遺輔政，韓文、張敷華等爲列卿長，當路多正人，國事有賴。"八虎"潛伏左

贊曰：武宗初年，劉健、謝遷受遺詔輔佐政事，韓文、張敷華等人爲列卿之首，當政者多爲正直之人，國事便有依賴。"八虎"潛伏在皇帝

右，雖未敢顯與朝士爲難，固腹心之蠹也。夫以外攻内，勢所甚難。况相權之輕，遠異前代，雖抱韓琦之忠，初無書敕之柄。區區争勝於筆舌間，此難必之剛明之主，而以望之武宗，庸有濟乎？一擊不勝，反噬必毒，消長之機，間不容髮。宦竪之貽禍烈也，吁可畏哉！

左右，雖不敢明顯與朝廷大臣爲難，依然是心腹之患。以外攻内，勢必十分困難。更何況宰相權力輕，大不同於前代，即使抱有韓琦一樣的忠心，而没有詔書敕命的權力。僅僅争勝於筆墨口舌之間，這種災難必定要剛强聖明的君主纔能解决，而寄希望於武宗，哪裏能够成功呢？一次打擊不能取勝，反攻時會更加狠毒，消長變化的關鍵，緊迫危急。宦官貽害國家也太嚴重了，唉，可怕啊！



明史卷一百八十七

列傳第七十五

何鑑　馬中錫　陸完　洪鍾 陳鎬 蔣昇
陳金　俞諫　周南 孫祿　馬昊

何鑑

何鑑，字世光，浙江新昌人。成化五年進士。授宜興知縣。徵拜御史，巡宣府、大同。劾巡撫鄭寧以下數十人不職，按裨將孟璽等罪。還巡太倉。總督太監卒犯法，逮治之，爲所構，下錦衣獄。得釋，再按江北。鳳陽皇陵所在，近境取寸木法皆死，陵軍多倚禁虐民。鑑請以山麓爲限，他樵采勿禁，遂著爲令。出爲河南知府。振累歲饑，條行荒政十事。歷四川左、右布政使。

何鑑，字世光，浙江新昌人。成化五年考中進士，授官宜興知縣。徵召進京拜官御史，巡按宣府、大同。彈劾巡撫鄭寧以下幾十人不稱職，并查辦副將孟璽等人的罪行。回京後又巡按太倉。總督太監卒犯法，何鑑將他逮捕并治罪，被他誣告陷害，被關入錦衣獄。得到釋放後，又巡察江北。鳳陽是皇陵所在之地，若就近伐取一寸樹木，依據法律都應處死。護衛皇陵的士兵多依仗法律禁令殘害百姓。何鑑請求以山脚作爲界限，别處打柴采摘不受限制，於是著爲法令。出任河南知府，賑濟多年的饑荒，頒布實施十項救荒政策措施。歷任四川左、右布政使。

弘治六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兼理杭、嘉、湖三府税糧。蘇、松水災，用便宜發漕米十五萬石振之。與侍郎徐貫疏吴淞、白茆諸渠，泄水入海，水患以除。復巡撫山東，遷刑部侍郎。母憂去。

弘治六年，何鑑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巡撫江南，并兼管杭、嘉、湖三府的税糧。蘇、松發生水災，根據實際情況自行决斷，開倉發放五十萬石漕糧賑災。同侍郎徐貫一起疏通吴淞、白茆一帶的許多河渠，排水入海，消除了水患。又巡撫山東，升任刑部侍郎。因母喪離職。

十八年還朝。時承平久，生齒日繁。孝宗覽天下户籍數乃視國初反減，咎所司溺職，欲釐正之。敕鑑以故官兼左僉都御史往河南、湖廣、陝西閲實户口。得户二十三萬五千有奇，口七十三萬九千有奇，因疏善後十事及軍民利病以聞。會孝宗已崩，武宗悉采納之。

弘治十八年回朝。當時社會太平已久，人口日益增多。孝宗查覽天下户籍數比建國初期反而減少了，便歸罪於主管官吏瀆職，决心加以整治查辦。命令何鑑以原任官職兼任左僉都御史前往河南、湖廣、陝西核查户口。查實户口二十三萬五千多户，七十三萬九千多人，於是上疏陳述善後處理的十個問題及軍民的利益與疾苦上報。適逢孝宗駕崩，武宗全部采納了這些建議。

正德二年，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鑑前撫江南，嘗按千户張文冕罪，文冕亡去。至是構於劉瑾，而瑾亦嗛鑑不與通，遂坐以事連罰米。貧不能償，奏訴獲免。

正德二年，授官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何鑑先前巡撫江南，曾查辦千户張文冕的罪行，張文冕畏罪逃亡。到這時向劉瑾誣陷何鑑，而劉瑾也恨何鑑不與他通好，於是因事判何鑑罪被罰米。因家中貧困無力抵償，上奏申訴，得以獲免。

六年正月，召爲刑部尚書。時大盜并起，劉寵、劉宸、楊虎、劉惠、齊彦名、朱諒等亂畿輔，方四、曹甫、藍廷瑞、鄢本恕等躏四川，汪澄二、羅光權、王浩八、王鈺五等擾江西，皆稱王，四方告急無虚日。兵部尚書王敞不能辦賊。帝既命洪鍾、陳金、馬中錫督師分討，其年五月，罷敞，以鑑代之。鑑乃選將練兵，録民間材武士，令鄉聚悉樹栅浚溝，團結相救。河南、山西兵守黄河，斷太行。京操班軍，留守所在城邑。每漕艘運卒一人屯河濱，護運道，通行旅。文武大吏軼賊，請敕峻責之，而褒縣令能擊賊者。以中錫玩寇，奏遣陸完代還，調邊將從完討賊。賊連爲邊軍所破，奔迸四出。會中官谷大用、伏羌伯毛鋭率師駐臨清，賊遂謀以十二月朔伺帝省牲南郊，乘間犯駕，先一日趨霸州。鑑立奏聞，夜設備。厥明，帝召問鑑。鑑請早出安人心，遂成禮而還。賊知有備，西掠保定諸州縣以去。河南巡撫鄧璋請濟師，鑑言："山東賊不及萬，官軍奚啻十倍。緣勢要私人營充頭目，撓律攘功，失將士心。請盡遣若屬還。都指揮以下失事，即軍前行戮。益調邊軍助璋。"帝悉從之。尋以捷書屢聞，加鑑太子少保。

正德六年正月，召任刑部尚書。當時盜賊紛紛興起，劉寵、劉宸、楊虎、劉惠、齊彦名、朱諒等擾亂京城郊區，方四、曹甫、藍廷瑞、鄢本恕等蹂躏四川，汪澄二、羅光權、王浩八、王鈺五等擾亂江西，都自稱爲王，四方告急没有空過一天。兵部尚書王敞不能懲治賊寇，皇帝命令洪鍾、陳金、馬中錫督軍分路討伐，這年五月，罷免王敞，讓何鑑替代他。何鑑於是選拔將領，操練士兵，録用民間英才武士，下令鄉村全都高樹栅欄，深挖溝塹，團結互救。令河南、山西軍隊守衛黄河，阻斷太行。在京城操練的軍隊回師，留守所在城邑。每艘漕船運送的士兵一人駐扎運河岸邊，守護運道，保障行旅往來。使賊寇逃逸的文武重臣，請求皇帝嚴加懲辦，而對力破賊寇的縣令則給予褒獎。因馬中錫玩忽敵寇，奏請派遣陸完替代而還，調遣邊將隨從陸完討伐叛賊。賊寇接連被守邊軍隊擊敗，四處逃散。適逢宦官谷大用、伏羌伯毛鋭率軍駐扎臨清，賊寇謀劃利用皇帝在十二月初一到京城南郊祭祀的機會，乘機行刺，早一天趕到霸州。何鑑火速奏知皇帝，夜間作好防備。天明，皇帝召見何鑑詢問。何鑑請求儘早出發以穩定人心，於是禮成回京。賊寇知道有所防備，便向西劫掠保定各州縣而去。河南巡撫鄧璋請求援軍，何鑑説："山東賊寇不到一萬，官軍何衹十倍於敵。衹因權勢要人私人充當頭目，阻撓軍令搶奪軍功，失去將士之心。請求全部遣返這些人。都指揮以下的將帥若玩忽職守，即刻在軍前殺戮。多多調派邊防軍增援鄧璋。"皇帝全部聽從。不久，因捷報頻傳，加何鑑官太子少保。

明年正月，賊突霸州，京師戒嚴。鑑令邊兵亟邀賊，賊遁去。賊渠楊虎、朱諒死，其黨分擾山東、河

第二年正月，賊寇突襲霸州，京城戒嚴。何鑑命令邊防軍隊迅速截擊賊寇，賊寇逃走。賊寇首領楊虎、朱諒死後，他們的餘黨分路侵犯山

南。鑑以山東賊劉寵、劉宸、齊彦名等，責邊將許泰、郤永、劉暉、李鋐；以河南賊劉惠、趙鐩、邢老虎等，責邊將馮禎、時源、神周、金輔。未幾，毛鋭敗績，與大用俱召還。鑑乃請用彭澤，與仇鉞同辦河南賊，而以山東賊專委陸完。五月，河南賊平。七月，山東餘賊亦平。陳金、洪鍾亦以次平江西、四川諸賊。帝喜，加鑑太子太保，廕子錦衣世百户。鑑乃上言："群盜蕩平，民罹兵久，乞量免田租，多方振贍。黜貪殘長吏，停不急工役。還民故業，貸以牛種，復其家三年。有訐舊事及怙惡者，并置於理。"帝悉報可。

東、河南。何鑑因山東有賊寇劉寵、劉宸、齊彦名等，責成邊將許泰、郤永、劉暉、李鋐剿滅；因河南有賊寇劉惠、趙鐩、邢老虎等，責成邊將馮禎、時源、神周、金輔剿滅。不久，毛鋭大敗，和谷大用一同被召回。何鑑於是請求任用彭澤，讓他和仇鉞共同鎮壓河南賊寇，而把打擊山東賊寇的任務專門交給陸完完成。五月，河南賊寇被平定。七月，山東殘餘賊寇也被平定。陳金、洪鍾也陸續平定江西、四川等地賊寇。皇帝大喜，加何鑑官太子太保，封蔭他的兒子錦衣世襲百户。何鑑於是進言説："衆賊寇已平定，但百姓遭受戰爭之苦很久了，請求酌量免除田租，多方賑濟供給。罷免貪婪殘忍的官吏，停止不急需的土木工程。恢復百姓原有職業，貸給牛種，免除其家三年賦税徭役。有誹謗前事和一貫作惡的人，一律依法懲處。"皇帝回覆全部應允。

先是，七月中，鑑以群盜未盡，請留邊將劉暉戍山東，時源戍河南，郤永戍畿輔，李鋐戍淮、揚，各假總兵之職，俟事寧始罷。仇鉞言："邊軍久勞，風土不習，人馬俱病。今賊已漸平，請留三之一討賊，餘悉遣還。"廷議，二人議俱是，請四將各千人鎮壓，他將許泰、神周、金輔、温恭輩俱統所部還邊鎮。帝許之，命延綏軍徑還，遼東、宣府、大同軍過闕勞賜。

在這之前，七月中，何鑑因賊寇没有被全部除掉，請求留下邊將劉暉戍守山東，時源戍守河南，郤永戍守京城附近，李鋐戍守淮、揚，分别代理總兵的官職，直到叛賊完全平定纔取消。仇鉞説："邊防軍勞苦日久，不服水土，人馬全都生病。如今賊寇已逐漸平定，請求留下三分之一的官兵來討伐賊寇，其餘的全部派遣回去。"朝廷討論認爲，二人所説的都有道理，請求讓四位將領各自帶領一千人鎮壓叛賊，其餘將領許泰、神周、金輔、温恭等人都帶領部隊返回邊鎮。皇帝答應，命令延綏軍隊徑直返回，遼東、宣府、大同軍隊經過京城給予犒勞賞賜。

帝時好弄兵。群小寵幸者言，邊軍憨健過京軍遠甚，宜留之京營，帝以爲然。至十一月，三鎮軍畢至，遂命留之，以京軍往代。鑑力陳不可，廷臣集議，復極言其害，帝竟不從。自是，邊軍於大内團操，號爲"外四家軍"，而江彬進用矣。

當時皇帝喜好帶兵打仗。寵幸小人趁機進言説，守邊軍隊憨直健壯，遠遠勝過京城的士兵，應將他們留歸京營，皇帝認爲對。到十一月，三鎮軍隊全部到達，便下令留用，并讓駐京部隊前往邊境替代。何鑑極力勸諫此計不可行，朝廷大臣集體商議，再次力陳此計的弊端，皇帝始終不聽從。從此，邊防軍在京城内操練，號稱"外四家軍"，江彬也因此得以進升。

八年，宣府送迤北降人脱脱太等至京，命充御馬監勇士。鑑等上言："漢、魏徙氐、羌於關中，郭欽、江

正德八年，宣府軍押送迤北投降之人脱脱太等抵達京城，皇帝命令充當御馬監勇士。何鑑等進言説："漢、魏將氐族、羌族遷入關中時，郭

統皆勸晉武早絕亂階。苻堅處鮮卑於漢南，苻融亦慮其窺測虛實。今使降人出入禁中，假寵逾分，且生慢侮。萬一北寇聞之，潛使黠賊僞降，以爲間諜，寧不爲將來患哉?”帝不聽。

欽、江統都勸晉武帝儘早鏟除禍根。苻堅將鮮卑族遷入漢南，苻融也擔心他們窺探內地的情況。現在讓降人出入宮禁，依仗寵幸超越本分，將產生傲慢輕侮之心。萬一北方敵寇聽說這件事，暗中派狡黠的賊寇假裝降服，充當間諜，不就成了將來的禍患了嗎?”皇帝不聽從。

寧王宸濠謀復護衛，鑑力遏之。都督白玉以失事罷，厚賄豹房諸倖臣求復，鑑執不從。諸倖臣嗾詗事者發鑑家僮取將校金錢，言官遂交章劾鑑，致仕去。閱九年卒，年八十。

寧王朱宸濠陰謀恢復護衛之職，何鑑極力遏止。都督白玉因瀆職而罷官，重金賄賂豹房寵臣以求復官，何鑑堅決不聽從。於是衆寵幸小臣唆使刺探情況的人揭發何鑑的家僮收取將校的金錢，諫官於是紛紛上奏章彈劾何鑑，何鑑辭官而去。過了九年死去，終年八十歲。

馬中錫

馬中錫，字天祿，故城人。父偉，爲唐府長史，以直諫忤王，械送京師，而盡縲其家人。中錫以幼免，乃奔訴巡按御史。御史言於王，釋其家。復奉母走京師訴冤，父竟得白，終處州知府。

馬中錫，字天祿，故城人。父親馬偉，是唐府長史，因爲直言進諫觸怒藩王，被戴上刑具押送北京，全部收繫他的家人。馬中錫因年幼獲免，便奔赴巡按御史處訴冤。御史向王說情，釋放了馬中錫一家。又侍奉母親到北京申訴冤情，父親最終得以洗清罪名，終任處州知府。

中錫舉成化十年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刑科給事中。萬貴妃弟通驕橫，再疏斥之，再被杖。公主侵畿內田，勘還之民。又嘗劾汪直違恣罪。歷陝西督學副使。

成化十年，馬中錫考中鄉試第一名，第二年成爲進士，授官刑科給事中。萬貴妃的弟弟萬通驕縱蠻橫，馬中錫兩次上疏斥責，兩次遭到杖責。公主侵吞京郊田地，查核後歸還百姓。又曾經彈劾汪直邪惡蠻橫之罪。歷任陝西督學副使。

弘治五年，召爲大理右少卿。南京守備太監蔣琮與兵部郎中婁性、指揮石文通相訐，連數百人，遣官按，不服。中錫偕司禮太監趙忠等往，一訊得實。性除名，琮下獄抵罪。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劾罷貪耄總兵官馬儀，革鎮守以下私役軍士，使隸尺籍。寇嘗犯邊，督軍敗之。引疾歸，中外交薦。

弘治五年，召任大理右少卿。南京守備太監蔣琮和兵部郎中婁性、指揮石文通相互揭發對方隱私，連累幾百人，朝廷派人調查，雙方不服。馬中錫偕同司禮太監趙忠等人前往，僅審訊一次便核實清楚。婁性被除名，蔣琮被關入監獄按罪懲處。馬中錫被提升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彈劾罷免貪婪耄老的總兵官馬儀，革除鎮守以下私自役使的軍士，使他們隸屬軍籍。敵寇曾進犯邊境，他督率軍隊擊敗敵人。稱病還鄉，朝廷內外交相推薦。

武宗即位，起撫遼東。還屯田於軍，而劾鎮守太監朱秀置官店、擅馬市諸罪。正德元年，入歷兵部左右侍郎。劉瑾初得志，其黨朱瀛冒邊功至數百人。尚書閻仲宇許之，中錫持不

武宗即位，馬中錫被起用巡撫遼東。返回後在軍隊實行屯田，并且彈劾鎮守太監朱秀設置官店、擅開馬市等罪行。正德元年，入京歷任兵部左右侍郎。劉瑾剛剛得志，他的同黨朱瀛冒報邊防軍功多達幾百人。尚書閻仲宇同意這種做法，

可。瑾大恚，中旨改南京工部。明年勒致仕。其冬，逮繫詔獄，械送遼東，責償所收腐粟。逾年事竣，斥爲民。瑾誅，起撫大同。中錫居官廉，所至革弊任怨，以故有名。

馬中錫堅持不答應。劉瑾極爲憤恨，下内廷詔旨，改馬中錫任南京工部。第二年勒令辭官。這年冬天，逮捕入欽犯監獄，戴刑具押送遼東，責令其償還收納的腐爛米。過了一年事情完畢，貶斥爲百姓。劉瑾被誅後，起用巡撫大同。馬中錫爲官清正廉潔，所到之處革除弊端忍受怨言，因此而聞名。

六年三月，賊劉六等起，吏部尚書楊一清建議遣大臣節制諸道兵。乃薦中錫爲右都御史提督軍務，與惠安伯張偉統禁兵南征。

正德六年三月，賊寇劉六等起兵，吏部尚書楊一清建議派遣大臣管制各道軍隊。於是推薦馬中錫任右都御史提督軍務，和惠安伯張偉統率禁兵南征。

劉六，名寵，其弟七名宸，文安人也，并驍悍善騎射。先是，有司患盜，召寵、宸及其黨楊虎、齊彦名等協捕，頻有功。會劉瑾家人梁洪徵賄於寵等不得，誣爲盜，遣甯杲、柳尚義繪形捕之，破其家。寵等乃投大盜張茂。茂家高樓重屋，複壁深窖，素招亡命爲逋逃主。宦官張忠與鄰，茂結爲兄，夤緣馬永成、谷大用、于經輩得出入豹房，侍帝蹴鞠，而乘間爲盜如故。後數爲河間參將袁彪所敗。茂窘，求救於忠。忠置酒私第，招茂、彪東西坐。酒酣，舉觴屬彪字茂曰："彦實吾弟也，自今毋相厄。"又舉觴屬茂曰："袁公善爾，爾慎毋犯河間。"彪畏忠，唯唯而已。已，茂爲甯杲所擒，寵等相率詣京謀自首。忠與永成爲請於帝，且曰："必獻萬金乃赦。"寵、宸不能辦，逃去。既而瑾誅，有詔許自首。寵等乃出詣官。兵部奏赦之，令捕他盜自效。寵等憚要束，未幾復叛。黨日衆，所至陷城殺將吏。

劉六，名寵，其弟劉七名宸，是文安人，都驍勇剽悍，擅長騎馬射箭。在這之前，主管部門擔憂盜賊，召命劉寵、劉宸及其同黨楊虎、齊彦名等協助搜捕，多次立功。恰逢劉瑾家人梁洪向劉寵等人索求賄賂没有得到，誣陷他們爲盜賊，派使者甯杲、柳尚義繪出圖像捉拿，并抄了他們的家。劉寵等人於是投奔大盜賊張茂。張茂家高樓林立，屋宇重重，夾壁密布，窖穴深深，平常招引亡命之徒作逋逃者的頭領。宦官張忠與他是鄰居，結拜爲兄弟，攀附馬永成、谷大用、于經等得以出入豹房，陪侍皇帝踢球取樂，而依舊乘機爲盜。後來多次被河間參將袁彪擊敗。張茂困窘，向張忠求救。張忠在家中置辦酒宴，邀請張茂、袁彪分别東西就座。飲至興濃時，張忠舉起酒杯稱張茂的字叮囑袁彪説："彦實是我的弟弟，從今以後不要逼迫他。"又舉杯叮囑張茂説："袁公對你友善，你謹慎一定不要侵犯河間。"袁彪懼怕張忠，唯唯聽命。隨後，張茂被甯杲擒獲，劉寵等人一同到北京謀求自首。張忠和馬永成爲他們向皇帝求情，并且對他們説："必須進獻萬兩黄金纔能獲釋。"劉寵、劉宸無力辦到，逃亡而去。不久劉瑾被殺，有詔令允許自首。劉寵等人於是出來到官府自首。兵部奏請赦免他們，皇帝讓他們捉拿其他盜賊將功補過。劉寵等人害怕受約束，隨後再次反叛。同黨一天天增加，所到之處，攻陷城池，殺戮將吏。

中錫等受命出師，敗賊於彰德，既又敗之河間，進左都御史。然賊方

馬中錫等人奉命出兵，在彰德一帶擊敗盜賊，不久又在河南擊敗盜賊，升任左都御史。然

熾，諸將率畏懦，莫敢當其鋒，或反與之結。參將桑玉嘗遇賊文安村中。寵、宸窘蹙，跳民家樓上，欲自剄。而玉素受賊賂，故緩之。有頃，彥名持大刀至，殺傷數十人，大呼抵樓下。寵、宸知救至，出，射殺數人。玉大敗。參將宋振禦賊棗强，不發一矢，城遂陷，死者七千人。

當是時，寵、宸等自畿輔犯山東、河南，南下湖廣，抵江西。復自南而北，直窺霸州。楊虎等由河北入山西，復東抵文安，與寵等合，破邑百數，縱横數千里，所過若無人。中錫雖有時望，不習兵。偉亦紈袴子，見賊强，諸將怯，度不能破賊，乃議招撫。謂盜本良民，由酷吏甯杲與中官貪黷所激，若推誠待之，可毋戰降也。遂下令：賊所在勿捕，過勿邀擊，饑渴則食飲之，降者待以不死。賊聞，欲就撫，相戒毋焚掠，猶豫未定。而朝廷以京軍弱，議發邊兵。中錫欲戰，則兵未集，欲撫，則賊時向背，終不得要領。既建議主撫，不能變。會寵等聞邊兵且至，退屯德州桑園。中錫肩輿入其營，與酒食，開誠慰諭之。衆拜且泣，送馬爲壽。寵慷慨請降，宸乃仰天咨嗟曰："騎虎不得下。今奄臣柄國，人所知也。馬都堂能自主乎？"遂罷會。而是時方詔懸賞格購賊。寵等偵知之，益疑懼，徑去，焚掠如故。獨至故城，戒毋犯馬都堂家。由是，中錫謗大起，謂其以家故縱賊。言官交劾之，下詔切責。中錫猶堅持其說以請。兵部尚書何鑑謂賊誠解甲則貰死，即不然，毋爲所誑。既而寵等終不降，乃遣侍郎陸完督師，而召中錫、偉還。

而盜賊氣焰正盛，將領們大都畏懼懦弱，無人敢當其鋒芒，有人反而同盜賊勾結。參將桑玉曾在文安村中與盜賊遭遇。劉寵、劉宸進退無路，急忙跳到百姓家的樓上，打算自殺。但桑玉平時受盜賊的賄賂，故意縱容盜賊，放慢進攻。不久，齊彥名手持大刀到來，殺傷幾十人，高聲呼喊來到樓下。劉寵、劉宸知道救兵來到，跳下樓，射殺數人。桑玉大敗。參將宋振在棗强抗禦盜賊，不發一箭，城池被攻陷，死亡七千人。

這時候，劉寵、劉宸等從京郊進犯山東、河南，向南侵入湖廣，直抵江西。又從南向北，直接窺視霸州。楊虎等人由河北侵入山西，又向東抵達文安，與劉寵等人會合，攻破城池上百座，縱橫馳騁達幾千里，所過之處如入無人之境。馬中錫雖然有聲望，但不熟悉兵法。張偉也是紈絝子弟，看見盜賊勢力强大，諸將膽小怯懦，估計不能擊敗盜賊，便議定實行招降政策。認爲盜賊本來都是善良百姓，因酷吏甯杲和宦官的貪婪不公激起不平，如果推心置腹地對待他們，可令他們不戰而降。於是下令：盜賊所在之地不要搜捕，所過之處不要截擊，盜賊飢渴就提供飲食，盜賊投降就免於處死。盜賊聞訊後，打算歸順，相互告誡不要焚燒掠奪，但仍猶豫不決。然而朝廷因爲京軍懦弱，商議調遣邊軍。馬中錫想作戰，但軍隊没有聚集；想實行招撫，但盜賊降叛無定，時持兩端，最終拿不定主意。已經議定招撫，不能更改。恰巧劉寵等人聽説邊軍將要到來，便撤退，駐扎在德州的桑園。馬中錫乘轎進入敵營，備酒相待，開誠布公勸慰告諭。盜賊拜首感激涕零，贈送馬匹，以示祝福。劉寵慷慨陳詞請求投降，劉宸便仰天長嘆道："騎虎難下啊。如今宦官弄權，人所共知。馬中錫難道能自主嗎？"於是結束聚會。但此時正詔令懸賞捉拿盜賊。劉寵等人偵察獲知這事，更加疑慮害怕，徑自離去，焚燒搶劫依舊如故。祇是到達故城時，戒令不要侵犯馬中錫家。從此，關於馬中錫的流言四起，説他因爲家人的緣故縱容盜賊。諫官交相彈劾馬中錫，下詔嚴厲斥責。馬中錫仍堅持他的觀點請求赦罪招撫。兵部尚書何鑑認爲盜賊確

實繳械就免於處死，如果不是這樣，不要被賊欺騙。不久劉寵等人最終不肯投降，便派遣侍郎陸完督率軍隊，而將馬中錫、張偉召回。

初，中錫受命討賊，大學士楊廷和謂楊一清曰："彼文士耳，不足任也。"竟無功，與偉同下獄論死。中錫死獄中，偉革爵。十一年，巡按御史盧雍追訟中錫冤，謂："賊實聽撫，僉事許承芳忌之，潛請益兵，疑賊心。及賊再受約，方至軍門，而檻車已就道矣。"朝廷乃復中錫官，賜祭，予蔭。

當初馬中錫受命討伐盜賊，大學士楊廷和對楊一清說："他是文士，不能勝任。"終究没有立功，和張偉一同被關入監獄處以死罪。馬中錫死於獄中，張偉被革除爵位。正德十一年，巡按御史盧雍追訟馬中錫冤枉，説："賊寇的確答應歸順，但僉事許承芳忌妒，暗暗請求增派軍隊，引起賊寇懷疑。等到賊寇再次受約束，剛到軍門，而囚車早已上路了。"朝廷於是恢復馬中錫的官職，賞賜祭祀，并予以封蔭。

陸完

陸完，字全卿，長洲人。爲諸生。中官王敬至蘇，以事庭曳諸生。諸生競起擊之，完不與。惡完者中之，敬遂首列完名上聞。巡撫王恕極論敬罪，完乃得免。舉成化二十三年進士。謁選，恕方爲吏部，曰："是嘗擊奄人者，當爲御史。"入臺，果有聲。

陸完，字全卿，長洲人。作生員時，宦官王敬到蘇州，因事激怒生員。生員們争着奮起毆擊王敬，而陸完没有參與。憎惡陸完的人中傷他，王敬便將陸完的名字放在首位上奏皇帝。巡撫王恕極力彈劾王敬的罪行，陸完纔得以免受懲罰。考中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前往吏部應選，王恕正掌吏部，説："這是曾經攻擊宦官的人，應當做御史。"進入御史臺，果然有名聲。

正德初，歷江西按察使。寧王宸濠雅重之，時召預曲宴，以金罍爲贈。三年冬，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劉瑾惡完赴闕後期，命以試職視事。明年夏，復改南院，督江防軍。完以都御史試職非故事，懼甚，賄瑾，召爲左僉都御史。五年春，拜兵部侍郎。瑾敗，言者劾其黨附，帝不問。

正德初年，歷任江西按察使。寧王朱宸濠賞識器重他，經常邀請他赴私宴，以金罍相贈。正德三年冬天，提升任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劉瑾憎惡陸完到京時間遲緩，命令以試用官處理政事。第二年夏天，又改任南院，督察長江防軍。陸完以都御史試用不合舊制，非常害怕，便賄賂劉瑾，被召命任左僉都御史。正德五年春天，授官兵部侍郎。劉瑾失敗，諫官彈劾他依附朋黨，但皇帝不追究。

明年，霸州賊劉六、劉七等起，奉楊虎爲首。惠安伯張偉、右都御史馬中錫師出無功，逮繫論死。八月，詔完兼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統京營、宣府、延綏軍討之。行及涿州，忽傳賊且逼京師，命還軍入衛。會副總兵許泰、游擊郤永等敗楊虎等於霸州，賊南走，京師始解嚴。指揮賀勇等再敗賊信安，副總兵馮禎復大

第二年，霸州賊寇劉六、劉七等起兵，推舉楊虎爲首領。惠安伯張偉、右都御史馬中錫率軍討伐没有戰功，逮捕入獄，處以死罪。八月，詔令陸完兼任右僉都御史監督管理軍務，統領京營、宣府、延綏等地的軍隊進行討伐。行至涿州時，忽然傳聞盗賊將要威逼北京，命令回師入京保衛。適逢副總兵許泰、游擊郤永等人在霸州擊敗楊虎等人，盗賊向南逃跑，北京纔解除戒嚴。指揮賀勇等人在信安再次擊敗盗賊，副總兵馮禎

敗之阜城，分兵追擊。賊東圍滄州。會劉六、七中流矢，乃解而南，陷山東縣二十。楊虎兵亦北殘威縣、新河。於是完頻請濟師。益發遼東、山西諸鎮兵逐賊。賊益南，圍濟寧，焚運舟，轉寇曹州。楨、泰、永擊斬二千餘人，獲其魁朱諒。録功，進完右都御史，諸將皆增秩。中官谷大用、張忠意賊旦暮平，乃自請督師。詔以大用總督軍務，伏羌伯毛銳充總兵官，忠監神槍，統京軍五千人，會完討賊。

在阜城又大敗盜賊，分兵追擊。盜賊向東包圍滄州。恰逢劉六、劉七被亂箭擊中，於是撤離逃往南方，攻陷山東二十個縣。楊虎的軍隊也在北方殘害威縣、新河。於是陸完屢次請求援軍。增加調遣遼東、山西等鎮軍隊追逐賊寇。賊寇又向南，包圍濟寧，焚燒運輸船，轉而攻打曹州。馮楨、許泰、郤永擊殺二千多人，俘獲賊寇首領朱諒。記録軍功，升任陸完爲右都御史，其餘將領都增加俸禄。宦官谷大用、張忠估計賊寇很快會平息，於是親自請求督率軍隊。詔令谷大用統管軍務，伏羌伯毛銳任總兵官，張忠監督神槍軍，統率京軍五千人，與陸完會合討伐賊寇。

時劉六等縱横沂、莒間，而楊虎陷宿遷，執淮安知府劉祥、靈璧知縣陳伯安，連陷虹、永城、虞城、夏邑及歸德州。邊兵追及，賊退至小黄河渡口。百户夏時設伏蹙之，虎溺死。餘賊奔河南，推劉惠爲首，大敗副總兵白玉軍，攻陷沈丘，殺都指揮王保，執都指揮潘翀，北陷鹿邑。有陳翰者，與甯龍謀奉惠爲奉天征討大元帥，趙鐩副之。翰自爲侍謀軍國重務元帥府長史，與龍立東西二廠治事。分其軍爲二十八營，以應列宿，營各置都督，聚衆至十三萬。欲牽制官軍，於是惠、鐩擾河南，劉六及齊彦名等擾山東，黨分爲二。已而六復轉而北，永敗之濰縣。還趨霸州，帝將出郊省牲，聞之懼，急召完赴援，完擊破之文安。賊南至湯陰，完又督諸將追敗之，先後俘斬千人。

當時劉六等賊寇横行在沂州、莒縣之間，而楊虎攻陷宿遷，俘獲淮安知府劉祥、靈璧知縣陳伯安，接連攻陷虹、永城、虞城、夏邑和歸德州。邊軍追趕至此，賊寇撤退到小黄河渡口。百户夏時設伏兵使賊寇處境困窘，結果楊虎被淹死。其餘寇賊逃往河南，推舉劉惠作爲首領，大敗副總兵白玉的軍隊，攻陷沈丘，殺都指揮王保，俘獲都指揮潘翀，向北攻陷鹿邑。有個叫陳翰的人，和甯龍一起謀劃推舉劉惠作奉天征討大元帥，趙鐩爲副元帥。陳翰自稱侍謀軍國重務元帥府長史，和甯龍設立東廠、西廠處理政事。把軍隊分爲二十八營，以與天上二十八宿相對應。每營各設都督，兵士達十三萬人。他們企圖牽制官軍，於是劉惠、趙鐩侵擾河南，劉六和齊彦名等侵擾山東，賊寇兵分兩路。不久，劉六又轉而向北進攻，郤永在濰縣擊敗他們。回師進攻霸州。皇帝將要出京郊省察祭牲，聞訊後深感驚恐，急忙召令陸完前往救援，陸完在文安戰敗賊寇。賊寇向南逃至湯陰，陸完又督率衆將領追擊，大敗賊寇，先後俘虜斬殺一千多人。

當是時，六等衆號數萬，然多脅從，精鋭不過千餘人。自兵部下首功令，官軍追賊，賊輒驅良民前行，急則棄所掠逸去。官軍所殺皆良民，以故捷書屢奏，而賊勢不衰。

此時，劉六等號稱幾萬兵士，但大多是脅迫隨從的，精鋭部隊不過一千多人。自從兵部頒布斬首立功令，官軍追擊賊寇，賊寇便驅趕善良的百姓前進，危急時就抛棄所劫掠的百姓倉皇而逃。官軍殺掉的大多是無辜的百姓，因此捷報頻頻上奏皇帝，但賊寇勢力不衰減。

明年正月，六等復突霸州，京師

第二年正月，劉六等人又突襲霸州，京城戒

戒嚴。詔完及大用、鋭還禦近畿，賊乃西掠博野，攻蠡縣、臨城。大用、鋭與遇於長垣，大敗。廷議召二人還，別命都御史彭澤同咸寧伯仇鉞辦河南賊，以畿輔、山東賊委完。完遣永追敗劉六於宋家莊。賊南犯滕縣，副總兵劉暉大敗之，賊遂奔登、萊海套。完師次平度，檄永、玉與游擊温恭三道進攻，命副總兵張俊、李鋐及泰、暉分軍邀其奔逸。賊走，連戰皆大敗之，賊乃變服易馬而遁，先後擒斬二千六百餘人。賊止三百人北走，沿途招聚，勢復張。剽香河、寶坻、玉田，轉攻武清。游擊王杲敗没，巡撫甯杲兵亦敗，畿輔復震動。而賊轉南至冠縣，暉襲敗之，指揮張勛又敗之平原。賊南奔邳州，渡河抵固始。會河南賊已平，劉六等勢益衰，遂走湖廣。奪舟到夏口，遇都御史馬炳然，殺之。復登陸，焚漢口，爲指揮滿弼等追及，劉六中流矢，與子仲淮赴水死。

嚴。詔令陸完和谷大用、毛鋭回師護衛京郊地區，賊寇便向西劫掠博野，攻打蠡縣、臨城。谷大用、毛鋭在長垣和賊寇遭遇，結果大敗。朝廷商議召二人回京，另外命都御史彭澤和咸寧伯仇鉞共同平息河南賊寇，將京郊地區、山東的賊寇交由陸完平息。陸完派郤永在宋家莊追上擊敗劉六。賊寇又向南侵犯滕縣，副總兵劉暉大敗賊軍，賊軍於是逃往登、萊海濱地帶。陸完的軍隊駐扎在平度，傳令郤永、白玉和游擊温恭從三路進攻，命令副總兵張俊、李鋐和許泰、劉暉分路截擊逃亡的賊軍。賊軍倉皇逃跑，接連幾次作戰都大敗敵人，賊寇於是改换服裝，更换馬匹逃跑，先後擒獲斬殺二千六百餘人。賊衹有三百人向北逃跑，沿途招兵買馬，勢力又擴大。劫掠香河、寶坻、玉田，轉而攻打武清。游擊王杲戰敗而死，巡撫甯杲的軍隊也遭到失敗，京郊再次震驚。而賊軍轉而向南至冠縣，劉暉襲擊打敗了賊軍，指揮張勛又在平原打敗賊軍。賊軍向南逃奔邳州，渡黄河抵達固始。恰巧河南賊寇已被平定，劉六等人勢力更加衰減，便逃奔湖廣。奪船隻到夏口，遭遇都御史馬炳然，將其殺掉。又登陸，焚燒漢口，被指揮滿弼等人追上，劉六被亂箭射中，和兒子劉仲淮投水而死。

劉七、齊彦名率五百人舟行，自黄州順流抵鎮江。南京告急，完疾趨而南。帝命彭澤、仇鉞會完軍進剿。大兵盡集江南、北，賊猶乘潮上下肆掠。操江武靖伯趙弘澤、都御史陳世良遇之，敗績，死者無算。七月，賊治舟孟瀆。完等至鎮江，留鉞防守，令恭以騎駐江北，暉、永以舟趨江陰，完率都指揮孫文、傅鎧趨福山港。賊懼，抵通州。颶風大作，棄舟走保狼山。完命同知羅璋夜導軍登山南蹙之。彦名中槍死，七中矢亦赴水死，餘賊盡平。還朝，進完太子少保、左都御史，蔭子錦衣世百户。明年代何鑑爲兵部尚書。

劉七、齊彦名率領五百人乘船而行，從黄州出發順流抵達鎮江。南京告急，陸完火速向南進軍。皇帝命令彭澤、仇鉞會同陸完軍聯合剿賊。官兵全部集中在長江南北，賊寇仍然趁潮水上下大肆劫掠。操江提督武靖伯趙弘澤、都御史陳世良同賊寇交戰，結果大敗，死者無數。七月，賊寇在孟瀆修治船隻。陸完等到達鎮江，留下仇鉞防守，命令温恭率領騎兵駐扎江北，劉暉、郤永乘船趕往江陰，陸完率領都指揮孫文、傅鎧趕往福山港。賊寇懼怕，到達通州。突然颳起颶風，棄船而逃，護守狼山。陸完命令同知羅璋連夜率軍登上狼山南面圍困賊寇。齊彦名中槍而死，劉七被箭射中也投水而死，其餘殘賊也被全部蕩平。返回朝廷，皇帝提升陸完爲太子少保、左都御史，封蔭兒子錦衣世襲百户。第二年替代何鑑爲兵部尚書。

完有才智，急功名，善交權勢。劉暉、許泰、江彬皆其部將，後并寵倖用事，完遂得其力。

陸完有才智，熱衷功名，善於結交權勢。劉暉、許泰、江彬都是他的部將，後來都被皇帝寵幸弄權，陸完便得到很多好處。

時宸濠已萌異志。聞完爲兵部，致書盛陳舊好，欲復護衛及屯田。完答書，令以祖制爲詞。宸濠遂遣人輦金帛巨萬，寓所善教坊臧賢家，遍遺用事貴人，屬錢寧爲内主。比奏下，完遂爲覆請，而以屯田屬户部，請付廷議。内閣擬旨上，并予之。舉朝嘩然。六科給事中高滂、十三道御史汪賜等力争，章并下部，久不覆。南京給事中徐文溥繼言之，完乃請納諫官言，帝竟不許。十年，改吏部尚書。

當時朱宸濠已萌發異心。聽説陸完做了兵部尚書，致信極力陳述往日友情，想要恢復護衛及屯田。陸完回信，命他憑祖制擬寫奏文。朱宸濠於是派人載運大量黄金絲綢，寄寓在友好的教坊臧賢家中，普遍地贈送給當權的貴人，囑托錢寧爲内主。等奏章下發，陸完於是爲他請求恢復，因爲屯田事務歸屬户部，請求交付朝廷審議。内閣草擬聖旨呈上，一并給予。全朝嘩然。六科給事中高滂、十三道御史汪賜等極力諫諍，奏章一并下發部，長時間没有回覆。南京給事中徐文溥再次上書，陸完便請求皇帝采納諫官的建議，皇帝終究没有答應。十年，改任吏部尚書。

宸濠反，就執。中官張永至南昌，搜其籍，得完平日交通事，上之。帝大怒。還至通州，執完，收其母妻子女，封識其家。比還京，反縛之竿，揭姓名於首，雜俘囚中，列凱旋前部以入，將置極刑。值武宗崩，世宗立，法司覆奏完交外藩而遺金不却，處護衛而執奏不堅，當斬。完復乞哀，下廷臣覆讞。以平賊功，在八議之列，遂得減死，戍福建靖海衛。母年九十餘，竟死獄中。

朱宸濠反叛，被逮捕。宦官張永到達南昌，搜查他的家産，得知陸完以前同朱宸濠勾結的事情，上奏皇帝。皇帝大怒。回到通州，逮捕陸完，收繫他的母親、妻子、兒女，并查封了他的家。等回到北京，反綁在竹竿上，在頭上挂着他的姓名，雜居在其他俘虜中，排列凱旋前部而入，打算處陸完極刑。適值武帝駕崩，世宗即位，司法官再次上奏陸完勾結藩國，贈送的金銀都不拒絶，處護衛而執奏不堅决，判處斬刑。陸完再次請求哀告，下交朝臣復審。因爲平息叛賊有功，在八種可免罪的條款之列，於是得以减去死罪，戍守福建靖海衛。母親九十多歲，最後死在獄中。

初，完嘗夢至一山曰“大武”。及抵戍所，有山如其名，嘆曰：“吾戍已久定，何所逃乎?”竟卒於戍所。

當初，陸完曾夢到過一座山，名叫“大武”。等到達戍邊之處，確實有名叫大武的山，嘆息説：“我的戍邊之事早已命中注定，又怎能逃脱呢?”最後死在戍邊之地。

洪鍾　陳鎬　蔣昇

洪鍾，字宣之，錢塘人。成化十一年進士。爲刑部主事，遷郎中，奉命安輯江西、福建流民。還言福建武平、上杭、清流、永定，江西安遠、龍南，廣東程鄉皆流移錯雜，習鬥争，易亂，宜及平時令有司立鄉

洪鍾，字宣之，錢塘人。成化十一年考中進士，任刑部主事，升遷郎中，奉命安撫江西、福建的流亡百姓。回京後上書説福建武平、上杭、清流、永定，江西安遠、龍南，廣東程鄉都是流亡遷徙的百姓，錯綜雜居，習慣於争鬥，容易作亂，應當在平時讓主管部門設立鄉社學校，用

社學，教之《詩》《書》禮讓。

《詩》、《書》的禮義謙讓來教育他們。

弘治初，再遷四川按察使。馬湖土知府安鼇恣淫虐，土人怨之刺骨，有司利其金，置不問，遷延二十年。僉事曲鋭請巡按御史張鸞按治，鍾贊决，捕鼇送京師，置極刑。安氏自唐以來世有馬湖，至是改流官，一方始靖。歷江西、福建左、右布政使。

弘治初年，又升遷任四川按察使。馬湖的土官知府安鼇恣意荒淫殘暴，土人對他恨之入骨，而主管官吏因受了他的賄賂，置之不追究，拖延達二十年。僉事曲鋭請求巡按御史張鸞依法治罪，洪鍾表示贊同，逮捕安鼇押送京城，處以極刑。安氏從唐朝以來世代占有馬湖，到此改設由朝廷派出的流官，一方得以安定。歷任江西、福建左、右布政使。

十一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整飭薊州邊備，建議增築塞垣。自山海關西北至密雲古北口、黄花鎮直抵居庸，延亘千餘里，繕復城堡二百七十所，悉城緣邊諸縣，因奏減防秋兵六千人，歲省輓輸犒賚費數萬計。所部潮河川去京師二百里，居兩山間，廣百餘丈，水漲成巨浸，水退則坦然平陸，寇得長驅直入。鍾言："關以東三里許，其山外高内庳，約餘二丈，可鑿爲兩渠，分殺水勢，而於口外斜築石堰以束水。置關堰内，守以百人，使寇不得馳突，可免京師北顧憂，且得屯種河壖地。"兵部尚書馬文升等請從之。比興工，鑿山，山石崩，壓死者數百人。御史弋福、給事中馬予聰等劾鍾，巡撫張烜等請罷役，不聽。未幾，工成，侍郎張達偕司禮中官往視。還言石洞僅泄小水，地近邊垣多沙石，不利耕種。給事中屈伸等劾鍾欺妄三罪，諸言官及兵部皆請逮鍾。帝以鍾爲國繕邊，不當罪，停俸三月。

弘治十一年，提升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整治薊州邊防，建議增建邊塞城墻。從山海關西北到密雲古北口、黄花鎮直達居庸關，綿延横亘一千多里，修繕恢復城堡二百七十處，全部在沿邊境諸縣修築城堡，於是上奏請求削減防秋兵六千人，每年節省運輸糧草犒勞賞賜的費用達到數萬。所統轄的潮河平原離京師二百里，處於兩山之間，寬一百多丈，漲水時就變成汪洋，退水後就成爲平坦陸地，因此敵寇能够長驅直入。洪鍾建議説："海關以東三里左右，有座小山外面高，裏面低，大約二丈多高，可以開鑿成兩條渠，分别減緩水勢，而在洞外横斜修築水壩來約束水流。在石壩内設置關口，派一百人把守，讓敵人無法突然襲擊，可以免除京城北面的憂患，并且能够在河壖處屯田種地。"兵部尚書馬文升等人請求答應。等到開工，開鑿山丘，山石崩塌，砸死幾百人。御史弋福、給事中馬予聰等人彈劾洪鍾，巡撫張烜等人請求取消此項工程，皇帝没有聽從。不久，工程竣工，侍郎張達偕同司禮宦官前往視察。回京後聲稱石洞僅能排泄少部分水，土地靠近邊境城墻多沙石，不利於耕種。給事中屈伸等人便彈劾洪鍾欺君的三條罪狀，衆諫官和兵部尚書都請求逮捕洪鍾。皇帝認爲洪鍾爲國修治邊境，不當治罪，停發俸禄三個月。

正德元年，由巡撫貴州召督漕運兼巡撫江北。明年，就進右都御史。蘇、松、浙江運舟由下港口及孟瀆河溯大江以達瓜洲，遠涉二百八十餘里，往往遭風濤。鍾言："孟瀆對江

正德元年，洪鍾由巡撫貴州被召令監督漕運兼江北巡撫。第二年，就地進升爲右都御史。蘇、松、浙江的運輸船從下港口和孟瀆河逆流進入長江到達瓜洲，航行達二百八十多里，常常要遇到大風大浪的襲擊。洪鍾建議："孟瀆對着長

有夾河，可抵白塔河口。舊置四閘，徑四十里。至宜陵鎮再折而北，即抵揚州運河。開浚爲便。”從之。改掌南京都察院，就遷刑部尚書。四年冬，加太子少保兼左都御史，掌院事。

江有條夾河，可通到白塔河口。原來設有四個水閘，達四十里遠。到宜陵鎮轉向北，就抵達揚州運河。開挖疏通，十分便利。”得到允許。改掌南京都察院，就地升任刑部尚書。正德四年冬天，加太子少保兼左都御史，掌管都察院事務。

五年春，湖廣歲饑盜起。命鍾以本官總制軍務，陝西、河南、四川亦隸焉。沔陽賊楊清、丘仁等僭稱天王、將軍，出没洞庭間。圍岳州，陷臨湘，官軍屢失利。鍾及總兵官毛倫檄都指揮潘勳、柴奎，布政使陳鎬，副使蔣昇擊破之於麻穰灘，擒斬七百四十餘人，賊遂平。初，鍾掌院事，劉瑾方熾。及瑾誅，言官劾鍾徇瑾撻御史。朝議以鍾討賊，置不問。

正德五年春天，湖廣遇到荒年，盜賊四起。皇帝命令洪鍾以左都御史的身份管理軍務，陝西、河南、四川也隸屬。沔陽盜賊楊清、丘仁等僭越自稱天王、將軍，活動於洞庭湖地區。圍攻岳州，攻陷臨湘，官軍多次失利。洪鍾和總兵官毛倫傳檄令都指揮潘勳、柴奎，布政使陳鎬，副使蔣昇在麻穰灘擊敗敵軍，擒獲斬殺七百四十多人，盜賊隨之平息。當初，洪鍾掌管都察院事務，劉瑾氣焰正囂張。等劉瑾被誅殺，諫官彈劾洪鍾徇順劉瑾撻罰御史。朝廷議論，認爲洪鍾討伐盜賊有功，棄置不追究。

時保寧賊藍廷瑞自稱順天王，鄢本恕自稱刮地王，其黨廖惠稱掃地王，衆十萬餘，置四十八總管，延蔓陝西、湖廣之境。廷瑞與惠謀據保寧，本恕謀據漢中，取鄖陽，由荆、襄東下。巡撫林俊方議遏通江，而惠已至，攻陷其城，殺參議黄瓚，僉事錢朝鳳等遁去。適官軍自他郡還，賊疑援兵至，亦遁。俊益發羅、回及石砫土兵助朝鳳進剿，參議公勉仁亦會。龍灘河漲，賊半渡，羅、回奮擊之，擒斬八百餘人，墜崖溺水甚衆。俊復遣知府張敏、何珊等追之，獲惠，餘衆奔陝西西鄉。鍾乃下令招撫，歸者萬餘人。既而賊收散亡，陷營山，殺僉事王源，縱掠蓬、劍二州。

當時，保寧盜賊藍廷瑞自稱爲順天王，鄢本恕自稱爲刮地王，他們的同黨廖惠稱爲掃地王，有軍衆十多萬人，設置四十八個總管，勢力延及陝西、湖廣境内。藍廷瑞和廖惠謀議占據保寧，鄢本恕企圖占據漢中，奪取鄖陽，從荆州、襄州向東進發。巡撫林俊正謀議在通江阻遏盜賊，然而廖惠已抵達，攻陷通江，殺掉參議黄瓚，僉事錢朝鳳等逃跑。正值官軍從其他郡返回，盜賊懷疑援軍到達，也倉皇逃走。林俊又增派羅、回以及石砫的土兵援助錢朝鳳進軍剿滅盜賊，參議公勉仁也會師協助。龍灘河漲水，當盜賊渡過一半時，羅、回土兵英勇攻擊，俘虜斬殺八百多人，從山崖掉入河中的人也很多。林俊又派遣知府張敏、何珊等人追擊，俘虜廖惠，其餘盜賊逃奔陝西西鄉。洪鍾於是下令實行招撫，歸順的達一萬多人。隨後盜賊聚集逃散的軍隊，攻陷營山，殺掉僉事王源，縱兵攻掠蓬、劍二州。

鍾赴四川，與俊議多不合，軍機牽制，賊益熾。已，乃檄陝西、湖廣、河南兵分道進，湖廣兵先追及於陝西石泉。廷瑞走漢中，都指揮金冕圍之。陝西巡撫藍章方駐漢中，廷

洪鍾趕赴四川後，和林俊意見多有不合，兩軍相互牽制，盜賊更加强盛。隨後，便傳檄文命令陝西、湖廣、河南的軍隊分路進攻，湖廣軍隊率先追擊到達陝西石泉。藍廷瑞逃往漢中，都指揮金冕圍攻他。陝西巡撫藍章正駐扎在漢中，

瑞遣其黨何虎詣章，乞還川就撫。章以廷瑞本川賊，恐急之必致死，陝且受患，遂令冕護之出境。廷瑞既入川，求降，鍾等令至東鄉聽撫。賊意在緩師，遷延累月，依山結營，要求營山縣或臨江市屯其衆，遣官爲質。鍾令漢中通判羅賢入其營。本恕來謁，約既定，會官軍有殺其樵采者，賊復疑懼，遂殺賢，剽如故。官軍爲七壘守之，賊不得逸，其黨漸潰。廷瑞以所掠女子詐爲己女，結婚於永順土舍彭世麟，冀得間逸去。世麟密白鍾，鍾授方略使圖之。及期，廷瑞、本恕暨其黨王金珠等二十八人咸來會。伏發，悉就擒，惟廖麻子得脱。其衆聞變，驚潰渡河。鍾遣兵追擊，俘斬七百餘人，以功進太子太保。

藍廷瑞派遣他的同黨何虎拜訪藍章，請求返回四川接受招撫。藍章鑒於藍廷瑞本是四川盜賊，恐怕逼迫太急而致使他拼命抵抗，陝西將深受其害，便下令金冕護送他出境。藍廷瑞回到四川以後，請求投降，洪鍾等人命令他到東鄉聽候招撫。盜賊的意圖在於延緩朝廷軍隊的進攻，拖延時間達幾個月，憑藉山勢駐扎營地，要求在營山縣或臨江市屯駐他們的軍隊，并派遣官員作爲人質。洪鍾令漢中通判羅賢進入他的營地。鄢本恕前來拜見，時間已經約定，恰巧有官軍殺掉打柴采摘的人，引起賊寇的疑慮恐慌，便殺掉羅賢，劫掠依舊。官軍修築七個營壘防守，盜賊無法逃跑，他們的黨羽日漸潰散。藍廷瑞將搶來的女子謊稱爲自己的女兒，嫁給永順土舍彭世麟，企圖乘機逃跑。彭世麟偷偷告訴了洪鍾，洪鍾教給他計謀，讓他操辦婚事。成婚那天，藍廷瑞、鄢本恕和他們的黨羽王金珠等二十八人都來聚會。埋伏的官軍突然發起攻擊，賊寇全部就擒，祇有廖麻子得以逃脱。他們的部下聽説有變，倉皇逃過河。洪鍾派軍隊追擊，俘虜斬殺七百多人，因有功進升爲太子太保。

未幾，廖麻子及其黨曹甫掠營山、蓬州。七年，總兵官楊宏，副使張敏、馬昊、何珊等合擊之。賊勢蹙，鍾乃議招撫。敏以單騎詣甫營，甫聽命，遂赴軍門受約束，歸散其黨。而麻子忿甫背己，殺之，并其衆，轉掠川東。官軍不敢擊，潛躡賊後，馘良民爲功，土兵虐尤甚。時有謡曰："賊如梳，軍如篦，土兵如剃。"巡按御史王綸、紀功御史汪景芳劾鍾縱兵不戢。綸復奏鍾樂飲縱游，致賊自合州渡江陷州縣。詔召鍾還，以彭澤代，鍾遂乞歸。嘉靖三年卒，謚襄惠。

不久，廖麻子和他的黨羽曹甫劫掠營山、蓬州。七年，總兵官楊宏，副使張敏、馬昊、何珊等人聯合攻擊。盜賊形勢緊急，洪鍾便商討實行招撫。張敏獨自騎馬前往曹甫營地，曹甫答應歸順，便前往軍門接受管束，返回遣散了他們的黨羽。但廖麻子憤恨曹甫背叛自己，殺掉他，兼并了他的部下，轉而劫掠四川東部。官軍不敢追擊，偷偷尾隨其後，殺戮無辜百姓邀功請賞，土兵尤爲殘暴。當時有歌謡唱道："賊如梳，軍如篦，土兵如剃。"巡按御史王綸、紀功御史汪景芳彈劾洪鍾放縱土兵不管束。王綸又彈劾洪鍾飲酒作樂，縱情游玩，致使盜賊從合州渡江攻破許多州縣。皇帝下令召回洪鍾，令彭澤接替，洪鍾於是請求辭官。嘉靖三年去世，謚號襄惠。

陳鎬，會稽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既平賊，就遷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蔣昇，祁陽人，鎬同年進士。

陳鎬，會稽人。成化二十三年考中進士。平息盜賊後，就地遷升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蔣昇，祁陽人，與陳鎬同年考中進士。

陳金

陳金，字汝礪，應城人，徙武昌。祖坦，夔州知府。父琳，廣西僉事。金舉成化八年進士，除婺源知縣，擢南京御史。

陳金，字汝礪，應城人，遷居武昌。祖父陳坦，曾任夔州知府。父親陳琳，任廣西僉事。陳金成化八年考中進士，授官婺源知縣，升遷爲南京御史。

弘治初，出按浙江，還因災異劾文武大僚十九人，侍郎丁永中、南京大理卿吴道宏、南寧伯毛文等多罷去。尋遷山西副使，歷雲南左布政使，討平竹子箐叛苗。

弘治初年，出京任浙江巡按，返朝後因災荒怪異彈劾文武大官十九人，侍郎丁永中、南京大理卿吴道宏、南寧伯毛文等人多被罷官。不久升遷山西副使，歷任雲南左布政使，討伐平定竹子箐苗人的叛亂。

十三年，就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孟養酋思禄與孟密酋思揲構兵積年。金奉詔發緬甸、干崖、隴川、南甸諸部兵，聚糧十二萬，爲征討計，而遣參議郭緒往撫之。思禄懼，遂罷兵修貢，金以功賚銀幣。貴州兵敗賊婦米魯，米魯退攻平夷衛及大河、扼勒諸堡。金發兵連破之，增俸一等，召爲南京户部右侍郎。

十三年，就地拜任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孟養酋長思禄和孟密酋長思揲發生戰争，衝突多年。陳金奉命調遣緬甸、干崖、隴川、南甸各部落的軍隊，聚集糧食十二萬石，準備出軍討伐，同時派遣參議郭緒前往安撫。思禄恐懼，便撤回軍隊，恢復貢賦。陳金因立功被賞賜銀兩和錦帛。貴州軍隊戰敗女盜賊首領米魯，米魯撤退，轉攻平夷衛和大河、扼勒各個堡壘。陳金出兵接連打敗盜賊。增加一級俸禄，召任南京户部右侍郎。

正德改元，給事中周璽等劾不職大臣，金與焉。詔不問。金以母老乞歸，不允。尋以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時内臣韋霦等建議，請輸兩廣各司所貯銀於京師。金疏不可，詔留二十餘萬。馬平、洛容僮猖獗，金偕總兵官毛鋭發兵十三萬征之，俘斬七千餘人，進左都御史。斷藤峽苗時出剽。金念苗嗜魚鹽，可以利縻也，乃立約束，令民與苗市，改峽曰永通。苗性貪而黠，初陽受約，既乃不予直，殺掠益甚。潯州人爲語曰："永通不通，來葬江中，誰其作者？噫，陳公！"蓋咎金失計也。

正德元年，給事中周璽等人彈劾不稱職的大臣，陳金在其中。皇帝不予追究。陳金以母親年老請求退休，皇帝没有答應。不久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總督兩廣軍務。當時内臣韋霦等人建議，要求將兩廣各司所貯藏的銀兩輸送到京城。陳金上疏陳述不可，皇帝下詔留存二十多萬兩。馬平、洛容僮人猖獗，陳金偕同總兵官毛鋭發兵十三萬討伐，俘虜斬殺七千多人，升任爲左都御史。斷藤峽苗人時常出外剽掠。陳金慮及苗人喜歡吃魚鹽，可以以利約束他們。於是訂下條約，令百姓與苗人交易，改峽名永通。苗人性情貪婪而狡猾，開始假裝接受約束，不久便不給錢，殺戮掠奪更爲厲害。潯州人編成歌詞説："永通不通，來葬江中，誰其作者？噫，陳公！"内容是怪罪陳金失策。

三年十月，遷南京户部尚書。明年冬，召爲左都御史，未聞命，以母喪歸。六年二月，江西盗起。詔起金故官，總制軍務。南畿、浙江、福

三年十月，升任南京户部尚書。第二年冬天，召任左都御史，没有得到命令，便因母喪歸家。六年二月，江西盗賊興起。詔命起用正在守喪的陳金任原官，總理軍務。南畿、浙江、福

建、廣東、湖廣文武將吏俱隸焉。許便宜從事，都指揮以下不用命者專刑戮。當是時，撫州則東鄉賊王鉦五、徐仰三、傅傑一、揭端三等，南昌則姚源賊汪澄二、王浩八、殷勇十、洪瑞七等，瑞州則華林賊羅光權、陳福一等，而贛州大帽山賊何積欽等又起，官軍累年不能克。金以屬郡兵不足用，奏調廣西狼、土兵。明年二月，先進兵東鄉，遣參議徐蕃等分屯要害，而令副總兵張勇，土官岑璧、岑猛各統官兵、目兵擊賊熟塘。進戰南墩，追敗之赤岸蔭嶺。擒仰三，馘鉦五等，克柵二百六十五，斬首萬一千六百餘級，俘七百五十餘人。五月，移師姚源，令參政董朴、吴廷舉等分營餘干、安仁、貴溪、鄱陽、樂平遏賊，而親統大軍擣其巢，勇十重創死。會張勇以目兵至，毒弩射殺瑞七、成七等，俘斬共五千餘人。七月，乘勝斬光權。華林賊盡平。又督副使王秩等擊大帽山賊，獲積欽，俘斬千七百餘人。半歲間，剿賊幾盡。遂即東鄉立縣，并立萬年縣，招降人居之。前後每奏捷，輒賜璽書嘉勞，賚銀幣。加太子少保，蔭子錦衣世百户。

金累破劇賊，然所用目兵貪殘嗜殺，剽掠甚於賊，有巨族數百口闔門罹害者。所獲婦女率指爲賊屬，載數千艘去。民間謡曰："土賊猶可，土兵殺我。"金亦知民患之，方倚其力，不爲禁。又不能持廉，軍資頗私入。功雖多，士民皆深怨焉。

東鄉之役，璧兵縱弩射，趫捷若飛，賊大窘。璧兵要賞千金，金靳不予，乃縱賊使逸。桀黠者多不死，尚數千人。金急欲成功，遂下令招撫。

建、廣東、湖廣文武將帥官吏都隸屬於他。允許斟酌情况，可以專斷處理，從都指揮以下不聽指揮的可以自行斬殺。當時，撫州有東鄉賊王鉦五、徐仰三、傅傑一、揭端三等，南昌有姚源賊人汪澄二、王浩八、殷勇十、洪瑞七等，瑞州有華林賊人羅光權、陳福一等，而贛州大帽山賊何積欽等又反叛，官軍多年不能戰勝。陳金因所轄郡兵不够調用，奏請調遣廣西狼、土兵。第二年二月，先派兵進攻東鄉，派遣參議徐蕃等分别駐守要害之處，而命令副總兵張勇，土官岑璧、岑猛各自率官兵、目兵在熟塘進攻賊寇。進軍在南墩作戰，追擊打敗賊於赤岸蔭嶺，俘獲徐仰三，砍下王鉦五等人的首級，攻克營寨達二百六十五座，斬殺一萬一千六百多人，俘虜七百五十多人。五月，轉戰姚源，命令參政董朴、吴廷舉等分營駐守在餘干、安仁、貴溪、鄱陽、樂平阻擊敵人，同時親自率領大軍直搗賊寇的巢穴，殷勇十受重傷而死。恰逢張勇率領目兵到達，用毒箭射死瑞七、成七等，共俘虜斬殺五千多人。七月，乘勝斬殺羅光權。華林盜賊全部平定。又督令副使王秩等攻擊大帽山的盜賊，俘獲何積欽，俘虜斬殺一千七百多人。半年時間，盜賊幾乎全被消滅。於是在東鄉設縣，同時設立萬年縣，招引投降的盜賊居住在那裏。前後每次報捷，皇帝便賜璽書慰勞，贈送銀兩錦帛。加官太子少保，封蔭其子錦衣世襲百户。

陳金屢敗强賊，然而所用的目兵貪婪殘忍，殺人成性，搶劫比盜賊還厲害，有時近數百口大族的人全被殺害。所搶劫的婦女都指爲盜賊的家屬，用幾千艘船運載而去。民間有謡諺説："土賊猶可，土兵殺我。"陳金也知道百姓痛恨目兵，但因正需要他們出力，便不加禁止。又不能保持廉潔，軍需物資多占爲己有。雖戰功較多，但士兵、百姓都深深怨恨。

東鄉戰役中，岑璧的士兵操箭力射，矯健如飛，賊人形勢危急。岑璧的軍隊請求賞賜千金，陳金吝惜不給予，岑璧於是放縱盜賊使之逃逸。凶悍狡猾的人大多逃生，尚存幾千人。陳金急着

其破姚源賊也，金喜，謂功在旦夕，與將吏置酒高會。賊覘諸要害無守者，乃悉所有賂目兵，乘暮遁去。時賊絶饔已三日，自分必死，沿途棄稚弱，散婦女。及抵貴溪，始得一飽食，遂轉掠衢、徽間。金知失策，亦下令招降。賊首王浩八等故僞降以緩官兵，攻剽如故，卒不能盡賊。紀功給事中黎奭及兩京言官交章劾金。乃召金還，以俞諫代。金遂請終喪去。

想成就功名，便下令實行招撫。等到擊敗姚源賊寇，陳金非常高興，認爲成功在早晚之間，便和將吏設酒宴飲。賊寇窺探到各要害之地無兵把守，於是拿出所有財物賄賂目兵，利用夜色逃亡而去。當時賊寇已經斷炊三天了，自料必死，沿路抛棄幼小老弱，遣散婦女。直到貴溪，纔吃一頓飽飯。於是轉而攻掠衢州、徽州之間。陳金知道策略失誤，也下令實行招降。賊寇首領王浩八等人故意詐降以延緩官兵進攻，實際上自己進攻掠奪依舊如故，因而終究不能全部平定敵寇。紀功給事中黎奭和兩京諫官紛紛上呈奏章彈劾陳金。皇帝於是召回陳金，用俞諫代替。陳金便請求離職回去服滿喪。

十年，再起，督兩廣軍務。府江賊王公珣等爲亂，金集諸道兵偕總兵官郭勛等分六路討之，斬公珣，大有所俘獲。加少保、太子太保，廕子如初。復以鐃平捷，詔子先受廕者進一秩。金承召還朝，道得疾歸，詔强起之。十四年冬，入掌都察院事。世宗立，請老，命乘傳還。久之，卒。

十年，又重新起用，督管兩廣軍務。府江賊王公珣等發動叛亂，陳金召集各道兵偕同總兵官郭勛等人分六路討伐，殺掉王公珣，俘虜了大量盜賊。加官少保、太子太保，封廕兒子如故。又因鐃平大捷，詔令先享受廕封的兒子進一級。陳金奉命回朝，途中因病返家，下詔强行起用他。十四年冬天，入京掌管都察院事務。明世宗繼位，請求告老還鄉，下令乘驛傳而還。過了一段時間去世。

俞諫

俞諫，字良佐，桐廬人。父藎，舉進士，官御史，按江西，治外戚王氏、萬氏宗族恣横罪。坐事，謫澧州判官。大築陂堰，溉田可萬頃。累遷鄖陽知府。

俞諫，字良佐，桐廬人。父親俞藎，考取進士，授官御史，按察江西，懲處外戚王氏、萬氏宗族縱恣横行的罪行。因事獲罪，貶澧州判官。廣泛修築堤堰，灌溉田地約一萬頃。積功升遷至鄖陽知府。

諫舉弘治三年進士，授長清知縣，擢南京御史。遷河南僉事，擒嵩賊吕梅。歷江西參議，平大帽山賊。遷廣東副使，中道召爲大理少卿。

俞諫考中弘治三年進士，授官長清知縣，提升南京御史。升任河南僉事，捕獲嵩賊吕梅。歷任江西參議，平定大帽山盜賊。升任廣東副使，半途又召任大理少卿。

正德六年，擢右僉都御史，治水蘇、杭諸府，修治圩塘，民享其利。尋進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八年春，姚源降賊王浩八叛，詔以諫代陳金督江西、浙江、福建諸軍討之。時浩八衆萬餘，屯浙江開化，爲同知伍文定等所敗，遁還江西德興，以

正德六年，提升爲右僉都御史，治理蘇州府、杭州府的水利，修治堤堰塘壩，百姓得到實惠。不久，進升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八年春，姚源降賊王浩八發動叛亂，詔命俞諫替代陳金督率江西、浙江、福建等地軍隊討伐。當時王浩八所屬一萬多人，駐扎在浙江開化，被同知伍文定等人擊敗，逃回江西德興，把所俘獲的

所執都指揮白弘、江洪爲質，求撫於按察使王秩。秩受之，爲傳送姚源。浩八奔據貴溪裴源山，餘衆復集，連營十里。諫令秩與副使胡世寧、參政吴廷舉列屯要害，斷其歸路，而躬與都督李鋐乘夜冒雨潛進，大破之，俘斬數千人，遂擒浩八。其黨潰走玉山。諫與南贛巡撫周南、江西巡撫任漢復擊斬七百餘人。餘賊奔姚源，諫督廷舉等進剿，逼擒之。

都指揮白弘、江洪作爲人質，向按察使王秩提出招撫要求。王秩應允，將他們遣送回姚源。王浩八又逃奔占據貴溪裴源山，剩下的盜賊再次聚集，營地綿延達十里。俞諫令王秩與副使胡世寧、參政吴廷舉依次駐守要害之地，切斷他們的退路，并且親自和都督李鋐連夜冒雨秘密前進，大敗敵人，俘虜斬殺幾千人，於是擒獲王浩八。他的同黨潰散逃往玉山。俞諫和南贛巡撫周南、江西巡撫任漢又擊殺七百多人。其餘賊寇逃奔姚源。俞諫督令吴廷舉等人前往清剿，逼迫賊走投無路全被擒獲。

諫懲金失，一意用兵，而任漢懦。先爲布政使，嘗贊金主撫。雖亟上首功，追賊緩，餘黨復起。先是，東鄉賊爲金所敗乞降，隸世寧，號新兵，而剽掠如故。既懼罪復叛，遣參將桂勇等討擒之。萬年雖立縣，賊尚衆，吏胥多賊黨，官府動息必知之。副使李情治峻急，衆欲叛，畏鋐在餘干不敢發。會鋐卒，王垂七、胡念二等遂作亂。殺情及饒州通判陳達、秦碧，指揮邢世臣等，焚廨舍。諫發兵擒之，亂乃定。言官劾諫及漢、南。兵部請召漢還，命諫兼領巡撫。明年，擊臨川賊，斬其魁，而遣參將李隆擊新淦賊。賊踞萬山中，僭稱王且八年。隆等深入，悉就擒，俘斬千七百餘人。録功，進諫右都御史，巡撫如故。劇賊徐九齡者，初嘯聚建昌、醴源，已，出没江、湖間，積三十年，黄州、德安、九江、安慶、池州、太平咸被其害。諫討斬之，群盜悉平。寧王宸濠諷御史張鰲山劾諫，十一年召還，遂乞致仕。

俞諫有戒於陳金的失策，一心發兵征討，然而任漢膽小。先任布政使，曾支持陳金實行招撫。雖然多次上報斬首功，但是追擊賊人行動遲緩，餘賊再次興起。在這之前，東鄉賊寇被陳金擊敗乞求投降，隸屬胡世寧，稱爲新兵，然而搶劫掠奪依舊如故。不久畏罪又反叛，派遣參將桂勇等人討伐捉拿了他。萬年雖然設立了縣，但賊寇還衆多，小官吏又大多是賊寇同黨，官府的信息必全部獲知。副使李情軍紀嚴明，士兵想反叛，由於畏懼李鋐在餘干而不敢有所行動。恰逢李鋐死去，王垂七、胡念二等趁機作亂。殺掉李情和饒州通判陳達、秦碧，指揮邢世臣等人，焚燒官府。俞諫派遣軍隊擒拿，叛亂纔平定。諫官彈劾俞諫和任漢、周南。兵部召令任漢返回，命令俞諫兼任巡撫。第二年，出擊臨川賊寇，殺掉他們的首領，派參將李隆出擊新淦賊寇。叛賊據守群山之中，僭越稱王將近八年。李隆等人率軍深入，賊寇全部被擒，俘虜斬殺一千七百多人。朝廷記録功勛，提拔俞諫爲右都御史，巡撫依舊。大賊徐九齡，起初在建昌、醴源聚衆爲盜，後來，出没於江、湖之間，長達三十年，黄州、德安、九江、安慶、池州、太平等地都深受其害。俞諫討伐斬殺，群賊全被蕩平。寧王朱宸濠慫恿御史張鰲山彈劾俞諫，十一年被召回，於是乞請辭官。

嘉靖改元，用薦起故官，總督漕運。青州礦盜王堂等起顏神鎮，流劫東昌、兖州、濟南。都指揮楊紀及指

嘉靖元年，由於被推薦重新起用擔任原官，總督漕運。青州礦盜王堂等在顏神鎮起事叛亂，流動洗劫東昌、兖州、濟南等地。都指揮楊紀和

揮楊浩等擊之，浩死，紀僅免。詔責山東將吏，於是諸臣分道逐賊，賊不復屯聚，流劫金鄉、魚臺間。突曹州，欲渡河不得，復掠考城并河西岸，至東明、長垣。河南及保定守臣咸告急。賊黨王友賢等轉掠祥符、封丘，南抵徐州。廷議以諸道巡撫權位相埒，乃命諫與都督魯綱并提督兩畿、山東、河南軍務，以便宜節制諸道兵討之。賊復流至考城。官軍方欲擊，而河南降賊張進引三百騎馳至。中都留守顔愷與俱前，方戰，進忽三麾其旗先却。賊乘之，官軍大潰，將士死者八百餘人。諫等連營進，賊始滅。其秋，召掌都察院事。逾年卒官，贈太子太保，謚莊襄。

指揮楊浩等發動攻擊，楊浩戰死，楊紀僅得幸免。皇帝下詔責備山東將帥官吏，於是大臣們分路追逐賊寇，賊寇不再屯守聚集，在金鄉、魚臺之間流動搶劫掠奪。突襲曹州，想渡過黄河却没有成功，因此又去劫掠考城和黄河西岸，直到東明、長垣。河南和保定的防守官吏都告急。賊寇黨羽王友賢等轉而劫掠祥符、封丘，向南直達徐州。朝廷商議因各道巡撫職權相當，於是命令俞諫和都督魯綱一起負責兩畿、山東、河南軍務，根據形勢，專斷决定，指揮各道軍隊討伐賊寇。賊寇又流竄至考城。官軍正想發動攻擊，而河南投降的賊寇張進率領三百騎兵趕到。中都留守顔愷一同前往，戰鬥剛開始，張進忽然揮動軍旗三次率先撤退。賊寇乘機追擊，官軍大敗，將士陣亡達八百多人。俞諫等人連營進擊，賊寇纔被消滅。這年秋天，召回掌都察院事。第二年死於任上，贈太子太保，謚號莊襄。

周南 孫禄

周南，字文化，縉雲人。成化十四年進士。除六合知縣，擢御史，出按畿輔。弘治初，再按廣東，劾總兵官柳景。歷江西右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

武宗初立，寇入宣府，參將陳雄等邀擊，敗之。録功，增南俸一秩，母喪歸。正德三年，劉瑾擅政，以大同倉粟有浥爛者，逮南及督糧郎中孫禄下詔獄，械送大同，責倍輸。會赦，大同總兵官葉椿等爲請，免其倍數。輸畢，釋爲民。瑾誅，以故官撫宣府不就，引病歸。明年，起督南、贛軍務。南贛巡撫之設，自南始。

汀州大帽山賊張時旺、黄鏞、劉隆、李四仔等聚衆稱王，攻剽城邑，延及江西、廣東之境，數年不靖，官軍討之輒敗。推官莫仲昭、知縣蔣璣、指揮楊澤等被執，賊勢愈熾。南集諸道兵擊之龍牙，擒時旺。

周南，字文化，縉雲人。成化十四年中進士。授官六合知縣，升任御史，出京按察京郊地區。弘治初年，又巡按廣東，彈劾總兵官柳景。歷任江西右布政使，提升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

明武宗剛剛即位，敵寇進攻宣府，參將陳雄等人截擊，打敗敵人。朝廷記録功勛，爲周南加俸禄一級，因母喪而歸。正德三年，劉瑾專權，因大同倉庫糧食受潮腐爛，便逮捕周南和督糧郎中孫禄入欽犯監獄，戴刑具押送大同，責令加倍輸繳糧食賠償。恰逢赦免，大同總兵官葉椿等人爲他求情，免去加倍的數額。輸糧償清後，釋放爲平民。劉瑾被誅殺後，以原官巡撫宣府，周南没有就任，稱病辭職。第二年，被重新起用，督辦南贛軍務。南贛巡撫的設置，從周南開始。

汀州大帽山賊寇張時旺、黄鏞、劉隆、李四仔等聚衆稱王，攻擊劫掠城市都邑，勢力擴張到江西、廣東境内，數年不得安定，官軍征討便被打敗。推官莫仲昭、知縣蔣璣、指揮楊澤等人被擒獲，賊寇勢力更加强盛。周南會合各道軍隊在龍牙抗擊賊寇，俘虜張時旺。義民林富在鐵坑

義民林富別擊斬鏞於鐵坑。其他諸寨爲指揮孫堂等所破。而副使楊璋、僉事淩相等亦擊隆、四仔，擒之。先後斬獲五千人，仲昭等得逸還。捷聞，賜敕獎勞。南乃移師會總督陳金，共平姚源諸賊，境内遂寧。九年春，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逾年乞歸，卒。贈太子少保。

孫禄，棲霞人。弘治九年進士。由户部主事歷郎中。瑾敗，起故官，累遷至應天府尹。

馬昊

馬昊，本姓鄒，字宗大，寧夏人。弘治十二年進士。由行人選御史。正德初，遷山東僉事，坐累謫真定推官。境内數有盜，昊教吏士習射，廣設方略，盜發輒獲。再坐累，謫判開州。真定吏民伏闕請留，乃免。

遷四川僉事。昊長身驍捷，善騎射，知兵。巨寇方四、曹甫等方熾，洪鍾討之久無功。昊至，閲所部，笑曰："將不知兵，其何以戰?"於是擇健卒千人分數隊，隊立長，教之。會甫將襲江津，昊從巡撫林俊剿賊，大敗之，俘斬及焚死者二千餘人。明年，方四陷江津，破綦江，薄重慶。昊夜出百騎，舉火擊賊，賊驚潰。乘之，斬獲多，遂合羅、回土兵搏賊。賊陳左而伏兵其右。昊以正兵當左，身率百騎搗其伏。伏潰，趨左，左亦潰。四奔婺川，與甫相攻，衆遂散。四變姓名走，爲他將所獲。昊再被獎，進副使，與總兵官楊宏擊敗甫。

甫降，而其黨廖麻子并其衆，連陷銅梁、榮昌。坐奪冠帶。時洪鍾已

另行攻擊斬殺黄鏞。其餘各寨被指揮孫堂等擊敗。同時副使楊璋、僉事淩相等人也擊敗劉隆、李四仔，并俘虜他們。前後共斬殺俘虜五千人，莫仲昭等人得以逃回。捷報上奏，皇帝賜敕命嘉獎慰勞。周南便轉而與總督陳金會師，共同平定姚源衆賊寇，境内於是安定下來。九年春，提升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第二年請求辭官還鄉，死。追贈太子少保。

孫禄，棲霞人。弘治九年進士。由户部主事歷任郎中。劉瑾被誅殺後，起用任原官，積功遷升至應天府尹。

馬昊，本姓鄒，字宗大，寧夏人。弘治十二年進士。由行人選任御史。正德初年，升遷任山東僉事，因被牽連獲罪，貶爲真定推官。境内多有盜賊，馬昊令官吏士兵練習射擊，設定各種計謀，衹要盜賊活動就會被擒獲。又因事牽連獲罪，被貶開州通判。真定的官吏百姓進京直接向皇帝請求留任，纔得以獲免。

升任四川僉事。馬昊身材高大，勇猛敏捷，善於騎馬射箭，通曉兵法。强寇方四、曹甫等人正强盛，洪鍾討伐，歷時很長而無功。馬昊抵達，檢閲所屬軍隊，笑道："將領自己不懂兵法，憑什麽作戰?"於是選擇千名强壯的士兵分成幾隊，每隊設隊長，進行教練。正逢曹甫打算襲擊江津，馬昊隨從巡撫林俊征剿，大敗盜賊，俘虜斬殺以及燒死的盜賊達二千多人。第二年，方四攻陷江津，攻破綦江，逼近重慶。馬昊夜晚出動百名騎兵，手舉火把攻擊盜賊，盜賊驚慌失措，四處逃散。乘勝追擊，斬殺俘虜了很多盜賊，於是會合羅、回的土兵捕殺盜賊。盜賊陳列軍隊在左面，而在右面設下埋伏。馬昊命正兵抵抗左面的盜賊，親自率領一百名騎兵直搗伏兵。伏兵潰散，援助攻打左面，左面的盜賊也潰敗。方四逃奔婺川，同曹甫互相攻擊，盜賊於是逃散。方四隱姓埋名逃跑，被其他將領俘獲。馬昊兩次被嘉獎，升任爲副使，和總兵官楊宏一起擊敗曹甫。

曹甫雖然投降，但他的同黨廖麻子兼并了他的部下，接連攻陷銅梁、榮昌。獲罪奪去官職。

召還，巡撫高崇熙恇怯，復主撫。麻子等陽受約，崇熙遽罷諸軍，令副使張敏徙開縣臨江市民，空其地處之，許給復三年，爲請於朝。昊力争，謂臨江市蜀襟喉，上達重、叙，下連湖、湘，地土饒衍，奈何棄以資賊，自遺患？崇熙不從，昊乃益治兵觀變。其明年，賊果執敏叛。詔逮崇熙，而擢昊右僉都御史代之。賊圍中江，將趨成都。昊以五千騎與總督彭澤敗之。游擊閻勳追斬麻子劍州，餘衆走，推其黨喻思俸爲主。總兵官陳珣追至富村，賊僞降。因北渡江，襲殺都指揮姚震，轉入巴山故巢。尋出走大安鎮，珣不敢前。而陝西兵與賊戰潰，賊遂越寧羌犯略陽。珣軍鼓譟，賊夜走，度廣元，爲官軍所遏，還趨通、巴招餘黨。諸將率稱病不擊賊，詔逮珣，且讓昊。昊乃與彭澤督諸軍獲思俸西鄉山中，復與澤平内江賊駱松祥，群盗悉靖。録功，進副都御史。

當時洪鍾已被召回，巡撫高崇熙怯懦，又主張招降。廖麻子等人假裝接受降約，高崇熙便馬上撤除各軍，命令副使張敏遷移開縣臨江市的百姓，留出那兒的土地讓他們居住，允許免税三年，并向朝廷請命。馬昊據理力争，認爲臨江市是蜀地的咽喉，上通重、叙，下連湖、湘，土地肥沃遼闊，怎能將其丢棄以資助盗賊，而給自己留下禍患呢？高崇熙不聽從，馬昊便加緊操練軍隊以防不測。第二年，盗賊果然抓住張敏反叛。皇帝下令逮捕高崇熙，提升馬昊爲右僉都御史代替他。盗賊圍攻中江，欲攻打成都。馬昊率五千騎兵和總督彭澤擊敗他們。游擊閻勳在劍州追擊斬殺廖麻子，其餘盗賊逃跑，推舉同黨喻思俸爲頭領。總兵官陳珣追到富村，盗賊假裝投降。趁機又向北渡江，突襲殺死都指揮姚震，轉入巴山老巢。不久，逃奔大安鎮，陳珣不敢進軍。而陝西軍隊同盗賊交戰失利，盗賊便越過寧羌進攻略陽。陳珣軍隊擂鼓呐喊，盗賊深夜逃跑，過廣元被官軍阻擋，返回通、巴招收殘餘同黨。將領們大多以病爲由不出擊盗賊。皇帝下令逮捕陳珣，并責備馬昊。馬昊於是同彭澤督率各軍在西鄉山中擒獲喻思俸，又同彭澤平定内江盗賊駱松祥，盗賊全部被平定。記録功勛，馮昊升任副都御史。

十年，亦不剌寇松潘，番人磨讓六少等乘機亂，爲之鄉導，西土大震。昊招土番爲間，發兵掩擊之。千户張倫等夜率熟番攻破賊，獲磨讓六少，亦不剌遁去。昊以松潘地險阻，番人往往邀劫饋運，乃督參將張傑等修築墻栅，自三舍堡至風洞關，凡五十里。賜敕褒之。

正德十年，亦不剌侵犯松潘，番人磨讓六少等乘機叛亂，爲亦不剌引路，西面邊境地區非常震驚。馬昊招來土番爲間諜，派遣軍隊四面進攻。千户張倫等人深夜帶領當地番人攻破亂賊，俘虜了磨讓六少，亦不剌逃跑。馬昊因爲松潘地形險惡，番人常常搶奪軍需物資，於是派參將張傑等人修築墻堡栅寨，從三舍堡直至風洞關，長達五十里。皇帝下旨褒獎。

烏蒙、芒部二府壤接筠連、珙縣，圍亘千里，山箐深阻，諸蠻僰人子、羿子、仲家子、苗子、倮、犵等雜居其中。有僰人子普法惡者，通漢語，曉符籙，妄言彌勒出世，自稱蠻王，煽諸夷作亂。流民謝文禮、謝文義應之。都指揮杜琮戰敗，文義奪其冑。十二年，昊督指揮曹昱進討，

烏蒙、芒部兩府同筠連、珙縣接壤，周圍綿延横亘達千里，山巒翠竹層層阻隔，各蠻族如僰人子、羿子、仲家子、苗子、倮、犵等雜居其中。僰人子中有個名叫普法惡的人，通曉漢語和符籙，謊稱彌勒佛出世，自封爲蠻王，煽動其他族人發動叛亂。外來流民謝文禮、謝文義呼應配合。都指揮杜琮征討戰敗，謝文義奪取了他的盔甲。正德十二年，馬昊命令指揮曹昱進軍討伐，普法惡

法恶敗，走保青山寨。昊分據水口，絶其汲道，闕南方圍待之。賊乏水渴，突南圍，官軍遮擊。法恶中流矢死，諸蠻大奔。以功，再進右都御史，蔭子錦衣世百户。

昊有才氣，能應變，揮霍自喜，所向輒有功。然官川中久，狎其俗，鋭意立功名，卒以是敗。先是，亦不剌既遁，昊移兵攻小東路番寨未下，茂州群蠻懼見侵，遂糾生苗圍城堡。參將芮錫等討之，兵敗，指揮龐昇等皆死。又嘗遣副總兵張傑、副使吴澧擊松潘南北二路番，不利，亡軍士三千餘人，匿不以聞。僰蠻平，不置戍守，遽班師。請改高縣爲州，設長吏，增高、珙、筠連田租千八百石，令指揮魏武度田，奪降人業給之軍民。而珙縣知縣步梁窺昊意，誘殺降人阿尚。杜琮以亡胄故，怨文義，潛使人購其頭。於是文義乘群蠻怨，嗾之，遂大訌，攻高、慶符二縣，破其城。琮率兵禦之，又敗，死傷七百人。自黎雅以西，天全六番皆相繼亂。南京給事中孫懋暨巡按御史盧雍、黎龍先後劾昊。十四年，遂遣官逮昊。行至河南，疏稱疾篤，留於家。世宗即位，始就逮，尋削籍歸。楊一清、胡世寧薦之，爲桂萼所駁而止。久之，卒。

贊曰：何鑑綰中樞，能任諸將滅賊，蓋其時楊廷和在政府，閣部同心，故克奏效云爾。馬中錫雅負時望，而軍旅非其所長，適用取敗。然觀劉宸阻降之言，亦可以觀朝事矣。陸完交結之罪浮於首功，得從八議，有佚罰焉。洪鍾、陳金威略甚著，而土兵之謠，聞之心惻，斯又統戎旃者所當留意也。

戰敗，退守青山寨。馬昊分别據守各處水源，切斷他們的取水道路，空出南方，設下埋伏等待。盜賊缺水口渴，便向南突圍，官軍截擊。普法惡被亂箭射死，各蠻族倉皇逃跑。因戰功，再次進升爲右都御史，封蔭其子爲錦衣世襲百户。

馬昊有才氣，能靈活應變，灑脱自信，所向便有戰功。然而在四川任官已久，漸染當地習俗，立功心切，最終因此而失敗。在這之前，亦不剌逃跑以後，馬昊調兵攻打小東路的番寨，没有攻下，茂州群蠻懼怕攻打，便糾集生苗圍攻城堡。參將芮錫等人發兵討伐，兵敗，指揮龐昇等人都戰死。又曾經派遣副總兵張傑、副使吴澧攻打松潘南北二路番，失利，死亡士兵三千多人，隱瞞實情不奏報。僰蠻平息，不設置戍守士兵，便馬上班師回京。請求改置高縣爲州，設立長官，增加高縣、珙縣、筠連一千八百石田租，命令指揮魏武丈量田畝，奪取投降賊人的田業供給士兵和百姓。然而珙縣知縣步梁窺探馬昊意圖，引誘殺掉了降人阿尚。杜琮因丢失盔甲的緣故，怨恨謝文義，暗暗派人懸賞購求他的頭顱。於是謝文義利用群蠻的怨恨情緒，慫恿鼓動他們，於是發生大争擾，進攻高縣、慶符二縣，攻下縣城。杜琮率軍抵抗，又戰敗，死傷達七百多人。從黎雅向西，天全六番都相繼發生叛亂。南京給事中孫懋和巡按御史盧雍、黎龍先後彈劾馬昊。十四年，便派遣官吏逮捕馬昊。走到河南時，上疏稱病重，留在家中。世宗即位後，纔前往逮捕，不久削職回家。楊一清、胡世寧向朝廷舉薦他，被桂萼駁斥而制止。過了很久，死去。

贊曰：何鑑掌管中樞，能够任用各將領剿滅賊寇，大概當時因楊廷和執政，内閣團結，所以能够屢屢成功。馬中錫很有衆望，而作戰不是他的長處，也因此而獲取敗績。然而考察劉宸阻止投降的話語，也可憑此看到朝廷之事了。陸完勾結叛逆藩王的罪行高於斬首軍功，能够依從八議免死，存在逃脱罪罰的情况。洪鍾、陳金威猛剛强，謀略很顯著，然而關於土兵的歌謡，聽起來讓人心寒，這又是軍隊統帥應當注意的。

明史卷一百八十八

列傳第七十六

劉蒞 呂翀 艾洪 葛嵩 趙佑 朱廷聲(等) 戴銑 李光翰(等)
陸崑 薄彦徽(等) 蔣欽 周璽 涂禎 湯禮敬 王渙 何紹正
許天錫 周鑰(等) 徐文溥 翟唐 王鑾 張士隆
張文明 陳鼎(等) 范輅 張欽 周廣 曹琥 石天柱

劉蒞

劉蒞，字惟馨，涪州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授户科給事中。劾户部尚書侶鍾縱子受賕，論外戚慶雲侯、壽寧侯家人侵牟商利，阻壞鹺法，又論文選郎張綵顛倒銓政。有直聲。

劉蒞，字惟馨，涪州人。弘治十二年考中進士。授官户科給事中。彈劾户部尚書侶鍾縱容其子收受賄賂，揭發外戚慶雲侯、壽寧侯的家人侵吞牟取商人利潤，阻止破壞管理鹽務的法令，又揭發文選郎張綵敗壞銓選官吏的政務。有正直的好名聲。

武宗踐阼，未數月，漸改孝宗之政。蒞疏諫曰："先帝大漸，召閣臣劉健、李東陽、謝遷於榻前，托以陛下。今梓宫未葬，德音猶存，而政事多乖，號令不信。張瑜、劉文泰方藥弗慎，致先帝升遐，不即加誅，容其奏辨。中官劉瑯貽害河南，宜按治，僅調之薊州。户部奏汰冗員，兵部奏革傳奉，疏皆報罷。夫先帝留健等輔陛下，乃近日批答章奏，以恩侵法，以私掩公，是閣臣不得與聞，而左右近習陰有干預矣。願遵遺命，信老成，政無大小，悉咨内閣，庶事無壅蔽，權不假竊。"報聞。

武宗即位，没過幾個月，漸漸改變孝宗時的政治措施。劉蒞上疏進諫説："先帝病危時，在榻前召内閣大臣劉健、李東陽、謝遷，將陛下托付給他們。現在先帝的靈柩還没有安葬，他的教誨依然存在，而政事大多違背，號令失去信用。張瑜、劉文泰開處方用藥不慎，導致先帝去世，不立即加以誅殺，却容許他們上奏辯解。宦官劉瑯給河南帶來禍害，應當查辦，却僅僅把他調到薊州。户部上奏請求裁減冗員，兵部上奏請求革除傳奉，這些上疏全被批覆不用。先帝留劉健等人輔佐陛下，而近日批閲答覆奏章，以私恩侵犯法律，以私情壅塞公事，這内閣大臣不能參與意見，而皇帝左右的親近侍從却暗中干預。希望陛下謹遵先帝的遺命，相信德高望重之臣，政事無論大小，都咨詢於内閣，衆事不要壅塞遮掩，權利不要交出被小人竊取。"皇帝批覆知道了。

正德元年，吏部尚書馬文升致仕，廷議推補。御史王時中以閔珪、

正德元年，吏部尚書馬文升退休，朝廷商議推選替補人員。御史王時中認爲閔珪、劉大夏不

劉大夏不宜在推舉之列。茝恐耆德益疏，上疏極論其謬。章下所司，是茝言，詔爲飭言官毋挾私妄奏。孝宗在位時，深悉内臣出鎮之害，所遣皆慎選。劉瑾竊柄，盡召還之，而代以其黨。茝言："用新人不若用舊人，猶養饑虎不若養飽虎。"不聽。尋與給事中張文等極言時政缺失五事，忤旨，奪俸三月。

應在推選之列。劉茝恐怕那些年高德厚素負衆望的人會更加被疏遠，上疏盡力批駁王時中的謬論。奏章下發主管部門，認爲劉茝的話對，詔令爲整飭諫官不要心懷私念胡亂上奏。孝宗在位時，深知内臣出任地方長官的危害，所派遣的人都經過謹慎挑選。劉瑾竊取朝政後，把他們全部召回，代之以自己的黨羽。劉茝說："用新人不如用舊人，就像養餓虎不如養飽虎。"不聽從。不久與給事中張文等盡力指出有關時政的五件不當之事，觸犯聖旨，被剥奪三個月的俸禄。

劉健、謝遷去位，茝與刑科給事中吕翀各抗章乞留，語侵瑾。先是，兵科都給事中艾洪劾中官高鳳侄得林營掌錦衣衛。諸疏傳至南京守備武靖伯趙承慶所，應天尹陸珩録以示諸僚，兵部尚書林瀚聞而太息。於是給事中戴銑、御史薄彦徽等，各馳疏極諫，請留健、遷。瑾等大怒，矯旨逮銑、彦徽等，下詔獄鞫治，并茝、翀、洪俱廷杖削籍，承慶停半禄閒住，瀚、珩貶秩致仕。既而列健、遷等五十三人爲奸黨，茝及翀、洪并預焉。

劉健、謝遷離職，劉茝和刑科給事中吕翀各自直接上奏章請求把他們留下，言語侵犯到劉瑾。起先，兵科都給事中艾洪彈劾宦官高鳳的侄子高得林專營掌管錦衣衛。各奏疏傳到南京守備武靖伯趙承慶之處，應天府尹陸珩記録下來并傳給各位官員，兵部尚書林瀚聽說後長聲嘆息。於是給事中戴銑、御史薄彦徽等人，各自立即上疏極力進諫，請求留下劉健、謝遷。劉瑾等人大怒，假傳聖旨逮捕戴銑、薄彦徽等，將他們打入欽犯監獄審問，劉茝、吕翀、艾洪全被罰廷杖并取消官籍，趙承慶被停發一半俸禄閑住，林瀚、陸珩被降低官階後退休。隨後列劉健、謝遷等五十三人爲奸黨，劉茝及吕翀、艾洪也包括在内。

瑾敗，起茝金華知府，舉治行卓異，未及遷輒告歸。嘉靖初，起知長沙，遷江西副使，卒。御史范永銮訟於朝，特予祭葬。

劉瑾失敗後，起用劉茝爲金華知府，以爲政成績優異被推舉，没來得及升遷便請求退休。嘉靖初年，起用知長沙，遷任江西副使，去世。御史范永銮訴於朝廷，特别給予祭祀安葬。

吕翀

吕翀，廣信永豐人。弘治十二年進士。其請留健、遷言："二臣不可聽去者有五。孔子稱孟莊子之孝，以不改父之臣爲難。二臣皆先帝所簡以遺陛下，今陵土未乾，無故罷遣，何以慰在天之靈，不可一也。二臣雖以老疾辭，實由言違計沮，不得其職而去。陛下聽之，亦以其不善將順，非實有意優老也。在二臣得去就之義，在陛下有棄老成之嫌，不可二也。今民窮財殫，府藏虚罄，水旱盗

吕翀，廣信永豐人。弘治十二年考中進士。他請求留下劉健、謝遷說："不可聽任二位大臣離職的原因有五個。孔子稱贊孟莊子守孝道，以不改换其父的臣子而爲難得。二位大臣都是先帝挑選留給陛下的，現在陵墓的泥土還没有乾，却無緣無故將他們罷免遣回，用什麽來安慰先帝的在天之靈，這是不可行的第一個原因。兩位大臣雖以年老有病辭官，實是因爲他們說的話被違背，計策被阻止，不能施展他們的職責而離職。陛下聽任他們離去，也認爲他們不好將順從他們的請求，并不是真正有意優待老臣。對二位大臣

賊、星象草木之變迭見雜出，萬一禍生不測，國無老成，誰與共事？不可三也。自古剛正者難容，柔順者易合。二臣既去，則柔順之人必進，將一聽陛下所爲，非國家之福，不可四也。《書》曰‘無遺壽考’。健等諳練有素，非新進可侔，今同日去國，天下後世將謂陛下喜新進而厭舊人，不可五也。”既削籍歸，後起雲南僉事。遷四川副使，修成都江堰以資灌溉，水利大興。嘉靖初卒。

得到了去就的名義，對陛下却有抛棄老成大臣的嫌疑，這是不可行的第二個原因。現在人民窮困，財力殫竭，府藏虚空，水旱、盜賊、星象、草木的變故迭相出現，紛雜産生，萬一産生不測的禍害，國家没有老成的大臣，又與誰共同議事呢？這是不可行的第三個原因。自古以來剛强正直者難以被人容納，温和順從者則容易和人相處。若二位大臣離職，温和柔順的人一定進升，將全部聽任陛下所作的事，這并不是國家的福分，這是不可行的第四個原因。《尚書》上説‘無遺壽考’。劉健等人做事熟練有素，不是新進升的人比得上的，現在同日離職，天下和後世之人會認爲陛下喜歡新進升之人而厭棄老臣，這是不可行的第五個原因。”已被取消官籍歸家，後來起用任官雲南僉事。升任四川副使，修成都江堰以供灌溉，水利從此大興。嘉靖初年去世。

艾洪

艾洪，濱州人。弘治九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武宗立，詔清核騰驤諸衛及在京七十二衛軍。給事中葛嵩剔抉無所徇，得各監局占役者七千五百餘人，有旨送各營備操。既而中官魏興、蕭壽等撓之，格不行。洪率同官抗論，竟不能得。又劾英國公張懋、懷寧侯孫應爵、新寧伯譚佑、彭城伯張信，并請斥陝西鎮監劉雲、薊州鎮監劉瑯。不聽。雲尋調南京守備，乞以其養子偉爲錦衣千户。洪復率同官劾之，事乃寢。洪在兵科久，諫疏多可稱。削籍後，復罰米二百石輸宣府。後起官，終福建左參政。

艾洪，濱州人。弘治九年考中進士。授官兵科給事中。武宗即位，下詔清查騰驤各衛軍及在京的七十二衛軍。給事中葛嵩剔除選拔不徇私情，查得各監局供職者七千五百多人，有聖旨送到各營充作操練。隨後宦官魏興、蕭壽等阻撓，拒不執行。艾洪率領同僚直接上疏争辯，終究没有成功。又彈劾英國公張懋、懷寧侯孫應爵、新寧伯譚佑、彭城伯張信，并請求斥去陝西鎮監劉雲、薊州鎮監劉瑯。没被采納。劉雲不久調任南京守備，請求由他的養子劉偉任錦衣千户。艾洪又率領同僚彈劾，這件事情纔停止。艾洪在兵科任職很久，進諫的奏疏多可稱道。取消官籍後，又被罰米二百石運往宣府。後起用作官，終官福建左參政。

葛嵩

葛嵩，字鍾甫，無錫人。弘治十二年進士。由行人擢禮科給事中。閲薊州軍儲，核貴戚所侵地，歸之民。正德初，以釐營弊力抗權倖。請出先朝宫人，諫射獵，因劾魏國公徐俌。又偕九卿請誅劉瑾。瑾怒，斥爲奸黨，罷歸。

葛嵩，字鍾甫，無錫人。弘治十二年考中進士。由行人升任禮科給事中。檢查薊州軍隊儲備，核實貴戚侵占的土地，歸還給人民。正德初年，因糾正軍營弊端，竭力反抗權貴幸臣。請求放出前代宫人，勸諫皇帝射獵，因此彈劾魏國公徐俌。又偕同九卿請求誅殺劉瑾。劉瑾大怒，將他斥爲奸黨，被罷官歸家。

趙佑

趙佑，字汝翼，雙流人。弘治十二年進士。由繁昌知縣召爲御史。

正德元年六月，災異求言，佑上言："太監劉瑾、丘聚、馬永成輩日獻鷹犬，導騎射，萬一有銜橛之變，豈不爲兩宫憂？鎮守内臣鄧原、麥秀頗簡静，而劉璟、梁裕擠代之。户部議馬房草場召民佃種，甯瑾竟自奏止。李興擅伐陵木，已坐大辟，乃欲賂左右祈免。他如南京守備劉雲，倉場監督趙忠、韋儁、段循，俱夤緣增設。乞置瑾等於法，罷璟、裕毋遣，而汰革額外冗員。自今政事必諮大臣、臺諫，不爲近習所摇，則災變自弭。"奏入，群奄大恨。

趙佑，字汝翼，雙流人。弘治十二年考中進士。由繁昌知縣召爲御史。

正德元年六月，因災害怪異搜求臣下建言，趙佑上書説："太監劉瑾、丘聚、馬永成等人整日進獻鷹犬，引導陛下騎馬射箭，萬一出現意外的事故，難道不是兩宫的憂愁嗎？鎮守内臣鄧原、麥秀十分簡約沉静，而劉璟、梁裕想排擠而代之。户部商議馬房草場應召佃户耕種，甯瑾竟自奏阻止。李興擅自砍伐陵園樹木，已犯下死罪，而想賄賂陛下的左右近臣請求赦免。其他如南京守備劉雲，倉場監督趙忠、韋儁、段循，全都因攀附而增設。請求將劉瑾等人繩之以法，罷免劉璟、梁裕不要派遣，并裁減額外多餘人員。從今以後政事一定要咨詢大臣、臺諫，不被近臣動摇，則災害變異會自行消失。"奏疏呈入，衆宦官很不滿意。

帝將大婚，詔取太倉銀四十萬兩。佑言："左右以婚禮爲名，將肆無厭之欲。計臣懼禍而不敢阻，閣臣避怨而不敢争。用如泥沙，坐致耗國。不幸興師旅，遘饑饉，將何以爲計哉？"九月，宛平郊外李花盛開，佑言："此陰擅陽權，非偶然也。"帝皆不納。

皇帝將要舉行大婚禮，下詔取太倉白銀四十萬兩。趙佑説："左右的近臣以婚禮爲名，將放肆永不滿足的欲望。計量的大臣懼怕禍害不敢阻攔，内閣大臣因躲避怨恨而不敢抗争。使用金如泥沙，以致損耗國家財富。若不幸發動戰争，或遭遇饑荒，將用什麽來應付呢？"九月，宛平城外李花盛開，趙佑説："這是陰占用陽的權力，并非偶然啊。"皇帝全没采納。

是時，中官益横，佑與同官朱廷聲、徐鈺交章極論。章下閣議，將重罪中官。事忽中變，劉健、謝遷去位。瑾遂大逐廷臣忤己者，指佑與廷聲、鈺及陳琳、潘鏜等爲奸黨，勒罷之。瑾誅，佑用薦起山西僉事，卒。

當時，宦官更加横行，趙佑與同僚朱廷聲、徐鈺交相上奏盡力彈劾。奏章下交内閣議論，將要對宦官從重治罪。事情忽然中途發生變化，劉健、謝遷離職。劉瑾於是大肆驅逐與自己不合的大臣，把趙佑與朱廷聲、徐鈺及陳琳、潘鏜等視爲奸黨，勒令罷官。劉瑾被殺後，趙佑因被推薦起用任山西僉事，後去世。

朱廷聲　徐鈺

朱廷聲，字克諧，進賢人。弘治十二年進士。嘉靖中，終刑部右侍郎。

朱廷聲，字克諧，進賢人。弘治十二年考中進士。嘉靖年間，終官刑部右侍郎。

徐鈺，字用礪，江夏人。弘治九年進士，終四川左布政使。

徐鈺，字用礪，江夏人。弘治九年考中進士，終官四川左布政使。

陳琳

陳琳，字玉疇，莆田人。弘治九年進士。由庶吉士改御史，上端本修政十五事。出督南畿學政。劉瑾逐健、遷，逮戴銑、陸崑等，琳抗章言："南京窮冬雷震，正旦日食，正宜修德弭災，委心元寮，博采忠言，豈宜自棄股肱，隔塞耳目?"瑾大怒，謫揭陽丞。瑾敗，遷嘉興同知。世宗時，終南京兵部右侍郎。

陳琳，字玉疇，莆田人。弘治九年考中進士。由庶吉士改任御史，上奏端正根本修明政治的十五件事。出任監督南畿學政。劉瑾放逐劉健、謝遷，逮捕戴銑、陸崑等，陳琳直接上奏說："南京深冬打雷，正月旦日出現日食，正應該修明仁德以消除災害，傾心於元老大臣，廣泛采納忠言，怎能自己拋棄輔佐的大臣，阻隔堵塞耳目呢?"劉瑾大怒，貶謫陳琳爲揭陽丞。劉瑾失敗，升任嘉興同知。世宗時代，終官南京兵部右侍郎。

潘鏜

潘鏜，字宗節，六安人。弘治九年進士。有孝行。爲滿城知縣，憂歸。繼知滑縣，擢御史，陳時務大計四事。孝宗嘉納之。正德初，以論高鳳，爲中人所惡，傳旨鏜黨太監王岳，除其名。八年，起廣東僉事，謝病歸。

潘鏜，字宗節，六安人。弘治九年考中進士。有孝順德行。任滿城知縣，服喪回家。後任滑縣知縣，升任御史，陳述有關時局的四件大事。孝宗嘉賞采納。正德初年，因談論高鳳，被宦官憎惡，傳旨說潘鏜與太監王岳結黨，被取消名籍。八年，起用任廣東僉事，推辭有病退休。

戴銑

戴銑，字寶之，婺源人。弘治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數有建白。久之，以便養調南京户科。武宗嗣位，偕同官請敕六科檢詳弘治間所行進賢、退奸、節財、訓兵、重祀、慎刑、救災、恤困諸大政，備録進覽，凡裁决機務悉以爲準。報聞。逾月，言四方歲辦多非土産，勞費滋甚，宜蠲其所無。又請勤御經筵，俾密勿大臣從容獻納。既乃與給事中李光翰、徐蕃、牧相、任惠、徐暹及御史薄彦徽等連章奏留劉健、謝遷，且劾中官高鳳。帝怒，逮繫詔獄，廷杖除名。銑創甚，遂卒。世宗立，追贈光禄少卿。

戴銑，字寶之，婺源人。弘治九年考中進士，改任庶吉士，授官兵科給事中，多次對國事有所建議和陳述。過了很久，以便於贍養父母調任南京户科。武宗即位，偕同同僚請求命令六科檢查弘治年間推行的進升賢人、屏退奸臣、節約財力、訓練軍隊、重視祭祀、謹慎刑罰、救濟災荒、撫恤困難等重要的政事，詳細記録下來進獻給皇上，凡裁决重要事務全部以此爲準。回報所奏之事已知。過了一個月，進言說四方每年給朝廷的貢物多不是當地特産，勞頓耗費很多，應該免除當地不出産的東西。又請求勤到御前講席聽講，使勤勉努力的大臣從容進言以供采納。既而便與給事中李光翰、徐蕃、牧相、任惠、徐暹以及御史薄彦徽等聯名上奏，請求留下劉健、謝遷，并彈劾宦官高鳳。皇帝發怒，將他們逮入欽犯監獄，罰廷杖并除名。戴銑所受的創傷很重，隨後去世。世宗即位，追贈光禄少卿。

李光翰

李光翰，新鄉人。弘治十二年進

李光翰，新鄉人。弘治十二年考中進士。授

士。授南京户科給事中。正德改元，災異求言。光翰偕同官疏劾太監苗逵、高鳳、李榮及保國公朱暉，且言大學士劉健等疏陳鹽法事，留中不報，將使老臣不安其位。帝不省。既削籍歸，後起台州知府，與蕃同舉治行卓異，尋卒。

官南京户科給事中。正德元年，因災害變異要求大臣上書言事。李光翰偕同同僚上疏彈劾太監苗逵、高鳳、李榮以及保國公朱暉，并指出大學士劉健上疏陳述鹽法的事情，扣留在宫中不回覆，將使老臣不能安心任職。皇帝不省察。既而被取消名籍回家，後起用任台州知府，與徐蕃一同因政績卓越被推舉，不久去世。

徐蕃

徐蕃，泰州人。弘治六年進士。授南京禮科給事中。武宗嗣位，復先朝所汰諸冗費，蕃等力争，不納。後起江西參議，從都御史陳金討平東鄉寇。嘉靖時，累官工部右侍郎。

徐蕃，泰州人。弘治六年考中進士。授官南京禮科給事中。武宗即位，恢復前代裁減的各項冗雜費用，徐蕃等人盡力諫諍，意見不被采納。後起用任江西參議，隨從都御史陳金討伐平定東鄉的寇賊。嘉靖年間，屢次升官至工部右侍郎。

牧相

牧相，餘姚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授南京兵科給事中。論救宣府都御史雍泰，又公疏請罷禮部尚書崔志端等，皆不聽。正德元年，奉命與御史吕鏜清查御馬監，因陳濫役濫費之弊，及太監李棠捍詔旨營私罪。至是，受杖歸，授徒養母。後復官，擢廣西參議。命下，相已前卒。

牧相，餘姚人。弘治十二年考中進士。授官南京兵科給事中。上書援救宣府都御史雍泰，又公開上疏請求罷免禮部尚書崔志端等，都没有聽從。正德元年，奉命與御史吕鏜清查御馬監，因陳述無節制役使人和無節制花費的弊端，以及太監李棠抗旨謀私之罪。至此時，受廷杖歸家，招收學生贍養老母。後來復官，升任廣西參議。命令下達時，牧相已經去世。

任惠

任惠，灤州人。弘治九年進士。由行人擢南京吏科給事中。正德元年九月，偕同官諫佚游，語切直。後起山東僉事，未任卒。

任惠，灤州人。弘治九年考中進士。由行人升任南京吏科給事中。正德元年九月，偕同同僚勸諫皇帝停止無節制地游樂，言語懇切直率。後起用任山東僉事，未赴任而去世。

徐暹

徐暹，歷城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武宗即位，擢南京工科給事中。正德改元，因災異上言七事，且請斥英國公張懋、尚書張昇等，撤諸添注内官，明正張瑜、劉文泰用藥失宜致誤先帝，及太監李興擅伐陵木，新寧伯譚佑、侍郎李鐩同事不舉之罪。帝下之所司。後起山西僉事，進副使。平巨盗混天王，民德之。卒於官。

徐暹，歷城人。弘治十五年考中進士。武宗即位，升任南京工科給事中。正德元年，因災害怪異上書陳説七件事情，并請求斥責英國公張懋、尚書張昇等人，撤銷各候補的宦官，明確依法制裁張瑜、劉文泰用藥失當以致貽誤先帝，以及太監李興擅自砍伐皇陵樹木，新寧伯譚佑、侍郎李鐩同事而不檢舉的罪行。皇帝將這些建議下交給主管部門。後起用任山西僉事，進升爲副使。平定大盗賊混天王，人民感激他。死於官任上。

陸崑 薄彦徽

陸崑，字如玉，歸安人。弘治九年進士。授清豐知縣。以廉幹徵，擢南京御史。

陸崑，字如玉，歸安人。弘治九年考中進士。授官清豐知縣。以廉潔幹練被徵召，升任南京御史。

武宗即位，疏陳重風紀八事：一，獎直言。古者，臣下不匡，其刑墨。宋制，御史入臺，逾十旬無言，有辱臺之罰。今郎署建言，如李夢陽、楊子器輩，當加旌擢，而言官考績，宜以章疏多寡及當否爲殿最。二，復面劾。舊制，御史上殿，被劾者趨出待罪，即唐人對仗讀彈文遺意。近率封章奏聞，批答未行，彌縫先入。乞遵舊典面奏，立取睿裁。三，明淑慝。尚書劉大夏、王軾以病乞休，侍郎張元禎、陳清屢劾不去，賢不肖倒置，實治亂消長之關。宜勉留二人，放元禎等還田里。四，核命令。近者言妨左右，頻見留中。事涉所私，輒收成命。乞令諸曹章奏俱具數送閣，已行者得考稽，未行者易奏請。五，養鋭氣。御史與都御史，例得互相糾繩，行事不宜牽制。六，均差遣。御史以南北爲限，顯分重輕。自今除巡按面命外，其他差遣及遷轉資格，宜均擬上請，以示一體。七，專委任。河南道有考核之責，請擇人專任。八，勵庶官。郎中田岩、姚汀、張憲，員外郎李承勛、胡世寧、張嵿、顧璘等二十人，皆宜顯擢。章下所司。又劾中官高鳳、苗逵、保國公朱暉，因請汰南京增設守備内臣，廣開言路，屏絶宴游騎射。帝不能從。

武宗即位，上疏陳述重視風教綱紀的八件事情：一，獎勵敢於直言的人。古代，臣下不匡正，施以墨刑。宋代的制度，御史入臺，過十旬没有進言，有侮辱臺諫的懲罰。現在郎官進言，如李夢陽、楊子器等人，當加以表彰進升，而考核諫官的政績，也宜以上疏上奏章的多少以及恰當與否作爲好壞。二，恢復當面彈劾。原有的制度，御史上殿，被彈劾的人便急忙出殿待罪，即唐代面對面誦讀彈劾文章的遺意。而近來大都封閉奏章上奏皇上，批閲回答還没有實行，事先便有人調和斡旋。請遵照原有的制度當面上奏，立即取得皇帝睿智的裁定。三，明善惡。尚書劉大夏、王軾稱病請求退休，侍郎張元禎、陳清多次彈劾却没有離職，賢與不賢倒置，這實在是國家盛衰安定動亂的關鍵。應該勉勵留下二人，把張元禎等人放歸民間。四，清查命令。近來凡言語妨害左右近臣的，頻頻被扣留在宫禁中。事情涉及到偏私，便撤銷已做出的决定。請求命令各曹的奏章都原數送到内閣，已實行的應加以考核，未實行者重新奏請。五，蓄養鋭氣。御史與都御史，按規定應互相糾察繩之以法，行事不應受到牽制。六，均差遣。御史以南北爲界，明顯分出輕重。從現在開始，除巡按當面任命外，其他派遣及升遷轉調資格，應全部請示上級，以示統一。七，專門委任人員。河南道有考核的職責，請選擇人專門任職。八，勉勵百官。郎中田岩、姚汀、張憲，員外郎李承勛、胡世寧、張嵿、顧璘等二十人，都應顯耀提升。奏章下發到主管部門。又彈劾宦官高鳳、苗逵、保國公朱暉，於是請求裁汰南京增設的守備内臣，廣開言路，禁止宴飲游樂、騎馬射箭。皇帝不能聽從。

時“八黨”竊柄，朝政日非。崑偕十三道御史薄彦徽、葛浩、貢安甫、王蕃、史良佐、李熙、任諾、姚學禮、張鳴鳳、蔣欽、曹閔、黄昭

當時“八黨”竊取政權，朝政一天不如一天。陸崑偕同十三道御史薄彦徽、葛浩、貢安甫、王蕃、史良佐、李熙、任諾、姚學禮、張鳴鳳、蔣欽、曹閔、黄昭道、王弘、蕭乾元等，上

道、王弘、蕭乾元等，上疏極諫曰："自古奸臣欲擅主權，必先蠱其心志。如趙高勸二世嚴刑肆志，以極耳目之娱；和士開説武成毋自勤約，宜及少壯爲樂；仇士良教其黨以奢靡導君，勿使親近儒生，知前代興亡之故。其君惑之，卒皆受禍。陛下嗣位以來，天下顒然望治。乃未幾寵倖奄寺，顛覆典刑。太監馬永成、魏彬、劉瑾、傅興、羅祥、谷大用輩共爲蒙蔽，日事宴游。上干天和，災祲叠告，廷臣屢諫，未蒙省納。若輩必謂宫中行樂，何關治亂，此正奸人欺君之故術也。陛下廣殿細旃，豈知小民窮檐蔀屋風雨之不庇；錦衣玉食，豈知小民祁寒暑雨凍餒之弗堪；馳騁宴樂，豈知小民疾首蹙頞赴訴之無路。昨日雷震郊壇，彗出紫微，夏秋亢旱，江南米價騰貴，京城盗賊横行，可恣情縱欲，不一顧念乎？閣部大臣受顧命之寄，宜隨事匡救，弘濟艱難，言之不聽，必伏闕死諫，以悟聖意。顧乃怠緩悦從，巽順退托。自爲謀則善矣，如先帝付委、天下屬望何？伏望側身修行，亟屏永成輩以絶禍端，委任大臣，務學親政，以還至治。"

疏極力進諫説："自古奸臣想專擅主上的政權，必定會先迷惑國君的心志。如趙高勸二世嚴厲刑法放縱自己的志趣，以極盡享受耳目的歡娱；和士開勸説武成不要自己勤儉節約，應趁年少及時行樂；仇士良教唆其黨羽以奢侈糜爛引導國君，不讓他親近儒生，知道前代興亡的原因。國君迷惑，最終所有人都遭受禍患。陛下繼位以來，天下翹首渴望得到治理。而時間不長，陛下便寵愛宦官，破壞典章刑法。太監馬永成、魏彬、劉瑾、傅興、羅祥、谷大用等人共同蒙蔽陛下，整天宴飲游樂。上犯蒼天的和順，災異徵兆不斷告示，朝廷大臣多次進諫，不蒙陛下省察接納。那些人一定説在宫中行樂，怎會關係到國家安定與否，這正是奸臣欺騙君主的老辦法。陛下享受着寬廣的宫殿，細織的毛氈，哪裏知道人民所居的茅舍破屋不能遮擋風雨；陛下享用華美的衣服，珍異的食品，哪裏知道人民飢寒交迫不能忍受；陛下騎馬射箭，宴飲游樂，哪裏知道人民的辛酸愁苦，欲訴無路。昨天雷擊郊外祭壇，彗星出現於紫微垣，夏秋大旱，江南米價高漲，京城盗賊横行，陛下可以放縱情欲，一點兒也不顧念嗎？内閣大臣接受先帝臨終前的托付，應隨時匡正挽救過失，廣泛救助艱難，進諫的話不被聽從，必定伏闕冒死進諫，以使聖意省悟。反而怠慢寬緩取悦聽從，卑順畏縮。爲自己謀劃便是好的，怎麽對待先帝的囑托委任和天下的期望呢？希望陛下傾側自身修明德行，立即斥退馬永成等人以斷絶禍端，委任大臣，努力學習親理政務，以返回最好的治道。"

疏至，朝事已變，劉健、謝遷皆被逐。於是彦徽爲首，復上公疏，請留健、遷，而罪永成、瑾等。瑾怒，悉逮下詔獄，各杖三十，除名。昭道、弘、乾元逮捕未至，命即南京闕下杖之。江西清軍御史王良臣聞崑等被逮，馳疏救，并逮下詔獄，杖三十，斥爲民。後列奸黨五十三人，崑、彦徽等并與焉。瑾誅，復崑官致仕。世宗初，起用，未行而卒。

奏疏呈上，朝廷形勢已變，劉健、謝遷都被放逐。於是以薄彦徽爲首，又上公疏，請求留下劉健、謝遷，而治馬永成、劉瑾等人的罪。劉瑾憤怒，將他們全部逮捕關進欽犯監獄，各杖打三十下，取消名籍。黄昭道、王弘、蕭乾元逮捕未到欽犯監獄，便命令在南京宫闕之下杖打。江西清軍御史王良臣聽説陸崑等人被捕，立即上疏解救，一并被關入欽犯監獄，杖打三十，貶斥爲平民。後列出奸黨五十三人，陸崑，薄彦徽也包括在内。劉瑾被殺後，恢復陸崑的原職退休。世宗

薄彥徽，陽曲人。弘治九年進士。授四川道御史。嘗劾崔志端以羽士玷春卿，有直聲。至是，被杖歸，未及起官卒。

葛浩

葛浩，字天宏，上虞人。弘治九年進士。由五河知縣擢御史，數陳時政闕失，孝宗多采納。正德元年，帝允司禮中官高鳳請，令其從子得林掌錦衣衛事。浩等爭之，言："先帝詔錦衣官悉由兵部推舉，陛下亦悉罷傳奉乞官。今得林由傳奉，不關兵部，廢先帝命，壞銓舉法，虛陛下詔，一舉三失，由鳳致之。乞治鳳罪，而罷得林。"御史潘鏜亦言："鳳、得林操中外大柄，中人效尤，弊將安底。"帝皆不聽。浩既削籍，瑾憾未釋，復坐先所劾武昌知府陳晦不實，與安甫、蕃、熙、學禮、崑六人，逮杖闕下。瑾誅，起浩知邵武府。入覲，陳利弊五事，悉施行。嘉靖中，歷官兩京大理卿。帝郊祀，有犯蹕者，法司欲置重典，浩執奏，得不死。十年夏，雷震午門，自劾，致仕歸，年九十二卒。

貢安甫　史良佐

貢安甫，字克仁，江陰人。弘治九年進士。授長垣知縣。孝宗時，擢御史，嘗疏劾壽寧侯張鶴齡。正德初，考功郎楊子器以山陵事下詔獄，安甫疏力救。兵部尚書劉大夏爲中官所扼謝病去，户部侍郎陳清遷南京工部尚書，安甫率御史請還大夏而罷清。報聞。彥徽等公疏，安甫筆也，瑾知之，故列奸黨以安甫首南御史。家居十年，終歲不入城市。後起山東

初年被起用，没來得及任職便去世。

薄彥徽，陽曲人。弘治九年考中進士。授官四川道御史。曾經彈劾崔志端以道士玷污禮部長官，有正直的名聲。至此，被杖罰回家，没來得及起用任官便去世。

葛浩，字天宏，上虞人。弘治九年考中進士。由五河知縣升任御史，數次陳述時政闕失，孝宗大多采納。正德元年，皇帝答應司禮宦官高鳳的請求，命令其侄子高得林掌管錦衣衛的事務。葛浩等諫諍，説："先帝任命錦衣官全由兵部推舉，陛下也全部廢除了不由吏部銓選，而以諭旨直接任命請求官位的制度。現在高得林通過傳奉諭旨直接得到官職，與兵部没有關係，廢除了先帝的命令，破壞了銓選的制度，空費陛下的詔令，一舉而三失，全由高鳳造成。請求治高鳳的罪，而罷免高得林。"御史潘鏜也説："高鳳、高得林操縱内外大權，宦官仿效他們，弊端將有産生的基礎。"皇帝全不聽從。葛浩被取消名籍後，劉瑾不解恨，又坐以先前彈劾武昌知府陳晦不符合事實之罪，與貢安甫、王蕃、李熙、姚學禮、陸崑六人，被逮捕於宫殿下杖打。劉瑾被殺，起用葛浩任邵武府知府。進見皇帝，陳述有關時政利弊的五件事情，全部施行。嘉靖年間，歷任兩京大理卿。皇帝在郊外祭祀，有冒犯車駕的人，執法者準備用重法從嚴懲辦，葛浩上奏皇帝，纔免於死罪。十年夏，雷擊午門，葛浩自我彈劾，退休回家，九十二歲去世。

貢安甫，字克仁，江陰人。弘治九年考中進士。授官長垣知縣。孝宗時，升任御史，曾上疏彈劾壽寧侯張鶴齡。正德初年，考功郎楊子器因皇家陵墓之事被關入欽犯監獄，貢安甫上疏竭力解救。兵部尚書劉大夏被宦官控制稱病退休，户部侍郎陳清遷任南京工部尚書，貢安甫率御史請求恢復劉大夏的職務而罷免陳清。回報所奏之事已知。薄彥徽等人公開上疏，貢安甫執筆，劉瑾知道後，因此列奸黨姓名時把貢安甫放於南御史之前。在家居住了十年，終年不入城市。後起

僉事，甫三月，引疾歸。

史良佐，字禹臣，亦江陰人。弘治十二年進士。由行人擢御史。後起雲南副使。平十八寨苗，賜白金文綺。浚海口，溉田千頃，滇人頌之。

用任山東僉事，剛剛三個月，稱病告歸。

史良佐，字禹臣，也是江陰人。弘治十二年考中進士。由行人升任御史。後起用任雲南副使。平定十八寨苗人，賜予白銀文綺。疏浚海口，灌溉千頃田地，滇人頌揚他。

李熙

李熙，上元人。弘治九年進士。由將樂知縣擢御史。十八年，奸人徐俊等造謠言，帝遣官齎駕帖至南京，有所捕治，已而知其妄。熙公疏言："陛下於此事威與明少損矣。儻奸人效尤，妄以蜚語中善類，害何可勝言?"事下法司，亦力言駕帖之害，帝納之。正德元年九月，以災異，復偕御史陳十事。瑾誅，得禍者皆起，熙獨廢。世宗嗣位，始起饒州知府，遷浙江副使，以清操聞。

李熙，上元人。弘治九年考中進士。由將樂知縣升任御史。十八年，奸臣徐俊等製造謠言，皇帝派人携駕帖到南京，有人被逮捕治罪，後來知道那是虚妄的。李熙公開上疏說："陛下的威望與聖明在這件事上稍稍受到損傷。倘若奸臣仿效徐俊，妄以無根據的話中傷好人，危害哪裏可以盡言?"事情下交執法部門，也極力説明駕帖的危害，皇帝采納了他們的建議。正德元年九月，因災害怪異，又偕同御史陳述十件事情。劉瑾被殺後，遭遇禍患的人都被起用，衹有李熙廢棄不用。世宗繼位，纔起用任饒州知府，升任浙江副使，以情操高潔著名。

姚學禮 張鳴鳳

姚學禮，巴人，家京師。弘治六年進士。正德元年，公疏諫佚游，不納。後起雲南僉事，終參議。

張鳴鳳，清平人。弘治九年進士，爲永康知縣。有政績，擢御史。後起湖廣僉事，進副使，母憂歸，卒。蔣欽杖死，别有傳。

姚學禮，巴人，家住京城。弘治六年考中進士。正德元年，公開上書勸諫皇帝停止過度游樂，不被采納。後起用任雲南僉事，終官參議。

張鳴鳳，清平人。弘治九年考中進士，任永康知縣。有政績，升任御史。後起用任湖廣僉事，進升副使，母親去世歸家，去世。蔣欽被杖打致死，另外有傳。

曹閔 黄昭道(等)

曹閔，上海人。弘治九年進士，爲沙縣知縣。被徵，民號泣攀留，累日不得去。既與崑等同得罪。後當起官，以養母不出。母終，枕塊，得寒疾卒。

黄昭道，平江人。弘治十二年進士。後起廣西僉事，再遷雲南參政。撫木邦、孟密有功。終左布政使。

王弘，六合人，弘治六年進士。

蕭乾元，萬安人，弘治十二年進士。王蕃、任諾鞫獄時，抵不與知，不足載。

曹閔，上海人。弘治九年考中進士，爲沙縣知縣。被徵召，人們哭泣着挽留，好幾天不能離去。既而與陸崑一同獲罪。後應當起用任官，以贍養老母爲由不復出。母親去世後，頭枕土塊，得寒病去世。

黄昭道，平江人。弘治十二年考中進士。後起用任廣西僉事，又遷任雲南參政。巡撫木邦、孟密有功勞。終官左布政使。

王弘，六合人，弘治六年考中進士。

蕭乾元，萬安人，弘治十二年考中進士。王蕃、任諾審訊獄案時，抵賴没有參與其事，不足以記載。

王良臣，陳州人。弘治六年進士。官南京御史。瑾誅，起山東副使，終按察使。

蔣欽

蔣欽，字子修，常熟人。弘治九年進士。授衛輝推官。徵擢南京御史，數有論奏。

正德元年，劉瑾逐大學士劉健、謝遷，欽偕同官薄彥徽等切諫。瑾大怒，逮下詔獄，廷杖爲民。居三日，欽獨具疏曰："劉瑾，小豎耳。陛下親以腹心，倚以耳目，待以股肱，殊不知瑾悖逆之徒，蠹國之賊也。忿臣等奏留二輔，抑諸權奸，矯旨逮問，予杖削職。然臣思畎畝猶不忘君，况待命衽席，目擊時弊，烏忍不言？昨瑾要索天下三司官賄，人千金，甚有至五千金者。不與則貶斥，與之則遷擢。通國皆寒心，而陛下獨用之於左右，是不知左右有賊，而以賊爲腹心也。給事中劉蒞指陛下暗於用人，昏於行事，而瑾削其秩，撻辱之。矯旨禁諸言官，無得妄生議論。不言則失於坐視，言之則虐以非法。通國皆寒心，而陛下獨用之於前後，是不知前後有賊，而以賊爲耳目股肱也。一賊弄權，萬民失望，愁嘆之聲動徹天地。陛下顧懵然不聞，縱之使壞天下事，亂祖宗法。陛下尚何以自立乎？幸聽臣言，急誅瑾以謝天下，然後殺臣以謝瑾。使朝廷一正，萬邪不能入，君心一正，萬欲不能侵，臣之願也。今日之國家，乃祖宗之國家也。陛下苟重祖宗之國家，則聽臣所奏。如其輕之，則任瑾所欺。"疏入，再杖三十，繫獄。

越三日，復具疏曰："臣與賊瑾

王良臣，陳州人。弘治六年考中進士。任南京御史。劉瑾被殺，起用任山東副使，終官按察使。

蔣欽，字子修，常熟人。弘治九年考中進士。授官衛輝推官。被徵召升任南京御史，多次上疏言事。

正德元年，劉瑾放逐大學士劉健、謝遷，蔣欽偕同同僚薄彥徽等直切進諫。劉瑾大怒，被逮捕關進欽犯監獄，罰廷杖貶爲平民。過了三天，蔣欽單獨上疏説："劉瑾，衹是小人罷了。陛下却親近他作爲心腹，倚恃作爲自己的耳目，像輔佐大臣一樣對待他，却不知劉瑾是悖逆之人，禍國殃民的盜賊。忿恨臣等上奏請求留下二位輔佐之臣，抑制那些權幸奸臣，假傳聖旨，逮捕審問，罰以廷杖，削除官職。然而臣想到身在田野猶不能忘記國君，何况在住所待命，目睹時政弊端，又怎能忍得住不説呢？往日劉瑾勒索天下三司官員的賄賂，每人千金，有的甚至達五千金。不給就貶謫罷除，給與便遷升。全國都寒心，而陛下却獨用他在自己左右，這是不知左右有盜賊，而以盜賊爲自己的心腹。給事中劉蒞指出陛下暗昧於用人，昏惑於施政，而劉瑾却削減他的官階俸禄，鞭撻侮辱他。假傳聖旨禁止各位言官，不能隨便議論。言官不上書言事便失於坐視不管，上書言事却以非法虐待。全國都寒心，而陛下却獨用他在自己的前後，這是不知自己的前後有盜賊，而用作自己的左右輔佐之臣。一個盜賊專權作惡，天下萬民感到失望，哀愁嘆息之聲響徹天地。陛下却昏昏然不知聞，縱容他們使破壞天下，擾亂祖宗的法度。陛下還憑什麽來自立呢？萬望陛下聽從臣下的建議，立即誅殺劉瑾以告謝天下，然後殺掉臣下告謝劉瑾。使朝廷統一端正，各種邪惡不能入侵，君心統一端正，各種欲望不能入侵，是臣下的心願。現在的國家，乃是祖宗的國家。陛下若看重祖宗的國家，便聽從臣下上奏的建議。如果輕視它，便任憑劉瑾的欺騙。"奏疏呈入，又杖打三十，并逮捕入獄。

過了三天，又備文上疏説："臣下與盜賊劉

勢不兩立。賊瑾蓄惡已非一朝，乘間起釁，乃其本志。陛下日與嬉游，茫不知悟。内外臣庶，凛如冰淵。臣昨再疏受杖，血肉淋漓，伏枕獄中，終難自默，願借上方劍斬之。朱雲何人，臣肯少讓？陛下試將臣較瑾，瑾忠乎，臣忠乎？忠與不忠，天下皆知之，陛下亦洞然知之，何仇於臣，而信任此逆賊耶？臣骨肉都銷，涕泗交作，七十二歲老父，不顧養矣。臣死何足惜，但陛下覆國喪家之禍起於旦夕，是大可惜也。陛下誠殺瑾梟之午門，使天下知臣欽有敢諫之直，陛下有誅賊之明。陛下不殺此賊，當先殺臣，使臣得與龍逢、比干同游地下，臣誠不願與此賊并生。”疏入，復杖三十。

瑾勢不兩立。盜賊劉瑾蓄惡已非一日，乘機挑起事端，是他的本意。陛下整天與他嬉戲游樂，茫然不知醒悟。内外衆臣，都心中危懼如臨深淵。臣下昨日再次上疏受到杖打，血肉淋漓，伏卧獄中，終究難以自我沉默，希望借上方劍斬殺他。朱雲是什麽樣的人，臣下怎肯謙讓於他？陛下試將臣下與劉瑾比較，劉瑾忠呢，還是臣下忠？忠還是不忠，天下的人都知道，陛下也非常清楚明白，爲何仇恨臣，而信任這個叛逆之賊呢？臣下骨肉都消散，涕淚俱下，七十二歲的老父顧不上贍養。臣下死了哪裏值得可惜，但陛下傾覆國家的禍患起於旦夕，這纔是最可惜的啊。陛下果真能殺掉劉瑾并在午門示衆，讓天下知道臣下蔣欽我敢於進諫的正直，陛下有誅殺叛賊的聖明。陛下不殺此叛賊，就先殺臣下，讓臣下能够與龍逢、比干在地下交游，臣下確實不願與這個叛賊苟且同生。”奏疏呈入，再次杖打三十。

方欽屬草時，燈下微聞鬼聲。欽念疏上且掇奇禍，此殆先人之靈欲吾寢此奏耳。因整衣冠立曰：“果先人，盍厲聲以告。”言未已，聲出壁間，益凄愴。欽嘆曰：“業已委身，義不得顧私，使緘默負國爲先人羞，不孝孰甚！”復坐，奮筆曰：“死即死，此稿不可易也！”聲遂止。杖後三日，卒於獄，年四十九。瑾誅，贈光禄少卿。嘉靖中，賜祭葬，録一子入監。

正當蔣欽起草奏章時，燈下微微聽到鬼聲。蔣欽想到奏疏上呈將招來意想不到的大禍，這大概是先人在天之靈想讓我中止這份奏疏罷了。因此整理衣冠站起來説：“果真是先人，何不高聲告訴我呢？”話還没有説完，聲音便從墻壁中傳出，更加凄愴。蔣欽嘆息説：“已經獻身於國家，便按義不能顧念私人，如果使我保持沉默有負於國家而使先人受到羞辱，還有什麽比這更不孝的呢！”又坐下，奮筆寫下：“死就死，這份奏章是不能改易的！”聲音隨即停止。被杖打後三日，死於獄中，時年四十九歲。劉瑾被殺，贈光禄少卿。嘉靖年間，賜予祭祀安葬，收録一子入國子監。

周璽

周璽，字天章，廬州衛人。弘治九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三遷禮科都給事中。慷慨好言事。

周璽，字天章，廬州衛人。弘治九年考中進士。授官吏科給事中。三次升遷任禮科都給事中。爲人慷慨喜議論國事。

武宗初即位，請毁新立寺觀，屏逐法王、真人，停止醮事，并論前中官齊玄煉丹糜金罪。頃之，以久雨，偕同官劾侍郎李温、太監苗逵。九月，以星變，復劾温及尚書崔志端、

武宗剛即位，周璽請求毁掉新建的寺觀，屏退驅逐法王、真人，停止道士所做的祈禱之事，并彈劾前宦官齊玄煉丹浪費錢財的罪狀。不久，因長時間下雨，偕同同僚彈劾侍郎李温、太監苗逵。九月，因星象變異，又彈劾李温及尚書崔志

熊翀、賈斌，都御史金澤、徐源等，翀、温、澤因是罷。帝遣中官韋興守鄖陽，璽力言不可。尋復偕同官言：“邇者聰明日蔽，膏澤未施。講學一暴而十寒，詔令朝更而夕改。冗員方革復留，鎮監撤還更遣。解户困於交收，鹽政壞於陳乞。厚戚畹而駕帖頻頒，私近習而帑藏不核。不可不亟爲厘正。”不聽。

端、熊翀、賈斌，都御史金澤、徐源等人，熊翀、李温、金澤因此被罷免。皇帝派宦官韋興守鄖陽，周璽盡力進言説不可以。不久又偕同同僚上書説：“最近皇上的聰明一天天被蒙蔽，恩澤没有施行。講學無恒心，努力少，懈怠多，詔令朝更夕改。冗雜的官員剛被革除又重新留用，鎮守太監剛被撤回又重新派遣。解户被徵收賦税交納國家所困擾，鹽政被陳請乞求所破壞。厚愛外戚而駕帖頻頻頒布，袒護近臣而不核實府藏。不能不立即改正。”皇帝不聽從。

正德元年復應詔陳八事，中劾大寮賈斌等十一人，中官李興等三人，勛戚張懋等七人，邊將朱廷、解端、李稽等三人。未幾，言：“陛下即位以來，鷹犬之好，糜費日甚。如是不已，則酒色游觀，便佞邪僻，凡可以悦耳目蕩心志者，將無所不至。光禄上供，視舊十增七八，新政已爾，何以克終？”御史何天衢等亦以爲言。章下禮部，尚書張昇請從之。帝雖不加譴，不能用也。

正德元年又應詔陳述八件事，其中彈劾大臣賈斌等十一人，宦官李興等三人，功臣外戚張懋等七人，邊將朱廷、解端、李稽三人。没過多久，又説：“陛下即位以來，對鷹犬的愛好，浪費的錢財日益增多。如果這樣不加收斂，則美酒女色、游覽，阿諛逢迎邪僻不正，凡是可以愉悦耳目摇蕩心志的，將没有什麽不到來。光禄上供，比原來增加十分之七八，新政已如此，憑什麽能有善終呢？”御史何天衢等人也因此進言。奏章下交禮部，尚書張昇請求聽從周璽的建議。皇帝雖然不加譴責，却不能采納。

明年擢順天府丞。璽論諫深切，率與中官抵牾，劉瑾等積不能堪。至是，命璽與監丞張淮、侍郎張縉、都御史張鸞、錦衣都指揮楊玉勘近縣皇莊。玉，瑾黨，三人皆下之。璽辭色無假，且公移與玉止牒文。玉奏璽侮慢敕使，瑾即矯旨逮下詔獄，搒掠死。瑾誅，詔復官賜祭，恤其家。嘉靖初，録一子。

第二年升任順天府丞。周璽論事進諫深入切直，大多與宦官衝突，劉瑾等積怨不能忍受。至此，命周璽與監丞張淮、侍郎張縉、都御史張鸞、錦衣都指揮楊玉勘察附近縣的皇莊。楊玉，是劉瑾的黨羽，三人都使他處於卑下的地位。周璽言辭神色無假，并且用不相統屬的官署間的文書給楊玉祇用公文。楊玉上奏説周璽侮辱輕慢皇帝的使臣，劉瑾便假傳聖旨逮捕周璽入欽犯監獄，將其鞭笞拷打致死。劉瑾被殺後，詔令恢復周璽原有官職，賜予祭祀，撫恤他的家室。嘉靖初年，收録他的一個兒子爲官。

涂禎

又御史涂禎，新淦人也。弘治十二年進士。初爲江陰知縣。正德初，巡鹽長蘆。瑾縱私人中鹽，又命其黨畢真托取海物，侵奪商利，禎皆據法裁之。比還朝，遇瑾止長揖。瑾怒，矯旨下詔獄。江陰人在都下者，謀斂

又有御史涂禎，是新淦人。弘治十二年考中進士。初任江陰知縣。正德初年，巡視長蘆鹽政。劉瑾縱容偏私之人納糧换鹽，又命令他的黨羽畢真索取海物，侵吞掠奪商人利益，涂禎都依法制裁他們。等回到朝廷，遇到劉瑾祇是拱手行禮而已。劉瑾發怒，假傳聖旨逮捕他入欽犯監

錢賂瑾解之，禎不可，喟然曰："死耳，豈以污父老哉?"遂杖三十，論戍肅州，創重竟死獄中。瑾怒未已，取其子樸補伍。瑾誅，樸乃還，禎復官賜祭。

獄。江陰在都城的人，商量籌集錢賄賂劉瑾解救他，涂禎不允許，長聲嘆息說："衹不過是死而已，豈能以此玷辱各位父老鄉親呢?"便被杖打三十，判處他到肅州戍邊，因創傷過重竟死在獄中。劉瑾怒氣未消，取他的兒子涂樸頂替戍役。劉瑾被殺後，涂樸纔返回，涂禎恢復原官并賜予祭祀。

湯禮敬

湯禮敬，字仁甫，丹徒人。弘治九年進士。授行人，擢刑科給事中。

正德初，上言："陛下踐阼以來，上天屢示災譴。不謹天戒，惟走馬射獵，游樂無度。頃四月中旬，雷電雨雹，當六陽用事時，陰氣乃與之抗，此倖臣竊權，忠鯁疏遠之應也。"已，又論兩廣鎮監韋經，又偕九卿伏闕請誅"八黨"。劉瑾銜之，尋以其請當審奏囚決之日，有訴冤者屏勿奏，指爲變祖制，謫薊州判官。後列奸黨給事中十六人，禮敬居首，罷歸。未幾卒。

湯禮敬，字仁甫，丹徒人。弘治九年考中進士。授官行人，升任刑科給事中。

正德初年，上書說："陛下即位以來，上天屢次昭示災難譴責。不謹慎遵循上天的警戒，衹是騎馬射獵，游樂無度。近在四月中旬，出現雷電冰雹，當六陽占主導地位時，陰氣却與它抗衡，這是幸臣竊取政權，忠誠耿直之人被疏遠的報應。"事情過後，又彈劾兩廣鎮監韋經，又偕同九卿直接向皇帝上疏請求誅殺"八黨"。劉瑾憎恨他，不久因他請求當審奏囚决之日，有訴說冤情的人屏退不上奏，指出這是變更祖宗制度，貶謫湯禮敬任薊州判官。後將十六名給事中列爲奸黨，湯禮敬居於首位，被罷免歸家。不久去世。

瑾惡言官譏切時政多刺己，輒假他事坐之。禮敬得罪後，有王渙、何紹正。

劉瑾憎惡諫官勸諫批評時政多譏刺自己，便藉别的事坐其罪。湯禮敬被判罪之後，又有王渙、何紹正被判罪。

王渙

王渙，字時霖，象山人。弘治九年進士。由長樂知縣徵授御史。正德元年，應詔條上應天要道五事，語多斥宦官。明年出視山海諸關，以病謝事未行。盜發其部内，都御史劉宇承瑾指劾渙失報。逮下詔獄，杖之，斥爲民。瑾敗，復官致仕。

王渙，字時霖，象山人。弘治九年考中進士。由長樂知縣徵召授官御史。正德元年，應詔令備文陳述順應天命的五件重要事情，語言大多斥責宦官。第二年外出巡視山海各關，因病推辭未出行。盜賊出現於王渙所管轄的範圍内，都御史劉宇奉承劉瑾的旨意彈劾王渙失於上報。將他逮捕入欽犯監獄，杖打他，斥逐爲平民。劉瑾身敗，王渙恢復原官退休。

何紹正

何紹正，淳安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行人。正德三年擢吏科給事中。中官廖堂鎮河南，奏保方面數人，且擅擬遷調。吏部尚書許進等不

何紹正，淳安人。弘治十五年考中進士。授官行人。正德三年升任吏科給事中。宦官廖堂鎮守河南，上奏保舉一方軍政長官數人，并擅自擬定升調官員。吏部尚書許進等人不能提出疑難，

能難，紹正劾之。瑾不得已責堂自陳，而心甚銜紹正。及冬，坐頒曆導駕失儀，杖之闕下，謫海州判官。屢遷池州知府，築銅陵五十餘圩以備旱潦。宸濠反，攻安慶，池人震恐，紹正登陴固守。事平，增俸一級，遷江西參政致仕。池人爲立祠，與宋包拯并祀。

何紹正彈劾他們。劉瑾不得已責令廖堂自我陳述，而内心特别憎恨何紹正。到冬天，因頒行曆法引導皇帝車駕失去禮儀，在宫殿杖打他，降任海州判官。多次升遷任池州知府，修築銅陵五十多處堤岸以防備旱潦災害。宸濠造反，攻打安慶，池人震驚害怕，何紹正登上城墻堅守。事情平息，增俸禄一級，升遷江西參政退休。池人爲他建立祠堂，與宋代的包拯一同祭祀。

許天錫　周鑰　郗夔　馮顒

許天錫，字啓衷，閩縣人。弘治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思親成疾，陳情乞假。孝宗賜傳以行。還朝，授吏科給事中。時言官何天衢、倪天明與天錫并負時望，都人有“臺省三天”之目。

許天錫，字啓衷，閩縣人。弘治六年考中進士。改任庶吉士。因思念親人患病，陳述實情并請假。孝宗賜給他驛車讓他上路。回朝後，授任吏科給事中。當時言官何天衢、倪天明與許天錫一并負有當時的衆望，都城人有“臺省三天”之稱。

十二年，建安書林火。天錫言：“去歲闕里孔廟災，今兹建安又火，古今書版蕩爲灰燼。闕里，道所從出；書林，文章所萃聚也。《春秋》書宣榭火，説者曰：‘榭所以藏樂器也。天意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爲？禮樂不行，天故火其藏以戒也。’頃師儒失職，正教不修。上之所尚者浮華，下之所習者枝葉。此番災變，似欲爲儒林一掃積垢。宜因此遣官臨視，刊定經史有益之書。其餘晚宋陳言，如論範、論草、策略、策海、文衡、文髓、主意、講章之類，悉行禁刻。其於培養人才，實非淺鮮。”所司議從其言，就令提學官校勘。

十二年，建安的書林失火。許天錫説：“去年闕里孔廟受火災，現在建安又失火，古今圖書蕩然變爲灰燼。闕里，是道形成的地方；書林，是文章集中的地方。《春秋》書寫宣榭失火，解説的人説：‘榭是藏樂器的地方。天意若説不能行政令，拿禮樂來幹什麽？禮樂不能施行，上天因此燒掉所藏的樂器以示告誡。’近來教官失職，致使教化不修。上位的人崇尚的是浮華，下位的人學習的是枝葉。此次火災變異，好像要爲儒林徹底清掃沉積的污垢。應趁此派官員前去監視，刊定經史等有益的書籍。其餘宋末陳述的言論，如論範、論草、策略、策海、文衡、文髓、主意、講章之類的書，全部予以禁止刊刻。這對於培養人才，實在并非輕微。”主管部門商議後采納了他的建議，便命令提學官校勘。

大同失事，天錫往核，具得其狀，巡撫洪漢、中官劉雲、總兵官王璽以下咸獲罪。内使劉雄怒儀真知縣徐淮厨傳不飭，訴之南京守備中官以聞，逮淮繫詔獄。天錫及御史馮允中論救，卒調淮邊縣。御史文森、張津、曾大有言事下吏，崔志端由道士擢尚書，天錫皆力争。

大同失事，許天錫前往核查，全部得到大同失事的情狀，巡撫洪漢、宦官劉雲、總兵官王璽以下都被判罪。内使劉雄對儀真知縣徐淮不整治供應過客食宿車馬的住所深感不滿，向南京守備宦官告發并且上報，逮捕徐淮關進欽犯監獄。許天錫和御史馮允中上書解救，最後將徐淮調往邊縣。御史文森、張津、曾大有議論政事被下交司法官治罪，崔志端由道士提升任尚書，許天錫都盡力諫諍。

十七年五月，天變求言。上疏曰：“外官三年考察，又有撫按監臨，科道糾劾，其法已無可加。惟兩京堂上官例不考核。而五品以下雖有十年考察之條，居官率限九載，或年勞轉遷，或服除改補，不能及期。今請以六年爲期，通行考察。其大寮曾經彈劾者，悉令自陳而簡去之，用儆有位。古者，災異策免三公，陰霖輒避位。今大臣不引咎，陛下又不行策免，宜且革公孤銜，俟天心既回，徐還厥職。祖宗御内官，恩不泛施，法不輕貸。内府二十四監局及在外管事者，并有常員。近年諸監局掌印、僉事多至三四十人，他管事無數，留都亦然。憑陵奢暴，蠹蝕民膏，第宅連雲，田園遍野，膏粱厭於輿臺，文綉被乎狗馬。凡若此類，皆足召變。乞敕司禮監會内閣嚴行考察，以定去留。此後，或三年、五年一行，永爲定制。”帝善之。於是令兩京四品以上并自陳聽命，五品下六年考察，遂著爲令。惟大臣削公孤及内官考察，事格不行。尋與御史何深核牛馬房，條上便利十四事，歲省芻豆費五十餘萬。

十七年五月，因天象變異皇帝要求上書言事。許天錫上疏說：“地方官三年考察一次，又有巡撫巡按監督，科道糾察彈劾，法律已不可增添。惟有兩京的堂上官吏按規定不考核。而五品以下的官吏雖有每十年考核一次的條例，任職期限大多爲九年，或因任職的時間長而調任升遷，或服喪期滿後改任補職，任職不能到期。現請以六年爲期限，全部考察。那些曾被彈劾的大官，全部命令他們自己陳述後選擇剔除他們，用以警戒在位官吏。古代，有災害變異便罷免三公，有淫雨便辭職。現在大臣不引咎辭職，陛下又不實行罷免，應暫且革除重臣的官職，等天意回轉後，再慢慢地返還他們的官職。祖宗使用内官，不泛泛施恩惠，犯法不輕易饒恕。内府二十四監局和在外管事的人，都有固定的名額。近年各監局的掌印、僉事多達三四十人，其他管事的人不計其數，留在京城的也是如此。這些人依仗權勢，奢侈暴虐，侵吞民財，房宅連接着雲天，田園遍野，奴僕享用肥美的食物，狗馬身披精美的衣服。凡此之類，都足以招來變異。請求敕命司禮監會同内閣嚴格實行考察，以決定去留。此後，或者三年，或者五年考察一次，永遠作爲固定的制度。”皇帝認爲好。於是令兩京四品以上的官吏自己陳述聽從命令，五品以下的官吏六年考察一次，於是定著爲法令。衹有大臣中取消重臣以及内官考察，事情被抵制不能施行。不久與御史何深核查牛馬房，備文上奏十四件便利的事情；每年節省牛馬飼料費五十餘萬。

武宗即位之七月，因災異上疏，請痛加修省，廣求直言。遷工科左給事中。正德改元，奉使封安南，在道進都給事中。三年春，竣事還朝。見朝事大變，敢言者皆貶斥，而劉瑾肆虐加甚，天錫大憤。六月朔，清核内庫，得瑾侵匿數十事。知奏上必罹禍，乃夜具登聞鼓狀，將以尸諫，令家人於身後上之，遂自經。時妻子無從者，一童侍側，匿其狀而遁。或曰瑾懼天錫發其罪，夜令人縊殺之，莫

武宗即位當年七月，因災害變異上疏，請求皇帝徹底修身反省，廣泛徵求直言。升任工科左給事中。正德元年，奉命出使封賜安南，在途中進升爲都給事中。三年春，完成任務回朝。見朝廷政事大變，敢於進言的人都被貶斥，而劉瑾更加肆虐，許天錫特别憤怒。六月初一，清查内庫，得到劉瑾侵吞財物的數十條證據。知道上奏必遭禍患，於是連夜準備好擊登聞鼓上奏的訴狀，將要以自己的尸首勸諫皇帝，令他的家人在他死後將訴狀呈上，於是自殺。當時他的妻子兒女没有跟隨他，衹有一個小童在身邊服侍，將訴

能明也。時有旨令錦衣衛點閱六科給事中，不至者劾之。錦衣帥劾天錫三日不至。訊之，死矣。聞者哀之。

狀藏起後逃跑。有人説劉瑾懼怕許天錫揭發他的罪行，夜間派人勒殺了他，不能明確實際情況。當時有聖旨令錦衣衛檢查六科給事中，不至的人便遭彈劾。錦衣帥彈劾許天錫三日不到。訊問他的情況，那時他已經死了。聽説這件事的人爲他感到哀痛。

方瑾用事，横甚，尤惡諫官，懼禍者往往自盡。

劉瑾把持政權時，特别專横，尤其厭惡諫官，畏懼禍害的人往往自殺。

海陽周鑰，弘治十五年進士。爲兵科給事中，勘事淮安，與知府趙俊善。俊許貸千金，既而不與。時奉使還者，瑾皆索重賄。鑰計無所出，舟行至桃源，自刎。從者救之，已不能言，取紙書"趙知府誤我"，遂卒。事聞，繫俊至京，責鑰死狀，竟坐俊罪。

海陽周鑰，弘治十五年考中進士。任兵科給事中，在淮安調查政事，與知府趙俊關係很好。趙俊答應借給他一千兩白銀，後來却没有給他。當時奉使命還朝的官吏，劉瑾都索求很多賄賂。周鑰没有辦法拿出錢財，船行到桃源時，自殺。隨從的人搶救他，已不能説話，拿出紙寫下"趙知府害了我"，隨後死去。事情上報，逮捕趙俊入京，責問周鑰死的原因，竟判趙俊罪。

平定郗夔，弘治十五年進士，爲禮科給事中。正德五年，出核延綏戰功，瑾屬其私人。夔念從之則違國典，不從則得禍，遂自經死。

平定郗夔，弘治十五年考中進士，任禮科給事中。正德五年，外出核查延綏的戰功，劉瑾把與自己有關係的托付給他，郗夔想到順從他便違背國家的法度，不順從便遭禍害，於是上吊自殺。

瓊山馮顒，弘治九年進士。爲御史，嘗以事忤瑾，爲所誣，自經死。顒初爲主事，官軍討叛黎符南蛇，久不克，顒歷陳致變之由，請購已革土官子孫，俾召集舊卒，以夷攻夷，有功則復舊職。尚書劉大夏亟稱之，奏行其策。正德初，偕中官高金勘涇王所乞莊地，清還二千七百餘頃。而不得其死，人皆惜之。

瓊山馮顒，弘治九年考中進士。任御史，曾因事得罪劉瑾，被劉瑾誣陷，上吊自殺而死。馮顒當初任主事，官軍討伐反叛的黎人符南蛇，很長時間不能平定。馮顒逐一陳述導致叛變的原由，請求懸賞徵求已革除的土官子孫，令他們召集原來的軍隊，以夷攻夷，有功者便恢復原職。尚書劉大夏多次稱贊他，上奏請求執行他的策略。正德初年，偕同宦官高金勘驗涇王占有的莊園土地，清查歸還土地二千七百多頃。而不能善終，人們都爲他惋惜。

瑾誅，天錫、鑰、夔、顒俱復官賜祭，且恤其家。嘉靖中，天錫子春訟冤，復賜祭葬。

劉瑾被殺後，許天錫、周鑰、郗夔、馮顒都恢復原官賜予祭祀，并撫恤他們的家室。嘉靖年間，許天錫的兒子許春訴訟冤情，又賜祭祀安葬。

方瑾敗時，刑部員外郎夾江宿進疏陳六事，言："忤逆瑾死者，内臣如王岳、范亨，言官如許天錫、周鑰，并宜恤贈。又附瑾大臣，如兵部

當劉瑾失敗時，刑部員外郎夾江宿進上疏陳述六件事情，他説："反對劉瑾而死的人，内臣如王岳、范亨，諫官如許天錫、周鑰，應全部給予撫恤封贈。而依附劉瑾的大臣，如兵部尚書

尚書王敞等及内侍餘黨，俱宜斥。”疏入，帝怒，將親鞠之，命張永召閣臣李東陽。東陽語永曰：“後生狂妄，且日暮非見君時，幸少寬之。”永入，少頃執進至午門，杖五十，削籍歸，未幾卒。世宗初，贈光禄少卿。

王敞等以及内侍的餘黨，都應貶斥。”上疏呈入，皇帝發怒，將親自審訊他，命令張永召内閣大臣李東陽。李東陽對張永説：“後生自高自大，況且傍晚不是拜見皇帝的時間，希望稍微寬容。”張永入宫，一會兒將宿進捉拿到午門，杖打五十，取消名籍歸家，宿進不久去世。世宗初年，追贈光禄少卿。

徐文溥

徐文溥，字可大，開化人。正德六年進士。授南京禮科給事中。劾尚書劉櫻、都御史李士實、侍郎吕獻、大理卿茆欽，而請召還致仕尚書孫交、傅珪。時論以爲當。

寧王宸濠求復護衛，文溥諫曰：“曩因寧藩不靖，英廟革其護衛、屯田。及逆瑾亂政，重賄謀復。瑾既伏誅，陛下又革之，正欲制以義而安全之耳。乃曰‘驅使乏人’。夫晏居深邃，靡征討之勞，安享尊榮，無居守之責，何所用而乏人？且王暴行大彰：剥削商民，挾制官吏，招誘無賴，廣行劫掠，致舟航斷絶，邑里蕭條，萬民莫不切齒。及今止之，猶恐不逮，顧可縱之加恣，假翼於虎乎？貢獻本有定制，乃無故馳騁飛騎，出入都城，伺察動静。况今海内多故，天變未息，意外之虞實未易料。宜裁以大義，勿徇私情，罪其獻謀之人，逐彼偵事之使，宗社幸甚。”時宸濠奥援甚衆，疏入，人咸危之，帝但責其妄言而已。又請擇建儲貳，不報。

十年四月，復偕同官上疏曰：“頃因災異，禮部奏請修省。伏讀聖諭，謂‘事關朕躬者，皆已知之’。臣惟兹一念之誠，足以孚上帝迓休命矣。雖然，知之非艱，行之維艱。陛下誠能經筵講學，早朝勤政；布寬恤以安人心，躬獻享以重宗廟；孝養慈

徐文溥，字可大，開化人。正德六年考中進士。授官南京禮科給事中。彈劾尚書劉櫻、都御史李士實、侍郎吕獻、大理卿茆欽，而請求召回退休的尚書孫交、傅珪。當時輿論認爲徐文溥做得恰當。

寧王朱宸濠請求恢復護衛，徐文溥進諫説：“以前因寧藩不安定，英廟革除了他的護衛、屯田。等叛逆的劉瑾敗壞政治，行重賄請求恢復。劉瑾既被殺，陛下又革除，正準備以義制約而使之安定而已。却説‘使唤缺乏人’。閑居深邃，没有征討的勞苦，安享尊貴和榮華，没有鎮守的責任，用人來幹什麽而説缺乏人呢？并且寧王的暴行非常彰顯：剥削商人，挾制官吏，招集引誘無賴，大肆劫掠，致使航運斷絶，鄉里蕭條，人民莫不痛恨。到現在制止他，猶恐不能，反而可以放縱他使其更加無拘無束，給猛虎增添羽翼嗎？進貢本有確定的制度，却無故縱馬飛奔，出入都城，窺伺探察動静。何況現在國内多變故，上天的災變未停息，意外的憂慮實在不易預料。應以大義制裁，不徇私情，懲處那些進獻計謀的人，驅逐那些偵察的人，這樣國家就很幸運了。”當時宸濠集結内宫援助的人很多，奏疏呈入，人們都認爲徐文溥很危險，皇帝衹是責怪他信口胡説而已。又請求選擇建立太子，没有回覆。

十年四月，又偕同同僚上疏説：“不久前因災害變異，禮部上奏請求修身反省。細讀聖上訓諭，説‘有關朕本人的事，都已經知道了’。臣衹此一念的真誠，足以使上帝相信迎受美好之命了。雖然這樣，知道并不艱難，實行起來却很艱難。陛下果真能參加經筵講學，提早上朝，勤於政事；施布寬大體恤的政策以安定人心，親自進

闈，敬事蒼昊；舍豹房而居大内，遠嬖倖而近儒臣；禁中不爲貿易，皇店不以罔財；還邊兵於故伍，斥番僧於外寺；毋昵俳優，盡屏義子；馬氏已醮之女弗留乎後宫，馬昂梟獍之族立奪其兵柄；停諸路之織造，罷不急之土木；汰倉局門户之内官，禁水陸舟車之進奉；出留中奏牘以達下情，省傳奉冗員以慎名器；則陛下所謂‘事關朕躬’，非徒知之，且一一行之，而不轉禍爲福者，未之有也。”報聞。

初，帝聽中官崔瑶、史宣、劉琅、于喜誣奏，先後逮知府翟唐，部曹王鑾、王瑞之，御史施儒、張經等，又入中官王堂譖，下僉事韓邦奇獄。文溥言：“朝廷刑威所及，乃在奄侍一言。旗校繹絡於道途，縉紳駢首於狴犴，遠近震駭，上下屏氣。向一瑾亂政於内，今數瑾縱横於外。乞并下堂法司，且追治瑶等誣罔罪。”帝不聽，遂引疾去。

世宗即位，廷臣交薦，起河南參議。未幾，以念母乞歸。撫按請移近地便養，乃改福建。尋遷廣東副使。上言十事，多涉權要，恐貽母憂，復引疾歸。行至玉山卒。

翟唐

翟唐，字堯佐，長垣人。弘治十二年進士。由壽光知縣召爲御史。正德四年，出按湖廣，奏言：“四川賊首劉烈僭號設官，必將爲大患。湖廣、陝西壤地相接，入竹山可抵荆、襄，入漢中可抵秦、隴。今内外壅蔽，獎諭切責，率皆虚文，宜切圖預備之策。”時劉瑾竊柄，以唐言“壅

獻祭品以推重宗廟；孝順奉養皇后，謹慎地奉事蒼天；捨棄豹房而居住在大内，疏遠您寵愛的人而親近儒臣；宫禁中不從事貿易，皇店不搜求錢財；使邊境的兵士回到原來的隊伍，將喇嘛僧人驅出寺外；不親近俳優，全部屏棄義子；馬氏是已出嫁的女兒不要留在後宫，馬昂是忘恩負義之人應立即奪去他的軍權；停止各路的織造，取消不緊急的土木工程；裁汰倉局門户的内官，禁止水陸車船進獻財物；交出扣留在宫中的奏疏文牘以傳達臣下的想法，簡省傳奉冗員以慎用國家人才；那麼陛下所謂‘事關我自身’，不但知道，而且一一執行，這樣做而不轉禍爲福，是不曾有的。”回覆所奏之事已知。

當初，皇帝聽信宦官崔瑶、史宣、劉琅、于喜捏造罪名的奏疏，先後逮捕知府翟唐，部曹王鑾、王瑞之，御史施儒、張經等人，又聽信宦官王堂的讒言，逮捕僉事韓邦奇入獄。徐文溥進言：“朝廷刑罰施加於誰，全在宦官一句話。捕人的旗校在道路上接連不斷，官吏把監獄塞滿，内外震驚，上下都屏住呼吸，不敢説話。原來一個劉瑾擾亂政事於宫内，現在幾個劉瑾肆意横行於宫外。請求把王堂一同下交司法部門，并且追究處治崔瑶等人所犯的誣陷罪。”皇帝不聽從，便稱病離職。

世宗即位，朝廷大臣交相舉薦，起用任河南參議。没過多久，因挂念母親請求退休。巡撫巡按請求把他調到近的地方以方便贍養，於是改在福建任職。不久升任廣東副使。上書談論十件政事，多涉及權臣政要，恐怕留給母親憂慮，又稱病退休。行至玉山去世。

翟唐，字堯佐，長垣人。弘治十二年考中進士。由壽光知縣召任御史。正德四年，外出巡按湖廣，上奏説：“四川盜賊首領劉烈超越本分名號設置官吏，必將帶來大禍患。湖廣、陝西土地相接，進入竹山便可抵達荆、襄，進入漢中便可抵達秦、隴。現在内外壅塞蒙蔽，表彰告諭嚴厲斥責，大都是空虚之文，應立即考慮防備的策略。”當時劉瑾竊據政權，因翟唐説“壅蔽”，更

蔽"，尤惡之。兵部尚書王敞希指，言今蕩滌宿弊，唐乃云然，宜令指實。會瑾怒稍解，乃切責而宥之。久之，遷知寧波府。市舶中官崔瑤藉貢物擾民，爲唐所裁抑，且杖其黨王臣，臣尋病死。瑤奏唐阻截貢獻，笞殺貢使。帝怒，逮下詔獄。巡按御史趙春等交章救之。給事中范洵亦言唐被逮日，軍民遮道涕泣，請宥令還任。帝不聽，謫雲南嵩明知州。再遷陝西副使，卒。

加厭惡他。兵部尚書王敞迎合劉瑾，說當今已清除積弊，翟唐却這樣說，應命令他指出實際事例。恰逢劉瑾憤怒稍稍緩解，於是嚴厲斥責後便饒恕了他。過了很長時間，升任寧波知府。市舶宦官崔瑤藉進貢物品擾亂人民，被翟唐制止，并杖打了他的黨羽王臣，王臣不久病死。崔瑤上奏說翟唐阻截進貢的物品，鞭打進貢的使臣致死。皇帝發怒，逮捕翟唐入欽犯監獄。巡按御史趙春等紛紛上奏解救。給事中范洵也說翟唐被逮捕的那一天，軍民擋住道路請求寬恕令他返回任職。皇帝不聽從，貶謫翟唐任雲南嵩明知州。又升任陝西副使，去世。

王鑾

王鑾，字廷和，大庾人。正德三年進士。授邵武知縣。入爲都水主事，出轄徐沛閘河。十一年，織造中官史宣過其地，索挽夫千人，沛縣知縣胡守約給其半。宣怒，自至縣捕吏，鑾助守約與抗。宣誣奏於朝，逮繫詔獄。以言官論救，守約罷官，鑾輸贖還職。已，分司南旺，又捕誅中官廖堂侄廖鵬之黨。嘉靖初，遷武昌知府。鎮守中官李景儒歲進魚鮓多科率，鑾疏請罷之。楚府征税，茶商重困。鑾謂税當歸官，力與争，王詆爲毁辱親王。鑾遂請終養，不待報竟歸。後吏部坐以擅離職守，奪官。

王鑾，字廷和，大庾人。正德三年考中進士。授官邵武知縣。入京任都水主事，出京管理徐沛河閘。十一年，織造宦官史宣路過其地，索求一千個拉纖的人，沛縣知縣胡守約供給了一半。史宣發怒，親自到縣衙逮捕官吏，王鑾幫助胡守約與他抗争。史宣捏造罪名向朝廷告發，王鑾、胡守約被逮捕入欽犯監獄。因諫官上章解救，胡守約被罷官，王鑾交納財物贖罪後返回任職。後來，分管南旺，又逮捕誅殺宦官廖堂侄兒廖鵬的黨羽。嘉靖初年，升任武昌知府。鎮守宦官李景儒每年進獻的腌魚大多是從民間定額徵收的，王鑾上疏請求罷免他。楚府徵税，茶商困難重重。王鑾認爲徵税應當歸屬官府，盡力與楚王争辯，楚王詆毁他毁謗侮辱親王。王鑾於是請求歸家奉養父母，不等朝廷答覆便歸家。後吏部以擅自離開職位，取消了他的官職。

張士隆

張士隆，字仲修，安陽人。弘治八年舉鄉試，入太學。與同縣崔銑及寇天叙、馬卿、吕柟輩相砥礪，以學行聞。十八年成進士，授廣信推官。

正德六年，入爲御史。巡鹽河東，劾去貪污運使劉愉。建正學書院，興起文教。九年，乾清宫災，上疏曰："陛下前有逆瑾之變，後遭薊盗之亂，猶不知警。方且興居無度，

張士隆，字仲修，安陽人。弘治八年鄉試中舉，進入太學。與同縣的崔銑及寇天叙、馬卿、吕柟等人相互勉勵，以學問品行聞名。十八年成進士，授官廣信推官。

正德六年，入京任御史。巡查河東鹽政，彈劾除掉貪污的鹽運使劉愉。建立正學書院，興起文教。九年，乾清宫發生火災，張士隆上疏説："陛下前有叛逆劉瑾的變故，後遭薊州盗賊的擾亂，還不知警惕。而且正起居無度，親近行爲不

狎暱匪人。積戎醜於禁中，戲干戈於卧内。徹旦燕游，萬幾不理。寵信内侍，濁亂朝綱。致民困盗起，財盡兵疲。禍機潜蓄，恐大命難保。夫裒衣博帶之雅，孰與市井狡儈之群？廣厦細旃之娱，孰與鞍馬驅馳之險？”不報。

端的人。積蓄敗壞的武將於宫禁中，玩弄武器於卧室内。徹夜宴飲游樂，不理政事。寵愛相信内侍，混亂朝綱。致使人民困苦盗賊四起，財物耗盡，軍隊疲憊。隱伏的災禍暗中蓄積，恐怕大命難保。寬衣博帶的儒雅之士，與民間的詭詐之徒相比如何？享受廣厦細旃帶來的歡娱，與騎馬奔馳的危險相比如何？”没有回覆。

出按鳳陽。織造中官史宣列黄梃二於騶前，號爲“賜棍”，每以抶人，有至死者，自都御史以下莫敢問，士隆劾奏之。又劾錦衣千户廖鎧奸利事，且曰：“鎧虐陝西，即其父鵬虐河南故習也。河南以鵬故召亂，鎧又欲亂陝西。乞置鎧父子於法，并召還廖鑾，以釋陝人之憤。”鑾，鎧所從鎮陝西者也。錢寧素暱鎧，見疏大恨，遂因士隆按薛鳳鳴獄以陷之。鳳鳴者，寶坻人，先爲御史，坐罪削籍，諂事諸佞倖，尤善寧。與從弟鳳翔有隙，嗾緝事者發其私，下吏論死。刑部疑有冤，并捕鞫鳳鳴。鳳鳴懼，使其妾訴枉，自剄長安門外，詞連寶坻知縣周在及素所仇者數十人，悉逮付法司，而鳳鳴得釋。士隆與御史許完先後按治，復捕鳳鳴對簿，釋在還職。寧怒，令鳳鳴女告士隆、完治獄偏枉。遂下詔獄，謫士隆晋州判官。久之，擢知州。

出京巡按鳳陽。織造宦官史宣在騎馬駕車人的前面放兩根黄色的棍子，稱爲“賜棍”，常常用來打人，有被打致死的，從都御史以下無人敢過問，張士隆上奏彈劾他。又彈劾錦衣千户廖鎧非法謀取利益之事，并且説：“廖鎧虐待陝西，就是他的父親廖鵬虐待河南的舊習氣。河南因廖鵬的原因招致叛亂，廖鎧又想擾亂陝西。請求把廖鎧父子繩之以法，并召回廖鑾，以消除陝西人的憤恨。”廖鑾，是廖鎧所隨從鎮守陝西的人。錢寧向來親近廖鎧，見到上疏特别憤恨，於是趁張士隆調查薛鳳鳴的案件來誣陷他。薛鳳鳴，是寶坻人，先曾任御史，因犯罪被取消名籍，諂媚各佞幸小人，尤其與錢寧友好。薛鳳鳴與堂弟薛鳳翔有仇，唆使偵察搜捕的人揭發他的隱私，下交司法官吏被判處死刑。刑部懷疑有冤情，一并逮捕審訊薛鳳鳴。薛鳳鳴害怕，讓他的小妾哭訴冤枉，自殺於長安門外，獄詞牽連到寶坻知縣周在和向來與他有仇的幾十人，全部逮捕交付法司，而薛鳳鳴得以釋放。張士隆與御史許完先後調查懲辦，又逮捕薛鳳鳴對證，釋放周在恢復原職。錢寧憤怒，令薛鳳鳴的女兒狀告張士隆、許完有偏袒一方冤枉另一方之心。於是被關進欽犯監獄，貶謫張士隆爲晋州判官。過了很長時間，升任知州。

世宗立，詔復故官，出爲陝西副使。漢中賊王大等匿豪家，結回回爲亂。士隆下令，匿賊者罪及妻孥無赦。賊無所容，遂就擒滅。築堰溉田千頃，民利之。卒於官。

世宗即位，下詔恢復他的原官，出任陝西副使。漢中盗賊王大等藏身於豪門，勾結回回製造叛亂。張士隆下令，藏匿盗賊的人將罪及妻兒不赦免。盗賊無處容身，於是束手就擒然後被消滅。修築堤堰灌溉田地一千頃，人民以此獲利。死於官任上。

張文明

張文明，字應奎，陽曲人。正德

張文明，字應奎，陽曲人。正德六年考中進

六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巡按遼東，尋按陝西。鎮守中官廖堂貪恣，文明捕治其爪牙二十四人，堂大恨。

士。授官行人，升任御史，巡行按察遼東，不久又巡行按察陝西。鎮守宦官廖堂貪婪放肆，張文明逮捕懲罰了他的二十四個幫凶，廖堂非常怨恨他。

十三年，車駕幸延綏。文明馳疏諫，極陳災異，且言江彬逢惡導非，亟宜行誅，朝臣匡救無聞，亦當罰治。帝不省。既而文明朝行在。諸權倖扈從者，文明裁抑之，所需多不應。司禮太監張忠等譖於帝，言諸生毆旗校，文明縱勿治。帝怒，命械赴京師，下詔獄。明年春，言官交章請宥，不報。比駕旋，命執至豹房，帝將親鞫。文明自謂必死。及見帝，命釋之，謫黿白典史。時劉瑾雖誅，佞幸猶熾，中外諫官被禍者不可勝數。文明止於貶謫，人以爲幸。

十三年，皇帝駕臨延綏。張文明飛章上疏進諫，盡力陳述災害變異，并指出江彬逢迎罪惡誘導皇帝做非禮的事，應立即誅殺，没有聽説朝廷大臣匡正補救，也應當處罰治罪。皇帝不省察。不久張文明在皇帝臨時駐地朝見。皇帝出巡時隨從的衆權奸幸臣，張文明都予以裁減控制，所需的東西大多不供應。司禮太監張忠等向皇帝進讒言，説衆儒生毆打旗校，張文明縱容不治罪。皇帝發怒，命令用囚具將他押到京城，關進欽犯監獄。第二年春，諫官紛紛上奏章請求寬大他，没有回報。等到皇帝返回，命令將他押到豹房，皇帝準備親自審問。張文明自認爲必死無疑。等見到皇帝，命令將他釋放，貶謫任黿白典史。當時劉瑾雖然被誅殺，但佞幸仍有很大勢力，内外諫官遭受禍患的不可勝數。張文明衹是被降職，别人都認爲他幸運。

世宗立，召復故官，尋出爲松江知府。甫抵任，卒。巡按御史馬録頌其忠，詔贈太常少卿。

世宗即位，下召恢復原職，不久出任松江知府。剛剛赴任，便去世。巡按御史馬録頌揚他的忠心，下詔追贈太常少卿。

陳鼎

陳鼎，字大器，其先宣城人。高祖尚書迪，死惠帝之難，子孫戍登州衛，遂占籍焉。鼎舉弘治十八年進士。正德四年，授禮科試給事中。鎮守河南中官廖堂，福建人也，弟鵬之子鎧冒籍中河南鄉試。物議沸騰，畏堂莫敢與難。鼎上章發其事，鎧遂除名，堂、鵬大恨。會流寇起，鼎陳弭盗機宜。堂囑權倖摘其語激帝怒，下詔獄掠治。謂鼎前籍平江伯貲産，附劉瑾增估物價，疑有侵盗。尚書楊一清救之，乃釋爲民。世宗立，復故官，遷河南參議。妖人馬隆等爲亂，鼎督兵誅之。改陝西副使，擢浙江按察使，廉介正直，不通私謁。召爲應

陳鼎，字大器，他的祖先是宣城人。高祖尚書陳迪，死於惠帝之難，子孫戍守登州衛，於是在那裏落户籍。陳鼎考中弘治十八年進士。正德四年，授任禮科試給事中。鎮守河南的宦官廖堂，是福建人，他的弟弟廖鵬之子廖鎧冒充他處籍貫考中河南鄉試。衆人議論紛紛，害怕廖堂不敢對他發難。陳鼎上奏揭發了這件事，廖鎧於是被除名，廖堂、廖鵬特别怨恨。正逢流賊起事，陳鼎陳述消滅盗賊的謀略。廖堂囑權奸幸臣摘録他的話激怒皇帝，將陳鼎關入欽犯監獄拷打審訊。認爲陳鼎先前没收平江伯的財産，附會劉瑾高價買財物，懷疑有侵吞劫奪行爲。尚書楊一清解救他，纔被釋放爲平民。世宗即位，恢復原官，升任河南參議。妖人馬隆等發動叛亂，陳鼎督率軍隊誅殺了他們。改任陝西副使，升任浙江

天府尹，未任卒。

按察使，廉潔耿介正直，不勾通私下拜謁。召任應天府尹，没有赴任便去世。

賀泰

賀泰，字志同，吴縣人。弘治十二年進士。由衢州府推官入爲御史。武宗收京師無賴及宦官廝養爲義子，一日而賜國姓者百二十七人，泰抗言其非。諸人激帝怒，謫衢州推官。終廣東參議。

賀泰，字志同，吴縣人。弘治十二年考中進士。由衢州府推官入京任御史。武宗收京城的無賴及宦官的廝役爲義子，一天賜國姓的達一百二十七人，賀泰直接指出其錯誤做法。衆人激發皇帝發怒，降任賀泰爲衢州推官。終官廣東參議。

張璞

張璞，字中善，江夏人。弘治十八年進士。由歸安知縣召授御史。正德八年，出按雲南。鎮守中官梁裕貪横，璞裁抑之。爲所誣，逮赴詔獄，死獄中。世宗嗣位，贈太僕少卿，賜祭葬。

張璞，字中善，江夏人。弘治十八年考中進士。由歸安知縣召任御史。正德八年，出京巡按雲南。鎮守宦官梁裕貪婪凶横，張璞制止他。被梁裕誣陷，被逮捕關入欽犯監獄，死在獄中。世宗繼位，贈太僕少卿，賜予祭祀安葬。

成文

成文，大同山陰人。弘治十五年進士。由知縣擢御史。正德中，阿爾禿厮、亦不剌與小王子戰敗，引所部駐甘肅塞外，時入寇，掠陷堡寨五十有三。巡撫張翼、鎮守太監朱彬等反冒奏首功千九百有餘，以捷奏者十有一。文出巡按，盡發其奸，翼等賄中人傾文。會文劾僉事趙應龍，應龍亦訐文細事，遂逮文，斥爲民。嘉靖中起用，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告歸，卒。

成文，大同山陰人。弘治十五年考中進士。由知縣升任御史。正德年間，阿爾禿厮、亦不剌與小王子戰敗，帶領所屬的部隊駐扎在甘肅塞外，時常入侵，掠奪攻陷堡寨五十三個。巡撫張翼、鎮守太監朱彬等反而冒充上奏有斬首一千九百多人的戰功，以捷報上奏的有十一人。成文外出巡行按察，全部揭發了他們的奸情，張翼等賄賂宦官傾軋成文。正逢成文彈劾僉事趙應龍，趙應龍也以成文的小事誣陷他，於是逮捕成文，貶斥爲平民。嘉靖年間起用，累次升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請求退休，後去世。

李翰臣

李翰臣，大同人。正德三年進士。官御史，巡按山東。吏部主事梁穀誣歸善王當沍謀叛，翰臣劾穀挾私。近倖方欲邀功，責翰臣爲叛人掩飾。逮繫詔獄，謫德州判官。終山東副使。

李翰臣，大同人。正德三年考中進士。任御史，巡行按察山東。吏部主事梁穀誣陷歸善王當沍陰謀叛亂，李翰臣彈劾梁穀心懷私憤。親近寵幸之臣正想求取功勞，譴責李翰臣爲叛亂的人掩飾。將其逮捕入欽犯監獄，降任德州判官。終官山東副使。

張經

張經，興州左衛人。正德六年進士。官御史。出按宣府，劾鎮守中官于喜貪肆罪。爲喜所訐，逮繫詔獄，

張經，興州左衛人。正德六年考中進士。任御史。出京按察宣府，彈劾鎮守宦官于喜貪婪放縱罪。被于喜誣陷，逮捕入欽犯監獄，降任雲南

謫雲南河西典史。尋卒。世宗初，贈祭如張璞。

河西典史。不久去世。世宗初年，像張璞一樣賜予祭祀。

毛思義

毛思義，陽信人。弘治十五年進士。官永平知府。正德十三年，駕幸昌平，民間婦女驚避。思義下令言："大喪未舉，車駕必不遠出。非有文書，妄稱駕至擾民者，治以法。"鎮守中官郭原與思義有隙，以聞。立逮下詔獄，繫半歲，謫雲南安寧知州。嘉靖中，累遷副都御史、應天巡撫。

毛思義，陽信人。弘治十五年考中進士。任永平知府。正德十三年，皇帝駕臨昌平，民間婦女驚慌逃避。毛思義下令道："國喪没有舉行，皇帝必定不遠行。没有文書，妄稱皇帝駕到擾亂人民的，以法律論處。"鎮守宦官郭原與毛思義有仇，把這件事報告給皇上。立即逮捕毛思義入欽犯監獄，關押了半年，降任雲南安寧知州。嘉靖年間，多次升遷至副都御史。應天巡撫。

胡文璧

胡文璧，耒陽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正德初，由户部郎中改御史。出知鳳陽，遷天津副使。中官張忠督直沽皇莊，縱群小牟利，文璧捕治之。爲所構，械繫詔獄，謫延安府照磨。嘉靖初，累官四川按察使。

胡文璧，耒陽人。弘治十二年考中進士。正德初年，由户部郎中改任御史。出任鳳陽知縣，升任天津副使。宦官張忠監督直沽的皇家莊園，縱容小人牟取利益，胡文璧逮捕了他們并治罪。被他們陷害，戴上刑具囚禁在欽犯監獄，降任延安府照磨。嘉靖初年，屢次升官任四川按察使。

王相

王相，光山人。正德三年進士。官御史。十二年，巡按山東。鎮守中官黎鑑假進貢苛斂，相檄郡縣毋輒行。鑑怒，誣奏於朝。逮繫詔獄，謫高郵判官。未幾卒。嘉靖初，贈光禄少卿。

王相，光山人。正德三年考中進士。任官御史。十二年，巡行按察山東。鎮守宦官黎鑑藉進貢之名大肆收刮財物，王相傳檄文給郡縣不要擅自實行。黎鑑發怒，上奏朝廷誣陷王相。逮捕他關入欽犯監獄，降任高郵判官。不久去世。嘉靖初年，追贈光禄少卿。

董相

董相，嵩縣人。正德六年進士。官御史，巡視居庸諸關。江彬遣小校米英執人於平谷，恃勢横甚。相收而仗之，將以聞。彬遽譖於帝，械繫詔獄，謫判徐州。嘉靖初，召復故官。終山東副使。

董相，嵩縣人。正德六年考中進士。任御史，巡視居庸各關。江彬派小校米英在平谷逮人，依仗權勢特别蠻横。董相逮捕并杖打了他，準備上報皇上。江彬急忙對皇帝説他的壞話，被戴上刑具囚禁在欽犯監獄，降任徐州判官。嘉靖初年，下召恢復原官。終官山東副使。

劉士元

劉士元，彭縣人。正德六年進士。官御史，巡按畿輔。十三年，帝獵古北口，將招朵顔衛花當、把兒孫等燕勞，士元陳四不可。先是，帝幸河西務，指揮黄勳假供奉擾民，士元按之。勳懼，逃赴行在，因嬖倖譖於

劉士元，彭縣人。正德六年考中進士。任御史，巡行按察京城附近地區。十三年，皇帝狩獵於古北口，將要招來朵顔衛花當、把兒孫等設宴慰勞，劉士元陳述四條理由不可行。在此之前，皇帝駕臨河西務，指揮黄勳藉供奉之由騷擾人民，劉士元按察他。黄勳害怕，逃到皇帝的臨時

帝，云士元聞駕至，令民間盡嫁其女，藏匿婦人。帝怒，命裸縛面訊之。野次無杖，取生柳幹痛笞之四十，幾死，囚檻車馳入京。并執知縣曹俊等十餘人，同繫詔獄。都御史王璟及科道陳霑、牛天麟等交章論救，不報，謫麟山驛丞。世宗立，復故官，出爲湖州知府，遷湖廣副使。修荒政，積粟百萬餘石。事聞，被旌勞。嘉靖九年屢遷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居三年罷。

駐地，通過寵幸近侍在皇帝面前進讒言陷害，説劉士元聽説皇帝駕到，讓民間全部嫁出他們的女兒，藏匿婦人。皇帝發怒，命令將他裸背綁起來當面審訊。野外住所没有棍子，便取生柳條將他痛打四十下，幾乎至死，囚入檻車押到京城。并逮捕知縣曹俊等十多人，一同囚禁在欽犯監獄。都御史王璟及科道陳霑、牛天麟等紛紛上奏章解救，没有回覆。降任麟山驛丞。世宗即位，恢復原官，出任湖州知府，升任湖廣副使。推行賑濟災荒的施政措施，積粟達一百萬餘石。事情上報，受到嘉獎慰勞。嘉靖九年多次升遷任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過了三年罷官。

范輅

范輅，字以載，桂陽人。正德六年進士。授行人，除南京御史。武宗久無子，輅偕同官請擇宗室賢者育宫中，以宋仁宗爲法，不報。先後劾中官黎安、劉瑯及衛官簡文、王忠罪。又論馬姬有娠，不當入宫。語皆切直。

尋命清軍江西。寧王宸濠令諸司以朝服見，輅不可。奏言："高帝定制，王府屬僚稱官，後乃稱臣，其餘文武及京官出使者皆稱官，朝使相見以便服。今天下王府儀注，制未畫一。臣以爲尊無二上，凡不稱臣者，皆不宜具朝服，以嚴大防。"章下禮官議。宸濠馳疏争之，廷議請如輅言。宸濠伶人秦榮僭侈，輅劾治之。又劾鎮守太監畢真貪虐十五事，疏留不下。真乃摭他事誣之，遂逮下詔獄。值帝巡幸，淹繫經年。至十四年四月始謫龍州宣撫司經歷。未幾，宸濠及真謀逆誅，御史謝源、伍希儒等交章薦輅。未及召，世宗立，復故官。遷福建僉事，轉江西副使，致仕歸。又用胡世寧薦，起密雲兵備副使。討礦賊有功，歷江西、福建左、右布政使。卒官。

范輅，字以載，桂陽人。正德六年考中進士。授官行人，除授南京御史。武宗很久没有兒子，范輅偕同同僚請求選擇皇族中賢明的人在宫中養育，效法宋仁宗，没有回覆。先後彈劾宦官黎安、劉瑯及衛官簡文、王忠之罪。又提到馬姬有孕，不應當入宫。語言都懇切正直。

不久命令清查江西的軍隊。寧王朱宸濠命令諸司官吏穿朝服進見，范輅不允許。上奏説："高帝定下制度，王府的屬官稱官，後來纔稱臣，其餘文武百官及京城的官員出使者都稱官，朝廷使者相見時穿便服。現在天下王府的儀節，制度不統一。臣下認爲國家至尊不應有兩個君主，凡不稱臣的，都不宜穿朝服，以嚴格區分。"奏章下交禮部官員决議。宸濠立即上疏争辯，朝廷議論請求依照范輅的建議。宸濠的樂人秦榮僭越奢侈，范輅彈劾他，并治罪。又彈劾鎮守太監畢真貪婪暴虐的十五件事，奏疏被扣留没有下發。畢真於是摘出其他事誣陷他，於是逮捕范輅入欽犯監獄。正值皇帝巡行，范輅被關押了一年。至十四年四月纔降任龍州宣撫司經歷。没過多久，宸濠及畢真陰謀叛亂被殺，御史謝源、伍希儒等紛紛上奏章推薦范輅。没有來得及徵召，世宗即位，范輅恢復原職。升任福建僉事，轉任江西副使，退休歸家。又因胡世寧舉薦，起用任密雲兵備副使。討伐礦賊有功，歷任江西、福建左、右

布政使。死於官任上。

張欽

張欽，字敬之，順天通州人。正德六年進士。由行人授御史，巡視居庸諸關。

張欽，字敬之，順天通州人。正德六年考中進士。由行人授官御史，巡視居庸各關。

十二年七月，帝聽江彬言，將出關幸宣府。欽上疏諫曰："臣聞明主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比者，人言紛紛，謂車駕欲度居庸，遠游邊塞。臣度陛下非漫游，蓋欲親征北寇也。不知北寇猖獗，但可遣將徂征，豈宜親勞萬乘？英宗不聽大臣言，六師遠駕，遂成己巳之變。且匹夫猶不自輕，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蹈不測之險？今內無親王監國，又無太子臨朝。外之甘肅有土番之患，江右有華賊之擾，淮南有漕運之艱，巴蜀有采辦之困。京畿諸郡夏麥少收，秋潦爲沴。而陛下不虞禍變，欲縱轡長驅，觀兵絶塞，臣竊危之。"已，聞朝臣切諫皆不納，復疏言："臣愚以爲乘輿不可出者有三：人心摇動，供億浩繁，一也；遠涉險阻，兩宫懸念，二也；北寇方張，難與之角，三也。臣職居言路，奉詔巡關，分當效死，不敢愛身以負陛下。"疏入，不報。

十二年七月，皇帝聽信江彬的話，打算出關駕幸宣府。張欽上疏進諫說："臣聽説聖明的君主不討厭真切正直的話而接納臣下的忠心，烈士不怕冒死亡的誅罰以盡力進諫。近來人們議論紛紛，説陛下的車駕想度過居庸，遠行邊塞。臣推測陛下并非隨意游玩，大概想親自征伐北方的敵寇。不知北方敵寇猖獗，衹可遣將前往征伐，哪裏應讓萬歲親自操勞呢？英宗不聽從大臣的話，天子的部隊遠征，於是造成'土木事變'。况且連一般老百姓都不自己輕視自己，陛下怎能以宗廟社稷之身踏上不能預測的險地呢？現在內無親王監管國事，又没有太子臨朝。外面甘肅有土番之患，江右有華賊擾亂，淮南有漕運的艱難，巴蜀有采辦的困難。京城附近各郡夏麥少收成，秋潦又造成災害。而陛下不顧災禍變故，想縱馬遠行，到絶遠的邊塞顯示軍威，臣私下認爲這樣很危險。"隨後，聽説朝臣的嚴肅進諫都不被采納，又上疏説："臣私下認爲陛下不可出行的原因有三條：人心動摇，供給繁重，是其一；遠行要經歷艱難險阻，使兩宫挂念，是其二；北方敵寇正擴張，很難與之角鬥，是其三。臣身任諫官，奉詔巡行各關，按理應當以死報國，不敢愛惜自身而辜負陛下。"奏疏呈入，没有回覆。

八月朔，帝微行至昌平，傳報出關甚急。欽命指揮孫璽閉關，納門鑰藏之。分守中官劉嵩欲詣昌平朝謁，欽止之曰："車駕將出關，是我與君今日死生之會也。關不開，車駕不得出，違天子命，當死。關開，車駕得出，天下事不可知。萬一有如'土木'，我與君亦死。寧坐不開關死，死且不朽。"頃之，帝召璽。璽曰："御史在，臣不敢擅離。"乃更召嵩。嵩謂欽曰："吾主上家奴也，敢不

八月初一，皇帝微服出行至昌平，通報出關特别緊急。張欽命令指揮孫璽閉上關門，收回鑰匙并藏了起來。分守宦官劉嵩想去昌平參見皇上，張欽制止他説："皇帝將要出關，是我與君今天生死的關鍵。關不開，皇帝不能出關，違反天子的命令，應當處死。開關，皇帝便可以出關，則天下事便不能預料。萬一像'土木之變'，我與君也要死。寧願因不開關而死，這樣死也值得。"没過多久，皇帝召孫璽。孫璽説："御史在，臣不敢擅自離職。"於是改召劉嵩。劉嵩告訴張欽説："我是主上的奴僕，不敢不進見。"張

赴。”欽因負敕印手劍坐關門下曰：“敢言開關者，斬。”夜草疏曰：“臣聞天子將有親征之事，必先期下詔廷臣集議。其行也，六軍翼衛，百官扈從，而後有車馬之音，羽旄之美。今寂然一不聞，輒云‘車駕即日過關’，此必有假陛下名出邊勾賊者，臣請捕其人，明正典刑。若陛下果欲出關，必兩宮用寶，臣乃敢開，不然萬死不奉詔。”奏未達，使者復來。欽拔劍叱之曰：“此詐也。”使者懼而返，爲帝言“張御史幾殺臣”。帝大怒，顧朱寧：“爲我趣捕殺御史。”會梁儲、蔣冕等追至沙河，請帝歸京師。帝徘徊未決，而欽疏亦至，廷臣又多諫者，帝不得已乃自昌平還，意怏怏未已。又二十餘日，欽巡白羊口。帝微服自德勝門出，夜宿羊房民舍，遂疾馳出關，數問御史安在。欽聞，追之，已不及，欲再疏諫，而帝使中官谷大用守關，禁毋得出一人。欽感憤，西望痛哭。於是京師盛傳張御史閉關三疏云。明年，帝從宣府還。至關，笑曰“前御史阻我，我今已歸矣”，然亦不之罪也。

欽於是背着敕印手執寶劍坐在關門下說：“敢說開關的，斬。”連夜起草上疏說：“臣聽說天子將有親自征伐之事，一定提前下詔讓朝廷大臣集體商議。出行的時候，六軍護衛，百官隨從，而後有車馬的聲音，旗幟的美麗。現在寂静得什麽都没有聽到，便説‘皇帝車駕當天過關’，這必然有藉陛下之名出邊塞勾結盜賊的人，臣請求逮捕那個人，依法公開處以刑罰。若陛下果真要出關，一定要有兩宫用的寶印，臣纔敢開關，不然萬死不奉詔。”奏疏還未送達，使者又來見張欽。張欽拔劍大聲呵斥説：“這是假的。”使者害怕而返回，對皇帝説“張御史差點殺了臣下”。皇帝大怒，回過頭對朱寧説：“馬上爲我把御史逮捕并殺掉。”正好梁儲、蔣冕等追趕到沙河，請求皇帝回京城。皇帝猶豫不决，而張欽的奏疏也送到，朝廷大臣又有很多進諫的，皇帝不得已纔從昌平返回，内心怏怏不樂。又過了二十多天，張欽巡察白羊口。皇帝微服從德勝門出來，夜間住在羊房百姓的家裏，於是快馬出關，多次問御史在哪裏。張欽聽説，馬上追趕，已追趕不上，想再次上疏進諫，而皇帝已令宦官谷大用守關門，禁止不准放出一人。張欽感嘆憤慨，向西望着痛哭失聲。於是京城廣泛傳説張御史緊閉關門三次上疏等等。第二年，皇帝從宣府返回。到達關門，笑着説：“前御史阻止我，我現在已經回來了。”雖然這樣也未給張欽判罪。

世宗嗣位，出爲漢中知府。累官太僕卿。嘉靖十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召爲工部左侍郎，被論罷。

世宗即位，出任漢中知府。屢次升官至太僕卿。嘉靖十七年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巡撫四川。召爲工部左侍郎，被彈劾罷官。

欽初姓李。既通顯，始復其姓。事父母孝。有不悦，長跪請，至解乃已。

張欽最初姓李。顯達以後，纔恢復原姓。侍奉父母很孝順。有不高興的時候，便長跪請罪，直到父母不再生氣纔起來。

周廣

周廣，字克之，崑山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歷知莆田、吉水二縣。正德中，以治最徵授御史，疏陳四事，略言：

周廣，字克之，崑山人。弘治十八年考中進士。歷任莆田、吉水兩縣知縣。正德年間，以政績最好被徵召任御史，上疏陳述四件事情，大致説：

> 三代以前，未有佛法。況剌麻尤釋教所不齒。耳貫銅環，身

> 三代以前，没有佛法。況且喇嘛尤其是釋教所鄙視的。耳朵上貫穿銅環，身披紅

衣赭服，殘破禮法，肆爲淫邪。宜投四裔，以禦魑魅，柰何令近君側，爲群盜興兵口實哉？

昔禹戒舜曰："毋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紂之迷亂，酗於酒德。"今之伶人，助慢游迷亂者也。唐莊宗與伶官戲狎，一夫夜呼，倉皇出走。臣謂宜遣逐樂工，不復籍之禁內，乃所以放鄭聲也。

陛下承祖宗統緒，而群小獻媚熒惑，致三宮鎖怨，蘭殿無徵。雖陛下春秋鼎盛，獨不思萬世計乎？中人稍有資產，猶畜妾媵以圖嗣續。未有專養螟蛉，不顧祖宗繼嗣者也。義子錢寧本宦豎蒼頭，濫寵已極，乃復攘敓貨賄，輕蔑王章。甚至投刺於人，自稱皇庶子，僭逾之罪所不忍言。陛下何不慎選宗室之賢者，置諸左右，以待皇嗣之生。諸義兒、養子俱奪其名爵，乃所以遠佞人也。

近兩京言官論大臣禦寇不職者，陛下率優容，即武將失律亦赦不誅。故兵氣不揚，功成無日，川原白骨，積如丘山。夫出師十萬，日費千金。今海內困憊已骨見而肉消矣，諸統兵大臣如陳金、陸完輩可任其優游玩寇，不加切責哉？請定期責令成功，以贖前罪。

寧見疏大怒，留之不下，傳旨謫廣東懷遠驛丞。主事曹琥救之，亦被謫。寧怒不已，使人遮道刺廣。廣知之，易姓名，變服，潛行四百餘里乃免。武定侯郭勛鎮廣東，承寧風旨以白金試廣，廣拒不受。伺廣謁御

衣，破壞禮法，放肆淫邪。應將他們放逐到四周邊遠地區，以制止邪惡，怎能讓他們在皇帝身邊，成爲盜賊起兵的藉口呢？

以前禹告誡舜説："不要像丹朱那樣傲慢，衹喜歡到處嬉游。"周公告誡成王説："不要像商王紂那樣迷惑混亂，沉迷於飲酒作樂。"現在的樂人，便是助長浪蕩遨游、迷惑混亂的人。唐莊宗與樂官嬉戲親近，一人夜間大呼，便倉皇出逃。臣下認爲應遣散放逐樂工，不再留他們在宮禁之中，這纔是放逐鄭聲啊。

陛下繼承祖宗的皇位，而衆小人獻媚炫惑，以致三宮愁怨，没有得子的徵兆。雖陛下正青春年少精力旺盛，難道不考慮子孫萬代嗎？一般人稍有資產，便畜養侍妾以圖有人繼承。没有專養養子，不顧祖宗繼承的人。義子錢寧本是宦官的奴僕，過度寵愛已到了極點，於是又掠奪財物，輕視王法。甚至向别人投遞名帖，自稱是皇帝的庶子，超越本分之罪令人不忍陳説。陛下何不謹慎選擇宗室中的賢明之人，置於左右，以等待皇室繼承人的產生。衆義兒、養子全部奪去他們的名分和爵位，這樣纔能遠離巧言諂媚之人。

最近兩京諫官彈劾防禦敵寇不稱職的大臣，陛下大都寬容他們，即使武將違反法律也赦免不誅殺。因此軍兵士氣不振，功成無期，原野上白骨，堆積如小山。十萬軍隊出征，每日耗費千金。現在國内困乏疲憊已達到枯竭的地步，各統兵大臣如陳金、陸完等人怎能讓他們縱容玩忽抗敵，而不加以嚴厲斥責呢？請定期責令他們成功，以贖原來的罪過。

錢寧見到上疏大怒，把奏疏截留不下發，傳達聖旨貶謫周廣任廣東懷遠驛丞。主事曹琥解救他，也被貶謫。錢寧憤怒未消，派人攔路刺殺周廣。周廣知道以後，换了姓名，改變了服裝，暗中出行四百多里纔得以幸免。武定侯郭勛鎮守廣東，禀承錢寧的旨意用白銀試探周廣，周廣

史，攝致軍門，棰繫幾死，御史救之始解。越二年，遷建昌知縣，有惠政。寧矯旨再謫竹寨驛丞。

拒絶不收。偵察周廣拜見御史，執持到軍門，幾乎鞭打致死，御史援救纔得以解除。過了二年，遷任建昌知縣，有仁惠政績。錢寧假傳聖旨再次貶謫他爲竹寨驛丞。

世宗即位，復故官，歷江西副使，提督學校。嘉靖二年，舉治行卓異，擢福建按察使。鎮守中官以百金饋，廣貯之庫，將劾之。中官懼，謝罪，自是不敢撓。六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墨吏望風去。將限豪右田，不果。明年拜南京刑部右侍郎。居二年，暴疾卒。嘉靖末，贈右都御史。

世宗即位，恢復原官，歷任江西副使，提督學校。嘉靖二年，因政績優異被舉薦，升任福建按察使。鎮守宦官用一百兩黄金饋贈他，周廣將其貯藏在府庫中，準備彈劾他。宦官害怕，請罪，從此不敢干擾。六年，以右僉都御史的身份巡撫江西，貪官污吏望風而去。將限制豪門大户的田地，没有實施。第二年授官南京刑部右侍郎。過了兩年，暴病身亡。嘉靖末年，追贈右都御史。

廣初以鄉舉入太學，師章懋。在里閈，與魏校友善。平生嚴冷無笑容。居官公強，弗受請托，士類莫不憚之。

周廣當初以鄉試中舉進入太學，以章懋爲師，在鄉里，與魏校關係友好。一生嚴肅冷漠無笑容。爲官公正剛强，不接受别人的私下托付，士人無不害怕他。

曹琥

曹琥，字瑞卿，巢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改户部。既抗疏救廣，吏部擬調河南通判。寧欲遠竄，乃改尋甸，再遷廣信同知。寧王暨鎮守中貴托貢獻，頻有徵斂。琥攝府事，堅持不予，士民德之。擢鞏昌知府，未任卒。嘉靖初，贈光禄卿。

曹琥，字瑞卿，巢人。弘治十八年考中進士。授官南京工部主事，改任户部。已上疏解救周廣，吏部擬調他任河南通判。錢寧想把他派到邊遠之地，於是改任尋甸通判，又升任廣信同知。寧王和鎮守宦官假托向朝廷進貢，頻繁徵斂索取。曹琥代理廣信政事，堅持不給予，士大夫和人民都感戴他的仁德。升任鞏昌知府，没有赴任便去世。嘉靖初年，追贈光禄卿。

石天柱

石天柱，字季瞻，岳池人。正德三年進士。當除給事中，吏科李憲請如御史例，試職一年，授户科試給事中。乾清宫災，上言："今日外列皇店，内張酒館。寵信番僧，從其鬼教。招集邊卒，襲其衣裝。甚者結爲昆弟，無復尊卑。數離深宫，馳驅郊外。章疏置之高閣，視朝月止再三。視老成爲贅疣，待義子以心腹。時享不親，慈闈罕至。不思前星未耀，儲位久虚。既不常御宫中，又弗預選宗室。何以消禍本，計久長哉?"屢遷

石天柱，字季瞻，岳池人。正德三年考中進士。應當授官給事中，吏科李憲請按御史的條例，試用一年，授任户科試給事中。乾清宫發生火災，石天柱上疏説："現在在外設立皇店，在内開設酒館。寵愛信任西番僧人，信奉佛教。招集守邊的軍士，模仿穿他們的裝束。甚至結爲兄弟，不再有尊卑之分。多次離開深宫，馳馬到郊外。奏疏被束之高閣，每月僅上朝二三次。視老成的大臣爲累贅，待義子如心腹。行時享之禮不親臨，很少到皇后宫室。不考慮太子仍未出現，太子之位長久虚空。既不經常幸御宫中，又不預選宗室。用什麽來消除禍患的根源，爲長久之計

工科都給事中。

十一年，都督馬昂進其女弟，已有娠，帝嬖之。天柱率同官合詞抗論，未報。又上疏曰："臣等請出孕婦，未蒙進止。竊疑陛下之意將遂立爲己子歟？秦以吕易嬴而嬴亡，晋以牛易馬而馬滅。彼二君者特出不知，致墮奸計，謂陛下亦爲之耶？天位至尊，神明之胄，尚不易負荷，而况幺麽之子！借使以陛下威力成於一時，異日諸王宗室肯坐視祖宗基業與他人乎？內外大臣肯俯首立於其朝乎？望急遣出，以清宫禁，消天下疑。"卒不報。

泰山有碧霞元君祠，中官黎鑑請收香錢爲修繕費。天柱言祀典惟有東嶽神，無所謂碧霞元君者，淫祀非禮，不可許。十二年四月，詔毁西安門外鳴玉、積慶二坊民居，有所營建，天柱等疏請停止。帝皆不省。

是年，帝始巡游塞外，營鎮國府於宣府，天柱率同官力諫。孝貞純皇后將葬，帝假啓土爲名，欲復巡幸。天柱念帝盤游無度，廷臣雖諫，帝意不回，思所以感動之者，乃刺血草疏，略曰："臣竊自念，生臣之身者，臣之親也。成臣之身者，累朝之恩也。感成身之恩欲報之於陛下者，臣之心也。因刺臣血，以寫臣心，明臣愚忠，冀陛下憐察。數年以來，星變地震，大水奇荒，災異不可勝數，而陛下不悟，禍延太皇太后。天之意，欲陛下居衰絰中，悔過自新，以保大業也。尚或不悟，天意或幾乎息矣。喪禮大事，人子所當自盡。陛下於太皇太后未能盡孝，則群臣於陛下必不能盡忠。不忠，將無所不至，猝有變故，人心瓦解矣。夫大位者，奸之窺也。昔太康田於洛、汭，煬帝行幸江

呢？"多次升遷任工科都給事中。

十一年，都督馬昂將其妹進獻給皇上，已有身孕，皇帝寵愛她。石天柱率領同僚聯合直接上疏論争，没有回覆。又上疏説："臣等請求逐出孕婦，没有得到聖旨。私下猜疑陛下的意思是打算就這樣立爲自己的兒子嗎？秦用吕换嬴而嬴滅亡，晋用牛换馬而馬滅亡。那兩個君主衹是不明白，以致中了奸臣的計謀，難道陛下也想這樣做嗎？皇位最爲尊貴，神聖明智的後代，尚且不容易負荷，更何况小人的孩子呢！即使以陛下的威力能暫時成事，他日各親王宗室肯眼看着祖宗基業讓與他人嗎？內外大臣肯俯首立於他人的朝廷上嗎？希望急速將其逐出，以澄清宫禁，消除天下人的猜疑。"始終没有回覆。

泰山有碧霞元君祠，宦官黎鑑請求徵收香火錢作爲修繕的費用。石天柱説祭祀典禮衹有東嶽神，没有所謂的碧霞元君祠，過度祭祀不合禮制，不能許可。十二年四月，下詔拆除西安門外鳴玉、積慶兩處民房，并有所修建，石天柱等上疏請求停止。皇帝全不省察。

這年，皇帝開始在塞外巡行游樂，并在宣府修建鎮國府，石天柱率領同僚盡力進諫。孝貞純皇后將要安葬，皇帝藉動土的名義又要巡行遨游。石天柱念及皇帝游樂無度，朝廷大臣雖然進諫，皇帝仍不回心轉意，思考用來感動皇帝的辦法，於是刺血寫成奏疏，大致説："臣私下認爲，生臣之身的，是臣下的雙親。成就臣之身的，是朝廷的恩德。感謝成身之恩而想報效於陛下，是臣下的心願。因此刺臣的血，以寫下臣的心意，表明臣的忠心，還望陛下可憐察知實情。數年以來，星象變異地震發生，發大水，遭大饑荒，災害怪異不可盡數，而陛下不省悟，災禍延及太皇太后。上天的意旨，是想讓陛下在居喪之中，悔過自新，以保守帝業。如果還不省悟，天意或許差不多消失了。喪禮是大事，爲人之子應當盡自己的孝道。陛下對太皇太后不能盡孝，那麽群臣對陛下必不能盡忠。不忠，將没有什麽作不出來，突然有變故，人心便瓦解了。高的地位，是奸臣窺伺的目標。從前太康田獵於洛、汭，隋煬

都，皆以致敗，可不鑒哉！方今朝廷空，城市空，倉廪空，邊鄙空，天下皆知危亡之禍，獨陛下不知耳。治亂安危，在此行止。此臣所痛心爲陛下惜，復昧死爲陛下言也。”凡數千言。當天柱刺血時，恐爲家人所阻，避居密室，雖妻子不知。既上，即易服待罪。聞者皆感愴，而帝不悟也。

帝巡行於江都，都因此導致失敗，怎能不以此爲鑒呢！現在朝廷空乏，城市空乏，倉庫空乏，邊境空乏，天下人都知道危亡的禍患，祇有陛下不知道而已。國家的治理混亂、安定危險，在於此次是行是止。這就是臣痛心地爲陛下感到可惜，又冒死爲陛下進言的原因。”奏疏共數千言。當石天柱刺血時，恐怕被家人阻攔，躲避到密室裏面，即便是他的妻兒也不知道。上疏後，便換下衣服等待罪罰。得知此事的人都感到悲愴，而皇帝仍不省悟。

逾月，兵部尚書王瓊欲因哈密事殺都御史彭澤。廷臣集議，瓊盛氣以待，衆不敢發言。天柱與同官王爌力明澤無罪，乃得罷爲民。瓊怒，取中旨出兩人於外，天柱得臨安推官。世宗即位，召復舊職。遷大理丞，未幾卒。久之，子請恤，特予祭。

過了一個月，兵部尚書王瓊欲藉哈密之事殺害都御史彭澤。朝臣集體商議，王瓊盛氣以待，衆人不敢發言。石天柱與同僚王爌竭力明辯彭澤無罪，纔得以罷官爲平民。王瓊發怒，直接取聖旨將兩人逐出京城，石天柱任臨安推官。世宗即位，下召恢復原職。遷任大理丞，没過多久去世。過了很久，他的兒子請求撫恤，特别給予祭祀。

贊曰：諫臣之職，在糾慝弼違。諸臣戒盤游，斥權倖，引義力争，無忝厥職矣。武宗主德雖荒，然文明止於遠竄，入關不罪張欽，其天姿固非殘暴酷烈者比。而義兒、閹竪，煬竈爲奸。桁楊交錯於闕庭，忠直負痛於狴户。批鱗者尚獲生全，投鼠者必陷死地。元氣日削，朝野震驚，祚以不延，統幾中絶。風愆之訓，垂戒不亦切乎？

贊曰：諫官的職責，在於糾彈邪惡端正過失。諸位大臣勸誡游樂，斥責權奸幸臣，據義力争，無愧於他們的職責。武宗施行德政雖然荒唐，然而文明祇是放逐到遠方，入關不治張欽之罪，他的天性本來不是殘暴酷烈的君主能相比的。而義子、宦官，專權爲奸。刑具交錯於宫庭，忠誠正直之臣忍痛於獄中。直言犯上的人還能保全性命，有所顧忌的人必定陷於死地。元氣一天天削弱，朝廷民間震驚，國運因此不能延長，統緒幾乎中斷。風愆之訓，垂留鑒戒不也很切直嗎？

明史卷一百八十九

列傳第七十七

李文祥　孫磐 徐珪　胡爟 周時從 王雄　羅僑　葉釗 劉天麒
戴冠　黄鞏　陸震　夏良勝 萬潮(等)　何遵 劉校(等)

李文祥

李文祥，字天瑞，麻城人。祖正芳，山西布政使。父灝，陜西參政。文祥自幼俊異。弱冠舉於鄉，成化末登進士。萬安當國，重其才。以孫弘璧與同榜，款於家，文祥意弗慊也。屬題畫鳩，語含刺，安深銜之。未幾，孝宗嗣位，即上封事，略曰：

祖宗設内閣、六部，贊萬幾，理庶務，職至重也。頃者，在位多匪人，權移内侍。賞罰任其喜怒，禍福聽其轉移。仇視言官，公行賄賂。阿之則交引驟遷，忤之則巧讒遠竄。朝野寒心，道路側目。望陛下密察渠魁，明彰國憲，擇謹厚者供使令。更博選大臣，諮諏治理，推心委任，不復嫌疑，然後體統正而近習不得肆也。

祖宗定律，輕重適宜。頃法司專徇己私，不恤國典。豪强者雖重必寬，貧弱者雖輕必罪。惠及奸宄，養成玩俗。兼之風尚奢麗，禮制蕩然。豪民僭王者之居，富室擬公侯之服。奇技淫

李文祥，字天瑞，麻城人。祖父李正芳，任山西布政使。父親李灝，任陜西參政。李文祥從小英俊非凡。二十歲時鄉試中舉，成化末年考中進士。萬安執掌國政，推重他的才能。因孫子萬弘璧和李文祥同列進士榜，便在家設宴款待，李文祥内心不滿。囑托題畫鳩，言語中多含諷刺之意，萬安深深懷恨他。不久，孝宗即位，李文祥馬上密奏皇上，大致内容是：

祖宗設置内閣、六部，輔佐國家大事，處理各種政務，官職特别重要。近來執政者多非其人，權力轉移到内侍手中。賞罰隨其喜怒確定，禍福聽憑其意志轉移。敵視諫官，公然施行賄賂。阿諛逢迎便交相引薦驟然升遷，違背不從就巧言詆毁流放遠方。朝廷内外無不心驚膽顫，相遇於道路衹是側目而視。萬望陛下暗暗地訪察首惡，使國家大法顯明昭彰，選擇謙虚忠厚的人以供使唤。更廣泛選擇賢良大臣，咨詢治國策略，推心置腹委以重任，不再猜測懷疑，然後國家法制端正而親近之臣便不敢放肆了。

祖宗制定法律，輕重適宜。近來司法部門專門謀求私利，不顧及國家的法令。豪强者罪行雖重必得寬宥，貧弱者罪行雖輕必被治罪。恩惠施及奸臣，養成玩弄職權的習慣。加上風尚奢侈靡麗，禮制蕩然無存。豪强之民僭越王者的居室，富裕之户模仿公侯

巧，上下同流。望陛下申明舊章，俾法曹遵律令，臣庶各守等威，然後禮法明而人心不敢玩也。

的服飾。過於奇巧而無益的技藝與製品，上下相同無別。望陛下申明舊有的制度，使司法部門遵守法令，臣下庶民各自遵守與自己地位、身份相應的威儀，然後禮制和法律嚴明而人心不敢玩忽。

然國無其人，誰與共理？致仕尚書王恕、王竑，孤忠自許，齒力未衰；南京主事林俊、思南通判王純，剛方植躬，才品兼茂。望陛下起列朝端，資其議論，必有裨益，可翊明時。且賢才難得，自古爲然。習俗移人，豪杰不免。惟玆臣庶，不盡庸愚。能知自愧，即屬名流；樂其危菑，乃爲猥品。願陛下明察群倫，罷其罔上營私違天蠹物者，餘則勉以自新。既開改過之路，必多遷善之人。

然而國家無賢才，與誰共同治理？已經辭官的尚書王恕、王竑，忠心耿耿，年齡精力没有衰減；南京主事林俊、思南通判王純，剛直方正，以身作則，德才兼備。萬望陛下重新起用列入朝班，采納他們的議論，一定有所裨益，可以助成聖明的時代。況且賢才難得，自古便是這樣。習俗改變人的志氣，即使豪傑之士也在所難免。祇有這些大臣庶民，不全平庸愚昧。能够自知慚愧，便可屬於名流；以其危險災害爲快樂，便是下流之輩。願陛下明察衆人，罷除那些欺罔皇上、營謀私利、違背上天、蠹損萬物的人，其餘的則加以鼓勵，使之上進。既已開啓改正錯誤之路，必多從善的人。

臣見登極詔書，不許風聞言事。古聖王懸鼓設木，自求誹謗。言之縱非其情，聽者亦足爲戒，何害於國？遽欲罪之。昔李林甫持此以禍唐，王安石持此以禍宋。遠近驟聞，莫不驚駭。願陛下再頒明詔，廣求直言，庶不墮奸謀，足彰聖德。大率君子之言决非小人之利，諮問倘及，必肆中傷。如有所疑，請試面對。

臣見陛下即位時所頒布的詔書，不允許以傳聞議論時事。但古代聖明的帝王曾懸鼓設木，自己廣泛徵求意見。言論即使不合情理，聽者也足以爲戒，這對於國家有什麽害處呢？却要馬上加罪。從前李林甫便如此，從而禍害唐代，王安石也是如此，從而禍害宋代。遠近多次傳聞，無不驚訝恐懼。望陛下再次頒布聖明詔書，廣泛徵求直言，希望不要墮入奸人的陰計，足以彰顯聖上的德行。大概君子的話决不會對小人有利，倘若詢問他們，必定會放縱中傷。如有所疑慮，請求當面對證。

疏奏，宦官及執政萬安、劉吉、尹直等咸惡之，數日不下。忽詔詣左順門，以疏内有“中興再造”語，傳旨詰責。文祥從容辨析而出。謫授陝西咸寧丞。南京主事夏崇文論救，不納。工部主事莆田林沂復請召文祥及湯鼐，納崇文言，且召陳獻章、謝鐸等。時安已去，吉、直激帝怒，

奏疏呈入，宦官和執政大臣萬安、劉吉、尹直等人都憎惡他，幾天都不批示下發。忽然被詔令去左順門，因奏疏中有“中興再造”的話，傳聖旨責問。李文祥從容不迫論辯析理而出。貶謫授任陝西咸寧丞。南京主事夏崇文上疏解救，不被采納。工部主事莆田林沂又請求召回李文祥和湯鼐，采納夏崇文的建議，并召回陳獻章、謝鐸等人。當時萬安已離任，劉吉、尹直激怒皇

嚴旨切責之。廷臣多薦文祥，率爲吉、直所沮。

弘治二年，以王恕薦召爲兵部主事，監司以下饋贐皆不納。到官未逾月，復以吉人事下獄，貶貴州興隆衛經歷。都御史鄧廷瓚征苗，咨以兵事，大奇之，欲薦爲監司。文祥曰："昔以言事出，今以軍功進，不可。"固辭不得，乃請齎表入都，固乞告歸。疏再上，不許。還經商城，渡冰陷，死焉，年僅三十。

帝，以嚴厲聖旨嚴詞斥責。朝廷大臣多推薦李文祥，大多被劉吉、尹直阻撓。

弘治二年，因王恕的推薦召任兵部主事，監司以下贈送的財物都不接受。到任不到一個月，又因吉人之事被捕入獄，貶官貴州興隆衛經歷。都御史鄧廷瓚征伐苗人，向他咨詢用兵之計，對他的才能非常驚奇，想推薦他任監司。李文祥說："以前因上疏言事被貶謫出京，現又因軍功升官，不可行。"堅決推辭而不能，便請求携奏表入京，堅決請求辭官還鄉。奏疏兩次呈入，不被批准。返回途中經過商城，渡河時冰沉陷，淹死於水中，年僅三十歲。

孫磐　徐珪

孫磐，遼陽人。弘治九年進士。觀政在部時，刑部典吏徐珪以滿倉兒事劾中官楊鵬得罪，磐上疏曰："近諫官以言爲諱，而排寵倖觸權奸者乃在胥吏，臣竊羞之。請定建言者爲四等。最上不避患害，抗彈權貴者。其次揚清激濁，能補闕拾遺。又其次，建白時政，有裨軍國。皆分別擢叙。而粉飾文具、循默不言者，則罷黜之。庶言官知警，不至曠衆瘝。"時不見用。

孫磐，遼陽人。弘治九年進士。在部實習政務時，刑部典吏徐珪因滿倉兒之事彈劾宦官楊鵬獲罪，孫磐上疏說："近來諫官迴避進言，而排除幸臣、觸忤權奸的人却是小吏，臣私下深感羞愧。請求評定進言的人爲四等。最上等不避禍害，抗言彈劾權貴。其次除去壞的，獎勵好的，能够彌補闕失。又其次爲時政獻言獻策，有益於軍國大事。都分别提升任用。粉飾文具、循順不争、緘默不言的人，則罷免廢黜。從而使諫官知道警戒，不至於荒廢時政。"當時不被采納。

徐珪者，應城人。先是，千户吴能以女滿倉兒付媒者鬻於樂婦張，紿曰："周皇親家也。"後轉鬻樂工袁璘所。能殁，妻聶訪得之。女怨母鬻己，詭言非己母。聶與子劫女歸。璘訟於刑部，郎中丁哲、員外郎王爵訊得情。璘語不遜，哲笞璘，數日死。御史陳玉、主事孔琦驗璘尸，瘞之。東廠中官楊鵬從子嘗與女淫，教璘妻訴冤於鵬而令張指女爲妹，又令賈校尉屬女亦如張言。媒者遂言聶女前鬻周皇親矣。奏下鎮撫司，坐哲、爵等罪。復下法司、錦衣衛讞，索女皇親周彧家，無有。復命府部大臣及給事、御史廷訊，張與女始吐實。都察

徐珪，是應城人。以前，千户吴能將其女兒滿倉兒交給媒人賣給樂婦張氏，欺騙她說："是周姓皇親家的孩子。"後又轉賣給樂工袁璘處。吴能死後，他的妻子聶氏察訪到滿倉兒。女兒怨恨母親賣掉自己，假稱不是自己的母親。聶氏和兒子劫持女兒回家。袁璘向刑部提出訴訟，郎中丁哲、員外郎王爵審訊得知詳情。袁璘話語粗野，丁哲命令鞭打袁璘，過了幾天死去。御史陳玉、主事孔琦檢驗袁璘的尸體，便埋葬了。東廠宦官楊鵬的侄子曾和滿倉兒淫亂，便指使袁璘之妻向楊鵬申訴冤情，而命令樂婦張氏認此女爲妹，又令賈校尉囑托滿倉兒也同樂婦張氏言語一致。媒人便説聶氏之女先前曾賣給周姓皇親家。奏章下發鎮撫司，判丁哲、王爵等人的罪。又下交司法官、錦衣衛審判案件，到皇親周彧家索要

院奏，哲因公杖人死，罪當徒。爵、玉、琦及聶母女當杖。獄上，珪憤懣，抗疏曰："聶女之獄，哲斷之審矣。鵬拷聶使誣服，鎮撫司共相蔽欺。陛下令法司、錦衣會問，懼東廠，莫敢明，至鞫之朝堂乃不能隱。夫女誣母僅擬杖，哲等無罪反加以徒。輕重倒置如此，皆東廠威劫所致也。臣在刑部三年，見鞫問盜賊，多東廠鎮撫司緝獲，有稱校尉誣陷者，有稱校尉爲人報仇者，有稱校尉受首惡贓而以爲從、令傍人抵罪者。刑官洞見其情，無敢擅更一字。上干天和，災異迭見。臣願陛下革去東廠，戮鵬叔侄并賈校尉及此女於市，謫戍鎮撫司官極邊，進哲、爵、琦、玉各一階，以洗其冤，則天意可回，太平可致。如不罷東廠，亦當推選謹厚中官如陳寬、韋泰者居之，仍簡一大臣與共理。鎮撫司理刑亦不宜專用錦衣官。乞推選在京各衛一二人及刑部主事一人，共莅其事。或三年、六年一更，則巡捕官校，當無有作奸擅刑，誣及無辜者矣。臣一介微軀，左右前後旨東廠鎮撫司之人，禍必不免。顧與其死於此輩，孰若死於朝廷。願斬臣頭，以行臣言，給臣妻子送骸骨歸，臣雖死無恨。"帝怒，下都察院考訊。都御史閔珪等抵以奏事不實，贖徒還役。帝責具狀，皆上疏引罪，奪俸有差。珪贖徒畢，發爲民。既而給事中龐泮等言哲等獄詞覆奏已餘三月，繫獄者凡三十八人，乞早爲省釋。乃杖滿倉兒，送浣衣局；哲給璘埋葬貲，發爲民。爵及琦、玉俱贖杖還職。時弘治九年十二月也。

滿倉兒，沒有找到。又命令府部大臣和給事、御史當廷審訊，樂婦張氏和滿倉兒纔吐露真情。都察院上奏，丁哲因公務杖擊人致死，罪判徒刑。王爵、陳玉、孔琦以及聶氏母女判處杖刑。判書呈上後，徐珪憤憤不平，直接上疏說："聶氏女一案，丁哲已經審訊清楚。楊鵬拷打聶氏使她欺誣屈從，鎮撫司也共同蒙蔽欺騙。陛下命令司法官、錦衣衛會同審問，害怕東廠，不敢公開審問，以致在朝堂審訊時纔不能隱瞞。滿倉兒誣告自己的母親僅擬處以杖刑，而丁哲等人無罪反而被處徒刑，輕重顛倒到這種地步，都是東廠威逼劫持所致。臣在刑部三年，看見審訊盜賊，多是東廠鎮撫司擒獲，有聲稱校尉誣陷的，有聲稱校尉替人報仇的，有聲稱校尉接受首犯的贓物而以爲順從、令旁人抵罪的。刑官明知內情，但不敢擅自更改一字。上犯蒼天的和平靜穆，災害怪異頻頻出現。臣請求陛下取消東廠，殺掉楊鵬叔侄和賈校尉以及滿倉兒於市，貶謫鎮撫司官員到最遠的邊境戍守，進升丁哲、王爵、孔琦、陳玉各一級，以洗刷他們的冤情，那麼天意可以挽回，太平可以到來。如果不取消東廠，也應推選謹慎敦厚的宦官如陳寬、韋泰等人執掌，仍選拔一位大臣參與共同理事。鎮撫司審理刑事也不應專使用錦衣官。請求推選在京各衛的一二人和刑部主事一人，共同處理刑事。或三年，或六年更換一次，那麼巡捕官校，便不會再有作奸擅刑，誣陷無辜的了。臣區區微身，左右前後都是東廠鎮撫司的人，禍患定不可避免。但是與其死在此輩小人之手，還不如死於朝廷。願殺掉臣的頭，實行臣的建議，并將臣的骸骨交給妻子兒女歸葬，那麼臣即使死去也沒有什麼怨恨。"皇帝大怒，下交都察院拷問審訊。都御史閔珪等人以所奏之事與事實不符之罪，贖徒刑恢復官役。皇帝責求詳細情況，都上疏稱罪，奪去俸祿不等。閔珪贖回徒刑後，貶爲平民。隨後給事中龐泮等說丁哲等人的決獄之辭覆奏已三個多月，牽連入獄的人達三十八人，請求儘早省察釋放。於是杖責滿倉兒，送入浣衣局；丁哲供給袁璘埋葬費，貶爲平民。王爵和孔琦、陳玉都贖罪杖刑任原職。當時

是弘治九年十二月。

磐尋擢吏部主事。正德元年，宦官漸用事，磐復上疏曰："今日弊政，莫甚於内臣典兵。夫臣以内稱，外事皆不當預，矧可使握兵柄哉。前代盛時，未嘗有此。唐、宋季世始置監軍，而其國遂以不永。今九邊鎮守、監槍諸内臣，恃勢專恣，侵剋百端。有警則擁精卒自衛，克敵則縱部下攘功。武弁藉以夤緣，憲司莫敢詰問。所携家人頭目，率惡少無賴。吞噬爭攫，勢同狼虎，致三軍喪氣，百職灰心。乞盡撤還京，專以邊務責將帥，此今日修攘要務也。"不從。及劉瑾得志，斥磐爲奸黨，勒之歸。瑾誅，起河南僉事，坐累罷。

孫磐不久提升任吏部主事。正德元年，宦官開始執政，孫磐又上疏説："當今時政的弊端，没有什麼比宦官執掌軍權更爲嚴重的了。宦官負責内務，外面的政事都不應當干預，更何況讓他們把握軍權呢。前代强盛的時候，不曾出現這種情况。唐、宋末世纔設立監軍，而他們的國家也由此不長久。現在九邊鎮守、監槍等宦官，依仗權勢，飛揚跋扈，用各種方法侵吞剋扣。有緊急情况便掌握精鋭士兵自衛，戰勝敵人就縱容部下邀功請賞。武官趁機巴結，法官無人敢揭發追究。携帶的家人頭目，大都是惡少無賴。侵吞爭搶財物，氣勢惡如虎狼，致使三軍士氣喪失，百官灰心。請求全部將他們撤回京城，專門把邊防事務責成給將帥，這是現在内修政教、外禦敵人的當務之急啊。"皇帝不聽從。等到劉瑾得志後，斥責孫磐爲奸黨，勒令他歸家。劉瑾被殺後，起用任河南僉事，因他人連累獲罪被罷官。

珪以刑部主事陳鳳梧薦，授桐鄉丞。正德中，歷贛州通判。招降盜魁何積玉。已，復叛，下珪獄，尋釋之。後以平盜功擢知州。

徐珪因刑部主事陳鳳梧推薦，授官桐鄉丞。正德年間，歷任贛州通判。招降盜賊魁首何積玉。後來，盜賊又反叛，捉拿徐珪入獄，不久釋放。後因平息盜賊有功提升任知州。

胡爟　周時從　王雄

胡爟，字仲光，蕪湖人。弘治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户部主事。十年三月，災異求言。爟應詔，疏言："中官李廣、楊鵬引左道劉良輔輩惑亂聖聽，濫設齋醮，耗蠹國儲。而不肖士大夫方昏暮乞憐於其門，交通請托。陰盛陽微，災何由弭?"因極陳戚畹、方士、傳奉冗員之害。疏留中。未幾，廣死，故爟得無罪。

胡爟，字仲光，蕪湖人。弘治六年中進士。改任庶吉士，授官户部主事。十年三月，因災害怪異徵求進言。胡爟應詔，上疏説："宦官李廣、楊鵬援引左道劉良輔等人惑亂聖聽，濫設祭壇，浪費國家資財。而道德敗壞的士大夫正昏暮登門討好，勾結請托。陰氣强盛，陽氣衰微，災害怎能消除呢?"於是極力陳述外戚、方士、不經吏部選拔，直接由内宫任命的多餘官員的危害。奏疏扣留於宫中。不久，李廣死去，因此胡爟得以無罪。

當成化時，宦官用事。孝宗嗣位，雖間有罷黜，而勢積重不能驟返。忤之者必結黨排陷，不勝不止。前後庶僚以忤璫被陷者，如弘治元年户部員外郎周時從疏請置先朝遺奸汪直、錢能、蔡用輩於重典，而察核兩

當成化年間，宦官專權。孝宗繼位後，雖然時有罷黜，但這種狀况積習深重難以驟然改變。觸忤宦官的人必定會結成同黨排擠陷害，不取得勝利决不罷休。前後官員因觸忤宦官被陷害的，如弘治元年户部員外郎周時從上疏請求將前朝遺留下來的奸黨汪直、錢能、蔡用等人施以嚴刑，

京及四方鎮守中官。諸宦官摘其奏中“宗社”字不越格，命法司逮治。已而釋之。

十三年秋，大同有警，命保國公朱暉禦之。行人永清王雄極言暉不足任，且請罷中官監督，以重將權。苗逵方督暉軍，謂雄阻軍，乃下詔獄，謫雲南浪穹丞。

而審察核實兩京和四方鎮守中官。宦官們便摘出他的奏疏中“宗社”兩個字没有越格寫，命令司法官逮捕治罪。不久得以釋放。

十三年秋天，大同有緊急情況，皇帝命令保國公朱暉抵禦敵人。行人永清王雄極力勸諫朱暉不能勝任，并且請求能除宦官監督，以加重將領的權力。苗逵此時正監督朱暉軍隊，認爲王雄阻撓軍務，便下令逮捕入欽犯監獄，貶爲雲南浪穹縣丞。

羅僑

羅僑，字維升，吉水人。性純静，寡嗜欲。受業張元禎，講學里中。舉弘治十二年進士，除新會知縣，有惠愛。

正德初，入爲大理右評事。五年四月，京師旱霾，上疏曰：“臣聞人道理則陰陽和，政事失則災沴作。頃因京師久旱，陛下特沛德音，釋逋戍之囚，弛株連之禁，而齋禱經旬，雨澤尚滯。臣竊以爲天心仁愛未已也。陛下視朝，或至日昃，狎侮群小，號呶達旦，其何以承天心基大業乎！文網日密，誅求峻急，盗賊白晝殺人，百姓流移載道，元氣索然。科道知之而不敢言，内閣言之而不敢盡，此壅蔽之大患也。古者進退大臣，必有體貌，黥劓之罪不上大夫。邇來公卿去不以禮。先朝忠藎如劉大夏者，謫戍窮邊，已及三載，陛下置之不問，非所以待耆舊、敬大臣也。本朝律例，參酌古今，足以懲奸而蔽罪。近者法司承望風旨，巧中善類。傳曰：‘賞僭則及淫人，刑濫則及善人。不幸而過，寧僭無濫。’今之刑罰，濫孰甚焉？願陛下慎逸游，屏玩好，放棄小人，召還舊德，與在廷臣工，宵旰圖治，并敕法司慎守成律。即有律輕情重者，亦必奏請裁決，毋擅有輕重。庶可上弭天變，下收人心。”時朝士

羅僑，字維升，吉水人。性情純静，少有嗜欲。師從張元禎，講學於鄉里。考中弘治十二年進士，授官新會知縣，有仁惠愛民的政績。

正德初年，入京任大理右評事。五年四月，京城大旱，羅僑上疏説：“臣聽説人道理順就陰陽和暢，政事荒廢就災害發生。最近因京城久旱，陛下大發慈悲，釋放逃避戍役的囚犯，放寬株連的禁令，同時齋戒禱告十多天，雨水仍滯留未下。臣私下認爲天心仁愛未止。陛下臨朝聽政，有時直到太陽偏西，與群小人親近玩耍，歡呼之聲通宵達旦，用什麽來承奉天心，奠定帝王基業呢！法網日漸嚴密，責求越發嚴厲，盗賊在白天殺害人命，百姓漂泊流浪填滿道路，元氣零散。科道官吏知道却不敢議論，内閣陳述了却不敢全部説出，這是壅塞蒙蔽的大禍患呀。古代提升貶退大臣，必定有一定的規矩禮儀，黥劓的罪罰不加於大夫。近來公卿大臣離職，不講究禮節。前朝忠臣如劉大夏，貶謫戍守邊疆，已達三年，陛下棄置不理，這不是用來善待德重年高的舊臣、尊敬大臣的禮節啊。本朝的法律條例，參考古今而制訂，足以用來懲治奸惡而判罪。近來司法官仰承君主的意圖，奸巧打擊善良臣民。古書傳説：‘賞賜過度就會施及淫人，刑罰過濫就會連及善人。如果不幸而有過失，那麽就寧願過度也不要過濫。’現在的刑罰，泛濫程度有什麽比這更嚴重呢？希望陛下慎戒逸樂游玩，摒棄玩賞的事物，遠棄小人，召回舊時有德的官員，同在朝官員，悉心圖治，并命令司法官謹慎遵守既

久以言爲諱。僑疏上，自揣必死，輿櫬待命。劉瑾大怒，矯中旨詰責數百言，令廷臣議罪。大學士李東陽力救，得改原籍教職。其秋，瑾敗，僑尋召復官，引病去。宸濠反，王守仁起兵吉安，僑首赴義。

成律令。即使有律刑輕微而情節嚴重的情况，也一定要奏請裁决，而不能擅自量刑輕或重。如這樣，尚可上消除天變，下收攬人心。”當時朝廷官吏已長期避諱諫言。羅僑奏疏呈上，内心揣度必死無疑，便將棺材放在車子上聽候發落。劉瑾大怒，假傳内宫聖旨譴責達數百言，命令朝廷大臣議定罪罰。大學士李東陽極力營救，得以改判貶原籍任教職。這年秋天，劉瑾失敗，羅僑不久被徵召恢復原官，稱病辭職。宸濠反叛，王守仁在吉安起兵，羅僑首先赴義討伐叛賊。

世宗即位，即家授台州知府。建忠節祠，祀方孝孺。延布衣張尺，詢民間疾苦。歲時循行阡陌，課農桑，講明冠婚喪祭禮，境内大治。嘉靖二年，舉行卓異。都御史姚鏌上書訟僑曰：“人臣犯顔進諫，自古爲難。曩‘八黨’弄權，逆瑾亂政，廷臣結舌，全軀自保。而給事中劉蒞、評事羅僑殉國忘身，發摘時弊，幸存餘息。遭遇聖朝，謂宜顯加獎擢，用厲具臣。乃僑知台州，蒞知長沙，使懷忠竭節之士淹於常調，臣竊爲朝廷惜之。”帝納其言，擢僑廣東左參政，僑辭。部牒敦趣，不得已之官。逾年，遂謝病歸。

世宗即位，在家鄉授官台州知府。建忠節祠，祭祀方孝孺。延請平民張尺，詢問民間疾苦。按季節巡行田間，督促農桑，講解倡明冠、婚、喪、祭的禮儀，境内治理很好。嘉靖二年，舉薦政績突出者。都御史姚鏌上書爲羅僑抱不平，説：“臣下冒犯君王威嚴進諫，自古以來，就是難事。從前‘八黨’專權，逆臣劉瑾擾亂朝政，朝廷大臣緘默不語，明哲保身。但給事中劉蒞、評事羅僑爲國赴難不顧自身，揭發指摘時政弊端，僥幸活了下來。逢遇聖明朝代，應該明顯地加以獎勵提拔，以勉勵徒居官位之臣。然而羅僑知台州，劉蒞知長沙，使胸懷忠誠竭心盡節之士停留於常規遷官，臣私下爲朝廷深感惋惜。”皇帝采納了他的建議。提升羅僑爲廣東左參政，羅僑推辭。吏部以公文催促，不得已而就任。過了一年，便 稱病辭歸。

僑敦行誼，動則古人。羅洪先居喪，不廢講學，僑以爲非禮，遺書責之。其峭直如此。

羅僑敦厚行誼，行爲仿效古人。羅洪先服喪期間，仍不停止講論學問，羅僑認爲不合禮法，寫信指責他。其峻峭直率的性格就像這樣。

葉釗

葉釗，字時勉，豐城人。弘治十五年進士。除南京刑部主事。獄囚久淹，悉按法出之。守備中官侵蘆洲，判歸之民。應天諸府災，上荒政四事。尋進員外郎。

葉釗，字時勉，豐城人。弘治十五年中進士。授官南京刑部主事。獄中犯人長期關押，全部依法釋放。守備中官侵吞蘆荻沙洲，判歸平民。應天各府發生災害，進呈四件救荒政務。不久升任員外郎。

武宗立，應詔陳八事，中言：“宣、大被寇，殺卒幾千人。監督中官苗逵妄報首功，宜召還候勘。宦官典兵，於古未見。唐始用之，而宗社

武宗即位，應皇帝詔令陳述八件事情，其中説：“宣府、大同遭受敵人侵犯，殺害士兵幾千人。監督宦官苗逵謊報斬首戰功，應召回聽候審查。宦官執掌軍權，在古代未見。唐代開始用宦

丘墟，我正統朝用之，而鑾輿北狩。自今軍務勿遣監督，鎮守者亦宜撤還。且國初宦官悉隸禮部，秩不過四品，職不過掃除。今請仍隸之部，易置司禮，俾供雜役。罷革東廠，移爲他署。斯左右不得擅權，而後天下可安也。”又乞召還劉大夏，宥諫官戴銑等。劉瑾怒，坐斷獄詿誤，逮下詔獄，削籍歸。講學西江。瑾誅，起禮部員外郎，未聞命卒。學者祀之石鼓書院。

官監軍，而宗廟社稷淪爲丘墟，我正統時用宦官監軍，而皇上被俘。從今以後，軍隊事務不要再派遣宦官監督，鎮守太監也應該撤回。况且建國初期宦官全部隸屬禮部，官俸不得超過四品，職責不得超過打掃。現在請求仍然隸屬禮部，改置司禮，以供使雜役。罷除東廠，權力分給其他官署。這些左右近臣不得擅自弄權，然後天下可以安定。”又請求召回劉大夏，寬赦諫官戴銑等人。劉瑾發怒，以審理案件失誤判罪，葉釗被逮捕入欽犯監獄，革職回家。講學於西江。劉瑾被誅殺後，起用爲禮部員外郎，還没有聽到任命就死去了。學習的人在石鼓書院祭祀他。

劉天麒

時又有工部主事劉天麒者，臨桂人，釗同年進士。分司吕梁。奄人過者不爲禮，訴之瑾，逮下詔獄，謫貴州安莊驛丞，卒。嘉靖初，復官予祭。

當時又有工部主事劉天麒，是臨桂人，與葉釗同年中進士。分管吕梁。由於對過往宦官不以禮節相待，宦官向劉瑾告狀，被逮捕入欽犯監獄，貶爲貴州安莊驛丞，死去。嘉靖初年，恢復原職予以祭奠。

戴冠

戴冠，信陽人。正德三年進士。爲户部主事。見寵倖日多，廩禄多耗，乃上疏極諫，略曰：“古人理財，務去冗食。近京師勢要家子弟僮奴苟竊爵賞，錦衣官屬數至萬餘，次者繫籍勇士，投充監局匠役，不可數計，皆國家蠹也。歲漕四百萬，宿有羸餘。近絀水旱，所入不及前，而歲支反過之，計爲此輩耗三之一。陛下何忍以赤子膏血，養無用之蠹乎！兵貴精，不貴多。邊軍生長邊土，習戰陣，足以守禦。今遇警輒發京軍，而宣府調入京操之軍，累經臣下論列，堅不遣還。不知陛下何樂於邊軍，而不爲關塞慮也？天子藏富天下，務鳩聚爲帑藏，是匹夫商賈計也。逆瑾既敗，所籍財産不歸有司，而貯之豹房，遂創新庫。夫供御之物，内有監局，外有部司，此庫何所用之？”疏入，帝大怒，貶廣東烏石驛丞。

戴冠，信陽人。正德三年中進士。任户部主事。看到寵幸之人日漸增多，糧食俸禄大多耗費，於是上疏極力勸諫，内容大概是：“古人管理財務，一定要清除不必要的開支。近來京城權貴家的子弟奴僕隨便竊取爵位賞賜，錦衣官屬人員多達一萬餘人，其次的編入名籍的勇士，充任監局匠役，不可勝數，這些人都是國家的蠹蟲。每年漕運四百萬，過去有羸餘。近來絀於遭受水旱災害，收入不及先前，而每年的支出反而超過收入。計算一下其中被這些人耗費的便達三分之一。陛下怎能忍心以百姓的血汗，來豢養這些無用的蠹蟲呢！士兵貴在於精，不在於多。邊軍生長在邊疆，習慣作戰，足可防守抵禦。現在一有緊急軍情就調用京軍，而宣府調入京城操練的軍隊，雖然多次經臣下一一論述其非，但仍然堅持不遣還。不知陛下爲什麽樂於邊防軍隊，却不考慮邊塞的安全呢？天子儲藏財富於天下，而一定要聚集藏在國庫中，這是百姓商人的打算。逆臣劉瑾已經垮臺，没收的財産不送歸主管部門，却貯藏於豹房，於是另立新庫。供應皇帝使用的東

西，内有監局，外有部司，這個倉庫又有什麽用呢?”奏疏呈進，皇帝大怒，貶爲廣東烏石驛縣丞。

嘉靖初，起官，歷山東提學副使，以清介聞。

嘉靖初年，起用任官，歷任山東提學副使，因清正耿介而聞名。

黄鞏

黄鞏，字仲固，莆田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正德中，由德安推官入爲刑部主事，掌諸司奏牘。歷職方武選郎中。十四年三月，有詔南巡，鞏上疏曰：

黄鞏，字仲固，莆田人。弘治十八年中進士。正德年間，由德安推官入京爲刑部主事，掌管各司奏疏。歷任職方武選郎中。十四年三月，皇帝頒佈詔書南巡，黄鞏上疏説：

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綱紀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倖，又再壞於邊帥，蓋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不知有天子，亂本已成，禍變將起。試舉當今最急者陳之。

陛下即位以來，祖宗的綱紀法度先壞於逆臣劉瑾，再壞於佞幸寵臣，又再壞於邊境將帥，大概蕩然無存了。天下祇知有權臣，不知有天子，動亂的根本已形成，禍變將會興起。試舉當今最急的事加以陳説。

一，崇正學。臣聞聖人主静，君子慎動。陛下盤游無度，流連忘反，動亦過矣。臣願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佞人，延故老，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熏陶德性，而聖學維新，聖政自舉。

第一，尊崇正學。臣聽説聖人主張静，君子謹慎動。陛下游玩無度，流連忘返，游動也太過分了。臣誠願陛下高高居住在宫中，凝聚精神鎮定思慮，排除外界的紛亂干擾，排斥異端邪説，疏遠奸佞小人，延耄耆舊故老，咨詢忠誠良臣，這様可以藴含保養氣質，熏陶美德情性。而聖學更新，聖政自然振興。

二，通言路。言路者，國家之命脉也。古者，明王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今則不然。臣僚言及時政者，左右匿不以聞。或事關權臣，則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使其不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自達。雖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亦何由知？臣願廣開言路，勿罪其出位，勿責其沽名，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亂臣賊子亦有所畏而不敢肆矣。

第二，疏通進言渠道。進言渠道，是國家的命脉。古代，賢明帝王以進言來引導人，采納他們的建議而使他們顯揚。現在却不這様。大臣談及時政的，左右近臣隱瞞不讓皇上知道。有的涉及弄權奸臣，就扣留宫中不發出，而用其他事情加以中傷。使他們雖然不因進言獲罪，却因别的事獲罪。因此，雖然有安定百姓的長久之計，謀劃國家的最好策略，但却無法傳達給聖上。即使有引起國家必亂的大事，有圖謀不軌的奸臣，陛下又從何處知道？臣誠望陛下能够廣開言路，不要怪罪他們越職言事，不要責備他們沽名釣譽，如若這様，忠言將會日漸進呈，智慧將會逐漸增廣，亂臣賊子也會有所畏懼

而不敢放肆了。

三，正名號。陛下無故降稱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嘆。如此，則誰爲天子者？天下不以天子事陛下，而以將軍事陛下，天下皆爲將軍之臣矣。今不削去諸名號，昭上下之分，則體統不正，朝廷不尊。古之天子亦有號稱獨夫，求爲匹夫而不得者，竊爲陛下懼焉。

第三，端正名號。陛下無故自己降稱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無不驚駭嘆息。像這樣，那麽誰是天子？天下不以天子侍奉陛下，却以將軍侍奉陛下，那麽天下都成爲將軍的臣民了。現在不取消這些名號，昭顯上下的名分，那麽體統就不正，朝廷就不尊嚴。古代的天子也有自稱獨夫，而求作匹夫却不能够的。私下爲陛下畏懼啊。

四，戒游幸。陛下始時游戲，不出大庭，馳逐止於南内，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矣，幸大同矣，幸太原、榆林矣，所至費財動衆，郡縣騷然，至使民間夫婦不相保。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至此極也？近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争先挈妻子避去，流離奔踣，怨讟煩興。今江、淮大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陛下又重蹙之，幾何不流爲盜賊也？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内，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群小，夫豈有毫髮愛陛下之心哉？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越人不相休戚也。陛下宜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己之詔。罷南巡，撤宣府離宫，示不復出。發内帑以振江、淮，散邊軍以歸卒伍。雪已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爲也。

第四，戒除游歷幸臨。陛下開始時游玩嬉戲，不出大庭，馳馬追逐止於南内，進言的人尚認爲不可。隨後臨幸宣府，又臨幸大同，後又臨幸太原、榆林，所到之處耗費資財，驚動衆人，郡縣不安寧，致使民間夫婦不能相保。陛下作爲百姓父母，爲什麽竟忍心使百姓至於此種地步呢？最近又有南巡的詔令。南方的百姓争着携帶妻子兒女躲避逃離，流離顛沛，怨恨之聲紛紛興起。如今江、淮等地又發生大饑荒，父子兄弟相互殘食。天時人事到這個地步，陛下又進一步逼迫，怎麽能不流落成爲盜賊呢？奸雄窺探，等待時機而起事。變亂從内部發生，則想回京而無路；變亂發生在外，則望救而來不及。陛下到那時，悔恨已經來不及了。那些居於高位的大臣，專權的宦官，親近的群小人，他們哪裏有絲毫憐愛陛下的善心呢？都想陛下遠行，然後得以擅權放縱，乘機營利。那些不這樣的，也會袖手旁觀，就如同秦、越之人一樣互不相干。陛下應該翻然悔悟，頒布哀痛罪責自己的詔書。取消南巡，撤除宣府離宫，表示不再出行。打開國庫，賑濟江、淮百姓，遣散邊防軍隊，使他們回歸軍隊。洗清先前的錯誤行爲，收聚已經失散的人心。如果這樣，那麽還能有所作爲。

五，去小人。自古未有小人用事，不亡國喪身者也。今之小人簸弄威權、貪溺富貴者，實繁有徒。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爲

第五，清除小人。自古以來没有小人執政，不亡國喪身的。當今玩弄權術、貪戀富貴的小人，確實大有人在。至於最先開啓邊事，拿戰争當兒戲，使陛下耗費天下人力，

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者，則江彬之爲也。彬，行伍庸流，凶狠傲誕，無人臣禮。臣但見其有可誅之罪，不聞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心腹，付以京營重寄，使其外持兵柄，内蓄逆謀，以成騎虎之勢，此必亂之道也。天下切齒怒罵，皆欲食彬之肉。陛下亦何惜一彬，不以謝天下哉！

六，建儲貳。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托摇摇無所寄。方且遠事觀游，屢犯不測，收養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陛下殆倒置也。伏望上告宗廟，請命太后，旁諏大臣，擇宗室親賢者一人養於宫中，以繫四海之望。他日誕生皇子，仍俾出藩，實宗社無疆之福也。

員外郎陸震草疏將諫，見鞏疏稱嘆，因毁己稿，與鞏連署以進。帝怒甚，下二人詔獄，復跪午門。衆謂天子且出，鞏曰："天子出，吾當牽裾死之。"跪五日，期滿，仍繫獄。越二十餘日，廷杖五十，斥爲民。彬使人沿途刺鞏，有治洪主事知而匿之，間行得脱。

既歸，潛心著述。或米盡，日中未爨，晏如也。嘗嘆曰："人生至公卿富貴矣，然不過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千載不朽。世人顧往往以此易彼，何也？"

世宗立，召爲南京大理丞。疏請稽古正學，敬天勤民，取則堯、舜，保全君子，辨别小人。明年，入賀，卒於京師。行人張岳訟其直節，贈大

竭盡四海的資財，損傷百姓的善心，都是江彬所爲。江彬，是軍隊中的平庸之輩，凶殘狠毒傲慢怪誕，没有人臣的禮節。臣衹看到他有可殺的罪過，没有聽説他有可以賞賜的功勞。現在却賜以國君之姓，封以伯爵，以心腹相托，并將京城軍營的重任相寄托，使得他外面把持兵權，内部蓄積叛逆陰謀，形成騎虎難下的形勢，這必然是産生變亂的原因啊。天下人切齒怒罵，都恨不得吃了江彬的肉。陛下又爲什麽竟憐惜一個江彬，而不用來謝罪天下呢！

第六，設立太子。陛下年歲漸高，太子没有出生，祖宗社稷的基業摇摇欲墜，無所寄托。正要外出遠行觀賞游玩，多次遭遇意外禍患，收養的義子，布滿左右，單單不能預先立親族中的賢人以繼承大業，臣認爲陛下大概本末倒置了。誠望祭告宗廟，請命於太后，從旁詢問大臣，選擇皇室親近賢良者一人養在宫中，以寄托國人的期望。以後誕生皇子，仍讓他出任藩國，這實在是宗廟國家無窮的福分啊。

員外郎陸震草擬奏疏將要勸諫，看到黄鞏的奏疏後贊嘆不已，於是毁掉自己的草稿，和黄鞏聯名疏奏。皇帝非常憤怒，把二人關入欽犯監獄，又在午門罰跪。衆人議論天子將要出行，黄鞏説："如果天子真要出行，我必定牽着他的衣裾以死相諫。"連跪五天，期滿後，仍然拘繫獄中。過了二十多天，在朝廷杖責五十下，貶爲平民。江彬派人沿途刺殺黄鞏，有治洪主事獲知後將黄鞏藏了起來，從小道得以逃脱。

回家以後，潛心著述。有時糧斷絶，至中午還没有做飯，仍心情安然。曾經感嘆説："人生官至公卿，算得上富貴了，然而不過三四十年。衹有立身行道，纔能千年不朽。世人却往往願意以此交换彼，爲什麽呢？"

世宗即位後，召任南京大理丞。上疏請求稽考古道端正學風，敬順蒼天爲民辛勞，取法堯、舜，保全君子，辨别小人。第二年，入朝慶賀，死於京城。行人張岳頌揚他的正直氣節，追贈大

理少卿，賜祭葬。天啓初，追謚忠裕。

理少卿，賜予祭葬。天啓初年，追謚忠裕。

陸震

陸震，字汝亨，蘭谿人。受業同縣章懋，以學行知名。正德三年進士。除泰和知縣。時劉瑾擅政。以逋鹽課責縣民償者連數百人，震力白之上官，得免。鎮守中官歲徵貢絺，爲減其額。增築學舍居諸生，毁淫祠，祀忠節。浮糧累民，稽賦籍，得詭寄隱匿者萬五千石以補之。建倉縣左，儲穀待振。親行鄉落，勸課農桑。立保伍法，使民備盜。甓城七里，外爲土城十里周之。時發狼兵討賊，所至擾民。震言於總督，令毋聽檥舟，官具糧糗，以次續食，兵行肅然。督捕永豐、新淦賊，以功受賞。撫按交薦，徵爲兵部主事。泰和人生祠之。

陸震，字汝亨，蘭谿人。拜同縣章懋爲師，以學問品行而知名。正德三年中進士。授官泰和知縣。當時劉瑾獨攬朝政。因拖欠鹽税督責縣民償還者牽連到數百人，陸震極力向上級官吏陳述，纔得以免除。鎮守宦官每年徵收進貢的細葛布，陸震爲其減少數額。增建學校供諸生居住，搗毁過多的祠堂，祭祀有忠貞節操的人。定額之外的錢糧税款拖累人民，陸震稽查交税的簿籍，得到虚假寄名隱匿逃税的糧食達一萬五千石以補足。在縣左建立糧倉，儲存糧食以備賑濟災荒。親自巡行鄉間村落，鼓勵督責農業與蠶桑。制定將居民根據户籍組織起來的辦法，讓人民防備盗賊。修磚城七里，外以土城十里包圍。當時派狼兵討伐盗賊，所到之處騷擾人民。陸震告訴了總督，命令他們不要任意停泊船隻，官府準備糧食，按次序進食，士兵行進秩序井然。督責搜捕永豐、新淦的盗賊，因有功受到賞賜。巡撫、巡按交相舉薦，徵召任兵部主事。泰和人建立生祠廟奉祠他。

在部，主諸司章奏，與中人忤，改巡紫荆諸關。又以論都御史彭澤、副使胡世寧無罪，忤尚書王瓊、陸完。

在兵部，主管各司的奏章，與宦官抵觸，改任巡察紫荆各關。又因議論都御史彭澤、副使胡世寧無罪，得罪了尚書王瓊、陸完。

孝貞皇后崩，武宗至自宣府。既發喪數日，復欲北出。震抗疏曰："日者，昊天不弔，威降大戚。車駕在狩，群情惶惶。陛下單騎衝雪還宫，百官有司莫不感愴，以爲陛下前蔽而今明也。乃者梓宫在殯，遽擬游巡，臣知陛下之心必有慼然不安者。且陛下即位十有二年矣，十者干之終，十有二者支之終。當氣運周會，正修德更新時，顧乃營宣府以爲居，縱騎射以爲樂，此臣所深懼也。古人君車馬游畋之好，雖或有之，至若以外爲主，以家爲客，挈天下大器、賞

孝貞皇后去世，武宗從宣府趕回。舉辦喪事數日之後，又想北行。陸震向皇上直接上書説："近來，上天不憐憫，威嚴地降下大憂皇后去世。皇帝在外巡狩，人心惶惶。陛下獨自騎馬冒雪回宫，百官大臣莫不感慨悲愴，以爲陛下從前糊塗現在終於聖明了。現在皇后正在停柩待葬，又馬上打算巡游，臣知道陛下内心定有悲傷不安之感。而且陛下即位已十二年了，十是干的終點，十二是支的終點。時當節候流轉周回交會，正是培養善德除舊布新的時候，却營建宣府作爲住處，以放縱射獵爲樂，這是臣下所深感恐懼的。古代人君喜好車馬巡游射獵，雖然間或也有，至於以外爲主，以家爲客，把天下重器、賞罰大權

罰大柄付之於人，漠然不關意念，此古今所絶無者。伏望勉終喪制，深戒盤游。”不報。

交付給别人，態度冷漠對什麽事都不放在心上似乎與自己無關，這是古今絶對没有的。萬望陛下勉勵自己完成喪制，深深禁戒放縱游樂。”没有回音。

進武選員外郎。已，偕黄鞏諫南巡，遂下詔獄。獄中與鞏講《易》九卦，明憂患之道。同繫者率處分後事，震獨無一言。既杖，創甚，作書與諸子，“吾雖死，汝等當勉爲忠孝。吾筆亂，神不亂也”，遂卒。世宗立，贈太常少卿，予祭。

進升武選員外郎。事後，偕同黄鞏勸諫皇帝南巡，於是被打入欽犯監獄。在獄中與黄鞏研究《易》的九卦，闡明憂患之道。一同被逮捕關押的人大都處理後事，衹有陸震不説一句話。被杖打後，創傷很重，便寫信給他的兒子們，“我雖死了，你等應當奮勉盡忠盡孝。我雖然寫得亂，但是心神不亂”，隨即去世。世宗即位，贈太常少卿，并賜予祭祀。

方震等繫獄，江彬必欲致之死，絶其飲食。震季子體仁，年十五，變服爲他囚親屬，職納橐饘焉。後有詔録一子官，諸兄讓體仁，爲漳州通判，有政聲。孫可教，由進士歷南京禮部侍郎。

陸震等被關在監獄時，江彬一定想把他們置於死地，斷絶了他們的飲食。陸震的小兒子陸體仁，時年十五歲，改换衣服假裝其他囚犯的親屬，把飯裝在口袋中送進去。後有詔令録用陸震的一個兒子做官，各兄長讓給陸體仁，任漳州通判，有政績。他的孫子陸可教，由進士歷任南京禮部侍郎。

夏良勝

夏良勝，字于中，南城人。少爲督學副使蔡清所知，曰“子異日必爲良臣，當無有勝子者”，遂名良勝。正德二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調吏部，進考功員外郎。

夏良勝，字于中，南城人。少年時被督學副使蔡清所瞭解，説“此子改日必是賢良之臣，當没有能勝過此子的”，於是取名良勝。正德二年，考中鄉試第一名。第二年，成進士，授任刑部主事，調往吏部，進升爲考功員外郎。

南巡詔下，良勝具疏，與禮部主事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連署以進，言：“方今東南之禍，不獨江、淮；西北之憂，近在輦轂。廟祀之鬯位，不可以久虚；聖母之孝養，不可以恒曠。宫壼之孕祥，尚可以早圖；機務之繁重，未可以盡委。‘鎮國’之號，傳聞海内，恐生覬覦之階；邊將之屬，納於禁近，詎忘肘腋之患？巡游不已，臣等將不知死所矣。”

皇帝南巡詔書下達，夏良勝寫好奏疏，與禮部主事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聯名呈入，説：“現在東南的禍患，不僅是江、淮；西北的憂愁，近在京城。宗廟祭祀的牌位不能長期虚空；對皇后的孝敬贍養不能總是空着。後宫的懷孕徵祥，尚可以早打算；繁重的國家政務，不可以全部推委。‘鎮國’之號，傳聞於天下，恐怕會産生禍亂的根源；邊境將士之屬，接納於宫禁附近，難道忘了身邊的禍患？若巡行游樂不止，臣等將不知死於何處。”

時舒芬、黄鞏、陸震疏已前入。吏部郎中張衍瑞等十四人、刑部郎中陸俸等五十三人繼之，禮部郎中姜龍

當時舒芬、黄鞏、陸震的奏疏已在前呈入。吏部郎中張衍瑞等十四人、刑部郎中陸俸等五十三人繼後上疏，禮部郎中姜龍等十六人、兵部郎

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孫鳳等十六人又繼之。而醫士徐鏊亦以其術諫，略言："養身之道，猶置燭然，室閉之則堅，風暴之則淚。陛下輕萬乘，習嬉娛，躍馬操弓，捕魚玩獸。邇復不憚遠游，冒寒暑，涉關河，饍飲不調，肴蔌無擇，誠非養生道也。況南方卑濕，尤易致病。乞念宗廟社稷之重，勿事鞍馬，勿過醉飽，喜無傷心，怒無傷肝，欲無傷腎，勞無傷脾，就密室之安，違暴風之禍。臣不勝至願。"

諸疏既入，帝與諸倖臣皆大怒，遂下良勝、潮、九川、鞏、震、鏊詔獄，芬及衍瑞等百有七人罰跪午門外五日。而大理寺正周敘等十人，行人司副余廷瓚等二十人，工部主事林大輅、何遵、蔣山卿連名疏相繼上。帝益怒，并下詔獄。俄令敘、廷瓚、大輅等，與良勝等六人，俱跪闕下五日，加梏拲焉。至晚，仍繫獄。諸臣晨入暮出，累累若重囚，道途觀者無不泣下。而廷臣自大學士楊廷和、户部尚書石玠疏救外，莫有言者。士民咸憤，争擲瓦礫詬詈之。諸大臣皆恐，入朝不待辨色，請下詔禁言事者，通政司遂格不受疏。

是時，天連曀晝晦，禁苑南海子水涌四尺餘，橋下七鐵柱皆折如斬。金吾衛都指揮僉事張英曰："此變徵也，駕出必不利。"乃肉袒戟刃於胸，囊土數升，持諫疏當蹕道跪哭，即自刺其胸，血流滿地。衛士奪其刃，縛送詔獄。問囊土何爲？曰："恐污帝廷，灑土掩血耳。"詔杖之八十，遂死。

芬等百有七人，跪既畢，杖各三十。以芬、衍瑞、俸、龍、鳳爲倡

中孫鳳等十六人又繼後上疏。而醫士徐鏊也以其醫道進諫，大致説："養身之道，好像燃燒着的蠟燭，房屋遮閉則燃燒堅固，大風吹颳便流淚。陛下輕萬乘之軀，習於嬉戲游樂，騎馬射箭，捉魚獵獸。近來又不畏懼遠游，冒着寒暑，渡過江河，飲食不調和，菜肴無選擇，實在不是養生之道啊。何況南方低窪潮濕，更容易致病。請求以國家社稷爲重，不要從事鞍馬，不要過於醉酒飽食，喜不要傷心，怒不要傷肝，欲不要傷腎，勞不要傷脾，就享密室之安適，躲避暴風的禍患。這是臣最大的心願。"

各份奏疏呈入，皇帝和受寵幸的佞臣大怒，便逮捕夏良勝、萬潮、陳九川、黄鞏、陸震、徐鏊入欽犯監獄，舒芬、張衍瑞等一百零七人被罰跪於午門外達五天。而大理寺正周敘等十人，行人司副余廷瓚等二十人，工部主事林大輅、何遵、蔣山卿聯名奏疏相繼呈上。皇帝更加憤怒，將他們一同打入欽犯監獄。不久又令周敘、余廷瓚、林大輅等，與夏良勝等六人，全部跪於宫闕之下長達五天，并施加刑具。到晚上，仍押回囚禁於監獄。各位大臣早晨入晚上出，聯貫成串就像重囚犯，道路上觀看的人無不淚下。而朝廷大臣除大學士楊廷和、户部尚書石玠上疏解救外，没有敢於替他們説話的。士民都感到氣憤，争着投擲瓦礫辱駡。各大臣都恐慌，入朝不等察看臉色，便請求下詔令禁止言事的人，通政司便拒絶不再接受奏疏。

當時，天空接連白日昏暗，禁苑南海子水涌出四尺有餘，橋下七根鐵柱像被斬一樣折斷。金吾衛都指揮僉事張英説："這是變亂的徵兆，皇帝外出一定不吉利。"於是裸露上身把刀放於胸前，包裹幾升土，手持進諫的奏疏擋住皇帝的車駕跪下大哭，隨即自己刺破了胸膛，血流滿地。衛士奪過他的刀，將他捆綁起來送入欽犯監獄。問他裹土幹什麽？張英説："恐怕玷污了朝廷，灑土掩血罷了。"下詔杖打八十，隨後死亡。

舒芬等一百零七人罰跪完畢，各杖打三十。以舒芬、張衍瑞、陸俸、姜龍、孫鳳爲首倡的

首，謫於外，餘奪俸半歲。良勝等六人及叙、廷瓚、大輅各杖五十，餘三十人四十。鞏、震、良勝、潮、九川除名，他貶黜有差，鏊戍邊。而車駕亦不復出矣。

人，被降職外調，其餘罰奪半年俸禄。夏良勝等六人及周叙、余廷瓚、林大輅各杖打五十，其餘三十人杖打四十。黄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被除名，其餘貶謫罷黜有差别，徐鏊被罰戍守邊防。而皇帝也不再出游。

良勝既歸，講授生徒。世宗立，召復故官。尚書喬宇賢之，奏爲文選郎中，公廉多所振拔。“大禮”議起，數偕僚長力争。及席書、張璁、桂萼、方獻夫用中旨超擢，又執不可。由是爲議禮者所切齒。以久次遷南京太常少卿，未赴，外轉。給事中陳洸上書，傅會張璁等議，斥良勝與尚書宇等群結朋黨，任情擠排，遂謫良勝茶陵知州。及《明倫大典》成，詔責前郎中良勝脅持庶官，釀禍特深，黜爲民。初，良勝輯其部中章奏，名曰《銓司存稾》，凡議禮諸疏具在。爲仇家所發，再下獄。論杖當贖，特旨謫戍遼東三萬衛。逾五年，卒於戍所。穆宗立，贈太常卿。舒芬等自有傳。

夏良勝歸家後，給學生講課傳授學問。世宗即位，徵召恢復原官。尚書喬宇認爲他賢能，上奏任他爲文選郎中，公正廉潔多所提拔。“大禮”之議興起，多次偕同衆官極力抗争。到席書、張璁、桂萼、方獻夫因皇帝直接下聖旨越級進升，又堅持不許可。因此被議禮的人痛恨。因長久居此官而遷任南京太常少卿，没有赴任，轉任外官。給事中陳洸上書，附和張璁等人的議論，斥責夏良勝與尚書喬宇等人結爲朋黨，任意排擠他人，於是貶謫夏良勝爲茶陵知州。等《明倫大典》編成，下詔斥責前郎中夏良勝威脅挾持百官，釀成的禍害極深，罷黜爲平民。當時夏良勝編輯部中的奏章，取名叫《銓司存稾》，凡是議論大禮的奏疏都在。被仇家揭發，再次入獄。判處杖責贖罪，特别降聖旨貶謫戍守遼東三萬衛。過了五年，死於戍邊之地。穆宗即位，追贈太常卿。舒芬等另有傳。

萬潮

萬潮，字汝信，進賢人。正德六年進士。由寧國推官入爲儀制主事，與芬、良勝、九川稱“江西四諫”。世宗立，起故官，歷浙江提學副使。久之，遷參政，以忤權貴調廣西。屢遷陝西左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所至著聲。

萬潮，字汝信，進賢人。正德六年中進士。由寧國推官入京任儀制主事，與舒芬、夏良勝、陸九川合稱“江西四諫”。世宗即位，起任原官，歷任浙江提學副使。過了很長時間，升任參政，因得罪權貴調任廣西。多次升遷任陝西左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所到之處都很著名。

陳九川

陳九川，字惟濬，臨川人。正德九年進士。從王守仁游。尋授太常博士。既削籍，復從守仁卒業。世宗嗣位，召復故官，再遷主客郎中。正貢獻名物，節貢使犒賞費數萬。會天方國貢玉石，九川簡去其不堪者，所求蟒衣，不爲奏覆，復怒駡通事胡士紳等。士紳恚，假番人詞訐九川及會同

陳九川，字惟濬，臨川人。正德九年中進士。跟隨王守仁游學。不久授任太常博士。取消名籍後，又跟從王守仁完成學業。世宗即位，下召恢復原官，再次升遷任主客郎中。糾正貢獻的名物，節約進貢使臣的犒勞賞賜費用數萬。正遇上天方國進獻玉石，陳九川選擇除去其不能使用的，請求的蟒衣，不爲他們上奏回覆，又怒駡通事胡士紳等人。胡士紳很惱怒，藉僧人的話攻擊

館主事陳邦偁。帝怒，下二人詔獄。而是時張璁、桂萼欲傾費宏奪其位，乃屬士紳再訐九川盜貢玉饋宏製帶，詞連兵部郎中張𦖴、錦衣指揮張潮等。帝益怒，并下𦖴等詔獄。指揮駱安請攝士紳質訊，給事中解一貫等亦以爲言，帝不許。獄成，九川戍鎮海衛，邦偁等削籍有差。久之，遇赦放還，卒。

陳九川以及會同館主事陳邦偁。皇帝發怒，逮捕二人入欽犯監獄。而當時張璁、桂萼想傾軋排擠費宏奪取他的職位，於是囑胡士紳再次揭發陳九川盜竊進貢的玉石饋贈給費宏製玉帶，話語牽連到兵部郎中張𦖴、錦衣指揮張潮等。皇帝更加憤怒，一并逮捕張𦖴等人入欽犯監獄。指揮駱安請求拘捕審訊胡士紳，給事中解一貫等也這樣說，皇帝不允許。定案後，陳九川戍邊於鎮海衛，陳邦偁等被取消名籍有差等。過了很長時間，遇赦釋放歸還，去世。

張衍瑞

張衍瑞，字元承，汲人。弘治十八年進士。爲清豐知縣。以執法忤劉瑾，逮下詔獄，幾死。瑾誅，得釋，官吏部文選郎中。既杖，謫平陽同知。嘉靖初，召還，擢太常少卿。尋卒，贈太僕卿。

張衍瑞，字元承，汲人。弘治十八年中進士。任清豐知縣。因執法得罪劉瑾，被逮捕入欽犯監獄，幾乎死去。劉瑾被殺，得以釋放，任官吏部文選郎中。被杖打後，貶謫平陽同知。嘉靖初年，被召回，升任太常少卿。不久去世，贈太僕卿。

姜龍

姜龍，太倉人，見父《昂傳》。孫鳳，洛陽人。陸俸，吴縣人。周叙，九谿衛人。林大輅，莆田人。蔣山卿，儀真人。皆由進士。山卿游顧璘門，以詩名於時。既杖，鳳、俸并謫府同知，叙縣丞，大輅州判官，山卿前府都事。世宗立，悉召復故官。鳳終副使，俸知府，叙工部尚書，大輅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山卿廣西參政。

姜龍，太倉人，事迹見於其父《姜昂傳》。孫鳳，洛陽人。陸俸，吴縣人。周叙，九谿衛人。林大輅，莆田人。蔣山卿，儀真人。都是進士出身。蔣山卿游學於顧璘門下，在當時以作詩出名。被罰杖打後，孫鳳、陸俸一并被貶謫任府同知，周叙貶謫任縣丞，林大輅貶謫任州判官，蔣山卿貶謫任前府都事。世宗即位，全部徵召恢復原官。孫鳳終任副使，陸俸終任知府，周叙終任工部尚書，林大輅終任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蔣山卿終任廣西參政。

徐鏊

徐鏊，嘉定人，本高氏子。少孤，依舅京師，冒徐姓，從其業爲醫，供事内殿。既杖，謫戍烏撒。世宗即位，召還，尋擢御醫。鏊性耿介，時朝士多新貴，不知鏊，鏊亦不言前事，一官垂三十年不調。年七十，求致仕。值同縣徐學謨爲禮部郎中，引見尚書吴山。山閱牘，有諫南巡事，瞿然曰："此武廟時徐先生耶？何淹也？"兩侍郎嫌其老，學謨抗聲

徐鏊，嘉定人，本是高氏的兒子。年少時失去雙親，依附京城的舅舅生活，於是假托徐姓，隨從其舅行醫，供職於内殿。遭杖打後，被貶謫戍守烏撒。世宗即位，被召回，不久升任御醫。徐鏊性格耿直，當時朝臣多是新進權貴，不瞭解徐鏊，徐鏊也不提起以前的事，一個官職將近三十年不調任。七十歲時，請求退休。當時正值同縣的徐學謨任禮部郎中，引導他入見尚書吴山。吴山閱讀案牘，有勸諫南巡的事，很吃驚地說："這是武廟時的徐先生嗎？怎麼久留不升遷這麼

曰：“鏊雖老，然少與舒狀元同患難，爲可敬耳。”又久之，始還院判。自引歸，卒年八十三。

長時間呢?”兩位侍郎嫌徐鏊年老，徐學謨抗聲說：“徐鏊雖然年老，然而年輕時與舒狀元共患難，實在可敬啊。”又過了很長時間，纔遷任院判。自己請求退休，終年八十三歲。

姚繼巖(等)

時同受杖者，吏部則姚繼巖，行人則陶滋、巴思明、李錫、顧可久、鄧顯麒、熊榮、楊秦、王懋、黄國用、李儼、潘鋭、劉黻、張岳，大理寺則寺正金罍，寺副孟庭柯、張士鎬、郝鳳升、傅尚文、郭五常，評事姚如皋、蔡時，并謫官。世宗立，召還。張英亦得贈官予祭，授弟雄都指揮僉事。

當時一同受杖打的，吏部有姚繼巖，行人有陶滋、巴思明、李錫、顧可久、鄧顯麒、熊榮、楊秦、王懋、黄國用、李儼、潘鋭、劉黻、張岳，大理寺有寺正金罍，寺副孟庭柯、張士鎬、郝鳳升、傅尚文、郭五常，評事姚如皋、蔡時，一并被貶謫。世宗即位，召回。張英也得以追贈官職賜予祭祀，授其弟張雄官都指揮僉事。

姚繼巖，南通州人，張衍瑞同年生也。當遷文選郎中，讓衍瑞。嘉靖初，歷太常少卿，伏闕争“大禮”。甘貧約，遠權勢。及卒，不能成喪。

姚繼巖，南通州人，與張衍瑞爲同年諸生。應當遷任文選郎中，讓位於張衍瑞。嘉靖初年，歷任太常少卿，直接上疏抗争“大禮”。甘於貧窮簡約，遠離權勢。到他去世時，不能辦成喪事。

何遵

何遵，字孟循，江寧人。家貧，父命之賈，不願也，去爲儒。舉正德九年進士。吏部尚書陸完聞其名，使子弟從學。及選臺諫，遵引疾曰：“不可因人進也。”授工部主事，榷木荆州。下令税自百金以下减三之一，風濤敗貲者勿算。入算者手實其數自識之，藏於郡帑，數日一會所入。比去，不私一錢。

何遵，字孟循，是江寧人。家裏貧窮，父親命令他經商，何遵不願，離家做了一名儒生。考中正德九年進士。吏部尚書陸完聽到他的名聲，讓自己的子弟跟從他求學。等被選爲臺諫，何遵稱病推辭說：“不能靠他人進升。”授官工部主事，在荆州徵税。下令賦税從一百兩以下减少三分之一，風浪侵蝕失去財産的不交納賦税。交納賦税的親自核實數目并親自記下來，藏於郡的倉庫裏，幾日計算一次收納數目。等到離職，不私取一錢。

帝將南巡，以進香東嶽爲詞。遵抗言：“淫祠無福。萬一宗藩中藉口奉迎，潛懷不軌，則福未降而禍已隨。”蓋指宸濠也。諸權倖見疏，遏勿進。時黄鞏等已得罪，遵復與同官林大輅、蔣山卿上疏乞罷南巡，極言江彬怙權倡亂，鞏等無罪，願特寬宥，毋使後世有殺諫臣名。帝怒，下詔獄，廷杖四十。創甚，肢體俱裂，

皇帝將到南方巡游，以到東嶽進香爲藉口。何遵直接上奏說：“過濫的祭祀不會得福。萬一宗室藩王中有人藉口奉迎，暗中心懷反叛，則福没有降臨而禍已隨着而來。”指的是朱宸濠。各權奸幸臣見到上疏，截留没有呈上。當時黄鞏等已被判罪，何遵又與同僚林大輅、蔣山卿上疏請求取消南巡，極力陳説江彬依仗權勢帶頭倡導動亂，黄鞏等無罪，希望特别寬赦他們，不使後世有殺害諫臣之名。皇帝發怒，將他打入欽犯監

越二日遂卒，年三十四。家貧，僚友助而殮之。

獄。於朝廷上杖打四十。創傷甚重，肢體全部破裂，過了二日便去世，時年三十四歲。家境貧窮，同僚朋友資助纔將其收殮。

當遵草疏時，家僮前，抱持哭曰："主縱不自計，獨不念老親幼子乎？"遵執筆從容曰："爲我謝大人，兒子勿令廢學足矣。"死之日，其父方與家人祭墓歸，有鳥悲鳴，心異之。或傳工部有以言獲罪者，父長號曰："遵死矣！"已而果然。

當何遵起草奏疏時，家僮上前，抱住他哭泣着說："主上縱使不顧念自己，難道不顧念雙親和年幼的孩子嗎？"何遵拿着筆從容地說："替我告謝父親大人，不讓兒子荒廢學業就可以了。"何遵去世那天，其父正與家人祭祀祖墓歸來，有鳥悲鳴，心裏感到驚異。有人傳言工部有人因進言被判罪，其父長聲呼號說："何遵死了！"後來果真如此。

時先遵受杖死者，刑部主事鄆城劉校、照磨汲人劉珏。與遵同死杖下者，陸震而外，大理評事長樂林公黼，行人司副鄱陽余廷瓚，行人盱眙李紹賢、澤州孟陽、玉山詹軾、安陸劉概、祥符李惠。

當時先於何遵被杖打致死的有，刑部主事鄆城劉校、照磨汲縣人劉珏。與何遵一同死於杖下的，除陸震以外，有大理評事長樂林公黼，行人司副鄱陽余廷瓚，行人盱眙李紹賢、澤州孟陽、玉山詹軾、安陸劉概、祥符李惠。

劉校

劉校，字宗道。性至孝。母胡教子嚴，偶不悦，輒長跪請罪，母悦乃起。正德六年，與詹軾、劉概同舉進士，授刑部主事。迎父就養，卒於途。校奔赴，抱尸痛哭幾絶。面有塵，以舌舐而拭之。及起故官，帝將南巡，刑曹諫疏，校所草也。杖將死，大呼曰："校無恨，恨不見老母耳！"子元婁，年十一，哭於旁。校曰："爾讀書不多，獨不識事君致身義乎？善事祖母及母，毋愧而父。"遂絶。劉珏，由貢士。

劉校，字宗道。性情特别孝順。母親胡氏教子嚴格，偶有不悦，劉校便長跪請罪，直到母親高興纔起來。正德六年，與詹軾、劉概一同考中進士，授官刑部主事。迎接父親到身邊贍養，其父死於途中。劉校急忙奔喪，抱尸痛哭幾乎氣絶。其父面有塵土，劉校便用舌頭爲他舐拭。等起用任原官，皇帝打算到南方巡游，刑部屬官進諫的奏疏由劉校起草。被杖打將死時，大呼說："劉校無遺憾，遺憾的是不能見到老母！"兒子劉元婁，時年十一歲，在旁邊哭泣。劉校說："你讀書不多，難道不知獻身事君的大義嗎？好好侍奉祖母和母親，不要愧對你的父親。"隨即氣絶。劉珏，由貢士任官。

林公黼

林公黼，字質夫。父母喪，三年蔬粥，不入内。正德十二年，與李紹賢、李惠同舉進士。諸曹諫南巡者，皆罰跪闕前，諸奸又日以危言恫喝，聞者惴惴。以故，户曹不敢出疏，工曹諫者止三人。獨大理闔署諫，故帝怒加甚。公黼夜草疏，時聞暗中泣嘆

林公黼，字質夫。父母死，三年吃蔬菜稀飯，不入内室。正德十二年，與李紹賢、李惠同時考中進士。各部屬官勸諫皇帝到南方巡游的人，都罰跪在宫闕前，衆奸佞又每天以危言恫嚇，聽到的人都惴惴恐懼。因此，户部曹官不敢上疏，工部曹官進諫的衹有三人。惟獨大理寺整個官署諫諍，所以皇帝更加發怒。林公黼連夜草

聲，不顧。比入獄，黄鞏與語，嘆曰："吾取友遍天下，乃近遺質夫。古人謂入險不驚，殆斯人乎!" 公黼體羸，竟不勝杖而卒。

擬奏疏，時而聽到暗中哭泣嘆息之聲，却不顧及。等到入獄，黄鞏與他説話，嘆息説："我交朋友遍天下，却在近處遺失質夫。古人説進入險境而不驚慌，大概就是這個人啊!" 林公黼身體羸弱，最終經受不起杖擊而死。

余廷瓚

余廷瓚，字伯獻。與孟陽皆正德九年進士。當禮、兵二曹之進諫也，廷瓚亦率其僚陳巡游十不可，通政司獨留之。居數日，諸曹已罰跪，疏始上。帝愈怒，掠治尤嚴。

余廷瓚，字伯獻。與孟陽都是正德九年的進士。禮、兵二部屬官進諫時，余廷瓚也率領他的同僚陳述巡游十不可，通政司單獨把他的奏疏留下。過了幾天，各部屬官已被罰跪，他們的奏疏纔呈上。皇上愈加憤怒，懲治更加嚴厲。

李紹賢

李紹賢，字崇德。嘗頒詔至徐州，監倉中使席班首，紹賢立命撤其席，中使愕然去。比逮繫，見中官猶奴視之。

李紹賢，字崇德。曾頒布詔書到徐州，監倉宦官座席在班列之首，李紹賢立即命令撤銷他的席位，宦官很吃驚地離開。等到李紹賢被逮捕，見到宦官仍然像對待奴僕一樣。

孟陽

孟陽，字子乾。吏部侍郎春之子。爲行人，久不遷，或諷之見當路，陽不可。及是，語諸僚："此舉繫社稷安危，一命之士皆與有憂，豈必言官乃當效死?" 父春，前巡撫宣府，有軍功，忤中官張永罷歸。聞子死諫，哭之以詩，語甚悲壯，人争傳之。

孟陽，字子乾。吏部侍郎孟春的兒子。任行人官，長期得不到遷升，有人暗示他去拜見當權之人，孟陽不答應。等到被杖打時，孟陽告訴各同僚："此舉關係到國家的安危，最低的一命之士都憂慮國家，難道一定是諫官纔應當獻身嗎?" 其父孟春，以前巡撫宣府，有軍功，得罪宦官張永被罷免歸家。聽説兒子因進諫而死，作詩哭奠，話語非常悲壯，人們争相傳誦。

詹軾

詹軾，字敬之。爲人開爽磊落，善談論。從父瀚，字汝約，與公黼同舉進士。時方爲刑部主事，亦以諫受杖。軾死，爲經紀其喪以歸。嘉靖中，瀚争"大禮"，再受杖。每陰雨創痛，曰:"吾無愧敬之地下，足矣。" 積官刑部侍郎。

詹軾，字敬之。爲人開朗爽快光明磊落，善於談論。叔父詹瀚，字汝約，與林公黼一同考中進士。當時任刑部主事，也因進諫遭受杖罰。詹軾死，爲他辦理喪事而歸家。嘉靖年間，詹瀚争論"大禮"，再次受到杖打。每到陰雨時創傷作痛，詹瀚便説："吾無愧於地下的詹敬之，這已足够了。" 屢次升官至刑部侍郎。

劉槪

劉槪，字平甫。李惠，字德卿，尚書鉞之子。世宗立，贈遵、校尚寶卿，珏刑部主事，公黼、廷瓚太常丞，紹賢御史。各賜祭，録一子入國學。

劉槪，字平甫。李惠，字德卿，尚書李鉞的兒子。世宗即位，贈何遵、劉校爲尚寶卿，劉珏爲刑部主事，林公黼、余廷瓚爲太常丞，李紹賢爲御史。各賜予祭祀，録用一個兒子入國學。

其以創死稍後者，禮部員外郎慈谿馮涇，驗封郎中吴江王鑾，行人昌黎王瀚。

稍後因創傷而死的人有，禮部員外郎慈谿馮涇，驗封郎中吴江王鑾，行人昌黎王瀚。

馮涇

馮涇，字伯清，與瀚皆正德九年進士。涇以孝友稱。既卒，家貧不能還喪。世宗立，吏部以狀聞，賜米二十斛，命有司厚恤其家。

馮涇，字伯清，與王瀚都是正德九年進士。馮涇以孝敬尊親友善兄弟著稱。死後，家庭貧窮不能回鄉治喪。世宗即位，吏部把他的情况上報，賜米二十斛，命令主管部門優厚撫恤他的家室。

王鑾 王瀚

王鑾，字汝和。正德六年進士。試政吏部，爲尚書楊一清所知，擢文選主事。朝夕扃户，人罕得見。再遷驗封郎中。被創，逾年卒。王瀚亦前卒。世宗立，贈御史，賜祭。

王鑾，字汝和。正德六年考中進士。在吏部試官，被尚書楊一清瞭解，提升任文選主事。整日閉户呆在屋内，人們很少看到他。二次升遷任驗封郎中。遭受杖擊創傷，過了一年去世。王瀚也在他之前去世。世宗即位，追贈御史，賜予祭祀。

當諸曹連章迭諫，江彬怒甚。陰屬典詔獄者重其杖，以故諸臣多死。哭聲徹禁掖，帝亦爲感動，竟罷南巡，諸臣之力也。

當各部屬官接連上奏進諫時，江彬特别憤怒。暗暗叮囑主管欽犯監獄者重打，因此諸位大臣多死亡。哭聲響徹宫禁，皇帝也爲之而感動，最終取消了南巡，這是諸位大臣努力的結果。

嘉靖初，主事仵瑜上疏曰："正德間，給事、御史挾勢凌人，趨權擇便，凡朝廷大闕失，群臣大奸惡，緘口不言。一時犯顔敢諍，視死如歸，或拷死闕廷，或流竄邊塞，皆郎中、員外、主事、評事、行人、照磨、庶吉士，非有言責者。張英本一武夫，抗言就死，行道悲傷。今幸聖皇御極，褒恤忠良，諸給事、御史更何顔復立清明之朝？請加黜罰，以示創懲。"章下吏部。瑜後以争"大禮"杖死，自有傳。

嘉靖初年，主事仵瑜上疏説："正德年間，給事、御史挾持權勢欺壓人，争奪政權擇取便利，凡是朝廷大的闕失，群臣中大的奸詐邪惡之人，都閉口不言。一時觸犯龍顔敢於諫諍，視死如歸，有的在宫廷被拷打致死，有的被流放到邊塞，都是郎中、員外、主事、評事、行人、照磨、庶吉士，他們都是没有進諫職責的人。張英本是一名武將，直接進諫走向死地，道路上的行人爲之悲傷。現在幸好皇上即位，褒揚撫恤忠良之臣，各位給事、御史又有何臉面再立於清明的朝廷之上呢？請加以罷黜處罰，以示懲戒。"奏章下發吏部。仵瑜後因争論"大禮"被杖打致死，另有傳。

贊曰：李文祥、孫磐甫釋褐觀政，未列庶位；胡爟以下率諸曹尚書郎，或冗散卑末。非司風憲，當言路，以諫諍爲盡職也。抗言極論，竄謫接踵，而來者愈多；死相枕籍，而

贊曰：李文祥、孫磐剛剛作官實習政務，没有進入百官的行列；胡爟以下大多是各部曹的尚書郎，有的是閑散低下官職的人。他們并非主掌御史，身在諫官之路，衹是以直言勸諫爲盡職盡責。直言上疏，極力論争，被放逐貶謫的接踵而

赴蹈恐後。其抵觸權倖，指斥乘輿，皆切於安危之至計。若張英陷胸以悟主，徐鏊托術以諷諭，誠心出於忠愛，抑尤人所難能者矣。

至，而後繼者越來越多；死者遍地，而後來者仍然前赴後繼惟恐落在別人的後面。他們反對權奸幸臣，指斥皇上，都是事關安危的最好建議。如張英刺胸以使皇上省悟，徐鏊藉醫術來委婉勸諫，的確出於忠誠敬愛之心，而這些尤其是一般人難以做到的。

明史卷一百九十

列傳第七十八

楊廷和　梁儲　蔣冕　毛紀　石珤（兄）玠

楊廷和

楊廷和，字介夫，新都人。父春，湖廣提學僉事。廷和年十二舉於鄉。成化十四年，年十九，先其父成進士。改庶吉士，告歸娶，還朝授檢討。廷和爲人美風姿，性沉静詳審，爲文簡暢有法。好考究掌故、民瘼、邊事及一切法家言，鬱然負公輔望。

楊廷和，字介夫，新都人。父親楊春，官居湖廣提學僉事。楊廷和十二歲時參加鄉試考中舉人。成化十四年，十九歲，比他父親先考中進士。改庶吉士，告假回家結婚，回朝後授官檢討。楊廷和長得英俊瀟灑，性格沉静穩重，善於觀察思考，寫文章簡潔流暢有章法。喜歡考察研究典故、民情、邊防事務及一切法家理論，志氣高遠，心懷成爲宰輔重臣的願望。

弘治二年進修撰。《憲宗實録》成，以預纂修進侍讀。改左春坊左中允，侍皇太子講讀。修《會典》成，超拜左春坊大學士，充日講官。正德二年，由詹事入東閣，專典誥敕。以講筵指斥佞幸，忤劉瑾，傳旨改南京吏部左侍郎。五月，遷南京户部尚書。又三月召還，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明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瑾摘《會典》小誤，奪廷和與大學士李東陽等俸二級。尋以成《孝宗實録》功還之。明年加光禄大夫、柱國，遷改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弘治二年升任修撰。《憲宗實録》修成，因參與纂修升任侍讀。改任左春坊左中允，侍皇太子講讀。《會典》修成後，又破格提升爲左春坊大學士，擔任日講官。正德二年，由詹事進入東閣，專門掌管草擬誥命、敕書。因在御前講經解史斥責諂媚得寵的佞幸之人，觸犯劉瑾，傳達聖旨改任南京吏部左侍郎。五月，升任南京户部尚書。過了三個月被召回朝廷，提升兼文淵閣大學士，參與機密事務。第二年加官爲少保兼太子太保。劉瑾摘録《會典》中的一些小錯誤，奪去楊廷和和大學士李東陽等人的二級官俸。不久因修成《孝宗實録》的功勞把兩級官俸還給了他。第二年加官光禄大夫、柱國，升遷改任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時瑾横益甚，而焦芳、張綵爲中外媾。廷和與東陽委曲其間，小有劑救而已。安化王寘鐇反，以誅瑾爲名。廷和等草赦詔，請擢邊將仇鉞，以離賊黨。鉞果執寘鐇。會張永發瑾

當時劉瑾更加横行霸道，而且焦芳、張綵又與他内外勾結。楊廷和和李東陽在其中盡力周旋調和，衹有小小的補救而已。安化王朱寘鐇起兵造反，以誅殺劉瑾爲名。楊廷和等起草赦免詔書，請提拔邊防大將仇鉞，以離間賊黨。仇鉞果

罪，瑾伏誅，廷和等乃復論功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予一子中書舍人。

然把寘鐇抓起來。適逢張永揭發劉瑾的罪狀，劉瑾伏罪被誅，楊廷和等人於是又論功升任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賜予他的一個兒子官任中書舍人。

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反，楊一清薦馬中錫討之。廷和言："中錫，文士也，不任此。"時業已行，果不能平賊。廷和請逮中錫下獄，以陸完代之，而斬故受賕縱賊者參將桑玉。已，又用學士陳霽言，調諸邊兵討河南賊趙鐩等，而薦彭澤爲總制。賊平論功，録廷和一子錦衣衛千户，辭。特加少師、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東陽致政，廷和遂爲首輔。

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造反，楊一清推薦馬中錫前往征討。楊廷和說："馬中錫，是一個文人，不能勝任這一重任。"當時已經命令馬中錫前去，果然不能平定流賊。楊廷和請求逮捕馬中錫入獄，以陸完代替他，斬原來接受賄賂縱容流賊的參將桑玉。隨後，武宗又聽從學士陳霽之言，調各鎮邊兵征討河南賊趙鐩等人，而推薦彭澤爲總制。流賊被討平後論功，録用楊廷和的一個兒子爲錦衣衛千户，楊廷和推辭。特別加官少師、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退休，於是楊廷和成爲內閣首輔。

張永既去瑾而驕，捕得男子臂龍文者以爲功，援故太監劉永誠例，覬封侯。廷和言"永誠從子聚自以戰功封伯耳，且非永誠身受之也"，乃止。彭澤將西討鄢本恕，問計廷和。廷和曰："以君才，賊不足平，所戒者班師早耳。"澤後破誅本恕等即班師，而餘黨復猥起不可制。澤既發復留，乃嘆曰："楊公先見，吾不及也。"

張永在除去劉瑾之後，也開始驕横起來。他抓了一個手臂上刺着龍紋的男子以爲功勞，引用故太監劉永誠的事例，希圖封侯。楊廷和說："劉永誠的侄子劉聚是自己因戰功而被封伯爵的，并不是劉永誠親身受封。"於是被制止。彭澤將西進討伐鄢本恕，向楊廷和詢問計策。楊廷和說："憑你的才能，賊不難平定，要警惕的衹是不要過早地班師回朝。"彭澤後來破賊誅殺了鄢本恕等人，隨即班師，而鄢本恕的餘黨又重新起來作亂而不可制止。彭澤出發後又留下，於是感慨地說："楊公有先見之明，我不如他啊。"

乾清宫災，廷和請帝避殿，下詔罪己，求直言。因與其僚上疏，勸帝早朝晏罷，躬九廟祭祀，崇兩宫孝養，勤日講。復面奏開言路，達下情，還邊兵，革宫市，罷皇店，出西僧，省工作，減織造，凡十餘條，皆切至。帝不省。尋以父卒乞奔喪，不許。三請乃許，遣中官護行。旋復起之，三疏辭，始許。閣臣之得終父母喪者，自廷和始也。

乾清宫發生火災，楊廷和請武宗避開大殿，下詔批評自己的過錯，徵求正直之言。因而與下屬官員一起上疏，勸武宗早些上朝，晚些退朝，親自參加九廟祭祀，尊崇對兩宫皇后的孝順供養，勤於每天的經史講習。又面奏廣開言路、瞭解民情、遣還邊兵、革除宫市、罷除皇店、趕走西僧、減省土木建築、減少織造，一共十多條，都切中時弊。但武宗不省察。不久因父親去世，請求允許奔喪，武宗不許。楊廷和三次請求，武宗纔同意，派宦官護送。没過多久，又在守喪期間起用他，楊廷和連上三疏推辭，纔得以允許。內閣大臣得以守滿喪期的，從楊廷和開始。

服甫闋，即召至。帝方獵宣府，

服喪期剛滿，楊廷和就被武宗召回。當時武

使使賜廷和羊酒、銀幣。廷和疏謝，因請迴鑾，不報。復與大學士蔣冕馳至居庸，欲身出塞請。帝令谷大用扼關門，乃歸。帝命迴鑾日群臣各製旗帳迎，廷和曰："此里俗以施之親舊耳。天子至尊，不敢瀆獻。"帝再使使諭意，執不從，乃已。

宗正在宣府狩獵，派使臣賜給楊廷和羊酒、銀兩和錦帛。楊廷和上疏謝恩，趁機請武宗回京，武宗没有答覆。楊廷和又與大學士蔣冕馳馬到居庸關，想親自出塞請武宗回來。皇帝命令谷大用把守關門，他纔回京。皇帝命令回京之日群臣各做旗幟到帳前來迎接，楊廷和説："這是民間百姓用來表示對故舊的親熱而已。天子最爲尊貴，我們不敢褻瀆進獻。"皇帝再次派使臣前來説明意思，但楊廷和執意不從，武宗衹好作罷。

當廷和柄政，帝恒不視朝，恣游大同、宣府、延綏間，多失政。廷和未嘗不諫，俱不聽。廷和亦不能執奏。以是邑邑不自得，數移疾乞骸骨，帝亦不聽。中官谷大用、魏彬、張雄，義子錢寧、江彬輩，恣横甚。廷和雖不爲下，然亦不能有所裁禁，以是得稍自安。

當楊廷和主持朝政的時候，皇帝經常不上朝處理政事，放縱地在大同、宣府、延綏一帶游玩，政事多有所失。楊廷和經常上疏勸諫，武宗都不聽。楊廷和也不能堅持奏請。因此憂心忡忡不能自安。多次稱病請求退休還鄉，皇帝也不聽從。宦官谷大用、魏彬、張雄，義子錢寧、江彬等人十分放縱驕横。楊廷和雖然不屈從於他們，但也不能對他們有所制裁禁止，因而得以稍稍自安。

御史蕭淮發寧王宸濠反謀，錢寧輩猶庇之，詆淮離間。廷和請如宣宗諭趙王故事，遣貴戚大臣齎敕往諭，收其護衛屯田。於是命中官賴義、駙馬都尉崔元等往，未至而宸濠反。帝欲帥師親征，廷和等力阻之。帝乃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統各京邊將士南討。而安邊伯許泰爲威武副將軍、左都督劉暉爲平賊將軍前驅，鎮守、撫、按悉聽節制。命廷和與大學士毛紀居守。以乾清、坤寧二宫工成，推恩録一子錦衣衛副千户，辭。時廷和當草大將軍征南敕諭，謝弗肯，帝心恚。會推南京吏部尚書劉春理東閣誥敕，以廷和私其鄉人，切責之。廷和謝罪，乞罷，不許。少師梁儲等請與俱罷，復不許。廷和方引疾不入，帝遂傳旨行之。時十四年八月也。

御史蕭淮揭發寧王朱宸濠的造反陰謀，錢寧等人還想包庇寧王，譴責蕭淮離間皇上骨肉。楊廷和請求按照宣宗諭令趙王的事例，派貴戚大臣帶着敕書前往宣諭，收回他的護衛屯田。於是命令宦官賴義、駙馬都尉崔元等前往，尚未到達而朱宸濠就起兵造反了。皇帝想帶領軍隊親征，楊廷和等人極力勸阻。皇帝於是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統領各京邊將士往南征討。而安邊伯許泰爲威武副將軍、左都督劉暉爲平賊將軍前驅，鎮守、巡撫、巡按全部聽從指揮。命令楊廷和與大學士毛紀留守京城。因乾清宫、坤寧宫兩宫修建完工，推廣恩惠録楊廷和一子爲錦衣衛副千户，楊廷和推辭。當時楊廷和應當起草大將軍征南敕諭，他辭謝不肯，皇帝心裏忿恨。恰逢推舉南京吏部尚書劉春處理東閣誥命敕書，以楊廷和偏袒他的同鄉人，嚴厲斥責他。楊廷和上疏謝罪，請求罷免自己的官職，不被允許。少師梁儲等請求與他一同罷官，又不允許。楊廷和正稱病不入朝，皇帝於是傳旨軍隊出發南征。當時是正德十四年八月。

帝既南，兩更歲朔。廷和頗以鎮靜持重，爲中外所推服。凡請迴鑾者數十疏，皆不復省。帝歸，駐蹕通州。廷和等舉故事，請帝還大内御殿受俘，然後正宸濠等誅，而帝已不豫。趣召廷和等至通州受事，即行在執宸濠等僇之，駕乃旋。

明年正月，帝郊祀，嘔血輿疾歸，逾月益篤。時帝無嗣。司禮中官魏彬等至閣言，國醫力竭矣，請捐萬金購之草澤。廷和心知所謂，不應，而微以倫序之説風之，彬等唯唯。三月十四日丙寅，谷大用、張永至閣，言帝崩於豹房，以皇太后命，移殯大内，且議所當立。廷和舉《皇明祖訓》示之，曰："兄終弟及，誰能瀆焉。興獻王長子，憲宗之孫，孝宗之從子，大行皇帝之從弟，序當立。"梁儲、蔣冕、毛紀咸贊之，乃令中官入啓皇太后，廷和等候左順門下。頃之，中官奉遺詔及太后懿旨，宣諭群臣，一如廷和請，事乃定。

廷和遂以遺詔令太監張永、武定侯郭勛、安邊伯許泰、尚書王憲選各營兵，分布皇城四門、京城九門及南北要害，廠衛御史以其屬捍掫。傳遺命罷威武營團練諸軍，各邊兵入衛者俱重賚散歸鎮，革皇店及軍門辦事官校悉還衛，哈密、土魯番、佛郎機諸貢使皆給賞遣還國，豹房番僧及少林僧、教坊樂人、南京快馬船、諸非常例者，一切罷遣。又以遺詔釋南京逮繫囚，放遣四方進獻女子，停京師不急工務，收宣府行宮金寶歸諸内庫。中外大悦。

時平虜伯江彬擁重兵在肘腋間，知天下惡之，心不自安。其黨都督僉

皇帝南行之後，經過兩年。楊廷和多因鎮静穩重，被朝廷内外所推重誠服。請求武宗回駕的奏疏共有數十封，都不再省察。皇帝從南方返回，駐扎在通州。楊廷和等舉出以前的事例，請皇帝回大内御殿舉行受俘儀式，然後把朱宸濠等人正法，但皇帝已感到身體不舒適。迅速召楊廷和等人到通州接受重要事務。就在行在所拘執朱宸濠等人誅殺掉，纔返回京城。

第二年正月，皇帝行郊天祭禮，因吐血急忙乘車而歸，一月之後病情更加嚴重。當時皇帝没有兒子。司禮太監魏彬等到内閣説，國醫已盡全力了，請捐萬金招募民間醫生。楊廷和心裏知道他們所説的是什麽意思，不回答他，而暗中用倫禮次序之説諷喻他，魏彬等唯唯答應。三月十四日丙寅，谷大用、張永到内閣，説皇帝已在豹房去世，根據皇太后的命令，移遺體到大殿，并討論由誰來繼承皇位。楊廷和舉出《皇明祖訓》給他們看，并説："兄死弟承，誰能褻瀆呢？興獻王的長子，是憲宗的孫子，孝宗的侄子，大行皇帝的堂弟，按倫序應當繼承皇位。"梁儲、蔣冕、毛紀都贊同，於是命令宦官入内宫啓奏皇太后，楊廷和等人等候在左順門下。不一會兒，宦官奉遺詔和皇太后懿旨，宣告群臣，全部按照楊廷和的請求辦理，事情就這樣決定下來。

楊廷和於是按遺詔命令太監張永、武定侯郭勛、安邊伯許泰、尚書王憲選各營兵士，分布在皇城四門、京城九門以及南北要害之地，東廠、錦衣衛、御史率部屬保衛内宫和巡視打更。傳達遺命罷除威武營團練各軍，各邊兵入京侍衛的都發給重賞解散歸各鎮，革除皇店，軍門辦事官校全部返回各衛，哈密、土魯番、佛郎機各朝貢使者都給予賞賜遣送回國，豹房番僧和少林僧、教坊樂人、南京快馬船及各種非規定之例的，全部罷除遣返。又以遺詔釋放南京關押的囚犯，放還各地進獻的女子，停止京城不急需的工程，收回宣府行宫的金寶送歸内庫。朝廷内外非常高興。

此時平虜伯江彬掌握重兵在京師要地，知道天下百姓都厭惡他，心裏感到不安寧。他的同

事李琮尤狠黠，勸彬乘間以其家衆反，不勝則北走塞外。彬猶豫未决。於是廷和謀以皇太后旨捕誅彬，遂與同官蔣冕、毛紀及司禮中官温祥四人謀。張永伺知其意，亦密爲備。司禮魏彬者，故與彬有連。廷和以其弱可脅也，因題大行銘旌，與彬、祥及他中官張鋭、陳嚴等爲詳言江彬反狀，以危語怵之。彬心動，惟鋭力言江彬無罪，廷和面折之。冕曰："今日必了此，乃臨。"嚴亦從旁贊决，因俾祥、彬等入白皇太后。良久未報，廷和、冕益自危。頃之，嚴至曰："彬已擒矣。"彬既誅，中外相慶。

黨都督僉事李琮尤其狠毒狡猾，勸江彬乘機以他的家兵造反，如不能成功便向北逃往塞外，江彬猶豫不决。於是楊廷和謀劃以皇太后的名義逮捕誅殺江彬，便與同僚蔣冕、毛紀和司禮太監温祥四人合謀。張永探聽得知這一意圖，也秘密作準備。司禮魏彬，以前與江彬有聯係。楊廷和認爲他軟弱可以脅迫，因此藉題寫大行銘旌的機會，對魏彬、温祥以及其他宦官張鋭、陳嚴等詳細述説江彬的反叛迹象，用使人吃驚的話嚇唬他。魏彬心動，祇有張鋭極力説江彬無罪，楊廷和當面斥責他。蔣冕説："今日必須了結此事，方可哭臨大行皇帝。"陳嚴也從旁幫助决定，因而讓温祥、魏彬等入宫告知皇太后。過了好長時間没有回音，楊廷和、蔣冕更感到危險。一會兒，陳嚴來報説："江彬已被抓住了。"江彬被誅後，朝廷内外相互慶賀。

廷和總朝政幾四十日，興世子始入京師即帝位。廷和草上登極詔書，文書房官忽至閣中，言欲去詔中不便者數事。廷和曰："往者事齟齬，動稱上意。今亦新天子意耶？吾儕賀登極後，當面奏上，問誰欲削詔草者。"冕、紀亦相繼發危言，其人語塞。已而詔下，正德中蠹政釐抉且盡。所裁汰錦衣諸衛、内監局旗校工役爲數十四萬八千七百，減漕糧百五十三萬二千餘石，其中貴、義子、傳升、乞升一切恩倖得官者大半皆斥去。中外稱新天子聖人，且頌廷和功。而諸失職之徒銜廷和次骨，廷和入朝有挾白刃伺輿旁者。事聞，詔以營卒百人衛出入。帝御經筵，廷和知經筵事。修《武宗實録》，充總裁。廷和先已加特進，一品滿九載，兼支大學士俸，賜敕旌諭。至是加左柱國。帝召對者三，慰勞備至。廷和益欲有所發攄，引用正人，布列在位。

楊廷和總理朝政近四十天，興世子纔進京繼承皇帝位。楊廷和起草呈上皇帝登極詔書，文書房官忽然到内閣，説想去掉在詔書中不便提及的幾件事。楊廷和説："以前的事上下意見不合，動輒就稱是皇上旨意。現在也是新天子的意思嗎？我們在慶賀登極之後，將當面上奏，詢問到底是誰想削改詔書草稿。"蔣冕、毛紀也相繼説明這種做法的危害，那個人無言可答。不久登極詔書下發，正德年間的弊政幾乎全部被革除。所裁汰的錦衣各衛、内監局的旗校工役總數十四萬八千七百人，減免漕糧一百五十三萬二千多石，那些宦官、義子、傳升、乞升等一切靠武宗恩寵而得官的人大半都被罷免。朝廷内外稱新天子是聖人，并且贊頌楊廷和的功績。但衆失去官職的人對楊廷和刻骨仇恨。楊廷和上朝時有人帶刀在他的轎子旁窺視。事情上報，下詔派京營兵一百人護衛出入。皇帝駕臨御前講席，楊廷和主管經筵事務。修撰《武宗實録》，楊廷和充任總裁官。楊廷和在此之前已加特進，一品官已滿九年，兼領大學士俸禄，賜給敕書表揚。至此加封左柱國。皇帝多次召見對答，慰勞備至。楊廷和更想有所作爲，引薦任用正直之人，把他們安置在各個位置上。

給事、御史交章論王瓊罪狀，下詔獄。瓊迫，疏訐廷和以自解。法司當瓊奸黨律論死。瓊力自辨，得減戍邊。或疑法司承廷和指者。會石珤自禮部尚書掌詹事府，改吏部，廷和復奏改之掌詹事司誥敕。人或謂廷和太專。然廷和以帝雖冲年，性英敏，自信可輔太平，事事有所持諍。錢寧、江彬雖伏誅，而張鋭、張忠、于經、許泰等獄久不決。廷和等言："不誅此曹，則國法不正，公道不明，九廟之靈不安，萬姓之心不服，禍亂之機未息，太平之治未臻。"帝乃籍没其貲産。廷和復疏請敬天戒，法祖訓，隆孝道，保聖躬，務民義，勤學問，慎命令，明賞罰，專委任，納諫諍，親善人，節財用。語多剴切，皆優詔報可。及議"大禮"，廷和持論益不撓，卒以是忤帝意。

給事、御史紛紛上奏章彈劾王瓊罪狀，被逮入欽犯監獄。王瓊被逼，上疏告發楊廷和來解救自己。司法機關按奸黨法律判王瓊死刑。王瓊極力自辯，纔得以減刑戍邊。有人懷疑司法官秉承楊廷和的旨意。適逢石珤自禮部尚書掌管詹事府，改任吏部尚書，楊廷和又上奏改任他掌詹事司誥命、敕書。有人説楊廷和太專權。但楊廷和認爲皇帝雖然年輕，但生性英明聰穎，自信可以輔佐使天下太平，每遇事都有所議論進諫。錢寧、江彬雖然伏罪被誅，而張鋭、張忠、于經、許泰等案久不能定。楊廷和等上奏説："不誅殺這些人，則國法不正，公道不明，九廟祖宗的靈魂不得安寧，天下百姓之心不服，禍亂的危險没有止息，太平之治世不能達到。"皇帝於是没收這些人的財産。楊廷和又上疏請敬畏上天的告誡，遵循祖宗的教訓，推崇孝順之道，保重聖上身體，致力於百姓的公道，勤於學習，慎重命令，嚴明賞罰，專注委任的官吏，接納諫諍，親近賢人，節約財用。話語多切中時弊，都用嘉賞的詔書答覆可以實行。等到議論"大禮"事件發生，楊廷和堅持自己的觀點更不屈服，最終由此觸犯了皇帝的旨意。

先是，武宗崩，廷和草遺詔。言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某，倫序當立。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於宗廟，請於慈壽皇太后，迎嗣皇帝位。既令禮官上禮儀狀，請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翼日，百官三上箋勸進，俟令旨俞允，擇日即位。其箋文皆循皇子嗣位故事。世宗覽禮部狀，謂："遺詔以吾嗣皇帝位，非爲皇子也。"及至京，止城外。廷和固請如禮部所具儀，世宗不聽。乃御行殿受箋，由大明門直入，告大行几筵，日中即帝位。詔草言"奉皇兄遺詔入奉宗祧"，帝遲回久之，始報可。越三日，遣官往迎帝母興獻妃。未幾，命禮官議興獻王主祀稱號。廷和檢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尚書毛澄

在此之前，武宗去世，楊廷和起草遺詔説，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的長子某人，按倫禮次序應當繼立。遵循《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向宗廟告知，向慈壽皇太后請示，迎入繼承皇帝位。已命令禮官奏上禮儀的儀式，請示由東安門入文華殿居住。第二天，百官三次上箋勸即皇帝位，等待諭旨允許，再選擇吉日繼位。那些箋文都是按照皇子繼位的先例而寫的。世宗看完禮部的儀狀後説："遺詔讓我繼皇帝位，并不是作皇子。"等到了京城，停留在城外。楊廷和堅持請求按照禮部所定的儀式，世宗不聽從。於是在行殿接受上箋，由大明門直接進入，在武宗靈前祭告後，中午即皇帝位。起草的即位詔書中説"奉皇兄遺詔入奉宗廟"，皇帝猶豫很久，纔答覆説可以。三天之後，派遣官員前去迎接皇帝生母興獻妃。不久，命令禮官擬議興獻王神主祭祀的稱號。楊廷和選出漢代定陶王、宋代濮王的事例

曰：“是足爲據，宜尊孝宗曰皇考，稱獻王爲皇叔考興國大王，母妃爲皇叔母興國太妃，自稱侄皇帝名，别立益王次子崇仁王爲興王，奉獻王祀。有異議者即奸邪，當斬。”進士張璁與侍郎王瓚言，帝入繼大統，非爲人後。瓚微言之，廷和恐其撓議，改瓚官南京。

授予尚書毛澄，説：“這足以爲據，應尊孝宗爲皇考，稱興獻王爲皇叔考興國大王，母妃爲皇叔母興國太妃，自稱侄皇帝名，另立益王次子崇仁王爲興王，奉祀興獻王。如果對此有不同議論者就是奸邪之人，應判斬首。”進士張璁與侍郎王瓚説，皇帝入繼皇位，并非作爲别人的後代。王瓚隱晦地提出批評，楊廷和怕他阻撓決議，改任王瓚去南京作官。

五月，澄會廷臣議上，如廷和言。帝不悦。然每召廷和從容賜茶慰諭，欲有所更定，廷和卒不肯順帝指。乃下廷臣再議。廷和偕蔣冕、毛紀奏言：“前代入繼之君，追崇所生者，皆不合典禮。惟宋儒程頤《濮議》最得義理之正，可爲萬世法。至興獻王祀，雖崇仁王主之，他日皇嗣繁衍，仍以第二子爲興獻王後，而改封崇仁王爲親王，則天理人情，兩全無失。”帝益不悦，命博考典禮，務求至當。廷和、冕、紀復言：“三代以前，聖莫如舜，未聞追崇其所生父瞽瞍也。三代以後，賢莫如漢光武，未聞追崇其所生父南頓君也。惟皇上取法二君，則聖德無累，聖孝有光矣。”澄等亦再三執奏，帝留中不下。

五月，毛澄會集朝廷大臣意見上奏，内容與楊廷和説的一樣。皇帝不高興。但每次召見楊廷和還是十分悠閑地賜茶問好，希望他能有所更改，但楊廷和最終不肯順從皇帝的心意。於是下交群臣重新討論。楊廷和偕同蔣冕、毛紀上奏説：“前代入朝廷繼帝位的國君，追崇生身父母的，都不合典則禮法。祇有宋代大儒程頤《濮議》最合義理的正統，可以成爲萬世仿效的禮法。至於對興獻王的祭祀，雖然讓崇仁王主持，但日後皇上生子多了，仍然可以將第二子作爲興獻王的後代，再改封崇仁王爲親王，則天理人情，兩全齊美而没有失誤。”皇帝更不愉快，命令廣泛查閲典禮，務必求得最適當的做法。楊廷和、蔣冕、毛紀又上奏説：“三代以前，最聖賢没有誰比得上舜，并没有聽説他追崇生父瞽瞍。三代以後，聖明之君没有誰比得上漢代光武帝，也没有聽説他追崇他生父南頓君。希望皇上效法這二位君主，這樣聖德不受損害，聖孝有所光大。”毛澄也再三堅持上奏，皇帝扣留奏疏不下發。

七月，張璁上疏謂當繼統，不繼嗣。帝遣司禮太監持示廷和，言此議遵祖訓，據古禮，宜從。廷和曰“秀才安知國家事體”，復持入。無何，帝御文華殿召廷和、冕、紀，授以手敕，令尊父母爲帝后。廷和退而上奏曰：“《禮》謂爲所後者爲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蓋不惟降其服而又異其名也。臣不敢阿諛順旨。”仍封還手詔。群臣亦皆執前議。帝不聽。

七月，張璁上疏説應當繼承皇統，而不是繼承皇嗣。皇帝派司禮太監拿着張璁的奏疏給楊廷和看，説這個議論遵循祖宗訓諭，依據古禮，應當遵從。楊廷和説“秀才哪裏知道國家大事”，又堅持其議上奏。不久，皇帝在文華殿召見楊廷和、蔣冕、毛紀，把親手寫的敕命交給他們，命令尊崇父母爲皇帝、皇后。楊廷和退出後上奏説：“《禮》稱爲人的後代繼承皇位的，當稱先帝后爲父母，而以生身父母爲伯父母或叔父母，不僅降其服制，還要異其名分。臣不敢阿諛順承旨意。”於是封還手詔。群臣也都堅持先前的決議。

皇帝不聽。

迨九月，母妃至京，帝自定儀由中門入，謁見太廟，復申諭欲加稱興獻帝后爲皇。廷和言："漢宣帝繼孝昭後，謚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光武上繼元帝，鉅鹿、南頓君以上立廟章陵，皆未嘗追尊。今若加'皇'字，與孝廟、慈壽并，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因自請斥罷。廷臣諍者百餘人。帝不得已，乃以嘉靖元年詔稱孝宗爲皇考，慈壽皇太后爲聖母，興獻帝后爲本生父母，不稱"皇"。

到了九月，母妃到京城，皇帝自定進宫儀式從中門入，拜見太廟，又重申前次詔諭想加稱興獻帝、興獻后爲"興獻皇帝"、"興獻皇后"。楊廷和説："漢宣帝繼承作孝昭的後代，給史皇孫、王夫人的謚號爲悼考、悼后，光武帝上繼元帝，鉅鹿、南頓君以上建廟於章陵，都不曾追尊。今日如果加'皇'字，與孝廟、慈壽并立，這是忘掉作人君的後代而尊崇本生父母，放任私恩而拋棄大義，臣等不能推卸這一責任。"因而自請斥責罷免。廷臣上奏諍諫的有一百多人。皇帝没有辦法，於是在嘉靖元年的詔書中稱孝宗爲皇考，慈壽皇太后爲聖母，興獻帝、興獻后爲本生父母，不稱"皇"。

當是時，廷和先後封還御批者四，執奏幾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左右因乘間言廷和恣無人臣禮。言官史道、曹嘉遂交劾廷和。帝爲薄謫道、嘉以安廷和，然意内移矣。尋論定策功，封廷和、冕、紀伯爵，歲禄千石，廷和固辭。改蔭錦衣衛指揮使，復辭。帝以賞太輕，加蔭四品京職世襲，復辭。會滿四考，超拜太傅，復四辭而止。特賜敕旌異，錫宴於禮部，九卿皆與焉。

在這時，楊廷和先後四次封還皇帝的批示，堅持原議上疏近三十次，皇帝常常忽忽不樂有所怨恨。左右近臣因此乘機説楊廷和恣意無忌没有人臣之禮。諫官史道、曹嘉於是交相彈劾楊廷和。皇帝爲此事輕微貶謫史道、曹嘉以安慰楊廷和，但意向已轉移了。不久，論謀立皇帝的功勞，封楊廷和、蔣冕、毛紀爲伯爵，每年俸禄一千石，楊廷和堅決辭謝。改爲封蔭錦衣衛指揮使，楊廷和又辭謝。皇帝以爲對他賞賜太輕，又加封蔭四品京職世代承襲，楊廷和又推辭。恰逢四考期滿，破格晋升爲太傅，又第四次辭謝而終止。世宗專門賜給他敕書特别表彰，賜宴於禮部，九卿都參加。

帝頗事齋醮。廷和力言不可，引梁武、宋徽爲喻，優旨報納。江左比歲不登，中官請遣官督織造。工部及給事、御史言之，皆不聽，趣内閣撰敕。廷和等不奉命，因極言民困財竭，請毋遣。帝趣愈急，且戒毋瀆擾執拗。廷和力争，言："臣等與舉朝大臣、言官言之不聽，顧二三邪佞之言是聽，陛下能獨與二三邪佞共治祖宗天下哉？且陛下以織造爲累朝舊例，不知洪武以來何嘗有之，創自成化、弘治耳。憲宗、孝宗愛民節財美

皇帝很喜歡設壇求神，楊廷和極力説不可以，引用梁武帝、宋徽宗的事例來比喻，世宗以褒美詔書回覆表示接受。江左一帶連年歉收，而宦官又請求派官員督促織造。工部和給事、御史進諫，都不聽從，催促内閣起草敕書。楊廷和等不奉命，趁機極力説人民困頓財物枯竭，請不要派遣。皇帝催促更爲急迫，并告誡不要固執阻撓。楊廷和極力勸諫，説："臣等及滿朝大臣、諫官的話都不聽，反而聽信幾個邪惡小人的話，陛下能獨與這二三個奸邪小人共同治理祖宗的天下嗎？况且陛下認爲織造爲歷朝舊例，但不知自洪武以來哪裏有過呢？織造僅僅創自成化、弘治

政非一，陛下不取法，獨法其不美者，何也？即位一詔，中官之倖路絀塞殆盡，天下方傳誦聖德，今忽有此，何以取信？”因請究擬旨者何人，疑有假御批以行其私者。帝爲謝不審，俾戒所遣官毋縱肆而已，不能止也。

時期罷了。憲宗、孝宗愛護人民節省財物的美好政績有很多，陛下不取以效法，獨效法那些不足效法的，這是爲什麽呢？即位詔書下達，宦官邀寵的路被堵塞殆盡，天下正傳頌聖德，現在忽然有此舉動，拿什麽來取信於天下呢？”因而請求追究擬旨的是何人，懷疑有人假藉御批來實現私欲。皇帝推辭説不詳知，衹是告誡所遣宦官不要過分放縱而已，但不能制止。

廷和先累疏乞休，其後請益力。又以持考獻帝議不合，疏語露不平。三年正月，帝聽之去。責以因辭歸咎，非大臣道。然猶賜璽書，給輿廩郵護如例，申前蔭子錦衣衛指揮使之命。給事、御史請留廷和，皆不報。廷和去，始議稱孝宗爲皇伯考。於是，廷和子修撰慎率群臣伏闕哭争，杖謫雲南。既而王邦奇誣訐廷和及其次子兵部主事惇、婿修撰金承勛、鄉人侍讀葉桂章與彭澤弟冲交關請屬，俱逮下詔獄。鞫治無狀，乃得解。

楊廷和先前多次上書請求退休，此後請求更用力。又因堅持興獻帝不加尊號的意見與世宗不合，奏疏中的詞語露出不平情緒。三年正月，皇帝聽憑楊廷和離職。并批評楊廷和因言辭不合歸咎國君，不合大臣之道。不過還是賜給璽書，按事例讓他乘驛傳由人護送回鄉，并重申了前次所説的封蔭他一子任錦衣衛指揮的命令。給事、御史請求留用楊廷和，都不答覆。楊廷和離開朝廷後，開始討論稱孝宗爲皇伯考。於是，楊廷和的兒子翰林修撰楊慎率群臣拜伏宫闕哭着勸諫，結果被廷杖後貶謫雲南。不久王邦奇又誣告楊廷和及其次子兵部主事楊惇、女婿翰林修撰金承勛、同鄉人侍讀葉桂章與彭澤之弟彭冲勾結請托，全部被逮入欽犯監獄。審訊毫無證據，纔得以釋放。

七年，《明倫大典》成，詔定議禮諸臣罪。言廷和謬主《濮議》，自詭門生天子、定策國老，法當僇市，姑削職爲民。明年六月卒，年七十一。居久之，帝問大學士李時太倉所積幾何，時對曰：“可支數年。由陛下初年詔書裁革冗員所致。”帝慨然曰：“此楊廷和功，不可没也。”隆慶初，復官，贈太保，謚文忠。

七年，《明倫大典》修成，下詔判定大禮之議中各位大臣的罪。説楊廷和錯誤地主張《濮議》，自己詭稱門生天子、是决定策立皇帝的國老，按照法律應當斬首，姑且削職爲民。第二年六月，楊廷和去世，年七十一歲。過了很長時間，皇帝問大學士李時太倉積聚的糧食還有多少，李時對答説：“還可以支付多年。這是因爲陛下即位初年下詔裁除冗員的結果。”皇帝感慨地説：“這是楊廷和的功勞啊！不可以抹殺。”隆慶初年，楊廷和恢復官職，追贈太保，謚文忠。

初，廷和入閣，東陽謂曰：“吾於文翰，頗有一日之長，若經濟事須歸介夫。”及武宗之終，卒安社稷者，廷和力也，人以東陽爲知言。

當初，楊廷和進入内閣，李東陽曾説：“我對於詩文，多有一日之長，如果是安邦濟民的大事還須倚重介夫。”到武宗去世，最終安定國家的，是楊廷和之力，人們以爲李東陽有先知之明。

弟廷儀，兵部右侍郎。子慎、

楊廷和的弟弟楊廷儀，任官兵部右侍郎。兒

惇，孫有仁，皆進士。慎自有傳。

梁儲

梁儲，字叔厚，廣東順德人。受業陳獻章。舉成化十四年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尋兼司經局校書。

弘治四年進侍講。改洗馬，侍武宗於東宮。册封安南，却其饋。久之，擢翰林學士，同修《會典》，遷少詹事，拜吏部右侍郎。正德初，改左，進尚書，專典誥敕，掌詹事府。劉瑾摘《會典》小疵，儲坐降右侍郎。《孝宗實録》成，復尚書，尋加太子少保，調南京吏部。瑾誅，以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屢加少傅、太子太傅，進建極殿。

十年，楊廷和遭喪去，儲爲首輔。進少師、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時方建乾清、坤寧宫，又營太素殿、天鵝房、船塢，儲偕同官靳貴、楊一清切諫。明年春，以國本未定，請擇宗室賢者居京師，備儲貳之選，皆不報。其秋，一清罷，蔣冕代之。至明年，貴亦罷，毛紀入閣。

帝好微行，嘗出西安門，經宿返。儲等諫，不聽，然猶慮外廷知。是春，從近倖言召百官至左順門，明告以郊祀畢幸南海子觀獵。儲等暨廷臣諫，皆不納。八月朔，微服從數十騎幸昌平。次日，儲、冕、紀始覺，追至沙河不及，連疏請回鑾，越十有三日乃旋。儲等以國無儲副，而帝盤游不息，中外危疑，力申建儲之請，亦不報。九月，帝馳出居庸關，幸宣府，命谷大用守關，無縱廷臣出。遂由宣府抵大同，遇寇於應州，幾殆。

子楊慎、楊惇，孫子楊有仁，都是進士。楊慎另外有傳。

梁儲，字叔厚，廣東順德人。師從於陳獻章。考中成化十四年會試第一名，選庶吉士，授官翰林院編修，不久兼任司經局校書。

弘治四年升任侍講。改任洗馬，在東宫陪侍武宗。册封安南，拒絶接受饋贈物品。很久之後，升任翰林學士，參與編纂《會典》，升任少詹事，授官吏部右侍郎。正德初年，改任吏部左侍郎，進升爲尚書，專門負責敕令文告的起草，掌管詹事府。劉瑾挑剔《會典》中的細小錯誤，梁儲因罪降爲右侍郎。《孝宗實録》編成後，復官尚書，不久加官太子少保，調往南京吏部。劉瑾被誅殺，以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參與國家的重要事務。多次加官少傅、太子太傅，進升建極殿大學士。

弘治十年，楊廷和因親喪辭官，梁儲任首席大學士。進升爲少師、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當時朝廷正在修建乾清宫、坤寧宫，又營建太素殿、天鵝房、船塢，梁儲聯合同僚靳貴、楊一清懇切諫阻。第二年春天，梁儲鑒於東宫太子尚未確定，請求選擇宗室中賢能的人留居京城，以備選爲儲君，都没有回覆。這年秋天，楊一清罷官，由蔣冕代替。到了第二年，靳貴也被罷免，毛紀進入内閣。

皇帝喜歡改裝出行，曾經走出西安門，在外過夜後纔返回宫内。梁儲等勸諫，皇帝不聽，但仍擔心外廷知道。這年春天，聽從親近臣子的意見召令百官到左順門，明確表示等到郊外祭祀完畢後到南海子觀看打獵。梁儲等人和朝廷大臣勸諫，都不采納。八月初一，皇帝改换服裝帶幾十個騎兵到昌平。第二天，梁儲、蔣冕、毛紀纔察覺，追到沙河也没有趕上，接連上疏請皇帝回駕，但皇帝一直過了十三天纔返回。梁儲等人因朝廷尚未立太子，而皇帝游蕩不止，朝廷内外深感憂慮，極力請求立太子，也没有回覆。九月，皇帝騎馬奔出居庸關，到宣府，命令谷大用把守

儲等憂懼，請回鑾益急。章十餘上，帝不爲動，歲除竟駐宣府。

關口，不要放朝廷大臣出關。於是從宣府到大同，在應州恰好遭逢敵寇，差點送命。梁儲等憂慮驚怕，請求皇帝回駕更緊急。奏章上呈十多次，皇帝不爲所動，除夕竟然停留在宣府。

當是時，帝失德彌甚。群小竊權，濁亂朝政，人情惶惶。儲懼不克任，以廷和服闋，屢請召之。廷和還朝，儲遂讓而處其下。鳳陽守備中官丘德及鎮守延綏、寧夏、大同、宣府諸中官皆乞更敕書兼理民事，帝許之。儲等極言不可，弗聽。

在此時，皇帝失去德行的行爲更加嚴重。群小人竊取權力，擾亂朝政，人心惶惶。梁儲恐怕不能勝任，因楊廷和服喪期滿，便多次請求召回他。楊廷和返回朝廷後，梁儲便讓出職位而居於他的下位。鳳陽守備宦官丘德和鎮守延綏、寧夏、大同、宣府等地的宦官都請求更改皇帝敕書而兼管民事，皇帝同意了他們的請求。梁儲等人極力陳述不可行，皇帝不聽從。

十三年七月，帝從江彬言，將遍游塞上。托言邊關多警，命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六師往征，令内閣草敕。閣臣不可，帝復集百官左順門面諭。廷和、冕在告，儲、紀泣諫，衆亦泣，帝意不可回。已而紀亦引疾，儲獨廷争累日，帝竟不聽。逾月，帝以大將軍壽肅清邊境，令加封鎮國公。儲、紀上言："公雖貴，人臣耳。陛下承祖宗業，爲天下君，奈何謬自貶損？既封國公，則將授以誥券，追封三代，祖宗在天之靈亦肯如陛下貶損否？况鐵券必有免死之文，陛下壽福無疆，何甘自菲薄，蒙此不祥之辭？名既不正，言自不順。臣等斷不敢阿意苟從，取他日戮身亡家之禍也。"不報。帝遂歷宣府、大同，直抵延綏。儲等疏數十上，悉置不省。

十三年七月，皇帝聽從了江彬的建議，準備遍游塞上。謊稱邊關形勢緊急，下令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率六軍前往征討，命令内閣草擬敕書。内閣大臣不答應，皇帝又在左順門召集百官當面訓諭。楊廷和、蔣冕在告假期間，梁儲、毛紀哭着勸阻，衆人也哭泣，然而皇帝心意却不能挽回。不久毛紀也稱病辭官，惟有梁儲連日當廷力諫，皇帝終究没有聽從。過了一個月，皇帝以大將軍朱壽肅清邊境爲由，下令加封爲鎮國公。梁儲、毛紀上疏陳述道："公雖然顯貴，但畢竟是人臣。陛下繼承祖宗帝業，是天下的君主，爲什麽這麽荒唐地自我貶低呢？既然已加封鎮國公，那就要授與册封文書，追封三代親屬，難道祖宗的在天之靈也願像陛下這樣受貶損嗎？况且所賜鐵券上必定有'免死'字樣，陛下福壽無邊，爲什麽竟甘心自我輕薄，蒙受如此不吉利的文辭呢？名分既然不正，話語則自然不順。我們做臣子的萬萬不敢曲意順從，招致將來殺身亡家的禍患。"皇帝不回覆。皇帝於是游歷宣府、大同，直達延綏。梁儲等上疏勸諫幾十次，都置之不理。

秦王請關中閒田爲牧地，江彬、錢寧、張忠等皆爲之請。帝排群議許之，命閣臣草制。廷和、冕引疾，帝怒甚。儲度不可争，乃上制草曰："太祖高皇帝著令，兹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其土廣饒，藩封得之，多

秦王請求將關中閑置的土地作爲放牧地，江彬、錢寧、張忠等人也替他請求。皇帝拒絶衆人的建議答應此事，命令内閣大臣擬定制書。楊廷和、蔣冕等人稱病辭官，皇帝大怒。梁儲估計不能力争，便呈上制書草稿説："太祖高皇帝頒布法令，這片土地不能作爲藩王封地。不是吝嗇，

蓄士馬，富而且驕，奸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王今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蓄士馬，毋聽狂人謀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親親不可得已。”帝駭曰：“若是其可虞!”事遂寢。明年，帝將南巡。言官伏闕諫，儲、冕、紀亦以爲言。會諸曹多諫者，乃止。

而是顧慮如此廣闊富饒的土地，若藩王獲得，大量地養兵畜馬，就會變得富强而驕傲，被惡人引誘而背叛朝廷，不利於宗廟社稷。王如今擁有這片土地，應倍加謹慎。不要聚集惡人，不要大量養兵畜馬，不要聽信狂妄之人圖謀反叛，以震動邊境，危害國家。那時即使想要保全親屬，也是不可能的了。”皇帝聽後驚駭道：“像這樣，真是可擔憂啊!”事情便擱置起來。第二年，皇帝準備巡視南方。諫官直接向皇帝進諫，梁儲、蔣冕、毛紀也進言。適逢各部官員也多有諫阻的，皇帝纔取消此行。

寧王宸濠反，帝南征，儲、冕扈從。在道聞賊滅，連疏請駕旋。抵揚州，帝議南京行郊禮。儲、冕計此議行，則回鑾益無日，極陳不可，疏三上始得請。帝以宸濠械將至，問處置之宜。儲等請如宣宗征高煦故事，罪人既得，即日班師。又因郊期改卜，四方災異、邊警，乞還乘輿。疏八九上，帝殊無還意。是秋，行在有物若豕首墮帝前，色碧，又進御婦人室中，若懸人首狀，人情益驚。儲、冕危言諫，帝頗心動。而群小猶欲導帝游浙西，泛江、漢。儲、冕益懼，手疏跪泣行宫門外，歷未至酉。帝遣人取疏入，諭之起。叩頭言：“未奉俞旨，不敢起也。”帝不得已，許不日還京，乃叩頭出。

寧王朱宸濠謀反，皇帝親自南征，梁儲、蔣冕護衛隨從。途中聽説叛賊已被消滅，便連續上疏請求回駕。到達揚州，皇帝提議在南京舉行郊祀禮。梁儲、蔣冕商量，認爲此議如施行，那麽回京更加没有固定日期，極力陳説不可行。奏疏上呈三次纔獲准。皇帝因朱宸濠被械繫將到，詢問處置辦法。梁儲等人便請求皇帝按照宣宗征討朱高煦的做法，罪人既然被擒獲，便即日班師回京。又趁着所占卜的郊祀日期改變，全國發生災異，邊境出現緊急情况，請求車駕回朝。奏疏上呈八九次，皇帝竟没有返回的意思。這年秋天，行在所有一個狀如猪頭的東西落到皇帝面前，青顔色，又進入婦人室中，好像懸挂着一個人頭一樣的東西，人心更加恐慌。梁儲、蔣冕危言勸諫，皇帝略微心動。然而衆小人仍然想誘導皇帝游覽浙西，泛游長江、漢水。梁儲、蔣冕更加恐慌，親手上疏跪在行宫門外哭泣，從未時一直到酉時。皇帝派人取奏疏呈入，并告諭他們起身。梁儲叩頭道：“没有接到聖旨，不敢起身。”皇帝迫不得已，答應不久就回京，纔叩頭離去。

帝崩，楊廷和等定策迎興世子。故事，當以内閣一人與中貴勛戚偕禮官往。廷和欲留蔣冕自助，而慮儲老或憚行，乃佯惜儲憊老，阻其行。儲奮曰：“事孰有大於此者，敢以憊辭!”遂與定國公徐光祚等迎世子安陸邸。既即位，給事中張九敘等劾儲結納權奸，持禄固寵。儲三疏求去，

皇帝駕崩，楊廷和等人定策迎立興世子。按照慣例，應當由内閣一個成員和宦官及有功勛的皇親國戚偕同禮官前往。楊廷和想要留住蔣冕幫助自己，而慮及梁儲年事已高或許怯於前往，便假裝憐憫梁儲衰老，阻止他前往。梁儲自告奮勇道：“没有比這更大的事情了，怎敢以衰老爲藉口推辭呢!”於是和定國公徐光祚等人到安陸王府迎接世子。即位以後，給事中張九敘等人彈劾

命賜敕馳傳，遣行人護行，歲給廪隷如制。卒，子鈞奏請贈謚。吏部侍郎桂萼等言，儲立身輔政，有干公議，因録上兩京言官彈章。帝念先朝舊臣，特贈太師，謚文康。

梁儲結交權奸，保持俸禄鞏固寵幸。梁儲三次上疏請求離去，皇帝命令賜予敕書乘驛車返回，派遣行人護衛回鄉，每年按制度供給俸米僕隷。死後，其子梁鈞上奏請求賜予謚號。吏部侍郎桂萼等進言説，梁儲立身輔政，冒犯公衆的意見，便趁機録上兩京諫官的彈劾奏章。皇帝念及他是先朝舊臣，特贈太師，謚號文康。

先是，儲子次攄爲錦衣百户。居家與富人楊端争民田，端殺田主，次攄遂滅端家二百餘人。事發，武宗以儲故，僅發邊衛立功。後還職，累冒功至廣東都指揮僉事。

在這之前，梁儲的兒子梁次攄爲錦衣百户。閑居在家時同富人楊端争奪民田，楊端殺掉田主，梁次攄便殺滅楊端家族二百多人。事情泄露後，武宗因梁儲的緣故，僅將其發配到邊衛立功贖罪。後來官復原職，多次冒功官至廣東都指揮僉事。

蔣冕

蔣冕，字敬之，全州人。兄昪，南京户部尚書，以謹厚稱。冕舉成化二十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弘治十三年，太子出閣，兼司經局校書。

蔣冕，字敬之，全州人。哥哥蔣昪，任南京户部尚書，以謹慎忠厚而著稱。蔣冕考中成化二十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官翰林院編修。弘治十三年，太子出閣讀書，蔣冕兼任司經局校書。

正德中，累官吏部左侍郎，改掌詹事府，典誥敕，進禮部尚書，仍掌府事。冕清謹有器識，雅負時望。十一年，命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明年改武英殿，加太子太傅。近倖冒邊功，大行升賞，冕及梁儲亦蔭錦衣世千户。兩人力辭，乃改文蔭。

正德年間，積功升官至吏部左侍郎，改任掌管詹事府，負責文書詔令的擬定，進升爲禮部尚書，仍然掌管府事。蔣冕清廉謹慎，富有才華學識，很負當時重望。十一年，命令兼任文淵閣大學士，參與國家大事。第二年改任武英殿大學士，加官太子太傅。有寵幸近臣謊報守邊功勞，皇帝大行賞賜提升，蔣冕和梁儲也被封蔭錦衣世千户。兩人極力推辭，於是改爲封蔭文職。

帝之以威武大將軍行邊也，冕時病在告，疏諫曰："陛下自損威重，下同臣子，倘所過諸王以大將軍禮見，陛下何辭責之？曩睿皇帝北征，六軍官屬近三十萬，猶且陷於土木。今宿衛單弱，經行邊徼，寧不寒心？請治左右引導者罪。"不報。十四年，扈帝南征還，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帝崩，與楊廷和協誅江彬。

皇帝以威武大將軍的身份巡視邊防，當時蔣冕雖患病告假，還是上疏諫阻説："陛下自我減損威望身份，下降身份如同臣子，如果所到之處各藩王都以大將軍的禮節相見，陛下用什麽言辭責備他們呢？以前睿皇帝率軍北征，六軍官兵將近三十萬，尚且被困於土木。現在值宿警衛力單勢薄，却去巡視邊疆，怎能不令人提心吊膽呢？請求懲治那些勸説前行的近臣。"没有答覆。十四年，隨從皇帝南征回朝後，加封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皇帝駕崩，同楊廷和一起誅殺江彬。

世宗即位，議定策功，加伯爵，

世宗即位後，評議謀立天子的功勞，蔣冕被

固辭。改蔭錦衣世指揮，又辭。乃蔭五品文職，仍進一階。御史張鵬疏評大臣賢否，請罷冕。御史趙永亨詆石珤不可掌銓衡。冕、珤遂求去。朝議不平，諸給事、御史皆言其不可去。帝乃命鴻臚諭留，再下優詔，始起視事。嘉靖三年，遣官織造江南，命冕草敕。冕以江南被災，具疏請止，帝不從，敕亦久不進。帝責其違慢，冕引罪而止。

加伯爵，他堅決推辭。改爲封蔭錦衣世指揮，又推辭。於是封蔭五品文職，仍晋升一級。御史張鵬上疏評論大臣賢良與否，請求罷免蔣冕。御史趙永亨譴責石珤不能執掌吏部。於是蔣冕、石珤二人便請求辭官。朝廷議論憤憤不平，各給事、御史都表示不能罷免他們。皇帝於是命令鴻臚官員下諭挽留，再次頒布嘉獎詔書，二人纔重新處理政事。嘉靖三年，派官員到江南監督織造，令蔣冕擬定敕書。蔣冕鑒於江南受災害，詳細疏奏請求停止，皇帝不聽從，而敕書也久久不呈進。皇帝責怪他違抗怠慢，蔣冕認罪而止。

“大禮”議起，冕固執爲人後之說，與廷和等力爭之。帝始而婉諭，繼以譙讓，冕執議不回。及廷和罷政，冕當國，帝愈欲尊崇所生。逐禮部尚書汪俊以怵冕，而用席書代之，且召張璁、桂萼。物情甚沸，冕乃抗疏極諫曰：“陛下嗣承丕基，固因倫序素定。然非聖母昭聖皇太后懿旨，與武宗皇帝遺詔，則將無所受命。今既受命於武宗，自當爲武宗之後。特兄弟之名不容紊，故但兄武宗，考孝宗，母昭聖，而於孝廟、武廟皆稱嗣皇帝，稱臣，稱御名，以示繼統承祀之義。今乃欲爲本生父母立廟奉先殿側，臣雖至愚，斷斷知其不可。自古人君嗣位謂之承祧踐阼，皆指宗祀而言。《禮》爲人後者惟大宗，以大宗尊之統也，亦主宗廟祭祀而言。自漢至今，未有爲本生父母立廟大內者。漢宣帝爲叔祖昭帝後，止立所生父廟於葬所。光武中興，本非承統平帝，而止立四親廟於章陵。宋英宗父濮安懿王，亦止即園立廟。陛下先年有旨，立廟安陸，與前代適同，得其當矣。豈可既奉大宗之祀，又兼奉小宗之祀？夫情既重於所生，義必不專於所後，將孝、武二廟之靈安所托乎？竊恐獻帝之靈亦將不能安，雖聖心亦

“大禮”之争發生，蔣冕堅持爲武宗之後的主張，同楊廷和等人據理力争。皇帝開始委婉訓諭，接着便憤怒呵斥，但蔣冕堅持己見不改變。等到楊廷和被罷免，蔣冕執政，皇帝更想尊崇自己的生身父母。放逐禮部尚書汪俊以警戒蔣冕，用席書替代汪俊，并召任張璁、桂萼。人心十分喧騰。蔣冕於是直言上疏極力諫阻道：“陛下繼承先輩基業，本應因襲一向制定的倫禮統序。然而没有聖母昭聖皇太后的懿旨，和武宗皇帝的遺詔，便將無受命的機會。現在既然受命於武宗，自然應當是武宗的後代。衹是兄弟的名分不容許錯亂，因此以武宗爲兄長，以孝宗爲父親，以昭聖爲母親，而對孝廟、武廟都稱嗣皇帝，稱臣，稱御名，以表示繼承正統和宗廟祭祀的道義。現在却想爲本生父母在奉先殿旁立廟，臣即使愚蠢透頂，也知萬萬不可行。自古國君，繼承帝位叫做繼承宗祧即位登基，都指宗廟祭祀而言。《禮》作别人的後代的是大宗，以大宗尊之統序，也主宗廟祭祀而言。從漢至今，没有爲本生父母在大内立廟的。漢宣帝是叔祖昭帝的後代，衹在埋葬之地爲父立廟。光武中興，本來不是繼承平帝的統序，但衹在章陵爲父母、祖父母立廟。宋英宗的父親濮安懿王，也衹是在就近園陵立廟。陛下早年曾有旨意，在安陸立廟，和前代做法剛好相同，非常得當。怎麽能够已奉大宗的祭祀，又要兼奉小宗的祭祀呢？如果專情於生身父母，肯定不會重義於所繼之君，那麽孝、武二廟的英靈將寄托在哪裏呢？私下以爲連獻帝的英靈也將不能

自不能安也！邇者復允汪俊之去，趣張璁、桂萼之來，人心益駭。是日廷議建廟，天本晴明，忽變陰晦，至暮風雷大作。天意如此，陛下可不思變計哉?”因力求去。帝得疏不悦，猶以大臣故，優詔答之。未幾，復請罷建廟之議，且乞休，疏中再以天變爲言。帝益不悦，遂令馳傳歸，給月廪、歲夫如制。

得以安息，即使陛下您的内心也是不能安定的啊！近來又同意汪俊離職，催促張璁、桂萼入朝，人心更加驚恐。這一天朝廷議論建廟之事，天氣本來晴朗光明，忽然變得陰沉昏暗，到傍晚又風雷大發。天意尚且如此，陛下怎能不考慮改變計劃呢?”於是極力請求離職。皇帝得到奏疏不高興，還是因大臣的緣故，以褒獎詔書回答他。不久，又請求罷除建廟的提議，并且請求退休，疏中再次藉天變勸説。皇帝更加不高興，便令他乘驛馬歸家，按制度每月供給糧米，每年供給役夫。

冕當正德之季，主昏政亂，持正不撓，有匡弼功。世宗初，朝政雖新，而上下扞格彌甚，冕守之不移。代廷和爲首輔僅兩閲月，卒齟齬以去，論者謂有古大臣風。《明倫大典》成，落職閒住，久之卒。隆慶初，復官，謚文定。

蔣冕身當正德後期，君王昏昧，政治混亂，他堅持正義不屈服，有匡正輔助之功。世宗初年，雖然朝政一新，然而朝廷上下争鬥更加厲害，蔣冕守志不渝。代替楊廷和做首輔大臣僅僅兩個月，終因矛盾紛争而辭官，論者認爲頗有古代賢良大臣的遺風。《明倫大典》編纂完成，辭官離任清静閑居，過了一段時間死去。隆慶初年，恢復官職，謚號文定。

毛紀

毛紀，字維之，掖縣人。成化末，舉鄉試第一，登進士，選庶吉士。弘治初，授檢討，進修撰，充經筵講官，簡侍東宫講讀。《會典》成，遷侍讀。武宗立，改左諭德，坐《會典》小誤，降侍讀。《孝宗實録》成，擢侍講學士，爲講官。

正德五年，進學士，遷户部右侍郎。十年，由吏部左侍郎拜禮部尚書。烏思藏入貢，其使言有活佛能前知禍福。帝遣中官劉允迎之，携錦衣官百三十，衛卒及私僕隸數千人，芻糧、舟車費以百萬計。紀等上言：“自京師至烏思藏二萬餘里，公私煩費，不可勝言。且自四川雅州出境，過長河西行數月而後至。無有郵驛、村市。一切資費，取辦四川。四川連歲用兵，流賊甫平，蠻寇復起。困竭之餘，重加此累，恐生意外變。”疏

毛紀，字維之，掖縣人。成化末年，考取鄉試第一名，又考中進士，選庶吉士。弘治初年，授官檢討，升爲翰林院修撰，充任御前講席的講官，選拔陪侍東宫講讀。《會典》編纂完成，升任侍讀。武宗即位，改任左諭德。因編《會典》時出現細小錯誤，降職爲侍讀。《孝宗實録》編成，提升爲侍講學士，任講官。

正德五年，升任爲學士，升任户部右侍郎。十年，由吏部左侍郎升爲禮部尚書。烏思藏進貢，其使者説有活佛能預測禍福。皇帝派宦官劉允前去迎接，帶着一百三十名錦衣官，幾千名護衛士兵和奴僕，糧草、車船費用數以百萬計。毛紀等人上疏説：“從京師到烏思藏二萬多里，所需公私費用，不可計算。并且從四川雅州出境，越過長河向西行走幾個月之後纔到達。没有驛站、村莊城市。一切費用，取自四川。四川連年用兵，流動的叛賊剛剛平定，蠻人賊寇又興起。本已兵力疲憊，財力枯竭，再增加如此負擔，恐怕會滋生意外變故。”奏疏兩次呈進，内閣梁儲、

再上，内閣梁儲、靳貴、楊一清皆切諫，不報。郊祀畢，請勤朝講，又以儲嗣未建，乞早定大計，亦不聽。尋改理誥敕，掌詹事府。十二年，兼東閣大學士，入預機務。其秋，加太子太保，改文淵閣。帝南征，紀佐楊廷和居守。駕旋，晋少保、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世宗即位，録定策功，加伯爵，再疏辭免。

嘉靖初，帝欲追尊興獻帝，閣臣執奏，忤旨。三年，廷和、冕相繼去國，紀爲首輔，復執如初。帝欲去本生之稱，紀與石珤合疏争之。帝召見平臺，委曲諭意，紀終不從。朝臣伏闕哭争者，俱逮繫，紀具疏乞原。帝怒，傳旨責紀要結朋奸，背君報私。紀乃上言曰："曩蒙聖諭，國家政事商確可否，然後施行。此誠内閣職業也，臣愚不能仰副明命。邇者大禮之議，平臺召對，司禮傳諭，不知其幾似乎商確矣，而皆斷自聖心，不蒙允納，何可否之有。至於笞罰廷臣，動至數百，乃祖宗來所未有者，亦皆出自中旨，臣等不得與聞。宣召徒勤，扞格如故。慰留雖切，詰責隨加。臣雖有體國之心，不能自盡。宋司馬光告神宗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禄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官私非其人也。臣以禄位自榮，而不能救正，是徒盗竊名器以私其身也。'臣於陛下，敢舉以爲告。夫要結朋奸，背君報私，正臣平日所痛憤而深疾者。有一於此，罪何止罷黜？今陛下以之疑臣，尚可一日靦顔朝宁間哉？乞賜骸骨歸鄉里，以全終始。尤望陛下法祖典學，任賢納諫，審是非，辨忠邪，以養和平之福。"帝銜紀亢直，允其

靳貴、楊一清也都懇切勸阻，但皇帝没有答覆。郊外祭祀完畢後，請求經常出席朝講，又因太子未定，請求早定大計，也不聽從。不久改任管理詔誥敕書的擬定，執掌詹事府。十二年，兼任東閣大學士，入閣參與國家大事。這年秋天，加封太子太保，改官文淵閣大學士。皇帝南征，毛紀輔佐楊廷和留守京師。皇帝回京後，升爲少保、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世宗即位，記録謀定天子的功勞，加封伯爵，兩次上疏請求辭謝而免。

嘉靖初年，皇帝想追尊興獻帝，内閣大臣堅持上奏反對，違犯旨意。三年，楊廷和、蔣冕相繼離京罷職，毛紀任首輔大臣，又堅持反對如初。皇帝想要取消本生的稱呼，毛紀和石珤共同上疏諫諍此事。皇帝在平臺召見他們，詳盡地表達自己的意思，毛紀終究没有聽從。拜伏宫闕哭泣進諫的人，全被逮捕，毛紀寫奏疏請求寬宥。皇帝大怒，傳旨斥責毛紀勾結朋黨，背叛君主，報答私情。毛紀於是上疏説："先前承蒙聖上詔令，國家政事商量可行不可行，然後再施行。這確實是内閣的職責，臣愚笨不能符合明君的命令。最近發生的大禮議論，平臺召對，司禮傳諭，不知差不多已商量了，而都由聖心裁斷，建議不被采納，有什麽可行不可行呢？至於杖責朝廷大臣，動不動達到幾百人，是祖宗以來所没有的事，這些都出自内宫旨意，臣等不能參與。白白地頻繁召見，矛盾依舊。安慰挽留雖然懇切，責備又隨之而來。臣雖有報國之心，但無法盡心。宋代司馬光告訴神宗説：'陛下所以任用臣子，大概是觀察他是輕狂還是正直，希望有補益於國家，如果僅賜以俸禄高位使他榮耀却不吸取他的建議，那僅是以官位偏私却用非其人。臣子僅憑俸禄高位自我炫耀，却不能匡正補救，那是僅僅竊取名譽權位以偏私自身。'臣對於陛下，冒昧引用此語相告。至於勾結朋黨奸臣，背叛君主報答私情，這正是臣平時深惡痛絶的。若有一樣如此，罪行哪裏衹是罷官而已呢？現在陛下以此懷疑臣，還可以厚着臉皮安心在朝過一天嗎？乞求允許臣告老還鄉，善始善終。更望陛下取法

去，馳驛給夫廩如故事。

祖宗，學習典章，任用賢能，接納諫議，審定是非，辨別忠邪，以保養和平的福禄。”皇帝忌恨毛紀剛正直率，允許他辭官，并按舊例乘驛車回家供給糧食。

紀有學識，居官廉静簡重。與廷和、冕正色立朝，并爲縉紳所倚賴。其代冕亦僅三月。後《明倫大典》成，追論奪官。久之，廷和、冕皆淪喪，紀以恩詔叙復，帝亦且忘之。二十一年，年八十，撫按以聞。詔遣官存問，再賜夫廩。又三年，卒。贈太保，謚文簡。子渠，進士，太僕卿。

毛紀有學識，任官期間清静廉正，簡樸穩重。同楊廷和、蔣冕一起在朝廷上剛正不阿，同被縉紳大夫所依靠信賴。他替代蔣冕也僅有三個月。後來《明倫大典》編纂完成，追究判罪取消官職。過了很長時間，楊廷和、蔣冕都去世，毛紀又因恩詔恢復官職，皇帝也漸漸忘記了他。二十一年，八十歲，巡撫巡按上報。皇帝下詔派遣官員慰問，兩次賜給役夫糧米。又過了三年，死去，贈太子太保，謚號文簡。兒子毛渠，是進士，作過太僕卿。

石珤

石珤，字邦彦，藁城人。父玉，山東按察使。珤與兄玠同舉成化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數謝病居家。

石珤，字邦彦，藁城人。父親石玉，曾任山東按察使。石珤與兄長石玠一起考中成化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任檢討官職，多次稱病辭官閑居家中。

孝宗末，始進修撰。正德改元，擢南京侍讀學士。歷兩京祭酒，遷南京吏部右侍郎。召改禮部，進左侍郎。武宗始游宣府，珤上疏力諫，不報。改掌翰林院事。廷臣諫南巡，禍將不測，珤疏救之。十六年，拜禮部尚書，掌詹事府。

孝宗末年，纔進升修撰。正德元年，提升爲南京侍讀學士。歷任兩京祭酒，升任南京吏部右侍郎。召令改任禮部右侍郎，升任左侍郎。武宗開始游歷宣府，石珤上疏極力諫阻，没有答覆。改掌翰林院事。朝廷大臣勸諫南巡，將遭大禍，石珤上疏營救。十六年，升任禮部尚書，掌管詹事府。

世宗立，代王瓊爲吏部尚書。自群小竊柄，銓政混濁。珤剛方，謝請托，諸犯清議者多見黜，時望大孚，而内閣楊廷和有所不悦。甫二月，復改掌詹事府，典誥敕。嘉靖元年，遣祀闕里及東嶽。事竣還家，屢乞致仕。言官以珤望重，交章請留，乃起赴官。三年五月，詔以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參機務。

世宗繼位後，石珤替代王瓊任吏部尚書。自從衆小人竊取權柄以來，吏政混亂。石珤性情剛正，拒絶求情托付，許多冒犯清議的人被貶黜，威信大增，但内閣楊廷和有些不高興。剛剛二個月，又改掌管詹事府，負責起草文告詔書。嘉靖元年，派遣到闕里和東嶽主持祭祀。事畢回家，多次乞請辭官。諫官鑒於石珤德高望重，紛紛上奏章請求把他留下，於是起用任職。三年五月，詔令以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參與國家重大事務。

帝欲以奉先殿側别建一室祀獻帝，珤抗疏言其非禮。及廷臣伏闕泣争，珤與毛紀助之。無何，“大禮”

皇帝想在奉先殿旁另建一廟祭祀獻帝，石珤直言上疏，説此事不符合禮制。等到朝廷大臣伏身宫闕哭泣力争，石珤和毛紀也支持他們。不久

議定，紀去位。珤復諫曰："大禮一事已奉宸斷，無可言矣。但臣反覆思之，終有不安於心者。心所不安而不以言，言恐觸忤而不敢盡，則陛下將焉用臣，臣亦何以仰報君父哉？夫孝宗皇帝與昭聖皇太后，乃陛下骨肉至親也，今使疏賤。讒佞小人輒行離間，但知希合取寵，不復爲陛下體察。玆孟冬時享在邇，陛下登獻對越，如親見之，寧不少動於中乎？夫事亡如事存。陛下承列聖之統，以總百神，臨萬方，焉得不加慎重，顧聽細人之説，干不易之典哉？"帝得奏不悦，戒勿復言。

明年，建世廟於太廟東，帝欲從何淵言，毀神宫監，伐林木，以通輦道。給事中韓楷，御史楊秦、葉忠等交諫，忤旨奪俸。給事中衛道繼言之，貶秩調外。珤復抗章，極言不可，弗聽。及世廟成，帝欲奉章聖皇太后謁見，張璁、桂萼力主之。禮官劉龍等争不得，諸輔臣以爲言，帝不報，趣具儀。珤乃上疏曰："陛下欲奉皇太后謁見世廟，臣竊以爲從令固孝，而孝有大於從令者。臣誠不敢阿諛以誤君上。竊惟祖宗家法，后妃已入宫，未有無故復出者。且太廟尊嚴，非時享祫祭，雖天子亦不輕入，况后妃乎？璁輩所引廟見之禮，今奉先殿是也。聖祖神宗行之百五十年，已爲定制，中間納后納妃不知凡幾，未有敢議及者，何至今日忽倡此議？彼容悦佞臣豈有忠愛之實，而陛下乃欲聽之乎？且陰陽有定位，不可侵越。陛下爲天地百神之主，致母后無故出入太廟街門，是坤行乾事，陰侵陽位，不可之大者也。臣豈不知君命當承，第恐上累聖德，是以不敢順旨曲從，以成君父之過，負覆載之德

"大禮"之議確定，毛紀辭職。石珤又諫阻説："大禮一事皇帝已經定奪，無話可説了。但臣反覆考慮，終究有於心不安的事情。心中有不安之事却不説出，説又怕觸犯皇上而不敢盡言，那麽陛下還任用我幹什麽，臣還能用什麽報答君父呢？孝宗皇帝和昭聖皇太后是陛下的骨肉至親，現在使他們疏遠卑賤。那些奸邪的小人任意施行挑撥離間，衹知道迎合聖意取寵，根本不爲陛下考慮。現在孟冬祭祀近在眼前，陛下獻物祭祀神靈，如親自見到他們，心中怎能不有所觸動呢？侍奉亡故親人如侍奉活着的親人。陛下繼承各位聖君的統緒，來統領衆神，照臨萬方，怎能不更加慎重，反而聽信小人的言論，違反不變的典制呢？"皇帝讀罷奏章不高興，告誡他不要再進言。

第二年，在太廟以東修建世廟，皇帝打算聽從何淵的建議，拆毀神宫監，砍伐林木，以修通御道。給事中韓楷，御史楊秦、葉忠等人紛紛勸諫，由於違背聖旨被奪去俸禄。給事中衛道繼續進言，也被貶官，調出京外。石珤又直言上疏，力陳此事不可行，皇帝不聽從。等到世廟建成，皇帝想侍奉章聖皇太后前往謁見，張璁、桂萼極力贊成。禮官劉龍等力争無所得，各輔佐大臣也紛紛進言，皇帝不回覆，而催促準備儀式。石珤於是上疏説："陛下想侍奉皇太后謁見世廟，我私下認爲服從命令固爲忠孝，但忠孝尚有大於服從命令的。臣確實不敢阿諛奉承以貽誤君上。私下認爲按祖宗家法，后妃已經入宫，没有無緣無故再外出的。而且太廟神聖莊嚴，不是按季節祭享和聚集遠近祖先的神主大合祭，即使天子也不能輕率入内，何况后妃呢？張璁等所主張的廟見之禮，指的是現在的奉先殿。聖明的祖宗實行此家法已有一百五十年，已成固定制度，中間納后納妃不知有多少，没有人敢提及此事，爲什麽到今天忽然提出這樣的議論呢？那些逢迎討好的奸邪臣子哪裏有忠君愛國之心，而陛下難道要聽從他們的話嗎？况且陰陽有固定位置，不可侵犯僭越。陛下作爲天地百神之主，使母后無緣無故出入太廟街門，這是坤行乾事，陰侵陽位，是大不可行的事。臣怎不知道君上的命令應當服從，衹

也!”奏入，帝大愠。

是恐怕皇上有違聖德，因此不敢順從旨意委曲聽從，從而造成君父的過錯，有負君王的恩德!”奏章呈入，皇帝大怒。

瑤爲人清介端亮，孜孜奉國。數以力行王道，清心省事，辨忠邪，敦寬大，毋急近效爲帝言。帝見爲迂闊，弗善也。議“大禮”時，帝欲援以自助，而瑤據禮争，持論堅確，失帝意，璁、萼輩亦不悦。璁、萼朝夕謀輔政，攻擊費宏無虚日，以瑤行高，不能有所加。至明年春，奸人王邦奇訐楊廷和，誣瑤及宏爲奸黨，兩人遂乞歸。帝許宏馳驛，而責瑤歸怨朝廷，失大臣誼，一切恩典皆不予。歸裝襆被車一輛而已。都人嘆異，謂自來宰臣去國，無若瑤者。自瑤及楊廷和、蔣冕、毛紀以强諫罷政，迄嘉靖季，密勿大臣無進逆耳之言者矣。瑤加官，自太子太保至少保。七年冬卒，謚文隱。隆慶初，改謚文介。

石瑤爲人清正耿介，端直貞亮，忠心報國，兢兢業業。多次力行王道，以淡泊的心境處理政事，明辨忠直邪惡，敦厚寬懷大度，從不急功近利向皇上進言。被皇上認爲迂腐，不以爲好。議論“大禮”時，皇帝想援引他幫助自己，而石瑤却據理力争，持論堅决，大失皇帝的願望，張璁、桂萼等人也不高興。張璁、桂萼二人時刻想參與政事，所以天天攻擊費宏，因石瑤德高望重，無法加害。到第二年春天，奸惡之人王邦奇攻擊楊廷和，誣陷石瑤、費宏是奸黨，兩人於是請求辭職歸家。皇帝允許費宏乘驛車回家，但責備石瑤怨恨朝廷，違背大臣之禮，不給予任何恩賜。回家時行囊僅裝一輛車而已。京城百姓都感嘆并感到奇異，説辭官歸家的宰臣從來没有像石瑤這樣的。自從石瑤和楊廷和、蔣冕、毛紀因極力進諫被罷免官職，到嘉靖末年，機要大臣没有再敢進獻逆耳忠言的人了。石瑤加封官職，從太子太保直到少保。七年冬死去，謚號文隱。隆慶初年，改謚號文介。

石玠

玠，字邦秀。弘治中，由汜水知縣召爲御史。出核大同軍儲，按甘肅及陝西，所條上邊務，悉中機宜，爲都御史戴珊所委寄。嘗因災異，劾南京刑部尚書翟瑄以下二十七人。

石玠，字邦秀。弘治年間，由汜水知縣召任御史。外出核實大同軍需儲備，巡按甘肅和陝西，所陳述上呈的邊防事務，全部符合國家的客觀形勢，被都御史戴珊所推重。曾因發生災異，彈劾南京刑部尚書翟瑄以下二十七人。

正德中，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召拜兵部右侍郎。海西部長數犯邊，泰寧三衛與别部相攻，久缺貢市，遣玠以左侍郎兼僉都御史往遼東巡視。出關撫諭，皆受約束。帝大喜，璽書嘉勞，召還。左都御史陸完遷，廷推代者，三上悉不用，最後推玠，乃以爲右都御史掌院事。御史李隱劾玠夤緣，不報。

正德年間，積功升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召任爲兵部右侍郎。海西首領多次侵犯邊境，泰寧三衛和其他部落相互攻擊，很長時間没有開貢市交易，於是派遣石玠以左侍郎兼僉都御史的身份前往遼東巡視。出關安撫告諭，全部都接受約束。皇上非常高興，賜御書嘉獎慰勞，召回京城。左都御史陸完升任，朝廷推薦替代的人，三次奏上都没批准。最後推薦石玠，於是便任右都御史掌管院事。御史李隱彈劾石玠攀附權臣，皇帝没有回覆。

十年，拜户部尚書。中官史大鎮

十年，升任户部尚書，宦官史大鎮守雲南，

雲南，請獨領銀場務。杜甫鎮湖廣，請借鹽船税銀爲進貢資。劉德守涼州，請帶食茶六百引。玠皆執不可。西僧闡教王請船三百艘販載食鹽，玠極言其害。帝初出居庸，玠切諫。及在宣府，需銀百萬兩，玠持不可。帝弗從，乃進其半。王瓊欲以哈密事害彭澤，玠獨廷譽之。奸民欲牟鹽利者，賄朱寧爲請，玠不可，連章執奏。廷臣諫南巡跪闕下，諸大臣莫敢言，玠獨論救。群小激帝怒，嚴旨責令自陳，遂引疾去。賜敕馳傳給廩隸如故事。家居二年卒，贈太子少傅。

請求單獨管理銀場事務。杜甫駐守湖廣，要求借鹽船税銀作爲進貢的物資。劉德鎮守涼州，請求隨運食茶六百引。石玠都堅持不同意。西方僧人闡教王請求三百艘船販運食鹽，石玠力陳其害。皇帝初出居庸關，石玠懇切諫阻。等到達宣府，需要百萬兩白銀，石玠堅决不贊同。皇帝不聽從，於是進獻一半。王瓊想藉哈密之事陷害彭澤，石玠獨當廷贊譽彭澤。有想牟取鹽利的奸民，賄賂朱寧，讓他向石玠請求，石玠不答應，接連進呈奏章反對。朝廷大臣進諫南巡之事跪於宫闕之下，衆大臣没有誰敢進言，獨有石玠論救。衆小人激怒皇帝，下嚴厲聖旨責令他自己陳述罪狀，於是稱病離職。皇帝按舊例賜敕書乘驛車并供給糧食役夫。在家居住二年去世，追贈太子少傅。

玠有操行，居官亦持正。其爲都御史時，胡世寧論寧王，玠與李士實請罪世寧，以是爲人所譏。

石玠有操守品行，作官公平正直。他任都御史時，胡世寧糾彈寧王，石玠與李士實請求治胡世寧的罪，因此被世人譏笑。

贊曰：武宗之季，君德日荒，嬖倖盤結左右。廷和爲相，雖無能改於其德，然流賊熾而無土崩之虞，宗藩叛而無瓦解之患者，固賴廟堂有經濟之遠略也。至其誅大奸，决大策，扶危定傾，功在社稷，即周勃、韓琦殆無以過。儲雖蒙物議，而大節無玷。蔣冕、毛紀、石珤，清忠鯁亮，皆卓然有古大臣風。自時厥後，政府日以權勢相傾。或脂韋淟涊，持禄自固。求如諸人，豈可多得哉！

贊曰：武宗末期，國君的德行日益迷亂，佞幸小人盤踞糾結在左右。楊廷和作宰相，雖不能改變皇帝的德行，然而流賊熾盛而無崩潰的危險，宗藩反叛而無瓦解的憂患，都是依靠朝廷有經時濟世的長遠策略。至於誅殺大奸臣，確定立君的重要决策，扶正傾危，功在國家，即使周勃、韓琦大概也不能超過他。梁儲雖然被人議論，而大節清白無污點。蔣冕、毛紀、石珤，清正忠誠耿直貞亮，都出類拔萃有古大臣的遺風。從此以後，朝廷裏日漸以權勢相互傾軋。或圓滑卑鄙，保守俸禄鞏固自己的地位。再尋求像楊廷和等那樣的人，怎能多得呢！

明史卷一百九十一

列傳第七十九

毛澄　汪俊（弟）偉　吴一鵬　朱希周　何孟春　豐熙（子）坊
徐文華　薛蕙 胡侍 王禄 倀廷訓

毛澄

毛澄，字憲清，崑山人。舉弘治六年進士第一。授修撰。預修《會典》，成，進右諭德，直講東宫。武宗爲太子，以澄進講明晰稱之帝。帝大喜。方秋夜置宴，即徹以賜。

毛澄，字憲清，崑山人。考中弘治六年進士第一名。被授予修撰之職。參預修纂《會典》，完成之後，進升右諭德，在東宫爲太子講書。當時武宗爲太子，因毛澄的講解明白清晰而向皇帝稱贊他。皇帝很高興，正逢秋夜擺置宴席，當即撤下來賜給毛澄。

武宗立，進左庶子，直經筵。以母憂歸。正德四年，劉瑾摘《會典》小疵貶諸纂修者秩，以澄爲侍讀。服闋還朝，進侍講學士。再進學士，掌院事，歷禮部侍郎。

武宗即位後，毛澄進升爲左庶子，值講御前講席。因母親的喪事而回家。正德四年，劉瑾摘取《會典》中的小錯誤而貶降了衆修纂者的官職，以毛澄爲侍讀。守喪期滿回到朝廷，進升爲侍講學士。再進升爲學士，掌管翰林院事務，歷任禮部侍郎。

十二年六月，拜尚書。其年八月朔，帝微行。澄率侍郎王瓚、顧清等疏請還宫。既又出居庸，幸宣府，久留不返。澄等頻疏諫，悉不報。明年正月，駕旋，命百官戎服郊迎。澄等請用常服，不許。七月，帝自稱威武大將軍朱壽，統六師巡邊。遂幸宣府，抵大同，歷山西至榆林。澄等屢疏馳諫。至十二月，復偕廷臣上疏曰："去歲正月以來，鑾輿數駕，不遑寧居。今兹之行，又已半歲。宗廟、社稷享祀之禮并係攝行，萬壽、正旦、冬至朝賀之儀悉從簡略。臘朔省牲，闕而不行，遂二年矣。歲律將

十二年六月，任尚書。這年八月初一，皇帝微服出行。毛澄率領侍郎王瓚、顧清等上疏請求還宫。不久皇帝又出居庸關，駕幸宣府，久留不返。毛澄等頻繁上疏勸諫，都没有回覆。第二年正月，聖駕歸來，命令百官身着軍服在郊外迎接。毛澄等請求穿日常官服，皇帝不許可。七月，皇帝自稱威武大將軍朱壽，統率六師巡察邊境。於是駕幸宣府，到達大同，經山西到榆林。毛澄等多次上疏急進諫言。到十二月，又偕同朝臣上疏説："去年正月以來，皇帝多次出巡，没有安居片刻。此次出行，又已半年了。宗廟、社稷祭祀的禮儀都由他人代行，萬壽節、正旦、冬至朝賀的禮儀都從簡略。臘祭朔祭審察祭牲之禮，停止不再實行，已經兩年了。歲時運行又將

周，郊禋已卜。皇祖之訓曰：'凡祀天地，精誠則感格，怠慢則禍生。'今六龍遐騁，旋軫無日。萬一冰雪阻違，道途梗塞，元正上日不及躬執玉帛於上帝前，陛下何以自安？且邊地荒寒，隆冬尤甚。臣等處重城，食厚祿，仰思聖體勞頓，根本空虛，遙望清塵，憂心如醉。伏祈趣駕速還，躬親祼享，宗社臣民幸甚。"不報。

十四年二月，駕甫還京，即諭禮部："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太師、鎮國公朱壽遣往兩畿，瞻東嶽，奉安聖像，祈福安民。"澄等駭愕，復偕廷臣上言："陛下以天地之子，承祖宗之業，九州四海但知陛下有皇帝之號。今曰'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者，臣等莫知所指。夫出此旨者，陛下也。加此號者，陛下也。不知受此號者何人。如以皇儲未建，欲遍告名山大川，用祈默相，則遣使走幣，足將敬矣。何必躬奉神像，獻寶香，如佛、老所爲哉！"因歷陳五不可。亦不報。

宸濠反江西，帝南征示威武，駐蹕留都者逾歲。澄屢請回鑾。及駕返通州，用江彬言，將即賜宸濠死。澄據漢庶人故事，請還京告郊廟，獻俘行戮。不從。中官王堂鎮浙江，請建生祠，西番闡化王使者乞額外賜茶九萬斤，澄皆力爭。不聽。王瓊欲陷彭澤，澄獨白其無罪。

武宗崩，澄偕大學士梁儲、壽寧侯張鶴齡、駙馬崔元、太監韋霦等迎世宗於安陸。既至，將謁見，有議用天子禮者。澄曰："今即如此，後何以加？豈勸進、辭讓之禮，當遂廢

滿一周，郊祭天地的日期已經占卜。皇祖的遺訓說：'凡祭祀天地，精誠則能感動上帝，怠慢就有災禍發生。'現在皇上四處巡游，歸期不定。萬一冰雪阻隔，道路堵塞，正月初一那天不能親自執玉帛祭祀於上帝之前，陛下憑什麽安身立命呢？而且邊地荒蕪寒冷，在隆冬尤其嚴重。臣等身處京城，吃着豐厚的俸禄，思慮皇上聖體勞頓，身體空虚，遥望遠方，憂心忡忡。請求皇上起駕速還，親自參加祼享之祭，則爲國家臣民之大幸。"皇上没有回覆。

十四年二月，聖駕剛剛還京，立即詔諭禮部說："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太師、鎮國公朱壽派往兩京，祭拜東嶽，恭奉安置聖像，祈求賜福，安定百姓。"毛澄等驚駭，又偕同朝臣上疏說："陛下作爲天地的兒子，繼承祖宗的大業，九州四海衹知道陛下有皇帝的稱號。現在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我們這些大臣不知指誰。傳下這道聖旨的，是陛下。加封這些稱號的，也是陛下。不知道接受這個封號的是誰。如果因爲皇太子没有確立，想遍告名山大川，以此祈求神靈暗中相助，那麽派遣使者送去祭品，就足够恭敬了。何必一定要陛下親自恭奉神像，進獻寶香，像佛、道教徒所作的那樣呢！"於是逐條陳述了五件不可以作的事項。也没有回覆。

朱宸濠在江西造反，皇帝南征以顯示威武，留住在南京超過了一年。毛澄多次請求聖駕回京。等到聖駕回到通州，采用江彬之言，要立刻賜朱宸濠死。毛澄依據漢庶人的舊事，請求還京後到郊廟祭祀，再殺掉俘虜作爲祭品。皇帝没有聽從。宦官王堂鎮守浙江，請求建造生祠，西番闡化王的使者請求額外賞賜茶葉九萬斤，毛澄皆極力爭辯。皇帝不聽。王瓊想要陷害彭澤，衹有毛澄一個人説他無罪。

武宗崩，毛澄偕同大學士梁儲、壽寧侯張鶴齡、駙馬崔元、太監韋霦等在安陸迎接世宗。到達以後，將要拜見世宗，有人建議用天子的禮儀。毛澄説："現在就這樣，以後用什麽來增加禮儀？難道勸進、辭讓的禮儀，應當就廢除了

乎?"

世宗踐阼甫六日，有旨議興獻王主祀及尊稱。五月七日戊午，澄大會文武群臣，上議曰："考漢成帝立定陶王爲皇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共王祀。共王者，皇太子本生父也。時大司空師丹以爲恩義備至。今陛下入承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繼興王後，襲興王主祀事。又考宋濮安懿王之子入繼仁宗後，是爲英宗。司馬光謂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王伯而不名。范鎮亦言：'陛下既考仁宗，若復以濮王爲考，於義未當。'乃立濮王園廟，以宗樸爲濮國公奉濮王祀。程頤之言曰：'爲人後者，謂所後爲父母，而謂所生爲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倫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宜别立殊稱，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則正統既明，而所生亦尊崇極矣。'今興獻王於孝宗爲弟，於陛下爲本生父，與濮安懿王事正相等。陛下宜稱孝宗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妃爲'皇叔母興獻王妃'。凡祭告興獻王及上箋於妃，俱自稱侄皇帝某，則正統、私親，恩禮兼盡，可以爲萬世法。"議上，帝怒曰："父母可更易若是耶!"命再議。

其月二十四日乙亥，澄復會廷臣上議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自天子至庶人一也。興獻王子惟陛下一人，既入繼大統，奉祀宗廟，是以臣等前議欲令崇仁王厚炫主興獻王祀。至於稱號，陛下宜稱爲皇叔父興獻大王，自稱侄皇帝名，以宋程頤之説爲可據也。本朝之制，皇帝於宗藩尊行，止稱伯父、叔父，自稱皇帝而不名。今稱興獻王爲皇叔父大王，又自

嗎?"

世宗即位剛剛六天，下旨商議興獻王的主祭和尊稱。五月七日戊午，毛澄大會文武群臣，上奏議說："據查考漢成帝立定陶王爲皇太子，立楚孝王的孫子劉景爲定陶王祭祀共王。共王是皇太子的生父。當時大司空師丹認爲這樣做是親恩大義俱全。現在陛下入宫承繼皇統，應該仿效定陶王舊事，讓益王的第二個兒子崇仁王朱厚炫過繼爲興王後嗣，承襲主祭興王的事。又據查考宋濮安懿王的兒子過繼給仁宗作繼嗣，這就是英宗。司馬光説對於濮王應當用高官大爵使他尊貴，若稱他爲王伯就不合名分。范鎮也說：'陛下已經以仁宗爲父考，若再以濮王爲父考，是不合義理的。'於是在濮王的墓地建立了宗廟，封趙宗樸爲濮國公祭祀濮王。程頤說：'過繼作某人的繼嗣，就稱某人爲父母，而稱生他的人爲伯、叔父母，這是活着的人的大倫理。然而生育的恩義，是最尊貴最偉大的，應該另立特殊的稱呼，稱作皇伯、叔父某國大王，那麽正統既明確，而生他的人也被尊崇到了極點。'現在興獻王對於孝宗來說是弟弟，對於陛下來說是生父，這與濮安懿王之事正好相同。陛下應該稱孝宗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王妃爲'皇叔母興獻王妃'。凡是祭告興獻王及向王妃上箋，都自稱侄皇帝某，那麽正統、私親，親恩禮儀都盡到了，可以作爲萬世的楷模。"奏議呈上，皇帝大怒說："父母能够像這樣更改嗎!"命令再議。

這月二十四日乙亥，毛澄又會同廷臣呈上奏議說："根據禮法，過繼作某人的繼嗣就是他的兒子，從天子到庶人是一樣的。興獻王的兒子衹有陛下一人，既然已經入宫繼承了皇位，恭奉祭祀宗廟，因此臣等上次商議想讓崇仁王朱厚炫主祭興獻王。至於稱號，陛下應該稱皇叔父興獻大王，自稱侄皇帝某，宋程頤的説法可以作爲根據。本朝的禮制，皇帝對於諸侯的長輩，衹稱伯父、叔父，自稱皇帝而不加名字。現在稱興獻王爲皇叔父大王，又自稱名字，尊崇的典禮已作

稱名，尊崇之典已至，臣等不敢復有所議。”因録程頤《代彭思永議濮王禮疏》進覽。帝不從，命博考前代典禮，再議以聞。

澄乃復會廷臣上議曰：“臣等會議者再，請改稱興獻王爲叔父者，明大統之尊無二也。然加皇字於叔父之上，則凡爲陛下伯、叔諸父皆莫能與之齊矣。加大字於王之上，則天下諸王皆莫得而并之矣。興獻王稱號既定，則王妃稱號亦隨之，天下王妃亦無以同其尊矣。况陛下養以天下，所以樂其心，不違其志，豈一家一國之養可同日語哉！此孔子所謂事之以禮者。其他推尊之説，稱親之議，似爲非禮。推尊之非，莫詳於魏明帝之詔。稱親之非，莫詳於宋程頤之議。至當之禮，要不出於此。”并録上魏明帝詔書。

當是時，帝鋭意欲推崇所生，而進士張璁復抗疏極言禮官之謬。帝心動，持澄等疏久不下。至八月庚辰朔，再命集議。澄等乃復上議曰：“先王制禮，本乎人情。武宗既無子嗣，又鮮兄弟，援立陛下於憲廟諸孫之中。是武宗以陛下爲同堂之弟，考孝宗，母慈壽，無可疑矣，可復顧私親哉?”疏入，帝不懌，復留中。會給事中邢寰請議憲廟皇妃邵氏徽號，澄上言：“王妃誕生獻王，實陛下所自出。但既承大統，則宜考孝宗，而母慈壽太后矣。孝宗於憲廟皇妃宜稱皇太妃，則在陛下宜稱太皇太妃。如此，則彝倫既正，恩義亦篤。”疏入，報聞。其月，帝以母妃將至，下禮官議其儀。澄等請由崇文門入東安門，帝不可。乃議由正陽左門入大明東門，帝又不可。澄等執議如初，帝乃

到了，臣等不敢再有異議。”於是抄録了程頤的《代彭思永議濮王禮疏》進獻供御覽。皇帝不聽從，命令廣泛考察前代的典籍禮制，再次商議後奏上。

毛澄於是又會同廷臣呈上奏議説：“臣等多次會集商議，請改稱興獻王爲叔父，是表明皇統的尊嚴是獨一無二的。然而加皇字於叔父之上，則所有作爲陛下伯父叔父的都没有人能與他齊名了。加大字於王之上，則天下諸王没有人能與他并列了。興獻王的稱號確定以後，則王妃的稱號也隨之而定，天下的王妃也没有人能與她同等尊貴了。况且陛下以天下供養母親，用這些讓她心裏快樂，不違背她的意願，豈能是用一家一國來供養可同日而語的呢！這就是孔子所説的依照禮制來奉養。其他推崇尊位的説法，稱呼父母的建議，似乎都是不合禮制的。推崇尊位的不是，没有比魏明帝的詔書更詳細的了。稱呼父母的不是，没有比宋程頤的奏議更爲詳細的了。最恰當的禮制，總而言之不超出這些。”抄録并呈上魏明帝詔書。

當時，皇帝一心想推崇生身父母，而進士張璁又針鋒相對地上疏極力指出禮官的謬誤。皇帝心動，拿着毛澄等的奏疏久不下達。到八月初一庚辰，再次下令集會商議。毛澄等於是又呈上奏議説：“先王制定禮制，是根據人情。武宗既没有子嗣，又少兄弟，引陛下列於憲廟衆孫之中。是武宗以陛下作爲堂弟，以孝宗爲父考，以慈壽爲母親，這是没有疑義的，怎麽可以再顧及私親呢?”奏疏呈上，皇帝不高興，又留在宫中。恰逢給事中邢寰請求商議憲廟皇妃邵氏的稱號，毛澄上言説：“王妃生育獻王，陛下確實是由王妃繁衍而出。但是既然繼承了皇位，就應該以孝宗爲父考，而以慈壽太后爲母親了。孝宗對於憲廟皇妃應該稱作皇太妃，而陛下應該稱呼太皇太妃。如此，則天地人倫端正，私恩公義也篤厚。”奏疏呈上，皇帝作了回覆。同月，皇帝因爲母妃將要到來，下令讓禮官商議禮儀。毛澄等奏請由崇文門入東安門，皇帝不同意。於是商議由正陽左門入大明東門，皇帝又不同意。毛澄等堅持當

自定其儀，悉由中門入。

初的提議，皇帝於是自己確定了禮儀，令都由中門入。

時尊崇禮猶未定，張璁復進《大禮或問》，帝益嚮之。至九月末，乃下澄等前疏，更令博采輿論以聞。澄等知勢不可已，謀於内閣，加稱興王爲帝，妃爲后，而以皇太后懿旨行之。乃疏言："臣等一得之愚，已盡於前議。兹欲仰慰聖心，使宜於今而不戾乎情，合乎古而無悖乎義，則有密勿股肱在，臣等有司，未敢擅任。"帝遂於十月二日庚辰，以慈壽皇太后旨加興獻王號曰興獻帝，妃曰興國太后，皇妃邵氏亦尊爲皇太后，宣示中外。顧帝雖勉從廷議，意猶慊之。十二月十一日己丑，復傳諭加稱皇帝。内閣楊廷和等封還御批，澄抗疏力争，又偕九卿喬宇等合諫，帝皆不允。明年，嘉靖改元正月，清寧宫後三小宫災。澄復以爲言，會朝臣亦多諫者，事獲止。

當時尊崇皇上父母的禮制還没有確定，張璁又進獻《大禮或問》，皇帝更加傾向於他。到九月末，纔下達毛澄等以前的奏疏，又命令廣泛采集輿論上報。毛澄等知道形勢已經不能阻擋，在内閣謀劃，加稱興獻王爲帝，王妃爲后，而以皇太后的懿旨予以頒行。於是上疏説："臣等的一點愚見，已經都寫在以前的奏議中。這裏想慰藉聖心，使之與現在相適宜而又不違背情理，與古制相適合而又不違反道義，那麽有勤勉努力的輔佐大臣在，臣等官員，不敢擅自處理。"皇帝於是在十月二日庚辰，以慈壽皇太后懿旨的名義加封興獻王號爲興獻帝，王妃號爲興國太后，皇妃邵氏也尊稱爲皇太后，宣告昭示中外。衹是皇帝雖然勉强聽從了朝臣的奏議，内心對此仍然不滿意。十二月十一日己丑，又傳諭加稱皇帝。内閣楊廷和等封合退還御批，毛澄直言上疏力争，又偕同九卿喬宇等聯合勸諫，皇帝都不許可。第二年，嘉靖改元正月，清寧宫後面的三個小宫殿發生火災。毛澄又以此事進言，加上朝中大臣也有很多勸諫的，事情得以阻止。

澄端亮有學行，論事侃侃不撓。帝欲推尊所生，嘗遣中官諭意，至長跪稽首。澄駭愕，急扶之起。其人曰："上意也。上言'人孰無父母，奈何使我不獲伸'，必祈公易議。"因出囊金畀澄。澄奮然曰："老臣悖耄，不能隳典禮。獨有一去，不與議已耳。"抗疏引疾至五六上，帝輒慰留不允。二年二月疾甚，復力請，乃許之。舟至興濟而卒。

毛澄正直堅貞有學問德行，論事侃侃而談不屈不撓。皇帝想推崇生身父母，曾經派遣宦官傳達旨意，宦官到後長跪叩頭。毛澄驚愕，急忙把他扶起。那人説："這是皇上的旨意。皇上説'人誰没有父母，爲什麽衹有我的心意不能獲得伸張'，一定請你更改奏議。"於是拿出一袋金子送給毛澄，毛澄激憤地説："我老邁昏庸，不能毁壞典禮。衹有離開，不參與商議罷了。"直言上疏稱病請求退休達五六次，皇帝總是安慰挽留不許可。二年二月病得厲害，又竭力請求，纔答應了他。船到達興濟就病逝了。

先是，論定策功，加澄太子太傅，蔭錦衣世指揮同知，力辭不受。帝雅敬憚澄，雖數忤旨，而恩禮不衰。既得疾，遣醫診視，藥物之賜時至。其卒也，深悼惜之。贈少傅，謚文簡。

此前，考評記功，加封毛澄爲太子太傅，蔭襲錦衣世指揮同知，堅決推辭不接受。皇帝向來敬畏毛澄，雖然多次冒犯聖意，但對毛澄的恩賜禮儀不減。生病以後，派遣御醫診視，經常賞賜藥物。毛澄去世，皇上爲之深深哀悼惋惜。賜贈少傅，謚號文簡。

汪俊 汪偉

汪俊，字抑之，弋陽人。父鳳，進士，貴州參政。俊舉弘治六年會試第一，授庶吉士，進編修。正德中，與修《孝宗實録》，以不附劉瑾、焦芳，調南京工部員外郎。瑾、芳敗，召復原官。累遷侍讀學士，擢禮部右侍郎。嘉靖元年，轉吏部左侍郎。

時議興獻王尊號，與尚書喬宇、毛澄輩力爭。澄引疾去，代者羅欽順不至，乃以俊爲禮部尚書。是時獻王已加帝號矣，主事桂萼復請稱皇考。章下廷議。三年二月，俊集廷臣七十有三人上議曰："祖訓'兄終弟及'，指同産言。今陛下爲武宗親弟，自宜考孝宗明矣。孰謂與人爲後，而滅武宗之統也。《儀禮》傳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漢宣起民間，猶嗣孝昭。光武中興，猶考孝元。魏明帝詔皇后無子，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孰謂入繼之主與爲人後者異也。宋范純仁謂英宗親受詔爲子，與入繼不同，蓋言恩義尤篤，尤當不顧私親，非以生前爲子者乃爲人後，身後入繼者不爲人後也。萼言：'孝宗既有武宗爲之子，安得復爲立後？'臣等謂陛下自後武宗而上考孝宗，非爲孝宗立後也。又言：'武宗全神器授陛下，何忍不繼其統？'臣等謂陛下既稱武宗皇兄矣，豈必改孝宗稱伯，乃爲繼其統乎？又言：'禮官執者不過前宋《濮議》。'臣等愚昧，所執實不出此。蓋宋程頤之議曰：'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絶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於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別，斯亂大倫。'殆爲今日發也。謹集諸章奏，惟進士張璁、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與萼議同，其他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

汪俊，字抑之，弋陽人。父親汪鳳，進士，貴州參政。汪俊考中弘治六年會試第一，授庶吉士，進升編修。正德年間，參與編修《孝宗實録》，因不依附劉瑾、焦芳，調任南京工部員外郎。劉瑾、焦芳敗落，召回恢復原官。多次升遷至侍讀學士，升任禮部右侍郎。嘉靖元年，轉任吏部左侍郎。

當時商議興獻王尊號，與尚書喬宇、毛澄等人力爭。毛澄托病離去，代替他的羅欽順没有到任，於是以汪俊爲禮部尚書。此時獻王已經加封了帝的稱號，主事桂萼又請求尊稱皇考。奏章下達朝廷討論。三年二月，汪俊會集朝廷大臣七十三人上奏説："祖宗遺訓'兄終弟及"，指的是親生弟兄。現在陛下作爲武宗的堂弟，自然應當以孝宗爲皇考，這是很明白的。誰説作孝宗的繼嗣，就毀滅了武宗的皇統呢。《儀禮》傳説：'作别人的繼嗣，繼承誰呢？繼承大宗。'漢宣帝起於民間，仍然繼承孝昭。光武中興，仍然以孝元爲皇考。魏明帝下詔皇后没有兒子，選立庶子，以繼承大宗。誰説入繼的君主與作人繼嗣的人有不同呢。宋范純仁説英宗親自受詔過繼爲子，與入繼不同，大致是説恩義特别篤厚，尤其不應當顧私親，不是説生前過繼爲子的人纔作爲人的繼嗣，死後過繼的人不能作爲人的繼嗣。桂萼説：'孝宗既然有武宗作爲他的兒子，怎麽能再立繼嗣呢？'臣等以爲陛下繼承武宗并且以孝宗爲父考，并不是爲孝宗立繼嗣。又説：'武宗把帝位傳給了陛下，怎麽能忍心不繼承他的皇統呢？'臣等認爲陛下既然稱武宗爲皇兄，難道一定要改稱孝宗爲伯，纔是繼承了他的皇統嗎？又説：'禮官所堅持的觀點不過是以前宋人的《濮議》。'臣等愚昧，所堅持的確實不出於此。宋程頤的議論説：'雖然應當對正統專心一意，難道能對私恩完全斷絶。因此所繼承的，以大義爲重；生身父母，以至情爲重。至於名稱，關係到皇統脉絡，如果没有區别，這就會擾亂大的倫理。'這大概是爲今日所説的吧。謹彙集各種奏章，祇有進士張璁、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和桂

人，皆如臣等議。”

議上，留中。而特旨召桂萼、張璁、席書於南京。越旬有五日，乃下諭曰：“朕奉承宗廟正統，大義豈敢有違。第本生至情，亦當兼盡。其再集議以聞。”俊不得已，乃集群臣請加皇字，以全徽稱。議上，復留十餘日。至三月朔，乃詔禮官，加稱興獻帝爲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爲本生母章聖皇太后，擇日祭告郊廟，頒詔天下，而別諭建室奉先殿側，恭祀獻皇。俊等復争曰：“陛下入奉大宗，不得祭小宗，亦猶小宗之不得祭大宗也。昔興獻帝奉藩安陸，則不得祭憲宗。今陛下入繼大統，亦不得祭興獻帝。是皆以禮抑情者也。然興獻帝不得迎養壽安皇太后於藩邸，陛下得迎興國太后於大内，受天下之養，而尊祀興獻帝以天子之禮樂，則人子之情獲自盡矣。乃今聖心無窮，臣等敢不將順，但於正統無嫌，乃爲合禮。”帝曰：“朕但欲奉先殿側別建一室，以伸追慕之情耳。迎養藩邸，祖宗朝無此例，何容飾以爲詞。”其令陳狀，俊具疏引罪。乃嚴旨切責，而趣立廟益急。俊等乃上議曰：“立廟大内，有干正統。臣實愚昧，不敢奉詔。”

帝不納，而令集廷臣大議。俊等復上議曰：“謹按先朝奉慈別殿，蓋孝宗皇帝爲孝穆皇太后附葬初畢，神主無薦享之所而設也。當時議者，皆據周制特祀姜嫄而言。至爲本生立廟大内，則從古未聞。惟漢哀帝爲定陶恭王立廟京師。師丹以爲不可，哀帝不聽，卒遺後世之譏。陛下有可以爲堯、舜之資，臣等不敢導以衰世之事。請於安陸特建獻帝百世不遷之

萼的奏議相同，而其他八十多件奏疏二百五十多人，都和臣等奏議相同。”

奏議呈上，留置宫中。而在南京特旨召見桂萼、張璁、席書。過了十五天，纔下諭説：“朕敬奉繼承宗廟正統，對大義豈敢違背。衹是親生的深情，也應當同時盡到。再次會集商議報告。”汪俊没有辦法，就會集群臣請加皇字，以成全美稱。奏議呈上，又留置十多天。到三月初一，纔詔諭禮官，加稱興獻帝爲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爲本生母章聖皇太后，選擇吉日祭告郊廟，頒詔告示天下，又另外下令在奉先殿側建室，恭祀獻皇。汪俊等又争辯説：“陛下入宫恭奉大宗，不能祭祀小宗，正如小宗不能祭祀大宗。往昔興獻帝在安陸主持藩國，就不能祭祀憲宗。現在陛下入宫繼承大統，也不能祭祀興獻帝。這些都是用禮制來抑制私情。然而興獻帝不能在王府迎接奉養壽安皇太后，陛下可以把興國太后接到大内，接受天下的奉養，而且用天子的禮樂隆重祭祀興獻帝，那麽作兒子的感情得以抒發。現在皇上的孝心没有窮盡，臣等敢不順從，但要和正統没有嫌隙，纔是符合儀禮的。”皇帝説：“朕衹是想在奉先殿旁另建一室，以表達追念仰慕之情罷了。迎接太后到藩國奉養，前朝没有這樣的先例，怎麽能巧飾編造以爲説詞。”命令陳述情况，汪俊上疏承認罪過。皇上就嚴辭斥責，而催促立廟更爲急迫。汪俊等於是上奏議説：“在大内立廟，干犯正統。臣確實愚昧，不敢奉詔。”

皇帝不接受，而命令會集朝中大臣大討論。汪俊等又呈上奏議説：“謹按前朝奉慈另建一殿，是因孝宗皇帝合葬孝穆皇太后剛剛完畢，神主没有薦享的地方而設置的。當時商議的人，都是根據周制特别祭祀姜嫄而説的。至於爲生父在大内立廟，則從古代以來没有聽説過。衹有漢哀帝在京師爲定陶恭王立廟。師丹認爲不可以，哀帝不聽，最終留下後世的譏諷。陛下有可以成爲堯、舜的資質，臣等不敢用衰頹世道的事情來引導您。請在安陸特别修建獻帝百世不遷的廟堂，等

廟，俟他日襲封興王子孫世世獻饗，陛下歲時遣官持節奉祀，亦足伸陛下無窮至情矣。”

帝仍命遵前旨再議，俊遂抗疏乞休。再請益力，帝怒，責以肆慢，允其去。召席書未至，令吴一鵬署事。《明倫大典》成，落俊職，卒於家。隆慶初，贈少保，謚文莊。

俊行誼修潔，立朝光明端介。學宗洛、閩。與王守仁交好，而不同其説。學者稱石潭先生。

弟偉，字器之。由庶吉士授檢討。與俊皆忤劉瑾，調南京禮部主事。瑾誅，復故官。屢遷南京國子祭酒。武宗以巡幸至，率諸生請幸學，不從。江彬矯旨取玉硯，偉曰：“有秀才時故硯，可持去。”俊罷官之歲，偉亦至吏部右侍郎，偕廷臣數争“大禮”，又伏闕力争。及席書、張璁等議行，猶持前説不變。轉官左侍郎，爲陳洸劾罷，卒於家。

吴一鵬

吴一鵬，字南夫，長洲人。弘治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户部尚書周經以讒去，上疏乞留之。正德初，進侍講，充經筵講官。劉瑾出諸翰林爲部曹，一鵬得南京刑部員外郎。遷禮部郎中。瑾誅，復爲侍講。進侍講學士，歷國子祭酒、太常卿，并在南京。母喪除，起故官。

世宗踐阼，召拜禮部右侍郎。尋轉左。數與尚書毛澄、汪俊力争“大禮”。俊去國，一鵬署部事，而帝趣建獻帝廟甚亟。一鵬集廷臣上議曰：“前世入繼之君，間有爲本生立廟園陵及京師者。第歲時遣官致祀，尋亦奏罷。然猶見非當時，取議後代。若立廟大内而親享之，從古以來未有

待他日襲封興王子孫世代獻酒食奉祀，陛下每年按時派遣官員執符節奉祀，也就足以盡到陛下無窮的孝心了。”

皇帝仍然命令依照以前的旨意再商議，汪俊於是直言上疏請求退休。再次請求更加迫切，皇帝發怒，責備他放肆輕慢，允許他離去。召席書没有到，命令吴一鵬代理院事。《明倫大典》編成，削去汪俊的職務，在家中去世。隆慶初年，贈少保，謚號文莊。

汪俊行爲符合道義情操高尚純潔，立足朝廷光明端直。師從洛、閩之學。與王守仁交好，學説却與他不同。學者稱他石潭先生。

弟弟汪偉，字器之。由庶吉士授檢討。與汪俊都觸犯劉瑾，調任南京禮部主事。劉瑾被殺，官復原職。多次升遷至南京國子祭酒。武宗巡幸到南京，率領諸生請皇上巡幸國學，没有聽從。江彬假傳聖旨要取走玉硯，汪偉説：“有秀才時用的舊硯，可以拿去。”汪俊罷官的那年，汪偉也官至吏部右侍郎，偕同朝廷大臣多次争論“大禮”，又跪伏在宫前力争。到席書、張璁等的疏議實行時，仍堅持以前的説法不改變。轉任左侍郎，被陳洸彈劾罷官，死於家中。

吴一鵬，字南夫，長洲人。弘治六年進士。入選庶吉士，授予編修之職。户部尚書周經因讒言而被罷免，吴一鵬上疏請求留下他。正德初年，進升侍講，擔任御前講席講官。劉瑾將衆翰林趕到部曹任職，吴一鵬任南京刑部員外郎。升遷禮部郎中。劉瑾被殺，復官爲侍講。進升侍講學士，歷任國子祭酒、太常卿，都在南京。母喪期滿，被起用任原職。

世宗登基，召入京拜禮部右侍郎。不久轉任左侍郎。多次與尚書毛澄、汪俊力争“大禮”。汪俊離開京城，吴一鵬代理禮部事務，而皇帝催促建獻帝廟很是急迫。吴一鵬會集朝中大臣呈上奏議説：“前代入宫繼位的君主，間或有爲親生父母在墓園和京師建立宗廟的。衹是在每年一定時候派遣官員去祭祀，很快也就停止了。這樣在當時還被認爲不對，在後代招致非議。如果在大

也。臣等寧得罪陛下，不欲陛下失禮於天下後世。今張璁、桂萼之言曰‘繼統公，立後私’。又曰‘統爲重，嗣爲輕’。竊惟正統所傳之謂宗，故立宗所以繼統，立嗣所以承宗，統之與宗初無輕重。况當我朝傳子之世，而欲仿堯、舜傳賢之例，擬非其倫。又謂‘孝不在皇不皇，惟在考不考’，遂欲改稱孝宗爲皇伯考。臣等歷稽前古，未有神主稱皇伯考者。惟天子稱諸王曰伯叔父則有之，非可加於宗廟也。前此稱本生皇考，實裁自聖心。乃謂臣等留一皇字以覘陛下，又謂‘百皇字不足當父子之名’，何肆言無忌至此！乞速罷建室之議，立廟安陸，下璁、萼等法司按治。”帝報曰：“朕起親藩，奉宗祀豈敢違越。但本生皇考寢園，遠在安陸，於卿等安乎？命下再四，爾等欺朕冲歲，黨同執違，敗父子之情，傷君臣之義。往且勿問，其奉先殿西室亟修葺，盡朕歲時追遠之情。”時嘉靖三年四月也。

頃之，一鵬極陳四方災異，言：“自去年六月迄今二月，其間天鳴者三，地震者三十八，秋冬雷電雨雹十八，暴風、白氣、地裂、山崩、産妖各一，民饑相食二。非常之變，倍於往時。願陛下率先群工，救疾苦，罷營繕，信大臣，納忠諫，用回天意。”帝優詔報之。

逾月，手敕名奉先殿西室爲觀德殿，遂命一鵬偕中官賴義、京山侯崔元迎獻帝神主於安陸。一鵬等復上言：“歷考前史，并無自寢園迎主入大内者。此天下後世觀瞻所係，非細故也。且安陸爲恭穆啓封之疆，神靈所戀，又陛下龍興之地，王氣所鍾。

内立廟并且親自享祭他，是自古以來没有過的。臣等寧願得罪陛下，也不想讓陛下在天下和後人面前喪失禮儀。現張璁、桂萼的言論説‘繼承皇統是公事，建立繼嗣是私事’。又説‘皇統爲重，繼嗣爲輕’。私下認爲衹有正統所傳稱作宗，所以立宗是用來繼統的，立嗣是用來繼宗的，統和宗完全没有輕重之分。况且在我朝傳位於子的時代，却想要仿效堯、舜傳位於賢的事例，這種比擬不倫不類。又説‘孝心不在稱皇不稱皇，衹在稱考不稱考’，於是想改稱孝宗爲皇伯考。臣等遍查古代，没有神主稱皇伯考的。衹是天子稱諸王爲伯叔父的還有，不可以用在宗廟上面。在此之前稱本生皇考，實出自皇帝的心意。於是説臣等留下一個皇字以窺測陛下，又説‘一百個皇字也不能等同於父子的名分’，怎麽能放肆胡説毫無顧忌到這種地步呢！請求立刻廢除建室的提議，在安陸立廟，將張璁、桂萼等交法司懲治。”皇帝回覆説：“朕起自藩國，供奉宗祀豈敢違規越軌。但親生皇考的陵園，遠在安陸，你們能心安理得嗎？命令下達多次，你們欺朕年幼，糾集同黨，堅持錯誤，敗壞父子之情，傷害君臣之義。以往的姑且不説了，奉先殿西室亟待修葺，以盡朕四時追念先人的情感。”時間是嘉靖三年四月。

不久，吴一鵬極力陳述四方災禍和異常的情况，説：“自去年六月至今年二月，其間天鳴響三次，地震三十八次，秋冬季有雷電雨雹十八次，暴風、白氣、地裂、山崩、出現妖怪各一次，百姓因饑荒而吃人肉二次。非同尋常的變故，比以往多一倍。希望陛下爲群臣做表率，拯救疾苦，停止營建，信任大臣，接納忠諫，用以回轉天意。”皇帝用嘉獎詔書回覆了他。

過了一個月，手詔命名奉先殿西室爲觀德殿，於是命令吴一鵬偕同中官賴義、京山侯崔元到安陸迎接獻帝的神主。吴一鵬等又上疏説：“遍考前代歷史，并没有從陵園迎接神主進入大内的。這關係到天下後世的看法，不是細微小事。况且安陸是恭穆啓封的地方，有神靈依戀，又是陛下興起的地方，有王氣匯集。因此我朝太

故我太祖重中都，太宗重留都，皆以王業所基，永修世祀。伏乞陛下俯納群言，改題神主，奉安故宮，爲百世不遷。其觀德殿中別設神位香几以慰孝思，則本生之情既隆，正統之義亦盡。”奏入，不納。一鵬乃行。慮使者爲道途患，疏請禁約，帝善其言而戒飭之。

祖重視中都，太宗重視留都，都因爲是帝業的根基，永遠維修，世代祭祀。請求陛下采納群臣之言，改題神主之名，恭敬地安置在原處，做到永不遷移。在觀德殿中另設神位香几以此來慰藉想盡孝的想法，那麽即使對親生父親的感情隆重，又盡到了對正統的大義。”奏文呈入，没有采納。吴一鵬就離開了。考慮到朝廷使者成爲沿途的禍患，上疏請求禁戒約束，皇帝認爲他説得對就警戒整飭使者。

比還朝，則廷臣已伏闕哭争，朝事大變，而給事中陳洸譸張尤甚。一鵬抗疏曰：“大禮之議斷自聖心，正統本生，昭然不紊。而洸妄謂陛下誕生於孝宗没後三年，嗣位於武宗没後二月，無從授受，其説尤爲不經。謹按《春秋》以受命爲正始，故魯隱公上無所承，内無所受，則不書即位。今陛下承武宗之遺詔，奉昭聖之懿旨，正合《春秋》之義。而洸謂孰從授受，是以陛下爲不得正始也。洸本小人，不痛加懲艾，無以杜效尤之漸。”不聽。

等到吴一鵬回到朝廷，朝中大臣已經拜伏在宫闕下哭着争辯，朝廷情況大變，而給事中陳洸欺誑詐惑特别厲害。吴一鵬上疏直言説：“關於大禮的争議決斷出自皇上，正統和親生，明白不混。但是陳洸虚妄地稱陛下誕生在孝宗去世後三年，繼位於武宗去世後二月，談不上皇位的授予和接受，他的説法尤其没有根據。謹按《春秋》以接受天命爲合乎禮儀法則的開始，所以魯隱公向上没有承接的王統，在内没有受命的來源，就不書寫爲即位。現在陛下承接武宗的遺詔，恭奉昭聖的懿旨，正好符合《春秋》的義理。而陳洸説從誰那裏授予，是認爲陛下得不到合乎禮儀法則的開始。陳洸本是小人，不痛加懲處，不能杜絶仿效不良風氣的蔓延。”皇上不聽從。

其年九月，一鵬以本官入内閣專典誥敕兼掌詹事府事。《武宗實録》成，進尚書，領職如故。尋以省墓歸，還朝仍典誥敕。未幾，出理部事。前此典内閣誥敕者，皆需次柄政。而張璁、桂萼新用事，素銜一鵬異己，乃出爲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居二年，南京官劾諸大臣王瓊等不職，一鵬與焉，遂乞致仕。給廪如故事。卒贈太子太保，謚文端。子子孝，湖廣參政。

這年九月，吴一鵬以原官職入内閣專門掌管誥命敕令兼掌管詹事府事務。《武宗實録》完成，進升尚書，擔任的職務和原來一樣。不久因掃墓回家，回到朝廷仍然掌管誥命敕令。没有多久，離開内閣管理禮部事務。吴一鵬以前掌管内閣誥命敕令的人，都需要依附權貴。而張璁、桂萼新執政，素來恨吴一鵬是異己，就讓他出任南京吏部尚書，加封太子少保。過了二年，南京官員彈劾衆大臣王瓊等不稱職，吴一鵬也在其中，於是請求退休。官府按慣例供給俸禄。死後賜贈太子太保，謚號文端。兒子吴子孝，湖廣參政。

朱希周

朱希周，字懋忠，崑山人，徙吴縣。高祖吉，户科給事中。父文雲，按察副使。希周舉弘治九年進士。孝宗喜其姓名，擢爲第一。授修撰，進

朱希周，字懋忠，崑山人，遷徙吴縣。高祖朱吉，户科給事中。父朱文雲，按察副使。朱希周考中弘治九年進士。孝宗喜歡他的姓名，提升爲第一。授修撰，進升侍講，充任御前講席講

侍講，充經筵講官。劉瑾摘修《會典》小疵，降修撰。《孝宗實録》成，復官。久之，進侍讀學士，擢南京吏部右侍郎。閲五年，召爲禮部右侍郎。

官。劉瑾指摘編修《會典》中的小錯誤，貶降爲修撰。《孝宗實録》完成後，官復原職。很久以後，進升侍讀學士，提升爲南京吏部右侍郎。經過五年，召爲禮部右侍郎。

時方議“大禮”，數偕其長争執。會左侍郎吴一鵬奉使安陸，尚書席書未至，希周獨理部事。而帝方營觀德殿，令協律郎崔元初習樂舞生於大内。太常卿汪舉劾之。帝遂令太常官一人同入内教習。希周上言：“太常樂舞有定數，不當更設。”帝不從。舉復争，帝責其妄議。而是時張璁、桂萼已召至，益交章請去本生之號。帝悦從之，趣禮官具上册儀。希周率郎中余才、汪必東等疏諫曰：“陛下考孝宗、母昭聖三年矣，而更定之論忽從中出，則明詔爲虚文，不足信天下，祭告爲瀆禮，何以感神祇。且本生非貶詞也，不妨正統，而親之義寓焉。何嫌於此，而必欲去之，以滋天下之議。”

當時正争議“大禮”，多次同他的長官争執。恰逢左侍郎吴一鵬奉命出使安陸，尚書席書没有到，朱希周獨自料理禮部事務。而皇帝剛剛營建觀德殿，命協律郎崔元初在大内教習樂生舞生。太常卿汪舉彈劾他。皇帝於是命太常官一人一同入大内教習。朱希周上言説：“太常樂舞人數有定數，不應當更改設置。”皇帝不聽從。汪舉又争辯，皇帝責備他妄加議論。而此時張璁、桂萼已經召來，更是交互上疏請求除去本生的稱號。皇帝高興地聽從他們，催促禮官備好呈上册封禮儀。朱希周率領郎中余才、汪必東等上疏勸諫説：“陛下以孝宗爲父考、以昭聖爲母三年了，而更改重定的言論忽然從朝中出現，那麽聖明的詔書就成爲空話，不足以使天下人相信，祭告就成爲褻瀆的禮儀，拿什麽感動神靈。而且本生不是貶詞，不妨礙正統，而且親情的義理寄寓其中。爲什麽要嫌惡它，而且一定要除去它，使天下滋生非議。”

時群臣諫者甚衆，疏皆留中，遂相率詣左順門跪伏。希周走告諸閣臣曰：“群臣伏闕，公等能坐視乎！”亦偕群臣跪伏以請。帝聞，大怒，命希周與何孟春等俱待罪，而盡繫庶僚於詔獄。明日，上章聖皇太后册文，希周及尚書秦金、金獻民、趙鑑、趙璜，侍郎何孟春，都御史王時中，大理少卿張縉、徐文華俱不赴。帝怒，責陳狀。希周等伏罪，復嚴旨譙責乃已。而是時庶僚繫獄者猶未釋，希周上言：“諸臣狂率，固不可宥。但今獻皇帝神主將至，必百官齋迎，乃克成禮。乞早寬縲紲，用襄大典。”不納。“大禮”遂自此定矣。

當時群臣勸諫的很多，奏疏都留置在宫中，於是相率到左順門跪伏。朱希周奔走告訴衆閣臣説：“群臣拜伏在宫前，你們能坐視不管嗎！”也偕同群臣跪伏請求。皇帝聽了，大怒，命令朱希周與何孟春等都等待處分，而把百官都拘禁在欽犯監獄中。第二天，呈上册封章聖皇太后的文告，朱希周及尚書秦金、金獻民、趙鑑、趙璜，侍郎何孟春，都御史王時中，大理少卿張縉、徐文華都不到場。皇帝大怒，責令陳述情狀。朱希周等認罪，又嚴旨斥責纔作罷。然而此時百官中拘捕入獄的人還没有釋放，朱希周上疏説：“衆臣狂妄輕率，原本不可寬恕。但現在獻皇帝的神主將要到達，一定要百官齋戒迎接，纔能够完成禮節。請求早日釋放被拘禁的人，以完成大典。”没有采納。“大禮”於是從此確定了。

其明年，由左侍郎遷南京吏部尚

第二年，由左侍郎升任南京吏部尚書。嘉靖

書。嘉靖六年，大計京官，南六科無黜者。桂萼素以議禮嗛希周，且惡兩京言官嘗劾己，因言希周畏勢曲庇。希周言："南京六科止七人，實無可去者。臣以言路私之固不可，如避言路嫌，誅責之，尤不可。且使舉曹皆賢，必去一二人示公，設舉曹皆不肖，亦但去一二人塞責乎?"因力稱疾乞休。温旨許之，仍敕有司歲給夫廩。

六年，大規模考核京官，南京六科没有被貶黜的人。桂萼向來因争議大禮忌恨朱希周，并且憎惡兩京的言官曾經彈劾自己，因此説朱希周畏懼權勢曲意包庇。朱希周説："南京六科衹有七人，確實没有可以貶黜的人。大臣把言官作爲私人固然不可以，如果爲了避言官的嫌疑，就責備他們，尤其不可以。并且假使整個官衙都是賢良之人，一定要去掉一二人顯示公正，假使整個官衙全都不肖，也衹去掉一二人敷衍塞責嗎?"於是極力稱病請求退休。皇帝用温和懇切的詔諭答應了他，仍然命令有關部門每年供給俸禄。

林居三十年，中外論薦者三十餘疏，竟不復起。性恭謹，不妄取予。卒年八十有四。贈太子少保。瀕歿，屬諸子曰："他日儻蒙易名典，勿犯我家諱。"乃避"文"，謚恭靖。

隱居三十年，朝廷内外推薦他的疏奏有三十多封，最終没有再起用。性情謙恭謹慎，不隨意索取。去世時八十四歲。追贈太子少保。臨死前，叮囑幾個兒子説："他日如承蒙皇帝賜予謚號，不要觸犯了我的家諱。"於是避開了"文"字，賜謚號恭靖。

何孟春

何孟春，字子元，郴州人。祖俊，雲南按察司僉事。父説，刑部郎中。孟春少游李東陽之門，學問該博。第弘治六年進士，授兵部主事。言官龐泮等下獄，疏救之。詔修萬歲山毓秀亭、乾清宫西室，役軍九千人，計費百餘萬。抗疏極諫。清寧宫災，陳八事，疏萬餘言。進員外郎、郎中，出理陝西馬政，條目畢張。還，上厘弊五事，并劾撫臣不職。

何孟春，字子元，郴州人。祖父何俊，雲南按察司僉事。父親何説，刑部郎中。何孟春少年游學於李東陽門下，學問淵博。考中弘治六年進士，授兵部主事。言官龐泮等入獄，上疏營救他們。皇帝詔令修建萬歲山毓秀亭、乾清宫西室，役使軍士九千人，合計花費一百多萬。上疏直言極力進諫。清寧宫火災，上疏陳述八件事，疏文萬餘言。進升員外郎、郎中，出京管理陝西馬政，條理清楚。回京，呈上整治弊端的五件事，并且彈劾巡撫不稱職。

正德初，請釐正孔廟祀典，不果行。出爲河南參政，廉公有威。擢太僕少卿，進爲卿。駕幸宣府，馳疏諫。尋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討平十八寨叛蠻阿勿、阿寺等，奏設永昌府，增五長官司、五守禦所。録功，蔭一子，辭不受。

正德初年，請求修正孔廟祭祀的典章，没有實行。出京任河南參政，廉潔奉公有威信。提升爲太僕少卿，進升爲卿。聖駕臨幸宣府，急速上疏勸諫。不久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征討平定十八寨反叛蠻人阿勿、阿寺等，奏請設置永昌府，增設五個長官司、五個守禦所 。記録他的功勞，封賞他的一個兒子，推辭不接受。

世宗即位，遷南京兵部右侍郎，半道召爲吏部右侍郎。會蘇、松諸府旱潦相繼，而江、淮北河水大溢，漂没田廬人畜無算。孟春仿漢魏相條

世宗即位，升任南京兵部右侍郎，途中召任吏部右侍郎。恰逢蘇、松各府旱澇相繼，而長江、淮北河水泛濫，淹没田地房屋人畜無數。何孟春仿效漢魏相分條上奏八件事，皇帝嘉許采

奏八事，帝嘉納焉。尋進左侍郎。尚書喬宇罷，代署部事。

先是，“大禮”議起。孟春在雲南聞之，上疏言：

臣閱邸報，見進士屈儒奏中請尊聖父爲“皇叔考興獻大王”，聖母爲“皇叔母興獻大王妃”。得旨下部，知猶未奉俞命也。臣惟前世帝王，自旁支入奉大統，推尊本生，得失之迹具載史册。宣帝不敢加號於史皇孫，光武不敢加號於南頓君，晋元帝不敢加號於恭王，抑情守禮。宋司馬光所謂當時歸美，後世頌聖者也。哀、安、桓、靈乃追尊其父祖，犯義侵禮。司馬光所謂取譏當時，見非後世者也。《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二斬也”，“重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夫父母，天下莫隆焉。至繼大宗則殺其服，而移於所後之親，蓋名之不可以二也。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敬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故也。今者廷臣詳議，事猶未决，豈非皇叔考之稱有未當者乎？抑臣愚亦不能無疑。《禮》，生曰父母，死曰考妣，有世父母、叔父母之文，而無世叔考、世叔妣之説。今欲稱興獻王爲皇叔考，古典何據？宋英宗時有請加濮王皇伯考者，宋敏求力斥其謬。然則皇叔考之稱，豈可加於興獻王乎？即稱皇叔父，於義亦未安也。經書稱伯父、叔父皆生時相呼，及其既歿，從無通

納了。不久進升左侍郎。尚書喬宇被罷免，代理掌管吏部事務。

在此之前，“大禮”的討論興起。何孟春在雲南聽到此事，上疏説：

臣閲讀邸報，看見進士屈儒的奏疏中請求尊聖父爲“皇叔考興獻大王”，聖母爲“皇叔母興獻大王妃”。根據聖旨下發禮部商議，知道還没有接到皇上表示同意的命令。臣考慮前代帝王，從旁支入宗繼承大統，推崇尊重親生父母，得失的事迹都記載於史册。漢宣帝不敢加封號於史皇孫，光武帝不敢加封號於南頓君，晋元帝不敢加封號於恭王，抑制情感恪守禮制。這就是宋司馬光所説的在當時被贊美，在後世被頌揚的事情。漢哀帝、安帝、桓帝、靈帝却追封尊崇他們的父祖，侵害違背義禮。這就是司馬光所説的在當時被譏諷，在後世被非議的事情。《儀禮喪服》“作爲他人的後嗣”《傳》説“爲什麽要服喪三年呢？因爲承受了繼承宗祀的重任，所以必須服斬衰喪服”。“作爲他人的後嗣，對親生父母以服喪一年回報”，《傳》説“爲什麽以一年呢？一個兒子不能對兩個父親服斬衰喪服”，“承擔大宗的重任，就要降親生父母爲小宗”。父母，天下没有比他們更崇高的了。至於説繼承大宗就要降低對親生父母服喪的等級，而轉移到所繼嗣的父母，是因爲名分不可以有二個。作爲别人的繼嗣就是他的兒子，不敢再顧念親身父母。聖人制定禮制，尊崇的父親没有兩個，是因爲如果恭敬的心意分給那一個，就不能專心於這一個的緣故。現在朝臣詳細討論，事情仍然没有决定，難道不是皇叔考的稱呼有不恰當的地方嗎？就是臣愚鈍也不能没有疑問。《禮》説，生稱父母，死稱考妣，有世父母、叔父母的文辭，而没有世叔考、世叔妣的説法。現在想稱興獻王爲皇叔考，古代典籍上有什麽依據？宋英宗時有請求加封濮王皇伯考的，宋敏求極力斥責他們的荒謬。既然如此那麽皇叔考的稱號，難道可以

親屬冠於爵位之上者。然則皇叔父之稱，其可復加先朝已謚之親王乎？臣伏睹前詔，陛下稱先皇帝爲皇兄，誠於獻王稱皇叔，如宋王珪、司馬光所云，亦已愜矣。而議者或不然，何也？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自太祖傳至孝宗，孝宗傳之先皇帝，特簡陛下，授之大業。獻王雖陛下天性至親，然而所以光臨九重，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南面者，皆先皇帝之德，孝宗之所貽也。臣故願以漢宣、光武、晉元三帝爲法，若非古之名，不正之號，非臣所願於陛下也。

加封給興獻王嗎？就是稱皇叔父，於理義也不妥。經書稱伯父、叔父都是在世時相稱，到他們已經去世，從來没有把親屬稱呼放在爵位之前的。既然如此那麽皇叔父的稱呼，怎麽可以再加於前朝已經封有謚號的親王呢？臣恭敬地拜讀了以前的詔書，陛下稱先皇帝爲皇兄，比稱獻王爲皇叔懇切，如宋王珪、司馬光所説，也已經滿意了。而商議的人有的還不同意，爲什麽呢？天下，是太祖的天下。從太祖傳到孝宗，孝宗傳給先皇帝，特意挑選陛下，傳授大業。獻王雖然是陛下天生最親的人，然而所以能够光臨最高之位，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南面稱帝，都是先皇帝的恩德，孝宗的賞賜。臣因此希望陛下以漢宣帝、光武帝、晉元帝三位皇帝爲榜樣，如果不是合古禮的名稱，不正當的封號，不是臣所希望於陛下的。

及孟春官吏部，則已尊本生父母爲興獻帝、興國太后，繼又改稱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孟春三上疏乞從初詔，皆不省。於是帝益入張璁、桂萼等言，復欲去本生二字。璁方盛氣，列上禮官欺妄十三事，且斥爲朋黨。孟春偕九卿秦金等具疏，略曰："伊尹謂'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志，必求諸非道'。邇者，大禮之議，邪正不同。若諸臣匡拂，累千萬言，此所謂逆於心之言也，陛下亦嘗求諸道否乎？一二小人，敢托將順之説，招徠罷閒不學無耻之徒，熒惑聖聽，此所謂遜於志之言也，陛下亦嘗求諸非道否乎？何彼言之易行，而此言之難入也？"遂發十三難以辨折璁，疏入留中。

等到何孟春到吏部任職，皇帝則已經尊稱親生父母爲興獻帝、興國太后，接着又改稱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何孟春三次上疏請求遵從最初的詔書，皇帝都不省悟。這時皇帝更加接受張璁、桂萼等的進言，又想去掉本生二字。張璁正氣焰囂張，條列上呈禮官欺詐妄爲的十三件事，并且斥責他們是朋黨。何孟春同九卿秦金等一同上疏，大致説："伊尹説'有言語與心意相違背，一定要用道理來考求它。有言語與心意相順從，一定要用不合道理來考求它'。近來，大禮的討論，邪僻正道不同。如衆臣的匡正，累計千萬言，這就是所謂違背心意的言語，陛下是否也曾用道理來考求過呢？一兩個小人，敢依托曲意順從的説法，招徠罷官閑居不學無術的無耻之徒，蠱惑聖上，這就是所謂的順從心意的言語，陛下是否也曾用不合道理來考求過呢？爲什麽那些話容易通行，而這些話難以入耳呢？"於是提出十三條辯難來駁斥張璁，奏疏送入留在宫中。

其時詹事、翰林、給事、御史及六部諸司、大理、行人諸臣各具疏爭，并留中不下，群情益洶洶。會朝

當時詹事、翰林、給事、御史及六部各司、大理、行人衆臣各自上疏爭論，一并留在宫中不下發，群臣情緒更加激憤。正逢早朝剛剛結束，

方罷，孟春倡言於衆曰："憲宗朝，百官哭文華門，争慈懿皇太后葬禮，憲宗從之，此國朝故事也。"修撰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編修王元正、給事中張翀等遂遮留群臣於金水橋南，謂今日有不力争者，必共擊之。孟春、金獻民、徐文華復相號召。於是九卿則尚書獻民及秦金、趙鑑、趙璜、俞琳，侍郎孟春及朱希周、劉玉，都御史王時中、張潤，寺卿汪舉、潘希曾、張九叙、吴祺，通政張瓚、陳霑，少卿徐文華及張縉、蘇民、金瓚，府丞張仲賢，通政參議葛禬，寺丞袁宗儒，凡二十有三人；翰林則掌詹事府侍郎賈詠，學士豐熙，侍講張璧，修撰舒芬、楊維聰、姚淶、張衍慶，編修許成名、劉棟、張潮、崔桐、葉桂章、王三錫、余承勳、陸釴、王相、應良、王思，檢討金皋、林時及慎、元正，凡二十有二人；給事中則張翀、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謝蕡、毛玉、曹懷、張嵩、王瑄、張𧦬、鄭一鵬、黄重、李錫、趙漢、陳時明、鄭自璧、裴紹宗、韓楷、黄臣、胡納，凡二十有一人；御史則王時柯、余翱、葉奇、鄭本公、楊樞、劉穎、祁杲、杜民表、楊瑞、張英、劉謙亨、許中、陳克宅、譚纘、劉翀、張録、郭希愈、蕭一中、張恂、倪宗嶽、王璜、沈教、鍾卿密、胡瓊、張濂、何鰲、張曰韜、藍田、張鵬翰、林有孚，凡三十人；諸司郎官，吏部則郎中余寬、党承志、劉天民，員外郎馬理、徐一鳴、劉勳，主事應大猷、李舜臣、馬冕、彭澤、張鵾，司務洪伊，凡十有二人；户部則郎中黄待顯、唐昇、賈繼之、楊易、楊淮、胡宗明、栗登、党以

何孟春倡導衆臣説："憲宗朝，百官在文華門哭，争慈懿皇太后下葬的禮節，憲宗聽從了，這是本朝的舊事。"修撰楊慎説："國家養士一百五十年，堅守節操爲大義而死，就在今天。"編修王元正、給事中張翀等於是在金水橋南攔阻挽留群臣，説今天有不極力争辯的人，一定一起攻擊他。何孟春、金獻民、徐文華又號召大家。於是九卿則有尚書金獻民及秦金、趙鑑、趙璜、俞琳，侍郎何孟春及朱希周、劉玉，都御史王時中、張潤，寺卿汪舉、潘希曾、張九叙、吴祺，通政張瓚、陳霑，少卿徐文華及張縉、蘇民、金瓚，府丞張仲賢，通政參議葛禬，寺丞袁宗儒，共二十三人；翰林則有掌詹事府侍郎賈詠，學士豐熙，侍講張璧，修撰舒芬、楊維聰、姚淶、張衍慶，編修許成名、劉棟、張潮、崔桐、葉桂章、王三錫、余承勳、陸釴、王相、應良、王思，檢討金皋、林時及楊慎、王元正，共二十二人；給事中則有張翀、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謝蕡、毛玉、曹懷、張嵩、王瑄、張𧦬、鄭一鵬、黄重、李錫、趙漢、陳時明、鄭自璧、裴紹宗、韓楷、黄臣、胡納，共二十一人；御史則有王時柯、余翱、葉奇、鄭本公、楊樞、劉穎、祁杲、杜民表、楊瑞、張英、劉謙亨、許中、陳克宅、譚纘、劉翀、張録、郭希愈、蕭一中、張恂、倪宗嶽、王璜、沈教、鍾卿密、胡瓊、張濂、何鰲、張曰韜、藍田、張鵬翰、林有孚，共三十人；各司郎官，吏部則有郎中余寬、党承志、劉天民，員外郎馬理、徐一鳴、劉勳，主事應大猷、李舜臣、馬冕、彭澤、張鵾，司務洪伊，共十二人；户部則有郎中黄待顯、唐昇、賈繼之、楊易、楊淮、胡宗明、栗登、党以平、何巖、馬朝卿，員外郎申良、鄭漳、顧可久、婁志德，主事徐嵩、張庠、高奎、安璽、王尚志、朱藻、黄一道、陳儒、陳騰鸞、高登、程旦、尹嗣忠、郭日休、李録、周詔、戴亢、繆宗周、丘其仁、俎琚、張希尹，司務金中夫，檢校丁律，共三十六人；禮部則有郎中余才、汪必東、張聰、張懷，員外郎翁磐、李文中、張濬，主事張鏜、豐坊、仵瑜、丁汝夔、臧應奎，共十二人；兵部

平、何巖、馬朝卿，員外郎申良、鄭漳、顧可久、婁志德，主事徐嵩、張庠、高奎、安璽、王尚志、朱藻、黄一道、陳儒、陳騰鸞、高登、程旦、尹嗣忠、郭日休、李録、周詔、戴亢、繆宗周、丘其仁、祖琚、張希尹，司務金中夫，檢校丁律，凡三十有六人；禮部則郎中余才、汪必東、張聰、張懷，員外郎翁磐、李文中、張濼，主事張鏜、豐坊、仵瑜、丁汝夔、臧應奎，凡十有二人；兵部則郎中陶滋、賀縉、姚汝皋、劉淑相、萬潮，員外郎劉漳、楊儀、王德明，主事汪溱、黄嘉賓、李春芳、盧襄、華鑰、鄭曉、劉一正、郭持平、余禎、陳賞，司務李可登、劉從學，凡二十人；刑部則郎中相世芳、張峩、詹潮、胡璉、范録、陳力、張大輪、葉應驄、白轍、許路，員外郎戴欽、張儉、劉士奇，主事祁敕、趙廷松、熊宇、何鰲、楊濂、劉仕、蕭樟、顧鐸、王國光、汪嘉會、殷承叙、陸銓、錢鐸、方一蘭，凡二十有七人；工部則郎中趙儒、葉寬、張子衷、汪登、劉璣、江珊，員外郎金廷瑞、范聰、龐淳，主事伍餘福、張鳳來、張羽、車純、蔣珙、鄭騮，凡十有五人；大理之屬則寺正毋德純、蔣同仁，寺副王暐、劉道，評事陳大綱、鍾雲瑞、王光濟、張徽、王天民、鄭重、杜鸞，凡十有一人。俱跪伏左順門。帝命司禮中官諭退，衆皆曰："必得俞旨乃敢退。"自辰至午，凡再傳諭，猶跪伏不起。

則有郎中陶滋、賀縉、姚汝皋、劉淑相、萬潮，員外郎劉漳、楊儀、王德明，主事汪溱、黄嘉賓、李春芳、盧襄、華鑰、鄭曉、劉一正、郭持平、余禎、陳賞，司務李可登、劉從學，共二十人；刑部則有郎中相世芳、張峩、詹潮、胡璉、范録、陳力、張大輪、葉應驄、白轍、許路，員外郎戴欽、張儉、劉士奇，主事祁敕、趙廷松、熊宇、何鰲、楊濂、劉仕、蕭樟、顧鐸、王國光、汪嘉會、殷承叙、陸銓、錢鐸、方一蘭，共二十七人；工部則有郎中趙儒、葉寬、張子衷、汪登、劉璣、江珊，員外郎金廷瑞、范聰、龐淳，主事伍餘福、張鳳來、張羽、車純、蔣珙、鄭騮，共十五人；大理寺屬官則有寺正毋德純、蔣同仁，寺副王暐、劉道，評事陳大綱、鍾雲瑞、王光濟、張徽、王天民、鄭重、杜鸞，共十一人。都跪伏在左順門。皇帝命司禮宦官告諭退下，衆臣都說："一定要得到表示同意的聖旨纔敢退下。"從早晨到中午，共兩次傳達諭旨，仍然跪伏不起。

帝大怒，遣錦衣先執爲首者。於是豐熙、張翀、余翺、余寬、黄待顯、陶滋、相世芳、毋德純八人，并繫詔獄。楊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衆皆哭，聲震闕廷。帝益怒，命收繫

皇帝大怒，派遣錦衣衛先捉拿爲首的人。於是豐熙、張翀、余翺、余寬、黄待顯、陶滋、相世芳、毋德純八人，一起關入欽犯監獄。楊慎、王元正就摇着門大哭，衆臣都哭，聲音震動宫闕。皇帝更加憤怒，命令拘禁五品以下官若干

五品以下官若干人，而令孟春等待罪。翼日，編修王相等十八人俱杖死，熙等及慎、元正俱謫戍，始下孟春等前疏，責曰："朕嗣承大統，祗奉宗廟，尊崇大禮，自出朕心。孟春等毀君害政，變亂是非。且張璁等所上十三條尚留中未發，安得先知？其以實對。"於是孟春等具疏伏罪，言："璁等所條者，於未進之日先以私稿示人，且有副本存通政司，故臣等知之。臣等忝從大臣後，得與議禮之末。竊以璁等欺罔，故昌言論辨，以瀆天聽，罪應萬死。惟望聖明加察，辨其孰正孰邪，則臣等雖死亦幸。"帝怒不已，責孟春倡衆逞忿，非大臣事君之道，法宜重治，姑從輕奪俸一月。旋出爲南京工部左侍郎。故事，南部止侍郎一人，時已有右侍郎張琮，復以孟春爲左，蓋贕員也。孟春屢疏引疾，至六年春始得請。及《明倫大典》成，削其籍。久之，卒於家。隆慶初，贈禮部尚書，謚文簡。孟春所居有泉，用燕去來時盈涸得名，遂稱燕泉先生云。

人，而命何孟春等人等待處分。第二天，編修王相等十八人都被杖刑打死，豐熙等及楊慎、王元正都貶謫戍邊，纔傳下何孟春等以前的奏疏，斥責說："朕繼承大統，恭奉宗廟，尊崇大禮，自然出於朕的本意。何孟春等誹謗君主損害國政，擾亂是非。而且張璁等所呈上的十三條進言還留在宮中沒有下發，怎麼能先行知道呢？據實回答。"於是何孟春等寫奏疏伏罪，說："張璁等分列的條目，在沒有呈奏時先拿草稿給別人看，并且有副本保存在通政司，因此臣等知道。臣等跟隨在大臣的後面，得以參與商議大禮。私下認爲張璁等欺詐虛妄，因此倡導論辯，褻瀆了皇帝的聖聽，罪應萬死。衹是希望聖明詳察，辨清誰正誰邪，那麼臣等即使死了也是榮幸的。"皇帝憤怒不能抑制，斥責何孟春倡導衆臣發泄怨憤，不合大臣事奉君主的道義，依據法規應當從重懲治，暫且從輕扣發一個月俸祿。不久出京任南京工部左侍郎。按舊例，南京工部衹有侍郎一人，當時已有右侍郎張琮，又任何孟春爲左侍郎，是多餘的人員。何孟春多次上疏托病辭官，到六年春纔獲得批准。等到《明倫大典》完成，削去他的官籍。很久後，死在家裏。隆慶初年，追贈禮部尚書，謚號文簡。何孟春居住的地方有泉水，以燕子去來之時豐盈乾涸而得名，於是稱他爲燕泉先生。

豐熙　豐坊

豐熙，字原學，鄞人，布政司慶孫也。幼有異稟。嘗大書壁間曰："立志當以聖人爲的。遜第一等事於人，非夫也。"年十六喪母，水漿不入口數日，居倚廬三年。弘治十二年舉殿試第二。孝宗奇其策，賜第一人袍帶寵之。授編修，進侍講，遷右諭德。以不附劉瑾，出掌南京翰林院事。父喪闋，起故官。

世宗即位，進翰林學士。興獻王"大禮"議起，熙偕禮官數力爭。及召張璁、桂萼爲學士，方獻夫爲侍讀學士，熙昌言於朝曰："此冷褒、段

豐熙，字原學，鄞人，布政司豐慶的孫子。幼年天賦異常。曾經在墻壁上用大字寫道："立志應當以聖人爲目標。把第一等的事遜讓給別人，不是大丈夫。"十六歲時喪母，滴水不進多日，在墓廬居住三年。弘治十二年考中殿試第二。孝宗對他的策對很驚奇，賜第一人袍帶寵愛他。授予編修，進升侍講，遷升右諭德。因不依附劉瑾，出京掌管南京翰林院事務。爲父親守喪期滿，起用任原職。

世宗即位，進升翰林學士。興獻王"大禮"的討論興起，豐熙偕同禮官多次力爭。到召令張璁、桂萼爲學士，方獻夫爲侍讀學士，豐熙在朝廷中倡導說："這些人是冷褒、段猶之流的人，

猶流也，吾輩可與并列耶！”抗疏請歸，不允。既而尊稱禮定，卜日上恭穆獻皇帝謚册。熙等疏諫曰：“大禮之議頒天下三年矣，乃以一二人妄言，欲去本生之稱，專隆鞠育之報。臣等聞命，驚惶罔知攸措。竊惟陛下爲宗廟神人之主，必宗廟之禮加隆，斯繼統之義不失。若乖先王之禮，貽後世之譏，豈不重累聖德哉？”不得命，相率伏哭左順門。遂下詔獄掠治，復杖之闕廷，遣戍。熙得福建鎮海衛。

我們能與他們并列嗎！”直言進諫請求還鄉，皇上不允許。後來尊稱禮儀確定，占卜時日進獻恭穆獻皇帝謚册。豐熙等上疏勸諫說：“大禮的議定頒布天下已經三年了，却因一兩個人的妄言，想去掉本生的稱號，專一抬高對養育之恩的回報。臣等聽到這個命令，驚惶不知所措。私下認爲陛下作爲宗廟神人的主祭，一定要讓宗廟之禮更加隆重，這樣繼承大統的道義纔不喪失。如果違背了先王的禮制，留下讓後世譏諷的把柄，豈不是嚴重地損害了聖上的德行嗎？”没有得到回覆，一起在左順門伏地痛哭。於是關入欽犯監獄拷打懲治，又在宫廷中杖責他們，遣送戍邊。豐熙到福建鎮海衛。

既璁等得志，乃相率請釋謫戍諸臣罪，皆首及熙，帝不聽。最後謹身殿災，熙年且七十，給事中田濡復請矜宥，卒不聽。居十有三年，竟卒於戍所。隆慶初，贈官賜恤。

張璁等得志後，人們就相率請求免除貶謫戍邊的衆臣的罪行，都首先提及豐熙，皇帝不聽從。最後謹身殿發生火災，豐熙將近七十歲了，給事中田濡又請求憐憫寬恕，皇上最終不聽從。居留十三年，最終死在戍所。隆慶初年，追贈官職賞賜撫恤。

子坊，字存禮。舉鄉試第一。嘉靖二年成進士。出爲南京吏部考功主事。尋謫通州同知。免歸。坊博學工文，兼通書法，而性狂誕。熙既卒，家居貧乏，思效張璁、夏言片言取通顯。十七年，詣闕上書，言建明堂事，又言宜加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世宗大悦。未幾，進號睿宗，配饗玄極殿。其議蓋自坊始，人咸惡坊畔父云。明年，復進《卿雲雅詩》一章，詔付史館。待命久之，竟無所進擢，歸家悒悒以卒。晚歲改名道生。别爲《十三經訓詁》，類多穿鑿語。或謂世所傳《子貢詩傳》，亦坊僞纂也。

兒子豐坊，字存禮。考中鄉試第一。嘉靖二年成進士。出京任南京吏部考功主事。不久貶謫通州同知。免職還鄉。豐坊學識淵博擅長文學，兼通書法，而性情狂放。豐熙去世後，家境貧困，想效仿張璁、夏言以片言取得通達顯赫。十七年，赴京上書，談建明堂之事，又説應當加獻皇帝廟號稱宗，以匹配上帝，世宗非常高興。不久，進封廟號睿宗，配饗玄極殿。這個建議是從豐坊開始，人們都厭惡豐坊背叛了父親。第二年，又進獻《卿雲雅詩》一章，詔令交付史館。等待任命有很長時間，竟然没有進升，回家悶悶不樂而死。晚年改名道生。另作《十三經訓詁》，大多爲穿鑿附會的言語。有人説世上流傳的《子貢詩傳》，也是豐坊僞造編纂的。

徐文華

徐文華，字用光，嘉定州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大理評事。擢監察御史，巡按貴州。乖西苗阿雜等倡亂，偕巡撫魏英討之，破寨六百三十。璽

徐文華，字用光，嘉定州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大理評事。提升監察御史，巡按貴州。乖西苗人阿雜等叛亂，偕同巡撫魏英征討他們，攻破六百三十座寨子。詔書嘉奬慰問。

書獎勞。

江西副使胡世寧坐論寧王宸濠繫詔獄，文華抗疏救曰："世寧上爲聖朝，下爲宗室，竭誠發憤，言甫脱口，而禍患隨之，亦可哀也！寧王威焰日以張，隱患日以甚。失今不戢，容有紀極？顧又置世寧重法，杜天下之口，奪忠鯁之氣，弱朝廷之勢，啓宗藩之心，招意外之變，皆自今日始矣。"不納。

江西副使胡世寧因爲議論寧王朱宸濠被關入欽犯監獄，徐文華直言上疏營救他，說："胡世寧上爲朝廷，下爲宗室，傾盡誠心發出心中的感慨，話剛出口，禍患就隨之而來，也是可悲啊！寧王氣焰越來越囂張，隱患越來越嚴重。錯過現在不制止，難道還會有終極？反而又以重法處置胡世寧，堵塞天下人的嘴，奪去忠誠正直之士的正氣，削弱朝廷的氣勢，啓發宗族藩國謀反的心思，招來意外的變故，都從今日開始了。"皇上不采納。

帝遣中官劉允迎佛烏斯藏，文華力諫。不報。馬昂納妊身女弟於帝，又疏諫曰："中人之家不取再醮之婦。陛下萬乘至尊，乃有此舉，返之於心則不安，宣之於口則不順，傳之天下後世則可醜。誰爲陛下進此者，罪可族也。萬一防閑闊略，不幸有李園、呂不韋之徒乘間投隙，豈細故哉！今昂兄弟子侄出入禁闥，陛下降絀等威，與之亂服雜坐，或同卧起，壞祖宗法，莫此爲甚。馬姬專寵於内，昂等弄權於外，禍機竊發，有不可勝言者。乞早誅以絶禍源。"亦不報。

皇帝派遣宦官劉允到烏斯藏迎佛，徐文華極力勸諫。皇上不回覆。馬昂把有身孕的妹妹獻給皇帝，又上疏勸諫說："中等人家不娶再嫁的婦人。陛下享有萬乘至尊，却有這種行爲，進入内心就不安，從口中説出就不順，傳到天下後世就丢醜。誰爲陛下進獻這個女人，罪行應該滅族。萬一防備粗疏，不幸有李園、呂不韋一類的人鑽了空子，難道是小事嗎！現在馬昂兄弟子侄出入禁宫，陛下降低身份，與他們亂服雜坐，或同卧同起，毁壞祖宗禮法，没有比這更嚴重的。馬姬在宫内專享寵幸，馬昂等在宫外玩弄權術，禍患在不知不覺地產生，簡直説不勝説。請求早日誅滅以斷絶禍源。"皇上也不回覆。

文華既數進直言，帝及諸近倖皆銜之。會文華條上宗廟禮儀，祧廟、禘祫、特享、出主、祔食，凡五事。考證經義，悉可施行。帝怒，責其出位妄言，章下所司。禮官闇於經術，又阿帝意，遂奏文華言非是。命下詔獄，黜爲民。時正德十一年十月也。

徐文華多次進諫直言後，皇帝及身邊衆寵幸之人都恨他。恰逢徐文華分列條目上疏陳述宗廟禮儀，有遠祖廟、祫祭、春季大祭、從宗廟搬出神主祭祀、陪祭，共五件事。考證經義，都可以施行。皇帝發怒，斥責他越位妄言，奏章下發主管部門。禮官不通曉經術，又迎奉皇帝的心意，於是上奏説徐文華的進言不正確。皇帝命令關入欽犯監獄，又罷官爲民。時間是正德十一年十月。

世宗即位，起故官，歷河南按察副使。嘉靖二年舉治行卓異，入爲大理右少卿，尋轉左。時方議興獻帝"大禮"，文華數偕諸大臣力爭。明年七月，復倡廷臣伏闕哭諫，坐停俸四月。已，席書、張璁、桂萼、方獻夫

世宗即位，起用任原職，歷任河南按察副使。嘉靖二年被舉薦爲政績卓著者，入京任大理寺右少卿，不久轉任左少卿。當時剛開始議論興獻帝"大禮"，徐文華多次偕同衆大臣力爭。第二年七月，又倡導朝廷大臣拜伏在宫闕前哭諫，定罪扣發俸禄四個月。事後，席書、張璁、桂

會廷臣大議，文華與汪偉、鄭岳猶力爭。武定侯郭勛遽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璁等言當。書曰大臣事君，當將順其美。"議乃定。及改題廟主，文華諫曰："孝宗有祖道焉，不可以伯考稱。武宗有父道焉，不可以兄稱。不若直稱曰孝宗敬皇帝、武宗毅皇帝，猶兩全無害也。"疏入，命再奪俸。

萼、方獻夫會集朝廷大臣大規模地討論，徐文華與汪偉、鄭岳仍然力爭。武定侯郭勛急忙說："祖訓就是這樣，古禮就是這樣，張璁等所說恰當。書上說大臣侍奉君主，應當將就順從君主的美意。"商議就確定了。到改寫宗廟牌位時，徐文華又進諫說："孝宗有爲祖之道，不可用伯考來稱呼。武宗有爲父之道，不可用兄來稱呼。不如直接稱爲孝宗敬皇帝、武宗毅皇帝，還兩全其美没有害處。"奏疏呈入，皇帝命令再次扣發俸禄。

六年秋，李福達獄起。主獄者璁、萼、獻夫，以議禮故憾文華等，乃盡反獄詞，下文華與諸法官獄。獄具，責文華阿附御史殺人，遣戍遼陽。遇赦，卒於道。隆慶初，贈左僉都御史。

六年秋，李福達案發。主管審理的張璁、桂萼、方獻夫，因商議"大禮"的事恨徐文華等人，就完全顛倒供詞，把徐文華和衆法官投入監獄。定案後，又指責徐文華阿附御史殺人，遣送戍守遼陽。遇上赦免，死在路上。隆慶初年，追贈左僉都御史。

自大學士毛紀、侍郎何孟春去位，諸大臣前爭"大禮"者或依違順旨，文華顧堅守前議不變。其被讁不以罪，士論深惜之。

自從大學士毛紀、侍郎何孟春卸職，以前爭論"大禮"的衆大臣有的順從旨意，徐文華却堅守以前的意見不變。他被貶謫不是因爲有罪，士人們議論時深深爲他惋惜。

薛蕙

薛蕙，字君采，亳州人。年十二能詩。舉正德九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諫武宗南巡，受杖奪俸。旋引疾歸。起故官，改吏部，歷考功郎中。

薛蕙，字君采，亳州人。十二歲時就能賦詩。考中正德九年進士，授予刑部主事。諫阻武宗南巡，遭受杖責扣發俸禄。不久稱病還鄉。起用任原職，改任吏部，歷任考功郎中。

嘉靖二年，廷臣數爭"大禮"，與張璁、桂萼等相持不下。蕙撰《爲人後解》、《爲人後辨》及辨璁、萼所論七事，合數萬言上於朝。《解》有上下二篇，推明大宗義。其《辨》曰：

嘉靖二年，朝中大臣多次爭論"大禮"，與張璁、桂萼等相持不下。薛蕙撰寫《爲人後解》、《爲人後辨》及辨析張璁、桂萼言論的七條意見，合計數萬言進獻給朝廷。《爲人後解》有上下二篇，推究辨明大宗的義理。他在《爲人後辨》中說：

> 陛下繼祖體而承嫡統，合於爲人後之義，坦然無疑。乃有二三臣者，詭經畔禮，上惑聖聽。夫經傳纖悉之指，彼未能睹其十一，遽欲恃小慧，騁夸詞，可謂不知而作者也。

> 陛下繼承祖父的血統而承接正統，符合作人後嗣的義理，明白無疑。却有幾個臣子，歪曲經書背叛禮制，迷惑聖上的聽聞。經傳細微詳盡的旨意，他們没能看到十分之一，却想憑藉小聰明，任意誇大其詞，可以説是不明理義而去做事的人。

> 其曰"陛下爲獻帝不可奪之適嗣"。按漢《石渠議》曰："大

> 他們說："陛下是獻帝不可奪去的嫡傳後嗣。"按漢《石渠議》說："大宗没有後

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適子，當絶父嗣以後大宗否？”戴聖云：“大宗不可絶。《禮》言適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子耳。族無庶子，則當絶父以後大宗。”晋范汪曰：“廢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夫人子雖有適庶，其親親之心一也。而《禮》適子不爲後，庶子得爲後者，此非親其父母有厚薄也，直繫於傳重收族不同耳。今之言者不知推本祖禰，惟及其父母而止，此弗忍薄其親，忍遺其祖也。

代，支族没有庶子，衹有一個嫡子，是否應當斷絶父親的後嗣去繼承大宗呢？”戴聖説：“大宗不能斷絶。《儀禮》説嫡子不作繼嗣，是説不得先於庶子罷了。支族没有庶子，就應當斷絶父親的後嗣以繼承大宗。”晋范汪説：“廢除小宗，宗族關係不亂。廢除大宗，宗族關係就混亂了。先王因此重視大宗。難道能不廢除小宗以繼承大宗嗎？”人子雖然有嫡庶之分，他們親近父母的心意是一樣的。但《儀禮》嫡子不作繼嗣，庶子可以作繼嗣，這不是愛他們的父母有厚有薄，衹是在於是否承擔着傳承祭祀的重任，以大宗團聚宗族上有所不同罷了。現在發議論的人不知道推求本源到先祖，衹到父母就停止了，這是不忍心薄待他的父母，却忍心遺棄他的先祖。

其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乃漢儒邪説”。按此踵歐陽修之謬也。夫“爲人後者爲之子”，其言出於《公羊》，固漢儒所傳者。然於《儀禮》實相表裏，古今以爲折衷，未有異論者也。藉若修之説，其悖禮甚矣。《禮》“爲人後者，斬衰三年”，此子於父母之喪也。以其父母之喪服之，非爲之子而何？其言之悖禮一也。傳言“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其若子者，由爲之子故耳。傳明言“若子”，今顧曰“不爲之子”，其言之悖禮二也。且爲人後者不爲之子，然則稱謂之間，將不曰父，而仍曰伯父、叔父乎？其言之悖禮三也。又立後而不爲之子，則古立後者，皆未嘗實子之，而姑僞立是人也。是聖人僞教人以立後，而實則無後焉耳。其言之悖禮四也，夫無後者，重絶祖考之祀，故立後以奉

他們説：“作人的繼嗣就是他的兒子，是漢代儒者的邪説。”按這是沿襲歐陽修的謬誤。“作人的繼嗣就是他的兒子”，這句話出於《公羊傳》，本來就是漢代儒者所傳授的。然而與《儀禮》實際上是相輔相成的，古今認爲他們相互補充，没有不同的意見。如果像歐陽修説的那樣，違背禮制就非常嚴重了。《儀禮》“作人的繼嗣，要服喪三年”，這是兒子對於父母的喪禮。用父母的喪禮爲他服喪，不是作他的兒子又是什麼？這是他們的言論違背禮制的第一條。傳説：“對被繼嗣的人的祖父母、妻子、妻子的父母和兄弟、兄弟的兒子服喪，都要像親生兒子一樣。”這裏説像兒子一樣，是由於繼嗣者作爲被繼嗣者兒子的緣故。傳明確地説“像兒子一樣”，現在却説“不作爲他的兒子”，這是他們的言論違背禮制的第二條。而且作爲人的繼嗣不是他的兒子，那麽在稱呼上，將不稱父，而仍然稱伯父、叔父嗎？這是他們的言論違背禮制的第三條。又立繼嗣却不作爲他的兒子，那麽古代立繼嗣的人，都不曾真正地以所立的繼嗣爲兒子，而是姑且虚假地立了這個人。這樣就是聖人虚假地教人立

之。今所後既不得而子，則祖考亦不得而孫矣。豈可以入其廟而奉其祀乎？其言之悖禮五也。由此觀之，名漢臣以邪說，無乃其自名耶？抑二三臣者亦自度其說之必窮也，於是又爲遁辭以倡之曰："夫統與嗣不同，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此一言者，將欲以廢先王爲人後之義與？則尤悖禮之甚者也。然其牽合附會，眩於名實，苟不辨而絶之，殆將爲後世禍矣。

繼嗣，而實際上却没有繼嗣。這是他們的言論違背禮制的第四條。没有後嗣的人，看重將會斷絶祖父的祭祀，所以立後嗣來奉祭。現在立的繼嗣既然不能把他作爲兒子，那麼祖父也不能把他作爲孫子了。這樣難道可以入宗廟奉行祭祀嗎？這是他們的言論違背禮制的第五條。由此看來，給漢臣加上邪說的名稱，恐怕是給自己加上這樣的名稱吧？或許是幾個臣子自己也考慮到他們的説法一定會理屈詞窮，於是又造出隱遁之辭來散布説："皇統與血統不同，陛下繼承孝宗、武宗，應當繼承皇統而不繼承血統。"這句話，是想要廢除先王作爲人的繼嗣的義理吧？則違背禮制尤爲嚴重。但是他們牽强附會，混淆名實，如果不能分辨并滅絶他們，恐怕將成爲後世的禍患啊。

夫《禮》爲大宗立後者，重其統也。重其統不可絶，乃爲之立後。至於小宗不爲之後者，統可以絶，則嗣可以不繼也。是則以繼統故繼嗣，繼嗣所以繼統也。故《禮》"爲人後"，言繼嗣也。"後大宗"，言繼統也。統與嗣，非有二也，其何不同之有？自古帝王入繼者，必明爲人後之義，而後可以繼統。蓋不爲後則不成子也。若不成子，夫安所得統而繼之？故爲後也者成子也，成子而後繼統，又將以絶同宗覬覦之心焉。聖人之制禮也，不亦善乎。抑成子而後繼統，非獨爲人後者爾也。《禮》無生而貴者。雖天子諸侯之子，苟不受命於君父，亦不敢自成尊也。《春秋》重授受之義，以爲爲子受之父，爲臣受之君。故穀梁子曰"臣子必受君父之命"。斯義也，非直尊君父也，亦所以自尊焉耳。蓋尊其君父，亦將使人之尊己也。

《儀禮》爲大宗立繼嗣，是重視大統。重視大統不可斷絶，纔爲它立繼嗣。至於小宗不爲它立繼嗣，統系可以斷絶，那麼後嗣可以不繼承。這就是因爲要繼承大統，所以要立繼嗣，立繼嗣是用來繼承大統的。所以《儀禮》"作人的繼嗣"，是説繼嗣的。"作大宗的繼嗣"，是説繼統的。大統與後嗣，没有兩樣，有什麼不同呢？自古帝王入宫繼嗣的，一定要明白作人繼嗣的理義，然後纔可以繼承大統。大概不作繼嗣就不能成爲兒子。如不能成爲兒子，又怎麼能得到大統而繼承它呢？因此作繼嗣也就成爲兒子，成爲兒子後繼承大統，又可以打消同宗非分的企圖。聖人制定禮制，不是很完善嗎？如果成爲兒子而後繼承大統，就不祗是作人的後嗣了。《儀禮》説没有生來就尊貴的人。即使是天子諸侯的兒子，假如不從國君父親那兒接受天命，也不敢擅自成爲尊者。《春秋》重視天命授予和接受的理義，認爲作爲兒子受命於父親，作爲臣子受命於國君。所以穀梁子説"臣子兒子一定要接受國君父親的授命"。這一理義，不祗是尊重國君父親，也是用來尊重自己的。大致尊重自己的國君父

如此則義禮明，而禍亂亡。今説者謂“倫序當立斯立已”，是惡知《禮》與《春秋》之意哉！

親，也將使人尊重自己。如果這樣，理義禮制就會明確，而禍亂就會消亡。現在議論的人説“倫理次序當立就立”，是不知《儀禮》與《春秋》的意旨啊！

若夫前代之君，間有弟終而兄繼、侄終而伯叔父繼者，此遭變不正者也。然多先君之嗣。先君於己則考也，己於先君則子也。故不可考後君，而亦無兩統二父之嫌，若晋之哀帝、唐之宣宗是也。其或諸王入嗣，則未有仍考諸王，而不考天子者也。陛下天倫不先於武宗，正統不自於獻帝，是非予奪，至爲易辨。而二三臣者猥欲比於遭變不正之舉，故曰悖禮之尤者也。

至於説前代的君主，間或有弟弟去世而兄長繼承、侄子去世而伯叔父繼承的，這是遭遇到不正常變故的情況。然而大多數是先君的繼嗣。先君對於自己就是父考，自己對於先君就是兒子。因此不能以後來的君主爲父考，也就没有兩個皇統兩個父考的嫌疑，像晋的哀帝、唐的宣宗就是這樣。間或有諸王入宫繼嗣的，而没有仍然以諸王爲父考，而不以天子爲父考的。陛下天倫不在武宗之前，正統不出自於獻帝，誰是誰非，給予還是剥奪，十分容易辨别。而幾個臣子苟且地想和遭遇變故的不正常舉措相比附，所以説違背禮制尤其嚴重。

其他所辨七事，亦率仿此。

其他所辯論的七件事，也大致如此。

書奏，天子大怒，下鎮撫司考訊。已，貰出之，奪俸三月。會給事中陳洸外轉，疑事由文選郎夏良勝及蕙。良勝已被訐見斥，而蕙故在。時亳州知州顏木方坐罪，乃誣蕙與木同年相關通，疑有奸利。章下所司，蕙亦奏辨。帝不聽，令解任聽勘。蕙遂南歸。既而事白，吏部數移文促蕙起。蕙見璁、萼等用事，堅卧不肯起。十八年，詔選宫僚，擬蕙春坊司直兼翰林檢討。帝猶以前憾故，報罷。而蕙亦卒矣。

書奏上，天子大怒，下交鎮撫司審訊。事後，赦免釋放，扣發俸禄三個月。恰逢給事中陳洸轉任地方官，懷疑事情由文選郎夏良勝和薛蕙引起。夏良勝已經被揭發而受到貶斥，而薛蕙仍在朝中。當時亳州知州顏木正犯了罪，陳洸就誣陷薛蕙與顏木是同年而相互勾結，懷疑有奸情。奏章下達有關部門，薛蕙也上奏辯解。皇帝不聽，命令他解職等候審查。薛蕙於是南歸。不久事情查明，吏部多次發文書催促薛蕙復職。薛蕙見張璁、桂萼等把持朝政，堅決留鄉不肯赴任。十八年，皇帝下詔選拔宫中幕僚，朝廷準備任命薛蕙爲春坊司直兼翰林檢討。皇帝仍然因以前的怨恨的緣故，没有批准。而薛蕙也去世了。

蕙貌臞氣清，持己峻潔，於書無所不讀。學者重其學行，稱爲西原先生。

薛蕙相貌瘦削氣質清高，爲人嚴峻廉潔，對書没有不讀的。學者尊重他的學問品行，稱他爲西原先生。

當是時，廷臣力持“大禮”，而璁、萼建異議，舉朝非之。其不獲與廷議，而以璁、萼得罪者，又有胡侍、王禄、侯廷訓云。

當時，朝廷大臣極力堅持“大禮”，而張璁、桂萼提出不同的意見，全朝大臣都覺得不對。不能參與朝廷議論，而因張璁、桂萼被治罪的，還有胡侍、王禄、侯廷訓。

胡侍

胡侍，寧夏人。舉進士。歷官鴻臚少卿。張璁、桂萼既擢學士，侍劾二人越禮背經。因據所奏，反覆論辨，凡千餘言。帝怒，命逮治。言官論救，謫潞州同知。瀋府宗室勛注以事憾之，奏侍試諸生題譏刺，且謗"大禮"。逮至京，訊斥爲民。

胡侍，寧夏人。考中進士。歷任鴻臚少卿。張璁、桂萼提升爲學士以後，胡侍彈劾二人超越禮制違背經典。根據他們的奏章，反復論辯，共一千多字。皇帝發怒，下令逮捕懲治。言官上疏援救，貶謫潞州同知。瀋府宗室朱勛注因事恨他，上奏説胡侍考諸生時出的題譏諷朝政，且誹謗"大禮"。逮捕到京城，審訊後貶爲平民。

王禄

王禄，新城人。舉於鄉，爲福建平和知縣。嘉靖九年，疏請建獻帝廟於安陸，封崇仁王以主其祀，不當考獻帝，伯孝宗，涉二本之嫌。宗藩子有幼而岐嶷者，當養之宫中，備儲貳選。疏奏，即棄官歸。命按臣逮治，亦斥爲民。

王禄，新城人。鄉試中舉，任福建平和知縣。嘉靖九年，上疏請求在安陸建獻帝廟，封崇仁王主祭獻帝，不應當以獻帝爲皇考，以孝宗爲皇伯，以牽涉兩個統系的嫌疑。王族子弟有年幼聰慧的，應當在宫中撫養，以備太子的人選。奏疏呈上，就棄官還鄉。皇帝下令巡按逮捕懲治，也貶斥爲平民。

侯廷訓

侯廷訓，樂清人。與張璁同郡，同舉進士，而持論不合。初釋褐，即上疏請考孝宗，且言不當私藩邸舊臣，語最切直。除南京禮部主事。嘉靖三年冬，"大禮"定，廷訓心非之。私刊所著議禮書，潛寄京師，下詔獄拷訊。子一元，年十三，伏闕訟冤，得釋。後起官至漳南僉事。以貪虐，被劾爲民。一元舉進士，官至江西布政使。

侯廷訓，樂清人。與張璁同郡，同年考中進士，而所持觀點不合。剛進入官場，就上疏請求以孝宗爲皇考，并且進言説不應當偏愛作藩王時府邸的舊臣，語言最爲懇切直率。任南京禮部主事。嘉靖三年冬，"大禮"已確定，侯廷訓心裏不贊成。私下刊印所著的議論大禮的書，秘密地寄到京師，被關入欽犯監獄拷問審訊。兒子侯一元，十三歲，拜伏在宫闕前訴冤，纔得以釋放。後來起用任官至漳南僉事。因貪婪暴虐，被彈劾爲民。侯一元考中進士，官至江西布政使。

贊曰："大禮"之議，楊廷和爲之倡，舉朝翕然同聲，大抵本宋司馬光、程頤《濮園議》。然英宗長育宫中，名稱素定。而世宗奉詔嗣位，承武宗後，事勢各殊。諸臣徒見先賢大儒成説可據，求無得罪天下後世，而未暇爲世宗熟計審處，準酌情理，以求至當。争之愈力，失之愈深，惜夫。

贊曰："大禮"的争議，由楊廷和倡導，全朝一致同聲，大致依據宋司馬光、程頤的《濮園議》。但是宋英宗長年在宫中撫養，名分素來確定。而世宗奉詔繼位，作武宗的繼嗣，事情形勢各不相同。衆臣衹看到先賢大儒已有的説法可作爲依據，以求不得罪天下後世，而没有抽時間爲世宗深思熟慮，審慎處理，斟酌情理，以求最爲恰當。争得越激烈，失去的越多，可惜啊。

明史卷一百九十二

列傳第八十

楊慎 王元正　王思 王相　張翀　劉濟　安磐　張漢卿　張原
毛玉 裴紹宗　王時柯 余翱　鄭本公　張曰韜 胡瓊　楊淮 申良
張澯 仵瑜 臧應奎 胡璉 余禎 李可登 安璽 殷承叙
郭楠 俞敬 李繼先 王懋

楊慎

楊慎，字用修，新都人，少師廷和子也。年二十四，舉正德六年殿試第一，授翰林修撰。丁繼母憂，服闋起故官。十二年八月，武宗微行，始出居庸關，慎抗疏切諫。尋移疾歸。

楊慎，字用修，新都人，是少師楊廷和的兒子。二十四歲時，考中正德六年殿試第一，被授予翰林修撰。爲繼母服喪，守喪期滿起用爲原職。十二年八月，武宗微服出訪，剛出居庸關，楊慎上書直言極力進諫。不久稱病還鄉。

世宗嗣位，起充經筵講官。常講《舜典》，言："聖人設贖刑，乃施於小過，俾民自新。若元惡大奸，無可贖之理。"時大璫張銳、于經論死，或言進金銀獲宥，故及之。

世宗繼位，起用楊慎任經筵講官。曾經講《舜典》，説："聖人設置贖刑，是用於小過，使老百姓自新，如果是首惡大奸，没有可以贖罪的道理。"當時大宦官張銳、于經判處死刑，有人説可進獻金銀獲得赦免，所以講經涉及贖罪之事。

嘉靖三年，帝納桂萼、張璁言，召爲翰林學士。慎偕同列三十六人上言："臣等與萼輩學術不同，議論亦異。臣等所執者，程頤、朱熹之説也。萼等所執者，冷褒、段猶之餘也。今陛下既超擢萼輩，不以臣等言爲是，臣等不能與同列，願賜罷斥。"帝怒，切責，停俸有差。逾月，又偕學士豐熙等疏諫。不得命，偕廷臣伏左順門力諫。帝震怒，命執首事八人下詔獄，於是慎及檢討王元正等撼門大哭，聲徹殿庭。帝益怒，悉下詔獄，廷杖之。閱十日，有言前此朝

嘉靖三年，皇帝采納桂萼、張璁的意見，召他們任翰林學士。楊慎偕同同僚三十六人上書道："我們和桂萼等人學説不同，意見也不同。我們所持有的，是程頤、朱熹的學説。桂萼等人所持有的，是冷褒、段猶的餘唾。現在陛下既破格提拔桂萼等人，不認爲我們的話是對的，我們不能和桂萼爲同僚，願賜予罷免斥退。"皇帝發怒，嚴厲斥責，停發薪俸不等。過了一個月，又和學士豐熙等人上疏進諫。得不到皇帝答覆，同朝臣跪伏左順門極力進諫。皇帝大怒，下令逮捕爲首的八人投入欽犯監獄，於是楊慎及檢討王元正等人拍門大哭，哭聲響徹殿庭。皇帝更加憤怒，把他們全部投入欽犯監獄，在朝廷上杖責他

罷，群臣已散，慎、元正及給事中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御史王時柯實糾衆伏哭。乃再杖七人於廷。慎、元正、濟并謫戍，餘削籍。慎得雲南永昌衛。先是，廷和當國，盡斥錦衣冒濫官。及是伺諸途，將害慎。慎知而謹備之。至臨清始散去。扶病馳萬里，憊甚。抵戍所，幾不起。

五年，聞廷和疾，馳至家。廷和喜，疾愈。還永昌，聞尋甸安銓、武定鳳朝文作亂，率僮奴及步卒百餘，馳赴木密所與守臣擊敗賊。八年，聞廷和訃，奔告巡撫歐陽重請於朝，獲歸葬，葬訖復還。自是，或歸蜀，或居雲南會城，或留戍所，大吏咸善視之。及年七十，還蜀，巡撫遣四指揮逮之還。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卒，年七十有二。

慎幼警敏，十一歲能詩。十二擬作《古戰場文》、《過秦論》，長老驚異。入京，賦《黄葉詩》，李東陽見而嗟賞，令受業門下。在翰林時，武宗問欽天監及翰林："星有注張，又作汪張，是何星也?"衆不能對。慎曰："柳星也。"歷舉《周禮》、《史記》、《漢書》以復。預修《武宗實録》，事必直書。總裁蔣冕、費宏盡付稿草，俾削定。嘗奉使過鎮江，謁楊一清，閲所藏書。叩以疑義，一清皆成誦。慎驚異，益肆力古學。既投荒多暇，書無所不覽。嘗語人曰："資性不足恃。日新德業，當自學問中來。"故好學窮理，老而彌篤。世宗以議禮故，惡其父子特甚，每問慎作何狀。閣臣以老病對，乃稍解。慎聞之，益縱酒自放。明世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爲第一。詩文外，雜

們。過了十天，有人説在此之前朝見結束，群臣已散，楊慎、王元正及給事中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御史王時柯確實糾集衆人伏地大哭。就再次在朝廷上杖責這七個人。楊慎、王元正、劉濟一起謫戍，其餘削除官籍。楊慎發配到雲南永昌衛。在此之前，楊廷和當政，盡數斥退錦衣衛不合格的官員。到這時，被斥退的人員在路途中等候楊慎，準備謀害他。楊慎知道而小心防備他們。到臨清這夥人纔散去。帶病奔走萬里，十分疲憊。到戍守的地方，幾乎起不來了。

五年，聽説楊廷和有病，楊慎急馳回家。楊廷和很高興，病好了。回到永昌，聽説尋甸安銓、武定鳳朝文叛亂，楊慎率領奴僕和步卒一百多人，快速趕到木密所和守臣擊敗叛賊。八年，聽到楊廷和死訊，奔走央告巡撫歐陽重向朝廷請求，獲准歸家葬父，喪葬事畢又回到戍守之地。從此，有時回到蜀地，有時住在雲南省城，有時留在戍守之地，大官們都善待他。到七十歲時，回到蜀地，巡撫派遣四個指揮抓他回來。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去世，時年七十二歲。

楊慎從小機警聰敏，十一歲能作詩。十二歲仿作《古戰場文》、《過秦論》，長者驚奇詫異。入京，作《黄葉詩》，李東陽見後嗟嘆贊賞，讓他在門下受業。在作翰林時，武宗問欽天監和翰林："有顆星叫注張，又叫汪張，是什麽星呢?"衆人答不上來。楊慎説："是柳星。"一一舉出《周禮》、《史記》、《漢書》來回答。參與修撰《武宗實録》，事情一定據實書寫。總裁蔣冕、費宏把草稿全都交給他，讓他修改審定。曾經奉命出使路過鎮江，拜見楊一清，閲讀他所藏的書。請教有疑義的問題，楊一清都能背誦。楊慎驚奇詫異，更加致力於古學。貶投邊荒之後多有閑暇，没有什麽書不看。曾對人説："天資不足以仗恃。每日更新道德學業，應當從學問中得來。"因此喜愛學習窮盡道理，年老而更加篤實。世宗因爲議决禮儀的緣故，十分憎惡他們父子，常詢問楊慎處於什麽狀況。閣臣用年老多病回答，怒氣纔稍微緩和。楊慎聽説後，更加縱酒狂放。明代記誦淵博，著作宏富，數楊慎爲第一。詩文之

著至一百餘種，并行於世。隆慶初，贈光禄少卿。天啓中，追謚文憲。

外，雜著達一百多種，都流行於世。隆慶初年，賜贈光禄少卿。天啓年間，追封謚號爲文憲。

王元正

王元正，字舜卿，盩厔人。與慎同年進士。由庶吉士授檢討。武宗幸宣、大，元正述《五子之歌》以諷。竟以争“大禮”，謫戍茂州卒。隆慶初，贈修撰。

王元正，字舜卿，盩厔人。和楊慎同年考中進士。由庶吉士授檢討。武宗駕幸宣府、大同，王元正引述《五子之歌》來諷諭。最終因争論“大禮”，謫戍茂州而去世。隆慶初年，賜贈修撰。

王思

王思，字宜學，太保直曾孫也。正德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

王思，字宜學，他是太保王直的曾孫。正德六年考中進士。改爲庶吉士，授予編修。

九年春，乾清宫災。思應詔上疏曰：“天下之治賴紀綱，紀綱之立係君身而已。私恩不偏於近習，政柄不移於左右，則紀綱立，而宰輔得行其志，六卿得專其職。今者内閣執奏方堅，而或撓於傳奉；六卿擬議已定，而或阻於内批，此紀綱所由廢也。惟陛下抑私恩，端政本，用舍不以讒移，刑賞不以私拒，則體統正而朝廷尊矣。祖宗故事，正朝之外，日奏事左順門，又不時召對便殿。今每月御朝不過三五日，每朝進奏不逾一二事。其養德之功，求治之實，宰輔不得而知也。聞見之非，嗜好之過，宰輔不得而知也。天下之大，四海之遠，生民愁苦之狀，盗賊縱横之由，豈能一一上達。伏願陛下悉遵舊典，凡遇宴閒，少賜召問，勿以遇災而懼，災過而弛，然後可以享天心，保天命。”

九年春，乾清宫發生火災。王思應皇帝之命呈上奏疏説：“天下的治理依賴法度，法度的建立决定於國君自身罷了。私恩不偏向親信的人，權力不交給左右侍從，那麽法度就可以建立，而輔政大臣得以實行他的意志，六卿得以執行他的職務。現在内閣所持奏議正堅决，而有的就被宦官傳旨任命的傳奉官所阻撓；六卿擬定的議案已經决定，而有的就被從宫内傳出的聖旨所阻礙，這就是法度廢弛的原因。希望陛下抑制私恩，端正政權的根本，任用罷免不因讒言而改變，刑罰獎賞不因私情而不予施行，那麽體制規矩就端正而朝廷就有尊嚴了。祖宗舊例，除在正殿視朝之外，每天在左順門奏請政事，又不時在便殿召問對答。現在皇上每月上朝不過三五天，每次視朝上奏不過一二件事。這樣培養道德的功效，追求治理的實績，宰輔大臣就不得而知了。見聞的錯訛，嗜好的過失，宰輔大臣也不得而知了。天下之大，四海之遠，百姓愁苦的狀況，盗賊猖獗的原因，怎麽能够一一向皇上報告。希望陛下完全遵循舊有典章，凡是遇到宴會閑暇，稍微賜見召問，不要因爲遇到災禍就恐懼，災禍過去了就鬆懈，這樣做以後就可以順應天意，保有天命。”

其年九月，帝狎虎而傷，閱月不視朝。思復上封事曰：“孝宗皇帝之子惟陛下一人，當爲天下萬世自重。近者道路傳言，虎逸於柙，驚及聖躬。臣聞之，且駭且懼。陛下即位以來，於兹九年。朝宁不勤政，太廟不

這年九月，皇帝接近老虎而受傷，一個多月不理朝政。王思又呈上密封的奏章説：“孝宗皇帝的兒子衹有陛下一人，應當爲天下萬世自我珍重。近來道路傳言，虎從籠子裏逃出來，驚嚇了聖體。臣聽到這件事，又驚又怕。陛下即位以來，到現在九年了。朝廷不勤理政事，太廟不親

親享。兩宫曠於問安，經筵倦於聽講。揆厥所自，蓋有二端：嗜酒而荒其志，好勇而輕其身。由是，戒懼之心日忘，縱恣之欲日進，好惡由乎喜怒，政令出於多門。紀綱積弛，國是不立。士氣摧折，人心危疑。上天示警，日食地震。宗社之憂，凜若朝夕。夫勇不可好，陛下已薄有所懲矣。至於荒志廢業，惟酒爲甚。《書》曰：‘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陛下露處外宫，日湎於酒。厮養雜侍，禁衛不嚴。即不幸變起倉卒，何以備之？此臣所大憂也。”疏入，留中者數日，忽傳旨降遠方雜職，遂謫潮州三河驛丞。

思年少氣鋭，每衆中指切人是非。已悔之，自斂爲質訥。及被謫，怡然就道。夜過瀧水，舟飄巨石上，緣石坐浩歌。家人後至，聞歌聲乃檥舟以濟。王守仁講學贛州，思從之游。及守仁討宸濠，檄思贊軍議。

世宗嗣位，召復故官，仍加俸一級。思疏辭，且言：“陛下欲作敢言之氣，以防壅蔽之奸，莫若省覽奏章，召見大臣，勿使邪僻阿徇之説蠱惑聖聽，則堯、舜之治可成。不然，縱加恩於先朝譴責之臣，抑末矣。”帝不允，因命近日遷俸者，旨不得辭。尋充經筵講官。

嘉靖三年，與同官屢争“大禮”，不報。時張璁、桂萼、方獻夫爲學士，思羞與同列，疏乞罷歸。不許。其年七月，偕廷臣伏左順門哭諫。帝大怒，繫之詔獄，杖三十。逾旬，再杖之。思與同官王相，給事中張原、毛玉、裴紹宗，御史張曰韜、胡瓊，郎中楊淮、胡璉，員外郎申良、張瀿，主事安璽、仵瑜、臧應奎、余

自祭祀。兩宫太后疏於問候，御前講席聽講倦怠。揣測其中原由，大概有兩條：嗜酒而使意志消沉，逞勇而輕視身體。由此，警戒畏懼的心理日漸遺忘，放縱恣意的欲望日漸增長，好惡取决於喜怒，政令出於多個部門。綱紀逐漸鬆弛，國家大事不能成功。士氣衰頽，人心惶惶。上天發出警告，日食地震。宗廟社稷的憂患，危在旦夕。不可逞强好勇，陛下已受到了輕微的懲罰。至於荒廢志向事業，酒是最厲害的。《尚書》説：‘嗜好美酒音樂，建高樓粉彩墻，有其中之一，没有不滅亡的。’陛下露宿外宫，每日沉湎於酒。奴僕混雜侍奉，警衛不嚴。假若不幸倉促有變故，用什麽來防備呢？這是臣最爲擔憂的。”奏疏呈上，留在宫中好幾天，忽然傳旨降官到邊遠地區任雜職，於是貶謫任潮州三河驛丞。

王思年少氣盛，常常當衆指摘别人的是非。事後又爲此後悔，自我收斂變得質實木訥。等到被貶謫，坦然上路。夜過瀧水，船飄到巨石上，就攀石而上坐着放聲歌唱。家人在後面趕到，聽到歌聲就將船靠近巨石接他渡河。王守仁在贛州講學，王思跟隨他游學。到王守仁討伐朱宸濠，用公文徵召王思輔助軍事。

世宗繼位，召令恢復原官，接着增加一級俸禄。王思上疏推辭，并且説：“陛下想要興起敢於進諫的風氣，以預防閉塞的危害，不如閲覽奏章，召見大臣，不要讓邪僻阿諛的説法蠱惑聖上的聽聞，那麽堯、舜那樣的大治就可以實現。不然，縱然對前朝貶斥的大臣施加皇恩，也不行。”皇帝不允許，於是下令近日增加俸禄的人，都不得推辭。不久任經筵講官。

嘉靖三年，與同僚屢屢上疏争論“大禮”，皇上没有回覆。當時張璁、桂萼、方獻夫任學士，王思羞於與他們同列，上疏請求罷職還鄉。皇上不允許。這年七月，偕同朝中大臣在左順門痛哭進諫。皇帝大怒，關入欽犯監獄，杖責三十。過了十天，再次杖打他們。王思與同僚王相，給事中張原、毛玉、裴紹宗，御史張曰韜、胡瓊，郎中楊淮、胡璉，員外郎申良、張瀿，主事安璽、仵瑜、臧應奎、余禎、殷承叙，司務李

禎、殷承叙，司務李可登，凡十有七人，皆病創先後卒。隆慶初，各廕一子，贈官有差。思贈右諭德。

思志行邁流俗，與李中、鄒守益善。高陵吕柟亟稱之，嘗曰："聞過而喜似季路，欲寡未能似伯玉，則改齋其人也。"改齋者，思别號也。

可登，共十七人，都因杖打創傷先後去世。隆慶初年，各任一子爲官，追贈不同的官職。王思被追贈右諭德。

王思志向超凡脱俗，與李中、鄒守益友好。高陵吕柟多次稱贊他，曾經説："聽到指摘他的過錯就高興，像季路；想使自己不能做的減少，像伯玉，就是改齋這個人啊。"改齋，是王思的别號。

王相

王相，字懋卿，鄞人。正德十六年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豪邁尚志節。事親篤孝。家貧屢空，晏如。仕僅四年而卒。

王相，字懋卿，鄞縣人。正德十六年考中進士。由庶吉士授予編修。性情豪邁，崇尚氣節。侍奉父母篤厚孝順。家貧如洗，安然如故。做官僅四年就去世了。

張翀

張翀，字習之，潼川人。正德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刑科給事中。引疾歸，起户科。

世宗即位，詔罷天下額外貢獻。其明年，中都鎮守内官張陽復貢新茶。禮部請遵詔禁，不許。翀言："陛下詔墨未乾，旋即反汗，人將窺測朝廷，玩侮政令。且陽名貢茶，實雜致他物。四方效尤，何所抵極。願守前詔，無墮奸謀。"不聽。寧夏歲貢紅花，大爲軍民害，内外鎮守官莅任，率貢馬謝恩，翀皆請罷之。帝雖是其言，不能從。尋言："中官出鎮，非太祖、太宗舊制。景帝遭國家多故，偶一行之。謂内臣是朝廷家人，但有急事，令其來奏。乃往歲宸濠謀叛，鎮守太監王宏反助爲逆，内臣果足恃耶？時平則坐享尊榮，肆毒百姓，遇變則心懷顧望，不恤封疆。不可不亟罷。"後張孚敬爲相，竟罷諸鎮守，其論實自翀發之。

張翀，字習之，潼川人。正德六年考中進士，選爲庶吉士，改任刑科給事中。稱病還鄉，又起任户科給事中。

世宗即位，詔令取消天下額外的進貢。第二年，中都鎮守宦官張陽又進貢新茶。禮部請求遵照皇上詔令禁止，皇帝不允許。張翀説："陛下詔書的墨迹還没有乾，立刻又反悔，人們將窺測朝廷，玩弄政令。并且張陽表面上是貢茶，實際上夾送了其他物品。四方仿效，怎麽去抵制。希望陛下遵守前詔，不要中了奸人的陰謀。"皇上不聽。寧夏每年進貢紅花，成爲軍民一大禍害，内外鎮守官上任，都貢馬謝恩，張翀都請求免除。皇帝雖然認爲他的話正確，但不能聽從。不久又進言："宦官出宫任鎮守，不是太祖、太宗的舊制。景帝碰上國家多變故，偶然施行一次。説宦官是朝廷的家裏人，衹要有急事，就命令他們來奏報。以前朱宸濠謀反，鎮守太監王宏反而幫助他叛逆，宦官果真能依靠嗎？太平時就坐享尊榮，肆意毒害百姓，遭遇變故心懷猶豫觀望，不顧惜封疆大吏的職守。不能不儘快罷除。"後來張孚敬任丞相，最終罷免了由宦官擔任的各鎮守，他的觀點實際上是由張翀首先提出的。

屢遷禮科都給事中。又言："頃聞紫禁之内，禱祠繁興。乾清宫内官十數輩，究習經典，講誦科儀，賞賚

多次升遷至禮科都給事中。又進言："近來聽説紫禁城内，頻繁興起禱祠。乾清宫宦官十多人，研習經典，講求祭神鬼的儀式，獎賞超過限

逾涯，寵幸日密。此由先朝罪人遺黨若太監崔文輩，挾邪術爲嘗試計。陛下爲其愚弄，而已得肆其奸欺。干撓政事，牽引群邪，傷太平之業，失四海之望。竊計陛下寧遠君子而不忍斥其徒，寧棄讜言而不欲違其教，亦謂可以延年已疾耳。側聞頃來嬪御女謁，充塞閨幃，一二黠慧柔曼者爲惑尤甚。由是，怠日講，疏召對，政令多僻，起居愆度。小人窺見間隙，遂以左道蠱惑。夫以齋醮爲足恃而恣欲宫壼之間，以荒淫爲無傷而邀福邪妄之術，甚非古帝王求福不回之道也。”

度，寵幸日益密切。這都是由於先朝罪人的遺黨像太監崔文之流，利用邪術作爲嘗試的計謀。陛下被他們愚弄，而且已經讓他們的奸詐得以肆行。干擾政事，引發邪惡，損傷天下太平的大業，喪失在百姓中的威望。私下認爲陛下寧可遠離君子而不忍斥退這些奸徒，寧可拋棄忠言而不想違背他們的教義，衹是説這些可以延年治病而已。聽説近來侍妾女寵，充塞後宫，有一兩個黠慧柔曼的迷惑皇上特别厲害。由此，每日的講經懈怠，召見上對荒疏，政令多有邪僻，起居超出了制度。小人窺測到有空子可鑽，就用左道邪門來蠱惑皇上。那種認爲齋壇足以倚靠而縱欲於后妃之間，認爲荒淫没有損害而向邪妄的道術求福，完全不是古代帝王求福不行邪僻的做法。”

嘉靖二年四月，以災異，偕六科諸臣上疏曰：“昔成湯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宫壼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今誠以近事較之。快船方減而輒允戴保奏添，鎮戍方裁而更聽趙榮分守。詔核馬房矣，隨格于閻洪之一言；詔汰軍匠矣，尋奪於監門之群咻。是政不可謂節也。末作競於奇巧，游手半於閭閻。耕桑時廢，缺俯仰之資；教化未聞，成偷薄之習。是民不可謂不失職也。兩宫營建，采運艱辛。或一木而役夫萬千，或一椽而廢財十百。死亡枕藉之狀，呻吟號嘆之聲，陛下不得而見聞。是宫壼不可謂不崇也。奉聖、保聖之後，先女寵於册后；莊奉、肅奉之名，聯殊稱於乳母。或承恩漸鄰於飛燕，或黠慧不下於婉兒，内以移主上之性情，外以開近習之負倚。是女謁不可謂不盛也。窮奸之鋭、雄，公肆賂遺而逃籍没之律；極惡之鵬、鎧，密行請托而逋三載之誅。錢神靈而王英改問於錦衣，關節通而于喜竟漏於禁網。是苞苴不可謂不行也。獻廟主祀，屈府部之議，而

嘉靖二年四月，因災禍異常，偕同六科衆臣上疏説：“從前成湯用六件事自責説：‘政事没有法度了嗎？百姓失去職業了嗎？宫室宏大了嗎？通過女寵請托盛行嗎？賄賂風行嗎？進讒言的人得勢了嗎？’現在確實可以用近來發生的事相比較。快船剛減少就允許戴保請求添加的奏請，鎮戍官員剛裁減就改令趙榮分守。已詔令核查馬房，隨即又因閻洪的一句話而受阻；已詔令淘汰軍中工匠，不久又因守門小吏的吵嚷而廢除。這樣的政事不能説有法度。工商賤業競作奇異機巧，街巷中有一半的人游手好閑。農耕桑蠶時常荒廢，缺乏養家糊口的資産；没有受到教化，養成淺薄苟且的習氣。這樣的百姓不能説没有失去職業。營建兩宫，采集運輸艱辛。有時一根木材就役使萬千民夫，有時一根椽子就耗費無數錢財。死者叠壓的慘狀，呻吟悲號的聲音，陛下看不到聽不到。這樣的宫室不能説不宏大了。奉聖、保聖之後，把嬖寵的地位放在册封的皇后之先；把莊奉、肅奉這樣的美稱，接連用於乳母這些人。有的承蒙皇恩漸受憐愛接近趙飛燕，有的狡黠聰慧不差於上官婉兒，她們在宫内改變皇上的性情，對外成爲皇上親信的倚恃。這樣的通過女寵請托不能説不盛行。無比奸詐的張鋭、張雄，公然肆意賄賂而逃脱被没收財産的懲處；極端凶惡的廖鵬、廖鎧，暗中托人求情而使殺頭延

用王槐諛佞之謀。重臣批答，乏體貌之宜，而入群小甚間之論。或譖發於內，陰肆毒螫，或讒行於外，顯逞擠排，上以汩朝廷之是非，下以亂人物之邪正。是讒夫不可謂不昌也。凡此，皆成湯之所無而今日之所有，是以不避斧鉞之誅，用附責難之義。望陛下采納。"其年冬，命中官督蘇、杭織造，舉朝阻之不能得。翀復偕同官張原等力争。時世宗初政，楊廷和等在內閣。群小雖已用事，正論猶伸，翀前後指斥無所避。帝雖不見用，然亦嘗報聞，不罪也。

遲三年。財神靈驗，王英在錦衣衛重新審問，關節打通，于喜竟逃脱法網。這樣賄賂不能說不流行。獻廟主祀，不用府部的奏議，而用王槐阿諛邪佞的謀劃。對重臣奏文的批覆，缺乏應有的尊重，而采用小人挑撥離間的言論。有的在宫內進行誣陷，暗中毒害，有的在宫外散布讒言，公開排擠，上擾亂朝廷的是非，下混淆人物的正邪。這樣進讒言的人不能說是不得勢。所有這些，都是成湯没有而今日有的，因此不躲避殺頭的危險，呈上責難的意見。希望陛下采納。"這年冬天，命令宦官督促蘇州、杭州的織造，整個朝廷阻止都没有成效。張翀又和同僚張原等力争。當時世宗初掌朝政，楊廷和等在內閣。小人們雖然已經把持朝政，正確的言論還能够伸張，張翀前後的指斥不迴避什麽。皇帝雖然不采用，但也曾經回覆，不怪罪他。

及明年三月，帝以桂萼言，鋭欲考獻帝，且欲立廟禁中，翀復偕同官力諫。帝於是責以朋言亂政，命奪俸。既又助尚書喬宇等再疏争內殿建室之議，被詔切讓。吕柟、鄒守益下獄，翀等抗疏救。及張璁、桂萼召至，翀與給事三十餘人連章言："兩人賦性奸邪，立心憸佞，變亂宗廟，離間宫闈，詆毁詔書，中傷善類。望亟出之，爲人臣不忠之戒。"皆不納。

到第二年三月，皇帝因爲桂萼的進言，一心想以獻帝爲皇考，并且想在宫中立廟祭祀，張翀又和同僚極力進諫。皇帝於是責備他們勾結進言擾亂政局，下令停發薪俸。不久又協助尚書喬宇等兩次上疏争辯在內殿建祭室的提議，被詔令嚴厲責備。吕柟、鄒守益下獄，張翀等直言進諫營救。到張璁、桂萼被召到宫中，張翀與給事中三十多人聯合寫奏章進言："兩人本性奸邪，用心險惡，擾亂宗廟，離間宫廷，詆毁詔書，中傷好人。希望立刻驅除他們，作爲人臣不忠的鑒戒。"都未采納。

帝愈欲考獻帝，改孝宗爲伯考，翀等憂之。會給事中張漢卿劾席書振荒不法，户部尚書秦金請命官往勘，帝是之。翀等乃取廷臣劾萼等章疏，送刑部令上請，且私相語曰："倘上亦云是者，即撲殺之。"璁等以其語聞。帝留疏不下，而責刑部尚書趙鑑等朋邪害正，翀等陷義罔忠，而進璁、萼學士。廷臣相顧駭嘆。諸曹乃各具一疏，力言孝宗不可稱伯考，署名者凡二百二十餘人。帝皆留中不報。七月戊寅，諸臣相率伏左順門懇

皇帝更加想以獻帝爲皇考，改稱孝宗爲伯考，張翀等對此很是擔心。恰逢給事中張漢卿彈劾席書賑濟災荒違反法律，户部尚書秦金請求派遣官員前往調查，皇帝認爲正確。張翀等於是取廷臣彈劾桂萼等的奏章，送刑部向皇上請示，并且私下說："倘若皇上也説是正確的，立刻打死他們。"張璁等將這些話報告了皇帝。皇帝把奏疏留下不下發，而責備刑部尚書趙鑑等朋比爲奸陷害好人，張翀等誣陷忠良，却提升張璁、桂萼爲學士。廷臣相顧驚駭慨嘆。各曹就各寫一封奏疏，極力説明孝宗不可稱伯考，署名的共二百二十多人。皇帝都留在宫中不回覆。七月戊寅，衆

請。帝兩遣中官諭之不退，遂震怒。先逮諸曹爲首者八人於詔獄，翀與焉。尋杖於廷，謫戍瞿塘衛，而璁、萼寵益盛。翀居戍所十餘年，以東宫册立恩放還，卒。

臣一起跪伏在左順門懇切請求。皇帝兩次派遣宦官向他們傳諭都不退去，於是大怒。先逮捕各曹爲首的八個人投入欽犯監獄，張翀在其中。不久又在朝廷上杖責，謫戍瞿塘衛，而張璁、桂萼更加受寵。張翀在戍守之地居住了十多年，因册立太子蒙皇恩放還，去世。

劉濟

劉濟，字汝楫，騰驤衛人。正德六年進士。由庶吉士授吏科給事中。山西巡撫李鉞劾左、右布政使倪天民、陳逵。吏部請黜之，帝不許。濟疏争，不省。帝幸宣府、榆林，濟皆疏請回鑾。詔封許泰、江彬伯爵，又與諸給事中力争，皆不報。世宗即位，出核甘肅邊餉。奏革涼州分守中官及永昌新添游兵。再遷工科左給事中。

劉濟，字汝楫，騰驤衛人。正德六年考中進士。由庶吉士授任吏科給事中。山西巡撫李鉞彈劾左、右布政使倪天民、陳逵。吏部請求罷免他們，皇帝不允許。劉濟上疏争論，皇帝不理會。皇帝駕臨宣府、榆林，劉濟都上疏請求皇帝回京。下詔册封許泰、江彬爲伯爵，劉濟又與衆給事中上疏力争，都不回覆。世宗即位，劉濟出京核查甘肅邊區軍餉。上奏請求革除涼州分守宦官及永昌新添的游兵。又升任工科左給事中。

嘉靖改元，進刑科都給事中。主事陳嘉言坐事下獄，濟疏救，不許。廖鵬父子及錢寧黨王欽等，旨以從逆論斬，鵬等賄緣中人冀脱死。濟上言："自來死囚臨斬，鼓下猶受訴詞，奏上得報，已及日旰，再請而後行刑，則已薄暮，殊非與衆棄之之意。乞自三請後，鼓下不得受詞。鵬、欽等罪甚當，幸陛下勿疑。"詔自今以申酉行刑。鵬等竟緩决，欽後以中旨免死。濟力争，不聽。故事，廠衛有所逮，必取原奏情事送刑科簽發駕帖。千户白壽齎帖至，濟索原奏，壽不與，濟亦不肯簽發。兩人列詞上。帝先入壽言，竟詘濟議。中官崔文僕李陽鳳坐罪，已下刑部。帝受文訴，移之鎮撫。濟率六科争之，不聽。都督劉暉以奸黨論戍，有詔復官。甘肅總兵官李隆嗾亂軍殺巡撫許銘，逮入都，營免赴鞫。濟皆力陳不可，帝從其言。暉奪職，隆受訊伏辜。

嘉靖元年，進升刑科都給事中。主事陳嘉言獲罪下獄，劉濟上疏營救，不答應。廖鵬父子及錢寧同黨王欽等，都以隨從叛逆判處斬首，廖鵬等巴結宦官希望能免除死罪。劉濟上疏説："自來死囚臨斬，鼓下仍然接受訴詞，禀奏皇上得到批覆，已經接近日暮，再請示而後行刑，則已經薄暮，絶對没有與衆人一同拋棄他們的意思。請求自三次請求之後，鼓下不得接受訴詞。廖鵬、王欽等定罪十分恰當，希望陛下不要遲疑。"下詔從今以後在申時酉時行刑。廖鵬等竟然緩期處决，王欽後來由内廷直接發出的敕諭免死。劉濟力争，不聽。按舊例，廠衛逮捕了人，一定要取原奏情况送刑科簽發駕帖。千户白壽携帶駕帖到刑科，劉濟索要原奏，白壽不給，劉濟也不肯簽發。兩人列詞呈上。皇帝先接受了白壽的進言，竟然拒絶劉濟的奏議。宦官崔文的奴僕李陽鳳犯罪，已交刑部。皇帝接受崔文的訴説，把他移交鎮撫司。劉濟率領六科争辯，不聽。都督劉暉因奸黨判處戍邊，皇帝下詔恢復他的官職。甘肅總兵官李隆唆使亂軍殺死巡撫許銘，逮入都城，經營救免於審訊。劉濟都極力陳述不行，皇帝聽從了他的話。劉暉削職，李隆受審伏罪。

定國公徐光祚規占民田，嗾灤州民訐前永平知府郭九臯。太監芮景賢主之，緹騎逮訊。濟請并治光祚，章下所司。給事中劉最以劾中官崔文調外任，景賢復劾其違禁，與御史黄國用皆逮下詔獄，戍最而謫國用。法司争不得，濟言："國家置三法司，專理刑獄，或主質成，或主平反。權臣不得以恩怨爲出入，天子不得以喜怒爲重輕。自錦衣鎮撫之官專理詔獄，而法司幾成虚設。如最等小過耳，羅織於告密之門，鍛煉於詔獄之手，旨從内降，大臣初不與知，爲聖政累非淺。且李洪、陳宣罪至殺人，降級而已。王欽兄弟黨奸亂政，謫戍而已。以最等視之，奚啻天淵，而罪顧一律，何以示天下。"帝怒，奪濟俸一月。后父陳萬言奴何璽毆人死，帝命釋之。濟執奏曰："萬言縱奴殺人，得免爲幸，乃并釋璽等，是法不行於戚畹奴也。"

定國公徐光祚謀劃占據民田，慫恿灤州百姓揭發前永平知府郭九臯。太監芮景賢主辦此案，緹騎逮捕審訊。劉濟請求一并懲治徐光祚，奏章下發給主管部門。給事中劉最因彈劾宦官崔文調京外任職，芮景賢又彈劾他違反禁令，與御史黄國用都被逮捕投入欽犯監獄，判劉最戍守而黄國用貶謫。法司争辯没有效果，劉濟進言："國家設置三個法司，專門管理刑法獄訟，有的主管判斷是非，有的主管平反冤獄。有權力的大臣不能以個人恩怨判定事情的是非，天子不能以個人愛惡决定刑罰的輕重。自從錦衣衛鎮撫官專門管理欽犯監獄，法司幾乎成爲虚設。如劉最等不過小錯而已，告密的人羅織罪名，在欽犯監獄中枉法製造罪名陷害，聖旨從内宫發出，大臣完全不知道，聖明政治受牽累不淺。况且李洪、陳宣罪名大到殺人，不過降級而已。王欽兄弟勾結奸黨擾亂朝政，也祇是貶謫戍邊而已。以劉最等和他們比較，豈祇是天淵之别，而判罪却一樣，何以向天下人明示。"皇帝發怒，扣發劉濟薪俸一個月。皇后之父陳萬言的奴僕何璽打人致死，皇帝下令釋放他。劉濟上奏説："陳萬言縱容奴僕殺人，得以免罪是很幸運的，却一并釋放何璽等，這樣，是法律不能施用於外戚的奴僕。"

濟在諫垣久，言論侃侃，多與權幸相枝柱，直聲甚震，帝滋不能堪。"大禮"議起，廷臣争者多得罪。濟疏救修撰吕柟，編修鄒守益，給事中鄧繼曾，御史馬明衡、朱淛、陳逅、季本，郎中林應驄，不聽。既而遮諸朝臣於金水橋，伏哭左順門，受杖闕廷。越十二日再杖，謫戍遼東。十六年册立皇太子，赦諸謫戍者，濟不與，卒於戍所。隆慶初復官，贈太常少卿。

劉濟在諫官官署時間久，言論侃侃，多與權貴寵幸相抵觸，正直的聲譽很高，皇帝逐漸不能忍受。"大禮"争議興起，廷臣争辯的人多獲罪。劉濟上疏救助修撰吕柟，編修鄒守益，給事中鄧繼曾，御史馬明衡、朱淛、陳逅、季本，郎中林應驄，皇上不聽從。不久皇上命人在金水橋阻攔衆朝臣，劉濟在左順門伏跪痛哭，在朝廷上受到杖責。過了十二天又受杖責，謫戍遼東。十六年册立皇太子，赦免衆遭謫戍的人，劉濟不在其中，死在戍守之地。隆慶初年恢復官職，追贈太常少卿。

安磐

安磐，字公石，嘉定州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正德時，歷吏、兵二科給事中，乞假去。

安磐，字公石，嘉定州人。弘治十八年考中進士。改爲庶吉士。正德時，歷任吏、兵二科給事中，請假離去。

世宗踐阼，起故官。帝手詔欲加

世宗登基，起任原職。皇帝親手寫詔書想加

興獻帝皇號，磐言："興，藩國也，不可加於帝號之上。獻，謚法也，不可加於生存之母。本生、所後，勢不俱尊。大義私恩，自有輕重。"會廷臣多力争，事得且止。

封興獻帝皇號，安磐進言説："興，是藩王國號，不能加在帝號之上。獻，是謚號，不可加在健在的母親的名字上。親生父親、被繼嗣之父，按情勢不能都尊崇。大義私恩，自有輕重。"恰逢廷臣多力争，事情得以暫且停止。

嘉靖元年，主事霍韜言，科道官褻服受詔，大不敬。磐偕同官論韜先以議禮得罪名教，恐言官發其奸，故摭拾細事，意在傾排。帝置不問。尋因事言："先朝内外巨奸，若張忠、劉養、韋霦、魏彬、王瓊、甯杲等，漏網得全要領。其貨賂可以通神，未嘗不夤緣覬復用。宜嚴察預防，天下事毋令若輩再壞。"帝納其言，命錦衣官密訪緝之。中官張欽家人李賢者，帝許任爲錦衣指揮。磐極言不可，不聽。

嘉靖元年，主事霍韜進言，科道官着便服接受詔令，大不敬。安磐和同僚指責霍韜先前因議論禮儀冒犯禮教，恐怕言官揭發他的奸情，因此摘取小事，意在排擠。皇帝擱置不問。不久又因事進言説："先朝朝廷内外大奸，如張忠、劉養、韋霦、魏彬、王瓊、甯杲等，逃脱法網得以保全性命。他們的賄賂可以通神，未嘗不巴結權貴希望再得任用。應當嚴察預防，天下事不要讓這些人再次破壞。"皇帝采納了他的進言，命令錦衣衛嚴密查訪緝拿他們。宦官張欽的家人李賢，皇帝准許任爲錦衣衛指揮。安磐極力申訴不行，皇帝不聽從。

錦衣千户張儀以附中官張鋭黜革，御史楊百之忽爲訟冤，言："儀當宸濠逆謀時，首倡大義，勸鋭却其饋遺。今鋭以是免死，儀功不録，無以示報。"磐疏言："百之憸邪，陽爲儀游説，而陰與鋭交關，爲鋭再起地。"百之情得，乃誣磐因請屬不行，挾私行謗。吏部尚書喬宇等議黜百之，刑部謂情狀未明，宜俱逮治。帝兩宥之，奪百之俸三月，磐一月。

錦衣千户張儀因依附宦官張鋭被免除職務，御史楊百之忽然爲他申冤，説："張儀在朱宸濠密謀造反時，首先倡言大義，勸張鋭推却朱宸濠的饋贈。現在張鋭因此免死，張儀的功勞不記録，無以表示回報。"安磐上疏説："楊百之奸邪，表面上爲張儀游説，而暗地裏與張鋭串通勾結，爲張鋭東山再起作鋪墊。"楊百之知道内情後，就誣告安磐因請求囑托没有得逞，挾私誹謗。吏部尚書喬宇等提議罷免楊百之，刑部稱情况不明，應當都逮捕審問。皇帝同時寬恕了兩方，扣發楊百之薪俸三個月，安磐一個月。

帝頻興齋醮，磐又抗言："曩武宗爲左右所蠱，命番僧鎖南綽吉出入豹房，内官劉允迎佛西域。十數年間，糜費大官，流謗道路。自劉允放，而鎖南囚，供億減，小人伏。奈何甫及二年，遽襲舊轍。不齋則醮，月無虚日。此豈陛下本意，實太監崔文等爲之。文鐘鼓厮役，夤緣冒遷，既經降革，乃營求還職。導陛下至此，使貽譏天下後世，文可斬也。文嘗試陛下，欲行香則從之，欲登壇則

皇帝頻繁進行開設祭壇，求神拜佛，安磐又直言上疏："以前武宗受左右蠱惑，令番僧鎖南綽吉出入豹房，宦官劉允到西域迎佛。十多年間，浪費大官錢財，到處是流言誹謗。自從劉允被流放，鎖南綽吉被囚禁，供給减少，小人伏帖。無奈剛到二年，突然又重走老路。不是齋戒求佛，就是設壇祭神，每月没有空閑的日子。這難道是陛下的本意，實際上是太監崔文等做的。崔文本是打鼓敲鐘的雜役，攀附權貴不斷提升，已經降級革職，又鑽營恢復原職。誘導陛下到這個地步，使陛下給天下後世留下笑柄，崔文應該

從之，欲拜疏則又從之。無已則導以游幸、土木，導以征伐，方且連類以進，伺便以逞。臣故曰文可斬也。”疏入，報聞。

户部主事羅洪載以杖錦衣百户張瑾下詔獄，磐與同官張漢卿、張逵、葛鵾等請付之法司。不聽。永福長公主下嫁，擇昏於七月下旬。磐言：“長公主於孝惠皇太后爲在室孫女，期服未滿，宜更其期。舊儀，駙馬見公主行兩拜禮，公主坐受，乖夫婦之分，亦當革正。”帝以遺旨格之，相見禮如故。

錦衣革職旗校王邦奇屢乞復職，磐言：“邦奇等在正德世，貪饕搏噬，有若虎狼。其捕奸盗也，或以一人而牽十餘人，或以一家而連數十家，鍛煉獄詞，付之司寇，謂之‘鑄銅板’。其緝妖言也，或用番役四出搜愚民詭異之書，或購奸僧潛行誘愚民彌勒之教，然後從而掩之，無有解脱，謂之‘種妖言’。數十年内，死者填獄，生者冤號。今不追正其罪，使得保首領，亦已幸矣，尚敢肆然無忌，屢瀆天聽，何爲者哉！且陛下收已涣之人心，奠將危之國脉，實在登極一詔。若使此輩攘臂，一朝壞之，則奸人環立蜂起，堤防潰决，不知所紀極矣。宜嚴究治，絶禍源。”帝不能從。其後邦奇卒爲大厲如磐言。

帝驛召席書、桂萼等，磐請斥之以謝天下，且言：“今欲别立一廟於大内，是明知恭穆不可入太廟矣。夫孝宗既不得考，恭穆又不得入，是無考也。世豈有無考之太廟哉？此其説之自相矛盾者也。”不聽。

斬首。崔文曾經試探陛下，他想燒香拜佛聽從了他，想登壇祭神聽從了他，想上奏章又聽從了他。了無止境就誘導陛下游幸、大興土木，誘導陛下征伐，正在糾集同類鑽營進升，窺測機會，以求一逞。臣因此説崔文應該斬首。”奏疏呈上，回覆説知道了。

户部主事羅洪載因爲杖打錦衣百户張瑾被投入欽犯監獄，安磐與同僚張漢卿、張逵、葛鵾等請求交付法司。皇帝不聽從。永福長公主下嫁，選擇婚期在七月下旬。安磐進言説：“長公主對於孝惠皇太后來説是未婚的孫女，齊衰一年喪期未滿，應當更改婚期。按舊的禮儀，駙馬見公主行兩拜禮，公主坐着接受，與夫婦的身份相違背，也應當改正。”皇帝以先帝遺旨反駁了他，公主成婚相見時的禮儀和原來一樣。

錦衣衛被革職的旗校王邦奇多次乞求復職，安磐進言説：“王邦奇等在正德年間，貪得無厭，打擊陷害，像虎狼一樣。他們逮捕奸盗，有時因一人而牽連十多人，有時因一家而牽連幾十家，羅織罪名，篡改供詞，交付司寇，稱爲‘鑄銅板’。他們偵緝妖言，有時派差役四出搜查愚民詭異的書籍，有時收買奸邪的僧人暗地裏誘惑愚民信彌勒教，然後尾隨捉拿，没有能逃脱的，稱爲‘種妖言’。數十年内，死的人充塞牢獄，活着的人喊冤哀號。現在不追究他的罪行，使他得以保全性命，已經是很幸運的了，還敢肆無忌憚，多次褻瀆皇上的聽聞，這是幹什麽呢？况且陛下收攏已涣散的人心，奠定將要斷絶的國家命脉，確實在於登基時的那一份詔書。如果讓這些人得志，整個朝廷遭到破壞，那麽奸人就會像蜜蜂涌來，到處都是，堤防潰决，不知終極了。應當嚴加追究整治，斷絶禍根。”皇帝不能聽從。後來王邦奇終於像安磐所説的那樣成了大禍害。

皇帝用驛馬傳召席書、桂萼等，安磐請求斥退他們來向天下道歉，并且説：“現在想在大内另立一座廟堂，是明知恭穆不可以入太廟。孝宗既不被稱爲皇考，恭穆又不能入祭太廟，這樣就没有皇考了。世上難道有没有皇考的太廟嗎？這是他們的説法自相矛盾的地方。”皇帝不聽從。

歷兵科都給事中。以率衆伏闕再受杖，除名爲民。卒於家。

曾任兵科都給事中。因率衆人跪伏宫前兩次受到杖責，削官爲民。死在家中。

張漢卿

張漢卿，字元傑，儀封人。正德六年進士。授魏縣知縣，徵拜刑科給事中。嘗陳杜僥倖、廣儲積、慎刑獄三事，深切時弊，不報。武宗將南巡，偕同官伏闕諫。世宗嗣位，從巡撫李鐸言，發帑金二十萬優恤宣府軍民。以漢卿言，并發十三萬於大同。屢遷户科都給事中。

張漢卿，字元傑，儀封人。正德六年考中進士。授任魏縣知縣，徵召授職刑科給事中。曾經陳述杜絶非分要求、擴大儲備積蓄、慎行刑罰獄訟三件事，切中時弊，皇帝不回覆。武宗將要南巡，張漢卿和同僚拜伏於宫闕勸諫。世宗即位，聽從巡撫李鐸的進言，發放庫金二十萬從優撫恤宣府軍民。因張漢卿進言，一并發給大同十三萬。積功遷升至户科都給事中。

嘉靖元年冬，與同官上言："陛下軫念畿輔莊田之害，遣官會勘。敕自正德以後投獻及額外侵占者，盡以給民。王言一布，天下孰不誦陛下之仁。乃者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主事張希尹勘上涿州薰皮廠、安州鷹房草場，詔旨留用。所司執奏，迄不肯從，非所以全大信昭至公也。皮廠起於馬永成，鷹房創於谷大用，皆奪民業爲之。今馬俊、趙霦恃藩邸舊恩，妄求免革，是復蹈永成、大用故轍也。乞盡還之民，而嚴罪俊、霦爲欺罔者戒。"后父陳萬言請營新第，既又乞莊田，内官吴勳等請督蘇州織造，漢卿皆極諫。不納。應天諸府大旱，帝將鬻淮、浙餘鹽及所没産，易銀振之。漢卿言："易銀緩，非發帑金不可。"帝爲發銀十五萬。

嘉靖元年冬天，張漢卿與同僚上言説："陛下憐憫惦念京城附近官員所占莊田的危害，派遣官員會同勘查。敕令自正德以後托名在縉紳名下及額外侵占的田産，全部歸還百姓。皇上的敕令一公布，天下誰不稱頌陛下的仁義。近日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主事張希尹勘察上報涿州熏皮廠、安州鷹房草場情況，陛下下詔留用。主管部門多次奏請，迄今不肯聽從，這不是成全大信用表明大公心的做法。皮廠由馬永成建起，鷹房由谷大用創立，都是掠奪百姓産業而創建的。現在馬俊、趙霦依恃王府舊恩，妄求免於革除皮廠和鷹房草場，這是重蹈馬永成、谷大用的舊轍。請求完全歸還百姓，而嚴厲懲罰馬俊、趙霦等以作爲欺騙皇上的人的鑒戒。"皇后的父親陳萬言請求建造新宅，不久又請求賞賜莊田，宦官吴勳等請求督察蘇州織造，張漢卿都極力勸諫。皇上不采納。應天等府大旱，皇帝將要賣掉淮、浙多餘的鹽及没收的財産，换取銀兩賑災。張漢卿進言説："换取銀兩太慢了，非發國庫金錢不可。"皇上爲此發放銀子十五萬兩。

未幾，復偕同官言："今天下一歲之供，不給一歲之用，加以水旱頻仍，物力殫屈。陛下方躬行節儉，而中官梁棟等奏營造缺珠寶，是欲括户部之銀也。梁政等又以蠲免三分之數，欲行京倉撥補，是欲耗太倉之粟也。夫内庫不足，取之計部，計部不足，取之郡邑小民，郡邑小民將安取

不久，又和同僚進言説："現在天下一年的賦税，不够一年的花費，加上旱澇頻頻出現，物力匱乏，陛下正親行節儉，而宦宦梁棟等上奏營造缺少珠寶，這是想搜刮户部的銀兩。梁政等又想以免除十分之三的數額，讓京倉撥付補足，這是想耗費太倉的糧食。内庫不足，取之於户部，户部不足，取之於郡縣百姓，郡縣百姓又取之於何處呢？現在東南連年饑荒，百姓甚至到了骨肉

哉？今來南濟饑，民至骨肉相食，而搜括之令頻行，臣等竊以爲不可。”報聞。已，又劾席書振濟乖方，乞遣官往勘，正其欺罔罪。帝方眷書甚，驛召爲禮部尚書，不罪也。

初，興獻帝議加皇號，漢卿力爭，至是又倡衆伏闕。兩受杖，斥爲民。二十年，言官邢如默、賈準等會薦天下遺賢，及漢卿，終不召。

相食的地步，而搜刮的命令頻繁頒布，臣等私下認爲不可以。”皇上回覆知道了。之後，又彈劾席書賑濟違法，請求派遣官員前往調查，懲治他的欺君之罪。皇帝正十分看重席書，用驛馬傳召爲禮部尚書，不認爲他有罪。

當初，議論興獻帝加封皇號，張漢卿極力爭辯，至此又倡導衆臣拜伏於宮闕。兩次受杖責，貶斥爲民。二十年，言官邢如默、賈準等一同推薦天下棄置未用的賢才，提及張漢卿，但最終没被召用。

張原

張原，字士元，三原人。正德九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疏陳汰冗食、慎工作、禁貢獻、明賞罰、廣言路、進德學六事。中言：“天下幅員萬里，一舉事而計臣輒告匱，民貧故也。民何以貧？守令之裒斂、中臣之貢獻爲之也。比年軍需雜輸十倍前制，皆取辦守令。守令假以自殖，又十倍於上供。民既困矣，而貢獻者復巧立名目，争新競異，號曰‘孝順’。取於民者十百，進於上者一二，朝廷何樂於此而受之？人君馭下惟賞與罰。邇者庸才厮養莫不封侯腰玉。或足不出門而受賞，身不履陳而奏功。禦敵者竟未沾恩，覆軍者多至逃罪。此士卒所由解體也。”疏入，權倖惡之，傳旨謫新添驛丞。

張原，字士元，三原人。正德九年考中進士。授吏科給事中。上疏陳述淘汰冗員、謹慎工作、禁止向上司進奉財物、明確賞罰、廣開言路、進修德學六件事。疏中説：“天下幅員萬里，一辦事户部大臣就報告匱乏，這是百姓貧困的緣故。百姓爲何貧困？是守官的搜刮徵斂、宦官的進奉造成的。近年軍需雜費是以前制度的十倍，都由守官置辦。守官自己藉此增殖財産，又是向上進奉財物的十倍。百姓已經很貧困了，而進貢的人還巧立名目，標新立異，稱作‘孝順’。從百姓那裏取來成十上百，進獻給皇上的衹有一二，朝廷爲何對此愉快地接受？君主駕馭屬下衹有賞和罰。近來庸才奴僕没有不封侯腰佩玉印的。有的人足不出户而受賞，身不上陣而奏功。抵禦敵人的人竟然没有沾受皇恩，全軍覆没的人很多甚至逃脱罪責。這就是軍隊解體的原因。”奏疏呈上，權貴近幸憎惡他，傳旨貶謫爲新添驛驛丞。

嘉靖初，召復兵科，仍加俸一級。南寧伯毛良殺其子，錦衣掌印指揮朱震等多違縱，原先後論之，皆奪職閒住。帝進張鶴齡昌國公，封陳萬言泰和伯，世襲，授萬言子紹祖尚寶丞，又以外戚蔣泰等五人爲錦衣千、百户。原抗疏極言，請行裁節。未幾，劾建昌侯張延齡强占民地，定國公徐光祚子、外戚玉田伯蔣輪、昌化伯邵蕙家人擅作威福。

嘉靖初年，召令復任兵科，接着加薪俸一級。南寧伯毛良殺了自己的兒子，錦衣掌印指揮朱震等多有違法放縱之事，張原先後論列他們兩人，都被奪職閑住，皇帝進升張鶴齡爲昌國公，封陳萬言爲泰和伯，世襲，授陳萬言的兒子陳紹祖尚寶丞，又用外戚蔣泰等五人爲錦衣千户、百户，張原極力直言進諫，請求予以裁減節制。不久，又彈劾建昌侯張延齡强占民地，定國公徐光祚的兒子、外戚玉田伯蔣輪、昌化伯邵蕙的家人作威作福。進言雖然没有完全施行，

事雖不盡行，權貴皆震懾。

進户科右給事中。撼門哭，再被杖，創重卒。貧不能歸葬。久之，都御史陳洪謨備陳原與毛玉、裴紹宗、王思、王相、胡瓊等妻子流離狀，請恤於朝。不許。隆慶元年，贈光禄少卿。

權貴都受到震懾。

進升户科右給事中。摇撼宫門痛哭，兩次被杖責，傷重而死。家貧不能歸葬故鄉。過了很久，都御史陳洪謨詳細陳述張原與毛玉、裴紹宗、王思、王相、胡瓊等妻兒流離失所的情況，請求朝廷撫恤。皇上不允許。隆慶元年，追贈光禄少卿。

毛玉

毛玉，字國珍，更字用成，雲南右衛軍家子也，其先良鄉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正德五年，由行人擢南京吏科給事中。劉瑾既敗，大盜蜂起。玉言大學士焦芳、劉宇實亂天下，請顯僇，以謝萬姓。群盜擾山東、河南，玉請備留都。已而盜果渡江，以備嚴不敢犯。外艱去，起南京兵科。御史林有年諫迎佛烏思藏下獄，玉抗疏救之，有年得薄罰。又以繼母艱去。服闋，除吏科。

世宗即位逾年，興邸諸内官怙帝寵，漸驕佚。又故太監谷大用、魏彬等相次謀復起，事有萌芽。玉即抗疏歷叙武宗時事，勸帝戒嗜欲，杜請托，以破僥倖之門，塞蠱惑之隙。帝嘉納焉。

御史曹嘉素輕險，仿宋范仲淹《百官圖》，分廷臣四等，加以品題。給事中安磐疏駁之，言唐王珪之論房玄齡等，本朝解縉之論黄福等，皆承君命而品藻之，未有漫然恣其口吻，如嘉者也。玉復言嘉背違成法，變亂國是，乞斥。帝從其言，貶嘉於外。御史許宗魯爲嘉訟，請斥玉，其同官倫以謀亦助爲言。給事中張原以庶僚聚訟，朝廷爲之多事，重損國體，乞身先斥罷。玉亦上疏求去，言："宗魯等知朋友私恩，不顧朝廷大體。臣一身所係絶微，公論所關甚大，乞罷臣以謝御史。"帝皆慰

毛玉，字國珍，改字爲用成，雲南右衛軍家子弟，他的祖上是良鄉人。毛玉是弘治十八年進士。正德五年，由行人提升爲南京吏科給事中。劉瑾倒臺之後，大盜群起。毛玉進言大學士焦芳、劉宇實擾亂天下，請求處死以向百姓謝罪。多股盜賊騷擾山東、河南，毛玉請求守備舊都。不久盜賊果然渡過長江，因爲防備嚴密不敢進犯。父喪期滿，起任南京兵科。御史林有年因勸諫迎佛烏思藏而被下獄，毛玉直言上疏營救他，林有年衹受到極小的處罰。又因繼母喪離職。服喪期滿，授任吏科給事中。

世宗即位一年多，興王府衆内官仗恃皇帝寵幸，逐漸驕横放肆。又原太監谷大用、魏彬等相繼謀求復起，事情已有萌芽。毛玉立即直言上疏歷數武宗時事，勸皇帝戒除嗜好奢欲，杜絶請托，以破除企求非分的途徑，堵塞蠱惑産生的漏洞。皇帝贊賞地接受了。

御史曹嘉向來輕躁奸險，仿效宋范仲淹《百官圖》，把朝中大臣分爲四等，加以評論。給事中安磐上疏駁斥他，説唐王珪評論房玄齡等，本朝解縉評論黄福等，都是承皇上之命而評論的，没有信口開河，像曹嘉這樣的。毛玉又説曹嘉違背現有法制，擾亂國事，請求貶斥。皇帝聽從他的進言，把曹嘉貶到京外。御史許宗魯爲曹嘉争辯，請求貶斥毛玉，和許宗魯同任御史的倫以謀也幫助説話。給事中張原以百官聚集争辯，朝廷因此多事，嚴重損害國家體統，請求先貶斥罷免自己。毛玉也上疏請求離去，説："許宗魯等衹知朋友私恩，不顧朝廷大體。臣一人關係甚小，公論關係重大，請求罷免臣以向御史道歉。"皇帝都安慰挽留他們。當時朱宸濠親戚部屬因牽

留之。時宸濠戚屬連逮者數百人，玉奉命往訊，多所全活。且言宸濠稱亂，由左右貪賂釀成之。因劾守臣不死事者，而禁天下有司與藩府交通。帝俱從之。再遷左給事中。尋伏闕争“大禮”，下獄受杖，竟卒。後贈光禄少卿。

連被逮捕的有數百人，毛玉奉命前往審訊，大多數人保全了性命。并且上疏説朱宸濠叛亂，是由於左右的人貪財而釀成的。因此彈劾那些没有死於國事的守臣，而禁止天下官員與王府交往。皇帝都聽從了。又升任左給事中。不久拜伏於宫闕争“大禮”，下獄受杖刑，最終致死。後來追贈光禄少卿。

裴紹宗

裴紹宗，字伯修，渭南人。正德十二年進士。除海門知縣。武宗南巡，受檄署江都事，權倖憚之，供億大省。

裴紹宗，字伯修，渭南人，正德十二年考中進士。授任海門知縣。武宗南巡，受詔命署江都事，權貴幸臣懼怕他，供給大大節省。

世宗即位，召入爲兵科給事中。即疏請法祖定制，言：“太祖貽謀盡善。如重大臣，勤視朝，親歷田野，服浣濯衣，種蔬宫中，毁鏤金床，碎水晶漏，造觀心亭，揭《大學衍義》之類，陛下所當繹思祖述。而二三大臣尤宜朝夕納誨，以輔養聖德。陛下日御便殿，親儒臣，使耳目不蔽於淫邪，左右不惑於險佞，則君志素定，治功可成。”帝嘉納之。帝欲加興獻帝皇號，紹宗力諫。嘉靖二年冬，帝以灾異頻仍，欲罷明年郊祀慶成宴。紹宗言：“祭祀之禮莫重於郊丘，君臣之情必通於宴享。往以國戚廢大禮，今且從吉，宜即舉行，豈可以災傷復免。”修撰唐皋亦言之。竟得如禮。明年，以伏闕受杖卒。贈官如毛玉。

世宗即位，召入京城爲兵科給事中。立刻上疏請求遵循祖宗所定的制度，説：“太祖遺留的謀略十分完善。如重視大臣，勤於視朝，親自視察田野，穿洗舊了的衣服，在宫中種菜，毁掉鏤金床，打碎水晶漏，建造觀心亭，張挂《大學衍義》之類，陛下應當推究思考祖宗的話。而且左右大臣尤其應當朝夕進獻善言，以輔助陛下涵養聖德。陛下每日駕御便殿，親近儒臣，使耳目不被淫邪所遮蔽，左右不被險惡小人所迷惑，則君主的心志會及早確定，治理之功就可以成就。”皇帝贊許并采納了他的意見。皇帝想加封興獻帝皇號，裴紹宗極力勸諫。嘉靖二年冬天，皇帝因災禍異事頻繁發生，想取消第二年的郊祀慶成宴。裴紹宗説：“祭祀的禮儀没有比郊祭天地更爲重要的，君臣之間的感情必須由宴享來溝通。往昔因國家的喪事廢除大禮，現在服喪期將滿，脱去喪服，换上吉服，應當立即舉行，怎麼可以因災傷而又免除。”修撰唐皋也進言。最終得以按禮儀舉行。第二年，因拜伏於宫闕而受杖刑死去。追贈的官職和毛玉一樣。

王時柯　余翱

王時柯，字敷英，萬安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行人。嘉靖三年擢御史，疏言：“桂萼輩以議禮迎合，傳升美官。薛蕙、陳相、段續、胡侍等，連章論劾，實出至公。今佞人超遷而群賢獲罪，恐海内聞之，謂陛下

王時柯，字敷英，萬安人。正德十二年考中進士。授任行人。嘉靖三年提升御史，上疏説：“桂萼等人因議禮迎合陛下，提升美官。薛蕙、陳相、段續、胡侍等，連續上奏章争論彈劾，實出於大公。現在奸人越級升遷而群賢獲罪，恐怕海内聽説此事會説陛下喜好諛臣厭惡直臣。願采

好諛惡直。願采忠讜之言，消朋比之禍，特寬蕙等而聽席書、方獻夫辭職，除張璁、桂萼别任，則是非不謬，人情悦服。”忤旨切責。未幾，有伏闕之事，再予杖，除名。

納忠直之言，消除阿附之禍，特旨寬恕薛蕙等而聽由席書、方獻夫辭職，授予張璁、桂萼另外的官職，則是非没有顛倒，人們心悦誠服。”因違反皇上旨意被嚴厲斥責。不久，有拜伏宫闕的事，兩次處以杖責，削除官籍。

時御史疏争“大禮”居首者余翱，字大振，定遠人。正德中進士。嘉靖二年爲御史，嘗劾司禮太監張佐蒙蔽罪。明年七月，與時柯等被杖戍邊。居戍所十四年。皇子生，赦還。穆宗即位，時柯、翱皆復官，贈時柯光禄少卿。

當時御史上疏争“大禮”爲首的人余翱，字大振，定遠人。正德年間進士。嘉靖二年爲御史，曾經彈劾司禮太監張佐蒙蔽皇上的罪行。第二年七月，與王時柯等被杖責戍邊。在戍守地居住十四年。皇子出生，赦罪回京。穆宗即位，王時柯、余翱都恢復原官，贈王時柯光禄少卿。

鄭本公

鄭本公，朔州衛人。正德九年進士。歷御史。武宗不豫，國本未建，本公請慎選宗室親賢者正位東宫，繫天下望。不報。

鄭本公，朔州衛人。正德九年考中進士。歷任御史。武宗有病，太子未立，鄭本公請求慎重選擇宗室中親近賢德的人立爲太子，寄托天下的希望。皇上没有回覆。

世宗嗣位，及冬而乾清宫成，帝由文華殿入居之。本公上言：“事之可思者有六。是宫八年營構，一旦告成。陛下居安思危，當遠群小，節燕游，以防一朝之患。重妃配，廣繼嗣，以爲萬世之計。慎終如始，兢兢業業，常若天祖之臨。求言益切，訪政益勤，用防壅蔽之患。持聖心，遠貨色，毋溺于鴆毒。重興作，惜財力，永鑒于先朝。”帝嘉納之。逾月，帝欲加興獻帝皇號，本公力言不可。

世宗繼位，到冬天乾清宫建成，皇帝由文華殿入居乾清宫。鄭本公進言説：“事情值得考慮的有六件。這座宫殿建造八年，一旦告成。陛下居安思危，應當疏遠衆小人，節制宴飲游樂，以防備突然發生的禍患。重視嬪妃，增多子嗣，以此作爲萬世的大計。慎終如始，兢兢業業，常常像天神祖先降臨一樣。求言更爲迫切，理政更加勤奮，以防備蒙蔽阻塞的禍患。保持聖心，遠離財貨女色，不要沉溺於有害的事情。重視興造製作，珍惜財力，永遠以先朝爲鑒戒。”皇帝贊賞并接納了他的意見。過了一個月，皇帝想加封興獻帝皇號，鄭本公極力進言不行。

嘉靖改元，出按遼東。劾罷副總兵張銘、都指揮周輔。還朝，論救給事中劉最，忤旨切責。二年十月，時享太廟，帝不親行。本公與同官彭占祺極言遣代非宜，報聞。

嘉靖元年，出外巡按遼東。彈劾罷免了副總兵張銘、都指揮周輔，回到朝廷，上疏營救給事中劉最，違背旨意，受到嚴厲斥責。二年十月，當時祭享太廟，皇帝不親自舉行。鄭本公與同僚彭占祺極力進言派人代理不恰當，回覆説知道了。

明年三月，帝欲考興獻帝，立廟禁中。本公偕同官力争，謂：“陛下潛邸之日，則爲孝宗之侄，興獻王之子。臨御之日，則爲孝宗之子，興獻

第二年三月，皇帝想以興獻帝爲皇考，在宫禁中建立宗廟。鄭本公和同僚極力争辯，説：“陛下即位之前，是孝宗的侄子，興獻王的兒子。君臨天下時，則是孝宗的兒子，興獻帝的侄子。

帝之侄。可兩言决也。至立廟大内，實爲不經。獻帝之靈既不得入太廟，又空去一國之祀而托享于大内焉。陛下享太廟，其文曰‘嗣皇帝’，於獻帝之廟，又當何稱？愛敬精誠，兩無所屬，獻帝將蹙然不安。”帝怒，責其朋言亂政，奪俸三月。其年六月，以席書爲禮部尚書，召張璁、桂萼入京。本公偕同官四十四人連章言：“萼首爲亂階，璁再肆欺罔，黄綰、黄宗明、方獻夫、席書連彙接踵。尚書之命，由中而下。行取之旨，已罷再頒。大臣因此被逐，言官由之得罪，雖往日瑾、彬之奸，流禍不若是酷也。”不納。已，偕廷臣伏闕哭諫。繫獄，廷杖還職。當是時，争“大禮”者，諸御史中本公言最切中。

兩句話就説明白了。至於在宫禁内建立宗廟，確實不合禮法。獻帝的靈位既不能進入太廟，又白白去掉一個藩國的祭祀而托祭於大内。陛下祭祀太廟，自稱作‘嗣皇帝’，對於獻帝廟，又該稱什麽呢？對父親的敬愛和對先皇的忠誠，兩邊都没有着落，獻帝將會窘迫不安。”皇帝發怒，責備他結黨進言擾亂政事，停發薪俸三個月。這年六月，任命席書爲禮部尚書，召張璁、桂萼入京。鄭本公和同僚四十四人聯合上疏説：“桂萼首開禍端，張璁再肆行欺罔，黄綰、黄宗明、方獻夫、席書以類相從，接踵而至。尚書的任命，由内廷下達。行取的旨意，已經廢除又再次頒發。大臣因此被放逐，言官由此獲罪，即使往日劉瑾、魏彬的奸邪，延及的災禍也不如這樣酷烈。”皇帝不采納。過後，和朝廷大臣拜伏在宫前哭諫。投入監獄，在朝廷杖責後復職。當時，争論“大禮”的人，各御史中鄭本公的話最爲切要中肯。

尋遷通政參議。九年不調，以疾請改南京。乃授大理寺丞，稍遷南京太僕少卿。謝病歸。二十年，言官邢如默、賈準等會薦，詔用不赴，卒。

不久升任通政參議。九年未調動，因病請求改任南京。於是授大理寺丞，不久升任南京太僕少卿 。因病還鄉。二十年，言官邢如默、賈準等聯合舉薦他，下詔任用而未赴任就去世。

張曰韜

張曰韜，字席珍，莆田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常州推官。武宗南巡，江彬縱其黨横行州縣，將抵常州，民争欲亡匿。時知府暨武進知縣咸入覲，曰韜兼綰府縣印，召父老約曰：“彬黨至，若等力與格。”又釋囚徒，令與丐者各具瓦石待。已，彬黨果累騎來。父老直遮之境上，曰：“常州比歲災，物力大屈，無可啖若曹。府中惟一張推官，一錢不入，即欲具芻秣，亦無以辦。”言已，彬黨疑有他變，乃稍退，馳使告彬。曰韜即上書巡按御史言狀。御史東郊行部過常州，謂曰：“事迫矣，彬將以他事縛君。”命曰韜登己舟先發，自以小舟尾之。彬黨果大至，索曰韜，誤

張曰韜，字席珍，莆田人。正德十二年考中進士。授常州推官。武宗南巡，江彬縱容他的同黨横行州縣，將要到常州，百姓争着想要逃亡隱藏。當時知府和武進知縣都入朝進見皇上去了，張曰韜兼掌府縣大印，召父老相約説：“江彬的黨羽到達後，你們全力擋住。”又釋放囚徒，命令他們和乞丐各自準備瓦石等待。過後，江彬黨羽果然接連騎馬到來。父老直接在邊境上阻擋，説：“常州連年發生災害，物力匱乏，没有什麽可以招待你們。府中衹有一名張推官，一文錢也没有，即使想準備草料，也無法辦理。”説完以後，江彬黨羽懷疑有别的變故，就稍稍後退，快速派人報告江彬。張曰韜立即向巡按御史上書説明情况。御史東郊巡行轄區經過常州，對他説：“事情很緊迫了，江彬將會以其他藉口來抓你。”命令張曰韜登上自己的船先出發，自己乘小船尾

截御史舟。郊使嚴捕截舟者，而陰令緩之。其黨恐御史上聞，咸散去，曰韜遂免。彬亦戒其黨毋擾，由是常以南諸府得安。

隨。江彬黨羽果然大批來到，尋找張曰韜，錯誤地攔截了御史的船。東郊派人嚴厲查捕截船的人，而暗地下令緩慢從事。江彬黨羽懼怕御史報告皇上，都散去了，張曰韜於是免禍。江彬也告誡他的同黨不要四處騷擾，由此常州以南各府得以安寧。

世宗即位，召爲御史。楊廷和等之争織造也，曰韜亦上言："陛下既稱閣臣所奏惟愛主惜民，是明知織造之害矣。既知之，而猶不已，實由信任大臣弗專，而群小爲政也。自古未有群小蒙蔽於内，而大臣能盡忠於外者。崔文輩二三小人嘗濁亂先朝，今復蒙惑聖衷，竊弄威福。陛下奈何任其逞私，不早加斥逐哉？臣聞織造一官，行金數萬方得之。既誉之以重貲，而欲其不責償於下，此必無之事也。"帝不能用。

世宗即位，召爲御史。楊廷和等争論織造之事時，張曰韜也上言説："陛下既然稱贊閣臣所奏是愛主惜民，是明知織造的害處。既然知道，而仍然不停止，確實是由於信任大臣不專一，而一群小人執掌朝政。自古没有一群小人在宫内蒙蔽國君，而大臣能在外盡忠的。崔文之流兩三個小人曾經擾亂先朝，今又蒙惑聖心，私下作威作福。陛下怎麽能任他們逞私欲，不早加貶斥驅逐呢？臣聽説織造一官，行賄金錢數萬纔能得到。既然用重金求得，而想要他不從下屬索取補償，這是不可能的事。"皇帝未能采用。

席書以中旨拜尚書，曰韜與同官胡瓊各抗疏力争。既受杖，猶占疏劾奸人陳洸罪。未幾，竟死。隆慶初，追贈光禄少卿。

席書以内廷直接下發的敕令拜任尚書，張曰韜與同僚胡瓊各自直言上疏力争。受杖刑以後，仍然口述疏文彈劾奸人陳洸的罪行。不久，竟然去世。隆慶初年，追贈光禄少卿。

胡瓊

胡瓊，字國華，南平人。正德六年進士。由慈谿知縣入爲御史。歷按貴州、浙江有聲。哭諫，受杖卒。後贈官如曰韜。

胡瓊，字國華，南平人。正德六年考中進士。由慈谿知縣入京任御史。歷任貴州、浙江巡按有好名聲。哭諫，受杖刑去世。後來贈官和張曰韜一樣。

楊淮

楊淮，字東川，無錫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户部主事，再遷郎中。始監京倉，革胥徒積弊殆盡。繼監淮、通二倉，罷中官茶果之供，除囤基及額外席草費。最後監内庫，奄人例有供饋，淮悉絶之。公勤廉慎，爲尚書孫交、秦金所重。伏闕受杖，月餘卒。囊無一物，家人賣屋以斂。金與淮同里，爲經紀歸其喪。後贈太常少卿。

楊淮，字東川，無錫人。正德十二年考中進士。授户部主事，再升郎中。開始監管京倉，幾乎全部革除了官府衙役沉積的弊端。接着監管淮安、通州兩倉，取消了宦官的茶果供給，除去囤基及額外的席草費用。最後監管内庫，宦官按例有供給饋贈，楊淮都拒絶了。公正勤勉廉潔謹慎，被尚書孫交、秦金看重。拜伏於宫闕而受杖刑，一個多月後去世，囊中空無一物，家人變賣房産來殯殮他。孫金與楊淮同鄉，爲他料理歸葬故鄉之事。後來贈太常少卿。

申良

申良，字延賢，高平人。登鄉薦，授招遠知縣。山東盜起，良豫爲戰守具。盜至，追擊至黄縣，俘斬數百人。已，復至，再破走之。歷知諸城、良鄉。權貴人往來要索，良悉拒之。進安吉知州。錦衣葉瓊倚錢寧勢奪民田，良讞還之民。瓊因嗾奸人誣奏良，事竟得白。稍遷常州同知，入爲户部員外郎。與淮俱杖死。贈太僕少卿。招遠民懷其政，繪像祀之。

申良，字延賢，高平人。鄉試中舉，授招遠知縣。山東盜賊興起，申良預先準備作戰器具。盜賊到達，追擊到黄縣，俘獲斬殺數百人。事後，盜賊又來，再次打敗趕走他們。歷任諸城、良鄉知縣。權貴往來索要，申良一概拒絶。進升安吉知州。錦衣葉瓊依仗錢寧的權勢奪取民田，申良審判後把田地歸還百姓。葉瓊因此唆使奸人誣奏申良，事情最終得以澄清。稍後升常州同知，入京任户部員外郎。與楊淮都受杖責而死。贈太僕少卿。招遠的老百姓懷念他的政績，繪像祭祀他。

張潔　仵瑜　臧應奎　胡璉　余禎　李可登　安璽　殷承叙

張潔，字景川，廣東順德人。

祖善昭，四川僉事，謫臨江通判。先是，練子寧親黨戍臨江者八十餘人，善昭上書曰："子寧忠貫日月，太宗謂'若使子寧在，朕固當用之'。仁宗亦謂'方孝孺等忠臣'。夫既忠之矣，何外親末屬，尚以奸惡賜配，百年不宥哉？"疏雖不行，中外皆壯之。

潔登正德九年進士，授建平知縣。忤巡江御史賀洪，改調廣昌。訟洪罪，洪坐削籍。潔自廣昌遷禮部主事，監督會同館。尚書王瓊與都御史彭澤有隙，以澤遣使土魯番許金幣贖哈密城印爲澤罪，嗾番人在館者暴澤過惡，誘潔爲署牒，且曰："澤所爲，南宋覆轍也。事成當顯擢。"潔力拒曰："王公誤矣。澤與土魯番檄具在，豈宋和戎比。昔范仲淹亦嘗致書元昊，寧獨澤也。"不肯署。尋進員外郎，受杖死。

仵瑜，字忠父，蒲圻人。父紳，工部主事。瑜少有志操，正德十二年釋褐，即謝病去。起補禮部主事，復引疾歸。世宗踐阼，起故官。疏陳勤聖學、篤親親、開言路、敬大臣、選

張潔，字景川，廣東順德人。

祖父張善昭，任四川僉事，貶爲臨江通判。此前，練子寧親戚朋黨貶戍臨江的有八十多人，張善昭上書説："練子寧忠心可貫日月，太宗説'如果練子寧在，朕一定會任用他'。仁宗也説'方孝孺等是忠臣'。既然把他們看作是忠臣，爲什麽他們的女方親屬和支系親屬，仍作爲奸惡予以發配，一百年不寬恕呢？"奏疏雖然没有施行，朝廷内外都贊賞他。

張潔考中正德九年進士，授建平知縣。冒犯巡江御史賀洪，改調廣昌。告發賀洪罪行，賀洪判罪被削除官籍。張潔自廣昌升任禮部主事，監督會同館。尚書王瓊與都御史彭澤有矛盾，以彭澤派遣使者到土魯番許諾用金幣贖回哈密城印作爲彭澤的罪名，唆使在會同館的番人揭發彭澤的惡過，引誘張潔爲他們簽署呈文，并且説："彭澤的所爲，是蹈南宋的覆轍。事情成功後會大力提拔你。"張潔極力拒絶説："王公錯了。彭澤與土魯番的檄文都在，怎能與宋和戎修好相比。以前范仲淹也曾致書元昊，豈獨彭澤一人。"不肯簽署。不久進升員外郎，受杖刑而死。

仵瑜，字忠父，蒲圻人。父仵紳，工部主事。仵瑜年少時有志氣操守，正德十二年入仕，不久因病引退。起用補禮部主事，又稱病回家。世宗登基，起任原官。上疏陳述勤讀孔學、厚愛父母、廣開言路、敬重大臣、選用諍臣、除去佛

諍臣、去浮屠、拯困窮、重守令、修武備、儲人材十事。已，竟死杖下。

臧應奎，字賢徵，長興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南京車駕主事。進貢中官索舟逾額，力裁損之。中官遣卒嘩於部，叱左右執之，遁去。父所生母卒，法不得承重，執私喪三年。入爲禮部主事，未幾杖死。應奎受業湛若水之門，以聖賢自期。嘗過文廟，慨然謂其友曰"吾輩殁，亦當俎豆其間"，其立志如此。

郎中胡璉，字重器，新喻人。正德六年進士，官刑部。嘗諫武宗南巡受杖。

主事余禎，字興邦，奉新人。正德九年進士。司務李可登，字思善，輝縣人。弘治末鄉薦。俱官兵部。可登素慷慨，以忠義自許，竟如其志。

户部主事安璽，宛平人。正德十六年進士。刑部主事殷承叙，江夏人。正德九年進士。

穆宗嗣位，贈璉太常少卿，濲太僕少卿，瑜、應奎、承叙、璽、禎光禄少卿，可登寺丞。

寺、拯濟窮人、重視地方官、修造軍備、儲備人才十件事。後來，竟死在杖下。

臧應奎，字賢徵，長興人。正德十二年考中進士。授南京車駕主事。管進貢的宦官索要船隻超過限額，臧應奎盡力減少。宦官派士卒在兵部鬧事，臧應奎喝令左右捉拿他們，這些人逃之夭夭。祖母去世，依禮法不是承重孫，服私喪三年。入京任禮部主事，不久受杖刑而死。臧應奎受業於湛若水門下，以聖賢來要求自己。曾經過文廟，感慨地對他的朋友説："我們死後，也應當被供奉在這中間。"他的志向就是這樣。

郎中胡璉，字重器，新喻人。正德六年考中進士，在刑部任官。曾因諫阻武宗南巡而受杖刑。

主事余禎，字興邦，奉新人。正德九年考中進士。司務李可登，字思善，輝縣人。弘治末年鄉試中舉。都在兵部任官。李可登一向慷慨，以忠義自稱，最終實現了他的志向。

户部主事安璽，宛平人。正德十六年考中進士。刑部主事殷承叙，江夏人。正德九年考中進士。

穆宗繼位，追贈胡璉太常少卿，張濲太僕少卿，仵瑜、臧應奎、殷承叙、安璽、余禎光禄少卿，李可登寺丞。

郭楠　俞敬　李繼先　王懋

郭楠，字世重，晋江人。正德九年進士。授浦江知縣。課最，入爲御史。

世宗即位，請召還直臣舒芬、王思、黄鞏、張衍瑞等。從之。嘉靖元年，核餉兩廣。劾總兵官撫寧侯朱麒貪懦，詔爲戒飭。尋上章，請退朝之暇延見大臣，如祖宗故事。且言，主事陳嘉言忤中官，不宜逮繫。帝怒，奪其俸。

諸臣伏闕争"大禮"，皆得罪。楠方巡按雲南，馳疏言："人臣事君，阿意者未必忠，犯顔者未必悖。今群臣伏闕呼號，或榜掠殞身，或間關謫

郭楠，字世重，晋江人。正德九年考中進士。授浦江知縣。政績考核獲上等，入京任御史。

世宗即位，郭楠請求召還正直之臣舒芬、王思、黄鞏、張衍瑞等。皇上聽從了他。嘉靖元年，核查兩廣糧餉。彈劾總兵官撫寧侯朱麒貪婪庸懦，皇上下詔告誡。不久上奏章，請求利用退朝後的空閑時間召見大臣，如祖宗舊事例。并且説，主事陳嘉言冒犯了宦官，不應當逮捕。皇帝發怒，扣發他的俸禄。

衆臣拜伏在宫闕下争"大禮"，都被判罪。郭楠正巡察雲南，急速上疏説："大臣侍奉君主，阿諛的人未必忠誠，冒犯的人未必有貳心。現在群臣跪伏在宫闕前哀求，有的拷打致死，有的輾

戍，不意聖明之朝，而忠良獲罪若此。乞復生者之職，恤死者之家，庶以收納人心，全君臣之義。”帝大怒，遣緹騎逮治，言官論救皆不納。既至，下鎮撫獄掠治，復廷杖之，削其籍。

先是，諸人既死，廷臣莫敢上聞。後府經歷俞敬奏言：“學士豐熙等皆以冒觸宸嚴，繫獄拷訊。諸臣迹雖狂悖，心實忠誠。今聞給事裴紹宗、編修王相、主事余禎等俱已死，熙等在獄者亦垂亡矣。其呻吟衽席，創重不能起者，又不知凡幾。竊惟獻皇帝神主已奉迎入廟，正宜赦過宥罪，章大孝於天下。望霽雷霆之威，施雨露之澤。已死者恤其後，垂亡者宥其身，使人臣無復以言爲諱，宗社之幸也。”通政司經歷李繼先亦上言：“陛下追崇尊號，乃人子至情，誠不容已。群臣一時冒觸天威，重得罪譴，死者遂十餘人。大臣紛紛去位，小臣苟默自容。今日大同告變，曾無一人進一疏、畫一策者，則小大之臣，志不奮而氣不揚，亦可見矣。乞録恤已死，赦還謫戍，追復去國諸臣，而在位者委任寬假之，使各陳邊計。臣愚不勝惓惓。”帝皆不省。

明年三月，御史王懋言：“廷臣以議禮死杖下者十有七人，其父母妻子顛沛可憫，乞賜優恤，贈官録蔭。”帝大怒，謫懋四川高縣典史。逾數日，而楠疏至。帝益怒，遂逮治削籍。

六年春，以災變修省，從吏部言量與楠一官，得吉水教諭。終南寧知府。

贊曰：“大禮”之争，群臣至撼門慟哭，亦過激且戇矣。然再受廷

轉謫戍，不料聖明之朝，而忠良之臣竟獲罪到這種地步。請求恢復生者的職務，撫恤死者的家屬，可望以此收回人心，成全君臣的大義。”皇帝大怒，派遣緹騎逮捕查辦，言官上疏營救都未被接納。到達京師後，交鎮撫司監獄拷問，又在朝廷杖責，削去他的官籍。

在此之前，衆人死後，廷臣没有人敢上報皇上。後府經歷俞敬上奏説：“學士豐熙等都因觸犯皇上，下獄拷打審訊。衆臣行爲雖然狂妄悖違，内心確實忠誠。現在聽説給事裴紹宗、編修王相、主事余禎等都已死去，豐熙等在牢獄的人也瀕臨死亡了。那些在床席上呻吟，傷重不能起來的人，又不知有多少。私下以爲獻皇帝的牌位已奉迎入廟，正應該赦免寬恕罪過，向天下彰揚大孝之道。希望停止雷霆般的威嚴，布施雨露般的恩澤。已死的人撫恤他們的後代，要死的人寬恕他本人，使人臣不要再以進言爲忌諱，這是國家的幸運。”通政司經歷李繼先也上言説：“陛下追崇尊號，乃是作兒子的人最真切的情感，確實不容阻止。群臣一時冒犯天威，嚴加懲罰，死者已十多人。大臣紛紛離職，小臣苟且沉默保全自己。現在大同報告有變故，竟没有一個人進獻一封奏疏、謀劃一條計策，大小臣子，意志不奮發，正氣不昂揚，也可見到了。請求撫恤已死的人，赦還謫戍的人，招回復用離京的衆臣，而在位的人信任寬容他們，讓他們各自陳述守邊的計策。臣愚不勝懇切。”皇上都不理睬。

第二年三月，御史王懋進言説：“廷臣因議論禮儀死在杖下的有十七人，他們的父母妻子顛沛流離值得憐憫，請求賜予從優撫恤，追授官職蔭襲子弟。”皇帝大怒，貶謫王懋爲四川高縣典史。幾天之後，郭楠的奏疏送到。皇帝更加憤怒，於是逮捕查辦削去官籍。

六年春天，皇上因災禍變故修身反省，聽取吏部的進言就近授給郭楠一個官職，得任吉水教諭。死在南寧知府任上。

贊曰：“大禮”之争，群臣至拍門痛哭，也過於偏激戇直了。然而兩次受廷杖之刑，或死或

杖，或死或斥，廢錮終身，抑何慘也。楊慎博物洽聞，於文學爲優。王思、張翀諸人，或納諫武宗之朝，或抗論世宗初政，侃侃蹇蹇，死節官下，非徒意氣奮發，立效一時已也。

貶，終身罷免，也是多麼慘烈啊。楊慎博物多聞，擅長於文學。王思、張翀等人，有的在武宗時進諫，有的在世宗初年直言争辯，直述己見，態度鮮明，爲節操而死在官府，不僅僅是意氣奮發，一時的表現啊。

明史卷一百九十三

列傳第八十一

費宏(弟)寀(從子)懋中(子)懋賢(世父)瑄 翟鑾 李時 顧鼎臣
嚴訥 袁煒 李春芳(孫)思誠(等) 陳以勤
趙貞吉 殷士儋 高儀

費宏 費寀 費懋中 費懋賢

費宏，字子充，鉛山人。甫冠，舉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第一，授修撰。弘治中，遷左贊善，直講東宮，進左諭德。

武宗立，擢太常少卿，兼侍講讀。預修《孝宗實録》。充日講官。正德二年，拜禮部右侍郎，尋轉左。五年，進尚書。帝耽於逸樂，早朝、日講俱廢。宏請勤政、務學、納諫，報聞。魯府鄒平王子當湨當襲父爵，爲弟當涼所奪且數年矣。宏因當湨奏辨，據法正之。當涼怒，誣宏受賂，宏不爲動。明年冬十二月，命宏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尋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進户部尚書。

倖臣錢寧陰黨宸濠，欲交歡宏，饋綵幣及他珍玩。拒却之，寧慚且恚。宸濠謀復護衛、屯田，輦白金巨萬，遍賂朝貴，寧及兵部尚書陸完主之。宏從弟編修寀，其妻與濠妻，兄弟也，知之，以告宏。宏入朝，完迎問曰："寧王求護衛，可復乎?"宏曰："不知當日革之者何故。"完曰："今恐不能不予。"宏峻却之。及中官持奏至閣，宏極言不當予，詔卒予

費宏，字子充，鉛山人。剛成人，考中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第一，授官修撰。弘治年間，升任左贊善，給太子講書，進升左諭德。

武宗即位，升太常少卿，兼侍講讀。參預修撰《孝宗實録》。任日講官。正德二年，授官任禮部右侍郎，不久轉左侍郎。五年，進升尚書。皇帝沉湎於安逸享樂，早朝、日講一并廢除。費宏請求勤政、務學、納諫，天子批答知道了。魯府鄒平王的兒子朱當湨應當繼承父親爵位，被弟弟朱當涼奪取已經多年了。費宏因朱當湨上奏辯白，便依法糾正。朱當涼憤怒，誣陷費宏受賄，費宏不爲所動。第二年冬十二月，命費宏兼任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要政務。不久加封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進升户部尚書。

佞幸大臣錢寧暗地與朱宸濠勾結，想與費宏交好，贈送綵帛以及其他珍玩。費宏拒絶接受，錢寧慚愧并且懷恨他。朱宸濠圖謀恢復護衛、屯田，用車裝白金萬兩，普遍賄賂朝中顯貴，由錢寧和兵部尚書陸完主辦。費宏的堂弟編修費寀，他的妻子與朱宸濠的妻子是姐妹，知道此事後，告訴了費宏。費宏入朝，陸完迎面詢問説："寧王請求護衛，可以恢復嗎?"費宏説："不知當日革除是因爲什麽緣故。"陸完説："現在恐怕不能不給予。"費宏嚴厲地拒絶了。到宦官拿着奏章

之。於是宸濠與寧合，而恚宏。寧數偵宏事無所得。以御史余珊嘗劾寀不當留翰林，即指爲宏罪。中旨責陳狀，宏乞休。命并寀致仕。寧遣騎伺宏後，抵臨清，焚其舟，資裝盡毁。宏歸，杜門謝客。宸濠復求與通，宏謝絶之，益怒。會宏族人與邑奸人李鎮等訟，宸濠陰令鎮賊宏。鎮等遂據險作亂，率衆攻費氏。索宏不得，執所與訟者支解之，發宏先人冢，毁其家，劫掠遠近，衆至三千人。宏馳使訴於朝。下巡撫孫燧按狀，始遣兵剿滅。

到内閣，費宏極力説不應當給予，最終下詔給予。於是朱宸濠與錢寧合流，而怨恨費宏。錢寧多次偵察費宏的事没有收獲。因御史余珊曾經彈劾費寀不應當留在翰林，就指爲費宏的罪行。從内宫傳旨責令他陳述情狀，費宏請求退休。命令和費寀一起退休。錢寧派騎士尾隨費宏之後，到達臨清，燒毁他所乘之船，財物全部毁掉。費宏回鄉，閉門謝客。朱宸濠又請求與他結交，費宏謝絶了，朱宸濠更爲憤怒。恰逢費宏的族人與同鄉奸人李鎮等打官司，朱宸濠暗中命令李鎮殺費宏。李鎮等於是據險作亂，率衆人攻打費氏。尋找費宏没有得到，捉拿與他打官司的人肢解了他，掘費宏先人的墳墓，毁掉他的家，劫掠遠近的鄉鄰，聚衆達三千人。費宏派使者快速向朝廷彙報。交與巡撫孫燧巡察情況，纔派兵剿滅。

宸濠敗，言者争請召宏。世宗即位，遣行人即家起宏，加少保，入輔政。宏持重識大體，明習國家故事。與楊廷和、蔣冕、毛紀同心協贊，數勸帝革武宗弊政。"大禮"之議，諸臣力與帝争，帝不能堪。宏頗揣知帝旨，第署名公疏，未嘗特諫，以是帝心善之。及廷和等去位，宏爲首輔。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委任甚至。户部議督正德時逋賦，宏偕石珤、賈詠請斷自十年以後。從之。帝以四方災異，敕群臣修省。宏等因言："陛下用度無節，工役不休。畿内土地半成莊田，内庫收納要求逾倍。太倉無三年之積而冗食日增，京營無十萬之兵而赴工不已。直臣得罪未見原，言官舉職乃被詰。律所當行者數經讞不誅，罪無可辨者遽傳旨獲免。干和召怨，自非一端。"帝引咎褒答，然不能用也。大同兵變，張璁請討之。宏曰："討而勝，玉石俱焚；不勝，彼將據城守，損威重多矣。莫若觀變而徐圖之。"事果旋定。

朱宸濠失敗，諫官争着請召回費宏。世宗即位，派使者到家起用費宏，加封少保，入京輔政。費宏持重識大體，通曉國家舊事。與楊廷和、蔣冕、毛紀同心協力輔佐國君，多次勸皇帝革除武宗弊政。"大禮"之議，衆臣極力與皇帝争論，皇帝不能忍受。費宏頗爲瞭解皇帝的心意，衹在公疏上署名，不曾另外進諫，因此皇帝心裏喜歡他。到楊廷和等離職，費宏爲首輔大臣。加封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委以重任。户部商議督收正德時拖欠的賦税，費宏偕同石珤、賈詠請求從十年以後開始算。皇帝聽從。皇帝因四方出現災異，敕令群臣修身反省。費宏等藉機進言説："陛下用度無節制，工程不休止。京城四周的土地一半成爲莊田，内庫收納要求過倍。太倉没有三年的積儲而冗員却逐日增加，京營之兵不够十萬却不停地去服工役。正直大臣得罪未被原諒，諫官盡職却被斥責。按律應當處置的多次審問結案却不殺，罪刑確鑿無可辯白的却忽然傳旨獲免。刑獄干犯平和便會招致怨恨，自然不僅是某一方面。"皇帝歸過失於自己褒獎批答，但是却不能采用。大同兵變，張璁請求征討。費宏説："征討若取勝，玉石俱焚；不勝，對方將據城而守，損害威嚴就多了。不如静觀變化而後慢慢策劃。"事變果然

不久就平定了。

宏爲人和易，好推轂後進。其於“大禮”不能强諫，亦未嘗附離。而是時席書、張璁、桂蕚用事。書弟檢討春，故由他曹改用。及《武宗實録》成，宏議出爲僉事，書由是憾宏。璁、蕚由郎署入翰林，驟至詹事，舉朝惡其人，宏每示裁抑，璁、蕚亦大怨。帝嘗御平臺，特賜御製七言一章，命輯倡和詩集，署其銜曰“内閣掌參機務輔導首臣”。其見尊禮，前此未有也。璁、蕚滋害宏寵，蕚言：“詩文小技，不足勞聖心，且使宏得凴寵靈，凌壓朝士。”帝置不省。蕚遂與璁毁宏於帝，言宏納郎中陳九川所盗天方貢玉，受尚書鄧璋賕謀起用，并及其居鄉事。宏上書乞休，略曰：“蕚、璁挾私怨臣屢矣。不與經筵講官則怨，不與修獻皇帝實録則怨，不爲兩京鄉試考官則怨，不爲教習則又怨。蕚、璁疑内閣事屬臣操縱，抑知臣下采物望，上禀聖裁，非可專擅。蕚、璁日攘袂扼腕，覬覦臣位。臣安能與小人相齮齕，祈賜骸骨。”不允。及璁居兵部，宏欲用新寧伯譚綸掌奮武營，璁遂劾宏劫制府部。無何，又因宏子懋良坐罪下吏，攻之益力，復録前後劾疏上之。不得請，則力求罷，詆宏尤切，章數上。宏亦連疏乞休，帝輒下優詔慰留，然終不以譴璁、蕚。於是奸人王邦奇承璁、蕚指，上書汚故大學士廷和等，并誣宏。宏竟致仕去。時六年二月也。十月，璁遂以尚書、大學士入直内閣，間一歲蕚亦入矣。

費宏爲人和藹平易，好薦舉後進之人。他於“大禮”不能强諫，也不曾附依。而當時席書、張璁、桂蕚掌權。席書的弟弟檢討席春，本由其他官署改用。到《武宗實録》完成，費宏提議讓席春出京任僉事，席書因此懷恨費宏。張璁、桂蕚由郎署進入翰林，突然官至詹事，全朝大臣厭惡他們，費宏常常示以制裁抑止，張璁、桂蕚也大爲怨恨。皇帝曾駕臨平臺，特賜御製七言詩一章，命令編輯爲倡和詩集，署其官銜爲“内閣掌參機務輔導首臣”。他受到的敬重禮遇，以前從來没有過。張璁，桂蕚更加妒嫉費宏受寵，桂蕚説：“詩文小技，不足以煩勞聖心，并且使費宏得以憑藉恩寵光耀，欺壓朝中大臣。”皇帝置之不理。桂蕚於是與張璁在皇帝面前詆毁費宏，説費宏接受郎中陳九川盗取的天方貢玉，接受尚書鄧璋的財物謀劃起用他，并提到他居住在家鄉時發生的事情。費宏上書請求退休，大略説：“桂蕚、張璁因私情多次怨恨我。不讓作御前講習講官就怨恨，不讓編修獻皇帝實録就怨恨，不擔任兩京鄉試考官就怨恨，不作教習又怨恨。桂蕚、張璁懷疑内閣的事情由臣操縱，哪裏知道臣在下要采納衆人的願望，在上要接受皇上的裁斷，不是可以擅自專斷的。桂蕚、張璁每日捋起衣袖握住手腕，企望取代臣的職位。臣怎麽能與小人相互傾軋，祈求賜臣退休。”皇上不允許。到張璁居官兵部，費宏想用新寧伯譚綸掌管奮武營，張璁於是彈劾費宏挾制府部。不久，又因費宏的兒子費懋良獲罪下交司法官，便更加盡力攻擊他，又録寫前後彈劾的奏疏呈上。没有結果，就力求罷免，詆毁費宏尤其急切，奏章多次呈上。費宏也接連上疏請求退休，皇帝便下褒美嘉獎的詔書安慰挽留，却始終不因此斥責張璁、桂蕚。於是奸人王邦奇受張璁、桂蕚的指使，上書污辱原大學士楊廷和等，并誣告費宏。費宏終究辭職離去，當時是六年二月。十月，張璁就以尚書、大學士的身份入值内閣，隔了一年桂蕚也進入内閣。

十四年，蕚既前死，璁亦去位，

十四年，桂蕚在前已死，張璁也離職，皇帝

帝始追念宏。四月，再遣行人即家起官如故。七月至京師。使中使勞以上尊御饌，面諭曰："與卿別久，卿康健無恙，宜悉心輔導稱朕意。"宏頓首謝。自是眷遇益厚。偕李時召入無逸殿，與周覽殿廬，從容笑語，移時始出。賜銀章曰"舊輔元臣"。數有咨問，宏亦竭誠無隱。承璁、萼操切之後，易以寬和，朝士皆慕樂之。未幾卒，年六十有八。帝嗟悼，賻恤加等，贈太保，謚文憲。

開始追念費宏。四月，又派使者到他家起用任原官。七月到京城。令宦官用上等御用食品慰勞他，當面訓諭說："與你久別，你健康無病，應當全心輔助以稱合朕的心意。"費宏磕頭致謝。從此眷顧待遇更爲豐厚。同李時一起被召入無逸殿，皇帝與他們遍覽殿廬，從容笑語，很長一段時間纔出來。賜銀章稱"舊輔元臣"。多次咨詢，費宏也竭誠無所隱藏。繼張璁、桂萼辦事過於急躁之後，改爲寬容平和，朝中大臣都仰慕和樂。不久，去世，年齡六十八歲。皇帝嗟嘆哀悼，撫恤增加等次，追贈太保，謚號文憲。

宏三入內閣，佐兩朝殆十年。中遭讒構，訖以功名終。其自少保入也，弟寀爲贊善，從子懋中由進士及第爲編修，宏長子懋賢方改庶吉士，父子兄弟并列禁近。寀官至少保、禮部尚書，謚文通。懋中終湖廣提學副使。懋賢歷兵部郎中。

費宏三次入內閣，輔佐兩朝將近十年。中間遭受誣陷，最終以功名而終。他是由少保入宮，弟弟費寀爲贊善，侄兒費懋中由進士及第任編修官，費宏長子費懋賢剛剛改任庶吉士，父子兄弟并列於宮禁。費寀官至少保、禮部尚書，謚號文通。費懋中最後任湖廣提學副使。費懋賢歷任兵部郎中。

費瑄

宏世父瑄，成化十一年進士。弘治時爲兵部員外郎。貴州巡撫謝杲、總兵官吴經等奏爛土苗反，僭稱王，乞發大軍征討。以兵部尚書馬文升請，令瑄與御史鄧庠往按。白苗無反狀，撫定之。劾杲、經及鎮守中官張成罪。遷貴州參議以終。

費宏的伯父費瑄，成化十一年進士。弘治時任兵部員外郎。貴州巡撫謝杲、總兵官吴經等奏爛土苗人造反，越分稱王，請求發大軍征討。因兵部尚書馬文升的請求，令費瑄與御史鄧庠前往按察。禀告苗人没有造反的情狀，安撫穩定了他們。彈劾謝杲、吴經及鎮守宦官張成有罪。升貴州參議而終。

翟鑾

翟鑾，字仲鳴，其先諸城人。曾祖爲錦衣衛校尉，因家京師。舉弘治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正德初，授編修。劉瑾改翰林於他曹，以鑾爲刑部主事。旋復官，進侍讀。

翟鑾，字仲鳴，他的先祖是諸城人。曾祖爲錦衣衛校尉，因此家住京城。考中弘治十八年進士，改爲庶吉士。正德初年，授官編修。劉瑾改翰林於其他部門任職，以翟鑾爲刑部主事。不久復官，進升侍讀。

嘉靖中，累遷禮部右侍郎。六年春，廷推閣臣。帝意在張孚敬，弗與。命再推，乃及鑾。中貴人多譽鑾者，帝遂踰次用之。楊一清以鑾望輕，請用吴一鵬、羅欽順。帝不許，命鑾以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入直文淵閣。尋賜銀章曰"清謹學士"。

嘉靖年間，積功升任禮部右侍郎。六年春，朝廷推舉內閣大臣。皇帝有意用張孚敬，没有被推舉。命再次推舉，就提及翟鑾。侍從宦官多稱贊翟鑾，皇帝於是越級任用他。楊一清以翟鑾威望輕爲由，請用吴一鵬、羅欽順。皇帝不允許，命令翟鑾以吏部左侍郎兼學士的身份入值文淵閣。不久賜銀章稱爲"清謹學士"。

鑾初入閣，一清、謝遷輔政，既而孚敬與桂萼入，鑾皆謹事之。孚敬、萼皆以所賜銀章密封言事，鑾獨無所言。詰之，則頓首謝曰："陛下明聖，臣將順不暇，何獻替之有。"帝心愛之。一清、萼、孚敬先後罷，鑾留獨秉政者兩月。其後李時、方獻夫入，位皆居鑾上，鑾亦無所怫。帝數召時、鑾入見，嘗問："都察院擬籍谷大用貲産，當乎?"時、鑾皆北人，與中貴合。時曰："所擬不中律。"鑾曰："按律，籍没止三條，謀反、叛逆及奸黨耳。不合三尺法，何以信天下?"帝曰："大用亂政先朝，正奸黨也。"鑾曰："陛下，即天也。春生秋殺，何所不可。"帝卒從重擬。

翟鑾初入内閣，楊一清、謝遷輔政，接着張孚敬與桂萼入閣，翟鑾都謹慎與他們共事。張孚敬、桂萼都以所賜銀章密封奏事，獨翟鑾無所進言。責問他，就叩頭謝罪説："陛下聖明，臣附和還來不及，有什麽可以勸諫的。"皇帝在心裏喜歡他。楊一清、桂萼、張孚敬先後罷官，翟鑾留在内閣獨自執政兩個月。其後李時、方獻夫入閣，都位居翟鑾之上，翟鑾也没有不高興。皇帝多次召李時、翟鑾入見，曾問："都察院擬定登記没收谷大用的資産，適當嗎?"李時、翟鑾都是北方人，與中貴人投契。李時説："擬定不合法令。"翟鑾説："按律，登記没收資産祇適用於三條，謀反、叛逆以及奸黨。不合法令，用什麽來取信天下?"皇帝説："谷大用擾亂先朝政事，正合奸黨這一條。"翟鑾説："陛下，就是天。春天生長秋天肅殺，有什麽不能做。"皇帝終究聽從重新擬定。

丁生母憂歸。服闋，久不召。夏言、顧鼎臣居政府，鑾與謀召己。會帝將南巡，慮塞上有警，議遣重臣巡視，言等因薦鑾充行邊使。十八年二月，改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諸邊文武將吏咸受節制。且齎帑金五十萬犒邊軍，東西往返三萬餘里。明年春入京，遂命以原官入閣。在大同與總督毛伯温議築五堡，過甘肅與總督劉天和議拓嘉峪關，皆受蔭叙。

因服生母喪還鄉。服喪期滿，久不被召用。夏言、顧鼎臣在政府，翟鑾與他們商議召用自己。正逢皇帝將要南巡，顧慮塞上有警報，商議派重臣巡視，夏言等藉機推薦翟鑾任行邊使。十八年二月，改任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衆邊疆文武將吏都受他節制。并且携帶錢財五十萬犒勞邊防守軍，東西往返三萬多里。第二年春入京，於是命以原官入值内閣。在大同與總督毛伯温商議築建五座堡壘，經過甘肅與總督劉天和商議開拓嘉峪關，都受到封蔭叙録功勞。

二十一年，言罷，鑾爲首輔。時已加少保、武英殿大學士，進少傅、謹身殿。嚴嵩初入，鑾以資地居其上，權遠出嵩下，而嵩終惡鑾，不能容。御史趙大佑劾鑾私同年，吏部尚書許讚亦發鑾請屬私書，帝皆不問。會鑾子汝儉、汝孝與其師崔奇勛所親焦清同舉二十三年進士，嵩遂屬給事中王交、王堯日劾其有弊。帝怒，下吏部、都察院。鑾疏辨，引西苑入直自解。帝益怒，勒鑾父子、奇勛、清及分考官編修彭鳳、歐陽曉爲民，而

二十一年，夏言罷官，翟鑾爲首輔。當時已加封少保、武英殿大學士，進升少傅、謹身殿。嚴嵩初入閣，翟鑾因資格老而地位居其上，權力却遠遠在嚴嵩之下，而嚴嵩終究憎惡翟鑾，不能相容。御史趙大佑彈劾翟鑾偏私同科考中的人，吏部尚書許讚也揭發翟鑾請人著私書，皇帝都不過問。恰逢翟鑾的兒子翟汝儉、翟汝孝與他們的老師崔奇勛所親近的焦清一起考中二十三年進士，嚴嵩於是囑咐給事中王交、王堯日彈劾其中有弊。皇帝發怒，交付吏部、都察院審理。翟鑾上疏辯解，引用西苑入值自我解脱。皇帝更加忿怒，勒令翟鑾父子、崔奇勛、焦清及分考官編修

下主考少詹事江汝璧及鄉試主考諭德秦鳴夏、贊善浦應麒詔獄，并杖六十，褫其官。

鑾初輔政，有修潔聲。中持服家居，至困頓不能自給。其用行邊起也，諸邊文武大吏俱櫜鞬郊迎，恒恐不得當鑾意，饋遺不貲。事竣，歸裝千輛，用以遺貴近，得再柄政，聲譽頓衰。又爲其子所累，訖不復振。逾三年卒，年七十。穆宗即位，復官，謚文懿。

李時

李時，字宗易，任丘人。父棨，進士，萊州知府。時舉弘治十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正德中，歷侍讀、右諭德。世宗嗣位，爲講官，尋遷侍讀學士。

嘉靖三年擢禮部右侍郎。俄以憂歸。服除，爲户部右侍郎。復改禮部，尋代方獻夫爲尚書。帝既定尊親禮，慨然有狹小前人之志，欲裁定舊章，成一朝制作。張孚敬、夏言用事，咸好更張。所建諸典禮，咸他人發端，而時傅會成之。或廷議不合，率具兩端，待帝自擇，終未嘗顯争。以故帝愛其恭順。四方上嘉瑞，輒拜疏請賀。帝謙讓，時必再請。由是益以時爲忠。賜銀章曰"忠敏安慎"，俾密封言事。久而失之，請罪，帝再賜焉。

十年七月，四郊成，加太子太保。雷震午門，彗星見東井，時請敕臣工修省，令言官指陳利害興革。帝以建言乃科道專責，寢不行。光禄寺厨役王福、錦衣衛千户陳昇請遷顯陵於天壽山，時等力陳不可。巡檢徐震奏於安陸建京師，時等駁其非制，遂議改州爲承天府。

其秋，桂萼卒，命時兼文淵閣大

彭鳳、歐陽�爲平民，而把主考少詹事江汝璧以及鄉試主考諭德秦鳴夏、贊善浦應麒關入欽犯監獄，都杖打六十，革除官職。

翟鑾初輔政，有廉潔的名聲。中期服喪居住在家，以至於艱難窘迫不能自給。他任行邊使時，諸邊文武大吏都全副武裝在郊外迎接，總怕不合翟鑾的心意，饋贈無數錢財。事情結束，回京時財物裝一千輛車，用來送給權貴近幸，得以再次掌權，聲譽頓時衰減。又被他的兒子所牽累，最終不復振作。過了三年死去，年齡七十歲。穆宗即位，恢復原官，謚號文懿。

李時，字宗易，任丘人。父親李棨，是進士，任萊州知府。李時考中弘治十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官編修。正德年間，歷任侍讀、右諭德。世宗繼位，爲講官，不久升任侍讀學士。

嘉靖三年提升任禮部右侍郎。不久因喪事歸家。喪服除去，任户部右侍郎。又改任禮部，不久代替方獻夫任尚書。皇帝制定尊親禮之後，感慨有前人的制度過於狹窄的想法，想裁定舊的典章，完備本朝的典章制度。張孚敬、夏言執政，都喜好更改變革。所建衆典章禮制，都是由別人提出，而由李時闡發增加而成。有的廷議不合，都具録各種説法，待皇帝自己選擇，始終不曾明顯争論。因此皇帝喜愛他的恭順。四方呈上祥瑞之物，立即上疏祝賀。皇帝謙讓，李時必定再請。由此更加認爲李時忠心。賜銀章稱"忠敏安慎"，令他密封言事。久而丢失，請罪，皇帝再次賜予。

十年七月，四郊完成，加封太子太保。雷擊午門，彗星出現於東井，李時請敕令百官修身反省，令諫官指陳利害興革。皇帝認爲建言是科道官專門負責，停止不施行。光禄寺厨役王福、錦衣衛千户陳昇請求把顯陵遷到天壽山，李時等極力陳述不可行。巡檢徐震奏請在安陸建京城，李時等駁斥這樣不合禮制，於是議定改州爲承天府。

這年秋天，桂萼死，命李時兼文淵閣大學士

學士入參機務。時張孚敬已罷，翟鑾獨相。時後入，以宮保官尊，反居鑾上。兩人皆謙遜，無齟齬。帝御無逸殿，召時坐講《無逸篇》，鑾講《豳風·七月詩》，武定侯郭勛及九卿翰林俱入侍。講畢，帝退御豳風亭賜宴。自是，數召見，諮謀政務。

明年春，孚敬還內閣，事取獨裁，時不敢有所評議。未幾，方獻夫入，與時亦相得。彗星復出，帝召見時等，諭以引咎修省之意，從容語及乏才。時等退，條上務安靜、惜人才、慎刑獄三事，頗及"大禮"大獄廢斥諸臣。帝優詔褒答之，然卒不能用也。給事中魏良弼、御史馮恩先後劾吏部尚書汪鋐，觸帝怒，時皆爲論救。

十二年，孚敬復入，鑾以憂去，獻夫致仕。時隨孚敬後，拱手唯諾而已，以故孚敬安之。孚敬謝政，費宏再入，未幾卒，時遂獨相。時素寬平，至是益鎮以安靜。帝亦恒召對便殿，接膝咨詢。時雖無大匡救，而議論恒本忠厚，廷論咸以時爲賢。客星見天棓旁，帝問所主事應。對曰："事應之説起漢京房，未必皆合。惟在人君修德以弭之。"帝稱善。扈蹕謁陵，道沙河，帝見居民蕭索，愴然曰："七陵在此，宜加守護。"時對曰："昔丘濬建議，京師當設四輔，以臨清爲南，昌平爲北，薊州、保定爲東西，各屯兵一二萬。今若於昌平增一總兵，可南衛京師，北護陵寢。"帝乃下廷臣勘議，於沙河築鞏華城，爲置戍焉。屢加少傅、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會夏言入輔，時不與抗，每事推讓言，言亦安之。帝待時不如孚敬、言，然少責辱，始終不替，孚敬、言亦不敢望

入閣參預機務。當時張孚敬已被罷免，翟鑾獨自執政。李時後入，因宮保官位尊，反而位居翟鑾之上。兩人都謙遜，没有抵觸。皇帝駕臨無逸殿，召李時坐下講《無逸篇》，翟鑾講《豳風·七月詩》，武定侯郭勛及九卿、翰林都入宫陪侍。講完，皇帝回宫駕臨豳風亭賜宴。從此，多次召見，咨詢政務。

第二年春天，張孚敬回内閣，做事獨斷專行，李時不敢有所評論。不久，方獻夫入閣，與李時也相容。彗星復出，皇帝召見李時等，用歸過失於自己修身反省之意訓諭，委婉談及缺乏人才之事。李時等退下，分條呈上務求安静、愛惜人才、慎重刑獄三件事，稍微提及因"大禮"的大案件罷免斥責衆臣。皇帝嘉獎褒揚批答，然而終究不能采用。給事中魏良弼、御史馮恩先後彈劾吏部尚書汪鋐，觸怒皇帝，李時都上疏營救。

十二年，張孚敬復入閣，翟鑾因服喪離職，方獻夫辭官退休。李時跟隨張孚敬之後，拱手應答而已，因此張孚敬對他放心。張孚敬辭官，費宏又入内閣，不久死去，李時於是獨自執政。李時一向寬容平和，至此更以安静鎮撫天下。皇帝也常常召對便殿，膝挨着膝親近咨詢。李時雖然没有大的匡正補救，而議論總是以忠厚爲本，朝廷議論都以李時爲賢良。有新星在天棓星旁顯現，皇帝問此預兆應驗何事。對答説："預兆應驗人事的説法起源於漢代的京房，未必都應合。祇在君主修德來使它消失。"皇帝稱贊答得好。跟隨皇帝拜謁陵墓，路經沙河，皇帝見居民蕭條，凄愴地説："七陵在此地，應當加以守護。"李時對答説："以前丘濬建議，京城應當設立四輔，以臨清爲南，昌平爲北，薊州、保定爲東西，各自屯兵一、二萬。現在若在昌平增設一個總兵，可以南面保衛京城，北面護守陵寢。"皇帝就命令廷臣勘查議定，在沙河築建鞏華城，爲了在此設置戍守。多次加封至少傅、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恰逢夏言入閣輔政，李時不與他對抗，事事推讓夏言，夏言也對他放心。皇帝待李時不如張孚敬、夏言，但少責辱，

也。十七年十二月卒官，贈太傅，謚文康。

始終不廢棄，張孚敬、夏言也不敢相比。十七年十二月死於任上，追贈太傅，謚號文康。

顧鼎臣

顧鼎臣，字九和，崑山人。弘治十八年進士第一。授修撰。正德初，再遷左諭德。

顧鼎臣，字九和，崑山人。考中弘治十八年進士第一名。授官修撰。正德初年，再升任左諭德。

嘉靖初，直經筵。進講范浚《心箴》，敷陳剴切。帝悦，乃自爲注釋，而鼎臣特受眷。累官詹事。給事中劉世揚、李仁劾鼎臣汚佞。帝下世揚等獄，以鼎臣救，得薄譴。拜禮部右侍郎。帝好長生術，内殿設齋醮。鼎臣進《步虚詞》七章，且列上壇中應行事。帝優詔褒答，悉從之。詞臣以青詞結主知，由鼎臣倡也。

嘉靖初年，值班御前講席。進講范浚《心箴》，鋪叙論列極爲切直。皇帝高興，於是親自作注釋，而顧鼎臣特别受到優待。累積功勞升任詹事。給事中劉世揚、李仁彈劾顧鼎臣汚濁奸佞。皇帝把劉世揚等關入監獄，因顧鼎臣相救，得以輕微斥責。拜任禮部右侍郎。皇帝喜好長生術，内殿設置齋壇。顧鼎臣進獻《步虚詞》七章，并且列上齋壇中應行之事。皇帝下詔書嘉獎稱贊，都聽從。詞臣以青詞而結主上知遇，是由顧鼎臣倡導的。

改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請令曾子後授《五經》博士，比三氏子孫，從之。大同軍變，張孚敬主用兵，鼎臣言不可，帝嘉納。十三年孟冬，享廟，命鼎臣及侍郎霍韜捧主。二人有期功服，當辭。乃上言："古禮，諸侯絶期。今公卿即古諸侯，請得毋避。"禮部尚書夏言極詆其非，乃已。尋進禮部尚書，仍掌府事。京師淫雨，四方多水災，鼎臣請振饑弭盜，報可。

改任吏部左侍郎，掌管詹事府。請求下令在曾子的後代中授予《五經》博士，與三氏子孫同列，皇上聽從了他的請求。大同軍變亂，張孚敬主張用兵，顧鼎臣説不可，皇帝嘉許接納。十三年初冬，享祭宗廟，命令顧鼎臣與侍郎霍韜捧神位牌。二人在服喪期，應當推辭。於是進言説："古代禮制，諸侯可不避喪期。現在的公卿就是古代的諸侯，請不要迴避。"禮部尚書夏言極力詆毁他的説法不正確，於是作罷。不久升任禮部尚書，仍掌管府事。京城連日下雨，四方多水災，顧鼎臣請求賑濟饑荒止息盜賊。批答可以。

十七年八月，以本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尋加少保、太子太傅、進武英殿。初，李時爲首輔，夏言次之，鼎臣又次之。時卒，言當國專甚，鼎臣素柔媚，不能有爲，充位而已。帝將南巡，立皇太子，命言扈行，鼎臣輔太子監國。御史蕭祥曜劾吏部侍郎張潮受鼎臣屬，調刑部主事陸崑爲吏部。潮言："兵部主事馬承學恃鼎臣有聯，自詭必得銓曹，臣故抑承學而用崑。"帝下承學詔獄，鼎臣不問。十九年十月卒官，年六十

十七年八月，以本官兼任文淵閣大學士入内閣參預機務。不久加封少保、太子太傅、進武英殿。當初，李時任首輔，夏言次之，顧鼎臣又次之。李時死，夏言當政非常專權，顧鼎臣一向柔媚，不能有所作爲，衹是充位罷了。皇帝將要南巡，立皇太子，命令夏言隨同出行，顧鼎臣輔助太子監理國政。御史蕭祥曜彈劾吏部侍郎張潮受顧鼎臣的指示，調刑部主事陸崑到吏部。張潮辯解説："兵部主事馬承學倚仗和顧鼎臣有關聯，自己詐稱必定得到主管官員選拔的職務，臣因此壓制馬承學而任用陸崑。"皇帝把馬承學關入欽犯監獄，不追查顧鼎臣。十九年十月死於官任，

八。贈太保，謚文康。

鼎臣官侍從時，憫東南賦役失均，屢陳其弊，帝爲飭撫按。巡撫歐陽鐸厘定之。崑山無城，言於當事爲築城。後倭亂起，崑山獲全，鄉人立祠祀焉。

年齡六十八歲。追贈太保，謚號文康。

顧鼎臣任官侍從時，憂憫東南賦役不均衡，多次陳述它的弊端，皇帝因此命令巡撫巡按整治。巡撫歐陽鐸進行了整理改正。崑山没有城墻，向主管官吏提議爲它築建城墻。後來倭亂興起，崑山得以保全，當地人立祠廟祭祀他。

嚴訥

嚴訥，字敏卿，常熟人。舉鄉試，以主司試録觸忌，一榜皆不得會試。嘉靖二十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遷侍讀。三吴數中倭患，歲復大祲，民死徙幾半，有司徵斂益急。訥疏陳民困，請蠲貸。帝得疏感動，報如其請。尋與李春芳入直西苑。撰青詞，超授翰林學士。歷太常少卿，禮部左、右侍郎，改吏部，皆兼學士，仍直西苑。所撰青詞皆稱旨。

嚴訥，字敏卿，常熟人。鄉試中舉，因主管部門試録觸犯忌諱，一榜的人都不得參加會試。嘉靖二十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官編修，升侍讀。三吴之地多年遭受倭患，又遇到大饑荒，百姓死亡和遷徙的幾乎一半，有關部門徵收賦税更加急切。嚴訥上疏陳述百姓的困苦，請求免除賦税。皇帝看了奏疏很感動，批答同意他的請求。不久與李春芳入西苑值班。撰寫青詞，越級授官翰林學士。歷任太常少卿，禮部左、右侍郎，改任吏部，都兼任學士，仍值班西苑。所撰寫的青詞都符合皇帝的心意。

禮部尚書郭朴遷吏部，遂以訥代之。朴遭父喪，復代爲吏部尚書。嚴嵩當國，吏道污雜。嵩敗，朴典銓猶未能盡變。訥雅意自飭，徐階亦推心任之。訥乃與朝士約，有事白於朝房，毋謁私邸。慎擇曹郎，務抑奔競，振淹滯。又以資格太拘，人才不能盡，仿先朝三途并用法，州縣吏政績異者破格超擢，銓政一新。尋録供奉勞，加太子太保。

禮部尚書郭朴升遷吏部，於是就讓嚴訥代任。郭朴遭父喪，又代理吏部尚書。嚴嵩執政，吏道污濁混雜。嚴嵩倒臺，郭朴主持選任官吏仍然没能全部改變。嚴訥一意整治，徐階以誠相待任用他。嚴訥就與朝廷之士相約，有事在朝房禀告，不要在私邸拜見。謹慎挑選各司的官吏，務求抑制競争追逐名利，起用長期積壓的人才。又因太受資格局限，人才不能盡用，便仿效先朝三途并用的方法，州縣吏政績卓越的官員被破格提升，選拔任用官吏的政務有了全新的面貌。不久因録供奉的勞績，加封太子太保。

四十四年，袁煒罷，命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參機務。以代者郭朴未至，仍掌銓政。帝齋居西苑，侍臣直廬皆在苑中。訥晨出理部事，暮宿直廬，供奉青詞，小心謹畏，至成疾久不愈。其年冬十一月，遂乞歸。逾年，世宗崩，遂不復出。

四十四年，袁煒被罷免，命令嚴訥兼任武英殿大學士入内閣參預機要事務。因代替的人郭朴没有到任，仍然掌管考核官吏的政務。皇帝在西苑齋居，侍臣值班的房屋都在苑中。嚴訥早上出苑料理部内事務，夜晚住宿在值班室，供奉青詞，小心謹慎，以致成疾久不痊愈。這年冬十一月，於是請求退休。過了一年，世宗死，於是不再復出。

訥既歸里，父母皆在。晨夕潔餐孝養，人以爲榮。訥嘗語人曰："銓

嚴訥還鄉後，父母都在。早晚潔餐孝養，人們以他爲榮。嚴訥曾經對人説："掌握考核、選

臣與輔臣必同心乃有濟。吾掌銓二年，適華亭當國，事無阻。且所任選郎賢，舉無失人。”華亭謂徐階，選郎則陸光祖也。家居二十年卒，年七十有四。贈少保，謚文靖。

袁煒

袁煒，字懋中，慈谿人。嘉靖十七年會試第一，殿試第三，授編修。煒性行不羈，爲御史包孝所劾，帝宥不罪。進侍讀。久之，簡直西苑。撰青詞，最稱旨。三十五年，閣臣推修撰全元立掌南京翰林院，帝特用煒。煒疏辭，願以故官供奉。帝大喜，立擢煒侍講學士。甫兩月，手詔拜禮部右侍郎。明年，加太子賓客兼學士，賜一品服。三十九年，復以供奉恩加俸二等，俄進左侍郎。明年二月調吏部，兼官供奉如故。逾月，遷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仍命入直。煒自供奉以後，六年中進宮保、尚書，前未有也。

先是，二月朔，日食微陰，煒言不當救護。禮部尚書吴山不從，得譴去。帝聞煒言善之，遂以代山。及七月朔，又日食。曆官言食止一分五杪，例免救護。煒乃阿帝意上疏言：“陛下以父事天，以兄事日，群陰退伏，萬象輝華。是以太陽晶明，氛祲銷爍，食止一分，與不食同。臣等不勝欣忭。”疏入，帝益喜。其冬，遂命以户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典機務。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四十四年春，疾篤，請假歸，道卒，年五十八。贈少師，謚文榮。

煒才思敏捷。帝中夜出片紙，命撰青詞，舉筆立成。遇中外獻瑞，輒極詞頌美。帝畜一猫死，命儒臣撰詞

拔人才的大臣和輔政的大臣一定要同心纔能有成就。我掌管選拔官吏二年，正遇華亭執政，辦事没有阻礙。并且所任用的選郎官賢良，全部没有用錯人。”華亭是説徐階，選郎官則是陸光祖。在家居住二十年死去，年齡七十四歲。追贈少保，謚號文靖。

袁煒，字懋中，慈谿人。嘉靖十七年會試第一名，殿試第三名，授官編修。袁煒性情行爲狂放不羈，被御史包孝彈劾，皇帝寬恕不加罪。進升侍讀。很長時間後，被選拔值班西苑。撰寫的青詞，最稱合皇帝的旨意。三十五年，閣臣推舉修撰全元立掌管南京翰林院，皇帝特任用袁煒。袁煒上疏推辭，願以原官供奉。皇帝大喜，立刻提升袁煒爲侍講學士。剛兩個月，皇上親自寫詔書授官禮部右侍郎。第二年，加封太子賓客兼學士，賜給一品官服。三十九年，又因供奉恩加俸二等，不久進升左侍郎。第二年二月調任吏部，兼官供奉如舊時。過了一個月，升任禮部尚書，加封太子少保，仍命入内值班西苑。袁煒自供奉以後，六年中進升宫保、尚書，是前所未有的。

在此之前，二月初一，日食微陰，袁煒進言不應當救護。禮部尚書吴山不聽從，受到責備離去。皇帝聽到袁煒的話，認爲正確，於是讓他取代了吴山。到七月初一，又日食。曆官説日食衹一分零五秒，按例應免於救護。袁煒就迎合皇帝的心意上疏説：“陛下像對待父親那樣事奉天，像對待兄弟那樣事奉日，群陰退伏，萬象光輝照耀。因此太陽晶明，不祥之氣消散，日食衹一分，與不食相同。我們這些大臣不勝歡欣。”奏疏呈入，皇帝更加高興。這年冬，就命令以户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的身份入内閣掌管機要事務。多次加封至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四十四年春，病重，請假還鄉，在路上死去，年齡五十八歲。追贈少師，謚號文榮。

袁煒才思敏捷。皇帝半夜傳出一張紙，令撰寫青詞，提筆立刻完成。遇中外呈獻祥瑞，便用很誇飾的言詞贊頌。皇帝養的一隻猫死了，命儒

以醮。煒詞有“化獅作龍”語，帝大喜悦。其詭詞媚上多類此。以故帝急枋用之，恩賜稠叠，他人莫敢望。

臣撰寫詞來祭祀。袁煒的詞中有“化獅作龍”的語句，皇帝大爲喜悦。他的詭詐之詞諂媚皇上多屬此類。因此皇帝急於任用他，恩賜稠密重叠，没有人敢與他相比。

自嘉靖中年，帝專事焚修，詞臣率供奉青詞。工者立超擢，卒至入閣。時謂李春芳、嚴訥、郭朴及煒爲“青詞宰相”。而煒貴倨鮮洪，故出徐階門，直以氣凌之。與階同總裁《承天大志》，諸學士呈稿，煒竄改殆盡，不以讓階。諸學士不平，階第曰任之而已。其後煒死，階亦盡竄改之。煒自負能文。見他人所作，稍不當意，輒肆詆誚。館閣士出其門者，斥辱尤不堪，以故人皆畏而惡之。

自從嘉靖中期，皇帝專事焚香修行，詞臣都供奉青詞。擅長的人立刻越級提升，終至進入内閣。當時稱李春芳、嚴訥、郭朴及袁煒是“青詞宰相”。而袁煒因顯貴而倨傲少善，原出自徐階的門下，竟然盛氣侵犯他。與徐階共同總裁《承天大志》，衆學士呈稿，袁煒幾乎全部竄改，對徐階不謙讓。衆學士不平，徐階祇是任由他而已。這之後袁煒死，徐階也全部竄改。袁煒自負能作文。見到他人的作品，稍有不合心意之處，立刻肆意詆毁誚責。館閣學士出於他的門下的，斥責羞辱尤其不堪忍受，因此人人都既害怕又討厭他。

李春芳　李思誠　李清

李春芳，字子實，揚州興化人。嘉靖二十六年舉進士第一，除修撰。簡入西苑撰青詞，大被帝眷，與侍讀嚴訥超擢翰林學士。尋遷太常少卿，拜禮部右侍郎，俱兼學士，直西苑如故。佐理部事，進左侍郎，轉吏部，代訥爲禮部尚書。時宗室蕃衍，歲禄苦不繼。春芳考故事，爲書上之。諸吉凶大禮及歲時給賜，皆嚴爲之制。帝嘉之，賜名《宗藩條例》。尋加太子太保。四十四年，命兼武英殿大學士，與訥并參機務。世宗眷侍直諸臣厚，凡遷除皆出特旨。春芳自學士至柄政，凡六遷，未嘗一由廷推。

李春芳，字子實，揚州興化人。嘉靖二十六年考中進士第一名，授官修撰。選拔入西苑撰寫青詞，被皇帝大加寵愛，與侍讀嚴訥越級提升爲翰林學士。不久升任太常少卿，授官禮部右侍郎，都兼學士，仍值班西苑。協助處理部事，進升左侍郎，轉任吏部，代替嚴訥任禮部尚書。當時宗室繁衍，每年的俸禄苦於供應不上。李春芳考查舊例，作書呈上。衆吉凶大禮以及每年一定季節的供給賞賜，都嚴格地定了制度。皇帝嘉獎他，賜名《宗藩條例》。不久加封太子太保。四十四年，命令兼任武英殿大學士，與嚴訥一并參預機要政務。世宗對侍奉值班的衆臣寵愛豐厚，凡是提升都出自特旨。李春芳從學士到執掌政柄，共六次提升，没有一次是由廷臣推舉的。

春芳恭慎，不以勢凌人。居政府持論平，不事操切，時人比之李時；其才力不及也，而廉潔過之。時徐階爲首輔，得君甚。春芳每事必推階，階亦雅重之。隆慶元年春，有詔修翔鳳樓，春芳曰：“上新即位，而遽興土木，可乎?”事遂止。

李春芳恭順謹慎，不以權勢欺凌人。居官政府持論平和，做事不急躁，當時的人拿他與李時相比；他的才智不及李時，但廉潔超過李時。當時徐階爲首輔大臣，很被皇上看重。李春芳每遇事一定推舉徐階，徐階也很敬重他。隆慶元年春，有詔修建翔鳳樓，李春芳進言説：“皇上剛即位，就馬上大興土木，可行嗎?”事情就停止了。

齊康之劾徐階也，語侵春芳。春芳疏辨求去，帝慰留之。及代階爲首輔，益務以安靜，稱帝意。時同列者陳以勤、張居正。以勤端謹，而居正恃才凌物，視春芳蔑如也。始階以人言罷，春芳嘆曰："徐公尚爾，我安能久，容旦夕乞身耳。"居正遽曰："如此，庶保令名。"春芳愕然，三疏乞休，帝不允。既而趙貞吉入代以勤，剛而負氣。及高拱再入直，凌春芳出其上，春芳不能與爭，謹自飭而已。俺答款塞求封，春芳偕拱、居正即帝前決之。會貞吉爲拱逐，拱益張，修階故怨。春芳嘗從容爲階解，拱益不悅。時春芳已累加少師兼太子太師，進吏部尚書，改中極殿，度拱輩終不容己，兩疏請歸養，不允。南京給事中王禎希拱意，疏詆之，春芳求去益力。賜敕乘傳，遣官護行，有司給夫廩如故事。閱一歲，拱復爲居正所擠，幾不免。而春芳歸，父母尚無恙，晨夕置酒食爲樂，鄉里艷之。父母歿數年乃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謚文定。

齊康彈劾徐階，話語暗犯李春芳。李春芳上疏辯解請求離去，皇帝安慰挽留。到取代徐階爲首輔大臣，更加務求安靜，符合帝意。當時同一班列的有陳以勤、張居正。陳以勤端正謹慎，而張居正恃才凌人，不把李春芳放在眼中。開初徐階因人彈劾被罷免，李春芳感嘆說："徐公尚且如此，我怎麽能久留，祇容納我早晚請求辭職罷了。"張居正立刻説："如此，差不多可以保住好名聲。"李春芳驚愕，多次上疏請求退休，皇帝不允許。不久趙貞吉入閣取代陳以勤，剛直自負。到高拱再入内閣值班，凌駕李春芳之上，李春芳不能與他相爭，祇是自己多加小心罷了。俺答前來通好要求加封，李春芳偕同高拱、張居正到皇帝面前決策。恰逢趙貞吉被高拱逐出，高拱更加張狂，報徐階舊怨。李春芳曾委婉爲徐階辯解，高拱更加不高興。當時李春芳已多次加封至少師兼太子太師，進升吏部尚書，改任中極殿，考慮到高拱這些人終會容不下自己，兩次上疏請求回鄉供養父母，不允許。南京給事中王禎迎合高拱的心意，上疏詆毁他，李春芳更極力請求離去。賜敕命乘坐驛車歸家，派官護行，主管官吏依舊例供給役夫薪俸。經過一年，高拱又被張居正排擠，幾乎無法免禍。而李春芳還鄉，父母還健在，早晚設置酒食爲樂，鄉里人都羨慕他。父母去世後多年纔死，年齡七十五歲。追贈太師，謚號文定。

孫思誠，天啓六年官禮部尚書，尋罷。崇禎初，坐頌璫閒住。

孫思誠，天啓六年任禮部尚書，不久罷官。崇禎初年，因贊頌宦官獲罪閑住。

思誠孫清，字映碧。崇禎四年進士。由寧波推官擢刑科給事中。熊文燦撫張獻忠，清論其失策。以久旱請寬刑，忤旨，貶浙江按察司照磨。未赴，憂歸。起吏科給事中。俄出封淮府，國變得不與。福王時，請追謚開國名臣及武、熹兩朝忠諫諸臣，於是李善長等十四人，陸震等十四人，左光斗等九人，并得謚。

李思誠的孫子李清，字映碧。崇禎四年進士。由寧波推官提升任刑科給事中。熊文燦安撫張獻忠，李清彈劾他失策。因久旱請求寬緩刑罰，違背皇帝旨意，貶爲浙江按察司掌管卷宗錢穀的照磨。没有到任，因喪事還鄉。起用任吏科給事中。不久出京封賜淮王府，國家滅亡得以没有遇難。福王時，請求給開國名臣及武、熹兩朝忠諫的衆臣追加謚號，於是李善長等十四人，陸震等十四人，左光斗等九人，都得到謚號。

春芳曾孫信，廣東平和知縣。城破，與二子泓遠、淑遠同時死。

李春芳的曾孫李信，任廣東平和知縣。城被攻破，與兩個兒子李泓遠、李淑遠同時死難。

陳以勤

陳以勤，字逸甫，南充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久之，充裕王講官，遷修撰，進洗馬。時東宫位號未定，群小多構釁。世宗於父子素薄，王歲時不得燕見。常禄外，例有給賜，王亦不敢請。積三歲，邸中窘甚。王左右以千金賄嚴世蕃，世蕃喜，以屬户部，得并給三歲資。然世蕃常自疑，一日屏人語以勤及高拱曰："聞殿下近有惑志，謂家大人何?"拱故爲謔語，以勤正色曰："國本默定久矣。生而命名，從后從土，首出九域，此君意也。故事，諸王講官止用檢討，今兼用編修，獨異他邸，此相意也。殿下每謂首輔社稷臣，君安從受此言?"世蕃默然去，裕邸乃安。

陳以勤，字逸甫，南充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選任庶吉士，授官檢討。很久之後，充任裕王講官，升任修撰，進升洗馬。當時太子的位號還没有確定，小人們多次製造事端。世宗對於父子之情一向很淡薄，王每年一定季節也難得被召見。正常的俸禄之外，按例還有供給賞賜，王也不敢請求。過了三年，府中很窘迫。王左右的人用一千金賄賂嚴世蕃，嚴世蕃高興，因此吩咐户部，得以一起供給三年的財物。但是嚴世蕃常暗自懷疑，一天使人迴避對陳以勤和高拱説："聽説太子殿下近來有疑心，對你們説過家大人什麼?"高拱故意説戲謔的話，陳以勤正色説："皇太子默定已很久了。生下來就命名了，從后從土，先出現於九州，這是皇上的意思。按舊例，衆王的講官祇用檢討官，現在兼用編修官，獨與其他王府不同，這是輔佐爲君的意思。殿下常常對首輔社稷的大臣説這些話，你從哪裏聽到了這些話?"嚴世蕃默然離去，裕府纔安定下來。

爲講官九年，有羽翼功，而深自晦匿，王嘗書"忠貞"二字賜之。父喪除，還爲侍讀學士，掌翰林院。進太常卿，領國子監。擢禮部右侍郎，尋轉左，改吏部，掌詹事府。

任講官九年，有輔助保護的功勞，却深深地藏匿自己，王曾寫"忠貞"二字賜給他。父喪期滿除服，返還任侍讀學士，掌管翰林院。進升太常卿，兼管國子監。提升任禮部右侍郎，不久轉左侍郎，改任吏部，掌管詹事府。

穆宗即位，以勤自以潛邸舊臣，條上謹始十事，曰定志、保位、畏天、法祖、愛民、崇儉、攬權、用人、接下、聽言。其言攬權、聽言尤切，詔嘉其忠懇。

穆宗即位，陳以勤自以太子府舊臣的身份，分條呈上謹慎開始行政的十件事，是確定志向、確保皇位、畏懼天意、效法祖先、愛護百姓、崇尚節儉、收攬權力、任用賢人、禮待臣下、聽取諫言。他陳述收攬權力、聽取諫言尤其懇切。下詔嘉獎他的忠心誠懇。

隆慶元年春，擢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參機務。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改武英殿。穆宗朝講希御，政無所裁决，近倖多緣内降得厚恩。以勤請勵精修政。帝心動，欲有所舉措，卒爲内侍所阻，疏亦留中。四年，條上時務因循之弊，請慎擢用，酌久任，治贓吏，廣用人，練民兵，重農穀。帝嘉之，下所司議。高拱掌

隆慶元年春，提升任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内閣參預機要事務。多次加封至少傅兼太子太傅，改任武英殿。穆宗朝講很少駕臨，政事無法裁决，身邊受寵的人多因宫内的降旨獲得厚恩。陳以勤請求勵精修政。皇帝心動，想有所舉動，終被内侍阻止，奏疏也留在宫中。四年分條呈上時政因循守舊的弊端，請慎重提升任用，斟酌長久的任職，懲治贓官，廣泛選用人才，操練民兵，重視農業生産。皇帝嘉獎他，下交有關部

吏部，惡所言侵己職，寢其奏，惟都察院議行贓吏一事而已。

初，以勤之入閣也，徐階爲首輔，而拱方嚮用，朝士各有所附，交相攻。以勤中立無所比，亦無私人，竟階與拱去，無訾及之者。及拱再入，與趙貞吉相軋，張居正復中構之。以勤與拱舊僚，貞吉其鄉人，而居正則所舉士也，度不能爲解，恐終不爲諸人所容，力引疾求罷。遂進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賜敕馳傳歸，詔其子編修于陛侍行。後二年，拱被逐，倉皇出國門，嘆曰："南充，哲人也。"以勤歸十年，年七十。復頒上方銀幣，命于陛馳歸賜之，且敕有司存問。又六年卒。贈太保，謚文端。于陛别有傳。

門商議。高拱掌管吏部，厭惡所言侵害自己的職分，停止了他的奏疏不用，所用的衹有都察院商議施行懲治贓官一事罷了。

起初，陳以勤入值内閣，徐階任首輔大臣，而高拱剛被任用，朝廷士大夫各有所依附，相互攻擊。陳以勤中立無所朋比，也不偏私某人，直至徐階和高拱離去，没有詆毁他的人。到高拱再次入内閣，與趙貞吉相傾軋，張居正又從中間構陷。陳以勤與高拱是舊同僚，趙貞吉是他的同鄉，而張居正又是他舉拔的，揣度不能爲他們調解，恐怕終究不爲衆人所容，極力稱病請求罷免。於是進升兼任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賜敕命馳傳車還鄉，詔令他的兒子編修陳于陛侍奉出行。之後兩年，高拱被驅逐，倉皇出國都城門，慨嘆説："南充，是明哲的人啊。"陳以勤歸鄉十年，年齡七十歲。又頒發宫廷中銀幣，命令陳于陛快速回鄉賞賜他，并且敕令主管官慰問。又過了六年死去，追贈太保，謚號文端。陳于陛另外有傳。

趙貞吉

趙貞吉，字孟静，内江人。六歲日誦書一卷。及長，以博洽名。最善王守仁學。舉嘉靖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時方士初進用，貞吉請求真儒贊大業。執政不懌，因請急歸。還朝遷中允，掌司業事。

俺答薄都城，謾書求貢。詔百官廷議，貞吉奮袖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既許貢則必入城，倘要索無已，奈何？"徐階曰："君必有良策。"貞吉曰："爲今之計，請至尊速御正殿，下詔引咎。録周尚文功以勵邊帥，出沈束於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戰，退敵易易耳。"時帝遣中使瞯廷臣，日中莫發一語，聞貞吉言，心壯之，諭嚴嵩曰："貞吉言是，第不當及周尚文、沈束事耳。"召入左順門，令手疏便宜。立擢左諭

趙貞吉，字孟静，内江人。六歲時每天誦讀一卷書。到年長時，以知識廣博聞名。最擅長王守仁的學説。考中嘉靖十四年進士，選爲庶吉士，授官編修。當時方術之士初被任用，趙貞吉請求真儒贊助大業。執政的人不高興，因此請求急歸。還朝後升任中允，掌管司業事。

俺答迫近都城，欺謾上書要求進貢。詔令百官在朝廷商議，趙貞吉揮袖大聲説："兵臨城下逼迫結盟，《春秋》認爲可耻。允許進貢之後就必然入城，倘若索要不止，怎麽辦？"徐階説："您一定有良策。"趙貞吉説："當今之計，請皇上立刻駕臨正殿，下詔自責歸過失於自己。録周尚文的功勞給予賞賜以激勵邊疆的將帥，從牢獄中釋放沈束以廣開言路，減輕損失軍隊的法令，加重賞賜功勞的規格，派遣官員宣諭衆將，監督奮力作戰，擊退敵人就很容易了。"當時皇帝派宦官偵伺朝廷大臣，至日中没有人發表一句話，聽到趙貞吉的話，心裏贊賞他，訓諭嚴嵩説："趙貞吉的話是正確的，衹是不應當提及周尚文、

德兼監察御史，奉敕宣諭諸軍。給白金五萬兩，聽隨宜勞賞。初，貞吉廷議罷，盛氣謁嚴嵩。嵩辭不見，貞吉怒叱門者。適趙文華至，貞吉復叱之。嵩大恨。及撰敕，不令督戰，以輕其權，且不與一卒護行。時敵騎充斥，貞吉馳入諸將營，散金犒士，宣諭德意，明日即復命。帝大怒，謂貞吉漫無區畫，徒爲尚文、束游説。下之詔獄，杖於廷，謫荔波典史。稍遷徽州通判，進南京吏部主事。

沈束的事情罷了。”召入左順門，令他手寫疏奏便宜行事。立刻提升任左諭德兼監察御史，奉敕書宣諭衆軍。提供白銀五萬兩，聽憑他根據情況慰勞賞賜。當初，趙貞吉在廷議結束後，盛氣去拜見嚴嵩。嚴嵩推辭不見，趙貞吉憤怒地叱責守門人。恰逢趙文華到，趙貞吉又叱責他。嚴嵩非常怨恨。到撰寫敕令時，不讓他督戰，以削弱他的權力，并且不給他一卒護行。當時敵騎充塞各地，趙貞吉馳入衆將營，散發白銀犒勞將士，宣諭皇帝的恩德旨意，第二日就復命。皇帝大怒，説趙貞吉漫然没有籌劃，祇是爲周尚文、沈束游説。關入欽犯監獄，在朝廷上杖責，貶爲荔波典史。稍稍升遷徽州通判，進升南京吏部主事。

四十年，遷至户部右侍郎。廷議遣大臣赴薊州督餉練兵，嵩欲用貞吉，召飲示之意。貞吉曰：“督餉者，督京運乎，民運乎？若二運已有職掌，添官徒增擾耳。况兵之不練，其過宜不在是，即十户侍出，何益練兵？”嵩怫然罷。會嵩請告，吏部用倉場侍郎林應亮。比嵩出，益怒。令都給事中張益劾應亮，調之南京，而改用僉都御史霍冀。益又言：“督餉户部專職，今貞吉與左侍郎劉大賓廷推不及，是不職也，宜罷。”於是二人皆奪官。

四十年，升遷至户部右侍郎。朝廷商議派大臣到薊州監督糧餉操練士兵，嚴嵩想任用趙貞吉，召來宴飲表示自己的意圖。趙貞吉説：“監督糧餉，是監督京運呢，還是民運呢？如果二運已有官員掌管，增添官員祇是增加擾亂。况且兵不操練，過錯也不在此，即使十個户部侍郎出京，對練兵又有什麽好處？”嚴嵩忿怒作罷。正逢嚴嵩請告，吏部任用倉場侍郎林應亮。等到嚴嵩出，更加憤怒。令都給事中張益彈劾林應亮，調他到南京，而改用僉都御史霍冀。張益又進言説：“監督糧餉是户部的專職，現在趙貞吉與左侍郎劉大賓在朝廷上被推舉而不到，是没有盡職責，應當罷免。”於是二人都被罷官。

隆慶初，起禮部左侍郎，掌詹事府。穆宗幸太學，祭酒胡杰適論罷，以貞吉攝事。講《大禹謨》稱旨，命充日講官。貞吉年逾六十，而議論侃直，進止有儀，帝深注意焉。尋遷南京禮部尚書。既行，帝念之，仍留直講。

隆慶初年，起用任禮部左侍郎，掌管詹事府。穆宗駕臨太學，正逢祭酒胡杰被彈劾罷免，讓趙貞吉代理事務。講《大禹謨》稱合皇帝旨意，命令充任日講官。趙貞吉年齡已過六十，而議論剛直，進止有威儀，皇帝極爲顧念他。不久升任南京禮部尚書。已經出行，皇帝想念他，仍然留下充任直講。

三年秋，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貞吉入謝，奏：“朝綱、邊務一切廢弛，臣欲捐軀任事，惟陛下主之。”帝益喜。會寇入大同，總兵官趙岢失事，總督陳其學反以捷聞，爲御史燕如宦所發。貞吉欲置重罰，兵

三年秋，命令兼任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要事務。趙貞吉入宫拜謝，上奏：“朝廷綱紀、邊防事務一概廢弛，臣願捐軀承擔事務，望陛下作主。”皇帝更加高興。恰逢賊寇入犯大同，總兵官趙岢失敗，總督陳其學反而以勝利上報，被御史燕如宦揭發。趙貞吉想處以重罰，兵部尚書霍

部尚書霍冀僅議貶秩。貞吉與同官爭不得，因上言："邊帥失律，祖宗法具在。今當事者屈法徇人，如公論何。臣老矣，效忠無術，乞賜罷。"不許。俄加太子太保。

貞吉以先朝禁軍列三大營，營各有帥，今以一人總三營，權重難制。因極言其弊，請分五營，各統以大將，稍復祖宗之舊。帝善之，命兵部會廷臣議。尚書霍冀前與貞吉議不合，頗不然其言。廷臣亦多謂强兵在擇將，不在變法。冀等乃上議三大營宜如故，惟以一人爲總督，權太重，宜三營各設一大將，而罷總督，以文臣爲總理。報可。

初，給事中楊鎔劾冀貪庸。帝已留冀，冀以鎔貞吉鄉人，疑出貞吉意，疏辨乞罷，且詆貞吉。貞吉亦疏辨求去。詔留貞吉，褫冀官。其後營制屢更，未逾年即復其舊，貞吉亦不能爭也。俺答款塞求封，貞吉力贊其議。

冀僅議貶職。趙貞吉與同僚争執，没有效果，於是進言説："邊防將帥失於法律，祖宗法律都在。現在當事人枉屈法律徇人私情，對公衆的議論怎麽辦呢。臣老了，效忠無法，請求賜予罷免。"皇上不允許。不久加官太子太保。

趙貞吉以先朝禁軍列三大營，每營各有帥，今以一人總領三營，權力過重難以壓制。因此極言這樣做的弊端，請求分爲五營，各營由大將統領，稍稍恢復祖宗的舊有制度。皇帝認爲好，命令兵部會集廷臣商議。尚書霍冀以前與趙貞吉議事不合，對他的進言頗不以爲然。朝廷大臣也多稱强兵在於擇將，不在於變法。霍冀等就呈上意見説三大營應當照舊，衹是以一人作總督，權力太重，應當三營各設一員大將，而罷除總督，用文臣任總理。皇上批答同意。

起初，給事中楊鎔彈劾霍冀貪婪平庸。皇帝留下霍冀之後，霍冀因楊鎔和趙貞吉是同鄉人，懷疑是出於趙貞吉的意圖，上疏辯解請求能免自己，并且詆毁趙貞吉。趙貞吉也上疏辨解請求離去。下詔留用趙貞吉，革除霍冀的官職。這之後營制多次更改，不到一年又恢復了舊有制度，趙貞吉也不能諫諍了。俺答前來通好請求封賞，趙貞吉極力贊助此議。

先是，高拱再入閣即掌吏部。貞吉言於李春芳，亦得掌都察院。拱以私憾欲考察科道。貞吉與同事上言："頃因御史葉夢熊言事忤旨，陛下嚴諭考核言官，并及升任在籍者。應考近二百人，其中豈無懷忠報主謇諤敢言之士。今一以放肆奸邪罪之，竊恐所司奉行過當，忠邪不分，致塞言路，沮士氣，非國家福也。"帝不從。拱以貞吉得其情，憾甚。及考察，拱欲去貞吉所厚者，貞吉亦持拱所厚以解。於是斥者二十七人，而拱所惡者咸與。拱猶以爲憾也，嗾門生給事中韓楫劾貞吉庸横，考察時有私。貞吉疏辨乞休，且言："臣自掌院務，僅以考察一事與拱相左。其他壞亂選

在此之前，高拱第二次入内閣便掌管吏部。趙貞吉向李春芳請求，也得以掌管都察院。高拱因私人怨恨想考察科道官。趙貞吉與同僚進言説："不久前因御史葉夢熊進言政事觸犯皇帝旨意，陛下嚴厲訓諭考核諫官，并涉及升任在官籍的人。應考核的近二百人，其中豈無心懷忠誠報答主上的正直敢言之士。現在一并以放肆奸邪加罪於他們，私下恐怕有關部門奉行不當，忠誠與邪惡不分，以致堵塞言路，挫傷士氣，不是國家的福分。"皇帝不聽從。高拱因趙貞吉得知他的情况，特别怨恨。到考察時，高拱想除去趙貞吉厚待的人，趙貞吉也以反對高拱厚待的人來解恨。於是被罷免二十七人，而高拱討厭的人都在裏面。高拱仍然憤恨，慫恿門生給事中韓楫彈劾趙貞吉平庸專横，考察時有私心。趙貞吉上疏辯解請求退休，并且進言説："臣自從掌管院務，

法，縱肆作奸，昭然耳目者，臣噤口不能一言，有負任使，臣真庸臣也。若拱者，斯可謂横也已。臣放歸之後，幸仍還拱内閣，毋令久專大權，廣樹衆黨。”疏入，竟允貞吉去，而拱握吏部權如故。

僅因考察一事與高拱意見不合。其他毁壞擾亂法制，縱容放肆作奸惡之事，昭然耳目的情況，臣閉口不能説一句話，有負使命，臣真是庸臣呀。至於高拱，可稱得上是蠻横。臣放歸之後，望仍使高拱返回内閣，不要讓他久專大權，廣樹黨羽。”奏疏呈入，竟然允許趙貞吉離去，而高拱照舊掌握吏部大權。

貞吉學博才高。然好剛使氣，動與物迕。九列大臣，或名呼之，人亦以是多怨。高拱、張居正名輩出貞吉後，而進用居先。咸負才好勝不相下，竟齟齬而去。萬曆十年卒，贈少保，謚文肅。

趙貞吉學識淵博才能高卓。但是逞强好盛，常常與别人相觸犯。對九卿職位的大臣，有時直呼他們的名字，人們因此多怨恨。高拱、張居正名氣輩分在趙貞吉之後，但是進升任用地位却在他的前面。都自負才氣争强好勝，互不相讓，終因不合而離任。萬曆十年死去，追贈少保，謚號文肅。

殷士儋

殷士儋，字正甫，歷城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久之，充裕王講官。凡關君德治道，輒危言激論，王爲動色。遷右贊善，進洗馬，直論如故。

殷士儋，字正甫，歷城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選爲庶吉士，授官檢討。很長時間後，充任裕王的講學官。凡是有關國君仁德治政之道的事，立刻直言激論，王爲此而變了臉色。升任右贊善，進升洗馬，依舊直言議論。

隆慶元年擢侍讀學士，掌翰林院事，進禮部右侍郎，未幾改吏部。明年春，拜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其冬，還理部事。四年正月朔望，日月俱食。士儋疏請布德、緩刑、納諫、節用，飭内外臣工講求民瘼。報聞。以舊恩，進太子太保。時寒暑皆罷講，士儋請如故事，四時無輟，并進講《祖訓》及《大學衍義》、《貞觀政要》。帝嘉納之。

隆慶元年，提升任侍讀學士，掌管翰林院事，進升禮部右侍郎，不久改任吏部。第二年春天，拜任禮部尚書，掌管詹事府事務。這年冬天，返還管理禮部事務。四年正月朔日和望日，都發生日食和月食。殷士儋上疏請求施布德政、寬緩刑罰、吸納諫言、節省用度，敕令内外百官講求民衆的疾苦。皇上批答已知。因舊恩，進升太子太保。當時嚴寒酷暑都停止御前講經，殷士儋請求仍像原來一樣，四季不停止講書，并進講《祖訓》及《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皇帝嘉許并采納了他的意見。

始世宗定《宗藩條例》，親王無後，以兄弟及兄弟之子嗣，不得以旁繼。嘉靖末，肅懷王薨，無子。其大母定王妃請以輔國將軍縉熿嗣，禮部議縉熿實懷王從叔，不可承祧。詔許以將軍攝府事。及帝即位，王妃復請，前尚書高儀執不可。縉熿重賄中官，屬宗人爲奏，祈必得，士儋持之

當初世宗規定了《宗藩條例》，親王没有後嗣，以兄弟及兄弟之子繼承，不得用旁支繼承。嘉靖末年，肅懷王死，没有兒子。他的祖母定王妃請求用輔國將軍朱縉熿繼承，禮部議論朱縉熿實際上是懷王的堂叔，不可繼承宗廟。詔令同意用將軍身份代理府事。到皇帝即位，王妃又請求，前尚書高儀執意不許。朱縉熿重金賄賂宦官，囑托宗人奏請，希望一定得到，殷士儋更加

甚力。帝以肅藩越在遠塞，不王無以鎮之，遂許縉熿嗣。士儋爭曰：“肅府自甘州徙蘭州，實内地。且請别選郡王賢者理府事，毋遂私請，壞條例。”而帝意堅不可奪。士儋乃請封爲郡王，諸宗率以此令從事，帝終不許。

故事，郊畢，舉慶成宴。自世宗倦勤，典禮久廢。帝即位三載，猶未舉行，士儋始考定舊儀行之。十一月命以本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俄俺答封事成，進少保，改武英殿。

始士儋與陳以勤、高拱、張居正并爲裕邸僚，三人皆柄用，士儋仍尚書，不能無望。拱素善張四維，欲引共政，而惡士儋不親己，不爲援。士儋遂藉太監陳洪力，取中旨入閣，以故怨拱及四維。四維父擅鹽利，爲御史郜永春所劾。事已解，他御史復及之。拱、四維疑出士儋指，益相構。御史趙應龍遂劾士儋進由陳洪，不可以參大政。士儋再辨求去，不允。而拱門生都給事中韓楫復揚言脅之，士儋亦疑出拱指。故事，給事中朔望當入閣會揖。士儋面詰楫曰：“聞君有憾於我，憾自可耳，毋爲他人使。”拱曰：“非體也。”士儋勃然起，詬拱曰：“若逐陳公，逐趙公，復逐李公，今又爲四維逐我，若能常有此座耶?”奮臂欲毆之。居正從旁解，亦誶而對。御史侯居良復劾士儋始進不正，求退不勇。士儋再疏請益力，乃賜道里費，乘傳歸，有司給廩隸如故事。家居十一年卒。時居正垂没，四維爲政，怨士儋，贈太保，謚文通。久之，改謚文莊。

極力地反對。皇帝因肅藩遠在邊塞，不封王無法鎮守，於是同意朱縉熿繼承。殷士儋諫諍説：“肅府從甘州遷徙到蘭州，實際隸屬内地。并且請求另選郡王中的賢人管理王府事，不要滿足私請，而敗壞制度。”而皇帝心意堅定不可改變。殷士儋就請求加封爲郡王，衆宗室都遵循這條規定行事。皇帝終究不允許。

按舊例，郊祀完畢，舉行慶成宴會。自從世宗倦於政事，典禮長時間荒廢。皇帝即位三年，仍然没有舉行，殷士儋開始考定舊的禮儀加以施行。十一月，命令以本官兼任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不久俺答受封之事辦成，進升少保，改任武英殿。

起初殷士儋與陳以勤、高拱、張居正一并爲裕邸僚屬，三人都執政，殷士儋仍任尚書，不能没有埋怨。高拱一向與張四維交好，想引薦他共同執政，而討厭殷士儋不親近自己，不爲他援引。殷士儋於是憑藉太監陳洪之力，取得宫内直接降下的旨意進入内閣，因此怨恨高拱及張四維。張四維的父親專擅牟取鹽利，被御史郜永春彈劾。事已化解，其他御史又提及此事。高拱、張四維懷疑出於殷士儋的指使，更加相互構陷。御史趙應龍於是彈劾殷士儋是由陳洪的推舉而進升的，不可以參與國家政務。殷士儋再次辯解請求離去，皇上不允許。而高拱的門生都給事中韓楫又揚言威脅他，殷士儋也懷疑是出於高拱的指使。按舊例，給事中每月朔日和望日應當入内閣會揖。殷士儋當面詰問韓楫説：“聽説你對我有怨恨，怨恨是可以的，但不要受他人的指使。”高拱説：“不成體統。”殷士儋勃然大怒站起來，斥責高拱説：“你趕走陳公，趕走趙公，又趕走李公，今又爲張四維驅逐我，你能常坐這個職位嗎?”奮臂想毆打他。張居正從旁勸解，也責駡他來對答。御史侯居良又彈劾殷士儋當初進升不正當，現求退又不勇敢。殷士儋更加極力地再次上疏請求退休，就賞賜路途費用，乘傳車還鄉，有關部門依舊例供給薪俸和徒役。在家居住十一年死去。當時張居正將死，張四維執政，怨恨殷士儋，追贈太保，謚號文通。很長時間後，改謚

高儀

高儀，字子象，錢塘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歷侍講學士，掌南京翰林院。召爲太常卿，掌國子監事。擢禮部右侍郎，改吏部，教習庶吉士。四十五年，代高拱爲禮部尚書。

穆宗即位，諸大典禮皆儀所酌定。世宗遺命，郊社及祔享祔葬諸禮，悉稽祖制更定。儀乃會廷臣議：天地分祀不必改；既祭先農，不當復祈穀西苑；帝社、帝稷、睿宗明堂配天與玉芝宮專祀，當廢；孝潔皇后當祔廟，別祀孝烈於他所。帝皆報可。既而中官李芳復請天地合祀如洪武制，御史張檟請易皇極諸殿名，盡復其舊，儀皆持不可。帝踐阼四月，未召對大臣，儀屢請。

隆慶二年正月饗太廟，帝將遣代，儀偕僚屬諫，閣臣亦以爲言，乃親祀如禮。慶府輔國將軍縉熿請襲王爵，儀執不從。太子生七齡，儀疏請出閣，帝命待十齡行之。詔取光禄銀二十萬兩，儀力爭。初，世宗崇道教，太常多濫員，儀奏汰四十八人。寺卿陳慶奏供事乏缺，儀堅持不可。

掌禮部四年，每歲暮類奏四方災異，遇事秉禮循法，居職甚稱。引疾章六上，卒見留。會御史傅寵以先帝時撰文叩壇事劾儀，儀四疏求去，乃加太子少保，馳傳歸。

歸二年，用高拱薦，命以故官侍東宮講讀，掌詹事府。六年四月詔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逾月，帝崩，預顧命。及拱爲張居正所逐，儀

文莊。

高儀，字子象，錢塘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官編修。歷任侍講學士，掌管南京翰林院。召任太常卿，掌管國子監事務。提升爲禮部右侍郎，改任吏部，教習庶吉士。四十五年，代替高拱任禮部尚書。

穆宗即位，所有大型典禮都是高儀斟酌決定的。世宗遺留的命令，郊社以及奉神主祭獻、合葬等典禮，都考察祖宗制度重新審定。高儀就會集朝廷大臣商議：天地分開祭祀不必改；既已祭祀了先農，就不應當又在西苑舉行祈穀的祭祀；帝社、帝稷、睿宗明堂配天與玉芝宮專門祭祀，應當廢除；孝潔皇后應當祔祭於先祖之廟，在其他地方另外祭祀孝烈皇后。皇帝都批答許可。隨後宦官李芳又請求天地合祀如同洪武時禮制，御史張檟請改換皇極等殿的名稱，全部恢復舊制，高儀都堅持不同意。皇帝即位四個月，没有召對過大臣，高儀多次請求。

隆慶二年正月饗祀太廟，皇帝打算派人代替，高儀偕同僚屬勸諫，閣臣也進言，纔依照禮制親自饗祀。慶王府輔國將軍朱縉熿請求繼承王爵，高儀執意不從。太子生下滿七歲，高儀上疏請求出閣，皇帝命令等到十歲時再施行。下詔取出光禄寺的銀子二十萬兩，高儀極力諫諍。起初，世宗崇尚道教，太常人員過多，高儀奏請淘汰四十八人。寺卿陳慶上奏稱供事缺乏，高儀堅持不同意。

掌管禮部四年，每年年末分類上奏四方發生的災害變異，遇事依據禮制遵循法律，在任職期間被大加稱贊。以疾病請求離去的奏章上了六次，終究被留用。恰逢御史傅寵以先帝時撰寫的文章觸及設壇之事彈劾高儀，高儀四次上疏請求離去，就加封太子少保，乘驛站車馬疾行還鄉。

在家居留二年，因高拱的舉薦，命令以原官任東宮講讀，掌管詹事府。六年四月詔令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内閣辦事。一個月後，皇帝駕崩，參預臨終遺命。到高拱被張居正驅逐，高儀已病，

已病，太息而已。未幾卒。贈太子太保，謚文端。

儀性簡静，寡嗜欲，室無妾媵。舊廬毁於火，終身假館於人。及没，幾無以殮。

贊曰：費宏等皆起家文學，致位宰相。宏却錢寧，拒宸濠，忤張、桂，再躓再起，終亦無損清譽。李時、翟鑾皆負才望，而鑾晚節不振。貞吉負氣自高，然處傾軋之勢，即委蛇，庸得免乎？顧鼎臣等雍容廟堂，可謂極遭逢之盛。而陳以勤誠心輔導，獻納良多。後賢濟美，繼登相位。終明之世，稱韋、平者，數以勤父子。天之報之，何其厚哉！

衹能嘆息罷了。不久死去。追贈太子太保，謚號文端。

高儀性情簡捷安静，少嗜好欲望，室内没侍妾。舊房被火燒毁，終身向别人借房居住。到死時，幾乎没有錢財殮葬。

贊曰：費宏等都從文學開始作官，位至宰相。費宏拒絶錢寧，拒絶朱宸濠，觸犯張璁、桂萼，兩次跌倒兩次復起，最終也無損清要的名聲。李時、翟鑾都自負有才氣聲望，而翟鑾晚節不保。趙貞吉自負才氣抬高自己，但身處傾軋的形勢，即使順從，怎麽能免遭禍害呢？顧鼎臣等雍容風雅於廟堂，可稱是達到了遭逢恩遇的極點。而陳以勤誠心輔助引導，進獻接納很多。後世的賢人把這些美德發揚光大，相繼登上相位。終結明朝之世，能與韋，平相當的人，要數陳以勤父子。上天回報他們，是多麽豐厚啊！

明史卷一百九十四

列傳第八十二

喬宇　孫交（子）元　林俊（子）達 張黻　金獻民　秦金（孫）柱
趙璜　鄒文盛　梁材　劉麟　蔣瑤　王廷相

喬宇

喬宇，字希大，山西樂平人。祖毅，工部左侍郎。父鳳，職方郎中。皆以清節顯。宇登成化二十年進士，授禮部主事。弘治初，王恕爲吏部，調之文選，三遷至郎中。門無私謁。擢太常少卿。

武宗嗣位，遣祀中鎮、西海。還朝，條上道中所見軍民困苦六事。已，遷光祿卿，歷户部左、右侍郎。劉瑾敗，大臣多以黨附見劾，宇獨無所染。拜南京禮部尚書。乾清宫災，率同列言視朝不勤，經筵久輟，國本未建，義子猥多，番僧處禁寺，優伶侍起居，立皇店，留邊兵，習戰鬥，土木繁興，織造不息，凡十事。帝不省。久之，改兵部，參贊機務。以帝遠游塞上，而監國無人，請早建儲貳。帝將自擊寇，宇復率同列諫。皆不報。

未幾，寧王宸濠反，揚言旦夕下南京。宇嚴爲警備，而談笑自如。時携客燕城外，密察地險易，置戍守。綜理周密，内外宴然。指揮楊鋭有才略，署爲安慶守備。鎮守中官劉瑯與濠通，爲預伏死士。宇刺得其情，詰瑯用事者，瑯懼不敢動。宇乃

喬宇，字希大，山西樂平人。祖父喬毅，曾任官工部左侍郎。父親喬鳳，曾任官職方郎中。都以清廉有節操聞名。喬宇考中成化二十年進士，授官禮部主事。弘治初年，王恕任官吏部，調他任文選官，三次提升官至郎中。家中不私下接見官員。提升任太常少卿。

武宗繼位，派他祭祀中鎮、西海。回朝後，備文分條呈上途中看到的有關軍民困苦的六件事。之後，升任光祿卿，歷任户部左、右侍郎。劉瑾倒臺，大臣多因依附他而被彈劾，喬宇獨没有沾染。拜任南京禮部尚書。乾清宫發生火災，率領同僚進言説皇帝視朝不勤，御前講席長久停止，太子没有確定，義子過多，番僧居處宫禁寺中，戲子侍候起居，設立皇店，淹留守邊的兵士，練習戰鬥，大興土木工程，織造不停止，共十件事。皇帝不理會。很長時間後，改任兵部，參與協助機要事務。因皇帝遠游塞上，而無人監國，請求及早確立太子。皇帝打算親自打擊敵寇，喬宇又率領同僚勸諫，都不批覆。

不久，寧王朱宸濠造反，揚言旦夕之間攻下南京。喬宇嚴加警戒防備，而談笑自如。時常携同客人在城外宴游，秘密勘察地形的險峻平易，設置軍隊戍守。部署周密，内外安寧。指揮楊鋭有才略，代理安慶守備。鎮守宦官劉瑯與朱宸濠勾結，爲他預先埋伏敢死之士。喬宇刺探到情報，詰問劉瑯參與此事的人，劉瑯恐懼不敢行

大索城中，斬所伏壯士三百人，懸首江上。宸濠失內應，且知有備，不敢東。攻安慶，銳固守不得下。未幾敗。

帝至南京，詔百官戎服朝明年正旦。宇不可，率諸臣朝服賀。江彬索城門諸鑰，都督府問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禁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予，雖天子詔不可得。"都督府以宇言復，乃已。彬矯旨有所求，日數十至，宇必廷白之，彬亦稍稍止。彬欲譖去宇。守備太監王偉者，初爲帝伴讀，帝信之，每從中調護，故彬謀不行。帝駐南京九月，宇倡諸臣三請回鑾，又自伏闕請。駕旋，扈至揚州。明年加太子太保。論保障功，復加少保。

世宗即位，召爲吏部尚書。宇自爲選郎，有人倫鑒，及是銓政一清。帝求治銳甚。宇與林俊、彭澤、孫交，皆海內重望，帝亦委任之。凡爲權倖所黜者，皆起列庶位，天下欣欣望治。帝性剛，好自用，宇所執漸不見聽。興府需次官六十三人，乞遷敘。宇言此輩虛隸名籍，與見供事者不同。黜罰之有差，皆怨宇。帝欲封駙馬都尉崔元爲侯，外戚蔣輪、邵喜爲伯，宇不可。無何，詔進壽寧侯張鶴齡爲公，封后父陳萬言爲伯，授萬言子紹祖尚寶丞。宇言："累朝太后戚屬無生封公者，張巒亦歿後贈，今奈何以父贈爲子封。萬言封伯視巒更驟，而子授尚寶非制。願陛下守典章，以垂萬世。"帝并不從。史道訐楊廷和，宇言道挾私，遂下之詔獄。曹嘉助道劾宇，宇求罷，帝命鴻臚趣視事。

動。喬宇就在城中大肆搜索，斬殺埋伏的勇壯之士三百人，懸首江上。朱宸濠失去內應，并且知道已有防備，不敢向東進軍。進攻安慶，楊銳堅守攻不下。不久失敗。

皇帝到達南京，詔令百官身穿軍服在第二年正月旦日朝拜。喬宇不同意，率領衆臣穿朝服祝賀。江彬索要各個城門的鑰匙，都督府請問喬宇。喬宇說："守備，是用以謹防意外變故的。宮禁大門的鑰匙，誰敢索要，又有誰敢給予，即使天子下詔也不可得到。"都督府以喬宇的話回覆，纔作罷。江彬假傳聖旨有所索求，一日數十次，喬宇一定在朝廷上稟告，江彬也稍稍停止。江彬想讒毀喬宇使他離職。守備太監王偉，當初是皇帝的伴讀，皇帝信任他，每次都從中調解保護，因此江彬的陰謀不能得逞。皇帝在南京駐留九個月，喬宇倡領衆臣多次請求他回京，又親自向皇帝請求。皇帝返還，隨行到揚州。第二年加封太子太保。根據保障之功賞賜，又加封少保。

世宗即位，召任吏部尚書。喬宇自任選郎，有人倫鑒察，到此選拔官吏的政務清廉。皇帝決心追求國家大治。喬宇與林俊、彭澤、孫交，都在國內有重大聲望，皇帝也委任他們。凡是被權貴寵幸罷免的人，都起用列於各官位，天下的人高興地希望國家治理得好。皇帝性情剛烈，喜好自以爲是，喬宇所執奏的事逐漸不被聽從。興府需要次官六十三人，請求升遷敘録。喬宇稱這些人空列於名籍，與現在供事的人不同。有差别地加以罷免處罰，都怨恨喬宇。皇帝想加封駙馬都尉崔元爲侯，加封外戚蔣輪、邵喜爲伯，喬宇不贊同。不久，下詔進升壽寧侯張鶴齡爲公，加封皇后的父親陳萬言爲伯，授予陳萬言的兒子陳紹祖爲尚寶丞。喬宇進言說："歷朝太后的親戚沒有在活着時封公的，張巒也是死後追贈的，現在怎麽能以父贈作爲子封。陳萬言封伯是比照張巒更改的，而他的兒子授予尚寶丞則不合法制。希望陛下遵守典章，以垂範萬世。"皇帝并不聽從。史道誣陷楊廷和，喬宇說史道挾私憤，於是把他關入欽犯監獄。曹嘉幫助史道彈劾喬宇，喬宇請求罷免，皇帝命鴻臚官前往處理政事。

宇遇事不可，無不力争，而争“大禮”尤切。帝欲加興獻帝皇號，宇言加皇於本生之親，則干正統，非所以重宗廟，正名分。及禮官請稱獻帝爲本生考，帝改稱本生皇考，又詔建獻帝廟於大内，宇等復連章諫。特旨用席書爲禮部尚書，宇又偕九卿言：“陛下罷汪俊，用席書，謫馬明衡、季本、陳逅，召張璁、桂萼、霍韜，舉措乖違，人心駭愕。夫以一二人邪説，廢天下萬世公議，内離骨肉，外間君臣，名爲效忠，實累聖德。且書不繇廷推，特出内降，此祖宗來所未有。乞令俊與書各仍舊職，宥明衡等，止璁、萼毋召。”尋復請罷璁、萼、書，而出争“大禮”者吕柟、鄒守益於獄。

會璁、萼至京，詔皆用爲學士。宇等又言：“内降恩澤，先朝率施於佞倖小人。若士大夫一預其間，即不爲清議所齒。况學士最清華，而俾萼等居之，誰復肯與同列哉?”帝怒，切責。宇遂乞休，許之。馳傳給夫廩，猶如故事。御史許中、劉隅等請留宇，帝曰：“朕非不用宇，宇自以疾求去耳。”後《明倫大典》成，追論前議，奪官。楊一清卒，宇渡江吊之。南都父老皆出迎，舉手加額曰：“活我者，公也。”

宇幼從父京師，學於楊一清。成進士後，復從李東陽游。詩文雄雋，兼通篆籀。性好山水，嘗陟太華絶頂。遇虎，僕夫皆驚仆，宇端坐不動，虎徐帖尾去。家居澹泊，服御若寒士。身殁，二妾劉、許皆從死。穆宗即位，復官，贈少傅，謚莊簡。

喬宇遇到不可行之事，無不極力諫諍，而争“大禮”尤其直切。皇帝想加封興獻帝皇的稱號，喬宇稱加皇字於生身之親，就會擾亂正統，這不是用來推重宗廟、端正名分的做法。到禮官請求稱獻帝爲生身父，皇帝改稱本生皇考，又下詔在宫禁内建獻帝廟，喬宇等人又接連上奏章勸諫。特别降旨用席書爲禮部尚書，喬宇又偕同九卿進言説：“陛下罷免汪俊，任用席書，貶謫馬明衡、季本、陳逅，召用張璁、桂萼、霍韜，舉措乖違，人心驚愕。因一二個人的邪説，廢除天下萬世的公議，在内離間骨肉，在外離間君臣，名爲效忠，實際有損聖德。况且席書不由廷臣推舉，特從内宫降旨，這是祖宗前所未有的。請求令汪俊與席書各自仍任原職，寬恕馬明衡等人，停止召用張璁、桂萼。”不久又請求罷免張璁、桂萼、席書，而把争“大禮”的吕柟、鄒守益從牢獄中放出。

恰逢張璁、桂萼到達京城，詔令都用作學士。喬宇等又進言説：“宫内降的恩澤，先朝都施加給佞幸小人。若士大夫一旦參與其中，就不被輿論所齒。况且學士最爲清高顯揚，而使桂萼等任此職，誰會再肯與他們同列呢?”皇帝憤怒，嚴厲斥責。喬宇於是請求退休，皇帝答應他的請求。仍依照舊例乘驛車回家供給薪俸役夫。御史許中、劉隅等請求挽留喬宇，皇帝説：“朕不是不用喬宇，是喬宇自己因疾病請求離去的。”之後《明倫大典》編成，追判前議，削去官籍。楊一清去逝，喬宇渡江憑吊他。南都父老都出來迎接，舉手放在額上表示敬意説：“使我們能存活的人，是你呀。”

喬宇幼年跟隨父親居住在京師，求學於楊一清。成進士後，又隨從李東陽游學。詩文雄放雋永，兼通篆籀書法。本性喜好山水，曾經登上太華頂峰。遇上老虎，僕夫都驚愕仆倒在地，喬宇端坐不動，虎緩緩地貼着尾巴離去。居住在家淡泊，服飾像寒士。身死，二個侍妾劉氏、許氏都相隨而死。穆宗即位，恢復原官，追贈少傅，謚號莊簡。

孫交 孫元

孫交，字志同，安陸人。成化十七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爲尚書王恕所知。弘治初，恕入吏部，薦授稽勳員外郎，歷文選郎中。居吏部十四年，於善類多所推引。遷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大同有警，命經略黄花鎮諸邊。增垣塹，廣樹藝，制敵騎馳突。永樂時，歲遣隆慶諸衛軍采薪炭。其後罷之，令歲輸銀二萬兩，軍重困。交奏免之。

孫交，字志同，安陸人。成化十七年進士。授予南京兵部主事，被尚書王恕知遇。弘治初年，王恕入吏部，舉薦授予稽勳員外郎，歷任文選郎中。居吏部十四年，對於善良的人多推舉引薦。升任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大同有警報，命令經營治理黄花鎮衆邊防。增加垣壁溝塹，廣泛種植樹木，制止敵騎急馳突襲。永樂時，每年派隆慶衆衛軍采集薪炭。其後免除，令每年交納銀二萬兩，軍隊嚴重困頓。孫交奏請免除。

正德初，擢光禄卿。三年，進户部右侍郎，提督倉場，改吏部。尚書張綵附劉瑾，交數規切。綵怒，調之南京。瑾敗，召拜户部尚書。時征討流寇，調度煩急，仍歲凶，正賦不足，交區畫適宜。四方告饑，輒請蠲租遣振，以故民不至甚敝，而小人用事者皆不便之。帝欲以太平倉賜倖臣裴德，雲南鎮守中官張倫請采銀礦，南京織造中官吴經奏費乏，交皆力争。八年六月，中旨與禮部尚書傅珪并致仕。言官多請留，不報。

正德初年，提升任光禄卿。三年，進升户部右侍郎，提督倉場，改任吏部。尚書張綵倚附劉瑾，孫交多次直言規勸。張綵惱怒，調他到南京。劉瑾倒臺，召拜户部尚書。當時征討流寇，調度繁多緊急，加上連年發生災荒，正賦不足，孫交安排適宜。四方報告饑荒，立刻請求免除田租派人賑濟，因此民不至於過分疲敝，而當權的小人都認爲他礙事。皇帝想把太平倉賞賜給受寵幸的大臣裴德，雲南鎮守宦官張倫請求開采銀礦，南京織造宦官吴經奏報費用缺乏，孫交都極力諫諍。八年六月，從内宫降旨與禮部尚書傅珪一起退休。諫官多請求挽留，皇上不回覆。

世宗在潜邸知交名，甫即位，召復故官。首請帝日讀《祖訓》，言動悉取準則，經筵日講寒暑勿輟。帝褒納焉。或議遷顯陵天壽山，交言："山陵事重，太祖欲遷仁祖於鍾山，慮泄靈氣而止，具載《皇陵碑》。"事乃止。武宗侈汰之後，庫藏殫虚。交裁冗食，定經制，宿弊爲清。然事涉中官者，帝亦不能盡從也。嘗會廷臣議發内帑給軍廪官俸，已報可，爲中官梁譲等所沮。交言："宫府異同，令出復反，非新政所宜。"不聽。

世宗在作太子時就知道孫交的名字，剛即位，召令恢復原官。第一件事就請求皇帝每日讀《祖訓》，言語舉止都取法爲準則，御前講席日講經史寒冬炎暑都不要停止。皇帝嘉獎接納。有人奏議把顯陵遷到天壽山，孫交説："陵墓事重大，太祖想把仁祖遷到鍾山，恐怕泄掉靈氣就作罷了，都載入《皇陵碑》。"事情於是被阻止。在武宗奢侈無度之後，庫藏幾乎空虚。孫交裁减多餘的人員，制定經常法制，積久的弊政被清除。然而事情涉及宦官的，皇帝也不能全部聽從。曾經會集廷臣商議調用國庫的錢財供給軍隊廪食和官吏薪俸，已經批答可以，被宦官梁譲等阻止。孫交進言説："宫中和府中對待不同，命令已下達又反悔，不是新政應當做的。"皇上不聽從。

中官監督倉場者，初止數人，正德中增至五十五人。以交言罷撤過

宦官中監督倉場的人，起初衹有幾個人，正德年間增加至五十五人。因孫交的進言罷除了一

半，其後復漸增。帝已罷三十七人，交欲盡去之，并臨清、徐、淮諸倉，一切勿遣。帝令自今毋更加而已。守珠池中官，詔毋得預守土事，而安川夤緣復故。交劾川，命如前詔。正德中，上林苑内臣至九十九人，侵奪公私地無算。帝即位，命留十八人，如弘治時。已復傳奉至六十二人，交乞汰如初，且盡歸侵奪地。報許。又論御馬監内臣宜如祖制，毋監收芻豆，并令户部通知馬數，杜其侵耗。不從。

半多，之後又逐漸增加。皇帝已經罷免三十七人，孫交想全部去掉，連同臨清、徐、淮衆倉庫，都不要派遣。皇帝命令自此以後不要再增加罷了。守護珠池的宦官，詔令不得參與守土之事，而安川巴結權貴又像原來一樣。孫交彈劾安川，下令按前詔辦。正德年間，上林苑内臣達九十九人，侵奪公私土地無數。皇帝即位，命令留下十八人，如同弘治時期。已經恢復傳奉達六十二個人，孫交請求淘汰如初，并且全部歸還侵奪的土地。皇上批答許可。又論説御馬監宦官應如祖宗制度，不要監收牛馬的飼料，并命令户部通報馬的數目，以杜絶其侵耗。皇上不聽從。

錦衣百户張瑾率校尉支俸通倉，横取狼藉，主事羅洪載欲按之。瑾紿請受杖，奏洪載擅笞禁衛官。帝怒，逮下詔獄謫外。交與林俊、喬宇先後論救，不納。御馬監閻洪乞外豹房地，交言："先帝以豹房故，貽禍無窮。洪等欲修復以開游獵之端，非臣等所敢聞。"詔以地十頃給豹房，餘令百户趙愷等佃如故。奉詔上各宫莊田數，視舊籍不同，帝詰其故。交言："舊籍多以奏請投獻，數多妄報也。新籍少，以奉命清核，田多除豁也。"帝意稍解，令考成、弘間籍以聞。

錦衣百户張瑾率校尉從通倉支取薪俸，横取無度，主事羅洪載想按察糾舉他。張瑾請求受杖責，奏報羅洪載擅自鞭打拘禁衛官。皇帝憤怒，逮捕羅洪載關入欽犯監獄貶謫到外地。孫交與林俊、喬宇先後上奏疏相救，皇上不采納。御馬監閻洪請求外豹房的土地，孫交説："先帝因爲豹房的緣故，留下無窮禍患。閻洪等想修復以開游獵之端，這不是臣等敢於聽到的。"詔令給豹房十頃地，其餘的令百户趙愷等依舊租種。奉詔呈上各宫莊田的數目，發現與原來登記的情況不一樣，皇帝責問原因。孫交説："舊有的記載多因要奏請寄田於勢家而減輕賦税，數目多虚妄呈報。新的記載少，因奉命清算核查，多除去了虚報的田數。"皇帝怒意稍稍緩解，命令考核成化、弘治年間的田籍上報。

交年已七十，連章乞罷。帝輒慰留，遣醫視療。請益力，乃許之。手詔加太子太保，馳驛。令子編修元侍行，有司時存問，給食米輿隸，復賜道里費。卒年八十，謚榮僖。

孫交年已七十，接連上疏請求罷免。皇帝總是安慰挽留，派御醫去診視。請求更爲有力，於是答應了他。親手詔命加封太子太保，乘驛車返鄉。命令他的兒子編修孫元陪侍出行，有關部門按時慰勞問候，供給糧米奴僕，又賜給路途費用。八十歲時去世，謚號榮僖。

交言論恂恂，不以勢位驕人。清慎恬愨，終始一致。初在南京，僚友以事簡多暇，相率談諧飲弈爲樂，交默處一室，讀書不輟。或以爲言，交曰："對聖賢語，不愈於賓客、妻妾乎?"興獻王素愛重交，嘗割陽春臺

孫交言論恭敬謹慎，不因勢力地位而自高自大。清廉慎重恬静誠實，始終一致。當初在南京，同僚因事少多空閑，紛紛以談笑宴飲對弈取樂，孫交默默獨處一室，不停地讀書。有人問他爲什麼這樣，孫交説："對聖賢説話，不比對賓客、妻妾談話更有意義嗎?"興獻王一向愛惜尊

東偏地益其宅。後中官言孫尚書侵地，世宗曰："此先皇所賜，吾敢奪耶?"

元，進士，終四川副使。謹厚有父風。

林俊　林達

林俊，字待用，莆田人。成化十四年進士。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性侃直，不隨俗浮湛。事涉權貴，尚書林聰輒屬俊治之。上疏請斬妖僧繼曉，并罪中貴梁芳，帝大怒，下詔獄考訊。後府經歷張黻救之，并下獄。太監懷恩力救，俊得謫姚州判官，黻師宗知州。時言路久塞，兩人直聲震都下，爲之語曰："御史在刑曹，黄門出後府。"尋以正月朔星變，帝感悟，復俊官，改南京。

弘治元年，用薦擢雲南副使。鶴慶玄化寺稱有活佛，歲時集士女萬人，争以金塗其面。俊命焚之，得金悉以償民逋。又毁淫祠三百六十區，皆撤其材修學宫。干崖土舍刀怕愈欲奪從子宣撫官，劫其印數年。俊檄諭之，遂歸印。進按察使。五年，調湖廣。以雨雪災異上疏陳時政得失。又言德安、安陸建王府及增修吉府，工役浩繁，財費巨萬，民不堪命。乞循寧、襄、德府故事，一切省儉，勿用琉璃及白石雕闌，請著爲例。不從。

九年，引疾，不待報徑歸。久之，薦起廣東右布政使，不拜。起南京右僉都御史，督操江。十四年正月朔，陝西、山西地震水涌。疏述古宫闈、外戚、内侍、柄臣之禍，乞罷齋醮，减織造，清役占，汰冗員，止工作，省供應，節賞賜，戒逸欲，遠佞幸，親賢人。又請豫教皇儲，因薦侍

重孫交，曾分割陽春臺東面的偏地擴建他的住宅。後來宦官説孫交侵占土地，世宗説："這是先皇賞賜的，我敢奪回嗎?"

孫元，進士，終官四川副使。嚴謹寬厚有父親的風範。

林俊，字待用，莆田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授官刑部主事，升任員外郎。性情耿直，不隨波逐流。有事涉及權貴，尚書林聰總是吩咐林俊去處理。上疏請求斬殺妖僧繼曉，并處置宦官梁芳之罪，皇帝大怒，關入欽犯監獄審訊。後府經歷張黻救援他，一并關進牢獄。太監懷恩極力營救，林俊得以貶任姚州判官，張黻任師宗知州。當時進言之路長久閉塞，兩人正直的名聲震動京都，將他們倆編成歌謡説："御史在刑曹，黄門出後府。"不久因正月初一星象發生異變，皇帝感悟，恢復了林俊的官職，改任南京。

弘治元年，因人舉薦提升任雲南副使。鶴慶玄化寺宣稱有活佛，每年一定季節聚集男女達萬人，争着用金往佛的面孔上塗抹。林俊下令焚燒了它，所得的金子全部用來償還百姓欠交的賦税。又毁掉不合禮義而設置的祠廟三百六十處，拆除下來的材料全部用來修建學校。干崖土司的屬官刀怕愈想奪取侄子的宣撫官，劫持他的官印已多年。林俊用檄文訓諭，於是歸還了官印。升任按察使。五年，調到湖廣。因雨雪災異上疏陳述當時政治的得失。又説在德安、安陸修建王府以及增建吉府，工役浩繁，費財巨萬，百姓不堪承受。請求遵循寧、襄、德府舊事，一切省儉，不要用琉璃和白石雕闌，請求寫定作爲常例。皇上不聽從。

九年，稱病辭官，不待批覆徑直還鄉。很久後，舉薦起任廣東右布政使，但没有接受任命。起任南京右僉都御史，監督操江。十四年正月初一，陝西、山西地震水涌。上疏陳述古代宫闈、外戚、内侍、掌權大臣的禍害，請求停止設齋壇求福，减少織造，清除勞役占用民力，汰除冗雜人員，停止大興土木，簡省供應，節制賞賜，戒止逸欲，遠離佞幸，親近賢人。又請求事先教習

郎謝鐸，少卿儲瓘、楊廉，致仕副使曹時中，處士劉閔堪輔導。報聞。已，屢疏乞休，薦時中自代。不許。江西新昌民王武爲盗，巡撫韓邦問不能靖，命俊巡視。身入武巢，武請自效，悉擒賊黨。詔即以俊代邦問，俊引朱熹代唐仲友、包拯代宋祁事，力辭。不允。乃更定要約，庶務一新。王府徵歲禄，率倍取於民，以俊言大減省。寧王宸濠貪暴，俊屢裁抑之。王請易琉璃瓦，費二萬。俊言宜如舊，毋涉叔段京鄙之求，吴王几杖之賜。王怒，伺其過，無所得。會俊以聖節按部，遂劾奏之，停俸三月。尋以母憂歸。

皇太子，於是推薦侍郎謝鐸，少卿儲瓘、楊廉，退休副使曹時中，處士劉閔可以輔導。皇上批答已知。之後，多次上疏請求退休，推薦曹時中代替自己。皇上不允許。江西新昌民王武作盗賊，巡撫韓邦問不能平定，命林俊巡視。他親自入王武的巢穴，王武請求爲國效力，全部擒獲賊黨。詔令立刻用林俊取代韓邦問。林俊引用朱熹取代唐仲友、包拯取代宋祁的事例，極力推辭。皇上不允許。於是更改制定重要的條約，各種政務焕然一新。王府徵收每年的薪俸，大都向人民成倍索取，因林俊的進言而大大減省。寧王朱宸濠貪婪暴虐，林俊多次裁制壓抑他。王請求改换琉璃瓦，需花費二萬。林俊進言説應當照舊，不要涉嫌叔段請求京邊之地的請求，吴王几杖的賜賞。王憤怒，窺伺他的過錯，没有收獲。恰逢林俊因皇帝生日巡視轄地，於是上奏彈劾他，扣發薪俸三個月。不久因母喪還鄉。

武宗即位，言官交薦，江西人在朝者合疏乞還俊。乃進右副都御史，再撫江西，遭父憂不果。正德四年，起撫四川。眉州人劉烈倡亂，敗而逃，諸不逞假其名剽掠。俊繪形捕，莫能得。會保寧賊藍廷瑞、鄢本恕、廖惠等繼起，勢益張，轉寇巴州。猝遇之華壟，單輿抵其營，譬曉利害，賊羅拜約降。淫雨失期，復叛去，攻陷通江。俊擊敗之龍灘河，遣知府張敏等追敗之門鎮子，遂擒廖惠。而廷瑞奔陝西西鄉，越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官軍追及，復大破之。遂移師擊瀘州賊曹甫，且遣人招諭。甫佯聽令，使弟琯劫如故。指揮李蔭斬琯首，賊遂移江津，分七營，將攻重慶。俊發酉陽、播州土兵助蔭，以元日掩破其四營。賊遁入民家，焚之盡斃。乘勝搗老營，指揮汪洋等中伏死。蔭復進，去賊十五里。甫以數十騎出，遇蔭兵，敗走。官軍乘勝進圍之，俘及焚死者二千有奇。已，本

武宗即位，諫官交相舉薦，江西人在朝中的聯合上疏請求召還林俊。就進升右副都御史，再次巡撫江西，遭父喪而没有上任。正德四年，起用巡撫四川。眉州人劉烈帶頭作亂，失敗後逃跑，衆叛亂的人藉他的名劫掠。林俊繪像捕捉，不能抓獲。恰逢保寧賊藍廷瑞、鄢本恕、廖惠等人相繼作亂，勢力更爲擴張，轉而在巴州爲寇。突然在華壟與他們相遇，他單車到達他們的營寨，曉諭利害關係，賊環繞下拜相約投降。因接連下雨而失期，又叛亂離去，攻陷通江。林俊在龍灘河擊敗叛賊，派知府張敏等追擊，在門鎮子打敗他們，於是擒獲廖惠。而藍廷瑞逃往陝西西鄉，越過漢中三十六盤，到達大巴山。官軍追到，又大敗叛賊。接着轉移軍隊攻擊瀘州叛賊曹甫，并且派人招降。曹甫假裝聽令，派弟弟曹琯劫掠如故。指揮李蔭斬殺曹琯，賊寇於是轉移到江津，分爲七營，準備攻打重慶。林俊調發酉陽、播州土兵幫助李蔭，在正月初一大舉攻破敵寇四個營。賊逃跑隱藏到百姓家，將他們全部燒死。乘勝直搗老營，指揮汪洋等在中途遭埋伏戰死。李蔭又進攻，離賊十五里。曹甫率數十名騎兵出外，遇李蔭兵，失敗逃跑。官軍乘勝進擊圍

恕、廷瑞爲永順土舍彭世麟所擒。俊論功進右都御史。甫黨方四亡命思南，復攻南川、綦江，以窺瀘州。俊益發土兵，令副使何珊、李鉞等敗之去。捷聞，璽書獎勵。

攻，俘虜及燒死的人有二千多。之後，鄢本恕、藍廷瑞被永順土司的屬官彭世麟擒獲。林俊論功進升右都御史。曹甫黨羽方四逃往思南，又攻打南川、綦江，以窺視瀘州。林俊增派土兵，令副使何珊、李鉞等打敗并趕走敵寇。捷報呈上，賜詔書獎勵。

俊在軍，與總督洪鍾議多左。中貴子弟欲冒從軍功，輒禁止。御史俞緇走避賊，而僉事吴景戰歿。緇慚，欲委罪俊，遂劾俊累報首功，賊終不滅，加鑿井毁寺，逐僧徒，迫爲賊。於是俊前後被切責。比方四敗，賊且盡，俊辭加秩及賞，乞以舊職歸田。詔不許辭秩，聽其致仕。言官交請留，不報。俊歸，士民號哭追送。時正德六年十一月也。

林俊在軍中，與總督洪鍾的議論多不合。中貴子弟想冒領軍功，他總是禁止。御史俞緇逃跑躲避賊寇，而僉事吴景戰死。愈緇慚愧，想推委罪責於林俊，於是彈劾林俊多次報首功，賊寇終究不滅，加上鑿井毁寺，驅逐僧徒，迫使爲賊。於是林俊前後被嚴厲斥責。到方四敗，賊將盡滅，林俊推辭加官階和封賞，請求以舊職歸田。詔令不許推辭官階，聽任他辭官。諫官交相請求挽留，皇上不批覆。林俊歸，士民號哭追送。時間在正德六年十一月。

世宗即位，起工部尚書，改刑部。在道數引疾，不許。因請帝親近儒臣，正其心以出號令，用渾樸爲天下先，初詔所革，無遷就以廢公議。既抵京師，會暑月經筵輟講，舉祖宗勤學故事以諫。俊時年已七十，寓止朝房，示無久居意。數爲帝言親大臣，勤聖學，辨異端，節財用。朝有大政，必侃侃陳論，中外想望其風采。

世宗即位，起用任工部尚書，改任刑部。在途中多次稱疾辭官，皇上不允許。於是請求皇帝親近儒臣，端正其心以出號令，用淳厚樸實爲天下先，即位初詔令革除的，不要遷就以廢公議。抵達京城之後，恰逢暑月御前講席停講，他舉出祖宗勤學的舊例來勸諫。林俊當時已七十歲，在朝房借居，表示没有長久居留的意思。多次對皇帝説要親近大臣，勤於聖學，分辨異端，節省財用。朝廷有大事，一定侃侃陳論，朝廷内外向往他的風采。

中官葛景等奸利事覺，爲言官所糾，詔下司禮監察訊。俊言内臣犯法，法司不得訊，是宫府異體也，乞下法司公訊，以昭平明之治。都督劉暉下獄，俊當以交結朋黨律，言與許泰同罪，請斬以謝天下。廖鵬、廖鎧、齊佐、王瓛論死，屢詔緩刑，俊乞亟行誅。又劾谷大用占民田萬餘頃。皆不聽。中官崔文家人李陽鳳索匠師宋鈺賄不獲，嗾文杖之幾死，下刑部治未决，而中旨移鎮撫司。俊留不遣，力争不納。明日又奏，帝怒責陳狀。俊言："祖宗以刑獄付法司，

宦官葛景等作奸利之事被發覺後，被諫官糾劾，詔令交司禮監察核審訊。林俊説宦官犯法，司法官不得審訊，是宫中與府中異體，請求交司法官公開審訊，以昭彰公平明察之治。都督劉暉入獄，林俊依照交結朋黨的法律判罪，説與許泰同罪，請求斬首以向天下謝罪。廖鵬、廖鎧、齊佐、王瓛被叛處死刑，多次下詔緩刑，林俊請求儘快行刑。又彈劾谷大用侵占民田萬餘頃。皇上都不聽從。宦官崔文的家人李陽鳳向匠師宋鈺索要財物没有得到，嗾使崔文杖打他幾乎致死，交刑部處治還没有判決，而從宫内傳旨令移交鎮撫司。林俊留住不遣送，力争不采納。第二日又上奏，皇帝發怒責令陳狀。林俊説："祖宗把刑獄

以緝獲奸盜付鎮撫。訊鞫既得，猶必付法司擬罪。未有奪取未定之囚，反付推問者。文先朝漏奸，罪不容誅，茲復干內降。臣不忍朝廷百五十年紀綱，爲此輩壞亂。"帝憚其言直，乃不問。

之事交付司法官，把捕獲奸盜之事交付鎮撫司。審訊之後，仍然一定要交付司法官擬罪。没有奪取未定的囚徒，反而交付推問的情况。崔文是先朝遺漏的奸人，罪不容誅殺，現又干求宫内的降旨。臣不忍看到朝廷一百五十年的法紀，被這些人損壞擾亂。"皇帝懼怕他的進言正直，就不再過問。

俊以耆德起田間，持正不避嫌，既屢見格，遂乞致仕。詔加太子太保，給驛賜隸廩如制。

林俊因年高德重而起用於田間，堅持正義不避嫌疑，多次被阻擋後，就請求辭官退休。下詔加太子太保，按舊例供給驛車賞賜隸役廩食。

俊數争"大禮"，與楊廷和合。嘗上言推尊所生有不容已之情，有不可易之禮，因輯堯、舜至宋理宗事凡十條，以上。及"大禮"議定，得罪者或杖死。四年秋，俊從病中上書言："古者鞭撲之刑，辱之而已，非欲糜爛其體膚而致之死也，又非所以加於士大夫也。成化時，臣及見廷杖二三臣，率容厚棉底衣，重氈累裹，然且沉卧，久乃得痊。正德朝，逆瑾竊權，始令去衣，致末年，多杖死。臣又見成化、弘治時，惟叛逆、妖言、劫盗下詔獄，始命打問，他犯但言送問而已。今一概打問，亦非故事。自去歲舊臣斥逐殆盡，朝署爲空。乞聖明留念，既去者禮致，未去者慰留。碩德重望如羅欽順、王守仁、吕柟、魯鐸輩，宜列置左右。臣衰病待盡，無復他望，敢效古人遺表之意，敬布犬馬之心。"帝但下所司而已。又明年，疾革，復上書請懋學隆孝，任賢納諫，保躬導和，且預辭身後恤典，遂卒。年七十六。

林俊多次争"大禮"，與楊廷和相合。曾經進言推崇尊重所生有不容已之情，有不可變之禮，因此輯録呈上堯、舜至宋理宗的事例共十條。到"大禮"議定，得罪的人有的被杖打而死。四年秋，林俊從病中上書説："古代鞭撲的刑法，衹是羞辱受刑者罷了，不是欲糜爛他們的體膚而致他們於死地，又不是用來施加在士大夫身上。成化時，臣看到過在朝廷上杖打二三臣，都容許穿厚棉底衣，厚氈累裹，然而仍然沉重卧病，很久纔得以痊愈。正德朝，逆賊劉瑾竊取大權，開始命令除去衣服，到末年，多被杖打致死。臣又見成化、弘治時，衹有叛逆、妖言、劫盗被關入欽犯監獄，始令拷打審問，對其他犯人衹説送交官府審問罷了。現在一概拷打審問，也不合舊例。自從去年舊臣幾乎全部斥逐，朝廷官署空虚。請求聖明的君王留心關懷，已經離去的人以禮招致，還没有離去的人安慰挽留。德高望重如羅欽順、王守仁、吕柟、魯鐸等人，應該列置左右。臣衰弱多病等待死亡，不再有别的奢望，冒昧效法古人遺表之意，敬獻犬馬之心。"皇帝衹下發有關部門罷了。又第二年，病重，又上書請勤奮學習推崇孝道，任用賢人接納諫言，保重身體倡導和平，并且預先辭去死後的撫恤恩典，於是死去。年齡七十六歲。

後一年，《明倫大典》成，追論俊附和廷和，削其官，其子達以士禮葬之。俊歷事四朝，抗辭敢諫，以禮進退，始終一節。隆慶初，復官，贈少保，謚貞肅。

後一年，《明倫大典》完成，追究林俊附和楊廷和之罪，削去他的官職，他的兒子林達用士禮埋葬了他。林俊歷任四朝，直言敢諫，以禮進退，始終保持節操。隆慶初年，恢復原官，追贈少保，謚號貞肅。

達，正德九年進士。官至南京吏部郎中。工篆籀，能古文。

張黻

張黻，吉水人。成化八年進士。歷知涪州、宿州，介特不避權貴。弘治中，俊蒙顯擢，而黻老不用。王恕爲之請，特予誥命。

金獻民

金獻民，字舜舉，綿州人。成化二十年進士。除行人。弘治初，選授御史，按雲南、順天，并著風裁。出爲天津副使，歷湖廣按察使。

正德初，劉瑾亂政，追坐獻民勘天津地不實，與巡撫柳應辰等械繫詔獄，斥爲民。未幾，又坐湖廣事，再下獄，罰贖歸。逾年，又以瀏陽民劉道隆獄讞不實，罰米輸塞下。瑾誅，起貴州按察使。擢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歷南京刑部尚書。

世宗即位，召爲左都御史。李鳳陽下刑部，程貴下都察院，皆改詔獄，獻民力争。已，遷刑部尚書。執奏奸黨王欽、王銓不宜貸死。皆不納。尋代彭澤爲兵部尚書。五星聚營室，其占主兵。獻民因請敕天下鎮巡官預守戰之備，且請用賢納諫，罷土木，屏玩好。帝頗采納。獻民性伉直，有執持，帝或不能從，卒無所徇。帝初即位，盡斥先朝傳奉官。已，太監丘福、潘傑等死，詔官其弟侄錦衣。及司禮太監張欽死，以家人李賢承蔭，賢死復欲官其子儒。獻民先後執奏，帝皆不從。土魯番速檀滿速兒寇肅州，命獻民兼右都御史總制陝西四鎮軍務。比至蘭州，巡撫陳九疇已破敵，獻民再以捷聞。還京，仍理部事。論功，蔭錦衣世百户。

錦衣百户俞賢，中官泰養子也，

林達，正德九年進士。官至南京吏部郎中。擅長篆籀，能作古文。

張黻，吉水人。成化八年進士。歷任涪州、宿州知州，耿直不避權貴。弘治年間，林俊蒙受顯要提升，而張黻年老不被任用。王恕爲他奏請，特賜予誥命。

金獻民，字舜舉，綿州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授官任行人。弘治初年，選拔授官御史，按察雲南、順天，都以風紀著名。出京任天津副使，歷任湖廣按察使。

正德初年，劉瑾亂政，追究金獻民勘查天津地不合實際之罪，與巡撫柳應辰等戴着刑械關入欽犯監獄，貶斥爲百姓。不久，又因湖廣事獲罪，又關進牢獄，罰款贖歸。過了一年，又因瀏陽民劉道隆獄案判處不合實際，處罰運送米糧到塞下。劉瑾被誅殺，金獻民起用任貴州按察使。提升任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歷任南京刑部尚書。

世宗即位，召任左都御史。李鳳陽下交刑部，程貴下交都察院，都改入欽犯監獄，金獻民極力諫諍。之後，升任刑部尚書。執意奏請奸黨王欽、王銓不宜免於死罪。皇上都不采納。不久代彭澤任兵部尚書。五星聚於營室宿，占卜主兵事。金獻民於是請求敕令天下鎮巡官作守戰的準備，并且請求任用賢人采納諫言，罷除土木工程，屏棄玩好。皇帝多予采納。金獻民性情耿直，有操守，皇帝有時不能采納，他終究不順從。皇帝初即位，全部斥去先朝的傳奉官。不久，太監丘福、潘傑等死去，詔令他們的弟弟侄兒任錦衣衛官。到司禮太監張欽死，使家人李賢承受蔭封，李賢死後又想讓其子李儒作官。金獻民先後上奏章反對，皇帝都不聽從。土魯番君主滿速兒侵犯肅州，命令金獻民兼任右都御史總制陝西四鎮軍務。等他到達蘭州，巡撫陳九疇已擊敗敵人，金獻民再以捷報上奏。回京，仍掌管部事。按功行賞，封蔭錦衣世代百户。

錦衣百户俞賢，是宦官俞泰的養子，以内宫

以中旨管事，諫官争之。獻民言："祖宗有舊制，孝廟有禁例，陛下登極有明詔。賢無公家庸，又非泰子姓，猥以厮養竊名器，紊斁典章，不可之大者。宜納諫官言。"弗聽。錦衣副千户李全、王邦奇等以冒濫汰去，至是奏辨不已，下部覆議。獻民言："全等足不履行陣而坐論首功，身不隸公家而躐躋顯秩。陛下登極，汰去者三百餘人，人心稱快。萬一倖端再啓，則前詔皆虚，將來奏擾，有何紀極。"帝竟授全等試百户。獻民復奏曰："令出惟行勿惟反。今以小人奏辨，一旦復官九十餘人，徇左右私，壞祖宗法，竊爲陛下惜之。明旨不許夤緣管事，而奔競已成風矣；不許比例陳乞，而奏擾已踵至矣。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望仍斥全等，以息人言，消天變。"言官任洛等亦以爲言，不聽。

會寧夏總兵官种勛行賂京師，偵事者獲其籍，獻民名在焉。給事蔡經、御史高世魁等交章劾之，獻民因引疾歸。居二年，邦奇訐前尚書彭澤，詞連獻民，逮下刑部獄。法司劾獻民奉命專征，未至其地，掠功妄報，失大臣體，宜奪職閒住，削其世蔭。詔可。初，"大禮"議起，獻民數偕廷臣疏争。及左順門哭諫，又與徐文華倡之。帝由此不悦，卒得罪。隆慶初，贈恤如制。

直接降旨管理事務，諫官諫諍。金獻民進言説："祖宗有舊制度，孝廟有禁止條例，陛下即位有明確詔令。俞賢没有公家的功勞，又不是俞泰子孫，衹是以厮役的身份來竊取名號地位，擾亂敗壞典章，這是大大的不可以。應采納諫官的話。"皇上不聽。錦衣衛副千户李全、王邦奇因胡亂冒充被汰除，至此上奏辯解不止，下部復議。金獻民説："李全等人没有上戰場却坐論首功，身不屬公家而越級提升爲高官。陛下即位，汰除的有三百多人，人心稱快。萬一幸臣的端緒再次開啓，則先前的詔書全部落空，將來再有上奏擾亂，有何終極。"皇帝最終授李全等試用百户。金獻民又上奏説："命令發出後衹能施行而不能收回。現在因小人上奏辯解，一日復官九十餘人，徇順左右之私，敗壞祖宗之法，臣私下爲陛下惋惜。明確下旨不許攀附管事之人，而奔走鑽營已成風氣；不許比照事例陳請，而上奏擾亂已接連而至了。誰生禍端，至今作梗。希望仍然斥退李全等人，以平息人言，消除天變。"諫官任洛等也進言，皇帝不聽從。

恰逢寧夏總兵官种勛賄賂京城官吏，偵察的人獲其名册，金獻民的名字在其中。給事蔡經、御史高世魁等紛紛上奏章彈劾他，金獻民因此稱病歸家。過了二年，王邦奇彈劾前尚書彭澤，獄詞牽連金獻民，逮捕關進刑部監獄。司法官彈劾金獻民奉命專任征伐，没有到其地，掠取功勞妄報，失大臣體統，應停職閑住，削去他的世代封蔭。詔令同意。當初，"大禮"議興起，金獻民多次偕同廷臣上疏諫諍。及左順門哭諫，又與徐文華倡導。皇帝由此不高興，終究得罪。隆慶初年，依禮制追贈撫恤。

秦金　秦柱

秦金，字國聲，無錫人。弘治六年進士。授户部主事，歷郎中。

正德初，遷河南提學副使，改右參政。守開封，破趙鐩於陳橋。歷山東左、右布政使。承寇躪後，與巡撫趙璜共拊循，瘡痍始起。九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諸王府所據山

秦金，字國聲，無錫人。弘治六年進士。授官户部主事，歷任郎中。

正德初年，升任河南提學副使，改任右參政。鎮守開封，在陳橋攻破趙鐩。歷任山東左、右布政使。繼賊寇摧殘之後，與巡撫趙璜共同撫慰，戰亂的破壞開始恢復。九年，提升任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衆王府所占據的山場湖蕩，都

場湖蕩，皆奏還之官。降盜賀璋、羅大洪復叛，討平之。郴州桂陽瑶龔福全稱王，金先後破寨八十餘，斬首二千級，擒福全及其黨劉福興等。録功，增俸一級，蔭錦衣世百户，力辭得請。入爲户部右侍郎。

世宗即位，改吏部。言官論金無人倫鑒，復改户部，轉左，署部事。外戚邵喜乞莊田，金述祖制，請按治。帝宥喜，命都察院禁如制。中旨各宫仍置皇莊，遣官校分督。金言："西漢盛時以苑囿賦貧民，今奈何剥民以益上。乞勘正德間額外侵占者，悉歸其主，而盡撤管莊之人。"帝稱善，即從其議。

嘉靖二年擢南京禮部尚書，率諸臣上疏曰："陛下繼統以來，昭德塞違，勵精圖治，動無過舉，宜召天和，而災眚頻告者，何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陛下登極一詔，百度咸貞，天下拭目望至治。比來多與詔違，百司罔遵，萬民失仰，此詔令不能如初也。即位之初，逐庸回，任耆舊。比内閣擬旨輒中改，至疏請，徒答温語，此任賢不能如初也。即位之初，聽言如流，朝請暮報。比來事涉戚畹、宦寺，雖九卿執奏，科道交章，皆曰'業經有旨'，此聽納不能如初也。即位之初，凡先朝傳升、乞升等官，一切厘革。比來恩澤過濫，封拜頻煩，此慎名器不能如初也。即位之初，凡奸黨巨惡俱付三法司。比來輒下鎮撫，此謹國法不能如初也。即位之初，首命户部減馬房糧芻之半，且令科道官備核馬數。乃因太監閻洪等言，遂寢前詔，此恤民瘼不能如初也。即位之初，遣斥法王、佛子、國師、禪師。比來於

奏請歸還官府。投降的盜賊賀璋、羅大洪又反叛，討伐平定了叛亂。郴州桂陽瑶人龔福全稱王，秦金先後攻破敵寨八十餘座，斬首二千人，擒獲龔福全以及他的黨羽劉福興等。按功行賞，增俸禄一級，封蔭錦衣世代百户，極力推辭得以批准所請。入京任户部右侍郎。

世宗即位，改任吏部。諫官彈劾秦金没有人倫的識鑒，又改任户部，轉任左侍郎，代理部事。外戚邵喜請求莊田，秦金追述祖宗制度，請求按察治罪。皇帝寬恕了邵喜，命都察院按照制度禁止。從内宫傳旨令各宫仍然設置皇莊，派遣官校分别監督。秦金進言説："西漢强盛時以苑囿給予貧困百姓，現在怎麽要剥削百姓而有益於上官。請求勘查正德間額外侵占的土地，全部歸還其主人，而全部撤去管理莊田的人。"皇帝稱贊，立刻聽從了他的建議。

嘉靖二年提升任南京禮部尚書，率領衆臣上疏説："陛下繼承皇位以來，昭明美德阻塞邪惡，勵精圖治，動無錯誤的舉措，宜召天和，而災異却頻繁發生，是爲什麽呢？《詩經》説：'不會没有開始的，但很少能有善終。'陛下即位一詔，各種制度都納入正道，天下人等待着希望達到安定。近來多與詔書違背，百官無法遵守，萬民失望，這是詔令不能如開初。即位之初，驅逐庸碌奸邪之徒，任用德高望重的舊臣。近來内閣擬定的旨意總是中途被篡改，至上疏奏請，衹是温和的話語作答，這是任用賢人不能如開初。即位之初，聽從諫言快速順當如流水，早晨請示日暮回報。近來事情涉及貴戚、宦官寺臣，縱然九卿執意奏請，科道官紛紛上章，都説'已經有旨'，這是聽取諫言不能如初。即位之初，凡是先朝傳升、乞升等官員，一概革除。近來恩澤過濫，封拜頻繁，這是慎重名號與車服儀制不能如初。即位之初，凡是奸黨大惡人都交付三法司。近來則下交鎮撫司，這是謹慎國法不能如當初。即位之初，首先令户部把馬房、糧草減少一半，并且令科道官完全核實馬的數目。却因太監閻洪等的進言，於是停止先前詔令，這是體恤人民疾苦不能如當初。即位之初，遣返逐斥法王、佛子、國

禁地設齋醮，此崇正道不能如初也。即位之初，精明充盛。比來聖躬弗豫，天顏未復，此嗇精神不能如初也。夫初政所以清明者，政出公朝，而左右不預也；今政所以混濁者，政在左右，而外廷不知也。惟政不可一日不在朝廷，惟權不可一日移於左右。所謂政在朝廷者，非必皆獨運也。股肱有托，耳目有寄，即主威重於九鼎，國勢安於泰山。自古帝王制御天下，操此術而已。不則宫府之勢隔而信任有所偏，婦寺之情親而聽受有所蔽，名曰總攬，而太阿之鐏實移於下矣。”章下禮部，尚書汪俊力勸帝采納，報聞。

尋就改兵部。孫交去，召爲户部尚書。帝欲考興獻帝，金偕廷臣伏闕争，又與何孟春等條張璁建議之非。及上聖母册，金及趙璜等復不至，帝頻詰讓。金爲人樂易。及居官，一以廉正自持。在户部，尤孜孜爲國。永福長公主乞寶坻、武清地，以金言頗減。撫寧、山海莊地賜魏國公徐達者，達卒仍歸之官，定國公光祚請之，金執不可。給事中黄重、御史張珩等先後争，金等復以爲言，始報許。内府諸監局軍匠至數千人，中官梁謙請下部采金玉珠石，金皆執奏，不聽。奸人逯俊等乞兩淮鹽引三十萬，帝許之。金力争不可，積失帝旨。

六年春以考察自陳致仕，馳驛給夫廪如制。歸五年，薦者不已，乃起南京户部，疏陳利民六事。尋召爲工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帝與張孚敬、李時評諸大臣，以金爲賢，頗嫌其老。居數月，加太子太保，改南京兵部。逾歲致仕歸。二十三年卒，年七十八。贈少保，謚端敏。

師、禪師。近來在宫禁之地設置道壇祈福，這是推崇正道不能如初。即位之初，精神飽滿。近來聖體不安康，身體没有恢復，這是愛惜精神不能如初。當初政治清明的原因，是由於政事出於公朝，而左右不參與；如今政治混亂的原因，是政權由左右掌握，而朝廷不知道。政權不可以一天不在朝廷，政權不可以一天移交左右。所指的政權在朝廷，不是一定都要獨自運作。輔助之臣和耳目之臣有所寄托，則君主的威嚴比九鼎還重，國勢比泰山還安穩。自古帝王駕馭天下，都運用這種方法而已。不如此就會使宫中與府中的勢力相隔離而信任有所偏頗，侍妾寺人之情親而聽從接受有所蒙蔽，名義上叫總攬，而權柄實際上移交於下屬。”奏章下發禮部，尚書汪俊竭力勸皇帝采納，皇帝批覆已知道。

不久就地改任兵部。孫交離去，召任户部尚書。皇帝欲稱興獻帝爲皇考，秦金偕同朝廷大臣拜伏在宫闕前諫諍，又與何孟春等分條呈上張璁建議的錯誤。到尊上聖母册封，秦金以及趙璜等又不到，皇帝頻繁詰責。秦金爲人樂於平易。到做官時，完全以廉潔正直自持。在户部，尤其孜孜不倦地爲國效力。永福長公主請求寶坻、武清的土地，因秦金的進言多所裁減。撫寧、山海莊地賜予魏國公徐達的，徐達最終仍然歸還官府，定國公光祚請求賜予這些莊地，秦金執意不允許。給事中黄重、御史張珩等先後争，秦金等又爲此進言，纔批答許可。内府各監局軍匠達數千人，宦官梁謙請求下令户部采集金玉珠寶，秦金都堅决反對，皇上不聽從。奸人逯俊等請要兩淮食鹽運銷權三十萬，皇帝答應了。秦金極力諫諍不可，多次違背皇帝的旨意。

六年春因考察而自己陳請退休，按制度乘驛車供給役夫糧餉。歸家五年，不停地有人舉薦他，就起用任南京户部，上疏陳述有利於百姓的六件事。不久召任工部尚書，加官太子少保。皇帝與張孚敬、李時評論衆大臣，認爲秦金賢明，頗嫌他年齡大。過了幾個月，加官太子太保，改任南京兵部。過了一年辭官還鄉。二十三年死去，年齡七十八歲。追賜少保，謚號端敏。

孫柱，以諸生授中書舍人。大學士高拱得罪，倉黄去京師，門生皆避匿，柱獨追送百里外。吳中行疏論張居正奪情，被杖下詔獄。柱挾醫視湯藥，遂忤居正，遷魯府審理。尋假考察罷之。

孫子秦柱，以生員的身份授官中書舍人。大學士高拱獲罪，匆忙離開京城，門生都躲避隱匿，秦柱獨自追送到百里外。吳中行上疏彈劾張居正沒有服滿喪期而任事，被杖責關入欽犯監獄。秦柱帶醫生前去診視治病，於是觸犯張居正，改任魯府審理。不久藉考察的名義罷免了他。

趙璜

趙璜，字廷實，安福人。少從父之官，墜江中不死。稍長，行道上，得遺金，悉還其主。登弘治三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改兵部，歷員外郎。

趙璜，字廷實，安福人。少年時跟隨父親到官府，墜落江中沒有死。稍長，在路上走，拾到遺失的金子，全部歸還主人。考中弘治三年進士，授官工部主事。改任兵部，歷任員外郎。

出爲濟南知府。猾吏舞文，積歲爲蠹。璜擇愿民教之律令，得通習者二十餘人，逐吏而代之。漢庶人牧場久籍於官，募民佃。德王府奏乞之，璜勘還之民。閲七年，政績大著。

出京任濟南知府。奸猾的小吏舞弄文墨，多年爲禍。趙璜選老實的百姓教他們律令，得以通曉法律的有二十多人，驅逐小吏取代了他們。漢庶人的牧場長久以來便隸屬於官府，趙璜招募人民租種。德王府上奏請求給予，趙璜勘察後歸還百姓。經過七年，政績十分顯著。

正德初，擢順天府丞，未上，劉瑾惡璜，坐巡撫朱欽事，逮下詔獄，除名。瑾誅，復職。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尋調山東。河灘地數百里，賦流民墾而除其租。番僧乞徵以充齋糧，帝許之，璜力爭得免。曲阜爲賊破，闕里林廟在曠野，璜請移縣就闕里，從之。擢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以邊警改理畿輔戎備。事定，命振順天諸府饑，還佐部事。

正德初年，提升任順天府丞，沒有上任，劉瑾憎惡趙璜，因巡撫朱欽之事獲罪，逮捕關入欽犯監獄，削去官籍。劉瑾被殺，恢復原職。升任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不久調任山東。河灘地數百里，給予流民開墾而除去租稅。番僧請求徵稅以充齋糧，皇帝許可，趙璜竭力諫諍得以免除。曲阜被賊寇攻破，闕里林廟在曠野，趙璜請求把縣城移到闕里，皇上聽從。提升任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因邊防有警改任治理京郊戰備。戰事平定，命賑濟順天等府饑荒，還朝後輔佐部事。

世宗即位，進左侍郎，掌部事。裁宦官賜葬費及御用監料價，革内府酒醋麵局歲徵鐵磚價銀歲巨萬。

世宗即位，升任左侍郎，掌管部事。他裁減宦官賜葬費和御用監的料價，革除内府酒醋麵局每年徵收的鐵磚價銀巨萬。

嘉靖元年，進尚書。劉瑾創玄明宫，糜財數十萬，瑾死，奸人獻爲皇莊。帝即位，斥以予民，既而中旨令仍舊。璜言詔下數月而忽更，示天下不信，帝即報許。會方修仁壽、清寧宫，費不繼。璜因請與石景山諸房舍

嘉靖元年，進升尚書。劉瑾創建玄明宫，糜費財物數十萬，劉瑾死後，奸邪之人進獻作爲皇莊。皇帝即位，斥責還給百姓，不久從内宫降旨命令仍然依舊。趙璜説詔令下達數月而忽然更改，向天下顯示不守信用，皇帝立刻批覆許可。恰逢正在修建仁壽、清寧宫，費用不繼。趙璜藉

并斥賣以資用，可無累民，帝可之。給事中徐景嵩等謂詔書許還民，官不當自鬻，劾璜。璜疏辨，并發景嵩他事。御史張鵬翰言璜摭言官，無大臣誼。帝責鵬翰黨庇景嵩，竟斥。其同官陳江亦以劾璜被責，求去。給事中章僑言璜一舉逐兩諫官，甚損國體。尚書彭澤復奏僑非是，僑再辨，帝兩解之。詔營后父陳萬言第，估工值六十萬，璜持之。萬言訴於帝，下郎中、員外二人詔獄。璜言："二臣無與，乞罪臣。"帝不聽。其後論救踵至，萬言不自安，再請貸。二人獲釋，工價亦大減。

機請求與石景山衆房舍一并賣出以供資用，可以不累及百姓，皇帝同意。給事中徐景嵩等人說詔書允許歸還百姓，官府不應當自賣，彈劾趙璜。趙璜上疏辯解，并揭發徐景嵩其他的事情。御史張鵬翰說趙璜挑諫官的刺，没有大臣的道德行爲。皇帝責備張鵬翰結黨庇護徐景嵩，竟然斥去。他的同僚陳江也因彈劾趙璜被斥責，請求辭官。給事中章僑說趙璜一舉逐去兩名諫官，甚是損害國家體統。尚書彭澤又上奏章僑的不是，章僑又辯解，皇帝兩方勸解。詔令營建皇后的父親陳萬言的宅第，估計工程造價六十萬，趙璜反對。陳萬言向皇帝傾訴，把郎中、員外二人關入欽犯監獄。趙璜進言說："這兩個人没有參與，請求怪罪臣。"皇帝不聽。之後論救接連而至，陳萬言自覺不安心，再次請求寬免。二人獲得釋放，工程造價也大減。

三年，顯陵司香内官言陵制狹小，請改營，視天壽山諸陵。璜言陵制與山水相稱，難概同，帝納其言。已，帝欲遷顯陵，璜不可，乃寢。詔建玉德殿，景福、安喜二宫，璜請俟仁壽宫成，徐議其事，帝不許。頃之，以災異申前請，帝始從之，并罷仁壽役。江西建真人府，陝西督織造，皆遣中使，璜皆疏争。營建世廟，中官所派物料，户部多裁省。帝以問璜，璜言曩造乾清、坤寧兩宫所積餘貲，足移用，帝遂報可。

三年，顯陵司香宦官進言說陵墓形制狹小，請求改建，和天壽山衆陵一樣。趙璜說陵墓形制與山水相稱，難以一概等同，皇帝接受了他的進言。之後，皇帝想遷移顯陵，趙璜勸阻，就作罷了。下詔令修建玉德殿和景福、安喜二宫，趙璜請等仁壽宫建成，再慢慢討論這件事，皇帝不允許。不久，因災害變異申說先前的請求，皇帝纔聽從了，并且停止仁壽工程。江西建真人府，陝西監督織造，都派宦官，趙璜都上疏勸諫。營建皇父興獻王廟，宦官所派發的物料，户部多裁減。皇帝責問趙璜，趙璜說以前建造乾清、坤寧兩宫留下剩餘的資財，足够移交使用，皇帝於是批答同意。

璜爲尚書六年，值帝初政，鋭意厘剔，中官不敢撓，故得舉其職。後論執不已，諸權倖嫉者衆，帝意亦浸疏。璜素與秦金齊名。考察自陳，與金俱致仕。廷臣乞留，不許，馳驛給夫廩如故事。

趙璜任尚書六年，正值皇帝初理政事，决心整飭剔除弊政，宦官不敢阻撓，因此得以盡其職責。後來堅持意見不止，衆權貴幸臣嫉恨他的人很多，皇帝心意也逐漸疏遠。趙璜一向與秦金齊名。考察官吏時自我陳述，與秦金一起辭官退休。朝廷大臣請求留任，皇上不許可，按規定乘驛車返回供給役夫餉俸如先例。

璜有幹局，多智慮。事棼錯，他人相顧愕眙，璜立辦。既去，人争薦之。十一年，召復故官，未上卒。贈

趙璜有才幹器局，多智謀。事情紛雜錯亂，他人相視愕然，趙璜能立刻處理好。離官之後，人們争着舉薦他。十一年，召令恢復原官，没有

太子太保，謚莊靖。

鄒文盛

鄒文盛，字時鳴，公安人。弘治六年進士。除吏科給事中。遼東巡撫韓重劾鎮守中官廖玘，文盛偕郎中楊茂仁勘實其罪，謫長陵司香。朵顏三衛屢擾邊，文盛還奏制馭六策。尚書劉大夏深善之，下之邊吏。

尋出核兩廣糧儲。思恩土官岑濬與田州岑猛構兵，文盛言："田州廣西之藩蔽，李蠻田州之干城，參政武清受濬重賂，以計殺蠻釀成禍亂。制敕房供事參議岑業，濬懿親，爲彌縫於中，漏我機事。請先誅二人，而後行討。"業有内援，帝不聽。清尋以考察罷。

正德初，歷户科都給事中，出爲保定知府，累遷福建左布政使。十一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清平苗阿旁、阿階、阿革稱王，巡撫曹祥調永順、保靖土兵討之，尋被劾罷。阿旁等據香爐山，興隆、偏橋、平越、新添、龍里諸衛咸被其患。文盛至，檄川、湖兵協勦，以貴州兵搗礮木寨，擒阿革。川、湖兵至，抵山下，山壁立，惟小徑五，賊皆樹柵。仰攻不能克，乃製戰樓與崖齊，乘夜雨附崖登，拔柵焚廬舍。賊奔後山，據絶頂。官軍乘間梯藤木以上，遂擒阿旁，餘賊盡平。移師討平龍頭、都黎、都蘭、都蓬、密西、大支、馬羅諸寨黑苗，先後斬降無算。録功，增俸一等，廕子錦衣世百户，力辭免。芒部陳聰等爲亂，討破之。四川土舍重安馮綸與凱里楊弘有怨。弘卒，綸糾諸苗相仇殺，侵軼貴州境。文盛遣參議蔡潮詣播州，督宣慰楊斌撫定之。請復設安寧宣撫司，以弘子襲，而録潮功。尚書王瓊以專擅爲潮罪，

上任就去世了。追贈太子太保。謚號莊靖。

鄒文盛，字時鳴，公安人。弘治六年進士。任吏科給事中。遼東巡撫韓重彈劾鎮守宦官廖玘，鄒文盛偕同郎中楊茂仁勘查落實他的罪行，貶爲長陵司香。朵顏三衛多次擾亂邊境，鄒文盛還朝後奏上制馭六策。尚書劉大夏深以爲善，將六策下發邊吏。

不久出京核查兩廣糧儲。思恩土官岑濬與田州岑猛發生戰事，鄒文盛進言説："田州是廣西的屏障，李蠻是田州的守護人，參政武清接受岑濬的重賄，用計殺李蠻釀成禍亂。制敕房供事參議岑業，是岑濬的至親，爲了彌合矛盾，泄露國家的機密大事。請先殺這二個人，而後進行征討。"岑業有宫内的援助，皇帝不聽從。武清不久因考察官吏被罷免。

正德初年，歷任户科都給事中，出任保定知府，積功升遷至福建左布政使。十一年以右副都御史身份巡撫貴州。清平苗人阿旁、阿階、阿革稱王，巡撫曹祥調永順、保靖的土著兵討伐他們，不久被彈劾罷免。阿旁等盤據香爐山，興隆、偏橋、平越、新添、龍里衆衛都遭受他的禍患。鄒文盛到達後，傳檄令川、湖兵協助圍剿，用貴州兵直搗礮木寨，擒獲阿革。四川、湖廣兵至，抵達山下，山壁陡立，衹有五條小路，賊寇都樹立了栅欄。向上進攻不能攻克，就建造戰樓與山崖平齊，乘夜晚下雨附崖攀登，拔去栅欄焚燒廬舍。賊寇奔入後山，占據山頂。官軍乘機以藤木爲梯攀緣而上，於是擒獲阿旁，其餘賊盡平。轉移軍隊討平龍頭、都黎、都蘭、都蓬、密西、大支、馬羅衆寨的黑苗，先後斬殺降服無數。按功行賞，增加俸禄一等，封廕兒子爲錦衣衛世襲百户，極力推辭得以免去。芒部陳聰等作亂，討伐攻破他們。四川土司屬官重安人馮綸與凱里人楊弘有仇怨。楊弘死後，馮綸糾集衆苗人相互仇殺，侵犯貴州疆土。鄒文盛派參議蔡潮到播州，督率宣慰楊斌安撫平定戰亂。請求重新設置安寧宣撫司，讓楊弘的兒子承襲，而記蔡潮的功勞。尚書王瓊以擅自專行作爲蔡潮的罪行，

不敘。頃之，改莅南京都察院。

世宗即位，召爲户部左、右侍郎，遷南京右都御史，就改户部尚書。嘉靖六年，户部尚書秦金罷，召文盛代之。首疏鹽政、錢法十一事。文盛爲人廉謹，踆踆若無能。與孫交、秦金、趙璜咸稱長者。歲餘，以年至，再疏乞歸。卒贈太子少保，謚莊簡。

不敘功。不久，改任南京都察院。

世宗即位，召任户部左、右侍郎，升任南京右都御史，就地改任户部尚書。嘉靖六年，户部尚書秦金被罷免，召令鄒文盛代替他。首先上疏陳述鹽政、錢法十一件事。鄒文盛爲人廉潔謹慎，謙遜像無能的樣子。與孫交、秦金、趙璜都稱爲長者。一年多後，因年齡已大，兩次上疏請求退休回鄉。死後追贈太子少保，謚號莊簡。

梁材

梁材，字大用，南京金吾右衛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授德清知縣，勤敏有異政。

梁材，字大用，南京金吾右衛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授予德清知縣，勤奮敏悟政績突出。

正德初，遷刑部主事，改御史。出爲嘉興知府，調杭州。田租例參差，材爲酌輕重，立畫一之法。遷浙江右參政，進按察使。鎮守中官畢真與宸濠通，將舉城應之。材與巡按張縉劫持真，奪其兵衛。尋以憂去。

正德初年，升任刑部主事，改任御史。出京任嘉興知府，調任杭州。田租的標準參差不等，梁材爲此酌情輕重，制定統一的法規。升任浙江右參政，進升按察使。鎮守宦官畢真與朱宸濠串通，將獻城接應他。梁材與巡按張縉劫持畢真，奪去他的兵衛。不久因服喪歸家。

嘉靖初，起補雲南。土官相仇殺累年，材召其酋曰："汝罪當死。今貰汝，以牛羊贖。"御史訝其輕，材曰："如是足矣，急之變生。"諸酋衷甲待變，聞無他乃止。歷貴州、廣東左、右布政使。吏民輸課，令自操權衡，吏不得預。時天下布政使廉名最著者二人，材與姚鏌也。

嘉靖初年，起用補任雲南。土官相互仇殺多年，梁材召見他們的首領説："你按罪應當處死。現赦免你，用牛羊來贖罪。"御史驚訝判决過輕，梁材説："如此足够了，操之過急會發生變故。"衆酋長衣服裏面穿着鎧甲等待事變，聽到没有其他變故就止息了。歷任貴州、廣東左、右布政使。官吏與庶民交納賦税，命令各自權衡，官吏不得干預。當時天下布政使廉潔之名最爲顯著的有兩個人，是梁材和姚鏌。

六年，拜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甫兩月，召爲刑部左侍郎。尋改户部，遂代鄒文盛爲尚書。自外僚登六卿，不滿二載。自以受恩深，益盡職。上言："臣考去年所入止百三十萬兩，而所出至二百四十萬。加催徵不前，邊費無節，凶荒又多奏免，國計安所辦？詳求弊端：一宗藩，二武職，三冗食，四冗費，五逋負。乞集廷臣計畫條請。"於是宗藩、武職各議上三事，其他皆嚴爲節，帝悉報

六年，拜任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剛兩月，召任刑部左侍郎。不久改任户部，於是取代鄒文盛任尚書。從地方官員到榮升六卿，不滿二年。自感受皇恩深重，更加盡職。進言説："臣查核去年收入衹有一百三十萬兩，而支出達二百四十萬。加上催促徵收不繳納，邊防費用没有節制，荒年又多奏請免徵，國家生計怎麼置辦呢？詳細尋求弊端：一是宗室藩王，二是武官，三是多餘人員的俸禄，四是繁雜的費用，五是拖欠賦税。請求集合朝廷大臣商議并分條奏請。"於是宗室藩王、武官各商議奏上三件事，其他都嚴加

可。惟武職閒住者議停半俸，帝不納。經費大省，國用亦充。中官麥福請盡徵牧馬草場租，材不可。侍郎王軏清勛戚莊田，言宜量等級爲限。材奏："成周班禄有土田，禄由田出，非常禄外復有土田。今勛戚禄已逾分，而陳乞動千萬，請申禁之。自特賜外，量存三之一，以供祀事。"帝命并清已賜者，額外侵據悉還之民，勢豪家乃不敢妄請乞。畿輔屯田，御史督理，正統間易以僉事，權輕，屯政日弛。材請仍用御史。御史郭弘化言天下土田視國初減半，宜通行清丈。材恐紛擾，請但敕所司清釐，籍難稽者始履畝而丈。帝悉可之。

節制，皇帝都批答同意。衹有武官閑住的停發一半俸禄，皇帝不采納。經費大大節省，國用也充實。宦官麥福請求全部徵收牧馬草場的租稅，梁材不贊同。侍郎王軏清查勛戚的莊田，進言說應按等級劃定限度。梁材上奏說："成周分發俸禄有土田，俸禄由土田出，并不是常禄之外又有土田。現在勛戚俸禄已經超越定分，却上疏請求動用千萬，請申明禁止。從特賜之外，酌量存留三分之一，以供給祭祀之事。"皇帝令一并清查已受賞賜的，額外侵占的全部歸還百姓，權勢富豪之家就不敢妄自請求。京郊屯田，由御史監督管理，正統年間換用僉事，權力輕，屯政日漸鬆弛。梁材請求仍用御史。御史郭弘化說天下的土田與王朝建立之初相比減少一半，應當通行清查測量。梁材恐發生紛擾，請求衹敕令有關部門清查，對田籍難以稽查的纔重新丈量。皇帝都同意。

母喪去。服除，起故官。大同巡撫樊繼祖請益軍餉，材言："大同歲餉七十七萬有奇，例外解發又累萬，較昔已數倍。日益月增，太倉銀不足供一鎮，無論九邊也。"繼祖數請不得，議開事例，下户、兵二部行之。時修建兩宫、七陵，役京軍七萬，郭勛請給月糧、冬衣。材言非故事，如所請，當歲費銀四十五萬；且冬衣例取内庫，非部事。勛怒，劾材誤公。帝詰責材，竟如勛奏。勛復建言三事，請開礦助工，餘鹽盡輸邊，漕卒得携貨物。材議，不盡行，勛益怒。

因母喪離去。喪服除，起用任原官。大同巡撫樊繼祖請求增加軍餉，梁材說："大同每年軍餉七十七萬有餘，例外的解送調發又累萬，與以前相比已是數倍。一天天、一月月增加，太倉銀不足以供給一鎮，更不用說九邊了。"樊繼祖多次申請不能得到，商議首開先例，下交户、兵二部施行。當時修建兩宫、七陵，役使京軍七萬，郭勛請求供給月糧、冬衣。梁材說不合舊制，如按他所請辦，當每年費銀四十五萬；而且冬衣按例從内庫領取，不是户部的事務。郭勛發怒，彈劾梁材耽誤公事。皇帝責問梁材，終按郭勛所奏的辦。郭勛又建議三件事，請求開礦資助工程，餘鹽全部輸送邊鎮，漕運糧餉的士兵可以携帶貨物。梁材有異議，没有全部施行，郭勛更加憤怒。

材初爲户部，值帝勤政，力祛宿弊，多見從。及是屢忤權倖，不得志，乃乞改南。爲給事中周珫所劾，下吏部，尚書許讚等請留之。帝不悦，令與材俱對狀。材引罪得宥，而讚等坐奪俸。材由此失帝意。考尚書六年滿，遂令致仕。初，徽王守莊者

梁材初任户部，正值皇帝勤政，極力祛除積弊，多被聽從。到此時多次觸犯權貴幸臣，不得志，就請求改調南京。被給事中周珫彈劾，下吏部，尚書許讚等請求挽留他。皇帝不高興，令與梁材一起受審。梁材謝罪得以寬恕，而許讚等因此獲罪扣發薪俸。梁材由此失去皇帝信任。任尚書六年期滿，就令他退休。當初，徽王看守田莊

與佃人訟，材請革守莊者，令有司納租於王，報可。王奏不便，帝又從之。材已去，侍郎唐胄等執初詔。帝大怒，并責材。令以右侍郎閒住，而奪胄俸，下郎官詔獄。

的人和佃户打官司，梁材請革除看守田莊的人，令有關部門向王交租，皇上批答同意。王上奏説這樣做不方便，皇帝又聽從了。梁材離去後，侍郎唐胄等執行前詔。皇帝大怒，一并斥責梁材。命令以右侍郎閑住，而停發唐胄薪俸，把郎官關入欽犯監獄。

明年，户部尚書李廷相罷。帝念材廉勤，大臣亦多薦者，乃召復故官，加太子少保。三掌國計，砥節守公如一日，帝眷亦甚厚。其秋，考察京官，特命監之。有大獄不能决，又命兼掌刑部事。帝嘆曰："尚書得如材者十二人，吾無憂天下矣。"大工頻興，役外衛班軍四萬六千人。郭勛籍其不至者，責輸銀雇役，廪食視班軍。廷相嘗量給之，材堅持不予。勛劾材，帝命補給。勛又以軍不足，籍逃亡軍布棉折餉銀募工。材言："今京班軍四萬餘，已足用，不宜藉口耗國儲。"帝從其奏。勛益怒，劾材變亂舊章。先是，醮壇須龍涎香，材不以時進，帝銜之。遂責材沽名誤事，落職閒住。歸，旋卒，年七十一。隆慶初，贈太子太保，謚端肅。

第二年，户部尚書李廷相被罷官。皇帝念梁材廉潔勤政，大臣也多舉薦，就召令恢復原官，加官太子少保。三次執掌國家大計，砥礪氣節遵守公法如一日，皇帝眷戀也甚厚。這年秋天，考察京官，特意命令他監察。有大案不能判决，又命令兼掌管刑部事。皇帝感嘆説："尚書像梁材這樣的有十二人，我就不爲天下而憂慮了。"大工程頻繁興起，役使在京師外衛班執勤的軍士四萬六千人。郭勛登記不到的人，責令交出銀兩雇用役工，供給口糧如同班軍。李廷相曾量情供給，梁材堅持不給。郭勛彈劾梁材，皇帝命令補發。郭勛又因班軍不足，登記逃亡班軍布棉折合爲餉銀招募役工。梁材説："現在京城班軍四萬多，已足够使用，不應找藉口耗費國家儲備。"皇帝聽從他的奏請。郭勛更加憤怒，彈劾梁材變亂舊章。此前，齋醮壇場需要龍涎香，梁材不按時進上，皇帝懷恨他。於是斥責梁材沽名誤事，罷官閑住。還鄉，不久去世，時年七十一。隆慶初年，追贈太子太保，謚號端肅。

當嘉靖中歲，大臣或阿上取寵，材獨不撓，以是終不容。自材去，邊儲、國用大窘。世宗乃嘆曰："材在，當不至此。"

在嘉靖中期，大臣有的阿諛媚上取寵，梁材獨不屈服，因此終究不容。自從梁材離去，邊防儲備、國家財用大爲窘迫。世宗就感嘆説："有梁材在，應當不會至此。"

劉麟

劉麟，字元瑞，本安仁人。世爲南京廣洋衛副千户，因家焉。績學能文，與顧璘、徐禎卿稱"江東三才子"。弘治九年成進士。言官龐泮等下獄，麟偕同年生陸崑抗疏救。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録囚畿内，平反三百九十餘人。

劉麟，字元瑞，本是安仁人。世代爲南京廣洋衛副千户，因此安家在此。博學能文，與顧璘、徐禎卿稱爲"江東三才子"。弘治九年進士。諫官龐泮等下獄，劉麟偕同同年考中進士的陸崑直接進諫相救。升任刑部主事，進升員外郎。在京郊核察甄别囚犯，爲三百九十多人平反。

正德初，進郎中，出爲紹興府知府。劉瑾銜麟不謁謝，甫五月，摭前

正德初年，進升郎中，出京任紹興府知府。劉瑾恨劉麟不去拜謝，剛五個月，摘取以前審察

録囚細故，罷爲民。士民醵金贐不受，爲建小劉祠以配漢劉寵，因寓湖州。與吴琬、施侃、孫一元、龍霓爲“湖南五隱”。瑾誅，起補西安。遭父憂，樂吴興山水，奉父柩葬焉，遂居湖州。起陝西左參政，督糧儲。都御史鄧璋督師，議加賦充餉，麟力争。會陝民詣闕訴，得寢。尋遷雲南按察使，謝病歸。

嘉靖初，召拜太僕卿。進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六府。中官耿忠守備紫荆多縱，麟劾奏之。請捐天津三衛屯田課，及出庫儲給河間三衛軍月餉，徵逋課以償，皆報可。帝因諭户部，中外軍餉未給者，悉補給之。再引疾歸。起大理卿，拜工部尚書。侍衛軍不給衣履，錦衣帥駱安援紅盔軍例以請，麟執不可。詔量給銀自製，後五載一給爲常。四司財物悉貯後堂大庫，司官出納多侵漁，麟請特除一郎官主之。帝稱善，因賜名“節慎庫”。已，上節財十四事，汰内府諸監局冒破錢，中貴大恨。及顯陵工竣，執役者咸覬官。麟止擬賚，群小愈怨。會帝納諫官言，停中外雜派工役，麟牒停浙江、蘇、松織造，而上供袍服在停中。中官吴勳以爲言，遂勒麟致仕。久之，顯陵殿閣雨漏，追論麟，落職。

麟清修直節，當官不撓。居工部，爲朝廷惜財謹費，僅逾年而罷。居郊外南坦，賦詩自娱。守爲築一臺，令爲構堂，始有息游之所。家居三十餘年，廷臣頻論薦。晚好樓居，力不能構，懸籃輿於梁，曲卧其中，名曰神樓。文徵明繪圖遺之。年八十七卒。贈太子少保，謚清惠。

囚犯中的小錯誤，罷免爲民。士民凑錢贈送路費不接受，爲他建造小劉祠以配漢朝的劉寵，因此寄居湖州。與吴琬、施侃、孫一元、龍霓爲“湖南五隱”。劉瑾被殺，起用補任西安。遭父喪，喜愛吴興山水，奉父柩葬在那裏，就居住在湖州。起用任陝西左參政，督察糧儲。都御史鄧璋督察軍隊，議增加賦税以充軍餉，劉麟力争。恰逢陝西百姓到朝廷傾訴，得以止息。不久升雲南按察使，稱病還鄉。

嘉靖初年，召令拜太僕卿。進升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六府。宦官耿忠守備紫荆多驕縱，劉麟彈劾他。請求捐獻天津三衛屯田賦税，及支出庫儲供給河間三衛軍月餉，徵收拖欠的賦税作爲補償，皇上都批覆同意。皇帝因此諭令户部，朝廷内外軍餉没有供給的，全部補給。再次稱病還鄉。起用任大理卿，授官工部尚書。侍衛軍不供給衣服鞋子，錦衣帥駱安援引紅盔軍的先例奏請，劉麟堅持不許。詔令酌量供給銀兩自己裁製，以後五年供給一次作爲常例。四司財物都貯存在後堂大庫，主管官出納多從中侵吞牟利，劉麟請求特任一名郎官主管。皇帝稱好，因此賜名“節慎庫”。之後，呈上節約財用的十四件事，淘汰内府各監局貪得的錢財，中貴非常怨恨。到顯陵完工，主管工程的人都窺視官職。劉麟衹擬定賞賜，群小更爲怨恨。恰逢皇帝接受諫官進言，停止朝廷内外雜派的工役，劉麟傳公文停止浙江、蘇、松織造，而上供的袍服在停止之中。宦官吴勳藉此進言，於是勒令劉麟退休。很久後，顯陵殿閣漏雨，追查劉麟的罪行，罷官。

劉麟清廉正直，任官不屈從。居官工部，爲朝廷珍惜財物節制浪費，僅一年多就被罷官。居住在郊外南坦，賦詩自尋樂趣。太守爲之修建一臺，縣令爲他修造房舍，纔有了休息游樂的地方。居家三十餘年，朝廷大臣頻繁議論推薦。晚年喜愛居住樓閣，但無力修建，懸挂籃輿於屋梁上，曲身躺到籃輿裏面，起名叫神樓。文徵明繪圖贈給他。八十七歲去世。追贈太子少保，謚號清惠。

蔣瑶

蔣瑶，字粹卿，歸安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授行人。正德時，歷兩京御史。陳時弊七事，中言："内府軍器局軍匠六千，中官監督者二人，今增至六十餘人，人占軍匠三十。他局稱是，行伍安得不耗。"并言："傳奉官及濫收校尉勇士并宜厘革。劉瑾雖誅，權猶在宦豎。"有旨詰問，且言"自今如瑶議者，毋覆奏"。

蔣瑶，字粹卿，是歸安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授官行人。正德年間，歷任兩京御史。陳述時政弊端七件事，其中説："内府軍器局軍匠六千人，宦官監督者二人，現在增加到六十多人，每人占軍匠三十人。其他局與此相同，行伍怎能不耗費。"并説："傳奉官及濫收的校尉勇士都應一并革除。劉瑾雖然被誅殺，權力仍在宦官手中。"有旨詰責，并且説："自今以後有像蔣瑶奏議的，不要再上奏。"

尋出爲荆州知府。築黄潭堤。調揚州。武宗南巡至揚，瑶供御取具而已，無所贈遺。諸嬖倖皆怒。江彬欲奪富民居爲威武副將軍府，瑶執不可。彬閉瑶空舍挫辱之，脅以帝所賜銅瓜，不爲懾。會帝漁獲一巨魚，戲言直五百金，彬即畀瑶責其直。瑶懷其妻簪珥、袿服以進，曰："庫無錢，臣所有惟此。"帝笑而遣之。府故有瓊花觀，詔取瓊花。瑶言自宋徽、欽北狩，此花已絶，今無以獻。又傳旨徵異物，瑶具對非揚産。帝曰："苧白布，亦非揚産耶？"瑶不得已，爲獻五百匹。當是時，權倖以揚繁華，要求無所不至。微瑶，民且重困。駕旋，瑶扈至寶應。中官丘得用鐵絙繫瑶，數日始釋，竟扈至臨清而返。揚人見瑶，無不感泣。追還陝西參政，争出貲建祠祀之，名自此大震。

不久出京任荆州知府。建築黄潭堤壩。調任揚州。武宗南巡到揚州，蔣瑶供給備辦而已，没有贈送。衆受寵幸臣都憤怒。江彬欲奪富裕百姓房舍作威武副將軍府，蔣瑶執意不許。江彬把蔣瑶關在空房挫折侮辱他，并用皇帝賞賜的銅瓜相威脅，不被震懾。恰逢皇帝捕獲一條大魚，戲言值五百金，江彬立刻送給蔣瑶責要銀兩。蔣瑶懷揣他妻子的簪珥、上服進上，説："府庫没有錢，臣所有衹有這些。"皇帝笑着送還他。府本有瓊花觀，詔令取瓊花。蔣瑶説自從宋徽宗、欽宗被俘北去，此花已絶，現在無法進獻。又傳旨徵收奇異物品，蔣瑶都回答不是揚州所産。皇帝説："苧白布，也不是揚州産的嗎？"蔣瑶不得已，爲此進獻五百匹。當此時，權幸因揚州繁華，要求無所不至。若非蔣瑶，百姓將會嚴重困頓。皇帝返還，蔣瑶跟隨到寶應。宦官丘得用鐵繩捆綁蔣瑶，數日纔釋放，竟然跟隨到臨清纔返回。揚州人見蔣瑶，無不感動落淚。等到他升任陝西參政，争相出資建生祠拜祀他，名聲自此大震。

嘉靖初，歷湖廣、江西左、右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帝命桂萼等核巡撫官去留，令瑶歸候調。已，累遷工部尚書。四郊工竣，加太子少保。西苑宫殿成，帝置宴。見瑶與王時中席在外，命移殿内，而移皇親於殿右以讓瑶，曰："親親不如尊賢。"其重瑶如此。

嘉靖初年，歷任湖廣、江西左、右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巡撫河南。皇帝命令桂萼等考核巡撫官的去留，命令蔣瑶歸家等候調遣。之後，積功升官至工部尚書。四郊完工，加封太子少保。西苑宫殿建成，皇帝設宴。看見蔣瑶與王時中的席位在外，命令移到殿内，而把皇親移到殿右爲蔣瑶讓位，説："親近親人不如尊重賢人。"皇帝器重蔣瑶如此。

時土木繁興，歲費數百萬計。瑶規畫咸稱帝意，數有賚予。以憂去。

當時土木工程繁興，每年耗費數百萬。蔣瑶規劃都稱合皇帝的心意，多次有賜贈。因喪事離

久之，自南京工部尚書，召改北部。帝幸承天，瑶扈從。京師營建，率役京軍，多爲豪家占匿。至是大工頻仍，歲募民充役，費二百餘萬。瑶以爲言，因請停不急者。豪家所匿軍畢出，募直大減。以老致仕去。

去。很長時間後，自南京工部尚書，徵召改任北京工部。皇帝駕臨承天，蔣瑶隨從。京城營建，大都役使京軍，多爲豪家暗中侵占。至此大工程頻繁，每年招募百姓充任役夫，費銀二百多萬。蔣瑶以此進言，因此請求停止不急需的工程。豪强家所隱匿的京軍全部出來，招募所耗的費用大減。因年老辭官離去。

瑶端亮清介。既歸，僻處陋巷。與尚書劉麟、顧應祥輩結文酒社，徜徉峴山間。卒年八十九。贈太子太保，謚恭靖。

蔣瑶端方貞亮清廉正直。還鄉後，僻處陋巷。與尚書劉麟、顧應祥等結成文酒社，徜徉峴山之間。死時八十九歲。追贈太子太保，謚號恭靖。

王廷相

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幼有文名。登弘治十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以憂去。正德初，服闋至京。劉瑾中以罪，謫亳州判官，量移高淳知縣。

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幼年有文名。考中弘治十五年進士，選爲庶吉士，授官兵科給事中。因喪事離去。正德初年，服喪期滿後到京城。劉瑾中傷他有罪，貶爲亳州判官，遇赦酌情調遷近處任高淳知縣。

召爲御史，疏言："大盗四起，將帥未能平。由將權輕，不能禦敵，兵機疏，不能扼險也。盗賊所至，鄉民奉牛酒，甚者爲效力。盗有生殺權，而將帥反無之，故兵不用命。宜假便宜，退却者必斬。河南地平曠，賊易奔，山西地險阻，亦縱深入，將帥罪也。若陳兵黄河之津，使不得西，分扼井陘、天井，使不得東，而主將以大軍蹙之，則賊進退皆窮，可不戰擒矣。"帝切責總督諸臣，悉從其議。已，出按陝西，裁抑鎮守中官廖堂，被誣。時已改督京畿學校，逮繫詔獄，謫贛榆丞。屢遷四川僉事，山東副使，皆提督學校。

徵召任御史，上疏説："大盗從四方興起，將帥不能平叛。是由於將帥權輕，不能抵禦敵人，軍事機要疏漏，不能扼守險要的緣故。盗賊所到之處，鄉民進奉牛酒，更有甚者爲賊寇效力。盗有生殺大權，而將帥反而没有，因此兵不出力。應給予便宜行事，退却的人必須斬首。河南土地平曠，賊寇易於奔逃，山西土地險阻，也放縱賊寇深入，是將帥的罪過。如果陳兵於黄河的渡口，使賊寇不得向西，分别扼制井陘、天井，使不得向東，而主將用大軍追逼，則賊寇進退都困窘，可以不戰而擒獲。"皇帝嚴厲斥責總督衆臣，全部聽從他的建議。之後，出京按察陝西，裁制鎮守宦官廖堂，被誣陷。當時已改任督察京城周圍的學校，關入欽犯監牢，貶謫任贛榆丞。多次升任四川僉事，山東副使，都督察學校。

嘉靖二年，舉治行卓異，再遷山東右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討平芒部賊沙保。尋召理院事。歷兵部左、右侍郎，遷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初有詔，省進貢快船。守備太監賴義復求增，廷相請酌

嘉靖二年，舉薦治行卓越優異的人，王廷相再升任山東右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巡撫四川，討平芒部賊沙保。不久召令管理院事。歷任兵部左、右侍郎，升任南京兵部尚書，參與協助處理機要事務。當初有詔令，省去進貢快船。守備太監賴義又請求增設，王廷相請求斟酌物品

物輕重以定船數，而大減宣德以後傳旨非祖制者。龍江、大勝、新江、浦子、江淮五關守臣藉稽察榷利，安慶、九江藉春秋閲視索賂，廷相皆請革之。草場、蘆課銀率爲中官楊奇、卜春及魏國公徐鵬舉所侵蝕。以廷相請，逮問奇、春，奪鵬舉祿。三月，入爲左都御史，疏言南京守備權太重，不宜令魏國世官。給事中曾忭亦言之，遂解鵬舉兵柄。

居二年，加兵部尚書兼前官，提督團營，仍理院事。兩考滿，加太子少保。畿民盜天壽山陵樹，巡按楊紹芳引盜大祀神御物律斬。廷相言："大祀神御物者，指神御在內祭器帷帳之物而言。律文盜陵木者，止杖一百，徒三年。今舍本律，非刑之平。"忤旨，罰俸一月。帝將幸承天，廷相與諸大臣諫，不納。扈從還，以九年滿，加太子太保。雷震奉先殿，廷相言："人事修而後天道順，大臣法而後小臣廉。今廉隅不立，賄賂盛行，先朝猶暮夜之私，而今則白日之攫。大臣污則小臣悉效，京官貪則外臣無畏。臣職憲紀，不能絶其弊，乞先罷斥。"用以刺尚書嚴嵩、張瓚輩。帝但諭留而已。

初，廷相請以六條考察差還御史。帝令疏其所未盡，編之憲綱。乃取張孚敬、汪鋐所奏列，及新所定凡十五事以進，悉允行之。及九廟災，下詔修省，因敕廷相曰："御史巡方職甚重。卿總憲有年，自定六條後，不考黜一人，今宜痛修省。"廷相惶恐謝。

廷相掌內臺最久，有威重。督團營，與郭勛共事，逡巡其間，不能有所振飭。給事中李鳳來等論權貴奪民利，章下都察院，廷相檄五城御史核

的輕重來確定船數，而大量減去宣德以後傳旨不合祖制的貢物。龍江、大勝、新江、浦子、江淮五關守臣憑藉稽察獲利，安慶、九江憑藉春秋季節檢閲視察索取財物，王廷相都請來革除。草場、蘆税銀都被宦官楊奇、卜春以及魏國公徐鵬舉所侵蝕。因王廷相的請求，逮捕審問楊奇、卜春，停發徐鵬舉的俸禄。三月，入京任左都御史，上疏説南京守備權力太重，不應令魏國世代爲官。給事中曾忭也進言，於是解除徐鵬舉兵權。

過了二年，加封兵部尚書兼任前官，提督團營，仍然管理院事。兩考期滿，加官太子少保。京郊的百姓偷盜天壽山陵墓的樹木，巡按楊紹芳引用盜大祀神御物條律判處斬刑。王廷相説："大祀神御物，是指在宫內的祭器帷帳之類的物品而言。法律條文規定盜陵木的人，祇杖責一百，罰服勞役三年。現在捨棄本律，不合刑法的公平。"觸犯皇帝旨意，扣發薪俸一月。皇帝將駕臨承天，王廷相與衆大臣勸諫，不采納。跟從出行返還，因九年任期滿，加官太子太保。雷擊奉先殿，王廷相説："人事整治而後天道和順，大臣守法而後小臣廉潔。現在廉正不立，賄賂盛行，先朝還祇在黑夜裏行私，而現在則在白天攫取。大臣貪污則小臣都效仿，京官貪婪則地方官無所畏懼。臣職掌憲法綱紀，却不能杜絶弊端，請求率先罷免。"用以諷刺尚書嚴嵩、張瓚之類。皇帝祇傳諭令他留下而已。

當初，王廷相請用六條考察差還御史。皇帝命令疏陳没有全部寫出的內容，編輯成憲法綱紀。於是取張孚敬、汪鋐所奏列，以及新定的共十五件事進上，都允許施行。到九廟發生災異，下詔修身反省，於是敕令王廷相説："御史出巡四方職責甚重。你總管憲法有幾年了，自從制定六條之後，不考核罷免一人，現在應痛加修身反省。"王廷相惶恐謝罪。

王廷相掌管都察院最久，有威望。督察團營，與郭勛共事，徘徊其間，不能有所作爲。給事中李鳳來等檢舉權貴奪占民利，奏章下發都察院，王廷相傳檄令五城御史核實，遲了四十多

實，遲四十餘日。給事中章允賢遂劾廷相徇私慢上。帝方詰責，而廷相以御史所核聞，惟郭勛侵最多。帝令勛自奏，於是劾勛者群起。勛復以領敕稽留觸帝怒，下獄。責廷相朋比阿黨，斥爲民。越三年卒。

廷相博學好議論，以經術稱。於星曆、輿圖、樂律、河圖、雒書及周、邵、程、張之書，皆有所論駁，然其說頗乖僻。隆慶初，復官，贈少保，謚肅敏。

贊曰：喬宇守南京，從容鎮静，内嚴警備，可謂能當大事者矣。觀宇與孫交等砥節奉公，懇懇廷諍，意在杜塞倖門，裨益國是。雖得君行政，未能媲美蹇、夏，要其清嚴不苟，行無瑕尤，於前人亦不多讓。蔣瑶爲尚書，功名損於治郡，王廷相掌内臺，風力未著，是殆其時爲之歟。

天。給事中章允賢就彈劾王廷相徇順私情怠慢皇上。皇帝正要詰責，而王廷相把御史核實的情況奏上，衹有郭勛侵占最多。皇帝令郭勛親自陳奏，於是彈劾郭勛的人成群而起。郭勛又因領敕令遲緩觸發皇帝的怒氣，被關進牢獄。斥責王廷相結成朋黨，於是罷免爲民。過了三年死去。

王廷相博學好議論，以經術著稱。對於星辰曆法、輿圖、樂律、河圖、雒書及周、邵、程、張之書，都有所論駁，然而他的學説頗爲乖僻。隆慶初年，恢復原官，追贈少保，謚號肅敏。

贊曰：喬宇鎮守南京，從容鎮静，城内嚴加警備，可謂能擔當大事的人。觀喬宇與孫交等人砥礪節操廉潔奉公，忠心懇懇當廷諫諍，意在杜塞寵幸之門，裨益於國家。雖然得到君主重用管理朝政，不能與蹇、夏相媲美，但大體上他們清廉嚴謹而不苟且，行爲完美正確，與前代賢人相比也不相差很多。蔣瑶任尚書，功名損壞於治理郡縣之事，王廷相掌管御史臺，氣概与魄力不够，這恐怕是當時的形勢造成的吧。

明史卷一百九十五

列傳第八十三

王守仁 冀元亨

王守仁 王華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

父華，字德輝，成化十七年進士第一。授修撰。弘治中，累官學士、少詹事。華有器度，在講幄最久，孝宗甚眷之。李廣貴幸，華講《大學衍義》，至唐李輔國與張后表裏用事，指陳甚切。帝命中官賜食勞焉。正德初，進禮部左侍郎。以守仁忤劉瑾，出爲南京吏部尚書，坐事罷。旋以《會典》小誤，降右侍郎。瑾敗，乃復故，無何卒。華性孝，母岑年逾百歲卒。華已年七十餘，猶寢苫蔬食，士論多之。

守仁娠十四月而生。祖母夢神人自雲中送兒下，因名雲。五歲不能言，異人拊之，更名守仁，乃言。年十五，訪客居庸、山海關。時闌出塞，縱觀山川形勝。弱冠舉鄉試，學大進。顧益好言兵，且善射。登弘治十二年進士。使治前威寧伯王越葬，還而朝議方急西北邊，守仁條八事上之。尋授刑部主事。决囚江北，引疾歸。起補兵部主事。

正德元年冬，劉瑾逮南京給事中御史戴銑等二十餘人。守仁抗章救，瑾怒，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丞。龍場萬山叢薄，苗、僚雜居。守仁因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

父親王華，字德輝，成化十七年考中進士第一名。授官修撰。弘治年間，累積功勞任官學士、少詹事。王華有器度，在給皇帝講書的官位上最久，孝宗很眷顧他。李廣顯貴受寵幸，王華講《大學衍義》，到唐朝李輔國與張后内外專權，指陳時事十分直切。皇帝命令宦官賜食慰勞他。正德初年，進升禮部左侍郎。因王守仁觸犯劉瑾，王華出任南京吏部尚書，因事獲罪罷免。不久因《會典》小有失誤，降爲右侍郎。劉瑾倒臺，纔恢復原官，不久去世。王華生性孝順，母親岑氏年過百歲去世。王華已七十多歲，仍然睡草席吃粗食，士人評論多贊美他。

王守仁妊娠十四個月纔出生。祖母夢見神人從雲中送兒下人間，因而取名雲。五歲不能說話，不尋常的人撫摩他，改名守仁，於是能說話。十五歲，訪游客居居庸、山海關。時常擅自出塞，縱觀山川形勝。二十歲鄉試中舉，學業大有長進。衹是更加好談論軍事，并且善射。考中弘治十二年進士。派他處理前威寧伯王越的葬禮，還京時朝廷議論正急於西北邊境的戰事，王守仁條列八件事奏上。不久授官刑部主事。在江北判決囚犯，稱病還鄉。起用補任兵部主事。

正德元年冬天，劉瑾逮捕南京給事中御史戴銑等二十多人。王守仁剛正地上奏章營救，劉瑾發怒，在朝廷上杖責四十，貶爲貴州龍場驛丞。龍場萬山叢生草木，苗、僚雜居。王守仁根據習

俗化導，夷人喜，相率伐木爲屋，以栖守仁。瑾誅，量移廬陵知縣。入覲，遷南京刑部主事，吏部尚書楊一清改之驗封。屢遷考功郎中，擢南京太僕少卿，就遷鴻臚卿。

兵部尚書王瓊素奇守仁才。十一年八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當是時，南中盜賊蜂起。謝志山據横水、左溪、桶岡，池仲容據浰頭，皆稱王，與大庾陳曰能、樂昌高快馬、郴州龔福全等攻剽府縣。而福建大帽山賊詹師富等又起。前巡撫文森托疾避去。志山合樂昌賊掠大庾，攻南康、贛州，贛縣主簿吴玭戰死。守仁至，知左右多賊耳目，乃呼老黠隸詰之。隸戰栗不敢隱，因貰其罪，令詗賊，賊動静無勿知。於是檄福建、廣東會兵，先討大帽山賊。

明年正月，督副使楊璋等破賊長富村，逼之象湖山，指揮覃桓、縣丞紀鏞戰死。守仁親率鋭卒屯上杭。佯退師，出不意擣之，連破四十餘寨，俘斬七千有奇，指揮王鎧等擒師富。疏言權輕，無以令將士，請給旗牌，提督軍務，得便宜從事。尚書王瓊奏從其請。乃更兵制：二十五人爲伍，伍有小甲；二伍爲隊，隊有總甲；四隊爲哨，哨有長，協哨二佐之；二哨爲營，營有官，參謀二佐之；三營爲陣，陣有偏將；二陣爲軍，軍有副將。皆臨事委，不命於朝；副將以下，得遞相罰治。

其年七月進兵大庾。志山乘間急攻南安，知府季斅擊敗之。副使楊璋等亦生縶曰能以歸。遂議討横水、左溪。十月，都指揮許清、贛州知府邢珣、寧都知縣王天與各一軍會横水，斅及守備郟文、汀州知府唐淳、縣丞舒富各一軍會左溪，吉安知府伍文

俗加以引導，夷人歡喜，紛紛伐木造屋，讓王守仁居住。劉瑾被誅，遇赦酌情調遷近處，任廬陵知縣。入京朝見，升任南京刑部主事，吏部尚書楊一清改任他爲驗封。多次升遷任考功郎中，提升任南京太僕少卿，就地升爲鴻臚卿。

兵部尚書王瓊一向以王守仁爲奇才。十一年八月，提升任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正當此時，南方盜賊蜂起。謝志山占據横水、左溪、桶岡，池仲容占據浰頭，都稱王，與大庾陳曰能、樂昌高快馬、郴州龔福全等進攻劫掠府縣。而福建大帽山賊寇詹師富等又起事。前巡撫文森托病避去。謝志山會合樂昌賊寇劫掠大庾，攻打南康、贛州，贛縣主簿吴玭戰死。王守仁到，知左右多有賊寇耳目，就召來老而狡黠的僕隸詰問。僕隸顫抖害怕不敢隱瞞，王守仁藉機赦免了他的罪行，令他偵察賊寇，賊寇的動静没有不知道的。於是傳檄令福建、廣東會合兵力，先討伐大帽山賊寇。

第二年正月，督率副使楊璋等在長富村打敗賊寇，追逼他們到象湖山，指揮覃桓、縣丞紀鏞戰死。王守仁親自率領精鋭士卒屯駐在上杭。假裝退兵，出其不意發起進攻，連破四十餘寨，俘虜斬殺七千多人，指揮王鎧等擒獲詹師富。上疏説權輕，無法命令將士，請求給予旗牌，提督軍務，得以根據情勢不經請示而自行處理。尚書王瓊奏請同意他的請求。於是更改兵制：二十五人爲伍，伍有小甲；二伍爲隊，隊有總甲；四隊爲哨，哨有長官，協哨二人輔助；二哨爲營，營有官，參謀二人輔佐；三營爲陣，陣有偏將；二陣爲軍，軍有副將。都臨事委任，不受命於朝廷；副將以下，得以輪流處罰治理。

這年七月進兵大庾。謝志山乘機急攻南安，知府季斅擊敗了他。副使楊璋等也生擒陳曰能歸來。於是商議討伐横水、左溪。十月，都指揮許清、贛州知府邢珣、寧都知縣王天與各率一軍在横水會合，季斅及守備郟文、汀州知府唐淳、縣丞舒富各率一軍在左溪會合，吉安知府伍文定、程鄉知縣張戩阻擋賊寇奔逃。王守仁自己駐守南

定、程鄉知縣張戩遏其奔軼。守仁自駐南康，去橫水三十里，先遣四百人伏賊巢左右，進軍逼之。賊方迎戰，兩山舉幟。賊大驚，謂官軍已盡犁其巢，遂潰。乘勝克橫水，志山及其黨蕭貴模等皆走桶岡。左溪亦破。守仁以桶岡險固，移營近地，諭以禍福。賊首藍廷鳳等方震恐，見使至大喜，期仲冬朔降，而珣、文定已冒雨奪險入。賊阻水陣，珣直前搏戰，文定與戩自右出，賊倉卒敗走，遇淳兵又敗。諸軍破桶岡，志山、貴模、廷鳳面縛降。凡破巢八十有四，俘斬六千有奇。時湖廣巡撫秦金亦破福全。其黨千人突至，諸將擒斬之。乃設崇義縣於橫水，控諸瑤。還至贛州，議討浰頭賊。

康，離橫水三十里，先派四百人埋伏在賊巢左右，進軍逼迫他們。賊剛迎戰，兩山舉起旗幟。賊寇大驚，認爲官軍已全部搗毁了他們的巢穴，於是潰逃。乘勝攻克橫水，謝志山及其同黨蕭貴模等都逃到桶岡。左溪也攻破。王守仁因桶岡險要牢固，移營靠近此地，用禍福之理曉諭賊寇。賊首藍廷鳳等正震驚恐懼，見使者到來大喜，約定在仲冬初一投降，而邢珣、伍文定已冒雨奪下險地而入。賊阻水陣，邢珣直接向前搏戰，伍文定與張戩從右面出戰，賊倉猝敗走，遇唐淳兵又敗。衆軍攻破桶岡，謝志山、蕭貴模、藍廷鳳自己捆縛前來投降。共破敵巢八十四個，俘獲斬殺六千多人。當時湖廣巡撫秦金也攻破龔福全。他的同黨一千人攻襲而來，衆將擒獲斬殺了他們。就在橫水設置崇義縣，控制衆瑤人。返還到達贛州，商議討伐浰頭的賊寇。

初，守仁之平師富也，龍川賊盧珂、鄭志高、陳英咸請降。及征橫水，浰頭賊將黃金巢亦以五百人降，獨仲容未下。橫水破，仲容始遣弟仲安來歸，而嚴爲戰守備。詭言珂、志高，仇也，將襲我，故爲備。守仁佯杖繫珂等，而陰使珂弟集兵待，遂下令散兵。歲首大張燈樂，仲容信且疑。守仁賜以節物，誘入謝。仲容率九十三人營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謁。守仁呵之曰："若皆吾民，屯於外，疑我乎?"悉引入祥符宫，厚飲食之。賊大喜過望，益自安。守仁留仲容觀燈樂。正月三日大享，伏甲士於門，諸賊入，以次悉擒戮之。自將抵賊巢，連破上、中、下三浰，斬馘二千有奇。餘賊奔九連山。山横亘數百里，陡絶不可攻。乃簡壯士七百人衣賊衣，奔崖下，賊招之上。官軍進攻，内外合擊，擒斬無遺。乃於下浰立和平縣，置戍而歸。自是境内大定。

當初，王守仁平定詹師富，龍川賊盧珂、鄭志高、陳英都請求投降。到征討橫水時，浰頭賊將黃金巢也帶五百人投降，惟獨仲容没有被攻下。橫水被攻破，仲容纔派弟弟仲安來歸降，却又緊急爲戰守作準備。詭詐説盧珂、鄭志高是他的仇人，將襲擊自己，因此作防備。王守仁假裝杖打捆綁盧珂等，而暗地派盧珂弟聚集軍隊等待，於是下令解散軍隊。年初大張燈火取樂，仲容既相信又懷疑。王守仁賜予符節財物，引誘他入謝。仲容率九十三人在教場扎營，而自己帶數人入帳拜見。王守仁呵斥他説："你們都是我的子民，屯駐在外，是懷疑我嗎?"全部引入祥符宫，給予豐厚的飲食。賊寇大喜過望，更加自我安心。王守仁留仲容觀燈取樂。正月初三舉行合祀先王的祭禮，在門後埋伏甲士，衆賊入，依次全部擒獲殺掉。親自率兵抵達賊巢，連破上、中、下三浰，斬首二千有餘。其餘賊寇奔逃到九連山。山横亘綿延數百里，陡絶不可攻。就選出壯士七百人穿上賊寇衣服，跑到崖下，賊招他們上去。官軍進攻，内外合擊，擒獲斬首没有遺漏。就在下浰設立和平縣，設置戍守後返回。從此境内非常安定。

初，朝議賊勢强，發廣東、湖廣兵合剿。守仁上疏止之，不及。桶岡既滅，湖廣兵始至。及平浰頭，廣東尚未承檄。守仁所將皆文吏及偏裨小校，平數十年巨寇，遠近驚爲神。進右副都御史，予世襲錦衣衛百户，再進副千户。

十四年六月，命勘福建叛軍。行至豐城而寧王宸濠反，知縣顧佖以告。守仁急趨吉安，與伍文定徵調兵食，治器械舟楫，傳檄暴宸濠罪，俾守令各率吏士勤王。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副使羅循、羅欽德，郎中曾直，御史張鰲山、周魯，評事羅僑，同知郭祥鵬，進士郭持平，降謫驛丞王思、李中，咸赴守仁軍。御史謝源、伍希儒自廣東還，守仁留之紀功。因集衆議曰："賊若出長江順流東下，則南都不可保。吾欲以計撓之，少遲旬日無患矣。"乃多遣間諜，檄府縣言："都督許泰、郤永將邊兵，都督劉暉、桂勇將京兵，各四萬，水陸并進。南贛王守仁、湖廣秦金、兩廣楊旦各率所部合十六萬，直搗南昌，所至有司缺供者，以軍法論。"又爲蠟書遺僞相李士實、劉養正，叙其歸國之誠，令從臾早發兵東下，而縱諜泄之。宸濠果疑。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趨南京即大位，宸濠益大疑。十餘日詗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紿之。七月壬辰朔留宜春王拱樤居守，而劫其衆六萬人，襲下九江、南康，出大江，薄安慶。

守仁聞南昌兵少則大喜，趨樟樹鎮。知府臨江戴德孺、袁州徐璉、贛州邢珣，都指揮余恩，通判瑞州胡堯元童琦、撫州鄒琥、安吉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新淦李美、泰和李楫、萬安王冕、寧都王天與，

起初，朝廷商議賊寇勢力强大，調發廣東、湖廣兵會合征剿。王守仁上疏制止，没有趕上。桶岡被殲滅後，湖廣兵纔到。已平定了浰頭，廣東還没接到檄書。王守仁統率的都是文吏和偏裨小校，平定爲患數十年的大寇賊，遠近驚爲神。進升右副都御史，贈予世襲錦衣衛百户，再進封副千户。

十四年六月，命令勘察福建叛軍。走到豐城而寧王朱宸濠謀反，知縣顧佖稟告。王守仁急往吉安，與伍文定徵調軍糧，修治器械舟楫，傳檄書揭露朱宸濠的罪行，命地方守土大臣各自率吏士盡力於王事。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副使羅循、羅欽德，郎中曾直，御史張鰲山、周魯，評事羅僑，同知郭祥鵬，進士郭持平，貶謫的驛丞王思、李中，都趕赴王守仁軍中。御史謝源、伍希儒自廣東返還，王守仁留他們來記功。於是集合衆人商議説："賊若出長江順流東下，則南都不可保。我欲用計阻撓他們，稍遲十天就會無禍患了。"於是多派間諜，用檄書傳令府縣説："都督許泰、郤永率領邊兵，都督劉暉、桂勇率京兵，各四萬，水陸并進。南贛王守仁、湖廣秦金、兩廣楊旦各率部下合計十六萬，直搗南昌，所到之處有關部門缺乏供給的，以軍法處置。"又作蠟書送交僞相李士實、劉養正，講述其歸國的誠意，令從容早發兵東下，而放縱間諜泄露此事。朱宸濠果然起疑心。與李士實、劉養正商議，則都勸他趕快到南京登帝位，朱宸濠更爲懷疑。十多日後偵察得知中外兵不至，纔悟出王守仁在欺騙他。七月壬辰朔日留宜春王朱拱樤居守，而脅迫他的部下六萬人，偷襲攻下九江、南康，出大江，迫近安慶。

王守仁得知南昌兵少於是大喜，急往樟樹鎮。知府臨江戴德孺、袁州徐璉、贛州邢珣，都指揮余恩，通判瑞州胡堯元、童琦，撫州鄒琥、安吉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新淦李美、泰和李楫、萬安王冕、寧都王天與，各率兵來會合，合計八萬人，號稱三十萬。有人請

各以兵來會，合八萬人，號三十萬。或請救安慶，守仁曰："不然。今九江、南康已爲賊守，我越南昌與相持江上，二郡兵絶我後，是腹背受敵也。不如直搗南昌。賊精鋭悉出，守備虚。我軍新集氣鋭，攻必破。賊聞南昌破，必解圍自救。逆擊之湖中，蔑不勝矣。"衆曰"善"。己酉次豐城，以文定爲前鋒，先遣奉新知縣劉守緒襲其伏兵。庚戌夜半，文定兵抵廣潤門，守兵駭散。辛亥黎明，諸軍梯絙登，縛拱樤等，宫人多焚死。軍士頗殺掠，守仁戮犯令者十餘人，宥脅從，安士民，慰諭宗室，人心乃悦。

救安慶，王守仁説："不應如此。今九江、南康已被賊占領，我們越過南昌與賊人在江上相持，二郡兵斷絶我們的後方，是腹背受敵。不如直搗南昌。叛賊的精鋭部隊全部出外，守備空虚。我軍新集氣勢鋭利，進攻必勝。叛賊聽説南昌被攻克，定會解圍自救。在湖中迎擊他們，没有不勝的道理。"衆人説："好。"己酉駐扎在豐城，以伍文定爲前鋒，先派奉新知縣劉守緒襲擊其伏兵。庚戌半夜，伍文定兵到廣潤門，守兵驚駭散去。辛亥黎明，衆軍攀梯登城，捆縛朱拱樤等，宫人多被燒死。軍士多有殺掠，王守仁誅殺違犯軍令的十多人，寬恕脅迫相從的人，安頓士民，曉諭寬慰宗室，人心愉悦。

居二日，遣文定、珣、璉、德孺各將精兵分道進，而使堯元等設伏。宸濠果自安慶還兵。乙卯遇於黄家渡。文定當其前鋒，賊趨利。珣繞出賊背貫其中，文定、恩乘之，璉、德孺張兩翼分賊勢，堯元等伏發，賊大潰，退保八字腦。宸濠懼，盡發南康、九江兵。守仁遣知府撫州陳槐、饒州林城取九江，建昌曾璵、廣信周朝佐取南康。丙辰復戰，官軍却，守仁斬先却者。諸軍殊死戰，賊復大敗，退保樵舍，聯舟爲方陣，盡出金寶犒士。明日，宸濠方晨朝其群臣，官軍奄至。以小舟載薪，乘風縱火，焚其副舟，妃婁氏以下皆投水死。宸濠舟膠淺，倉卒易舟遁，王冕所部兵追執之。士實、養正及降賊按察使楊璋等皆就擒。南康、九江亦下。凡三十五日而賊平。京師聞變，諸大臣震懼。王瓊大言曰："王伯安居南昌上游，必擒賊。"至是，果奏捷。

停留二日，派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各自率精兵分道進發，而令胡堯元等設下埋伏。朱宸濠果然從安慶回軍。乙卯在黄家渡相遇。伍文定阻擋賊人先鋒，賊寇趨利。邢珣繞到賊寇背後貫穿其中，伍文定、余恩掩殺叛賊，徐璉、戴德孺張開兩翼以分叛賊勢力，胡堯元等伏兵發起，賊兵大潰敗，撤退保守八字腦。朱宸濠恐懼，全部調發南康、九江兵力。王守仁派知府撫州陳槐、饒州林城攻取九江，建昌曾璵、廣信周朝佐取南康。丙辰又戰，官軍退却，王守仁斬殺先退却的人。衆軍拼死搏鬥，叛賊又大敗，撤退保守樵舍，連船結成方陣，拿出全部金寶犒勞將士。第二天，朱宸濠正在晨朝他的群臣，官軍突然殺到。用小舟裝載柴薪，乘風放火，焚毁他的副船，妃子從婁氏以下都投水而死。朱宸濠船擱淺，倉猝换船逃跑，王冕手下的士兵追趕捉住朱宸濠。李士實、劉養正以及投降叛賊的按察使楊璋等都被擒獲。南康、九江也被攻下。共三十五日叛賊就被平定。京城聽到變故，衆大臣震懼。王瓊高聲地説："王伯安位於南昌上游，一定會擒獲叛賊。"至此，果然上奏捷報。

帝時已親征，自稱威武大將軍，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命安邊伯許泰爲副將軍，偕提督軍務太監張忠、

皇帝此時已親自出征，自稱威武大將軍，率京邊驍勇的士卒數萬南下。命安邊伯許泰任副將軍，偕同提督軍務太監張忠、平賊將軍左都督

平賊將軍左都督劉暉將京軍數千，溯江而上，抵南昌。諸嬖倖故與宸濠通，守仁初上宸濠反書，因言："覬覦者非特一寧王，請黜奸諛以回天下豪傑心。"諸嬖倖皆恨。宸濠既平，則相與媢功。且懼守仁見天子發其罪，競爲蜚語，謂守仁先與通謀，慮事不成，乃起兵。又欲令縱宸濠湖中，待帝自擒。

守仁乘忠、泰未至，先俘宸濠，發南昌。忠、泰以威武大將軍檄邀之廣信。守仁不與，間道趨玉山，上書請獻俘，止帝南征。帝不許。至錢唐遇太監張永。永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在忠、泰輩上，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因極言江西困敝，不堪六師擾。永深然之，曰："永此來，爲調護聖躬，非邀功也。公大勛，永知之，但事不可直情耳。"守仁乃以宸濠付永，而身至京口，欲朝行在。聞巡撫江西命，乃還南昌。忠、泰已先至，恨失宸濠。故縱京軍犯守仁，或呼名嫚罵。守仁不爲動，撫之愈厚。病予藥，死予棺，遭喪於道，必停車慰問良久始去。京軍謂王都堂愛我，無復犯者。忠、泰言："寧府富厚甲天下，今所蓄安在？"守仁曰："宸濠異時盡以輸京師要人，約内應，籍可按也。"忠、泰故嘗納宸濠賄者，氣懾不敢復言。已，輕守仁文士，强之射。徐起，三發三中。京軍皆歡呼，忠、泰益沮。會冬至，守仁命居民巷祭，已，上冢哭。時新喪亂，悲號震野。京軍離家久，聞之無不泣下思歸者。忠、泰不得已班師。比見帝，與紀功給事中祝續、御史章綸讒毁百端，獨永時時左右之。忠揚言帝前曰："守仁必反，試召之，必不至。"忠、泰

劉暉率領京軍數千，逆江而上，抵達南昌。衆受寵幸的小人本來就與朱宸濠勾結，王守仁起初呈上朱宸濠的反書，於是進言説："窺伺皇位的不衹一個寧王，請求罷免奸詐阿諛的小人以收回天下豪傑之心。"衆幸臣都怨恨他。朱宸濠被平定以後，却相與冒領功勞，并且怕王守仁見天子揭發他們的罪行，競相散布謡言，説王守仁先與賊串通謀反，考慮到事不能成，纔起兵。又欲令放朱宸濠回湖中，待皇帝自己擒拿。

王守仁乘張忠、許泰未到，先俘獲朱宸濠，從南昌出發。張忠、許泰用威武大將軍的檄書邀請王守仁到廣信。王守仁不到，從小道趕往玉山，上書請求進獻俘虜，制止皇帝南征。皇帝不允許。到錢唐遇見太監張永。張永提督謀劃機密軍務，職位在張忠、許泰之上，而且本來與楊一清交好，除去劉瑾，天下人稱贊他。王守仁夜晚拜見張永，贊頌他的賢德，藉機極言江西困頓疲敝，不堪天子六師的騷擾。張永也極爲贊同他的觀點，説："張永此次前來，是爲了保護聖上，不是爲了邀功。你立了大功，我是知道的，但事情不可直接處理。"王守仁就把朱宸濠交給張永，而自己到京口，打算在天子所在地朝見皇上。聽到巡撫江西的命令，就回到南昌。張忠、許泰已先到，遺憾自己未抓到朱宸濠。於是放縱京軍侵犯王守仁，有人直呼其名辱駡。王守仁不爲所動，更加寬厚地安撫他們。有病的送藥，死的送棺材，在道路上遇到辦喪事的，一定停車慰問很久纔離去。京軍説王都堂愛護我們，不要再去侵犯他。張忠、許泰説："寧府富厚天下第一，所蓄財物現在都在何處？"王守仁説："朱宸濠往日把財物全部運送到京師賂賄要人，約爲内應，有登記的簿册可以按察。"張忠、許泰原本曾接受朱宸濠的賄賂，氣焰被震懾不敢再説。之後，輕視王守仁是個文士，强迫他射箭。王守仁緩緩站起，三發三中。京軍都歡呼，張忠、許泰更加沮喪。恰逢冬至，王守仁命居民舉行巷祭，之後，上墳場哭悼。當時新喪亂，悲泣哀號震野。京軍離家久，聽到後，没有不悲泣思歸的。張忠、許泰不得已而回師。到拜見皇帝時，與紀功給事中

屢矯旨召守仁。守仁得永密信，不赴。及是知出帝意，立馳至。忠、泰計沮，不令見帝。守仁乃入九華山，日晏坐僧寺。帝覘知之，曰："王守仁學道人，聞召即至，何謂反?"乃遣還鎮，令更上捷音。守仁乃易前奏，言奉威武大將軍方略討平叛亂，而盡入諸嬖倖名，江彬等乃無言。

祝續、御史章綸百般讒毀，惟獨張永時常保護他。張忠在皇帝面前揚言說："王守仁一定會造反，試召他，一定不會來。"張忠、許泰多次假傳聖旨召王守仁。王守仁得到張永密信，不應召。至此知出於皇帝之意，立即奔馳而至。張忠、許泰計窮，不讓他見皇帝。王守仁就上九華山，日晏時坐在僧寺。皇帝探知，說："王守仁是學道之人，聽到召令立刻來到，爲什麼要說他造反呢?"就派遣他回去鎮守，讓他呈上捷報。王守仁就改換前奏，說奉行威武大將軍的策略討平叛亂，而全部寫入衆受寵幸之人的名單，江彬等人纔無話可說。

當是時，讒邪構煽，禍變叵測，微守仁，東南事幾殆。世宗深知之。甫即位，趣召入朝受封。而大學士楊廷和與王瓊不相能。守仁前後平賊，率歸功瓊，廷和不喜，大臣亦多忌其功。會有言國哀未畢，不宜舉宴行賞者，因拜守仁南京兵部尚書。守仁不赴，請歸省。已，論功封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世襲，歲祿一千石。然不予鐵券，歲祿亦不給。諸同事有功者，惟吉安守伍文定至大官，當上賞。其他皆名示遷，而陰絀之，廢斥無存者。守仁憤甚。時已丁父憂，屢疏辭爵，乞錄諸臣功，咸報寢。免喪，亦不召。久之，所善席書及門人方獻夫、黃綰以議禮得幸，言於張璁、桂萼，將召用，而費宏故銜守仁，復沮之。屢推兵部尚書，三邊總督，提督團營，皆弗果用。

當此時，讒毀奸邪構禍煽亂，禍變不可測，若非王守仁，東南事幾乎出現危險。世宗對此很瞭解。剛即位，立刻召入朝廷受封。而大學士楊廷和與王瓊不和。王守仁前後平賊，全部歸功於王瓊，楊廷和不高興，大臣也多忌恨他的功勞。恰逢有人說國哀還沒有完畢，不宜設宴行賞，因此拜授王守仁任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不赴任，請還鄉探視親人。之後，論功封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世襲，每年俸祿一千石。但沒有給鐵券，每年的俸祿也不供給。衆同事有功的，祇有吉安守伍文定做了大官，受到皇上封賞。其他都名義上提升，而暗地裏貶謫，無一不受到廢斥。王守仁極爲憤慨。當時已服父喪，多次上疏辭去官爵，請求按衆大臣的功勞給予封賞，都批覆停止封賞。除喪服後，也不召用。很長時間後，與他交好的席書以及門人方獻夫、黃綰因議禮得到寵幸，告訴了張璁、桂萼，準備召用，而費宏一向恨王守仁，又從中阻止。多次推舉任兵部尚書，三邊總督，提督團營，都沒有任用。

嘉靖六年，思恩、田州土酋盧蘇、王受反。總督姚鏌不能定，乃詔守仁以原官兼左都御史，總督兩廣兼巡撫。綰因上書訟守仁功，請賜鐵券歲祿，并敘討賊諸臣，帝咸報可。守仁在道，疏陳用兵之非，且言："思恩未設流官，土酋歲出兵三千，聽官征調。既設流官，我反歲遣兵數千防

嘉靖六年，思恩、田州土酋盧蘇、王受造反。總督姚鏌不能平定，於是詔令王守仁以原官兼左都御史，總督兩廣兼巡撫。黃綰藉機上書訴說王守仁的功勞，請求賜予鐵券歲祿，并録敘討賊的衆臣之功予以封賞，皇帝都批覆同意。王守仁在道路上，上疏陳述用兵的不當，并且說："思恩沒有設置流官時，土酋每年出兵三千，聽官府徵調。設置流官之後，我們反而每年派數千

戍。是流官之設，無益可知。且田州鄰交阯，深山絶谷，悉瑶、僮盤據，必仍設土官，斯可藉其兵力爲屏蔽。若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後必有悔。”章下兵部，尚書王時中條其不合者五，帝令守仁更議。十二月，守仁抵潯州，會巡按御史石金定計招撫。悉散遣諸軍，留永順、保靖土兵數千，解甲休息。蘇、受初求撫不得，聞守仁至，益懼，至是則大喜。守仁赴南寧，二人遣使乞降，守仁令詣軍門。二人竊議曰：“王公素多詐，恐紿我。”陳兵入見。守仁數二人罪，杖而釋之。親入營，撫其衆七萬。奏聞於朝，陳用兵十害，招撫十善。因請復設流官，量割田州地，别立一州，以岑猛次子邦相爲吏目，署州事，俟有功擢知州。而於田州置十九巡檢司，以蘇、受等任之，并受約束於流官知府。帝皆從之。

兵防戍。流官設置的弊端由此可知。況且田州與交阯相鄰，深山絶谷，全部由瑶、僮盤據，一定要仍然設置土官，纔可憑藉他們的兵力作爲屏蔽。若改土著世襲官爲非土著、非世襲的流官，則邊疆的憂患，即使我現在解除了，以後也必定再復發而後悔。”奏章下交兵部，尚書王時中條陳其中不恰當的五件事，皇帝令王守仁再議。十二月，王守仁到達潯州，恰逢巡按御史石金定計招撫。全部遣散衆軍，留下永順、保靖土著兵數千人，解甲休息。盧蘇、王受起初請求招撫没有獲准，聽到王守仁到來，更加恐懼，到此時則大喜。王守仁到南寧，二人派使者乞求投降，王守仁令他們到軍中去。二人私下商議説：“王公一向多詐，恐怕是在欺騙我們。”陳兵入見。王守仁一一列舉二人的罪行，杖責後釋放。親自入營，撫慰他們手下的七萬人。奏報到朝廷，陳述用兵的十條壞處，招撫的十條好處。於是請求復設流官，量情割田州地，另立一州，以岑猛的次子岑邦相任吏目，代理州事，待有功後提升任知州。而在田州設置十九個巡檢司，任用盧蘇、王受等人，一并受流官知府的約束。皇帝都聽從了他的意見。

斷藤峽瑶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洞蠻，盤亘三百餘里，郡邑罹害者數十年。守仁欲討之，故留南寧。罷湖廣兵，示不再用。伺賊不備，進破牛腸、六寺等十餘寨，峽賊悉平。遂循横石江而下，攻克仙臺、花相、白竹、古陶、羅鳳諸賊。令布政使林富率蘇、受兵直抵八寨，破石門，副將沈希儀邀斬軼賊，盡平八寨。

斷藤峽瑶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等洞蠻，盤延三百餘里，郡縣遭受他們的禍害已數十年。王守仁想討伐他們，故此留在南寧。罷除湖廣兵，表示不再徵用。趁賊不防備，進軍攻破牛腸、六寺等十餘寨，峽賊全部被平定。於是順横石江而下，攻克仙臺、花相、白竹、古陶、羅鳳衆賊。令布政使林富率領盧蘇、王受兵直抵八寨，攻破石門，副將沈希儀攔截斬殺逃逸的賊寇，全部平定八寨。

始，帝以蘇、受之撫，遣行人奉璽書獎諭。及奏斷藤峽捷，則以手詔問閣臣楊一清等，謂守仁自誇大，且及其生平學術。一清等不知所對。守仁之起由璁、萼薦，萼故不善守仁，以璁强之。後萼長吏部，璁入内閣，積不相下。萼暴貴，喜功名，風守仁

當初，皇帝因盧蘇、王受被招撫，派行人官奉璽書嘉奬訓諭。呈奏斷藤峽捷報時，則以手詔詢問閣臣楊一清等，説王守仁自我誇大，并且提及他的生平學術。楊一清等不知怎樣對答。王守仁的起用是張璁、桂萼舉薦的，桂萼本來不與王守仁交好，因張璁而勉强爲之。後來桂萼執掌吏部，張璁入内閣，多不相謙讓。桂萼突然顯貴，

取交阯，守仁辭不應。一清雅知守仁，而黄綰嘗上疏欲令守仁入輔，毁一清，一清亦不能無移憾。萼遂顯詆守仁征撫交失，賞格不行。獻夫及霍韜不平，上疏争之，言："諸瑶爲患積年，初嘗用兵數十萬，僅得一田州，旋復召寇。守仁片言馳諭，思、田稽首。至八寨、斷藤峽賊，阻深岩絶岡，國初以來未有輕議剿者，今一舉蕩平，若拉枯朽。議者乃言守仁受命征思、田，不受命征八寨。夫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况守仁固承詔得便宜從事者乎？守仁討平叛藩，忌者誣以初同賊謀，又誣其輦載金帛。當時大臣楊廷和、喬宇飾成其事，至今未白。夫忠如守仁，有功如守仁，一屈於江西，再屈於兩廣。臣恐勞臣灰心，將士解體，後此疆圉有事，誰復爲陛下任之！"帝報聞而已。

喜好功名。暗示王守仁奪取交阯，王守仁推辭不響應。楊一清向來瞭解王守仁，而黄綰曾上疏欲令王守仁入閣輔政，詆毁楊一清，楊一清也不能没有不滿之意。桂萼於是明顯詆毁王守仁征伐與招撫都失職，賞賜都未施行。方獻夫及霍韜抱不平，上疏争辯，説："衆瑶爲患很多年了，當初曾用兵數十萬，僅得一個田州，不久又招致賊寇。王守仁隻言片語，思恩、田州降順。至於八寨、斷藤峽賊寇，有深岩絶岡阻隔，開國初以來，不曾有輕率提議剿除的，現在一舉蕩平，如摧毁枯枝朽木。有異議的人却説王守仁受命征伐思恩、田州，不曾受命征伐八寨。大夫出疆，對可以安定國家，有利於社稷的事，可以專斷。何况王守仁本來就是受詔可以根據情勢，不經請示，自行處理的呢？王守仁討伐平定反叛藩王，嫉妒的人誣陷他起初與賊同謀，又誣陷他用車子裝載金帛私吞。當時大臣楊廷和、喬宇假造這件事，至今没有澄清。忠心如王守仁，有功如王守仁，一次在江西受屈，再次在兩廣受屈。臣恐怕辛勞的大臣灰心，將士解體，以後邊防有事，誰再爲陛下擔當！"皇帝衹批答已知道而已。

守仁已病甚，疏乞骸骨，舉鄖陽巡撫林富自代，不俟命竟歸。行至南安卒，年五十七。喪過江西，軍民無不縞素哭送者。

王守仁後來病得很重，上疏請求退休，舉薦鄖陽巡撫林富代替自己，不等待詔命下達就還鄉了。走到南安去世，年齡五十七歲。靈柩經過江西，軍民没有不身着喪服哭送的。

守仁天姿異敏。年十七謁上饒婁諒，與論朱子格物大指。還家，日端坐，講讀《五經》，不苟言笑。游九華歸，築室陽明洞中。泛濫二氏學，數年無所得。謫龍場，窮荒無書，日繹舊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篤信不疑。其爲教，專以致良知爲主。謂宋周、程二子後，惟象山陸氏簡易直捷，有以接孟氏之傳。而朱子《集註》、《或問》之類，乃中年未定之説。學者翕然從之，世遂有"陽明學"云。

王守仁天資異常聰敏。十七歲時拜見上饒婁諒，與他論朱子推究事理的主要意思。返家，每日端坐，研究閱讀《五經》，不隨便説笑。游九華山，返回，在陽明洞中建築房屋。廣泛閱讀程、朱二氏的學説，數年之後仍無所獲。貶謫到龍場，荒遠之地没有書籍，每天研討舊有知識。忽然悟出要推究事物原理獲得知識，應當自己求之於心，不應當求之於外物，感嘆説："道理就在這裏。"於是深信不疑。他從事教育，專以培養良知爲主。認爲宋周、程二子之後，衹有象山陸氏的學問簡單易行直截了當，能够承接孟氏之傳。而朱子《集註》、《或問》之類，乃是他中年思想學術還没有穩定的學説。學者一致跟從他，世上於是有了"陽明學"。

守仁既卒，桂萼奏其擅離職守。帝大怒，下廷臣議。萼等言："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爲高，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衆論之不予，則爲朱熹晚年定論之書。號召門徒，互相倡和。才美者樂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虚聲。傳習轉訛，背謬彌甚。但討捕軬賊，擒獲叛藩，功有足録，宜免追奪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説以正人心。"帝乃下詔停世襲，恤典俱不行。隆慶初，廷臣多頌其功。詔贈新建侯，謚文成。二年，予世襲伯爵。既又有請以守仁與薛瑄、陳獻章同從祀文廟者。帝獨允禮臣議，以瑄配。及萬曆十二年，御史詹事講申前請。大學士申時行等言："守仁言致知出《大學》，良知出《孟子》。陳獻章主静，沿宋儒周敦頤、程顥。且孝友出處如獻章，氣節文章功業如守仁，不可謂禪，誠宜崇祀。"且言胡居仁純心篤行，衆論所歸，亦宜并祀。帝皆從之。終明之世，從祀者止守仁等四人。

始守仁無子，育弟子正憲爲後。晚年，生子正億，二歲而孤。既長，襲錦衣副千户。隆慶初，襲新建伯。萬曆五年卒。子承勛嗣，督漕運二十年。子先進，無子，將以弟先達子業弘繼。先達妻曰："伯無子，爵自傳吾夫。由父及子，爵安往？"先進怒，因育族子業洵爲後。及承勛卒，先進未襲死。業洵自以非嫡嗣，終當歸爵先達，且虞其争，乃謗先達爲乞養，而别推承勛弟子先通當嗣，屢争於朝，數十年不决。崇禎時，先達子業弘復與先通疏辨。而業洵兄業浩時爲總督，所司懼忤業浩，竟以先通嗣。業弘憤，持疏入禁門訴。自刎不殊，執下獄，尋釋。先通襲伯四年，流賊

王守仁去世之後，桂萼劾奏他擅離職守。皇帝大怒，下交朝廷大臣議罪。桂萼等説："王守仁做事不效法古人，言語不稱師承。欲立異説以顯示高深，就否定朱熹探究事物原理而獲得知識的理論；知道衆人不會贊同自己，就作朱熹晚年定論的書。號召學生，互相倡和，才高的人喜愛他的學問不受拘束，平庸鄙陋的人藉用他的虚名。傳播學習轉相錯訛，悖謬更甚。但他討捕軬賊，擒獲叛藩，功有足以賞賜的，應當免予追奪伯爵以彰明大的信用，禁止邪説以端正人心。"皇帝就下詔停止世襲，恤典都不施行。隆慶初年，朝廷大臣多贊頌他的功勞。下詔追贈新建侯，謚號文成。二年，賜予世襲伯爵。之後又請求使王守仁與薛瑄、陳獻章一同配祀於文廟。皇帝衹允許禮臣的奏議，使薛瑄配祀。到萬曆十二年，御史詹事講申説先前請求。大學士申時行等人説："王守仁説的獲取知識出於《大學》，良知出於《孟子》。陳獻章主張静，沿襲宋儒周敦頤、程顥。况且孝友出處如陳獻章，氣節文章功業如王守仁，不能認爲是禪，確實應尊崇祭祀。"并且説胡居仁心底純正行爲篤厚，衆人之論一致推崇，也應一并祭祀。皇帝都聽從他的意見。終明朝之世，配祀的人衹有王守仁等四人。

起初王守仁没有兒子，養育弟弟的兒子王正憲爲後代。晚年，生子王正億，二歲時就成了孤兒。長大之後，襲封錦衣副千户。隆慶初年，襲封新建伯。萬曆五年死。兒子王承勛繼承，督查漕運二十年。兒子王先進，没有兒子，打算以弟弟王先達的兒子王業弘繼承。王先達的妻子説："伯無子，爵位自然傳給我丈夫。由父親傳給兒子，爵位會到什麽地方去？"王先進憤怒，因此撫育族子王業洵爲後代。到王承勛去世，王先進没有襲爵就死了。王業洵自以爲不是嫡嗣，終當把爵位歸還王先達，且料到他會争奪，就誹謗王先達是討來撫養的，而另推舉王承勛弟弟的兒子王先通應當繼承，多次在朝廷上争論，數十年不能判决。崇禎時，王先達的兒子王業弘又與王先通上疏争辯。而王業洵的兄長王業浩當時任總督，主管官吏怕觸犯王業浩，最終讓王先通繼

陷京師，被殺。

承。王業弘憤怒，手拿奏疏入禁門控訴。自殺不死，逮捕入獄，不久釋放。王先通襲封伯爵四年，流賊攻陷京城，被殺。

守仁弟子盈天下，其有傳者不復載。惟冀元亨嘗與守仁共患難。

王守仁的弟子滿天下，其中有專傳的人不再記載。衹有冀元亨曾與王守仁共患難。

冀元亨

冀元亨，字惟乾，武陵人。篤信守仁學。舉正德十一年鄉試。從守仁於贛，守仁屬以教子。宸濠懷不軌，而外務名高，貽書守仁問學，守仁使元亨往。宸濠語挑之，佯不喻，獨與之論學，宸濠目爲痴。他日講《西銘》，反覆君臣義甚悉。宸濠亦服，厚贈遺之，元亨反其贈於官。已，宸濠敗，張忠、許泰誣守仁與通。詰宸濠，言無有。忠等詰不已，曰："獨嘗遣冀元亨論學。"忠等大喜，搒元亨，加以炮烙，終不承，械繫京師詔獄。

冀元亨，字惟乾，武陵人。深信王守仁的學說。考中正德十一年鄉試。跟隨王守仁到贛，王守仁囑托他教育兒子。朱宸濠心懷反叛，而在外追求好名聲，贈書給王守仁請教學術，王守仁派冀元亨前往，朱宸濠用話語挑引他，他假裝不明白，衹與他討論學術，朱宸濠視他爲痴愚。一日講《西銘》，反復解釋君臣之義甚爲透徹。朱宸濠也折服，贈送厚禮讓他回去，冀元亨又反贈予官府。之後，朱宸濠倒臺，張忠、許泰誣陷王守仁與他勾結。詰問朱宸濠，説没有。張忠等責問不止，他説："惟獨曾派冀元亨討論學術。"張忠等大喜，捉拿冀元亨，嚴刑拷打，加以炮烙酷刑，終不承認，戴上刑具解送到京城關進欽犯監獄。

世宗嗣位，言者交白其冤，出獄五日卒。元亨在獄，善待諸囚若兄弟，囚皆感泣。其被逮也，所司繫其妻李，李無怖色，曰："吾夫尊師樂善，豈他慮哉。"獄中與二女治麻枲不輟。事且白，守者欲出之。曰："未見吾夫，出安往？"按察諸僚婦聞其賢，召之，辭不赴。已就見，則囚服見，手不釋麻枲。問其夫學，曰："吾夫之學，不出閨門衽席間。"聞者悚然。

世宗繼位，進言的人紛紛爲他伸冤，出獄五日後去世。冀元亨在獄中，如兄弟般善待衆囚徒，囚徒都感動流淚。他被逮捕的時候，有關部門拘繫他的妻子李氏，李氏無懼色，説："我丈夫尊敬老師樂於從善，豈會有其他謀慮呢。"獄中與二女不停編織麻布。事情弄明白後，看守想讓她出獄。她説："没有看見我的丈夫，出獄後往哪裏去！"按察衆官僚之婦聽説她的賢名，召見她，推辭不去。隨後前來看望她，則身穿囚服相見，手中不放下麻綫。詢問他丈夫的學説，她説："我丈夫的學説，不在閨門床席之間。"聽到的人肅然起敬。

贊曰：王守仁始以直節著。比任疆事，提弱卒，從諸書生掃積年逋寇，平定孽藩。終明之世，文臣用兵制勝，未有如守仁者也。當危疑之際，神明愈定，智慮無遺，雖由天資高，其亦有得於中者歟。矜其創獲，

贊曰：王守仁起初因正直有氣節而著名；到承擔治理疆域之事，率領弱小的軍隊，衆書生跟隨掃除多年的賊寇，平定反叛的藩王。終明朝之世，文臣用兵制勝，没有如王守仁的。在危急疑難時刻，神情更爲鎮定，智慮没有遺漏，雖是由於天資聰明，大概也有得益於後天的磨煉吧。矜

標異儒先，卒爲學者譏。守仁嘗謂胡世寧少講學，世寧曰："某恨公多講學耳。"桂萼之議雖出於媢忌之私，抑流弊實然，固不能以功多爲諱矣。

持於自己的創獲，標新立異於先儒，終被學者譏諷。王守仁曾説胡世寧講學太少，胡世寧説："我爲你講學太多而遺憾。"桂萼的譏議雖然出於私心嫉妒，也是流弊確實如此，本來就不能因功勞多而爲他隱諱。

明史卷一百九十六

列傳第八十四

張璁 胡鐸 桂萼 方獻夫 夏言

張璁

張璁，字秉用，永嘉人。舉於鄉，七試不第。將謁選，御史蕭鳴鳳善星術，語之曰："從此三載成進士，又三載當驟貴。"璁乃歸。正德十六年登第，年四十七矣。

張璁，字秉用，永嘉人。鄉試中舉，七次會試不中。準備去吏部等候選派，御史蕭鳴鳳善於觀星術，告訴他說："從現在起三年後你將考中進士，再過三年定當迅速富貴。"張璁就回去了。正德十六年考中進士，已四十七歲了。

世宗初踐阼，議追崇所生父興獻王。廷臣持之，議三上三却。璁時在部觀政，以是年七月朔上疏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陛下嗣登大寶，即議追尊聖考以正其號，奉迎聖母以致其養，誠大孝也。廷議執漢定陶、宋濮王故事，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夫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記》曰：'禮非天降，非地出，人情而已。'漢哀帝、宋英宗固定陶、濮王子，然成帝、仁宗皆預立爲嗣，養之宮中，其爲人後之義甚明。故師丹、司馬光之論行於彼一時則可。今武宗無嗣，大臣遵祖訓，以陛下倫序當立而迎立之。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未嘗著爲人後之義。則陛下之興，實所以承祖宗之統，與預立爲嗣養之宮中者較然不同。議者謂孝廟德澤在人，不可無後。假令聖考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兄之義。且迎養聖母，以母之親也。稱皇叔母，則

世宗剛登帝位，商議爲生父興獻王追封尊號。朝臣對此相持不下，廷議三次呈上三次退回。張璁當時在某部學習從政，在這年七月初一上疏說："孝子的極至，莫過於尊崇父母。尊崇父母的極至，莫過於用天下去供養他們。陛下繼登帝位，就商議追封聖考以正其名號，奉迎聖母以供養她，確實是大孝的行爲。朝廷議論拿漢定陶王、宋濮王的舊事，說作別人的繼嗣就是作他的兒子，不能顧念自己的父母。天下難道有不要父母的國家嗎？《禮記》說：'禮儀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從地下冒出來的，緣自人情罷了。'漢哀帝、宋英宗固然是定陶王、濮王的兒子，然而成帝、仁宗都預先立他們爲繼嗣，在宮中撫養他們，他們作爲國君繼嗣的名分是很明顯的。所以師丹、司馬光的言論用在那時則可行。現在武宗没有後代，大臣遵從祖宗遺訓，因爲陛下按順序應當立爲國君而迎立您登基。武宗遺詔衹說'興獻王長子'，没有著明爲人繼嗣的意思。那麼陛下登上帝位，實際是繼承祖宗的皇統，與預先立爲繼嗣、養在宮中的明顯地不同。議論的人認爲孝廟的恩澤存於人間，不能没有後嗣。假如聖考還在世，今日繼承帝位，恐怕弟弟

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聖考止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爲人後，恐子無自絶其父母之義。故在陛下謂入繼祖後，而得不廢其尊親則可，謂爲人後以自絶其親則不可。夫統與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承惠帝後，則以弟繼；宣帝承昭帝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乎？臣竊謂今日之禮，宜别立聖考廟於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聖考不失其爲父，聖母不失其爲母矣。"

帝方扼廷議，得璁疏大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亟下廷臣議。廷臣大怪駭，交起擊之。禮官毛澄等執如初。會獻王妃至通州，聞尊稱禮未定，止不肯入。帝聞而泣，欲避位歸藩。璁乃著《大禮或問》上之，帝於是連駁禮官疏。廷臣不得已，合議尊孝宗曰皇考，興獻王曰"本生父興獻帝"，璁亦除南京刑部主事以去，追崇議且寢。

至嘉靖三年正月，帝得桂萼疏心動，復下廷議。汪俊代毛澄爲禮部，執如澄。璁乃復上疏曰："陛下遵兄終弟及之訓，倫序當立。禮官不思陛下實入繼大統之君，而强比與爲人後之例，絶獻帝天性之恩，蔑武宗相傳之統，致陛下父子、伯侄、兄弟名實俱紊。寧負天子，不敢忤權臣，此何

也没有作哥哥繼嗣的道理。况且迎接奉養聖母，是因爲母子的親緣關係。稱母親爲皇叔母，就應當以君臣之禮相見，恐怕兒子没有讓母親作臣子的道理。《禮》上説'長子不能够過繼作别人的後嗣'，聖考祇生有陛下一人，有利於國家纔過繼作國君後嗣，恐怕兒子没有自己斷絶與父母關係的道理。所以對陛下來説，説是入宫繼承祖父皇統，而能不斷絶與父母的關係這是可以的，説過繼爲國君後嗣，自己斷絶與父母的關係是不可以的。皇統與後嗣不同，不是一定要父死子立。漢文帝承接惠帝之後，是以弟弟身份繼位；宣帝承接昭帝之後，是以哥哥的孫子的身份繼位。如果一定要剥奪這方面的父子關係，建立那方面的父子名號，然後纔叫繼承皇統，那麽古代有稱高伯祖、皇伯考的，難道都不能稱爲繼承皇統嗎？臣私下認爲現在的禮儀，應當在京城另建聖考廟，使得能够讓尊崇父母的孝道興隆，而且能讓母親因爲兒子而尊貴，其尊嚴與父親相同，那麽聖考就不失爲皇上的父親，聖母就不失爲皇上的母親了。"

皇上正困於朝廷之議，得到張璁的疏文大喜，説："這番議論一出，我父子都可以獲得保全了。"馬上交由朝臣討論。朝臣大驚，交相攻擊張璁之見。禮官毛澄等人像當初一樣堅持己見。恰逢獻王妃到了通州，聽説尊稱之禮未能確定，停止不肯入京。皇帝聽説後哭了，準備離開帝位回歸藩王之地。張璁就寫了《大禮或問》獻上，皇帝因此連續駁斥禮官的奏章。朝臣没有辦法，共同商議尊稱孝宗爲皇考，興獻王爲"本生父興獻帝"，張璁也除授南京刑部主事而離京，追封尊號的議論暫且休止。

到嘉靖三年正月，皇上得到桂萼的上疏動心了，又交由朝臣商議。汪俊代替毛澄作禮部尚書，和毛澄持相同的見解。張璁於是再次上疏説："陛下遵從兄逝弟繼的祖訓，按順序應當登帝位。禮官不考慮陛下本是繼承皇統的君主，却牽强地與作别人後嗣之類比附，阻絶獻帝天生的恩德，蔑視武宗傳下的皇統，致使陛下父子、伯侄、兄弟的名稱和實際都紊亂了。寧肯辜負天

心也？伏睹聖諭云：'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緒，又不得徽稱，罔極之恩何由得報？'執政窺測上心，有見於推尊之重，故今日争一帝字，明日争一皇字，而陛下之心，亦日以不帝不皇爲歉。既而加稱爲帝，謂陛下心既慰矣，故留一皇字以覘陛下將來未盡之心，遂敢稱孝宗爲皇考，稱興獻帝爲本生父。父子之名既更，推崇之義安在？乃遽詔告天下，乘陛下不覺，陷以不孝。《禮》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陛下尊爲萬乘，父子之親，人可得而奪之，又可容人之奪之乎？故今日之禮不在皇與不皇，惟在考與不考。若徒争一皇字，則執政必姑以是塞今日之議，陛下亦姑以是滿今日之心，臣恐天下知禮者，必將非笑無已也。"與桂萼第二疏同上。帝益大喜，立召兩人赴京。命未達，兩人及黄宗明、黄綰復合疏力争。

子，却不敢冒犯權臣，這是什麽用心啊？臣看到聖諭上説：'興獻王衹生了朕一人，既不能得到傳宗接代的後代，又不能得到美好的名稱，無邊的恩德怎麽報答得了？'權臣窺測皇上之心，見皇上對推崇父母非常重視，所以今日争一個帝字，明日争一個皇字，而陛下心裏，也每天因爲父親既非帝又非皇而深感歉疚。後來加稱爲帝，認爲陛下心已安慰，所以留一個皇字來窺測陛下以後的想法，於是纔敢稱孝宗爲皇考，稱興獻帝爲本生父。父子的名義已改，推崇的意義何在？於是急忙下詔通告天下，趁陛下不察覺，使陛下陷於不孝的境地。《禮記》説：'君子不剥奪别人的親情，也不能剥奪自己的親情。'陛下享有萬乘的尊嚴，父子親情，别人能够奪去，又能容忍别人奪去嗎？所以現在的禮儀之争不在於是不是皇，而衹在於是不是父親。若衹徒然争一個皇字，那麽權臣一定會姑且以它來搪塞現在的争論，陛下也姑且以它來滿足一時的心願，臣恐怕天下知曉禮儀的人，必將非議譏笑不止啊。"與桂萼第二次奏疏一起獻上。皇上更加高興，立刻召兩人進京。詔命還未到達，兩人和黄宗明、黄綰又一同上疏力争。

及獻帝改稱本生皇考，閣臣以尊稱既定，請停召命，帝不得已從之。二人已在道，復馳疏曰："禮官懼臣等面質，故先爲此術，求遂其私。若不亟去本生之稱，天下後世終以陛下爲孝宗之子，墮禮官欺蔽中矣。"帝益心動，趣召二人。五月抵都，復條上七事。衆洶洶，欲撲殺之。萼懼，不敢出。璁閲數日始朝。給事御史張翀、鄭本公等連章力攻，帝益不悦，特授二人翰林學士。二人力辭，且請面折廷臣之非。給事御史李學曾、吉棠等言："璁、萼曲學阿世，聖世所必誅。以傳奉爲學士，累聖德不少。"御史段續、陳相又特疏論，并及席書。帝責學曾等對狀，下續、相詔獄。刑部尚書趙鑑亦請置璁、萼於

等到獻帝改稱爲本生皇考，閣臣以尊號已確定爲由，請求中止召二人入京的命令，皇上不得已依從了他們。二人已在路上，又迅速上疏説："禮官怕臣等當面對質，所以先采取這種辦法，以求實現他們的私心。若不儘快除去本生的稱號，天下人以後始終認爲陛下是孝宗的兒子，陷入禮官的欺騙蒙蔽中了。"皇上更加動心，趕緊召二人。五月到京城，又分條奏上七件事。衆臣氣勢洶洶，想打死他們。桂萼害怕，不敢出門。張璁過了幾天纔開始上朝。給事御史張翀、鄭本公等連續上奏章極力攻擊，皇上更加不高興，特地授予二人翰林學士。二人極力推辭，并且請求當面指責群臣的不是。給事御史李學曾、吉棠等説："張璁、桂萼曲解所學迎合世俗，在聖世是必殺之人。以傳詔進奉之人爲翰林學士，大大連累了皇上的德行。"御史段續、陳相又特意上疏論辯，并涉及席書。皇上責令李學曾等人陳述情

理，語人曰：“得俞旨，便捶殺之。”帝責以朋奸，亦令對狀。璁、萼乃復列欺罔十三事，力折廷臣。及廷臣伏闕哭爭，盡繫詔獄予杖。死杖下者十餘人，貶竄相繼，由是璁等勢大張。其年九月，卒用其議定尊稱。帝益眷倚璁、萼，璁、萼益恃寵仇廷臣，舉朝士大夫咸切齒此數人矣。

況，把段續、陳相關入欽犯監獄。刑部尚書趙鑑也請求將張璁、桂萼送到大理寺審理，對人說：“得到聖旨，就用棍杖打死他們。”皇上譴責他們勾結爲奸，也命令他陳述情況。張璁、桂萼就又列舉大臣欺騙蒙蔽的十三件事，極力指責朝臣。等到朝臣拜伏於宫前哭着抗争時，全部捕入欽犯監獄杖打。十多人死於杖下，貶謫放逐不斷，從此張璁等人權勢大漲。這年九月，最終采用他們的提議確定了尊稱。皇上更加寵愛倚重張璁、桂萼，二人更加仗恃皇上恩寵與朝臣作對，全朝士大夫都切齒痛恨這幾個人。

四年冬，《大禮集議》成，進詹事兼翰林學士。後議世廟神道、廟樂、武舞及太后謁廟，帝率倚璁言而決。璁緣飾經文，委曲當帝意，帝益器之。

四年冬，《大禮集議》編成，進升詹事兼翰林學士。後來商議世廟墓道、廟樂、武舞以及太后拜謁世廟之事，皇帝都聽從張璁的話而作決定。張璁修飾經文，迂曲牽强迎合皇帝心意，皇帝更加器重他。

璁急圖柄用，爲大學士費宏所抑，遂與萼連章攻宏。帝亦知其情，留宏不即放。五年七月，璁以省墓請。既辭朝，帝復用爲兵部右侍郎，兼官如故。給事中杜桐、楊言、趙廷瑞交章力詆，并劾吏部尚書廖紀引用邪人。帝怒，切責之。兩京給事御史解一貫、張録、方紀達、戴繼先等復交章論不已，皆不聽。尋進璁左侍郎，復與萼攻費宏。明年二月，興王邦奇獄，構陷楊廷和等，宏及石珤同日罷。

張璁急切圖謀權位，被大學士費宏抑制，於是與桂萼連續上奏章攻擊費宏。皇帝也知道内情，留下費宏不馬上放走。五年七月，張璁以掃墓爲由請求歸鄉。已辭别朝廷，皇帝又任用他爲兵部右侍郎，兼任的官職如舊。給事中杜桐、楊言、趙廷瑞交相上奏章極力詆毁他，并且彈劾吏部尚書廖紀引薦任用奸邪之人。皇帝大怒，嚴厲地斥責他們。兩京給事御史解一貫、張録、方紀達、戴繼先等又交相上奏章理論不已，皇帝都不聽。不久進升張璁左侍郎，又與桂萼攻擊費宏。第二年二月，發生王邦奇一案，陷害楊廷和等，費宏和石珤同一天被罷免。

吏部郎中彭澤以浮躁被斥，璁言：“昔議禮時，澤勸臣進《大禮或問》，致招衆忌。今諸臣去之，將以次去臣等。”澤乃得留。居三日，復言：“臣與舉朝抗四五年，舉朝攻臣至百十疏。今修《大禮全書》，元惡寒心，群奸側目。故要略方進，讒謗繁興。使《全書》告成，將誣陷益甚。”因引疾求退以要帝，帝優詔慰留。吏部闕尚書，推前尚書喬宇、楊旦；禮部尚書亦缺，推侍郎劉龍、温

吏部郎中彭澤因爲浮躁被斥責，張璁説：“過去争議大禮時，彭澤勸臣進獻《大禮或問》，以致招來衆臣忌恨。現在衆臣排擠他，按順序以後該排擠臣等了。”彭澤纔得以留用。過了三天，又説：“臣與全朝衆臣抗争四五年，全朝攻擊臣達到百十餘疏。現在編修《大禮全書》，首惡感到膽寒，群奸怒目而視。所以概略剛剛進獻，讒言誹謗四起。若《大禮全書》編成，誣陷恐怕更加厲害。”於是托病辭官來要脅皇帝，皇帝下褒獎詔書安慰挽留他。吏部缺尚書，推舉前任尚書喬宇、楊旦；禮部尚書也缺，推舉侍郎劉龍、温

仁和。仁和以俸深争。璁言宇、旦乃楊廷和黨，而仁和亦不宜自薦。帝命大臣休致者，非奉詔不得推舉，宇等遂廢。

璁積怒廷臣，日謀報復。會山西巡按馬録治反賊李福達獄，詞連武定侯郭勛，法司讞如録擬。璁讒於帝，謂廷臣以議禮故陷勛。帝果疑諸臣朋比，乃命璁署都察院，桂萼署刑部，方獻夫署大理，覆讞，盡反其獄，傾諸異己者。大臣顔頤壽、聶賢以下咸被搒掠，録等坐罪遠竄。帝益以爲能，奬勞之便殿，賚二品服，三代封誥。京察及言官互糾，已黜御史十三人，璁掌憲，復請考察斥十二人。又奏行憲綱七條，鉗束巡按御史。其年冬，遂拜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去釋褐六年耳。

仁和。温仁和因爲俸禄争得厲害。張璁説喬宇、楊旦是楊廷和私黨，而温仁和也不宜自我推薦。皇帝命令退休的大臣，没有接到詔令不能推舉，喬宇等於是被廢棄。

張璁對朝臣有積怨，天天圖謀報復。恰逢山西巡按馬録查辦反賊李福達一案，訟詞牽連武定侯郭勛，法司以馬録所擬定罪。張璁向皇帝進讒言，説朝臣因爲争議禮儀的緣故陷害郭勛。皇帝果真懷疑衆臣勾結，於是命張璁代理都察院，桂萼代理刑部，方獻夫代理大理寺，覆核定罪，完全推翻前案，打倒衆多異己。大臣顔頤壽、聶賢以下都被笞擊，馬録等定罪發配遠方。皇帝更加認爲張璁能幹，在便殿嘉獎慰勞他，賞賜二品朝服，賜予三代誥命文書。經過京官政績考核和言官互相舉報，已罷黜御史十三人，張璁掌管法制，又請求考察貶斥了十二人。又奏請施行七條法紀，鉗制巡按御史。這年冬，就拜授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參議機要事務，離出仕僅六年而已。

楊一清爲首輔，翟鑾亦在閣，帝待之不如璁。嘗諭璁："朕有密諭毋泄，朕與卿帖悉親書。"璁因引仁宗賜楊士奇等銀章事，帝賜璁二章，文曰"忠良貞一"，曰"繩愆弼違"，因并及一清等。

璁初拜學士，諸翰林耻之，不與并列，璁深恨。及侍讀汪佃講《洪範》不稱旨，帝令補外，璁乃請自講讀以下量才外補，改官及罷黜者二十二人，諸庶吉士皆除部屬及知縣，由是翰苑爲空。七年正月，帝視朝，見璁、萼班兵部尚書李承勛下，意嗛之。一清因請加散官，乃手敕加二人太子太保。璁辭以未建青宫，官不當設，乃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明倫大典》成，復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楊一清任首輔，翟鑾也在内閣，皇帝待他們不如張璁。曾經告訴張璁説："朕有密旨不要泄露，朕給你的信帖全部由我親手書寫。"張璁於是引用仁宗賜楊士奇等銀章的事，皇帝賜張璁兩枚銀章，銘文是"忠良貞一"，"繩愆弼違"，於是地位和楊一清等并列。

張璁剛拜授大學士時，衆翰林感到耻辱，不與他同列，張璁深爲痛恨。等到侍讀汪佃講解《洪範》不稱皇帝心意，皇帝命令他任官京外，張璁於是請求從講讀以下的官員都根據才能任官京外。改任職務及罷官的有二十二人，衆庶吉士都任各部屬官及知縣，因此翰林院爲之一空。七年正月，皇帝臨朝聽政，見張璁、桂萼位在兵部尚書李承勛之下，很不滿意。楊一清於是請求任他們爲散官，於是皇帝親寫詔書任二人爲太子太保。張璁以未建成太子宫，官職不應當設立爲由推辭，於是改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明倫大典》編成，又進升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一清再相，頗由璁、萼力，傾心

楊一清第二次任宰相，多賴張璁、桂萼之

下二人。而璁終以壓於一清，不獲盡如意，遂相齟齬。指揮聶能遷劾璁，璁欲置之死。一清擬旨稍輕，璁益恨，斥一清爲奸人鄙夫。一清再疏引退，且剌璁隱情。帝手敕慰留，因極言璁自伐其能，恃寵不讓，良可嘆息。璁見帝忽暴其短，頗愧沮。八年秋，給事中孫應奎劾一清、萼并及璁，其同官王準復劾璁私參將陳璠，宜斥。璁乞休者再，詞多陰詆一清，帝乃褒諭璁。而給事中陸粲復劾其擅作威福，報復恩怨。帝大感悟，立罷璁。頃之，其黨霍韜力攻一清，微爲璁白。璁行抵天津，帝命行人齎手敕召還。一清遂罷去，璁爲首輔。

力，傾心謙讓二人。而張璁始終認爲被楊一清壓制，不能够盡心如意，於是二人相互抵觸。指揮聶能遷彈劾張璁，張璁想置他於死地。楊一清草擬聖旨較輕，張璁更是懷恨，斥責楊一清是奸人鄙夫。楊一清兩次上疏請求引退，并且指責張璁隱私。皇帝親寫詔書安慰挽留，并於此盡情説出張璁自誇其能，仗恃恩寵不知謙讓，確實令人嘆息。張璁見皇帝忽然暴露自己的缺點，非常慚愧沮喪。八年秋，給事中孫應奎彈劾楊一清、桂萼并牽連到張璁，孫應奎的同僚王準又彈劾張璁偏袒參將陳璠，應當貶斥。張璁兩次請求引退，言語中多暗地詆毁楊一清，皇帝於是褒獎張璁。而給事中陸粲又彈劾他擅自仗勢作威作福，報復怨仇。皇帝大爲感悟，馬上罷免張璁。不久，張璁的私黨霍韜極力攻擊楊一清，暗中爲張璁辯白。張璁行至天津，皇帝命令行人送手令召回。楊一清於是被罷免，張璁作首輔。

帝自排廷議定“大禮”，遂以制作禮樂自任。而夏言始用事，乃議皇后親蠶，議勾龍、棄配社稷，議分祭天地，議罷太宗配祀，議朝日、夕月别建東、西二郊，議祀高禖，議文廟設主更從祀諸儒，議祧德祖正太祖南向，議祈穀，議大禘，議帝社帝稷，奏必下璁議。顧帝取獨斷，璁言亦不盡入。其諫罷太宗配天，三四往復，卒弗能止也。

皇帝自從排除朝廷争議，確定“大禮”後，就以制作禮樂爲己任。而夏言剛掌權，就商議皇后親臨蠶事，商議勾龍、棄陪祭社稷，商議分祭天地，商議廢除太宗陪祭天神，商議在東、西二郊分别建立祭日、祭月之壇，商議祭祀求子之神，商議文廟設立神主同時祔祭衆儒，商議遷入德祖神位設於太祖神位正南，商議祭穀神，商議宗廟大祭，商議祭祀土神和穀神，奏章必定下交張璁商議。但皇帝采取獨斷，張璁的話也不能全部被接納。他進諫廢除太宗陪祭天神，多次反復，最終不能廢止。

十年二月，璁以名嫌御諱請更。乃賜名孚敬，字茂恭，御書四大字賜焉。

十年二月，張璁以名字有混同於皇帝名字的嫌疑爲由請求更改。於是皇帝賜名孚敬，字茂恭，親筆書寫四個大字賜予他。

夏言恃帝眷，數以事訐孚敬。孚敬銜之，未有以發。納彭澤言構陷行人司正薛侃，因侃以害言。廷鞫事露，旨斥其忮罔。御史譚纘、端廷赦、唐愈賢交章劾之。帝諭法司令致仕，孚敬乃大慚去。未幾，遣行人齎敕召之。明年三月還朝，言已擢禮部尚書，益用事。李時、翟鑾在閣，方

夏言仗恃皇帝器重，多次藉事揭發張孚敬。張孚敬怨恨他，但没有發作的機會。采用彭澤的話陷害行人司正薛侃，通過薛侃來陷害夏言。廷審時事情敗露，皇帝下旨斥責他忌恨誣陷。御史譚纘、端廷赦、唐愈賢交相上奏章彈劾他。皇帝叫法司令他退休，張孚敬於是非常羞愧地離去。不久，派行人送詔書召他回京。第二年三月回朝，夏言已提升爲禮部尚書，權力更大。李時、

獻夫繼入，孚敬亦不能專恣如曩時矣。

八月，彗星見東井，帝心疑大臣擅政，孚敬因求罷。都給事中魏良弼詆孚敬奸，孚敬言："良弼以濫舉京營官奪俸，由臣擬旨，挾私報復。"給事中秦鰲劾孚敬强辨飾奸，言官論列輒文致其罪，擬旨不密，引以自歸，明示中外，若天子權在其掌握。帝是鰲言，令孚敬自陳狀，許之致仕。李時請給廩隸、敕書，不許。再請，乃得馳傳歸。十二年正月，帝復思之，遣鴻臚齎敕召。四月還朝。六月，彗星復見畢昴間，乞避位，不許。明年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

翟鑾在内閣，方獻夫接着入閣，張孚敬也不能像過去那樣專横放肆了。

八月，彗星出現在東井空域，皇帝懷疑有大臣獨攬朝政，張孚敬於是請求免職。都給事中魏良弼指責張孚敬奸詐，張孚敬説："魏良弼因爲濫選京城的營官被扣罰薪俸，是由臣擬的聖旨，所以挾私報復。"給事中秦鰲彈劾張孚敬强詞辯解掩飾奸詐，言官論次評定時就掩蓋他的罪行，擬聖旨又不機密，應引退回鄉，以向朝廷内外明白表示，天子權柄在自己掌握之中。皇帝認爲秦鰲的話對，命令張孚敬親自説出實情，答應讓他退休。李時請求給予張孚敬俸糧奴僕和敕書，皇帝不同意。兩次請求，纔得到傳車回鄉。十二年正月，皇帝又思念他了，派鴻臚送詔書召回。四月回朝。六月，彗星又出現在畢星昴星之間，張孚敬請求離職，皇帝不同意。第二年進升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

初，潞州陳卿亂，孚敬主用兵，賊竟滅。大同再亂，亦主用兵，薦劉源清爲總督，師久無功。其後亂定，代王請大臣安輯。夏言遂力詆用兵之謬，請如王言，語多侵孚敬。孚敬怒，持王疏不行。帝諭令與言交好，而遣黄綰之大同，相機行事。孚敬以議不用，稱疾乞休，疏三上。已而子死，請益力。帝報曰："卿無疾，疑朕耳。"孚敬復上奏，不引咎，且歷詆同議禮之萼、獻夫、韜、綰等。帝詰責之，乃復起視事。帝於文華殿後建九五齋、恭默室爲齋居所，命輔臣賦詩。孚敬及時各爲四首以上。已，數召見便殿，從容議政。十四年春得疾，帝遣中官賜尊牢，而與時言，頗及其執拗，且不惜人才以叢怨狀。又遣中官賜藥餌，手敕言："古有剪鬚療大臣疾者，朕今以已所服者賜卿。"孚敬幸得温諭，遂屢疏乞骸骨。命行人御醫護歸，有司給廩隸如制。明年五月，帝復遣錦衣官齎手敕視疾，趣

當初，潞州陳卿叛亂，張孚敬主張用兵，反賊最終被消滅。大同再次叛亂，張孚敬又主張用兵，推薦劉源清爲總督，軍隊久無戰績。後來叛亂被平定，代王請大臣去安撫。夏言於是極力詆毁用兵之錯，請求照代王所説的辦，言語多冒犯張孚敬。張孚敬發怒，拿着代王奏疏却不實行。皇帝下詔命他與夏言和好，并派黄綰去大同，相機行事。張孚敬因爲建議没被采用，稱病請求退休，三次上疏。不久兒子死了，更盡力地請求。皇帝答覆他説："卿没有病，是懷疑朕罷了。"張孚敬又上疏，不承認自己的過失，而且一一詆毁和自己一起參與議禮的桂萼、方獻夫、霍韜、黄綰等。皇帝責問他，纔又起床任事。皇帝在文華殿後建九五齋、恭默室爲齋居之所，命大臣賦詩。張孚敬和李時各寫了四首獻上。事後多次在便殿召見張孚敬，輕鬆自如地討論朝政。十四年春得病，皇帝派中官賜予祭祀用的犧牲，而與李時談話，多涉及張孚敬的固執和拗戾，并且不愛惜人才，以致怨恨叢集的情况。又派中官賜予藥餌，親筆賜書説："古代有剪鬍鬚療治大臣疾病的，朕現在用自己服用的賜予卿。"張孚敬有幸得到情詞懇摯的詔命，於是多次上疏請求

其還。行至金華，疾大作，乃歸。十八年二月卒。帝在承天，聞之傷悼不已。

退休。皇帝命行人、御醫護送他歸鄉，有關部門按規定供給俸糧和僕役。第二年五月，皇帝又派錦衣官送手詔探望病情，催促他回京。走到金華，病情嚴重發作，於是回鄉。十八年二月去世。皇帝在承天，聽到此事傷痛不已。

孚敬剛明果敢，不避嫌怨。既遇主，亦時進讜言。帝欲坐張延齡反，族其家。孚敬諍曰："延齡，守財虜耳，何能反?"數詰問，對如初。及秋盡當論，孚敬上疏謂："昭聖皇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帝恚，責孚敬："自古强臣令主非一，若今愛死囚令主矣。當悔不從廷和事敬皇帝耶?"帝故爲重語愒止孚敬，而孚敬意不已。以故終昭聖皇太后世，延齡得長繫。他若清勛戚莊田，罷天下鎮守内臣，先後殆盡，皆其力也。持身特廉，痛惡贓吏，一時苞苴路絶。而性狠愎，報復相尋，不護善類。欲力破人臣私黨，而己先爲黨魁。"大禮"大獄，叢詬没世。顧帝始終眷禮，廷臣卒莫與二，嘗稱少師羅山而不名。其卒也，禮官請謚。帝取危身奉上之義，特謚文忠，贈太師。

張孚敬剛毅聰明果敢，不迴避仇怨。受皇帝恩遇之後，也時時進正直之言。皇帝要判處張延齡反叛之罪，滅其家族。張孚敬規勸說："張延齡，守財奴罷了，怎麽會反叛呢?"皇帝多次詰問，張孚敬回答如初。等到秋末該定罪了，張孚敬上疏說："昭聖皇太后年事已高，突然聽說張延齡死了，萬一不思飲食，出了别的事，怎麽告慰敬皇帝在天之靈。"皇帝生氣了，責問張孚敬："自古能臣主使主上的情况不一，如今你因憐惜死囚主使主上了。該後悔没有跟從楊廷和侍奉敬皇帝了吧?"皇帝故意用嚴厲的話制止張孚敬，但張孚敬堅持意見不放。所以昭聖皇太后在世之際，張延齡得以長期被拘禁。其他如清查有功勞的皇族親戚的莊田，罷免國内有鎮守之職的宦官，前後差不多都清除完畢了，都是他出的力。守身特别廉潔，痛恨貪官，一時間行賄之路斷絶。但生性狠毒執拗，報復不斷，不庇護善良之人。想努力破除大臣私黨，而自己先作了黨魁。"大禮"一案，集詬終生。但皇帝始終器重并以禮待他，大臣最終没有與他并列的，人們曾稱他爲少師羅山，而不稱其姓名。他死了，禮官請賜謚號。皇帝取他危害自身侍奉皇上之意，特賜謚號文忠，追贈太師。

胡鐸

時有胡鐸者，字時振，餘姚人。弘治末進士。正德中，官福建提學副使。嘉靖初，遷湖廣參政，累官南京太僕卿。鐸與璁同舉於鄉。"大禮"議起，鐸意亦主考獻王，與璁合。璁要之同署，鐸曰："主上天性固不可違，天下人情亦不可拂。考獻王不已則宗，宗不已則入廟，入廟則當有祧。以藩封虚號之帝，而奪君臨治世之宗，義固不可也。入廟則有位，將

當時有個胡鐸，字時振，餘姚人。弘治末年進士。正德年間，官任福建提學副使。嘉靖初年，遷任湖廣參政，積官至南京太僕卿。胡鐸與張璁同時鄉試中舉。"大禮"的争議興起時，胡鐸的意思也主張以興獻王爲父考，與張璁相合。張璁邀他同寫奏章，胡鐸說："皇上天性固然不能違背，天下人情也不能乖離。稱興獻王爲父考事未完又要加稱宗，稱宗事未完又要入宗廟，入宗廟就應當有遠祖廟。以藩王身份封以空有其名的帝號，而奪去了皇上稱君治國的根本，道義上

位於武宗上乎，武宗下乎？生爲之臣，死不得躋於君。然魯嘗躋僖公矣，恐異日不乏夏父之徒也。”璁議遂上。旋被召。鐸方服闋赴京，璁又要同疏，鐸復書謝之，且與辨繼統之義。“大禮”既定，鐸又貽書勸召還議禮諸人，養和平之福，璁不能從。鐸與王守仁同鄉，不宗其學，與璁同以考獻王爲是，不與同進。然其辨繼統，謂國統絶而立君寓立賢之意，蓋大謬云。

本來就不許可。進入宗廟就當有序位，是位列於武宗之上呢，還是在武宗之下呢？生前是他的臣子，死後也不能逾越君主。然而魯國曾經讓僖公逾越閔公，恐怕以後也不缺少夏父之類的人吧。”張璁於是獻上奏議。不久被召見。胡鐸剛守喪期滿赴京，張璁又邀他一同上疏，胡鐸覆信謝絶了他，并且與他辯論繼承皇統的真義。“大禮”確定後，胡鐸又去信勸説張璁召還參與爭議禮儀的衆人，培養平和安定的福分，張璁不肯聽從。胡鐸與王守仁是同鄉，但不推崇他的學術，與張璁都認爲稱興獻王爲父考是正確的，但不與他共謀進升。然而他辨析繼承皇統，認爲國統斷絶而繼立國君含有立賢人之意，恐怕大錯了。

桂萼

桂萼，字子實，安仁人。正德六年進士。除丹徒知縣。性剛使氣，屢忤上官，調青田不赴。用薦起知武康，復忤上官下吏。

嘉靖初，由成安知縣遷南京刑部主事。世宗欲尊崇所生，廷臣力持，已稱興獻王爲帝，妃爲興國太后，頒詔天下二歲矣，萼與張璁同官，乃以二年十一月上疏曰：“臣聞帝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未聞廢父子之倫，而能事天地主百神者也。今禮官失考典章，遏絶陛下純孝之心，納陛下於與爲人後之非，而滅武宗之統，奪獻帝之宗，且使興國太后壓於慈壽太后，禮莫之盡，三綱頓廢，非常之變也。乃自張璁、霍韜獻議，論者指爲干進，逆箝人口，致達禮者不敢駁議。切念陛下侍興國太后，慨興獻帝弗祀，已三年矣，拊心出涕，不知其幾。願速發明詔，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皇考，别立廟大内，正興國太后之禮，定稱聖母，庶協事天事地之道。至朝臣所執不過宋《濮議》耳。按宋范純仁告英宗曰‘陛下昨受仁宗詔，親許爲之子，至

桂萼，字子實，安仁人。正德六年進士。拜官丹徒知縣。性情剛烈恣逞意氣，多次冒犯上司，調青田任官不赴任。因舉薦起用爲武康知縣，又觸犯上下官吏。

嘉靖初年，由成安知縣遷任南京刑部主事。世宗想尊崇父母，朝臣極力反對，已經稱興獻王爲帝，王妃爲興國太后，向全國頒布詔書兩年了，桂萼和張璁是同僚，就在二年十一月上疏説：“臣聽説帝王侍奉父親孝順，所以侍奉上天清明；侍奉母親孝順，所以侍奉地神明澈。没有聽説廢棄父子倫常，却能侍奉天地祭祀百神的。現在禮官考察 典章不周，阻絶了陛下一片孝心，把陛下置於爲人繼嗣的錯誤之中，從而斷絶了武宗的皇統，奪去了獻帝的宗嗣，并且使興國太后次於慈壽太后，禮法無人能够遵行，三綱頓時廢棄，真是非同尋常的變故。自從張璁、霍韜進獻奏議，談論的人指斥他們是謀求仕進，先封住人們説話，使通曉禮儀的人不敢反駁。深切希望陛下侍奉興國太后，感嘆興獻帝没有祭祀，已經三年了，捫心流淚，不知多少次了。希望迅速發布英明的詔書，稱孝宗爲皇伯考，興獻帝爲皇考，在皇宫另建世廟，端正侍奉興國太后的禮儀，定稱號爲聖母，以求協和侍奉天地的禮儀。至於朝臣所持的看法不過是宋代《濮議》罷了。按宋代范純仁告訴英宗所説‘陛下先前接受仁宗的詔

於封爵，悉用皇子故事，與入繼之主不同'，則宋臣之論，亦自有別。今陛下奉祖訓入繼大統，未嘗受孝宗詔爲之子也，則陛下非爲人後，而爲入繼之主也明甚。考興獻帝，母興國太后，又何疑？臣聞非天子不議禮；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臣久欲以請，乃者復得席書、方獻夫二疏。伏望奮然裁斷，將臣與二臣疏并付禮官，令臣等面質。"帝大喜，明年正月手批議行。

三月，萼復上疏曰："自古帝王相傳，統爲重，嗣爲輕。故高皇帝法前王，著兄終弟及之訓。陛下承祖宗大統，正遵高皇帝制。執政乃無故任己私，背祖訓，其爲不道，尚可言哉！臣聞道路人言，執政窺伺陛下至情不已，則加一皇字而已。夫陛下之孝其親，不在於皇不皇，惟在於考不考。使考獻帝之心可奪，雖加千百字徽稱，何益於孝？陛下遂終其身爲無父人矣。逆倫悖義如此，猶可使與斯議哉！"與璁疏并上。帝益大喜，召赴京。初，議禮諸臣無力詆執政者，至萼遂斥爲不道，且欲不使議，其言恣肆無忌，朝士尤疾之。召命下，衆益駭愕，群起排擊，帝不爲動。萼復偕璁論列不已，遂召爲翰林學士，卒用其言。萼自是受知特深。

四年春，給事中柯維熊言："陛下親君子而君子不容，如林俊、孫交、彭澤之去是也。遠小人而小人尚在，如張璁、桂萼之用是也。且今伏闕諸臣多死徙，而御史王懋、郭楠又謫譴，竊以爲罰過重矣。"萼、璁遂求去，優詔慰留。尋進詹事兼翰林學士。議世廟神道及太后謁廟禮，復排

書，親自認可作他的兒子，至於封爵，完全采用皇子的舊例，與過繼的皇上不同'，那麽宋臣的議論，也有差别。現在陛下奉祖訓進宫繼位，未曾接受孝宗詔書作他的兒子，那麽陛下不是他的後嗣，是入朝繼承帝位之主的道理很明白。以興獻帝爲父考，以興國太后爲母，又有什麽疑義呢？臣聽説不是天子不議論禮儀；治理天下有法則，禮樂由天子制定。臣很久就想以此爲請求，前不久又得到席書、方獻夫二人的奏疏。希望陛下奮然决斷，將臣和二人的奏疏一起交付禮官，令臣等和他們當面論辯。"皇帝大喜，第二年正月親手批示討論施行。

三月，桂萼又上疏説："自古帝王相傳，皇統爲重，繼嗣爲輕。所以高皇帝效法前王，制定了兄逝弟繼的訓令。陛下繼承祖宗皇統，正是遵從了高皇帝的規定。權臣却無故放縱私心，違背祖訓，其行爲不符道義，還值得説嗎！臣聽路人説，權臣窺伺陛下一片深情，就加一個皇字了事。而陛下孝敬父母，不在於有無一個皇字，而衹在於是否認父親爲皇考。如果稱獻帝爲父考之意可以剥奪，即使加千百字的美稱，對於孝道又有何益呢？陛下於是終生成了没有父親的人了。悖逆倫常違反道義達到這種地步，還可以讓他們參與這一議論嗎！"與張璁的奏疏一起獻上。皇帝更加高興，召他進京。當初，争議禮儀的衆臣無力斥責權臣，至於桂萼則被斥爲不符道義，并想不讓他參與議論。桂萼的言辭放肆毫無顧忌，朝臣尤其恨他。召命一下，朝臣更加驚愕，群起排斥攻擊，皇帝不爲所動。桂萼又和張璁一起論證不停，於是召爲翰林學士，最終采用了他們的意見。桂萼從此深受賞識。

四年春，給事中柯維熊説："陛下親近君子而君子却不被接納，如林俊、孫交、彭澤被罷免就是這樣。遠離小人而小人却還在朝廷，如張璁、桂萼被任用就是這樣。况且現今伏在宫殿以理相争的衆臣大多或死或謫戍邊地，而御史王懋、郭楠又遭到貶斥譴責，私下認爲懲罰過重了。"桂萼、張璁於是請求離職，皇帝頒發褒贊詔書安慰挽留他們。不久進升詹事兼翰林學士。

廷議，希合帝指。帝益以爲賢，兩人氣益盛。而閣臣抑之，不令與諸翰林等。兩人乃連章攻費宏并石珤，齮之去。

討論世廟墓道和太后拜謁世廟的禮儀，又排斥朝廷議論，迎合皇帝心意。皇帝更加認爲二人賢良，兩人氣焰更盛。而朝臣抑制二人，不讓他們與衆翰林地位相同。兩人於是連續上奏章攻擊費宏和石珤，中傷趕走了他們。

給事中陳洸犯重辟，萼與尚書趙鑑攘臂爭，爲南京給事中所劾，不問。嘗陳時政，請預蠲六年田租，更登極初宿弊，寬登聞鼓禁約，復塞上開中制，懲奸徒阻絶養濟院，聽窮民耕城垣隙地，停外吏赴部考滿，申聖敬，廣聖孝，凡數事，多議行。

給事中陳洸犯重罪，桂萼與尚書趙鑑捋袖露臂爭鬥，被南京給事中彈劾，皇上不過問。桂萼曾上疏言時政，請求預先減免六年田租，改正登位之初的舊有弊端，放寬擊鼓上訴的禁約，恢復商人運糧至塞外并銷鹽的制度，懲罰阻絶辦養濟院的奸人，聽任窮人耕種城邊餘地，停止地方官到六部考察任期是否已滿，伸張皇上的孝敬之心，共幾件事，大多朝議後施行了。

六年三月，進禮部右侍郎，兼官如故。時方京察，南京言官拾遺及萼。萼上言："故輔楊廷和廣植私黨，蔽聖聰者六年，今次第斥逐，然遺奸在言路。昔憲宗初年，命科道拾遺後，互相糾劾，言路遂清，請舉行如制。"章下吏部，侍郎孟春等言："憲宗無此詔。萼被論報復，無以厭衆心。"萼言："詔出憲宗文集。春欲媚言官，宜并按問。"章下部再議，春等言成化中科道有超擢巡撫不稱者，憲宗命互劾，去者七人，非考察拾遺比。帝終然萼言，趣令速舉。給事御史爭之，并奪俸。春等乃以御史儲良才等四人名上。帝獨黜良才，而特旨斥給事中鄭自璧、孟奇。且令部院再核，復黜給事中余經等四人、南京給事中顧溱等數人，乃已。

六年三月，進升禮部右侍郎，兼任的官職如故。當時正在考核京城官員，南京的言官查處過失涉及到桂萼。桂萼上書説："從前的輔相楊廷和廣泛培植黨羽，遮蔽聖上聽聞六年，如今依次被斥責貶逐，然而在言官中有遺留的奸人。過去憲宗初年，命科道衙門指出過失之後，互相糾查彈劾，言路於是清明了，請求按照舊制辦理。"奏章下到吏部，侍郎孟春等説："憲宗無此詔書。桂萼是被指出過失後報復，無法讓衆人心服。"桂萼説："詔書出自憲宗文集。孟春想討好言官，應當一起查辦。"奏章下達吏部再次討論，孟春等説成化年間科道衙門有越級提升巡撫不稱職的，憲宗命令他們互相彈劾，罷免了七人，和考核官吏指出過失不同。皇帝最終肯定了桂萼的話，馬上命令迅速揭發。給事御史爲此相爭，一起被扣除了薪俸。孟春等就把御史儲良才等四人的名字呈上。皇帝衹罷免了儲良才，而特意下旨斥責了給事中鄭自璧、孟奇。并且命六部都察院再次核查，又罷免了給事中余經等四人、南京給事中顧溱等數人，纔算完事。

其年九月，改吏部左侍郎。是月拜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故事，尚書無兼學士者，自萼始。甫逾月，遷吏部尚書，賜銀章二，曰"忠誠静慎"，曰"繩愆匡違"，令密封言事與輔臣埒。七年正月，手敕加太子太

這年九月，改任吏部左侍郎。同月拜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按舊例，尚書没有兼任翰林學士的，從桂萼纔開始有兼任者。剛過一個月，遷任吏部尚書，賜予兩枚銀章，一枚是"忠誠静慎"，一枚是"糾正過錯補正違失"，令他密封上書言事，和輔臣地位等同。七年正月，皇上手書

保。《明倫大典》成，加少保兼太子太傅。

萼既得志，日以報怨爲事。陳九疇、李福達、陳洸之獄，先後株連彭澤、馬録、葉應驄等甚衆，或被陷至謫戍。廷臣莫不畏其凶威。獨疏薦建言獄罪鄧繼曾、季本等，因事貶謫黄國用、劉秉鑑等，諸人得量移。世亦稍以此賢萼。然王守仁之起也，萼實薦之。已，銜其不附己，力齮齕。及守仁卒，極言醜詆，奪其世封，諸恤典皆不予。

八年二月，命以本官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參機務。初，萼、璁赴召，廷臣欲仿先朝馬順故事，於左順門捶殺之，走武定侯郭勛家以免。勛遂與深相結，亦蒙帝眷典禁兵。久之，勛奸狀大露，璁、霍韜力庇勛。萼知帝已惡之，獨疏其凶暴貪狡數事，勛遂獲罪。楊一清爲首輔持重，萼、璁好紛更，且惡其壓己，遂不相能。給事中孫應奎請鑒别三臣賢否，詆萼最力。帝已疑萼，令滌宿愆，全君臣終始之義。萼乃大懼，疏辨，且稱疾乞休。帝報曰："卿行事須勉徇公議，庶不負前日忠。"萼益懼。給事中王準因劾萼舉私人李夢鶴爲御醫。詔下吏部，言夢鶴由考選無私。帝終以爲疑，命太醫院更考。言官知帝意已移，給事中陸粲極論其罪，并言夢鶴與萼家人吴從周、序班桂林居間行賄事。奏入，帝大悟，立奪萼官，以尚書致仕。璁亦罷政。帝復列二人罪狀詔廷臣，略言："其自用自恣，負君負國，所爲事端昭然衆見，而萼尤甚。法當置刑典，特寬貸之。"遂下夢鶴等法司，皆首服。

敕令加封太子太保。《明倫大典》編成，加封少保兼太子太傅。

桂萼得志後，每日以報復爲常事。陳九疇、李福達、陳洸一案，先後株連彭澤、馬録、葉應驄等很多人，有的被陷害至貶謫戍邊。朝臣没有人不畏懼他的凶威。祇是上疏舉薦了因建議獲罪的鄧繼曾、季本等，因事遭貶的黄國用、劉秉鑑等，衆人被赦免就近任職。世人也多少因此認爲桂萼賢良。然而王守仁被起用，確實得到桂萼的推薦。過後，恨他不依附自己，極力陷害。到王守仁死後，盡力醜化詆毁他，剥奪他的世代封賞，各項撫恤待遇都不給予。

八年二月，皇上命桂萼以原任官職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參與機要事務。當初桂萼、張璁受召赴京時，朝臣想仿效前朝馬順舊事，在左順門打死他們，他們跑到武定侯郭勛家纔得以幸免。郭勛於是和桂萼深深勾結，也蒙皇帝器重掌管禁軍。久而久之，郭勛奸相大露，張璁、霍韜極力庇護郭勛。桂萼知道皇帝已厭惡郭勛，單獨上奏他凶暴貪婪狡詐的幾件事，郭勛於是獲罪。楊一清作首輔爲人謹慎，桂萼、張璁喜歡變動更改，并且恨他壓制自己，於是不能融洽相處。給事中孫應奎請求鑒别三臣賢與不賢，斥責桂萼最賣力。皇帝已懷疑桂萼，命他改正以前的過錯，保全君臣善始善終的大義。桂萼於是非常害怕，上疏分辯，并稱病請求退休。皇帝答覆他説："卿行事應盡力遵從公衆的議論，希望不要辜負以前的忠誠。"桂萼更加害怕。給事中王準趁機彈劾桂萼舉薦私黨李夢鶴作御醫。詔令下到吏部，説李夢鶴是由考選進身的并無私情。皇帝終究懷疑，命太醫院重新考察。言官知道皇帝對桂萼之心已變，給事中陸粲極力論定其罪過，并説李夢鶴與桂萼的家僕吴從周、序班桂林在其間行賄的事情。奏書一上，皇帝完全醒悟，立即削去桂萼官職，以尚書身份退休。張璁也被免職。皇帝又列二人罪狀詔告朝臣，大意是説："他們自以爲是放縱不羈，辜負君上辜負國家，所作的事情明顯無疑，衆人可見，而桂萼更嚴重。依法應受刑法處置，特意赦免他們。"於是把李夢鶴交到法

司，都坦白服罪。

無何，霍韜兩疏訟萼，言一清與法司構成萼贓罪。一清遂去位，刑部尚書周倫調南京，郎中、員外皆奪職，命法司會錦衣鎮撫官再讞。乃言夢鶴等假托行私，與萼無與。詔削夢鶴、林籍，從周論罪，萼復散官。是時璁已召還。史館儒士蔡圻知帝必復萼，疏頌萼功，請召之。帝乃賜敕，令撫按官趣上道。萼未至，國子生錢潮等復請趣萼。帝怒曰："大臣進退，幺麽敢與聞耶?"并圻下吏。明年四月還朝，盡復所奪官，仍參機務。萼初銳意功名，勇任事，不恤物議，驟被摧抑，氣爲之懾，不敢復放恣。居位數月，屢引疾，帝輒優旨慰留。十年正月，得請歸，卒於家。贈太傅，謚文襄。

不久，霍韜兩次上疏替桂萼申冤，説楊一清與法司羅織成桂萼受賄罪。楊一清於是離職，刑部尚書周倫調任南京，刑部郎中、員外郎都被免職，命法司會同錦衣鎮撫官重新審理。於是説李夢鶴等假托行私，與桂萼無關。下詔革除李夢鶴、桂林官籍，吴從周被判有罪，桂萼恢復散官。這時張璁已召回。史館儒士蔡圻知道皇帝必定重新起用桂萼，上疏贊頌桂萼的功勞，請求召回。皇帝於是賜予敕命，命撫按官催促桂萼上路。桂萼還未到，國子生錢潮等又請求催促桂萼。皇帝憤怒地説："大臣升降，小人怎敢參與其事?"和蔡圻一起交刑吏處理。第二年四月回到朝廷，恢復全部革除的官職，仍參與機要事務。桂萼當初專心於功名，敢於任職理事，不顧慮衆人的議論，突然被打擊，氣焰爲之收斂，不敢再放肆。在位數月，多次稱病請退，皇帝則發褒贊詔書安慰挽留。十年正月，得以請准歸鄉，死在家中。追贈太傅，謚號文襄。

萼所論奏《帝王心學論》、《皇極論》、《易·復卦》、《禮·月令》，及進《禹貢圖》、《輿地圖説》，皆有裨君德時政。性猜狠，好排異己，以故不爲物論所容。始與璁相得歡甚，比同居政府，遂至相失。

桂萼所論奏的《帝王心學論》、《皇極論》、《易·復卦》、《禮·月令》，及進獻的《禹貢圖》、《輿地圖説》，都有益於君主德行和當時的政治。性情疑忌而凶狠，好排斥異己，所以不爲衆議所容。開始與張璁相處很融洽，等到共事内閣後，却又互相争鬥失和。

方獻夫

方獻夫，字叔賢，南海人。生而孤。弱冠舉弘治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乞歸養母，遂丁母憂。正德中，授禮部主事，調吏部，進員外郎。與主事王守仁論學，悦之，遂請爲弟子。尋謝病歸，讀書西樵山中者十年。

方獻夫，字叔賢，南海人。出生後父親就去世了。二十歲考中弘治十八年進士，改爲庶吉士。請求回家奉養母親，就逢上母親的喪事。正德年間，拜授禮部主事，調任吏部，進升員外郎。與主事王守仁論説學問，很喜歡他，於是請求作他的弟子。不久稱病回鄉，在西樵山中讀書十年。

嘉靖改元夏還朝，道聞"大禮"議未定，草疏曰：

嘉靖元年夏天回朝，路上聽説"大禮"争論未定，寫奏疏説：

> 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君子論事，當究名實。竊見近日禮官所議，有未合乎人情、未當乎名實者，一則守《禮經》之言，一

> 先王制定禮法，本來就是依據人情。君子談論事情，應當推究名分和實際。我私下看近日禮官的議論，有不合乎人情、不合乎名分和實際的，一是因爲墨守《禮經》之

則循宋儒之說也。臣獨以爲不然。按《禮經·喪服傳》曰“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又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者，尊之統也”。“不可以絶，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爲是禮者，蓋謂有支子而後可以爲人後，未有絶人之後以爲人後者也。今興獻帝止生陛下一人，别無支庶，乃使絶其後而後孝宗，豈人情哉！且爲人後者，父嘗立之爲子，子嘗事之爲父，故卒而服其服。今孝宗嘗有武宗矣，未嘗以陛下爲子。陛下於孝宗未嘗服三年之服，是實未嘗後孝宗也，而强稱之爲考，豈名實哉！爲是議者，未見其合於《禮經》之言也。

言，二是因爲因循宋儒的說法。臣特别不以爲然。按《禮經·喪服傳》說“什麽人可以爲人繼嗣，支子可以”。又說“爲人繼嗣者繼承誰，繼承大宗”。“大宗是最尊貴的系統”。“大宗不可以斷絶，所以族人用支子繼承大宗。嫡長子不能够過繼給大宗”。制定這一禮法，大致是說有了支子之後纔可以過繼給别人作繼嗣，没有斷絶某人的後嗣而過繼給另外的人作繼嗣的。而今興獻帝衹生有陛下一人，别無旁支，却要斷絶他的後嗣而過繼給孝宗，難道符合人情嗎！况且作人繼嗣的，父親曾經立他爲兒子，兒子曾經侍奉他爲父親，所以死後爲他服喪。如今孝宗還有武宗，未曾以陛下作兒子。陛下對孝宗未曾服喪三年，這的確是未曾過繼給孝宗作繼嗣，而勉强稱他爲父考，難道名分和實際相符嗎！持這種意見的，没有看到它合乎《禮經》所言之處。

又按程頤《濮議》謂“英宗既以仁宗爲父，不當以濮王爲親”。此非宋儒之說不善，實今日之事不同。蓋仁宗嘗育英宗於宫中，是實爲父子。孝宗未嘗育陛下於宫中，其不同者一。孝宗有武宗爲子矣，仁宗未嘗有子也，其不同者二。濮王别有子可以不絶，興獻帝無别子也，其不同者三。豈得以濮王之事比今日之事哉？爲是議者，未見其善述宋儒之說也。

又按程頤《濮議》說“英宗既然以仁宗爲父，不應當以濮王爲父”。這不是宋儒的說法不好，確實是今日之事不同。仁宗曾養育英宗於宫中，這確實是父子關係。孝宗未曾養育陛下於宫中，這是不同的第一點。孝宗有武宗作兒子，仁宗没有兒子，這是不同的第二點。濮王另有兒子可以不絶嗣，而興獻帝没有别的兒子，這是不同的第三點。哪能够用濮王的事比附今日的事呢？發這種議論的人，看不出他們很好地闡述宋儒的說法。

若謂孝宗不可無後，故必欲陛下爲子，此尤不達於大道者也。推孝宗之心，所以必欲有後者，在不絶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而已，豈必拘拘父子之稱，而後爲有後哉。孝宗有武宗，武宗有陛下，是不絶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矣，是實

如果說孝宗不能没有後嗣，所以一定要陛下做兒子，這更加不通於大道理了。推究孝宗的想法，一定要有後嗣的原因，在於不斷絶祖宗的祭祀，不喪失國家的權力而已，哪裏要拘泥於父子之稱，之後纔叫有後嗣呢。孝宗有武宗，武宗之後又有陛下，這就没有斷絶祖宗的祭祀，没有喪失國家的權力了，這其實就是有後嗣了！况且武宗君臨天

爲有後也！且武宗君天下十有六年，不忍孝宗之無後，獨忍武宗之無後乎？此尤不通之說也。夫興獻帝當父也，而不得父。孝宗不當父也，而强稱爲父。武宗當繼也，而不得繼。是一舉而三失焉，臣未見其可也。

且天下未嘗有無父之國也。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今使陛下舍其父而有天下，陛下何以爲心哉！臣知陛下純孝之心，寧不有天下，决不忍不父其父也。説者又謂興獻帝不當稱帝，此尤不達於大道者也。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周公追王太王王季，子思以爲達孝。豈有子爲天子，父不得稱帝者乎？

今日之事，臣嘗爲之説曰：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興獻之異群廟，在稱帝而不稱宗。夫帝王之體，與士庶不同。繼統者，天下之公，三王之道也。繼嗣者，一人之私，後世之事也。興獻之得稱帝者，以陛下爲天子也。不得稱宗者，以實未嘗在位也。伏乞宣示朝臣，復稱孝宗曰皇伯，興獻帝曰皇考，别立廟祀之。夫然後合於人情，當乎名實，非唯得先王制禮之意，抑亦遂陛下純孝之心矣。

疏具，見廷臣方抵排異議，懼不敢上。爲桂萼所見，與席書疏并表上之。帝大喜，立下廷議。廷臣遂目獻夫爲奸邪，至不與往還。獻夫乃杜門乞假，既不得請，則進《大禮》上下二論，其説益詳。時已召張璁、桂萼於南京，至即用爲翰林學士，而用獻夫爲侍講學士。攻者四起，獻夫亦力辭。帝卒用諸人議定“大禮”，由是

下十六年，不忍心孝宗没有後嗣，獨獨忍心武宗没有後嗣嗎？這更是不通的説法了。興獻帝應當是陛下的父親，却不能稱他爲父。孝宗不應當是陛下的父親，却勉强稱他爲父。武宗應當有繼嗣，却不能有繼嗣。這是一舉三失，臣未見其可行之處。

况且天下未曾有没有父親的國家。瞽瞍殺了人，舜私下背着他逃跑。現在讓陛下捨棄父親而擁有天下，那陛下怎能安心呢！臣知陛下一片孝心，寧肯不要天下，也决不忍心不認自己的父親。討論的人又説興獻帝不應當稱帝，這更加不通於大道理了。孟子説“孝子的極至，莫過於尊崇父母”。周公追尊太王 王季爲王，子思認爲是最孝的行爲。哪有兒子爲天子，父親却不能稱帝的呢？

今日的事情，臣曾經爲此説過：陛下繼承孝宗和武宗，應當是繼承皇統而不是繼承血統。興獻的宗廟和群廟不同，在於他稱帝而不稱宗。帝王的體制，與百姓不同。繼承皇統，是天下公理，是三王以來的體制。繼嗣，是一個人的私事，是後代子孫的事情。興獻能够稱帝，是因爲陛下是天子。不能稱宗，是因爲他確實未曾在位。希望向朝臣宣布，恢復稱孝宗爲皇伯，興獻帝爲皇考，另立世廟祭祀他。這樣纔合乎人之常情，也使名分和實際相稱，不僅合乎先王制定禮制的意圖，或許也實現了陛下的一片孝心。

奏疏寫完了，見朝臣正排斥異議，害怕不敢呈上。被桂萼看見，與席書的奏疏一起呈上。皇帝大喜，立刻下交朝廷討論。朝臣於是視方獻夫爲奸邪，以至於不與他往來。方獻夫於是閉門請假，没被同意，就進呈《大禮》上下兩篇，説得很詳細。當時已從南京召張璁、桂萼，到了就任用爲翰林學士，而任用方獻夫爲侍講學士。攻擊者四起，方獻夫也極力推辭。皇帝最終采用衆人之議確定“大禮”，由此受皇帝器重與張璁、桂

荷帝眷與璁、萼埒。四年冬，進少詹事。獻夫終不自安，謝病歸。

六年，召修《明倫大典》。獻夫與霍韜同里，以議禮相親善，又同赴召，乃合疏言："自古力主爲後之議者，宋莫甚於司馬光，漢莫甚於王莽。主《濮議》者，光爲首，吕誨、范純仁、吕大防附之，而光之説惑人最甚。主哀帝議者，莽爲首，師丹、甄邯、劉歆附之，而莽之説流毒最深。宋儒祖述王莽之説以惑萬世，誤後學。臣等謹按《漢書》、《魏志》、《宋史》，略采王莽、師丹、甄邯之奏與其事始末，及魏明帝之詔，濮園之議，論正以附其後。乞付纂修官，參互考訂，俾天下臣子知爲後之議實起於莽，宋儒之論實出於莽，下洗群疑，上彰聖孝。"詔下其書於史館。還朝未幾，命署大理寺事，與璁、萼覆讞李福達獄。萼等議馬録重辟，獻夫力争得減死。其年九月，拜禮部右侍郎，仍兼學士，直經筵日講。尋代萼爲吏部左侍郎，復代爲禮部尚書。《明倫大典》成，加太子太保。

獻夫視璁、萼性寬平，遇事亦間有執持，不盡與附會。萼反陳洸獄，請盡逮問官葉應驄等，以獻夫言多免逮。思恩、田州比歲亂，獻夫請專任王守仁，而罷鎮守中官鄭潤、總兵官朱騏，帝乃召潤、騏還。思、田既平，守仁議築城建邑，萼痛詆之。獻夫歷陳其功狀，築城得毋止。璁、萼與楊一清構，獻夫因災異進和衷之説，且請收召謫戍削籍余寬、馬明衡輩，而倍取進士之數。帝優詔答之，寬等卒不用。獻夫以尼僧、道姑傷風化，請勒令改嫁，帝從之。又因霍韜言，盡汰僧道無牒、毁寺觀私創者。帝欲殺陳后喪，獻夫引禮固争。尋復

萼等同。四年冬，進升少詹事。方獻夫始終心中不安，稱病歸鄉。

六年，被召編修《明倫大典》。方獻夫與霍韜同鄉，因爲議論禮儀關係很好，又一同應召赴京，於是一起上疏説："自古極力主張爲後嗣之説的，宋代没有超過司馬光的，漢代没有超過王莽的。主張《濮議》的，以司馬光爲首，吕誨、范純仁、吕大防附和他，而司馬光的説法迷惑人最深。主張哀帝説法的，以王莽爲首，師丹、甄邯、劉歆附和他，而王莽的説法流毒最深。宋儒師法傳述王莽的説法來迷惑世人，貽誤後學。臣等謹查閲《漢書》、《魏志》、《宋史》，略微采集王莽、師丹、甄邯的奏疏與那件事的始末，以及魏明帝的詔書，濮園的議論，論證并附在《大典》之後。請求交給纂修官，相互考核訂正，使天下臣子知曉爲後嗣的議論其實起於王莽，宋儒的説法其實也出自王莽，在下面可消除衆人的疑惑，在上面可表彰皇帝的孝道。"皇帝命把奏書交給史館。回朝不久，受命代理大理寺事務，與張璁、桂萼重審李福達一案。桂萼等議定馬録爲重罪，方獻夫力争得以免死。這年九月，拜授禮部右侍郎，仍兼侍講學士，擔任御前講席每日講經。不久代替桂萼爲吏部左侍郎，又代爲禮部尚書。《明倫大典》編修完成，加封太子太保。

方獻夫比張璁、桂萼性情寬容平和，遇事有時也堅持自己的主見，不完全附和他人。桂萼翻陳洸一案，請求全部逮捕審問官葉應驄等，因爲方獻夫的話大多免於逮捕。思恩、田州連年叛亂，方獻夫請求一心信用王守仁，而罷免鎮守中官鄭潤、總兵官朱騏，皇帝於是召回鄭潤、朱騏。思恩、田州平定之後，王守仁建議築建城邑，桂萼嚴厲斥責他。方獻夫一一陳述他的功勞，築城纔得以没有停止。張璁、桂萼與楊一清結怨，方獻夫因天下災害怪異之事提出和好同心的建議，并且請求召回貶謫戍邊并被削去官籍的余寬、馬明衡等人，而增加取進士的人數。皇帝頒發褒獎詔書答覆他，余寬等最終未被任用。方獻夫以尼姑、道姑有傷風化，請求勒令她們出嫁，皇帝聽從了。又依據霍韜的意見，完全淘汰

代萼爲吏部尚書。萼、璁罷政，詔吏部核兩人私黨。獻夫言："陸粲等所劾百十人，誣者不少。昔攻璁、萼者，以爲黨而去之。今附璁、萼者，又以爲黨而去之。縉紳之禍何時已。"乃奏留黄綰等二十三人，而黜儲良才等十二人。良才者，初爲御史，以考察黜。上疏詆楊廷和，指吏部侍郎孟春等爲奸黨，萼因請復其職。至是斥去，時論快之。安昌伯錢維圻卒，庶兄維垣請嗣爵。獻夫言外戚之封不當世及，歷引漢、唐、宋事爲證。帝善其言，下廷議，外戚遂永絶世封。

無證的僧人和道士，拆毁私立的寺觀。皇帝要降低陳后喪禮規格，方獻夫引用禮制極力争辯。不久代替桂萼爲吏部尚書。桂萼、張璁被罷官，下詔吏部清查兩人私黨。方獻夫説："陸粲等彈劾的一百多人中，不真實的不少。過去攻擊張璁、桂萼的人，因結黨被貶謫而去。現在附和張璁、桂萼的人，又因結黨被貶謫而去。官僚的災禍什麽時候纔能完。"於是上奏留下黄綰等二十三人，而罷免了儲良才等十二人。儲良才，起初作御史，因爲考核而被罷免。上疏詆毁楊廷和，指責吏部侍郎孟春等爲奸黨，桂萼趁機請求恢復他的官職。到此時被貶去，當時的輿論對此感到很痛快。安昌伯錢維圻逝世，庶兄錢維垣請求繼承爵位。方獻夫説外戚的封賞不應當世襲，一一援引漢、唐、宋代史事爲證。皇帝認爲他的話很好，交由朝廷討論，外戚於是永遠斷絶了世襲的封賞。

璁、萼既召還，羽林指揮劉永昌劾都督桂勇，語侵萼及兵部尚書李承勛。又劾御史廖自顯，自顯坐逮。已，又訐兵部郎中盧襄等。獻夫請按治永昌，毋令奸人以蜚語中善類，帝不從。獻夫遂求退，帝亦不允。給事中孫應奎劾獻夫私其親故大理少卿洗光、太常卿彭澤，帝不聽。都給事中夏言亦劾獻夫壞選法，徙張璁所惡浙江參政黄卿於陝西，而用璁所愛党以平代，邪回之彭澤逾等躐遷太常，及他所私昵，皆有迹，疑獻夫交通賄賂。疏入，帝令卿等還故官。獻夫及璁疏辨，因引退。帝重違二人意，復令卿等如前擬。

張璁、桂萼被召回後，羽林軍指揮劉永昌彈劾都督桂勇，話語牽涉到桂萼和兵部尚書李承勛。又彈劾御史廖自顯，廖自顯因罪被捕。過後，又揭發兵部郎中盧襄等。方獻夫請求查辦劉永昌，不要讓奸人以流言蜚語中傷好人，皇帝不聽。方獻夫於是請求引退，皇帝也不同意。給事中孫應奎彈劾方獻夫偏袒親戚故舊大理少卿洗光、太常卿彭澤，皇帝不聽。都給事中夏言也彈劾方獻夫破壞選拔官吏的法規，調張璁所嫉恨的浙江參政黄卿到陝西，而任用張璁所喜歡的党以平代替他，品行不正的彭澤越級提升太常，及其他的親信，都有奸迹，懷疑方獻夫與他們串通行賄。奏疏呈入，皇帝令黄卿等恢復過去的官職。方獻夫及張璁上疏分辯，於是引退。皇帝大大違反二人心意，又命黄卿等按前一詔令執行。

頃之，給事中薛甲言："劉永昌以武夫劾冢宰，張瀾以軍餘劾勛臣，下凌上替，不知所止，願存廉遠堂高之義，俾小人不得肆攻訐。"章下吏部。獻夫等請從甲言，敕都察院嚴禁吏民，毋得譸張亂政，并飭兩京給事御史及天下撫按官，論事先大體，毋

不久，給事中薛甲説："劉永昌以軍人彈劾大臣，張瀾以候補軍人彈劾功臣，居下位者凌駕於上，居上位者廢弛無爲，不知何時纔停止，希望保持君主的威嚴，使卑賤小人不能放肆攻擊指責。"奏章下達吏部。方獻夫等請求依從薛甲所説，告誡都察院嚴格禁止官民，不得欺誑詐惑擾亂朝政，并命令兩京給事御史以及全國撫按官，

責小疵。當是時，帝方欲廣耳目，周知百僚情僞，得獻夫議不懌，報罷。於是給事中饒秀劾甲阿附："自劉永昌後，言官未聞議大臣，獨夏言、孫應奎、趙漢議及璁、獻夫耳。漢已蒙詰譴，言、應奎所奏皆用人行政之失，甲乃指爲毛擧細故，而頌大臣不已。貪縱如郭勛，亦不欲人言。必使大臣横行，群臣緘口。萬一有逆人厠其閒，柰何!"奏入，帝心善其言，下吏部再議。甲具疏自明，帝惡其不俟部奏，命削二官出之外。部謂甲已處分，不復更議。帝責令置對，停獻夫俸一月，郎官倍之。獻夫不自得，兩疏引疾。帝即報允，然猶虚位以俟。

討論事情先看大節，不要指責小毛病。當時，皇帝正要擴大視聽，全面瞭解百官的真實情況，得到方獻夫奏議不高興，没有回覆。於是給事中饒秀彈劾薛甲阿諛附和："自劉永昌之後，言官没有聽説議論大臣，衹有夏言、孫應奎、趙漢論及張璁、方獻夫罷了。趙漢已被詰問譴責，夏言、孫應奎所奏都是用人及執行政務的過失，薛甲却指責爲煩瑣地列舉小事，而稱頌大臣不停。像郭勛這樣貪婪放縱，也不想讓人發表意見。這樣必然會使大臣横行無忌，群臣閉口。萬一有叛逆之人雜置其間，怎麽辦!"奏書呈入，皇帝認爲他的話很好，下交吏部再議論。薛甲上疏爲自己明辯，皇帝討厭他不等吏部的奏疏，令削除官籍貶出京外。吏部説薛甲已被處分，不再另議。皇帝責令答辯，停方獻夫薪俸一個月，郎官加倍。方獻夫不得志，兩次上疏稱病引退。皇帝便答覆同意了，却還是空位以待。

十年秋，有詔召還。獻夫疏辭，擧梁材、汪鋐、王廷相自代。帝手詔褒答，遣行人蔡靉趣之。靉及門，獻夫潛入西樵，以疾辭。既而使命再至，云將别用，乃就道。明年五月至京，命以故官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輔政。初，賜獻夫銀章曰"忠誠直諒"，令有事密封奏聞。獻夫歸，上之朝，至是復賜如故。吏部尚書王瓊卒，命獻夫掌之。獻夫家居，引體自尊，監司謁見，輒稱疾不報。家人姻黨横於郡中，鄉人屢訐告，僉事龔大稔聽之。獻夫還朝，囑大稔。會大稔坐事落職，疑獻夫爲之，遂上疏列其不法數事，詞連霍韜。獻夫疏辨，帝方眷獻夫，大稔遂被逮削籍。十月彗見東井。御史馮恩詆獻夫凶奸肆巧辨，播弄威福，將不利於國家，故獻夫掌吏部而彗見。帝怒，下之獄。獻夫亦引疾乞休，優詔不允。

十年秋，有詔書召他回京。方獻夫上疏推辭，舉薦梁材、汪鋐、王廷相代替自己。皇帝親手書寫詔令褒獎答覆，派遣行人蔡靉去催促他。蔡靉到家門，方獻夫躲到西樵山，以病推辭。不久使命又到了，説將另有任用，纔上路。第二年五月到京城，任命原官職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内閣輔助朝政。當初，賜予方獻夫"忠誠直諒"的銀章，令有事密封向皇帝報告。方獻夫回朝，皇上上朝，到這時又賞賜如故。吏部尚書王瓊逝世，命方獻夫掌管吏部。方獻夫居家，擺架子自尊自大，監司拜見，就稱病不應對。家人姻親横行郡中，鄉人多次揭發上告，僉事龔大稔聽之任之。方獻夫還朝，囑托龔大稔。恰逢龔大稔犯罪革職，懷疑是方獻夫幹的，於是上疏列舉他違法的幾件事，言辭牽連到霍韜。方獻夫上疏分辯，皇帝正器重方獻夫，龔大稔於是被捕削除了官籍。十月彗星出現在東井空域。御史馮恩指責方獻夫凶狠、奸詐、肆意詭辯，作威作福，將不利於國家，所以方獻夫執掌吏部而彗星出現。皇帝大怒，把他關進監獄。方獻夫也托病請求退休，頒褒獎詔書不同意。

獻夫飾恬退名，連被劾，中愿。

方獻夫假托淡泊退讓之名，接連被彈劾，内

雖執大政，氣厭厭不振。獨帝欲殺張延齡，常力爭。而其時桂萼已前卒。張璁最寵，罷相者屢矣。霍韜、黄宗明言事一不當，輒下之吏。獻夫見帝恩威不測，居職二歲，三疏引疾。帝優詔許之，令乘傳，予道里費。家居十年卒。先已加柱國、少保，乃贈太保，謚文襄。

獻夫緣議禮驟貴。與璁、萼共事，持論頗平恕，故人不甚惡之。

心慚愧。雖然執掌大權，但精神不振。衹是皇帝要殺張延齡時，常極力爭辯。而當時桂萼在此之前已死。張璁最受寵幸，多次被罷免宰相。霍韜、黄宗明議論政事一不恰當，就交由法官審訊。方獻夫見皇帝恩寵和威凌難測，在職兩年，三次上疏托病辭官。皇帝頒褒獎詔書答應了他，令乘驛車，給予路費。居家十年去世。先已加封柱國公、少保，就追贈太保，謚號文襄。

方獻夫因爲議論禮儀驟然富貴。與張璁、桂萼共事，提出主張頗爲平和寬容，所以人們不很厭惡他。

夏言

夏言，字公謹，貴溪人。父鼎，臨清知州。言舉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行人，擢兵科給事中。性警敏，善屬文。及居言路，謇諤自負。世宗嗣位，疏言："正德以來，壅蔽已極。今陛下維新庶政，請日視朝後，御文華殿閱章疏，召閣臣面决。或事關大利害，則下廷臣集議。不宜謀及褻近，徑發中旨。聖意所予奪，亦必下内閣議而後行，絶壅蔽矯詐之弊。"帝嘉納之。奉詔偕御史鄭本公、主事汪文盛核親軍及京衛冗員，汰三千二百人，復條九事以上。輦下爲肅清。

夏言，字公謹，貴溪人。父夏鼎，臨清知州。夏言考中正德十二年進士，拜授行人，提升兵科給事中。生性敏捷，善寫文章。等到身居言官，正直敢言而又自負。世宗繼位，上疏説："正德以來，朝政閉塞到了極點。現在陛下開始更新朝政，請求每天臨朝聽政之後，到文華殿批閱奏章，召集内閣大臣當面決斷。有的事關係到重大利害，就交由朝臣集體商議。不宜和親近寵幸商議，直接頒發聖旨。皇帝所裁決的，也一定要交由内閣商議而後施行，杜絶閉塞蒙蔽矯僞詭詐的弊端。"皇帝嘉許采納了他的意見。奉詔和御史鄭本公、主事汪文盛一起核查禁軍及京城衛戍部隊中的冗員，淘汰三千二百人，又條列九件事呈上。京城因此而嚴明清平了。

嘉靖初，偕御史樊繼祖等出按莊田，悉奪還民産。劾中官趙霦、建昌侯張延齡，疏凡七上。請改後宫負郭莊田爲親蠶廠、公桑園，一切禁戚里求請及河南、山東奸人獻民田王府者。救被逮永平知府郭九皋。莊奉夫人弟邢福海、肅奉夫人弟顧福，傳旨授錦衣世千户，言力争不可。諸疏率諤諤，爲人傳誦。屢遷兵科都給事中。勘青羊山平賊功罪，論奏悉當。副使牛鸞獲賊中交通名籍，言請毁之以安衆心。孝宗朝，令吏、兵二部每季具兩京大臣及在外文武方面官履歷

嘉靖初年，和御史樊繼祖等一起出外巡察莊田，全部收回并歸還百姓的田産。彈劾中官趙霦、建昌侯張延齡，共七次上疏。請求改後宫靠近城郭的莊田爲皇后躬親蠶事之所、公共桑園，一律禁止外戚的請求及河南、山東的奸人將民田獻給王府。營救被逮捕的永平知府郭九皋。莊奉夫人的弟弟邢福海、肅奉夫人的弟弟顧福，傳旨授予錦衣世襲千户，夏言力争説不行。這些奏疏都是直言争辯，被人傳誦。多次升遷至兵部都給事中。審查青羊山平定叛賊的功過，評論上奏都很適當。副使牛鸞獲得叛賊往來的名册，夏言請求銷毁它以安定民心。孝宗朝時，命令吏、兵兩部每季度準備兩京大臣及地方文武要員的履

進御，正德後漸廢，以言請復之。七年，調吏科。

當是時，帝鋭意禮文事。以天地合祀非禮，欲分建二郊，并日月而四。大學士張孚敬不敢决，帝卜之太祖亦不吉，議且寢。會言上疏請帝親耕南郊，后親蠶北郊，爲天下倡。帝以南北郊之説，與分建二郊合，令孚敬諭旨，言乃請分祀天地。廷臣持不可，孚敬亦難之，詹事霍韜詆尤力。帝大怒，下韜獄。降璽書奬言，賜四品服俸，卒從其請。又贊成二郊配饗議，語詳《禮志》。言自是大蒙帝眷。郊壇工興，即命言監之。延綏饑，言薦僉都御史李如圭爲巡撫。吏部推代如圭者，帝不用，再推及言。御史熊爵謂言出如圭爲己地，至比之張綵。帝切責爵，令言毋辨。而言不平，訐爵且辭新命，帝乃止。

孚敬頤指百僚，無敢與抗者。言自以受帝知，獨不爲下。孚敬乃大害言寵，言亦怨孚敬驟用彭澤爲太常卿不右己，兩人遂有隙。言抗疏劾孚敬及吏部尚書方獻夫。孚敬、獻夫皆疏辨求去。帝顧諸人厚，爲兩解之。言既顯，與孚敬、獻夫、韜爲難，益以强直厚自結。帝欲輯郊禮爲成書，擢言侍讀學士，充纂修官，直經筵日講，仍兼吏科都給事中。言又贊帝更定文廟祀典及大禘禮，帝益喜。十年三月，遂擢少詹事，兼翰林學士，掌院事，直講如故。言眉目疏朗，美鬚髯，音吐弘暢，不操鄉音。每進講，帝必目屬，欲大用之。孚敬忌彌甚，遂與彭澤構薛侃獄，下言法司。已，帝覺孚敬曲，乃罷孚敬而釋言。八月，四郊工成，進言禮部左侍郎，仍

歷進呈皇上，正德後逐漸廢棄，因夏言的請求恢復了。七年，調任吏科。

當時，皇帝專心一意於禮樂文德之事。認爲天地合祭不符合禮制，打算分建兩座郊壇，和日壇月壇一共是四座。大學士張孚敬不敢决斷，皇帝向太祖卜筮也不吉利，此議暫且休止。恰逢夏言上疏請求皇帝到南郊親自耕作，皇后到北郊躬親蠶事，向天下倡導。皇帝認爲南北郊之説，與分建兩座郊壇相符，命張孚敬傳旨，夏言於是請求分祭天地。朝臣持論不行，張孚敬也對此提出辯難，詹事霍韜駁斥尤其厲害。皇帝大怒，把霍韜關進監獄。頒詔書奬賞夏言，賜予四品官俸，最終依從了他的請求。又贊助促成了二郊陪祭的提議，記載詳見《禮志》。夏言從此很受皇帝器重。郊壇工程動工，就命夏言監督。延綏鬧饑荒，夏言舉薦僉都御史李如圭爲巡撫。吏部推薦代替李如圭的人，皇帝不任用，又推薦夏言。御史熊爵説夏言推出李如圭是爲自己地位考慮，甚至把他和張綵相比。皇帝嚴厲斥責熊爵，讓夏言不要分辯。而夏言心中不平，攻訐熊爵并且辭去了新的任命，皇帝就算了。

張孚敬傲慢地指揮百官，没有敢與他對抗的。夏言自以爲受皇帝恩寵，惟獨不忍在他之下。張孚敬十分妒忌夏言受寵，夏言也怨恨張孚敬突然任用彭澤爲太常卿而不提升自己，兩人就有了隔閡。夏言直言上書彈劾張孚敬及吏部尚書方獻夫。張孚敬、方獻夫都上疏分辯請求退隱。皇帝對幾個人都很好，爲兩方和解。夏言顯達之後，與張孚敬、方獻夫、霍韜爲難，更加以剛强正直厚道自我約束。皇帝要編輯郊祭禮儀成書，提升夏言爲侍讀學士，充任纂修官，負責御前講席的每日講經，仍兼任吏科都給事中。夏言又幫助皇帝修定文廟祭典和大禘禮儀，皇帝更加高興。十年三月，就提升少詹事，兼翰林學士，掌管翰林院事務，負責講經如舊。夏言眉目疏朗，鬚髯華美，吐音洪亮暢達，不操方言土語。每次講經，皇帝一定會注視着他，打算重用他。張孚敬妒忌更深，於是與彭澤捏造薛侃一案，把夏言交由法司。不久，皇帝察覺張孚敬不對，就罷免

掌院事。逾月，代李時爲本部尚書。去諫官未浹歲拜六卿，前此未有也。

了張孚敬而釋放了夏言。八月，四郊祭壇工程完成，進升夏言禮部左侍郎，仍然掌管翰林院事務。過了一個月，代替李時爲本部尚書。離諫官職不到一年就拜授六卿，在此之前未曾有過。

時士大夫猶惡孚敬，恃言抗之。言既以開敏結帝知，又折節下士。御史喻希禮、石金請宥“大禮”大獄得罪諸臣。帝大怒，令言劾。言謂希禮、金無他腸，請帝寬恕。帝責言對狀，逮二人詔獄，遠竄之，言引罪乃已。以是大得公卿間聲。帝制作禮樂，多言爲尚書時所議，閣臣李時、翟鑾取充位。帝每作詩，輒賜言，悉酬和勒石以進，帝益喜。奏對應制，倚待立辦。數召見，諮政事，善窺帝旨，有所傅會。賜銀章一，俾密封言事，文曰“學博才優”。先後賜綉蟒飛魚麒麟服、玉帶、兼金、上尊、珍饌、時物無虚月。

當時士大夫仍厭惡張孚敬，仗恃夏言對抗他。夏言既以通達明敏得到皇帝器重，又放下架子禮賢下士。御史喻希禮、石金請求赦免“大禮”一案獲罪的衆臣。皇帝大怒，令夏言彈劾他們。夏言説喻希禮、石金無他心，請求皇帝寬恕。皇帝責令夏言陳述情狀，把二人逮入欽犯監獄，放逐遠方，夏言承擔罪過就完事了。因此大得公卿贊賞。皇帝制作禮樂，大多采用夏言作尚書時的提議，内閣大臣李時、翟鑾徒居其位。皇帝每次作詩，則賜予夏言，夏言全都唱和酬答并刻於碑石來進獻皇帝，皇帝更加高興。上奏對答、應命作文，稍待片刻，馬上辦好。皇帝多次召見，咨詢政事，夏言善於窺視皇帝心意，有所迎合。賜予銀章一枚，讓他密封進言，銘文是“學博才優”。先後賜予綉蟒飛魚麒麟服、玉帶、好金子、上等酒尊、珍貴的食品，應時的食物每月都有。

孚敬、獻夫復相繼入輔。知帝眷言厚，亦不敢與較。已而皆謝事，議禮諸人獨霍韜在，仇言不置。十五年，以順天府尹劉淑相事，韜、言相攻訐。韜卒不勝，事詳《韜傳》中。言由是氣遂驕。郎中張元孝、李遂與小忤，即奏謫之。皇子生，帝賜言甚渥。初加太子太保，進少傅兼太子太傅。閏十二月，遂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參機務。扈蹕謁陵，還至沙河，言庖中火，延郭勛、李時帳，帝付言疏六亦焚。言當獨引罪，與勛等合謝，被譙責焉。時李時爲首輔，政多自言出。顧鼎臣入，恃先達且年長，頗欲有所可否。言意不悦，鼎臣遂不敢與争。其冬，時卒，言爲首輔。十八年，以祗薦皇天上帝册表，加少師、特進光禄大夫、上柱國。明世人臣無

張孚敬、方獻夫又相繼入内閣輔政。知道皇帝很器重夏言，也不敢與他較勁。隨即都辭了官，争議禮儀的衆人衹有霍韜在位，仇視夏言不休止。十五年，因爲順天府尹劉淑相的事，霍韜、夏言相互攻訐。霍韜最終没有取勝，事情詳見《霍韜傳》中。夏言因此氣勢就驕横起來。郎中張元孝、李遂與他有小矛盾，就上奏貶謫了他們。皇子出生，皇帝賞賜夏言很豐厚。開始時加封太子太保，進封少傅兼太子太傅。閏十二月，就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内閣參與機要事務。隨侍皇帝拜謁皇陵，回來到了沙河，夏言厨房中起火，蔓延到郭勛、李時的營帳，皇帝交給夏言的六份奏疏也被燒毁。夏言應當單獨承擔罪責，却與郭勛等一起謝罪，被譴責。當時李時爲首輔，政令多由夏言發出。顧鼎臣入内閣，依仗他是有德行、學問的年長者，很想有表示肯定否定意見的權力。夏言心中不高興，顧鼎臣於是不敢與他争鬥。這年冬天，李時去世，夏言爲首輔。十八

加上柱國者，言所自擬也。

年，因爲恭進皇天上帝册表，加封少師、特進光禄大夫、上柱國。明代大臣没有加封上柱國的，是夏言自己擬寫的聖旨。

武定侯郭勛得幸，害言寵。而禮部尚書嚴嵩亦心妒言。言與嵩扈蹕承天，帝謁顯陵畢，嵩再請表賀，言乞俟還京。帝報罷，意大不懌。嵩知帝指，固以請，帝乃曰："禮樂自天子出可也。"令表賀，帝自是不悦言。帝幸大峪山，言進居守敕稍遲。帝責讓，言懼請罪。帝大怒曰："言自卑官，因孚敬議郊禮進，乃怠慢不恭，進密疏不用賜章，其悉還累所降手敕。"言益懼，疏謝。請免追銀章、手敕，爲子孫百世榮，詞甚哀。帝怒不解，疑言毁損，令禮部追取。削少師勛階，以少保尚書大學士致仕。言乃以手敕四百餘并銀章上之。居數日，怒解，命止行。復以少傅、太子太傅入直，言疏謝。帝悦，諭令勵初忠，秉公持正，免衆怨。言心知所云衆怨者，郭勛輩也，再疏謝。謂自處不敢後他人，一志孤立，爲衆所忌。帝復不悦，詰責之。惶恐謝，乃已。未幾，雷震奉天殿。召言及鼎臣，不時至。帝復詰讓，令禮部劾之。言等請罪，帝復讓言傲慢，并責鼎臣。已，乃還所追銀章、御書。陝西奏捷，復少師、太子太師，進吏部尚書，華蓋殿。江、淮賊平，璽書獎勵，賜金幣，兼支大學士俸。

武定侯郭勛得到皇帝寵信，妒忌夏言受寵。而禮部尚書嚴嵩也心中妒忌夏言。夏言與嚴嵩隨侍皇帝到承天去，皇帝拜謁完顯陵，嚴嵩又請求上表慶賀，夏言請求等到回京之後。皇帝回答罷了，心中很不高興。嚴嵩知道皇帝心意，堅决請求，皇帝纔説："禮樂由天子制定是適宜的。"令上表慶賀，皇帝從此不滿意夏言。皇帝巡幸大峪山，夏言進駐守護稍有遲緩。皇帝就加以責備，夏言心中害怕於是請罪。皇帝大怒説："夏言本是卑下的官員，通過張孚敬争議郊祭之禮的機會進升，就怠慢不恭，進呈密疏不用賜予的銀章，完全交還每次賜給的手詔。"夏言更加害怕，上疏謝罪。請求免予追繳銀章、手詔，以作爲子孫後代的榮耀，言詞很哀傷。皇帝怒氣不消，懷疑夏言已經毁壞，令禮部追回。削除少師勛階，以少保尚書大學士退休。夏言就把四百餘份手詔和銀章一起上交。過了幾天，皇帝怒氣消除，命令不要走了。又以少傅、太子太傅供職，夏言上疏致謝。皇帝高興了，下詔要他堅守當初的忠心，秉公持正，免除衆怨。夏言知道所説的衆怨，是郭勛這些人，再次上疏致謝。説自己處世不敢落後於他人，堅守志向，獨立特行，被衆人忌恨。皇帝又不高興，責備他。夏言惶恐地謝罪，纔罷了。不久，奉天殿遭到雷擊。召夏言及顧鼎臣，没有按時到達。皇帝又責備他，令禮部彈劾他。夏言等請罪，皇帝又責備夏言傲慢，并且責備顧鼎臣。不久，就還他所追繳的銀章、御賜詔書。陝西傳奏捷報，恢復少師、太子太師，進升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江、淮賊寇蕩平，下詔嘉獎勉勵，賜予金幣，同時支付大學士薪俸。

鼎臣已歿，翟鑾再入，恂恂若屬吏然，不敢少齟齬。而霍韜入掌詹事府，數修怨。以郭勛與言有隙，結令助己，三人日相構。既而韜死，言、勛交惡自若。九廟災，言方以疾在告，乞罷，不允。昭聖太后崩，詔問

顧鼎臣已死，翟鑾又入内閣，温順恭謹像屬官一樣，不敢稍有抵觸。而霍韜入閣主管詹事府，多次報復宿怨。因爲郭勛與夏言有矛盾，結交讓他幫助自己，三個人常結怨。不久霍韜去世，夏言、郭勛仍結怨如故。九廟發生火災，夏言正因病在休假，請求歸隱，不同意。昭聖太后

太子服制，言報疏有訛字。帝切責言，言謝罪且乞還家治疾。帝益怒，令以少保、尚書、大學士致仕。言始聞帝怒己，上御邊十四策，冀以解。帝曰："言既蘊忠謀，何堅自愛，負朕眷倚，姑不問。"初，言撰青詞及他文，最當帝意。言罷，獨翟鑾在，非帝所急也。及將出都，詣西苑齋宫叩首謝，帝聞而憐之，特賜酒饌，俾還私第治疾，俟後命。會郭勛以言官重劾，亦引疾在告。京山侯崔元新有寵，直内苑，忌勛。帝從容問元："言、勛皆朕股肱，相妒何也?"元不對。帝問言歸何時，曰："俟聖誕後，始敢請。"又問勛何疾，曰："勛無疾，言歸即出耳。"帝頷之。言官知帝眷言惡勛，因共劾勛。勛辨語悖謾，帝怒，削勛同事王廷相籍。給事中高時者，言所厚也，盡發勛貪縱不法十數事。遂下勛獄，復言少傅、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疾愈入直。言雖在告，閣事多取裁。治勛獄，悉其指授。二十一年春，一品九年滿，遣中使賜銀幣、寶鈔、羊、酒、内饌，盡復其官階，璽書獎美，賜宴禮部，尚書、侍郎、都御史陪侍。當是時，帝雖優禮言，然恩眷不及初矣。

駕崩，下詔書問太子喪服的形制，夏言回答的疏上有錯字。皇帝嚴厲地責備夏言，夏言謝罪并且請求回家治病。皇帝更加生氣，命令以少保、尚書、大學士身份退休。夏言當初聽說皇帝不滿意自己，獻上治理邊疆的十四條謀略，希望以此消解。皇帝說："夏言既然懷有忠誠謀略，爲何固執地顧惜自己，辜負朕的垂愛依托，暫且不追查他。"當初，夏言寫謝神禳災的文章及其他文章，最稱皇帝心意。夏言被罷免，衹有翟鑾在，不是皇帝所重視的。等到要離開京城，到西苑齋宫叩首辭行，皇帝聽說後憐憫他，特意賜予酒食，讓他回家治病，等候以後的任命。恰好郭勛因爲言官的嚴重彈劾，也托病休假。京山侯崔元剛受寵，在内苑值勤，忌恨郭勛。皇帝平和地問崔元："夏言、郭勛都是朕的得力助手，爲什麽相互妒嫉呢?"崔元没有回答。皇帝問夏言何時回家，崔元說："等到皇上生日以後，纔敢請求。"又問郭勛什麽病，崔元說："郭勛没有病，夏言回去他就會出來。"皇帝點頭同意。言官知道皇帝器重夏言厭惡郭勛，於是共同彈劾郭勛。郭勛分辯的言語錯謬輕慢，皇帝發怒，削除郭勛同僚王廷相官籍。給事中高時，是夏言所厚待的人，盡數揭發郭勛貪婪放縱違法的十多件事。於是捕郭勛入獄，恢復夏言少傅、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職位，病好後入宫值勤。夏言雖在休假，内閣之事大多由他裁决。懲治郭勛一案，都是他指使的。二十一年春，一品九年任滿，派中使賜銀幣、寶鈔、羊、酒、宫内食物，完全恢復他的官階，下詔書賞賜贊美，在禮部賜宴，尚書、侍郎、都御史陪侍。當時，皇帝雖然以優厚的禮節對待夏言，但恩寵不及當初了。

慈慶、慈寧兩宫宴駕，勛嘗請改其一居太子。言不可，合帝意。至是帝猝問太子當何居，言忘前語，念興作費煩，對如勛指。帝不悦。又疑言官劾勛出言意。及建大享殿，命中官高忠監視，言不進敕稿。入直西苑諸臣，帝皆令乘馬，又賜香葉束髮巾，用皮帛爲履。言謂非人臣法服，不

慈慶、慈寧兩宫宴駕時，郭勛曾經請求改一宫作爲太子的居所。夏言認爲不行，符合皇帝心意。到這時皇帝突然問太子應當住哪兒，夏言忘記了以前所説的話，考慮興建費財且煩擾，回答如郭勛所提議的那樣。皇帝不高興。又懷疑言官彈劾郭勛是出自夏言的意圖。等到興建大享殿，命中官高忠監視，夏言不進呈敕書的底稿。入西苑值班的衆臣，皇帝令他們都乘馬，又賜予香葉

受，又獨乘腰輿。帝積數憾欲去言，而嚴嵩因得間之。

嵩與言同鄉，稱先達，事言甚謹。言入閣援嵩自代，以門客畜之，嵩心恨甚。言既失帝意，嵩日以柔佞寵。言懼斥，呼嵩與謀。嵩則已潛造陶仲文第，謀齮言代其位。言知甚愠，諷言官屢劾嵩。帝方憐嵩不聽也，兩人遂大郄。六月，嵩燕見，頓首雨泣，訴言見凌狀。帝使悉陳言罪，嵩因振暴其短。帝大怒，手敕禮部，歷數言罪，且曰："郭勛已下獄，猶千羅百織。言官爲朝廷耳目，專聽言主使。朕不早朝，言亦不入閣。軍國重事，取裁私家。王言要密，視等戲玩。言官不一言，徒欺謗君上，致神鬼怒，雨甚傷禾。"言大懼，請罪。居十餘日，獻帝諱辰，猶召入拜，候直西苑。言因謝恩乞骸骨，語極哀。疏留八日，會七月朔日食既，下手詔曰："日食過分，正坐下慢上之咎，其落言職閒住。"帝又自引三失，布告天下。御史喬佑、給事中沈良才等皆具疏論言，且請罪。帝大怒，貶黜十三人。高時以劾勛故，獨謫遠邊。於是嚴嵩遂代言入閣。

言久貴用事，家富厚，服用豪侈，多通問遺。久之不召，監司府縣吏亦稍慢易之，悒悒不樂。遇元旦、聖壽必上表賀，稱草土臣。帝亦漸憐之，復尚書、大學士。至二十四年，帝微覺嵩貪恣，復思言，遣官齎敕召還，盡復少師諸官階，亦加嵩少師，若與言并者。言至，直陵嵩出其上。凡所批答，略不顧嵩，嵩噤不敢吐一

束髮巾，用皮帛作鞋。夏言說不是大臣的制服，不接受，又單獨乘手挽的便車。皇帝心積數恨要能免夏言，因而嚴嵩有機會取代他。

嚴嵩與夏言是同鄉，稱他爲先達，侍奉夏言很謹慎。夏言入内閣薦舉嚴嵩代替自己原職，以門客的身份養着他，嚴嵩心裏非常痛恨。夏言失去皇帝寵幸後，嚴嵩日漸以僞善諂媚受寵。夏言害怕被斥責，叫嚴嵩來商議。嚴嵩已悄悄到陶仲文府第去了，謀劃攻擊夏言取代他的職位。夏言知道後很生氣，示意言官多次彈劾嚴嵩。皇帝正愛嚴嵩不聽言官之言，兩人於是有了大隔閡。六月，嚴嵩在退朝後拜見皇帝，叩頭淚如雨下，訴説被夏言欺凌的情狀。皇帝讓他陳述夏言全部罪狀，嚴嵩趁機揭露夏言的不是之處。皇帝大怒，手書詔命給禮部，一一數落夏言的罪狀，并且説："郭勛已經入獄，還千方百計羅織罪名，言官是朝廷耳目，專聽夏言主使。朕不上早朝，夏言也不入内閣。軍國要事，在家裏裁決。朝廷制令機密，視同兒戲。言官不發一言，祇是欺騙君上，致使鬼神發怒，暴雨大傷莊稼。"夏言十分恐懼，請罪。過了十多天，興獻帝忌辰，還是召他進去拜祭，在西苑等候值班。夏言於是謝恩并請求退休，言辭極其哀傷。疏文交上去八天，恰好七月初一有日全食，下手詔説："日食過分，正是懲罰下臣欺慢主上的過錯，削奪夏言職務閑住。"皇帝又自己承擔三項過失，廣告天下。御史喬佑、給事中沈良才等都上疏論夏言過失，并且請罪。皇帝大怒，貶黜十三人。高時因爲彈劾郭勛的緣故，一人貶謫到邊遠之地。於是嚴嵩就取代夏言進入内閣。

夏言顯貴掌權很久，家産殷富，用度奢侈，很多人來慰問饋贈。很久不被召見，監司府縣官也漸漸怠慢他了，他憂鬱不樂。遇到元旦、皇帝生日一定要上表祝賀，稱自己是草土臣。皇帝又逐漸憐憫他，恢復了尚書、大學士的職務。到二十四年，皇帝稍微覺察嚴嵩貪婪放縱，又想念夏言，派官送敕令召他回京，完全恢復少師等官階，也加封嚴嵩少師，好像與夏言地位相同。夏言一到，直接凌駕於嚴嵩之上。凡是批答奏文，

語。所引用私人，言斥逐之，亦不敢救，銜次骨。海內士大夫方怨嵩貪忮，謂言能壓嵩制其命，深以爲快。而言以廢棄久，務張權。文選郎高簡之戍，唐龍、許成名、崔桐、王用賓、黄佐之罷，王杲、王暐、孫繼魯之獄，皆言主之。貴州巡撫王學益、山東巡撫何鰲爲言官論劾，輒擬旨逮訊。龍故與嵩善，暐事牽世蕃，其他所譴逐不盡當，朝士仄目。最後御史陳其學以鹽法事劾崔元及錦衣都督陸炳，言擬旨令陳狀，皆造言請死，炳長跪乃得解。二人與嵩比而構言，言未之悟也。帝數使小內豎詣言所，言負氣岸，奴視之。嵩必延坐，親納金錢袖中。以故日譽嵩而短言。言進青詞往往失帝旨，嵩聞益精治其事。

完全不顧及嚴嵩，嚴嵩閉口不敢説一句話。所任用的私人，夏言驅逐了他們，也不敢援救，嚴嵩恨之入骨。全國士大夫正恨嚴嵩貪婪狠毒，説夏言能壓制嚴嵩控制他的命運，深感快意。而夏言因爲被廢棄了很久，力求擴大權力。文選郎高簡被貶戍，唐龍、許成名、崔桐、王用賓、黄佐被罷免，王杲、王暐、孫繼魯的獄案，都是夏言主使的。貴州巡撫王學益、山東巡撫何鰲被言官彈劾，就擬旨逮捕審訊。唐龍以前與嚴嵩交好，王暐之事牽連到嚴世蕃，其他被驅逐的不盡妥當，朝廷大臣都側目而視。最後御史陳其學以鹽法的事彈劾崔元及錦衣都督陸炳，夏言擬旨命令陳述情狀，都到夏言處請求死罪，陸炳長跪纔得以免罪。二人與嚴嵩勾結陷害夏言，夏言没有覺察到。皇帝多次派小太監到夏言住所，夏言態度高傲，像對奴僕一樣對待他。嚴嵩一定要請他坐，親自在太監袖中放入金錢。所以太監日漸稱譽嚴嵩而説夏言短處。夏言進獻的謝神禳災的文章往往不稱皇帝心意，嚴嵩聽説後更加用心做這些事。

未幾，河套議起。言故慷慨以經濟自許，思建立不世功。因陝西總督曾銑請復河套，贊决之。嵩與元、炳媒孽其間，竟以此敗。江都人蘇綱者，言繼妻父也，雅與銑善。銑方請復河套，綱亟稱於言。言倚銑可辦，密疏薦之，謂群臣無如銑忠者。帝令言擬旨，優奬之者再。銑喜，益鋭意出師。帝忽降旨詰責，語甚厲。嵩揣知帝意，遂力言河套不可復，語侵言。言始大懼謝罪，且言嵩未嘗異議，今乃盡諉於臣。帝責言强君脅衆，嵩復騰疏攻言，言亦力辨。而帝已入嵩譖，怒不可解。二十七年正月，盡奪言官階，以尚書致仕，猶無意殺之也。會有蜚語聞禁中，謂言去時怨謗。嵩復代仇鸞草奏訐言納銑金，交關爲奸利，事連蘇綱，遂下銑、綱詔獄。嵩與元、炳謀，坐銑交

不久，對河套的議論興起。夏言以前慷慨激昂以有治國之才自稱，想建立罕見的功勛。趁陝西總督曾銑請求收復河套，支持了這一決策。嚴嵩與崔元、陸炳在其間羅織誣陷，最終以此事擊敗夏言。江都人蘇綱，是夏言後妻之父，素與曾銑交好。曾銑正請求收復河套，蘇綱多次向夏言述説。夏言憑着曾銑能辦事，秘密上疏舉薦他，説群臣没有比曾銑忠誠的。皇帝命夏言擬聖旨，兩次嘉獎曾銑。曾銑心喜，更一心要出兵。皇帝忽然降下聖旨斥責，言辭很嚴厲。嚴嵩揣知皇帝心意，於是極力説河套不能收復，話語攻擊夏言。夏言開始感到十分恐懼承認罪過，并且説嚴嵩未曾提出異議，現在全部推諉給臣。皇帝斥責夏言勉强君上脅迫衆人，嚴嵩又呈疏攻擊夏言，夏言也極力争辯。而皇帝已聽信嚴嵩的讒言，怒氣不消。二十七年正月，奪去夏言全部官階，以尚書身份退休，還没有殺他的意思。恰好有流言傳播於宫中，説夏言離開時埋怨誹謗。嚴嵩又代替仇鸞寫奏章攻擊夏言收納曾銑金錢，勾結謀取

結近侍律斬，綱戍邊，遣官校逮言。言抵通州，聞銑所坐，大驚墮車曰："噫！吾死矣。"再疏訟冤，言："鸞方就逮，上降諭不兩日，鸞何以知上語，又何知嵩疏而附麗若此？蓋嵩與崔元輩詐爲之以傾臣。嵩静言庸違似共工，謙恭下士似王莽，奸巧弄權父子專政似司馬懿。在内諸臣受其牢籠，知有嵩不知有陛下。在外諸臣受其箝制，亦知有嵩不知有陛下。臣生死係嵩掌握，惟歸命聖慈，曲賜保全。"帝不省。獄成，刑部尚書喻茂堅、左都御史屠僑等當言死，援議貴議能條以上。帝不從，切責茂堅等，奪其俸，猶及言前不戴香冠事。其年十月，竟棄言市。妻蘇流廣西，從子主事克承、從孫尚寶丞朝慶，削籍爲民。言死時年六十有七。

非法利益，事情牽連到蘇綱，於是把曾銑、蘇綱關入欽犯牢獄。嚴嵩與崔元、陸炳謀劃，判曾銑交結皇帝親近侍從罪斬首，蘇綱戍邊，派官校逮捕夏言。夏言抵達通州，聽說曾銑被判的罪名，十分驚訝，摔下車來，說："唉！我要死了。"兩次上疏申訴冤情，說："仇鸞正被捕在押，皇上降旨不到兩天，仇鸞怎麽知道皇上所說的話，又怎麽知道嚴嵩的奏疏而像這樣依附？恐怕是嚴嵩與崔元等人假造來排擠臣。嚴嵩花言巧語用意邪僻像共工，謙恭而禮賢下士像王莽，奸巧弄權父子專政像司馬懿。朝内衆臣受他的籠絡，衹知道有嚴嵩不知道有陛下。朝外衆臣受其箝制，也衹知道有嚴嵩而不知道有陛下。臣生死在嚴嵩掌握之中，衹希望托命於皇上的仁慈，承蒙賜予保全。"皇帝不覺悟。罪名成立，刑部尚書喻茂堅、左都御史屠僑等判處夏言死罪，援引對地位顯貴、才能卓著者可審議減刑的條文呈上。皇帝不從，嚴厲斥責喻茂堅等，剥奪他們的薪俸，還説到夏言以前不戴香冠的事。這年十月，最終斬夏言於市場。妻子蘇氏流放廣西，侄子主事夏克承、侄孫尚寶丞夏朝慶，削除官籍爲平民。夏言死時六十七歲。

言豪邁有俊才，縱横辨博，人莫能屈。既受特眷，揣帝意不欲臣下黨比，遂日與諸議禮貴人抗。帝以爲不黨，遇益厚，然卒爲嚴嵩所擠。言死，嵩禍及天下，久乃多惜言者。而言所推轂徐階，後卒能去嵩爲名相。隆慶初，其家上書白冤狀，詔復其官，賜祭葬，謚文愍。言始無子。妾有身，妻忌而嫁之，生一子。言死，妻逆之歸，貌甚類言。且得官矣，忽病死。言竟無後。

夏言性格豪邁有才能，縱横辯論，没有人能辯得過他。受特别器重之後，揣測皇帝心意不想要臣下結黨，於是日漸與衆争議大禮的顯貴對抗。皇帝認爲他不結私黨，待他更優厚，然而最終被嚴嵩排擠。夏言死後，嚴嵩禍及天下，久而久之人們多同情夏言。而夏言所薦舉的徐階，最終能除去嚴嵩成爲名相。隆慶初年，夏言家人上書申訴冤情，皇帝下詔恢復他的官階，賜予祭祀葬禮，謚號文愍。夏言起初没有子嗣。妾有了身孕，妻子忌妒而把她嫁了，生了一個兒子。夏言死後，妻子把他接回來，相貌很像夏言。要得到官職了，忽然病死。夏言最終没有後嗣。

贊曰：璁、萼、獻夫議尊興獻帝，本人子至情，故其説易入。原其初議未嘗不準情禮之中，乃至遭時得君，動引議禮自固，務快恩仇。於是

贊曰：張璁、桂萼、方獻夫議論尊崇興獻帝，原本是作兒子的最深的感情，所以他們的主張容易被接納。考查他們最初的主張未嘗不在情理禮儀之中，但一到了碰上機會得到君主寵幸，

知其建議之心，非有惓惓忠愛之實，欲引其君於當道也。言所奏定典禮，亦多可采。而志驕氣溢，卒爲嵩所擠。究觀諸人立身本末與所言是非，固兩不相掩云。

動不動就利用争議禮儀鞏固自身地位，一定要快意於恩仇。於是知道他們建議的初衷，并不是有忠心耿耿的心意，想要引導國君掌握正道。夏言所上奏和確定的典禮，也大多可采用。然而心高氣傲，最終被嚴嵩排擠。考究觀察這幾人爲人處世的始終與言論的是與非，原本二者都不能互相掩蓋。

明史卷一百九十七

列傳第八十五

席書（弟）春 篆　霍韜（子）與瑕　熊浹　黄宗明　黄綰 陸澄

席書　席春　席篆

席書，字文同，遂寧人。弘治三年進士。授郯城知縣。入爲工部主事，移户部，進員外郎。十六年，雲南晝晦地震，命侍郎樊瑩巡視，奏黜監司以下三百餘人。書上疏言："災異係朝廷，不係雲南。如人元氣内損，然後瘡瘍發四肢。朝廷，元氣也。雲南，四肢也。豈可舍致毒之源，專治四肢之末？今内府供應數倍往年，冗食官數千，投充校尉數萬。齋醮寺觀無停日，織造頻煩，賞賚逾度；皇親奪民田，宦官增遣不已；大獄據招詞不敢辯，刑官亦不敢伸；大臣賢者未起用，小臣言事謫者未復；文武官傳升，名器大濫。災異之警，偶泄雲南，欲以遠方外吏當之，此何理也？漢遣八使巡行天下，張綱獨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今樊瑩職巡察，不能劾戚畹、大臣，獨考黜雲南官吏，舍本而治末。乞陛下以臣所言弊政，一切釐革。他大害當袪，大政當舉者，悉令所司條奏而興革之。"時不能用。

武宗時，歷河南僉事、貴州提學副使。時王守仁謫龍場驛丞，書擇州縣子弟，延守仁教之，士始知學。屢遷福建左布政使。寧王宸濠反，急

席書，字文同，遂寧人。弘治三年進士。拜授郯城知縣。入京爲工部主事，調任户部，進升員外郎。十六年，雲南白大昏暗，發生地震，命侍郎樊瑩巡察，上奏罷免監司以下三百多人。席書上疏説："災禍異象牽涉到朝廷，不關雲南之事。猶如人元氣内耗，然後四肢生瘡潰爛。朝廷是元氣，雲南是四肢。難道可以放棄産生毒害的根源，衹治四肢這一末節？如今皇宫的物品供應數倍於往年，坐食官禄的官員數千人，被貶充當校尉的人數萬。在寺觀請僧道設齋壇祈禱神佛無停歇之日，織造頻繁，賞賜過度；皇親奪占民田，宦官增派差遣不止；大案根據招認之詞不敢辯駁，刑官也不敢申辯；賢能的大臣未被起用，談論國事被貶謫的小官吏未能恢復官職；文武官員的調動提升，名號與官職大亂。災禍異象的警示，偶然外泄於雲南，想讓遠方朝外官吏承擔責任，這是什麽道理呢？漢朝派遣八位使者巡察全國，衹有張綱説：'豺狼横擋大道，爲何責問狐狸。'現在樊瑩以巡察爲職，不能彈劾外戚、大臣，獨獨考核罷免雲南官吏，放棄根本而追究細枝末節。請求陛下將臣所説的朝政弊端，一律改革，其他應當除去的大弊，應當施行的大政，命有關官員全部按條上奏改革。"當時没有采用。

武宗時，歷任河南僉事、貴州提學副使。當時王守仁被貶爲龍場驛丞，席書選擇州縣子弟，請王守仁教育他們，士人開始知曉學問。多次遷升至福建左布政使。寧王朱宸濠造反，迅速招

募兵二萬討之。至則賊已平，乃返。尋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中官李鎮、張暘假進貢及御鹽名斂財十餘萬，書疏發之。

嘉靖元年，改南京兵部右侍郎。江南北大饑，奉命振江北。令州縣十里一廠，煮糜哺之，全活無算。

初，書在湖廣，見中朝議"大禮"未定，揣帝向張璁、霍韜，獻議言："昔宋英宗以濮王第十三子出爲人後，今上以興獻王長子入承大統。英宗入嗣在衮衣臨御之時，今上入繼在宫車晏駕之後。議者以陛下繼統武宗，仍爲興獻帝之子，别立廟祀，張璁、霍韜之議未爲非也。然尊無二帝。陛下於武宗親則兄弟，分則君臣。既奉孝宗爲宗廟主，可復有他稱乎？宜稱曰'皇考興獻王'，此萬世不刊之典。禮臣三四執奏，未爲失也。然禮本人情，陛下尊爲天子，慈聖設無尊稱，可乎？故尊所生曰帝后，上慰慈闈，此情之不能已也。爲今日議，宜定號曰'皇考興獻帝'。别立廟大内，歲時祀太廟畢，仍祭以天子之禮，似或一道也。蓋别以廟祀則大統正而昭穆不紊，隆以殊稱則至愛篤而本支不淪，尊尊親親，并行不悖。至慈聖宜稱皇母某后，不可以興獻加之。獻，謚也，豈宜加於今日。"

議既具，會中朝競詆張璁爲邪説，書懼不敢上，而密以示桂萼，萼然其議。三年正月，萼具疏并上之。帝大喜，趣召入對。無何，詔改稱獻帝爲本生皇考，遂寢召命。會禮部尚書汪俊以争建廟去位，特旨用書代之。故事，禮部長貳率用翰林官。是時廷臣排異議益力，書進又不由廷推，因交章詆書，至訾其振荒無狀，

募兩萬士兵討伐他。趕到時叛賊已被平定，於是返回。不久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巡視湖廣。中官李鎮、張暘藉進貢及皇宫用鹽的名義聚斂財産十餘萬，席書上疏揭發了他們。

嘉靖元年，改任南京兵部右侍郎。長江南北發生大饑荒，奉命賑濟江北地區。命州縣十里設置一棚，煮粥賑濟百姓，救活的人不計其數。

最初，席書在湖廣，見朝中争議"大禮"不能確定，揣測皇帝之意偏向張璁、霍韜，建議説："過去宋英宗以濮王第十三子的身份過繼給仁宗做子嗣，如今皇上以興獻王長子身份入繼皇統。宋英宗過繼爲子嗣在他穿龍袍治理國政之時，當今皇上入繼皇統是在武宗去世之後。議論的人以陛下繼承武宗皇統，仍然是興獻帝的兒子，另立世廟祭祀，張璁、霍韜的主張不爲錯。然而没有兩個皇帝的尊號。陛下和武宗按血緣則是兄弟，按身份則是君臣。既然奉孝宗爲宗廟之主，可以再有另外的稱號嗎？應當稱爲'皇考興獻王'，這是萬世不容更改的典則。禮臣多次固執上奏，不爲過失。然而禮儀以人情爲根本，陛下貴爲天子，如果慈母没有尊稱，可以嗎？所以尊崇親生母親爲帝后，上慰慈母，這是因爲親情不能斷絶。爲今日計議，應當定號爲'皇考興獻帝'。另在宫内設立宗廟，每年祭祀完太廟後，仍然以祭祀天子的禮儀祭祀，似乎可作爲一種辦法。大凡以另外的廟祭祀則皇統端正而昭穆的排位不紊亂，尊以特殊的名稱則親情深厚而根本和支節不喪失，尊崇尊長，親近親人，并行不悖。至於陛下的母親應稱皇母某后，不可以加稱興獻。獻是謚號，哪裏可以加於現在活着的人。"

奏議寫完後，正逢朝中競相詆毁張璁的説法是邪説，席書害怕就不敢獻上奏議，而悄悄給桂萼看，桂萼贊同他的奏議。三年正月，桂萼作疏和席書所奏一起呈上。皇帝大喜，趕緊召席書入京應答。不久，下詔改稱獻帝爲本生皇考，於是中止詔命。恰逢禮部尚書汪俊因爲争議建廟之事離職，特意下旨任用席書代替他。按舊典，禮部正副職都任用翰林官。這時朝廷排斥異議更加厲害，席書進升又没由朝廷推薦，於是朝臣交互上

多侵漁。書亦屢辭新命，并録上《大禮考議》，且乞遣官勘振荒狀。帝爲遣司禮中官、户刑二部侍郎、錦衣指揮往勘，而趣書入朝益急。比至德州，則廷臣已伏闕哭争，盡繫詔獄。書馳疏言："議禮之家，名爲聚訟。兩議相持，必有一是。陛下擇其是者，而非者不必深較。乞宥其愆失，俾獲自新。"不允。

奏章詆毁席書，甚至指責他賑濟災荒没有功績，多從中侵吞漁利。席書也多次推辭新的任命，且編録呈上《大禮考議》，而且請求派官調查賑濟災荒的情況。皇帝爲此派遣司禮宦官、户部刑部侍郎、錦衣指揮前往調查，而催促席書入朝更加急切。到德州時，朝臣已跪在宫殿外以哭相争，被全部捕入欽犯監獄。席書趕緊上疏説："議論禮儀的這群人，名義上就是争論。兩種主張相對，必有一種是正確的。陛下選擇對的，而錯的不必過多計較。請求寬恕他們的過錯，使他們獲得自新的機會。"皇上不同意。

其年八月入朝，帝慰勞有加。逾月乃會廷臣大議，上奏曰：

> 三代之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自夏歷漢二千年，未有立從子爲皇子者也。漢成帝以私意立定陶王，始壞三代傳統之禮。宋仁宗立濮王子，英宗即位，始終不稱濮王爲伯。今陛下生於孝宗崩後二年，乃不繼武宗大統，超越十有六年上考孝宗，天倫大義固已乖悖。又未嘗立爲皇子，與漢、宋不同。自古天子無大宗、小宗，亦無所生、所後。《禮經》所載，乃大夫士之禮，不可語於帝王。伯父子侄皆天經地義，不可改易。今以伯爲父，以父爲叔，倫理易常，是爲大變。
>
> 夫得三代傳統之義，遠出漢、唐繼嗣之私者，莫若《祖訓》。《祖訓》曰："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則嗣位者實繼統，非繼嗣也。伯自宜稱皇伯考，父自宜稱皇考，兄自宜稱皇兄。今陛下於獻帝、章聖已去本生之稱，復下臣等大議。臣書、臣璁、臣萼、臣獻夫及文武諸臣皆議曰：世無二首，

這年八月入朝，皇帝特加賞賜。過了一個月纔會集朝臣大議，席書上奏章説：

> 夏、商、周之法，父死子繼，兄死弟承，自夏到漢兩千年，没有立侄子爲皇子的。漢成帝以自己的意願立定陶王，纔開始破壞夏、商、周傳繼皇統的禮儀。宋仁宗立濮王之子，英宗即位，始終不稱濮王爲伯父。如今陛下出生在孝宗駕崩後兩年，没有繼承武宗帝位，跨越了武宗在位的十六年上尊孝宗爲皇考，天理倫常大義原本已不合情理。又未曾立爲皇子，與漢、宋不相同。自古天子無大宗、小宗之别，也没有親生和繼嗣之分。《禮經》所記載的，乃是士大夫之禮，不可針對帝王。伯父子侄的關係都是天經地義，不可以改變。現在以伯爲父，以父爲叔，倫理脱離常軌，這是非同一般的變動。
>
> 那得到夏、商、周傳繼皇統的大義，超出漢、唐繼承皇嗣的私見的書，没有比得上《祖訓》的。《祖訓》説："朝廷没有皇子，必定兄死弟繼。"那麽繼位實際上是繼承皇統，而不是繼承血統。伯父自當稱爲皇伯考，父親自當稱爲皇考，兄自當稱爲皇兄。如今陛下對興獻帝、章聖皇太后已除去了親生的稱呼，再交由臣等商議。臣席書、臣張璁、臣桂萼、臣方獻夫及文武衆臣都商議説：世上没有兩種道義，人没有兩個本源。

人無二本。孝宗皇帝，伯也，宜稱皇伯考。昭聖皇太后，伯母也，宜稱皇伯母。獻皇帝，父也，宜稱皇考。章聖皇太后，母也，宜稱聖母。武宗仍稱皇兄，莊肅皇后宜稱皇嫂。尤願陛下仰遵孝宗仁聖之德，念昭聖擁翊之功，孝敬益隆，始終無間，大倫大統兩有歸矣。奉神主而別立禰室，於至親不廢，隆尊號而不入太廟，於正統無干，尊親兩不悖矣。一遵《祖訓》，允合聖經。復三代數千年未明之典禮，洗漢、宋悖經違禮之陋習，非聖人其孰能之。

孝宗皇帝是伯父，應稱皇伯考。昭聖皇太后是伯母，應稱皇伯母。獻皇帝是父親，應稱皇考。章聖皇太后是母親，應稱聖母。武宗仍稱皇兄，莊肅皇后應稱皇嫂。更希望陛下上遵孝宗仁聖的德行，顧念昭聖皇太后擁立輔佐的功績，對他們孝敬有加，始終不斷，倫常和皇統都有歸宿了。供奉神主而另立父廟，對於至親不廢棄祭祀，加封尊號而不入太廟，和正統沒有關係，尊崇皇統親近父母兩不背離。完全遵循《祖訓》，的確符合聖人經典。恢復夏、商、周以來數千年未曾明曉的典法禮儀，蕩滌漢、宋背離經典違反禮儀的陋習，不是聖人誰又能辦得到呢。

議上，詔布告天下，尊稱遂定。

奏議呈上，皇帝下詔廣告天下，尊稱於是確定下來。

帝既加隆所生，中外獻諛希恩者紛然逕至。錦衣百户隨全、光禄録事錢子勛既以罪褫，希旨請遷獻帝顯陵梓宫北葬天壽山。工部尚書趙璜等斥其謬，帝復下廷議。書乃會廷臣上言："顯陵，先帝體魄所藏，不可輕動。昔高皇帝不遷祖陵，文皇帝不遷孝陵。全等諂諛小人，妄論山陵，宜下法司按問。"帝報曰："先帝陵寢在遠，朕朝夕思望，不勝哀痛，其再詳議以聞。"書復集衆議，極言不可，乃已。

皇帝對父母加以尊號後，朝廷内外獻媚企望恩寵的人紛至沓來。錦衣百户隨全、光禄録事錢子勛因罪革職後，迎合皇帝意旨請求遷移興獻帝顯陵的棺材北葬到天壽山。工部尚書趙璜等斥責他們的謬誤，皇帝再次交由朝廷討論。席書就會同朝臣上書説："顯陵是先帝軀體靈魂埋葬之處，不可輕易擾動。過去高皇帝不遷祖陵，文皇帝不遷孝陵。隨全等是諂諛小人，妄自議論皇陵，應交由法司查辦。"皇帝答覆説："先帝陵墓太遠，朕日夜思念，不勝哀傷，希望再次詳細討論然後報告。"席書又召集衆人討論，極力説不行，這纔中止。

書以"大禮"告成，宜有以答天下望，乃條新政十二事以獻，帝優旨報焉。大同軍變，殺巡撫張文錦，毁總兵官江桓印，而出故帥朱振於獄，令代桓。帝因而命之，諭禮部鑄新印。書持不可，請討之，與政府忤。時執政者費宏、石珤、賈詠，書心弗善也，乃力薦楊一清、王守仁入閣，且曰："今諸大臣皆中材，無足與計天下事。定亂濟時，非守仁不可。"

席書認爲"大禮"完成了，應當有舉措來滿足天下人的期望，於是條列革新政治的十二件事獻上，皇帝頒發嘉獎詔書答覆他。大同發生兵變，殺了巡撫張文錦，燒毁了總兵官江桓的官印，而從獄中把以前的將領朱振放了出來，令他代替江桓。皇帝因此任命了朱振，命禮部鑄造新的官印。席書認爲不行，請求討伐亂軍，與朝廷相矛盾。當時執政的費宏、石珤、賈詠，席書心中對他們不友好，於是極力推薦楊一清、王守仁進入内閣，并且説："現在衆大臣都是衹有中等

帝曰："書爲大臣，當抒猷略，共濟時艱，何以中材自諉。"守仁迄不獲柄用。

才能的人，不值得與他們謀劃天下大事。平定叛亂救濟時危，非王守仁不可。"皇帝說："席書作爲大臣，應當提出治國方略，共同救濟時難，爲何以中等人才自我推諉。"王守仁最終没得到任用。

四年，光禄寺丞何淵請建世室，祀獻皇帝於太廟。帝命禮官集議，書等上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周以文、武有大功德，乃立世室，與后稷廟皆百世不遷。我太祖立四親廟，德祖居北，後改同堂異室。議祧則以太祖擬文世室，太宗擬武世室。今獻皇帝以藩王追崇帝號，何淵乃欲比之太祖、太宗，立世室於太廟，甚無據。"不報。頃之，張璁特奏上，力言不可，書亦三疏如璁議。帝遣中官即其家諭之，書復密疏切諫。帝不悦，責以畏衆飾奸。乃議别立禰廟，而世室之議竟寢。

四年，光禄寺丞何淵請求建立宗廟，在太廟祭祀獻皇帝。皇帝命禮官集會討論，席書等上奏議："《王制》，'天子設立七廟，三座昭廟，三座穆廟。'周代因爲文王、武王有大功大德纔建立宗廟，與后稷廟一樣都百世不遷移。我太祖建立四座祖廟，德祖在北，後改爲同堂異室。討論遠祖廟就以太祖廟仿效文王宗廟，以太宗廟仿效武王宗廟。如今獻皇帝以藩王身份追封帝號，何淵就想等同於太祖、太宗，在太廟内建立宗廟，太没有根據。"皇帝没有答覆。不久，張璁特意上奏，極力説不行，席書也三次上疏，持議如張璁所説。皇帝派宦官到他家説明己意，席書又秘密上疏懇切地勸諫。皇帝不高興，責備他畏懼衆人，掩飾奸詐。於是討論另立父廟，而宗廟之議最終放了下來。

五年秋，章聖太后將謁世廟，禮官議不合。書以目眚在告，上言："母后謁廟，事出創聞，禮官實無所據，惟聖明裁酌。且世廟既成，宜有肆赦之典，請盡還議禮遣戍諸臣。所謂合萬國之歡心以祀先王，此天子大孝也。"報聞。

五年秋，章聖太后要拜謁祖廟，禮官討論意見不一。席書因眼病在休假，上書説："母后拜謁祖廟，是新出現的事情，禮官確實無所依據，衹有皇上能酌情裁决。并且祖廟已經建成，應當有赦免天下的典禮，請求讓全部因争議禮儀而被貶謫戍邊的衆臣回京。此即人們所説的聚合全國歡心來祭祀先王，這是天子的大孝之道。"皇帝批覆了。

書以議禮受帝知，倚爲親臣。初進《大禮集議》，加太子太保，尋以《獻帝實録》成，進少保。眷顧隆異，雖諸輔臣莫敢望。而書得疾不能視事，屢疏乞休，舉羅欽順自代，帝輒慰留不允。其後疾篤，請益力，詔加武英殿大學士，賜第京師，支俸如故。甫聞命而卒。贈太傅，謚文襄，任一子尚寶丞，異數也。

席書以争議禮儀受皇帝器重，倚仗爲親近之臣。最初進呈《大禮集議》，加封太子太保，不久因《獻帝實録》編成，進加少保。特受恩寵，即使是衆輔臣也没有誰敢與他比。而席書得病不能治理政事，屢次上疏請求退休，舉薦羅欽順代替自己，皇帝則安慰挽留，不允許退休。其後病重，請求更加强烈，皇帝下詔加封他武英殿大學士，在京城賜予府第，支付薪俸如舊。剛接受任命就去世了。贈封太傅，謚號文襄，任命一子爲尚寶丞，這是特殊的禮遇。

書遇事敢爲，性頗偏愎。初，長

席書遇事敢作敢爲，性格很偏激執拗。當

沙人李鑑爲盜，知府宋卿論之死。書方巡撫湖廣，發卿贓私，因劾卿故入鑑罪。帝遣大臣按，不如書言。而書時已得幸，乃命逮鑑入京再訊。書遂言："臣以議禮犯衆怒，故刑官率右卿而重鑑罪，請敕法司辨雪。"及法司讞上無異詞，帝重違書意，特減鑑死遣戍。其他庇陳洸，排費宏，率恣行私意，爲時論所斥。

初，長沙人李鑑爲盜賊，知府宋卿判處他死刑。席書正巡察湖廣，揭發宋卿貪污營私，趁機彈劾宋卿故意判李鑑重罪。皇帝派遣大臣調查，不像席書説的那樣。而席書當時已得寵，於是命令押送李鑑入京再審。席書於是説："臣因爭議禮儀觸犯衆怒，所以刑官都袒護宋卿而重判李鑑，請命令法司爲他辯白昭雪。"等到法司審理上報，没有不同的判詞，皇帝大大地違背了席書的願望，衹減免李鑑死刑而發配戍邊。其他如庇護陳洸，排斥費宏，都是肆行私心，被輿論所斥責。

弟春、篆。春由庶吉士授御史，巡雲南。以兄爲都御史，改翰林檢討。預修《武宗實録》成，當進秩。内閣費宏以春由他官入，與檢討劉夔并擬按察僉事。夔亦故御史，以避兄侍郎龍改授者也。書大怒，疏言："故事，無纂修書成出爲外任者。"帝以書故留春，擢修撰，而夔亦留，擢編修。書由是怨宏，數詆諆。及書卒，帝念其議禮功，累進春翰林學士。嘉靖十二年由禮部右侍郎改吏部。詔舉堪翰林者，春欲召還故翰林楊惟聰、陳沂，尚書汪鋐不可，遂有隙。後鋐有所推舉，不與春議，春怒詬鋐。鋐訐春前附楊廷和排議禮諸臣，遂落職，卒於家。

弟弟席春、席篆。席春由庶吉士拜授御史，巡察雲南。因爲兄長是都御史，改任翰林檢討。參與編修《武宗實録》完成後，應當進升官位。内閣大臣費宏因爲席春是由其他官府調入，準備與檢討劉夔一并任命爲按察僉事。劉夔以前也是御史，爲迴避兄長侍郎劉龍而改任的。席書大怒，上疏説："按舊例，没有編修完書而調出爲外官的。"皇帝因爲席書的緣故留任了席春，提升爲修撰，而劉夔也留了下來，提升爲編修。席書由此怨恨費宏，多次毁謗他。席書死後，皇帝顧念他爭議禮儀的功績，多次提升席春至翰林學士。嘉靖十二年由禮部右侍郎改任吏部。皇帝下令舉薦可任翰林的人，席春準備召回以前的翰林楊惟聰、陳沂，尚書汪鋐不同意，於是兩人有了隔閡。後來汪鋐舉薦官吏，不與席春商議，席春怒駡汪鋐。汪鋐攻訐席春以前附和楊廷和排斥議論禮儀的衆臣，於是被免官，死於家中。

篆爲户科給事中。黔國公沐崑劾按察使沈恩等，篆與同官李長私語崑奏多誣，長即劾崑。武宗責長誣重臣，下詔獄。詞連篆，并繫治謫外，篆得夷陵判官。世宗嗣位，復故官，未上卒。予祭，贈光禄少卿。

席篆爲户科給事中。黔國公沐崑彈劾按察使沈恩等，席篆與同僚李長私下説沐崑的奏文多爲不實之詞，李長馬上彈劾沐崑。武宗責罰李長誣陷重臣，關進欽犯監獄。供詞牽連席篆，一并囚禁治罪貶到京外，席篆任夷陵判官。世宗繼位，恢復原官，未到任就去世了。賜予祭祀，贈封光禄少卿。

霍韜　霍與瑕

霍韜，字渭先，南海人。舉正德九年會試第一。謁歸成婚，讀書西樵山，經史淹洽。

霍韜，字渭先，南海人。考中正德九年會試第一名。請求回家成婚，在西樵山讀書，經史皆通。

世宗踐阼，除職方主事，楊廷和

世宗即位，拜授官職纔治理政事，楊廷和剛

方柄政，韜上言：“閣臣職參機務，今止票擬，而裁決歸近習。輔臣失參贊之權，近習起干政之漸。自今章奏，請召大臣面决施行，講官、臺諫，班列左右，衆議而公駁之。宰相得取善之名，内臣免招權之謗。”因言錦衣不當典刑獄，東廠不當預朝議，撫按兵備官不當以軍功授秩蔭，興府護衛軍不當盡取入京概授官職，御史謝源、伍希儒赴難有功不當罷黜，平逆藩功自安慶、南昌外，不當濫叙。帝嘉納之。

執掌朝政，霍韜上書説：“内閣大臣參預機要事務，現在停止了内閣用附本進呈皇上裁決的制度，而裁決之權歸於皇上親近寵信之人。輔臣失去了協助謀劃的權力，親近寵信之人逐漸干涉朝政。自今上奏章，請召見大臣當面裁決施行，講官、臺諫，分列左右，大家商議而共同辨正是非。宰相可獲得選擇善議的美名，宫廷近臣可免受弄權的非議。”於是説錦衣衛不應當主管刑罰，東廠不應當干預朝廷議論，撫按兵備官不應當以軍功授予官位和賞賜，興府護衛軍不應當全部選拔入京一律授予官職，御史謝源、伍希儒赴難有功不應當罷免，平定叛逆藩國的戰役除安慶、南昌外，不應當過多封賞。皇帝嘉許并接受了他的意見。

及“大禮”議起，禮部尚書毛澄力持考孝宗，韜私爲《大禮議》駁之。澄貽書相質難，韜三上書極辨其非。已，知澄意不可回，其年十月上疏曰：

> 按廷議謂陛下宜以孝宗爲父，興獻王爲叔，别擇崇仁王子爲獻王後，考之古禮則不合，質之聖賢之道則不通，揆之今日之事體則不順。
>
> 考《儀禮·喪服》章云“斬衰爲所後者”。又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是於所後者，蓋無稱爲父母之説，而於本生父母又無改稱伯叔父母之云也。漢儒不明其義，謬爲邪説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果如其言，則漢宣帝當爲昭帝後矣，然昭帝從祖也，宣帝從孫也，孫將謂祖爲父，可乎？唐宣宗當爲武宗後矣，然武宗侄也，宣宗叔也，叔反謂侄爲父，可乎？吴諸樊兄弟四人以國相授受，蓋迭相爲後矣，是兄弟自具高曾祖考也，而可乎？故曰考之古禮則不合也。

等到“大禮”争議興起，禮部尚書毛澄極力主張以孝宗爲皇考，霍韜私下寫《大禮議》駁斥他。毛澄致信責難他，霍韜三次上疏極力辯駁他的錯誤。最後，知道毛澄心意不可挽回，這年十月上疏説：

> 按朝廷討論説陛下應以孝宗爲父，以興獻王爲叔，另外選擇崇仁王之子爲興獻王後嗣，以古禮來考察則不符合，以聖賢之道來驗證則難以通過，以今日之情况來考量則不順。
>
> 據《儀禮·喪服》章説“斬衰是用來爲被繼嗣者服喪的”。又説“過繼作他人後嗣的，對親生父母以服喪一年相報”。這是對於被繼嗣者來説的，大概没有被稱爲父母的説法，而對於親生父母又没有改稱伯叔父母的説法。漢儒不明白其中真義，荒謬地製造邪説説“過繼爲後嗣的人就是作人子嗣”。如果真的像他們説的那樣，那麽漢宣帝應當是昭帝的繼嗣了，然而昭帝是叔祖，宣帝是侄孫，孫將稱祖爲父，可以嗎？唐宣宗應當是武宗的繼嗣了，然而武宗是侄，宣宗是叔，叔叔反而稱侄子爲父，可以嗎？吴國諸樊兄弟四人以國位相繼傳授，大致遞相成爲前任的繼嗣了，這樣四兄弟自己就具有高祖、曾祖、祖父、父考的排列了，這樣可以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所得私也。宋人之告其君曰："仁宗於宗室中特簡聖明，授以大業，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之德。"蓋謂仁宗以天下授英宗，宜舍本生父母而以仁宗爲父母也。臣以聖賢之道觀之，孟子言舜爲天子，瞽瞍殺人，皋陶執之，舜則竊負而逃，是父母重而天下輕也。若宋儒之説，則天下重而父母輕矣。故曰求之聖賢之道則不通也。

武宗嗣孝宗歷十有六年，孝宗非無嗣也。今强欲陛下重爲孝宗之嗣，何爲也哉？夫陛下爲孝宗子矣，誰爲武宗子乎？孝宗有兩嗣子矣，武宗獨無嗣子，可乎？臣子於君父一也，既不忍孝宗之無嗣，獨忍武宗之無嗣乎？若曰武宗以兄，固得享弟之祀，則孝宗以伯，獨不得享侄之祀乎？既可越武宗直繼孝宗矣，獨不可并越孝宗直繼憲宗乎？武宗無嗣，無可如何矣。孝宗有嗣，復强繼其嗣，而絶興獻之嗣，是於孝宗無所益，而於興獻不大有損乎？故曰揆之今日之事體則不順也。

然臣下之爲此議也，其故有三：曰前代故事之拘也，曰不忘孝宗之德也，曰避迎合之嫌也。今陛下既考孝宗矣，尊興獻王以帝號矣，則將如斯而已乎？臣竊謂帝王之相繼也，繼其統而已矣，固不屑屑於父子之稱也。惟繼其統，則不惟孝宗之統不絶，即武宗之統亦不絶矣。然則如之

嗎？所以説以古禮來考查就不符合了。

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并不是一個人能够獨占的。宋人告訴他們的國君説："仁宗在宗族中特別選擇聖明的人，授以帝業，陛下所以能够擁有君位，富有四海，子孫萬代相傳，都是先帝的恩德。"是説仁宗把帝位傳給英宗，英宗應當捨棄親生父母而以仁宗爲父母。臣從聖賢之道來看，孟子説舜是天子，瞽瞍殺了人，皋陶抓捕了他，舜就悄悄地背着他逃走了，這是因爲父母重而天下輕。像宋儒那樣的説法，則是天下重而父母輕了。所以説以聖賢之道來考察則不通。

武宗繼承孝宗經歷了十六年，孝宗并非没有子嗣。如今要勉强陛下再爲孝宗子嗣，爲什麽呢？如果陛下作孝宗子嗣，誰又作武宗子嗣呢？這樣孝宗有兩個子嗣了，而武宗没有子嗣，可以嗎？臣子對待君父的態度是一致的，既然不忍心孝宗没有子嗣，難道就忍心武宗没有子嗣嗎？如果説武宗以兄長的身份，固然能够享用弟弟的祭祀，那麽孝宗以伯父的身份，難道不能享用侄子的祭祀嗎？既然可以越過武宗直接繼承孝宗，難道不可以一并越過孝宗直接繼承憲宗嗎？武宗没有子嗣，是没有辦法的事。孝宗有子嗣，又勉强陛下過繼作他的子嗣，却斷絶興獻王的子嗣，這對於孝宗没有益處，而對興獻王不是大有損害嗎？所以説以今日的情况來考量則不順。

然而臣下寫這份奏議，其原因有三條：一是前代舊典的約束；二是不忘孝宗的恩德；三是迴避迎合的嫌疑。如今陛下已以孝宗爲皇考，已尊封興獻王帝號了，就將如此了事了嗎？臣私下認爲帝王之間的繼承，是繼承皇統而已，原本就不介意父子的稱謂。祇要繼承皇統，則不僅孝宗的皇統不斷絶，就是武宗的皇統也不斷絶了。然而怎麽做纔可以呢？祇要陛下對興獻王

何而可乎？惟陛下於興獻王得正父子之稱，以不絶天性之恩；於國母之迎，得正天子之母之禮；復於昭聖太后、武宗皇后處之有其道，事之盡其誠，則於尊尊親親兩不悖矣。

能够端正父子的稱謂，以不斷絶天生的養育之恩；對國母予以迎奉，能够端正對天子之母的禮儀；又對昭聖太后、武宗皇后以禮儀和她們相處，盡誠心侍奉他們，那麼對於尊敬尊長親近親人兩者都不違背了。

帝得疏喜甚，迫群議不遽行。而朝士咸指目韜爲邪説。韜意不自得，尋謝病歸。

皇帝得到奏疏很高興，迫於衆臣的議論不能迅速施行。而朝臣都怒指霍韜爲荒謬之説。霍韜不得意，不久托病回鄉。

嘉靖三年，帝議尊崇所生益急，兩詔召韜。韜辭疾不赴，馳疏言：

嘉靖三年，皇帝計議尊崇親生父母更加急切，兩次下詔書召霍韜。霍韜以病推辭不去，傳奏疏説：

今日大禮之議，兩端而已。曰崇正統之大義也，曰正天倫之大經也。徒尊正統，其弊至於利天下而棄父母；徒重天倫，其弊至於小加大而卑逾尊。故臣謂陛下宜稱孝宗曰皇伯考，獻帝曰皇考，此天倫之當辨者也。尊崇之議，則姑在所緩，此大統之當崇者也。乃廷議欲陛下上考孝宗，又兼考獻帝，此漢人兩統之失也。本原既差，則愈議愈失。臣之愚慮，則願陛下預防未然之失，毋重將來之悔而已。始陛下尊昭聖皇太后爲母，雖於禮未合，然宫闈之内亦既相安。今一旦改稱，大非人情所堪。願陛下以臣等建議之情，上啓皇太后，必中心悦豫無疑貳之隙。萬一未喻，亦得歸罪臣等，加賜誅斥，然後委曲申請，務得其歡心。陛下朝夕所以承迎其意、慰釋其憂者，亦無所不用其極，庶名分正而嫌隙消，天下萬世無所非議，此臣愚慮者一也。

今日大禮的爭議，兩方面而已。一是推崇正統的大道義，一是端正天倫的大法則。衹推崇正統，其弊端在於有利國家却拋棄了父母；衹重視天倫，其弊端在於以小凌大而位卑者超越位尊者。所以臣認爲陛下應稱孝宗爲皇伯考，稱興獻帝爲皇考，這是天倫應當分辨清楚的。尊崇興獻帝的議論，則姑且緩行，這是皇統應當受到尊崇的。而朝廷議論要陛下在上以孝宗爲皇考，又同時以獻帝爲皇考，這是漢人皇統和血統兩論的過失。根本已有差錯，那麼愈是討論愈是失誤。臣的愚昧想法，就是希望陛下預防還没有發生的失誤，不要加重以後的悔恨罷了。開初陛下尊崇昭聖皇太后爲母，雖然於禮儀不符合，然而後宫之内也已相安無事。今日一旦改變稱呼，絶不是人情所能承受的。希望陛下以臣等建議的實情，上告皇太后，皇太后必定心中高興，不會有懷疑陛下有二心的隔閡。萬一不能理解，也可以把罪名歸到我們頭上，加以斥責，然後委婉申訴請求，一定能求得她的好感。陛下朝夕迎合太后的心意、寬慰她的憂慮的辦法，也會無處不用盡心力，可望端正名分消除隔閡，天下萬世無可非議之事，這是臣愚見的第一點。

昭聖之嫡嗣，武宗一人而已。武宗無嗣，莊肅皇后之屬

昭聖的嫡系子嗣，祇有武宗一人。武宗無子嗣，莊肅皇后的期望已斷絶了。臣認爲

望已矣。臣謂陛下之事昭聖，禮秩雖極尊崇，然其勢日輕。陛下之事聖母，尊稱雖或未至，然其勢日重。故今日廷臣惓惓以尊大統，母昭聖爲請者，蓋預防陛下將來之失，而追報孝宗之職分也。臣嘗伏讀明詔，正統大義，不敢有違。知陛下尊昭聖，敬莊肅，此心可上質天地，下信士庶矣。但恐左右之人不達聖意，妄生疑間，或以彌文小節，遂構兩宮之隙，此不可不早慮而預防之也。願陛下以臣等建議之情，上啓聖母曰，昭聖皇太后實大統嫡宗，至尊無對，伏願聖母時自謙抑，示尊敬至意。莊肅皇后母儀天下十六年，聖母接見之儀，不可輕忽，凡正旦、賀壽，聖母每致謙讓不敢受納之意，俾宮闈大權一歸昭聖，而聖母若無與焉，則天下萬世稱頌懿德與天無極。萬一聖母意猶未喻，亦得歸罪臣等，加賜誅斥，然後委曲申請，務得允從，庶宗統正而嫌隙消，天下萬世無所非議，此臣愚慮者二也。

陛下侍奉昭聖，禮節規格雖然非常高，然而其份量日漸減弱。陛下侍奉聖母，尊稱雖然還未加上，然而她的地位日漸增强。所以如今朝臣懇切請求尊崇皇統，以昭聖爲母，大概是在盡預防陛下將來的過失，而報答孝宗的本分。臣曾恭讀陛下英明的詔書，正統大義，不敢違背，知道陛下尊崇昭聖，敬重莊肅，此心可以向上見證於天地，向下讓士衆信服了。衹怕左右的人不理解聖上心意，亂生猜疑，或者因誇飾之辭、細小禮節，就造成兩宮的隔閡，這不可不及早考慮并預防它。希望陛下以臣等建議的實情，上告聖母説，昭聖皇太后本是皇統的正宗，地位最高，無人匹敵，希望聖母時時謙讓，表示對她的無比尊敬之意。莊肅皇后作一國之母十六年，聖母會見她的禮儀不可以輕慢，凡是正月初一、賀壽，聖母應每每表示謙讓不敢接受之意，使後宮大權全歸昭聖，而聖母如不參與其中，則天下萬世稱頌聖母美德與天一樣高遠無邊。萬一聖母不能理解，也可以把罪名歸到我們頭上，加以斥責，然後委婉申訴請求，一定要得到她的同意，可望端正皇統，消除隔閡，天下萬世無可非議之事，這是臣愚見的第二點。

帝深嘉其忠義，趣令趨朝。明年擢少詹事兼侍講學士。韜固辭，且請令六部長貳、翰林、給事、御史俱調外任，練政體；監司、守令政績卓異，即擢卿丞，有文學者擢翰林；舉貢入仕皆得擢翰林，升部院，不宜困資格。帝不允辭，趣令赴職。下其奏於有司，悉格不用。

皇帝非常稱贊他的忠義，催令他回朝。第二年提升爲少詹事兼侍講學士。霍韜堅决推辭，并且請求命六部的正副職、翰林、給事、御史都調任京外，練習爲政的要領；監司、守令政績卓著，即提升爲廷臣，有文學才華的提升爲翰林；舉人貢生作官都可提升翰林，升任到各部各院，不應拘泥於資歷。皇帝不允許他推辭，催促他就職。把他的奏議交給主管官員，都擱置不采納。

六年，還朝，命直經筵日講。韜自以南音力辭日講，請撰《古今政要》及《詩書直解》以進。帝褒許之。其年九月，遷詹事兼翰林學士，

六年，回到朝廷，皇帝命令負責御前講席的每日講經。霍韜以自己是南方口音極力推辭每日講經，請求撰寫《古今政要》及《詩書直解》進獻。皇帝褒獎且答應了他。這年九月，升遷詹事

韜復固辭，言："自楊榮、楊士奇、楊溥以及李東陽、楊廷和顓權植黨，籠翰林爲屬官，中書爲門吏，故翰林遷擢不由吏部，而中書至有進秩尚書者。臣嘗建議，謂翰林去留，盡屬吏部，庶不陰倚内閣爲腹心，内閣亦不陰結翰林爲羽翼。且欲京官補外以均勞逸，議未即行，躬自蹈之，而又躐居學士徐縉上，何愧如之。"帝優詔不允。

兼翰林學士，霍韜又堅決推辭，說："自楊榮、楊士奇、楊溥以及李東陽、楊廷和獨攬大權培植黨羽，籠絡翰林爲其屬官，中書爲守門官，所以翰林遷升不經過吏部，而中書甚至有進升官職到尚書的。臣曾建議，認爲翰林的去留，全屬吏部主管，希望翰林不私下依靠内閣爲中心，内閣也不暗中勾結翰林爲羽翼。并且打算讓京官任職京外以均衡勞苦和安逸，建議未施行，自己親自踐踏它，而又越級提升居於學士徐縉之上，像這樣是何等慚愧。"皇帝下褒獎詔書不同意他的做法。

明年四月，進禮部右侍郎。韜力辭，且舉康海、王九思、李夢陽、魏校、顔木、王廷陳、何瑭自代，帝不允。再辭，乃允之。六月，"大禮"成，超拜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韜因言翰林院修書遷官、日講蔭子及巡撫子弟蔭武職之非，而以爲己不能力挽，不可隨衆趨，且稱給事中陳洸冤，薦監生陳雲章才可用。帝優詔褒答，不允辭。韜復奏曰："今異議者謂陛下特欲尊崇皇考，遂以官爵餌其臣，臣等二三臣苟圖官爵，遂阿順陛下之意。臣嘗自慨，若得禮定，决不受官，俾天下萬世知議禮者非利官也。苟疑議禮者爲利官，則所議雖是，彼猶以爲非，何以塞天下口。"因固辭不拜，帝猶不允。三辭，乃允之。

第二年四月，進升禮部右侍郎。霍韜極力推辭，并且舉薦康海、王九思、李夢陽、魏校、顔木、王廷陳、何瑭代替自己，皇帝不同意。再次推辭，纔同意了他。六月，"大禮"完成，越級升爲禮部尚書，主管詹事府事務。霍韜於是進言說翰林院修書升遷官職、日講官子弟承蔭以及巡撫子弟世襲武職不妥，而認爲自己不能力挽狂瀾，也不能隨波逐流，并且說給事中陳洸受冤，舉薦監生陳雲章有才能可以任用。皇帝下褒贊詔書答覆他，不同意他辭職。霍韜又上書說："如今持異議的人說陛下特别想尊崇皇考，於是以官職爵位利誘大臣，臣等二三人苟且圖謀官爵，於是迎合陛下之意。臣曾自我感慨，若能够確定禮儀，决不接受官職，使天下萬世知道争議禮儀的人并非是貪愛官職。如果疑心争議禮儀的人是貪愛官職，那麽所主張的即使是正確的，他們還是會認爲是錯的，怎麽能堵塞天下人之口。"於是堅決推辭而不接受官職，皇帝還是不同意。三次推辭，纔同意了他。

韜先後薦王守仁、王瓊諸人，帝皆納用。嘗因災異陳時弊十餘事，多議行。張璁、桂萼之罷政也，韜謂言官陸粲等受楊一清指使，兩疏力攻一清，奪其職，而璁、萼召還。帝從夏言議，將分祀天地，建二郊，韜極言其非。帝不悦，責韜罔上自恣。言亦疏辨，力詆韜。韜素護前自遂，見帝怒，不敢辨，乃遺言書，痛詆之，復録其書送法司。言怒，疏陳其狀，且

霍韜先後舉薦王守仁、王瓊等人，皇帝都采納任用了。曾因災禍異象陳述當時弊端十多件事，大多討論而施行了。張璁、桂萼被罷官，霍韜認爲言官陸粲等受楊一清指使，兩次上疏極力攻擊楊一清，奪去了他的官職，而張璁、桂萼被召回。皇帝聽從夏言的建議，準備分别祭祀天地，建兩個郊壇，霍韜極力説明它的不是。皇帝不高興，斥責霍韜欺騙皇上放縱自己。夏言也上疏争辯，極力詆毁霍韜。霍韜平素愛回護以前的言行從而自圓其説，見皇帝發怒，不敢争辯，就

劾韜無君七罪，并以其書進呈。帝大怒，責韜謗訕君上，醜正懷邪，遂下都察院獄。韜從獄中上書祈哀，璁亦再申救，帝皆不納。南京御史鄧文憲言，宜察韜心，容其戇，且天地分祀是置父母異處，郊外親蠶是廢內外防閑。帝怒，謫之邊方。韜繫獄逾月，帝終念其議禮功，令輸贖還職。尋以母喪歸。廣東僉事龔大稔訐韜及方獻夫居鄉不法事，大稔反被逮削籍。

致信夏言，狠狠地責罵他，又抄寫這封信送交法司。夏言憤怒了，上疏陳述這一情況，而且彈劾霍韜目無國君的七條罪狀，并把他的書信進呈皇帝。皇帝大怒，斥責霍韜毀謗譏刺皇上，醜化正直胸懷邪惡，於是將他下到都察院監獄。霍韜從獄中上書請求哀憐，張璁也兩次申訴救助，皇帝都不采納。南京御史鄧文憲說，應當體察霍韜的心意，寬容他的剛直，并且天地分祭是把父母置放在不同的地方，郊外親臨蠶事是棄內外的防備和禁阻。皇帝大怒，貶他到邊遠之地。霍韜關押一個多月，皇帝最終顧念他爭議禮儀有功，令他交納贖金恢復官職。不久因母親去世回家。廣東僉事龔大稔揭發霍韜及方獻夫在鄉違法之事，龔大稔反而被捕削除官籍。

十二年，韜起歷吏部左、右侍郎。時部事多主於尚書，兩侍郎率不預。韜爭於尚書汪鋐，侍郎始獲參部事。韜素剛愎，屢與鋐爭，鋐等亦嚴憚之。既而鋐罷，帝久不置尚書，以韜掌部事。閣臣李時傳旨，用鴻臚卿王道中爲順天府丞。韜言："輔臣承天語無可疑，然臣等猶當奏請，用杜矯僞。"因守故事，列道中及應天府丞郭登庸二人名上。帝嘉其守法，乃用登庸，而改道中大理少卿。久之，出韜爲南京禮部尚書。

十二年，霍韜被起用，歷任吏部左、右侍郎。當時吏部事務多由尚書作主，兩侍郎都不參預。霍韜從尚書汪鋐處爭取，侍郎纔開始獲准參預吏部事務。霍韜素來倔強固執，多次與汪鋐爭鬥，汪鋐等也很怕他。不久汪鋐被罷免，皇帝很久不設置尚書，以霍韜掌管吏部事務。内閣輔臣李時傳旨，任用鴻臚卿王道中爲順天府丞。霍韜說："輔臣傳聖意無可懷疑，然而臣等還是應當奏請皇上，以杜絶作僞。"於是按照慣例，寫王道中及應天府丞郭登庸二人姓名呈上。皇帝嘉許他遵守法制，於是任用郭登庸，而改任王道中爲大理寺少卿。很久之後，調霍韜出京任南京禮部尚書。

順天府尹劉淑相坐所親贓私被鞫，疑禮部尚書夏言姻通判費完陷之，訐言請屬事。帝怒，下淑相詔獄。淑相與韜善，言亦疑韜主之，遂訐韜扈蹕謁陵，遠游銀山寺大不敬。韜自訴，因論言："請謚故少師費宏爲文憲，不叙宏累被劾狀，按律，增減緊關情節者斬。且'憲'乃純皇帝廟號，人臣安得用。"會南京給事中曾鈞騎馬，不避尚書劉龍、潘珍轎，龍與鈞互訐奏。韜劾鈞，且請禁小臣乘轎。給事中李充濁、曹邁等交章，

順天府尹劉淑相因其親信貪污營私坐罪被審訊，懷疑禮部尚書夏言的親家通判費完陷害他，揭發夏言請求囑托他的事。皇帝大怒，把劉淑相押入欽犯監獄。劉淑相與霍韜友善，夏言又懷疑是霍韜主使此事，於是揭發霍韜隨從皇帝拜謁皇陵，却遠游銀山寺是大不敬重之舉。霍韜替自己申訴，趁機彈劾夏言："爲已故少師費宏請求謚號爲文憲，不記叙費宏多次被彈劾的情況，按照法律，增減關鍵情節者斬。而且'憲'是純皇帝廟號，大臣怎麼能够采用。"恰逢南京給事中曾鈞騎馬，不迴避尚書劉龍、潘珍的官轎，劉龍與曾鈞上奏書互相攻擊。霍韜彈劾曾鈞，并且請求

言近侍之臣不當避道，雜舉公會宴次得與尚書同列以證，語頗侵韜。韜疑充濁倚言爲内主，訐充濁爲奸黨，復摭言他事。言益怒，奏韜大罪十餘事。且言彭時、宋濂皆於正德間謚文憲，不避廟號，韜陋不知故事。帝方不直韜，淑相復從獄中摭言他事，帝益怒，考訊之。辭服韜主使，乃斥淑相爲民，降韜俸一級。當議乘轎時，言被劾不預，都御史王廷相會禮部侍郎黄宗明、張璧請禁飭小臣如韜奏，而南京諸給事、御史自如。韜以爲言，帝復申飭，衆情滋不悦。曹邁及同官尹相等遂與韜忿争。相劾韜遷南部怨望；擅取海子魚，與鄉人群飲郊壇松下；侍郎袁宗儒期喪不當進表，逼使行。韜上疏自理。下廷議。帝爲停韜俸四月，相等亦停二月。

禁止下級官員乘轎。給事中李充濁、曹邁等連續上奏章，説侍奉皇上的大臣不應當讓道，羅列出公事集會和宴飲能够與尚書同列來證明，話語多針對霍韜。霍韜疑心李充濁仗恃夏言爲後臺，揭發李充濁是奸黨，又收集夏言另外的事情。夏言更加憤怒，上奏霍韜大罪十多件事。并且説彭時、宋濂都在正德年間贈謚號文憲，不迴避廟號，霍韜淺陋不知以前的事。皇帝正認爲霍韜没有道理，劉淑相又從獄中揭發夏言另外的事，皇帝更加憤怒，拷打審訊他。供詞招認是霍韜主使的，於是貶劉淑相爲平民，降霍韜薪俸一級。當争議乘轎之事時，夏言被彈劾不能參預，都御史王廷相會同禮部侍郎黄宗明、張璧請求像霍韜奏請那樣禁止下級官員乘轎，而南京衆給事、御史依然如故。霍韜將此上書禀告，皇帝再次申斥，衆人心中更加不高興。曹邁和同僚尹相等於是與霍韜怒争。尹相彈劾霍韜調任南方時産生怨恨；擅自捕取海子的魚，在郊壇松下與鄉鄰聚衆宴飲；侍郎袁宗儒在服喪期間不應當進呈奏表，霍韜逼迫他進呈。霍韜上疏爲自己申訴。皇帝交由朝廷評議。皇帝爲此停發霍韜四個月薪俸，尹相等也停發兩個月。

韜既與言交惡，及言柄用，韜每欲因事陷之。上言："頃吏部選劉文光等爲給事中，尋忽報罷，人皆曰閣臣抑之。給事中李鶴鳴考察謫官，尋復故，人皆曰賄得。宜諭吏部毋受當事頤指，使天下知威福出朝廷，而大臣有李林甫、秦檜者，不得播弄於左右。"其意爲言發也。於是鶴鳴上疏自白，并摭韜居鄉不法諸事。帝兩置之。無何，韜劾南京御史龔湜、郭本。湜等自辨，亦劾韜。帝并置不問。

霍韜與夏言關係惡化之後，到夏言掌權，霍韜每每想藉事陷害他。上疏説："前不久吏部選舉劉文光等爲給事中，不久就説罷免，人們都説是内閣大臣抑制他們。給事中李鶴鳴考察被貶謫的官員，不久恢復原職，人們都説是行賄的結果。應命吏部不要受主事者指使，使天下人明白賞罰出自於朝廷，而大臣中有像李林甫、秦檜這樣的人，也不能在皇帝左右播弄是非。"其用意是針對夏言而發的。於是李鶴鳴上疏自我辯白，并收集霍韜在鄉違法的幾件事。皇帝把雙方都擱置起來。不久，霍韜彈劾南京御史龔湜、郭本。龔湜等爲自己辯白，也彈劾霍韜。皇帝一并擱置不予追究。

十八年，簡補宫僚，命韜以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協掌詹事府事。疏辭加秩，且詆大臣受禄不讓，晋秩不辭，或有狐鼠鑽結，陰固寵權，怨氣

十八年，銓選遞補宫中的僚屬，命令霍韜以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協同掌管詹事府事務。上疏推辭進升官位，并且斥責大臣受俸禄不謙讓，升官位不推辭，或有小人鑽營勾結，暗地裏鞏固受

召災，實有所自。其意亦爲言發。既屢擊言不勝，最後見郭勛與言有隙，乃陰比勛，與共齮齕言。時中外訛言帝復南幸，韜因顯頌勛，言："六飛南狩時，臣下多納賄不法。文官惟袁宗儒，武官惟郭勛不受饋。今訛言復播，宜有以禁戢之。"帝既下詔安群情，乃詰韜曰："朕昨南巡，卿不在行，受賄事得自何人？據實以奏。"韜對，請問諸郭勛。帝責其支詞，務令指實。韜窘，乃言："扈從諸臣無不受饋遺、折取夫隸直者，第問之夏言，令自述。至各官取賄實迹，勛具悉始末，當不欺。如必欲臣言，請假臣風憲職，循途按之，當備列以奏。"章下所司。韜懼不當帝旨，尋赴京，列所遇進鮮船内臣貪横狀，帝亦不問。明年十月，卒於官，年五十有四。贈太子太保，謚文敏。

寵的地位，怨氣招來災禍，的確是有來由的。其意也是針對夏言而發。既已多次攻擊夏言不能取勝，最後看到郭勛與夏言有嫌隙，於是悄悄拉攏郭勛，與他一起攻擊夏言。當時朝廷内外謠傳皇帝又要巡幸南方，霍韜趁機贊揚郭勛，説："皇帝到南方巡行時，臣下多受賄違反法紀。文官衹有袁宗儒，武官衹有郭勛没有接受饋贈。今謠言又起，應該有所禁止。"皇帝下詔安撫人心後，就詰問霍韜説："朕以前南巡，卿不同行，受賄的事從誰處得知？根據實情上奏。"霍韜答覆説，請向郭勛詢問。皇帝責備他支吾搪塞，一定要他指出實證。霍韜很尷尬，於是説："隨從的衆臣没有不接受饋贈、剋扣伕役徒隸工錢的，衹管去詢問夏言，讓他自己陳述。至於各官受賄的實際情況，郭勛都熟悉始末，應當不會欺騙。如果一定要臣説，請求授給臣監察法紀的職務，沿路查問，定當詳盡列出以上奏。"奏章下交有關部門。霍韜怕不稱皇帝心意，不久回京，列舉了所遇到的進奉鮮貨船上内臣貪婪横暴的事情，皇帝也不過問。第二年十月，死在任上，時年五十四歲。追贈太子太保，謚號文敏。

韜學博才高，量褊隘，所至與人競。帝頗心厭之，故不大用。先後多所建白，亦頗涉國家大計。且嘗薦"大禮"大獄得罪諸臣，及廢籍李夢陽、康海等。在南都，禁喪家宴飲，絶婦女入寺觀，罪娼户市良人女，毁淫祠，建社學，散僧尼，表忠節。既去，士民思之。始與璁、萼結，既而比郭勛。舉進士出毛澄門下，素執弟子禮，議禮不合，遂不復稱爲座主。及總裁己丑會試，亦遂不以唐順之等爲門生。其議禮時，詆司馬光。後議薛瑄從祀，至追論光不可祀孔廟。其不顧公論如此。

霍韜學識淵博才能出衆，度量狹隘，所到之處必與人競争。皇帝心中很厭惡他，所以不重用他。前後有很多建議，也多涉及到國家大計。而且曾舉薦"大禮"大案獲罪的衆臣，以及廢除李夢陽、康海等人官籍。在南京，禁止喪家宴飲，杜絶婦女進入寺觀，懲治妓院買良家女子，毁掉不合禮儀的邪祠，建立鄉社學校，遣散僧尼，表彰忠孝節義。離開後，百姓思念他。開始與張璁、桂萼結黨，後拉攏郭勛。考中進士時出自毛澄門下，平素行弟子之禮，争議禮儀時意見不一，於是不再稱他爲座主。到主考己丑會試，也就不再以唐順之等爲門生。他争議禮儀時詆毁司馬光。後非議薛瑄陪祭，甚至議論司馬光不能祭祀孔廟。他不顧輿論到了這種地步。

子與瑕，舉進士。授慈谿知縣。鄢懋卿巡鹽行部，與瑕不禮，爲所劾罷。起知鄞縣，終廣西僉事。

子霍與瑕，考中進士。拜授慈谿知縣。鄢懋卿巡察鹽務和部屬，霍與瑕不以禮相待，被彈劾罷免。又起用作鄞縣知縣，官終廣西僉事。

熊浹

熊浹，字悦之，南昌人。正德九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寧王宸濠將爲變，浹與同邑御史熊蘭草奏，授御史蕭淮上之。濠倉卒舉事，卒敗，本兩人早發之力。出核松潘邊餉。副總兵張傑倚江彬勢，贓累巨萬，誘殺熟番上功啓邊釁，棰死千户以下至五百人。又嘗率家衆遮擊副使胡澧。撫、按莫敢言。浹至，盡發其狀，傑遂褫職。

熊浹，字悦之，南昌人。正德九年進士。拜授禮科給事中。寧王朱宸濠準備發動叛亂，熊浹與同鄉御史熊蘭寫好奏書，交給御史蕭淮呈給朝廷。朱宸濠倉猝發動叛亂，最終失敗，來源於兩人及早揭發的功勞。出京核查松潘邊境的軍餉。副總兵張傑仗恃江彬的權勢，貪污累積數萬計，誘殺歸順的番人，上報功勞，挑起邊境上的爭端，用鞭打死千户以下達五百人。又曾率家人截擊副使胡澧。巡撫、按察不敢説。熊浹一到，全部揭發他的罪狀，張傑於是被革職。

世宗踐阼，廷議追崇禮未定。浹馳疏言："陛下起自藩服，入登大寶，倘必執爲後之説，考孝宗而母慈壽，則興獻母妃當降稱伯叔父母矣。不知陛下承懽内庭時，將仍舊稱乎，抑改而從今稱乎？若仍舊稱，而不得尊之爲后，則於慈壽徒有爲後之虚文，於母妃則又缺尊崇之大典，無一而可也。臣愚謂興獻王尊以帝號，别建一廟，以示不敢上躋於列聖。母妃則尊爲皇太后，而少殺其徽稱，以示不敢上同於慈壽。此於大統固無所妨，而天性之恩亦得以兼盡。"疏至，會興王及妃已稱爲帝后，下之禮官。

世宗登基，朝廷爭議追加尊號的禮儀還未確定。熊浹急速上疏説："陛下興起於藩國，入宫登上帝位，若一定要堅持作别人子嗣的説法，以孝宗爲皇考而以慈壽爲母親，那麽興獻王和母妃就當降稱爲伯叔父和伯叔母了。不知陛下在内宫侍奉父母時，是仍然像原來那樣稱呼，還是改從現在的稱呼呢？若仍然像原來那樣稱呼，就不能尊崇母親爲太后，那麽對於慈壽徒有爲其子嗣的空名，對母妃又缺少尊崇的大典，没有哪一點是可取的。臣私下認爲興獻王加尊帝號，另建一廟，以表示不敢往上和衆先帝并列。母妃則尊爲皇太后，而稍减其美稱，以表示不敢往上與慈壽等同。這對於皇統肯定没有妨害，而天生的養育之恩也能够同時完全報答。"奏疏到時，興王和王妃已稱爲帝和后了，奏疏下交禮官。

嘉靖初，由右給事中出爲河南參議。外艱歸。六年，服闋，召修《明倫大典》。超擢右僉都御史，協理院事。明年四月，遷大理寺卿，俄遷右副都御史。《大典》成，轉左。八年二月，遂擢右都御史，掌院事。

嘉靖初年，由右給事中出京作河南參議。父親去世回鄉。六年，守喪期滿，應召修《明倫大典》。越級提升爲右僉都御史，協助處理都察院事務。第二年四月，遷任大理寺卿，不久遷任右副都御史。《明倫大典》編成，轉任左副都御史。八年二月，就升爲右都御史，掌管都察院事務。

京師民張福訴里人張柱殺其母，東廠以聞，刑部坐柱死。不服，福姊亦泣訴官，謂母福自殺之，其鄰人之詞亦然。詔郎中魏應召覆按，改坐福。東廠奏法司妄出人罪，帝怒，下應召詔獄。浹是應召議，執如初。帝愈怒，褫浹職。給事中陸粲、劉希簡

京城居民張福告同里之人張柱殺了他的母親，東廠以此上報，刑部判處張柱死刑。張柱不服罪，張福的姐姐也哭着上告官府，説母親是張福自己殺了的，她的鄰居的證詞也是這樣。皇上下詔命郎中魏應召重審，改治張福之罪。東廠彈劾法司亂判人罪，皇帝大怒，把魏應召關進欽犯監獄。熊浹認爲魏應召的看法是正確的，堅持最

争之，帝大怒，并下兩人詔獄。侍郎許讚等遂抵柱死，應召及鄰人俱充軍，杖福姊百，人以爲冤。當是時，帝方深疾孝、武兩后家，柱實武宗后家夏氏僕，故帝必欲殺之。

初的意見。皇帝更加憤怒，革除熊浹官職。給事中陸粲、劉希簡爲他争辯，皇帝大怒，把兩人同時關進欽犯監獄。侍郎許讚等於是判處張柱死刑，魏應召及張柱鄰居都被充軍，杖打張福姐姐一百棍，人們認爲他們冤枉。當時，皇帝正深恨孝、武兩帝后家，張柱實際上是武宗皇后夏氏家中的僕人，所以皇帝一定要殺了他。

浹家居十年。至帝幸承天與近臣論舊人，乃召爲南京禮部尚書，改兵部，參贊機務。二十一年，召爲兵部尚書，掌都察院事。居二年，代許讚爲吏部尚書。

熊浹在家住了十年。到皇帝巡幸承天與親近大臣談論舊臣時，纔召爲南京禮部尚書，又改任兵部，參與協助機要事務。二十一年，召爲兵部尚書，掌管都察院事務。過了兩年，代替許讚爲吏部尚書。

帝於禁中築乩仙臺，間用其言决威福，浹論其妄。帝大怒，欲罪之，以前議禮故不遽斥。二品六年滿，加太子太保，坐事奪俸者再。浹知帝意終不釋，遂稱病乞休。帝大怒，褫職爲民。又十年卒。

皇帝在皇宫中修築乩仙臺，有時采用扶乩的兆言來决定大事，熊浹論説它的荒謬。皇帝大怒，想治他的罪，因以前争議禮儀的緣故没馬上貶斥他。二品官六年任滿，加封太子太保，因事得罪兩次被扣減薪俸。熊浹知道皇帝心中始終没有放棄前嫌，於是托病請求退休。皇帝大怒，革職爲民。十年後去世。

浹少有志節，自守嚴。雖由議禮顯，然不甚黨比，尤愛護人才。故其去吏部也，善類多思之。隆慶初，復官，予祭葬，謚恭肅。

熊浹年少有志向節操，自律嚴格。雖然由争議禮儀而顯貴，但不太拉幫結派，尤其愛護人才。所以他離開吏部，善良的人多思念他。隆慶初年，恢復官職，賜予祭祀葬禮，謚號恭肅。

黄宗明

黄宗明，字誠甫，鄞人。正德九年進士。除南京兵部主事，進員外郎。嘗從王守仁論學。寧王宸濠反，上江防三策。武宗南征，抗疏諫，尋請告歸。

黄宗明，字誠甫，鄞縣人。正德九年進士。授官南京兵部主事，進升爲員外郎。曾跟從王守仁討論學問。寧王朱宸濠造反，上呈長江防禦三對策。武宗南征，上疏直諫，不久請求回鄉。

嘉靖二年，起南京刑部郎中。張璁、桂萼争“大禮”，自南京召入都，未上。三年四月，璁、萼、黄綰及宗明聯疏奏曰：“今日尊崇之議，以陛下與爲人後者，禮官附和之私也。以陛下爲入繼大統者，臣等考經之論也。人之言曰，兩議相持，有大小衆寡不敵之勢。臣等則曰，惟理而已。大哉舜之爲君，視天下悦而歸己，猶草芥也，惟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

嘉靖二年，起用爲南京刑部郎中。張璁、桂萼争議“大禮”，從南京召入京城，未去。三年四月，張璁、桂萼、黄綰及黄宗明聯名上疏説：“今日尊崇的争議，以陛下爲别人子嗣，是禮官們隨聲附和的私意。以陛下爲入宫繼承皇統，是臣等考查經典的結論。人們説，兩種説法相互争執，有大小衆寡不相當的趨勢。臣等則説，祇遵從道理而已。舜作國君是很偉大的呀，看見天下太平了就歸隱，視天下如同草芥，祇因不被父母喜愛，纔如同困頓窮途的人無歸依之所。如今那

歸。今言者徇私植黨，奪天子之父母而不顧，在陛下可一日安其位而不之圖乎？此聖諭令廷臣集議，終日相視莫敢先發者，勢有所壓，理有所屈故也。臣等大懼欺蔽因循，終不能贊成大孝。陛下何不親御朝堂，進百官而詢之曰：'朕以憲宗皇帝之孫，孝宗皇帝之侄，興獻帝之子，遵太祖兄終弟及之文，奉武宗倫序當立之詔，入承大統，非與爲人後者也。前者未及詳稽，遽詔天下，尊孝宗皇帝爲皇考，昭聖太后爲聖母，而興獻帝后别加本生之稱，朕深用悔艾。今當明父子大倫、繼統大義，改稱孝宗爲皇伯考，昭聖爲皇伯母，而去本生之稱，爲皇考恭穆獻皇帝，聖母章聖皇太后，此萬世通禮。爾文武廷臣尚念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朕共明大倫於天下。'如此，在朝百工有不感泣而奉詔者乎？更以此告於天下萬姓，其有不感泣而奉詔者乎？此即《周禮》詢群臣詢萬民之意也。"奏入，帝大悦，卒如其言。宗明亦遂蒙帝眷。

些進言的人曲從私心，培植黨羽，奪去天子的父母而毫無顧忌，對於陛下來説，能够安心在位一天而不謀劃此事嗎？這次皇上命大臣集體討論，整天相視没有人敢先發言，是因爲情勢有壓力，道理有不足的緣故。臣等很怕蒙騙皇上，因循守舊，最終不能幫助陛下成就大孝。陛下爲何不親到朝堂，召進百官對他們説：'朕以憲宗皇帝孫子、孝宗皇帝侄子、興獻帝兒子的身份，遵循太祖兄長去世弟弟繼位的條文，奉武宗按倫常次序應當立爲國君的詔命，入宫繼承皇統，并非是來作别人子嗣的。以前没來得及詳細考查，倉促下詔告之天下，尊奉孝宗皇帝爲皇考，昭聖太后爲聖母，而興獻帝和母后另加親生的稱呼，朕深感後悔。如今應當明確父子的倫常關係、繼承皇統的理義，改稱孝宗爲皇伯考，昭聖太后爲皇伯母，而去掉親生的稱呼，稱爲皇考恭穆獻皇帝，聖母章聖皇太后，這是萬世通行的禮儀。你們文武大臣尚且顧念父子親情、君臣名分，就與朕共同向天下申明倫常大道。'如果這樣，在朝百官難道會有不感動啼泣而信奉詔誥的嗎？再以此通告天下百姓，難道會有不感動啼泣而信奉詔誥的嗎？這也就是《周禮》與群臣、萬民商議的旨意。"奏書呈入，皇帝非常高興，最後照此言行事。黄宗明於是也受到皇帝器重。

明年，出爲吉安知府，遷福建鹽運使。六年，召修《明倫大典》，以母憂歸。服闋，徵拜光禄卿。十一年，擢兵部右侍郎。其冬，編修楊名以劾汪鋐下詔獄，詞連同官程文德，亦坐繫。詔書責主謀者益急。宗明抗疏救，且曰："連坐非善政。今以一人妄言，必究主使，廷臣孰不懼。況名搒掠已極，當嚴冬或困斃，將爲仁明累。"帝大怒，謂宗明即其主使，并下詔獄，謫福建右參政。帝終念宗明議禮功，明年召拜禮部右侍郎。

第二年，出任吉安知府，遷任福建鹽運使。六年，應召編修《明倫大典》，因母親去世回家。服喪期滿，徵召拜授光禄卿。十一年，提升爲兵部右侍郎。這年冬天，編修楊名因彈劾汪鋐被關進欽犯監獄，供詞牽連同僚程文德，也被捕入獄。皇上下詔書追查主謀更加急切。黄宗明直言上疏救助，并且説："一人犯法而牽連他人不是開明政治。如今因一人出言不當，一定要追究主使者，大臣哪一個不畏懼。况且楊名被拷打過分，正值嚴冬或許窘迫而死，將有損皇上仁愛明察。"皇帝大怒，認爲黄宗明就是他的主使，一起關進欽犯監獄，貶爲福建右參政。皇帝最終顧念黄宗明争議禮儀的功勞，第二年召回拜授禮部右侍郎。

遼東兵變，捶辱巡撫吕經。而帝

遼東發生兵變，亂軍毆打侮辱巡撫吕經。而

務姑息，納鎮守中官王純等言，將逮經。宗明言："前者遼陽之變，生於有激。今重賦苛徭悉已釐正，廣寧復變，又誰激之？法不宜復赦。請令新撫臣韓邦奇勒兵壓境，揚聲討罪，取其首惡，用振國威，不得專事姑息。"帝不從，經卒被逮。宗明尋轉左侍郎，卒於官。

皇帝一味姑息遷就，聽從了鎮守中官王純等的話，要逮捕吕經。黄宗明説："前次遼陽的動亂，有事激發而産生。如今繁重的賦税苛煩的徭役都已糾正，廣寧又發生動亂，又是誰激起的呢？按法律不應再次赦免。請命令新巡撫韓邦奇帶兵壓境，公開宣布討伐罪人，抓獲首犯，藉以振奮國威，不能够一味姑息。"皇帝不聽從，吕經最終被逮捕。黄宗明不久轉任左侍郎，死於任上。

初，議禮諸臣恃帝恩眷，驅駕氣勢，恣行胸臆。宗明雖由是驟顯，持論頗平，於諸人中獨無畏惡之者。

最初，争議禮儀的衆臣仗恃皇帝恩寵，氣勢洶洶，任行己意。黄宗明雖然由此迅速顯貴，但看法較平和，在衆人中惟獨没人畏懼厭惡他。

黄綰 陸澄 秦鏜

黄綰，字宗賢，黄巖人，侍郎孔昭孫也。承祖蔭官後府都事。嘗師謝鐸、王守仁。嘉靖初，爲南京都察院經歷。

黄綰，字宗賢，黄巖人，侍郎黄孔昭的孫子。繼承祖上蔭德任後府都事。曾師從謝鐸、王守仁。嘉靖初年，任南京都察院經歷。

張璁、桂萼争"大禮"，帝心嚮之。三年二月，綰亦上言曰："武宗承孝宗之統十有六年，今復以陛下爲孝宗之子，繼孝宗之統，則武宗不應有廟矣。是使孝宗不得子武宗，乃所以絶孝宗也。由是，使興獻帝不得子陛下，乃所以絶興獻帝也。不幾於三綱淪，九法斁哉！"奏入，帝大喜，下之所司。其月，再上疏申前説。俄聞帝下詔稱本生皇考，復抗疏極辨。又與璁、萼及黄宗明合疏争，"大禮"乃定。綰自是大受帝知。及明年，何淵請建世室，綰與宗明斥其謬。尋遷南京刑部員外郎，再謝病歸。帝念其議禮功，六年六月，召擢光禄少卿，預修《明倫大典》。

張璁、桂萼争議"大禮"，皇帝心中向着他們。三年二月，黄綰也上疏説："武宗繼承孝宗皇統十六年了，如今再以陛下爲孝宗之子，繼承孝宗皇統，那麽武宗就不應有宗廟了。這樣就使孝宗不能以武宗爲子，這是斷絶孝宗子嗣的做法。因此，使興獻帝不能以陛下爲子，這是斷絶興獻帝子嗣的做法。豈不是幾乎使三綱淪喪，九法敗壞了嗎！"奏書呈入，皇帝非常高興，把它交給主管部門。這個月，再次上疏申述前次的説法。不久聽説皇帝下詔稱親生皇考，又上疏直言極力争辯。又與張璁、桂萼及黄宗明一同上疏争辯，"大禮"就確定了。黄綰從此很受皇帝器重。到第二年，何淵請求建立宗廟，黄綰與黄宗明斥責他的荒謬。不久遷任南京刑部員外郎，多次托病推辭而歸鄉。皇帝顧念他争議禮儀的功勞，六年六月，召回提升爲光禄少卿，參與編修《明倫大典》。

王守仁中忌者，雖封伯，不給誥券歲禄；諸有功若知府邢珣、徐璉、陳槐，御史伍希儒、謝源，多以考察黜。綰訟之於朝，且請召守仁輔政。守仁得給賜如制，珣等亦叙録。綰尋遷大理左少卿。其年十月，璁、萼逐

王守仁遭人嫉妒，雖然封了伯爵，而未給封賜文書和每年俸禄；衆有功者如知府邢珣、徐璉、陳槐，御史伍希儒、謝源，多因考察而被罷免。黄綰向朝廷申訴，并且請求召王守仁輔佐朝政。王守仁得以按照制度給予賞賜，邢珣等也被銓叙録用。黄綰不久遷任大理左少卿。這年十

諸翰林於外，引己所善者補之，遂用綰爲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直經筵。以任子官翰林，前此未有也。

月，張璁、桂萼把衆翰林趕到京外，任用自己喜歡的人來補充，於是任用黄綰爲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當值御前講席。以繼承父兄功績而作官的人擔任翰林，在此之前未曾有過。

明年，《大典》成，進詹事。錦衣僉事聶能遷者，初附錢寧得官，用登極詔例還爲百户。後附璁、萼議"大禮"，且交關中貴崔文，得復故職。《大典》成，諸人皆進秩，能遷獨不與，大恨。囑罷閒主事翁洪草奏，誣王守仁賄席書得召用，詞連綰及璁。綰疏辨，且乞引避。帝優旨留之，而下能遷法司，遣之戍，洪亦編原籍爲民。

第二年，《明倫大典》編成，進升詹事。錦衣僉事聶能遷，當初依附錢寧做了官，因皇帝登基下詔之例回任原百户長。後來依附張璁、桂萼争議"大禮"，并且勾結宫中顯貴的宦官崔文，得以恢復舊職。《明倫大典》編成，衆人都進升官位，惟獨聶能遷没有升官，心中懷恨很深。囑托罷官閑居的主事翁洪寫奏書，誣蠛王守仁賄賂席書得以召用，奏詞牽連到黄綰和張璁。黄綰上疏分辯，并且請求歸鄉。皇帝下褒贊詔書挽留他，而把聶能遷下交法司，貶他戍邊，翁洪也編入原籍爲平民。

綰與璁輩深相得。璁欲用爲吏部侍郎，且令典試南京，并爲楊一清所抑，又以其南音不令與經筵。綰大恚，上疏醜詆一清而不斥其名。帝心知其爲一清也，以浮詞責之。其年十月，出爲南京禮部右侍郎，遍攝諸部印。十二年，召拜禮部左侍郎。

黄綰與張璁等人交往甚深。張璁打算任用他爲吏部侍郎，并且令他主考南京，都被楊一清壓制了，又以他是南方口音而不讓他參與值講御前講席。黄綰大怒，上疏詆毁楊一清而不指責他的名字。皇帝心裏明白他是指楊一清，以言詞空泛斥責他。這年十月，出京任南京禮部右侍郎，統管諸部官印。十二年，召回拜授禮部左侍郎。

初，綰與璁深相結。至是，夏言長禮部，帝方嚮用，綰乃潛附之，與璁左。其佐南禮部也，郎中鄒守益引疾，詔綰核實。久不報，而守益竟去。吏部尚書汪鋐希璁指疏發其事，詔奪守益官，令鋐覆核，鋐遂劾綰欺蔽。璁調旨削三秩出之外。會禮部請祈穀導引官，帝留綰供事。鋐於是再疏攻綰，且摭及他事，帝復命調外。綰上疏自理，因詆鋐爲璁鷹犬，乞賜罷黜以避禍。帝終念綰議禮功，仍留任如故。綰自是顯與璁貳矣。

當初，黄綰與張璁相交很深。到此時，夏言掌管禮部，皇帝正有意任用他，黄綰於是私下依附他，與張璁相背離。黄綰任南京禮部副職時，郎中鄒守益稱病想歸去，令黄綰核實。很久都不回報，而鄒守益竟然離去了。吏部尚書汪鋐迎合張璁旨意上疏揭發此事，皇帝下詔奪去鄒守益官職，令汪鋐覆核，汪鋐於是彈劾黄綰欺騙蒙蔽皇帝。張璁矯旨降三級將他調出京外。恰逢禮部請求任命祭祀穀神的導引官，皇帝留下黄綰供事。汪鋐於是再次上疏攻擊黄綰，并且收羅到其他事情，皇帝又命令調他到外地。黄綰上疏爲自己申訴，趁機詆毁汪鋐是張璁鷹犬，乞求賜予罷免來躲避災禍。皇帝最終顧念黄綰争議禮儀的功勞，仍然留任如舊。黄綰從此與張璁的顯耀相差無幾了。

初，大同軍變，殺總兵官李瑾，據城拒守。總制侍郎劉源清、提督郤

當初，大同守軍叛亂，殺了總兵官李瑾，據城抵抗。總制侍郎劉源清、提督郤永主張屠城。

永議屠之。城中恟懼，外勾蒙古爲助，塞上大震。巡撫潘倣急請止兵，源清怒，馳疏力詆倣。璁及廷議并右源清，綰獨言非策。及源清罷，侍郎張瓚往代。未至，而郎中詹榮等已定亂。叛卒未盡獲，軍民瘡痍甚，代王請遣大臣綏輯之。疏下禮部，夏言以爲宜許，而極詆前用兵之謬，語侵璁。璁怒，力持不欲遣。帝委曲諭解之，乃特以命綰，且令察軍情，勘功罪，得便宜行事。綰馳至大同，宗室軍民牒訴官軍暴掠者以百數，無告叛軍者。綰一無所問，以安其心。有爲叛軍使蒙古歸者，綰執戮之，反側者復相煽。綰大集軍民，曉以禍福。罹害者陳牒，綰佯不問，而密以牒授給振官，按里核實，一日捕首惡數十人。卒尚欽殺一家三人，懼不免，夜鳴金倡亂，無應者，遂就擒。綰復圖形購首惡數人，軍民乃不復虞詿誤。遂令有司樹木柵，設保甲四隅，創社學，教軍民子弟，城中大安。還朝，列上文武將吏功罪，極詆源清、永。綰以勞增俸一等，璁及兵部庇源清，陰抑綰。綰累疏論，帝亦意嚮之，源清、永卒被逮。綰尋以母憂歸。

城中叛軍害怕，向外勾結蒙古援助，塞上大爲震動。巡撫潘倣急切請求停戰，劉源清大怒，迅速上疏極力詆毁潘倣。張璁及朝廷議論都支持劉源清，惟獨黄綰説不是良策。等到劉源清被罷免，侍郎張瓚前往代替。未到，而郎中詹榮等已平定叛亂。叛兵没有全部抓獲，軍民受傷害很重，代王請求派遣大臣去安撫他們。奏議下達禮部，夏言認爲應該同意，而極力詆毁以前用兵的錯誤，言語中傷了張璁。張璁大怒，極力主張不派遣。皇帝委婉下詔爲二人排解過節，就特意任命黄綰去，并且命他視察軍情，校核功過，可相機行事。黄綰迅速趕到大同，皇室、軍民上書控訴官兵强行劫奪的數以百計，没有控訴叛軍的。黄綰全不追查，來安定他們的心。有爲叛軍出使蒙古回來的，黄綰抓住殺了他們，那些不順服的人又來煽動。黄綰大張旗鼓地集合軍民，向他們講明禍福。受害者呈上訴狀，黄綰佯裝不查問，而秘密把訴狀交給整肅官，按照鄉里核實，一天逮捕首犯數十人。士兵尚欽殺了一家三人，怕不能逃脱，夜裏敲鑼煽動叛亂，没有誰響應，於是被擒住。黄綰又繪畫像懸賞捉拿幾個首犯，軍民於是不再憂慮會受到連累。於是命主管官員樹立木栅欄，在城的四角設置民團士卒，創立里社學校，教育軍民子弟，城中大爲安定。回到朝廷，列表呈報文武官員的功過，極力斥責劉源清、郤永。黄綰因有功增加一等薪俸。張璁及兵部庇護劉源清，暗中壓制黄綰。黄綰多次上疏論告，皇帝也心向着他，劉源清、郤永最終被逮捕。黄綰不久因母親去世回鄉。

十八年，禮官以恭上皇天上帝大號及皇祖謚號，請遣官詔諭朝鮮。時帝方議討安南，欲因以覘之，乃曰："安南亦朝貢之國，不可以邇年叛服故，不使與聞。其擇大臣有學識者往。"廷臣屢以名上，皆不用。特起綰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爲正使，諭德張治副之。帝方幸承天，趣綰詣行在受命。綰憚往，至徐州先馳使奏疾不能前，致失期。帝責綰不馳赴行在，

十八年，禮官因敬上皇天上帝的名號及皇祖謚號，請求派官詔告朝鮮。當時皇帝正商議征討安南，想藉以窺探朝鮮，就説："安南也是朝拜進貢的國家，不能因近年背叛不順從的緣故，就不讓它知曉。擇取有學識的大臣前去。"大臣多次把名單呈上，都未采用。特意起用黄綰以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作正使，諭德張治爲副使。皇帝正巡幸承天，催促黄綰到行宫受命。黄綰害怕前往，到徐州就預先速派使者上奏有病不能前往，以致超過了期限。皇帝斥責黄綰没有迅速騎馬前

而舟詣京師爲大不敬，令陳狀，已而釋之。綰數陳便宜，請得節制兩廣、雲、貴重臣，遣給事御史同事，吏、禮、兵三部擇郎官二人備任使。帝悉從之。最後爲其父母請贈，且援建儲恩例請給誥命如其官。帝怒，褫尚書新命，令以侍郎閒住，使事亦竟寢。久之卒於家。

往行宫，却坐船到京城，是大不敬的行爲，令他陳述情況，不久又寬釋了他。黄綰多次陳説此行相機行事的權力，請求能够節制兩廣、雲、貴的重臣，派遣給事御史同辦此事，吏、禮、兵三部選郎官二人以備任用。皇帝都依從了他。最後爲他父母請求封贈，并且援引立皇太子賜恩的成例請求按他的官職品位給予封賞文書。皇帝大怒，革除新任命的尚書，命以侍郎身份閑居，出使之事也最終停止了。過了很久，死在家中。

綰起家任子，致位卿貳。初附張璁，晚背璁附夏言，時皆以傾狡目之。

黄綰靠以父親功績授予官職起家，作到了僅次於卿相的大官。最初依附張璁，以後背離張璁依附夏言，時人都以狡詐看待他。

方“大禮”之興也，首繼璁上疏者爲襄府棗陽王祐楒。其言曰：“孝廟止宜稱‘皇伯考’，聖父宜稱‘皇考興獻大王’。即興國之陵廟祀用天子禮樂，祝稱孝子皇帝某。聖母宜上徽號稱太妃，迎養宫中。庶繼體之道不失，天性之親不泯。”時世宗登極歲之八月也。自時厥後，諸希寵干進之徒，紛然而起。失職武夫、罷閒小吏亦皆攘臂努目，抗論廟謨。即璁、萼輩亦羞稱之，不與爲伍。故自璁等八人外，率無殊擢。至致仕教諭王价，遂請加諸臣貶竄誅戮之刑，懲朋黨欺蔽之罪。而最陋者南京刑部主事歸安陸澄。初極言追尊之非，逮服闋入都，《明倫大典》已定，璁、萼大用事，澄乃言初爲人誤，質之臣師王守仁乃大悔恨。萼悦其言，請除禮部主事。而帝見澄前疏惡之，謫高州通判以去。

正當“大禮”之争興起時，最先繼張璁上疏的是襄府棗陽王朱祐楒。他説：“孝廟祇應稱‘皇伯考’，聖父應稱‘皇考興獻大王’。即興國的皇陵宗廟祭祀用天子禮樂，祝詞稱爲孝子皇帝某。聖母應加上美善之號稱太妃，迎奉供養在宫中。可望繼承皇統的體制不喪失，天然的親情不泯滅。”當時是世宗登基那年的八月。從那時往後，衆多希望恩寵追求進升的人，紛然而起。失職的武官、被罷免閑居的小吏也都振臂瞪眼，争論朝廷的謀議。就是張璁、桂萼等人也以稱呼他們爲耻，不與他們爲伍。所以除張璁等八人外，都没有得到特别的提升。至於退休的教諭王价，就請求對衆臣處以貶謫遠戍和殺戮的刑罰，懲以拉幫結派欺騙蒙蔽之罪。而最鄙陋的是南京刑部主事歸安陸澄。開初極力訴説追封尊號的不是，等到皇帝服喪期滿入主京城，《明倫大典》已確定，張璁、桂萼已執掌大權，陸澄於是説當初被人貽誤，向自己的老師王守仁請教後非常悔恨。桂萼對他的話很滿意，請求拜授他禮部主事。而皇帝見陸澄前次上疏就厭惡他，貶爲高州通判讓其離去。

嘉靖四年七月，席書將輯《大禮集議》，因言：“近題請刊布，多繫建言於三年以前，若臣書及璁、萼、獻夫、韜，所正取者不過五人。禮科右給事中熊浹、南京刑部郎中黄宗明、都察院經歷黄綰、通政司經歷金述、

嘉靖四年七月，席書要編輯《大禮集議》，於是説：“近日奏請印行的，多是嘉靖三年以前提出的看法，像臣席書及張璁、桂萼、方獻夫、霍韜，正式收録的不過五人。禮科右給事中熊浹、南京刑部郎中黄宗明、都察院經歷黄綰、通政司經歷金述、監生陳雲章、儒士張少連及楚

監生陳雲章、儒士張少連及楚王、棗陽王二宗室外，所附取者不過六人。有同時建議，若監生何淵、主事王國光、同知馬時中、巡檢房濬，言或未純，義多未正，亦在不取。其他罷職投閒之夫，建言於璁、萼等召用後者，皆望風希旨，有所覬覦，亦一切不録。其錦衣百户聶能遷、昌平致仕教諭王价建言三年二三月，未經采入。今二臣奏乞附名，應如其請。"帝從之。因詔"大禮"已定，自今有假言陳奏者，必罪不宥。

至十二年正月，蒲州諸生秦鏜伏闕上書，言："孝宗之統訖於武宗，則獻皇帝於孝宗實爲兄終弟及。陛下承獻皇帝之統，當奉之於太廟，而張孚敬議禮，乃别創世廟以祀之，使不得預昭穆之次，是幽之也。"又謂："分祀天地日月於四郊，失尊卑大小之序。去先師王號，撤其塑像，損其禮樂，增啓聖祠，皆非聖祖之意。請復其初。"帝得奏，大怒。責以毁上不道，下詔獄嚴訊，令供主謀。鏜服妄議希恩，實無主使者。乃坐妖言律論死，繫獄。其後又從豐坊之請，入廟稱宗，以配上帝，則璁輩已死，不及見矣。

贊曰：席書等亦由議禮受知，而持論差平。然事以激成，末流多變。蓋至入廟稱宗，則亦非諸人倡議之初心矣。書、韜在官頗有所建樹，浹、宗明能自斂戢，時論爲優。至綰之傾狡，乃不足道矣。

王、棗陽王二宗室之外，附帶選取的不過六人。有同時提出主張的，如監生何淵、主事王國光、同知馬時中、巡檢房濬，言辭有的不純正，意思多有不正確，也在不選取之列。其他罷官閑居的人，提議於張璁、桂萼等被召用之後的，都是望風使舵迎合聖意，有非分的企圖，也一律不收録。錦衣百户聶能遷、昌平退休的教諭王价在三年二三月提議，也未曾采用。如今二臣奏請附上名字，應答應他們的請求。"皇帝同意了。於是下詔"大禮"已經確定，從今以後有藉此上奏的，一定要嚴懲不貸。

到了十二年正月，蒲州諸生秦鏜拜伏於宫闕下上書説："孝宗皇統到武宗爲止，那麽獻皇帝對孝宗實際上是兄逝弟繼。陛下繼承獻皇帝皇統，應當在祖廟中供奉他，而張孚敬争議禮儀，却另立宗廟來祭祀他，使他不能參與昭穆的序列，這是封閉了他。"又説："在四郊分别祭祀天地日月，喪失了尊卑大小的秩序。去除孔子王號，撤去他的塑像，減損其禮樂，重設聖祠，都不是聖祖的心意。請求恢復其原貌。"皇帝得到奏書，大怒。責斥他毁謗皇上不守臣道，關進欽犯監獄嚴厲審訊，命他供出主謀。秦鏜招認是胡亂評議希望得到恩寵，確實没有主使者。於是以犯妖言條例判處死刑，關進監獄。其後又聽從豐坊的請求，入祖廟稱宗，以配祭上帝，那時張璁等已死，没來得及見到。

贊曰：席書等也因争議禮儀受到恩遇，而持議比較公允。然而事情因激發而成就，到最後多有變化。大概到入祖廟稱宗也不是衆人提議的初衷。席書、霍韜在職頗有建樹，熊浹、黄宗明能够自律，輿論評價很好。至於黄綰的狡詐，就不值得一説了。

明史卷一百九十八

列傳第八十六

楊一清　王瓊　彭澤　毛伯温 汪文盛 鮑象賢　翁萬達

楊一清

楊一清，字應寧，其先雲南安寧人。父景，以化州同知致仕，携之居巴陵。少能文，以奇童薦爲翰林秀才。憲宗命内閣擇師教之。年十四舉鄉試，登成化八年進士。父喪葬丹徒，遂家焉。

服除，授中書舍人。久之，遷山西按察僉事，以副使督學陝西。一清貌寢而性警敏，好談經濟大略。在陝八年，以其暇究邊事甚悉。入爲太常寺少卿，進南京太常寺卿。

弘治十五年，用劉大夏薦，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馬政。西番故饒馬，而仰給中國茶飲以去疾。太祖著令，以蜀茶易番馬資軍中用。久而寖弛，奸人多挾私茶闌出爲利，番馬不時至。一清嚴爲禁，盡籠茶利於官，以服致諸番，番馬大集。會寇大入花馬池，帝命一清巡撫陝西，仍督馬政。甫受事，寇已退。乃選卒練兵，創平虜、紅古二城以援固原，築垣瀕河以捍靖虜，劾罷貪庸總兵武安侯鄭宏，裁鎮守中官冗費，軍紀肅然。

武宗初立，寇數萬騎抵固原，總兵曹雄軍隔絶不相聞。一清帥輕騎自平凉晝夜行，抵雄軍爲之節度，多張

楊一清，字應寧，先祖爲雲南安寧人。父親楊景，以化州同知退休，携帶楊一清移居巴陵。小時候善於寫文章，以奇童舉薦爲翰林秀才。憲宗命令内閣選擇老師教育他。十四歲鄉試中舉，考中成化八年進士。父親去世葬於丹徒，於是在此安家。

守喪期滿，拜授中書舍人。很久之後，遷任山西按察僉事，以副使督察陝西學政。楊一清貌醜而生性機敏，喜談治國方略。在陝八年，用空閑時間研究邊防事務非常清楚。入京作太常寺少卿，進升南京太常寺卿。

弘治十五年，因劉大夏舉薦，擢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察管理陝西馬政。西番以前多馬，却依賴中原茶葉以除去疾病。太祖頒布命令，用蜀茶交易番馬以供給軍用。久了就日漸鬆弛，奸人常帶私茶擅自出關謀利，番馬不能按時送來。楊一清嚴格禁止，把茶利完全集中到官府，以此降服招徠各部番人，於是番馬雲集。恰逢敵寇大規模侵擾花馬池，皇帝命令楊一清巡視安撫陝西，仍舊督察馬政。剛接受任命，敵寇已退却。於是挑選士卒練兵，創建平虜、紅古兩城以支援固原，瀕臨黄河修築城墻以捍衛靖虜，彈劾罷免了貪婪無能的總兵武安侯鄭宏，減裁鎮守中官多餘的費用，軍紀肅然。

武宗剛即位，敵寇數萬騎兵進抵固原，總兵曹雄的軍隊被隔絶不通音信。楊一清率輕騎從平凉晝夜兼行，抵達曹雄軍中爲他調度指揮，多設

疑兵脅寇，寇移犯隆德。一清夜發火炮，響應山谷間。寇疑大兵至，遁出塞。一清以延綏、寧夏、甘肅有警不相援，患無所統攝，請遣大臣兼領之。大夏請即命一清總制三鎮軍務。尋進右都御史。一清遂建議修邊，其略曰：

陝西各邊，延綏據險，寧夏、甘肅扼河山，惟花馬池至靈州地寬延，城堡復疏。寇毀墻入，則固原、慶陽、平凉、鞏昌皆受患。成化初，寧夏巡撫徐廷璋築邊墻綿亘二百餘里。在延綏者，余子俊修之甚固，由是，寇不入套二十餘年。後邊備疏，墻塹日夷。弘治末至今，寇連歲侵略。都御史史琳請於花馬池、韋州設營衛，總制尚書秦紘僅修四五小堡及靖虜至環慶治塹七百里，謂可無患。不一二年，寇復深入。是紘所修不足捍敵。臣久官陝西，頗諳形勢。寇動稱數萬，往來倏忽。未至徵兵多擾費，既至召援輒後時。欲戰則彼不來，持久則我師坐老。臣以爲防邊之策，大要有四：修浚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内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

今河套即周朔方，漢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突厥不敢逾山牧馬。古之舉大事者，未嘗不勞於先，逸於後。夫受降據三面險，當千里之蔽。國初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其後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而遮千餘里之衝，

置疑兵以威脅敵寇，敵寇轉移進犯隆德。楊一清夜裏發射火炮，聲音響徹山谷。敵寇疑心大軍到了，逃出塞外。楊一清以延綏、寧夏、甘肅有警報不相援助，擔心没有人統管，請求派遣大臣統領。劉大夏請求就命楊一清統管三鎮軍務。不久進升右都御史。楊一清於是建議整修邊防，大致說：

陝西各邊鎮，延綏依托險阻，寧夏、甘肅扼守山河，衹有花馬池到靈州土地寬廣，城堡又稀少。敵寇毀壞邊墻進入，那麽固原、慶陽、平凉、鞏昌都要受害。成化初年，寧夏巡撫徐廷璋修築邊地城墻綿延二百餘里。在延綏的，余子俊修得很堅固，因此，敵寇二十多年不敢侵入河套。後來邊防鬆弛，城墻和壕溝日漸平夷。弘治末年至今，敵寇連年侵略。都御史史琳請求在花馬池、韋州設置營衛，總制尚書秦紘衹修了四五個小城堡以及在靖虜到環慶間挖了七百里壕溝，認爲可以無禍患了。不到一兩年，敵寇再次深入。這是秦紘所修的設施不足以抗敵。臣久在陝西任職，很熟悉地理形勢。敵寇動輒號稱數萬，往來迅速。敵軍未來就徵調軍隊多煩勞花費，敵軍來了纔召集援兵又錯過了時間。想與敵人作戰他們又不來，長期堅持又使我軍疲憊。臣認爲防守邊疆的策略，重要的有四點：修築城墻疏浚壕塹，以鞏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大邊防兵力；經營靈州、寧夏，以安定歸附朝廷的部族；整頓韋州，以阻遏外敵入侵。

現在的河套即周時的朔方，漢時的定襄，赫連勃勃時的統萬城。唐張仁愿築建三座受降城，設置一千八百座烽火臺，突厥不敢越過山牧馬。古代做大事的人，没有不辛勞在先，輕鬆在後的。那受降城憑據三面險阻，成爲千里屏障。開國之初放棄受降城而在東勝設衛，已失去一面險阻。其後又放棄東勝遷到延綏，則是以一面的險阻防護千餘里的要衝，於是使河套沃壤

遂使河套沃壤爲寇巢穴。深山大河，勢乃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邊患所以相尋而不可解也。誠宜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屬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屯田數百萬畝，省內地轉輸，策之上也。如或不能，及今增築防邊，敵來有以待之，猶愈無策。

成爲敵寇巢穴。深山大河，優勢就在敵方，而寧夏外面是天險反而回到黃河南岸防備。這就是邊患相繼而不可排解的原因。確實應該再守東勝，依據黃河爲堅固屏障，東接大同，西連寧夏，使河套方圓千里的土地，歸我耕種放牧，屯田數百萬畝，減省內地的運輸，這是上策。如果不能做到，於現在增築邊防工事，敵寇來時有抵抗他們的設施，也勝過束手無策。

因條具便宜：延綏安邊營石澇池至橫城三百里，宜設墩臺九百座，暖譙九百間，守軍四千五百人；石澇池至定邊營百六十三里，平衍宜墻者百三十一里，險崖峻阜可鏟削者三十二里，宜爲墩臺，連接寧夏東路；花馬池無險，敵至仰客兵，宜置衛，興武營守禦所兵不足，宜召募；自環慶以西至寧州，宜增兵備一人；橫城以北，黃河南岸有墩三十六，宜修復。帝可其議。大發帑金數十萬，使一清築墻。而劉瑾憾一清不附己，一清遂引疾歸。其成者，在要害間僅四十里。瑾誣一清冒破邊費，逮下錦衣獄。大學士李東陽、王鏊力救得解。仍致仕歸，先後罰米六百石。

於是條列具體方案：延綏安邊營石澇池至橫城三百里，應設報警臺九百座，保暖的瞭望樓九百間，守軍四千五百人；石澇池至定邊營一百六十三里，平坦寬廣應建邊墻的有一百三十一里，險峻山崖可以鏟削的有三十二里，應建報警臺，連接寧夏東路；花馬池沒有險阻，敵寇來時要仰賴外地調來的軍隊，應該設衛，興武營守禦所兵力不足，應當招募；從環慶以西到寧州，應增設兵備一人；橫城以北，黃河以南有報警臺三十六個，應當修復。皇帝同意了他的建議。撥調庫銀數十萬，令楊一清修築城墻。而劉瑾恨楊一清不依附自己，楊一清於是托病歸鄉。那些修成的，在要害之處的僅四十里。劉瑾誣陷楊一清冒領邊防費用，逮入錦衣衛監獄。大學士李東陽、王鏊極力救助纔得以釋放。仍舊退休歸鄉，先後罰扣俸米六百石。

安化王寘鐇反。詔起一清總制軍務，與總兵官神英西討，中官張永監其軍。未至，一清故部將仇鉞已捕執之。一清馳至鎮，宣布德意。張永旋亦至，一清與結納，相得甚歡。知永與瑾有隙，乘間扼腕言曰："賴公力定反側。然此易除也，如國家內患何。"永曰："何謂也？"一清遂促席畫掌作"瑾"字。永難之曰："是家晨夕上前，枝附根據，耳目廣矣。"一清慷慨曰："公亦上信臣，討賊不付他人而付公，意可知。今功成奏捷，請間論軍事，因發瑾奸，極陳海

安化王朱寘鐇反叛。皇帝下詔起用楊一清統管軍務，與總兵官神英西征討伐，中官張永督軍。未到，楊一清以前的部將仇鉞已捕獲了朱寘鐇。楊一清趕到軍鎮，宣布朝廷恩德。張永不久也到了，楊一清和他結交，相處非常愉快。楊一清知道張永與劉瑾有矛盾，乘機握着他的手腕說："靠公的力量平定了反叛。然而這種事容易鏟除，對國家內患有什麼辦法呢。"張永說："說的是誰？"楊一清於是移近座位在手掌上畫了一個"瑾"字。張永對此爲難地說："此人從早到晚在皇帝身邊，枝葉連附根節盤據，耳目衆多呀。"楊一清慷慨激昂地說："公也是皇上信任的內臣，征討奸賊不托付他人而托付給公，用意可

内愁怨，懼變起心腹。上英武，必聽公誅瑾。瑾誅，公益柄用，悉矯前弊，收天下心。吕强、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脱不濟，奈何？”一清曰：“言出於公必濟。萬一不信，公頓首據地泣，請死上前，剖心以明不妄，上必爲公動。苟得請，即行事，毋須臾緩。”於是永勃然起曰：“嗟乎，老奴何惜餘年不以報主哉！”竟如一清策誅瑾。永以是德一清，左右之，得召還，拜户部尚書。論功，加太子少保，賜金幣。尋改吏部。

知。如今成功報捷，請求趁此機會討論軍事，順勢揭發劉瑾奸情，極力陳述國内的怨恨，恐怕變亂來自心腹之人。皇上英明威武，一定聽從公誅殺劉瑾。劉瑾被殺，公會掌握更大的權力，完全矯正以前的弊端，收攏天下人心。吕强、張承業和公，一千年衹有此三個人而已。”張永説：“萬一不成功，怎麽辦？”楊一清説：“話從公口中説出一定會成功。萬一皇上不相信，公在地上磕頭哭訴，請求死在皇上面前，剖開心腹以表明没有亂説，皇上一定會被公打動。如果請求成功，馬上去辦，不要拖延片刻。”於是張永奮然站起説：“哎，老奴爲何吝惜餘生而不以此報答皇上呢！”最終按照楊一清的計策殺了劉瑾。張永因此感激楊一清幫助他，使他得以召回，拜授户部尚書。評論功勞，加封太子少保，賜予金幣。不久改任吏部。

一清於時政最通練，而性闊大。愛樂賢士大夫，與共功名。凡爲瑾所構陷者，率見甄録。朝有所知，夕即登薦，門生遍天下。嘗再帥關中，起偏裨至大將封侯者，累累然不絶。饋謝有所入，緣手即散之。大盗躪中原，一清疏請命將調兵。前後凡數上，皆報可。盗平，加少保、太子太保，蔭錦衣百户。再推内閣，不用。用尚書靳貴，而進一清少傅、太子太傅。給事中王昂論選法弊，指一清植私黨，帝爲謫昂。一清更申救，優旨報聞。乾清宫災，詔求直言。一清上書言視朝太遲，享祀太慢，西内創梵宇，禁中宿邊兵，畿内皇店之害，江南織造之擾。因引疾乞歸，帝慰留之。大學士楊廷和憂去，命一清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參機務。

楊一清對時政最精通練達，而且心胸開闊。喜歡賢士大夫，與他們共享功名。凡是被劉瑾陷害的，都被甄别録用。早上知曉，晚上就舉薦，門生遍及天下。曾經兩次督率關中軍隊，起用偏將升至大將封侯的，接連不斷。别人饋贈感謝有收入，隨手就施散給人了。大盗横行中原，楊一清上疏請求任命將領調遣軍隊。先後幾次上疏，皇帝都答覆同意。盗賊平息後，加封少保、太子太保，蔭封後人錦衣百户。再次推薦到内閣，未被任用。任用尚書靳貴，而進封楊一清少傅、太子太傅。給事中王昂上疏議論銓選辦法的弊端，指控楊一清培植私黨，皇帝爲此貶謫了王昂。楊一清反而去救護他，皇帝下褒贊詔書答覆他。乾清宫發生火災，皇帝下詔要求大臣直言。楊一清上書説皇帝上朝視事太遲，祭祀太輕慢，西宫内建立寺廟，宫禁中駐扎邊防部隊，京城内皇家搜羅財貨的衙署的危害，江南織造的困擾。於是稱病請求歸鄉，皇帝安慰挽留他。大學士楊廷和因疾病離職，皇帝命楊一清兼任武英殿大學士入閣參議機要事務。

張永尋得罪罷，而義子錢寧用事。寧故善一清，有構之者因蓄怨。會災異，一清自劾，極陳時政，中有

張永不久犯罪被罷免，而他的養子錢寧掌權。錢寧以前和楊一清交好，有人離間他們因此積怨。遇上火災和怪異現象，楊一清自我彈劾，

“狂言惑聖聽，匹夫摇國是，禁廷雜介冑之夫，京師無藩籬之托”語，譏切近倖，帝弗省。寧與江彬輩聞之，大怒。使優人於帝前爲蜚語，刺譏一清。時有考察罷官者，嗾武學生朱大周訐一清陰事，而以寧爲内主。給事御史周金、陳軾等交章劾大周妄言，請究主使，帝不聽。一清乃力請骸骨歸，賜敕褒諭，給夫廪如制。帝南征，幸一清第，樂飲兩晝夜，賦詩賡和以十數。一清從容諷止，帝遂不爲江、浙行。

世宗爲世子時，獻王嘗言楚有三傑，劉大夏、李東陽及一清也，心識之。及即位，廷臣交薦一清，乃遣官賜金幣存問，諭以宣召期，趣使有言。一清陳謝，特予一子官中書舍人。嘉靖三年十二月戊午，詔一清以少傅、太子太傅改兵部尚書、左都御史，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故相行邊，自一清始。温詔褒美，比之郭子儀。一清至是三爲總制，部曲皆踴躍喜。亦不剌竄西海，爲西寧洮河害，金獻民言撫便，獨一清請剿。土魯番求貢，陳九疇欲絶之，一清則請撫。時帥諸將肄習行陣，嘗曰：“無事時當如有事隄防，有事時當如無事鎮静。”

會張璁等力排費宏，御史吉棠因請還一清内閣。給事中章僑、御史侯秩等争之。帝謫秩官，召一清爲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既入見，加少師，仍兼太子太傅，非故事也。亡何，《獻皇帝實録》成，加太子太師、謹身殿大學士。一清以不預纂修辭，不許。王憲奏捷，推功一清，加特進左柱國、華蓋殿大學士。費宏已去，一清遂爲首輔。帝賜銀章二，曰“耆

極力陳述時政，其中有“狂言迷惑聖上聽聞，小人擾亂國家大事，朝廷混雜甲胄武夫，京城没有屏障依托”等話語，譏刺切近皇帝身邊的寵信之人，皇帝不省悟。錢寧與江彬等聽説了，大怒。指使倡優在皇帝面前散布流言蜚語，譏刺楊一清。當時有因考察政績被罷官的，嗾使武學生朱大周揭發楊一清私事，而以錢寧爲朝内呼應人。給事御史周金、陳軾等交相上呈奏章彈劾朱大周胡言亂語，請求追究主謀，皇帝不聽。楊一清就極力請求退休歸鄉，皇帝賜予詔書褒奬，按規定供給夫役俸糧。皇帝南巡，幸臨楊一清府第，作樂宴飲兩晝夜，賦詩唱和十多首。楊一清從容地勸諫皇帝停止巡游，皇帝於是不再巡游江、浙。

世宗爲世子時，獻王曾説楚地有三傑，即劉大夏、李東陽及楊一清，世宗心中記住他們。即位後，朝臣交相舉薦楊一清，於是派遣官員賜予金幣慰問，告諭召見的時間，催促他回覆。楊一清陳詞推辭，皇帝特意授予他的一個兒子中書舍人之職。嘉靖三年十二月戊午，詔令楊一清以少傅、太子太傅改任兵部尚書、左都御史，總督陜西三邊軍務。原任宰輔巡視邊疆，從楊一清開始。皇帝下詞情懇切的詔書褒贊他，把他比作郭子儀。楊一清到此時三次作總督，部下都跳躍歡喜。亦不剌騷擾西海，成爲西寧洮河的禍害，金獻民説安撫有利，衹有楊一清請求進剿。土魯番請求進貢，陳九疇打算拒絶它，楊一清則請求安撫。時常率領衆將演習軍陣，曾説：“没有戰事時應當像有戰事一樣提防，有戰事時應當像没有戰事一樣鎮静。”

正逢張璁等極力排擠費宏，御史吉棠趁機請求把楊一清調回内閣。給事中章僑、御史侯秩等爲此争辯。皇帝貶謫了侯秩的官職，召楊一清爲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入朝參見後，加封少師，仍然兼任太子太傅，這并非舊例。不久，《獻皇帝實録》修成，加封太子太師、謹身殿大學士。楊一清以没有參預纂修推辭，皇帝不同意。王憲奏報軍隊勝利，推讓功績給楊一清，加封特進左柱國、華蓋殿大學士。費宏已經離去，楊一清於是擔任首輔。皇帝賜予銀章兩枚，一枚

德忠正"，曰"繩愆糾違"，令密封言事。與張璁論張永前功，起爲提督團營。給事中陸粲請增築邊墻，推明一清曩時議，一清因力從臾之。帝爲發帑金，命侍郎王廷相往，然久之亦竟止。《明倫大典》成，加正一品俸。

是"老臣品德忠正"，一枚是"匡救過錯，糾正違失"，令他密封上奏言事。與張璁評論張永以前的功勞，起用爲提督團營。給事中陸粲請求增修邊墻，指明是楊一清以前的主張，楊一清趁機極力促成此事。皇帝爲此撥發庫銀，命侍郎王廷相前去，然而久而久之也最終擱置了。《明倫大典》修成，加正一品薪俸。

初，"大禮"議起，一清方家居，見張璁疏，寓書門人喬宇曰："張生此議，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又勸席書早赴召，以定大議。璁等既驟顯，頗引一清。帝亦以一清老臣，恩禮加渥。免常朝日講侍班，朔望朝參，令晨初始入閣視事。御書、和章及金幣、牢醴之賜甚渥。所言邊事、國計，大小無不傾聽。

當初，"大禮"争議興起，楊一清正在家，見到張璁的奏疏，寫信給門人喬宇說："張生這一主張，聖人再生，也不能改變。"又勸說席書早日應朝廷徵召赴任，以確定大議。張璁等迅速顯達後，極力拉攏楊一清。皇帝也因爲楊一清是老臣，恩寵禮遇很豐厚。免去一般的朝見、每日講經和隨侍君王，衹在初一、十五參見君王，命天亮以後纔入内閣辦理政事。賞賜御筆文書、酬和詩文及金幣、酒肉之類很豐厚。所說的邊防要事、國家大計，大小無不認真聽取。

璁與桂萼既攻去費宏，意一清必援己，一清顧請召謝遷，心怨之。遷未至，璁已入内閣，多所更建。一清引故事稍裁抑，其黨積不平。錦衣聶能遷訐璁，璁欲置之死，一清不可。璁怒，上疏陰詆一清，又嗾黄綰排之甚力。一清疏辨，言璁以能遷故排己，且傍及璁他語。因乞骸骨。帝爲兩解之。一清又因災變請戒飭百官和衷，復乞宥議禮諸臣罪，璁益憾。桂萼入内閣，亦不相能。一清屢求去，且言："今持論者尚紛更，臣獨主安静；尚刻核，臣獨主寬平。用是多齟齬，願避賢者路。"帝復温旨褒之。而給事中王準、陸粲發璁、萼招權納賄狀，帝立罷璁、萼，且暴其罪。其黨霍韜攘臂曰："張、桂行，勢且及我。"遂上疏力攻一清，言其受張永、蕭敬賄。一清再疏辨，乞罷。帝雖慰留之，而璁復召還，韜攻益急，且言法司承一清風指，構成萼罪。帝果怒，令法司會廷臣雜議。出刑部尚書

張璁與桂萼攻擊趕走了費宏，心想楊一清一定會援引自己入閣，楊一清却請求召回謝遷，兩人心中懷恨他。謝遷還没到，張璁已進入内閣，多有變更和新舉措。楊一清援引舊例稍加削減抑制，張璁黨羽心積不平。錦衣聶能遷揭發張璁，張璁想置他於死地，楊一清不同意。張璁發怒，上疏暗地裏詆毁楊一清，又嗾使黄綰極力排擠他。楊一清上疏分辯，說張璁因聶能遷的緣故排擠自己，且涉及張璁另外的話。於是請求退休。皇帝爲兩方排解。楊一清又藉火災請求告誡百官要和衷共濟，又請求赦免争議大禮的衆臣的罪過，張璁更加恨他。桂萼進入内閣，也不能很好相處。楊一清多次請求離職，并且說："如今提出主張的人崇尚變亂更易，衹有臣主張安定平静；崇尚苛刻，衹有臣主張寬大和平。因此多有抵觸，願意爲賢者讓路。"皇帝又下温和懇切的詔書褒獎他。而給事中王準、陸粲揭發張璁、桂萼弄權受賄的罪狀，皇帝立即罷免張璁、桂萼，并且公開他們的罪狀。他們的黨羽霍韜激奮地說："張璁、桂萼離去，勢必將要輪到我。"於是上疏極力攻擊楊一清，說他收受張永、蕭敬賄賂。楊一清再次上疏分辯，請求罷免。皇帝雖然

周倫於南京，以侍郎許讚代。讚乃實韜言，請削一清籍，帝令一清自陳。璁乃三上密疏，引一清贊禮功，乞賜寬假，實以堅帝意俾之去。帝果允致仕，馳驛歸，仍賜金幣。明年，璁等構朱繼宗獄，坐一清受張永弟容金錢，爲永誌墓，又與容世錦衣指揮，遂落職閒住。一清大恨曰："老矣，乃爲孺子所賣！"疽發背死。遺疏言身被汚衊，死且不瞑，帝令釋贓罪不問。後數年復故官。久之，贈太保，謚文襄。

安慰挽留他，但張璁又被召回，霍韜攻擊更激烈，并且説法司禀承楊一清旨意，揑造形成桂萼的罪名。皇帝果真大怒，命令法司會同朝臣一起評議。調刑部尚書周倫出京到南京，以侍郎許讚代替。許讚就證實霍韜的話，請求削除楊一清官籍，皇帝命楊一清自己陳訴實情。張璁就三次上秘密奏疏，援引楊一清贊同大禮的功勞，請求恩賜寬恕他，實際上是堅定皇帝心意讓楊一清離去。皇帝果真允許楊一清退休，派驛車送回鄉，仍賜予金幣。第二年，張璁等造成朱繼宗一案，定楊一清收受張永弟弟張容金錢，爲張永寫碑文，又給予張容世錦衣指揮之罪，於是丢官閑居家中。楊一清非常悔恨地説："老了，就被孺子出賣！"背上毒瘡發作而死。遺疏説身受汚衊，死也不瞑目，皇帝命令放棄受賄之罪不再查問。數年後恢復原官。多時，贈予太保，謚號文襄。

一清生而隱宫，貌寺人，無子。博學善權變，尤曉暢邊事。羽書旁午，一夕占十疏，悉中機宜。人或訾己，反薦揚之。惟晚與璁、萼異，爲所軋，不獲以恩禮終。然其才一時無兩，或比之姚崇云。

楊一清出生時就生殖器官不全，容貌像宦官，没有兒子。學識廣博善於隨機應變，尤其通曉邊防事務。羽檄紛繁，一晚口授十疏，全部切中要害。有人責備他，反而薦舉此人。衹是晚年與張璁、桂萼不和，受到傾軋，不能以恩寵禮遇壽終。然而他的才能在當時没有第二人，有人把他比作姚崇。

王瓊

王瓊，字德華，太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授工部主事，進郎中。出治漕河三年，臚其事爲志。繼者按稽之，不爽毫髮，由是以敏練稱。改户部，歷河南右布政使。

王瓊，字德華，太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拜授工部主事，進升郎中。出京治理運糧河道三年，把所做的事都羅列記録下來。接任的人按書核查，不差毫髮，由此以敏捷幹練著稱。改任户部，曾任河南右布政使。

正德元年，擢右副都御史督漕運。明年，入爲户部右侍郎。衡府有賜地，蕪不可耕，勒民出租以爲常，王反誣民趙賢等侵據。瓊往按，奪旁近民地予之，賢等戍邊，民多怨者。三年春，廷推吏部侍郎，前後六人，皆不允。最後以瓊上，許之。坐任户部時邊臣借太倉銀未償，所司奏遲，尚書顧佐奪俸，而瓊改南京。已，復改户部。八年，進尚書。瓊爲人有心

正德元年，擢升爲右副都御史，督管漕運。第二年，入京任户部右侍郎。衡王府有皇帝賜予的土地，荒蕪不能耕種，强令百姓租種本是常事，衡王反而誣陷百姓趙賢等侵占。王瓊前去調查，强奪附近百姓土地給他，趙賢等發配戍邊，百姓多有埋怨的。三年春，朝廷推選吏部侍郎，前後六人，皇帝都不同意。最後把王瓊推薦上去，應允了。因在户部任職時守邊大臣借了太倉的銀兩未償還，主管官員奏報過時而定罪，尚書顧佐扣發薪俸，而王瓊改任南京。不久，又改任

計，善鈎校。爲郎時悉録故牘條例，盡得其斂散盈縮狀。及爲尚書，益明習國計。邊帥請芻糗，則屈指計某倉、某場庤糧草幾何，諸郡歲輸、邊卒歲采秋青幾何，曰："足矣。重索妄也。"人益以瓊爲才。

户部。八年，進升爲尚書。王瓊爲人有心計，擅長鈎稽校正。作侍郎時把以前的文書條例全部抄録下來，完全瞭解了糧錢收支增减的情况。等到作了尚書，更加明白熟悉國民生計。鎮邊將帥請撥糧草，則屈指計算某倉某場儲備多少糧草，各郡每年運到的糧草、戍邊士兵每年收割的青草和糧食多少，説："够了。重復索要是不合理的。"人們更加認爲王瓊有才能。

十年，代陸完爲兵部尚書。時四方盗起，將士以首功進秩。瓊言："此嬴秦弊政。行之邊方猶可，未有内地而論首功者。今江西、四川妄殺平民千萬，縱賊貽禍，皆此議所致。自今内地征討，惟以蕩平爲功，不計首級。"從之。帝時遠游塞外，經歲不還，近畿盗竊發。瓊請於河間設總兵一人，大名、武定各設兵備副使一人，責以平賊，而檄順天、保定兩巡撫，嚴要害爲外防，集遼東、延綏士馬於行在，以護車駕。中外恃以無恐。孝豐賊湯麻九反，有司請發兵剿。瓊請密敕勘糧都御史許廷光，出不意擒之，無一脱者。四方捷奏上，多推功瓊，數受廕賚，累加至少師兼太子太師，子錦衣世千户。及營建乾清宫，又廕錦衣千户者二，寵遇冠諸尚書。

十年，代替陸完爲兵部尚書。當時四方盗賊興起，將上以斬首之功進升官階。王瓊説："這是秦始皇的壞政策。在邊疆施行還可以，没有在内地以斬首論功的。現在江西、四川錯殺平民千萬，放縱敵人貽留禍患，都是這種主張所導致的。從現在起内地征討，祇以平定計功，不計首級數量。"皇帝聽從了他。皇帝當時遠游塞外，整年不回京，京城附近盗賊偷竊興起。王瓊請求在河間設置總兵一人，大名、武定各設兵備副使一人，責令平定盗賊，而用文書命令順天、保定兩地巡撫，嚴守要害之處防備外敵，徵調遼東、延綏軍隊到皇帝所在之處，爲皇帝保駕。朝廷内外依靠他而不惶恐了。孝豐寇賊湯麻九造反，有關官員請求發兵剿滅。王瓊請求秘密命令勘糧都御史許廷光，出其不意擒獲了他，没有一個逃脱的。四方捷報上奏，多把功勞推給王瓊，多次受到廕封賞賜，多次進升至少師兼太子太師，兒子世襲錦衣千户。到營建乾清宫時，又賞賜兩個兒子受封錦衣千户，恩寵禮遇超過衆尚書。

十四年，寧王宸濠反。瓊請敕南和伯方壽祥督操江兵防南都，南贛巡撫王守仁、湖廣巡撫秦金各率所部趨南昌，應天巡撫李充嗣鎮京口，淮揚巡撫叢蘭扼儀真。奏上，帝意欲親征，持三日不下。大學士楊廷和趣之，竟下親征詔，命瓊與廷和等居守。先是，瓊用王守仁撫南、贛，假便宜提督軍務。比宸濠反，書聞，舉朝惴惴。瓊曰："諸君勿憂，吾用王伯安贛州，正爲今日，賊旦夕擒耳。"未幾，果如其言。

十四年，寧王朱宸濠造反。王瓊請求命令南和伯方壽祥統領巡防長江的水軍防守南京，南贛巡撫王守仁、湖廣巡撫秦金各率所部趕往南昌，應天巡撫李充嗣鎮守京口，淮揚巡撫叢蘭扼守儀真。奏議呈上，皇帝打算親征，拿着奏議三天没有下發。大學士楊廷和催促，最終頒發了親征詔書，命王瓊與楊廷和等留守。此前，王瓊任用王守仁巡撫南昌、贛州，根據實際情况掌管軍務。到朱宸濠造反，奏書傳到，全朝廷惴惴不安。王瓊説："諸君不要擔憂，我任用王伯安巡撫贛州，正是爲了今天，反賊很快就會擒到的。"不久，果真如他所説。

瓊才高，善結納。厚事錢寧、江彬等，因得自展，所奏請輒行。其能爲功於兵部者，亦彬等力也。陸完敗，代爲吏部尚書。瓊忌彭澤平流賊，聲望出己上，構於錢寧，中澤危法。又陷雲南巡撫范鏞、甘肅巡撫李昆、副使陳九疇於獄，中外多畏瓊。而大學士廷和亦以瓊所誅賞，多取中旨，不關内閣，弗能堪。明年，世宗入繼，言官交劾瓊，繫都察院獄。瓊力訐廷和，帝愈不直瓊，下廷臣雜議。坐交結近侍律論死，命戍莊浪。瓊復訴年老，改戍綏德。

王瓊才能很高，善於結交。很優厚地事奉錢寧、江彬等，因而得以展示自己，所奏請的事都被施行。他能在兵部建立功勛，也是靠江彬等的力量。陸完被廢黜，王瓊代爲吏部尚書。王瓊忌恨彭澤平定流寇，聲望超過自己，在錢寧處挑撥離間，中傷彭澤危害法紀。又陷害雲南巡撫范鏞、甘肅巡撫李昆、副使陳九疇入監獄，朝廷内外多畏懼王瓊。而大學士楊廷和也因王瓊所實行的責罰獎賞，多根據皇帝諭旨，不通過内閣，不能忍受。第二年，世宗入宫繼位，言官交相彈劾王瓊，囚禁於都察院監獄。王瓊極力揭發楊廷和，皇帝更加不看重王瓊，交由朝臣一起評議。定爲結交近侍罪判處死刑，命他遠戍莊浪。王瓊又訴説他年老，改戍綏德。

張璁、桂萼、霍韜用事，以瓊與廷和仇，首薦之，不納。至嘉靖六年有邊警，萼力請用瓊，不果。帝亦憫瓊老病，令還籍爲民。御史胡松因劾萼謫外任，其同官周在請宥松，并下詔獄。萼復言瓊前攻廷和，故廷臣群起排之。帝乃命復瓊尚書待用。明年遂以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代王憲督陝西三邊軍務。

張璁、桂萼、霍韜掌權，因王瓊與楊廷和有仇，首先推薦他，不被采納。到嘉靖六年邊疆有警報，桂萼極力請求起用王瓊，没有成功。皇帝也憐憫王瓊年老多病，令回到原籍爲民。御史胡松因彈劾桂萼被貶到京外，他的同僚周在請求寬恕胡松，也被關進欽犯監獄。桂萼又説王瓊以前攻擊楊廷和，所以朝臣群起排擠他。皇帝就命令恢復王瓊尚書職務等候任用。第二年就以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代替王憲統管陝西三邊軍事事務。

土魯番據哈密，廷議閉關絶其貢，四年矣。至是，其將牙木蘭爲酋速檀滿速兒所疑，率衆二千求内屬。沙州番人帖木哥、土巴等，素爲土魯番役屬者，苦其徵求，亦率五千餘人入附。番人來寇，連爲參將雲昌等所敗。其引瓦剌寇肅州者，游擊彭濬擊退之。賊既失援，又數失利，乃獻還哈密，求通貢，乞歸羈留使臣，而語多謾。瓊奏乞撫納，帝從兵部尚書王時中議，如瓊請。霍韜難之，瓊再疏請詔還番使，通貢如故。自是西域復定，而北寇常爲邊患。初入犯莊浪，瓊部諸將遮擊之，斬數十級。俄由紅城子入，殺部餉主簿張文明。明年以數萬騎寇寧夏。已又犯靈州，瓊督游

土魯番盤據哈密，朝廷决議封閉關口拒絶它的進貢，已四年了。此時，它的將領牙木蘭被蘇丹滿速兒懷疑，率領兩千人馬請求歸附。沙州番人帖木哥、土巴等，一向被土魯番役使，苦於它的徵斂，也率領五千多人入關歸附。番人來侵犯，接連被參將雲昌等擊敗。指引瓦剌進犯肅州的，游擊彭濬擊退了他們。賊寇既失去了援兵，又多次失利，於是歸還哈密，請求通好進貢，請求歸還被扣留的使臣，但言語很輕慢。王瓊上奏請求安撫結納，皇帝聽從兵部尚書王時中的主張，同意王瓊的請求。霍韜認爲行不通，王瓊再次上疏請求下詔放回番人使者，像以往一樣通好進貢。從此西域又安定了，而北方敵寇時常成爲邊疆禍患。最初進犯莊浪，王瓊部屬衆將截擊他們，斬首幾十人。不久從紅城子進犯，殺害部餉主簿張文明。第二年以幾萬騎兵進犯寧夏。事後

擊梁震等邀斬七十餘人。其秋，集諸道精卒三萬，按行塞下。寇聞，徙帳遠遁。諸軍分道出，縱野燒，耀兵而還。

又進犯靈州，王瓊率領游擊梁震等攔截斬殺了七十多人。這年秋天，會集各路精兵三萬人，巡行塞外。敵寇聽説了，遷移帳篷遠遠逃跑。各軍分路出擊，縱火燒野，炫耀軍威而歸。

先是，南京給事中丘九仞劾瓊，帝慰留之。及璁、萼罷政，諸劾璁、萼黨者咸首瓊，乃令致仕。俄寢前詔，遣慰諭。會番大掠臨洮，瓊集兵討若籠、板爾諸族，焚其巢，斬首三百六十，撫降七十餘族。録功，加太子太保。瓊在邊，戎備甚飭。寇嘗入山西得利，逾歲復獵境上，陽欲東，瓊令備其西。寇果入，大敗之。諸番蕩平，西陲益靖。甘肅軍民素苦土魯番侵暴，恐瓊去，相率乞守臣奏留。於是巡撫唐澤、巡按胡明善具陳其功，乞如軍民請。優詔獎之。

此前，南京給事中丘九仞彈劾王瓊，皇帝安慰留用了他。到張璁、桂萼被罷免，各彈劾張璁、桂萼黨徒的人都首先指控王瓊，皇帝於是命他退休。不久廢棄前次詔令，送去安慰詔書。恰逢番人大肆擄掠臨洮，王瓊調集軍隊征討若籠、板爾等部族，焚毁他們的巢穴，斬首三百六十人，安撫降服了七十多個部族。記録功勞，加封太子太保。王瓊在邊疆，戒備十分謹嚴。敵寇曾進犯山西得到好處，一年後又侵犯邊境，佯裝要東進，王瓊命令防備西邊。敵寇果真進犯，大敗敵軍。番人各部被平定，西部邊陲更加安定。甘肅軍民一向苦於土魯番的侵凌，擔心王瓊離去，接連不斷地請求守臣上奏留下他。於是巡撫唐澤、巡按胡明善詳盡陳述他的功勞，請求應允軍民的請求。皇帝頒發褒贊詔書獎賞他。

初，帝惡楊廷和，疑廷臣悉其黨，故連用桂萼、方獻夫爲吏部。及獻夫去，帝不欲授他人，久不補。至十年冬，遣行人齎敕召瓊爲吏部尚書。南京御史馬敭等十人力詆瓊先朝遺奸。帝大怒，盡逮敭等下詔獄，慰諭瓊。未幾，敭等亦還職。花馬池有警，兵部尚書王憲請發兵。瓊言花馬池備嚴，寇不能入，大軍至，且先退，徒耗中國。憲竟發六千人，比至彰德，寇果遁。明年秋卒官。贈太師，謚恭襄。是年，彭澤已先卒矣。

當初，皇帝厭惡楊廷和，疑心朝臣都是他的黨羽，所以接連任用桂萼、方獻夫主管吏部。到方獻夫離職，皇帝不想把職位授予另外的人，很久不補缺。到十年冬，派行人送詔書召王瓊爲吏部尚書。南京御史馬敭等十人極力詆毁王瓊是前朝遺留的奸人。皇帝大怒，把馬敭等全都逮捕關進欽犯監獄，下詔安慰王瓊。不久，馬敭等也恢復原職。花馬池有警報，兵部尚書王憲請求發兵。王瓊説花馬池戒備森嚴，敵寇不能攻入，大軍一到，敵寇將先行退却，白白耗費國家財力。王憲最終發兵六千人，等到了彰德，敵寇果真逃跑了。第二年秋天死在任上。贈封太師，謚號恭襄。這年，彭澤已先死了。

當正、嘉間，澤、瓊并有才略，相中傷不已，亦迭爲進退。而瓊險忮，公論尤不予。然在本兵時功多。而其督三邊也，人以比楊一清云。

正德、嘉靖年間，彭澤、王瓊都有才略，相互中傷不停，也交替着升降。但王瓊陰險嫉妒，公衆輿論尤其不認可他。然而他在任兵部尚書時功勞不少。而他督管三邊，人們把他和楊一清相比。

彭澤

彭澤，字濟物，蘭州人。幼學於

彭澤，字濟物，蘭州人。年幼時跟從外祖父

外祖段堅，有志節。會試二場畢，聞母病，徑歸，母病亦已。登弘治三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歷刑部郎中。勢豪殺人，澤置之辟。中貴爲祈免，執不聽。出爲徽州知府。澤將遣女，治漆器數十，使吏送其家。澤父大怒，趣焚之，徒步詣徽。澤驚出迓，目吏負其裝。父怒曰："吾負此數千里，汝不能負數步耶?"入，杖澤堂下。杖已，持裝徑去。澤益痛砥礪。政最，人以方前守孫遇。遇見《循吏傳》中。父喪歸。

段堅學習，有志向和節操。會試第二場剛完，聽說母親生病，直接回家，母親病也好了。考中弘治三年進士，拜授工部主事，歷任刑部郎中。有權勢的豪强殺了人，彭澤以法處置他。宫廷權貴爲他請求免予處罰，堅决不聽。調出京城任徽州知府。彭澤要出嫁女兒，做了幾十件漆器，派遣小吏送到家中。彭澤的父親大怒，催促把它們燒掉，徒步走到徽州。彭澤大驚出門迎接，用眼睛示意小吏去接過父親的行裝。父親發怒說："我背着它走了幾千里，你不能背它幾步嗎?"進屋後，在堂下杖打彭澤。打完，背着行裝徑直離去。彭澤更加嚴格砥礪操行。政績上等，人們把他與前任知府孫遇并列。孫遇詳見《循吏傳》中。父親去世回鄉。

正德初，起知真定。閹人數撓禁，澤治一棺於廳事，以死怵之，其人不敢逞。遷浙江副使，歷河南按察使，所至以威猛稱。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進右副都御史，改保定。未赴，而劉惠、趙鐩等亂河南，命澤與咸寧伯仇鉞提督軍務討之。陳便宜十一事，厚賞峻罰，以激勸將吏。澤體幹修偉，腰帶十二圍，大音聲，與人語若叱咤。始至，大陳軍容，引見諸將校，責以畏縮當死。諸將校股栗伏罪，良久乃釋。遂下令鼓行薄賊，大小數十戰，連破之。甫四月，賊盡平，語詳《鉞傳》。録功，進右都御史、太子少保，蔭子錦衣世百户。

正德初年，起用任真定知府。太監多次違犯法令，彭澤在大堂放置一口棺材，以死嚇唬他，這些人不敢再放肆。遷任浙江副使，歷任河南按察使，所到之地以威猛著稱。提升爲右僉都御史，巡察安撫遼東。進升爲右副都御史，改巡保定。没有赴任，而劉惠、趙鐩等在河南造反，皇帝命令彭澤與咸寧伯仇鉞統領軍務征討他們。陳述見機行事十一件，重賞嚴罰，以激勵將吏。彭澤身材修長偉岸，腰帶十二圍，聲音洪亮，與人説話像在大聲吆喝。一到，大展軍威，接見衆將校，責斥他們怕死退縮應當斬首。衆將校兩股戰栗而認罪，很久纔寬釋。於是下令擊鼓行軍逼近賊寇，大小幾十仗，接連打敗他們。剛四個月，賊寇全被鏟平，記載詳見《仇鉞傳》。記録功勞，進升爲右都御史、太子少保，子弟承蔭錦衣百户。

尋代洪鍾總督川、陝諸軍，討四川賊。時鄢本恕、藍廷瑞、廖惠、曹甫已平，惟廖麻子、喻思俸猖獗如故。澤偕總兵官時源數敗賊，部將閻勳追擒麻子於劍州。思俸竄通、巴間，勢復振。澤督諸軍圍之，卒就擒。澤遂移漢中，請班師。未報，而内江、榮昌賊復熾。澤又移師討平之，且平成都亂卒之執知州、指揮

不久代替洪鍾統轄川、陝各軍，征討四川賊寇。當時鄢本恕、藍廷瑞、廖惠、曹甫已被鏟平，惟獨廖麻子、喻思俸仍像以往一樣猖獗。彭澤偕同總兵官時源多次打敗賊寇，部將閻勳在劍州追擊擒住了廖麻子。喻思俸逃竄到通江、巴州之間，勢力又壯大了。彭澤率領各路軍馬圍攻他，最終被擒獲。彭澤於是移兵漢中，請求班師。未得回覆，而内江、榮昌賊寇又興起。彭澤又移兵鏟平了他們，并且平定了扣留知州、指揮

者。請班師益力，詔暫留保寧鎮撫。進左都御史、太子太保，蔭子如初。

的成都亂兵。更强烈地請求班師，下詔命他暫且留在保寧鎮守安撫。進升左都御史、太子太保，子弟承蔭仍和當初一樣。

澤復請還者再，乃召還。未行，會土魯番據哈密，執忠順王速檀拜牙郎，以其印去，投謾書甘肅，要索金幣。總制鄧璋、甘肅巡撫趙鑑以聞，請遣大臣經略。大學士楊廷和等共薦澤。澤久在兵間，厭之。以鄉土爲辭，且引疾，推璋及咸寧侯仇鉞可任。帝優詔慰勉，乃行。澤材武知兵，然性疏闊負氣。經略哈密事頗不當，錢寧、王瓊等交齮齕之，遂因此得罪。澤至甘州，土魯番方寇赤斤、苦峪諸衛，遣使索金幣，請還哈密。澤以番人可利啖也，與鑑謀，遣哈密都督寫亦虎仙以幣二千、銀酒槍一賂之，令還哈密城印。未得報，輒奏事平，乞骸骨。召還理院事。巡按御史馮時雍言城未歸，澤不宜遽召。不納。

彭澤又兩次請求回京，纔被召回。還没動身，恰逢土魯番占據哈密，抓了忠順王蘇丹拜牙郎，把他的官印搶走，向甘肅送來態度輕慢的文書，要挾勒索金錢。總制鄧璋、甘肅巡撫趙鑑以此上報，請求派遣大臣去經營治理。大學士楊廷和等一同舉薦彭澤。彭澤長期在軍旅，很厭倦。以區域相隔推辭，并且托病，推薦鄧璋及咸寧侯仇鉞可以擔任。皇帝下褒贊詔書安慰勉勵，纔去。彭澤有才能英武知曉軍事，然而性情迂闊任性。經營治理哈密的事很不恰當，錢寧、王瓊等交相傾軋他，於是因此獲罪。彭澤到了甘州，土魯番正進犯赤斤、苦峪等衛所，派遣使者勒索金錢，請求歸還哈密。彭澤認爲番人可以利誘，與趙鑑商議，派哈密都督寫亦虎仙用兩千銀幣、銀質温酒器一隻賄賂他們，叫他們交還哈密城官印。未得答覆，就上奏事情已平息，請求退休。召回管理都察院事務。巡按御史馮時雍説城池未歸還，彭澤不宜馬上召回。皇帝没采納。

初，兵部缺尚書，廷臣共推澤，而王瓊得之，且陰阻澤。言官多劾瓊者，由是有隙。澤又使酒常凌瓊，瓊愈欲傾之。澤時時罵錢寧，瓊以語寧，寧未信。瓊乃邀澤飲，匿寧所親屏間，挑澤醉罵使聞之，寧果大怒。會寇大入宣府，廷議以許泰將兵，澤總制東西兩邊軍務。及詔下，罷泰不遣，又不命澤總制，獨令提督兩游擊兵六千人以行，意以困澤。澤言："臣文臣，摧鋒陷陣非臣所能獨任。"瓊乃奏遣成國公朱輔。會寇遁，澤還理院事。

當初，兵部缺尚書，朝臣共同推薦彭澤，而被王瓊得到，并且私下阻撓彭澤。言官多彈劾王瓊，由此有了隔閡。彭澤又常藉酒使性凌辱王瓊，王瓊更加想傾軋他。彭澤時常駡錢寧，王瓊告訴錢寧，錢寧不相信。王瓊於是邀請彭澤宴飲，把錢寧藏在挨近的屏風後面，挑動彭澤喝醉大駡讓他聽見，錢寧果真大怒。恰逢敵寇大肆進犯宣府，朝廷商議以許泰率兵，彭澤統率東西兩邊軍務。等詔書下達，撤開許泰不派遣，又不命彭澤統率，衹命令彭澤率兩位游擊的六千士兵前往，意在困陷彭澤。彭澤説："臣是文臣，衝鋒陷陣并不是臣能够單獨勝任的。"王瓊纔奏請派成國公朱輔。恰好敵寇逃跑了，彭澤仍回來管理都察院事務。

寫亦虎仙者，素桀黠。雖居肅州，陰通土魯番酋速檀滿速兒，爲之耳目，據城奪印皆其謀。澤初不知而遣之。滿速兒以城印來歸，留速檀拜

寫亦虎仙，一向狡黠。雖在肅州，暗中與土魯番蘇丹滿速兒勾結，作他的耳目，占據城池奪去官印都是他的陰謀。彭澤當初不知道而派遣他去。滿速兒把城池官印送了回來，仍然扣留着蘇

牙郎如故。虎仙復啖使入寇，曰："肅州可得也。"滿速兒悅，使其婿馬黑木隨入貢，以覘虛實，且徵賄。澤已還，鑑亦遷去，李昆代巡撫，慮他變，質其使於甘州，而驅虎仙出關。虎仙懼弗去。滿速兒聞之怒，復取哈密，分兵據沙州，自率萬騎寇嘉峪關。游擊芮寧與參將蔣存禮禦之。寧以七百人先遇寇沙子壩。寇圍寧，而分兵綴存禮軍。寧軍盡没，遂墮城堡，縱殺掠。詔澤提督三邊軍務往禦。會副使陳九疇繫其使失拜煙答及虎仙等，内應絶，乃復求和。澤兵遂罷。尋乞骸骨歸，馳驛給夫廩如制。澤既去，瓊追論嘉峪之敗，請窮詰增幣者主名。錢寧從中下其事，大學士梁儲等持之，乃已。會失拜煙答子訟父冤，下法司議，釋寫亦虎仙等。瓊因請遣給事御史勘失事狀，還報無所引。瓊遂劾澤妄增金幣，遺書議和，失信啓釁，辱國喪師，昆、九疇俱宜罪。詔斥澤爲民，昆、九疇逮訊。昆謫官，九疇除名。

丹拜牙郎。寫亦虎仙又引誘他入侵，説："肅州可以取得了。"滿速兒很高興，派女婿馬黑木隨寫亦虎仙來進貢，以窺伺虛實，并且索取錢財。彭澤已回京，趙鑑也遷官離去了，李昆代理巡撫，擔心有另外的變故，把他的使臣留在甘州作人質，而把寫亦虎仙驅出關外。寫亦虎仙害怕不敢離去。滿速兒聽説後大怒，再次攻取哈密，分兵占據沙州，親自率領上萬騎兵進犯嘉峪關。游擊芮寧與參將蔣存禮抵禦敵寇。芮寧率七百人先在沙子壩遭遇敵寇。敵寇圍攻芮寧，而分兵牽制蔣存禮軍隊。芮寧全軍覆没，敵寇於是搗毁城堡，縱兵殺掠。皇帝詔令彭澤統管三邊軍務前往抵禦。恰逢副使陳九疇拘捕了滿速兒的使者失拜煙答及寫亦虎仙等，内應斷絶，於是敵寇再次求和。彭澤停止進軍。不久退休回鄉，按規定用驛車送回，供給伕役俸糧。彭澤離開後，王瓊追究嘉峪關的失敗，請求徹底追查增添錢幣的主使者。錢寧從中歪曲其事，大學士梁儲等與他們對立，纔作罷。恰逢失拜煙答的兒子申訴父親冤情，交由法司評議，釋放了寫亦虎仙等。王瓊趁機請求派遣給事御史審查戰事失敗的情況，返回報告没有什麼牽連。王瓊於是彈劾彭澤隨便增加金錢，送信議和，失去信用，挑起争端，污辱國家，損失軍隊，李昆、陳九疇都應當判罪。皇帝下詔貶斥彭澤爲平民，李昆、陳九疇被捕接受審訊。李昆被貶官，陳九疇被除去官籍。

世宗入繼，錢寧敗，瓊亦得罪。御史楊秉中請召澤，遂即家起兵部尚書、太子太保。昆、九疇亦復官。部事積壞久，澤核功罪，杜干請，兵政一新。初，正德時，廷臣建白戎務奉俞旨者，多廢格。澤請臚列成書，次第修舉。又請敕九邊守臣，策防禦方略，毋畫境自保。鎮、巡居中調度，毋相牽制。諸邊各以農隙築墻浚濠，修墩臺，飭屯堡，爲經久計。内地盗甫息，敕守臣練卒伍，立保甲，懲匿盗不舉者。且撫西南諸苗蠻，申海禁，汰京軍老弱。帝咸嘉納。詔遣中

世宗入宫繼位，錢寧敗落，王瓊也獲罪。御史楊秉中請求召回彭澤，於是從家中起用爲兵部尚書、太子太保。李昆、陳九疇也恢復了官職。兵部事務長久荒廢，彭澤核查功過，杜絶請托，兵政爲之一新。當初，正德時，朝臣建議軍事得到聖旨批准的，多受阻廢置。彭澤請求羅列成書，逐條推行。又請求敕命九邊守臣，策劃防禦方略，不要分劃界限衹保全自己。鎮守、巡撫在中間調度，不要相互牽制。各邊鎮各藉農閑修築城墻疏浚壕塹，修建報警臺，整治邊防城堡，作爲長久之計。内地盗賊剛剛平息，敕令守備官員操練士兵，創立保甲制度，懲辦藏匿盗賊不舉報的。并且安撫西南各部苗蠻，申明海防禁令，淘

官楊金、鄭斌、安川更代鎮守，復令張弼、劉瑶守凉州、居庸。澤持不可，罷弗遣。四川巡撫胡世寧劾分守中官趙欽，澤因請盡罷諸鎮守。時雖不從，其後鎮守竟罷。

汰京城守軍中年老體弱的人。皇帝都很贊賞地接納了。下詔派遣中官楊金、鄭斌、安川代替鎮守，又命張弼、劉瑶守衛凉州、居庸。彭澤堅持認爲不行，就作罷没有派遣。四川巡撫胡世寧彈劾分守宦官趙欽，彭澤趁機請求全部罷免各鎮守。當時雖然没有聽從，之後鎮守最終被罷免了。

嘉靖元年，澤言天下軍官，部皆有帖黄籍，用以黜陟，錦衣獨無，於是置籍如諸衛。錦衣千户劉瓚等，詔書黜汰，復求還官，司禮中官蕭敬請補監局工匠千五百人，澤皆持不可，帝并從之。帝將授外戚蔣泰等五人爲錦衣，澤争，不納。在部多所執持。會御史史道以訐楊廷和下獄，澤復劾道。帝因諭言官，惟大奸及機密事專疏奏，餘只具公疏，毋挾私中傷善類。詔下，給事御史交章劾澤阻言路，壞祖宗法。帝乃從吏部言，停前諭。澤不自安，累疏乞休。言者復交劾之，乃加少保，賜敕乘傳歸。錦衣百户王邦奇憾澤嘗抑己，上書言哈密失國，由澤賂番求和所致，語侵楊廷和、陳九疇等。張璁、桂萼方疾廷和，遂逮九疇廷訊，戍邊。澤復奪官爲民，家居鬱鬱以卒。

嘉靖元年，彭澤説天下軍官，兵部都有簿籍，用於升降，惟獨錦衣衛没有，於是像各衛一樣設置簿籍。錦衣千户劉瓚等，皇帝下詔書罷免淘汰，又請求恢復官職，司禮中官蕭敬請求補充監局工匠一千五百人，彭澤都認爲不行，皇帝一并聽從了。皇帝要拜授外戚蔣泰等五人爲錦衣，彭澤争辯，皇帝不聽。在兵部多有不同主張。恰逢御史史道因攻擊楊廷和被下獄，彭澤又彈劾史道。皇帝於是告諭言官，衹有大奸情和機密事宜專門上疏奏報，其餘衹准公開奏疏，不要挾私中傷好人。詔書一下，給事御史交相上奏章彈劾彭澤阻撓進言之路，破壞祖宗成法。皇帝於是聽從吏部進言，放棄前次諭令。彭澤心中不安，多次上疏請求退休。言官又交相彈劾他，於是加封少保，賜令乘驛車回鄉。錦衣百户王邦奇痛恨彭澤曾抑制自己，上書説哈密丢失國土，是由彭澤賄賂番人求和所致，言語牽涉楊廷和、陳九疇等。張璁、桂萼正恨楊廷和，於是逮捕陳九疇在朝廷上審訊，謫戍邊關。彭澤再次被削職爲民，在家中憂鬱而死。

總制尚書唐龍言："澤孝友廉直，先後討平群盗，功在盟府。陛下起之田間，俾掌邦政。澤孜孜奉國，復爲讒言構罷。今殁已五年，所遺二妾，衣食不給。請核澤往勞，復官加恤，以作忠臣之氣。"不從。隆慶初，復官，謚襄毅。

總制尚書唐龍説："彭澤孝順友愛廉潔正直，先後征討平息群盗，功勞記録在盟府。陛下從鄉野間起用他，讓他管理國家政事。彭澤勤勉努力報效國家，又被讒言陷害罷免。如今去世已五年了，留下的兩個妾，衣食不足。請求核查彭澤以往的功勞，恢復官職加以撫恤，以振作忠臣的正氣。"没有聽從。隆慶初年，恢復官職，贈謚號襄毅。

毛伯温

毛伯温，字汝厲，吉水人。祖超，廣西知府。伯温登正德三年進士，授紹興府推官。擢御史，巡按福

毛伯温，字汝厲，吉水人。祖父毛超，任廣西知府。毛伯温考中正德三年進士，拜授紹興府推官。提升爲御史，巡查按撫福建、河南。世宗

建、河南。世宗即位，中官張鋭、張忠等論死，其黨蕭敬、韋霦陰緩之。伯温請并誅敬、霦，中官爲屏氣。

嘉靖初，遷大理寺丞。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李福達獄起，坐爲大理時失入，褫職歸。用薦起故官，撫山西，移順天，皆未赴。改理院事，進左副都御史。爲趙府宗人祐椋所訐，解官候勘。已，復褫職。

十五年冬，皇嗣生，將頒詔外國。禮部尚書夏言以安南久失朝貢，不當遣使，請討之。遂起伯温右都御史，與咸寧侯仇鸞治兵待命。以父喪辭，不許。明年五月至京，上方略六事。會安南世孫黎寧遣陪臣鄭惟僚等訴莫登庸弑逆，請興師復仇。帝疑其不實，命暫緩師，敕兩廣、雲南守臣勘報，而命伯温協理院事。御史何維柏請聽伯温終制，不許。伯温引疾不出，至禫除始起視事。其冬遷工部尚書。

十七年春，黔國公沐朝輔等以登庸降表至，請宥罪許貢。先是，雲南巡撫汪文盛奏登庸聞發兵進討，遣使潛覘。帝已敕遵前詔進兵，文盛又納安南降人武文淵策，具言登庸可破狀，復傳檄安南令奉表獻地。及是，下朝輔奏付廷議，僉言不可許。乃改伯温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剋期啓行。帝以用兵事重，無必討意，特欲威服之。而兵部尚書張瓚無所畫，視帝意爲可否。朝論多主不當興師，顧不敢顯諫。制下數月，兩廣總督侍郎張經以用兵方略上，且言須兵三十萬，餉百六十萬石。欽州知州林希元則極言登庸易取，請即日出師。瓚不敢决，復請廷議。議上無成策，帝不

即位，中官張鋭、張忠等被判處死刑，他們的黨羽蕭敬、韋霦暗中拖延。毛伯温請求一并誅殺蕭敬、韋霦，中官爲之膽怯。

嘉靖初年，遷任大理寺丞。提升爲右僉都御史，巡查按撫寧夏。李福達一案發生，定罪爲作大理寺丞時判罪不當，革除官職回鄉。因被推薦起用任原官職，作山西巡撫，後改順天，都没有赴任。改爲掌管都察院事務，進升爲左副都御史。受到趙王府宗族朱祐椋攻擊，解除官職聽候審訊。不久，再次被革除官職。

十五年冬天，皇子降生，要頒發詔書通告外國。禮部尚書夏言認爲安南長期不進貢，不應派遣使者，請求征討它。於是起用毛伯温爲右都御史，與咸寧侯仇鸞整軍待命。毛伯温以父親去世推辭，皇帝不同意。第二年五月到京城，呈上策略六條。恰好安南世孫黎寧派遣陪臣鄭惟僚等控訴莫登庸叛逆弑君，請求興師報仇。皇帝懷疑不真實，命令暫緩出兵，敕令兩廣、雲南守衛大臣核查報告，而命令毛伯温協助管理都察院事務。御史何維柏請求同意毛伯温服滿三年喪期，皇帝不同意。毛伯温稱病不出門，到了舉行祭禮除掉喪服後纔出來治理政事。這年冬天遷任工部尚書。

十七年春，黔國公沐朝輔等以莫登庸降表送到，請求寬恕罪行准許進貢。此前，雲南巡撫汪文盛上奏莫登庸聽説要發兵前去征討，派人暗中窺察。皇帝已命遵從前次詔令進兵，汪文盛又接受安南投誠者武文淵的策略，詳細説明莫登庸可以攻破的情况，又傳令安南命令他進奉降表獻出土地。到此，把沐朝輔的奏議交由朝廷商議，都説不可同意。於是改任毛伯温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限期出征。皇帝認爲用兵事關重大，没有一定要討伐的意思，衹是想威懾降服他。而兵部尚書張瓚没有謀略，看皇帝的心意决定可否。朝廷議論多主張不應調動軍隊，所以不敢明諫。命令下達幾個月，兩廣總督侍郎張經把用兵方略獻上，并且説需要軍隊三十萬，糧餉一百六十萬石。欽州知州林希元則極力説莫登庸容易攻取，請求即日出兵。張瓚不敢决斷，再次請求朝廷商

憚，讓瓚，師復止。命伯温仍協理院事。

明年二月，帝幸承天。詔伯温總督宣、大、山西軍務。俄選宫僚，加兼太子賓客。大同所轄鎮邊、鎮川、弘賜、鎮河、鎮虜五堡，相距二百餘里，極邊近賊帳。自巡撫張文錦以築堡致亂後，無敢議修者。伯温曰："變所由生，以任用匪人，非建議謬也。"卒營之。募軍三千防守，給以閑田，永除其賦。邊防賴焉。録功，加太子少保。

是時登庸懼討，數上表乞降。帝亦欲因撫之，遣侍郎黄綰招諭。綰多所要求，帝怒，罷綰。再下廷議，咸言當討，帝從之。閏七月命伯温、鸞南征。文武三品以下不用命者，許軍令從事。伯温等至廣西，會總督張經，總兵官安遠侯柳珣，參政翁萬達、張岳等議，徵兩廣、福建、湖廣狼土官兵凡十二萬五千餘人，分三哨，自憑祥、龍峒、思陵州入，而以奇兵二爲聲援。檄雲南巡撫汪文盛帥兵駐蓮花灘，亦分三道進。部署已定，會鸞有罪召還，即以珣代。十九年秋，伯温等進駐南寧，檄安南臣民，諭以天朝興滅繼絶之義，罪止登庸父子，舉郡縣降者以其地授之。懸重購購登庸父子，而宣諭登庸籍土地、人民納款，即如詔書宥罪。登庸大懼，遣使詣萬達乞降，詞甚哀。萬達送之伯温所。伯温承制許之，宣天子恩威，納其圖籍，并所還欽州四峒地。權令還國聽命。馳疏以聞，帝大悦。詔改安南國爲安南都統使司，以登庸爲都統使，世襲，置十三宣撫司，令自署置。伯温受命歲餘，不發

議。評議没有最後決策，皇帝很不高興，責備張瓚，出兵再次被擱置。命毛伯温仍舊協助掌管都察院事務。

第二年二月，皇帝幸臨承天。詔令毛伯温總管宣府、大同、山西軍事事務。不久增選太子屬官，兼任太子賓客。大同所管轄的鎮邊、鎮川、弘賜、鎮河、鎮虜五座城堡，相距兩百多里，最邊遠的地區挨近賊寇的營帳。自從巡撫張文錦因修築城堡導致變亂後，没有人敢主張修築了。毛伯温説："變亂産生的原因，是因爲用人不當，并非主張錯了。"最終修築了城堡。招募三千士兵防守，給予他們閑置的田地，永遠免除他們的賦税。邊防有賴於此。叙録功勞，加封太子少保。

這時莫登庸畏懼征討，數次上表請求歸降。皇帝也想趁機安撫他，派遣侍郎黄綰前去招撫。黄綰要求甚多，皇帝大怒，罷免了黄綰。再交由朝廷商議，都説應當征討，皇帝聽從了。閏七月命毛伯温、仇鸞南征。文武三品以下官員不聽令者，准許按軍令從事。毛伯温等人到了廣西，會同總督張經，總兵官安遠侯柳珣，參政翁萬達、張岳等商議，徵兩廣、福建、湖廣壯族官兵共十二萬五千多人，分三支，自憑祥、龍峒、思陵州攻入，而以兩支奇兵作支援。傳令雲南巡撫汪文盛率軍駐扎蓮花灘，也分三路進軍。部署已定，恰逢仇鸞有罪被召回，即以柳珣代替。十九年秋，毛伯温等進駐南寧，通告安南臣民，告訴他們朝廷振興滅絶了的國家，接續已斷絶的皇統的大義，罪行衹限於莫登庸父子，帶領郡縣歸順的將這塊土地授予他。懸重賞捉拿莫登庸父子，并且告諭莫登庸登記土地、人民歸順，也照詔書寬恕罪過。莫登庸非常恐懼，派遣使者到翁萬達處乞降，言詞很哀惋。翁萬達把使者送到毛伯温處。毛伯温秉承皇帝意旨答應了他，宣示天子的恩德威力，接納了他們的地圖户籍，及所歸還的欽州四峒的土地。權且命令回國聽候命令。迅速上疏報告，皇帝非常高興。下詔改安南國爲安南都統使司，以莫登庸爲都統使，世襲，設置十三個宣撫司，令他們自行設置。毛伯温授命一年

一矢，而安南定，由帝本不欲用兵故也。論功，加太子太保。

多，不放一箭，而安南平定，是由於皇帝本不想用兵的緣故。評定功勞，加封太子太保。

二十一年正月還朝，復理院事。邊關數有警，伯温請築京師外城。帝已報可，給事中劉養直言，廟工方興，物力難繼，乃命暫止。其年十月，張瓚卒，伯温代爲兵部。瓚貪黷，在部八年，戎備盡墮。伯温會廷臣議上防邊二十四事，軍令一新。言官建議，請核實新軍、京軍及内府力士、匠役，以裕國儲。伯温因上冗濫當革者二十餘條，凡錦衣、騰驤諸衛，御馬、内官、尚膳諸監，素爲中貴盤踞者，盡在革中。帝稱善，立命清汰。宿弊頗釐，而左右近習多不悦。

二十一年正月回朝，仍管理都察院事務。邊關多次有警報，毛伯温請修築京師外城。皇帝已答覆可以，給事中劉養直説，宗廟工程正在興建，物力難以爲繼，於是命令暫且擱置。這年十月，張瓚死了，毛伯温代替他作兵部尚書。張瓚貪污，在兵部八年，軍備完全荒廢。毛伯温會同朝臣商議呈上邊防二十四事，軍隊法令爲之一新。言官建議，請求核實新軍、京軍及内府力士、工匠役伕，以便充實國家儲備。毛伯温於是呈上冗雜無度應當革除的二十多條，凡是錦衣、騰驤各衛，御馬、内官、尚膳各監，一向被太監把持的部門，全都在被革除的行列中。皇帝説好，立即命令清查淘汰。陳舊弊端大多得到了改革，而左右受寵幸的人多不高興。

二十三年秋，順天巡撫朱方以防秋畢請撤客兵。未幾，寇大入，直逼畿輔。帝震怒，并械總督翟鵬遣戍，斃方杖下。御史舒汀言，方止議撤薊兵，而并撤宣、大，則伯温與職方郎韓最也。帝遂削伯温籍，杖最八十，戍極邊。伯温歸，疽發背卒。穆宗立，復官，賜恤。天啓初，追謚襄懋。

二十三年秋，順天巡撫朱方以秋天防衛結束請求撤離外來部隊。不久，敵寇大舉進攻，直逼京城附近。皇帝震驚大怒，一并拘禁總督翟鵬發配戍邊，用木杖打死朱方。御史舒汀説，朱方衹建議撤離薊鎮的軍隊，而一并撤離宣府、大同的軍隊，則是毛伯温與職方郎韓最建議。皇帝於是削去毛伯温官籍，杖打韓最八十棍，發配戍守偏遠邊疆。毛伯温回鄉，背上毒瘡發作身亡。穆宗即位，恢復官職，賜予撫恤。天啓初年，追封謚號襄懋。

伯温氣宇沉毅，飲啖兼十人。臨事决機，不動聲色。安南之役，萬達、岳策爲多。伯温力薦於朝，二人遂得任用。

毛伯温氣質深沉剛毅，有十個人的食量。遇事决斷機敏，不動聲色。安南一戰，翁萬達、張岳獻策頗多。毛伯温極力向朝廷推薦，二人於是得以任用。

汪文盛　汪宗伊

汪文盛，字希周，崇陽人。正德六年進士。授饒州推官。有顧嵩者，挾刃入淮王祐棨府，被執，誣文盛使刺王。下獄訊治，久之得白，還官。事詳《淮王傳》。入爲兵部主事，偕同官諫武宗南巡，杖闕下。嘉靖初，歷福州知府，遷浙江、陝西副使，皆督學校。擢雲南按察使。

汪文盛，字希同，崇陽人。正德六年進士。拜授饒州推官。有個名叫顧嵩的人，帶刀進淮王朱祐棨府第，被抓獲，誣陷汪文盛指使他刺殺淮王。汪文盛被關進監獄審訊，很久纔得以昭雪，恢復官職。事情詳見《淮王傳》。入京作兵部主事，偕同僚勸諫武宗南巡，在宮闕下被杖打。嘉靖初年，歷任福州知府，遷任浙江、陝西副使，都督察學校。提升爲雲南按察使。

十五年冬，廷議將討安南。以文盛才，就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黔國公沐朝輔幼，兵事一决於文盛。副使鮑象賢言剿不如撫，文盛然之。會聞莫登庸已簒位，安南舊臣不服，多據地構兵。有武文淵者，據宣光，以所部萬人降。獻進兵地圖，且言舊臣阮仁蓮、黎景瑁等皆分據一方與登庸抗，天兵至，號召國中義士，諸方并起，登庸可擒也。文盛以聞。授文淵四品章服，子弟給冠帶。文盛又招安南旁近諸國助討，皆聽命。乃奏言："老撾地廣兵衆，可使當一面。八百、車里、孟艮多兵象，可備徵調。酋長俱未襲職，乞免其保勘，先授以官，彼必鼓勇爲用。"帝悉從之。文盛乃檄安南所部以土地歸者，仍故職，并諭登庸歸命。攻破鎮守營，方瀛救之失利。登庸部衆多來附，文盛列營樹栅蓮花灘處之。蓮花灘者，蒙自縣地，當交、廣水陸衝，爲安南腹裏。登庸益懼，請降，願修貢，因言黎寧阮氏子，所持印亦僞。文盛以聞，朝議不許。既而毛伯温至南寧，受登庸降如文盛議，安南遂定。是役也，功成於伯温，然伐謀制勝，文盛功爲多。及論功，伯温及兩廣鎮巡官俱進秩，而文盛止賚銀幣。奸人唐弼請開大理銀礦，帝許之。文盛斥其妄，下之吏。召爲大理卿。九廟災，道病，自陳疏少緩，令致仕。卒，賜恤如制。

十五年冬天，朝廷討論要征討安南。因汪文盛有才幹，就地拜授右僉都御史，巡察按撫原地。黔國公沐朝輔年幼，軍事全由汪文盛裁决。副使鮑象賢説剿殺不如安撫，汪文盛認爲他説得對。恰好聽説莫登庸已簒位，安南的舊臣不服，多割據地盤相互交戰。有個叫武文淵的，占據宣光，率部屬一萬人投降。獻上進兵地圖，并且説舊臣阮仁蓮、黎景瑁等都割據一方與莫登庸對抗，朝廷軍隊一到，號召安南國中正義之士，各方同時發動，莫登庸可以擒獲。汪文盛以此上報。授予武文淵四品綉花禮服，子弟給予帽子衣帶。汪文盛又召集安南附近各國幫助征討，都聽從命令。於是上奏説："老撾地廣兵多，可讓它獨當一面。八百、車里、孟艮有很多打仗用的象，可以準備徵調。酋長都没有承襲官職，請求免去他們擔保，先授予官職，他們一定會鼓足勇氣爲我所用。"皇帝全依從了他。汪文盛於是檄告安南部衆以土地歸服的，仍任原職，并告諭莫登庸歸順。攻破鎮守大營，方瀛援救失利。莫登庸部屬多來歸附，汪文盛在蓮花灘建營樹栅安置他們。蓮花灘，是蒙自縣地盤，正當交阯、廣西水陸要衝，對安南來説是内地。莫登庸更加恐懼，請求投降，願修好朝貢，趁機説黎寧阮氏之子，所持印璽也不是真的。汪文盛以此上報，朝廷商議不同意。不久毛伯温到達南寧，根據汪文盛建議接受莫登庸投降，安南於是平定。這一戰，功成於毛伯温，然而以謀略制服對方以取勝，汪文盛立功最多。到了評論功勞，毛伯温及兩廣鎮守巡察官都進升官階，而汪文盛衹賞賜了銀兩。奸人唐弼請求開掘大理銀礦，皇帝允許了。汪文盛駁斥唐弼虚妄，把他交給官吏處置。召爲大理卿。九廟發生火災，路上生病，親自上疏請求稍緩行期，皇帝命他退休。去世，按規定賜予撫恤。

從子宗伊，字子衡，爲文盛後。嘉靖十七年進士。除浮梁知縣，累官兵部郎中。楊繼盛劾嚴嵩及其孫鵠冒功事，宗伊議不撓。忤嵩，自免歸。隆慶初，起南京吏部郎中，歷應天府

侄子汪宗伊，字子衡，過繼爲汪文盛後嗣。嘉靖十七年進士。除授浮梁知縣，多次升官至兵部郎中。楊繼盛彈劾嚴嵩及其孫嚴鵠假冒功績之事，汪宗伊議論時剛直不曲，觸犯了嚴嵩，自己請求免官回鄉。隆慶初年，起用爲南京吏部郎

尹。裁諸司供億，歲省民財萬計。萬曆初，進南京大理卿。三遷户部尚書總督倉場，致仕，卒。天啓初，追謚恭惠。

中，歷任應天府尹。減裁各司的供給，每年節省百姓財産以萬計。萬曆初年，進升爲南京大理卿。三次遷升至户部尚書總督糧倉，退休，去世。天啓初年，追贈謚號恭惠。

鮑象賢

鮑象賢，歙人。由進士授御史，歷雲南副使。毛伯温檄文盛會師，以象賢領中哨。屢遷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代石簡撫雲南。初，元江土舍那鑑殺知府那憲以叛，布政使徐樾往招降被殺。簡攻之未克，坐樾事罷，而象賢代之。乃集土、漢兵七萬以討，鑑懼，仰藥死，擇那氏後立之。遷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賊魁徐銓等糾倭横海上，檄副使汪柏等擊斬之。廣西賊黄父將等擾慶遠，搗其巢，大獲。予象賢一子官。入佐南京兵部。被劾，回籍聽勘。家居十年，起太僕卿。復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召拜兵部左侍郎。年老引去。隆慶初卒。

鮑象賢，歙人。由進士拜授御史，歷任雲南副使。毛伯温檄令汪文盛會師，以鮑象賢帶領中路。多次遷任至右副都御史，任陝西巡撫，代替石簡任雲南巡撫。當初，元江土司屬官那鑑殺死知府那憲叛亂，布政使徐樾前往招降被殺。石簡攻打未能取勝，因徐樾之事定罪被罷免，而以鮑象賢代替他。於是調集土人、漢人七萬士兵去征討，那鑑畏懼，服藥而死，選擇那氏後人立爲知府。升遷兵部右侍郎，總管兩廣軍務。賊首徐銓等糾集倭寇横行海上，檄令副使汪柏等攻擊并斬殺了他。廣西賊寇黄父將等侵擾慶遠，攻打他的巢穴，大獲全勝。封給鮑象賢一個兒子官職。調入任南京兵部屬官。被彈劾，回原籍聽候審查。在家住了十年，起用爲太僕卿。又以右副都御史作山東巡撫。召回拜授兵部左侍郎。年老回鄉。隆慶初年去世。

翁萬達

翁萬達，字仁夫，揭陽人。嘉靖五年進士。授户部主事。再遷郎中，出爲梧州知府。咸寧侯仇鸞鎮兩廣，縱部卒爲虐。萬達縛其尤横者，杖之。閲四年，聲績大著。會朝議將討安南，擢萬達廣西副使，專辦安南事。萬達請於總督張經曰："莫登庸大言：'中國不能正土官弑逆罪，安能問我？'今憑祥州土舍李寰弑其土官珍，思恩府土目盧回煽九司亂，龍州土舍趙楷殺從子燧、煖，又結田州人韋應殺燧弟寶，斷藤峽瑶侯公丁負固。此曹同惡共濟，一旦約爲内應，我且不自保。先擒此數人問罪，安南易下耳。"經曰："然，惟君之所爲。"於是誅寰、應，擒回，招還九司，誘殺楷，佯繫訟公丁者給公丁，

翁萬達，字仁夫，揭陽人。嘉靖五年進士。拜授户部主事。再升遷郎中，出京任梧州知府。咸寧侯仇鸞鎮守兩廣，放縱部屬胡作非爲。翁萬達捆綁其中最横行無忌的，杖打他們。過了四年，聲名政績遠揚。恰逢朝廷商議要討伐安南，提升翁萬達爲廣西副使，專門辦理安南事務。翁萬達向總督張經請求説："莫登庸揚言：'中國不能判處土官弑君之罪，怎麽能追究我？'如今憑祥州土官屬吏李寰殺了土官李珍，思恩府土目盧回煽動九司叛亂，龍州土官屬吏趙楷殺了侄子趙燧、趙煖，又勾結田州人韋應殺了趙燧的弟弟趙寶，斷藤峽瑶人侯公丁仗恃險阻頑抗。這些人共同作亂互相支援，一旦相約作爲内應，我們將無法保全自己。先擒獲這幾個人問罪，安南就容易攻下了。"張經説："好，就照您説的辦。"於是誅殺李寰、韋應，擒獲盧回，招服九司，誘殺趙楷，假裝抓捕控告侯公丁的人來欺騙侯公丁，

執諸坐，以兩軍破平其巢。又議割四峒屬南寧，降峒豪黃賢相。登庸始懼。遷浙江右參政。經以征安南非萬達不可，奏留之，乃命以參政莅廣西。已而毛伯温集兵進剿，萬達上書伯温，言："揖讓而告成功，上策也。懾之以不敢不從，中策也。芟夷絶滅，終爲下策。"伯温然之。會獲安南諜者丁南傑，萬達解其縛，厚遇，遣之去，怵以天朝兵威。登庸大懼，乃詣伯温乞降。是役也，萬達功最，賞不逾常格。然帝知其能，遷四川按察使。歷陝西左、右布政使。

在座位上抓獲了他，以兩支軍隊鏟平他的巢穴。又商議分割四峒歸屬南寧，降服峒中豪强黃賢相。莫登庸開始畏懼。遷任浙江右參政。張經以征討安南非翁萬達不行，上奏留任他，於是命令以參政治理廣西。不久毛伯温調集軍隊進兵清剿，翁萬達上書給毛伯温，説："靠禮儀而告成功，是上策。威懾他使他不敢不從，是中策。蕩平削滅，最終是下策。"毛伯温認爲他説得對。恰好抓獲安南間諜丁南傑，翁萬達爲他鬆綁，厚待他，讓他回去，用朝廷軍威震懾他們。莫登庸非常恐懼，於是到毛伯温處投降。這一戰，翁萬達功勞最大，賞賜没有超過慣例。然而皇帝知道他有才能，遷任四川按察使。歷任陝西左、右布政使。

二十三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尋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翟鵬總督宣、大、山西、保定軍務。劾罷宣府總兵官郤永、副總兵姜奭，薦何卿、趙卿、沈希儀。趙卿遂代永。萬達謹偵候，明賞罰。每當防秋，發卒乘障，陰遣卒傾硃於油，察離次者硃其處。卒歸輒縛，毋敢復離次者。嚴殺降禁，違輒抵死。得降人，撫之如所親，以是益知敵情。寇數萬騎犯大同中路，入鐵裹門，故總兵官張達力戰却之。又犯鵓鴿谷，參將張鳳、諸生王邦直等戰死。萬達與總兵官周尚文備陽和，而遣騎四出邀擊，頗有斬獲。寇登山，見官兵大集，乃引去。事聞，賜敕奬賚。屢疏請修築邊墻，議自大同東路陽和口至宣府西陽河，須帑銀二十九萬。帝已許之，兵部撓其議，以大同舊有二邊，不當復於邊内築墻。帝不聽。乃自大同東路天城、陽和、開山口諸處爲墻百二十八里，堡七，墩臺百五十四；宣府西路西陽河、洗馬林、張家口諸處爲墻六十四里，敵臺十。斬崖削坡五十里。工五十餘日成。進右都

二十三年，提升爲右副都御史，任陝西巡撫。不久進升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替翟鵬總管宣府、大同、山西、保定軍務。彈劾罷免了宣府總兵官郤永、副總兵姜奭，舉薦何卿、趙卿、沈希儀。趙卿於是代替郤永。翁萬達嚴密偵察，申明賞罰。每當秋天防衛，派兵登城守衛，暗中派士兵在油中傾倒硃砂，來察看擅離職守者硃砂粘附的地方。士卒回來就綁縛，没有敢再擅離職守的了。嚴禁殺死降服者，違犯就以死抵命。獲得投降的人，如親人一般安撫他們，因此更加知曉敵情。敵寇幾萬騎兵進犯大同中路，攻入鐵裹門，前總兵官張達奮力作戰打敗了他們。又進犯鵓鴿谷，參將張鳳、諸生王邦直等戰死。翁萬達與總兵官周尚文防備陽和，而派遣騎兵四出截擊，多有斬首和捕獲。敵寇登山，見官兵大量聚集，於是退去。事情上報，賜令奬賞。多次上疏請求修築邊墻，建議從大同東路陽和口至宣府西陽河，需白銀二十九萬兩。皇帝已同意，兵部阻撓這一建議，認爲大同以前已有兩邊墻，不應又在邊墻内修築邊墻。皇帝不聽從。於是從大同東路天城、陽和、開山口等處修邊墻一百二十八里，城堡七座，報警臺一百五十四座；宣府西路西陽河、洗馬林、張家口等處修城墻六十四里，瞭望臺十座。斬削坡崖五十里。工程五十多天完成。進升爲右都御史。揭發代王府族人朱充

御史。發代府宗室充灼等叛謀，進左都御史。

灼等的叛亂陰謀，進升爲左都御史。

已，會宣、大、山西鎮巡官議上邊防修守事宜，其略曰：

事後，會同宣府、大同、山西鎮守巡撫官商議呈上邊防修築守衛的具體措施，大致說：

山西起保德州黄河岸，歷偏頭，抵老營，二百五十四里。大同西路起丫角山，歷中北二路，東抵東陽河鎮口臺，六百四十七里。宣府起西陽河，歷中北二路，東抵永寧四海冶，千二十三里。凡千九百二十四里，皆逼巨寇，險在外，所謂極邊也。山西老營堡轉南而東，歷寧武、雁門，至平刑關八百里。又轉南而東，歷龍泉、倒馬、紫荆之吴王口、插箭嶺、浮圖峪，至沿河口千七十餘里。又東北，歷高崖、白羊，至居庸關一百八十餘里。凡二千五十餘里，皆峻山層岡，險在内，所謂次邊也。外邊，大同最難守，次宣府，次山西之偏、老。大同最難守者，北路。宣府最難守者，西路。山西偏關以西百五十里，恃河爲險，偏關以東百有四里，略與大同西路等。内邊，紫荆、寧武、雁門爲要，次則居庸、倒馬、龍泉、平刑。邇年寇犯山西，必自大同；犯紫荆，必自宣府。

山西自保德州黄河岸邊起，經過偏頭，到老營，二百五十四里。大同西路自丫角山起，經過中路北路，向東到東陽河鎮口臺，六百四十七里。宣府自西陽河起，經過中路北路，向東到永寧四海冶，一千零二十三里。共一千九百二十四里，都接近强敵，險峻在外側，是人們所説的最難防守的邊境。山西老營堡南折向東，經過寧武、雁門，到平刑關八百里。又南折向東，經過龍泉、倒馬、紫荆的吴王口、插箭嶺、浮圖峪，到沿河口一千零七十多里。又向東北，經過高崖、白羊，到居庸關一百八十多里。共兩千零五十多里，都是崇山峻嶺，險要在内側，是人們所説的稍易防守的邊境。險阻在外的邊境，大同最難守，其次是宣府，再其次是山西的偏頭、老營堡。大同最難防守的是北路。宣府最難防守的是西路。山西偏關以西一百五十里，憑藉黄河爲險阻，偏關以東一百零四里，大致與大同西路相同。險要在内側的邊境，紫荆、寧武、雁門最爲重要，其次是居庸、倒馬、龍泉、平刑關。近年敵寇進犯山西，必定從大同進攻；進犯紫荆，必定從宣府進攻。

先年山西防秋，止守外邊偏、老一帶，歲發班軍六千人備禦，大同仍置兵，寧、雁爲聲援。比棄極衝，守次邊，非守要之意。宣府亦專備西、中二路，而北路空虚。且連年三鎮防秋，徵調遼、陝兵馬，糜糧賞不訾，恐難持久。并守之議，實爲善經。外邊四時皆防，

以前山西秋天調兵防守，衹防守險阻在外側的偏頭、老營堡一帶，每年調動六千士兵防禦，大同仍然布置兵力，寧武、雁門關作支援。等於放棄最重要的關卡，防守險阻在内的邊境，并非防守戰略要地的主旨。宣府也衹防備西、中兩路，而北路空虚。并且連年三鎮秋天調兵防守，徵調遼東、陝西的兵馬，耗費糧食賞賜不計其數，恐怕難以持久。合并防守的主張，確實是好辦法。險要

城堡兵各有分地，冬春徂夏，不必參錯徵發。若泥往事臨時調遣，近者數十里，遠者百餘里，首尾不相應。萬一如往年潰墻而入，越關而南，京師震駭，方始徵調，何益事機。擺邊之兵，未可遽罷。

在外的邊境四季都要防守，守城堡的軍隊各有分管的範圍，冬春至夏，不必調來調去。若拘泥於以前的作法臨時調遣，近的幾十里，遠的一百多里，首尾不能照應。萬一像往年破墻攻入，越過邊關向南進攻，京城震驚，纔開始徵調兵力，對戰事又有什麽好處呢。布署在邊境的士兵，不能馬上撤離。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設”之云者，築垣乘障、資人力之謂也。山川之險，險與彼共。垣塹之險，險爲我專。百人之堡，非千人不能攻，以有垣塹可憑也。修邊之役，必當再舉。

《易經》說“王公設置險阻來守衛他的國家”。所說的“設”，是指修築城墻調兵登城防守、支援人力的意思。山川的險要，與敵人共有。城墻濠塹的險要，被我方獨占。一百人守衛的城堡，非一千人不能攻取，因爲有城墻濠塹可以憑藉。修築邊墻的工程，一定要再次發起。

夫定規畫，度工費，二者修邊之事。慎防秋，并兵力，重責成，量徵調，實邊堡，明出塞，計供億，節財用，八者守邊之事。

制定規劃，估算工程費用，兩者是修築邊防工程的大事。慎重進行秋天調兵防守，集中兵力，注重職責，適量徵調，充實邊防城堡，明白出塞意圖，計算供給，節省用度，這八條是守邊的大事。

因條十事上之，帝悉報許。乃請帑銀六十萬兩，修大同西路、宣府東路邊墻，凡八百里。工成，予一子官。

於是條列十件事呈上，皇帝全都答覆同意。於是請求撥庫銀六十萬兩，修築大同西路、宣府東路的邊墻，共八百里。工程完成，授予翁萬達一個兒子官職。

萬達精心計，善鉤校，墻堞近遠，濠塹深廣，曲盡其宜。寇乃不敢輕犯。墻内戍者得以暇耕牧，邊費亦日省。初，客兵防秋，歲帑金一百五十餘萬，添發且數十萬，其後減省幾半。又議掣山西兵并力守大同，巡撫孫繼魯沮之。帝爲逮繼魯，悉納萬達言。

翁萬達精於心計，善於查考，城墻的遠近，濠塹的寬深，盡得其妙。敵寇於是不敢輕易進犯。城墻内的士兵得以在空閑耕牧，邊防費用也日漸節省。當初，秋天徵調外地士兵防守，每年撥發庫銀一百五十多萬兩，增撥的將近幾十萬，這之後減省近半。又建議調山西兵力合力防守大同，巡撫孫繼魯阻止。皇帝爲此逮捕孫繼魯，完全聽取翁萬達的意見。

萬達更事久，帝深倚之，所請無不從，獨言俺答貢事與帝意左。先是，二十一年，俺答阿不孩使石天爵等款鎮遠堡求貢。言小王子等九部牧青山，艷中國縑帛，入掠止人畜，所得寡，且不能無亡失，故令天爵輸誠。朝議不納。天爵等復至，巡撫龍大有執之。大有進一官，將吏悉遷

翁萬達經歷世事很久，皇帝很倚仗他，所請求的無不聽從，衹有上書説俺答通貢的事與皇帝心意不符。此前，二十一年，俺答阿不孩派石天爵等到鎮遠堡請求通貢，説小王子等九部牧馬青山，羡慕中原縑帛，入境掠奪的衹是人口牲畜，所得縑帛很少，而且不會没有丢失，所以令石天爵傳達通貢的誠意。朝廷商議不接納。石天爵等再到，巡撫龍大有抓捕了他。龍大有進官一

擢，磔天爵於市。寇怒，大入屠村堡，信使絶五年。會玉林衛百户楊威爲所掠，威詭能定貢市，遂釋還。俺答阿不孩復遣使款大同左衛塞，邊帥家丁董寶等狃天爵前事，復殺之，以首功報。萬達言："北敵，弘治前歲入貢，疆場稍寧。自虞臺嶺之戰覆我師，漸輕中國，侵犯四十餘年。石天爵之事，臣嘗痛邊臣失計。今復通款，即不許，當善相諭遣。誘而殺之，此何理也。請亟誅寶等，榜塞上，明告以朝廷德意，解其蓄怨構兵之謀。"帝不聽。

級，將吏全都升遷，在街市上斬殺了石天爵。敵寇大怒，大舉入侵攻入村堡屠殺，斷絶音信往來五年。恰逢玉林衛百户楊威被抓去，楊威詭稱能確立通貢交易，於是被放了回來。俺答阿不孩再次派使臣到大同左衛邊塞，邊帥家丁董寶等拘泥於石天爵以前的事，又殺了他，以斬首之功上報。翁萬達説："北方敵寇，弘治前每年入貢，邊疆較安寧。自從虞臺嶺之戰打敗我軍，漸漸輕視中原，侵犯四十多年。石天爵的事，臣曾痛心守邊大臣失策。如今再次來通言和好，即使不同意，也應當善告遣送回去。誘騙而殺了他，這是什麽道理。請求馬上誅殺董寶等，張榜告諭塞上，明白宣示朝廷的恩德美意，消除敵方積怨交兵的想法。"皇帝不聽從。

未幾，俺答阿不孩復奉印信番文，欲詣邊陳款。萬達爲奏曰："今届秋，彼可一逞。乃屢被殺戮，猶請貢不已者，緣入犯則利在部落，獲貢則利歸其長。處之克當，邊患可弭。若臣等封疆臣，貢亦備，不貢亦備，不緣此懈也。"兵部尚書陳經等言敵難信，請敕邊臣詰實，責萬達十日内回奏。萬達還其使，與約。至期，使者不至。萬達慮帝督過，以使者去無可究爲辭。已而使狎至，牢拒之，好言慰答而已。俺答以通好，散處其衆，不設備，亦不殺哨卒。頃之，復至，詞益恭。萬達又爲奏曰："敵懇懇求貢，去而復來。今宣、大興版築，正當羈縻，使無擾。請限以地、以人、以時。悉聽，即許之貢，不聽則曲在彼，即拒絶之。"帝責其瀆奏，卒不許。蓋是時曾銑有復套之議，夏言主之，故力絀貢議，且以復套事行諸邊臣議之。

不久，俺答阿不孩又帶上有印信的番文，準備到邊境表達真誠。翁萬達上奏説："如今到了秋天，他們又可以顯示一下威力。却在使者多次被殺後，仍請求通貢不停，是因爲進犯則好處歸了部落，獲准通貢則好處歸於酋長。處理得當，邊患可以止息。像臣等封守邊疆大臣，通貢也要防備，不通貢也要防備，不會因此而鬆懈。"兵部尚書陳經等説敵寇難以相信，請令守邊大臣查實，限翁萬達十日内回奏。翁萬達送回使者，與他們約定日期。到了時間，使者没到。翁萬達怕皇帝責備自己的過錯，以使者離開了無法追究應對。不久使者接連而來，翁萬達堅决拒絶，使者好言安慰答覆纔罷了。俺答阿不孩因爲要通好，讓部衆散居，不設防備，也不殺哨兵。很快，又來了，言語更加恭敬。翁萬達又上奏説："敵寇誠心請求通貢，去了又來。如今宣府、大同正在修築邊墻，正應當籠絡使他們不要侵擾。請求限定通貢的地點、人數、時間。若都能聽從，就允許他們通貢，不聽則理虧在他們，馬上拒絶他們。"皇帝責斥他輕慢上奏，最終不同意。大概當時曾銑有收復河套的建議，夏言主張這一建議，所以極力排斥通貢的建議，并且將收復河套之事發給各守邊大臣商議。

萬達議曰：

翁萬達評議説：

河套本中國故壤。成祖三犁

河套本是中國故土。成祖三次摧毁他們

王庭，殘其部落，舍黄河，衛東勝。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套地遂淪失。然正統、弘治間，我未守，彼亦未取。乃因循畫地守，捐天險，失沃野之利。弘治前，我猶歲搜套，後乃任彼出入，盤據其中，畜牧生養。譬之爲家，成業久矣，欲一舉復之，毋乃不易乎！提軍深入，山川之險易，途徑之迂直，水草之有無，皆未熟知。我馬出塞三日已疲，彼騎一呼可集。我軍數萬衆，緩行持重則備益固，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即得小利，歸師尚艱。倘失嚮導，全軍殆矣。彼遷徙遠近靡常。一戰之後，彼或保聚，或佯遁，笳角時動，壁壘相持，已離復合，終不渡河。我軍於此，戰耶，退耶，兩相守耶？數萬衆出塞，亦必數萬衆援之，又以驍將通糧道，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

夫馳擊者彼所長，守險者我所便。弓矢利馳擊，火器利守險。舍火器守險，與之馳擊於黄沙白草間，大非計。議者欲整六萬衆，爲三歲期。春夏馬瘦，彼弱，我利於征，秋冬馬肥，彼强，我利於守。春蒐套，秋守邊，三舉彼必遠遁，我乃拒河守。夫馬肥瘦，我與敵共之。即彼弱，然坐以待，懼其擾擊我，及彼强，又懼其報復我。且六萬之衆，千里襲人，一舉失利，議論蜂起，烏能待三。即三舉三勝，彼敗而守，終不渡河，版築亦無日。

議者見近時搗巢，恒獲首

的王庭，擊破他們的部落，在黄河邊駐扎，在東勝設衛。後又撤離東勝到延綏，河套土地於是淪陷喪失。然而正統、弘治年間，我方未守衛，敵方也未攻取。於是墨守舊制劃地防守，放棄天險，丢失沃野的利益。弘治前，我軍還每年巡查河套，以後就任敵方進出，盤據其中，放牧繁衍。用成家來打比方，成家立業很久了，要一舉恢復原樣，恐怕不容易吧！帶兵深入，山川的險易，路途的曲直，水草的有無，都不熟悉。我方軍馬出塞三天就疲憊了，敵方騎兵一聲呼嘯就可聚集。我軍幾萬人馬，緩慢行軍帶着輜重那麼守備要更穩固，快速行軍去獲取勝利則輜重在後。即使獲得小勝，回軍又很艱難。若失去嚮導，全軍就危險了。敵方遷徙遠近無常。一戰之後，敵方或聚衆守衛，或佯裝逃遁，號角時時吹起，營壘相對，已分散的又集合起來，始終不渡過黄河。我軍在這種情況下，戰呢，退呢，還是兩軍又相互對峙呢？幾萬人馬出塞，也必定要幾萬人馬援助他們，又要用驍勇將領輸通糧道，這都是極其艱難而不能承擔的。

奔馳作戰是敵方特長，堅守險阻是我方優勢。弓箭利於奔馳作戰，火器利於堅守險阻。放棄用火器堅守險阻，與敵人在黄沙白草間奔馳作戰，尤其不是辦法。建議的人要整治六萬人馬，爲期三年。春夏季馬匹瘦弱，敵方勢弱，征討對我方有利，秋冬季馬匹肥壯，敵方勢强，防守對我方有利。春季巡游河套，秋季守衛邊境，三戰敵方必定遠逃，我方就依憑黄河守衛。馬匹的肥瘦，我方與敵方一樣。即使敵方勢力弱小，然而我方坐守以等待，害怕敵方騷擾襲擊我軍，等到敵方勢力强大，又害怕敵方報復我軍。况且六萬人馬，千里襲擊敵人，一戰失利，議論蜂擁而起，哪能等到三戰。即使三戰三勝，敵方失敗退守，始終不渡過黄河，修築城墻也没有停息之日。

建議的人見近期攻擊敵人巢穴，常獲斬

功，昔年城大同五堡，寇不深競，以爲套易復。然搗巢，因其近塞，乘不備，勝則倏歸，舉足南向即家門。復套，則深入其地，後援不繼，事勢異也。往城諸邊，近我土，彼原不以爲利。套，自其四時駐牧地，肯晏然已乎？事體異也。曰伺彼出套，據河守，先亟築渡口垣墻，以次移置邊堡。彼控弦十餘萬，豈肯空套出。築垣二千餘里，豈不日可成。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兵非千人不可居，而游徼瞭望者不與，當三十萬衆不止也。况循邊距河，動輒千里，一歲食糜億萬。自内輸邊，自邊輸河，飛輓之艱不可不深慮。若令彼有其隙，我乘其敝，從而圖之，未嘗不可。今塞下喘息未定，邊卒瘡痍未起，横挑强寇以事非常，愚所不解也。

首之功，往年修築大同的五座城堡，敵寇没作過多的争奪，使人認爲河套容易收復。然而攻擊敵巢，因其接近邊塞，乘其不備，取勝就迅速撤回，舉足向南就是家門。收復河套，則是深入敵方土地，後方支援難以爲繼，形勢不同了。以往在各邊境築城，接近我方領土，敵方原本就形勢不利。河套，自從成爲敵方四季駐扎放牧的地方，肯平和地放棄嗎？情况不同了。有人説窺伺敵方遷出河套，我方就依據黄河防守，先馬上修築渡口的城墻，依次移動設置城堡。敵方十多萬弓箭手，豈肯空出河套而去。修築城墻兩千多里，難道幾天就可完成。城堡没有幾十上百個不能相互呼應，城堡士兵没有上千人不能居守，而巡邏瞭望的還没算，應當是三十萬人不止了。况且沿邊境到黄河，動輒上千里，一年耗費糧食億萬石。從内地運輸到邊境，從邊境運輸到黄河，運輸的艱難不可不仔細考慮。假若敵方内部有矛盾，我方利用他的弱點，以此來對付征服他，未嘗不可。如今邊塞喘息未定，邊防士兵創傷未好，横蠻地挑起和强敵的争鬥去應付非同尋常的事件，臣愚昧不能理解。

議上，不省。

奏議呈上，皇帝不省悟。

其後，俺答與小王子隙。小王子欲寇遼東，俺答以其謀告，請與中國夾攻以立信。萬達不敢聞。使者再至，爲言於朝，帝不許。

後來，俺答與小王子有了矛盾。小王子要侵犯遼東，俺答把小王子的計劃報告了朝廷，請求與朝廷夾攻小王子以確立信用。翁萬達不敢上報。使者再到，爲他向朝廷説明，皇帝不同意。

二十七年三月，萬達又言諸部求貢不遂，慚且憤，聲言大舉犯邊，乞令邊臣得便宜從事。帝怒，切責之，通貢議乃絶。其年八月，俺答犯大同不克，退攻五堡，官軍戰彌陀山却之。趨山西，復敗還。逾月，犯宣府，大掠永寧、隆慶、懷來，軍民死者數萬。萬達坐停俸二級，俄録彌陀山功，還其俸。俺答將復寇宣府，總兵官趙卿怯，萬達奏以周尚文代。未至，寇犯滴水崖，指揮董暘、江瀚、

二十七年三月，翁萬達又説各部落請求通貢不成，慚愧而且憤怒，揚言大舉進犯邊境，請求命令守邊大臣能依具體情况辦事。皇帝大怒，嚴厲地責斥他，通貢的建議於是停止。這年八月，俺答進犯大同失利，退而進攻五堡，官軍激戰於彌陀山打退了他們。進攻山西，也失敗而歸。一個月後，進犯宣府，大肆擄掠永寧、隆慶、懷來，軍民死難的有幾萬人。翁萬達定罪削減薪俸兩級，不久叙録彌陀山戰功，歸還被扣薪俸。俺答又要進犯宣府，總兵官趙卿畏懼，翁萬達上奏以周尚文代替。没到任，敵寇進犯滴水崖，指揮

唐臣、張淮等戰死，遂南下駐隆慶石河營，分游騎東掠。游擊王鑰、大同游擊袁正却之，寇移而南。會尚文萬騎至，參將田琦騎千餘與合，連戰曹家莊，斬四首，搴其旗，寇據險不退。萬達督參將姜應熊等馳赴，順風鼓噪，揚沙蔽天。寇驚曰："翁太師至矣！"是夜東去。諸將追擊，連敗之。帝偵萬達督戰狀，大喜，立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尋召理部事。以父憂歸。

董暘、江瀚、唐臣、張淮等陣亡，敵寇於是南下駐扎隆慶石河營，派出流動騎兵向東擄掠。游擊王鑰、大同游擊袁正打退了他們，敵寇移師南犯。正好周尚文率一萬騎兵趕到，參將田琦率一千多騎兵與他會合，接連激戰於曹家莊，斬殺敵人四個頭目，拔掉他們的旗幟，敵寇占據險要地方不肯退却。翁萬達督促參將姜應熊等迅速趕去，順風叫喊，揚起沙塵遮蔽天空。敵寇驚恐地説："翁太師到了！"這夜向東逃去。衆將追擊，接連打敗敵寇 。皇帝探得翁萬達督率軍隊作戰的情況，非常高興，立即進升他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不久召回掌管兵部事務。因父親去世回鄉。

明年秋，大同失事，督撫郭宗皋、陳耀被逮，詔起萬達代宗皋。萬達方病疽，廬墓間，疏請終制。未達，而俺答犯都城。兵部尚書丁汝夔得罪，遂即以萬達代之。萬達家嶺南，距京師八千里，倍道行四十日抵近京。時寇氛熾，帝日夕徯萬達至。遲之，以問嚴嵩。嵩故不悦萬達，言寇患在肘腋，諸臣觀望，非君召不俟駕之義。帝遂用王邦瑞於兵部。不數日萬達至，具疏自明。帝責其欺慢，念守制，姑奪職聽别用。仇鸞時爲大將軍，寵方盛，銜宿怨，讒言構於帝。萬達遂失眷，降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略紫荆諸關。

第二年秋天，大同戰事失敗，督撫郭宗皋、陳耀被逮捕，下詔起用翁萬達代替郭宗皋。翁萬達正發毒瘡，住在墓旁守喪，上疏請求服滿喪期。未送達，而俺答進犯都城。兵部尚書丁汝夔獲罪，於是就以翁萬達代替他。翁萬達家在嶺南，距離京城八千里，日夜兼程走四十天纔能抵達京城。當時敵寇氣焰囂張，皇帝日夜盼望翁萬達趕到。遲遲不到，向嚴嵩詢問此事。嚴嵩以前就對翁萬達不滿，説敵寇之禍患就在身邊，衆臣觀望，不合乎君王召見不待車馬備好就出發的大義。皇帝於是起用王邦瑞任兵部。没幾天翁萬達趕到，上疏説明自己的情況。皇帝責備他欺騙、輕慢，念在他守孝，暫且免職聽候其他任用。仇鸞當時爲大將軍，正大受恩寵，懷着以前的積怨，向皇帝進讒言陷害翁萬達。翁萬達於是失去信任，降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管理紫荆等關。

三十年二月，京察，自陳乞終制。帝疑其避事，免歸。瀕行疏謝，復摘訛字爲不敬，斥爲民。明年十月，兵部尚書趙錦以附仇鸞戍邊，復起萬達代之。未聞命卒，年五十五。

三十年二月，考察京官政績，自己上疏請求回鄉守滿喪期。皇帝疑心他迴避戰事，罷免官職回鄉。臨行上疏致謝，又在疏中挑出錯别字視爲大不敬，謫斥爲平民。第二年十月，兵部尚書趙錦因追隨仇鸞被貶戍守邊境，又起用翁萬達代替他。没接到任命就去世了，享年五十五歲。

萬達事親孝。父歿，負土成墳。好談性命之學，與歐陽德、羅洪先、唐順之、王畿、魏良政善。通古今，

翁萬達侍奉父母孝順。父親去世，背負土石壘成墳墓。喜談萬物本性之學，與歐陽德、羅洪先、唐順之、王畿、魏良政交好。通曉古今，動

操筆頃刻萬言。爲人剛介坦直，勇於任事，履艱危，意氣彌厲。臨陣嘗身先士卒，尤善御將士，得其死力。嘉靖中，邊臣行事適機宜、建言中肯綮者，萬達稱首。隆慶中，追謚襄毅。

筆頃刻可寫萬言。爲人剛毅耿介坦率正直，敢於承擔責任，身處艱難困危，意氣更加煥發。臨陣曾身先士卒，尤其擅長駕御將士，得到他們以死相助。嘉靖年間，守邊大臣辦事能適合實情、建議能切中要害的，翁萬達稱第一。隆慶年間，追贈謚號襄毅。

贊曰：楊一清、王瓊俱負才略，著績邊陲。有人倫鑒，鋤奸定難因以成功。亦俱任智數。然瓊，其權譎之尤歟！彭澤望甚偉，顧處置哈密，抑何舛也。毛伯温能任翁萬達、張岳，以成安南之功，不失爲持重將。萬達飭邊備，整軍實，其争復套，知彼知己，尤深識遠慮云。

贊曰：楊一清、王瓊都身負才能謀略，建功邊陲。有鑒别人才的見識，鏟鋤奸人平定危難因而成功。也都運用心計智謀。然而王瓊，用權術計謀過分了啊！彭澤聲望很高，但處置哈密之事，却又差錯甚遠。毛伯温能任用翁萬達、張岳，以成就平定安南的功績，不失爲能擔當大任的將領。翁萬達整治邊防，治理軍隊，他争議收復河套的事，知彼知己，尤其見識高深考慮深遠。

明史卷一百九十九

列傳第八十七

李鉞（子）惠　王憲　胡世寧（子）純 繼　李承勛
王以旂　范鏓　王邦瑞（子）正國　鄭曉

李鉞　李惠

李鉞，字虔甫，祥符人。弘治九年進士。除御史。巡視中城，理河東鹽政，歷有聲績。

正德改元，天鳴星變。偕同官陳數事，論中官李興、甯謹、苗逵、高鳳等罪，而請斥尚書李孟暘、都督神英。武宗不能用。以喪歸。劉瑾惡鉞劾其黨，假他事罰米五百石輸邊。瑾敗，起故官，出爲鞏昌知府，尋遷四川副使。巡撫林俊委鉞與副使何珊討敗流賊方四等，賜金加俸。遷陝西按察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寇入白羊口。鉞度宣、大有備，必窺岢嵐、五臺間，乃亟晝戰守。寇果犯岢嵐，鉞與延綏援將安國、杭雄敗之。加俸一級。尋討平內寇武廷章等。召入理院事。

世宗即位，歷兵部左、右侍郎，出總制陝西三邊軍務。鉞長軍旅，料敵多中。初至固原，寇入犯，援兵未集。鉞下令大開諸營門，晝夜不閉。寇疑有備，未敢逼。乃炮擊之，寇引去。以其間增築墩堡，謹烽堠，廣儲蓄，選壯勇爲備。未幾，寇復深入平涼、邠州。鉞令游擊時陳、周尚文等，分伏要害遏其歸，斬獲多。鉞策

李鉞，字虔甫，祥符人。弘治九年中進士。除授御史。巡視中城，管理河東鹽政，在任職的地方都有聲望和政績。

正德元年，天空鳴響，星辰變化。偕同同僚陳述數件事，論列宦官李興、甯謹、苗逵、高鳳等罪狀，并請求貶斥尚書李孟暘、都督神英。武宗没有采納。因遇喪回鄉。劉瑾憎恨李鉞彈劾他的黨羽，藉另外的事罰他五百石米運往邊關。劉瑾垮臺，起用任原官，出任鞏昌知府，不久遷任四川副使。巡撫林俊委派李鉞與副使何珊討伐擊敗流竄賊寇方四等，賞賜金銀增加俸禄。遷任陝西按察使，提升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敵寇攻入白羊口。李鉞考慮到宣府、大同有防備，敵寇一定會窺伺岢嵐、五臺之間，於是迅速策劃守備。敵寇果真進犯岢嵐，李鉞與延綏援將安國、杭雄擊敗了敵寇。增加薪俸一級。不久掃平內地叛賊武廷章等。召進京管理都察院事務。

世宗即位，歷任兵部左、右侍郎，出京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李鉞擅長軍事，預料敵情多半準確。剛到固原，敵寇進犯，援兵未調集到。李鉞下令大開各營門，晝夜不關閉。敵寇懷疑有防備，不敢靠近。於是用炮攻擊敵寇，敵寇退却。乘空隙增建報警臺和堡壘，嚴整烽火臺，廣增儲蓄，選用强壯英勇士兵守備。不久，敵寇又深入平涼、邠州。李鉞命游擊時陳、周尚文等，分兵伏守要害阻斷敵寇歸路，斬殺擒獲甚多。李鉞料

寇失利必東犯延綏，檄諸將設伏待。寇果至，又敗去。已而言官論邠州失事罪，請罷總兵官劉淮、巡撫王珝等，并及鉞。詔奪淮職，責鉞圖後效。鉞自劾乞休，不許。盜楊錦等剽延綏，殺指揮翟相，鉞討擒之。

想敵寇失利必定向東進犯延綏，檄令各將設伏等待。敵寇果然來了，又潰敗而去。不久言官論列邠州戰事失敗之罪，請求罷免總兵官劉淮、巡撫王珝等，并牽涉到李鉞。下詔奪去劉淮官職，責斥李鉞以觀後效。李鉞彈劾自己請求退休，不同意。盜寇楊錦等劫奪延綏，殺了指揮翟相，李鉞征討擒獲了他。

嘉靖二年，以塞上無警召還。給事中劉世揚請留鉞陝西，而久任諸邊巡撫。帝卒召鉞，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諸府，入掌都察院事。

嘉靖二年，因邊塞没有警報被召回。給事中劉世揚請求留李鉞在陝西，而長期擔任各邊地巡撫。皇帝最終召回李鉞，進升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等府，入京掌都察院事。

四年，代金獻民爲兵部尚書兼督團營。中官刁永等多所陳乞，帝皆許之。又録司禮扶安家八人官錦衣。南京守備已三人，復命卜春添注以往。御馬監閻洪因軍政，請自考騰驤四衛及牧馬所官。鉞累疏力争，帝皆不納，至責以抗旨，令對狀。鉞引罪乃罷。武定侯郭勛以會武宴列尚書下，疏争之。鉞言："中府官之有會武宴，猶禮部之有恩榮宴也。恩榮，禮部爲主，會武，中府爲主，故皆列諸尚書之次。宴圖可徵，不得引團營故事。"帝竟從勛言。錦衣革職百户李全奏乞復任，鉞請治其違旨罪，帝不問。於是官旗鄭彪等皆援全例以請，鉞執奏如初，而疏有"猿攀狐媚"語。帝惡之，復責對狀，奪俸一月。

四年，代替金獻民任兵部尚書兼督團營。宦官刁永等多有請求，皇帝都答應了。又録用司禮扶安家八人入錦衣衛任官。南京守備已有三人，又命卜春用添注的名目就職處理政事。御馬監閻洪因爲武官考核，請求自己考核騰驤四衛及牧馬所官員。李鉞多次上疏極力争辯，皇帝都不采納，以致斥責他違抗聖旨，命他當面陳述實情。李鉞承認過錯纔休止。武定侯郭勛以會武宴列在兵部尚書名下，上疏争辯。李鉞上疏説："中府官有會武宴，如同禮部有恩榮宴。恩榮宴，以禮部爲主，會武宴，以中府爲主，所以都列在各尚書之下。宴飲圖可以證明，不能援引團營舊例。"皇帝最後却依從郭勛的話。革職的錦衣百户李全奏請恢復官職，李鉞請求懲治他違抗聖旨的罪行，皇帝不過問。於是官旗鄭彪等都援引李全的先例來請求恢復官職，李鉞像當初一樣上奏，而奏疏中有"猿攀狐媚"的話。皇帝對他不滿，又責令他當面陳述實情，扣除薪俸一個月。

鉞既屢諫不用，失上意，且知爲近倖所嫉。會病，遂再疏乞休，許馳驛，未行卒。贈太子少保，遣官護喪歸葬。久之，賜謚恭簡。

李鉞多次進諫不被采納後，不合皇上的心意，并且知道自己被皇帝寵信之人忌恨。恰逢生病，於是再次上疏請求退休，允許坐驛馬回鄉，未動身就去世了。追贈太子少保，派官護送靈柩回鄉埋葬。很久後，賜謚號恭簡。

子惠，正德十二年進士，官行人。諫武宗南巡，死於廷杖。贈監察御史。

兒子李惠，正德十二年中進士，任行人。勸阻武宗南巡，死在朝廷杖打之下。追贈監察御史。

王憲

王憲，字維綱，東平人。弘治三年進士。歷知阜平、滑二縣。召拜御史。正德初，擢大理寺丞。遷右僉都御史。清理甘肅屯田。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歷鄖陽、大同。以應州禦寇功，蔭錦衣世百户。遷户部右侍郎，改撫陝西，入爲兵部右侍郎。近畿盜起，偕太監張忠、都督朱泰捕之，復以功蔭錦衣。武宗南征，命率户、兵、工三部郎各一人督理軍儲。駕旋，以中旨代王瓊爲兵部尚書。世宗即位，爲給事中史道劾罷。

王憲，字維綱，東平人。弘治三年中進士。歷任阜平、滑縣知縣。召拜御史。正德初年，提升爲大理寺丞。遷任右僉都御史。清理甘肅屯田。進升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又歷任鄖陽、大同巡撫。因在應州抗禦敵寇有功，蔭襲錦衣世百户。遷任户部右侍郎，改任陝西巡撫，進京任兵部右侍郎。京郊盜寇四起，偕同太監張忠、都督朱泰捕擒，又以功蔭襲錦衣。武宗南征，命他率領户、兵、工三部郎官各一人督理軍儲。皇帝回京，以宮中直接發出的聖旨命他代替王瓊爲兵部尚書。世宗即位，被給事中史道彈劾罷免。

嘉靖四年，廷推鄧璋及憲爲三邊總制，言官持不可，帝竟用憲。部將王宰、史經連敗寇，璽書褒諭。吉囊數萬騎渡河從石臼墩深入，憲督總兵官鄭卿、杭雄、趙瑛等分據要害擊之，都指揮卜雲斷其歸路。寇至青羊嶺，大敗去。五日四捷，斬首三百餘級，獲馬駝器仗無算。帝大喜，加憲太子太保，復予一子蔭。至是凡三蔭錦衣世百户矣。中官織花絨於陝，憲請罷之。又因九廟成，請釋還議禮得罪者，頗爲士大夫所稱。張璁、桂萼欲用王瓊爲總制，乃改憲南京兵部尚書。已，入爲左都御史。朔州告急，廷推憲總督宣、大。憲不肯行，曰："我甫入中臺，何見驅亟也。"給事中夏言、趙廷瑞劾憲托疾避難，復罷歸。

嘉靖四年，朝廷推薦鄧璋和王憲爲三邊總督，言官認爲不行，皇帝最終任用了王憲。部將王宰、史經接連擊敗敵寇，下詔書褒贊。吉囊幾萬騎兵渡過黄河從石臼墩深入我境，王憲督率總兵官鄭卿、杭雄、趙瑛等分别占據要害地方打擊吉囊寇，都指揮卜雲截斷敵寇歸路。敵寇到青羊嶺，大敗而去。五天四勝，殺敵三百多人，獲馬駱駝武器無數。皇帝大喜，加王憲太子太保，又賜予一個兒子封蔭。到此共三次封蔭錦衣世百户了。宦官在陝西織造花絨，王憲請求停止。又藉九廟建成，請求寬恕召回争論大禮獲罪的人，頗爲士大夫稱道。張璁、桂萼想任用王瓊爲總制，於是改任王憲爲南京兵部尚書。不久，入京任左都御史。朔州告急，朝廷議定推薦王憲總督宣府、大同。王憲不肯前行，説："我剛進入都察院，爲何這麽快就被趕走了。"給事中夏言、趙廷瑞彈劾王憲托病避難，再次免職回鄉。

未幾，帝追念憲，召爲兵部尚書。小王子入寇，條上平戎及諸邊防禦事宜。又請立京營分伍操練法，諸將不得藉内府供事，規避營操。帝皆嘉納。舊制，軍功論叙，有生擒、斬首、當先、殿後、奇功、頭功諸等，其後濫冒日多。憲定軍功襲替格，自永樂至正德，酌其輕重大小之差，臚

不久，皇帝回憶思念王憲，召回任兵部尚書。小王子進犯，王憲分條上書蕩平戎及各邊境防禦事宜。又請求設立京營分伍操練法，諸將不能藉在内府供職，設法躲避操練。皇帝都贊賞采納了。以前的制度，論列軍功，有活擒、斬首、當先、殿後、奇功、第一功幾等，其後胡亂冒充日漸增多。王憲訂立了按軍功襲蔭官職的辦法，自永樂至正德，斟酌其輕重大小的差異，羅列評

析以上。詔著之《會典》爲成式。尋兼督團營。西番諸國來貢，稱王號者百餘人。憲與禮臣夏言等請如成化、弘治間例，答敕止國王一人，仍限貢期、人數。議乃定。

析呈上。詔令把它載入《會典》成爲固定制度。不久兼督團營。西番各國來進貢，稱王號的有一百多人。王憲與禮臣夏言等請求按照成化、弘治年間慣例，皇帝答覆敕書衹限國王一人，仍然限定進貢日期、人數。商議就確定了。

大同兵變，憲初言首亂當誅，餘宜散遣。而大學士張孚敬與總督劉源清力主用兵，憲乃不敢堅前議。源清攻城不能下，北寇又内侵，請別遣大臣禦北寇，己得專攻城。憲亦議從其奏，論者多尤憲。會帝悟大同重鎮，不宜破壞，乃寢其事，亂亦旋定。源清竟得罪去。居數年，憲引年歸，卒。贈少保，謚康毅。子汝孝，副都御史。見《丁汝夔傳》。

大同發生兵變，王憲最初說亂賊之首應當殺，其餘的應遣散。而大學士張孚敬與總督劉源清極力主張用兵，王憲於是不敢堅持以前的主張。劉源清攻城攻不下，北方敵寇又向内侵犯，劉源清請求另派大臣抵禦北方敵寇，使自己能够專心攻城。王憲也主張依從他的奏疏，議論者多責怪王憲。恰好皇帝醒悟大同是重鎮，不宜破壞，於是擱置其事，叛亂不久也平定了。劉源清最終獲罪革職。過了幾年，王憲因年老辭官回鄉，去世。追贈少保，謚號康毅。兒子王汝孝，任副都御史。見《丁汝夔傳》。

胡世寧　胡純　胡繼

胡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弘治六年進士。性剛直，不畏强禦，且知兵。除德安推官。岐王初就藩，從官驕，世寧裁之。他日復請湖田，持不可。遷南京刑部主事。應詔陳邊備十策，復上書極言時政闕失。時孝宗已不豫，猶頷之。再遷郎中。與李承勛、魏校、余祐善，時稱"南都四君子"。

胡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弘治六年進士。性格剛直，不畏强暴，并且知曉軍事。除授德安推官。岐王剛到藩國，隨從官員驕横，胡世寧抑制了他們。後來又請求湖田，胡世寧堅持不同意。遷任南京刑部主事。應詔陳述邊防守備的十條策略，又上書極力陳述當時政治闕失。當時孝宗已患病，仍對此點頭同意。又遷任郎中。與李承勛、魏校、余祐交好，當時稱爲"南都四君子"。

遷廣西太平知府。太平知州李濬數殺掠吏民，世寧密檄龍英知州趙元瑶擒之。思明叛族黄文昌四世殺知府，占三州二十七村。副總兵康泰偕世寧入思明，執其兄弟三人。而泰畏文昌，夜遁，委世寧空城中，危甚。諸土酋德世寧，發兵援，乃得還。文昌懼，歸所侵地，降。土官承襲，長吏率要賄不時奏，以故諸酋怨叛。世寧令："生子即聞府。應世及者，年十歲以上，朔望謁府。父兄有故，按籍請官於朝。"土官大悦。

遷任廣西太平知府。太平知州李濬多次殺戮擄掠官吏百姓，胡世寧秘密檄令龍英知州趙元瑶擒獲他。思明叛族黄文昌家四代人都殺知府，占據三州二十七村。副總兵康泰偕同胡世寧進軍思明，抓獲他的兄弟三人。而康泰畏懼黄文昌，趁夜逃遁，而將胡世寧丢在空城中，很危險。衆土族首領感激胡世寧的恩德，發兵援救，胡世寧纔得以歸還。黄文昌懼怕，歸還侵占的土地投降。土官接受世襲官位，長吏都索要賄賂不及時上奏，所以衆首領因怨恨而反叛。胡世寧發令："生了兒子就報告官府。應當世襲官位的，年齡十歲以上，初一十五拜謁官府。父兄有去世的，按官籍向朝廷請求任官。"土官非常高興。

母喪歸。服闋赴京。道滄州，流寇攻城急。世寧即馳入城，畫防守計。賊攻七日夜，不能拔，引去。再知寶慶府。岷王及鎮守中官王潤皆嚴憚之。遷江西副使。與都御史俞諫畫策擒盜，討平王浩八。以暇城廣昌、南豐、新城。

當是時，寧王宸濠驕橫有異志，莫敢言，世寧憤甚。正德九年三月，上疏曰："江西之盜，剿撫二説相持，臣愚以爲無難决也。已撫者不誅，再叛者毋赦，初起者亟剿，如是而已。顧江西患非盜賊。寧府威日張，不逞之徒群聚而導以非法，上下諸司承奉太過。數假火災奪民廛地，采辦擾旁郡，蹂籍遍窮鄉。臣恐良民不安，皆起爲盜，臣下畏禍，多懷二心，禮樂刑政漸不自朝廷出矣。請於都御史俞諫、任漢中專委一人，或别選公忠大臣鎮撫。敕王止治其國，毋撓有司，以靖亂源，銷意外變。"章下兵部。尚書陸完議，令諫往計賊情撫剿之宜，至所言違制擾民，疑出僞托，宜令王約束之。得旨報可。

宸濠聞，大怒。列世寧罪，遍賂權幸，必殺世寧。章下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士實，宸濠黨也，與左都御史石玠等上言，世寧狂率當治。命未下，宸濠奏復至，指世寧爲妖言。乃命錦衣官校逮捕世寧。世寧已遷福建按察使，取道還里。宸濠遂誣世寧逃，馳使令浙江巡按潘鵬執送江西。鵬盡繫世寧家人，索之急。李承勛爲按察使，保護之。世寧乃亡命抵京師，自投錦衣獄。獄中三上書言宸濠逆狀，卒不省。繫歲餘，言官程啓充、徐文華、蕭鳴鳳、邢寰等交章救，楊一清復以危言動錢寧，乃謫戍

因母親去世回鄉。守喪期滿赴京。路過滄州，流竄寇賊攻城很急。胡世寧隨即飛馳入城，策劃防守之計。寇賊攻城七晝夜，不能攻破，率軍退去。再任寶慶府知府。岷王及鎮守宦官王潤都很懼怕他。遷任江西副使。與都御史俞諫籌劃擒拿賊人，討平王浩八。趁空閑時修築了廣昌、南豐、新城城。

當時，寧王朱宸濠驕横有異心，没有人敢説，胡世寧很憤怒。正德九年三月，上疏説："江西的盜匪，剿滅和安撫兩種意見相持不下，臣認爲不難决斷。已經安撫的不殺，再反叛的不寬赦，剛起事的迅速剿滅，如此而已。然而江西的隱患不在盜賊。寧王府威勢日漸擴大，不法之徒群聚在一起而引導他們違法，上下衆官員奉承過分。多次假藉火災奪取百姓房屋基地，采辦貢品侵擾旁近府郡，踐踏遍及窮鄉僻壤。臣擔心良民得不到安寧，都興起作盜匪，臣下畏懼災禍，多懷有二心，禮樂刑罰漸漸不從朝廷發出了。請求在都御史俞諫、任漢中專門委任一人，或另選公允忠誠的大臣鎮撫。令王衹治理他的藩國，不要阻撓有關官員，以平定禍亂根源，消除意外變故。"奏章下發兵部。尚書陸完主張，令俞諫前往策劃根據匪情是撫是剿的具體辦法，至於所説的違反法制侵擾百姓，懷疑出自假冒，應命寧王管束。得到聖旨答覆説可以。

朱宸濠聽到後，大怒。列舉胡世寧罪狀，普遍賄賂權臣和皇帝寵信之人，一定要殺掉胡世寧。奏章交到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士實，是朱宸濠黨羽，與左都御史石玠等上書説，胡世寧狂妄草率應當懲治。詔命還没有下達，朱宸濠的奏章又到了，指責胡世寧妄言。於是命錦衣官校逮捕胡世寧。胡世寧已遷任福建按察使，取道回鄉。朱宸濠於是誣衊胡世寧逃跑，迅速遣使者命令浙江巡按潘鵬抓送江西。潘鵬把胡世寧家人全部抓了起來，索要他很急切。李承勛是按察使，保護他。胡世寧於是逃亡到京師，自投錦衣衛監獄。在獄中三次上書説朱宸濠謀反的情狀，皇帝最終没省悟。關押一年多，言官程啓充、徐文華、蕭鳴鳳、邢寰等交相上奏章援救，楊一清又以直言

潘陽。

居四年，宸濠果反。世寧起戍中爲湖廣按察使。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道聞世宗即位，疏以司馬光仁、明、武三言進，因薦魏校、何瑭、邵鋭可講官，林俊、楊一清、劉忠、林廷玉可輔弼，知府劉菘、徐鈺先爲諫官有直聲宜擢用。時韙其言。松潘所部熟番，將吏久不能制，率輸貨以假道。番殺官軍，憚不敢詰。官軍殺番，輒抵罪。世寧陳方略，請選將益兵，立賞罰格，嚴隱匿禁，修烽堠，時巡徼，以振軍威，通道路。詔悉行之。又劾罷副總兵張傑、中官趙欽。甫兩月，召爲吏部右侍郎。未上，以父憂歸。

既免喪家居，朝廷方議"大禮"，異議者多得罪。世寧意是張璁等，疏乞早定追崇"大禮"。未上，語聞京師。既有議遷顯陵祔天壽山者，世寧極言不可，乃并前疏上之。帝深嘉嘆。無何，聞廷臣伏闕争，有杖死者，馳疏言："臣向以仁、明、武三言進，然尤以仁爲本。仁，生成之德，明，日月之臨，皆不可一日無。武則雷霆之威，但可一震而已。今廷臣忤旨，陛下赫然示威，辱以棰楚，體羸弱者輒斃。傳之天下，書之史册，謂鞭撲行殿陛，刑辱及士夫，非所以光聖德。新進一言偶合，後難保必當。舊德老成一事偶忤，後未必皆非。望陛下以三無私之心，照臨於上，無先存適莫於中。"帝雖不能從，亦不忤。

尋召爲兵部左侍郎。條戍邊時所見險塞利害二十五事以上。又請善保聖躬，毋輕餌藥物。獻《大學》《秦誓》章、《洪範》"惟辟威福"、《繫

勸説，震動了錢寧，纔貶戍潘陽。

過了四年，朱宸濠果然造反。胡世寧從戍守處起用爲湖廣按察使。不久提升爲右僉都御史巡察安撫四川。路上聞知世宗即位，上疏以司馬光仁、明、武三個字進呈，趁機舉薦魏校、何瑭、邵鋭可作講官，林俊、楊一清、劉忠、林廷玉可以輔佐君王，知府劉菘、徐鈺先前作諫官有正直的名聲應當提升任用。當時人都覺得他的言論對。松潘管轄的熟番，將吏長期不能制約，都是獻納資財來借道。番人殺了官兵，畏懼而不敢責問。官兵殺了番人，就要抵罪。胡世寧陳述方略，請求選調將領增加士兵，建立賞罰制度，嚴禁隱藏奸人，整修烽火臺，時時巡察，以振軍威，打通道路。下詔全部照辦。又彈劾罷免了副總兵張傑、宦官趙欽。剛兩個月，召爲吏部右侍郎。還没上任，因父親去世回鄉服喪。

服喪期滿後家居，朝廷正争議"大禮"，持異議的人多獲罪。胡世寧心裏覺得張總等對，草疏請求早日確定追加封號的"大禮"。還未呈上，話語傳到了京師。有人主張遷顯陵祔葬到天壽山，胡世寧極力進言説不可以，於是和前次奏疏一并呈上。皇帝深深地贊嘆。不久，聽説朝臣跪在宫門外抗争，有被杖打致死的，飛速上疏進言説："臣以前以仁、明、武三字進呈，而尤以仁爲根本。仁，是養育萬物的德性，明，是日月的照臨，都不可一天没有。武則是雷霆的威嚴，衹可一震而已。今朝臣冒犯聖意，陛下大顯威嚴，以拷打相辱，身體虚弱的則被打死。傳到天下，寫進史册，説在朝廷施行鞭打，刑罪辱没到大夫，這不是光大聖德的辦法。新進之人一言偶然相合，以後難保一定適當。德高望重老成持重的大臣一件事偶然抵忤，之後未必都錯。希望陛下以三無私的心，在上光照一切，不要先在心中存有親疏厚薄。"皇帝雖然不能依從，也不覺得抵忤。

不久，召爲兵部左侍郎。條列戍邊時所見的險塞利害二十五件事呈上。又請求珍重龍體，不要輕易服用藥物。進獻《大學》《秦誓》章、《洪範》"惟辟威福"、《繫辭》《節初爻》講義，并請

辭》《節初爻》講義，并乞留中。給事中余經遂劾世寧啓告密之漸。世寧乞罷，不許。"大禮"成，進秩一等。復陳用人二十事。工匠趙奎等五十四人以中官請，悉授職。世寧言賞過濫，不納。屢疏引疾。改南京吏部，就遷工部尚書。

求把奏疏留在宫中。給事中余經於是彈劾胡世寧開了告密的先河。胡世寧請求辭職，不同意。"大禮"確定，進官階一等。又陳述用人的二十件事。工匠趙奎等五十四人通過宦官請求，都授予官職。胡世寧説賞賜太濫，皇帝不聽。多次上疏托病辭職。改任南京吏部，遷任工部尚書。

已，復召爲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辭宫銜，許之。世寧故方嚴。及掌憲，務持大體。條上憲綱十餘條，末言："近士習忌刻，一遭讒毁，則終身廢棄。僉事彭祺發豪强罪，受謗奪官。諸如此者，宜許大臣申理。"帝采其言，惟祺報寢。執政請禁私謁，世寧曰："臣官以察爲名。人非接其貌，聽其言，無由悉其才行。"帝以爲然，遂弗禁。俄改刑部尚書。每重獄，别白爲帝言之，帝輒感悟。中官剛聰誣漕卒掠御服，坐二千人，世寧劾其妄。已，聰情得抵罪，帝乃益信世寧。王瓊修郤陳九疇，將致之死。以世寧救，得戍。

不久，又召爲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辭去宫官之銜，同意了他。胡世寧原本方正嚴肅。等作了都御史，一心護持法紀。條列呈上法紀十多條，結尾説："近來士人慣於妒忌刻薄，一旦被進讒毁謗，則終身棄置不用。僉事彭祺揭發豪强罪行，被毁謗革職。諸如此類，應允許大臣爲受冤的人昭雪。"皇帝采納了他的建議，衹是彭祺的事回覆説擱置。執政大臣請求禁止私人拜謁，胡世寧説："臣的官署以'察'來命名。人不接觸他的外貌，聽到他的言語，無法瞭解他的才能和品行。"皇帝認爲正確，於是不禁止。不久改任刑部尚書。每遇重大案件，分析清楚向皇帝進言，皇帝往往受到感悟。宦官剛聰誣陷漕運士兵掠奪御用服裝，判罪兩千人，胡世寧彈劾此事的虚妄。不久，剛聰實情被查獲抵罪，皇帝於是更加信任胡世寧。王瓊報復陳九疇舊日怨恨，將要置他於死地。因胡世寧援救，得以戍邊。

兵部尚書王時中罷，以世寧代，加太子太保。再辭不得命，乃陳兵政十事，曰定武略、崇憲職、重將權、增武備、更賞罰、馭土夷、足邊備、絶弊源、正謬誤、惜人才。所言多破常格，帝優旨答之。土魯番貢使乞歸哈密城，易降人牙木蘭。王瓊上其事。世寧言："先朝不惜棄大寧、交阯，何有於哈密。況初封忠順爲我外藩，而自罕慎以來三爲土魯番所執，遂狎與戎比，以疲我中國，耗財老師，戎得挾以邀索。臣以爲此與國初所封元孽和順、寧順、安定三王等耳。安定在哈密内，近甘肅，今存亡不可知，我一切不問，獨重哈密何

兵部尚書王時中被罷免，以胡世寧代替，加太子太保。兩次推辭没有得到同意，於是陳述兵政的十件事，即確定用兵韜略、提高御史地位、加重將領權力、增加武器裝備、更改賞罰制度、控制土民夷族、充實邊防守備、杜絶弊端根源、改正謬誤、愛惜人才。所説的多打破常規，皇帝下褒贊詔書答覆他。土魯番進貢使者請求歸還哈密城，來交换投降的牙木蘭。王瓊上奏此事。胡世寧説："前朝不惜放棄大寧、交阯，更不用説哈密了。況且當初封忠順王爲我朝外藩國，而自罕慎以來三次被土魯番抓捕，於是和外族親近勾結，來使我國家疲憊，消耗財力削弱軍隊，外族得以仗恃它來勒索。臣認爲這與開國之初所封的元朝遺孽和順、寧順、安定三王差不多。安定王在哈密靠内地一方，靠近甘肅，如今存亡不可知

也？宜專守河西，謝絶哈密。牙木蘭本曲先衛人，反正歸順，非納降比，彼安得索之，唐悉怛謀事可鑒也。”張璁等皆主瓊議，格不用，獨留牙木蘭不遣。居兵部三月求去，帝不許，免朝參。世寧又上備邊三事。固稱疾篤，乃聽乘傳歸，給廩隸如制。歸數月，復起南京兵部尚書，固辭不拜。九年秋卒。贈少保，謚端敏。

曉，我朝一概不過問，爲何單獨看重哈密呢？應衹守河西，斷絶與哈密交往。牙木蘭本是曲先衛人，反正歸順，和投降不同，對方怎麽能索回他呢，唐代悉怛謀的事可以借鑒。”張璁等都贊同王瓊的意見，抵制不采用，衹是留下牙木蘭没有放回。在兵部任職三個月請求辭職，皇帝不同意，免去早朝參拜。胡世寧又呈上邊疆防備的三件事。堅决稱説病重，於是同意他乘驛車回鄉，按規定供給俸糧和僕役。回鄉幾個月，又起用爲南京兵部尚書，堅决推辭没有上任。九年秋去世。追贈少保，謚號端敏。

世寧風格峻整，居官廉。疾惡若仇，而薦達賢士如不及。都御史馬昊、陳九疇坐累廢，副使施儒、楊必進考察被黜，御史李潤、副使范輅爲時所抑，連章薦之。與人語，呐不出口。及具疏，援据古今，洞中窾會。與李承勛善，而持議不苟合。承勛欲授隴勝官，復芒部故地，世寧言勝非隴氏子，芒氏不當復立。始以議禮與張璁、桂萼合，璁、萼德之，欲援以自助。世寧不肯附會，論事多抵牾。萼議欲銷兵，世寧力折之。昌化伯以他姓子冒封，下廷議。世寧言吾輩不得以厚賂故，誣朝廷，萼爲色變。萼方爲吏部，而世寧引疾，言：“天變人窮，盗賊滋起，咎在吏、户、兵三部不得人。兵部尤重，請避賢路。”又以哈密議，語侵璁，諸大臣皆忌之。帝始終優禮不替。

胡世寧品格嚴肅莊重，做官廉潔。疾惡如仇，而舉薦賢才惟恐没做到。都御史馬昊、陳九疇被牽連廢除官籍，副使施儒、楊必進因官吏考察被罷免，御史李潤、副使范輅被當時人壓制，胡世寧連續上奏章舉薦他們。與人談論，言語遲鈍難以出口。到了寫奏疏，援古據今，切中要害。與李承勛友好，但保持觀點不苟且迎合。李承勛想授予隴勝官職，恢復芒部舊地，胡世寧説隴勝不是隴氏之子，芒氏不應當再恢復立位。開初因争議“大禮”與張璁、桂萼意見相合，張璁、桂萼感激他，要拉他幫助自己。胡世寧不肯附和，議論事情多意見不一致。桂萼主張要縮減兵員，胡世寧極力阻止了他。昌化伯以他姓子弟冒受封賜，交由朝廷討論。胡世寧説我們這些人不能因爲豐厚賄賂的緣故，欺騙朝廷，桂萼爲此變了臉色。桂萼正主管吏部，而胡世寧托病辭職，説：“上天變色，百姓困厄，盗賊滋生，過錯在吏、户、兵三部没有任用賢人。兵部尤其嚴重，請求爲賢者讓路。”又因哈密一事的議論，言語冒犯了張璁，衆大臣都忌恨他。皇帝始終以禮相待不替换他。

子純、繼。純以父任知肇慶府，有才行。繼幼不慧，不爲世寧知。世寧在江西出討賊，部將入見繼。繼爲指陣法，進退離合甚詳，凡三日。世寧歸閲，大異之。知其故，嘆曰：“吾有子不自識，何也?”自是擊賊，輒令繼從，與策方略。世寧十不失

兒子胡純、胡繼。胡純以父蔭任肇慶府知府，有才能和品行。胡繼年幼時不聰慧，不被胡世寧看重。胡世寧在江西出去討伐賊寇，部將去見胡繼。胡繼爲他們指點行軍布陣之法，進攻退守分軍合圍很是詳細，共三天。胡世寧回來看了，大爲驚異。知道其中緣故，感嘆説：“我有這樣的兒子却不瞭解，爲什麽呢?”從此攻打賊

三，繼十不失一。世寧方草疏論宸濠，繼請曰："是且重得禍。"世寧曰："吾已許國，遑恤其他。"及世寧下獄，繼念其父，病死。

寇，就令胡繼隨從，與他共劃方略。胡世寧計謀十不失三，而胡繼十不失一。胡世寧正寫奏疏論列朱宸濠之罪，胡繼請求説："這樣將要闖大禍。"胡世寧説："我已許身報國，哪裏顧得了其他。"到胡世寧下獄，胡繼思念父親，病死。

李承勛

李承勛，字立卿，嘉魚人。父田，進士，官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有操執，爲政不苛。承勛舉弘治六年進士。由太湖知縣遷南京刑部主事。歷工部郎中，遷南昌知府。

李承勛，字立卿，嘉魚人。父李田，進士，官任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有操守，爲政不苛酷。李承勛考中弘治六年進士。由太湖知縣遷任南京刑部主事。歷任工部郎中，遷任南昌知府。

正德六年，贛州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瑪瑙岸，華林賊又陷瑞州。諸道兵不敢前。承勛督民兵剿，數有功。華林賊殺副使周憲，憲軍大潰。承勛單騎入憲營，衆乃復集。都御史陳金即檄承勛討之。賊黨王奇聽撫，搜得其衷刃，縱使還。奇感泣，誓以死報。承勛令奇密入寨，説降其黨爲内應，而親率所部登山。奇夜拔柵，官軍奮而前，降者自内出，賊遂潰。已，從金斬賊渠羅光權、胡雪二，華林賊平。鎮守中貴黎安誣承勛擅易賊首王浩八獄詞，坐下吏。大理卿燕忠即訊，得白。

正德六年，贛州賊寇進犯新淦，抓了參政趙士賢。靖安賊寇占據越王嶺瑪瑙岸，華林賊寇又攻陷瑞州。各道兵馬不敢前往。李承勛率領地方部隊圍剿，多次立功。華林賊寇殺了副使周憲，周憲軍隊大敗。李承勛單騎來到周憲軍營，士兵於是重新召集起來。都御史陳金就檄令李承勛討伐賊寇。賊黨王奇投誠，搜到了他藏在内衣中的刀，放了讓他回去。王奇感激流淚，發誓以死相報。李承勛令王奇秘密進入營寨，勸説他的黨羽歸降作内應，而親自率領部屬登山。王奇趁夜打開柵門，官軍奮勇向前，投降的人從内衝出，賊寇於是大敗。不久，跟從陳金斬殺賊寇首領羅光權、胡雪二，華林賊寇被掃平。鎮守宦官黎安誣衊李承勛擅自改動賊首王浩八供詞，下交法司審理。大理卿燕忠隨即訊問，得以昭雪。

舉治行卓異，超遷浙江按察使。歷陝西、河南左、右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邊備久弛，開原尤甚。士馬纔十二，墻堡墩臺圮殆盡。將士依城塹自守，城外數百里悉爲諸部射獵地，承勛疏請修築。會世宗立，發帑銀四十餘萬兩。承勛命步將四人各一軍守要害，身負畚鍤先士卒。凡爲城塹各九萬一千四百餘丈，墩堡百八十有一。招逋逃三千二百人，開屯田千五百頃。又城中固、鐵嶺，斷陰山、遼河之交，城蒲河、撫順，扼要衝，邊防甚固。録功，進秩

被舉薦爲治行卓異，越級提升爲浙江按察使。歷任陝西、河南左、右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邊防守備長期鬆弛，開原尤其嚴重。軍隊纔剩十分之二，城墻城堡烽火臺坍塌殆盡。將士依靠護城濠溝守衛，城外幾百里都成爲各部族的射獵之地，李承勛上疏請求修築。恰逢世宗繼位，撥發庫銀四十多萬兩。李承勛命令步將四人各領一支部隊把守要害，身先士卒背負畚箕鋤頭幹活。共築城挖城濠各九萬一千四百多丈，築堡壘報警臺一百八十一座。招回逃亡的人三千二百人，開墾田地一千五百頃。又築建了中固、鐵嶺城，截斷陰山、遼河各部的交往，築建蒲河、撫順城，扼守要衝，邊防非常牢固。録敘

一等。又數陳軍民利病，咸報可。以疾歸。起故官，莅南院。三遷刑部尚書，加太子少保。

帝以京營多弊，欲振飭之。遂加承勛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專督團營。尋兼掌都察院。以疾，三疏乞休，且言："山西潞城賊以四道兵討之，不統於一人，故無功。川、貴芒部之役措置乖方，再勝再叛，宜命伍文定深計，毋專用兵。豐、沛河工，二年三易大臣，工不就，宜令知水利者各陳所見，而俾侍郎潘希曾度可否。其尤要者，在決壅蔽患。仿唐、宋轉對、次對故事，不時召見大臣。"帝不允辭，下其議於所司。時秦、晉、楚、蜀歲祲，詔免田賦。承勛言："有司例十月始徵賦。今九月矣，恐官吏督趣，陰圖乾没。宜及其未徵，遣官馳告以所蠲數。山陬僻壤，俾悉户曉。有司不能奉宣德意者，罪之。撫按失舉奏，并坐。"帝褒納之。奏奪京營把總湯清職。郭勛爲求復，語侵承勛。承勛因求退，給事中王準等劾勛恣。乃敕責勛，而下清法司。

功勞，進官階一等。又多次陳述軍民利害，都答覆可行。因病回鄉。起用任原官，管理南京都察院。三次升官至刑部尚書，加太子少保。

皇帝以京軍多弊病，打算整頓它。於是加李承勛太子太保，改任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專門管理團營。不久，兼管都察院。因病，三次上疏請求退休，并且説："以四個道的兵馬征討山西潞城賊寇，因爲不由一個人統一指揮，所以没有功勞。川、貴芒部之戰處置失當，兩次取勝後兩次反叛，應命伍文定深入策劃，不要一味用兵。豐、沛治河工程，兩年三次更换大臣，工程没有完成，應命通曉水利的人各抒己見，而讓侍郎潘希曾考慮是否可行。其中最重要的，在於疏通壅塞，排除禍患。仿效唐、宋時大臣每隔數日輪流上殿陳述時政、輪流對答的舊例，不時召見大臣。"皇帝不允許他辭官，把他的奏議交給主管部門。當時秦、晉、楚、蜀年成不好，下詔免除田賦。李承勛説："有關官員按慣例十月開始徵賦。如今已九月了，擔心官吏督促，暗中侵吞財物。應在官吏未徵收以前，派官迅速告訴百姓所減免的數額。山村僻壤，使每户知曉。官員不能奉命宣布皇上恩德的，要定他的罪。巡撫巡按没有上奏章檢舉的，一并治罪。"皇帝褒獎采納了。上奏革除京軍把總湯清官職。郭勛爲他請求恢復，言語攻擊李承勛。李承勛於是請求離職，給事中王準等彈劾郭勛放肆。於是下旨斥責郭勛，而把湯清交付法司。

兵部尚書胡世寧致仕，詔承勛還部代之。疏言："朝廷有大政及推舉文武大臣，必下廷議。議者率相顧不發，拱手聽。宜及未議前，備條所議，布告與議者，俾先諗其故，然後平心商質，各盡所懷。議苟不合，聽其别奏。庶足盡諸臣之見，而所議者公。"帝然其言，下詔申飭。尋命兼督團營。言官攻張璁、桂萼黨，并及承勛。承勛連章求退，帝復温旨答之。中官出鎮者，率暴横。承勛因諫官李鳳毛等言，先後裁二十七人，又

兵部尚書胡世寧退休，下詔李承勛回部代替他。上疏説："朝廷有大事及推舉文武大臣，必交給朝廷討論。參加討論的人都互相看着不發言，拱手而聽。應在未討論前，準備條列所討論的内容，通報參與討論的人，使他們先知悉事情的緣由，然後平心商量探討，各自説盡心中所想。意見如果不合，聽任他另外上奏。希望能够完全説出各大臣的見解，而所議定的意見就公正。"皇帝認爲他説的對，下詔整頓。不久命他兼管團營。言官攻擊張璁、桂萼及其黨羽，同時牽連到李承勛。李承勛連續上奏章請求離職，皇帝又下温和懇切的詔書答覆他。宦官出外鎮守

革錦衣官五百人，監局冒役數千人。獨御馬監未汰，復因給事中田秋奏，多所裁減。而請以騰驤四衛屬部，核詭冒，制可。中官言曩彰義門破也先，東市剿曹賊，皆四衛功，以直內故易集，隸兵部不便。承勛言：“彰義門之戰，禍由王振。東市作賊，即曹吉祥也。”帝卒從承勛議，歸兵部。寇犯大同，議遣大臣督兵。衆推都御史王憲，憲不肯行。給事中夏言謂承勛曰：“事急，公當請行。”承勛竟不請。給事中趙廷瑞并劾之。會寇退，罷。

的，都殘暴凶橫。李承勛根據諫官李鳳毛等的進言，先後裁撤了二十七人，又革除錦衣官五百人，監局超出定額的差役數千人。惟獨御馬監没有淘汰，又根據給事中田秋的上奏，裁減了很多。又請求將騰驤四衛歸屬兵部，查實假冒，皇帝答覆説可以。中官説過去在彰義門擊敗也先，在東市消滅曹賊，都是四衛的功勞，因在内廷值勤所以容易召集，隸屬兵部不便。李承勛説：“彰義門之戰，禍起王振。在東市發動叛亂的，就是曹吉祥。”皇帝最終聽取了李承勛的建議，歸屬兵部。敵寇進犯大同，商議派大臣督兵。衆人推舉都御史王憲，王憲不肯前往。給事中夏言對李承勛説：“事情危急，公應當請求前往。”李承勛最終没有請求。給事中趙廷瑞一并彈劾他們。恰好敵寇退却了，此事作罷。

十年春，大風晝晦，帝憂邊事。承勛言：“去歲冰合，敵騎盡入河套。延、寧、固原皆當警備。甘肅軍餉專仰河東，宜於蘭州糴貯，以備緩急。曩河西患土魯番，今亦卜喇又深入。兩寇雲擾，孤危益甚。套寇出入，并經莊浪。急宜繕塞設險，斷臂截踵，使不得相合。兀良哈最近京師，不善撫，即門庭寇。雲南安鳳之叛，軍民困敝，臨安、蒙自盜賊復興，曠日淹時，恐釀大患。交阯世子流寓老撾，異日歸命請援，或據地求封，皆未可測。惟急用人理財，俾邊鄙無虞。”帝嘉納焉。

十年春，天颳大風，白天昏暗，皇帝憂慮邊防的事。李承勛説：“去年結冰，敵人全部進入河套。延綏、寧夏、固原都應當警惕防備。甘肅軍餉完全依賴河東，應在蘭州買糧貯存，以備急需。以前河西以土魯番爲患，如今亦卜喇又深入。兩支敵寇反復侵擾，我方孤立危險加劇了。河套敵寇出入，都要經過莊浪。應馬上修繕邊關設置險隘，截斷其手脚，使他們不能相互會合。兀良哈最靠近京師，不好好安撫，就是門庭邊的寇賊。雲南安鳳叛亂，軍民困乏凋敝，臨安、蒙自盜賊又起，曠日持久，恐怕釀成大患。交阯嫡長子流亡寓居老撾，他日歸附請求援救，或占據地盤請求封號，都不可預測。祇有馬上任用賢人，治理財政，纔能使邊疆没有憂慮。”皇帝贊賞并采納了。

承勛沉毅有大略。帝所信任，自輔臣外，獨承勛與胡世寧，大事輒咨訪。二人亦孜孜奉國，知無不言。世寧卒半歲，承勛亦卒，帝深嗟悼。贈少保，謚康惠。所賚予，常典外，特賜白金、綵幣、米蔬諸物。承勛官四十年，家無餘貲。其議“大禮”，亦與世寧相合云。

李承勛沉着剛毅而有遠大謀略。皇帝所信任的人，除宰輔大臣外，惟獨李承勛與胡世寧，有大事就咨詢。二人也兢兢業業報效國家，知無不言。胡世寧去世半年，李承勛也去世了，皇帝深深地嘆息哀傷。贈少保，謚號康惠。所賜予的，除常規禮儀外，特地賜予白銀、綵帛、米糧蔬菜等東西。李承勛做官四十年，家中没有餘財。他對“大禮”的主張，也與胡世寧相合。

王以旂

王以旂，字士招，江寧人。正德六年進士。除上高知縣。華林賊方熾，以旂訓鄉兵禦之，賊不敢犯。徵授御史，出按河南。宸濠反，鎮守太監劉璟倡議停鄉試。以旂言河南去江西遠，罷試無名。乃止。璟又言，帝親征，道且出汴，牒取供頓銀四萬兩。巡撫議予之，以旂執不予。

王以旂，字士招，江寧人。正德六年中進士。拜授上高知縣。華林賊寇氣勢正盛，王以旂訓練鄉兵抵禦，賊寇不敢進犯。徵召拜授御史，出京巡按河南。朱宸濠反叛，鎮守太監劉璟提議停止鄉試。王以旂進言說，河南離江西很遠，停止鄉試沒有理由。於是作罷。劉璟又說，皇帝親征，將要經過汴，出公文領取供給行旅所需的銀子四萬兩。巡撫主張給他，王以旂堅持不給。

世宗即位，欲加興獻帝皇號，以旂抗言不可。已，上弭災要務，言："司禮取中旨免張漢贓科，臣不預聞，此啓矯僞之漸也。"帝不聽。累遷兵部右侍郎。徐、呂二洪竭，漕舟膠。命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漕。逾年，渠水通，進秩一等。尋拜南京右都御史。召爲工部尚書，改左都御史，代陳經爲兵部尚書兼督團營。

世宗即位，想要給父親加封興獻帝皇號，王以旂直言上疏說不可以。不久，上呈消災緊要事務，說："司禮太監直接取皇帝聖旨免除張漢貪污罪，臣沒有參預其事得知内情，這開啓了作僞的先河。"皇帝不聽。積功升官至兵部右侍郎。徐州、呂梁兩洪道陡窄處河水枯竭，漕船擱淺無法通航。命王以旂兼右僉都御史總管河道和漕運。一年後，渠水暢通，進官階一等。不久拜授南京右都御史。召爲工部尚書，改任左都御史，代替陳經爲兵部尚書兼督團營。

三邊總督曾銑議復河套，大學士夏言主之。數下優旨獎銑，令以旂集廷臣議。以旂等力主銑議。議上，帝意忽變，嚴旨咎銑，令再議。以旂等惶恐，盡反前說。帝逮銑，令以旂代之。套寇自西海還，肆掠永昌，鎮羌總兵官王繼祖禦却之。已，復來犯，并及鎮番、山丹。部將蔡勳、馬宗援三戰皆捷。前後斬首一百四十餘級。論功，蔭以旂一子。已而寇數萬復屯寧夏塞外，將大入。官軍擊之，斬首六十餘級，寇宵遁。延綏、寧夏開馬市，二鎮市五千匹。其長狠台吉等約束所部，終市無嘩。以旂以聞。詔大賚二鎮文武將吏，以旂復賜金幣。録延綏將士破敵功，再蔭一子。

三邊總督曾銑建議收復河套，大學士夏言也主張如此。多次下褒贊詔書獎賞曾銑，令王以旂召集朝臣討論。王以旂等極力主張曾銑的建議。朝議呈上，皇帝想法忽然改變，下嚴厲詔書責怪曾銑的過錯，命令再討論。王以旂等恐懼，完全推翻前面的說法。皇帝逮捕曾銑，命令王以旂代替他。河套敵寇從西海返回，肆意掠奪永昌，鎮羌總兵官王繼祖抵禦擊退了敵寇。不久，又來侵犯，并涉及到鎮番、山丹。部將蔡勳、馬宗援三戰三捷。前後殺敵一百四十多人。評論功勞，王以旂一個兒子承蔭。不久敵寇幾萬又屯集寧夏塞外，將要大舉入侵。官軍攻擊他們，殺敵六十多人，敵寇夜晚逃遁。延綏、寧夏開放馬市，兩鎮買馬五千匹。夷人首領狠台吉等約束部屬，交易完畢也沒有混亂。王以旂以此上報。下詔大賞兩鎮文武官吏，王以旂又被賜予黄金彩幣。叙録延綏將士破敵之功，再讓一個兒子承蔭。

在鎮六年，修延綏城堡四千五百餘所，又築蘭州邊垣，加官至太子太保。比卒，軍民爲罷市。贈少保，謚

在邊鎮六年，修建延綏城堡四千五百多座，又修築蘭州邊墻，加官至太子太保。到他去世，軍民爲他罷市。追贈少保，謚號襄敏，再授予一

襄敏，再予一子官。

范鏓

范鏓，字平甫，其先江西樂平人，遷瀋陽。鏓登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工部主事，遷員外郎。嘉靖三年伏闕爭“大禮”，下獄廷杖。由户部郎中改長蘆鹽運司同知，遷河南知府。歲大饑，巡撫都御史潘埙駁諸請振文牒，候勘實乃發。鏓不待報，輒開倉振之，全活十餘萬。民爭謳頌鏓，語聞禁中。帝爲責户部及埙與巡按御史匿災狀。埙歸罪鏓以自解，被劾罷去，鏓名由此顯。遷兩淮鹽運使，條上鹺政十要。歷四川參政，湖廣按察使，浙江、河南左、右布政使。

二十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鏓爲人持重，有方略。既莅重鎮，不上首功。一意練步騎，廣儲蓄，繕治關隘亭障，寇爲遠徙，俘歸者五百人。上疏言：“邊將各有常禄，無給田之制。自武定侯郭勛奏以軍餘開墾田園給將領，委奸軍爲莊頭，害殊大。宜給還軍民，任耕種便。”帝從其請。

居數年，引疾歸。起故官，撫河南。尋召爲兵部右侍郎，轉左。尚書王以旂出督三邊，鏓署部事。頃之，奉詔總理邊關厄隘。奏上經略潮河川、居庸關諸處事宜。請於古道門外蜂窩嶺增墩臺一爲外屏，浚濠設橋，以防衝突。川西南兩山對處，各設敵臺，以控中流，分戍兵番直守要害。又薊鎮五里垛、划車、开連口、慕田谷等地，宜設墩臺。惡谷、紅土谷、香鑪石等地，宜斬崖塹。居庸關外諸口，在宣府爲内地，在居庸則爲邊藩，宜敕東中路文武臣修築。加潮河川提督爲守備，增副將居庸關，領

個兒子官職。

范鏓，字平甫，他的先祖是江西樂平人，遷居瀋陽。范鏓考中正德十二年進士，拜授工部主事，遷任員外郎。嘉靖三年跪在宫殿外争論“大禮”，下獄，被在朝廷杖打。由户部郎中改任長蘆鹽運司同知，遷任河南知府。年成大饑荒，巡撫都御史潘埙駁回各地請求賑濟的公文，等候查實後纔發放錢糧。范鏓不等回覆，就擅自開倉賑濟百姓，救活十多萬人。百姓争相歌頌范鏓，消息傳到宫中。皇帝爲此斥責户部及潘埙與巡按御史隱瞞災情的罪行。潘埙把罪行推給范鏓來爲自己解脱，被彈劾罷免，范鏓名聲從此顯赫。遷任兩淮鹽運使，條列上奏鹽政十件要事。歷任四川參政，湖廣按察使，浙江、河南左、右布政使。

二十年，提升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范鏓爲人穩重，有策略。管理重鎮之後，不崇尚斬首之功。一心操練軍隊，大量增加儲蓄，修繕整治關卡、城堡，敵寇爲此遠遷，被敵寇俘獲而放回的有五百人。上疏説：“邊將各人有固定的俸禄，没有給予田地的制度。自武定侯郭勛奏請利用軍士空餘時間開墾田園供給將領，委用奸詐士兵爲莊園頭目，危害特别大。應當歸還給軍民，任其自由耕種。”皇帝依從了他的請求。

過了幾年，稱病辭官回鄉。起用任原官，巡撫河南。不久，召爲兵部右侍郎，轉任左侍郎。尚書王以旂出京總督三邊，范鏓署兵部事。不久，奉詔總理邊境關隘。上奏經營潮河川、居庸關等處的事宜。請求在古道門外蜂窩嶺增建報警臺一座作外部屏障，挖深濠溝設置橋梁，以防備敵寇衝擊。平川西南兩山對峙處，各設置堡壘，以控制中路，分遣士兵輪流值勤把守要害。又薊鎮五里垛、划車、开連口、慕田谷等地，應設置報警臺。惡谷、紅土谷、香鑪石等地，應斬削岩崖。居庸關外各山口，對於宣府而言是内地，對於居庸關則是邊地，應命東中兩路文武官員修築。提升潮河川提督爲守備，增加居庸關的副將，統領天壽山、黄花鎮。設置横嶺守備，在懷

天壽山、黄花鎮。設横嶺守備，塞懷來路，增置新軍二千餘人，資團練。又議紫荆、倒馬、龍泉等關及山海關、古北口經略事宜。請於紫荆之桑谷，倒馬之中窯關峪，龍泉之陡石嶺諸要害，創築城垣，增設敵樓營舍。薊州所轄燕河、太平、馬蘭、密雲四路，修築未竟者，括諸司贖鍰竣之。而浮圖峪、插箭嶺尤爲紫荆、倒馬二關衝，移參將分駐石門杜家莊，俾保定總兵駐紫荆。薊、遼懸絶千里，移建昌營游擊於山海關。三屯等營缺軍，應速募，馬不足者補入。其常戍之兵介冑不備，量給鎧仗，番上者悉予行糧，毋俾荷戈枵腹。又言："諸路緩急，以密雲之分守爲最。各關要害，以密雲之迤西爲最。若燕河之冷口，馬蘭之黄崖，太平之榆木嶺、擦崖子，皆所急也。宜敕撫鎮督諸將領分各營士馬，兼側近按伏之兵，迭爲戰守。"兵部言："軍戍久，戀土。猝移置，恐他變。莫若山海關增置能將一員，募軍三千屯駐，聽薊、遼撫臣調度，援燕河。"餘如鏓言，下守臣議。

來路建築要塞，增配新軍兩千多人，資助團練。又建議紫荆、倒馬、龍泉等關及山海關、古北口經營事宜。請求在紫荆的桑谷，倒馬關的中窯關峪，龍泉關的陡石嶺各要害處，修築城墻，增設堡壘營舍。薊州所管轄的燕河、太平、馬蘭、密雲四路，修築未完成的，收集各司贖罪銀兩完成它們。而浮圖峪、插箭嶺更是紫荆、倒馬兩關的要衝，調動參將分兵駐守石門杜家莊，讓保定總兵駐守紫荆。薊、遼相隔千里，調動建昌營游擊到山海關。三屯等營兵力不够，應迅速招募，馬匹不够的補足。經常戍守的士兵鎧甲不完備，酌情供給鎧甲兵器，輪流上衛所的都應給予糧餉，不要讓士兵空着肚子打仗。又説："各路危急的程度，以密雲分守的地段最嚴重。各關中的要害處，以密雲往西最重要。像燕河的冷口，馬蘭的黄崖，太平的榆木嶺、擦崖子，都是危急的地方。應命令巡撫軍鎮率領各將領分率各營兵馬，加上附近屯集的軍隊，輪流守備。"兵部説："士兵長久戍守，思戀故土。倉猝調動，恐怕有變故。不如山海關增設一員有能力的將領，招募三千士兵屯駐，聽從薊、遼撫臣調度，援助燕河。"其餘的照范鏓所説的辦，交由守臣討論。

帝才鏓甚。會兵部尚書趙廷瑞罷，即命鏓入代。鏓以老辭，且言隨事通變，乏將順之宜。帝怒，責鏓不恭，削其籍。時嚴嵩當國，而鏓本由徐階薦，天下推爲長者，惜其去不以罪。然鏓罷，帝召翁萬達，甫至以憂去，丁汝夔代之。明年，俺答逼都城，汝夔遂誅死，而鏓歸久之乃卒。隆慶元年復官。

皇帝認爲范鏓很有才能。恰好兵部尚書趙廷瑞被罷免，即命范鏓進京代替。范鏓以年老推辭，并且説隨着事情變通，自己缺少遷就附和的辦法。皇帝發怒，斥責范鏓不恭敬，削除官籍。當時嚴嵩把持朝政，而范鏓本是由徐階舉薦的，天下推崇他是德高望重的人，惋惜他不是因罪革職。然而范鏓被罷免後，皇帝召用翁萬達，剛到又因遇喪而去，丁汝夔代替他。第二年，俺答逼近都城，丁汝夔於是獲罪被殺，而范鏓回鄉很久纔去世。隆慶元年恢復官職。

王邦瑞　王正國

王邦瑞，字惟賢，宜陽人。早有器識。爲諸生，山東盜起，上剿寇十四策於知府。正德十二年成進士。改

王邦瑞，字惟賢，宜陽人。年輕時就有氣量和才識。作諸生時，山東盜匪興起，向知府上呈剿寇的十四條策略。正德十二年考中進士。改任

庶吉士。與王府有連，出爲廣德知州。

庶吉士。與王府有關係，出京作廣德知州。

嘉靖初，祖憂去。補滁州。屢遷南京吏部郎中，出爲陝西提學僉事。坐歲貢不中式五名以上，貶濱州知州。再遷固原兵備副使。涇、邠巨盜李孟春，流劫河東、西，剿平之。以祖母憂去。服除，復提學陝西，轉參政。母憂解職。起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寇乘冰入犯，設伏敗之。改南京大理卿。未上，召爲兵部右侍郎。改吏部，進左。

嘉靖初年，因祖父去世離職。補任滁州。多次遷升至南京吏部郎中，調出作陝西提學僉事。因貢入國子監的生員有五人以上考試不合格而獲罪，貶爲濱州知州。再遷任固原兵備副使。涇、邠大盜李孟春，流竄搶劫黄河東、西，剿平了他。因祖母去世離職。守喪期滿，又作陝西提學，轉任參政。因母親去世離職。起用提升爲右僉都御史，巡察安撫寧夏。敵寇乘河水結冰進犯，設伏擊敗了敵寇。改任南京大理卿。未上任，召爲兵部右侍郎。改任吏部，進升左侍郎。

俺答犯都城，命邦瑞總督九門。邦瑞屯禁軍郭外，以巡捕軍營東西長安街，大啓郭門，納四郊避寇者。兵部尚書丁汝夔下獄，命邦瑞攝其事，兼督團營。寇退，請治諸將功罪，且浚九門濠塹，皆報可。邦瑞見營制久弛，極陳其弊。遂罷十二團營，悉歸三大營，以咸寧侯仇鸞統之。邦瑞亦改兵部左侍郎，專督營務。復條上興革六事。中言宦官典兵，古今大患，請盡撤提督監槍者。帝報從之。又舉前編修趙時春、工部主事申旞知兵，并改兵部，分理京營事。未幾，帝召兵部尚書翁萬達未至，遲之，遂命邦瑞代。條上安攘十二事。

俺答進犯都城，命王邦瑞總督九門。王邦瑞把禁軍駐扎在城外，以巡捕軍駐守東西長安街，大開城門，接納四郊躲避敵寇的百姓。兵部尚書丁汝夔下獄，命王邦瑞代理兵部事務，兼督團營。敵寇退却，請求獎懲各將功過，并且疏浚九門濠溝，都回覆可以。王邦瑞見軍營制度長期鬆弛，極力陳述其弊端。於是廢置十二團營，全都歸入三大營，以咸寧侯仇鸞統管。王邦瑞也改任兵部左侍郎，專督軍營事務。又條列呈上興辦廢除的六件事。其中説宦官掌管兵權，是古今的大患，請求完全撤回監軍的宦官。皇帝回覆依從了。又舉薦前編修趙時春、工部主事申旞知曉軍事，二人一起改任兵部，分理京營事。不久，皇帝召兵部尚書翁萬達未到，認爲其行動遲緩，於是命王邦瑞代替。條列呈上剿撫的十二件事。

仇鸞構邦瑞於帝，帝眷漸移。會鸞奏革薊州總兵官李鳳鳴、大同總兵官徐珏任，而薦京營副將成勳代鳳鳴，密雲副將徐仁代珏。旨從中下。邦瑞言："朝廷易置將帥，必采之公卿，斷自宸衷，所以慎防杜漸，示臣下不敢專也。且京營大將與列鎮將不相統攝，何緣京營，乃黜陟各鎮。今曲徇鸞請，臣恐九邊將帥悉奔走托附，非國之福也。"帝不悦，下旨譙讓。鸞又欲節制邊將，罷築薊鎮邊

仇鸞向皇帝誣陷王邦瑞，皇帝的信任漸漸轉移。恰逢仇鸞奏請革除薊州總兵官李鳳鳴、大同總兵官徐珏官職，而舉薦京營副將成勳代替李鳳鳴，密雲副將徐仁代替徐珏。聖旨從宫中直接下達。王邦瑞説："朝廷改换將帥，必須要采納公卿意見，由皇帝决斷，以此來謹慎防止和杜絶禍亂的苗頭，表示臣下不敢專斷。况且京營大將與各鎮將領互不管轄，爲什麽爲了京營，却貶斥各鎮守將。如今曲從仇鸞請求，臣擔心九邊將帥都奔走依附，這不是國家的福分。"皇帝不高興，下詔書譴責他。仇鸞又想節制守邊將領，停止修

垣。邦瑞皆以爲不可。鸞大憾，益肆讒構。會邦瑞復陳安攘大計，遂嚴旨落職，以冠帶辦事。居數日，大計自陳。竟除名，以趙錦代。

築薊鎮的邊墻。王邦瑞都認爲不可行。仇鸞非常恨他，更加肆意進讒言誣陷。恰逢王邦瑞又陳述剿撫大計，於是下嚴厲的詔書免去官職，以一般官吏身份辦事。過了幾天，官吏考核時自我陳述。最終被除去官籍，以趙錦代替。

邦瑞去，鸞益横，明年誅死，錦亦坐黨比遣戍，於是帝漸思之。逾十年，京營缺人，帝曰："非邦瑞不可。"乃起故官。既至，疏便宜數事，悉允行。逾年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遣行人護喪歸葬。

王邦瑞離職，仇鸞更加專横，第二年被殺，趙錦也因結黨定罪貶戍邊關，於是皇帝漸漸思念王邦瑞。過了十年，京營缺人，皇帝説："非王邦瑞不可。"就起用任原官。到了以後，上疏按實情辦理的幾件事，都允許施行。過了一年去世。追贈太子少保，謚號襄毅，派行人護送靈柩回鄉安葬。

邦瑞嚴毅有識量。歷官四十年，以廉節著。子正國，南京刑部侍郎。

王邦瑞嚴正剛毅，有才識和氣量。做官四十年，以廉正有節操著稱。兒子王正國，任南京刑部侍郎。

鄭曉

鄭曉，字窒甫，海鹽人。嘉靖元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職方主事。日披故牘，盡知天下厄塞，士馬虚實强弱之數。尚書金獻民屬撰《九邊圖志》，人争傳寫之。以争"大禮"廷杖。大同兵變，上疏極言不可赦。張孚敬柄政，器之，欲改置翰林及言路，曉皆不應。父憂歸，久之不起。

鄭曉，字窒甫，海鹽人。嘉靖元年考中鄉試第一。第二年考中進士，拜授職方主事。每天翻閲過去的公文，盡知天下險要關塞，兵馬虚實强弱之情况。尚書金獻民吩咐他撰寫《九邊圖志》，人們争相傳抄。因争論"大禮"在朝廷被杖責。大同發生兵變，上疏極力説不能寬赦。張孚敬把持朝政，器重他，想改任他翰林及言官，鄭曉都不答應。父親去世回鄉，很久没被起用。

許讚爲吏部尚書，調之吏部。歷考功郎中。夏言罷相，帝惡言官不糾劾，詔考察去留。大學士嚴嵩因欲去所不悦者，而曉去喬佑等十三人，多嵩所厚。嵩大憾曉，調文選。嵩欲用趙文華爲考功，曉言於讚曰："昔黄禎爲文選，調李開先考功，皆山東人，詔不許。今調文華，曉避位而已。"讚以謝嵩。嵩欲以子世蕃爲尚寶丞，曉曰："治中遷知府，例也。遷尚寶丞，無故事。"嵩益怒。以推謫降官周鈇等，貶曉和州同知。稍遷太僕丞，歷南京太常卿。召拜刑部右侍郎。俄改兵部，兼副都御史總督

許讚任吏部尚書，調他到吏部。歷任考功郎中。夏言被罷免宰輔，皇帝恨言官没有糾察彈劾，下詔考察他們决定去留。大學士嚴嵩趁機想排除自己不喜歡的人，而鄭曉革除喬佑等十三人，多是嚴嵩所器重的。嚴嵩非常恨鄭曉，調任文選郎中。嚴嵩想任用趙文華爲考功郎中，鄭曉對許讚説："過去黄禎爲文選郎中，調李開先爲考功郎中，都是山東人，下詔不允許。現在調趙文華，鄭曉讓位算了。"許讚爲此拒絶了嚴嵩的要求。嚴嵩想任用兒子嚴世蕃爲尚寶丞，鄭曉説："治中遷任知府，符合慣例。遷任尚寶丞，没有先例。"嚴嵩更加憤怒。以審問貶降官吏周鈇等爲由，貶鄭曉爲和州同知。逐漸升遷爲太僕丞，歷任南京太常卿。召拜刑部右侍郎。不久改

漕運。

大江南北皆中倭，漕艘幾阻。曉請發帑金數十萬，造戰舸，築城堡，練兵將，積芻糗。詔從之。中國奸民利倭賄，多與通。通州人顧表者尤桀黠，爲倭導。以故營寨皆據要害，盡知官兵虛實。曉懸重賞捕戮之。募鹽徒驍悍者爲兵，增設泰州海防副使，築瓜洲城，廟灣、麻洋、雲梯諸海口皆增兵設堠。遂破倭於通州，連敗之如皋、海門，襲其軍呂泗，圍之狼山，前後斬首九百餘。賊潰去。録功，再增秩，三賚銀幣。

時賊多中國人。曉言："武健才諝之徒，困無所逞，甘心作賊。非國家廣行網羅，使有出身之階，恐有如孫恩、盧循輩出乎其間，禍滋大矣。洪武時倭寇近海州縣。以高皇帝威靈，兼謀臣宿將，築城練兵，經略數年，猶未乂安。乃招漁丁、島人、鹽徒、蜑户籍爲水軍至數萬人，又遣使出海宣布威德。久之，倭始不爲患。今江北雖平，而風帆出没，倏忽千里。倭恃華人爲耳目，華人借倭爲爪牙，非詳爲區畫，後患未易弭也。"帝頗采納之。

尋召爲吏部左侍郎，遷南京吏部尚書。帝以曉知兵，改右都御史協理戎政。尋拜刑部尚書。俺答圍大同右衛急，帝命兵部尚書楊博往督大師，乃以曉攝兵部。曉言："今兵事方棘，而所簡聽征京軍三萬五千人，乃令執役赴工，何以備戰守。乞歸之營伍。"帝立從之。

尋還視刑部事。嚴嵩勢益熾。曉素不善嵩。而其時大獄如總督王忬以失律，中允郭希顏以言事，曉并予輕比，嵩則置重典。南都叛卒周山等殺

任兵部，兼副都御史總督漕運。

長江南北都受倭寇侵擾，漕船差不多都受阻。鄭曉請求撥發庫銀幾十萬兩，製造戰船，修築城堡，操練兵將，屯積糧草。下詔依從了。中國奸詐百姓因受倭寇賄賂得利，多與他們勾結。通州人顧表尤其凶悍狡黠，爲倭寇作嚮導。所以倭寇營寨都占據要害，完全知道官兵虛實。鄭曉懸重賞捕殺了顧表。從因販賣私鹽受罰的刑徒中招募驍悍之人爲兵，增設泰州海防副使，築建爪洲城，廟灣、麻洋、雲梯等海口都增加兵力設置瞭望臺。於是在通州擊敗倭寇，連續在如皋、海門打敗他們，在呂泗襲擊倭寇部隊，在狼山圍攻他們，前後斬殺九百多人。倭寇大敗而去。叙録功勞，兩次進升官階，三次賞賜銀兩綵帛。

當時賊寇多爲中原人。鄭曉說："英武雄健有才識之徒，困頓没有地方顯示，甘心作賊寇。除非國家廣泛網羅人才，使他們有出路，不然恐怕其中就會産生像孫恩、盧循這樣的人，禍患就蔓延大了。洪武時倭寇侵擾近海的州縣。以高皇帝的威靈，加上謀臣老將，修築城堡操練士兵，經營幾年，都還没有治理安定。於是招募漁夫、島上居民、販賣私鹽受罰的刑徒、編入户籍的蜑人編成達到幾萬人的水軍，又派使臣出海宣揚恩威。很久以後，倭人纔不成爲禍患。如今江北雖然平静，然而船隻出没，轉眼就是千里。倭人依恃華人作耳目，華人憑藉倭人作爪牙，若不詳細籌劃，後患不容易消除。"皇帝都采納了。

不久，召爲吏部左侍郎，遷任南京吏部尚書。皇帝以鄭曉知曉軍事，改任右都御史協理戎政。不久拜授刑部尚書。俺答圍攻大同右衛很急迫，皇帝命兵部尚書楊博前往督率大軍，於是任用鄭曉代管兵部。鄭曉上書說："現在戰事正激烈，而所選拔的待命京軍三萬五千人，却命令他們參與工程建設，用什麼來準備戰事。請把他們調回軍營。"皇帝立即聽從了。

不久回去管理刑部事務。嚴嵩氣勢更囂張。鄭曉一向與嚴嵩關係不好。而那時的大案如總督王忬因戰事失利，中允郭希顏因進諫獲罪，鄭曉都從輕處理，嚴嵩則從重處罰。南京叛兵周山等

侍郎黃懋官，海寇汪直通倭爲亂，曉置重典，嵩故寬假之。惟巡撫阮鶚、總督楊順、御史路楷，以嵩曲庇，曉不能盡法，議者譏其失出云。

殺了侍郎黃懋官，海寇汪直勾結倭寇製造禍亂，鄭曉從重處罰，嚴嵩故意寬容他們。衹有巡撫阮鶚、總督楊順、御史路楷，因嚴嵩枉法庇護，鄭曉不能依法處理，議論的人譏刺他執法不當，重罪輕判、該判的没判。

故事，在京軍民訟，俱投牒通政司送法司問斷。諸司有應鞫者，亦參送法司，無自決遣者。後諸司不復遵守，獄訟紛拏。曉奏循故事，帝報許，於是刑部間捕囚畿府。而巡按御史鄭存仁謂訟當自下而上，檄州縣，法司有追取，毋輒發。曉聞，率侍郎趙大祐、傅頤守故事爭，存仁亦據律執奏。章俱下都察院會刑科平議。議未上，曉疏辨。嵩激帝怒切讓，遂落曉職，兩侍郎亦貶二秩。

按舊例，京城的軍民訴訟，都投遞訴狀到通政司轉送法司審問裁斷。各司有應查辦的，也呈送法司，没有自行審判發落的。後來各司不再遵守，訟案混亂。鄭曉奏請遵循舊例，皇帝回覆准許，於是刑部間或在京城地區抓捕囚犯。而巡按御史鄭存仁説訴訟應當自下而上，他發文命令州縣，法司來拘捕人，不要擅自交給刑部。鄭曉聽説，率侍郎趙大祐、傅頤堅守舊例相爭，鄭存仁也根據律令堅持上奏。奏章都交到都察院會同刑科評論。評論結果還没有呈上，鄭曉上疏争辯。嚴嵩激起皇帝大怒嚴厲地斥責鄭曉，於是革除鄭曉官職，兩侍郎也貶官兩級。

曉通經術，習國家典故，時望蔚然。爲權貴所扼，志不盡行。既歸，角巾布衣與鄉里父老游處，見者不知其貴人也。既卒，子履淳等訟曉禦倭功於朝，詔復職。隆慶初，贈太子少保，謚端簡。履淳自有傳。

鄭曉精通經學，熟悉國家典章制度，當時聲望很高。被權貴壓制，抱負不能完全施展。回鄉後，戴方巾穿布衣與鄉里父老交游相處，見到他的不知他是顯貴之人。去世以後，兒子鄭履淳等向朝廷訴説鄭曉抵禦倭寇的功勞，下詔恢復官職。隆慶初年，追贈太子少保，謚號端簡。鄭履淳自己有傳。

贊曰：李鉞諸人皆以威略幹濟顯於時。鉞與王憲、王以旂之治軍旅，李承勛、范鏓之畫邊計，才力均有過人者。胡世寧奮不顧身，首發奸逆，危言正色，始終一節。《易》稱“王臣蹇蹇”，世寧近之矣。王邦瑞抵抗權倖，躓而復起，鄭曉諳悉掌故，博洽多聞，兼資文武，所在著效，亦不愧名臣云。

贊曰：李鉞等人都以聲威謀略幹練有成，顯赫於一時。李鉞與王憲、王以旂的治理軍隊，李承勛、范鏓的策劃邊防大計，才幹能力都有過人之處。胡世寧奮不顧身，揭發奸賊，言詞正直態度嚴正，節操始終如一。《易》説“王臣忠直”，胡世寧接近這類人了。王邦瑞抵抗權貴寵臣，倒而復起，鄭曉熟悉舊制，廣博多聞，文武兼備，所到之處都建立功績，也不愧名臣了。

明史卷二百

列傳第八十八

姚鏌 (子)淶　張嵿　伍文定 邢珣(等)
蔡天祐 胡瓚 張文錦　詹榮 劉源清　劉天和　楊守禮
張岳 李允簡　郭宗皋　趙時春

姚鏌 姚淶

姚鏌，字英之，慈谿人。弘治六年進士。除禮部主事，進員外郎。擢廣西提學僉事。立宣成書院，延《五經》師以教士子。桂人祀山魈卓旺。鏌毀像，俗遂變。遷福建副使，未幾改督學政。正德九年，擢貴州按察使。十五年，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上邊務六事，皆議行。

嘉靖元年，吉囊入涇陽。鏌遣游擊彭楧出西路，釋指揮卜雲於獄，使副之。夜半邀擊，斬其二將，乃遁。璽書褒諭。尋召爲工部右侍郎，出督漕運，改兵部左侍郎。

四年，遷右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巡撫。田州土官岑猛謀不軌。鏌調永順、保靖兵，使沈希儀與張經、李璋、張佑、程鑒各統兵八萬，分道討。而鏌與總兵官朱麒等攻破定羅、丹梁。用希儀計，結猛婦翁岑璋使爲內應，大破之，斬猛子邦彥。璋誘殺猛，獻其首。詔進鏌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任一子官，諸將進秩有差。鏌請改設流官，陳善後七事，制可。乃命參議汪必東、僉事申惠與參將張經以兵萬人鎮其地。必東、惠移疾他

姚鏌，字英之，慈谿人。弘治六年進士。任禮部主事，進升員外郎。提升廣西提學僉事。建立宣成書院，聘請《五經》老師教育學子。桂人祭祀山魈卓旺。姚鏌拆毀他的塑像，風俗於是改變。遷任福建副使，不久改爲督管學政。正德九年，提升貴州按察使。十五年，拜授右副都御史，巡察安撫延綏。上疏論邊防六件事，都討論施行了。

嘉靖元年，吉囊進犯涇陽。姚鏌派游擊彭楧從西路出兵，把指揮卜雲從獄中釋放出來，讓他輔助彭楧。半夜攔擊，斬殺敵人兩個將領，敵人於是逃走了。下詔書褒獎。不久召爲工部右侍郎，出京督管漕運，改任兵部左侍郎。

四年，升任右都御史，管理兩廣軍務兼巡撫。田州土官岑猛圖謀不軌。姚鏌調集永順、保靖兵力，命沈希儀與張經、李璋、張佑、程鑒各統領士兵八萬，分路征討。而姚鏌與總兵官朱麒等攻破定羅、丹梁。采用沈希儀的計策，交結岑猛的岳父岑璋讓他作內應，大敗岑猛，斬殺岑猛的兒子岑邦彥。岑璋誘殺了岑猛，進獻他的首級。下詔進升姚鏌左都御史，加封太子少保，任命他的一個兒子作官，衆將進升級別不等。姚鏌請求改設流官，陳述善後的七件事，皇帝回覆說可以。於是命令參議汪必東、僉事申惠與參將張經率兵一萬鎮守當地。汪必東、申惠上書稱病而

駐。猛黨盧蘇、王受等詐言猛不死，借交阯兵二十萬且至，夷民信之。蘇等薄城，經突圍走，城遂陷。王受亦攻入思恩府。巡按御史石金劾鏌失策罔上，并論前總督盛應期。帝以鏌有功，許便宜撫剿。蘇、受數求赦，鏌不許，將大討之。會廷議起王守仁督兩廣軍，令鏌與同事。鏌引疾乞罷，許馳驛歸。

改駐他地。岑猛黨羽盧蘇、王受等謊稱岑猛没有死，借了交阯二十萬兵力即將到來，夷人相信了。盧蘇等攻城，張經突圍逃亡，城地於是淪陷。王受也攻進思恩府。巡按御史石金彈劾姚鏌失策欺君，一并論列前總督盛應期的過失。皇帝以姚鏌有功，允許他可不經請求根據具體情況進行撫剿。盧蘇、王受多次請求寬赦，姚鏌不答應，要大舉討伐他們。正逢朝廷建議起用王守仁督率兩廣軍隊，命姚鏌與他共同率領。姚鏌稱病請求免職，同意他乘驛車回鄉。

初，廣東提學道魏校毀諸寺觀田數千畝，盡入霍韜、方獻夫諸家。鏌至廣，追還之官。韜、獻夫恨甚，與張璁、桂萼合排鏌。謂大同當征而反撫，田州當撫而反征，皆費宏謀國不臧，釀成南北患。時宏雖去，猶借鏌以排之也。鏌既得請，方候代，千夫長韋貴、徐伍攻復思恩。鏌上其狀。詔先賞貴等，而以撫剿事宜俟守仁處置。既而鏌奏辯石金前疏，詆金阻撓養寇。金亦再疏詆鏌。帝先入璁等言，落鏌職閒住。

當初，廣東提學道魏校削減各佛寺道觀田地幾千畝，全都歸入霍韜、方獻夫等家。姚鏌到了廣東，追回田地給官府。霍韜、方獻夫非常恨他，與張璁、桂萼合力排擠姚鏌。說大同應當征討反而安撫，田州應當安撫反而征討，都是費宏没把國家利益謀劃好，釀成南北禍患。當時費宏雖然已離職，還是藉姚鏌來排擠他。姚鏌所請獲准後，正等候接替，千夫長韋貴、徐伍收復思恩。姚鏌上呈此事。下詔先賞賜韋貴等，而撫剿的事宜等候王守仁處置。不久姚鏌上奏争辯石金前次奏疏，指責石金阻撓用兵養成寇患。石金也再次上疏詆毁姚鏌。皇帝先聽了張璁等的話，免除姚鏌官職閑住。

其後，蘇、受復叛，帝漸思鏌。十三年，三邊闕總制。大學士費宏、李時同召對。宏薦鏌，時亦助之。遂命以兵部尚書總制三邊軍務。未赴，宏卒，鏌辭。帝不悦，仍落職閒住。鏌既罷，薦者至二十疏，不用。家居數年卒。

其後，盧蘇、王受又反叛，皇帝漸漸又想起姚鏌。十三年，三邊缺總制。大學士費宏、李時同時被召見回答有關事宜。費宏舉薦姚鏌，李時也附和他。於是命令他以兵部尚書總管三邊軍務。還没上任，費宏去世，姚鏌推辭。皇帝不高興，仍舊免職在家閑住。姚鏌被罷免後，舉薦的達二十封奏疏，仍然不任用。在家幾年後去世。

子淶，字維東。嘉靖二年殿試第一。授翰林修撰。争"大禮"，廷杖。又議郊祀合祀，不當輕易。召修《明倫大典》，懇辭不與。累官侍讀學士。

兒子姚淶，字維東。嘉靖二年考中殿試第一。拜授翰林修撰。争論"大禮"，在朝廷被杖打。又議論郊祭合祭，不應當輕慢。召用編修《明倫大典》，懇切推辭，不參與。多次升官至侍讀學士。

張嵿

張嵿，字時俊，蕭山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弘治初，修《憲宗實録》，命往蘇、松諸府采軼事。事竣，

張嵿，字時俊，蕭山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弘治初年，編修《憲宗實録》，命令前往蘇、松各府采集軼事。編成後，拜授上饒知縣。遷任

授上饒知縣。遷南京兵部主事，就進刑部郎中。

南京兵部主事，進升刑部郎中。

正德初，遷興化知府。隆平侯張祐無子，弟禄與族人爭襲，訴於南京法司，久不决，復訴京師。劉瑾方擅政，遂削尚書樊瑩、都御史高銓籍。嵿以郎承勘，爲民。

正德初年，遷任興化知府。隆平侯張祐没有兒子，弟弟張禄與族人争着要世襲，上訴到南京法司，很久没有裁决，又上訴到京師。劉瑾正把持朝政，就削除尚書樊瑩、都御史高銓官籍。張嵿以郎中被查問，貶爲平民。

瑾敗，起知南雄。擢江西參政，進右布政使。舉治行卓異，遷左。寧王宸濠欲拓地廣其居，嵿執不可。大恚，遣人饋之。嵿發視，則棗梨薑芥，蓋隱語也。未幾，召爲光禄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忤中貴，移疾歸。

劉瑾罪行敗露後，起用爲南雄知府。提升江西參政，進升右布政使。因政績顯著被舉用，遷任左布政使。寧王朱宸濠想要拓展地盤擴建府第，張嵿堅持不行。寧王大怒，派人送東西給他。張嵿打開一看，則是棗梨薑芥，恐怕是隱語吧。不久，召爲光禄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各府，觸犯太監，上書稱病回鄉。

世宗即位，命以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廣西上思州賊黄鏐糾峒兵劫州縣，嵿討擒之。廣東新寧、恩平賊蔡猛三等剽掠，衆至數萬。嵿合兵三萬餘人擊新寧諸賊，破巢二百，擒斬一萬四千餘人，俘賊屬五千九百餘人，猛三等皆授首。自嶺南用兵，以寡勝衆未有若是役者。捷聞，獎賚。程鄉賊梁八尺等與福建上杭流賊相應。遣都指揮李皋等會福建官兵夾擊，俘斬五百餘人。歸善李文積聚奸宄拒捕，討之，久弗克。嵿遣參政徐度等剿之，俘斬千餘人。佛郎機國人別都盧剽劫滿剌加諸國，復率其屬疎世利等擁五舟破巴西國，遂入寇新會。嵿遣將出海擒之，獲其二舟，賊乃遁。

世宗即位，命令以右都御史總管兩廣軍務。廣西上思州賊寇黄鏐糾集峒兵劫奪州縣，張嵿征討擒獲了他。廣東新寧、恩平賊寇蔡猛三等搶劫，部衆達到幾萬。張嵿集合三萬多人攻擊新寧各部賊寇，搗毁敵巢兩百座，擒獲斬殺一萬四千多人，俘獲賊寇家屬五千九百多人，蔡猛三等都投降了。自從嶺南用兵，以少勝多没有像這一仗的。捷報上告，賜予獎賞。程鄉賊寇梁八尺等與福建上杭流寇相呼應。派都指揮李皋等會同福建官兵夾擊，俘獲斬殺五百多人。歸善李文聚積奸徒拒捕，征討他，很久未能取勝。張嵿派參政徐度等去清剿，俘獲斬殺一千多人。佛郎機國人别都盧攻擊劫奪滿剌加等國，又率領他的部屬疎世利等乘五艘戰船攻破巴西國，於是進犯新會。張嵿派將出海擒拿他，繳獲他的兩艘船，賊寇於是逃跑。

尋召掌南京都察院事，就改工部尚書。六年，大計京官，拾遺被劾，致仕。後數年卒。

不久召回掌管南京都察院事務，改任工部尚書。六年，考察京官政績，指出其過失被彈劾，退休。幾年後去世。

伍文定

伍文定，字時泰，松滋人。父琇，貴州參議。文定登弘治十二年進士。有膂力，便弓馬，議論慷慨。授常州推官，精敏善决獄，稱强吏。魏

伍文定，字時泰，松滋人。父親伍琇，貴州參議。伍文定考中弘治十二年進士。體力好，善於騎馬射箭，議論慷慨激昂。拜授常州推官，精明敏鋭善於判案，被稱爲高强的官吏。魏國公

國公徐俌與民爭田，文定勘歸之民。劉瑾入俌重賄，興大獄，巡撫艾樸以下十四人悉被逮。文定已遷成都同知，亦下詔獄，斥爲民。瑾敗，起補嘉興。

江西姚源賊王浩八等流劫浙江開化，都御史俞諫檄文定與參將李隆、都指揮江洪、僉事儲珊討之，軍華埠。而都指揮白弘與湖州知府黄衷別營馬金。賊黨劉昌三破執弘，官軍大挫。浩八突華埠，洪、文定擊敗之，追及於孔埠。隆、珊亦追至池淮，破其巢，進攻淫田。洪以奇兵深入，中賊誘，與指揮張琳等皆被執。文定等殿後得還，賊亦遁歸江西。諫等上文定忠勇狀，詔所司獎勞。擢河南知府，計擒劇賊張勇、李文簡。以才任治劇，調吉安。計平永豐及大茅山賊。已，佐巡撫王守仁平桶岡、横水。

宸濠反，吉安士民爭亡匿。文定斬亡者一人，衆乃定。乃迎守仁入城。知府邢珣、徐璉、戴德孺等先後至，共討賊。文定當大帥。丙辰之戰，身犯矢石，火燎鬚不動。賊平，功最，擢江西按察使。張忠、許泰至南昌，欲冒其功，而守仁已俘宸濠赴浙江。忠等失望，大恨。文定出謁，遂縛之。文定罵曰："吾不恤九族爲國家平大賊，何罪？汝天子腹心，屈辱忠義，爲逆賊報仇，法當斬。"忠益怒，椎文定仆地。文定求解任，不報。

尋遷廣東右布政使。未赴，而世宗嗣位。上忠等罪狀，且曰："曩忠、泰與劉暉至江西，忠自稱天子弟，暉稱天子兒，泰稱威武副將軍，與天子同僚。折辱命吏，誣害良民，需求萬端，漁獵盈百萬，致餓殍遍野，盜賊

徐俌與百姓爭田地，伍文定通過審核將田地還給了百姓。劉瑾收取徐俌重金賄賂，製造大案，巡撫艾樸以下十四人都被逮捕。伍文定已遷任成都同知，也被關進欽犯監獄，貶爲平民。劉瑾罪行敗露，伍文定被起用補任嘉興。

江西姚源賊寇王浩八等流竄搶劫浙江開化，都御史俞諫命令伍文定與參將李隆、都指揮江洪、僉事儲珊討伐他，駐扎在華埠。而都指揮白弘與湖州知府黄衷另外駐在馬金。賊寇黨羽劉昌三打敗并俘虜了白弘，官軍大敗。王浩八攻擊華埠，江洪、伍文定擊敗了他，追擊到孔埠。李隆、儲珊也追擊到池淮，摧毁賊寇營壘，進而攻擊淫田。江洪以奇兵深入，中了賊寇的計，與指揮張琳等都被俘。伍文定等殿後得以歸還，賊寇也逃回江西。俞諫等上報伍文定忠誠勇敢的情况，下詔令主管官員獎賞慰勞。提升爲河南知府，用計擒獲强悍賊寇張勇、李文簡。因有才幹能勝任繁難的政務，調任吉安。用計謀平定了永豐及大茅山賊寇。不久，輔助巡撫王守仁平定桶岡、横水。

朱宸濠反叛，吉安士民爭相逃亡躲藏。伍文定斬殺了一個逃亡的人，衆人纔安定下來。於是迎接王守仁入城。知府邢珣、徐璉、戴德孺等先後趕到，共同討伐賊寇。伍文定爲大帥。丙辰那天的戰鬥，親自冒着箭和石塊，火燒了鬍鬚也不退却。賊寇平定，功勞最大，提升江西按察使。張忠、許泰到南昌，想冒領功勞，而王守仁已俘獲朱宸濠押赴浙江。張忠等很失望，非常嫉恨。伍文定出來拜見，就被綁縛了。伍文定罵他們説："我不顧被誅滅九族爲國家平定大賊寇，有什麽罪？你是天子心腹，侮辱忠臣，爲叛賊報仇，依法該斬。"張忠更加憤怒，把伍文定打倒在地。伍文定請求辭職，皇帝没答覆。

不久，遷任廣東右布政使。還未赴任，而世宗繼位。上呈張忠等人的罪狀，并且説："以前張忠、許泰與劉暉到江西，張忠自稱是天子的弟弟，劉暉自稱是天子的兒子，許泰自稱爲威武副將軍，與天子是同僚。侮辱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員，誣陷殘害良民，提出千萬種要求，搜刮過百

縱横。雖寸斬三人，不足謝江西百姓。今大憝江彬、錢寧皆已伏法，三人實其黨與。乞速正天誅，用章國典。”又請發宸濠貲財，還之江西，以資經費；矜釋忠、泰所陷無辜及寧府宗人不預謀者，以清冤獄。帝并嘉納之。

論功，進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嘉靖三年，討獲海賊董效等二百餘人，賜敕獎勞。尋謝病歸。六年，召拜兵部右侍郎。其冬擢右都御史，代胡世寧掌院事。

雲南土酋安銓反，敗參政黄昭道，攻陷尋甸、嵩明。明年，武定土酋鳳朝文亦反，殺同知以下官，與銓合兵圍雲南。詔進文定兵部尚書兼前職，提督雲南、四川、貴州、湖廣軍討之，以侍郎梁材督餉。會芒部叛酋沙保子普奴爲亂，并以屬文定。文定未至雲南，銓等已爲巡撫歐陽重所破，遂移師征普奴。左都御史李承勛極言川、貴殘破，不當用兵，遂召還，命提督京營。文定至湖廣，疏乞省祭歸。已，四川巡按御史戴金復上言：“叛酋稱亂之初，勢尚可撫。而文定决意進兵，一無顧惜。飛芻輓糧，糜數十萬。及有詔罷師，尚不肯已。又極論土酋阿濟等罪。軍民訛言，幾復生變。臣愚以爲文定可罪也。”尚書方獻夫、李承勛因詆文定好大喜功，傷財動衆，乃令致仕。

文定忠義自許，遇事敢爲，不與時俯仰。芒部之役，憤小醜數亂，欲爲國伸威，爲議者旁撓。廟堂專務姑息，以故功不克就。九年七月卒於家。天啓初，追謚忠襄。

萬，造成餓殍遍野，盜賊縱横。即使把三人碎尸萬段，也不足以向江西百姓謝罪。如今大惡人江彬、錢寧都已伏法，三人其實是他們的同黨。請求迅速將他們正法，以此宣揚國法。”又請求發放朱宸濠的財産，還給江西，以補給經費；釋放張忠、許泰所陷害的無辜及寧王府没有參與陰謀的宗族，以澄清冤獄。皇帝一并嘉獎采納了。

評論功勞，進升右副都御史，管理長江防務。嘉靖三年，征討擒獲海盜董效等兩百多人，賜詔書獎賞慰勞。不久，稱病辭官回鄉。六年，召拜兵部右侍郎。這年冬天，提升右都御史，代替胡世寧掌管都察院事務。

雲南土人首領安銓造反，擊敗參政黄昭道，攻陷尋甸、嵩明。第二年，武定土酋鳳朝文也造反，殺害同知以下官員，與安銓合兵圍攻雲南。下詔進升伍文定爲兵部尚書并兼任原職，總領雲南、四川、貴州、湖廣軍隊征討，以侍郎梁材負責糧餉。正逢芒部叛賊首領沙保的兒子普奴造反，一并將他交付伍文定平定。伍文定還没到雲南，安銓等已被巡撫歐陽重擊敗，於是轉移軍隊征討普奴。左都御史李承勛極力説四川、貴州殘破不堪，不應用兵，於是召回他，命令管理京營。伍文定到了湖廣，上疏請求回鄉省親祭祀。不久，四川巡按御史戴金又上書説：“叛賊首領造反之初，按形勢還可以安撫。而伍文定决意進兵，全不顧惜。飛速地運輸糧草，耗費幾十萬。到有詔書停止用兵，還不肯停止。又極力論列土人首領阿濟等人的罪行。軍民相互謡傳，差點又發生變亂。臣私下認爲伍文定應該定罪。”尚書方獻夫、李承勛趁機詆毁伍文定好大喜功，耗費資財煩擾軍民，於是命他退休。

伍文定以忠義自許，遇事敢作敢爲，不隨時勢而見風使舵。芒部之戰，憤恨微賤醜類多次叛亂，想爲國伸展威風，被議論的人在一邊阻撓。朝廷一味姑息，所以大功没有告成。九年七月在家中去世。天啓初年，追贈謚號忠襄。

邢珣　徐璉　邢埴　戴德孺

邢珣，當塗人，弘治六年進士。正德初，歷官南京户部郎中。忤劉

邢珣，當塗人，弘治六年進士。正德初年，歷任南京户部郎中。觸犯劉瑾，革除官職。劉瑾

瑾，除名。瑾誅，起南京工部，遷贛州知府。招降劇盗滿總等，授廬給田，撫之甚厚。後討他盗，多藉其力。守仁征横水、桶岡，珣常爲軍鋒。功最，增二秩。宸濠反，以重賞誘總。總執其使送珣，遂從珣共平宸濠。

徐璉，朝邑人。文定同年進士。由户部郎中出爲袁州知府。從討宸濠，獲首功千餘。事定，珣、璉遷江西右參政。世宗録功，各增秩二等。嘉靖二年，大計，給事御史劾監司不職者二十二人，珣、璉與焉。吏部以軍功未酬，請進秩布政使致仕，從之。二人竟廢。

珣子埴嘗學於張璁。嘉靖初，登鄉薦。璁貴顯，屢欲援之，辭不應。授浦城知縣。有徐浦者，役公府。埴一見異之，令與子同學，爲娶妻。後登第爲給事中。其家世世祀埴。弟址，進士，歷御史，終山東鹽運使。以清操聞。

戴德孺，臨海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歷工部員外郎。監蕪湖税，有清名。再遷臨江知府。宸濠反，遣使收府印，德孺斬之。與家人誓曰："吾死守孤城。脱有急，若輩沉池中，吾不負國也。"即日戒嚴。旋與守仁共滅宸濠。以憂去。世宗以德孺馭軍最整，獨增三秩，爲雲南右布政使。舟次徐州，覆水死。後贈光禄寺卿，予一子官。

珣、璉等倡義討賊，月餘成大功。當事者以嫉守仁故，痛裁抑之。或賞或否，又往往借考功法逐之去。守仁之再疏辭爵也，爲諸人訟曰：

宸濠變初起，勢焰猖熾，人

被殺，起用在南京工部任職，遷任贛州知府。招降大盗滿總等，給予房屋和田地，安撫他們十分優厚。後來討伐其他盜寇，多藉助滿總等的力量。王守仁征伐横水、桶岡，邢珣常爲先鋒。功勞最大，提升兩級。朱宸濠造反，以重賞引誘滿總。滿總抓獲使者送交給邢珣，於是跟從邢珣共同平定朱宸濠。

徐璉，朝邑人。與伍文定是同年的進士。由户部郎中出京任袁州知府。跟從征討朱宸濠，立斬首千人的戰功。叛亂平定，邢珣、徐璉遷任江西右參政。世宗叙録功勞，各提升兩級。嘉靖二年，考察官員政績，給事御史彈劾監司不稱職的二十二人，邢珣、徐璉在其中。吏部以他們的軍功未獎賞，請求進升爲布政使退休，皇帝依從了。二人最終被罷除官籍。

邢珣的兒子邢埴曾跟從張璁學習。嘉靖初年，被薦舉應試進士。張璁富貴顯赫後，多次想提携他，但他推辭不答應。拜授浦城知縣。有個叫徐浦的人，在官府作雜役。邢埴一見認爲他與衆不同，叫他與自己的兒子一同讀書，爲他娶了妻子。後來考中進士任給事中。他家裏世代祭祀邢埴。弟弟邢址，進士，歷任御史，最終任山東鹽運使。以清廉有節操聞名。

戴德孺，臨海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歷任工部員外郎。監管蕪湖税務，有清廉的名聲。又遷任臨江知府。朱宸濠造反，派使者收取府衙官印，戴德孺斬了使者。和家人立誓説："我死守孤城。萬一事情緊急，你們就跳入池中，我不會辜負國家。"當日戒嚴。不久與王守仁一同剿滅朱宸濠。因遇喪事離職。世宗以戴德孺統領軍隊最嚴整，單獨爲他提升三級，任爲雲南右布政使。船行至徐州，船翻溺水而死。後來追贈光禄寺卿，授予一個兒子官職。

邢珣、徐璉等倡議征討賊寇，一個多月成就大功。掌權的人因嫉恨王守仁的緣故，狠狠地抑制他們。有的賞賜了，有的没有賞賜，又往往藉考察政績的辦法把他們排擠走。王守仁再次上疏推辭爵位，爲幾人申訴説：

朱宸濠叛亂剛發動時，勢力和氣焰很猖

心疑懼退阻。當時首從義師，自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諸人外，又有知府陳槐、曾璵、胡堯元等，知縣劉源清、馬津、傅南喬、李美、李楫及楊材、王冕、顧佖、劉守緒、王軾等，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鰲山、伍希儒、謝源等。或摧鋒陷陣，或遮邀伏擊，或贊畫謀議，監録經紀，所謂同功一體者也。帳下之士，若聽選官雷濟，已故義官蕭禹，致仕縣丞龍光，指揮高睿，千户王佐等，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僞書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今聞紀功文册，改造者多所删削。舉人冀元亨爲臣勸説寧王，反爲奸人構陷，竟死獄中，尤傷心慘目，負之冥冥之中者。

獗，人心疑惑畏懼，退縮沮喪。當時首先跟從正義之師的，除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等人外，還有知府陳槐、曾璵、胡堯元等，知縣劉源清、馬津、傅南喬、李美、李楫及楊材、王冕、顧佖、劉守緒、王軾等，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鰲山、伍希儒、謝源等。或者衝鋒陷陣，或者攔截伏擊，或者協助策劃計謀，管理經營，這就是人們所説的同有功績，一個整體。軍帳下的部屬，像聽選官雷濟，已去世的義官蕭禹，退休的縣丞龍光，指揮高睿，千户王佐等，或假傳軍令以阻撓叛軍的進退，破壞他們的計劃，或寫假書信離間叛軍的心腹，拆散他們的黨羽。如今上報的記功文册，篡改的人多有删除。舉人冀元亨爲臣勸説寧王，反而被奸人陷害，最後死在獄中，尤其令人傷心慘不忍睹，對不起在陰間的他。

夫宸濠積威凌劫，雖在數千里外，無不震駭失措。而况江西諸郡縣切近剥床，觸目皆賊兵，隨處有賊黨，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齏粉之禍，從赤族之誅，蹈必死之地，以希萬一難冀之功乎！

朱宸濠積蓄聲威侵犯劫奪，即使在幾千里之外，也没有人不震驚失措。况且江西各郡縣靠近災禍，眼前都是賊寇兵士，到處都有賊寇黨羽，除非真有捐軀赴國難的大義，努力報主的忠心，誰肯甘冒殺身之禍，承受滅族之險，踏上必死之地，來求取萬難實現的功績呢！

今臣獨崇封爵，而此同事諸人者，或賞不行而并削其績，或賞未及而罰已先行，或虚受升職之名而因使退閑，或冒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非獨爲已斥諸權奸所誣構挫辱而已也，群憎衆嫉，惟事指摘搜羅以爲快，曾未見有鳴其不平、伸其屈抑者，臣竊痛之。

如今惟獨臣被尊崇封爵，而這些共事的人，有的没有進行獎賞而被一并剥奪了功績，有的獎賞還没有得到而懲罰已先施行，有的空受升職之名而趁機使他退職閑居，有的被加上不忠的名號而隨即廢除貶斥。并不僅僅是被已遭貶斥的掌權奸臣所誣陷凌辱就完了，衆人憎恨嫉妒，衹以進行挑剔指責、搜羅罪名爲快意之事，竟然没有看見有人爲他們鳴不平、伸冤曲，臣私下爲此痛心。

奏入，卒寢不行。

奏疏進呈，最終擱置不施行。

蔡天祐

蔡天祐，字成之，睢州人。父

蔡天祐，字成之，睢州人。父親蔡晟，濟南

晟，濟南知府，以廉惠聞。天祐登弘治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吏科給事中，出爲福建僉事。歷山東副使，分巡遼陽。歲歉，活饑民萬餘。闢濱海圩田數萬頃，民名之曰"蔡公田"。累遷山西按察使。

嘉靖三年，大同兵亂，巡撫張文錦遇害。詔曲赦亂卒，改巡撫宣府都御史李鐸撫之。鐸以母憂不至，乃擢天祐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天祐從數騎馳入城，諭軍士獻首惡，衆心稍定。會尚書金獻民、總兵官杭雄出師甘肅，道大同，亂卒疑見討，復鼓噪。天祐懼，急請再赦。兵部言元惡不除無以警後，請特遣大臣總督宣、大軍務，以制其變。乃命户部侍郎胡瓚偕都督魯綱統京軍三千人以往。瓚等未發而進士李枝齎餉銀至。亂卒曰："此承密詔盡殺大同人，爲軍犒也。"夜中火起，圍枝館，出牒示之乃解。尋復殺知縣王文昌，圍代王府，脅王奏乞赦。王急携二郡王走宣府。巡按御史王官言："亂卒方囂，大兵壓境，是趣之叛也。請亟止禁軍，容臣密圖。"乃命瓚駐兵宣府。頃之，天祐奏總兵官桂勇已捕五十四人，請止京軍勿遣。帝責以阻撓，令必獲首惡郭鑑等。既而瓚次陽和，勇、天祐令千户苗登擒斬鑑等十一人，函首送瓚，請班師。甫二日，鑑父郭疤子復糾徐氈兒等夜殺勇家人，又毁苗登家。瓚言非盡殲不可。帝乃切讓天祐，召勇還京，以故總兵朱振代之，敕瓚仍駐宣府。居無何，天祐捕戮徐氈兒等，瓚等遂班師。明年正月，侍郎李昆、孟春，總兵官馬永交章言疤子潛逃塞外，必爲後患。帝將遣使勘，會瓚還京言逃卒無足患，帝乃罷勘官勿遣。疤子復潛入城，焚振

知府，以廉潔仁惠聞名。蔡天祐考中弘治十八年進士，改爲庶吉士，拜授吏科給事中，出京任福建僉事。歷任山東副使，分管巡視遼陽。年成歉收，救活飢民一萬多人。開闢臨海圍圩的田地幾萬頃，百姓把它稱作"蔡公田"。多次升遷至山西按察使。

嘉靖三年，大同發生兵變，巡撫張文錦遇害。下詔特赦了亂兵，改任巡察安撫宣府的都御史李鐸去安撫他們。李鐸因母親去世没有去，於是提升蔡天祐爲右僉都御史，巡察安撫大同。蔡天祐帶領數騎馳入城中，令士兵交出首犯，衆人心裏稍稍安定。正逢尚書金獻民、總兵官杭雄出師甘肅，取道大同，亂兵懷疑被討伐，又起哄。蔡天祐怕出事，急請再發赦免詔書。兵部説首犯不除去没有辦法警示後人，請求特别派遣大臣總管宣府、大同軍務，以控制變故。於是命户部侍郎胡瓚偕同都督魯綱統領三千京軍前往。胡瓚等還没出發而進士李枝帶着餉銀到了大同。亂兵説："這是禀承密詔要殺盡大同的人，是用來犒賞軍隊的。"夜中起火，圍困李枝館驛，把公文給他們看了纔解散。不久，又殺了知縣王文昌，圍攻代王府，脅迫代王上奏請求赦免他們。代王急忙帶着兩位郡王逃到宣府。巡按御史王官説："亂兵氣焰正囂張，大軍壓境，這會促使他們反叛。請求馬上停止京軍前進，容臣秘密設法解决。"於是命胡瓚駐兵宣府。很快，蔡天祐上奏總兵官桂勇已捕獲五十四人，請求制止京軍不要再派來。皇帝責斥他阻撓軍務，命令一定要抓獲首犯郭鑑等。不久，胡瓚駐兵陽和，桂勇、蔡天祐命千户苗登抓獲斬殺了郭鑑等十一人，用盒子裝着首級送交胡瓚，請求班師。剛兩天，郭鑑的父親郭疤子又糾集徐氈兒等趁夜殺了桂勇家人，又焚毁苗登的家。胡瓚説非完全殲滅不可。皇帝於是嚴厲地斥責蔡天祐，召桂勇回京，以前總兵朱振代替他，令胡瓚仍駐留宣府。没過多久，蔡天祐捕殺了徐氈兒等，胡瓚等於是班師。第二年正月，侍郎李昆、孟春，總兵官馬永交相上奏章説郭疤子潛逃塞外，一定會成爲後患。皇帝要派使者勘查，恰好胡瓚回京説逃兵不足爲患，皇帝

第。明旦，天祐閉城大索。獲疤子及其黨三十四人，悉斬以徇。盡宥脅從，人心乃大定。事聞，賚銀幣。已，進副都御史，巡撫如故。

於是撤去勘查官員不派了。郭疤子又潛入城中，焚毀了朱振府第。第二天早上，蔡天祐關閉城門大搜查。捕獲郭疤子及其黨羽三十四人，全部斬首示衆。赦免了全部被迫跟從的，人心纔大定。事情上報，賞賜銀幣。不久，進升副都御史，巡察安撫如舊。

尋就進兵部右侍郎。久之，召還部。天祐以藩祿久缺，又歲當繕邊垣，用便宜增淮鹽引價，每引萬加銀五千，被訐。帝宥之。至是，御史李宗樞復追論前事，天祐因引疾去。居二年，奉詔起用。未至京，得疾告歸卒。年九十五。

不久進升兵部右侍郎。很久後，召回兵部。蔡天祐因邊疆將吏俸祿長期短缺，這一年又應當修繕邊防城垣，使用便宜行事的權力提高淮鹽鹽引的價格，每一萬鹽引增加白銀五千兩，被揭發。皇帝寬恕了他。到這時，御史李宗樞又追究以前的事情，蔡天祐於是稱病辭官而去。兩年後，奉詔起用。没到京城，生病請假回鄉就去世了。享年九十五歲。

天祐有才智。兵變時，左右皆賊耳目，幕府動静悉知之。天祐廣招星卜藝士往來軍中，因具得其情，卒賴以成功。在鎮七年，威德大著，父老爲立安輯祠。

蔡天祐有才智。兵變時，左右都是亂兵的耳目，幕府的情况對方全都知曉。蔡天祐廣招算命先生和有才技之人往來軍中，藉以詳細得知内情，最終依賴他們取得成功。在邊鎮七年，聲威恩德大揚，父老爲他建立了安輯祠。

胡瓚

胡瓚，字伯珩，永平人。進士。官終南京工部尚書。

胡瓚，字伯珩，永平人。進士。最終官至南京工部尚書。

張文錦

張文錦，安丘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授户部主事。正德初，爲劉瑾所陷，逮繫詔獄，斥爲民。瑾誅，起故官。再遷郎中。督税陝西，條上籌邊裕民十事。遷安慶知府。度寧王宸濠必反，與都指揮楊鋭爲禦備計。宸濠果反，浮江下。文錦等慮其攻南都，令軍士登城詬之。宸濠乃留攻，卒不能克。事具《楊鋭傳》。璽書褒美，擢太僕少卿。

張文錦，安丘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拜授户部主事。正德初年，被劉瑾陷害，被捕關進欽犯監獄，貶爲平民。劉瑾被殺，起用任原職。又遷任郎中。督察陝西税務，條列上呈籌劃邊防富裕百姓的十件事。遷任安慶知府。估計寧王朱宸濠必然會造反，與都指揮楊鋭做好抵禦防備的對策。朱宸濠果然反叛，將要順長江東下。張文錦等擔心他攻打南京，命軍士登上城墻大駡他。朱宸濠於是停下來進攻城池，最終不能攻克。事情詳見《楊鋭傳》。頒詔書褒獎贊揚，提升爲太僕少卿。

嘉靖元年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文錦性剛。以拒賊得重名，遂鋭意振刷，操切頗無序。大同北四望平衍，寇至無可禦。文錦曰："寇犯宣府不能近鎮城者，以葛谷、白陽諸堡

嘉靖元年，拜授右副都御史，巡察安撫大同。張文錦性情剛烈。以抗拒賊寇獲得非常大的名聲，於是鋭意整頓，操之過急很没有頭緒。大同以北四野平坦，敵寇來了没有可抵禦的屏障。張文錦説："敵寇進犯宣府不能接近軍鎮駐守之

爲外蔽也。今城外即戰場，何以示重?”議於城北九十里外，增設五堡，曰水口、宣寧、只河、柳溝、樺溝。參將賈鑑督役嚴，卒已怨。及堡成，欲徙鎮卒二千五百家戍之。衆憚行，請募新丁，僚吏咸以爲言。文錦怒曰：“如此，則令不行矣。鎮親兵先往，孰敢後!”親兵素游惰有室。聞當發，大恐。請孑身往，得分番。又不聽，嚴趣之。鑑承風，杖其隊長。諸邊卒自甘州五衛殺巡撫許銘，朝廷處之輕，頗無忌。至是，卒郭鑑、柳忠等乘衆憤，遂倡亂。殺賈鑑，裂其尸，走出塞，屯焦山墩。文錦恐與外寇連，令副將時陳等招之入城，即索治首亂者。郭鑑等大懼，復聚爲亂，焚大同府門，入行都司縱獄囚，又焚都御史府門。文錦逾垣走，匿博野王府第。亂卒欲燔王宫。王懼，出文錦。郭鑑等殺之，亦裂其尸，遂焚鎮守總兵公署。出故總兵朱振於獄，脅爲帥。時嘉靖三年八月也。

事聞，帝命侍郎李昆赦亂卒。昆爲文錦請恤典，不報。久之，文錦父政訟其子守安慶功，禮部爲之請，終不許。文錦妻李氏復上疏哀請。帝怒，命執齎疏者治之。副都御史陳洪謨言：“文錦僨事，朝廷戮之可也。假手士卒，傳之四方，損國威不小。”復降旨詰責。自是，廷臣不敢言。萬曆中，始贈右都御史。天啓初，追謚忠愍。

城，是因爲有葛谷、白陽等城堡爲外部屏障。現在城外就是戰場，怎麽顯示它的重要呢?”建議在城北九十里外，增建五座城堡，即水口、宣寧、只河、柳溝、樺溝。參將賈鑑督辦工程很嚴厲，士兵已有怨恨。到城堡建成，要遷徙鎮守士兵兩千五百家前去戍衛。衆人害怕前去，請求招募新兵，屬吏都爲他們説情。張文錦發怒説：“像這樣，則命令無法施行了。軍鎮的隨從衛隊先去，看誰敢落後!”隨從衛兵向來游蕩懶惰并有妻室，聽説要出發，非常害怕。請求單身前往，能够分批輪换。張文錦又不聽從，嚴厲地催促他們。賈鑑迎合上官意圖，杖打衛隊隊長。衆邊防士兵自從甘州五衛殺了巡撫許銘，朝廷處理很輕，頗爲無所忌怕。到這時，士兵郭鑑、柳忠等乘着衆人憤怒，就發起兵變。殺了賈鑑，分裂他的尸體，逃出邊塞，屯集在焦山墩。張文錦擔心他們與外敵勾結，命副將時陳等把他們招回城，立即搜索懲治首先作亂的人。郭鑑等非常畏懼，又聚衆作亂，焚毁大同府門，進入行都司放了囚犯，又焚毁都御史府門。張文錦翻墻逃跑，躲在博野王府第。亂兵要燒王宫，博野王害怕，交出張文錦。郭鑑等殺了他，也分裂他的尸體，於是焚毁鎮守總兵公署。把前總兵朱振從獄中放了出來，强迫他作主帥。當時是嘉靖三年八月。

事情上報，皇帝命侍郎李昆赦免亂兵。李昆爲張文錦請求撫恤，没得到回覆。很久以後，張文錦的父親張政陳述兒子鎮守安慶有功，禮部爲他請求，最終不允許。張文錦的妻子李氏又上疏哀請，皇帝大怒，命令抓捕送來奏疏的人懲辦。副都御史陳洪謨説：“張文錦敗壞國事，朝廷殺他是可以的。但假藉士兵之手，事情傳到天下，大損國威。”又降旨詰責他。從此，廷臣不敢再説。萬曆年中，纔追贈右都御史。天啓初年，追贈謚號忠愍。

詹榮

詹榮，字仁甫，山海衛人。嘉靖五年進士。授户部主事，歷郎中。督餉大同，值兵變，殺總兵官李瑾。總督劉源清率師圍城，久不下。榮素有

詹榮，字仁甫，山海衛人。嘉靖五年進士。拜授户部主事，歷任郎中。督押軍餉到大同，正趕上兵變，殺了總兵官李瑾。總督劉源清率兵圍城，久攻不下。詹榮一向有智略，善於應變。叛

智略，善應變。叛卒掠城中，無犯榮者。外圍益急，榮密約都指揮紀振、游擊戴濂、鎮撫王寧同盟討賊。察叛卒馬昇、楊麟無逆志，乃陽令寧持官民狀詣源清所，爲叛卒乞原，而陰以榮謀告，請宥昇、麟死，畀三千金，俾募死士自效。會源清已罷，巡撫樊繼祖許之。昇、麟遂結心腹，擒首惡黄鎮等九人戮之。榮乃開城門，延繼祖入，復捕斬二十六人。録功，擢光禄寺少卿，再遷太常寺少卿。

兵在城中搶劫，没有侵犯詹榮的。外面圍攻更急，詹榮秘密邀約都指揮紀振、游擊戴濂、鎮撫王寧共同討伐亂兵。觀察到叛兵馬昇、楊麟没有背叛之心，於是假裝叫王寧拿着官民請願狀到劉源清處，爲叛兵請求赦免，而暗中報告詹榮的計謀，請求寬恕馬昇、楊麟的死罪，給予三千兩白銀，讓他招募不怕死的士兵效力。恰逢劉源清已被罷免，巡撫樊繼祖同意了。馬昇、楊麟於是結成心腹，擒獲首犯黄鎮等九人殺死。詹榮於是打開城門，迎接樊繼祖入城，又抓獲斬殺了二十六人。叙録功勞，提升光禄寺少卿，又遷任太常寺少卿。

二十二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魯迷貢使留甘州者九十餘人，總兵官楊信驅以禦寇，死者十之一。榮言："彼以好來，而用之鋒鏑，失遠人心，且示中國弱。"詔奪信官，槥死者送之歸。番人感悦。

二十二年，以右僉都御史巡察安撫甘肅。魯迷的進貢使者留在甘州的有九十多人，總兵官楊信驅遣他們去抵禦敵寇，死者十分之一。詹榮上書説："他們懷着好意而來，而用他們去打仗，喪失遠方人心，并且顯示中國的軟弱。"下詔奪去楊信官職，用棺材裝好死者把他們送回去。番人感激喜悦。

逾年，以大同巡撫趙錦與總兵官周尚文不相能，詔榮與錦易任。俺答數萬騎入掠，榮與尚文破之黑山陽，進右副都御史。寇復大舉犯中路，參將張鳳等陣殁。榮與尚文及總督翁萬達嚴兵備陽和，而遣騎邀擊，多所殺傷，寇乃引去。代府奉國將軍充灼行剽，榮奏奪其禄。充灼等結小王子入寇，謀據大同。榮告尚文捕得，皆伏辜。榮以大同無險，乃築東路邊墻百三十八里，堡七，墩臺百五十四。又以守邊當積粟，而近邊弘賜諸堡三十一所，延亘五百餘里，闢治之皆膏腴田，可數十萬頃，乃奏請召軍佃作，復其租徭，移大同一歲市馬費市牛賦之，秋冬則聚而遏寇。帝立從焉。寇入犯，與尚文破之彌陀山，斬一部長。

過了一年，因大同巡撫趙錦與總兵官周尚文相處不好，下詔令詹榮與趙錦交换任職。俺答幾萬兵馬侵入掠奪，詹榮與周尚文在黑山之南打敗了他們，進升右副都御史。敵寇又大舉進犯中路，參將張鳳等陣亡。詹榮與周尚文及總督翁萬達重兵嚴守陽和，而派騎兵截擊，殺死殺傷不少，敵寇於是帶兵退去。代王府奉國將軍朱充灼行劫，詹榮上奏奪去了他的俸禄。朱充灼等勾結小王子進犯，陰謀占據大同。詹榮告訴周尚文把他們捕獲，都承認罪過而被處死。詹榮因大同没有險阻，於是修築東路邊墻一百三十八里，城堡七座，報警臺一百五十四座。又以守邊應當積蓄糧草，而靠近邊境的弘賜等堡三十一處，綿延五百多里，開闢整治後都是肥沃田地，可達幾十萬頃，於是奏請招募士兵租種，免去他們的租税和徭役，調撥大同一年買馬的費用買牛給予他們，秋冬季則召集起來抵禦敵寇。皇帝立即依從了他。敵寇進犯，與周尚文在彌陀山打敗了他們，斬殺了一個部落首領。

榮先以靖亂功，進兵部右侍郎，

詹榮先以平定叛亂的功勞，進升兵部右侍

又以繕邊破敵，累被獎賚。召還理部事，進左。尚書趙廷瑞罷，榮署部務，奏行秋防十事。已而翁萬達入爲尚書，遭母喪，榮復當署部務，辭疾乞休。帝怒，奪職閒住。越二年卒。

當榮之撫大同也，萬達爲總督，尚文爲總兵。三人皆有才略，寇數入不能得志。自後代者不能任，寇無歲不入躪邊，人益思榮等。明年，俺答薄京師，萬達、榮皆已去。論者謂二人在，寇未必至此。萬曆中，榮孫延爲順天通判，上書訟榮功。贈工部尚書，予恤如制。

劉源清

劉源清，字汝澄，東平人。正德九年進士。授進賢知縣。宸濠反，源清積薪環室，命家人曰："事急，火吾家。"一僕逸，手刃以徇。縣中諸惡少與賊通者，悉杖殺之。宸濠妃弟婁伯歸上饒募兵，源清邀戮之。賊檄至，立斬其使。會餘干知縣馬津、龍津驛丞孫天祐亦起兵拒賊。賊七殿下者，奪運舟於龍津，天祐與戰，殺數人。賊黨募兵過龍津，天祐追殺之，焚其舟。婁氏家衆西下，亦爲天祐所遏，擒七十餘人。賊兵不敢經湖東以窺兩浙者，三人力也。賊平，源清徵爲御史。嘉靖改元，津亦入爲御史。津，滁州人。終福建副使。源清尋遷大理丞，謝病歸。

六年夏，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滴水崖賊郭春據城叛，稱王。源清遣卒捕之，爲所覺。副總兵劉淵令曰"止擒元惡"，以旗繞城而呼。其黨皆散，春等自刭死。總兵官郤永虐下，源清劾罷之。進副都御史。

十二年，以邊警遷兵部左侍郎，總制宣、大、山西、保定諸鎮軍務。

郎，又以修繕邊備打敗敵寇，多次被獎賞。召回管理兵部事務，進升左侍郎。尚書趙廷瑞被罷免，詹榮代理兵部事務，上奏進行秋季防衛的十件事。後來翁萬達入朝作尚書，遭遇母親喪事，詹榮又應當代理兵部事務，上疏稱病退休。皇帝發怒，革除官職閑居。過了兩年去世。

當詹榮作大同巡撫時，翁萬達爲總督，周尚文作總兵。三人都有才略，敵寇多次進犯不能得逞。此後代任者不能勝任，敵寇没有一年不攻入蹂躪邊疆，人們更加思念詹榮等。第二年，俺答逼近京師，翁萬達、詹榮都已離職。議論的人説二人如在位，敵寇未必如此猖狂。萬曆年間，詹榮的孫子詹延作順天通判，上書申述詹榮的功績。追贈工部尚書，按照規定給予撫恤。

劉源清，字汝澄，東平人。正德九年進士。拜授進賢知縣。朱宸濠反叛，劉源清在府第周圍堆滿柴草，命令家人説："事情危急，燒毁我們的家。"一個僕人逃跑，親手殺了他示衆。縣中衆惡少與賊寇勾結的，全部用杖打死。朱宸濠妃子的弟弟婁伯回上饒招募士兵，劉源清攔截殺了他。賊寇的公文送到，立即斬殺了來使。正好餘干知縣馬津、龍津驛丞孫天祐也起兵抵抗賊寇。一個名叫七殿下的賊寇，在龍津搶奪運輸船，孫天祐與他們交戰，殺了幾人。賊黨招募的兵丁路過龍津，孫天祐追殺他們，焚毁了他們的船。婁氏家人西下，也被孫天祐阻截，擒獲七十多人。賊兵不敢經由湖東以圖謀兩浙，是三人的功勞。賊寇平定，劉源清被徵召任御史。嘉靖元年，馬津也入京任御史。馬津，滁州人。最終任福建副使。劉源清不久遷任大理丞，因病辭官回鄉。

六年夏，以右僉都御史巡察安撫宣府。滴水崖賊寇郭春占據城池反叛，自稱爲王。劉源清派兵去逮捕他，被他察覺。副總兵劉淵下令説"衹擒首犯"，舉旗繞城喊話。賊寇黨羽都四散而去，郭春等自殺而死。總兵官郤永虐待下屬，劉源清彈劾罷免了他。進升副都御史。

十二年，以邊事緊急遷任兵部左侍郎，總管宣府、大同、山西、保定各鎮的軍務。大同總兵

大同總兵官李瑾浚天城左孤店濠四十里，趣工急。卒王福勝等焚殺瑾，因焚巡撫潘倣署。倣奏瑾激變，帝命源清同總兵郤永討之。源清榜令解散。而榜言五堡變，處之過寬，五堡遺孽大懼。師次陽和，倣等密捕亂卒杖死十餘人，繫賊首王保等七十餘人以獻，請旋師。源清懲昔胡瓚事，不欲已，以囚屬御史蘇祐。囚妄言前總兵朱振失職首亂，且多引無辜。源清遣參將趙綱入城大索。城中訛言城且屠，亂卒遂鼓噪，殺千户張欽。會僉事孫允中自源清所至，諭源清意，撫慰之始定。振前爲亂卒所擁，實不反，詣源清自明。不能白，發憤自殺。

官李瑾挖掘天城左孤店濠溝四十里，催促工程很急。士兵王福勝等燒死了李瑾，趁勢焚毁了巡撫潘倣的官署。潘倣上奏李瑾激起兵變，皇帝命劉源清同總兵郤永討伐。劉源清張貼文告命令亂兵解散。而文告說五堡兵變，處置過寬，五堡兵變留下的叛兵非常害怕。軍隊進駐陽和，潘倣等秘密逮捕了亂兵，用木杖打死了十多人，抓獲叛賊首領王保等七十多人進獻，請求班師。劉源清鑒於過去胡瓚的事例，不想罷休，把囚犯交給御史蘇祐。囚犯謊稱前總兵朱振失職帶頭作亂，并且牽連到很多無辜的人。劉源清派參將趙綱進城大肆搜捕。城中人謠傳要屠城了，亂兵於是起哄，殺了千户張欽。正好僉事孫允中從劉源清處來到城中，宣布劉源清的命令，撫慰他們纔平定下來。朱振先前被亂兵擁戴，其實没有反叛，到劉源清處表白。不能説清楚，含恨自殺。

永兵至城下大掠，五堡遺孽遂盡反。迎戰，殺游擊曹安。官軍攻據四關，晝夜圍擊。亂卒出前參將黄鎮等於獄，奉爲帥，死守。倣與鎮國將軍俊櫺等登城，止毋攻。俊櫺出見永請緩兵，皆不聽。允中縋城出，言將士妄殺狀。源清叱曰："汝爲賊游説耶!"欲囚之。允中不敢歸。源清因多設邏卒，遏王府及有司軍民章疏，而請益師至五萬。帝命侍郎錢如京、都督江桓統京軍八千以往。已忽悟，罷弗遣，專責源清、永討賊。倣馳疏言，將士妄殺激變，速旋師，亂可已。源清亦詆倣媚賊。張孚敬主源清，侍郎顧鼎臣、黄綰言用兵謬，帝不能决。

郤永的軍隊到城下大肆掠殺，五堡兵變留下的叛兵於是全反了。迎戰官兵，殺了游擊曹安。官軍攻占了四關，晝夜圍攻。亂兵把前參將黄鎮等從獄中放了出來，尊爲首領，死守。潘倣與鎮國將軍俊櫺等登上城樓，制止不要進攻。俊櫺出城去見郤永，請求暫緩用兵，都不聽從。孫允中從城中用繩子吊下出來，説將士亂殺的情況。劉源清呵叱説："你爲亂賊游説嗎!"要關押他。孫允中不敢回城了。劉源清於是多設巡邏兵，制止王府及有關官員上奏疏，而請求增兵至五萬。皇帝命令侍郎錢如京、都督江桓統率京軍八千前往。不久突然醒悟，停止不派遣了，衹責成劉源清、郤永征討賊寇。潘倣飛速上疏説，將士亂殺激起兵變，迅速班師，叛變就可以停止。劉源清也詆毁潘倣討好賊寇。張孚敬贊同劉源清的意見，侍郎顧鼎臣、黄綰説用兵是錯的，皇帝不能决斷。

城圍久大困，毁王府及諸廨舍供爨。兵部復下安撫令，源清亦樹幟招降，叛卒稍稍自投。首惡黄鎮等亦分日出見，乞通樵采路，永許諾。翌日采薪者出，永悉執之。城中人益懼，亂卒復叛，勾外寇爲助。永遇之，大

城池長期被圍境况困窘，拆毁王府及各官署以供燒火煮飯。兵部又下安撫令，劉源清也樹旗招降，叛兵漸漸自首。首犯黄鎮等也逐日出城求見，請求放開打柴的路，郤永答應了他。第二天打柴的人一出來，郤永把他們全抓捕了。城中人更加畏懼，亂兵又反叛，勾結外敵爲援。郤永與

敗而遁。叛卒遂引寇十餘騎入城，指代府曰："以此爲那顔居。""那顔"者，華言大人也。城中人聞之，皆巷哭。明日，外寇攻東南二關，叛卒與犄角，官軍殊死戰，互有殺傷。寇知叛卒不足賴，倒戈擊之，大詬而去。是時，寇游騎南掠至朔、應。源清請募九邊兵，增總制官禦之，己得一意攻城，帝不許。源清乃百道攻，穴城，爲毒烟熏死者相籍。復請壅水灌之。帝大不懌，奪其職閒住，以兵部侍郎張瓚代之。瓚未至，郎中詹榮等已悉捕首惡。

之遭遇，大敗而逃。叛兵於是帶領十多名外敵進城，指着代王府說："用這個地方作那顔的住處。""那顔"，即漢語大人。城中人聽説了，都在街巷裏哭泣。第二天，外敵進攻東南兩關，叛兵與他們互相支援，官軍殊死拼戰，互有傷亡。外敵知道叛兵不足以依賴，倒轉兵器攻擊他們，大肆辱駡而去。此時，外敵游動騎兵向南掠殺至朔州、應州。劉源清請求召集九邊守兵，增設總制官抵禦外寇，自己能够一心攻城，皇帝不同意。劉源清於是想盡一切辦法進攻，在城下挖地道，被毒烟熏死的人相互叠壓。又請求堵水灌城。皇帝非常不高興，將他革除官職閑居，以兵部侍郎張瓚代替他。張瓚未到，郎中詹榮等已捕獲全部元凶。

黄綰勘功罪，言源清、永實罪魁，具劾其婪賄不貲狀。兵科曾忭等言，宸濠亂，源清有保障功，當蒙八議之貸。帝怒，下忭等詔獄，逮源清治之。獄久不决，綰憂去，乃減死斥爲民。俺答薄京師，即家起之，未赴而卒。隆慶初，贈兵部尚書。

黄綰審核功過，説劉源清、郤永實際上是罪魁禍首，詳細彈劾他們貪受賄賂不計其數的罪狀。兵科曾忭等説，朱宸濠叛亂，劉源清有保衛一方的功勞，應當受到寬大赦免。皇帝大怒，把曾忭等關進欽犯監獄，逮捕劉源清法辦。案子長期不能判决，黄綰遇喪事離職，於是減免死刑貶爲平民。俺答攻近京師，立即從家中起用他，未到任就去世了。隆慶初年，追贈兵部尚書。

劉天和

劉天和，字養和，麻城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南京禮部主事。劉瑾黜御史十八人，改他曹二十四人補之，天和與焉。出按陝西。鎮守中官廖堂奉詔辦食御物於蘭州，天和謂非所部，辭不往。堂奏天和拒命，詔逮之。部民哭送者萬人。錮詔獄久不釋，吏部尚書楊一清疏救，法司奏當贖杖還職，中旨謫金壇丞。刑部主事孫繼芳抗章救，不報。屢遷湖州知府，多惠政。

劉天和，字養和，麻城人。正德三年進士。拜授南京禮部主事。劉瑾罷黜御史十八人，改調另外官署的二十四人補任，劉天和在其中。出京按察陝西。鎮守宦官廖堂奉詔到蘭州采辦食物和用具，劉天和認爲不是他的管轄範圍，推辭不去。廖堂上奏劉天和抗拒詔命，皇帝下詔令逮捕了他。轄區内的百姓哭着送他的上萬人。關在欽犯監獄很久不釋放，吏部尚書楊一清上疏援救，法司上奏判處交錢免除杖刑恢復原職，宫中聖旨貶爲金壇丞。刑部主事孫繼芳直言上奏章援救，没有回覆。多次遷升至湖州知府，多有仁惠政績。

嘉靖初，擢山西提學副使。累遷南京太常少卿。以右僉都御史督甘肅屯政。請以肅州丁壯及山、陝流民於近邊耕牧，且推行於諸邊。尋奏當興

嘉靖初年，提升山西提學副使。多次遷任至南京太常少卿。以右僉都御史督管甘肅屯田事務。請求以肅州壯丁及山西、陝西流民在邊境附近耕種放牧，并且推行到各邊鎮。不久上奏應當

革者十事，田利大興。

改撫陝西。請撤鎮守中官及罷爲民患者三十餘事，帝皆從之。洮、岷番四十二族蠢動，天和誅不順命者。又討平湖店大盜及漢中妖賊，就進右副都御史。

母憂，服闋以故官總理河道。黄河南徙，歷濟、徐皆旁溢。天和疏汴河，自朱仙鎮至沛飛雲橋，殺其下流。疏山東七十二泉，自鳧、尼諸山達南旺河，浚其下流。役夫二萬，不三月訖工。加工部右侍郎。故事，河南八府歲役民治河，不赴役者人出銀三兩。天和因歲饑，請盡蠲旁河受役者課，遠河未役者半之。詔可。

十五年，改兵部左侍郎，總制三邊軍務。兵車皆雙輪，用二十人，遇險即困，又行遲不適於用。天和請仿前總督秦紘隻輪車，上置炮槍斧戟，厢前樹狻猊牌，左右虎盾，連二車可蔽三四十人。一人挽之，推且翼者各二人。戰則護騎士其中，敵遠則施火器，稍近發弓弩，又近乃出短兵。敵走，則騎兵追。復製隨車小帳，令士不露宿。又毒弩矢，修邊墻濠塹。皆從之。

吉囊十萬衆屯賀蘭山後，遣別部寇涼州，副將王輔逐奪其纛。寇莊浪，總兵官姜奭屢敗之。進天和右都御史。寇復大集兵將入犯。天和策寇瞯西有備必東，密檄延綏副將白爵宵行，與參將吴瑛合。寇果東入黑河墩，遇爵伏兵，大創而去。既又入蒺藜川，爵尾擊之，寇多死。尋入寇家澗、張家塔，爲爵、瑛所敗。犯寧夏者，總兵官王效復破之。帝大喜，進天和左都御史。吉囊犯河西，天和禦却之，進兵部尚書。寇將入平虜城，

興辦改革的十件事，使農田水利大爲興盛。

改任陝西巡撫。請求撤銷鎮守宦官并廢除成爲百姓禍患的三十多件事，皇帝都依從了。洮、岷番人四十二族蠢蠢欲動，劉天和殺了不順從王命的。又蕩平湖店大盜及漢中妖賊，於是進升右副都御史。

母親去世，守喪期滿以原官總管黄河水道。黄河南遷，經過濟、徐都溢出河堤。劉天和疏浚汴河，從朱仙鎮到沛縣飛雲橋，減少下游水量。疏通山東七十二泉，從鳧、尼各山流到南旺河，疏通它的下游。用兩萬役夫，不到三個月完工。進升工部右侍郎。按舊例，河南八府每年調集百姓治理黄河，不參加勞役的每人出銀三兩。劉天和因爲年成饑荒，請求全部免除靠近黄河的出勞役的人的賦稅，遠離黄河没有服役的減少一半。下詔同意了。

十五年，改任兵部左侍郎，總管三邊軍務。兵車都是雙輪，每輛車用二十人，遇到險阻就陷入困境，又行動緩慢不適用。劉天和請仿效前總督秦紘的單輪車，上面設置槍炮斧戟，車厢前樹立畫有獅子的擋牌，左右樹立畫有虎的盾牌，連接兩輛兵車可以掩護三四十人。一人拉車，推車和在兩旁協助的各兩人。作戰時，就在車中掩護騎兵，敵人遠就發射火器，稍近就發射弓弩，更近就用短兵器迎戰。敵人逃跑，就用騎兵追殺。又製造隨車的小帳，讓士兵不露宿。又在弓箭上浸毒，修整邊墻和濠溝。都依從了。

吉囊十萬之衆屯集在賀蘭山後面，派別的部落進犯涼州，副將王輔把他們趕走，奪取了他們的軍旗。敵寇進犯莊浪，總兵官姜奭多次打敗了他們。進升劉天和右都御史。敵寇又大規模聚集軍隊準備進犯。劉天和推測敵寇看到西方有防備必定向東，密令延綏副將白爵夜行，與參將吴瑛會合。敵寇果真向東進犯黑河墩，遭遇白爵伏兵，遭重創逃走。過後又進犯蒺藜川，白爵尾隨追擊，敵寇被斬殺很多。不久進犯寇家澗、張家塔，被白爵、吴瑛擊敗。進犯寧夏的，又被總兵官王效擊敗。皇帝大喜，進升劉天和左都御史。吉囊進犯河西，劉天和抵禦打退了他們，進升兵

天和伏兵花馬池。寇戰不勝，走河上，遇伏兵，多死於水。吉囊乘虛寇固原，剽掠且饜。會淫潦，弓矢盡膠，無鬥志。而諸將多畏縮，天和斬指揮二人，召故總兵周尚文令立功。會陝西總兵官魏時角寇至黑水苑，尚文盡鋭夾擊，殺吉囊子小十王。寇退寧夏，巡撫楊守禮、總兵官任傑等復邀擊，敗之鐵柱泉，斬獲共四百四十餘級。論功，加天和太子太保，蔭一子錦衣千户，前後賚銀幣十數。遷南京户部尚書，召爲兵部尚書督團營。言官論天和衰老，遂乞休歸。家居三年卒。贈少保，謚莊襄。天和初舉進士，劉瑾欲與叙宗姓，謝不往。晚年内召，陶仲文以刺迎，稱戚屬。天和返其刺曰："誤矣，吾中外姻連無是人。"仲文恚，其罷官有力焉。

楊守禮

楊守禮，字秉節，蒲州人。正德六年進士。除户部主事。嘉靖初，屢遷湖廣僉事。以計擒公安賊魁。坐事謫叙州通判。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與副將何卿平諸番亂，賚銀幣。初，守禮貶叙州，爲僉事張文奎所辱。至是，文奎遷四川參議，恐守禮修隙，先以所摭事奏。詔二人俱解職歸。

守禮才器敏達，中外以爲能。居家未久，工部尚書秦金等會薦，起河南參政。再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寇犯固原，爲總督劉天和所敗。欲自寧夏去，守禮與總兵任傑等邀敗之。會天和召還，進守禮右都御史總督軍務代之。録前功，進兵部尚書。總兵官李義、楊信連却吉囊，三賜璽書銀幣。尋上疏乞休，帝惡其避難，降俸二級。

部尚書。敵寇要進犯平虜城，劉天和在花馬池設置伏兵。敵寇作戰没能取勝，逃往黄河邊，遭遇伏兵，很多人死在水裏。吉囊乘虛進犯固原，肆意攻擊掠奪。正趕上長時間下雨，弓箭全都粘結在一起，將士毫無鬥志。而衆將多畏縮不前，劉天和斬殺指揮二人，召前總兵周尚文令他立功。正逢陝西總兵官魏時和敵人角逐到達黑水苑，周尚文派出全部精鋭夾擊，殺了吉囊的兒子小十王。敵寇退往寧夏，巡撫楊守禮、總兵官任傑等又截擊，在鐵柱泉打敗他們，斬殺捕獲共四百四十多人。論列功勞，加封劉天和太子太保，一子承蔭任錦衣千户，前後賞賜銀幣十多次。遷任南京户部尚書，召爲兵部尚書督管團營。言官疏論劉天和衰老，於是請求退休回鄉。在家三年去世。追贈少保，謚號莊襄。劉天和剛中進士，劉瑾要與他攀叙宗姓，拒絶不肯前往。晚年被皇帝召見，陶仲文以名片迎接他，自稱爲親屬。劉天和還他名片説："錯了，我中外姻親中没有這個人。"陶仲文懷恨，劉天和罷官他在其中用了力。

楊守禮，字秉節，蒲州人。正德六年進士。拜授户部主事。嘉靖初年，多次遷升至湖廣僉事。用計擒獲公安賊首。因事定罪貶爲叙州通判。多次遷升至右副都御史，巡察安撫四川。與副將何卿平定各部番人叛亂，賞賜銀幣。當初，楊守禮被貶叙州，被僉事張文奎侮辱。至此，張文奎遷任四川參議，怕楊守禮報復舊日怨恨，先以所收集的事上奏。下詔令二人都解職回鄉。

楊守禮有才能器量，敏捷曠達，朝廷内外都認爲他有才能。在家不久，工部尚書秦金等共同舉薦，起用爲河南參政。又遷任右副都御史，巡察安撫寧夏。敵寇進犯固原，被總督劉天和擊敗。想從寧夏逃走，楊守禮與總兵任傑等截擊打敗了他們。正逢劉天和被召回，進升楊守禮右都御史代替他總管軍務。叙録前次功勞，進升兵部尚書。總兵官李義、楊信接連擊退吉囊，三次賜予詔書和銀幣。不久上疏請求退休，皇帝討厭他逃避困難，降薪俸兩級。

其秋，寇三萬騎抵綏德。游擊張鵬却之，總兵官吴英等追至塞外，東路參將周文兵亦至，夾擊敗之。巡按御史殷學言，寇入内地五百里，請治諸將罪。部議延綏游兵俱調宣、大，寇方避實擊虚，而我能以寡勝衆，宜録其功。乃加守禮太子少保，學謫外。守禮尋以憂去。俺答薄都城，廷臣首以守禮薦，詔趣上道。寇退，止不行。久之卒。

這年秋天，敵寇三萬人馬進攻綏德。游擊張鵬打退了他們，總兵官吴英等追擊到塞外，東路參將周文的軍隊也趕到了，夾擊打敗了敵寇。巡按御史殷學上書説，敵寇深入内地五百里，請治衆將的罪。兵部評議説延綏的機動兵力都調往了宣府、大同，敵寇纔避實擊虚，而我方能以少勝多，應記録他們的功勞。於是加封楊守禮太子少保，殷學貶任京外。楊守禮不久遇喪事離職。俺答逼近都城，朝臣首先推薦楊守禮，下詔催促他上路。敵寇退却，命令他停止不要再來。很久後去世。

張岳

張岳，字維喬，惠安人。自幼好學，以大儒自期。登正德十一年進士，授行人。武宗寢疾豹房。請令大臣侍從，臺諫輪直起居，視藥餌，防意外變。不報。與同官諫南巡，杖闕下，謫南京國子學正。

張岳，字維喬，惠安人。自幼好學，以成爲大儒作爲自己的理想。考中正德十一年進士，拜授行人。武宗卧病豹房。請求任命大臣侍從，言官輪流值班供奉起居，檢查藥物，預防意外的事變。没得到回覆。與同僚諫阻皇帝南巡，在宫外被杖打，貶爲南京國子學正。

世宗嗣位，復故官，遷右司副。母老乞便養，改南京武選員外郎，歷主客郎中。方議大禘禮。張璁求始祖所自出者實之，禮官皆唯唯。岳言於尚書李時曰："不如爲皇初祖位，毋實以人。"時大喜，告璁。璁不謂然，以初議上。帝竟令題皇初祖主，如岳言。璁銜之，出爲廣西提學僉事。行部柳州，軍缺餉大嘩，城閉五日。岳令守城啓門，召詰嘩者予餉去。尋以計擒首惡，置之理。入賀，改提學江西。不謝璁，璁黜廣西選貢七人，謫岳廣東鹽課提舉。遷廉州知府。督民墾棄地，教以桔槔運水。廉民多盗珠池。岳居四年，未嘗入一珠。

世宗繼位，恢復原職，遷任右司副。母親年老請求近調便於奉養，改任南京武選員外郎，歷任主客郎中。正争議禘祭的禮儀。張璁請求把始祖的祖先具體人名寫出來，禮官都唯唯諾諾。張岳對尚書李時説："不如立皇初祖的牌位，不寫出實際的人名。"李時大喜，告訴張璁。張璁認爲不好，以最初的建議呈上。皇帝最終命令題寫皇初祖牌位，如張岳所説的那樣。張璁恨他，調他出任廣西提學僉事。行巡考核柳州部屬的政績，軍隊缺乏軍餉大肆喧鬧，城門關閉了五天，張岳命守城士兵打開城門，召見斥責喧鬧的士兵給予軍餉讓他們離去。不久以計擒獲首犯，交付法辦。入朝慶賀後，改任江西提學。没有感謝張璁，張璁貶黜了廣西選入國子監的七名生員，貶張岳任廣東鹽課提舉。遷任廉州知府。督促百姓開墾廢棄土地，教他們用桔槔打水。廉州百姓多偷盗珠池。張岳在此四年，未嘗收受一顆珍珠。

帝使使往安南詰莫登庸殺主，岳言於總督張經曰："莫氏篡黎，可無勘而知也。使往受謾詞辱國，請留使者毋前。"經不可。知欽州林希元上

皇帝派使臣前往安南責問莫登庸弑殺君主，張岳對總督張經説："莫氏篡奪黎氏王位，不必調查就知道。使臣前往聽輕慢不遜的話使國家受辱，請留下使臣不要前去。"張經不同意。欽州

書請决討莫氏，岳貽書止之，復條上不可討六事。爲書貽執政曰："據邊民報，黎賙襲封無嗣，以兄子譓爲子。陳暠作亂，賙遇害，暠簒。未幾國人擁立譓，暠奔諒山。譓立七年爲莫登庸所逼，出居升華。登庸立譓幼弟懬而相之，卒弑懬自立，國分爲三。黎在南，莫居中，陳在西北。後諒山亦爲登庸有，陳遂絶。而黎所居即古日南地，與占城鄰，限大海，登庸不能逾之南，故兩存。近登庸又以交州付其孫福海，而自營海東府地都齋居之。蓋安南諸府，惟海東地最大，即所謂王山郡也。此賊負簒逆名，常練兵備我，又時揚言求入貢。邊人以非故王也，弗敢聞。愚以爲彼内亂未嘗有所侵犯，可且置之，待其亂定乃貢。若必用兵，勝負利鈍非岳所敢知。"執政得書不能决。已，毛伯温來視師，張經一以軍事委岳。又以翁萬達才，進二人於伯温。岳與伯温語數日，伯温曰："交事屬君矣。"許登庸如岳議。會岳遷浙江提學副使，又遷參政，伯温馳奏留之，乃改廣東參政，分守海北。登庸降，加岳俸一級，賜銀幣。尋以征瓊州叛黎功，加俸及賜如之。

知府林希元上書請求决定討伐莫氏，張岳致信制止他，又條列上呈不可征討的六件事。致信給執政大臣説："根據邊民報告，黎賙襲封没有子嗣，以哥哥的兒子黎譓爲子。陳暠作亂，黎賙遇害，陳暠篡位。不久，國人擁立黎譓，陳暠出奔諒山。黎譓即位七年被莫登庸逼迫，離位遷居升華。莫登庸立黎譓的小弟弟黎懬而作他的輔相，最終殺了黎懬而自立，國家一分爲三。黎氏在南，莫氏居中，陳氏在西北。後來諒山也被莫登庸占有，陳氏於是和他斷絶。而黎氏所在的地方即古代日南之地，與占城相鄰，有大海的限制，莫登庸不能越過它向南，所以二者共存。最近莫登庸又把交州交給孫子莫福海，而自己經營海東府之地都齋居住。安南各府，衹有海東地盤最大，即所説的王山郡。此賊背負篡位叛逆的罪名，時常操練軍隊防備我方，又時時傳言請求進貢。邊民以他不是原來的王，不敢上報。愚認爲他們是内亂未嘗侵犯朝廷，可以暫且不管，等候他們内亂平定了纔讓他們進貢。若一定用兵，勝負吉凶不是張岳所敢預料的。"執政大臣收到書信不能决斷。不久，毛伯温來視察軍隊，張經把軍事全部委任給張岳。又以翁萬達有才，向毛伯温舉薦他們二人。張岳與毛伯温談論了幾天，毛伯温説："交州的事就委托給你了。"按照張岳的建議應答莫登庸。正逢張岳遷任浙江提學副使，又遷任參政，毛伯温迅速奏請留任他，於是改任廣東參政，分管海北。莫登庸歸降，增加張岳一級薪俸，賜予銀幣。不久，以征討瓊州叛賊黎氏的功勞，增加相應的薪俸及獎賜。

塞上多事，言官薦岳邊才。伯温言："岳可南，翁萬達可北也。"遂擢岳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旋移撫江西，進右副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討破廣東封川僮蘇公樂等，進兵部右侍郎。平廣西馬平諸縣瑶賊，先後俘斬四千，招撫二萬餘人，誅賊魁韋金田等，增俸一級。召爲刑部右侍郎，以御史徐南金言命留任。連山賊李金與賀縣賊倪仲亮等，出没

塞上多戰事，言官舉薦張岳有守邊之才。毛伯温説："張岳可守南方，翁萬達可鎮北方。"於是提升張岳爲右僉都御史，治理鄖陽。不久，調任江西巡撫，進升右副都御史，總管兩廣軍務兼巡撫。討伐擊破廣東封川僮人蘇公樂等，進升兵部右侍郎。平定廣西馬平各縣瑶賊，先後俘獲斬殺四千人，招降兩萬多人，誅殺賊首韋金田等，增加薪俸一級。召爲刑部右侍郎，因御史徐南金的進言命他留任。連山賊寇李金與賀縣賊寇倪仲亮等，出没於衡、永、郴、桂，積患三十年

衡、永、郴、桂，積三十年不能平，岳大合兵討擒之。莅鎮四年，巨寇悉平，召拜兵部左侍郎。

不能平定，張岳大規模聚兵征討擒獲了他們。莅臨軍鎮四年，大賊全部平定，召拜兵部左侍郎。

湖貴間有山曰蜡爾，諸苗居之。東屬鎮溪千户所筸子坪長官司，隸湖廣，西屬銅仁、平頭二長官司，隸貴州，北接四川酉陽，廣袤數百里。諸苗數反，官兵不能制。侍郎萬鏜征之，四年不克。乃授其魁龍許保冠帶。湖苗暫息，而貴苗反如故。鏜班師，龍許保及其黨吴黑苗復亂。貴州巡撫李義壯告警，乃命岳總督湖廣、貴州、四川軍務，討之。進右都御史。義壯持鏜議欲撫，岳劾其阻兵，罷之。先義壯撫貴州者，僉都御史王學益與鏜附嚴嵩，主撫議，數從中撓岳。岳持益堅。許保襲執印江知縣徐文伯及石阡推官鄧本忠以去，岳坐停俸。乃使總兵官沈希儀、參將石邦憲等分道進，躬入銅仁督之。先後斬賊魁五十三人，獨許保、黑苗跳不獲。岳以捷聞，言貴苗漸平，湖苗聽撫，請遣土兵歸農，朝議許之。未幾，酉陽宣慰冉元嗾許保、黑苗突思州，劫執知府李允簡。邦憲兵邀奪允簡還，允簡竟死。嵩父子故憾岳，欲逮治之，徐階持不可。乃奪右都御史，以兵部侍郎督師。邦憲等旋破賊。岳搜山箐，餘賊獻思州印及許保。湖廣兵亦破擒首惡李通海等。岳以黑苗未獲，不敢報功。已而冉元謀露，岳發其奸。元賄嚴世蕃責岳絶苗黨。邦憲竟得黑苗以獻，苗患乃息。

湖貴間有座叫蜡爾的山，爲苗人各部居住之地。東面屬於鎮溪千户所筸子坪長官司，隸屬湖廣，西面屬銅仁、平頭二長官司，隸屬貴州，北接四川酉陽，廣袤數百里。苗人各部多次造反，官兵不能制服。侍郎萬鏜征討，四年不能取勝。於是授予其首領龍許保官爵。湖廣苗人暫時平息，而貴州苗人造反仍像往常一樣。萬鏜班師，龍許保及其黨羽吴黑苗又反叛。貴州巡撫李義壯告急，於是命張岳總管湖廣、貴州、四川軍務，討伐他們。進升右都御史。李義壯持萬鏜的意見想安撫，張岳彈劾他阻礙用兵，罷免了他。在李義壯之前任貴州巡撫的僉都御史王學益與萬鏜依附嚴嵩，主張安撫，數次從中阻撓張岳。張岳保持意見更堅定。龍許保襲擊抓獲印江知縣徐文伯及石阡推官鄧本忠而去，張岳被定罪停發薪俸。於是派總兵官沈希儀、參將石邦憲等分路進軍，親自到銅仁督戰。先後斬殺賊寇首領五十三人，惟獨龍許保、吴黑苗逃跑没有抓獲。張岳把捷報上報，説貴州苗人逐漸平定，湖廣苗人歸服，請求遣散土兵回去務農，朝廷商議同意了。不久，酉陽宣慰冉元嗾使龍許保、吴黑苗突襲思州，劫持知府李允簡。石邦憲軍隊阻攔搶回了李允簡，李允簡最終死了。嚴嵩父子以前就恨張岳，要逮捕治他的罪，徐階堅持不同意。於是奪去右都御史，以兵部侍郎督率軍隊。石邦憲等不久擊敗賊寇。張岳搜查山林，殘餘賊寇獻出思州官印及龍許保。湖廣軍隊也打敗擒獲首犯李通海等。張岳以吴黑苗没有擒獲，不敢報功。不久，冉元的陰謀暴露，張岳揭發他的奸謀。冉元賄賂嚴世蕃指責張岳滅絶苗人民衆。石邦憲最終擒獲吴黑苗進獻，苗患於是平息了。

岳卒於沅州。喪歸，沅人迎哭者不絶。已，叙功，復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襄惠。

張岳在沅州去世。把靈柩送回故鄉，沅人迎道哭送的不斷。不久，叙録功勞，恢復右都御史，追贈太子少保，謚號襄惠。

岳博覽工文章，經術湛深，不喜王守仁學，以程、朱爲宗。

張岳博覽群書善寫文章，經學精湛深厚，不好王守仁的學説，宗承程、朱。

李允簡

李允簡，融縣人。由舉人起家。以郡境多寇，遣孥歸，獨與孫炳文居。祖孫皆被執，許保挾以求厚贖。允簡則傳語邦憲令亟進兵。在賊中自投高崖下，賊拽出，棄之途。思人舁還，至清浪衛而卒。詔贈貴州副使，賜祭葬，官一子。

李允簡，融縣人。由舉人被徵召做官。以郡境內多賊寇，把妻小送回家鄉，衹與孫子李炳文生活。祖孫都被抓，龍許保挾持他們來索取很重的贖金。李允簡却傳話給石邦憲命軍隊迅速挺進。在賊寇手中自己跳下很深的懸崖，賊寇把他拽出來，拋棄在路上。思州人把他抬回來，到清浪衛就死了。下詔追贈貴州副使，賜予葬祭禮儀品，授予一個兒子官職。

郭宗皋

郭宗皋，字君弼，福山人。嘉靖八年進士。選庶吉士。尋詔與選者皆改除，得刑部主事。擢御史。十二年十月，星隕如雨。未幾，哀冲太子薨，大同兵亂。宗皋勸帝惇崇寬厚，察納忠言，勿專以嚴明爲治。帝大怒，下詔獄，杖四十釋之。歷按蘇、松、順天。行部乘馬，不御肩輿。會廷推保定巡撫劉夔還理院事，宗皋論夔嘗薦大學士李時子，諂媚無行，不任風紀，坐奪俸兩月。尋出爲雁門兵備副使，轉陝西參政，遷大理少卿。

郭宗皋，字君弼，福山人。嘉靖八年進士。選爲庶吉士。不久，下詔當選的都改授官職，得任刑部主事。提升御史。十二年十月，流星如雨。不久，哀冲太子薨，大同發生兵變。郭宗皋勸勉皇帝推崇寬厚，考察采納忠言，不要一味以嚴格爲治國方式。皇帝大怒，將他關進欽犯監獄，杖打四十釋放了他。歷任蘇、松、順天按察。行巡轄區時乘馬，不坐轎。正逢朝廷推薦保定巡撫劉夔回京管理都察院事務，郭宗皋彈劾劉夔曾舉薦大學士李時的兒子，好諂媚無德行，不能勝任糾彈風紀的職責，被定罪罰扣薪俸兩個月。不久出京任雁門兵備副使，轉任陝西參政，遷任大理少卿。

二十三年十月，寇入萬全右衛，抵廣昌，列營四十里。順天巡撫朱方下獄，擢宗皋右僉都御史代之，寇已去。宗皋言："密雲最要害，宜宿重兵。乞敕馬蘭、太平、燕河三屯歲發千人，以五月赴密雲，有警則總兵官自將赴援。居庸、白楊，地要兵弱，遇警必待部奏，不能及事。請預擬借調之法，令建昌三屯軍，平時則協助密雲，遇警則移駐居庸。"俱報可。久之，宗皋聞敵騎四十萬欲分道入，奏調京營、山東、河南兵爲援。已竟無實，坐奪俸一年。故事，京營歲發五軍詣薊鎮防秋。宗皋請罷三軍，以其犒軍銀充本鎮募兵費。又請發修邊餘銀，增築燕河營、古北口。帝疑有

二十三年十月，敵寇進犯萬全右衛，進抵廣昌，軍營排列四十里。順天巡撫朱方入獄，提升郭宗皋右僉都御史代替他，敵寇已退去。郭宗皋上書說："密雲是最要害的地方，應駐守重兵。請求命令馬蘭、太平、燕河三屯每年調撥一千人，在五月趕赴密雲，有緊急情況總兵官就親自率領趕去增援。居庸、白楊，地位重要但兵力弱小，遇到緊急情況一定要等候兵部上奏，趕不上事情的需要。請求預先擬定好借調的方案，命令駐守建昌三屯的軍隊，平時就協助密雲，遇到緊急情況就調駐居庸。"都回覆說可以。很久後，郭宗皋聽說敵寇騎兵四十萬要分路進攻，奏請調京營、山東、河南軍隊增援。最後却不屬實，定罪罰扣薪俸一年。按舊例，京營每年調撥五軍到薊鎮參與秋季防衛。郭宗皋請求撤銷三軍，把犒勞軍隊的銀兩作爲本軍鎮招募士兵的費用。又請

侵冒，令罷歸聽勘。既而事得白，起故官，巡撫大同，與宣府巡撫李仁易鎮。尋進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

俺答三萬騎犯萬全左衛，總兵官陳鳳、副總兵林椿與戰鷂兒嶺，殺傷相當，宗皋坐奪俸。明年，再犯大同，總兵官張達及椿皆戰死，宗皋與巡撫陳燿坐奪俸。給事中唐禹追論死事狀，因言全軍悉陷，乃數十年未有之大衄。帝乃逮宗皋及燿，各杖一百，燿遂死，宗皋戍陝西靖虜衛。

隆慶改元，從戍所起刑部右侍郎，改兵部，協理戎政。旋進南京右都御史，就改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給事中莊國禎劾宗皋衰庸，宗皋亦自以年老求去，詔許之。萬曆中，再存問，歲給廪隸。十六年，宗皋年九十，又遣行人存問。是年卒。贈太子太保，謚康介。

趙時春

趙時春，字景仁，平凉人。幼與群兒嬉，輒列旍幟，部勒如兵法。年十四舉於鄉。逾四年爲嘉靖五年，會試第一。選庶吉士。以張璁言改官，得户部主事。尋轉兵部。

九年七月，上疏曰："陛下以災變求言已旬月，大小臣工率浮詞面謾。蓋自靈寶知縣言河清受賞，都御史汪鋐繼進甘露，今副都御史徐讚、訓導范仲斌進瑞麥，指揮張楫進嘉禾，鋐及御史楊東又進鹽華，禮部尚書李時再請表賀。仲斌等不足道，鋐、讚司風紀，時典三禮，乃罔上欺君，壞風傷政。"

帝責其妄言，且令獻讜言善策。時春惶恐引咎未對。帝趣之，於是時春上言：

求撥發修築邊墻剩餘的銀子，增修燕河營、古北口。皇帝疑心有冒領占用，命令罷免回鄉聽候審查。過後事情得以查明，起用爲原官，巡察安撫大同，與宣府巡撫李仁交换鎮守。不久，進升兵部右侍郎，總管宣府、大同、山西軍務。

俺答三萬軍隊進犯萬全左衛，總兵官陳鳳、副總兵林椿與他激戰於鷂兒嶺，傷亡相當，郭宗皋坐罪罰扣薪俸。第二年，再次進犯大同，總兵官張達及林椿都戰死，郭宗皋與巡撫陳燿定罪罰扣薪俸。給事中唐禹追究傷亡情况，趁機説全軍淪陷，是幾十年未有的大耻辱。皇帝於是逮捕郭宗皋及陳燿，各杖打一百，陳燿於是死去，郭宗皋貶戍陝西靖虜衛。

隆慶元年，從戍守地起用爲刑部右侍郎，改任兵部，協助管理軍政。不久進升南京右都御史，改任兵部尚書參與機要事務。給事中莊國禎彈劾郭宗皋衰弱平庸，郭宗皋自己也因年老請求離職，下詔同意了他。萬曆年間，兩次慰問，每年供給俸糧和役夫。十六年，郭宗皋九十歲，又派使者去慰問。這年去世。追贈太子太保，謚號康介。

趙時春，字景仁，平凉人。幼年時與一群小孩子游戲，就樹起旗幟，指揮部署，像按兵法行事一樣。十四年鄉試中舉。過了四年，即嘉靖五年，考中會試第一名。選作庶吉士。因張璁的進言改任官職，任户部主事。不久轉任兵部。

九年七月，上疏説："陛下因災禍變異徵求群臣直言已經一個月了，大小官員都説空話當面欺蒙。大致從靈寶知縣説黄河水清受獎賞，都御史汪鋐緊接着進獻甘露，如今副都御史徐讚、訓導范仲斌進獻瑞麥，指揮張楫進獻嘉禾，汪鋐及御史楊東又進獻精鹽，禮部尚書李時兩次請求上表慶賀。范仲斌等人微不足道，汪鋐、徐讚掌管法紀，時時主持三禮，却欺騙皇上，敗壞風氣損傷政體。"

皇帝責斥他胡説，并且命他進獻直言良策。趙時春恐懼地承認過錯而没有應答。皇帝催促他，於是趙時春上疏説：

當今之務最大者有四，最急者有三。

最大者，曰崇治本。君之喜怒，賞罰所自出，勿以逆心事爲可怒，則賞罰大公而天下治。曰信號令。無信一人之言，必參諸公論。毋狃一時之近，必稽之永遠。苟利十而害一則利不必興，功百而費半則功不必舉，如是而天下享安静之福矣。曰廣延訪。宜仿古人輪對及我朝宣召之制，使大臣、臺諫、侍從各得敷納殿陛間，群吏則以其職事召問之。曰勵廉耻。大臣宜待以禮，取大節略小過，臺諫言是者用之，非者寬容之，庶臣工自愛，不敢不勵。

其最急者，曰惜人才。凡得罪諸臣，其才不當棄，其過或可原，宜霈然發命，召還故秩。且因南郊禮成，除謫戍之罪，與之更始。曰固邊圉。敗軍之律宜嚴，臨陣而退者，裨將得以戮士卒，大將得以戮裨將，總制官得以戮大將，則人心震悚，而所向用命。曰正治教。請復古冠婚、喪祭之禮，絶醮祭、禱祀之術。凡佛老之徒有假引符籙、依托經懺、幻化黄白、飛升遐景以冒寵禄者，即賜遣斥，則正道修明而民志定。

帝覽之，益怒，下詔獄掠治，黜爲民。久之，選東宫官屬，起翰林編修兼司經局校書。

帝有疾，時春與羅洪先、唐順之疏請東宫御殿，受百官正旦朝賀。帝大怒，復黜爲民。京師被寇，朝議以時春知兵，起兵部主事，贊理京營

當今的事情最大的有四件，最急的有三件。

最大的事，一是注重治本。賞罰由皇上的喜怒來决定，不要把不順心的事當作發怒的對象，那麽賞罰就會十分公正而天下就會得到治理。二是使號令有信用。不要輕信一個人的話，一定參照大家的意見。不要貪圖眼前利益，一定要考慮到長遠。若有十利但有一害那麽這種利不要去追求，有一百的功績但有一半的損耗那麽這種功績不要去追求，如此天下就可以享平静之福了。三是廣泛請教。應仿效古人讓官員輪流上殿策對時政利弊和我朝宣召大臣的制度，使大臣、言官、侍從都能在朝廷中陳述意見，一般官吏則以他們所擔任的事召見詢問。四是勉勵廉耻。大臣應以禮相待，注重人的大節忽略其小過失，言官説對了的就采納，不對的應寬容他，以求官員自愛，不敢不自勵。

那最急的，一是愛惜人才。凡是獲罪的衆臣，他們的才能不應當廢棄，他們的過錯有的可以原諒，應從容發命，召回任原職。并且趁着南郊祭禮確定，免除貶戍官員的罪名，給予他們新的開始。二是鞏固邊疆。對敗軍的懲治應嚴厲，臨陣退却的，裨將可以處死士兵，大將可以處死副將，總制官可以處死大將，那麽軍心震驚惶恐，就會聽命而行。三是端正政教。請求恢復古代冠婚、喪祭的禮儀，杜絶設壇祈禱的巫術。凡是佛道之徒有假藉道家神秘文書、依托經文懺悔文、煉丹變出金銀、飛升天境來騙取寵信和禄位的，立即逐斥，則正道謹飭清明而民心安定。

皇帝看了奏疏，更加憤怒，關進欽犯監獄拷打訊問，貶爲平民。很久後，選拔太子屬官，起用爲翰林編修兼司經局校書。

皇帝有病，趙時春與羅洪先、唐順之上疏請求讓太子上朝，接受百官正月初一的朝覲慶賀。皇帝大怒，又貶爲平民。京師被敵侵犯，朝廷討論因趙時春知曉軍事，起用爲兵部主事，協助管

務，統民兵訓練。大將軍仇鸞倡馬市，時春憤曰："此秦檜續耳。身爲大將，而效市儈，可乎?"忤鸞，爲所構，幾重得罪。稍遷山東僉事，進副使。

三十二年，擢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時春慷慨負奇氣，善騎射。慨寇縱橫，將帥不任戰，數謂人："使吾領選卒五千，俺答、丘福不足平也。"作《禦寇論》，論戰守甚悉。既秉節鉞，益思以武功自奮。其年九月，寇入神池、利民諸堡，時春率馬步兵往禦之。至廣武，諸將畢會。諜報寇騎二千餘，去兩舍。時春擐甲欲馳，大將李淶固止之。時春大言曰："賊知吾來必遁，緩追即不及。"遂策馬前。及於大蟲嶺，伏兵四起，敗績。倉皇投一墩，守卒縋之上乃得免，淶軍竟覆。被論，解官聽調。時春喜談兵，至是一戰而敗。然當是時將帥率避寇不擊。爲督撫者安居堅城，遙領軍事，無躬搏寇者。時春功雖不就，天下皆壯其氣。

理京營事務，統率鄉兵訓練。大將軍仇鸞提倡馬市，趙時春憤怒說："這不過是秦檜的延續而已。身爲大將，而仿效市儈，行嗎?"觸犯仇鸞，被他陷害，差點又獲罪。稍後遷任山東僉事，進升副使。

三十二年，提升爲僉都御史，巡察安撫山西。趙時春慷慨有奇特氣質，善於騎馬射箭。憤慨敵寇猖狂，將帥不善於作戰，多次對人說："讓我率領精兵五千，俺答、丘福不難平定。"寫《禦寇論》，論述攻戰防守十分詳細。掌管軍權後，更想以軍功激勵自己。這年九月，敵寇進犯神池、利民各堡，趙時春率領騎兵步兵前去抵禦。到達廣武，衆將全部會集。探子報告敵人騎兵兩千多，距離六十里。趙時春披上鎧甲要衝上去，大將李淶堅決制止他。趙時春大聲地說："敵寇知道是我來了必定逃跑，追慢了就趕不上了。"於是驅馬上前。到了大蟲嶺，伏兵四起，潰敗。倉惶奔向一座報警臺，守兵用繩子把他拉上去纔得以幸免，李淶的軍隊最終大敗。被彈劾，解除官職聽候調派。趙時春喜愛談論軍事，到此時一交戰就失敗了。然而那時將帥都迴避敵寇不敢攻擊。作都督、巡撫的安居在堅固的城池中，遙控指揮軍事，没有親自與敵寇搏鬥的。趙時春軍功雖然没有成就，天下人都認爲他氣概壯烈。

時春讀書善强記，文章豪肆，與唐順之、王慎中齊名。詩，伉浪自喜類其爲人。

趙時春讀書善於記憶，文章豪放不羈，與唐順之、王慎中齊名。他的詩，率直豪放自我欣賞就如同他的爲人。

贊曰：姚鏌等封疆宣其擘畫，軍務暢其機謀，勛績咸有可紀。伍文定從王守仁平宸濠之難，厥功最懋。趙時春將略自命，一出輒蹶。夫危事而易言之，固知兵者所弗取乎。

贊曰：姚鏌等鎮守邊疆施展其謀略，軍務順利貫徹他們的計謀，功績都有可記載的。伍文定跟從王守仁平定朱宸濠的叛亂，他的功勞最大。趙時春自命有將帥的謀略，一出戰就失敗。把危險的戰爭説得很容易，固此通曉軍事的人不采取這樣的態度。

明史卷二百一

列傳第八十九

陶琰（子）滋　王縝　李充嗣　吴廷舉（弟）廷弼
方良永（弟）良節（子）重杰　王爌　王軏　徐問
張邦奇（族父）時徹　韓邦奇（弟）邦靖　周金　吴嶽　譚大初

陶琰　陶滋

陶琰，字廷信，絳州人。父銓，進士，陝西右參議。琰舉成化七年鄉試第一，十七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弘治初，進員外郎。歷固原兵備副使。練士卒，廣芻粟。歷九年，部内晏如。遷福建按察使，浙江左布政使。

陶琰，字廷信，絳州人。父親陶銓，進士，陝西右參議。陶琰考中成化七年鄉試第一名，十七年考中進士，拜授刑部主事。弘治初年，進升員外郎。歷任固原兵備副使。操練士兵，廣積糧草。九年後，轄區内安定和平。遷任福建按察使，浙江左布政使。

正德初，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遷刑部右侍郎。陝西游擊徐謙訐御史李高。謙故劉瑾黨，行厚賂，欲中高危法。琰往按，直高。瑾怒，假他事下琰詔獄，褫其職，又罰米四百石輸邊。瑾誅，起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諸府。

正德初年，以右副都御史任河南巡撫，遷任刑部右侍郎。陝西游擊徐謙攻擊御史李高。徐謙以前是劉瑾的黨羽，行重賄，想用嚴酷的法律來陷害李高。陶琰前往調查，爲李高洗雪。劉瑾大怒，藉另外的事把陶琰關進欽犯監獄，革除職務，又罰米四百石運往邊疆。劉瑾被殺，起用爲左副都御史，總管漕運同時任淮、揚等府的巡撫。

六年，轉南京刑部侍郎。明年，賊劉七等將犯江南，王浩八又入衢州。進琰右都御史，巡視浙江。至則七等已滅，浩八聽撫。會寧、紹瀕海地颶風大作，居民漂没萬數。琰出帑金振救，而大築蕭山至會稽堤五萬餘丈。奏設兵備道守要害，防浩八黨出没，遣將擊斬其渠魁。遂城開化、常山、遂安、蘭谿，境内以靖。復命總督漕運，七疏乞歸。世宗嗣位，起故

六年，轉任南京刑部侍郎。第二年，賊匪劉七等想進犯江南，王浩八又進犯衢州。進升陶琰爲右都御史，巡視浙江。到時劉七等已被消滅，王浩八歸服了。正好寧波、紹興臨海地區颶風大作，居民被淹没上萬人。陶琰撥出資金賑救，而大修蕭山至會稽堤岸五萬多丈。奏請設置兵備道防守要害之處，謹防王浩八黨羽出没，派將斬殺寇賊首領。於是修築開化、常山、遂安、蘭谿城，境内得以安寧。又命他總管漕運，七次上疏請求回鄉。世宗繼位，起用任原職。共三次總管

官。凡三督漕，軍民習其政，不嚴而肅。

琰性清儉，飯惟一疏。每到官及罷去，行李止三竹笥。尋加户部尚書。嘉靖元年，召拜工部尚書。其冬，改南京兵部，加太子少保。未浹歲，屢引年乞休。加太子太保，乘傳歸，有司歲時存問。又九年卒，年八十有四。贈少保，謚恭介。

子滋，以進士授行人。諫武宗南巡，杖闕下，謫國子學正。嘉靖初，歷兵部郎中。率同官伏闕争"大禮"，再受杖，謫戍榆林。兵部尚書王時中等言，琰老病呻吟，冀父子一相見，乞改調近衛。不許。十五年，赦還，卒。

漕運，軍民習慣於他的管理，不嚴厲而整肅有序。

陶琰生性清廉節儉，每餐祇有一個菜。每次上任和離職，行李祇有三個竹箱。不久進升户部尚書。嘉靖元年，召拜爲工部尚書。這年冬天，改任南京兵部，加封太子少保。未滿一年，多次稱年老請求退休。加封太子太保，乘驛車歸鄉，有關官員每年去慰問。九年後去世，享年八十四歲。追贈少保，謚號恭介。

兒子陶滋，以進士拜授行人。諫阻武宗南巡，在宫闕下受到杖打，貶爲國子學正。嘉靖初年，歷任兵部郎中。率領同僚跪在宫闕外争議"大禮"，再次被杖打，貶去戍守榆林。兵部尚書王時中等説，陶琰年老多病呻吟不止，希望父子相見一次，請求改調就近衛所。不同意。十五年，被赦免回鄉，去世。

王縝

王縝，字文哲，東莞人。父恪，寶慶知府。縝登弘治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劾三邊總制王越附汪直、李廣，不可復玷節鉞。出理南畿屯田。有司徵松江白紵六千匹，縝言紵非正供，且請停上清宫役。詔皆罷之。累遷工科都給事中。

武宗初立，内府工匠以營造加恩。縝率同官言："陛下初登大寶，工匠末技已有以微勞進者，誠不可示後世。宜散遣先朝諸畫士，革工匠所授官。"帝不能用。中官張永請改築通州新城，縝言泰陵工作方興，不當復興無益之役。帝乃止。

正德元年，出爲山西右參政。歷福建布政使，遷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諸府。協平江西賊王浩八。乾清宫災，疏請養宗室子宫中，定根本，去南京新增内官，召還建言被黜諸臣。不報。已，調鄖陽巡撫，遷南京刑部右侍郎。

世宗即位，陳正本十事。嘉靖二

王縝，字文哲，東莞人。父王恪，寶慶知府。王縝考中弘治六年進士，選爲庶吉士，拜授兵科給事中。彈劾三邊總制王越依附汪直、李廣，不應再玷污兵權。出京管理南畿屯田。有關官員徵收松江白麻布六千匹，王縝進言説白麻布不是正規供品，并且請求停止上清宫工程。下詔都停止了。多次升官至工科都給事中。

武宗剛繼位，内府工匠因營造受到恩典。王縝率領同僚上書説："陛下剛登帝位，工匠小技已經有人因微小的功勞加官，確實不可以此作後世表率。應遣散前朝衆畫工，革除工匠所授官職。"皇帝没有采納。宦官張永請求改修通州新城，王縝説泰陵工程正在興建，不應又興建無益的工程。皇帝就擱置了。

正德元年，出京任山西右參政。歷任福建布政使，遷任右副都御史，作蘇、松等府巡撫。協助平定了江西寇賊王浩八。乾清宫發生火災，上疏請求在宫中撫養皇族子弟，確定太子，減去南京新增内官，召回因上書被貶黜的衆臣。没有答覆。不久，調任鄖陽巡撫，遷任南京刑部右侍郎。

世宗即位，陳述端正根本的十件事。嘉靖二

年，就擢户部尚書。卒官。

年，提升爲户部尚書。死在任上。

李充嗣

李充嗣，字士修，内江人。給事中蕃孫也。登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弘治初，授户部主事。以從父臨安爲郎中，改刑部。坐累，謫岳州通判。久之，移隨州知州，擢陝西僉事，歷雲南按察使。

李充嗣，字士修，内江人。給事中李蕃的孫子。考中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改爲庶吉士。弘治初年，拜授户部主事。因叔父李臨安是户部郎中，改任刑部。受牽連定罪，貶爲岳州通判。很久後，改任隨州知州，提升爲陝西僉事，歷任雲南按察使。

正德九年，舉治行卓異，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歲大祲。請發帑金移粟振之，不足則勸貸富室。時流民多聚開封，煮糜哺之。逾月，資遣還鄉。初，鎮守中官廖堂黨於劉瑾，假進貢名，要求百端，繼者以爲常。充嗣言："近中官進貢，有古銅器、窑變盆、黄鷹、角鷹、錦鷄、走狗諸物，皆借名科斂。外又有拜見銀、須知銀及侵扣驛傳快手月錢、河夫歇役之屬，無慮十餘事，苛派動數十萬。其左右用事者，又私於境内抑買雜物，擅榷商賈貨利。乞嚴行禁絶。"詔但禁下人科取而已。

正德九年，因政績顯著被舉薦，多次升遷至右副都御史，任河南巡撫。年成大災。請求撥發庫銀運來糧食賑濟，不足則向富裕人家借貸。當時流亡的百姓多聚集在開封，煮粥給他們吃。一個月後，給錢遣送回鄉。當初，鎮守宦官廖堂依附於劉瑾，藉進貢爲名，百般索求，接任者以此爲常事。李充嗣上書説："近來宦官進貢，有古銅器、窑變盆、黄鷹、角鷹、錦鷄、獵狗等物，都藉名徵收。另外又有拜見銀、須知銀及侵奪剋扣驛站差役月錢、河工歇工之類，大約有十多種，苛酷攤派動輒幾十萬。他們左右辦事的人，又私自在境内賤買東西，擅自徵收商人税利。請求嚴行禁止。"下詔衹是禁止中官手下的人徵收索取而已。

十二年，移撫應天諸府。寧王宸濠反，充嗣謂尚書喬宇曰："都城守禦屬於公，畿輔則充嗣任之。"乃自將精兵萬人，西屯采石。遣使入安慶城中，令指揮楊鋭等堅守。傳檄部内，聲言京邊兵十萬旦夕至，趣供餉，以紿賊。賊果疑懼。事定，兵部及巡按御史胡潔言其功。時已就進户部右侍郎，乃賜敕嘉勞。

十二年，改任應天各府巡撫。寧王朱宸濠造反，李充嗣對尚書喬宇説："都城守衛由公擔任，京城附近地區則由充嗣擔任。"於是親自率領精兵一萬人，向西駐扎在采石磯。派人進入安慶城中，命令指揮楊鋭等固守。在轄區内傳令，揚言京軍和邊防部隊十萬人很快趕到，催促供給糧餉，從而欺騙反賊。反賊果真疑慮畏懼。反叛平定後，兵部及巡按御史胡潔上報他的功勞。當時已進升户部右侍郎，於是賜予詔書嘉許慰勞。

有建議修蘇、松水利者，進充嗣工部尚書兼領水利事。未幾，世宗嗣位，遣工部郎林文霈、顔如瓌佐之。開白茅港，疏吴淞江，六閲月而訖工。語詳《河渠志》。

有人建議興修蘇、松水利，進升李充嗣工部尚書兼管水利事務。不久，世宗繼位，派工部郎林文霈、顔如瓌協助他。開掘白茅港，疏浚吴淞江，六個月後完工。記載詳見《河渠志》。

嘉靖元年，論平宸濠功，加太子少保。蘇、松白糧輸内府。正德時驟增内使五千人，糧亦加十三萬石。帝

嘉靖元年，論列平定朱宸濠的功勞，加封太子少保。蘇、松輸送大米到内府。正德時迅速增加内使五千人，糧食也增加十三萬石。皇帝采納

用充嗣言，減從故額。又請常賦外盡蠲歲辦之浮額者，内府徵收，監以科道官，毋縱内臣苛索。帝俱從之。尋改南京兵部尚書。七年，致仕，卒。久之，詔贈太子太保，謚康和。

李充嗣的進言，減少到原來的數額。又請求在常規賦税外完全免除每年爲采辦而徵收的多餘數額，内府徵收，以科道官監督，不要放縱内臣苛酷地勒索。皇帝都聽從了。不久改任南京兵部尚書。七年，退休，去世。很久後，下詔追贈太子太保，謚號康和。

吴廷舉 吴廷弼

吴廷舉，字獻臣，其先嘉魚人，祖戍梧州，遂家焉。成化二十三年，登進士，除順德知縣。上官屬修中貴人先祠，廷舉不可。市舶中官市葛，以二葛與之，曰："非産也。"中官大怒。御史汪宗器亦惡廷舉，曰："彼專抗上官，市名耳。"會廷舉毁淫祠二百五十所，撤其材作堤，葺學宫、書院。宗器謂有所侵盗，執下獄。按之不得間，慚而止。

吴廷舉，字獻臣，他的祖先是嘉魚人，祖父戍守梧州，於是在那裏安家。成化二十三年，考中進士，除授順德知縣。上司囑咐他修建大宦官先人的祠堂，吴廷舉不同意。市舶宦官徵購葛布，將兩匹葛布給他，吴廷舉説："不是我的財産。"宦官大怒。御史汪宗器也厭惡吴廷舉，説："他專門與上司對抗，沽名釣譽罷了。"恰逢吴廷舉毁掉了不合禮法的二百五十所祠廟，撤下它的材料興建堤岸，修葺學校、書院。汪宗器認爲他有所侵占盗竊，抓捕關進監獄。經審問没找到可鑽的空子，羞愧而停止追查。

爲縣十年，稍遷成都同知。憂歸，補松江。用尚書馬文升、劉大夏薦，擢廣東僉事。從總督潘蕃討平南海、清遠諸盗。正德初，歷副使。發總鎮中官潘忠二十罪。忠亦訐廷舉他事，逮繫詔獄。劉瑾矯詔，枷之十餘日，幾死。戍雁門，旋赦免。

任知縣十年，逐漸升遷任成都同知。因喪事回鄉，補任松江。因尚書馬文升、劉大夏舉薦，提升廣東僉事。跟從總督潘蕃征討平定南海、清遠各盗匪。正德初年，歷任副使。揭發總鎮宦官潘忠二十條罪狀。潘忠也攻擊吴廷舉另外的事，被逮捕關入欽犯監獄。劉瑾假傳聖旨，給他上枷鎖十多天，差點死去。戍守雁門，不久被赦免。

楊一清薦其才，擢江西右參政。敗華林賊於連河。從陳金大破姚源賊。其黨走裴源，復從俞諫破之。賊首胡浩三既撫復叛，廷舉往諭，爲所執。居三月，盡得其要領，誘使携。及得還，浩三果殺其兄浩二，内亂。官兵乘之，遂擒浩三。

楊一清舉薦他的才幹，提升江西右參政。在連河擊敗華林賊寇。跟從陳金大敗姚源賊寇。賊寇餘黨逃到裴源，又跟從俞諫打敗了他們。賊寇頭目胡浩三歸降後又反叛，吴廷舉前往勸説，被抓。停留了三個月，完全知道了他們的關鍵情况，誘使他們分裂。等到回來之後，胡浩三果真殺了他的哥哥胡浩二，發生内亂。官兵趁機攻打，於是活捉胡浩三。

與副使李夢陽不協，奏夢陽侵官，因乞休。不俟命竟去，坐停一歲俸。起廣東右布政使，復佐陳金平府江賊。擢右副都御史，振湖廣饑。已，復出湖南定諸夷疆地。寧王宸濠有逆謀，疏陳江西軍政六事，爲豫

與副使李夢陽關係不好，奏告李夢陽侵犯他的職權，趁機請求退休。不等候答覆就離去，定罪停發薪俸一年。起用任廣東右布政使，又協助陳金平定府江賊寇。提升右副都御史，賑濟湖廣饑荒。不久，又調任湖南劃定各部夷人疆界。寧王朱宸濠有造反陰謀，上疏陳述江西軍政的六

防計。

件事，作爲預防的計劃。

世宗立，召爲工部右侍郎，旋改兵部。上疏詆陸完、王瓊、梁儲及少傅蔣冕，而自以爲己昔居憲職無一言，乞罷黜以儆幸位。時完早得罪，瓊及儲已罷去，廷舉借以傾冕。冕遂求罷。帝頗不直廷舉，調南京工部，而慰諭冕。冕固請留之，不聽。

世宗登基，召爲工部右侍郎，很快改任兵部。上疏詆毁陸完、王瓊、梁儲及少傅蔣冕，而自認爲自己過去身居負責彈劾糾察的官職没有進一言，請求罷黜以警告僥幸得到官位的人。當時陸完早已獲罪，王瓊及梁儲已被罷免離去，吴廷舉藉以推倒蔣冕。蔣冕於是請求罷免。皇帝認爲吴廷舉很不對，調任南京工部，而下詔安慰蔣冕。蔣冕堅決請求留任吴廷舉，不聽從。

嘉靖元年，廷舉乞休。尋以災異復自劾求罷，勸帝修德應天，因奏行其部興革十二事。尋就改户部，遷右都御史，巡撫應天諸府。長洲知縣郭波以事挫織造中官張志聰。志聰伺波出，倒曳之車後。典史蕭景腆操兵教場，急率兵救。百姓登屋，飛瓦擊志聰。志聰奏逮波、景腆，廷舉具白志聰貪黷狀。帝乃降波五級，調景腆遠方，志聰亦召還。

嘉靖元年，吴廷舉請求退休。不久又以有災異自我彈劾請求罷免，勸勉皇帝修養品德順應上天，同時奏請施行工部興辦革除的十二件事。不久改任户部，遷升右都御史，任應天各府巡撫。長洲知縣郭波因事侮辱了織造中官張志聰。張志聰等郭波出來，把他倒拖在車後。典史蕭景腆在教場操練士兵，馬上率兵去救助。百姓登上屋頂，擲瓦塊打張志聰。張志聰上奏逮捕了郭波、蕭景腆，吴廷舉詳細陳述了張志聰貪污的情況。皇帝却貶降郭波五級，調任蕭景腆到遠方，張志聰也被召回。

三年，以“大禮”議未定，請如洪武中修《孝慈録》故事，令兩京部、寺、臺、省及天下督、撫各條所見，并詢家居老臣，采而行之，彙爲一書，以詔後世。時已定稱本生考，廷舉窺帝意不慊，故爲此奏。給事中張原、劉祺交劾之，不報。尋改南京工部尚書，辭不拜，稱疾乞休。帝慰留。已，復辭，且引白居易、張詠詩，語多詼諧，中復用嗚呼字。帝怒，以廷舉怨望無人臣禮，勒致仕。

三年，因“大禮”争議未確定，請求按照洪武年間編修《孝慈録》舊例，命令兩京的部、寺、臺、省官員及天下督、撫官員分别條列意見，并請教在家居住的老臣，選擇而實行，彙集成一本書，以詔示後世。當時已確定稱“本生考”，吴廷舉窺測皇帝心中不滿意，所以上此奏疏。給事中張原、劉祺交相彈劾他，不作答覆。不久改任南京工部尚書，推辭不拜官，稱病請求退休。皇帝安慰挽留他。不久，又要辭職，并且引用白居易、張詠詩，言語多有詼諧，其中還用“嗚呼”一詞。皇帝大怒，認爲吴廷舉心懷不滿，没有作臣子的禮儀，勒令退休。

廷舉面如削瓜。衣敝帶穿，不事藻飾。言行必自信，人莫能奪。其在太學時，兄事羅玘。玘病痢，僕死，自煮藥飲之。負以如厠，一晝夜數十反。玘嘗語人曰：“獻臣生我。”廷舉好薛瑄、胡居仁學，尊事陳獻章。居湫隘，亡郭外田，有書萬卷。及卒，

吴廷舉臉色青黄，衣衫破舊，衣帶穿孔，不作修飾。言行很有自信心，没有誰能動摇。他在太學時，像對待兄長一樣對待羅玘。羅玘得痢疾，僕人死了，親自熬藥喂他。背他上厠所，一晝夜往返幾十次。羅玘曾對人説：“吴獻臣救活了我。”吴廷舉喜好薛瑄、胡居仁的學説，尊從陳獻章。房屋低矮狹小，没有田産，有書萬卷。

總督姚鏌庀其喪。隆慶中，追謚清惠。

弟廷弼，舉於鄉。廷舉枷吏部前，廷弼卧其械下。刑部主事宿進爲奏記張綵，乃得釋。

方良永　方良節　方重杰

方良永，字壽卿，莆田人。弘治三年進士。督逋兩廣，峻却饋遺，爲布政使劉大夏所器。還授刑部主事。進員外郎，擢廣東僉事。瓊州賊符南蛇爲亂，大夏時爲總督，檄攝海南兵備，會師討平之。御史坐良永失利。大夏已入爲本兵，爲白於朝，賚銀幣。

正德初，父喪除，待銓闕下。外官朝見畢，必謁劉瑾。鴻臚導良永詣左順門叩頭畢，令東向揖瑾，良永竟出。或勸詣瑾家，良永不可。及吏部除良永河南撫民僉事，中旨勒致仕。既去，瑾怒未已，欲假海南殺人事中之。刑部郎中周敏力持，乃不坐。瑾誅，起湖廣副使。尋擢廣西按察使。發巡按御史朱志榮罪至謫戍。遷山東右布政使。旋調浙江，改左。

錢寧以鈔二萬鬻於浙，良永上疏曰："四方盜甫息，瘡痍未瘳，浙東西雨雹。寧厮養賤流，假義子名，躋公侯之列。賜予無算，納賄不貲，乃敢攫民財，戕邦本。有司奉行急於詔旨，胥吏緣爲奸，椎膚剥髓，民不堪命。鎮守太監王堂、劉璟畏寧威，受役使。臣何敢愛一死，不以聞。乞陛下下寧詔獄，明正典刑，并治其黨，以謝百姓。"寧懼，留疏不下。謀遣校尉捕假勢鬻鈔者，以自飾於帝，而請以鈔直還之民，陰召還前所遣使。寧初欲散鈔遍天下，先行之浙江、山東，山東爲巡撫趙璜所格，而良永白

去世後，總督姚鏌爲他辦理喪事。隆慶年間，追贈謚號清惠。

弟弟吴廷弼，鄉試中舉。吴廷舉在吏部前被戴上枷鎖，吴廷弼睡在械具之下。刑部主事宿進爲此向張綵進呈文書，纔得以寬釋。

方良永，字壽卿，莆田人。弘治三年進士。到兩廣清收欠税，嚴厲地拒絶饋贈，被布政使劉大夏器重。回京拜授刑部主事。進升員外郎，提升爲廣東僉事。瓊州賊寇符南蛇造反，劉大夏當時是總督，檄令方良永代理海南兵備，會師征討平定了他。御史認定方良永有戰事失利的罪行。劉大夏已進京作了兵部尚書，爲他向朝廷辯白，賞賜銀幣。

正德初年，守完父喪，在京城等候任用。地方官朝見完畢，必定拜謁劉瑾。鴻臚引導方良永到左順門叩完頭，令他向東給劉瑾作揖，方良永竟然出門而去。有人勸他到劉瑾家中拜見，方良永不同意。等吏部除授方良永爲河南撫民僉事，宫内直接傳出聖旨勒令他退休。離京後，劉瑾怒氣未消，想藉海南殺人的事件陷害他。刑部郎中周敏堅决反對，纔没有定罪。劉瑾被殺，起用爲湖廣副使。不久提升廣西按察使。揭發巡按御史朱志榮罪狀使他被貶戍邊。遷任山東右布政使。不久調任浙江，改任左布政使。

錢寧在浙江出賣兩萬鈔幣，方良永上疏説："四方盜寇剛剛平息，創傷未好，浙東、浙西下冰雹。錢寧這個奴僕賤人，藉着皇帝義子的名分，躋身公侯之列。賞賜無數，收賄無法計算，却敢攫奪百姓錢財，破壞國家根本。有關官員遵照執行他的命令比皇帝詔令還要急迫，官吏因此勾結爲奸，敲骨吸髓，百姓不能忍受。鎮守太監王堂、劉璟畏懼錢寧淫威，受他驅使。臣怎麽敢吝嗇一死，不以此上報。請求陛下把錢寧逮進欽犯監獄，依法公開處决，并且懲辦他的黨羽，以向百姓謝罪。"錢寧畏懼，扣留奏疏不下達。謀劃派校尉逮捕趁勢賣鈔幣的人，從而在皇帝面前自我掩飾，而請求按鈔幣的價值把錢還給老百姓，暗中召回先前所派出的人。錢寧最初想把鈔

發其奸，寧自是不敢鬻鈔矣。寧方得志，公卿、臺諫無敢出一語。良永以外僚訟言誅之，聞者震悚。良永念母老，恐中禍，三疏乞休去。

幣賣遍天下，先在浙江、山東實施，山東被巡撫趙璜阻止，而方良永揭露了他的陰謀，錢寧從此不敢賣鈔幣了。錢寧正得志，公卿、御史、言官不敢説一句話。方良永以地方官進言斥責他，聽到的人都震驚肅敬。方良永顧念母親年老，恐怕遭遇災禍，三次上疏請求退休而去。

世宗即位，中外交薦。拜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以母老，再疏乞終養。都御史姚鏌請破格褒寵。尚書喬宇、孫交言，良永家無贏貲，宜用侍郎潘禮、御史陳茂烈故事，賜廩米。詔月給三石。久之，母卒，詔賜祭葬。皆異數也。服除，以故官巡撫應天，即家賜敕。至衢州疾作，連疏乞致仕，未報遽歸，卒。卒後有南京刑部尚書之命。暨訃聞，賜恤如制，謚簡肅。

世宗即位，朝廷内外交相舉薦。拜授右副都御史，安撫治理鄖陽。以母親年老，再次上疏請求奉養母親。都御史姚鏌請求破格褒賞榮寵。尚書喬宇、孫交説，方良永家中没有多餘的財産，應援用侍郎潘禮、御史陳茂烈舊例，賜予米糧。詔令每月給予三石。很久後，母親去世，下詔賜予祭葬用品。這些都是非同尋常的禮數。守喪期滿，以原職任應天巡撫，是到其家賜予詔令的。至衢州疾病發作，接連上疏請求退休，没等到回覆就馬上回鄉，去世。去世後還有南京刑部尚書的任命。皇帝同時收到他的退休奏疏和訃告，按規定賜予撫恤，謚號簡肅。

良永侍父疾，衣不解帶者三月。母病，良永年六十餘矣，手進湯藥無少怠。居倚廬哀毁，稱純孝焉。素善王守仁，而論學與之異。嘗語人曰："近世專言心學，自謂超悟獨到，推其説以自附於象山，而上達於孔子。目賢聖教人次第爲小子無用之學，程、朱而下無不受擯，而不知其入於妄。"

方良永侍奉父親疾病，三個月衣不解帶。母親生病，方良永已六十多歲了，親自端湯喂藥没有一點懈怠。住在墓旁小屋，因悲哀而身體虚弱，被稱爲大孝。平時與王守仁友好，而論説學問與他不同。曾對人説："近世專門談論心學的人，自己認爲有獨到的領悟，推溯他們的學説自己依附於陸象山，而往上推到孔子。把賢聖教人的法則看作小子没有用處的學問，程顥、朱熹之下的儒生没有不受排斥的，却不知他們陷入了虚妄中。"

弟良節，官廣東左布政使，亦有治行。子重杰，舉於鄉，以孝聞。

弟弟方良節，官任廣東左布政使，也有政績。兒子方重杰，鄉試中舉，以孝順聞名。

王爌

王爌，字存納，黄巖人。弘治十五年進士。除太常博士。正德時，屢遷刑科都給事中。武定侯郭勛鎮兩廣，行事乖謬。詔自陳，勛强辨，爌等駁之。都察院覆奏，不録爌言，爌并劾都御史彭澤。帝責澤，置勛不問。御史林有年直言下獄，浙江僉事韓邦奇忤中官被逮，爌皆救之。帝幸

王爌，字存納，黄巖人。弘治十五年進士。除授太常博士。正德年間，多次遷升至刑科都給事中。武定侯郭勛鎮守兩廣，行事荒謬悖理。詔令他自己陳述，郭勛强詞争辯，王爌等駁斥他。都察院審核奏書，不記録王爌所説的話，王爌一并彈劾都御史彭澤。皇帝責斥彭澤，把郭勛擱置不追查。御史林有年因直言入獄，浙江僉事韓邦奇觸犯宦官被逮捕，王爌都救了他們。皇帝

大同久不反，爌力請回鑾。又與工科石天柱救彭澤，忤王瓊。中旨調兩人於外，爌得惠州推官。

世宗立，召復都給事中。旋擢太僕少卿，改太常。嘉靖三年，遷應天府尹。歲大祲，奏免其賦。居四年，遷南京刑部右侍郎，以母老歸養。

家居十年，起故官。尋擢南京右都御史。守備中官進表，率以兩御史監禮。爌曰："中官安得役御史？"止之。奉賀入朝，謁内閣夏言。言倨甚，大臣多隅坐，爌獨引坐正之。言不悦，爌遂謝病歸。

爌與御史潘壯不相能。壯坐大獄，詔爌提問。爌力白壯罪，至忤旨。人以此稱爌長者。卒，贈工部尚書。

王軏

王軏，開平衛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正德初，歷工部員外郎，屢遷山東左布政使。

嘉靖初，入爲順天府尹。房山地震，軏言召災有由，語多指斥。忤旨切責。尋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芒部土官知府隴慰死，庶子政與嫡子壽争立，朝議立壽。政倚烏撒，數構兵，使人誘殺壽，奪其印。軏請討之。乃會貴州兵分道進，擒政於水西，招降四十九寨。璽書獎勞。

時將營仁壽宫，就拜軏工部右侍郎，督采大木。工罷，召還，改户部。核九門苜蓿地，以餘地歸之民。勘御馬監草場，釐地二萬餘頃，募民以佃。房山民以牧馬地獻中官韋恒，軏釐歸之官。奸人馮賢等復獻中官李秀，秀爲請於帝，軏抗疏劾之。帝雖宥秀，竟治賢等如律。出核勛戚莊田，請如周制，計品秩，别親疏，以定多寡，非詔賜而隱占者俱追斷。户

幸游大同長久不回，王爌極力請求皇帝回來。又與工科石天柱援救彭澤，觸犯王瓊。聖旨調兩人任職京外，王爌任惠州推官。

世宗登基，召回恢復都給事中。很快提升太僕少卿，又改任太常寺。嘉靖三年遷任應天府尹。年歲大災荒，上奏免除賦税。過了四年，遷任南京刑部右侍郎，以母親年老回鄉奉養。

居家十年，起用任原職。不久提升南京右都御史。守備中官進呈奏表，都是以兩位御史監督禮儀。王爌説："宦官怎麽能驅使御史呢?"制止了這種做法。入朝祝賀，拜謁内閣大臣夏言。夏言很高傲，大臣多側向而坐，惟獨王爌取座位正對他。夏言不高興，王爌於是稱病回鄉。

王爌與御史潘壯不和。潘壯犯了大案，詔令王爌審訊。王爌極力爲潘壯的罪名辯白，以致觸犯了聖意。人們因此稱道王爌是德高望重的人。去世，追贈工部尚書。

王軏，開平衛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正德初年，歷任工部員外郎，多次遷升至山東左布政使。

嘉靖初年，入京任順天府尹。房山地震，王軏進言説招災有因，言語中多有指責。觸犯聖意被嚴厲責斥。不久遷任右副都御史，任四川巡撫。芒部土官知府隴慰死了，庶子隴政與嫡子隴壽争位，朝廷商議立隴壽。隴政倚恃烏撒，多次動武，派人誘殺了隴壽，奪去他的官印。王軏請求征討他。於是會同貴州軍隊分路進軍，在水西擒獲隴政，招降四十九寨。下詔書嘉獎慰勞。

當時要營建仁壽宫，就地拜授王軏工部右侍郎，監督采伐巨木。工程完成，召回，改任户部。核查九門苜蓿地，把多餘的土地歸還老百姓。勘查御馬監草場，處理土地兩萬多頃，招募百姓租種。房山有人把牧馬的土地獻給中官韋恒，王軏清理把它歸屬官府。奸詐之人馮賢等又獻給中官李秀，李秀爲此向皇帝請求，王軏直言上疏彈劾他。皇帝雖然寬赦了李秀，最終依法懲治了馮賢等。出京核查有功的皇親國戚的莊田，請按照周代制度，計算等級，區别親疏，來確定

部尚書梁材采其言，兼并者悉歸官。稍進左侍郎。

多少，不是詔書賜予而私占的土地全都減除追繳。户部尚書梁材采納他的建議，兼并的土地全部歸屬官府。不久進升爲左侍郎。

初，軏之平隴政也，以隴氏無後，請改設流官，兵部尚書李鉞等然之。遂改芒部爲鎮雄府，分置四長官司，授隴氏疏屬阿濟等爲長官，而擢重慶通判程洸爲試知府。隴氏舊部沙保等攻執洸，奪其印，欲復立隴氏後。巡撫王廷相等破保，洸得還。保子普奴復連烏撒、水西苗攻剽畢節諸衛。帝命伍文定圖之。以朝議不合，召還。御史戴金因言："芒部改流之議，諸司咸執不可。軏徇洸邪説，違衆獨行，致疆埸不靖。"遂罷軏官。

當初，王軏平定隴政時，以隴氏没有後嗣，請求改設流官，兵部尚書李鉞等認爲正確。於是改芒部爲鎮雄府，分别設置四個長官司，拜授隴氏遠親阿濟等爲長官，而提升重慶通判程洸爲試知府。隴氏以前的部屬沙保等攻打抓捕了程洸，奪去他的官印，想重立隴氏後嗣。巡撫王廷相等擊敗沙保，程洸得以返回。沙保的兒子普奴又聯合烏撒、水西苗人侵擾劫奪畢節等衛。皇帝命伍文定設法對付。因朝廷商議意見不一，召回。御史戴金於是説："芒部改設流官的建議，各司都認爲不行。王軏依從程洸邪説，違背衆人之意獨斷專行，致使邊境不安定。"於是罷免王軏官職。

以兵部尚書李承勛薦，起故官，總督倉場，再遷南京户部尚書。御史龔湜劾軏老悖，吏部言軏居官儉素，搢紳儀表。帝乃責湜妄言。久之，就改兵部，參贊機務。詔舉將材，薦鄭卿、沈希儀等二十一人，皆擢用。居四年，以老乞罷。疏中言享年若干，帝以爲非告君體，勒爲民。久之卒。

因兵部尚書李承勛推薦，起用任原職，總管倉庫貨場，再升爲南京户部尚書。御史龔湜彈劾王軏年老昏憒，吏部説王軏居官節儉樸素，是官員的楷模。皇帝於是責斥龔湜亂説。很久後，改任兵部，參預協助機要事務。詔令他舉薦將才，舉薦鄭卿、沈希儀等二十一人，都被提升任用。四年後，以年老請求罷免。奏疏中説享年多少，皇帝認爲這不是向皇上陳述的體制，勒令削職爲民。很久後去世。

徐問

徐問，字用中，武進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廣平推官。遷刑部主事，歷兵部，出爲登州知府。地濱海多盗，問盡捕之。調臨江。修築壞堤七十二。轉長蘆鹽運使。運司故利藪，自好者不樂居。問曰："吾欲清是官也。"終任不取一錢。累遷廣東左布政使。

徐問，字用中，武進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拜授廣平推官。遷任刑部主事，曾任職兵部，出京任登州知府。當地臨海多盗賊，徐問全部將他們捕獲了。調任臨江。修築垮塌的堤岸七十二處。轉任長蘆鹽運使。運司以前是財利聚集地，潔身自好的人不願在此任官。徐問説："我要讓這一官位清廉。"終結任期不取一文錢。多次遷官至廣東左布政使。

嘉靖十一年，以治行卓異，拜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獨山州賊蒙鉞弒父爲亂。問聞南丹、泗城欲助逆，檄廣西撫按伐其謀。又檄鉞弟釗復父仇，事平得承襲。鉞援絶。問督大兵

嘉靖十一年，因政績顯著，拜授右副都御史，任貴州巡撫。獨山州賊寇蒙鉞殺父造反。徐問聽説南丹、泗城想要援助賊寇，檄令廣西撫按粉碎了他們的陰謀。又檄令蒙鉞的弟弟蒙釗爲父報仇，叛亂平息後能够承襲官位。蒙鉞的援助斷

分道入，誅之。捷聞，賜金綺，召爲兵部右侍郎。疏陳武備八事。又言："兩廣、雲、貴半土司，深山密菁，瑶、僮、玀、僰所窟穴。邊將喜功召釁，好爲掃穴之舉。王師每入，巨憝潛踪，所誅戮率無辜赤子。興大兵，費厚餉，以易無辜命，非陛下好生意。宜敕邊臣布威信，嚴戹塞，謹哨探，使各安邊境，以絶禍萌。"帝深納其言。尋引疾歸。

二十一年，召爲南京禮部侍郎。久之，就遷户部尚書。復引疾去，卒於家。

問清節自勵。居官四十年，敝廬蕭然，田不滿百畝。好學不倦，粹然深造，爲士類所宗。隆慶初，謚莊裕。

張邦奇　張時徹

張邦奇，字常甫，鄞人。年十五，作《易解》及《釋國語》。登弘治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出爲湖廣提學副使。下教曰："學不孔、顔，行不曾、閔，雖文如雄、褒，吾且斥之。"在任三四年，諸生競勸。時世宗方爲興世子，獻皇遣就試。乃特設兩案，己居北而使世子居南。文成，送入學。世宗由此知邦奇。

嘉靖初，提學四川，以親老乞歸。久之，桂萼掌銓，去留天下提學官，起邦奇福建。未幾，選外僚入坊局，改右庶子，遷南京祭酒。以身爲教，學規整肅。就遷吏部侍郎。丁外艱歸。

帝嘗奉太后謁天壽諸陵，語及擇相。太后曰："先皇嘗言提學張邦奇器識，他日可爲宰相，其人安在?"帝憬然曰："尚未用也。"服闋，即召爲吏部右侍郎，掌部事。推轂善類，

絶。徐問率大軍分路進攻，誅殺了他。捷報上告，賜予金錢和文綺，召爲兵部右侍郎。上疏陳述軍備八件事。又説："兩廣、雲南、貴州一半爲土司，深山密谷，是瑶、僮、玀、僰的居住之地。守邊將領喜好戰功挑起争端，愛作清剿巢穴的事。官兵每次進攻，巨盜潛藏踪迹，所殺的都是無辜百姓。調集大軍，耗費巨額軍餉，來换取無辜百姓的性命，并非陛下憐憫蒼生之意。應令守邊大臣廣布威望和信譽，嚴守險阻要塞，謹慎偵察，使各自安守邊境，以杜絶禍患萌生。"皇帝完全采納了他的建議。不久稱病回家。

二十一年，召爲南京禮部侍郎。很久後，遷任户部尚書。又稱病回鄉，在家中去世。

徐問節操高尚能自我勉勵。作官四十年，破舊的房屋空寂簡陋。田土不及百畝。好學不倦，學問純正達到精深的境界，被讀書人推崇。隆慶初年，贈謚號莊裕。

張邦奇，字常甫，鄞人。十五歲，寫了《易解》及《釋國語》。考中弘治末年進士，改爲庶吉士，拜授檢討。出京任湖廣提學副使。教導後生説："學問不宗孔子、顔回，品行不效法曾參、閔子騫，即使文章如揚雄、王褒，我也要排斥他。"在任三四年，諸生争相勸勉。當時世宗還是興世子，獻皇送他去考試。於是特地擺設兩張書案，自己坐向北而讓世子坐向南。文章寫成，送入學府。世宗由此認識張邦奇。

嘉靖初年，督學四川，以雙親年老請求回鄉。很久以後，桂萼掌管官員銓選，取捨天下提學官，起用張邦奇到福建。不久，選拔地方官入坊局，改任右庶子，遷任南京祭酒。以身示教，學校的規章完備嚴肅。遷任吏部侍郎。遭逢父喪回鄉。

皇帝曾侍奉太后拜謁天壽山各陵寢，談論中涉及到擇用宰相。太后説："先皇曾説提學張邦奇有器量和見識，以後可作宰相，這人在何處?"皇帝恍然大悟："還未任用。"守喪期滿，馬上召爲吏部右侍郎，掌管吏部事務。推舉善良的人，

人不可干以私。銓部升除，多受教政府，邦奇獨否，大學士李時銜之。郭勛家人犯法，舁重賄請寬，邦奇不從。帝欲即授邦奇尚書，爲兩人沮止。尋改掌翰林院事，充日講官，加太子賓客，改掌詹事府。

他人不能以私情干預。吏部官員的升降，多由宰輔建議，惟獨張邦奇没有，大學士李時懷恨在心。郭勛家人犯了法，送厚重賄賂請求寬恕，張邦奇不聽從。皇帝想馬上拜授張邦奇爲尚書，被兩人阻止。不久改管翰林院事務，充任日講官，加封太子賓客，改爲掌管詹事府。

九載考績，晋禮部尚書。以母老欲便養，乃改南京吏部。復改兵部，參贊機務。帝猶念邦奇，時與嚴嵩語及之。嵩曰："邦奇性至孝，母老，不樂北來。"帝信其言，遂不召。二十三年卒，年六十一。贈太子太保，謚文定。

九年考核政績，晋升禮部尚書。以母親年老想就近任職便於贍養，於是改任南京吏部。又改任兵部。參預協助機要事務。皇帝還是顧念張邦奇，時時與嚴嵩談到他。嚴嵩説："張邦奇生性特别孝順，母親年老，不樂意到北方來。"皇帝相信了他的話，於是就不召了。二十三年去世，享年六十一歲。追贈太子太保，謚號文定。

邦奇之學以程、朱爲宗。與王守仁友善，而語每不合。躬修力踐，跬步必謹。晝之所爲，夕必書於册。性篤孝，以養親故，屢起輒退。其母後邦奇卒，壽至百歲。邦奇事寡嫂如事母。所著《學庸傳》、《五經説》及文集，粹然一出於正。

張邦奇的學術以程顥、朱熹爲宗師。與王守仁友好，但言語每每不合。身體力行，每步都謹慎。白天所做的事，晚上必定要寫在卷册上。生性很孝順，以奉養雙親的緣故，多次被起用就回鄉。他母親死在張邦奇之後，長壽至百歲。張邦奇侍奉寡嫂如侍奉母親一般。所著的《學庸傳》、《五經説》及文集，十分純正，全出自於正道。

族父時徹，少邦奇二十歲，受業於邦奇。仕至南京兵部尚書。有文名。

同族叔父張時徹，比張邦奇小二十歲，師從張邦奇學習。做官到南京兵部尚書。有善寫文章的名氣。

韓邦奇　韓邦靖

韓邦奇，字汝節，朝邑人。父紹宗，福建副使。邦奇登正德三年進士，除吏部主事，進員外郎。

韓邦奇，字汝節，朝邑人。父親韓紹宗，福建副使。韓邦奇考中正德三年進士，除授吏部主事，進升員外郎。

六年冬，京師地震，上疏陳時政闕失。忤旨，不報。會給事中孫禎等劾臣僚不職者，并及邦奇。吏部已議留，帝竟以前疏故，黜爲平陽通判。遷浙江僉事，轄杭、嚴二府。宸濠令内豎假飯僧，聚千人於杭州天竺寺，邦奇立散遣之。其儀賓托進貢假道衢州，邦奇詰之曰："入貢當沿江下，奚自假道？歸語王，韓僉事不可誑也。"

六年冬，京城發生地震，上疏陳述當時政治的過失。觸怒聖意，未作答覆。恰逢給事中孫禎等彈劾不稱職的群臣，一并涉及到韓邦奇。吏部已決議留任，皇帝最終以前次上疏的緣故，貶爲平陽通判。遷任浙江僉事，管轄杭、嚴兩府。朱宸濠命宦官假藉給僧人施捨粥飯，在杭州天竺寺聚集了上千人，韓邦奇立即遣散了他們。朱宸濠的女婿假托進貢借道衢州，韓邦奇詰問他説："進貢應當沿江東下，該從哪兒借道？回去對寧王説，韓僉事不可欺騙。"

時中官在浙者凡四人，王堂爲鎮守，晁進督織造，崔瑤主市舶，張玉

當時在浙江的宦官共四人，王堂爲鎮守，晁進督管織造，崔瑤主管海外貿易，張玉主管營

管督造。爪牙四出，民不聊生。邦奇疏請禁止，又數裁抑堂。邦奇閔中官采富陽茶魚爲民害，作歌哀之。堂遂奏邦奇沮格上供，作歌怨謗。帝怒，逮至京，下詔獄。廷臣論救，皆不聽，斥爲民。

造。爪牙四出，民不聊生。韓邦奇上疏請求禁止，又多次遏制王堂。韓邦奇哀傷宦官采辦富陽的茶魚爲害百姓，作詩哀嘆。王堂於是上奏説韓邦奇阻止對皇上的供給，作詩埋怨誹謗。皇帝大怒，逮到京城，關進欽犯監獄。廷臣申論救助，都不聽從，貶斥爲平民。

嘉靖初，起山東參議。乞休去。尋用薦，以故官莅山西。再乞休去。起四川提學副使，入爲春坊右庶子。七年，偕同官方鵬主應天鄉試，坐試録謬誤，謫南京太僕丞。復乞歸。起山東副使，遷大理丞，進少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入佐院事，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時遼陽兵變，侍郎黄宗明言邦奇素有威望，請假以便宜，速往定亂。帝方事姑息，不從，命與山西巡撫任洛换官。至山西，爲政嚴肅，有司供具悉不納，間日出俸米易肉一斤。

嘉靖初年，起用爲山東參議。請求退休離職。不久因被舉薦，以原官治理山西。再次請求退休離職。起用爲四川提學副使，入京作春坊右庶子。七年，和同僚方鵬主考應天鄉試，因彙刻舉人材料有誤定罪，貶爲南京太僕丞。又請求回鄉。起用爲山東副使，遷任大理丞，進升少卿，以右僉都御史巡察安撫宣府。進京協助管理都察院事務，進升右副都御史，巡察安撫遼東。當時遼陽發生兵變，侍郎黄宗明説韓邦奇一向有威望，請授以見機行事的權力，迅速趕去平定叛亂。皇帝正實行姑息政策，不聽從，命他與山西巡撫任洛調换官職。到了山西，爲政嚴肅，有關官員供奉的酒食之類都不接受，每隔一天拿出俸糧去换一斤肉。

居四年，引疾歸。中外交薦，以故官起督河道。遷刑部右侍郎，改吏部。拜南京右都御史，進兵部尚書，參贊機務。致仕歸。三十四年，陝西地大震，邦奇隕焉。贈太子少保，謚恭簡。

四年後，稱病回鄉。朝廷内外交相舉薦，以原官起用管理河道。遷任刑部右侍郎，改任吏部。拜授南京右都御史，進升兵部尚書，參預協助機要事務。退休回鄉。三十四年，陝西發生大地震，韓邦奇死於這次地震。追贈太子少保，謚號恭簡。

邦奇性嗜學。自諸經、子、史及天文、地理、樂律、術數、兵法之書，無不通究。著述甚富。所撰《志樂》，尤爲世所稱。

韓邦奇生性好學。從各種經、子、史到天文、地理、樂律、術數、兵法的書，没有不全面、透徹地鑽研的。著述很豐富。所撰寫的《志樂》，尤其爲世人稱道。

弟邦靖，字汝度。年十四舉於鄉。與邦奇同登進士，授工部主事。榷木浙江，額不充，被劾，以守官廉得免。進員外郎。乾清宫災，指斥時政甚切。武宗大怒，下之詔獄。給事中李鐸等以爲言，乃奪職爲民。世宗即位，起山西左參議，分守大同。歲饑，人相食，奏請發帑，不許。復抗疏千餘言，不報。乞歸，不待命輒

弟弟韓邦靖，字汝度。十四歲鄉試中舉。與韓邦奇同時考中進士，拜授工部主事。在浙江徵收木材税，數量不够，被彈劾，因作官清廉纔得以赦免。進升員外郎。乾清宫發生火災，指斥當時朝政很嚴厲。武宗大怒，把他關進欽犯監獄。給事中李鐸等爲他説話，纔革職爲民。世宗即位，起任山西左參議，分守大同。年成饑荒，人吃人，奏請發放庫銀，不同意。又直言上疏千餘字，不作答覆。請求回鄉，不等候回命就動身

行。軍民遮道泣留。抵家病卒，年三十六。未幾，邦奇亦以參議莅大同。父老因邦靖故，前迎，皆泣下。邦奇亦泣。

邦奇嘗廬居，病歲餘不能起。邦靖藥必分嘗，食飲皆手進。後邦靖病亟，邦奇日夜持弟泣，不解衣者三月。及歿，衰絰蔬食，終喪弗懈。鄉人爲立孝弟碑。

了。軍民攔路哭泣挽留。到家病死，年齡三十六歲。不久，韓邦奇也以參議治理大同。父老鄉親因韓邦靖的緣故，前往迎接，都哭泣淚下。韓邦奇也哭泣。

韓邦奇曾在墓旁結廬服喪，病了一年多不能起床。韓邦靖煎藥一定分而先嘗，飲食都親自送來。後來韓邦靖病重，韓邦奇日夜守着弟弟哭泣不已，三個月不解衣休息。死後，穿喪服吃素食，一直到守喪完畢也不懈怠。鄉人爲此設立孝悌碑。

周金

周金，字子庚，武進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工科給事中。累遷户科都給事中。疏言："京糧歲入三百五萬，而食者乃四百三萬，當痛爲澄汰。中官迎佛及監織造者濫乞引鹽，暴横道路，當罷。都督馬昂納有妊女弟，當誅昂而還其女。"朝議用兵土魯番，復哈密。金言西邊虚憊，而土魯番險遠，且青海之寇窺伺西寧，不宜計哈密。已，卒從金議。

嘉靖元年，由太僕寺少卿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邊人貧甚。金爲招商聚粟，廣屯積芻，以時給其食。改撫宣府，進右副都御史。大同叛卒殺張文錦，邊鎮兵皆驕。宣府總督侍郎馮清苛刻。諸軍請糧不從，且欲鞭之，衆轟然圍清府署。金方病，出坐院門，召諸軍官數之曰："是若輩剥削之過。"欲痛鞭之。軍士氣稍平，擁而前請曰："總制不恤我耳。"金從容諭以利害，衆乃散解去，得無變。

改撫保定。巡按御史李新芳疑廣平知縣謀己，欲抶之。知府爲之解，并欲執知府，發兵二千捕之。知府及佐貳皆走，一城盡空。金發其罪狀，而都御史王廷相庇新芳，與相争。帝卒下新芳刑部，黜官。

周金，字子庚，武進人。正德三年進士。拜授工科給事中。多次遷升至户科都給事中。上疏説："京城糧食每年收入三百零五萬石，而吃飯的人却有四百零三萬，應當狠狠地淘汰。迎佛及監督織造的宦官越職索要官鹽，横行霸道，應當罷免。都督馬昂進獻有身孕的妹妹，應當誅殺馬昂而退還那個女人。"朝廷討論對土魯番用兵，收復哈密。周金説西部邊防虚弱疲憊，而土魯番險要遥遠，况且青海賊寇窺伺西寧，不宜圖謀哈密。不久，最後依從周金建議。

嘉靖元年，由太僕寺少卿遷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邊疆百姓很貧困。周金爲他們招商聚糧，大面積屯田蓄積糧草，以按時供給他們食用。改作宣府巡撫，進升右副都御史。大同叛兵殺了張文錦，鎮守邊疆的士兵都很驕縱。宣府總督侍郎馮清苛刻。各軍請發軍糧不依從，而且要鞭笞他們，衆人一哄而上圍住馮清官署。周金正生病，出來坐在院門，召集衆軍官責備他們説："這是你們這些人剥削下屬的過失。"要狠狠地鞭打他們。士兵們怒氣稍稍平息了些，簇擁而上前説："總制不體恤我們。"周金從容地曉之以利害，衆人就離散而去，使得没有發生變亂。

改作保定巡撫。巡按御史李新芳疑心廣平知縣謀害自己，要鞭打他。知府爲他解釋，李新芳想一并抓捕知府，派兵兩千人去抓他。知府及輔佐官員都跑了，滿城皆空。周金揭發他的罪狀，而都御史王廷相庇護李新芳，與他相争執。皇帝最後把李新芳交給刑部，罷黜官職。

金遷兵部右侍郎。未幾，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諸府。久之，擢南京刑部尚書，就轉户部。二十四年，致仕歸，歲餘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敏。

周金遷任兵部右侍郎。不久，進升右都御史，總管漕運，巡察安撫鳳陽各府。很久後，提升南京刑部尚書，被轉任户部。二十四年，退休回鄉，一年多後去世。追贈太子太保，謚號襄敏。

吴嶽

吴嶽，字汝喬，汶上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授户部主事，歷郎中。督餉宣府，吏進羨金數千，拒之。出知廬州府。税課歲萬金，例輸府，嶽以代郵傳費。西山薪故供官爨，嶽弛以利民。以憂去。服除，改保定，治如廬州。歷山西副使、浙江參政、湖廣按察使、山西右布政使，并以清静得民。

吴嶽，字汝喬，汶上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拜授户部主事，歷任郎中。督運糧餉到宣府，官吏進獻多餘的錢幾千兩，拒絶了。調出作廬州府知府。賦税每年上萬兩，照例應輸入府庫，吴嶽以此代替郵傳的費用。西山的木柴以前衹供給官方做飯，吴嶽放寬以便利百姓。因喪事離職。守喪期滿，改任保定，像在廬州一樣治理。歷任山西副使、浙江參政、湖廣按察使、山西右布政使，都以爲政清簡得民心。

遷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六府。奏裁徵發冗費十六七，民力遂寬。甫浹歲，引疾去。久之，以貴州巡撫徵。尋進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

遷任右僉都御史，巡察安撫保定六府。奏請裁減徵收的多餘費用的十分之六七，百姓財力就寬鬆多了。剛滿一年，稱病離職。很久後，以貴州巡撫徵召。不久進升左副都御史，協助管理都察院事務。

隆慶元年，歷吏部左、右侍郎。京察竣，給事中胡應嘉有所申救。嶽詣内閣抗聲曰："科臣敢留考察罷黜官，有故事乎？"應嘉遂得譴。遷南京禮部尚書，就改吏部。抑浮薄，杜僥倖，南都縉紳憚之。上疏陳六事，帝頗納其言。尋改兵部，參贊機務。未上，給由過家，病卒。詔贈太子太保，謚介肅。

隆慶元年，歷任吏部左、右侍郎。京官考察結束，給事中胡應嘉有人援救。吴嶽到内閣大聲説："科道大臣敢留任因政績考察被罷免的官員，有先例嗎？"胡應嘉於是被罷黜。遷任南京禮部尚書，改任吏部。抑制輕浮淺薄的人，杜絶官吏的非分期望，南京官吏都怕他。上疏陳述六件事，皇帝采納了很多。不久改任兵部，參預協理機要事務。没上任，順便經過家裏，病逝。下詔追贈太子太保，謚號介肅。

嶽清望冠一時，褆躬嚴整。尚書馬森言平生見廉節士二人，嶽與譚大初耳。嶽知廬州時，王廷守蘇州，以公事遇京口。嶽召爲金山游，携酒一瓻，肉一斤，菜數束。廷笑曰："止是乎？"嶽亦笑曰："足供我兩人食矣。"歡竟日而還。去廬日，假一蓋禦雨，至即命還之。

吴嶽清白的名望爲一時之冠，修身謹嚴。尚書馬森説生平見過廉節之士兩人，吴嶽與譚大初而已。吴嶽作廬州知府時，王廷鎮守蘇州，因公事在京口相遇。吴嶽叫他同游金山，携酒一瓻，肉一斤，蔬菜幾束。王廷笑着説："衹這些嗎？"吴嶽也笑着説："足够我們兩人吃了。"樂游終日而回。離開廬州那天，借一把傘遮雨，到了即刻命人歸還。

譚大初

譚大初，字宗元，始興人。嘉靖

譚大初，字宗元，始興人。嘉靖十七年進

十七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憂歸。起補户部，改户科給事中。數論事。歷兵科左給事中，出爲江西副使。清軍，多所釋。御史孫慎以失額爲疑，大初曰："失額罪小，殃民罪大。"嚴嵩親黨奪民田，治之不少貸。遷廣西右參政，投劾歸。久之，起故官河南。未上，擢南京右通政。俄遷應天府尹。將赴南都，而穆宗即位，乞以參政致仕，不許。隆慶元年，召拜工部右侍郎，尋遷户部左侍郎，督倉場。海瑞爲僉都御史，大初力薦瑞。已而屢疏乞休，不允。拜南京户部尚書，引疾去。家居，田不及百畝。卒年七十五。謚莊懿。

士。拜授工部主事。遇喪事回鄉。起用補任户部，改任户科給事中。多次上疏論事。歷任兵科左給事中，出京任江西副使。清查軍隊，釋放了很多人。御史孫慎疑心名額不足，譚大初説："名額不足是小罪，禍害百姓是大罪。"嚴嵩親信黨羽掠奪民田，懲處他們没有一點寬恕。遷任廣西右參政，受到彈劾回鄉。很久後，起用爲原官到河南任職。未上任，提升南京右通政。不久遷任應天府尹。準備去南京，而穆宗即位，請求以參政退休，不同意。隆慶元年，召拜工部右侍郎，不久遷任户部左侍郎，督管倉庫貨場。海瑞爲僉都御史，譚大初極力舉薦海瑞。不久多次上疏請求退休，不同意。拜授南京户部尚書，稱病離職。居家，田地不到百畝。享年七十五歲。謚號莊懿。

贊曰：當正、嘉之際，士大夫刓方爲圓，貶其素履，羔羊素絲之節寖以微矣。陶琰諸人，清操峻特，卓然可風。南都列卿，後先相望，不其賢乎。琰之督漕，充嗣之守禦，良永之遏錢寧，周金之弭亂卒，所豎立甚偉。至琰子之直節，廷弼、邦靖之篤行，尤無忝其父兄云。

贊曰：正當正德、嘉靖之際，士大夫變方正爲圓滑，貶損了清白的美德，正直節儉的節操逐漸衰微了。陶琰等人，清明的節操高峻特出，卓越可以教化後世。南京衆官，先後相接，不也很賢能嗎？陶琰總管漕運，李充嗣守衛應天，方良永遏制錢寧，周金止息亂兵，所建立的功業很偉大。而陶琰之子的正直節操，吴廷弼、韓邦靖的敦厚品行，更無愧於他們的父兄了。

明史卷二百二

列傳第九十

廖紀　王時中　周期雍　唐龍（子）汝楫　王杲 王暐
周用 宋景 屠僑　聞淵　劉訒 胡纘宗　孫應奎（餘姚）孫應奎 方鈍
聶豹　李默 萬鏜　周延 潘恩　賈應春
張永明　胡松（績溪）胡松　趙炳然

廖紀

廖紀，字時陳，東光人。弘治三年進士。授考功主事，屢遷文選郎中。

廖紀，字時陳，東光人。弘治三年中進士，被任爲吏部考功主事，屢經升遷官至文選郎中。

正德中，歷工部右侍郎。提督易州山廠，羨金無所私。遷吏部左、右侍郎。世宗立，拜南京吏部尚書。調兵部，參贊機務。被論解職。

正德年間，曾任工部右侍郎。主管采辦柴炭的易州山廠，從不私占加耗之資。升吏部左、右侍郎。世宗即位，官拜南京吏部尚書。調任兵部尚書，參與籌劃機密政務。後因事被論罪而解除職務。

嘉靖三年，“大禮”議既定，吏部尚書楊旦赴召，道劾張璁、桂萼。璁、萼之黨陳洸遂劾旦而薦紀。帝罷旦，以紀代之。紀疏辭，言：“臣年已七十，精力不如喬宇，聰明不如楊旦。”時宇、旦方爲帝所惡，不許。光禄署丞何淵請建世室，祀興獻帝，下廷議。紀等執不可，帝弗從。紀力争曰：“淵所言，干君臣之分，亂昭穆之倫，蔑祖宗之制，臣謹昧死請罷勿議。”不納。會廷臣多諍者，議竟寢。

嘉靖三年，有關“大禮”的争議已定，吏部尚書楊旦應朝廷之召赴京，途中彈劾張璁、桂萼。張璁、桂萼的黨羽陳洸便彈劾楊旦而推薦廖紀。皇帝遂罷免楊旦，命廖紀代替他。廖紀上疏推辭説：“臣下年已七十，精力不如喬宇，智慧不及楊旦。”此時皇帝正嫌惡喬宇、楊旦，不批准廖紀的奏疏。光禄署丞何淵上疏請求建立宗廟，以祭祀興獻帝，此事交與朝廷評議，廖紀等大臣堅持認爲不可以，皇帝不肯聽從。廖紀努力争辯説：“何淵所請之事，破壞了君主與臣下的名分，擾亂了昭穆的次序，蔑視祖宗定下的制度，臣下謹冒死罪請求將此事作罷，不再討論。”皇帝不接受他的意見。朝廷中許多大臣都同時規諫，争議終於平息下去。

已，條奏三事。其末言人材當惜，謂：“正德之季，宗社幾危。議

不久，廖紀分條上奏三事。最後一條直言應當愛惜人才，説：“正德末年，宗廟社稷幾乎敗

者但知平定逆藩之功，而不知保護京師之力。自陛下繼統，老成接踵去，新進連茹登，以出位喜事爲賢，以凌分犯禮爲貴。伏望陛下於昔年致仕大臣，念其保護之勛，量行召用。其他降職、除名、遣戍者，使得以才自效。"帝但納其正士風、重守令二事而已。三邊總督楊一清召還内閣，璁等欲起王瓊，紀推彭澤、王守仁，帝不允。復以鄧璋、王憲名上，竟用憲。

亡。論事的人衹知道平定謀反藩王的功績，而不懂得護衛京師的功勞。自從陛下繼承皇統以來，年高有德的大臣接連離去，新人一個接一個地進入朝廷，以越位多事爲賢德，以逾越職務觸犯禮義爲可貴。祈望陛下對於往年辭官回鄉的大臣，顧念他們以往保護國家的功勛，對他們量才起用。其他受到降職、除名、充軍處分的人員，也讓他們能以自己的才能爲朝廷效力。"皇帝衹接受了廖紀奏疏中正士風、重守令這二條建議。三邊總督楊一清奉召回内閣視事，張璁等人意欲起用王瓊，廖紀推薦彭澤、王守仁，皇帝不答應。廖紀又推薦鄧璋、王憲，皇帝最終起用了王憲。

五年正月，御史張袞、喻茂堅、朱實昌以世廟禮成，請宥議禮得罪諸臣，璁、萼亦以爲請，章俱下吏部。紀等列上四十七人，卒報罷。御史魏有本以劾郭勛、救馬永謫官，給事中沈漢等論救，帝不聽。紀從容爲言，且薦永及楊鋭。帝納之，有本得無謫。紀在南都，持議與璁合，坐是劾罷。璁輩欲引助己，遂首六卿。而紀顧數與牴牾，璁輩亦不喜。年老稱病乞歸，許之去。初，《獻皇實録》成，加太子太保。至是進少保，賜敕乘傳，夫廩視故事有加。卒，贈少傅，謚僖靖。

五年正月，御史張袞、喻茂堅、朱實昌以世廟禮成，請求寬恕當初因議論此事而獲罪的各位大臣，張璁、桂萼也爲他們求情，奏章都送往吏部審批。廖紀等又向皇帝開列四十七人的名單，結果仍未獲准。御史魏有本因彈劾郭勛、營救馬永而被貶職，給事中沈漢等進言營救，皇帝不肯聽從。廖紀委婉地進言，并且推薦馬永和楊鋭。皇帝采納了他的意見，有本得以免遭降職。廖紀在南京任上時，所持議論與張璁投合，因此被彈劾罷官。張璁和同黨想引他幫助自己，廖紀遂得爲六卿之首。但廖紀又屢屢與他們的意見相抵觸，張璁之流也不喜歡他。廖紀因年老稱病請求退休，皇帝允准他告老還鄉。當初，《獻皇實録》寫成時，廖紀被晋爲太子太保。到退任時再晋少保，并蒙賜乘坐公家馬車回鄉，夫役和禄米均比慣例有所增加。廖紀去世後，受封贈爲少傅，謚僖靖。

王時中

王時中，字道夫，黄縣人。弘治三年進士。授鄢陵知縣。嘗出郊，旋風擁馬首。時中曰："冤氣也。"迹得尸眢井，乃婦與所私者殺之，遂伏辜。召拜御史，督察畿輔馬政。

王時中，字道夫，黄縣人。弘治三年中進士。授官鄢陵知縣。一次出行郊外，有一團旋風擋住馬頭。時中説："這是死魂的冤氣。"遂在附近的枯井中尋到一具死尸，死者原來是被妻子及奸夫殺害的，罪犯服罪被處死刑。不久，被拜爲御史，督察京師地區官用馬匹的管理。

正德初，請革近畿皇莊，不報。吏部尚書馬文升致仕，時望屬劉大夏、閔珪。時中詆珪和媚，大夏昏

正德初年，時中上疏請求革除京師近郊的皇室田莊，没有批覆。吏部尚書馬文升退休回鄉，當時的人望都歸向劉大夏和閔珪。時中詆毁閔珪

耄。兩人各求退，焦芳遂得之，衆咸咎時中。出按宣、大，逮繫武職貪污者百餘，爲東廠太監丘聚所奏。劉瑾捕時中下詔獄，荷重枷於都察院門。時中病甚，其妻往省，遇都御史劉宇，哭且詬。宇不得已言於瑾，釋之，謫戍鐵嶺衛。瑾誅，起四川副使，遷湖廣按察使。十二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

善於逢迎，而大夏則昏聵老邁。兩人便各自請求引退，焦芳因此得任吏部尚書，時人皆責備時中。時中巡按宣府、大同，逮捕拘留了有貪污行迹的武職官員一百餘人，遭東廠太監丘聚參奏。劉瑾將時中投進關押欽犯的監獄，并給他戴上沉重的枷鎖立於都察院門外。時中病情沉重，他的妻子前去探視，遇見都御史劉宇，邊哭邊駡。劉宇没辦法，衹好去向劉瑾求情，釋放了時中，將他貶去戍守鐵嶺衛。劉瑾被處死後，時中被起用爲四川按察副使，升任湖廣按察使。十二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

世宗立，召爲右副都御史。父喪除，起故官。會上章聖太后尊號，時中言本生二字不當去。及上册寶，百官陪列不至者九人，時中與焉。帝責對狀，已而貰之。

世宗即位，召任時中爲右副都御史。爲父親服喪期滿後又起任原官。正逢爲世宗生母章聖太后上尊號，時中奏言尊號中“本生”二字不應當去除。向太后册封進寶時，百官列隊陪侍，未參加儀式的有九人，時中也在其中。皇帝責備時中并令他陳述理由，不久仍寬恕了他。

歷兵部左侍郎，代李鉞爲尚書。中官黄英等多所陳請，時中皆執不可。叙薊州平盗功，濫及通州守備鄢祐，爲言官李鳴鶴等所劾。時中乞休，且詆言者。給事中劉世揚等言時中不當逞忿箝言官，帝乃切責時中，令歸聽勘。

時中調任兵部左侍郎，又取代李鉞任尚書。宦官黄英等人多次因事對時中有所請求，時中都未予同意。爲平定薊州盗案評功時，時中濫賞了通州守備鄢祐，因此被御史李鳴鶴等彈劾。時中上疏請求退休，并指責批評他的人。給事中劉世揚等認爲時中不應當因個人的怨忿而箝制批評者，皇帝嚴厲責備時中，命令他回鄉聽候審查。

嘉靖十年四月起復爲兵部尚書。御史郭希愈請重兵部侍郎之選，以邊臣有才者兩人分掌邊方、内地軍務。吏部議從之。時中言非祖宗臨時遣將意，帝遂從其議。帝欲用王憲於兵部，乃調時中刑部尚書。坐論御史馮恩獄，落職閒住。始，恩疏詆時中，及是以寬恩得罪，時稱爲長者。久之，遇赦，復官致仕。

嘉靖十年四月時中重任兵部尚書。御史郭希愈奏請慎重考慮兵部侍郎的人選，建議從有才幹的邊防大臣中選兩人分掌邊防及内地軍務。吏部討論并聽從了這個意見。時中進言認爲這不符合祖宗臨事遣將的慣例，皇帝便聽從了他的意見。皇帝想任命王憲爲兵部尚書，就調時中爲刑部尚書。不久，因爲御史馮恩下獄事説情而獲罪，被革除官職閑置。當初，馮恩上疏指摘時中，這次時中因請求寬恕馮恩而獲罪，時人都稱贊他有長者氣度。過了一段時間，遇到朝廷大赦，時中復官并退休。

周期雍

周期雍，字汝和，江西寧州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南京御史。劉瑾既誅，爲瑾斥者悉起，而給事中李光

周期雍，字汝和，江西寧州人。正德三年中進士。被任命爲南京御史。劉瑾被處死後，遭劉瑾排斥的官員盡獲起用，而給事中李光翰、任

翰、任惠、徐蕃、牧相、徐暹、趙士賢，御史貢安甫、史良佐、曹閔、王弘、葛浩、姚學禮、張鳴鳳、王良臣、徐鈺、趙佑、楊璋、朱廷聲、劉玉，部郎李夢陽、王綸、孫磐等，以兼劾群閹未得録。期雍偕同官王佩力請，皆召用。兵部尚書王敞附瑾進，期雍請斥之。焦芳、劉宇猶在列，而劉大夏、韓文、楊守隨、林瀚、張敷華未雪，期雍皆極論。陳金討江西賊，縱苗殺掠，期雍發其狀。尋清軍廣東，劾鎮守武定侯郭勛，金與勛皆被責。出爲福建僉事。宸濠反，簡鋭卒赴討。會賊平乃還。

嘉靖初，爲浙江參議。討平温、處礦盜，予一子官。再遷湖廣按察使。九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薊州、密雲關堡數十，以避寇警移入内地，關外益無備，期雍悉修復之。數列上便宜。入爲大理卿，歷刑部左、右侍郎，右都御史，拜刑部尚書。大計京官，言官劾期雍納賄。吏部白其誣，詔爲飭言者。

十九年，郭勛修前郤，因風霾勸帝罷免大臣，期雍遂去位。家居十年卒。

唐龍　唐汝楫

唐龍，字虞佐，蘭谿人。受業於同縣章懋，登正德三年進士。除郯城知縣。禦大盗劉六，數敗之，加俸二等。

父喪，服除，徵授御史，出按雲南。錢寧義父參將盧和坐罪當死，寧爲奏辯，下鎮撫覆勘。會遣官録囚，受寧屬欲出和，爲龍所持，卒正其罪。土官鳳朝明坐罪死，革世職。寧令滇人爲保舉，而矯旨許之。龍抗疏争，寢其事。再按江西，疏趣張忠、

惠、徐蕃、牧相、徐暹、趙士賢，御史貢安甫、史良佐、曹閔、王弘、葛浩、姚學禮、張鳴鳳、王良臣、徐鈺、趙佑、楊璋、朱廷聲、劉玉，部郎李夢陽、王綸、孫磐等，因曾彈劾其餘宦官未獲録用。期雍與御史王佩竭力請求，以上官員皆被召用。兵部尚書王敞曾依附劉瑾進官，期雍請求罷免他。焦芳、劉宇也在其中，而劉大夏、韓文、楊守隨、林瀚、張敷華的冤案仍未昭雪，期雍對此發表了透徹的議論。陳金征討江西叛賊，放縱苗兵殺掠，期雍揭發了他的罪狀。接着期雍赴廣東清理軍務，彈劾鎮守當地的武定侯郭勛，陳金與郭勛都遭到責罰。不久，期雍出任福建僉事。宸濠謀反時，挑選精鋭部隊前往討伐。恰逢叛軍平定，便率軍返回。

嘉靖初年，期雍任浙江參議。因討平温州、處州二地礦盜，朝廷封其一子爲官。遷任湖廣按察使。九年，升任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薊州、密雲原有幾十座關堡，居民因躲避戰亂而移入關内，使關外防備更加薄弱，期雍將這些關堡盡行修復。并屢次向皇上陳述具體措施。不久，被召回任大理寺卿，歷任刑部左、右侍郎，右都御史，拜爲刑部尚書。京官考核時，御史彈劾期雍曾接受賄賂。吏部爲他昭雪誣衊之詞，皇帝就下詔申飭檢舉者。

十九年，郭勛爲報前怨，因有風霾的天象勸皇帝罷免大臣，期雍因此離官去位。回家閑居十年後去世。

唐龍，字虞佐，蘭谿人。曾跟隨縣人章懋學習，考取正德三年進士。拜官郯城知縣。因抵擋大盗劉六，屢次將他打敗，得以增加俸禄二等。

父親去世，服喪期滿後，被召授官御史，離京巡按雲南。錢寧的義父參將盧和因罪當被處死，錢寧爲他上奏辯解，此案送交錦衣衛鎮撫司復審。正好朝廷派官員審查囚徒的罪狀，官員受了錢寧的囑托，想釋放盧和，被唐龍制止，終於將他依法治罪。土官鳳朝明因犯死罪，革去世襲官職。錢寧指使滇人爲他擔保，并謊稱皇上已同

許泰班師。三司官從宸濠叛者猶居位，龍召數之曰："脅從罔治，謂凡民耳。若輩讀書食禄，何靦顔乃爾。"立收其印綬。擢陝西提學副使，遷山西按察使，召爲太僕卿。

意。唐龍上疏反對，平息了此事。後巡按江西，上疏請促張忠、許泰撤軍回朝。三司官員中隨從宸濠叛亂的人仍居原官，唐龍將他們召來斥責說："脅從者不治罪，是對平民百姓而言，你們知書識禮，并接受皇家俸禄，爲何如此厚顔無耻呢?"當即没收了他們的官印。此後唐龍被提升爲陝西提學副使，又遷任山西按察使，再被召任太僕寺卿。

嘉靖七年改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諸府。奏罷淮西官馬種牛，罷壽州正陽關榷税，通、泰二州虚田租及漕卒船料，民甚德之。召拜左副都御史，歷吏部左、右侍郎。

嘉靖七年唐龍改任右僉都御史，督管漕運并兼任鳳陽各府巡撫。上奏請求免除向淮西地區徵收官馬種牛，并免去壽州正陽關税收，通、泰二州虚田租税及漕運夫役和船料，當地的百姓都很感激他。回京拜官左副都御史，後又任吏部左、右侍郎。

十一年，陝西大饑。吉囊擁衆臨邊，延綏告警。詔進龍兵部尚書，總制三邊軍務兼理振濟，賫帑金三十萬以行。龍奏行救荒十四事。時吉囊居套中，西抵賀蘭山，限以黄河不得渡，用牛皮爲渾脱，渡入山後。俺答亦自豐州入套爲患。龍用總兵官王效、梁震，數敗敵，屢被奬賚。

嘉靖十一年，陝西發生大饑荒。韃靼酋長吉囊聚集重兵侵犯邊境，延綏一帶告急。皇上詔令晋升唐龍爲兵部尚書，統領三邊軍務并兼管賑災救濟，携帶公款三十萬金啓程。唐龍奏陳舉行賑災救荒的十四條措施。當時吉囊占據河套，向西直至賀蘭山，因被黄河阻擋不得渡過，便用牛皮製成皮筏，渡過黄河到了賀蘭山後。韃靼酋長俺答也從豐州侵入河套地區作亂。唐龍指揮總兵官王效、梁震，屢次打敗敵人，多次受到奬賞。

召爲刑部尚書。大猾劉東山構陷建昌侯張延齡，興大獄。延齡，昭聖皇太后母弟，帝所惡也。吏坐獄不窮竟去者數十人，龍獨執正東山罪。"大禮"大獄及諸建言獲罪者，廷臣屢請寬，不能得。會九廟成，覃恩，龍録上充軍應赦者百四十人，率得宥，所不原惟豐熙、楊慎、王元正、馬録、吕經、馮恩、劉濟、邵經邦而已。考尚書六年滿，加太子少保。以母老乞歸侍養。久之，用薦起南京刑部尚書，就改吏部。兵部尚書戴金罷，召龍代之。太廟成，加太子太保。

唐龍被召回任刑部尚書。奸人劉東山設計陷害建昌侯張延齡，興起大案。延齡是昭聖皇太后的母弟，皇帝對他很厭惡。承辦官吏因審理此案不徹底而被撤職的有數十人，惟有唐龍堅持要治劉東山的罪。因"大禮"案及向皇上進言而獲罪的人，朝中大臣多次請求予以從寬處理，未得如願。恰逢九廟建成，舉行大赦，唐龍開列充軍應赦者一百四十人，大都獲得寬恕，不得寬恕的祇有豐熙、楊慎、王元正、馬録、吕經、馮恩、劉濟、邵經邦幾人。考核尚書六年任滿，唐龍被加太子少保銜。以母親年老請求回鄉侍養。過了一段時間，唐龍因他人舉薦被起用爲南京刑部尚書，即改任吏部尚書。兵部尚書戴金免職，命唐龍代替他。太廟建成，加官太子太保銜。

尋代熊浹爲吏部尚書。龍有才，居官著勞績。及爲吏部，每事咨僚

不久代替熊浹出任吏部尚書。唐龍有才幹，爲官多著勞績。任吏部尚書期間，每事都向下屬

佐。年老多疾，輒爲所欺。御史陳九德劾前選郎高簡罔上行私，并論龍衰暮，乃下簡詔獄。龍引疾，未報。吏科楊上林、徐良輔復論簡。詔杖簡六十遣戍。上林、良輔以不早言罷職，龍黜爲民。龍已有疾，輿出國門卒。

官員咨詢。因年邁多病，常被下屬欺騙。御史陳九德彈劾前選郎高簡欺蒙皇上而行私，并指責唐龍老邁無能，高簡被投入關押欽犯的監獄。唐龍上疏稱病求退，未獲准許。吏科給事中楊上林、徐良輔再次斥責高簡。皇帝詔令將高簡責打六十棍杖并發遣戍邊。上林、良輔也因未及早進言而罷官，唐龍則被削官爲民，這時唐龍已患重病，乘車剛出都門便去世了。

後數年，子修撰汝楫疏辯。詔復官，贈少保，謚文襄。龍故與嚴嵩善。龍之罷，實夏言主之。而汝楫素附嵩，得第一人及第。官至左諭德。後坐嵩黨奪官。

數年以後，唐龍的兒子翰林修撰汝楫上疏申辯。皇上下詔恢復唐龍官職，追贈少保，謚文襄。唐龍原先與嚴嵩友善。唐龍所以被罷官，其實是夏言的主張。汝楫素來攀附嚴嵩，所以得取中第一名進士。官至左諭德。後因爲是嚴嵩同黨而被奪去官職。

王杲

王杲，字景初，汶上人。正德九年進士。授臨汾知縣。擢御史，巡視陝西茶馬。帝遣中官分守蘭、靖。杲言窮邊饑歲，不宜設官累民，不報。

王杲，字景初，汶上人。正德九年中進士。授官爲臨汾知縣。後升任御史，巡視陝西的茶馬事宜。皇帝派遣宦官分守蘭州、靖州。王杲進言，認爲邊遠地區連年受災饑荒，不應再設置官吏以增百姓負擔，意見未獲批覆。

嘉靖三年，帝將遣中官督織造於蘇、杭，杲疏諫，不納。久之，擢太僕少卿，改大理，再遷左副都御史，進户部右侍郎。河南大饑，命杲往振。杲請急發帑金，詔齎臨清倉銀五萬兩以行。既至，復請發十五萬兩。全活不可勝計。事竣，賜銀幣。尋以右都御史總督漕運。故事，繕運艘，軍三民七。總兵官顧寰以軍民困敝，請發兩淮餘鹽銀七十萬，户部尚書李如圭不可。杲請改折兩年漕運十之三，以所省轉輸費治運艘，勿重困軍民，報可。

嘉靖三年，皇帝準備派遣宦官監督蘇州、杭州的織造局事務，王杲上疏反對，皇帝不予采納。過了一段時間，升任太僕寺少卿，改任大理寺少卿，又升任左副都御史，進官户部右侍郎。河南發生大饑荒，朝廷令王杲前去救災。王杲請求儘快發放公款，皇帝令他携帶臨清官倉的五萬銀兩出發。王杲到達災區後，請求朝廷再發放十五萬兩官銀救災。因此救活災民不計其數。賑災結束後，皇帝賞賜他銀幣，接着任命他以右都御史身份總督漕運。按照慣例，修繕漕運所用的船隻，軍隊承擔十分之三，民間承擔十分之七。總兵官顧寰因軍民貧困衰敝，請求發撥兩淮鹽銀七十萬兩作修繕之費。户部尚書李如圭不同意此議。王杲請求改爲減少兩年漕運費用的十分之三，用省下的轉輸費修治運船，不再加重軍民的負擔，此議獲准。

逾年，入爲户部尚書。后父安平侯方鋭乞張家莊馬房地。杲言此地二千餘頃，正供所出，不可許，宜以

第二年，入朝任户部尚書。皇后的父親安平侯方鋭請求賜撥張家莊馬房地，王杲認爲該地有二千餘頃，是法定賦稅的來源，不能答應，可

大慈恩寺入官地二十頃予之。帝從其議。時國儲告匱，諸邊請增餉無虚月，四方多水旱，給事中李文進請議廣儲蓄。杲列九事以獻，已又上制財用十事，帝咸納之。舊制，歲漕四百萬石。杲以粟有餘而用不足，遇災傷率改折以便民。一日，帝見改折者過半，大驚，以詰户部，杲等引罪。敕自今務遵祖制，毋輕變。

以將大慈恩寺劃入公家的二十頃地給安平侯。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當時國庫儲備匱乏，邊境各防軍每月請求增加軍餉，而天下連年遭受水旱之災，給事中李文進建議廣增儲蓄。王杲向皇上列陳九條建議，又奏陳節制財務費用的十條措施，皇帝全部予以采納。按照舊有制度，每年漕運至京四百萬石糧食。王杲以爲糧食有餘而費用不足，遇有災害就低價折换以便利百姓。一天，皇帝發現漕糧大半都已改换爲銀錢，非常驚奇，責問户部，王杲等人引咎自責。皇帝告誡今後務必遵循祖制，不得輕易變動。

杲掌邦計，事無不辦，帝深倚之。後有詔買龍涎香，久不進，帝以此不悦。給事中馬錫劾杲及巡倉御史艾朴受賄，給事中厲汝進言倉場尚書王暐亦然，并下獄。杲、朴遣戍，暐斥爲民。杲竟卒於雷州戍所。隆慶初，給事中辛自修等訟杲冤。詔復官，賜祭葬，贈太子太保。

王杲掌管國家財政，管理各種事務都很成功，皇帝非常依仗他。後來詔命購買龍涎香，很久未能采辦進獻，皇帝因此不高興。給事中馬錫彈劾王杲和巡倉御史艾朴受賄，給事中厲汝進又指控倉場尚書王暐也受賄，王杲等人均被捕入獄。王杲、艾朴被遣戍邊，王暐被黜爲平民。王杲最終死於雷州戍所。隆慶初年，給事中辛自修等爲王杲訴冤。皇帝下詔爲王杲恢復官職，賜予祭葬，并追贈太子太保銜。

王暐

王暐，句容人。由進士除吉安推官。從王守仁平宸濠，遷大理寺副。争"大禮"，下獄廷杖。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歷兩京户部侍郎，出督漕運，進尚書。歷官著清操。

王暐，句容人。中進士後任吉安推官。曾跟隨王守仁平定宸濠叛亂，升任大理寺副卿。因議論"大禮"，而入獄并受廷杖責罰。屢經升遷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歷任兩京户部侍郎，出任漕運總督，進爲户部尚書。在歷次官任上都保持了良好的操守。

周用

周用，字行之，吴江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行人。正德初，擢南京兵科給事中。父憂服闋，留補禮科。已，乞南。改南京兵科。諫迎佛烏斯藏及以中旨遷黜尚書、都給事中等官，且請治鎮守江西中官黎安罪。出爲廣東參議，預平番禺盗，有功。歷浙江、山東副使。擢福建按察使，改河南右布政使。代監司鞫南陽滯獄，獄爲之空。

周用，字行之，吴江人。弘治十五年中進士，被授官行人司行人。正德初年，被提升爲南京兵科給事中。服父喪期滿，留在禮科候補。不久，周用請求調回南方。改任南京給事中。曾進言勸阻皇帝從烏斯藏迎佛，反對由於皇帝的旨意撤换尚書、都給事中等官員，并建議追究鎮守江西的宦官黎安的罪責。離京出任廣東布政使司參議，因參加平定番禺盗賊，建有功勛。歷任浙江、山東按察副使。升福建按察使，又改任河南右布政使。并代按察使審理南陽積案，使當地監獄爲之一空。

嘉靖八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召協理院事。歷吏部左、右侍郎。以起廢不當，尚書汪鋐委罪僚屬，乃調用南京刑部。就遷右都御史，工、刑二部尚書。九廟災，自陳致仕。

嘉靖八年升任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等地。被召回協助處理都察院事務。歷任吏部左、右侍郎。因任免官員不適當，尚書汪鋐歸罪下屬，將周用調任南京刑部。隨即遷任右都御史，及工、刑二部尚書。後因宗廟發生火災，自陳罪責辭職。

用端亮有節概。既罷，中外皆惜之，頻有推薦。久之，以工部尚書起督河道，數月，改漕運。未上，召拜左都御史。二品九年滿，加太子少保。二十五年代唐龍爲吏部尚書。明年卒官。贈太子太保，謚恭肅。曾孫宗建，自有傳。

周用爲官端方有氣節。罷官以後，朝廷內外都爲他惋惜，不斷有人向朝廷推薦他。一段時間以後，以工部尚書起用總理河道工程，數月以後，改爲漕運總督。尚未上任，被召回任左都御史。任二品官九年期滿，進太子少保銜。嘉靖二十五年，取代唐龍任吏部尚書。次年，在任上去世。追贈太子太保，謚恭肅。周用的曾孫宗建，另有傳。

用掌憲時，慎自持而已，無所獻替。其後宋景、屠僑繼之，大略皆廉潔，與用相似。景未久卒，而僑居職八年。屬嚴嵩柄政，風紀不振。議丁汝夔獄，受杖不能去。

周用任都御史時，凡事謹慎自制，并不輕易發表議論。後來宋景、屠僑繼任，大都作風廉潔，與周用相似。宋景不久即去世，而屠僑在職八年。當時正值嚴嵩執掌政權，綱紀不振。因議論丁汝夔案，遭廷杖後仍未去職。

宋景

宋景，字以賢，奉新人。弘治十八年進士。知睢州。正德五年入爲河南道御史。故事，知州無改御史者，劉瑾創之也。瑾誅，景引疾去。嘉靖三年以薦補浙江僉事，進山西副使。民饑爲盜，殺守禦指揮。景樹幟，令被脅者赴之。賊咸歸命，乃擒斬其魁。四遷山西左布政使，累官南京吏工二部尚書。改兵部，參贊機務。入爲左都御史。卒，贈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謚莊靖。

宋景，字以賢，奉新人。弘治十八年中進士。任睢州知州。正德五年召任河南道監察御史。按照慣例，從無由知州改任御史的任命，這是劉瑾開創的做法。劉瑾被處死後，宋景稱病辭官。嘉靖三年被薦就任浙江按察僉事，升山西按察副使。山西百姓因饑荒聚爲盜賊，殺了當地的守禦指揮。宋景樹起一面大旗，命令脅從者都到旗下投降。群盜都遵命前來，於是擒獲盜首，并將他斬首。後經四次升遷至山西左布政使，又任南京吏、工二部尚書。改任兵部尚書，參與謀劃機密政務。最後被召任左都御史。去世後，追贈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謚莊靖。

屠僑

屠僑，字安卿，吏部尚書滽再從子也。正德六年進士。授御史。巡視居庸諸關。武宗遣中官李嵩等捕虎豹，僑力言不可。世宗時，歷左都御史。卒，贈少保，謚簡肅。

屠僑，字安卿，是吏部尚書屠滽的侄孫。正德六年中進士。被任爲監察御史。曾出巡居庸關等處。武宗派遣宦官李嵩等人外出捕捉老虎和豹子，屠僑竭力進言反對。世宗時，曾任左都御史。去世後，追贈少保，謚簡肅。

聞淵

聞淵，字靜中，鄞人。弘治十八年進士。初授禮部主事，已改刑部。楊一清爲吏部，調淵稽勛員外郎。歷考功郎中，改掌文選，遷南京右通政。

嘉靖初，擢應天府尹，改尹順天。累遷南京兵部右侍郎，攝部事。薦馬永等十餘人。召爲刑部右侍郎，遷左。進南京刑部尚書，就移吏部。召爲刑部尚書。周用卒，代爲吏部尚書。

侍郎徐階得帝眷，前尚書率推讓之。淵自以前輩，事取獨斷。大學士夏言柄政，淵老臣，不能委曲徇。及後議言獄，淵謂言事祇任意，迹涉要君，請帝自裁决。帝大怒，切責淵。嚴嵩既殺言，勢益横，部權無不侵，數以小故奪淵俸。淵年七十矣，遂乞骸骨歸。家居十四年卒。先累加太子太保，卒贈少保，謚莊簡。

淵居官始終一節。晚扼權相，功名頗損。在南刑部時，張璁先爲曹屬，嘗題詩於壁，屬淵勒石後堂。淵曰："此尚書堂也，吾敢以相君故，爲郎官勒石耶?"

聞淵，字靜中，鄞縣人。弘治十八年中進士。起初被任爲禮部主事，不久改任刑部主事，楊一清爲吏部尚書，調聞淵任吏部稽勛司員外郎。歷任考功司郎中，文選司郎中，升任南京右通政。

嘉靖初年，被提升爲應天府尹，又改任順天府尹。後屢經升遷任南京兵部右侍郎，代理兵部尚書事。在此期間，聞淵曾推薦馬永等十餘人。不久，被召任爲刑部右侍郎，升左侍郎。升任南京刑部尚書，隨即改任吏部尚書。又被召任爲刑部尚書。周用去世後，聞淵出任吏部尚書。

吏部侍郎徐階因獲得皇帝的信用，前任尚書都對他退讓。聞淵任尚書期間，以前輩自居，逢事喜歡獨斷。大學士夏言當政，聞淵作爲老臣，不願委曲順從夏言。後來討論夏言下獄論罪，聞淵説夏言處事任意專斷，其行爲近於要挾君主，其罪行應請皇帝自行裁决。皇帝大怒，嚴厲責備聞淵。嚴嵩殺了夏言後，氣勢更爲驕横，各部的權利無不受其侵犯，幾次以小事罰扣聞淵的俸禄。聞淵年已七十歲了，便上疏請求回鄉養老。居家十四年去世。原先已加至太子太保銜，去世後追贈少保，謚莊簡。

聞淵爲官操守始終如一。晚年因受到權相壓制，功名受損不少。任南京刑部尚書時，張璁曾任該部屬官，在官署墻上題過詩，吩咐聞淵將其詩在後堂刻石立碑。聞淵説："這是尚書的廳堂啊，我怎敢因爲您今天做了宰相，而爲一位郎官刻碑呢?"

劉訒　胡纘宗

劉訒，鄢陵人。父璟，刑部尚書。訒登正德十二年進士，爲寧國推官，攝蕪湖縣事。武宗南巡，中貴索賄不得，繫訒詔獄。世宗立，復官。尋擢御史，遷南京通政參議。歷南京刑部尚書，召改北。

初，帝幸承天，河南巡撫胡纘宗嘗以事笞陽武知縣王聯。聯尋爲巡按

劉訒，鄢陵人。父親劉璟，曾任刑部尚書。劉訒考中正德十二年進士，任寧國府推官，代理蕪湖縣知縣。武宗到南方巡視，隨行的宦官未能向劉訒索得賄賂，將他關進詔獄。世宗即位，劉訒得以恢復官職。不久，被提升爲監察御史，又升任南京通政司參議。後任南京刑部尚書，又被改任北京刑部尚書。

起初，皇帝巡幸承天時，河南巡撫胡纘宗過去曾因事鞭笞陽武縣知縣王聯。王聯不久被巡按

御史陶欽夔劾罷。聯素凶狡，嘗毆其父良，論死。久之，以良請出獄。復坐殺人，求解不得。知帝喜告訐，乃摭纘宗迎駕詩"穆王八駿"語爲謗詛。言纘宗命己刊布，不從，屬欽夔論黜，羅織成大辟。候長至日，令其子詐爲常朝官，闌入闕門訟冤。凡所不悦，若副都御史劉隅，給事中鮑道明，御史胡植、馮章、張洽，參議朱鴻漸，知府項喬、賈應春等百十人，悉構入之。帝大怒，立遣官捕纘宗等下獄，命訒會法司嚴訊。訒等盡得其誣罔，仍坐聯死，當其子詐冒朝官律斬，而爲纘宗等乞宥。帝既從法司奏坐聯父子辟，然心嗛纘宗，頗多詰讓，下禮部都察院參議。嚴嵩爲之解，乃革纘宗職，杖四十。訒亦除名，法司正貳停半歲俸，郎官承問者下詔獄。嵩以對制平獄有功，令兼支大學士俸，嵩辭乃允。時法官率骫法徇上意。稍執正，譴責隨至。訒於是獄能持法，身雖黜，而天下稱之。

御史陶欽夔彈劾免職。王聯爲人素來凶狠狡詐，曾毆打自己的父親王良，被定死罪。關押一段時間後，因王良的請求而出獄。又因犯殺人罪，不得解脱。王聯知道皇帝喜歡揭人隱私，便摘取纘宗迎接皇帝詩中"穆王八駿"的話説是誹謗武宗。并捏造説纘宗命自己刻詩流傳，因爲不肯服從，所以囑欽夔將他論罪免職，并羅織成死罪。等到夏至那日，王聯又命令他的兒子冒充上朝官員，闖入宫門喊冤。凡是王聯平日不喜歡的人，如副都御史劉隅，給事中鮑道明，御史胡植、馮章、張洽，參議朱鴻漸，知府項喬、賈應春等百十來人，都被誣陷有罪。皇帝大怒，立刻派遣官員將纘宗等人逮捕下獄，命令劉訒會同刑部嚴加審訊。劉訒等官審明事出誣陷，仍判王聯死罪，定其子冒充朝官罪當斬首，并乞求皇上寬恕纘宗等人。皇帝雖然批准了刑部所奏處王聯父子死刑，但心裏嫌惡纘宗，對此案審理多加責難，并命禮部和都察院合議纘宗的罪行。嚴嵩出面排解，於是革去纘宗的官職，并將他責打四十棍杖。劉訒也被除去名籍，刑部尚書、侍郎被罰停半年俸禄，審理此案的郎官均被下詔獄。嚴嵩却因平反此案有功，獎賞他同時領取大學士俸禄，嚴嵩上疏推辭纔獲允准。當時執法的官員大都不顧法紀順從皇帝的意志。處事稍有原則，馬上受到譴責。劉訒處理此案能秉公執法，雖然身遭貶黜，却被天下人稱道。

胡纘宗，陝西秦安人。正德三年進士。由檢討出爲嘉定判官。歷山東巡撫，改河南。

胡纘宗，陝西秦安人。正德三年中進士。由翰林檢討出任嘉定州判官。曾任山東巡撫，後改任河南巡撫。

孫應奎

孫應奎，字文宿，洛陽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授章丘知縣。

嘉靖四年入爲兵科給事中，上疏言："輔臣之任，必忠厚鯁亮、純白堅定者乃足當之。今大學士楊一清雖練達國體，而雅性尚通，難以獨任。張璁學博性偏，傷於自恃，猶飭厲功名，當抑其過而用之。至於桂萼以梟雄桀驁之資，作威福，納財賄，阻抑

孫應奎，字文宿，洛陽人。正德十六年中進士。授任章丘知縣。

嘉靖四年入京任兵科給事中，上疏説："輔佐大臣的職位，必須是忠厚鯁直、清白堅定的人纔可擔當。現任大學士楊一清雖然通曉國家典章制度，但性格素來隨和，不能讓他獨自承擔重任。張璁學問淵博而性格偏激，過於自負，又熱衷功名，應當抑制他的缺點而使用他。至於桂萼天性桀驁不馴，平日作威作福，收受賄賂，阻礙

氣節，私比黨與，勢侵六官，氣制言路，天下莫不怨憤。乞鑒别三臣賢否，以定用舍。”其意特右璁。而帝因其奏，慰留一清，戒諭璁、蕚。既而同官王準、陸粲劾璁、蕚罷相，準、粲亦下吏遠謫，以應奎首抗章不罪。未幾，劾吏部尚書方獻夫，帝頗納其言。獻夫援汪鋐爲助，遂詘應奎議。再遷户科左給事中。行人薛侃建言忤旨，下廷訊，詞連張璁。應奎與同官曹汴揖璁避，且上疏言狀。帝怒，下之詔獄，尋釋還職。

壓制有氣節之士，私結黨羽，仗勢侵凌六部官員，氣焰囂張，抑制批評，天下人没有不怨恨他的。請皇上鑒别以上三位大臣是否賢明，以決定任免。”應奎原意獨在偏袒張璁。而皇帝却因他的奏章，安慰并挽留一清，并訓誡了張璁和桂蕚。不久給事中王準、陸粲彈劾張璁、桂蕚，致使他們被免去宰相職務。王準、陸粲也遭處分降職遠調。應奎則因初次上奏章不予追究。不久，應奎又彈劾吏部尚書方獻夫，皇帝多采納了他的意見。獻夫請求汪鋐幫助自己，駁退了應奎的指控。此後，應奎又遷任户科左給事中。行人司行人薛侃上疏建議，違背了皇帝的旨意，交付朝廷審訊，供詞牽連到張璁。應奎與同官曹汴遇張璁作揖迴避，并且上疏指責張璁。皇帝發怒，將他們投入詔獄，不久即釋放恢復原職。

十一年大計天下庶官，王準謫富民典史。應奎言汪鋐爲璁、蕚修郤，誣以不謹而黜之。乞復準官，責鋐，爲黨比戒。吏部尚書王瓊亦言準當黜，乃謫應奎高平縣丞。屢遷湖廣副使，督采大木，坐累復逮繫。尋釋還。歷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召理院事，遷户部侍郎，進尚書。

十一年考核各地官員，王準被降爲富民縣典史。應奎指責汪鋐爲張璁、桂蕚飾非，還誣告王準議論不謹慎并貶黜他。應奎又上疏乞求恢復王準給事中的官職，并責罰汪鋐，作爲對結黨營私者的告誡。吏部尚書王瓊也上言認爲王準應當貶黜，於是將應奎降爲高平縣丞。應奎後被提升湖廣按察副使，受命采辦宫廷用的木料，因失職再次被逮下獄。不久即被放還。歷任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被召回協理都察院事務，遷任户部侍郎，再進官尚書。

俺答犯京師後，羽書旁午徵兵餉。應奎乃建議加派。自北方諸府暨廣西、貴州外，其他量地貧富，驟增銀一百十五萬有奇，而蘇州一府乃八萬五千。御史郭仁，吴人也，詣應奎請減，不從。仁遂劾奏，應奎疏辨。帝以仁不當私屬，調之外。既而國用猶不足，應奎言：“今歲入二百萬，而諸邊費六百餘萬，一切取財法行之已盡。請令諸曹所隸官吏、儒士、厨役、校卒，悉去其冗者。而臣部出入贏縮之數，亦綜其大綱，列籍進御，使百司庶府咸知爲國惜財。”報可。

俺答侵犯京師後，朝廷頻繁下告急羽書徵集兵餉。應奎於是建議向各地加徵兵款。除北方各府及廣西、貴州以外，其餘地區根據當地的貧富，一下增收銀錢一百一十五萬餘兩。單蘇州一府就需加徵銀錢八萬五千兩。御史郭仁，是吴縣人氏，去見應奎請求減少徵銀，應奎不肯聽從。郭仁便上奏彈劾應奎，應奎上疏争辯。皇帝認爲郭仁不應當私下托請，將他調離京城。此後國家用度仍然不足，應奎上言説：“今年雖徵收了二百萬兩銀錢，但邊境軍費達六百萬兩，所有收取錢財的辦法都已用盡。請朝廷下令各部門所屬官吏、儒士、厨子雜役、士卒兵丁，多餘的人員盡數裁去。而户部的收支和餘欠之數，也要整理出大概，列賬造册，進呈皇上御覽，使各級官府都

懂得爲國家愛惜錢財。”建議獲得允准。

三十一年正月命應奎條上京邊備用芻糧之數。應奎言:“自臣入都至今,計正税、加賦、餘鹽五百餘萬外,他所搜括又四百餘萬。而所出自諸邊年例二百八十萬外,新增二百四十五萬有奇,修邊振濟諸役又八百餘萬。”帝以耗費多,疑有侵冒,分遣科道官往諸邊核實。給事中徐公遴劾應奎粗疏自用,遂改南京工部尚書,以方鈍代。諸邊餉銀益增。鈍計無所出,請令諸臣條上理財策。議行二十九事,益纖屑傷大體。應奎就移户部,致仕歸,卒。

三十一年正月,皇帝命令孫應奎分條奏明京師與邊境備用糧草數目。應奎奏言:“自從臣下來京任職至今,所收入的正常賦税、增收的賦税及結餘的鹽賦共五百餘萬以外,從他處又徵集到四百餘萬。而費用除各邊境的年度支出二百八十萬外,現又新增支出二百四十五萬多,而修整邊關賑災救濟等事,又費去八百餘萬。”皇帝認爲耗費太多,懷疑其中有侵吞貪污,便分派科道官員前往各邊境查核。給事中徐公遴彈劾應奎辦事粗率獨斷,朝廷便改任應奎爲南京工部尚書,命方鈍代任户部尚書。此後各境軍餉用銀愈加增多。方鈍無法解决,奏請下令各大臣進陳理財對策。議定推行的二十九條建議,更爲瑣屑而有傷全局。應奎即改任户部尚書。退休回鄉後去世。

應奎爲諫官,屢犯權貴,以風節自厲。晚官計曹,一切爲苟且計,功名大損於前。

應奎任言官時,屢次冒犯權貴,以氣節勉勵自己。晚年任理財官員,處事祇圖苟且,名聲大不如從前。

(餘姚)孫應奎

有與應奎同姓名者,餘姚人,字文卿。由進士授行人,擢禮科給事中。疏劾汪鋐奸,忤旨下詔獄。已復杖闕下,謫華亭縣丞。鋐亦罷去。兩孫給諫之名,并震於朝廷。累官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逾年罷歸。爲山東布政時,有創開膠萊河議者,應奎力言不可。入覲,與吏部尚書争官屬賢否,時稱其直。

另有一位和孫應奎同姓名的人,是餘姚人,字文卿。考取進士後被任爲行人司行人,後提升爲禮科給事中。上疏彈劾汪鋐奸佞,違背了皇帝的旨意被投入詔獄。不久又在宫外受棍棒責打,降職爲華亭縣丞。汪鋐也因此被免職離京。這兩位“孫給諫”的名聲,同時震動朝廷。文卿後官至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事務。次年罷官回鄉。在山東布政使任上,有人建議開挖膠萊河,應奎竭力反對。入朝覲見皇帝,曾與吏部尚書争論官員是否賢明,時人稱贊他正直。

方鈍

方鈍,巴陵人。掌户部七年,廉慎無過。嚴嵩中之,詔改南京,遂乞骸骨歸。

方鈍,巴陵人。掌管户部事務七年,廉潔謹慎没有過失。嚴嵩中傷他,詔令改任南京户部尚書,不久便告老還鄉。

聶豹

聶豹,字文蔚,吉安永豐人。正德十二年進士。除華亭知縣。浚陂塘,民復業者三千餘户。

聶豹,字文蔚,吉安永豐人。正德十二年中進士。被任爲華亭知縣。在任期間深挖河塘,使三千餘户農民恢復生産。

嘉靖四年召拜御史,巡按福建。出爲蘇州知府。憂歸,補平陽知府。

嘉靖四年被任命爲御史,巡按福建。出任蘇州知府。不久回鄉服喪,服滿被任爲平陽知府。

山西頻中寇，民無寧居。豹令富民出錢，罪疑者贖，得萬餘金，修郭家溝、冷泉、靈石諸關隘，練鄉勇六千守之。寇却，廷議以豹爲知兵。給事中劉繪、大學士嚴嵩皆薦之。擢陝西副使，備兵潼關。大計拾遺，言官論豹在平陽乾没，大學士夏言亦惡豹，逮下詔獄，落職歸。

山西屢遭瓦刺侵擾，百姓不得安寧。聶豹下令富户出錢，有犯罪嫌疑的人出錢贖罪，籌得一萬餘金，又修治郭家溝、冷泉、靈石等關隘，并訓練民兵六千名守衛。瓦刺兵退却後，朝中議論認爲聶豹懂得用兵。給事中劉繪、大學士嚴嵩都推薦他。被提升爲陝西按察副使，率軍守衛潼關。不久考核官員彌補缺漏，有御史指控聶豹在平陽時曾侵吞公款，大學士夏言也憎惡聶豹，便將他逮捕投入詔獄，削職回鄉。

二十九年秋，都城被寇。禮部尚書徐階，豹知華亭時所取士也，爲豹訟冤，言其才可大用。立召拜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未赴，擢兵部右侍郎，尋轉左。仇鸞請調宣、大兵入衛，豹陳四慮，謂宜固守宣、大，宣、大安則京師安。鸞怒。伺豹過無所得，乃已。三十一年召翁萬達爲兵部尚書，未至，卒，以豹代之。奏上防秋事宜，又請增築京師外城，皆報可。明年秋，寇大入山西，覆總兵官李淶軍，大掠二十日而去。總督蘇祐反以大捷聞，爲巡按御史毛鵬所發，章下兵部。豹言："寇雖有所掠，而我師斬獲過當，實上玄垂祐，陛下威靈所致。宜擇吉祭告，論功行賞。"帝喜。進秩任子者數十人，豹亦加太子少保，廕錦衣世千户。京師外城成，進太子少傅。南北屢奏捷，及類奏諸邊功，豹率歸功玄祐。祭告行賞如初，豹亦進太子太保。

二十九年秋季，京都遭瓦刺侵襲。禮部尚書徐階，是聶豹當年任華亭知縣時所取中的學生，出面爲聶豹訴冤，説他有才幹可當重任。朝廷立即任命聶豹爲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未及赴任，又被提升爲兵部右侍郎，接着轉任左侍郎。大同總兵官仇鸞請求調動宣府、大同的軍隊入京護衛，聶豹向皇帝陳述四條意見，認爲應該固守宣府、大同，宣府、大同平安則京師也就平安了。仇鸞發怒，伺機尋找聶豹的過失而不得，方纔罷休。三十一年徵召翁萬達爲兵部尚書，萬達尚未到任，便去世了，即命聶豹代替他。聶豹奏陳秋季邊防事務，又請求加築京師外城城墻，均獲皇帝允准。次年秋季，瓦刺大舉入侵山西，打敗總兵官李淶的軍隊，大肆搶掠二十天纔退兵。總督蘇祐反而向朝廷假奏捷報，被巡按御史毛鵬揭發，奏章送交兵部處理。聶豹上言説："敵軍雖然有所擄掠，但我軍殺敵俘獲亦相當可觀，全靠上天保祐和陛下的聲威而取得。應當選擇吉日祭告天地祖宗，并論功行賞。"皇帝很高興，有功將士晋升及保舉子弟的有幾十人。聶豹也得加太子少保銜，其子因父功官補錦衣衛世襲千户。京師外城城墻建成，聶豹再進爲太子少傅。不久南北捷報頻傳，聶豹分批奏報各地邊境戰績，都歸功於上天保祐。皇帝祭告行賞如前，聶豹因此加太子太保銜。

當是時，西北邊數遭寇，東南倭又起，羽書日數至。豹本無應變才，而大學士嵩與豹鄉里，徐階亦入政府，故豹甚爲帝所倚。久之，寇患日棘，帝深以爲憂。豹卒無所謀畫，條

正在此時，西北邊境屢次遭到敵人進犯，東南一帶又出現倭寇，告急的羽書每天要來好幾次。聶豹原本没有應變處事的才具，但大學士嚴嵩和他是同鄉，徐階此時也已入閣，因此聶豹仍很受皇帝倚重。一段時間以後，寇患日益緊急，

奏皆具文，帝漸知其短。會侍郎趙文華陳七事致仕，侍郎朱隆禧請設巡視福建大臣，開海濱互市禁，豹皆格不行。帝大怒切責。豹震慴請罪，復辨增官、開市之非，再下詔譙讓。豹愈惶懼，條便宜五事以獻。帝意終不懌，降俸二級。頃之，竟以中旨罷，而用楊博代之。歸數年卒，年七十七。隆慶初，贈少保，謚貞襄。

皇帝因此非常憂慮。聶豹對此仍然拿不出對策，所上奏章都徒具形式，皇帝漸漸發現他的短處。恰巧侍郎趙文華退休前奏陳七條對策，侍郎朱隆禧請求設置巡視福建的大臣，放棄沿海地帶不與外界通商的禁令，聶豹都拒不執行。皇帝爲此發怒，嚴厲責備他，聶豹驚恐認罪，并辯解增設官員開放貿易的害處，皇帝再次下詔譴責他。聶豹更加惶恐，提出五件應辦理的事情，皇帝意下仍不滿意，罰降聶豹二級俸禄。不久，聶豹終因皇帝的旨意而罷官，而派楊博代替他。聶豹回鄉數年後去世，終年七十七歲。隆慶初年，追贈少保，謚貞襄。

豹初好王守仁良知之説，與辨難，心益服。後聞守仁歿，爲位哭，以弟子自處。及繫獄，著《困辨録》，於王守仁説頗有異同云。

聶豹原先喜歡王守仁有關“良知”的學説，曾與守仁辯論，心中更爲信服。後來聽到守仁去世，設靈位哭祭守仁，以學生自居。後被捕入獄，寫《困辨録》，所述與王守仁的學説有不少差異。

李默

李默，字時言，甌寧人。正德十六年進士。選庶吉士。嘉靖初，改户部主事，進兵部員外郎。調吏部，歷驗封郎中。真人邵元節貴幸，請封誥，默執不予。十一年爲武會試同考官。及宴兵部，默據賓席，欲坐尚書王憲上。憲劾其不遜，謫寧國同知。屢遷浙江左布政使，入爲太常卿，掌南京國子監事。博士等官得與科道選，自默發之。歷吏部左、右侍郎，代夏邦謨爲尚書。自正德初焦芳、張綵後，吏部無侍郎拜尚書者。默出帝特簡，蓋異數也。

李默，字時言，甌寧人。正德十六年進士，被選爲翰林院庶吉士。嘉靖初年，改任户部主事，升兵部員外郎。調任吏部員外郎，進吏部驗封郎中。道士邵元節受皇上寵幸而顯貴，請求封贈誥命，李默執意不肯給予。嘉靖十一年任武會試同考官。在參加兵部宴會時，李默占據客位，想坐在兵部尚書王憲的上座。王憲彈劾他越位不恭，貶黜爲寧國府同知。後逐步升至浙江左布政使，回京任太常寺卿，主管南京國子監事務。國子監博士等官得以從科道官員中選拔，即由李默開始。歷任吏部左、右侍郎，代夏邦謨爲吏部尚書。自從正德初年焦芳、張綵以後，吏部從無人由侍郎升任尚書。李默的任命出自皇帝特選，實屬特殊的禮遇。

嚴嵩柄政，擅黜陟權。默每持己意，嵩銜之。會推遼東巡撫，列布政使張臬、謝存儒以上。帝問嵩，嵩言其不任。奪默職爲民，以萬鏜代。默掌銓僅七月。逾年，鏜罷，特旨復用默。已，命入直西内，賜直廬，許苑中乘馬。尋進太子少保。未幾，復命

嚴嵩執掌朝政，獨攬升遷降黜之權。李默經常堅持自己的見解，嚴嵩因此而懷恨。恰逢推選遼東巡撫，李默向皇帝推薦布政使張臬和謝存儒。皇帝詢問嚴嵩意見，嚴嵩説這兩人不能勝任。皇帝便將李默削職爲民，以萬鏜代替他。李默主管吏部衹有七個月。第二年，萬鏜又被罷免，皇帝特命再次起用李默爲吏部尚書。不久，

兼翰林學士。給事中梁夢龍劾默徇私，帝爲責夢龍。會大計群吏，默戒門下謝賓客，同直大臣亦不得燕見，嵩甚恨。趙文華視師還，默氣折之。總督楊宜罷，嵩、文華欲用胡宗憲，默推王誥代，兩人恨滋甚。

皇帝令李默入宫值日，賜予他值宿的處所，准許他在宫苑中騎馬。接着，進李默太子少保銜。不久，又命李默兼任翰林學士。給事中梁夢龍彈劾李默徇私，皇帝爲此斥責夢龍。正逢考核各地官吏，李默告誡下屬謝絶賓客，一同當值的大臣也不得私自會晤。嚴嵩對此十分怨恨。趙文華巡視軍隊還朝，李默挫折他的氣勢。總督楊宜免職，嚴嵩、趙文華想起用胡宗憲，李默推薦王誥代替楊宜，嚴嵩、文華兩人因此更加憎恨李默。

初，文華爲帝言餘倭無幾，而巡按御史周如斗以敗狀聞。帝疑，數詰嵩。文華謀所以自解，稔帝喜告訐，會默試選人策問，言"漢武、唐憲以英睿興盛業，晚節用匪人而敗"，遂奏默誹謗。且言："殘寇不難滅，以督撫非人，敗衄。由默恨臣劾其同鄉張經，思爲報復。臣論曹邦輔，即嗾給事中夏栻、孫濬媒孽臣。延今半載，疆事日非。昨推總督，又不用宗憲而用誥。東南塗炭何時解，陛下宵旰憂何時釋。"帝大怒，下禮部及法司議。奏默偏執自用，失大臣體；所引漢、唐事，非所宜言。帝責禮部尚書王用賓等黨護，各奪俸三月，而下默詔獄。刑部尚書何鰲遂引子罵父律絞。帝曰："律不著臣罵君，謂必無也。今有之，其加等斬。"錮於獄，默竟瘐死。時三十五年二月也。

起初，文華告訴皇帝殘剩的倭寇已爲數不多，巡按御史周如斗却向皇帝報告官軍戰敗的消息。皇帝感到疑惑，屢次質問嚴嵩。文華謀求如何爲自己開脱，想到皇帝喜歡揭人隱私，恰巧李默考核選人時策問出題，説："漢武帝、唐憲宗因英明睿智而創大業，晚年却因用人不當而失敗。"文華便上奏誣衊李默誹謗皇上。并説："殘餘的倭寇本不難消滅，因督撫不稱職而戰敗。李默怨恨臣下彈劾他的同鄉張經，想爲他報復。臣下以前議論曹邦輔，李默就唆使給事中夏栻、孫濬構陷臣下。至今拖延已半年，所以邊境形勢日益危急。日前推舉總督，李默又不肯任用胡宗憲而任用王誥。照此下去，東南百姓的苦難何時纔得解除，陛下日夜的憂慮何時纔能消釋？"皇帝見奏大怒，命禮部及刑部等議處李默。禮部及刑部上奏認爲李默平時偏執專斷，有失大臣禮儀；策問中所引漢、唐故事，所言不適宜。皇帝責備禮部尚書王用賓等與李默同黨而有意袒護，每人奪去三個月的俸禄，并將李默打下詔獄。刑部尚書何鰲便援引兒子罵父親的法律議處李默絞刑。皇帝説："法律不載臣下罵君主的條文，是認爲這種罪行不會出現。今天既然出現這樣的罪行，應加等處斬。"將李默禁錮於獄中，李默最後死於獄中。這時是嘉靖三十五年二月。

默博雅有才辨，以氣自豪。同考武試，得陸炳爲門生。炳貴盛，力推轂。默由外吏驟顯，有所恃，不附嵩。凡有銓除，與爭可否，氣甚壯。然性褊淺，用愛憎爲軒輊，頗私鄉舊，以恩威自歸，士論亦不甚附之。

李默博學而有辯才，生平意氣豪邁。任武試同考官時，取中陸炳爲門生。陸炳後來位至尊貴，對李默很支持。李默由外官很快位勢顯赫，自有倚仗，因而不肯攀附嚴嵩。凡遇任免之事，與嚴嵩争論去留，氣勢旺盛。但生性褊激，用人以個人好惡，偏愛自己的同鄉故舊，待人以恩惠

默既得罪，繼之者吴鵬、歐陽必進，視嵩父子意，承順惟謹，吏部權盡失。隆慶中，復默官，予祭葬。萬曆中，賜謚文愍。

或威嚴全憑己意。所以輿論不太歡迎他。李默獲罪以後，繼任者吴鵬、歐陽必進，遇事都順從嚴嵩父子的意見，惟恐不够恭謹，吏部的職權從此喪失。隆慶年間，恢復了李默的官職，并賜予祭葬的待遇。萬曆年間，李默又被賜謚文愍。

萬鏜

萬鏜，字仕鳴，進賢人。父福，金華知府。鏜登弘治十八年進士。正德中，由刑部主事屢遷吏部文選郎中。司署火，下獄，贖還職。歷太常、大理少卿。

萬鏜，字仕鳴，進賢人。父親萬福，曾任金華知府。萬鏜考取弘治十八年進士。正德年間，由刑部主事經數次升遷至吏部文選司郎中。文選司官署失火，萬鏜因此入獄，經交付贖金出獄復任原官。歷任太常寺、大理寺少卿。

世宗嗣位，以鏜嘗貽書知縣劉源清，令預防宸濠，賚金幣。尋遷順天府尹，累遷右副都御史。歷兵部侍郎、右都御史，皆南京。彗星見，應詔陳八事。中言："人邪正相懸，而形迹易混。其大較有四。人主所取於下者，曰任怨，曰任事，曰恭順，曰無私。而邪臣之恣强戾、好紛更、巧逢迎、肆攻訐者，其迹似之。人主所惡於下者，曰避事，曰沽名，曰朋黨，曰矯激。而正臣之守成法、恤公議、體群情、規君失者，其迹似之。察之不精，則邪正倒置，而國是亂矣，此不可不慎也。治天下貴實不貴文。今陛下議禮制度考文，至明備矣，而於理財用人安民講武之道，或有缺焉。願輟聲容之繁飾，略太平之美觀，而專從事於實用，斯治天下之道得矣。至大禮大獄得罪諸臣，幽錮已久，乞量加寬録。"帝大怒，斥爲民，令吏部錮勿用。

世宗繼承皇位，因萬鏜曾給進賢知縣劉源清寫信，告誡他要預防宸濠作亂，賞賜他金幣。不久，升任順天府尹，又逐步升至右副都御史。先後任兵部侍郎、右都御史，都在南京。有彗星出現，萬鏜奉皇上之命奏陳八事。奏疏中説："人的奸邪與正直相距懸殊，其表現却容易混淆。其中大概有四點。君主認爲臣下的可取之處，在能任人抱怨，辦事稱職，待人恭順，秉公無私。但奸臣的任性暴戾，喜歡變更，巧於逢迎，肆意攻擊陷害，兩者表現很相像。君主厭惡臣下的地方，在逃避責任，沽名釣譽，結黨營私，及故作清高激烈。而正直的臣子恪守成法，愛惜聲譽，體察民情，規諫君過，兩者的表現也很相像。如果不能精細地分辨，奸邪與忠正就會顛倒，國事便要混亂了。此事决不可不慎重對待。治理天下貴在實際而不在虚文。現在陛下討論禮制徵考文獻，極爲詳明完備，但對於理財用人安撫百姓講習武備的方法，可能還有欠缺。伏願陛下停止聲色的修飾，忽視對太平盛世的滿足，而專門致力於實事，這樣就把握了治理天下的道理。至於因議論大禮一案獲罪的各位大臣，遭禁錮已經很久了，乞求皇上加以寬恕及録用。"皇上大爲震怒，將萬鏜貶爲平民，命令吏部禁錮他不再起用。

家居十年，屢推薦，輒報罷。同年生嚴嵩柄政，援引之。湖廣蜡爾山蠻叛，起鏜副都御史，相機剿撫。鏜納土指揮田應朝策，誘致其酋，督兵破之。條上善後七事，帝咸報可。

萬鏜在家鄉居住了十年，屢次有人推薦他，都未得允准。同年進士嚴嵩執掌朝政後，出面舉薦他。湖廣蜡爾山蠻民叛亂，朝廷起用萬鏜爲副都御史，前往伺機討伐安撫。萬鏜采納了土著指揮田應朝的計策，誘擒蠻兵首領，率軍戰敗叛

召鏜還。未幾，銅平酋龍子賢復叛，御史繆文龍言鏜勦撫皆失。詔下撫按官勘覆，歸罪於參將李經，事乃解。鏜得爲兵部侍郎。遷南京刑、禮二部尚書。召掌刑部。俄代李默爲吏部尚書。

軍。接着奏陳七條善後措施，皇上都加以批准，并召萬鏜還京。不久，銅平的蠻人首領龍子賢再次叛亂，御史繆文龍指責萬鏜當初討伐安撫都有失。皇上詔令撫按官員審核此案，最後歸罪於參將李經，此事纔得以解决。萬鏜隨後得任兵部侍郎。升南京刑、禮二部尚書。召入執掌刑部。不久代替李默就任吏部尚書。

鏜既爲嵩所引，每事委隨，又頗通饋遺。撫治鄖陽都御史闕，鏜以通政使趙文華名上。會給事中朱伯辰劾文華，文華上言："納言之職，例不外推。鏜意在出臣，又嗾所親伯辰論劾，欲去臣。且鏜以侍郎起用，乃朦朧奏二品九年滿，得加太子少保。又以不得一品，面謾腹誹，無大臣禮。"帝怒，遂與伯辰并黜爲民。久之卒。隆慶初，復官，贈太子太保。

萬鏜因爲是嚴嵩所薦用，所以處事都順從嚴嵩，又時常對嚴嵩有饋贈。撫治鄖陽的都御史空缺，萬鏜向皇上推薦了通政使趙文華。恰好給事中朱伯辰彈劾文華，文華上奏説："任通政使的官員，向來不改任外官。萬鏜本意要我出任外職，又唆使與他親近的朱伯辰彈劾我，一心想除去臣下。況且萬鏜原以兵部侍郎起用，上奏時含糊地説任二品官已滿九年，因此得以加官太子少保。又因爲未得官至一品，當面背後謾駡誹謗，毫無大臣禮儀。"皇上發怒，於是將萬鏜和伯辰都削職爲民。過了一段時間後萬鏜去世。隆慶初年，得以恢復官階，追贈太子太保。

周延

周延，字南喬，吉水人。嘉靖二年進士。除潛江知縣，改新會。擢兵科給事中。時議新建伯王守仁罪，將奪其爵。延抗疏爲訟，坐謫太倉州判官。歷南京吏部郎中，出爲廣東參政。撫安南，征黎寇，皆預，有功。三遷廣東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靖海寇林成亂。進兵部右侍郎，提督兩廣軍務。召爲刑部左侍郎。歷南京右都御史，吏、兵二部尚書。

周延，字南喬，吉水人。嘉靖二年進士，任潛江知縣，改任新會知縣。提升兵科給事中。當時朝廷議論新建伯王守仁的罪行，將要奪去他的爵位。周延上疏爲他訴冤，因此獲罪貶爲太倉州判官。歷官南京吏部郎中，出任廣東布政使司參政。周延參預安撫安南，討伐黎族叛賊等事，并立了功。經三次提升出任廣東左布政使。又任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平定沿海賊寇林成的叛亂。晋升兵部右侍郎，提督兩廣地方軍務。召入任刑部左侍郎。歷任南京右都御史，吏、兵二部尚書。

嘉靖三十四年召爲左都御史。帝用給事中徐浦議，令廷臣及督撫各舉邊才。於是故侍郎郭宗皋，都御史曹邦輔、吴嶽，祭酒鄒守益，修撰羅洪先，御史吴悌、方涯，主事唐樞，參政周大禮、曹亨，參議劉志，知府黄華在舉中。御史羅廷唯駁曰："浦疏本言邊才，而今廷臣乃以清修、苦

嘉靖三十四年召任左都御史。皇上采用給事中徐浦的建議，命令朝中大臣和各地督撫官員舉薦邊務人才。於是前任侍郎郭宗皋，都御史曹邦輔、吴嶽，國子監祭酒鄒守益，翰林修撰羅洪先，御史吴悌、方涯，主事唐樞，參政周大禮、曹亨，參議劉志，知府黄華等都獲推薦。御史羅廷唯上疏反對説："徐浦奏疏原來衹是説推薦治理邊務的人才，可現在朝中大臣們却舉薦清高有

節、實學、懿行舉，去初議遠矣。况又有賫緣進者。是假明詔開倖門。”帝納其言，責吏部濫舉，命與都察院更議。延與尚書吴鵬等言所舉皆人望，公無私。帝終不悦，切責延等，而舉者悉報罷。世宗時，海内賢士大夫被斥者衆，及是舉上，稍冀復用，而爲廷唯所阻，自是皆不復召矣。

修養、刻苦有氣節、學問扎實、品行優秀的人，這與原來的意願相差太遠了。何况其中還有乘機鑽營的人。這是假藉皇上的詔令大開僥幸之門。”皇上采納了羅廷唯的意見，責備吏部舉薦過濫，命令吏部與都察院重議。周延與吏部尚書吴鵬等人回奏皇上説獲舉薦的人都負有名望，秉公無私。皇上仍然不高興，嚴厲責備周延等人，而被推薦的人也均未獲用。世宗在位期間，天下賢德的士大夫遭貶斥的很多，這次舉薦，不少人都盼望重獲任用，却被廷唯阻礙，從此不再得召用了。

延顔面寒峭，砥節奉公。權臣用事，政以賄成，延未嘗有染。然居臺端七年，無諫諍名。卒官，贈太子太保，謚簡肅。

周延面容冷峻，砥礪氣節一心奉公。當時佞臣專權，朝政多由行賄而成，周延却從未收受賄賂。但任都御史職務七年，并没有直言進諫的名聲。後在官任上去世，追贈太子太保，謚簡肅。

延卒，歐陽必進代。逾月，遷吏部，乃以潘恩繼之。

周延去世後，歐陽必進接任。過了一個月，必進升吏部尚書，即由潘恩繼任左都御史。

潘恩

恩，字子仁，上海人。嘉靖二年進士。授祁州知州，調繁鈞州。鈞，徽王封國也，宗戚豪悍，恩約束之。擢南京刑部員外郎。遷廣西提學僉事，署按察使事。有大猾匿靖江王所，捕之急，王不得已出之。憾恩，誣以事，按無實得免。累遷山東副使。御史葉經以試録忤旨，并恩下詔獄，謫廣東河源典史。四遷，復爲江西副使，進浙江左參政。按部海鹽，倭猝至，圍城數匝。恩與參將湯克寬、僉事姜廷頤力禦却之。俄遷浙江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偕按臣劾徽王載埨貪虐，遂奪國。伊王典楧驕横，恩一切裁之。河南民素苦藩府，恩制兩悍王，名大著。久之，由刑部尚書改左都御史。

潘恩，字子仁，上海人。嘉靖二年進士，授官祁州知州，調任政務繁重的鈞州知州。鈞州，是徽王的封地，宗室皇親凶横，潘恩能管束他們。提升南京刑部員外郎。又升廣西提學僉事，代理按察使職務。有一名大盗藏匿於靖江王的府邸，潘恩嚴命搜捕，靖江王不得不將大盗交出。靖江王怨恨潘恩，便藉故誣告他，經審查不符事實而獲免。屢經升遷至山東按察副使。御史葉經因進呈考試名録不合皇上旨意，皇上下令將他和潘恩一起關入監獄，潘恩降任廣東河源縣典史。後經四次提升，再任江西按察副使，晋升浙江布政使司左參政。出巡海鹽時，倭寇突然來犯，將縣城層層包圍。潘恩與參將湯克寬、僉事姜廷頤奮力抵抗，打退敵人。不久升任浙江左布政使，又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潘恩同按察使一起，彈劾徽王朱載埨貪婪暴虐，徽王因此被奪去封地。伊王朱典楧驕横不法，潘恩一概予以制裁。河南百姓一向苦於受藩王壓迫，潘恩接連制服兩位凶悍的藩王，名聲大著。過了一段時間，由刑部尚書改任左都御史。

子允端，爲刑部主事。吏部尚書

潘恩的兒子允端，曾任刑部主事。吏部尚書

郭朴，恩門生也，調之禮部。給事中張益劾允端奔競，恩溺愛，朴徇私。帝置朴不問，改允端南京工部，令恩致仕。萬曆初，賜存問。卒年八十七。贈太子少保，謚恭定。

郭朴，原是潘恩的學生，將允端調到禮部任職。給事中張益彈劾允端奔走逐利，潘恩溺愛兒子，郭朴以公徇私。皇上對郭朴不加問罪，改任允端爲南京工部主事，并命令潘恩辭官回家。萬曆初年，皇上賜恩慰問。潘恩去世時八十七歲。追贈太子少保，謚恭定。

賈應春

賈應春，字東陽，真定人。嘉靖二年進士。授南陽知縣，遷和州知州。入爲刑部郎中。歷知潞安、開封二府。遷陝西副使。未赴，河南巡按陳蕙劾其貪濫，謫山東鹽運同知，蕙亦坐貶。久之，由漢陽知府復遷陝西副使，進右參政。寧羌賊起，會兵討平之。遷按察使，左、右布政使，皆在陝西。就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

賈應春，字東陽，真定人。嘉靖二年進士，授官南陽知縣，升和州知州。入朝爲刑部郎中。後又任潞安、開封二府知府。再升陝西按察副使，尚未赴任，河南巡按御史陳蕙彈劾應春嚴重貪污，貶爲山東鹽運同知，陳蕙也因此貶官。過了一段時間，應春由漢陽知府又升任陝西按察副使，晋升布政使司右參政。寧羌地區盜賊起事，應春招集軍隊討平盜賊。升按察使，左、右布政使，都在陝西。就地拜官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

三十二年進兵部右侍郎，總督三邊軍務。俺答諸部歲擾邊，應春言："諸邊間諜不通，每寇入莫測其向，我則無所不備。兵分勢孤，往往失事。夫寇將内犯，必聚衆治器，腊肉飼馬，傳箭祭旗，其形先露。而我民被掠者，間亦臨邊傳報，頗有左驗。使邊臣厚以官賞，令密偵候，視漫然散守者，功相十百。"乃定賞格以請。帝立從之。其秋，寇大入延綏，殺掠五千餘人。應春督諸將邀擊，獲首功二百四十，以捷聞。而巡按御史吉澄極言敗狀。帝竟録應春功，官其一子。

三十二年晋升爲兵部右侍郎，總督三邊軍務。俺答各部落每年侵擾邊境，應春上奏說："各邊境敵情不明，每次敵寇入侵都不知道他們進攻的方向，我軍不得不到處設防。兵力分散勢孤，所以往往誤事。敵寇將要入侵時，必然會集合在一起整理武器，腌肉喂馬，傳遞令箭，祭祀戰旗，暴露他們的行動。而我方遭受搶掠的百姓，有時也到邊境上傳遞情報，消息多被證實。如果守邊大臣對報信人厚加賞賜，命他們嚴密監視敵情，比起分散守衛邊境來，作用要超過百倍。"於是定下獎賞的數額請示皇上。皇上立即聽從了他的建議。這年秋季，敵寇大舉侵入延綏，殺戮搶掠居民五千多人。應春督率各將領截擊，斬獲敵人首級二百四十，向皇上奏捷。雖然巡按御史吉澄竭力報告應春戰敗的情況，皇上仍然給應春記功，并讓他一個兒子也做官。

明年罷宣、大總督蘇祐，以應春代。時秋防將届，代應春者江東未至，令仍舊任。套寇數萬人屯寧夏山後，先遣騎五百餘入掠。總兵官姜應熊守紅井以綴敵，而密遣精兵薄其營，斬首百四十餘級，進應春右都御

次年皇上罷免了宣府、大同總督軍務蘇祐，而命應春前去代理。這時邊境上秋季防備即將來臨，接任應春職務的江東還未到任，即命應春留任。河套的數萬敵寇駐扎在寧夏山後，先派遣五百多騎兵入境搶掠。總兵官姜應熊把守紅井以牽制敵人，另外秘密派遣精鋭部隊進攻敵營，斬獲

史。逾月，寇别部入永昌、西寧，爲守將所破。番人入鎮羌，總兵官王繼祖擊敗之，并賜應春銀幣。久之，寇五千騎犯環慶，爲都督袁正所破，掠莊浪，守將邀斬百二十人，再予應春一子官。在鎮數載，築邊垣萬一千八百餘丈，以花馬池閒田二萬頃給軍屯墾，邊人賴之。

敵人首級一百四十餘，應春得晋升右都御史。過了一個月，另一部落的敵寇侵入永昌、西寧，被當地守軍擊潰。番兵侵入鎮羌，總兵官王繼祖又將他們打敗，和應春同獲賞賜銀幣。過了一段時間，敵寇五千騎兵進犯環慶，被都督袁正擊潰，敵寇又擄掠莊浪，當地守將阻截斬殺一百二十人，皇上因此再賜應春一個兒子爲官。應春鎮守邊境數年，建築邊墻一萬一千八百餘丈，并以花馬池一帶的荒地二萬頃讓軍隊屯墾自給，邊境居民都得到保護。

徵拜南京户部尚書。論邊垣功，進秩一等。旋召爲刑部尚書，改户部。國用不足，應春以爲言。因命徵不及七分者，所司毋遷官。漕政廢弛，運艘多逋負，亦以應春言重其罰。歲餘，致仕去。卒，贈太子太保。

後召任南京户部尚書。朝廷議應春修築邊墻的功勞，晋升官品一級。隨即又召入任刑部尚書，再改任户部尚書。當時國家費用不足，應春爲此向皇上進言。皇上下令凡徵收賦税不到十分之七的官員，主管部門不得提升他們。漕運事務廢弛，運輸船隻多拖欠賦税，也因應春的意見而加重處罰。一年多後，應春辭官離任。去世後，追贈太子太保。

張永明

張永明，字鍾誠，烏程人。嘉靖十四年進士。除蕪湖知縣。獻皇后梓宫南祔，所過繁費不貲。永明堊江岸佛舍爲殿，供器飾箔金，財用大省。

張永明，字鍾誠，烏程人。嘉靖十四年進士，任蕪湖知縣。獻皇后棺椁南運合葬，經過的地方費用繁重。永明用石灰粉刷江邊的寺廟作爲供奉棺椁的場所，供奉的器具僅用箔金装飾，使費用大爲節省。

尋擢南京刑科給事中。寇入大同，山西總督樊繼祖，巡撫史道、陳講等不能禦，永明偕同官論其罪。已，又劾兵部尚書張瓚黷貨誤國，又劾大學士嚴嵩及子世蕃貪污狀。已，又劾兵部尚書戴金爲御史巡鹽時，增餘鹽羨銀，阻壞邊計。疏雖不盡行，中外憚之。

不久提升爲南京刑科給事中。敵寇入侵大同，總督山西軍務樊繼祖及巡撫史道、陳講等人不能抵擋，永明與同僚指控他們的罪行。不久，又彈劾兵部尚書張瓚貪財誤國，并彈劾大學士嚴嵩和他的兒子世蕃的貪污行爲。不久，又彈劾兵部尚書戴金任巡鹽御史時，增加多餘鹽兩的耗銀，破壞邊防大計。所上奏疏雖未全部施行，朝廷内外都畏懼他。

出爲江西參議。累遷雲南副使，山西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伊王典楧恣横，永明發其惡，後竟伏辜。

出任江西布政參議，屢經升遷至雲南按察副使，山西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伊王朱典楧放任不羈，永明揭發他的惡行，伊王後來終於伏法。

四十年遷刑部右侍郎。未上，改吏部，進左。尋拜刑部尚書。居數月，改左都御史。條上飭厲撫按六

嘉靖四十年升任刑部右侍郎。尚未赴任，改任吏部右侍郎，晋升左侍郎。接着又拜官刑部尚書。在任幾個月，改任左都御史。奏陳督察各地

事。御史黄廷聘按浙歸，道湘潭，慢知縣陳安。安發其裝，得所携金銀貨幣。廷聘皇恐謝，乃還之。永明聞，劾罷廷聘。浙江參政劉應箕先爲廷聘論罷，見廷聘敗，摭其陰事自辨。永明惡之，劾應箕，亦斥。

撫按官員的六條措施。御史黄廷聘巡按浙江回京，途經湘潭，輕慢知縣陳安。陳安打開他的行李，發現了他所携帶的金銀錢財。廷聘驚慌地向他請罪，陳安便將財物還給他。永明聽説了此事，彈劾并罷免廷聘。浙江布政司參政劉應箕原先遭黄廷聘檢舉而免官，現在看到廷聘失敗，便搜集廷聘的私事爲自己辯護。永明厭惡他的爲人，彈劾應箕，也將他免官。

故事，京官考滿，自翰林外皆報名都察院，修庭謁禮。後吏部郎恃權，張濂廢報名，陸光祖廢庭謁。永明榜令遵故事，列儀節奏聞，詔諸司遵守。郎中羅良當考滿，先詣永明邸，約免報名庭謁乃過院。永明怒，疏言："此禮行百年，非臣所能損益。良輕薄無狀，當罷。又卿貳大臣考滿，詣吏部與堂官相見訖，即詣四司門揖，司官輒南面答揖，亦非禮，當改正。"良疏辨，奪俸。詔禮部會禮科議之，奏言："永明議是。自今吏部郎其承舊制。九卿翰林官揖四司，當罷。"詔可。

按照慣例，在京的官員任滿考核，除翰林院官員外都到都察院報名，并在都察院行謁見之禮。後來吏部郎官倚仗權勢，張濂廢除了報名，陸光祖廢除了謁見之禮。張永明張榜命令遵守舊制，并制定報名、謁見的禮節上奏皇上，皇上詔令各部嚴格遵守。吏部郎中羅良當任滿考核，先到永明家拜見，請求免去報名和謁見禮再到都察院去。永明很生氣，上疏説："這個禮儀已實行了百年，不是臣下能够隨意增减的。羅良輕薄無禮，應當罷免。又卿貳大臣任滿考核，到吏部與尚書等見面完畢，即往吏部各司作揖行禮，各司官員都站在門口南向作揖回禮，這也不符合禮儀，應當改正。"羅良上疏分辯，被罰扣俸禄。皇上詔令禮部會同禮科評議此事，禮部上奏説："張永明所奏正確。今後吏部郎官應遵守舊制，九卿及翰林官員對吏部各司行禮之事，則應當免去。"皇上下詔允准。

永明素清謹。掌憲在嚴嵩罷後，以整飭綱維爲己任。會給事中魏時亮劾，永明力求去，詔許馳驛歸。明年卒。贈太子少保，謚莊僖。

永明一向清廉謹慎，在嚴嵩罷官以後任都御史，以整頓綱紀爲己任。後因給事中魏時亮彈劾他，永明於是竭力請求辭職，皇上准許他乘坐公家驛車返鄉。第二年去世。追贈太子少保，謚莊僖。

胡松

胡松，字汝茂，滁人。幼嗜學。嘗輯古名臣章奏，慨然有用世志。登嘉靖八年進士，知東平州。設方略捕盗，民賴以安。再遷南京禮部郎中，歷山西提學副使。

胡松，字汝茂，滁縣人。自幼酷愛讀書。曾輯録歷代名臣奏章，立志對國家有所作爲。嘉靖八年考取進士，任東平州知州。在任上采取各種措施捕捉盗賊，百姓因此獲得安寧。經二次提升任南京禮部郎中，後又任山西提學副使。

三十年秋，上邊務十二事，謂：

嘉靖三十年秋季，上疏奏陳有關邊防事務的十二項建議，奏疏中説：

去秋俺答掠興、嵐，即傳箭

去年秋季俺答部擄掠興縣、嵐縣一帶，

徵兵，剋期深入，守臣皆稔聞之。而巡撫史道、總兵官王陞等備禦無素。待其壓境，始以求貢上聞。又陰致賄遺，令勿侵己分地，冀嫁禍他境。今山西之禍，實大同貽之。宜亟置重典，以厲諸鎮。

大同自兵變以來，壯士多逃漠北爲寇用，今宜招使歸。有携畜產器械來者，聽其自有。更給牛種費，優復數年。則我捐金十萬，可得壯士二萬。拊而用之，皆勁旅也。孰與棄之以資强敵哉。

大同最敵衝，爲鎮巡者較諸邊獨難。今宜不拘資格，精擇其人。豐給禄廩，使得收召猛士，畜豢健丁。又久其期，非十年不得代。彼知不可驟遷，必不爲苟且旦夕計，而邊圉自固。又必稍寬文網，非大干憲典，言官毋得輕劾，以壞其成功。

至用間之道，兵家所貴。今寇諜獲於山西者已數十人，他鎮類是。故我之虛實，彼無不知。今宜厚養死士，潛縱遣之。得間則斬其名王、部長及諸用事貴人。否亦可覘强弱虛實，而陰爲備。

又寇貪而好利，我誠不愛金帛。東賂黄、毛三衛以牽其左，西收亦不剌遺種，予善地。以綴其右，使首尾掣曳，自相狼顧，則我可起承其敝，坐收全勝矣。

朝廷立即傳令箭徵調各地軍隊，限期奔赴前綫，各處守衛大臣都熟知此事。但大同巡撫史道、總兵官王陞等準備防禦不力。等到敵人大兵壓境，纔向皇上報告説敵人前來請求進貢。又暗地向敵人送禮行賄，要他們不侵犯自己的防地，企圖嫁禍於其他邊區。如今山西的兵禍，其實是大同防守不力所帶來的。應立即設置嚴厲的律令，以儆戒各鎮守備。

大同自兵亂以來，壯年男子大多逃往漠北被敵人所用，現在應該設法將他們招回。凡是帶着牲畜和器具回來的人，允許他們擁有自己的財產。再發給他們購置耕牛及種子的費用，并免除他們幾年賦税和勞役。這樣我方用去十萬金，便可獲得二萬名壯男。對他們加以安撫使用，他們就都可成爲精鋭的隊伍。這樣豈不勝過將他們棄置以供强敵使用。

大同位於邊防要衝，鎮守巡防比起各邊境來最爲困難。現在應該不拘資歷，仔細地選擇合適的官員。給予豐厚的禄米，讓他得以招收勇猛的武士，豢養矯健的兵丁。還要延長他的任期，十年之内不得替换。守官知道不會很快遷任，必定不會衹圖眼前苟且偷安，邊防自然會得到加强。又必須放寬法網，除非嚴重觸犯了法律，言官不得輕易彈劾邊防官員，以妨礙他完成守邊功業。

至於利用間諜之事，向來爲用兵者所重視。現在山西已抓獲敵人的間諜數十人，在其他地區也是這樣。所以，我方的虛實，敵人無所不知。現應優厚地豢養敢死壯士，將他們暗中派往敵方，伺機刺殺敵人的名王、部落酋長和掌權的貴人。即使不成功也可窺探敵人强弱虛實，以便及時做好防備。

另外敵人貪婪好利，我方如能不愛財物。向東賄賂黄、毛三衛以牽制敵人的左翼，向西收撫亦不剌的後人，給予他好地，以牽制敵人的右翼，使俺答部首尾相牽掣，自顧不暇，而我軍便可乘其疲乏，輕易地獲

取全勝了。

他所條析，咸切邊計。帝嘉其忠懇，進秩左參政。

奏陳中的其他意見所分析的，都切合邊防大計。皇上嘉獎他的忠誠懇切，晉升他爲左參政。

松疏上，當事者已惡其侵官。及遷擢，益忌之。不畀以兵柄，令於三關聽用，欲因以陷之。寇大入，抵太原。給事中馮良知遂劾松建言冒賞，無寸功。紀功科道官張堯年、王珩劾總兵官張達等，并論松虛議無補，遂斥爲民。家居十餘年。屢薦，輒報罷。

胡松上疏時，當權者已恨其侵犯他人職權。看到他提升，更加忌恨他。他們不給胡松兵權，衹命令他在邊關聽候使用，企圖伺機陷害他。不久，敵寇大舉入侵，兵抵太原。給事中馮良知便彈劾胡松衹會上奏邀賞，却未建立些許功勞。紀功科道官張堯年、王珩彈劾總兵官張達等人，同時指責胡松所議於事無補，皇上便將胡松貶斥爲民。胡松居家十多年，多次受到推薦，都未獲允准。

至三十五年，以趙文華言，起陝西參政，分守平涼。復條嚴保甲、均賦稅、置常平、簡伉健數事。三遷江西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所部多盜，松奏設南昌、南豐、萬安三營，遣將討捕，以次削平。進兵部右侍郎，巡撫如故。以會討廣東巨寇張璉及援閩破倭功，兩賜銀幣。

到了三十五年，由於趙文華的推薦，胡松被起用爲陝西參政，分守平涼。又上疏條陳嚴格保甲制度、平均賦稅、設置常平倉以調節糧價、精簡部伍等事。經三次提升後任江西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銜巡撫江西。因所管轄的地區盜賊很多，胡松上奏建議設置南昌、南豐、萬安三處軍營，派遣將領征討捕盜，逐步消滅盜賊。晉升兵部右侍郎，仍巡撫江西地區。因合兵討伐廣東大盜張璉和支援福建攻破倭寇的功勞，兩次受賜銀幣。

居三年，召理部事。進左侍郎，改吏部。遷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代郭朴爲吏部尚書。奏言："撫按舉劾，每舉數十人，虛譽浮詞，往往失實。所劾犯贓，僅擬降調，罷軟貪殘，僅擬改教。賞罰不當，人何所激勸。且巡撫歲終例有册，第屬吏賢否，今皆寢閣，乞申飭其欺玩者。"帝嘉納之。

在任三年，召入協助處理兵部事務，晉升左侍郎，改任吏部。升南京兵部尚書，參與籌劃機密政務。不久代替郭朴任吏部尚書。上奏説："撫按官員舉薦彈劾，每次舉薦幾十個人，虛詞稱譽，往往不合事實。而彈劾犯法納賄的官員，衹打算處以降職調任，對軟弱貪殘的官員，也衹打算處以改任教導。這樣獎懲不當，對人怎麽能産生激勵呢。況且巡撫官員年終時照例要編製表册，記録所屬官員是否賢德，這種制度現在都已廢置，乞請皇上整肅欺上瀆職的官員。"皇上贊許并采納了他的意見。

松潔己好修，富經術，鬱然有聲望。晚主銓柄，以振拔淹滯爲己任。甫七月，病卒。贈太子少保，謚恭肅。

胡松潔身自好，擅長經學，頗負聲望。晚年執掌吏部，以提拔困頓未受用者爲己任。在任僅七個月，便因病去世。追贈太子少保，謚恭肅。

（績溪）胡松

時又有胡松者，字茂卿，績溪

當時另有一位胡松，字茂卿，績溪人。正德

人。正德九年進士。嘉靖時爲御史。桂萼薦王瓊，松論之。忤旨，謫廉州推官。累官工部尚書。伊王欲拓其洛陽府第，計直十萬金，以十二賕嚴嵩，期必得。松據祖制爭，乃止。俺答入寇，仇鸞以邊衆入衛，欲悉召其衆實京師，移武庫仗於營，便給調。松言邊兵外也而内之，武庫仗内也而外之，非所以重肘腋，杜微慎防也，執弗許。尋引疾歸。卒年八十三。居家以孝友稱。

九年進士，嘉靖時任御史。桂萼推薦王瓊，胡松持反對意見，違背了皇上的旨意，降職爲廉州推官。後升遷至工部尚書。伊王想擴建其在洛陽的府邸，估計需用十萬銀兩，即賄賂嚴嵩請撥十二萬兩，指望一定會成功。胡松根據祖宗制度反對，制止了這件事。俺答部入侵騷擾，仇鸞率邊防軍隊入京護衛，還想將他的軍隊全都召來充實京師，并將武庫的兵器搬到軍營裏，以供調撥之便。胡松認爲守衛邊境的軍隊由外入内，供給京師的武器由内而外，這樣做不利於京師防衛，不利於杜絶隱患慎密防守，堅持不准許。不久稱病回鄉。去世時八十三歲。在家鄉以孝謹友愛而被人稱道。

趙炳然

趙炳然，字子晦，劍州人。嘉靖十四年進士。除新喻知縣。徵拜御史。與給事中李文進核宣、大、山西兵餉。劾前後督撫樊繼祖、史道，監司楊鋭，指揮馮世彪等一百七十七人侵冒罪，坐謫有差。條上備邊十二事。歷按雲南、浙江。擢大理寺丞，進少卿。尋改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進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

趙炳然，字子晦，劍州人。嘉靖十四年進士。任新喻知縣。召入任御史。曾與給事中李文進查核宣府、大同、山西等處的兵餉。彈劾先後任該地總督、巡撫的樊繼祖、史道，按察使楊鋭，指揮馮世彪等一百七十七人犯有侵吞挪用公款罪，被劾官員各受降職貶官處分。炳然又上陳有關守備十二條建議。先後任雲南、浙江按察使。提升大理寺丞，晋升少卿，接着改任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又晋升左副都御史，協助管理都察院事務。

浙江、福建總督胡宗憲下獄，詔罷總督毋設。大學士徐階以浙江寇甫平，請設巡撫綏輯，遂進炳然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往任之。浙罹兵燹久，又當宗憲汰侈後，財匱力絀。炳然廉以率下，悉更諸政令不便者，仍奏減軍需之半。民皆尸祝之。

總督浙江、福建軍務胡宗憲被捕入獄，皇上下詔取消該處總督不予再設。大學士徐階因浙江倭寇剛剛平定，請求設置巡撫以安撫地方，皇上便晋升炳然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讓他前往任職。這時浙江遭受兵亂已久，又經胡宗憲奢侈浪費之後，財力匱乏。炳然以廉潔爲下屬作表率，并將難以推行的政令全部修改，還上奏請求減去一半的軍費開支，百姓都立像爲他祈禱。

福建巡撫游震得請浙兵剿賊。詔發義烏精兵一萬，命副總兵戚繼光將以往，仍諭炳然協剿。炳然言："福建所以致亂者，由將吏撫馭無術，民變爲兵，兵變爲盜耳。今又驅浙兵以赴閩急，竊懼浙之復爲閩也。請令一意團練土著，使人各爲用，家自爲

福建巡撫游震得請求徵調浙江軍隊助剿盜賊。皇上詔令調撥義烏籍精鋭部隊一萬人，命副總兵戚繼光統領前往，并指示炳然協助征剿。炳然上疏説："福建所以出現寇亂，是由於將領和地方官安撫駕馭不得法，百姓變爲士兵，士兵變爲盜賊。現在又驅使浙江軍隊奔赴福建救急，臣下擔心浙江又會變成福建。請皇上命令各地加緊

守，急則兵，緩則農，然後聚散兩有所歸。即不得已而召募，亦必先本土後鄰壤，庶無釀禍本。”又條上防海八事，中言：“蘇、松、浙江水師皆統於總兵，駐定海，陸師皆統於副總兵，駐金山衛，并受總督節制。今督府既革，則已判爲二鎮，彼此牽制，不得調發。請畫地分轄，各兼水陸軍務。”俱報可。其年，繼光破賊，瀕海餘寇流入浙江。官軍迎戰於連嶼、陡橋、石坪，斬首百餘級。新倭復犯石坪，將士乘勝殲之。炳然以援剿功，再賜金幣，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

組織訓練當地百姓，使人各爲兵，家各自守，緊急時可打仗，平時可務農，這樣召集遣散都很方便。即使遇到不得已招募兵士，也必須先用本地人後用鄰鄉人，如此纔不至於釀成禍亂。”又奏陳海上防禦的八條措施，其中說：“蘇州、松江及浙江的水軍都由總兵總領，駐扎在定海，步軍都由副總兵統領，駐扎在金山衛，兩軍同受總督指揮調遣。現在總督既然已經革去，水、陸已分爲二部，互相牽制，難以調動。請按地區劃分統轄，使各地區兼管水陸軍務。”所議均獲允准。這一年，戚繼光在福建擊敗賊寇，沿海餘盜流竄至浙江。官軍在連嶼、陡橋、石坪迎戰，殺敵一百餘人。又一股倭寇騷擾石坪，將士們乘勝將其殲滅。炳然因援助征剿有功，再次獲賜金幣，并晉升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

給事中辛自修劾罷戎政都御史李燧，請擇素知兵者代之。乃召炳然爲兵部尚書，協理戎政。逾年，詔兼右都御史，總督宣、大、山西軍務。新平、平遠、保平三堡密邇宣府，舊屬大同。天城相去六十里，孤懸塞外，隔崇山，寇騎時出没。炳然奏添設參將，别爲一營，報可。尋以總兵官馬芳等却敵功，被賚。已，召還部，代楊博爲尚書。考滿，加太子少保。

給事中辛自修彈劾罷免了戎政都御史李燧，請求朝廷選擇熟悉軍事的官員代任。皇上即召炳然任兵部尚書，協助管理軍政。過了一年，詔令炳然兼任右都御史，總督宣府、大同、山西等地軍務。新平、平遠、保平三堡靠近宣府，原來隸屬大同。天城堡相距六十里，孤立於塞外，中間被大山阻隔，敵騎經常在該處出没。炳然奏請添設參將，於天城堡另立一營，獲准。接着因總兵官馬芳等擊退敵兵的功勞，受到賞賜。不久，召回兵部，代楊博任兵部尚書。任滿考核，加官太子少保。

炳然清勤練達，所至有聲績。隆慶初，以病乞休去。卒，贈太子太保，謚恭襄。

炳然爲官勤勉幹練，所到之處都建有功績。隆慶初年，因病乞請退休卸任。去世後，追贈太子太保，謚恭襄。

贊曰：世宗朝，璁、萼、言、嵩相繼用事，六卿之長不得其職。大都波流茅靡，淟涊取容。廖紀以下諸人，其矯矯者與。應奎司邦計，不能節以制度，顧務加賦以病民。豹也碌碌，彌無足觀矣。

贊曰：世宗一朝，張璁、桂萼、夏言、嚴嵩先後當政，六部長官不能行使自己的職權。當時官員大都隨波逐流，曲從討好權貴以求榮。廖紀以下各人，還是其中比較出衆的官員。孫應奎掌管國家財政，不能執行節儉的制度，反而祇顧增加賦税，使百姓受累。聶豹居官碌碌無爲，毫無政績可言。

明史卷二百三

列傳第九十一

鄭岳　劉玉（子）慤　汪元錫 邢寰　寇天叙　唐胄
潘珍（族子）旦 余光　李中 李楷　歐陽鐸
陶諧（孫）大順 大臨　潘塤 呂經　歐陽重　朱裳
陳察　孫懋　王儀（子）緘 王學夔　曾鈞

鄭岳

鄭岳，字汝華，莆田人。弘治六年進士。授户部主事，改刑部主事。董天錫偕錦衣千户張福决囚，福坐天錫上，岳言其非體。且言："糾劾非鎮監職，而董讓行之。太常本禮部屬，而崔志端專之。内外效尤，益無忌憚。"忤旨，繫獄。尚書周經、侍郎許進等救，不聽。贖杖還職。

鄭岳，字汝華，莆田人。弘治六年進士。授官户部主事，改任刑部主事。董天錫与錦衣衛千户張福一起審判犯人，張福坐在董天錫上座，鄭岳指責張福不遵禮儀，并説："檢舉彈劾不屬鎮守太監的職責，而董讓竟這樣做了。太常寺本屬禮部，但崔志端却獨斷行事，朝廷内外如互相仿效，今後將更肆無忌憚。"所言違背了皇上的旨意，被囚禁於監獄。刑部尚書周經、侍郎許進等上疏營救，皇上不肯聽從。後出錢物贖杖責返回原任。

尋進員外郎。許進督師大同，貴近惡其剛方，議代之。罷職總兵官趙泉謀起用，京軍屢出無功。岳言進不可代，泉不可用，京軍不可出。朝論韙之。

不久鄭岳晋升刑部員外郎。許進督率大同軍隊，貴戚近臣恨他爲官剛正，謀議取代他。被罷免官職的總兵官趙泉圖謀起用，京軍屢次出征均未建立功勛。鄭岳奏陳許進不可替代，趙泉不可重用，京軍不可出征。朝中輿論都贊同他的意見。

遷湖廣僉事，歸宗藩侵地於民。施州夷民相仇殺者，有司以叛告。岳擒治其魁，餘悉縱遣。荆、岳饑，勸富民出粟，弛河泊禁。屬縣輸糧遠衛，率二石致一石。岳以其直給衛，而留粟備振，民乃獲濟。

升湖廣按察僉事，將當地藩王侵占的民田歸還給百姓。施州衛的土著互相仇殺，有關部門認爲是叛亂。鄭岳擒獲懲治了土著首領，釋放遣返了其餘的人。荆州府、岳州府發生饑荒，鄭岳勸説富户捐獻粟米，并放寬對河流湖泊的禁令。所屬各縣向邊遠衛所運送糧食，二石祇能送到一石。鄭岳改折糧款付給衛所，而將糧食留作賑災之用，百姓因此得到救濟。

正德初，擢廣西副使。土官岑猛當徙福建，據田州不肯徙。岳許爲奏改近地，猛乃請自效。尋改廣東。遷江西按察使，就遷左布政使。宸濠奪民田億萬計，民立寨自保。宸濠欲兵之，岳持不可。會提學副使李夢陽與巡按御史江萬實相訐，岳承檄按之。夢陽執岳親信吏，言岳子沄受賕，欲因以脅岳。宸濠因助夢陽奏其事，囚掠沄。巡撫任漢顧慮不能决，帝遣大理卿燕忠會給事中黎奭按問。忠等奏勘岳子私有迹，而夢陽挾制撫、按，俱宜斥。岳遂奪官爲民。宸濠敗，中外交薦，起四川布政使。以憂不赴。

正德初年，提升廣西按察副使。土官岑猛應當徙往福建，却占據田州不肯遷徙。鄭岳答應爲他奏請就近遷徙，岑猛因此甘願報效朝廷。不久改任廣東按察副使。升江西按察使，又就地升任左布政使。宸濠强奪民田數以億萬計，當地百姓設立營寨自衛。宸濠準備派軍隊去攻打，鄭岳堅持不贊成。恰逢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與巡按御史江萬實互相揭發，鄭岳奉命調查審理。夢陽捕捉鄭岳的親信屬官，并指責鄭岳的兒子鄭沄受賄，想以此來要脅鄭岳。宸濠爲協助夢陽，向皇上奏陳此事，并囚禁拷打鄭沄。江西巡撫任漢因有顧忌不能决斷此案。皇上即派遣大理寺卿燕忠會同給事中黎奭審理此案。燕忠等人回奏查出鄭岳之子確有受賄的行迹，夢陽則挾制巡撫、按察使等官員，兩人都應當貶斥。於是鄭岳被削官爲民。宸濠敗亡後，朝廷内外交相舉薦鄭岳，鄭岳因此起用爲四川布政使。因居喪未赴任。

世宗初，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甫兩月，召爲大理卿。嘉靖元年冬，上言内臣有犯，宜聽部院問理，毋從中决，不能從。帝數不豫，岳請遵聖祖寡欲勤治之訓，宫寢有制，進御以時，而退朝即御文華，裁决章奏，日暮還宫，以養壽命之源。報聞。出按甘肅亂卒事，總兵官李隆等皆伏罪。還朝，以災異陳刑獄失平八事。

世宗初即位，鄭岳被提升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等地。剛滿兩個月，召入任大理寺卿。嘉靖元年冬季，奏言如太監犯有罪過，應聽由刑部或都察院審理，不能僅由宦官裁决，皇上不肯聽從。皇上幾次生病，鄭岳奏請皇上遵循祖先清心寡欲、勤勉圖治的訓誡，使平時起居有節制，后妃定時陪宿，皇上退朝後即往文華殿，裁决奏章，日暮時纔回内宫，由此保養壽命。奏疏獲准。後出京審理甘肅叛亂士卒一案，總兵官李隆等人都服罪。回朝後，因出現災異，奏陳刑罰不當八事。

尋遷兵部右侍郎。時“大禮”未定。岳言若以兩考爲嫌，第稱孝宗廟號，毋稱伯考，以稍存正統。大學士石珤請從之。帝切責珤，奪岳俸兩月。轉左侍郎。請罷山海關税，弗許。中官崔文欲用其兄子爲副將，岳持不可。寧夏總兵官仲勛行賄京師，御史聶豹以風聞論岳。岳自白，因乞休。歸十五年而卒。

不久鄭岳升任兵部右侍郎。其時有關“大禮”的争議未定。鄭岳認爲如果嫌兩位父皇的稱呼不妥，可衹稱孝宗廟號，不要稱興獻皇考，以便維持正統。大學士石珤請皇上聽從鄭岳的意見。皇上嚴厲譴責石珤，并罰扣鄭岳兩個月的俸禄。鄭岳後轉任兵部左侍郎。請求免除山海關賦税，未獲批准。宦官崔文想任命其兄長的兒子爲副將，鄭岳堅持不同意。寧夏總兵官仲勛到京師賄賂官員，御史聶豹風聞此事，指控鄭岳受賄。鄭岳上奏爲自己辯白，并請求退休。回鄉十五年後去世。

劉玉 劉愨

劉玉，字咸栗，萬安人。祖廣衡，永樂末進士。正統間，以刑部郎中出修浙江荒政，積粟數百萬，督治陂塘爲旱澇備。景泰初，歷左副都御史，鎮守陝西。請遇災傷，毋俟勘報，即除其賦，庶有司不得借覆核陰行科率，從之。還治院事。福建、浙江盜起，命往督兵捕。議創壽寧縣於官臺山，以清盜窟。討平處州賊。已，復巡撫遼東。居官以廉節稱。終刑部尚書。父喬，成化初進士。累官湖廣左布政使。

劉玉，字咸栗，萬安人。祖父劉廣衡，永樂末年曾舉進士。正統年間，任刑部郎中前往浙江治理墾荒事務，積儲糧食數百萬，又督民修治河塘以防旱澇之災。景泰初年，擔任左副都御史，鎮守陝西。奏陳如遭災害，不等核查上報，即先免去受災地區的賦税，使有關部門不得藉復核災情之名私自剋扣，皇上聽從了他的建議。不久，回都察院視事。福建、浙江盜賊起事，皇上命他前往監督軍隊追捕。建議在官臺山設置壽寧縣，以便清除賊巢。接着，討平處州盜賊。不久，又巡撫遼東。廣衡任職以廉節著稱，官至刑部尚書。劉玉的父親劉喬，成化初年舉進士。升遷至湖廣左布政使。

玉登弘治九年進士，授輝縣知縣。發粟振饑，奏蠲虚税，復業者千家。擢御史。初，孫伯堅、金琦、王寧皆以傳奉得官，已，又以指揮胡震爲都指揮，分守通州。玉抗疏言："傳奉不已，繼之内批，累聖德，乞皆罷之。"不納。

劉玉考取弘治九年進士，授官輝縣知縣。在任上發放糧食救濟饑荒，并奏請減免虚税，使上千户百姓恢復生産。升任監察御史。在此之前，孫伯堅、金琦、王寧等都傳達聖旨而獲得官職，不久，皇上又提升指揮胡震爲都指揮，鎮守通州。劉玉上疏反對説："傳達聖旨的太監不斷任官，常由内官批示任免，這樣有妨皇上的聖德，請皇上將太監們盡行免職。"皇上未采納他的意見。

武宗即位甫四月，災異迭見，玉陳修省六事。出按京畿，中官吴忠奉命選后妃，肆貪虐。玉奏。不問。劉健、謝遷罷，玉馳疏言："劉瑾等佞幸小臣，巧戲弄，投陛下一笑。顧讒邪而棄輔臣，此亂危所自起。况今白虹貫日，彗見紫微宫，星摇天王之位。民窮財殫，所在空虚，陛下不改圖，天下將殆。乞置瑾等於理，仍留健、遷輔政。"不報。玉遂引疾歸。後瑾榜玉奸黨，復誣構之。罰輸粟塞下者三，最後逮繫詔獄，削籍放歸。瑾誅，起河南僉事，遷福建副使，皆董學政。正德十五年累擢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江防。宸濠反，攻安慶，玉以舟師赴援。事定，改撫鄖陽。

武宗即位纔四個月，災異不斷發生，劉玉奏請皇上應修身反省六事。劉玉至京師地區巡按，宦官吴忠奉皇上之命選取后妃，恣意貪贓枉法。劉玉上奏揭發，皇上不加過問。劉健、謝遷免官，劉玉急速上奏説："劉瑾等人原是善於奉迎的小人，因慣於戲弄，以博陛下歡心。愛護諂媚的小人而抛棄輔佐大臣，這是禍亂的根源。何况現在出現白虹貫日，彗星見於紫微宫，星宿動摇天王星座的天象。百姓貧窮，財政匱乏，各地府庫空虚，陛下如不改變志向，天下將亡。乞請將劉瑾等人交付審理，留用劉健、謝遷以輔佐朝政。"未獲准。劉玉便稱病回鄉。後劉瑾宣布劉玉爲奸黨，并對他加以誣陷。劉玉三次被罰向邊塞繳納糧食，最後劉瑾矯皇上詔令將他逮捕入獄，并削除官籍放回家。劉瑾處死後，劉玉以河南僉事起用，升任福建按察副使，先後主管學

世宗即位，召爲左僉都御史。論遏亂功，進右副都御史。嘉靖元年改左。歷刑部左、右侍郎。初，偕九卿爭興獻帝不宜稱皇，及帝欲考獻帝，又偕廷臣伏闕哭爭。六年秋坐李福達獄削籍，卒於家。

玉所居僅庇風雨。天文、地理、兵制、刑律皆有論著。隆慶初，贈刑部尚書，謚端毅。

子慤，南京工部右侍郎。歷官亦有聲。

汪元錫　邢寰

汪元錫，字天啓，婺源人。正德六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三遷都給事中。

陝西鎮守中官廖鸞族子鎧，冒功爲錦衣千户，隨鸞於陝。元錫爭之，言鎧父鵬已亂中州，勿使鎧復亂陝右。乞徵還鸞，置鎧父子於理。偏頭關之捷，録功太濫，偕同官言太監張忠、總兵官劉暉等不宜賞。湖廣鎮守太監杜甫請巡歷所部，帝許之，元錫等據祖制力爭。帝幸昌平、宣府、大同，元錫偕同官邢寰累疏諫；復言宣府守將朱振等皆扈從西巡，寇乘虛入塞，何以禦之？已，聞帝將選禁軍親征四海冶部寇，復極陳不可。安遠侯柳文鎮湖廣，奏携參隨七十餘人，元錫乞寢所奏。車駕還京，以應州之捷大賚文武群臣。元錫等言："是役殺邊民無算，六軍多傷。今君臣欣喜交賀，而軍民繫賊庭，南向號哭，臣等何忍受賜？"中旨以納粟都指揮馬昊守備儀真，復遣内官分守潼關、山海關，駕又幸大喜峰口，欲招三衛花

政。正德十五年提升至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長江防守。寧王宸濠謀反，進攻安慶，劉玉率水軍赴江西增援。叛亂平定後，改爲巡撫鄖陽。

世宗即位，召劉玉爲左僉都御史。朝廷評議平叛之功，晋升劉玉右副都御史。嘉靖元年改任左副都御史。先後任刑部左、右侍郎。劉玉起初與九卿曾爭議興獻帝不應稱皇，後來皇上想稱興獻帝爲皇考，劉玉又與衆臣伏在宫外哭泣反對。六年秋季，因受李福達一案牽連被削去官籍，回家後去世。

劉玉家房屋簡陋，衹能勉强遮蔽風雨。對於天文、地理、兵制、刑律等都有論著。隆慶初年，追贈刑部尚書，謚端毅。

劉玉的兒子劉慤，官至南京工部右侍郎。劉慤爲官也很有聲望。

汪元錫，字天啓，婺源人。正德六年進士，授官兵科給事中。經三次提升任都給事中。

陝西鎮守太監廖鸞的同族子弟廖鎧，冒充戰功得官錦衣衛千户，隨從廖鸞到陝西。元錫上疏反對，説廖鎧的父親廖鵬曾危害中州，不能讓廖鎧再擾亂陝西了。請求皇上召回廖鸞，并將廖鎧父子送交司法部門處理。偏頭關之戰獲勝，事後記功過濫，元錫與同僚上奏認爲太監張忠、總兵官劉暉等人不應受賞賜。湖廣鎮守太監杜甫奏請皇上允許他巡視各處守軍，皇上同意他的請求，元錫等人據祖宗制度竭力反對。皇上出巡昌平、宣府、大同，元錫與同僚邢寰屢次上疏勸阻；并説宣府守將朱振等人如都隨從皇上巡視西面邊境，敵寇就會乘防守空虚侵入塞内，那將無法組織抵禦。不久，聽説皇上準備挑選禁軍親自前往討伐四海冶部的敵寇，元錫又極力奏陳此事不可施行。安遠侯柳文鎮守湖廣，奏請准其帶七十餘人作爲隨從赴任。元錫請求皇上不予同意。皇上出巡回到京師，因應州戰役的勝利對文武群臣大加賞賜。元錫等人奏陳："這次戰役敵人殺害了無數邊境百姓，軍隊也傷亡嚴重。今天君臣在此欣喜祝賀，而被俘囚禁於敵營的軍民，此時正

當、把兒孫，元錫等皆抗章諫。

在向南號哭，臣下怎能忍心接受賞賜?”皇上下旨派遣納粟都指揮馬昊備守儀真，又派遣宦官分別鎮守潼關、山海關，皇上又親自前往大喜峰口，想招降花當、把兒孫等三衛人馬，元錫等人都上奏勸阻。

帝欲南幸，舒芬、黄鞏切諫得罪，給事御史遂不敢争。及帝將親征宸濠，元錫復諫沮。宸濠就執，元錫、寰偕六科馳疏請迴鑾。十五年，帝在南京，元錫等復屢申前請，且言：“供億繁費，使牒旁午。奸宄冒官校，少女充離宫。陛下不以宗社爲重，專事逸游，豈能長保天下。”語甚危切。

皇上又想出巡南方，舒芬、黄鞏等因懇切諫阻而獲罪，給事中和御史等官便不敢再反對。當皇上準備親自前往討伐宸濠時，元錫再次進諫阻攔。宸濠被擒後，元錫、刑寰偕同六科給事中火速馳疏請皇上回京。十五年，皇上在南京，元錫等人又多次上疏重申先前的請求，并説：“由於皇上出巡，地方供應費用繁重，來往的信使忙碌於路途。奸賊冒充文武官員，少女充滿行宫。陛下不以國家社稷爲重，專好出游尋樂，怎麽能長久地保有天下?”措辭十分急切。

中旨以内官晁進、楊保分守蘭州、肅州，元錫等言：“二州逼强寇，不可增官守，累居民。”群小不悦，矯旨責之。詔改團營西官廳爲威武團練營，以江彬、許泰等提督之，别擇地爲團營教場。元錫言：“拓地則擾居民，興工則費財力，以朝廷自將之軍而彬等概加提督，則僭名分。”不從。會帝崩，事已。

朝廷命令太監晁進、楊保分别鎮守蘭州、肅州，汪元錫等人上奏説：“蘭、肅二州逼近强敵，不能增設守官，加重當地居民的負擔。”衆宦官不高興，假傳皇上意旨責備元錫等人。皇上下令將團營西官廳改爲威武團練營，并命江彬、許泰等爲提督，另外選地方作團營教場。元錫上奏説：“拓建場地會打擾居民，興土動工則要浪費財力，應由皇上親自統率的軍隊而派江彬等人任提督，則違反了上下的名分。”此議皇上不肯聽從。正好皇上駕崩，此事作罷。

世宗即位，疏言：“都督郤永以附江彬下獄，宜釋而用之。錦衣都指揮郭鰲等十人皆彬黨，宜下獄治。”咸報可。張銳、許泰繫獄，帝忽宥其死。元錫争，不聽。屢遷至太僕卿。嘉靖六年，帝以李福達獄下三法司於理。元錫不能平，有後言，聞於張璁，并下獄奪職。後用薦起故官。歷户部左、右侍郎，致仕，卒。

世宗即位，元錫上疏説：“都督郤永因依附江彬而下獄，應將他釋放并加以任用。錦衣衛都指揮郭鰲等十人都是江彬的死黨，應關入監獄治罪。”所奏都獲得允准。張銳、許泰被囚禁在獄，皇上突然免除了他們的死罪。元錫上疏反對，皇上不肯聽從。元錫後經屢次提升，官至太僕寺卿。嘉靖六年，皇上因李福達案審理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的官員。元錫心中不平，事後有所議論，張璁聽到後，將他也關入監獄并革除官職。後因人推薦以原官起用。先後任户部左、右侍郎，退休後去世。

邢寰，黄梅人。正德三年進士。數言事，有直聲。

邢寰，黄梅人。正德三年考取進士。屢次上奏議事，有正直的名聲。

寇天叙

寇天叙，字子惇，榆次人。由鄉舉入太學。與崔銑、吕柟善。登正德三年進士，除南京大理評事，進寺副。累遷應天府丞。武宗駐南京，從官衛士十餘萬，日費金萬計，近幸求索倍之。尹齊宗道憂懼卒，天叙攝其事，日青衣皂帽坐堂上。江彬使者至，好語之曰："民窮官帑乏，無可結歡，丞専待譴耳。"彬使累至皆然，彬亦止。他權幸有求，則曰："俟若奏即予。"禁軍攫民物，天叙與兵部尚書喬宇選拳勇者與搏戲。禁軍卒受傷，慚且畏，不敢横。其隨事禁制多類此。駕駐九月，南京不大困者，天叙與宇力也。

寇天叙，字子惇，榆次人。由陝西舉人進入國子監學習。與崔銑、吕柟友善。後考取正德三年進士，任南京大理寺評事，晋升爲寺副。漸升至應天府丞。武宗出巡暫駐南京，隨從的官員衛士有十萬餘人，每日花費的金錢數以萬計，皇上身邊的寵臣還要加倍索取費用。應天府尹齊宗道因憂慮恐懼而去世，天叙代理應天府職務，每日身穿青衣頭戴皂帽坐在公堂上。江彬的使者前來，天叙和氣地對他説："百姓窮困，國庫匱乏，我拿不出錢來討好，衹有等待譴責了。"使者來了多次都是如此，江彬衹得作罷。遇到皇上的其他寵臣對他有所求，天叙則回答説："等你們奏明皇上我就照辦。"禁軍奪取百姓財産，天叙與兵部尚書喬宇選拔善拳術的勇士與他們搏鬥。禁軍士卒受傷，又愧又怕，不敢再横行。天叙就是這樣隨事處理，制止禍端的。皇上雖駐留了九個月，南京未遭受更大困擾，全靠天叙和喬宇的力量。

嘉靖三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未行，改鄖陽。甫二月，又改甘肅。回賊犯山丹，督將士擒其長脱脱木兒。西域貢獅子、犀牛、西狗，天叙請却之，不聽。

嘉靖三年任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尚未啓程，改任巡撫鄖陽。到鄖陽剛兩個月，又改任巡撫甘肅。回族盗賊侵犯山丹，天叙督率將士擒獲他們的首領脱脱木兒。西域來進貢獅子、犀牛和西狗，天叙奏請拒絶，皇上不聽從。

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寇入固原，擊敗之，斬首百餘。又討平大盗王居等，累賜銀幣。織造太監至，有司議奏罷之。天叙曰："甫至遽請罷，即不罷，焰且益張。"會歲祲，乃請蠲租税，發粟振饑民；因言織造非儉歲所宜設，帝立召還。歷兵部右侍郎，卒。家貧，喪事不具。天叙在太學時，嘗聞父疾，馳六晝夜抵家，父疾亦瘳。

晋升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賊寇入侵固原，天叙將他們擊敗，殺死一百多名賊寇。又討平大盗王居等賊，因此屢次受賜銀幣。織造太監到陝西，有關部門合議上奏免除此職。天叙説："此人剛到就奏請將其罷免，如不能馬上罷免，他的氣焰就會更囂張。"恰巧這一年年景不好，天叙於是奏請免除租税，發放官糧救濟飢民；并附奏織造官員不宜在荒年設置，皇上就將織造太監召還京師。最後在兵部右侍郎任上去世。因家境貧寒，喪事都不能完備。天叙在國子監的時候，曾因聽聞父親生病，奔馳六晝夜趕回家鄉，抵家時父親病也痊愈了。

唐胄

唐胄，字平侯，瓊山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户部主事。以憂歸。劉

唐胄，字平侯，瓊山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官户部主事。因服喪回鄉。劉瑾指斥各位服喪

瑾斥諸服除久不赴官者，坐奪職。瑾誅，召用，以母老不出。

期滿仍不回任的官員，唐冑也被奪去官職。劉瑾被處死後，朝廷召用唐冑，他以母親年老爲由不出仕。

嘉靖初，起故官。疏諫内官織造，請爲宋死節臣趙與珞追謚立祠。進員外郎，遷廣西提學僉事。令土官及瑶、蠻悉遣子入學。擢金騰副使。土酋莽信虐，計擒之。木邦、孟養構兵，冑遣使宣諭，木邦遂獻地。屢遷廣西左布政使。官軍討古田賊，久無功，冑遣使撫之，其魁曰："是前唐使君令吾子入學者。"即解甲。

嘉靖初年，唐冑以原官起用。上疏規勸皇上免除織造之職，并請求爲宋朝守節而死的大臣趙與珞追加謚號，立祠祭祀。晋升員外郎，又升廣西提學僉事。唐冑命令當地土司和瑶、蠻都送子弟入學校。提升爲金騰副使。當地土著首領莽信暴虐，唐冑設計將他擒獲。木邦、孟養兩處相互交戰，唐冑派遣使者前往宣布朝廷旨意，木邦使獻出爭地。經屢次提升至廣西左布政使。朝廷派兵征討古田的盜賊，很久未獲戰績。唐冑派遣使者前往安撫，賊首説："這是原先命令我們子弟入學的那位唐使君。"於是都放下了武器。

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移山東。遷南京户部右侍郎。十五年改北部，進左侍郎。

後提升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等地，改山東巡撫。又升任南京户部右侍郎。嘉靖十五年，改任北京户部右侍郎，晋升左侍郎。

帝以安南久不貢，將致討，郭勛復贊之。詔遣錦衣官問狀，中外嚴兵待發。冑上疏諫曰：

皇上因安南很久未進貢，要派兵前往討伐，郭勛又贊同此舉。皇上令錦衣衛官員先往安南詢問情況，中央和地方都整兵待發，唐冑上疏勸阻説：

> 今日之事，若欲其修貢而已，兵不必用，官亦無容遣。若欲討之，則有不可者七，請一一陳之。
>
> 今日之事，如果衹是要安南進貢，則不必動用軍隊，也不需派官員前去。如果想討伐安南，則有七條不可實行的理由，請允許我逐條陳述。
>
> 古帝王不以中國之治治蠻夷，故安南不征，著在《祖訓》。一也。
>
> 自古帝王不用治理中國的辦法去治理蠻夷，所以安南不需征伐，已著録在《祖訓》中。這是第一條。
>
> 太宗既滅黎季犛，求陳氏後不得，始郡縣之。後兵連不解，仁廟每以爲恨。章皇帝成先志，棄而不守，今日當率循。二也。
>
> 太宗當年消滅安南黎季犛，想尋找原安南王陳氏的後代而不得，纔將安南改爲郡縣。後來兵亂累年不能平息，仁宗每爲此感到遺憾。章皇帝實現先帝遺志，放棄安南不加守衛，今天應當沿循舊例。這是第二條。
>
> 外夷分争，中國之福。安南自五代至元，更曲、劉、紹、吴、丁、黎、李、陳八姓，迭興迭廢，而嶺南外警遂稀。今紛争，正不當問，奈何殃赤子以威
>
> 外國蠻夷紛争，是中國的福分。安南從五代到元朝，國王更替了曲、劉、紹、吴、丁、黎、李、陳八姓，政權隨興隨廢，南方邊境的警報由此稀少。現在又起紛争，正應當不去過問，怎麽能爲征服醜類而讓百姓受

小醜，割心腹以補四肢，無益有害。三也。

苦，剜割心腹去填補四肢呢？這樣没有好處祇有壞處。這是第三條。

若謂中國近境，宜乘亂取之。臣考馬援南征，深歷浪泊，士卒死亡幾半，所立銅柱爲漢極界，乃近在今思明府耳。先朝雖嘗平之，然屢服屢叛，中國士馬物故者以數十萬計，竭二十餘年之財力，僅得數十郡縣之虚名而止。况又有征之不克，如宋太宗、神宗，元憲宗、世祖朝故事乎？此可爲殷鑒。四也。

有人説安南靠近中國邊境，應當乘其内亂攻取。據臣下考證，漢代的馬援征討南方，深入浪泊地方，士兵死亡將近半數，所樹立的銅柱稱爲漢朝疆域的最南端，其實也祇在現在的思明府附近。先朝的君王雖曾討平安南，却屢服屢叛，中國死去了數十萬的兵士和馬匹，耗費了二十多年的財力，僅僅以獲得幾十個虚設的郡縣而結束。何况還有攻而不克，如宋太宗、宋神宗，元憲宗、元世祖各朝的先例呢？這些都可作爲鑒戒。這是第四條。

外邦入貢，乃彼之利。一則奉正朔以威其鄰，一則通貿易以足其國。故今雖兵亂，尚累累奉表箋、具方物，款關求入，守臣以姓名不符却之。是彼欲貢不得，非抗不貢也。以此責之，詞不順。五也。

外國進貢，是爲了他本國的利益。一可以事奉我朝而向其鄰國示威，二可以溝通貿易使本國富足。因此現在安南雖然戰亂，仍屢屢進獻表奏，置備土産，叩關請求入貢。守關之臣因來使姓名不符而加以拒絶。這是他們想進貢而不成，并非拒不進貢。因而責備他們，理由不充足。這是第五條。

興師則需餉。今四川有采木之役，貴州有凱口之師，而兩廣積儲數十萬，率耗於田州岑猛之役。又大工頻興，所在軍儲悉輸將作，興師數十萬，何以給之。六也。

徵集軍隊需要籌餉。現在四川爲采集木料動用了大批人力，貴州凱口又正在用兵，而兩廣積蓄儲備的數十萬銀兩，大都消耗於攻打田州岑猛的戰事。又連年大興工程，各地軍隊儲備都用於土木營建。要徵集數十萬軍隊，用什麽來供給？這是第六條。

然臣所憂，又不止此。唐之衰也，自明皇南詔之役始。宋之衰也，自神宗伐遼之役始。今北寇日强，據我河套。邊卒屢叛，毁我藩籬。北顧方殷，更啓南征之議，脱有不測，誰任其咎。七也。

但臣下所擔憂的，尚不止這些。唐朝的衰微，自唐明皇時對南詔用兵開始。宋朝衰微，自神宗討伐遼國的戰争開始。現在北方的賊寇日益强盛，已占據了我方河套地區。守邊的士卒多有反叛，毁壞了北方的邊防。北方的防守正十分迫切，又提出征伐南方的計劃，如有失敗，誰能承擔罪責？這是第七條。

錦衣武人，暗於大體。倘稍枉是非之實，致彼不服，反足損威。即令按問得情，伐之不可，不伐不可，進退無據，何以爲謀。且今嚴兵待發之詔初下，而

錦衣衛的武夫，不熟悉朝廷大政。倘若處理外交不合事實，使得對方不服，反而有損國威。即使派人前往安南將當地情况瞭解明白，討伐既辦不到，不討伐又不行，進退兩難，將如何處置？况且現在皇上整兵待發

征求騷擾之害已形，是憂不在外夷，而在邦域中矣。請停遣勘官，罷一切征調，天下幸甚。

的命令剛下達，而各地已出現徵求騷擾的危害，這真是憂患不在外夷，而在國家疆域之内啊。祈請皇上停止派遣官員前往安南調查，免去一切征伐調度，則天下百姓爲之慶幸。

章下兵部，請從其議。得旨，待勘官還更議。明年四月，帝决討征討。侍郎潘珍、兩廣總督潘旦、巡按御史余光相繼諫，皆不納。後遣毛伯温往，卒撫降之。

奏章送交兵部討論，兵部奏請皇上聽從唐胄的建議。皇上傳旨，等調查官員回京後再重新定議。第二年四月，皇上决意征討安南。兵部侍郎潘珍、總督兩廣軍務潘旦、巡按御史余光相繼勸阻，皇上都未聽從。後來派遣毛伯温前往，終於安撫招降了安南。

郭勛爲祖英請配享，胄疏争。帝欲祀獻皇帝明堂，配上帝，胄力言不可。帝大怒，下詔獄拷掠，削籍歸。遇赦復冠帶，卒。隆慶初，贈右都御史。

郭勛請求讓他的祖父郭英入功臣廟受祭，唐胄上疏反對。皇上意欲在明堂祭祀上帝時附祭興獻皇帝，唐胄竭力進言不可行。皇上爲此震怒，下令將唐胄投入監獄拷打，唐胄被革去官籍還鄉。後遇赦恢復官職，不久即去世。隆慶初年，追贈右都御史。

胄耿介孝友，好學多著述，立朝有執持，爲嶺南人士之冠。

唐胄正直孝友，好學而著述豐富，在朝執政有原則，是來自嶺南的最優秀人士。

潘珍　潘旦　余光

潘珍，字玉卿，婺源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正德中，歷官山東僉事，分巡兗州。賊劉七等猝至，有備不敢攻，引去，掠曲阜。珍奏徙縣治而城之。遷福建副使，湖廣左布政使。

潘珍，字玉卿，婺源人。弘治十五年考取進士。正德年間，曾任山東按察僉事，分道出巡兗州。大盜劉七等人突然來犯，因兗州有備不敢進攻，賊衆退去，擄掠曲阜。潘珍奏陳遷移曲阜縣城并修築城墻。升福建按察副使，湖廣左布政使。

嘉靖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累遷兵部左侍郎。時議諫討安南，珍上疏諫曰："陳暠、莫登庸皆弑逆之賊，黎寧與其父譓不請封入貢亦二十年，揆以大義，皆所當討，何獨徇寧請爲左右。且其地不足郡縣置，叛服無與中國。今北敵日蕃，聯帳萬里，烽警屢聞，顧釋門庭防，遠事瘴蠻，非計之得。宜遣大臣有文武才者，聲言進討。檄數登庸罪，赦其脅從，且令黎寧合剿。賊父子不擒則降，何必勞師。"帝責珍撓成命，褫職歸。尋以恩詔復官，致仕。珍廉直

嘉靖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後升遷至兵部左侍郎。當時朝中議論勸阻皇上討伐安南，潘珍上疏進諫説："安南陳暠、莫登庸都是弑君叛亂的賊人，黎寧及其父黎譓不向我國請求封號及進貢已有二十年，以大義來衡量，本來都應當加以討伐，哪裏僅僅是因爲黎寧的請求呢。但是安南地方不足以置郡縣，他們的反叛或臣服和中國關係不大。現在北方的敵人日見强盛，帳幕相連萬里，報警的烽火頻有傳聞，如放棄在門庭的防守，而去遠征瘴蠻之地，實在不是合適的計劃。應派遣具有文武才幹的大臣，前去宣布將要討伐的意圖。傳檄揭露莫登庸的罪行，赦免受他脅迫的部下，并命令黎寧合力圍剿。那樣反賊父

有行誼，中外十餘薦，皆報寢。卒，贈右都御史。

子不用擒拿即來投降，何必動用軍隊遠征。"皇上責備潘珍阻撓成命，潘珍被革去官職回鄉。不久，因皇上的恩命得復原官，隨即退休。潘珍廉潔正直而有品行，朝廷内外曾十多次推薦他，都未獲准。去世後，追贈右都御史。

潘旦　余光

珍族子旦，字希周。弘治十八年進士。知漳州邵武。三遷浙江左布政使。斥羨金不取。嘉靖八年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數平巨寇。累遷刑部右侍郎。

十五年冬，以兵部左侍郎提督兩廣軍務。詔起復毛伯溫討安南。旦行過其里，語之曰："安南非門庭寇。公宜以終喪辭。往來之間，少緩師期。俟其聞命求款，因撫之，可百全也。"旦抵廣，適安南使至，馳疏言："莫登庸之篡黎氏，猶黎氏之篡陳氏也。朝廷將興問罪師，登庸即有求貢之使，何嘗不畏天威？乞容臣等觀變，待彼國自定。若登庸奉表獻琛，於中國體足矣，豈必窮兵萬里哉。"

潘珍族中的侄子潘旦，字希周。弘治十八年進士。任漳州邵武縣知縣。經三次提升至浙江左布政使。曾斥退多餘的公款而不取分文。嘉靖八年獲升右副都御史，巡撫鄖陽。在任上屢次討平大盜。提升至刑部右侍郎。

十五年冬季，以兵部左侍郎提督兩廣軍務。皇上下詔削奪毛伯溫喪父的悲痛之情，起復原官征討安南。潘旦赴任途中經過伯溫家鄉，對伯溫說："安南并非近敵，公當以繼續服喪爲由推辭皇上的任命。乘往返之間，略微延緩發兵的日期，等到安南聽到皇上征討的命令而求和，便趁機安撫他們，這樣事情就可妥善解决。"潘旦到達廣東，恰巧安南使者前來，急忙上疏説："莫登庸篡奪黎氏王位，正如黎氏當初篡奪陳氏的王位。朝廷將興師問罪，登庸立即派來使者請求進貢，他們怎麽能不畏懼天子的威嚴？乞請皇上允許臣下等静觀其變，等待安南國自己安定下來。如果登庸來進表獻寶，這足以保持中國的尊嚴了，何必一定要用兵於萬里之外啊。"

章下禮、兵二部。族父珍適以言得罪，尚書嚴嵩、張瓚絀旦議不用。會伯溫入都，見旦疏不悦。言總督任重，宜擇知兵者。遂改旦南京兵部，以張經代之。未行，引疾乞休，語侵伯溫。帝怒，勒致仕。將還，吏白例支庫金爲道里費。旦笑曰："吾不以妄取爲例。"卒，贈工部尚書。

奏章送交禮、兵二部。潘旦的族父潘珍正因進言獲罪，尚書嚴嵩、張瓚駁退潘旦的奏議不加采用。這時毛伯溫來到京師，看到潘旦的奏疏很不高興。伯溫上奏説，總督的責任重大，應當選擇通曉兵法的人擔當。皇上於是改任潘旦爲南京兵部侍郎，命張經代替他原來的職務。潘旦未赴任，便稱病請求退休，言辭又觸犯了伯溫。皇上發怒，勒令他辭官。潘旦將要回鄉時，屬官説他可依照常例支取公款作旅途費用。潘旦笑着回答説："我不願以隨便索取公款爲例。"潘旦去世後，追贈工部尚書。

旦上書半歲，廣東巡按御史余光亦言："黎氏魚肉國君，在陳氏爲賊子；抗拒中國，在我朝爲亂魁。今失

潘旦上疏半年後，廣東巡按御史余光也上奏説："黎氏迫害國君，對於陳氏來説是反賊；抗拒中國，對於朝廷來説是禍首。今日失去國家，

國，或天假手登庸以報之也。自宋以來，丁移於李，李奪於陳，陳篡於黎，今黎又轉於莫。欲興黎氏，勢必不能。臣已遣官責其修貢。道里懸遠，往復陳請，必失事機。乞令臣便宜從事。”帝以光疏中引五季、六朝事，下之兵部。咎光輕率，奪其俸。無何，光進鄉試録。禮部尚書嚴嵩摘其誤，奏之，被逮削籍。光，江寧人。

或許正是上天藉莫登庸之手對他施加報應。自從宋朝以來，安南國的王位由丁氏移到李氏，李氏王位又被陳氏奪去，陳氏王位被黎氏篡奪，黎氏王位又轉入莫氏手中。現在想要振興黎氏，形勢已不可能。臣下已派遣官員前去責成安南進貢。廣東離京師路途遥遠，往返奏請，必然會貽誤時機，乞請准許臣下見機行事。”皇上因余光疏中援引五代、六朝的史事，將奏疏送交兵部。兵部指責余光議論輕率，罰扣他的俸禄。不久，余光進呈鄉試録取的舉人名單。禮部尚書嚴嵩摘取其中的錯誤，奏告皇上，余光因此被逮捕并被削去官籍。余光，江寧人氏。

李中

李中，字子庸，吉水人，正德九年進士。楊一清爲吏部，數召中應言官試，不赴。

及授工部主事，武宗自稱大慶法王，建寺西華門内，用番僧住持，廷臣莫敢言。中拜官三月即抗疏曰：“曩逆瑾竊權，勢焰薰灼。陛下既悟，誅之無赦，聖武可謂卓絶矣。今大權未收，儲位未建，義子未革，紀綱日弛，風俗日壞，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士氣日靡，言路日閉，名器日輕，賄賂日行，禮樂日廢，刑罰日濫，民財日殫，軍政日弊。瑾既誅矣，而善治一無可舉者，由陛下惑異端故也。夫禁掖嚴邃，豈異教所得雜居。今乃建寺西華門内，延止番僧，日與聚處。異言日沃，忠言日遠，用舍顛倒，舉錯乖方。政務廢弛，職此之故。伏望陛下翻然悔悟，毁佛寺，出番僧，妙選儒臣，朝夕勸講，攬大權以絶天下之奸，建儲位以立天下之本，革義子以正天下之名，則所謂振紀綱、勵風俗、進君子、退小人諸事，可次第舉矣。”帝怒。罪將不測，以大臣救得免。逾日，中旨謫廣東通衢驛丞。王守仁撫贛州，檄中參其

李中，字子庸，吉水人。正德九年考取進士。楊一清任吏部尚書，屢次召李中參加選拔諫議官的考試，李中不去參加。

李中任工部主事時，武宗自稱大慶法王，在西華門内建立寺廟，并用西番僧人任寺廟住持，朝中大臣無人敢反對。李中到任三個月即上疏反對説：“以前逆賊劉瑾竊取權柄，勢焰囂張。陛下及時覺察，將他處死而不予赦免，皇上的聖明英武堪稱卓絶。現在大權尚未收回，太子尚未確立，義子尚未革去，朝綱日益鬆弛，風俗日趨敗壞，小人隨時得進身，正人君子隨時遭貶退，士大夫的風氣日見委靡，臣子進諫的言路日見閉塞，皇家權威日益削弱，賄賂日益盛行，禮樂日益廢弛，刑罰日益濫施，人民財産日益耗盡，軍政事務日生弊端。劉瑾雖已處死，但至今仍未出現善政，這是由於陛下受異端邪説迷惑的緣故。皇宫是森嚴邃密的所在，怎能允許異教雜居其内。現在皇上却在西華門内修建寺廟，延請西番僧人住在裏面，每日與他們相處。異端邪説日益滋長，忠正之言日益疏遠，取捨顛倒，措施失當，朝政廢弛，正是由於這些緣故。臣下祈望陛下幡然悔悟，毁去佛寺，驅逐番僧，認真選擇儒臣，朝夕對陛下勸講儒學旨義，總攬大權以杜絶天下奸臣，確定太子以建國家根本，革去義子以正天下名分，這樣的話，重振紀綱、改變風俗，引進君子，斥退小人等事，便可依次施行了。”

軍事。預平宸濠。

世宗踐阼，復故官。未任，擢廣東僉事。再遷廣西提學副使，以身爲教。擇諸生高等聚五經書院，五日一登堂講難。三遷廣東右布政使。忤總督及巡撫御史，坐以不稱職，當罷。霍韜署吏部事，稱中素廉節有才望，當留。會政府有不悦者，降四川右參政。

十八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歲歉，令民捕蝗者倍予穀，蝗絶而饑者濟。擒劇盜關繼光，鄰境攘其功，中不與辯。進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御史金燦按四川時，嘗薦中。中不謝，燦憾之，至是摭他事誣劾。方議調用而中卒。光宗時，追謚莊介。

中守官廉。自廣西歸，欲飯客，貸米鄰家。米至，又乏薪，將以浴器爨。會日已暮，竟不及飯而别。少學於同里楊珠，既而擴充之，沉潛邃密，學者稱谷平先生。門人羅洪先、王龜年、周子恭皆能傳其學。中族人楷，又傳洪先之學。

李楷

楷，字邦正。由舉人授湯溪知縣。母艱服闋，補青田。時倭躪東南，楷積穀資守禦。青田故無城。倭至，楷禦於沙埠，倭不得渡，乃以間築城。倭又至，登陴守，日殺賊數人，倭遁去。改知昌樂，亦以治行聞。

皇上見疏發怒，李中將遭重責，因大臣們救助方纔獲免。過了一天，皇上降旨將李中貶任廣東通衢驛丞。王守仁巡撫贛州，傳令李中參贊軍務。李中後參預平定宸濠叛亂。

世宗繼承皇位，李中得以恢復原官職。尚未回京上任，升任廣東按察僉事。又提升爲廣西提學副使，在任以身作則示教。挑選優等生員會集於五經書院，每隔五天到書院與學生講論經義。三次被提升爲廣東右布政使。因觸犯了總督和巡撫御史，被指控爲不稱職，應當罷免。這時霍韜代理吏部尚書職務，認爲李中爲官一向廉潔有才幹，應當留任。但朝中也有人不喜歡李中，將他降爲四川右參政。

十八年提升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這年山東遇災歉收，李中下令給捕捉蝗蟲的百姓以加倍的糧食，這樣既消滅了蝗蟲飢民也得到救濟。又擒獲大盜關繼光，鄰境的官員竊奪他的功勞，李中也不與他爭辯。晋升副都御史，總督南京儲糧事務。御史金燦巡按四川時，曾推薦過李中。李中没有感謝他，金燦因此心生怨恨，這時便以他事誣陷彈劾李中。朝廷正商議將他調任而李中去世。光宗朝，追謚莊介。

李中爲官廉正。從廣西歸來後，一次想留客人吃飯，衹得到鄰居家去借米。米借來了，却又没有柴薪，準備用洗澡盆來生火。這時天已黄昏，客人等不及吃飯便告别離去。李中少年時跟從同鄉楊珠讀書，後來擴充自己的學識，治學深邃精密，學生稱他爲谷平先生。他門下的學生羅洪先、王龜年、周子恭等都能繼承他的學問。李中的同族人李楷，後又繼承了羅洪先的學説。

李楷，字邦正。考取舉人後授官湯溪知縣。母親去世後服喪期滿，任青田知縣。當時倭寇蹂躪東南地區，李楷積聚糧食以備防守。青田原來没有城墻，倭寇來犯，李楷在沙埠組織抵抗，使倭寇無法渡河，并抓緊修建城墻。倭寇再次來犯，李楷登上城墻指揮守衛，每日殺死許多敵人，倭寇於是退去。後改任昌樂知縣，也以治理有方而聞名。

歐陽鐸

歐陽鐸，字崇道，泰和人。正德三年進士。授行人。上書極論時政，不報。使蜀府，王厚遺之，不受。歷工部郎中，改南兵部。出爲延平知府。毁淫祠數十百所，以其材葺學宫。司禮太監蕭敬家奴殺人，置之法。調福州，議均徭曰："郡多士大夫，其士大夫又多田産。民有産者無幾耳，而徭則盡責之民。請分民半役。"士大夫率不便。巡按御史汪珊力持之，議乃行。

歐陽鐸，字崇道，泰和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官行人。上書極力議論時政，未獲答覆。出使蜀王府，蜀王饋送厚禮，歐陽鐸不肯接受。歷任工部郎中，改任南京兵部郎中。後出任延平知府。在任上毁除當地祭祀邪神的祠廟數百座，并利用其材料修葺學校。司禮太監蕭敬的家奴殺了人，歐陽鐸依法加以處置。調任福州知府，奏議平均徭役，説："本地士大夫很多，這些士大夫家又多有田産，普通百姓則很少有田産，可是徭役却都要百姓負擔。乞請由士大夫分擔一半的徭役。"士大夫都不滿意。巡按御史汪珊竭力支持，使建議得以實行。

嘉靖三年擢廣東提學副使。累遷南京光禄卿，歷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十府。蘇、松田不甚相懸。下者畝五升，上者至二十倍。鐸令賦最重者减耗米，派輕齎；最輕者徵本色，增耗米。陰輕重之，賦乃均。諸推收田，從圩不從户，詭寄無所容。州縣荒田四千四百餘頃，歲勒民償賦。鐸以所清漏賦及他奇羡補之。議徭役及裁郵置費凡數十百條，民皆稱便。遷南京兵部侍郎，進吏部右侍郎。九廟災，自陳去。

嘉靖三年提升爲廣東提學副使。屢經升遷官至南京光禄卿，曾經擔任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十府。蘇州、松江兩府的田地好壞相差不太懸殊。但差田每畝徵税五升，好田徵税却要高至二十倍。歐陽鐸下令對賦税最重的農户减除損耗米，攤派輕量的運輸；而對賦税最輕的農户則徵收實物，并增收損耗米。這樣暗中增减，賦税便得以平均。而對於各種民間買賣時報請官府辦理産權與賦税過户手續的田地，則根據圩田而不照户口，這樣寄在他人名下的私田便無從隱瞞。州縣内的四千四百餘頃荒田，公家每年都勒令百姓交納賦税。歐陽鐸便用清理所得的偷漏税賦和其他積餘公款作補償。歐陽鐸所建議的平均徭役和裁减驛郵費用等上百條意見，百姓都稱贊很便利。升南京兵部侍郎，又晋升吏部右侍郎。宗廟火災，歐陽鐸上疏自陳有罪，辭去官職。

鐸有文學，内行修潔。仕雖通顯，家具蕭然。卒，贈工部尚書，謚恭簡。

歐陽鐸學問淵博，操守高潔，官位雖然顯赫，而家中空無所有。去世後，追贈工部尚書，謚恭簡。

陶諧　陶大順　陶大臨

陶諧，字世和，會稽人。弘治八年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請命儒臣日講《大學衍義》，孝宗嘉納之。

陶諧，字世和，會稽人。弘治八年鄉試考取第一名。次年成爲進士，選授翰林院庶吉士，授官工科給事中。奏請皇上命儒臣每日進講《大學衍義》，孝宗嘉許并采納他的建議。

正德改元，劉瑾等亂政。諧請以瑾等誤國罪告先帝，罪之勿赦。瑾摘

正德初年，太監劉瑾等人擾亂朝政。陶諧奏請以誤國罪告劉瑾等於先帝靈前，對他們定罪并

其訛字令對狀，伏罪乃宥之。帝命中官崔杲等往江南、浙江織造，杲等復乞長蘆鹽引。諧再疏争，皆不聽。諧當出理邊儲，以工科掌印無人，請俟行日遣官代署。瑾遂中諧，下詔獄廷杖，斥爲民。旋榜爲奸黨。又誣以巡視十庫時缺布不奏，復械至闕下杖之，謫戍肅州。瑾誅，釋還鄉，其黨猶用事，竟不獲召。

不予赦免。劉瑾摘取奏章中的錯字命令他認罪招供，陶諧服罪後方得寬恕。皇上命令宦官崔杲等人前往江南、浙江視察織造，王杲等人又請賞運銷長蘆官鹽的憑照。陶諧兩次上疏反對，皇上都不聽從。陶諧奉命外出清理邊境儲備，因工科無人掌印，奏請出發後派遣官員代理職務。劉瑾遂藉機中傷，矯皇上令將陶諧投入監獄，并處以廷杖，將陶諧貶斥爲平民。接着張榜宣布陶諧爲奸黨。又誣告他在巡視各倉庫時發現布匹缺少而不上奏，再次將陶諧戴上刑具拖至宫門外杖責，并將他貶往肅州戍守。劉瑾被處死後，陶諧獲釋回鄉，因劉瑾的黨羽仍然當權用事，竟未獲召用。

嘉靖元年復官。未至，除江西僉事，轉河南管河副使。命沿河植柳，傍藝葭葦，有事采以爲埽。總理都御史請推行之諸道，歲省費巨萬。遷參政，歷左、右布政使，皆在河南。

嘉靖元年恢復原官。尚未到任，被任爲江西僉事，轉任河南管河副使。陶諧命令百姓沿河栽種楊柳，旁邊再種植蘆葦，有水災時用作防洪材料。總理都御史奏請在各道推行這項做法，每年省下數萬運輸蘆葦的費用。提升爲參政，歷任左、右布政使，其任都在河南。

久之，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軍務。疏言："守令遷太驟，宜以六年爲期。言官忤旨，當優容。養病官才力堪任者，毋終棄。"時南京御史馬敭等劾王瓊被逮，而新例養病久者率不復收叙，故諧以爲言。又奏："今天下差徭煩重。既有河夫、機兵、打手、富户、力士諸役，乃編審里甲，復徵曠丁課及供億諸費。乞皆罷免。"帝采納之。

過了一段時間，提升爲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軍務。陶諧上疏說："知府、知縣官員任命升調太快，任職應以六年爲期。諫議官違背皇上旨意，應當予以優待寬容。對於有才幹能勝任職務在家養病的官員，不要棄之不用。"當時南京御史馬敭等人因彈劾王瓊而被逮捕，根據新定條例，養病長久的官員不再重新叙用，所以陶諧爲此而上疏。又上奏說："現在天下差役繁重，已設有河夫、機兵、打手、富户、力士等勞役，但編審里甲户口時，又要徵收外出壯丁的賦税及供給等費用。乞請一概免去。"皇上采納了他的意見。

尋遷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海寇陳邦瑞、許折桂等突入波羅廟，欲犯廣州，爲指揮李嶅所蹙。邦瑞投水死，折桂還所執指揮二人，乞就撫。諧居折桂等東莞，編爲總甲，使約束其黨五百人爲新民。兵部以降賊群聚，恐乘隙爲變，令解散其黨。已，陽春賊趙林花等攻城，與德慶賊鳳二全相倚爲患，諧討破百二十五

不久升任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海上賊寇陳邦瑞、許折桂等人突然攻入波羅廟，想要進犯廣州，被守軍指揮李嶅打敗。邦瑞投水自殺，折桂放還所俘指揮二人，請求接受朝廷招撫。陶諧將折桂等人安置在東莞，收編爲總甲，令折桂等約束其部下五百人成爲新居民。兵部因投降的賊寇集中定居，擔心他們乘機作亂，命令解散賊黨。不久，陽春縣的盜賊趙林花等人攻打縣城，與德慶州盜賊鳳二全勾結作亂，陶諧攻破

寨。帝曰："諧功足録，第前縱患者誰?"乃僅賚銀幣。瓊山沙灣洞賊黎佛二等殺典史，諧復剿平。爲總督三年，俘斬累萬。母憂歸。起兵部左侍郎。九廟災，自陳致仕歸。卒，贈兵部尚書。隆慶初，謚莊敏。

一百二十五座山寨。皇上説："陶諧的功勞應加記録，但以前縱容盗賊爲患的又是誰呢?"於是衹賞賜陶諧銀幣。瓊山縣沙灣洞賊盗黎佛二等人殺害本縣典史，陶諧又前往討平剿滅盗賊。陶諧任總督兩廣軍務三年，俘獲斬殺盗賊累近萬名。後因母親去世回鄉服喪。服滿後起用爲兵部左侍郎。九廟火災，陶諧自陳有罪辭官回鄉。去世後，追贈兵部尚書。隆慶初年，謚莊敏。

孫大順，字景熙。嘉靖四十五年進士。歷官福建右布政使。司帑失銀，吏卒五十人皆坐繫。大順言於左使曰："盗者兩三人耳，何盡繫之爲。請爲公治之。"乃縱囚令迹盗，果得真者。終右副都御史，廣西巡撫。

孫大順，字景熙。嘉靖四十五年考取進士。歷經升遷官至福建右布政使。官庫丢失了銀子，管庫的小吏及士卒有五十人因此遭拘禁。大順對左布政使説："偷銀的盗賊衹不過兩三人，何必拘禁所有的人。請讓我來辦理此案。"於是釋放被囚禁的衆人并命令他們尋查盗賊，果然捉住了真正的盗賊。大順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

弟大臨，字虞臣。嘉靖三十五年進士及第，授編修。吴時來劾嚴嵩，大臨爲定疏草。時來下詔獄，詰所共謀。大臨不顧，日餉之藥物，時來亦忍死無一言。萬曆初，累官吏部侍郎。卒，贈吏部尚書，謚文僖。大臨少應舉杭州，鄰婦夜奔，拒之，旦遂徙舍。爲人寬然長者，而内持貞介，不以勢利易。

大順弟大臨，字虞臣。嘉靖三十五年考取一甲進士，授官編修。吴時來彈劾嚴嵩，大臨爲他修定疏稿。皇上下令將時來投入監獄，并追訊同謀。大臨不顧危險，每日爲時來送藥品食物。時來也堅持未吐露一字。萬曆初年，升遷至吏部尚書。去世後，追贈吏部尚書，謚文僖。大臨年輕時到杭州參加鄉試，一位鄰居婦女夜間來找他，大臨拒不接納，第二天一早便遷居他處。大臨爲人寬厚如長者，而操守堅貞耿介，不因勢利改變立場。

大順子允淳，與父同登進士。終尚寶丞。

大順的兒子允淳，與父親一同考取進士。官至尚寶寺丞。

潘塤

潘塤，字伯和，山陽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工科給事中。性剛决，彈劾無所避。論諸大寮王鼎、劉機、甯杲、陳天祥等，多見納。

潘塤，字伯和，山陽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官工科給事中。潘塤生性果敢，彈劾無所避忌。曾批評王鼎、劉機、甯杲、陳天祥等大官，意見多被皇上采納。

乾清宫災，塤上疏曰："陛下莅阼九年，治效未臻，災祥迭見。臣願非安宅不居，非大道不由，非正人不親，非儒術不崇，非大閲不觀兵，非執法不成獄，非骨肉之親不干政，非汗馬之勞不濫賞。臣聞陛下好戲謔矣。臣以爲入而内庭琴瑟鐘鼓人倫之

乾清宫火災，潘塤上疏説："陛下親政九年，治績尚未完成，凶禍之兆屢屢出現，臣下祈望陛下不是安全的住宅不去居住，不是平坦的大道不去行走，不是正人君子不許親近，不是儒學不予尊崇，不逢大檢閲不去觀看軍隊操練，不依據法律不輕易定案，不是至親不許干預朝政，没有汗馬功勞不濫加賞賜。臣下聽説陛下喜歡游樂。臣

樂，不必游離宫以爲歡，狎群小以爲快也。出而外廷華裔一統莫非臣妾，不必收朝官爲私人，集遠人爲勇士也。聞陛下好佛矣。臣以爲南郊有天地，太廟有祖宗。錫祉迎庥，佛於何有？番僧可逐而度僧可止也。聞陛下好勇、好貨、好土木矣。臣以爲誅奸遏亂大勇也，不須馳馬試劍以自勞。三軍六師，大武也，不須邊將邊軍以自擁。任土作貢，皇店奚爲？闤闠駢闐，内市安用？阿房壯麗，古以爲金塊珠礫也，況養豹乎！金碧熒煌，古以爲塗膏釁血也，況供佛乎！是數者之好皆可已而不已者也。”疏入，報聞。

下認爲皇上在宫内即可享受夫婦天倫之樂，不必以到離宫别院尋歡爲樂，以同小人狎戲爲歡。皇上臨朝則天下一統，華夏和四夷皆爲臣民，不必將朝官收爲親信，四處徵集邊遠的人爲勇士。聽説陛下喜歡敬佛，臣下認爲南郊有天地之壇，太廟有祖宗之位。賜福迎祥，佛能起什麽作用？西番僧人應予驅逐并停止超度和尚的活動。聽説陛下喜歡逞勇，喜歡財物，喜歡興建宫室。臣下認爲誅殺奸臣制止動亂就是大勇，不必馳馬試劍親自征勞。統領三軍六師，就是最大的武事，不必親自指揮邊境的將士。命令各地進貢土産，皇家要設店幹什麽？京師市肆相連，宫中設市有何用？秦始皇的阿房宫何等壯麗，還不是成爲一堆金磚珠礫，何況宫中飼養的虎豹呢！金碧輝煌的廟宇，還不是成爲血污滿地的場所，何況廟中供奉的佛像呢？以上這些愛好都是應該停止而仍未停止的。”疏奏入，皇上回答已閲。

十一年正月，上書言：“陛下始者血氣未定，禮度或逾。今春秋已盛，更弦易轍，此其時也。昔太甲居桐，處仁遷義，不失中興。漢武下輪臺之詔，年已七十，猶爲令主。況陛下過未浮於太甲，悔又早於武帝，何愆不可蓋，何治不可建乎？”時欲毁西安門外民居，有所興作。塤與御史熊相、曹雷復切諫，皆不報。

十一年正月，潘塤上書説：“陛下當初血氣方剛，所以有逾越禮法的行爲。現在正當壯年，改弦易轍，正是好時機。從前殷代的太甲被放逐到桐宫，後仍不失爲中興之主。漢武帝下輪臺之詔自責，年已七十，仍被視爲賢君。何況陛下的過失没有太甲嚴重，悔過又早於漢武帝，有什麽過失不可改正，有什麽德政不能建立呢？”當時皇上想毁去西安門外的民房，以供營建之用。潘塤與御史熊相、曹雷又上疏懇切勸阻，均未獲答覆。

三遷至兵科都給事中。右都督毛倫以附劉瑾論死，削世廕。倫嘗有德於錢寧，恃爲内援，其子求復襲。塤等力争，寧從中主之，寢其奏。忽中旨命塤與吏科給事中吕經各進一階，外調，舉朝大駭。給事中邵錫、御史王金等交章請留，不報。遂添注塤開州同知。

經三次提升任兵科都給事中。右都督毛倫因依附劉瑾被定死罪，削去子孫襲廕的待遇。毛倫曾經對太監錢寧有恩，即倚仗錢寧爲内援，讓兒子請求恢復世襲。潘塤等竭力反對，錢寧在宫中相助，不讓潘塤等的奏疏生效。忽然皇上下令將潘塤與吏科給事中吕經各晋升一級官階，調任外官，滿朝官員大嘩。給事中邵錫、御史王金等人連上奏章請求挽留，均未獲答覆。於是增注任潘塤爲開州同知。

嘉靖七年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潞州巨盗陳卿據青羊山爲亂，山西巡撫江潮、常道先後討賊無功，

嘉靖七年升遷至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潞州大盗陳卿占據青羊山作亂，山西巡撫江潮、常道先後前往討伐未能建功，皇上便敕令潘塤會同

乃敕塤會剿。塤謀於道曰："賊守險，難以陣。合諸路夾攻，出不意奪其險，乃可擒也。"遂分五哨三路入，募土人爲導。首攻奪井腦，賊悉衆爭險。官軍奮擊，大破之，追奔至莎草嶺，毁安陽諸巢。山東副使牛鸞由潞城入，破賊李莊東。其夕，河南副使翟瓚搗卿巢，卿敗走。瓚追敗之欒莊山，又敗之神河。山西僉事陳大綱亦屢蹙賊，先後降二千三百餘人。自進兵至搜滅賊巢，凡二十九日。捷聞，帝將大賚，遣給事中夏言往核，未報。河南大饑，塤不以時振，而河南知府范璁不待報，輒開倉發粟，民德而頌之。塤怨聲大起，流聞禁中。帝切責撫、按匿災狀。塤惶恐引罪，且歸罪於璁，遂爲給事中蔡經等所劾。詔罷塤，永不叙用。言核上平賊功，塤爲首。桂萼惡之，但賚銀幣。年八十七卒。

剿賊。潘塤與常道計謀説："賊寇把守險要，難以對陣作戰。我軍各路會合夾攻，出其不意奪其險要，纔可擒獲賊寇。"於是將五哨軍隊分成三路開入青羊山，招募當地人爲嚮導。首先攻奪井腦，賊衆全力爭據險要地形。官軍奮勇攻擊，大敗賊寇，追殺至莎草嶺，焚毁安陽各賊巢。山東副使牛鸞隨軍從潞城攻入，在李莊東打敗盜賊。當晚，河南副使翟瓚直搗陳卿賊巢，陳卿敗逃。翟瓚追擊到欒莊山打敗陳卿賊軍。又在神河擊敗賊軍。山西僉事陳大綱也數次擊敗賊寇，先後招降賊寇二千三百餘人。從發兵到搜查消滅賊巢，前後共二十九日。捷報傳到京師，皇上準備大加賞賜，派給事中夏言前往河南核實戰績，尚未及回報。河南發生大饑荒，潘塤不能及時賑濟，而河南知府范璁不等皇上批准，即開倉發放糧食，百姓感激稱頌他。潘塤却大遭百姓怨恨，流言傳到宫中。皇上嚴厲斥責撫按官員隱瞞災情。潘塤驚惶地請罪，并委罪於范璁，於是遭給事中蔡經等人彈劾。皇上下詔罷免潘塤，永不再予任用。夏言上報所核實的平定盜賊的功勞，潘塤居首功。桂萼仍嫌惡潘塤，衹賞賜他銀幣。潘塤八十七歲時去世。

吕經

吕經，字道夫，陝西寧州人。正德三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九年，乾清宫災，經上疏極論義子、番僧、邊帥之害。屢遷吏科都給事中，復極論馬昂女弟入宫事，又劾方面最貪暴者四人。群小咸惡，遂謫蒲州同知。又以事忤中官黄玉，誣劾繫獄。

吕經，字道夫，陝西寧州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官禮科給事中。正德九年，乾清宫火災，吕經上疏痛陳義子、西番僧人和邊帥的害處。經數次提升至吏科都給事中，又上疏極力反對馬昂的妹妹入宫，還彈劾各地最爲貪婪暴虐的四名官員。朝中的小人都憎惡他，於是將吕經降爲蒲州同知。後又因事觸犯了宦官黄玉，遭誣告而下獄。

世宗即位，擢山東參政。嘉靖十三年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故事，每軍一，佐以餘丁三；每馬一，給牧地五十畝。經損餘丁之二編入均徭册，盡收牧地還官。又役軍築邊墻，督趣過當。諸軍詣經乞罷役，都指揮劉尚德叱之不退，經呼左右榜訴者。卒遂爭毆尚德，經竄苑馬寺幽室

世宗繼位後，吕經升任山東參政。嘉靖十三年經多次升遷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按照慣例，每軍配置三名多餘的壯丁，每匹馬配給牧地五十畝。吕經減去兩名壯丁并編入均徭册，又將牧地全部收還給公家。又指揮士卒修築邊境城墻，督促得很嚴厲。士兵們來見吕經請求免除勞役，都指揮使劉尚德大聲呵斥他們也不肯退去，吕經喝令侍衛鞭打上訴的士兵。士兵們便爭相毆

中。亂卒毁府門，火均徭册，搜得經，裂其冠裳，幽之都司署。帝詔經還朝。都指揮袁璘將剋諸軍草價爲辦裝，卒復執經，裸而置之獄，虐辱之，脅鎮守中官王純等奏經十一罪。帝逮經。亂卒復置官校於獄，久之始解。經下詔獄，謫戍茂州。數年釋還。隆慶初，復官，卒。亂卒爲曾銑所定，見《銑傳》。

打尚德，吕經逃避到苑馬寺的暗室中。叛亂的士兵搗毁官府大門，焚燒均徭册，又將吕經搜尋出來，扯裂他的衣帽，把他拘禁在都御史的官署裏。皇上下詔命吕經返回朝廷。都指揮袁璘準備剋扣各軍購草經費爲吕經置辦行裝，士兵們又抓住吕經，剥去他的衣服并把他關入監獄，虐待凌辱他，并脅迫鎮守太監王純等人奏告吕經十一條罪狀。皇上下令逮捕吕經。亂兵又將其他軍官關入監獄，很久以後纔釋放。皇上下令將吕經關進監獄，貶往茂州守邊。幾年以後吕經纔得釋放還鄉。隆慶初年，恢復官籍，不久去世。遼東鬧事的亂兵後被曾銑平定，此事見《曾銑傳》。

歐陽重

歐陽重，字子重，廬陵人。正德三年進士。殿試對策，歷詆闕政。授刑部主事。劉瑾兄死，百官往吊，重不往。張鋭、錢寧掌廠衛，連構搢紳獄，重皆力與争。鋭等假他事繫之獄，贖杖還職，仍停俸。再遷郎中。歷四川、雲南提學副使。遷浙江按察使，未上。

歐陽重，字子重，廬陵人。正德三年考取進士。殿試時應詔議論國事，批評朝政的失誤。授官刑部主事。太監劉瑾的哥哥死去，百官都去吊唁，歐陽重却不肯前往。張鋭、錢寧執掌東廠及錦衣衛，接連構成陷害士大夫的冤案，歐陽重都竭力與他們争辯。張鋭等假藉他事將歐陽重拘捕入獄，經交付贖金纔免去杖責回原任，仍罰停俸禄。經兩次提升後任郎中。歷任四川、雲南提學副使。升浙江按察使，未上任。

嘉靖六年春拜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會尋甸土酋安銓、鳳朝文反，廷議以重諳滇事，乃改雲南。初，武定土知府鳳詔母子坐事留雲南，朝文紿其衆，言詔已戮，官軍將盡滅其部黨，以故諸蠻悉從爲亂，攻圍會城。重督兵擊敗之，而遣詔母子還故地。其黨愕，相率歸之。朝文計窮，絶普渡河走。追兵至，殲焉。銓逃尋甸故巢。官軍攻破其寨，執銓，賊盡平。乃散其黨二萬人，遷尋甸府於鳳梧山下，更設守禦千户所。重推功於前撫臣傅習，并進秩任子。緬甸、木邦、隴川、孟密、孟養諸酋相仇殺，各訐奏於朝，下重等勘覆。遣參政王汝舟、知府嚴時泰等遍歷諸蠻，譬以禍福。皆還侵地，供貢如故。重列善後

嘉靖六年春季拜官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此時雲南尋甸土著頭領安銓、鳳朝文反叛，朝廷因歐陽重熟悉雲南情況，便改任歐陽重巡撫雲南。當初，武定府土知府鳳詔母子因事被留在雲南，朝文欺騙鳳詔的部下，説鳳詔已遭殺害，官軍將要全部消滅他統領的部屬，所以各蠻族都隨從鳳朝文叛亂，圍攻省城。歐陽重督率軍隊打敗蠻兵進攻，并遣送鳳詔母子返回故里。鳳詔的部衆很驚奇，争相歸附鳳詔。朝文無計可施，便渡普渡河而逃。官軍追到，就地將他殲滅。安銓逃回尋甸老巢。官軍攻破他的山寨，抓獲安銓，全部平定叛賊，於是遣散賊衆二萬人，將尋甸府城遷移到鳳梧山下，又設置守禦千户所。歐陽重將功勞歸於前任巡撫傅習，兩人同獲晋升官階并各授一子官職。緬甸、木邦、隴川、孟密、孟養各部落酋長相互仇殺，各自向朝廷上奏控告對方，皇上命歐陽重等官員反復查核。歐陽重派遣參政

數事，悉報可，賜璽書褒諭。重乃恤創殘，振貧乏，輕徭賦，規畫鹽鐵商稅、屯田諸務。民咸便之。

王汝舟、知府嚴時泰等巡視各蠻族部落，曉以利害禍福。各部落都歸還了侵奪之地，仍像以往一樣向朝廷進貢。歐陽重奏陳各項善後事宜，都獲批准，并受賜玉璽文書嘉獎。歐陽重於是安撫遭受戰爭創傷的人民，賑濟貧窮的百姓，減輕徭役賦税，并規劃鹽鐵商税和屯田等各種事務。百姓都稱便利。

雲南歲貢金千兩，費不貲。大理太和蒼山産奇石，鎮守中官遣軍匠攻鑿。山崩，壓死無算。重皆疏罷之，浮費大省。

雲南每年進貢黄金千兩，費用較大。大理府太和縣蒼山出産奇石，鎮守太監派遣軍中工匠開采。山石崩塌，壓死無數工匠。歐陽重請求免貢金采石，節省了大量不必要的開支。

當是時，鎮守太監杜唐、黔國公沐紹勛相比爲奸利，長吏不敢問，群盗由此起。重疏言，盗率唐、紹勛莊户，請究主者。又奏紹勛任千户何經廣誘奸人，奪民産；唐役占官軍，歲取財萬計。因極言鎮守中官宜革。帝頗納其言，頻下詔飭紹勛，命唐還京待勘。二人懼且怒，遣人結張璁，謀去重。會重奉命清異姓冒軍弊，都司久未報，給餉後期。唐等遂嗾六衛軍嘩於軍門。巡按御史劉臬以聞，劾重及唐、紹勛處置失當。璁從中主之，解重職，責臬黨庇，調外任，唐、紹勛不問。都給事中夏言等抗章曰："以軍士噪罪撫、按，紀綱謂何？况重奉詔非生事。臬言唐、紹勛罪與重等，今處分失宜，無以服天下。頃年士卒驕悍，相效成風，類以月糧借口。如甘肅、大同、福州、保定，事變屢見。失今不治，他日當事之臣以此爲諱，專務姑息，孰肯爲陛下任事哉！願曲宥二臣，全朝廷之體。"帝怒，奪言等俸。

當時，鎮守太監杜唐、黔國公沐紹勛相互勾結謀取私利，當地官員不敢過問，因此産生了許多盗賊。歐陽重上疏説，盗賊都是杜唐、沐紹勛的佃户，請皇上追究他們的主人。又奏告紹勛放任千户何經大量誘招歹徒，强奪百姓財産；杜唐役使官軍，每年侵吞資財數以萬計。歐陽重因此極力陳説鎮守太監一職應當革去。皇上很重視他的意見，頻頻下詔訓斥紹勛，并命令杜唐回京聽候審查。二人又怕又生氣，派人至京結交張璁，謀圖除去歐陽重的官職。適逢歐陽重奉命清查異姓人冒充軍人的弊病，都司很久未報告結果，延誤了分發軍餉的日期。杜唐等人便唆使六衛軍士在軍營門外嘩變。巡按御史劉臬將此事報告皇上，并彈劾歐陽重和杜唐、沐紹勛處理不當。張璁主持處理此案，解除歐陽重的官職，并責備劉臬庇護歐陽重，將他調任外官，而對杜唐、沐紹勛却不加問罪。都給事中夏言等上奏章反駁説："因軍士鼓噪而對撫、按官員問罪，國家法律何在？何况歐陽重是奉皇上之詔辦事而非無事生非。劉臬奏告杜唐、沐紹勛與歐陽重同罪，而現在處分不均，無法使天下誠服。近年來各地士兵驕悍難馭，互相仿效成風，每以未及時發放月糧爲藉口騷亂，如甘肅、大同、福州、保定等地，已多次發生事變。如果今天此事處理不當，日後大臣遇事便會因此顧忌，一味姑息，誰還肯爲陛下擔當重任呢？祈願陛下寬宥劉臬、歐陽重二位大臣，以維護朝廷的尊嚴。"皇上發怒，罰奪夏言等人的俸禄。

重罷歸在道，聞御史王化劾其爲桂萼黨，不勝忿，抗疏陳辨，請録"大禮"大獄被逐諸臣，而自乞褫職。又言得紹勛所遣百户丁鎮私書，知行賄張璁，乞其覆護，璁奸佞，不宜在左右。璁疏辨。帝以重失職怨望，黜爲民。重以臬被謫，言等奪俸，皆由己致之，復疏乞重譴代言官罪。帝益怒，以已除名，置不問。重家居二十餘年，言者屢薦，竟不復召。

歐陽重免官回鄉，走到半路，聽聞御史王化彈劾他是桂萼的同黨，非常忿怒，上奏辯駁，請求録用因"大禮"一案被驅逐的各位大臣，并自請革去官職。又奏陳獲得沐紹勛所派遣百户丁鎮的私信，知道他賄賂張璁，求張璁庇護自己，像張璁這樣的奸佞，不應留在皇上身邊。張璁上疏自辯。皇上認爲歐陽重是因爲失去官職而心懷怨恨，便將他貶黜爲民。歐陽重因劉臬被貶官，夏言等人被罰奪俸禄，都是由於自己造成的，又上疏乞求對自己從重判罪以免諫議官們受罰。皇上更加震怒，因歐陽重已革去官籍，便置之不理。歐陽重在家中居住了二十餘年，諫議官多次推薦他，終未獲召用。

朱裳

朱裳，字公垂，沙河人。年十四爲諸生，讀書黌舍，躬執爨。提學御史顧潛俾受學於崔銑。登正德九年進士，擢御史，巡鹽河南。錢寧遣人牟鹽利，裳禁不予。巡按山東。前御史王相忤鎮守中官黎鑑，被誣下詔獄。裳抗疏直相，劾鑑八罪。帝還自宣府，裳請下罪己詔，新庶政，以結人心。不報。山東大水，淹城武、單二城。以裳言，命相地改築。帝幸南都久，裳極陳小人熒惑之害。出爲鞏昌知府。

朱裳，字公垂，沙河人。十四歲即成爲生員，在學舍讀書，自己燒飯。提學御史顧潛讓他隨崔銑學習。朱裳考取正德九年進士，提升爲御史，巡視河南鹽務。太監錢寧差人來謀取鹽務利潤，朱裳禁止屬下給予。後巡按山東。前任御史王相觸犯了鎮守太監黎鑑，被太監誣告并矯旨投入監獄。朱裳上疏爲王相伸冤，并彈劾黎鑑八大罪狀。皇上從宣府回京，朱裳奏請皇上頒布罪己詔，革新政務，以此凝聚人心。皇上不答覆。山東發生大水災，淹没城武、單縣二城。皇上因朱裳的建議，下令擇地改築縣城。皇上臨幸南京時間很久，朱裳懇切奏陳小人迷惑的危害。不久出任鞏昌知府。

嘉靖二年舉治行卓異，遷浙江副使。日啜菜羹，妻操井臼，迎父就養。同列知其貧，製衣一襲爲壽，父亦拒不納。三遷至浙江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數條上方略。外艱歸，久不起。帝南巡，謁行在，命以故官總理河道。迎章聖太后梓宫，冒暑卒。隆慶中，追贈户部右侍郎，謚端簡。

嘉靖二年朱裳因政績卓越受推薦，升任浙江按察副使。在任上每日衹喝菜羹，妻子親自操持家務。朱裳將父親接來供養，同僚知道他貧窮，定製了一套衣袍送給他的父親，他的父親拒不接受。後經三次升遷任浙江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事務，多次向皇上奏陳治河的措施。父親去世回鄉服喪，很久未獲起用。皇上到南方巡視，朱裳到行宫謁見皇上，皇上命他以原官總理河道。後因迎候章聖太后的棺椁，中暑去世。隆慶年間，追贈户部右侍郎，謚端簡。

陳察

陳察，字元習，常熟人。弘治十

陳察，字元習，常熟人。弘治十五年進士，

五年進士。授南昌推官。正德初，擢南京御史。尋改北。劉瑾既誅，武宗猶日狎群小。察偕同官請務講學，節嗜欲，勤視朝，語甚切直。以養親歸。家居九年，始赴補。會帝將親征宸濠。察請無行，而亟下罪己詔。忤旨，奪俸一年。諭群臣更諫，必置極典。

授官南昌推官。正德初年，提升爲南京御史。隨即改任北京御史。劉瑾被處死後，武宗仍然每日與衆小人親近。陳察與同僚上奏請求皇上專心務學，節制嗜欲，勤理朝政，言辭懇切直率。不久因贍養父母回鄉。在家鄉居住了九年後，纔得以重新赴任。適逢皇上將親自征討宸濠。陳察請求皇上不要前往，并儘快頒布罪己詔。觸怒皇上，被罰扣一年俸禄。皇上訓誡群臣如再進諫勸阻，定將處以極刑。

俄巡按雲南。助巡撫何孟春討定彌勒州，以功增秩。世宗即位，疏言金齒、騰衝地極邊徼，既統以巡撫總兵，又有監司守備分轄，無事鎮守中官。因劾太監劉玉、都督沐崧罪。詔并罷還。

不久巡按雲南。協助巡撫何孟春討平彌勒州叛賊，因功晋升官階。世宗即位，陳察上疏説金齒、騰衝地處極遠邊界，既然已有巡撫和總兵統轄，又有按察使守備分治，不需再設鎮守太監。於是彈劾太監劉玉、都督沐崧的罪狀。皇上下詔將兩人一并召回。

嘉靖初，按四川。請罷鎮守中官，不聽。帝親鞫楊言，落其一指。察大呼曰："臣願以不肖軀易言命，不忍言獨死。"帝目攝之，察不爲動。退具疏申理，且請下王邦奇於獄，直聲震朝野。巡視京營，與給事中王科極陳武定侯郭勛貪横狀。擢南京太僕少卿。疏辭，因請召前給事中劉世賢等二十餘人。帝怒，責以市恩要名，貶遠方雜職。給事中王俊民、鄭一鵬論救，皆奪俸。察補海陽教諭。累遷山西左布政使，入爲光禄卿。

嘉靖初年，陳察巡按四川。上疏請免去鎮守太監，皇上不肯聽從。皇上親自審訊楊言，砍落他一隻手指。陳察大聲呼喊説："臣下願以微賤的身軀换取楊言的性命，而不忍讓楊言獨自去死。"皇上用目光威攝他，陳察不爲動。退朝後又上疏申訴，并請皇上將王邦奇逮捕入獄，仗義直言的名聲震動朝廷内外。後巡視京師軍營，與給事中王科極力奏陳武定侯郭勛貪污驕横的情况。朝廷提升他爲南京太僕少卿。陳察上疏推辭，并請召用前給事中劉世賢等二十餘人。皇上發怒，斥責他假裝施恩以邀取聲名，要貶他到邊遠地方任雜職。給事中王俊民、鄭一鵬上疏援救，都被罰扣俸禄。陳察後任海陽縣教諭。逐步升遷至山西左布政使，又召入任光禄卿。

十二年，以僉都御史巡撫南、贛。居二年，乞休，因薦前都御史萬鏜、大理卿董天錫等十四人可用。吏部請從其言。帝奪部臣俸，責察徇私妄舉，斥爲民。察居官廉，既歸，敝衣糲食而已。

十二年，以僉都御史巡撫南、贛。在任二年後，上疏乞請退休，并推薦前都御史萬鏜、大理卿董天錫等十四人可以重用。吏部奏請皇上聽從他的建議。皇上罰扣吏部大臣的俸禄，斥責陳察因私交妄自舉薦，將他貶斥爲民。陳察爲官清廉，回鄉後，每日衹是粗茶淡飯而已。

孫懋

孫懋，字德夫，慈谿人。正德六年進士。授浦城知縣，擢南京吏科給事中。御史張經、寧波知府翟唐忤奄

孫懋，字德夫，慈谿人。正德六年進士。授官浦城知縣，提升爲南京吏科給事中。御史張經、寧波知府翟唐因得罪太監被逮捕，孫懋與同

人被逮，懋偕同官論救。織造太監史宣誣主事王鑾、知縣胡守約，下之詔獄。懋言："宣妄言御賜黄棍，聽撻死官吏，脅主簿孫錦死，今又誣守職臣。乞治宣罪，還鑾、守約故任。"未幾，復偕諸給事言："臣等屢建白，不擇可否，一概留中。萬一奸人陰結黨類，公行阻遏，朝有大事，陛下不聞，大臣不知，禍可勝言！"皆不報。已，又劾罷鹽法侍郎薛章，請黜太僕少卿馬陟，留御史徐文華，召還謝遷、韓文、孫交、張原、周廣、高公韶、王思等，罷游畋射獵，復御朝常儀，還久留邊兵，汰錦衣冗官，諸疏皆侃侃。

僚一起上疏援救。織造太監史宣誣告主事王鑾、知縣胡守約，并矯旨將他們關入監獄。孫懋上奏説："史宣僞稱皇上賜下黄棍，聽任將官吏責打致死，逼死主簿孫錦，現在又誣告盡職的大臣。乞請皇上將史宣治罪，并讓王鑾、胡守約恢復原職。"不久，又與各給事中進言："臣下等人屢次上奏，陛下都不問可行與否，一概留置宫中不批示。如果奸臣私結黨羽，公然阻撓朝政，一旦朝廷有重大事情發生，陛下不能及時獲悉，大臣也不能及時知曉，將造成多大的禍患！"皇上一概不答覆。不久，又彈劾罷免鹽法侍郎薛章，并請貶黜太僕少卿馬陟，留用御史徐文華，召回謝遷、韓文、孫交、張原、周廣、高公韶、王思等人，并請皇上不再出游射獵，恢復臨朝聽政的儀節，召回久守邊境的士兵，削減錦衣衛多餘的官員。所上奏章都侃侃而談。

江彬導帝巡幸。懋言："彬梟桀憸邪，挾至尊出居庸，無大臣保護，獨處沙漠將半載。兩宫違養，郊廟不親，四方災異迭見，盜賊蜂起。留彬一日，爲宗社一日憂，乞立置重典。"時中外章奏，帝率不省視。規主闕者，往往得無罪。一觸權倖，禍立至，人皆爲懋危。而彬方日侍帝娱樂，亦不之見也。請回鑾，諫南幸，懋皆與。宸濠反，帝在南都，懋從行。請急定平賊功賞，既又數請還京，率同官伏闕，皆不省。

江彬誘導皇上出巡。孫懋上奏説："江彬凶惡奸險，挾持皇上出居庸關，身邊没有大臣保護，單獨在沙漠停留將近半年，致使太后不得奉養，宗廟天地不得祭祀，各地災異徵兆不斷出現，盜賊紛起。江彬留在朝廷一日，臣下即爲國家擔憂一日，乞請立即將江彬重法處置。"當時朝廷内外大臣的奏疏，皇上一概不予審閲。規勸皇上回宫主政的人，往往還不致獲罪，而一觸動寵幸的權臣，立即就要遭禍，朝中大臣都擔心孫懋會有危險。然而江彬正每日侍奉皇上尋歡作樂，也未見到孫懋的奏章。請求皇上回京，勸阻皇上南巡的勸諫，孫懋都參與其中。宸濠反叛之時，皇上正在南京，孫懋也隨行。曾奏請皇上早日對平叛大臣行功定賞，又屢次請求皇上返回北京，并率同僚跪伏宫前懇請，皇上都不加理睬。

世宗即位，疏薦建言貶謫諸臣周廣、范輅等二十人，皆召用。劾南京祭酒陳霽、太常卿張道榮，皆罷。未幾，言："謝遷、韓文起用，乞仿宋起文彦博故事，不煩職務，大禮大政，時令參預，必有裨新政。"帝雖善之不能用。

世宗即位，孫懋向皇上推薦因進諫而遭貶斥的大臣周廣、范輅等二十人，使他們皆獲召用。又彈劾南京祭酒陳霽、太常卿張道榮，二人皆被罷免。不久，又上疏説："謝遷、韓文獲起用，乞請按照宋朝起用文彦博的做法，不以職事麻煩他們，朝中遇有大禮和要事，纔請他們商議，這樣定會有益於革新朝政。"皇上雖然同意却不能采用。

出爲廣東參議，遷副使。嘉靖四年有錦衣官校偵事廣東。懋與按察使張祐疑其僞，執之。事聞，逮下詔獄，謫藤縣典史。屢遷至廣西布政使。十六年入爲應天府尹。坐所進鄉試録忤旨，致仕，卒。

後出任廣東參議，升副使。嘉靖四年一位錦衣衛的官校到廣東偵查辦事。孫懋與按察使張祐懷疑他的身份，將他逮捕。事情報知朝中，皇上下令將孫懋關入監獄，降任藤縣典史。後經屢次提升官至廣西布政使。十六年召入任應天府尹。因進呈的鄉試名録違背皇上旨意而辭官，不久去世。

王儀　王緘

王儀，字克敬，文安人。嘉靖二年進士。除靈璧知縣。以能，調嘉定。七年擢御史，巡按陝西。秦府豪占民産，儀悉奪還民。延綏大饑，朝命陝西布政使胡忠爲巡撫，儀論罷之。

王儀，字克敬，文安人。嘉靖二年進士，任靈璧知縣。因辦事能幹，調任嘉定知縣。七年提升爲御史，巡按陝西。秦王府强占百姓財産，王儀全部奪回還給百姓。延綏發生大饑荒，朝廷命令陝西布政使胡忠爲巡撫，王儀上疏論劾將他罷免。

已，巡按河南。趙府輔國將軍祐椋招亡命殺人劫敚，積十餘年莫敢發。儀偕巡撫吴山奏之，奪爵禁錮。會儀出爲蘇州知府。甫三月，祐椋潛入都，奏儀捃摭，并訐都御史毛伯温以私憾入己罪。且言“臣嘗建醮祈皇嗣，爲知府王天民訕笑”，請并按問。帝心知祐椋罪，而悦其建醮語，爲遣使覆按，解儀、伯温任，下天民獄。使者奏儀不誣，第祐椋罪在赦前，宜輕坐。帝終憐祐椋愛己，竟復其爵，除儀名，伯温、山、天民皆得罪。終嘉靖世多以誹謗齋醮獲重禍，由祐椋訐奏始。

不久，王儀巡按河南。趙王府輔國將軍朱祐椋招攬亡命之徒殺人搶劫，十多年來無人敢於揭發。王儀和巡撫吴山上奏揭發祐椋，祐椋被奪去爵位并受禁錮。這時王儀正好出任蘇州知府，赴任剛三個月，祐椋潛入京都，奏告王儀所檢舉都是瑣事，并攻擊都御史毛伯温因私怨誣陷自己有罪。并説：“臣下曾設祭壇爲皇上早生太子祈禱，却遭知府王天民譏笑。”請求皇上一并審問。皇上心知祐椋確實有罪過，但喜歡他所説設壇祈禱的話，於是派遣使者復查此案，解除王儀、毛伯温的職務，把王天民投入監獄。使者復奏王儀并未誣告，但祐椋犯罪在大赦之前，應當從輕治罪。皇上終因憐惜祐椋對自己的忠愛，竟然恢復了他的爵位，革去王儀官籍，并將毛伯温、吴山、王天民分别治罪。嘉靖一朝，大臣多因誹謗設壇祈禱事遭禍，即由祐椋的告發而始。

儀去蘇州，士民走闕下乞留，帝不許。既而薦起知撫州。蘇州士民復走闕下乞還儀，至再，不報。歸訴於巡撫侯位。位以聞，帝乃許之。至則嘆曰：“蘇賦當天下什二，而田額淆無可考，何以定賦。”乃履畝丈之，使縣各爲籍。以八事定田賦，以三條核税課，徭役、雜辦維均。治爲知府第一，進浙江副使，飭蘇、松、常、

王儀即將離開蘇州，當地士人和百姓趕到北京乞請留任，皇上不准許。後來因人推薦王儀被起用爲撫州府知府。蘇州士人和百姓又趕到京城請求王儀回任蘇州知府，去了幾次，皇上仍不同意。人們又向巡撫侯位呼吁。侯位將此事報告皇上，皇上方纔批准。王儀回到蘇州府任上嘆息説：“蘇州府交納的賦税占全國十分之二，可是田畝數額却混亂不清，將如何制定税額呢?”於是親自主持丈量田畝，命令各縣記録造册。采取

鎮兵備。時巡撫歐陽鐸均田賦，儀佐之，以治蘇者推行於旁郡。坐與操江王學夔討賊敗績，停俸戴罪。未幾，殪賊江中，進秩一等，遷山西右參政，分守冀、寧。寇抵清源城，儀洞開城門，寇疑引去。按行所部，築城郭，積糗糧，榆次、平定間遂皆有城。

八條措施來規定税額，并用三條措施來加以核查税收，徵派的徭役、雜務也儘量使其平均。因政績爲天下知府之首，晋升浙江按察副使，并整頓蘇、松、常、鎮四府的兵備。當時巡撫歐陽鐸實行均田賦，王儀佐助他，并將治理蘇州府的方法推行到鄰近郡縣。後因與提督操江王學夔征討盜賊戰敗，被罰扣俸禄戴罪留任。不久，因在江上殲滅盜賊，晋升官階一級，升任山西右參政，分守冀、寧等處。北寇兵臨清源城，王儀大開城門，寇疑慮而退兵。王儀巡視所管轄的地區，修築城墻，積蓄糧草，從此榆次到平定一帶都建起城墻。

二十一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寇入龍門，總兵官郤永等敗之。儀進右副都御史。尋以築邊垣，賚銀幣。寇自萬全右衛入，游騎犯完、唐。奪俸二級。考察拾遺，貶一官。已，勘上失事罪，貶秩如初。久之，除肅州兵備副使，協巡撫楊博徙哈密遺種於境外。稍遷右參政，復拜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未行，俺答犯京師，詔儀馳鎮通州。仇鸞部卒掠民貲，捕笞之，枷市門外。鸞訴於帝，逮訊斥爲民，卒。隆慶初，子緘訟冤，復官賜恤。

二十一年提升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賊寇侵入龍門，總兵官郤永等人擊敗賊寇。王儀晋升右副都御史。不久因主持修築邊境城墻，受賜銀幣。後賊寇從萬全右衛侵入，騎兵進犯至完縣、唐縣境内。王儀因此被罰扣俸禄二級。考查治績時，又被貶官一級。不久，審理上述過失，被貶還原來的官階。過了很長時間，任肅州兵備副使，協助巡撫楊博將哈密回民後代遷徙到境外。漸升至右參政，重新拜官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尚未啓程，俺答率所部進犯京師，皇上下詔命王儀火速趕往通州鎮守。仇鸞部下的士兵搶掠百姓財産，王儀將他們捕捉鞭責，戴上枷鎖立於市門外。仇鸞向皇上求訴，皇上下令將王儀逮捕審訊并貶斥爲民，王儀不久即去世。隆慶初年，王儀子王緘爲父訴冤，王儀得以復官并賜撫恤。

緘，官按察使，分巡遼陽，以知兵名。

王緘，曾任按察使，巡守遼陽，以通曉兵法知名。

王學夔

王學夔，安福人。正德時，以吏部主事諫南巡，跪闕下，受杖。嘉靖初，奏請裁戚畹，又申救言官。歷考功、文選郎中，廉謹爲時所稱。嘗撫治鄖陽。有僞稱皇子者，諸司議用兵。學夔曰："妄豎子耳。"密捕致之辟。累遷南京吏、禮、兵三部尚書。隆慶、萬曆間，存問者再。年九十四

王學夔，安福人。正德年間，任吏部主事時勸阻皇上出巡南方，被罰跪於宫門之下，受棍棒責打。嘉靖初年，上疏請求制約外戚親貴，又疏救諫議官。歷任考功、文選郎中，在任廉潔謹慎爲當時的人稱道。曾出巡鄖陽。當地有人詐稱自己是皇子，地方官建議動用軍隊征討。學夔説："這不過是狂妄無知的小人罷了。"即將此人秘密逮捕處死。逐步升遷至南京吏、禮、兵三部尚

卒。贈太子少保。

書。隆慶、萬曆年間，朝廷兩次派人慰問他。九十四歲時去世。追贈太子少保。

曾鈞

曾鈞，字廷和，進賢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授行人，擢南京禮科給事中。時四方銀場得不償費，且爲盜窟，鈞奏罷之。

鈞剛廉疾俗。首劾罷參贊尚書劉龍。已劾翊國公郭勛、禮部尚書嚴嵩。未幾劾工部侍郎蔣淦、延綏巡撫趙錦。最後劾罷操江都御史柴經。直聲震一時。

出爲雲南副使。兩司詣黔國公率廷謁，鈞始正其禮，且釐還所侵麗江民地。遷四川參政。黔寇亂，撫定之。屢遷河南左布政使。

三十一年以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徐、邳等十七州縣連被水患，帝憂之，趣上方略。鈞請濬劉伶臺至赤晏廟八十里，築草灣老黄河口，增高家堰長堤，繕新莊等舊閘。閲數月，工成。進工部右侍郎。

治河四年，入爲南京刑部右侍郎。久之，乞歸。家居十餘年卒。贈刑部尚書，謚恭肅。

贊曰：鄭岳等居官，歷著風操。箴主闕，抑近倖，本末皆有可觀。斤斤奉職，所至以治辦聞，殆列卿之良歟。唐胄論安南，切於事理。歐陽鐸之均田賦，惠愛在民；令久於其任，幾與周忱比矣。

曾鈞，字廷和，進賢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授官行人，提升爲南京禮科給事中。當時各地的銀礦入不敷出，并變爲盜賊的巢穴，曾鈞奏請予以撤除。

曾鈞爲官剛正痛恨庸俗。先彈劾罷免參贊尚書劉龍。接着彈劾翊國公郭勛、禮部尚書嚴嵩。不久又彈劾工部侍郎蔣淦、延綏巡撫趙錦。最後彈劾罷免操江都御史柴經。其正直的名聲震動一時。

後出任雲南按察副使。以往當地布政司、按察司官員拜見黔國公都用朝廷的禮節，曾鈞到任後重定禮儀，并清理黔國公侵奪的麗江民田還給百姓。升任四川參政。黔地盜寇叛亂，曾鈞前往安撫平定。經屢次提升官至河南左布政使。

三十一年曾鈞以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徐、邳等十七州縣連續遭遇水災，皇上爲此憂慮，催促大臣進陳治水方案。曾鈞奏請疏通劉伶臺至赤晏廟八十里的河道，修築草灣老黄河入海口，增築高家堰沿河長堤，修繕新莊等處的舊閘門。經過幾個月，纔完成治河工程。晋升工部右侍郎。

曾鈞治理河道四年，回朝任南京刑部右侍郎。過了一段時間，乞請回鄉。在家鄉居住了十多年後去世。追贈刑部尚書，謚恭肅。

贊曰：鄭岳等人在官任上，都表現了良好的操守。規勸君主的過失，抑制貴戚奸佞，爲人始終令人稱道。他們兢兢業業地勤於職守，所到之處都以治理有方而聞名，真是大臣中的優秀官員。唐胄議論安南之事，切合事理。歐陽鐸推行平均田賦的措施，使老百姓得到利益，要是讓他久居官任，其功業幾乎可與周忱相比。

明史卷二百四

列傳第九十二

陳九疇　翟鵬 張漢　孫繼魯　曾銑　丁汝夔
楊守謙　商大節　王忬　楊選

陳九疇

陳九疇，字禹學，曹州人。倜儻多權略。自爲諸生，即習武事。弘治十五年進士。除刑部主事。有重囚越獄，人莫敢攖，九疇挺槊逐得之，遂以武健名。

正德初，録囚南畿，忤劉瑾，謫陽山知縣。瑾敗，復故官，歷郎中，遷肅州兵備副使。總督彭澤之賂土魯番也，遣哈密都督寫亦虎仙往。九疇奮曰："彭公受天子命，制邊疆，不能身當利害，何但模棱爲!"乃練卒伍，繕營壘，常若臨大敵。寫亦虎仙果通賊。番酋速檀滿速兒犯嘉峪關，游擊芮寧敗死。尋復遣斬巴思等以駝馬乞和，而陰遺書虎仙及其姻黨阿剌思罕兒、失拜烟答等俾内應。九疇知賊計，執阿剌思罕兒及斬巴思付獄。通事毛鑑等守之。鑑等故與通，欲縱去，衆番皆伺隙爲變。九疇覺之，僇鑑等。賊失内應，遂拔帳走。兵部尚書王瓊惡澤，并坐九疇失事罪，逮繫法司獄。以失拜烟答繫死爲罪，除其名。

陳九疇，字禹學，曹州人。生性豪邁而富於權謀。從成爲諸生起，就練習武藝。弘治十五年進士，任刑部主事。刑部獄中曾有要犯越獄逃跑，無人敢去捉拿，九疇手持長矛將逃犯追獲，於是以勇武剛健而聞名。

正德初年，九疇在南京審核在押囚犯的罪狀，因違背了劉瑾的意志，降任陽山知縣。劉瑾敗亡後，九疇官復原職，曾任刑部郎中，升肅州兵備副使。經略彭澤想與土魯番通好，派遣哈密都督寫亦虎仙前往辦理。九疇厲聲説："彭公受天子之命，治理邊疆事務，爲何不能擔當重任，而一味委曲遷就?"於是訓練士卒，修繕營壘，戒備如大敵當前。後寫亦虎仙果然通敵。土魯番酋長蘇丹滿速兒進犯嘉峪關，游擊將軍芮寧戰敗身亡。滿速兒隨即派遣斬巴思等人用駝馬來求和，却又暗地送信給寫亦虎仙和姻親阿剌思罕兒、失拜烟答等人要他們作内應。九疇知道賊寇的詭計，逮捕阿剌思罕兒和斬巴思并將他們關入監獄。由通事毛鑑等看守。毛鑑等人原來即暗通番賊，想將阿剌思罕兒和斬巴思放走，衆番也準備乘機作亂。九疇覺察到他們的陰謀，先將毛鑑等斬首。番賊失去内應，衹得拔起帳篷退去。兵部尚書王瓊嫌惡彭澤，便一并指斥九疇誤事有罪，將九疇逮捕關入刑部監獄。後以囚禁失拜烟答致死的罪名，革去九疇官籍。

世宗即位，起故官。俄進陝西按

世宗即位，九疇得起用爲原官。不久晋升陝

察使。居數月，甘肅總兵官李隆嗾部卒毆殺巡撫許銘，焚其尸。乃擢九疇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按驗銘事，誅隆及亂卒首事者。九疇抵鎮，言額軍七萬餘，存者不及半，且多老弱，請令召募。詔可。

西按察使。在任數月，甘肅總兵官李隆唆使部下士卒打死巡撫許銘，并焚毀他的尸體。朝廷於是提升九疇爲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等地，審理驗核許銘一案，處死李隆和爲首鬧事的士兵。九疇抵達甘肅後，奏陳按規定當有軍隊七萬多人，實際上僅存半數，而且多是老弱士卒，請求允許下令招募士兵，皇上下詔許可。

嘉靖三年，速檀滿速兒復以二萬餘騎圍肅州。九疇自甘州晝夜馳入城，射賊，賊多死。已，又出兵擊走之。其分掠甘州者，亦爲總兵官姜奭所敗。論功，進副都御史，賚金幣。九疇上言："番賊敢入犯者，以我納其朝貢，縱商販，使得稔虛實也。寫亦虎仙逆謀已露，輸貨權門，轉蒙寵幸，以犯邊之寇，爲來享之賓。邊臣怵利害，拱手聽命，致内屬番人勾連接引，以至於今。今即不能如漢武興大宛之師，亦當效光武絶西域之計。先後入貢未歸者二百人，宜安置兩粤，其謀逆有迹者加之刑僇，則賊内無所恃，必不復有侵軼。倘更包含隱忍，恐河西十五衛所，永無息肩之期也。"事下，總制楊一清頗采其議。四年春致仕歸。

嘉靖三年，蘇丹滿速兒又率二萬多騎兵包圍肅州。九疇從甘州連夜策馬奔赴肅州城，率將士用弓箭射殺賊寇，賊寇被射死很多人。隨後，又出兵擊退賊寇。分頭進攻甘州的賊寇，也被總兵官姜奭打敗。朝廷論功，九疇晋升副都御史，并獲賜金幣。九疇上奏説："番賊之所以敢於入犯，是由於我方接受他們的進貢，容許商人來往買賣，使他們得以熟悉我方兵力的虛實。寫亦虎仙反叛的陰謀早已暴露，但因他先送財物給權臣，反而受到寵幸，於是竟將侵犯邊境的賊寇，奉爲享受禮遇的貴賓。守邊的大臣懾於權臣的威勢，拱手聽命，以致與關内外番人相互勾結，造成今天的局面。今天即使不能像漢武帝那樣發動軍隊征討大宛，也應當仿效漢光武帝斷絶與西域交往的策略。土魯番前後來進貢而尚未回去的使者有二百人，應將他們安置在兩廣地方，對其中有謀反行迹的人處以刑罰，這樣番賊失去内應，必然不敢再來侵擾。倘若再容忍退讓，臣下恐怕河西十五衛所，永遠也没有卸去負擔的日子。"疏下朝廷評議，總制楊一清很贊成他的建議。四年春季九疇辭官回鄉。

初，土魯番敗遁，都指揮王輔言速檀滿速兒及牙木蘭俱死於炮，九疇以聞。後二人上表求通貢，帝怪且疑。而番人先在京師者爲蜚語，言肅州之圍，由九疇激之，帝益信。會百户王邦奇訐楊廷和、彭澤，詞連九疇。吏部尚書桂萼等欲緣九疇以傾澤，因請許通貢，而追治九疇激變狀。大學士一清言事已前决。帝不聽，逮下詔獄。刑部尚書胡世寧言於朝曰："世寧司刑而殺忠臣，寧殺世

當初，土魯番戰敗逃遁時，都指揮王輔報告蘇丹滿速兒和牙木蘭都死於炮火，九疇曾將此事報告朝廷。後來這兩個人進表請求通好進貢，皇上感到奇怪并疑惑。原先居住在京師的番人也趁機散布流言，説肅州之圍，是由於九疇激怒了番人，皇上更信以爲真。恰巧百户王邦奇告發楊廷和、彭澤，控詞牽涉到九疇。吏部尚書桂萼想藉打擊九疇排擠彭澤，因此奏請皇上准許土魯番通好進貢，同時追治九疇激起事變之罪。大學士楊一清進言説此事早已解决。皇上不加理會，下詔將九疇逮捕關入監獄。刑部尚書胡世寧在朝廷上

寧。”乃上疏爲訟冤曰：“番人變詐，妄騰謗讟，欲害我謀臣耳。夫其畜謀内寇，爲日已久。一旦擁兵深入，諸番約内應，非九疇先幾奮僇，且近遣屬夷却其營帳，遠交瓦剌擾其窟巢，使彼内顧而返，則肅州孤城豈復能保。臣以爲文臣之有勇知兵忘身殉國者，無如九疇，宜番人深忌而欲殺也。惟聽部下卒妄報，以滿速兒等爲已死，則其罪有不免耳。”已，法司具獄亦如世寧言。帝卒中萼等言，謫戍極邊。居十年，赦還。

説：“世寧執掌刑法却殺害忠臣，寧可先殺了世寧。”於是上疏爲九疇訴冤説：“番人狡詐多變，妄生謗言，想陷害我方謀臣。番人蓄謀侵犯關内，由來已久。一旦驅衆軍深入我境，關内各番部落齊爲内應，若非九疇事先奮勇殺敵，同時就近命令臣服番部後撤，遠則聯絡瓦剌部落騷擾番人巢穴，使敵人因内顧不暇而退兵，否則肅州這座孤城怎麽還能保得住？臣下認爲文臣中有膽略知兵法且爲國家奮不顧身的官員，無人比得上陳九疇，所以番人纔痛恨并想殺害他。但九疇聽信部下士卒妄報軍情，以爲滿速兒等番賊已死，這纔免不了罪名。”不久，刑部定案也與世寧所奏相同。皇上最終仍采納桂萼等人的意見，將九疇貶往極遠邊界戍守。過了十年，纔遇赦放還。

翟鵬

翟鵬，字志南，撫寧衛人。正德三年進士。除户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出爲衛輝知府，調開封。擢陝西副使，進按察使。性剛介，歷官以清操聞。

翟鵬，字志南，撫寧衛人。正德三年進士。任户部主事。歷經升遷，官至員外郎中，後出任衛輝知府，調任開封。提升爲陝西副使，晋升按察使。翟鵬生性耿介，在各官任上以操守清廉聞名。

嘉靖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時邊政久弛，壯卒率占工匠私役中官家，守邊者并羸老不任兵。又番休無期，甚者夫守墩，妻坐鋪。鵬至，盡清占役，使得迭更。野雞臺二十餘墩孤懸塞外，久棄不守，鵬盡復之。歲大侵，請於朝以振。坐寇入停俸。復坐劾總兵官趙瑛失事，爲所訐，奪職歸。

嘉靖七年提升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當時邊境政務廢弛已久，青壯士兵都被鎮守太監占爲工匠在家中服私役，戍守邊境的都是老弱士兵不能打仗。加以守卒更换修整無期限，甚至有丈夫在哨墩守衛，妻子在店鋪中坐等的情形。翟鵬到任後，盡數清理太監私占的役夫，使士兵得以輪番休整。野雞臺附近二十多座堡墩孤立於塞外，長期放棄無人防守，翟鵬全部將其恢復守衛。這年遇災荒歉收，翟鵬請求朝廷賑濟。後因賊寇侵入而被罰停俸禄。又因彈劾總兵官趙瑛失職，遭趙瑛攻訐，被削奪官職回鄉。

二十年八月，俺答入山西内地。兵部請遣大臣督軍儲，因薦鵬。乃起故官，整飭畿輔、山西、河南軍務兼督餉。鵬馳至，俺答已飽去，而吉囊軍復寇汾、石諸州。鵬往來馳驅，不能有所挫。寇退，乃召還。

二十年八月，俺答率所部侵入山西境内。兵部奏請派遣大臣監督軍需儲備，因此推薦翟鵬。於是以原官起用翟鵬，整頓京師、山西、河南等地軍務并兼督理軍餉。翟鵬趕到山西，俺答已擄掠財物而退，而吉囊部軍隊又騷擾汾、石諸州。翟鵬奔馳往返於各戰場，不能挫敗賊寇。賊寇退去後，朝廷即將翟鵬召回。

明年三月，宣大總督樊繼祖罷，

次年三月，宣、大總督樊繼祖被罷免，朝廷

除鵬兵部右侍郎代之。上疏言："將吏遇被掠人牧近塞，宜多方招徠。殺降邀功者，宜罪。寇入，官軍遏敵雖無功，竟賴以安者，當録。若賊衆我寡，奮身戰，雖有傷折、未至殘生民者，罪當原。於法，俘馘論功，損挫論罪。乃有摧鋒陷陣不暇斬首，而在後掩取者反積級受功，有逡巡觀望幸苟全，而力戰當先者反以損軍治罪，非戎律之平。"帝皆從其議。會有降人言寇且大入，鵬連乞兵餉。帝怒，令革職閒住，因罷總督官不設。鵬受事僅百日而去。

任命翟鵬爲兵部右侍郎代替樊繼祖。翟鵬上疏說："將吏遇到被賊寇擄掠去的人民在邊境附近放牧，應廣爲招徠。殺害降卒而請功求賞者，應當判罪。賊寇入侵，官軍阻擊敵人雖未建功，但百姓竟靠他們得保平安者，應當録功。如於賊衆我寡時，能奮勇作戰，雖有傷亡，尚不至於使百姓受殘害的官軍，應當原諒他們的罪過。法律規定，作戰時以俘獲敵人及斬首計功，以軍隊受損失論罪。於是有人衝鋒陷陣來不及砍下敵人的首級，而在後面乘機斬取敵人首級的人反被記功；有人臨敵猶豫觀望却得求苟全性命，而一馬當先奮勇作戰的人反因人馬損折被治罪，這不是公平的軍法。"皇上聽從了他的建議。適逢有投降的人報告説賊寇將大舉入侵，翟鵬接連向朝廷請撥軍餉。皇上因此發怒，下令革去翟鵬的官職閑住，并從此不再設總督一職。翟鵬受任僅一百天便去職。

其年七月，俺答復大入山西，縱掠太原、潞安。兵部請復設總督，乃起鵬故官，令兼督山東、河南軍務，巡撫以下并聽節制。鵬受命，寇已出塞。即馳赴朔州，請調陝西、薊、遼客兵八支，及宣、大三關主兵，兼募土著，選驍鋭者十萬，統以良將，列四營，分布塞上，每營當一面。寇入境，游兵挑之，誘其追，諸營夾攻。脱不可禦，急趨關南依墻守，邀擊其困歸。帝從之。鵬乃浚壕築垣，修邊墻三百九十餘里，增新墩二百九十二，護墩堡一十四，建營舍一千五百間，得地萬四千九百餘頃，募軍千五百人，人給五十畝，省倉儲無算。疏請東自平刑，西至偏關，畫地分守。增游兵三支，分駐雁門、寧武、偏關。寇攻墻，戍兵拒，游兵出關夾攻，此守中有戰。東大同，西老營堡，因地設伏，伺寇所向。又於宣、大、三關間，各設勁兵，而別選戰士六千，分兩營，遇警令總督武臣張鳳

這年七月，俺答部又大舉入侵山西，縱兵擄掠太原、潞安。兵部奏請重新在山西設置總督，於是起用翟鵬爲原官，并兼任總督山東、河南軍務，巡撫以下的官員都聽從他的指揮。翟鵬接受任命，賊寇已退出邊境。翟鵬立即奔赴朔州，奏請徵調陝西、薊、遼各地八支軍隊，以及宣、大三關的主力軍隊，同時招募當地土著百姓，選出十萬名驍勇精鋭的士卒，派優秀的將領統率，列爲四營，分布在邊境上，每營獨擋一面。賊寇如果侵入境内，就讓小股部隊向賊寇挑戰，引誘敵人追擊，然後各營軍隊一起夾攻。倘若不能抵擋賊寇，就趕緊奔赴關南依靠城墻防守，并伺機出擊疲憊欲歸的賊寇。皇上聽從了他的意見。翟鵬於是督軍掘壕築壘，修建邊界城墻三百九十多里，增修哨墩二百九十二座，守護哨墩堡壘十四座，修建軍隊營房一千五百間，擴地一萬四千九百餘頃，招募士卒一千五百人，每人配給五十畝土地，由此節省無數官倉儲糧。翟鵬又上疏請求在東自平刑關，西至偏關一段，各軍劃地分守。并增加三支流動部隊，分别駐守雁門關、寧武關和偏關。賊寇來攻打邊墻時，戍守的士兵在關内抵擋，流動的士兵則出關夾攻，這樣便防守中又

隨機策應，此戰中有守。帝從其議，且命自今遇敵，逗遛者都指揮以下即斬，總兵官以下先取死罪狀奏請。

有攻戰。另外東起大同，西至老營堡，根據地形設置埋伏，注視賊寇活動的方向。又在宣、大、三關之間，分設强兵，再選六千名戰士，分作兩營，遇有敵情即命總督武臣張鳳隨機配合作戰，這樣便攻戰中又有防守。皇上聽從了他的建議，并下令從今以後凡是與敵人遭遇，軍官畏懼不前者，都指揮以下立即斬首，總兵官以下先奏報其罪狀請朝廷處理。

先是，鵬遣千户火力赤率兵三百哨至豐州灘，不見寇。復選精鋭百，遠至豐州西北，遇牧馬者百餘人，擊斬二十三級，奪其馬還。未入塞，寇大至，官軍饑憊，盡棄所獲奔。鵬具實陳狀。帝以將士敢深入，仍行遷賞。舊例，兵皆團操鎮城，聞警出戰。自邊患熾，每夏秋間分駐邊堡，謂之暗伏。鵬請入秋悉令赴塞，畫地分守，謂之擺邊，九月中還鎮。遂著爲令。

在此之前，翟鵬派遣千户火力赤率領三百名士兵到豐州灘偵察，不見賊寇。又選拔精鋭士兵一百人，深入豐州西北，遇到一百多名牧馬人，便攻擊并斬殺其中二十三人，奪取他們的馬匹返回。還未入塞，賊寇大批追來，官軍飢餓疲憊，放棄所獲的戰利品逃回。翟鵬將實情奏報。皇上認爲將士們敢於深入敵境，仍然加以升遷和獎賞。據以往的慣例，軍隊都分團操練於其所鎮守的營地，聽到警報便出戰。自從邊境寇患劇烈，每年夏秋之間軍隊分駐於邊境上的堡壘，叫做暗伏。翟鵬奏請入秋以後即命令軍隊全部開赴邊塞，劃分地段分别防守，叫做擺邊，到九月中纔回營地。此後著爲定例。

二十三年正月，帝以去歲無寇爲將帥力，降敕奬鵬，賜以襲衣。至三月，俺答寇宣府龍門所，總兵官郤永等却之，斬五十一級。論功，進兵部尚書。帝倚鵬殄寇，錫命屢加，所請多從，而責效甚急。鵬亦竭智力，然不能呼吸應變。御史曹邦輔嘗劾鵬，鵬乞罷，弗允。是年九月，薊州巡撫朱方請撤諸路防秋兵，兵部尚書毛伯温因并撤宣、大、三關客兵。俺答遂以十月初寇膳房堡。爲郤永所拒，乃於萬全右衛毁墻入。由順聖川至蔚州，犯浮屠峪，直抵完縣，京師戒嚴。帝大怒，屢下詔責鵬。鵬在朔州聞警。夜半至馬邑，調兵食，復趨渾源，遣諸將遏敵。御史楊本深劾鵬逗遛，致賊震畿輔。兵科戴夢桂繼之。遂遣官械鵬，而以兵部左侍郎張漢

二十三年正月，皇上認爲去年因將帥效力而没有賊寇騷擾，下詔書奬勵翟鵬，并賜他衣袍。到了三月間，俺答部騷擾宣府龍門所，總兵官郤永等人擊退賊寇，斬賊寇首級五十一顆。朝廷評功，晋升翟鵬爲兵部尚書。皇上倚仗翟鵬殲滅賊寇，屢次給予翟鵬賞賜和任命，翟鵬有所奏請也多加聽從，但要求翟鵬辦事見效也十分急切。翟鵬雖然竭盡心力，但遇事仍不能隨機應變。御史曹邦輔曾經彈劾翟鵬，翟鵬乞請免官，皇上未允准。這年九月，薊州巡撫朱方奏請撤回各路秋季防守邊關的軍隊，兵部尚書毛伯温因此一并撤去宣、大、三關的客籍軍隊。俺答部即於十月初進犯膳房堡。遭郤永率兵抵擋，於是轉從萬全右衛毁壞邊墻入侵。賊寇經順聖川到達蔚州，進犯浮屠峪，直抵完縣，京師爲此戒嚴。皇上大怒，多次下詔書斥責翟鵬。翟鵬在朔州聽到警報。半夜裹趕到馬邑，調集兵糧，又趕赴渾源，分遣各將領阻擊敵人。御史楊本深彈劾翟鵬停留不前，

代。鵬至，下詔獄，坐永戍。行至河西務，爲民家所窘，告鈔關主事杖之，廠衛以聞。復逮至京，卒於獄，人皆惜之。

以致賊寇震動京師地區。兵科給事中戴夢桂也接着彈劾。朝廷便派官員前往將翟鵬戴上枷鎖押解還京，而以兵部左侍郎張漢代替翟鵬的職務。翟鵬被押至京師，皇上下令將他投入監獄，判他永遠戍邊。赴邊行至河西務，受到當地百姓欺辱，便告訴主持鈔關的官員，將其人棍棒責打，東廠和錦衣衛將此事告訴皇上。於是翟鵬又被捉拿到京師，後死於獄中，人們都爲此惋惜。

初，鵬在衛輝，將入覲，行李蕭然，通判王江懷金遺之。鵬曰："豈我素履未孚於人耶？"江慚而退，其介如此。隆慶初，復官。

當初翟鵬在衛輝時，將入京覲見皇上，行李簡陋，通判王江帶着錢財去送他。翟鵬説："難道我平素的作爲還不爲人所知嗎？"王江羞愧而去，翟鵬竟是如此地耿介。隆慶初年，翟鵬官復原職。

張漢

張漢，鍾祥人。代鵬時，寇已出境，乃命翁萬達總督宣、大，而以漢專督畿輔、河南、山東諸軍。漢條上選將、練兵、信賞、必罰四事，請令大將得專殺偏裨，而總督亦得斬大將，人知退怯必死，自争赴敵。帝不欲假臣下權，惡之。兵部言，漢老邊事，言皆可從。帝令再議。部臣乃言漢議皆當，而專殺大將，與《會典》未合。帝姑報可。會考察拾遺，言官劾漢剛愎。遂械繫詔獄，謫戍鎮西衛。後數年邊警，御史陳九德薦漢。帝怒，斥九德爲民。漢居戍所二十年卒。隆慶初，贈兵部尚書。

張漢，鍾祥人。代替翟鵬職務時，賊寇已退出邊境，朝廷於是任命翁萬達總督宣、大軍務，而命張漢專門督率京師、河南、山東各處的軍隊。漢奏陳選擇將領，訓練士兵，有功必賞，有過必罰等四條措施，并奏請授權大將可以斬殺偏將，而總督也可以斬殺大將，人們知道退却必定處死，自然争相殺敵。皇上不願給臣下權力，因此很討厭張漢的奏章。兵部進言説，張漢熟悉邊防事務，他的意見都可以聽從。皇上命令兵部再次審議，兵部大臣於是進言説張漢建議都合理，衹是總督可以處死大將一條，不符合《會典》。皇上勉强予以批准。適逢考察官員，諫議官彈劾張漢剛愎自用。皇上下令將張漢戴上枷鎖關入監獄，後貶往鎮西衛戍守。幾年以後邊境告急，御史陳九德保薦張漢。皇上發怒，將九德貶爲平民。張漢在戍所居留二十年後去世。隆慶初年，追贈兵部尚書。

孫繼魯

孫繼魯，字道甫，雲南右衛人。嘉靖二年進士。授澧州知州。坐事，改國子助教。歷户部郎中，監通州倉。歷知衛輝、淮安二府。織造中官過淮，繼魯與之忤。誣逮至京，大學士夏言救免。繼魯不謝，言不悦。改補黎平。擢湖廣提學副使，進山西參

孫繼魯，字道甫，雲南右衛人。嘉靖二年進士。授官澧州知州。因事受牽連，改任國子助教。歷經升遷官至户部郎中，監管通州倉庫。先後任衛輝、淮安知府。織造太監經過淮安，繼魯與他抵觸。於是繼魯遭誣告被逮捕至京師，後因大學士夏言救援得以免禍。繼魯事後未去拜謝夏言，夏言感到不高興。不久改任貴州黎平府知

政。數繩宗藩。暨遷按察使，宗藩百餘人擁馬發其裝，敝衣外無長物，乃載酒謝過。還陝西右布政使。

府。提升爲湖廣提學副使，晋升山西參政。在任上幾次將當地皇族宗室繩之以法。升任按察使後，宗室子弟百餘人攔住繼魯的馬檢查他的行李，發現裏面除了幾件破舊衣服外没有值錢的東西，這些人便携載了酒前來認錯。提升陝西右布政使。

二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代楊守謙巡撫山西。繼魯耿介，所至以清節聞，然好剛使氣。總督都御史翁萬達議撤山西内邊兵，并力守大同外邊，帝報可。繼魯抗章爭，言："紫荆、居庸、山海諸關，東枕溟渤；雁門、寧武、偏頭諸關，西據黄河。天設重險，以藩衛國家，豈可聚師曠野，洞開重門以延敵。夫紫荆諸關之拱護京師，與雁門諸關之屏蔽全晋，一也。今議者不撤紫荆以并守宣府，豈可獨撤雁門以并守大同耶？况自偏頭、寧武、雁門東抵平刑關爲山西長邊，自右衛雙溝墩至東陽河、鎮口臺爲大同長邊，自丫角山至雙溝百四十里爲大同緊邊，自丫角山至老牛灣百四十里爲山西緊邊，論長邊則大同爲急，山西差緩，論緊邊則均爲最急。此皆密邇河套，譬之門闑。山西守左，大同守右。山西并力守左尚不能支，又安能分力以守大同之右。近年寇不取犯山西内郡者，以三關備嚴故也。使三關將士遠離堡戍，欲其不侵犯難矣。全師在外，强寇内侵，即紫荆、倒馬諸關不將徒守哉！"萬達聞之不悦，上疏言："增兵擺邊，始於近歲，與額設守邊者不同。繼魯乃以危言相恐，復遺臣書，言往歲建雲中議，宰執幾不免。近年撤各路兵，督撫業蒙罪。其詆排如此。今防秋已逼，乞別調繼魯，否則早罷臣，無誤邊事。"兵部是繼魯言。帝不從，下廷議。廷臣請如萬達言。帝方倚萬達，怒繼魯

二十六年提升爲右副都御史，代替楊守謙巡撫山西。繼魯生性耿直，所到之處都以清高有氣節聞名，但喜歡意氣用事。總督都御史翁萬達建議撤去山西境内的邊防軍隊，合力守衛大同以外的邊境，皇上批准此議。繼魯上奏章反對説："紫荆、居庸、山海各關，東臨渤海；雁門、寧武、偏頭各關，西靠黄河。上天設置這樣的險要，以護衛國家，怎可在曠野之地聚集軍隊，大開重關之門讓敵人進來。紫荆各關環衛京師，與雁門各關爲全晋的屏障，是一樣的道理。現在既然人們不建議説撤去紫荆關守軍以合守宣府，怎麽可以撤去雁門關守軍以合守大同呢？况且從偏頭、寧武、雁門向東直到平刑關是山西的邊防綫，從右衛雙溝墩到東陽河、鎮口臺是大同的邊防綫，從丫角山到雙溝一百四十里則是大同緊要屏障，從丫角山到老牛灣一百四十里是山西緊要屏障，若以邊防綫論則大同地區更爲重要，山西略爲次要，若論屏障則二處都極爲緊要。這些屏障都貼近河套，譬如門户。山西守於左側，大同守於右側。現在山西全力守衛左側尚且力量不够，又怎麽能分出兵力來守衛大同右側呢。這幾年賊寇之所以不敢侵犯山西境内的郡縣，是因爲三關防守嚴密的緣故。如果讓守衛三關的將士遠離前沿城堡，要想賊寇不來侵犯就困難了。軍隊都分布在邊外，强敵侵入境内，這樣防守紫荆、倒馬各關不是徒勞了嗎！"萬達聽了這番議論不高興，上疏説："增派軍隊出塞防守，最近幾年纔開始，和原先按額設置的軍隊有所不同。繼魯是以驚人之語恐嚇人，又給臣下寫信，説往年建議在雲中設衛，當時執掌朝政的大臣幾乎均不能免禍。近年又有撤減各路軍隊的主張，使總督巡撫等官員都蒙受罪名。繼魯就是這樣詆毁排擠臣下。現在秋季防守已迫近，乞請皇上將繼魯調任

騰私書，引往事議君上。而夏言亦惡繼魯，不爲地，遂逮下詔獄。疽發於項，瘐死。

其他職務，不然就趁早罷免臣下，免得貽誤邊防事務。”兵部贊成繼魯的意見，皇上不肯聽從，將此事交朝廷討論。朝中大臣奏請同意萬達的意見。皇上正重用萬達，對繼魯傳遞私信，引證往事議論君上很憤怒。而夏言也嫌惡繼魯，不願爲他辯解以留餘地，皇上便下令將繼魯逮捕入獄。繼魯頸項上生了毒瘡，死於獄中。

繼魯爲巡撫僅四月。山西人習其前政，冀有所設施，遽以非罪死，咸爲痛惜。宗藩有上書訟其冤者，即前奪視其裝者也。穆宗即位，贈兵部左侍郎，賜祭葬，蔭一子，謚清愍。

繼魯任巡撫僅四個月。山西人熟知他以前的政績，希望他能有所建樹，不久即因冤屈而死，大家都爲他痛惜。宗室中有人上書爲他訴冤，即先前强行檢查他行李的人。穆宗即位，追贈繼魯兵部左侍郎，賜予祭葬待遇，并任其一子爲官，謚清愍。

曾銑

曾銑，字子重，江都人。自爲諸生，以才自豪。嘉靖八年成進士，授長樂知縣。徵爲御史，巡按遼東。遼陽兵變，執辱都御史呂經。銑時按金、復，急檄副總兵李鑑罷經苛急事，爲亂軍乞赦。經罷，趨廣寧，悍卒于蠻兒等復執辱經。其月，撫順卒亦縛指揮劉雄父子。會朝廷遣侍郎林庭棉往勘，亂卒懼。遼陽倡首者趙劓兒潛詣廣寧與蠻兒合謀，欲俟鎮城官拜表，集衆亂，爲總兵官劉淮所覺，計不行。復結死囚，欲俟庭棉至，閉城門爲變。而銑已刺得二城及撫順爲惡者姓名，密授諸將，劓兒等數十人同日捕獲。銑上言：“往者甘肅、大同軍變，處之過輕。群小謂辱命臣，殺主帥，罪不過此，遂相率爲亂。今首惡宜急誅。”乃召還庭棉，命銑勘實，悉斬諸首惡，懸首邊城，全遼大定。

曾銑，字子重，江都人。自成爲生員以後，即以才華自豪。嘉靖八年考取進士，授官長樂知縣。召入爲御史，巡按遼東。遼陽的士兵嘩變，扣押污辱都御史呂經。曾銑當時正巡按金、復二州，急忙傳檄令副總兵李鑑以爲政苛刻急切罷免呂經，并爲鬧事的軍士乞求赦免。呂經罷免後，前往廣寧，凶悍的士卒于蠻兒等又扣押凌辱呂經。同月，撫順守卒也捆綁扣押指揮劉雄父子。正好朝廷派遣侍郎林庭棉前往調查，叛亂的士卒很害怕。遼陽爲首作亂的士兵趙劓兒潛往廣寧與蠻兒合謀，想等鎮守的官員上奏章時，聚衆鬧事，被總兵官劉淮覺察，計謀不得實行。劓兒又糾結死囚，想等庭棉到達時，關閉城門嘩變。但曾銑已經刺探到遼陽、廣寧二城以及撫順作亂士卒的姓名，秘密地告訴各處守將，於是劓兒等數十人在同一天被捕獲。曾銑上奏說：“以往甘肅、大同軍士嘩變，處分太輕。衆小人認爲凌辱朝廷命臣，殺害主帥，所判之罪不過如此，便相效作亂。現對爲首作惡者應儘快處以死刑。”朝廷於是召回庭棉，命令曾銑查勘事實，曾銑將爲首作惡的士卒盡數處斬，將他們的首級懸挂在各邊城之上，整個遼東地區因此得以安定。

擢銑大理寺丞，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俺答數入內地，銑請築臨清外城。工畢，進副都御史。居三

不久朝廷提升曾銑爲大理寺丞，又升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俺答部屢次侵入內地，曾銑奏請修築臨清外城城墻。竣工後，晋升副都御史。

年，改撫山西。經歲寇不犯邊，朝廷以爲功，進兵部侍郎，巡撫如故。

在任三年，改巡撫山西。一年間賊寇不來侵犯邊境，朝廷爲他記功，晋升兵部侍郎，仍巡撫山西。

二十五年夏，以原官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寇十萬餘騎由寧塞營入，大掠延安、慶陽境。銑率兵數千駐塞門，而遣前參將李珍搗寇巢於馬梁山陰，斬首百餘級。寇聞之，始遁。捷奏，賚銀幣。既而寇屢入，游擊高極死焉，副總兵蕭漢敗績。銑疏諸將罪，治如律。時套寇牧近塞，零騎往來，居民不敢樵采。銑方築塞，慮爲所擾，乃選鋭卒擊之。寇稍北，間以輕騎入掠，銑復率諸軍驅之遠徙。參將李珍及韓欽功爲多，詔增銑俸一級，賜銀幣有加。

二十五年夏季，曾銑以原官總督陝西三邊軍務。賊寇十萬多騎兵由寧塞營入侵，於延安、慶陽境内大肆擄掠。曾銑率領數千兵士駐扎在塞門，而派遣前參將李珍直搗馬梁山北賊寇巢穴，斬殺賊寇一百多名。賊寇聽説此事，開始逃遁。捷報奏上，朝廷賞賜曾銑銀幣。此後賊寇又屢次入侵，游擊將軍高極戰死，副總兵蕭漢戰敗。曾銑疏陳各將領失職之罪，將他們依法治罪。當時河套的賊寇在邊境附近放牧，常有零星騎兵往來於邊境，邊境居民不敢外出打柴。曾銑正督軍修築邊墻堡壘，擔心受賊寇騷擾，便選精鋭士卒出擊敵人。賊寇略向北移，間或遣輕騎兵入境擄掠。曾銑又率領各路軍隊驅逐賊寇遷徙遠方。參將李珍和韓欽建功最多，皇上下詔命增加曾銑俸禄一級，并增賜銀幣。

銑素喜功名，又感帝知遇，益圖所報稱。念寇居河套，久爲中國患，上疏曰："賊據河套，侵擾邊鄙將百年。孝宗欲復而不能，武宗欲征而不果，使吉囊據爲巢穴。出套則寇宣、大、三關，以震畿輔；入套則寇延、寧、甘、固，以擾關中。深山大川，勢顧在敵而不在我。封疆之臣曾無有以收復爲陛下言者，蓋軍興重務也；小有挫失，媒孽踵至，鼎鑊刀鋸，面背森然。臣非不知兵凶戰危，而枕戈汗馬，切齒痛心有日矣。竊嘗計之：秋高馬肥，弓矢勁利，彼聚而攻，我散而守，則彼勝；冬深水枯，馬無宿稿，春寒陰雨，壤無燥土，彼勢漸弱，我乘其弊，則中國勝。臣請以鋭卒六萬，益以山東槍手二千，每當春夏交，携五十日餉，水陸交進，直搗其巢。材官騶發，炮火雷激，則寇不能支。此一勞永逸之策，萬世社稷所賴也。"遂條八議以進。是時，銑與

曾銑原本就喜好功名，又感激皇上知遇之恩，更加力圖報答皇上。考慮到賊寇居於河套地區，長久以來成爲中原的禍患，便上疏説："賊寇占據河套，侵擾邊界附近地區將近百年。孝宗想恢復邊界安寧不能如願，武宗想征伐賊寇也無結果，致使吉囊占據河套以爲巢穴。賊寇出河套則侵犯宣、大、三關等地，以震驚京師地區；入河套則侵犯延、寧、甘、固等地，以騷擾關中地區。高山大河，形勢對敵人有利而對我方不利。守疆大臣之所以無人向陛下建議收復河套，是因爲發動戰爭事關重大；稍不順利，罪名接踵而至，進退都有風險。臣下并非不知道戰爭凶險，但想殺敵立功，切齒痛心由來已久。曾私下考慮：秋高馬壯，敵人弓箭强鋭，集中攻打我方，我方四面設防，敵人容易取勝；寒冬水竭，戰馬没有隔夜草料，春寒陰雨，土地潮濕，敵人氣勢逐漸微弱，我方乘其不力而進，則中原可以獲勝。臣下請撥六萬精兵，加上山東槍手二千，每逢春夏之交時節，携帶五十日乾糧，由水陸二路并進，直搗敵人巢穴。將士利箭齊發，炮火轟鳴，賊寇必不能抵擋。這是一勞永逸的戰略，國

延、寧撫臣欲西自定邊營，東至黄甫川一千五百里，築邊墻禦寇，請帑金數十萬，期三年畢功。疏并下兵部。部臣難之，請令諸鎮文武將吏協議。詔報曰："賊據套爲中國患久矣，朕宵旰念之，邊臣無分主憂者。今銑倡恢復議甚壯，其令銑與諸鎮臣悉心上方略，予修邊費二十萬。"銑乃益鋭。而諸巡撫延綏張問行、陝西謝蘭、寧夏王邦瑞及巡按御史盛唐以爲難，久不會奏。銑怒，疏請於帝，帝爲責讓諸巡撫。會問行已罷，楊守謙代之，意與銑同。銑遂合諸臣條上方略十八事，已又獻營陣八圖，并優旨下廷議。

家永保平安的保證。"并進呈八條具體措施。同時，曾銑和延、寧巡撫大臣計劃在西起定邊營，東至黄甫川一千五百里的地段上，修築城墻以防禦賊寇，并請調撥庫銀數十萬，預期三年竣工。此議與奏疏一并送交兵部。兵部大臣感到爲難，奏請命各鎮文武官員共同評議。皇上下詔書答覆説："賊寇占據河套爲中原禍患時間已很久，朕日夜憂慮，守邊大臣亦無人能爲君主分憂。現在曾銑收復河套的建議十分堅定，朕命令曾銑與各位鎮守大臣盡心策劃作戰的方案，并給予修邊費用二十萬。"曾銑於是更加鋭意進取。但各處巡撫如延綏張問行、陝西謝蘭、寧夏王邦瑞和巡按御史盛唐等認爲有困難，很久没有會同復奏。曾銑發怒，上疏請皇上過問，皇上因此責備各處巡撫。恰巧問行已經罷免，楊守謙代替他的職務，看法與曾銑相同。曾銑於是會同各大臣進呈十八條方略，不久又進獻結營布陣圖八幅，皇上都發布稱贊的詔令交付朝廷評議。

廷臣見上意向銑，一如銑言。帝忽出手詔諭輔臣曰："今逐套賊，師果有名否？兵食果有餘，成功可必否？一銑何足言，如生民荼毒何。"初，銑建議時，輔臣夏言欲倚以成大功，主之甚力。及是，大駭，請帝自裁斷。帝命刊手詔，遍給與議諸臣。時嚴嵩方與言有隙，欲因以傾言，乃極言套必不可復。陰詆言，故引罪乞罷，以激帝怒。旋復顯攻言，謂"向擬旨褒銑，臣皆不預聞。"兵部尚書王以旂會廷臣覆奏，遂盡反前説，言套不可復。帝乃遣官逮銑，出以旂代之；責科道官不言，悉杖於廷，停俸四月。帝雖怒銑，然無意殺之也。咸寧侯仇鸞鎮甘肅時，以阻撓爲銑所劾，逮問。嵩故雅親鸞。知銑所善同邑蘇綱者，言繼妻父，綱與銑、言嘗交關傳語，乃代鸞獄中草疏，誣銑掩敗不奏，剋軍餉巨萬，遣子淳屬所親蘇綱賂當途。其言絶無左驗，而帝深

朝中大臣見皇上的心思向着曾銑，就都附合曾銑的主張。皇上忽然出示親手書寫的詔書詢問輔佐大臣説："今天驅逐河套賊寇，出師是否理由充足？士兵的糧食是否有餘，此舉是否必然成功？一個曾銑不足道，但怎能讓百姓受殘害。"當初，曾銑向皇上建議時，宰輔夏言想靠他建立大功，支持曾銑的建議十分堅决。到了此時，大爲驚懼，請皇上自己裁决。皇上命令將手詔刊刻，發給各位參與評議的大臣。當時嚴嵩正與夏言不和，想藉此排擠夏言，於是極力進言説河套肯定不能收復。暗地詆毁夏言，故意引咎乞請罷免自己，用以激怒皇上。接着又公開攻擊夏言，説："先前替皇上擬旨褒獎曾銑，臣下都未參予過問。"兵部尚書王以旂會同朝中大臣復奏，也全部推翻原來的意見，説河套不可收復。皇上於是派遣官員逮捕曾銑，讓王以旂出京代替曾銑的職務；并責備科道官員不及時進言，將他們全部在朝廷上用棍棒責打，并罰停俸禄四個月。皇上雖然譴責曾銑，但并不想殺他。咸寧侯仇鸞鎮守甘肅時，曾因阻撓的罪行遭曾銑彈劾，被逮捕問罪。嚴嵩平素與仇鸞親近。嚴嵩又知道曾銑所友

入其説，立下淳、綱詔獄。給事中齊譽等見帝怒銑甚，請早正刑章。帝責譽黨奸避事，鐫級調外任。及銑至，法司比擬邊帥失陷城寨者律。帝必欲依正條，當銑交結近侍律斬，妻子流二千里，即日行刑。銑既死，言亦坐斬，而鸞出獄。

善的同鄉人蘇綱，是夏言繼妻的父親，蘇綱與曾銑、夏言曾來往傳話，便替仇鸞在獄中起草奏疏，誣告曾銑曾掩飾敗績不奏報，還大量剋扣軍餉，并派兒子曾淳吩咐好友蘇綱賄賂當權官員。疏中所説根本没有證據，但皇上却深信其説，立即下令將曾淳和蘇綱關進監獄。給事中齊譽等人看到皇上對曾銑十分惱怒，即奏請早日將曾銑依法治罪。皇上責備齊譽私結奸人逃避責任，將他削級調出京城。曾銑被押解至京後，刑部擬處曾銑以邊帥失守城寨之罪。皇上定要以死罪處置曾銑，定曾銑觸犯勾結近臣之律問斬。妻子流放二千里以外，當天即執行。曾銑死後，夏言也連坐斬首，而仇鸞却得以出獄。

銑有膽略，長於用兵。歲除夜，猝命諸將出。時塞上無警，諸將方置酒不欲行，賂鈴卒求緩於銑妾。銑斬鈴卒以徇。諸將不得已，丙夜被甲行。果遇寇，擊敗之。翼日入賀畢，前請故。銑笑曰："見烏鵲非時噪，故知之耳。"皆大服。銑廉，既歿，家無餘貲。

曾銑爲人有膽略，擅長用兵。有一年除夕之夜，突然命令各將領出巡。當時邊界上并無敵情，各將領正準備喝酒不想出行，便賄賂曾銑的親兵去向曾銑的妾説情。曾銑即殺親兵以示衆。衆將領没有辦法，衹得於三更時披上鎧甲出巡。果然遭遇賊寇，并將賊寇打敗。次日入見曾銑慶賀完畢，上前請教其中的緣故。曾銑笑着説："因聽見烏鵲呱噪的時間不對，所以知道有敵情。"衆將都大爲佩服。曾銑居官廉潔，被殺以後，家中没有多餘的財産。

隆慶初，給事中辛自修、御史王好問訟銑志在立功，身罹重辟，識與不識，痛悼至今。詔贈兵部尚書，謚襄愍。萬曆中，從御史周磐請，建祠陝西。

隆慶初年，給事中辛自修、御史王好問上疏陳述曾銑有志建立功績，却身遭極刑，天下無論認識還是不認識的人，對他的死深爲痛惜直至今日。皇上下詔追贈曾銑兵部尚書，謚襄愍。萬曆年間，皇上聽從御史周磐的請求，在陝西爲曾銑建立祠堂。

李珍者，故坐事失官。銑從徒中録用，復積戰功至參將。銑既被誣，詔遣給事中申价等往核，因并劾珍與指揮田世威、郭震爲銑爪牙，下之詔獄。連及巡撫謝蘭、張問行，御史盛唐，副總兵李琦等，皆斥罰。勒淳、綱贓，恤陣亡軍及居民被難者。銑嘗檄府衛銀三萬兩製車仗，亦責償於淳。且酷刑拷珍，令其實剋餉行賂事，幾死，卒不承。淳用是免，珍竟

李珍，原來因事失去官職。曾銑從囚徒中録用他，李珍後又累建戰功官至參將。曾銑被誣陷後，皇上下詔派遣給事中申价等人前往核實，因此一并指控李珍和指揮田世威、郭震是曾銑的爪牙，將他們關入監獄。此案又牽連到巡撫謝蘭、張問行，御史盛唐，副總兵李琦等人，各人都遭貶斥處罰。又勒令曾淳、蘇綱繳出贓款，用以撫恤陣亡將士和被賊寇殺害的邊民。曾銑曾經傳檄各府、衛出銀三萬兩製造戰車兵器，也責成曾淳償還。并嚴刑拷打李珍，要他證實曾銑剋扣軍餉

論死，世威、震謫戍。其後，俺答歲入寇，帝卒不悟，輒曰："此銑欲開邊，故行報復耳。"

丁汝夔

丁汝夔，字大章，霑化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嘉靖初，授禮部主事。爭"大禮"被杖，調吏部。累官山西左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歷撫保定、應天。入爲左副都御史。坐事調湖廣參政。復以故官撫河南。歷吏部左、右侍郎。

二十八年十月拜兵部尚書兼督團營。條上邊務十事，皆報可。當是時，俺答歲寇邊，羽書疊至。天子方齋居西內，厭兵事，而大學士嚴嵩竊權，邊帥率以賄進，疆事大壞。其明年八月甲子，俺答犯宣府，諸將拒之不得入。汝夔即上言："寇不得志於宣府，必東趨遼、薊。請敕諸將嚴爲備。潮河川乃陵京門户，宜調遼東一軍赴白馬關，保定一軍赴古北口。"從之。寇果引而東，駐大興州，去古北口百七十里。大同總兵官仇鸞知之，率所部馳至居庸南。順天巡撫王汝孝駐薊州，誤聽諜者謂寇向西北。汝夔信之，請令鸞還大同勿東，詔俟後報。及興州報至，命鸞壁居庸，汝孝守薊州。未幾，寇循潮河川南下至古北口，薄關城。總兵官羅希韓、盧鉞不能却，汝孝師大潰。寇遂由石匣營達密雲，轉掠懷柔，圍順義城。聞保定兵駐城内，乃解而南，至通州。阻白河不得渡，駐河東孤山，分剽昌平、三河，犯諸帝陵，殺掠不可勝紀。

行賄事，李珍受刑幾乎死去，終不承認此事。曾淳因此得以免罰，李珍最終被判死罪，世威、郭震遭貶戍邊。事情過去後，俺答部每年入侵，皇上始終不醒悟，説："這是因爲曾銑想開拓邊界，賊寇因此來報復。"

丁汝夔，字大章，霑化人。正德十六年考取進士。不久改任庶吉士。嘉靖初年，授官禮部主事。因争議"大禮"遭杖責處罰，調任吏部主事。後逐步升遷官至山西左布政使，提升爲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等地。又先後巡撫保定、應天等地。入京任左副都御史。因事牽連調任湖廣參政。又以原官巡撫河南。歷任吏部左、右侍郎。

嘉靖二十八年十月拜官兵部尚書并兼督管團營。奏陳有關邊防事務十條措施，全都獲得批准。當時，俺答部每年都要騷擾邊境，告急的軍書接連傳來。皇上正居住在西宫内齋戒，厭倦軍事，而大學士嚴嵩竊取權柄，守邊將帥都以賄賂進身，邊疆防守事務大爲衰敗。次年八月甲子，俺答部侵犯宣府，衆將領奮力抵禦使賊寇不得侵入。汝夔便進言説："賊寇在宣府未曾得逞，必定向東直奔遼、薊。請敕令各處將領嚴加防備。潮河川是皇陵和京師的門户，應調一支遼東軍隊開赴白馬關，再調保定一支軍隊開赴古北口。"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賊寇果然引兵向東，駐扎在大興州，距離古北口一百七十里。大同總兵官仇鸞得知這個情況，率領所部軍隊奔赴居庸關南面。順天巡撫王汝孝駐扎在薊州，誤聽間諜報告賊寇開往西北的消息。汝夔也聽信了這個情報，奏請皇上命令仇鸞返回大同不要往東，皇上下詔令等候以後的情况。賊寇到興州的情報傳來，皇上命令仇鸞堅守居庸，汝孝防守薊州。不久，賊寇順着潮河川往南直抵古北口，逼近關城。總兵官羅希韓、盧鉞不能却敵，汝孝的軍隊大敗。賊寇便從石匣營直達密雲，又轉而擄掠懷柔，包圍順義城。因聽説保定官軍駐在順義城内，便解城圍而往南，抵達通州。因被白河阻隔不得渡河，便駐扎在河東孤山，分别劫掠昌平、三河，并破壞各個先帝陵寢，殺戮搶掠不計其數。

京師戒嚴。召各鎮勤王，分遣文武大臣各九人，守京城九門，定西侯蔣傳、吏部侍郎王邦瑞總督之，而以錦衣都督陸炳，禮部侍郎王用賓，給事御史各四人，巡視皇城四門。詔大小文臣知兵者，許汝夔委用。汝夔條上八事，請列正兵四營於城外四隅，奇兵九營於九門外近郊。正兵營各一萬，奇兵營各六千。急遣大臣二人經略通州、涿州，且釋罪廢諸將使立功贖罪。帝悉從之。然是時册籍皆虛數。禁軍僅四五萬，老弱半之，又半役内外提督大臣家不歸伍，在伍者亦涕泣不敢前。從武庫索甲仗，主庫奄人勒常例，不時發。久之不能軍。乃發居民及四方應武舉諸生乘城，且大頒賞格。仇鸞與副將徐珏、游擊張騰等軍白河西，楊守謙與副將朱楫等軍東直門外，諸路援兵亦稍集。議者率謂城内虛，城外有邊兵足恃，宜移京軍備内釁，汝夔亦以爲然。遂量掣禁軍入營十王府、慶壽寺前。掌營務者成國公朱希忠恐以兵少獲譴，乃東西抽掣爲掩飾計。士疲不得息，出怨言，而莫曉孰爲調者，則爭詈汝夔。鸞兵無紀律，掠民間。帝方眷鸞，令勿捕。汝夔亦戒勿治鸞兵。民益怨怒。

京師戒嚴。朝廷召各鎮軍隊前來保衛京城，派遣文武大臣各九人，分别守衛京城九門，由定西侯蔣傳、吏部侍郎王邦瑞總督此事，另遣錦衣都督陸炳，禮部侍郎王用賓，給事御史各四人，巡視皇城四門。皇上下詔書命令凡是懂軍事的大小文臣，都允許汝夔任用。汝夔奏陳八條建議，請求在京城外四角部署主力部隊四營，再在側面九門外近郊地區布置機動部隊九營。主力部隊每營一萬人，機動部隊每營六千人。火速派兩名大臣前往通州、涿州主持防務，并起用因罪免職的將領讓他們戴罪立功。皇上全部聽從了他的建議。但當時軍隊名册所載均爲虛數，京城禁軍實際祇有四五萬人，老弱士兵占去半數，又有半數士兵在内外提督大臣家服役并不歸營，在軍中的士兵也哭泣不敢上陣。軍隊向武庫領取盔甲兵器，主管武庫的太監拘泥於常例，不肯隨時發放。過了很久，仍不能組織軍隊。汝夔於是發動城中居民和各地來京應武舉的生員登城守衛，并宣布立功獎賞的等級。這時仇鸞與副將徐珏、游擊張騰等駐扎在白河以西，楊守謙與副將朱楫等駐扎在東直門外，各路援軍也逐漸會集。不少人議論認爲城内過於空虛，城外則有各地趕來的軍隊足可依靠，應將禁軍調入城内以防疏漏，汝夔也認爲此議有理。便酌量抽調禁軍入城在十王府、慶壽寺前安營駐扎。掌管駐軍營務的成國公朱希忠害怕因爲兵力太少而遭譴責，便東西抽調軍隊兩頭駐守以爲掩飾。士兵們疲於奔波不得休息，出語埋怨，却又不知道誰在指揮調動，便爭相埋怨汝夔。仇鸞部下的士兵没有紀律約束，趁亂搶劫民間財物。皇上此時正器重仇鸞，下令不要逮捕仇鸞兵。汝夔也告誡部下不要治仇鸞兵的罪。百姓更加怨恨。

寇游騎四出，去都城三十里。及辛巳，遂自通州渡河而西，前鋒七百騎駐安定門外教場。明日，大營薄都城。分掠西山、黄村、沙河、大小榆河，畿甸大震。初，寇逼通州，部所遣偵卒出城不數里，道遇傷者，輒奔還妄言誑汝夔。既而言不讎，汝夔

賊寇的流動騎兵四出活動，到了離京城僅三十里的地方。到了辛巳那天，賊寇便從通州渡河向西挺進，前鋒部隊七百騎兵駐扎在安定門外的教場上。次日，賊寇大營直迫京城。并分兵擄掠西山、黄村、沙河、大小榆河，京師地區大受震動。當初，賊寇迫近通州，兵部派遣偵察軍情的士卒出城數里，在路上遇到受傷的人，就奔回京

弗罪也。募他卒偵之復如前。以故寇衆寡遠近皆不能知。

城用謊言欺蒙汝夔。後來知與事實不符，汝夔也不怪罪。招募其他士卒去偵察，結果又同先前一樣。因此賊寇軍隊的多少、遠近都無從知曉。

宣府總兵官趙國忠，參將趙臣、孫時謙、袁正，游擊姚冕，山西游擊羅恭等，各以兵入援，營玉河諸處。詔兵部核諸鎮兵數，行賞賚。勤王兵先後五六萬人，皆聞變即赴，未齎糗糧。制下犒師，牛酒無所出。越二三日，援軍始得數餅餌，益饑疲不任戰。

宣府總兵官趙國忠，參將趙臣、孫時謙、袁正，游擊姚冕，山西游擊羅恭等將領，各自領兵入京救援，在玉河等地扎營。皇上下詔令兵部核對各鎮軍隊人數，以行賞賜。各地勤王之兵先後有五六萬人，都是一聽到京師危急立即赴京，未帶乾糧。皇上指示犒勞軍隊，牛酒却無從籌集。過了二三日，增援軍隊纔得到幾個糕餅充飢，越發飢餓疲憊不能打仗。

帝久不視朝，軍事無由面白。廷臣多以爲言，帝不許。禮部尚書徐階復固請，帝乃許。癸未，群臣昧爽入。至日晡，帝始御奉天殿，不發一詞，但命階奉敕諭至午門，集群臣切責之而已。帝怒文武臣不任事，尤怒汝夔。吏部因請起楊守禮、劉源清、史道、許論於家。汝夔不自安，請督諸將出城戰，而以侍郎謝蘭署部事。帝責其推委，命居中如故。寇縱横内地八日，諸軍不敢發一矢。寇本無意攻城，且所掠過望，乃整輜重，從容趨白羊口而去。

皇上很久不上朝治理朝政，軍情無法當面陳述。朝廷大臣多爲此進言，皇上不肯聽從。禮部尚書徐階再次堅決請求，皇上纔答應。癸未，群臣拂曉即上朝。直到傍晚，皇上纔駕臨奉天殿，一言不發，衹是命令徐階奉敕書到午門前，召集衆位大臣嚴厲譴責一番而已。皇上怪罪文武大臣不能盡職，尤其對汝夔不滿。吏部因此奏請起用閑居在家的楊守禮、劉源清、史道、許論等人。汝夔自覺不安，請求督率衆將領出城作戰，而以侍郎謝蘭代理兵部事務。皇上責備他推卸責任，命他仍舊主持兵部事務。賊寇在境内横衝直撞了八天，各軍未敢發射還擊一箭。賊寇原來并不打算攻打京城，况且搶掠極多，便整理所掠資財，大模大樣地向白羊口而退去。

方事棘，帝趣諸將戰甚急。汝夔以咨嵩。嵩曰："塞上敗或可掩也，失利輦下，帝無不知，誰執其咎？寇飽自揚去耳。"汝夔因不敢主戰，諸將亦益閉營，寇以此肆掠無所忌。既退，汝夔、蘭及户工尚書李士翱、胡松，侍郎駱顒、孫禬皆引罪。命革士翱職，停松俸，俱戴罪辦事，侍郎各停俸五月，而下汝夔獄。帝欲大行誅以懲後。汝夔窘，求救於嵩。嵩曰："我在，必不令公死。"及見帝怒甚，竟不敢言。給事御史劾汝夔禦寇無策。帝責其不早言，奪俸有差。趣具獄，怒法司奏當緩，杖都御史屠僑、

當京師危急時，皇上催促衆將領出戰十分急切。丁汝夔爲此徵求嚴嵩的意見。嚴嵩説："在邊境上打了敗仗或許還可以掩飾，而在京師失利，皇帝不可能不知道，誰來承擔罪責呢？賊寇如鷹隼食飽便會高飛而去。"汝夔因此不敢主張出戰，各將領更是關閉營門，賊寇因此大肆擄掠無所顧忌。賊寇退去後，汝夔、謝蘭和户部、工部尚書李士翱、胡松，侍郎駱顒、孫禬等都引咎自責。皇上命令革去士翱官職，罰停胡松俸禄，二人都戴罪辦事，侍郎各罰停俸禄五個月，并將汝夔投入監獄。皇上想大行誅殺以懲戒後人。汝夔困窘，向嚴嵩求救。嚴嵩説："衹要我在，必定不會讓你去死。"後來看見皇上極爲惱怒，竟不敢爲汝夔説話。給事中及御史指責汝夔没有抵

刑部侍郎彭黯、大理卿沈良才各四十，降俸五等。刑科張侃等循故事覆奏，各杖五十，斥侃爲民。坐汝夔守備不設，即日斬於市，梟其首，妻流三千里，子戍鐵嶺。汝夔臨刑，始悔爲嵩所賣。

禦賊寇的策略。皇上責備他們不及早進言，罰奪俸禄不等。皇上催促刑部定案，并譴責刑部上奏説此案當緩，下令責打都御史屠僑、刑部侍郎彭黯、大理卿沈良才各四十杖，并減去俸禄五等。刑科給事中張侃等遵照慣例再次上奏，皇上令將他們各責打五十杖，并貶張侃爲平民。最終判汝夔防守不力之罪，當天將他在市中斬首，并將他的頭顱懸挂起來示衆，妻子流放至三千里外，兒子戍守鐵嶺。汝夔臨刑時，纔後悔被嚴嵩所出賣。

方廷訊時，職方郎王尚學當從坐。汝夔曰，“罪在尚書，郎中無預”，得減死論戍。比赴市，問左右：“王郎中免乎?”尚學子化適在旁，謝曰：“荷公恩，免矣。”汝夔嘆曰：“汝父勸我速戰，我爲政府誤。汝父免，我死無恨。”聞者爲泣下。隆慶初，復官。

當朝廷審訊汝夔時，職方郎中王尚學也應一起判罪。汝夔説：“罪在尚書一人，郎中并未參預”，尚學纔得以免去死罪改判戍邊。汝夔被押赴市中行刑途中，問左右的人説：“王郎中得免死罪了嗎?”尚學的兒子王化恰好就在旁邊，向他致謝説：“蒙公恩德，已免去死罪了。”汝夔嘆息道：“你的父親勸我快速出戰，我被宰輔耽誤。你父親得免死罪，我死而無憾。”聽到的人都爲之下淚。隆慶初年，汝夔得以恢復官籍。

汝夔既下獄，并逮汝孝、希韓、鉞。寇未盡去，官校不敢前，托言汝孝等追寇白羊口，遠不可卒至。比逮至，論死。帝怒漸解，而汝孝復以首功聞，命俱減死戍邊。

汝夔下獄之後，朝廷一并逮捕了王汝孝、羅希韓、盧鉞。賊寇尚未全部退去時，官軍將校不敢出擊，假説汝孝等追擊賊寇至白羊口，賊寇遠遁已無法追上。等到將汝孝逮捕至京，論罪當判死刑。皇上的怒氣此時已逐漸緩解，而汝孝又以建立頭功報聞，皇上命令將汝孝等免去死罪戍守邊疆。

楊守謙

楊守謙，字允亨，徐州人。父志學，字遜夫，弘治六年進士。巡撫大同、寧夏，邊人愛之。累官刑部尚書，卒，謚康惠。

楊守謙，字允亨，徐州人。父親楊志學，字遜夫，弘治六年考取進士。巡撫大同、寧夏，邊境的人民愛戴他。屢經升遷官至刑部尚書，去世後，謚康惠。

守謙登嘉靖八年進士，授屯田主事。改職方，歷郎中，練習兵計。出爲陝西副使，改督學政，有聲，就拜參政。未任，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上言偏頭、老營堡二所，餘地千九百餘頃，請興舉營田。因薦副使張鎬爲提調，牛種取給本土。帝稱爲忠，即報可。俄移撫延綏。請久任

守謙考取嘉靖八年進士，授官屯田主事。改任職方主事，任郎中，熟習軍事。後出任陝西副使，改任提督學政，爲官有聲譽，就地拜官參政。未上任，提升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守謙進言説偏頭、老營堡二衛所，有多餘土地一千九百餘頃，請求朝廷在該地發展屯田。守謙并推薦副使張鎬任提調，耕牛種子都由本地供應。皇上稱贊他忠誠，立即批准。不久改任巡撫延綏。

鎬，終其事。其後二年，營田大興。計秋穫可當帑銀十萬，邊關穀價減十五。守謙薦鎬可大用，且言延綏安定諸邊可如例。户部請推行之九邊。帝悅，命亟行之，録守謙、鎬功。守謙未去延綏，而鎬已巡撫寧夏矣。

奏請朝廷讓張鎬繼續任屯田提調，以便最終完成屯田之事。此後二年，屯田大爲成功。總計秋季收穫可折庫銀十萬，邊關穀價爲此下跌十分之五。守謙向朝廷推薦張鎬可重用，并建議延綏安定各邊境可照山西之例興舉屯田。户部奏請在北方九處要鎮推行此項做法。皇上很高興，命令儘快推行，并給守謙、張鎬記功。守謙尚未離開延綏，張鎬已被任爲寧夏巡撫。

守謙至延綏，言："激勸軍士在重賞。令斬一首者升一級，不願者予白金三十兩。賞已薄，又文移察勘，動涉歲時，以故士心不勸。近宣、大事棘，稍加賞格，請倍增其數，鎮巡官驗明即給。蓋增級、襲蔭，有官者利之，窮卒覬賞而已。"兵部以爲然，定斬首一級者與五十兩，著爲令。以前山西修邊功，增俸一級，賜金幣有加。請給新設游兵月餉，發倉儲貸饑卒，皆報許。

守謙到延綏後，上疏説："激勵士兵在於重賞。原定殺敵一名者晋升一級，不願晋級者賞白銀三十兩。賞賜已很微薄，加以文書往來查核，經常拖延一年半載，因此軍心不振。近來宣、大戰事危急，應略微增加賞賜的規格，請將賞賜數額加倍，賞金經鎮巡官核實明白後就立即發給。以往晋級、襲蔭等賞賜，衹利於有官職的人，窮苦的士兵衹是期望賞賜一點錢罷了。"兵部同意他的意見，規定殺敵一名賞銀五十兩，并將此定爲常例。不久守謙又因先前在山西治邊有功，增加俸禄一級，獲賜金幣。守謙又奏請按月發給新設游兵軍餉，開倉將儲備的錢糧借給飢餓的士兵，均獲准許。

二十九年進副都御史，巡撫保定兼督紫荆諸關。去鎮之日，傾城號泣，有追送數百里外者。未幾，俺答入寇，守謙率師倍道入援。帝聞其至，甚喜，令營崇文門外。會副總兵朱楫，參將祝福、馮登亦各以兵至，人心稍安。寇游騎散掠桔柳諸村，去京城二十里。守謙及楫等兵移營東直門外。詔同仇鸞調度京城及各路援兵，相機戰守。

二十九年晋升副都御史，巡撫保定兼提督紫荆諸關。守謙離開延綏之地時，滿城百姓痛哭，有人追送到幾百里以外的地方。不久，俺答部入侵，守謙率軍日夜兼程進京增援。皇上聽説他來了，十分喜悦，命令他在崇文門外扎營。這時副總兵朱楫，參將祝福、馮登也各領兵趕到，人心略爲安定。賊寇流動騎兵分頭劫掠桔柳各村莊，距離京城僅二十里。守謙和朱楫等人將兵營移到東直門外。皇上下詔令守謙與仇鸞一同調度京城和各路援軍，根據形勢出戰或防守。

寇薄都城，諸將高秉元、徐鏞等禦之，不能却。帝拜鸞大將軍，進守謙兵部右侍郎，協同提督内外諸軍事。鸞時自孤山還，至東直門觀望，斬死人首六級，報功。守謙孤軍薄俺答營，而陣無後繼，不敢戰。帝聞不悦。而尚書丁汝夔慮喪師，戒勿輕戰。諸將離城遠，見守謙不戰，亦堅

賊寇迫近京城，高秉元、徐鏞等將領前往阻截，不能擊退賊寇。皇上任命仇鸞爲大將軍，晋升守謙爲兵部右侍郎，協同提督京城内外各軍事務。仇鸞當時剛從孤山回京，到東直門外猶豫觀望，并斬下六顆死人首級，以此報功。守謙率孤軍逼近俺答大營，因没有後隊增援，不敢接戰。皇上聽説後很不高興。兵部尚書丁汝夔擔心軍隊受損失，告誡各將不得輕易出戰。各軍駐扎離京

壁，輒引汝夔及守謙爲辭。流聞禁中，帝益怒。

城較遠，見守謙不出戰，也都堅守營壘，都援引汝夔和守謙爲托辭。流言傳到宮中，皇上益發憤怒。

初，寇抵安定門，詔守謙與楫等合擊，莫敢前。守謙亦委無部檄，第申儆備。寇遂毁城外廬舍。城西北隅火光燭天，内臣園宅在焉，環泣帝前，稱將帥爲文臣制，故寇得至此。帝怒曰："守謙擁衆自全，朕親降旨趣戰，何得以部檄爲解。"寇退，遂執守謙與汝夔廷鞫之。坐失誤軍機，即日戮於市。守謙臨刑時，慨然曰："臣以勤王反獲罪，讒賊之口實蔽聖聽。皇天后土知臣此心，死何恨。"邊陲吏士知守謙死，無不流涕者。

起初，賊寇抵達安定門時，皇上下詔書令守謙與朱楫等將領合力出擊，却無人敢於向前。守謙亦推委未收到兵部命令，衹是告誡將士警惕防備。於是賊寇放火燒毁城外民居。京城西北角火光衝天，内有衆宦官的宅院，宦官們圍着皇上哭泣，説這都是因爲將帥受到文臣的制約，所以賊寇纔如此猖獗。皇上發怒説："守謙擁兵自保，朕親自下旨催他出戰，怎麽可以以未得兵部命令爲藉口！"賊寇退去後，便將守謙和汝夔逮捕在朝廷上審訊。判以貽誤軍機罪，當天斬首於市中。守謙臨刑時，慨然嘆息説："臣下前來保衛京師反而獲罪，實在是因爲進讒言的賊子之口蒙蔽了皇上的視聽。皇天后土若知道臣下一片忠心，臣下雖死又有何恨！"邊境上的官兵得知守謙被處死，没有人不流淚哭泣。

守謙坦易無城府，馭下多恩意。守官廉，位至開府，蕭然若寒士。然性遲重，客有勸之戰者，應曰："周亞夫何人乎？"客曰："公誤矣，今日何得比漢法。"守謙不納，竟得罪。隆慶初，贈兵部尚書，謚恪愍。

守謙坦蕩平易胸無城府，對待部下多有恩情。且居官廉潔，位至開府，家中簡樸如同普通的讀書人。但性格拘謹，左右有人勸他出戰，守謙回答説："你們知道周亞夫是什麽樣的人嗎？"左右説："您錯了，今天的情形怎可與漢代相比。"守謙不肯接受左右的意見，竟因此獲罪。隆慶初年，追贈兵部尚書，謚恪愍。

商大節

商大節，字孟堅，鍾祥人。嘉靖二年進士。授豐城知縣。始爲築城，捕境内盗幾盡。

商大節，字孟堅，鍾祥人。嘉靖二年進士。授官豐城知縣。上任後始修城墻，將境内的盗賊捕捉一净。

擢兵科給事中。京察竣，復命科道互相劾，被謫鹽城縣丞。三遷刑部郎中，出爲廣東僉事。搗海南叛黎巢，增秩，賜金幣。累官山東按察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兼提督紫荆諸關。慮俺答内侵，疏請重根本，護神京。居四年，召理院事。俺答果大舉薄都城。詔城中居民及四方入應武舉者悉登陴守，以大節率五城御史統之。發帑金五千兩，命便宜募

提升爲兵科給事中。京官考察完畢後，朝廷又命科道官員互相檢舉，大節被降職任鹽城縣丞。後經三次升遷官至刑部郎中，不久出任廣東僉事。因搗毁海南黎族叛民的巢穴，得增進官階，并獲賜金幣。經逐步提升官至山東按察使。又被提升爲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等府兼提督紫荆等關。因擔心俺答可能入侵，上疏請求朝廷重視邊境防務，加强京師護衛。在任四年後，朝廷召他協理都察院事。後俺答部果然大舉進攻進逼京城。皇上下詔命令城中居民和各地入京應武舉

壯士。屢條上軍民急務。比寇退，復命兼管民兵，經略京城内外。訓練鼓舞，軍容甚壯。擢右副都御史，經略如故。所募民兵已四千，請以三等授餉。上者月二石，其次遞減五斗。帝亟從之。

的生員都登城防守，并以大節率五城御史統領他們。朝廷還發放五千兩庫銀，命令大節隨時招募勇士。大節多次奏陳軍民防守緊急要務。等賊寇退去後，朝廷又命令大節兼管民兵，規劃治理京城内外。大節對軍民訓練鼓動，軍容十分雄壯。大節被提升爲右副都御史，經略如故。至此所招募的民兵已有四千人，大節奏請朝廷分三等發餉。頭等每月發餉二石，以下依次遞減五斗。皇上都一一聽從他的建議。

仇鸞爲大將軍，盡統中外兵馬，惡大節獨爲一軍，不受其節制，欲困之。乃請畫地分守，以京師四郊委大節。大節言："臣雖經略京城，實非有重兵專戰守責者也。京城四郊利害，鸞欲專以臣當。臣節制者，止巡捕軍，鸞又頻調遣，奸宄猝發，誰爲捍禦哉?"所爭甚晰，而帝方寵鸞，不欲人撓其事，責大節懷奸避難，立下詔獄。法司希旨，當大節斬。嚴嵩言："大節誠有罪，但法司引律非是。幸赦其死，戍極邊。"亦不聽。時三十年四月也。

仇鸞任大將軍，統率朝廷内外所有的兵馬，憎惡大節所轄自爲一軍，不受節制，想要爲難他。仇鸞於是奏請朝廷劃地分守，將京師四郊交大節負責。大節上言說："臣下雖然負責京城軍務，其實并不是擁有重兵專事戰守的官員。京城四郊的防守關係重大，仇鸞想讓臣下獨自承當責任。臣下所節制的，衹有巡捕軍，而仇鸞又頻頻調遣，一旦内奸外亂突然爆發，用誰來防衛抵禦?"争辯得十分明白，但皇上正寵幸仇鸞，不願有人阻撓他的指揮，譴責大節心懷奸計想躲避重任，立即下令將他關入監獄。刑部迎合皇上的意旨，判處大節應當斬首。嚴嵩上言說："大節確實有罪，但刑部援引的法律不當。希望赦免大節的死罪，讓他去最遠邊境戍守。"皇上也不聽從。此時爲嘉靖三十年四月。

明年八月，鸞死，大節故部曲石鏜、孫九思等數百人伏闕訟冤，章再上。兵部侍郎張時徹等言："大節爲逆鸞制肘，以抵於法，乞順群情赦之。"帝怒，鐫時徹二秩。明年竟卒於獄。隆慶初，復故官，贈兵部尚書，謚端愍。

次年八月，仇鸞死去，大節從前的部下石鏜、孫九思等數百人伏在宫門前爲他伸冤，兩次上奏章請求寬恕。兵部侍郎張時徹等人進言說："大節被仇鸞刁難牽制，因此抵觸了法律，乞請皇上順從群情赦免大節。"皇上發怒，罰降時徹官階二級。次年大節竟在獄中去世。隆慶初年，大節得以恢復官職，追贈兵部尚書，謚端愍。

王忬

王忬，字民應，太倉人。父倬，南京兵部右侍郎，以謹厚稱。忬登嘉靖二十年進士，授行人，遷御史。皇太子出閣，疏以武宗居青宫爲戒。又劾罷東廠太監宋興。出視河東鹽政，以疾歸。已，起按湖廣，復按順天。

王忬，字民應，太倉人。父親王倬，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以謹慎忠厚著稱。王忬考取嘉靖二十年進士，授官行人，升御史。皇太子離開京城前往封地，王忬上疏請以武宗居留東宫的往事爲戒。又彈劾罷免了東廠太監宋興。不久出京巡視河東鹽政，因病回鄉。不久，起任巡按湖廣，又巡按順天。

二十九年，俺答大舉犯古北口。忬奏言潮河川有徑道，一日夜可達通州。因疾馳至通爲守禦計，盡徙舟楫之在東岸者。夜半，寇果大至。不得渡，遂壁於河東。帝密遣中使覘軍，見忬方厲士乘城。還奏，帝大喜。副都御史王儀守通州，御史姜廷頤劾其不職，忬亦言儀縱士卒虐大同軍。大同軍者，仇鸞兵也。帝立命逮儀，而超擢忬右僉都御史代之。寇退，忬請振難民，築京師外郭，修通州城，築張家灣大小二堡，置沿河敵臺。皆報可。尋罷通州、易州守禦大臣，召忬還。

二十九年，俺答部大舉進犯古北口。王忬奏陳潮河川有一條小路，一晝夜間便可直達通州。於是便策馬飛馳到通州組織防守，將河東岸的船隻全部遷往他處。到了半夜，賊寇果然大批來到，因無法渡河，祇得在河東扎營。皇上秘密派遣太監視察王忬的軍隊，看到王忬正激勵士兵登城防守。回朝奏告皇上，皇上大爲高興。副都御史王儀守衛通州，御史姜廷頤指控他不盡職，王忬也進言説王儀縱容士兵欺侮大同軍隊。大同軍隊，是仇鸞率領的士兵。皇上立即命令逮捕王儀，并破格提升王忬爲右僉都御史代替王儀。賊寇退兵後，王忬奏請賑濟難民，建築京師外城墻，并修固通州城墻，增築張家灣大小二城堡，并沿河設置偵察敵情的哨臺。都獲皇上批准。不久，朝廷撤銷通州、易州的守禦大臣，并召王忬回朝。

三十一年出撫山東。甫三月，以浙江倭寇亟，命忬提督軍務，巡視浙江及福、興、漳、泉四府。先後上方略十二事，任參將俞大猷、湯克寬，又奏釋參將尹鳳、盧鏜繫。賊犯温州，克寬破之。其據昌國衛者，爲大猷擊退。而賊首汪直復糾島倭及漳、泉群盜連巨艦百餘蔽海至，濱海數千里同告警。上海及南匯、吴淞、乍浦、蓁嶼諸所皆陷，蘇、松、寧、紹諸衛所州縣被焚掠者二十餘。留内地三月，飽而去。忬乃言將士逐毁其船五十餘艘。於是先所奪文武將吏俸，皆得復。尋以給事王國禎言，改巡撫。忬方視師閩中，賊復大至，犯浙江，盧鏜等頻失利。御史趙炳然劾其罪，帝特宥忬，忬因請築嘉善、崇德、桐鄉、德清、慈谿、奉化、象山城，而恤被寇諸府。

三十一年出任山東巡撫。上任剛三個月，朝廷因浙江倭寇猖獗，命令王忬提督軍務，巡視浙江及福、興、漳、泉四府。王忬先後奏陳十二條方案策略，任命俞大猷、湯克寬爲參將，又上奏請求解除對參將尹鳳、盧鏜的監禁。盜賊侵犯温州，克寬將他們擊退。而占據昌國衛的盜賊，被大猷擊退。賊首汪直又糾結盤據海島的倭寇和漳州、泉州群盜乘一百多艘戰船連在一起横海而至，沿海數千里同時告急。上海和南匯、吴淞、乍浦、蓁嶼各衛所都被賊寇攻陷，蘇、松、寧、紹各衛所州縣遭受燒殺搶掠的有二十餘處。賊寇在内地逗留三個月，搶掠滿足後纔離去。王忬奏陳將士驅逐燒毁賊寇戰船五十餘艘。於是先前被罰奪俸禄的文武將官，都得以恢復原有俸禄。不久因給事中王國禎上言，王忬改任巡撫。王忬正在閩中視察軍隊，賊寇又大批擁至，侵犯浙江，盧鏜等人作戰頻頻失利。御史趙炳然指控王忬有罪，皇上破例寬赦了王忬，王忬因此奏請修築嘉善、崇德、桐鄉、德清、慈谿、奉化、象山各縣城墻，并撫恤遭賊寇侵犯的各府。

時已遣尚書張經總督諸軍。大同適中寇，督撫蘇祐、侯鉞俱被逮，乃進忬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秋防事

當時朝廷已派遣兵部尚書張經總督各軍。大同正遭賊寇攻擊，督撫蘇祐、侯鉞都已被逮捕，朝廷於是晋升王忬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秋

竣，就加兵部右侍郎。薊遼總督楊博還朝，即移忬代之。尋進右都御史。忬言："騎兵利平地，步兵利險阻。今薊鎮畫地守，請去他郡防秋馬兵八千，易之以步，歲省銀五萬六千餘兩。"從之。打來孫十餘萬騎深入廣寧諸處，總兵官殷尚質等戰歿。忬停俸三月。未幾，打來孫復以十萬騎屯青城，分遣精騎犯一片石、三道關。總兵官歐陽安拒却之。事聞，賚銀幣。把都兒等犯遷安，副總兵蔣承勛戰死。降忬兵部侍郎，留任。

季邊防軍務結束後，王忬就地加官兵部侍郎。總督薊遼等處軍務楊博回朝，朝廷便命王忬接替他。不久又晋升右都御史。王忬上言說："騎兵利於在平地作戰，步兵利於在險峻之地作戰。現在薊鎮劃地分守，請減去其他郡縣的防秋騎兵八千，改爲步兵，每年可以節省五萬六千餘兩銀子。"皇上聽從了他的建議。打來孫率所部十多萬騎兵侵入到廣寧各處，總兵官殷尚質等人戰死。王忬被罰停俸禄三個月。不久，打來孫又率十萬騎兵屯駐在青城，并派遣精鋭騎兵侵犯一片石、三道關等處。總兵官歐陽安抵禦并擊退了敵人。戰事報知朝廷，朝廷賞賜銀幣。把都兒等人進犯遷安，副總兵蔣承勛戰死。朝廷降王忬爲兵部侍郎，留任原職。

初，帝器忬才，甚眷之。及所部屢失事，則以爲不足辦寇，諭嚴嵩與兵部計防守之宜。嵩奏流河口邊墻有缺，故寇乘之入，宜大修邊墻。且令忬選補額兵，操練戰守，不得專恃他鎮援兵。部條六事，如嵩指。帝乃下詔責忬，赦其罪，實主兵，減客兵，如議。於是練兵之議起。時寇别部入潘陽，有鄉兵金仲良者擒其長討賴。忬賚銀幣，官仲良三級。防秋畢，復忬官。尋復用潘陽却寇功，蔭一子。已而寇復入遼陽，副總兵王重禄敗績。御史周斯盛以聞。帝置忬不問，治他將吏如律。

當初，皇上器重王忬的才幹，非常重用他。後來見他的部下屢屢戰敗誤事，就認爲他不能擔當防禦賊寇的重任，下詔書指示嚴嵩和兵部共商防禦賊寇的良策。嚴嵩上奏説，流河口的邊墻有缺口，所以賊寇得以從缺口處侵入，應大力修築邊墻。同時命令王忬按額制選拔補充兵力，加緊操練進攻和防守，不得總是依靠其他地區的部隊支援。兵部奏陳六條意見，全都遵照嚴嵩的意思。皇上於是下詔責備王忬，赦免他的罪過，令他充實由當地人組建的部隊，减少客籍軍隊，全部依照嚴嵩和兵部的建議。於是朝中主張練兵的議論紛起。當時賊寇的其他部落侵入潘陽，有個叫金仲良的民兵抓獲賊寇的酋長討賴。王忬賞賜銀幣，仲良官升三級。秋季防守結束，朝廷恢復了王忬原來的官職。接着又因爲王忬在潘陽擊退賊寇的功績，賜他一子爲官。不久賊寇又入侵遼陽，副總兵王重禄戰敗。御史周斯盛將此事報告朝廷。皇上對王忬不予問罪，而依法將其他將領和官吏治罪。

初，帝從楊博言，命薊鎮入衛兵聽宣大調遣。忬言："古北諸口無險可守，獨恃入衛卒護陵京，奈何聽調發。"帝怒曰："曩令薊鎮練兵，今一卒不練，遇防秋輒調他鎮兵，兵部詳議以聞。"部臣言："薊鎮額兵多缺，

當初，皇上聽從了楊博的進言，命令薊鎮入京護衛的軍隊聽從宣、大總督的調遣。王忬進言説："古北口等要衝無險要之地可以把守，全靠入衛的軍隊護衛皇陵和京師地區，怎麽能讓他們隨便聽從調遣。"皇上發怒説："先前命令薊鎮操練軍隊，現在一兵不練，每逢秋季防守就調用其

宜察補。”乃遣郎中唐順之往核。還奏額兵九萬有奇，今惟五萬七千，又皆羸老。忬與總兵官安、巡撫馬珮及諸將袁正等，俱宜按治。乃降忬俸二級。帝因問嵩：“邊兵入衛，舊制乎?”嵩曰：“祖宗時無調邊兵入內地者。正德中劉六猖獗，始調許泰、郤永領邊兵討賊。庚戌之變，仇鸞選邊兵十八支護陵京，未用以守薊鎮。至何棟始借二支防守，忬始盡調邊兵守要害，去歲又徵全遼士馬入關，致寇乘虛入犯，遼左一空。若年復一年，調發不已，豈惟糜餉，更有他憂。”帝由是惡忬甚。逾月，寇犯清河，總兵官楊照禦之，斬首八百餘級。越四日，土蠻十萬騎薄界嶺口，副將馬芳拒却之。明日，敵騎二百奔還，芳及安俘斬四十級。忬猶被賚。

他守鎮的軍隊，兵部應詳細討論此事上報。”兵部大臣上言說：“薊鎮的兵士數量多有缺少，應查核補充。”朝廷於是派遣郎中唐順之前往核查。順之核查完畢回朝上奏說薊鎮應有兵員爲九萬有餘，現在衹有士兵五萬七千，又都是老弱之人。王忬和總兵官歐陽安、巡撫馬珮及守將袁正等人，都應審查治罪。朝廷於是罰降王忬二級俸祿。皇上因此詢問嚴嵩：“邊防軍隊入京守衛，符合祖宗舊制嗎?”嚴嵩說：“先朝從無調動邊防軍進入內地的情況。正德年間因大盜劉六橫行猖狂，纔開始調遣許泰、郤永率領邊兵討伐盜賊。庚戌之變，仇鸞挑選十八支邊防軍增援京師地區，也未用這些軍隊來守衛薊鎮。後從何棟開始借調二支邊防軍以爲薊鎮守，從王忬開始又調動所有的邊防軍把守要害地區，去年又徵調遼東地區的兵馬進入關內，導致賊寇乘虛入侵，遼左被劫掠一空。這樣年復一年下去，不停地調撥邊防軍，不僅耗費軍餉，還會産生其他令人擔憂的後果。”皇上因此非常厭惡王忬。過了一個月，賊寇侵犯清河，總兵官楊照擊退賊寇，斬敵人首級八百餘顆。又過了四天，土蠻十萬騎兵迫近界嶺口，副將馬芳抵禦并擊退敵人。次日，敵軍二百多名騎兵奔逃而回，馬芳和歐陽安俘虜并斬殺四十敵兵。王忬還因此受到賞賜。

三十八年二月，把都兒、辛愛數部屯會州，挾朵顏爲鄉導，將西入，聲言東。忬遽引兵東。寇乃以其間由潘家口入，渡灤河而西，大掠遵化、遷安、薊州、玉田，駐內地五日，京師大震。御史王漸、方輅遂劾忬、安及巡撫王輪罪。帝大怒，斥安，貶輪於外，切責忬，令停俸自效。至五月，輅復劾忬失策者三，可罪者四，遂命逮忬及中軍游擊張倫下詔獄。刑部論忬戍邊，帝手批曰：“諸將皆斬，主軍令者顧得附輕典耶?”改論斬。明年冬竟死西市。

三十八年二月，把都兒、辛愛幾個部落屯軍會州，挾持朵顏爲嚮導，準備從西路入侵，而聲稱將由東路進攻。王忬急速率軍向東。賊寇於是乘機從潘家口入侵，渡過灤河向西推進，大肆掠奪遵化、遷安、薊州、玉田一帶，在關內駐扎了五天，京師大爲驚恐。御史王漸、方輅因此指控王忬、歐陽安和巡撫王輪有罪。皇上極爲震怒，斥責歐陽安，貶王輪出京，并嚴厲譴責王忬，罰停他的俸禄令其留任效力。到了五月，方輅又指責王忬犯有三處戰略上的失誤，有四處應予問罪，皇上於是下令逮捕王忬和中軍游擊張倫并投入監獄。刑部判處王忬戍守邊境。皇上親自批示說：“其他將領都斬首處死，指揮軍隊的人反而能從輕發落嗎?”改判王忬斬首。次年冬季王忬竟在西市被處死。

忬才本通敏。其驟拜都御史，及屢更督撫也，皆帝特簡，所建請無不從。爲總督數以敗聞，由是漸失寵。既有言不練主兵者，益大恚，謂："忬怠事，負我。"嵩雅不悦忬。而忬子世貞復用口語積失歡於嵩子世蕃。嚴氏客又數以世貞家瑣事構於嵩父子。楊繼盛之死，世貞又經紀其喪，嵩父子大恨。灤河變聞，遂得行其計。穆宗即位，世貞與弟世懋伏闕訟冤。復故官，予恤。

王忬原本才識敏捷。他能迅速地拜官都御史，以及屢次出任督撫，都是皇上特地挑選的，對他所提出的建議請求皇上無不聽從。在總督任上幾次打敗仗的消息傳到皇上耳中，因此漸漸失去皇上的寵信。後來有人告發王忬不操練由當地人組建的軍隊，皇上更加憤怒，說："王忬辦事懈怠，辜負了我。"嚴嵩一向不喜歡王忬，而王忬的兒子世貞又多因議論與嚴嵩的兒子世蕃積怨。嚴家的門客又多次以世貞家的瑣事到嚴嵩父子面前誣告。楊繼盛死後，世貞又爲他操辦喪事，嚴嵩父子對世貞大爲怨恨。灤河戰役的消息傳來，嚴嵩父子於是得以陷害王氏父子。穆宗即位，世貞與弟世懋伏在皇宮門前爲父伸冤。王忬得以恢復原來的官位，并獲得撫恤。

楊選

楊選，字以公，章丘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遷易州兵備副使。俺答圍大同右衛，巡撫朱笈被逮，超拜選右僉都御史代之。與侍郎江東、總兵官張承勛解其圍。憂歸，再起，仍故職。

楊選，字以公，章丘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官行人。提升爲御史，又升任易州兵備副使。俺答部包圍大同右衛，巡撫朱笈被逮捕，朝廷破格任命楊選爲右僉都御史代替其職務。楊選與侍郎江東、總兵官張承勛一同解除了大同右衛之圍。因服喪歸鄉，服喪期滿再獲起用，仍任原官。

四十年擢總督薊遼副都御史。條上封疆極弊十五事，多從其請。以居庸岔道却敵功，進兵部右侍郎。

四十年提升爲總督薊遼副都御史。條陳十五條有關邊務的嚴重弊病，皇上大多聽從了他的建議。因在居庸關岔路退敵有功，晋升兵部右侍郎。

明年五月，古北口守將遣哨卒出塞，朵顔衛掠其四人。部長通漢叩關索賞，副總兵胡鎮執之，并縛其黨十餘人。通漢子懼，擁所執哨卒至墻下，請易其父。通漢者，辛愛妻義父也，選欲以牽制辛愛，要其子入質，乃遣還父。自是諸子迭爲質，半歲而代。選馳疏以聞，自詡方略。選及巡撫徐紳等俱受賞。

次年五月，古北口守將派遣哨兵出塞，朵顔衛的敵軍俘獲其中四名。該部的酋長通漢前來索求賞賜，副總兵胡鎮扣押了通漢，并捆綁隨通漢前來的十多名隨從。通漢的兒子很害怕，就將俘獲的哨兵帶到城墻之下，請求换回他的父親。通漢，是辛愛妻子的義父，楊選想以此牽制辛愛，就要求通漢的兒子留下爲人質，將通漢遣返。從此以後，通漢的幾個兒子輪流充當人質，半年一换。楊選派人火速上疏報告皇上，并自誇有策略。楊選與巡撫徐紳等人因此都受到賞賜。

十月丁卯，辛愛與把都兒等大舉自墻子嶺、磨刀峪潰墻入犯，京師戒嚴。帝大驚，諭閣臣徐階曰："朕東

十月丁卯，辛愛和把都兒等賊寇從墻子嶺、磨刀峪毁壞城墻大舉入侵，京師地區戒嚴。皇上極爲震驚，對大學士徐階說："朕望到東方有火

見火光，此賊去京不遠，其令兵部諭諸軍并力剿逐。”明日，選以寇東遁聞，爲將士祈賞。帝疑，以問階。對曰：“寇營尚在平谷，選等往通州矣，謂追殺者，妄也。”帝銜之。寇稍東，大掠三河、順義，圍諸將傅津等於鄭官屯。選遣副將胡鎮偕總兵官孫臏、游擊趙溱擊之。臏、溱戰歿，鎮力戰得脱。寇留內地八日不退。給事中李瑜遂劾選、紳與副使盧鎰，參將馮詔、胡粲，游擊嚴瞻等，俱逮下詔獄。又二日，寇始北去，京師解嚴。

光，這是賊寇已距京城不遠，快命令兵部召集各路軍隊合力討伐驅敵。”次日，楊選報告賊寇已向東逃遁，爲將士們請求賞賜。皇上不相信，便詢問徐階。徐階回答説：“賊寇的軍營還在平谷，楊選等人已往通州去了，他所謂追殺敵軍的話，都是假的。”皇上因此對楊選懷恨。賊寇逐漸向東移動，大肆搶掠三河、順義，并在鄭官屯包圍傅津等將領。楊選派遣副將胡鎮和總兵官孫臏、游擊趙溱一起攻打賊寇。孫臏、趙溱戰死，胡鎮經苦戰方得脱身。賊寇在內地滯留八日不退去。給事中李瑜因此彈劾楊選、徐紳和副使盧鎰，參將馮詔、胡粲，游擊嚴瞻等人，皇上下令將這些人都關入監獄。又過了兩天，賊寇纔開始向北退去，京師解除戒嚴。

初，諜者言寇將窺墻子嶺，部檄嚴待之，而三衛爲寇導者紿選赴潘家口。寇已入，選、紳懼得罪，徑趨都城，屯東直門外，旋還通州。及遣鎮等禦，又不勝。內侍家薊西者，譁言通漢父子實召寇。帝入其言，益怒。法司坐選、紳、詔守備不設律斬，鎰等戍。帝諭錦衣朱希孝坐以縱通漢勾賊罪，復下選詔獄。選不承，止承質通漢父子事，且言事已上聞。希孝録其語上，刑部如帝指論選死。即戮於市，梟其首示邊，妻子流二千里。紳論死繫獄，詔及鎰等戍邊。帝雖怒選甚，但欲誅其身，法司乃并坐其妻子。隆慶初，始釋還。

當初，探子報告説賊寇準備從墻子嶺入侵，兵部傳令各軍嚴陣以待，而三衛爲賊寇做嚮導的人將楊選騙往潘家口。賊寇入侵後，楊選、徐紳害怕朝廷怪罪，直接趕往京城，駐營於東直門外，隨即又退回通州。後來派遣胡鎮等人抵擋賊寇，又不能獲勝。家在薊西的宦官，吵嚷着説通漢父子是招引賊寇入侵的禍根。皇上聽了宦官的話，更加憤怒。刑部判楊選、徐紳、馮詔不設防備罪處斬，盧鎰等人戍邊。皇上指示錦衣朱希孝判楊選縱容通漢勾結賊寇的罪名，將他再次投入監獄。楊選不承認此罪，衹承認讓通漢父子爲人質的事，并説此事已報告皇上。希孝將他的話記録下來報告皇上，刑部遵照皇上的指示判楊選死罪。當即將楊選在市中斬首，并割下他的頭顱到邊界上示衆，妻兒流放到二千里以外的地方。徐紳被定死罪關在監牢中，馮詔以及盧鎰等人戍邊。皇上雖然對楊選十分惱怒，但原衹想處死他本人，法司却將他的妻兒連坐。隆慶初年，楊選的妻兒纔獲釋還鄉。

贊曰：世宗威柄自操，用重典以繩臣下，而弄權者借以行其私。於是闒冗廢職之徒事敗伏辜，而出力任事之臣亦中危法受戮，邊臣不得自展布，而武備隳矣。陳九疇、翟鵬、孫

贊曰：世宗獨攬賞罰大權，用嚴法約束臣下，而弄權者趁機藉此以達私人的目的。於是無能不稱職之輩固然因戰敗伏罪，努力任事的大臣也因觸犯嚴法被處死，守邊的大臣不得充分發揮才幹，邊防因而鬆弛。陳九疇、翟鵬、孫繼魯，

繼魯、曾銑皆可用之才，或謫或死，不以其罪。銑復套之議甚偉。然權臣當軸，而敵勢方强，雖頗、牧烏能有爲。丁汝夔之戮，於法誠不爲過。然戎律之弛，有由來矣，而汝夔獨蒙其咎。王忬、楊選於邊備甚疏，宜不免云。

曾銑都是可以大用的人才，却或遭貶黜或被處死，并不都是罪有應得。曾銑收復河套的計劃氣魄宏偉，然而權臣當道，敵人勢力正强，即使是廉頗、李牧那樣的名將又怎能有所作爲。丁汝夔的處死，就法律而言確不過分。但軍紀鬆弛，由來已久，汝夔却獨自遭受處罰。王忬、楊選對於邊務十分生疏，自應不免獲罪。

明史卷二百五

列傳第九十三

朱紈　張經 李天寵 周珫 楊宜 彭黯(等)　胡宗憲 阮鶚 宗禮
曹邦輔 任環 吴成器　李遂 (弟)逢 進　唐順之 (子)鶴徵

朱紈

朱紈，字子純，長洲人。正德十六年進士。除景州知州，調開州。嘉靖初，遷南京刑部員外郎。歷四川兵備副使。與副總兵何卿共平深溝諸寨番。五遷至廣東左布政使。二十五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明年七月，倭寇起，改提督浙、閩海防軍務，巡撫浙江。

朱紈，字子純，長洲人。正德十六年進士，任景州知州，調任開州知州。嘉靖初年，升任南京刑部員外郎。歷官四川兵備副使。與副總兵何卿一起平定深溝各寨的番兵。後經五次升遷官至廣東左布政使。嘉靖二十五年提升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等地。次年七月，倭寇事起，朱紈改任提督浙、閩海防軍務，巡撫浙江。

初，明祖定制，片板不許入海。承平久，奸民闌出入，勾倭人及佛郎機諸國入互市。閩人李光頭、歙人許棟踞寧波之雙嶼爲之主，司其質契。勢家護持之，漳、泉爲多，或與通婚姻。假濟渡爲名，造雙桅大船，運載違禁物，將吏不敢詰也。或負其直，棟等即誘之攻剽。負直者脅將吏捕逐之，泄師期令去，期他日償。他日至，負如初。倭大怨恨，益與棟等合。而浙、閩海防久隳，戰船、哨船十存一二，漳、泉巡檢司弓兵舊額二千五百餘，僅存千人。倭剽掠輒得志，益無所忌，來者接踵。

明初，太祖定下制度，一船一板不准入海。太平時間久了，刁民擅自出入海上，勾引倭人和佛郎機等國人前來互相貿易。閩人李光頭、歙人許棟盤踞寧波的雙嶼爲島主，主持當地的貿易成交。一些有勢力的人家都維護支持他們，其中以漳州、泉州的客户爲多，有的還和他們通婚。李、許等藉口擺渡需要，建造雙桅大船，運載違禁貨物，當地駐軍將官都不敢過問。有人欠了債，許棟等人就引誘欠債的人去搶劫。欠債的人一面要求地方將官去追捕許棟等，一面又泄露出兵的日期讓許棟等逃走，保證日後還債。等到後來，仍和當初一樣欠債。倭寇因此極爲怨恨，更加與許棟等勾結在一起。而浙、閩海防廢弛已久，戰船、哨船僅存十分之一二，漳、泉巡檢司原來應有弓兵二千五百多名，這時僅存一千人。倭寇前來搶劫每每得逞，於是更加肆無忌憚，不斷地進犯。

紈巡海道，采僉事項高及士民

朱紈巡視海上航道，采取了僉事項高和士紳

言，謂不革渡船則海道不可清，不嚴保甲則海防不可復，上疏具列其狀。於是革渡船，嚴保甲，搜捕奸民。閩人資衣食於海，驟失重利，雖士大夫家亦不便也，欲沮壞之。紈討平覆鼎山賊。明年將進攻雙嶼，使副使柯喬、都指揮黎秀分駐漳、泉、福寧，遏賊奔逸，使都司盧鏜將福清兵由海門進。而日本貢使周良違舊約，以六百人先期至。紈奉詔便宜處分。度不可却，乃要良自請，後不爲例。録其船，延良入寧波賓館。奸民投書激變，紈防範密，計不得行。夏四月，鏜遇賊於九山洋，俘日本國人稽天，許棟亦就擒。棟黨汪直等收餘衆遁，鏜築塞雙嶼而還。番舶後至者不得入，分泊南麂、礁門、青山、下八諸島。

百姓的意見，認爲不廢去渡船便不能清除航道，不嚴格保甲制度便不能恢復海防，上疏陳述以上情況。於是得以裁革渡船，嚴格保甲制度，搜捕爲非作歹之徒。閩人靠出海謀取衣食之資，突然失去厚利，即使是官宦士紳人家，也感到不便，想阻撓破壞朱紈的措施。不久，朱紈討平覆鼎山的盜賊。次年準備進攻雙嶼，派遣副使柯喬、都指揮黎秀分别駐扎在漳、泉、福寧等地，以阻遏盜賊退逃，另派都司盧鏜率領福清的士兵由海門出發進攻。而日本貢使周良違反原先與朝廷的約定，帶六百人提前來進貢。朱紈奉皇上之命隨事機處理。朱紈估計不能拒絕來使，就要求周良自己請罪，保證下不爲例。并扣下周良的船隻，請他先住入寧波賓館。奸民帶信給周良激他爲亂，朱紈嚴密防範，使奸人計謀未得施行。夏四月，盧鏜率軍在九山洋與賊寇遭遇，俘虜了日本人稽天，許棟也被擒獲。許棟的黨羽汪直等人收拾殘餘的賊衆逃遁，盧鏜在雙嶼築立城堡後返回。此後前來的番船不得入港，衹能分别停泊在南麂、礁門、青山、下八等島。

勢家既失利，則宣言被擒者皆良民，非賊黨，用揺惑人心。又挾制有司，以脅從被擄予輕比，重者引强盜拒捕律。紈上疏曰："今海禁分明，不知何由被擄，何由脅從。若以入番導寇爲强盜，海洋敵對爲拒捕，臣之愚暗，實所未解。"遂以便宜行戮。

沿海地區有勢力的人家未能阻撓朱紈，就揚言説被官軍抓獲的都是規矩善良的百姓，而非賊人黨徒，以此煽動迷惑人心。又脅迫司法官員，對被捕的人處以被俘虜而成脅從的輕罪，罪行嚴重的人則按强盜拒捕的條律判處。朱紈上疏説："現在海上禁令分明，不知怎麽會被人俘虜去，又怎麽會脅從犯罪。如果將投身外番爲賊寇引路衹視爲强盜，在海面上與官軍爲敵衹視作拒捕，以臣下的愚昧，實在不能理解。"於是得以對罪犯依法處决。

紈執法既堅，勢家皆懼。貢使周良安插已定，閩人林懋和爲主客司，宣言宜發回其使。紈以中國制馭諸番，宜守大信，疏争之强。且曰："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瀕海之盜猶易，去中國衣冠之盜尤難。"閩、浙人益恨之，竟勒周良還泊海嶼，以俟貢期。吏部用御史閩人周亮及給事中葉鏜言，奏改紈巡視，

朱紈執法十分堅定，有權勢的人家都很懼怕。日本貢使周良安置已定，閩人林懋和掌管主客司，宣稱應將他們遣還。朱紈則認爲中國對付海外各國，應當嚴守信用，上疏極力反對。并且説："消除外國的盜賊容易，消除中國的盜賊則困難。除去中國沿海盜賊更容易，除去中國士大夫中的盜賊則更困難。"閩、浙人更加恨朱紈，竟逼令周良退至海島附近停泊，等候進貢的日期。吏部聽取御史閩人周亮和給事中葉鏜的意

以殺其權。紈憤，又明年春上疏言："臣整頓海防，稍有次第，亮欲侵削臣權，致屬吏不肯用命。"既又陳明國是、正憲體、定紀綱、扼要害、除禍本、重斷决六事，語多憤激。中朝士大夫先入浙、閩人言，亦有不悦紈者矣。

紈前討温、盤、南麂諸賊，連戰三月，大破之，還平處州礦盜。其年三月，佛郎機國人行劫至詔安。紈擊擒其渠李光頭等九十六人，復以便宜戮之。具狀聞，語復侵諸勢家。御史陳九德遂劾紈擅殺。落紈職，命兵科都給事杜汝禎按問。紈聞之，慷慨流涕曰："吾貧且病，又負氣，不任對簿。縱天子不欲死我，閩、浙人必殺我。吾死，自决之，不須人也。"製壙志，作俟命詞，仰藥死。二十九年，給事汝禎、巡按御史陳宗夔還，稱奸民鬻販拒捕，無僭號流劫事，坐紈擅殺。詔逮紈，紈已前死。柯喬、盧鏜等并論重辟。

紈清强峭直，勇於任事。欲爲國家杜亂源，乃爲勢家構陷，朝野太息。自紈死，罷巡視大臣不設，中外搖手不敢言海禁事。浙中衛所四十一，戰船四百三十九，尺籍盡耗。紈招福清捕盗船四十餘，分布海道，在台州海門衛者十有四，爲黄巖外障。副使丁湛盡散遣之，撤備弛禁。未幾，海寇大作，毒東南者十餘年。

見，奏請改任朱紈爲巡視官員，用以削弱他的權力。朱紈感到憤怒，又於次年春天上疏説："臣下整頓海防，略有進展，周亮等人就想削奪臣下的職權，以致我屬下的官吏不肯服從命令。"此後又奏陳明國是、正憲體、定紀綱、扼要害、除禍本、重斷决六項建議，言詞中多有憤激之語。朝中士大夫先聽信了浙、閩人士的言詞，因而也有人不喜歡朱紈。

朱紈先前征討温、盤、南麂等處盜賊，連續作戰三個月，大破盜賊，歸途中又平定處州各礦的盜賊。該年三月，佛郎機國人來詔安搶劫，朱紈迎擊并擒獲其頭目李光頭等九十六人，又隨即將他們處斬。將戰况向朝廷報告，言詞又涉及各勢家豪門。御史陳九德因此指責朱紈擅自殺戮。皇上於是免去朱紈的官職，命令兵科都給事中杜汝禎審理此事。朱紈聽到這個消息，悲憤流淚説："我貧病交加，且懷有怨氣，不能接受審訊。即使皇上不想判我死罪，閩、浙之人也必定要殺我。我要死，當由自己處决，不須他人動手。"自書壙志，作絶命詞，服毒身亡。二十九年，給事杜汝禎、巡按御史陳宗夔還朝，奏稱該案祇是奸民走私拒捕，并無僭稱旗號行劫之事，朱紈犯有擅自斬殺之罪。皇上下詔逮捕朱紈，而朱紈在此之前已死。柯喬、盧鏜等人也被判重罪。

朱紈清正剛直，勇於承當重任。想爲國家杜絶禍亂根源，結果遭勢家陷害，朝野都爲之嘆息。自從朱紈死後，朝廷不再設立巡視大臣一職，朝廷内外大臣都摇手不敢再談海上申禁之事。浙江沿海衛所四十一處，戰船四百三十九艘，及所置軍隊都被廢除。朱紈曾招用福清捕盜船四十餘艘，分布於航道之上，在台州海門衛的船隻有十四艘，是保衛黄巖一帶的屏障。副使丁湛將這些船隻盡行遣散，撤除防備，放寬禁令。不久，海寇大肆作亂，爲害東南沿海長達十餘年。

張經　李天寵　周珫　楊宜　彭黯(等)

張經，字廷彝，侯官人。初冒蔡姓，久之乃復。正德十二年進士。除嘉興知縣。嘉靖四年召爲吏科給事

張經，字廷彝，侯官人。起初冒姓蔡氏，以後纔恢復本姓。正德十二年進士。任嘉興知縣。嘉靖四年召入任吏科給事中，歷官户科都給事

中，歷户科都給事中，數有論劾。言官指爲張、桂黨，吏部言經行修，不問。擢太僕少卿，歷右副都御史，協理院事。

十六年進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斷藤峽賊侯公丁據弩灘爲亂。經與御史鄒堯臣等定計，以軍事屬副使翁萬達，誘執公丁。參議田汝成請乘勢進討。命副總兵張經將三萬五千人爲左軍，萬達監之，指揮王良輔等六將分六道會南寧，都指揮高乾將萬六千人爲右軍，副使梁廷振監之，指揮馬文傑等四將分四道會賓州，抵賊巢夾擊。賊奔林峒而東。良輔等邀之，賊中斷，復西奔，斬首千二百級。其東者遁入羅運山，萬達等移師攻之。檄右軍沿江而東，繞出其背。賊刊巨木塞隘口，布蒺藜菰簽，伏機弩毒鏢，懸石樹杪，急則撼其樹，石皆墜，官軍并以計破之。右軍愆期，田州土酋盧受乃縱賊去。俘其衆四百五十，招降者二千九百有奇。土人言，祖父居羅運八世矣，未聞官軍涉兹土也。捷聞，進經左侍郎，加秩一級。

中，多次檢舉彈劾他人。諫議官指控他是張、桂黨羽，吏部進言説張經行爲端正，皇上未予問罪。後升太僕少卿，歷任右副都御史，協助掌管都察院事務。

十六年晋升爲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斷藤峽賊人侯公丁盤據弩灘造反。張經與御史鄒堯臣等人商定計策，將軍事指揮交給副使翁萬達，誘捕公丁。參議田汝成奏請乘勝進軍征討，朝廷命令副總兵張經統率三萬五千人爲左軍，以翁萬達爲監軍，指揮王良輔等六將分六路前往南寧會合；都指揮高乾統率一萬六千人爲右軍，以副使梁廷振爲監軍，指揮馬文傑等四將分四路前往賓州會合，兩軍直抵賊巢夾攻。賊兵經由林峒向東奔逃。良輔等人截擊賊兵，賊兵遭阻截，又向西逃跑，官軍斬賊兵首級一千二百。向東潰逃的賊兵避入羅運山，萬達等人率軍前往攻打。朝廷急令右軍沿江向東，從賊軍背後繞出。賊兵砍大樹堵塞險要路口，布下荆棘竹簽，埋伏機關弓弩毒鏢，并在樹梢上懸挂石塊，遇有緊急就摇撼樹枝，石塊就都墜落下來，官軍用計策將障礙都破除。由於右軍延誤了日期，致使田州土酋盧受放賊兵逼去。官軍共俘獲賊衆四百五十人，又招降賊兵二千九百多人。當地土人説，祖祖輩輩居住在羅運已有八世了，從未聽説官軍到過這裏。捷報傳到朝廷，朝廷晋升張經爲左侍郎，又加官階一級。

尋與毛伯温定計，撫定安南，再進右都御史。平思恩九土司及瓊州黎，進兵部尚書。副使張瑶等討馬平瑶屢敗，帝罪瑶等而宥經。給事中周怡劾經，經乞罷，不允。以憂歸。服闋，起三邊總督。給事中劉起宗言經在兩廣剋餉銀，寢前命。

張經接着與毛伯温商定計策，定撫平定了安南，又晋升爲右都御史。因平定思恩九土司和瓊州黎民，張經又晋升爲兵部尚書。副使張瑶等人討伐馬平瑶民屢次戰敗，皇上怪罪張瑶等而寬恕張經。給事中周怡彈劾張經，張經乞請罷免自己，皇上未允許。因遭逢喪事回鄉。服喪期滿後，起用爲三邊總督。給事中劉起宗指控張經在兩廣任上曾剋扣軍餉，任命作罷。

三十二年起南京户部尚書，就改兵部。明年五月，朝議以倭寇猖獗，設總督大臣。命經不解部務，總督江南、江北、浙江、山東、福建、湖廣諸軍，便宜行事。經徵兩廣狼土兵聽

三十二年起任南京户部尚書，隨即改任兵部尚書。次年五月，朝廷因倭寇猖獗，議定設置總督大臣。命令張經不解除兵部職務，總督江南、江北、浙江、山東、福建、湖廣諸軍，見機行事。張經又徵募兩廣的土司兵卒聽受調遣。這年

用。其年十一月，用兵科言改經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專辦討賊。倭二萬餘據柘林川沙窪，其黨方踵至。經日選將練兵，爲擣巢計。以江、浙、山東兵屢敗，欲俟狼土兵至用之。明年三月，田州瓦氏兵先至，欲速戰，經不可。東蘭諸兵繼至。經以瓦氏兵隸總兵官俞大猷，以東蘭、那地、南丹兵隸游擊鄒繼芳，以歸順及思恩、東莞兵隸參將湯克寬，分屯金山衛、閔港、乍浦，掎賊三面，以待永順、保靖兵之集。會侍郎趙文華以祭海至，與浙江巡按胡宗憲比，屢趣經進兵。經曰："賊狡且衆，待永、保兵至夾攻，庶萬全。"文華再三言，經守便宜不聽。文華密疏經糜餉殃民，畏賊失機，欲俟倭飽颺，剿餘寇報功，宜亟治，以紓東南大禍。帝問嚴嵩，嵩對如文華指，且謂蘇、松人怨經。帝怒，即下詔逮經。三十四年五月也。

十一月，朝廷因聽兵科的意見改任張經爲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專門辦理討伐盜賊之事。倭寇二萬餘人占據柘林川沙窪，其同黨正相繼而來。張經每日選將練兵，籌劃擣毁賊巢。因江、浙、山東的軍隊多次戰敗，張經想等土司兵卒到達後用作攻戰。次年三月，田州瓦氏兵首先到達，想要儘快出戰，張經不同意。不久東蘭各部土兵相繼到達。張經命瓦氏土兵屬總兵官俞大猷統領，東蘭、那地、南丹等部土兵屬游擊鄒繼芳統領，歸順和思恩、東莞的土兵屬參將湯克寬統領，分别駐扎在金山衛、閔港、乍浦等地，從三面牽制賊兵，等候永順、保靖軍隊前來會合。適逢侍郎趙文華因祭祀海神前來，他與浙江巡按胡宗憲勾結，屢次催促張經進兵。張經説："賊兵狡猾而且勢衆，應等永、保兩軍到後會合夾攻，纔是萬全之計。"文華再三催促，張經堅持隨機行事，不聽文華的意見。文華秘密上疏控告張經耗費軍餉禍害百姓，畏懼賊寇貽誤戰機，想等倭寇搶掠後逃遠時，再剿滅剩餘的倭賊以邀功，應當嚴加懲治，以解除東南地區的禍患。皇上向嚴嵩詢問情况，嚴嵩的回答一如文華所指控，并説蘇、松地區人民怨恨張經。皇上發怒，立即下詔書逮捕張經。這是三十四年五月的事情。

方文華拜疏，永、保兵已至，其日即有石塘灣之捷。至五月朔，倭突嘉興，經遣參將盧鏜督保靖兵援，以大猷督永順兵由泖湖趨平望，以克寬引舟師由中路擊之，合戰於王江涇，斬賊首一千九百餘級，焚溺死者甚衆。自軍興來稱戰功第一。給事中李用敬、閻望雲等言："王師大捷，倭奪氣，不宜易帥。"帝大怒曰："經欺誕不忠，聞文華劾，方一戰。用敬等黨奸。"杖於廷，人五十，斥爲民。已而帝疑之，以問嵩。嵩言："徐階、李本江，浙人，皆言經養寇不戰。文華、宗憲合謀進剿，經冒以爲功。"因極言二人忠。帝深入其言。經既至，備言進兵始末，且言："任總督

當文華上疏時，永、保兩軍已到浙江前綫，當天就有石塘灣的捷報。到了五月初一，倭寇突襲嘉興，張經派遣參將盧鏜督率保靖軍隊援救，派大猷督率永順軍隊由泖湖直趨平望，派克寬率領水軍從中路出擊倭寇，各路軍隊在王江涇合戰，斬殺倭賊頭顱一千九百餘顆，燒死、淹死倭賊更多。這是舉兵平倭以來的第一大戰功。給事中李用敬、閻望雲等人進言："官軍大勝，倭寇喪失氣勢，此時不宜更换主帥。"皇上大怒説："張經欺妄不忠，聽到文華彈劾他，纔打了一仗。李用敬等人與他同黨爲奸。"各人都在宫闕之下遭棍杖責打，每人受責五十杖，并貶斥爲民。不久皇上對此事有疑問，因此又詢問嚴嵩。嚴嵩進言説："徐階、李本江是浙江人，都説張經聽任倭寇作亂而不出戰。趙文華和胡宗憲合謀進攻圍剿倭寇，張經却冒爲己功。"又趁機極力稱道趙、

半載，前後俘斬五千，乞賜原宥。”帝終不納，論死繫獄。其年十月，與巡撫李天寵俱斬。天下冤之。

胡二人忠誠。皇上深信嚴嵩之言。張經到京後，詳細陳述了進兵剿賊的始末，并上言說：“臣下出任總督半年以來，前後俘虜斬殺五千倭賊，乞請皇上寬恕。”皇上最終仍聽不進他的話，張經被判死罪入獄。這年十月，張經與巡撫李天寵一起被處斬首。天下的人都爲他們抱冤。

天寵，孟津人。由御史遷徐州兵備副使，却倭通州、如皋。三十三年六月擢右僉都御史，代王忬巡撫浙江。倭掠紹興，殲焉，賚銀幣。頃之，賊犯嘉善，圍嘉興，劫秀水、歸安，副使陳宗夔戰不利，百户賴榮華中炮死，嘉善知縣鄧植棄城走。入城大掠。賊復陷崇德，攻德清，殺裨將梁鄂等。文華謗天寵嗜酒廢事，帝遂除天寵名，而擢宗憲以代。未幾，御史葉恩以倭躪北新關，劾天寵，宗憲亦言其縱寇。帝怒，逮下獄，遂與經同日死。

李天寵，孟津人。由御史升任徐州兵備副使，在通州如皋等地擊退倭寇。三十三年六月提升爲右僉都御史，代替王忬巡撫浙江。倭寇擄掠紹興，天寵就地殲滅敵人，獲賜銀幣。不久，倭賊侵犯嘉善，包圍嘉興，劫掠秀水、歸安等縣，副使陳宗夔出戰不利，百户賴榮華中炮陣亡，嘉善知縣鄧植棄城出逃，倭賊進城大肆搶劫。倭賊又攻陷崇德，攻打德清，殺死裨將梁鄂等人。趙文華在朝誹謗天寵因嗜酒誤事，皇上因此革去天寵官籍，提升胡宗憲代替他。不久，御史葉恩因倭寇蹂躪北新關，彈劾天寵，宗憲也進言告天寵聽任倭寇橫行。皇上發怒，將他逮捕下獄，天寵即與張經同日被處死。

代經者應城周珫、衡水楊宜。節制不行，狼土兵肆焚掠。東南民既苦倭，復苦兵矣。隆慶初，復經官，謚襄愍。

代替張經職務的是應城周珫、衡水楊宜。因對軍隊不加節制，以致土司兵卒大肆焚燒搶掠。東南人民先是飽受倭寇之苦，後又經受官兵之苦。隆慶初年，張經恢復官籍，謚襄愍。

珫爲户科給事中，坐諫世宗南幸，謫鎮遠典史。累官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松諸府。疏陳禦倭有十難，有三策。經既得禍，即擢珫兵部右侍郎代之，無所展。會宗憲已代天寵，因欲奪珫位。文華遂劾珫，薦宗憲。帝爲奪珫俸，尋勒爲民。珫在官僅三十有四日，而楊宜代。

周珫官户科給事中，因勸阻世宗南下巡幸而獲罪，被貶爲鎮遠典史。後逐步升遷，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松各府。周珫上疏奏陳抵禦倭寇有十項困難，及三條對策。張經遭禍後，朝廷提升周珫爲兵部右侍郎代替張經，周珫於戰事無所進展。適逢胡宗憲已代替了天寵，因此想奪取周珫的職位。文華於是彈劾周珫，推薦宗憲。皇上因此下令奪去周珫的俸禄，隨即將他削職爲民。周珫在官任上僅衹三十四日，即由楊宜接替了他。

宜撫河南，平劇賊師尚詔。遷南京户部右侍郎，未幾代珫。時倭勢猶盛。宜爲總督，而文華督察軍務，威出宜上。易置文武大吏，惟其愛憎。宜懲經、天寵禍，曲意奉之。文華視之蔑如也。倭據陶宅，官軍久無功，

楊宜曾巡撫河南，剿平大盜師尚詔。升任南京户部右侍郎，不久代替周珫。當時倭寇氣勢正盛。楊宜雖爲總督，而文華督察軍務，威勢在楊宜之上。他更换任命文武要官，全憑個人愛憎。楊宜鑒於張經、李天寵之禍，曲意奉承文華。文華則對他很輕蔑。倭寇占據陶宅，官軍很久未能

文華遂劾宜。宜以狼兵徒剽掠不可用，請募江、浙義勇，山東箭手，益調江、浙、福建、湖廣漕卒，河南毛兵。比客兵大集，宜不能馭。川兵與山東兵私鬥，幾殺參將。酉陽兵潰於高橋，奪舟徑歸蘇州。明年正月，文華還朝，請罷宜，以宗憲代。會御史邵惟中上失事狀，遂奪宜職閒住。宜在事僅逾半歲，以諂事文華，故得禍輕。

進取，文華便彈劾楊宜。楊宜認爲土司兵祇會搶劫不可重用，奏請招募江、浙一帶民兵和山東弓箭手，并增調江、浙、福建、湖廣等地的漕卒，以及河南毛兵。等到客籍軍隊大批會集，楊宜却不能駕馭。四川兵與山東兵私下争鬥，幾乎殺了參將。酉陽兵在高橋戰敗潰逃，奪取船隻直接逃回蘇州。次年正月，文華返回朝廷，奏請罷免楊宜，以胡宗憲代替他。適逢御史邵惟中向朝廷報告戰敗的情況，朝廷於是削奪楊宜官職讓他居家閑住。楊宜在職任事僅半年多，因奉承巴結趙文華，所以得禍較輕。

倭之躪蘇、松也，起嘉靖三十二年，訖三十九年，其間爲巡撫者十人。安福彭黯，遷南京工部尚書。畏賊，不俟代去，下獄除名。黄岡方任、上虞陳洙皆未抵任。任丁憂，洙以才不足任别用。而代以鄞人屠大山，使提督軍務。蘇、松巡撫之兼督軍務，自大山始。閱半歲，以疾免。尋坐失事下詔獄，爲民。繼之者琥。繼琥者曹邦輔。以文華譖，下詔獄，謫戍。次眉州張景賢，以考察奪職。次盩厔趙忻，坐金山軍變，下獄貶官。次江陵陳錠，數月罷去。次翁大立。當大立時，倭患已息，而坐惡少年鼓噪爲亂，竟罷職。無一不得罪去者。

倭寇蹂躪蘇、松一帶，起於嘉靖三十二年，到三十九年爲止，這期間任巡撫的有十人。安福人彭黯，升任南京工部尚書。因畏懼倭賊，未等有人代任就離職，被下獄除去官籍。黄岡人方任、上虞人陳洙都未到任。方任是因遭逢親喪，陳洙則因才能不足任他職。朝廷以鄞人屠大山代替他，并命他提督軍務。蘇、松巡撫兼督軍務之事，從大山開始。過了半年，大山因病免職。接着又因誤事下詔獄，削籍爲民。繼大山之任者是周琥。周琥之後是曹邦輔，因遭趙文華詆毁，皇上下令將他關入監獄，貶斥充軍。後任是眉州人張景賢，因考察失職被奪去官職。下任盩厔人趙忻，因金山駐軍嘩變，下獄降職。下任江陵陳錠，在任幾個月便被罷免。再下任是翁大立。當大立在任時，倭亂已經平息，大立却因不法少年聚衆作亂，竟被罷免。以上各人没有一個不是因獲罪而罷官的。

胡宗憲　宗禮　阮鶚

胡宗憲，字汝貞，績溪人。嘉靖十七年進士。歷知益都、餘姚二縣。擢御史，巡按宣、大。詔徙大同左衛軍於陽和、獨石，卒聚而譁。宗憲單騎慰諭，許勿徙，乃定。

胡宗憲，字汝貞，績溪人。嘉靖十七年考取進士。歷任益都、餘姚二縣知縣。提升爲御史，巡按宣、大。皇上下詔書命令將大同左衛軍調任陽和、獨石，士兵爲此聚衆嘩變。宗憲獨自騎馬前往撫慰曉諭，并許諾不予調動，兵變於是得以平定。

三十三年出按浙江。時歙人汪直據五島煽諸倭入寇，而徐海、陳東、麻葉等巢柘林、乍浦、川沙窪，日擾郡邑。帝命張經爲總督，李天寵撫浙

三十三年宗憲巡按浙江。當時歙人汪直占據五島煽動各處倭人進犯沿海地區，而徐海、陳東、麻葉等人占據柘林、乍浦、川沙窪爲巢，時時騷擾府縣。皇上命令張經爲總督，李天寵爲浙

江，又命侍郎趙文華督察軍務。文華恃嚴嵩內援，恣甚。經、天寵不附也，獨宗憲附之。文華大悦，因相與力排二人。倭寇嘉興，宗憲中以毒酒，死數百人。及經破王江涇，宗憲與有力。文華盡掩經功歸宗憲，經遂得罪。尋又陷天寵，即超擢宗憲右僉都御史代之。

時柘林諸倭移屯陶宅，勢稍殺。會蘇、松巡撫曹邦輔殲倭滸墅，文華欲攘功不得，大恨，遂進剿陶宅殘寇。宗憲與共，將鋭卒四千，營磚橋，約邦輔夾擊。倭殊死戰，宗憲兵死者千餘。文華令副使劉燾攻之，復大敗。而倭犯浙東諸州縣，殺文武吏甚衆。宗憲乃與文華定招撫計。文華還朝，盛毁總督楊宜，而薦宗憲，遂以爲兵部右侍郎代宜。

初，宗憲令客蔣洲、陳可願諭日本國王，遇汪直養子滶於五島，邀使見直。直初誘倭入犯，倭大獲利，各島由此日至。既而多殺傷，有全島無一歸者，死者家怨直。直乃與滶及葉碧川、王清溪、謝和等據五島自保。島人呼爲老船主。宗憲與直同鄉里，欲招致之。釋直母妻於金華獄，資給甚厚。洲等諭宗憲指。直心動，又知母妻無恙，大喜曰："俞大猷絶我歸路，故至此。若貸罪許市，吾亦欲歸耳。但日本國王已死，各島不相攝，須次第諭之。"因留洲而遣滶等護可願歸。宗憲厚遇滶，令立功。滶遂破倭舟山，再破之列表。宗憲請於朝，賜滶等金幣，縱之歸。滶大喜，以徐海入犯來告。亡何，海果引大隅、薩摩二島倭分掠瓜洲、上海、慈谿，自引萬餘人攻乍浦，陳東、麻葉與俱。

江巡撫，又命侍郎趙文華督察軍務。文華依仗嚴嵩在朝內支持，極爲驕横。張經和天寵不願依附文華，衹有宗憲依附他。文華大爲得意，就與宗憲勾結竭力排擠張、李二人。倭寇侵犯嘉興，宗憲用毒酒誘倭寇飲下，毒死數百名倭寇。張經擊破王江涇倭寇，宗憲亦參預出力。文華將張經的功勞全部抹殺而歸功於宗憲，張經因此獲罪。文華接着又陷害天寵，朝廷隨即破格提升宗憲爲右僉都御史代替天寵。

其時柘林倭衆移往陶宅駐扎，氣勢略減。適逢蘇、松巡撫曹邦輔在滸墅殲滅倭寇，文華想搶功未得逞，大爲怨恨，便去進攻圍剿陶宅的殘寇。宗憲與文華同往，率領四千精鋭士卒，在磚橋扎營，約邦輔合兵夾攻。倭寇拼死抵抗，宗憲部士兵戰死一千餘人。文華又命副使劉燾攻打倭寇，又遭大敗。而倭寇同時侵犯浙東各州縣，殺害了許多文武官員。宗憲於是和文華商定招撫倭寇的計策。文華回到朝廷，竭力詆毁總督楊宜，并推薦宗憲，皇上因此任命宗憲爲兵部右侍郎代替楊宜。

當初，宗憲命令門客蔣洲、陳可願前往勸諭日本國王，他們在五島遇見汪直的養子汪滶，汪滶邀請他們去見汪直。汪直起初引誘倭人侵犯沿海，使倭人大爲獲利，各島上的倭人因此紛紛都來進犯。後來倭人多遭殺傷，有的島上竟無一人生還，死者家屬都怨恨汪直。汪直於是和汪滶及葉碧川、王清溪、謝和等人占據五島以自衛，島民稱他爲老船主。宗憲和汪直是同鄉，想要招降他。宗憲將汪直的母親和妻子從金華的監獄中釋放出來，并給了她們很多錢物。蔣洲等人向汪直傳達了宗憲的意思。汪直聽了爲之心動，又得知母親、妻子都平安無事，非常高興地説："當年俞大猷斷絶我的退路，我纔到今天這個地步。如果能寬恕我的罪行并允許海上貿易，我也願意歸順。但現在日本國王已死，無人能統攝各島嶼，必須依次勸諭招撫。"汪直因此將蔣洲留下而派汪滶等護送可願回國。宗憲優待汪滶，命他建立戰功。汪滶於是在舟山擊敗倭寇，又在列表擊潰倭寇。宗憲爲汪滶向朝廷請功，賜汪滶等金幣，

宗憲壁塘棲，與巡撫阮鶚相掎角。會海趨皂林，鶚遣游擊宗禮擊海於崇德三里橋，三戰三捷。既而敗死，鶚走桐鄉。

并讓他回去。汪激非常高興，派人來報告徐海即將侵犯的消息。不久，徐海果然誘引大隅、薩摩二島的倭寇分頭劫掠瓜洲、上海、慈谿，自己率一萬多人進攻乍浦，陳東、麻葉也同時來犯。宗憲在塘棲設營，與巡撫阮鶚夾擊敵人。適逢徐海進犯皂林，阮鶚派遣游擊宗禮在崇德三里橋攻擊徐海，三戰三捷。宗禮隨後戰敗而死，阮鶚退往桐鄉。

禮，常熟人，由世千户歷署都督僉事。驍健敢戰。練卒三千連破倭，至是敗歿。贈都督同知，謚忠壯，賜祠皂林。

宗禮，常熟人，由世襲千户代理都督僉事。宗禮勇猛善戰。操練三千士兵連續擊敗倭寇，至此戰敗陣亡。後追贈都督同知，謚忠壯，并賜在皂林立祠祭祀。

鶚既入桐鄉，賊乘勝圍之。宗憲計曰："與鶚俱陷無益也。"遂還杭州，遣指揮夏正等持激書要海降。海驚曰："老船主亦降乎?"時海病創，意頗動，因曰："兵三路進，不由我一人也。"正曰："陳東已他有約，所慮獨公耳。"海遂疑東。而東知海營有宗憲使者，大驚，由是有隙。正乘間説下海。海遣使來謝，索財物，宗憲報如其請。海乃歸俘二百人，解桐鄉圍。東留攻一日，亦去，復巢乍浦。鶚知不能當海，乃東渡錢塘禦他賊。

阮鶚退入桐鄉縣城，賊寇乘勝包圍桐鄉。宗憲私下算計説："和阮鶚一起陷於困境没有好處。"於是回到杭州，派指揮夏正等帶着汪激的書信去勸徐海投降。徐海驚問："老船主也投降了嗎?"這時徐海正苦於創傷，有些動心，因此説："我軍分三路進兵，不由我一人作主。"夏正對他説："陳東已另有人去約降，衹是擔心您。"徐海於是懷疑陳東。而陳東得知徐海軍營裏有宗憲派來的使者，也極爲吃驚，因此兩人間有了猜疑。夏正乘機説服徐海投降。徐海派遣使者前來請罪，并索求財物。宗憲答應滿足他的要求。徐海於是遣返官軍俘虜二百人，解除對桐鄉的包圍。陳東仍留兵進攻官軍，一天後也退去，仍以乍浦爲巢穴。阮鶚知道自己對付不了徐海，便東渡錢塘江攻打其他賊寇去了。

初，海入犯，焚其舟，示士卒無還心。至是，宗憲使人語海曰："若已内附，而吴淞江方有賊，何不擊之以立功，且掠其舸，爲緩急計。"海以爲然，逆擊之朱涇，斬三十餘級。宗憲令大猷潛焚其舟。海心怖，以弟洪來質，獻所戴飛魚冠、堅甲、名劍及他玩好。宗憲因厚遇洪，諭海縛陳東、麻葉，許以世爵。海果縛葉以獻。宗憲解其縛，令以書致東圖海，而陰泄其書於海。海怒。海妾受宗憲賂，亦説海。於是海復以計縛東來

當初，徐海進犯時，燒毁船隻，向士卒們表示誓不再返回的决心。這時，宗憲派人前去對徐海説："你已經歸附朝廷，現吴淞江上正好有盗賊，爲什麽不去攻打以建戰功，還可將賊船搶來，以備急用。"徐海認爲宗憲的意見有理，便逆水而上在朱涇攻打盗賊，斬賊人首級三十餘顆。宗憲同時又命俞大猷派人暗地燒毁徐海的船隻。徐海心中恐懼，遣其弟徐洪前來充當人質，并進獻自己佩戴的飛魚冠、堅甲、名劍和其他各種珍貴玩物。宗憲因優待徐洪，并要徐海抓縛陳東、麻葉前來，許諾賞他世襲爵位。徐海果然活捉麻葉來獻給宗憲。宗憲爲麻葉鬆綁，令他寫信

獻，帥其衆五百人去乍浦，別營梁莊。官軍焚乍浦巢，斬首三百餘級，焚溺死稱是。海遂刻日請降，先期猝至，留甲士平湖城外，率酋長百餘，胄而入。文華等懼，欲勿許，宗憲强許之。海叩首伏罪，宗憲摩海頂，慰諭之。海自擇沈莊屯其衆。沈莊者東西各一，以河爲塹。宗憲居海東莊，以西莊處東黨。令東致書其黨曰："督府檄海，夕擒若屬矣。"東黨懼，乘夜將攻海。海挾兩妾走，間道中矟。明日，官軍圍之，海投水死。會盧鏜亦擒辛五郎至。辛五郎者，大隅島主弟也。遂俘洪、東、葉、五郎及海首獻京師。帝大悦，行告廟禮，加宗憲右都御史，賜金幣加等。海餘黨奔舟山。宗憲令俞大猷雪夜焚其柵，盡死。兩浙倭漸平。

給陳東以擒徐海，暗中又將信的内容泄露給徐海。徐海因此震怒。徐海的小妾受了宗憲的賄賂，也趁機勸説徐海歸順。於是徐海又用計抓獲陳東來進獻，自己率領部下五百人離開乍浦，另在梁莊扎營。官軍燒毁乍浦賊巢，斬敵首級三百餘顆，燒死淹死者也數目相當。徐海因此約期前來請降，突然提前來到，先將披甲的武士留在平湖城外，親率一百多名酋長，全副武裝進城。趙文華等人恐懼，想不接受他投降，宗憲堅持准降。徐海叩首認罪，宗憲撫摩徐海頭頂，安慰勸諭他。徐海自選沈莊駐扎部下。沈莊分爲東西兩處，中間以河爲界。宗憲將徐海安置在東莊，而將陳東部下安置在西莊。又命令陳東寫信給他的黨羽説："總督已傳令徐海，今夜就要來擒拿你們。"陳東的黨羽大爲恐慌，準備連夜攻打徐海。徐海帶着兩個小妾出逃，在小路上被矛擊中。次日，官軍包圍了他，徐海投水而死。這時盧鏜也擒獲辛五郎趕到。辛五郎，是大隅島主的弟弟。宗憲於是將俘虜的徐洪、陳東、麻葉、辛五郎及徐海的首級一起進獻京師。皇上非常喜悦，舉行告祭祖廟的大禮，晋升宗憲爲右都御史，并加倍賞賜他金幣。徐海的餘黨逃往舟山。宗憲命令俞大猷於雪夜焚燒賊營栅欄，將餘賊全部燒死。兩浙倭患由此逐漸平息。

三十六年正月，阮鶚改撫福建，即命宗憲兼浙江巡撫事。蔣洲在倭中，諭山口、豐後二島主源義長、源義鎮還被掠人口，具方物入貢。宗憲以聞。詔厚賚其使，遣還。至十月，復遣夷目善妙等隨汪直來市，至岑港泊焉。浙人聞直以倭船至，大驚。巡按御史王本固亦言不便，朝臣謂宗憲且釀東南大禍。直遣激詣宗憲曰："我等奉詔來，將息兵安境。謂宜使者遠迎，宴犒交至。今盛陳軍容，禁舟楫往來，公紿我耶？"宗憲解諭至再，直不信。乃令其子以書招之，直曰："兒何愚也。汝父在，厚汝。父來，闔門死矣。"因要一貴官爲質。

三十六年正月，阮鶚改任巡撫福建，朝廷隨即命宗憲兼任浙江巡撫之職。蔣洲在倭人中，勸説山口、豐後二島主源義長、源義鎮歸還所掠我方人口，并置辦當地土産進貢。宗憲將此事奏報，皇上下詔重賞倭中使者，并將他們遣返。到了十月，兩位島主又派遣手下頭目善妙等人跟隨汪直前來貿易，商船到岑港停泊。浙人聽説汪直又引倭船前來，大爲驚恐。巡按御史王本固也奏陳此事不妥，朝中大臣都説宗憲將要釀成東南大禍。汪直派遣汪激進見宗憲説："我們奉皇上之命前來，準備停戰以保境内平安。原以爲朝廷會派使者遠迎，并有宴請犒賞。現在官軍却嚴陣以待，禁止船隻來往，您難道在欺騙我嗎？"宗憲派人向他再三解釋，汪直仍不肯相信。宗憲於是命汪直的兒子寫信招汪直前來，汪直回答："我

宗憲立遣夏正偕漵往。宗憲嘗預爲赦直疏，引漵入卧内，陰窺之。漵語直，疑稍解，乃偕碧川、清溪入謁。宗憲慰藉之甚至，令至杭見本固。本固下直等於獄。宗憲疏請曲貸直死，俾戍海上，繫番夷心。本固争之强，而外議疑宗憲納賊賂。宗憲懼，易詞以聞。直論死，碧川、清溪戍邊。漵與謝和遂支解夏正，柵舟山，阻岑港而守。官軍四面圍之，賊死鬥，多陷歿者。

兒怎麼如此愚蠢。你的父親尚在海外，官軍就會厚待你。我如果前來，那全家都要死了。”因此請求派一名高級官員前去做人質。宗憲立即派夏正與汪漵一同返回。宗憲曾經預先寫下爲汪直請赦的奏疏，又有意讓汪漵進入自己的卧室，讓他暗中偷看到奏疏。汪漵將此事告訴汪直，汪直略爲解除疑慮，於是和碧川、清溪同來拜見宗憲。宗憲對他們極力撫慰，命令他們到杭州去見王本固。本固却將汪直等投入監獄。宗憲上疏請求朝廷特别寬恕汪直的死罪，讓他鎮守海上，以維係番夷人心。本固竭力反對，而外面又有人議論宗憲曾接受倭賊賄賂。宗憲恐懼，改變疏詞上報。汪直終被判死罪，碧川、清溪戍守邊境。汪漵與謝和於是肢解夏正，在舟山設下栅壘，憑藉岑港死守。官軍從四面包圍倭賊，賊拼死戰鬥，戰死者衆多。

至明年春，新倭復大至，嚴旨責宗憲。宗憲懼得罪，上疏陳戰功，謂賊可指日滅。所司論其欺誕。帝怒，盡奪諸將大猷等職，切讓宗憲，令剋期平賊。時趙文華已得罪死，宗憲失内援，見寇患未已，思自媚於上，會得白鹿於舟山獻之。帝大悦，行告廟禮，厚賚銀幣。未幾，復以白鹿獻。帝益大喜，告謝玄極寶殿及太廟，百官稱賀，加宗憲秩。既而岑港之賊徙巢柯梅，官軍屢攻不能克。御史李瑚劾宗憲誘汪直啓釁。本固及給事中劉堯誨亦劾其老師縱寇，請追奪功賞。帝命廷議之，咸言宗憲功多，宜勿罷。帝嘉其擒直功，令居職如故。

到了次年春季，倭寇蜂擁而至，皇上嚴厲責備宗憲。宗憲害怕獲罪，上疏陳述自己的戰功，説倭寇指日可以消滅。有關人士指控宗憲欺君虚誇。皇上發怒，全部削奪俞大猷等將領的官職，并嚴辭責備宗憲，令他限期剿平倭寇。這時趙文華已獲罪死去，宗憲在朝廷失去内援，因見倭患不止，想向皇上獻媚，恰巧在舟山捕獲到一頭白鹿，便將白鹿進獻。皇上大喜，舉行祭告宗廟大禮，賞賜他很多銀幣。不久，宗憲再次進獻白鹿。皇上越發喜悦，前往玄極寶殿和太廟告謝，朝中百官也前來祝賀，加升宗憲官階。後來占據岑港的倭賊遷往柯梅築巢，官軍攻打多次都不能取勝。御史李瑚彈劾宗憲誘使汪直作亂。王本固和給事中劉堯誨也彈劾宗憲拖延進攻倭寇，請皇上追奪他的功勞和賞賜。皇上命朝臣討論，朝中官員都進言説宗憲立下很多功勞，不應罷免。皇上嘉許他擒獲汪直的功勞，命他留任如前。

賊之徙柯梅也，造巨艦爲遁計。及艦成，宗憲利其去，不擊。賊揚帆泊浯嶼，縱掠閩海州縣。閩人大噪，謂宗憲嫁禍。御史瑚再劾宗憲三大罪。瑚與大猷皆閩人，宗憲疑大猷漏言，劾大猷不力擊，大猷遂被逮。

倭賊遷移到柯梅，營造大船準備逃遁。大船造好後，宗憲盼望倭賊早日退去，因此不去攻打。倭賊揚帆出海到浯嶼停泊，又大肆劫掠福建沿海州縣。閩人怨聲載道，指責宗憲移禍他方。御史李瑚再次彈劾宗憲三大罪狀。李瑚和大猷都是閩人，宗憲懷疑是大猷泄露軍中之事，便彈劾

大猷擊賊不力，大猷於是被逮捕。

當是時，江北、福建、廣東皆中倭。宗憲雖盡督東南數十府，道遠，但遙領而已，不能遍經畫。然小勝，輒論功受賚無虛月。即敗衄，不與其罪。三十八年，賊大掠溫、台，別部復寇濱海諸縣。給事中羅嘉賓、御史龐尚鵬奉詔勘之。言宗憲養寇，當置重典，帝不問。明年，論平汪直功，加太子太保。

正當此時，江北、福建、廣東都遭受倭患。宗憲雖然總督東南數十府，但因道路遙遠，祇是空領官職，不能四處籌劃設防。但擊倭凡獲小勝，每月都可記功受賞。即使打了敗仗，朝廷也不怪罪他。三十八年，倭賊大肆劫掠溫州、台州一帶，其他部隊又騷擾沿海各縣。給事中羅嘉賓、御史龐尚鵬奉皇上之詔前往勘查。二人回覆皇上說宗憲縱容倭寇，應重法處置，皇上不予過問。次年，評議平定汪直的功績，宗憲得加官太子太保。

宗憲多權術，喜功名。因文華結嚴嵩父子，歲遺金帛子女珍奇淫巧無數。文華死，宗憲結嵩益厚，威權震東南。性善賓客，招致東南士大夫預謀議，名用是起。至技術雜流，豢養皆有恩，能得其力。然創編提均徭之法，加賦額外，民爲困敝，而所侵官帑、斂富人財物亦不貲。嘉賓、尚鵬還，上宗憲侵帑狀，計三萬三千，他册籍沉滅。宗憲自辯，言："臣爲國除賊，用間用餌，非小惠不成大謀。"帝以爲然，更慰諭之。尋上疏，請得節制巡撫及操江都御史，如三邊故事。帝即晋兵部尚書，如其請。復獻白龜二、五色芝五。帝爲謝玄告廟如前，賚宗憲加等。

宗憲爲人多權術，喜好功名。通過趙文華結交嚴嵩父子，每年向嚴氏贈送無數金銀絲綢女子珍奇玩好。文華死後，宗憲與嚴嵩交結更深，威勢權力震動東南一帶。宗憲喜歡結交賓客，招徠東南的官紳參預謀議，名聲因此大作。以致對各種懷有技藝的人物，都施以恩惠，使他們爲自己效力。但他提倡實行編户取税平均徭役，額外增加賦税，百姓生活因此困苦不堪，而他所侵吞的公款、聚斂富户的財物也不計其數。嘉賓、尚鵬回朝，奏陳宗憲侵吞公款的情況，共計三萬三千兩，不少簿册賬目都已毀滅。宗憲爲自己申辯，說："臣下爲國家剪除倭賊，對敵人有時要用離間計或賄賂，不花費一些錢財便不能辦成大事。"皇上認爲他說得有理，反而下諭旨安慰他。不久宗憲上疏，奏請皇上賜予統一指揮各巡撫和操江都御史的權力，如總督三邊軍務的慣例。皇上立即晋升他爲兵部尚書，全部答應他的請求。宗憲又進獻白龜二隻、五色靈芝五枝。皇上像從前一樣親往玄極寶殿和太廟告謝，并加倍賞賜宗憲。

明年，江西盗起，又兼制江西。未至，總兵官戚繼光已平賊。九月奏言："賊屢犯寧、台、温，我師前後俘斬一千四百有奇，賊悉蕩平。"帝悦，加少保。兩廣平巨盗張璉，亦論宗憲功。時嵩已敗，大學士徐階曰："兩廣平賊，浙何與焉？"僅賜銀幣。未幾，南京給事中陸鳳儀劾其黨嚴嵩及奸欺貪淫十大罪，得旨逮問。及宗

次年，江西有盗賊造反，宗憲又受命兼統江西軍務。尚未到任，總兵官戚繼光已平定當地盗賊。九月宗憲上奏說："倭寇屢屢侵犯寧、台、温一帶，我軍先後共俘獲斬殺賊寇一千四百多名，賊寇已全部掃蕩平定。"皇上大喜，加宗憲少保。兩廣平定大盗張璉，朝廷也給宗憲記功。當時嚴嵩已垮臺，大學士徐階說："兩廣平定盗賊，浙江軍隊何曾參與？"所以朝廷僅賜宗憲銀幣。不久，南京給事中陸鳳儀彈劾宗憲曾與嚴嵩

憲至，帝曰："宗憲非嵩黨。朕拔用八九年，人無言者。自累獻祥瑞，爲群邪所疾。且初議獲直予五等封，今若加罪，後誰爲我任事者。其釋令閒住。"

勾結以及奸邪欺詐貪贓荒淫十大罪狀，皇上傳旨將宗憲逮捕問罪。等到宗憲被逮至京師，皇上說："宗憲不是嚴嵩黨羽。朕提拔任用他八九年來，并無人非議。自從他屢次進獻祥瑞之物以來，纔遭衆小人妒忌。况且當初議宗憲擒獲汪直之功，打算對他加封五等，現在如果加罪於他，今後誰還會爲我效力呢。應將他釋放令他在家閑居。"

久之，以萬壽節獻秘術十四。帝大悦，將復用矣。會御史汪汝正籍羅龍文家，上宗憲手書，乃被劾時自擬旨授龍文以達世蕃者，遂逮下獄。宗憲自叙平賊功，言以獻瑞得罪言官，且訐汝正受贓事。帝終憐之，并下汝正獄。宗憲竟瘐死，汝正得釋。萬曆初，復官，謚襄懋。

過了一段時間，宗憲於皇上壽辰時進獻十四條秘術。皇上大喜，準備重新起用他。恰巧御史汪汝正查抄羅龍文家，呈上所獲宗憲親筆書信，這是他在遭人彈劾時授意龍文向嚴世蕃求助的信件，於是宗憲被逮捕并投入監獄。宗憲在獄中自陳平倭之功，説自己是因進獻祥瑞之物得罪了諫議官，并揭發汝正有受贓行爲。皇上終因憐惜宗憲，將汝正也一并投入監獄。宗憲後來終死在獄中，汝正獲釋。萬曆初年，宗憲得以恢復官籍，謚襄懋。

阮鶚者，桐城人，官浙江提學副使。時倭薄杭州，鄉民避難入城者，有司拒不許入。鶚手劍開門納之，全活甚衆。以附文華、宗憲得超擢右僉都御史，代宗憲巡撫浙江。又以文華言，特設福建巡撫，即以命鶚。初在浙不主撫，自桐鄉被圍，懼甚。寇犯福州，賂以羅綺、金花及庫銀數萬，又遺巨艦六艘，俾載以走。不能措一籌，而斂括民財動千萬計，帷帟盤盂率以錦綺金銀爲之。御史宋儀望等交章劾，逮下刑部。嚴嵩爲屬法司，僅黜爲民。所侵餉數，浮於宗憲，追還之官。

阮鶚，桐城人，曾任浙江提學副使。當倭寇逼近杭州時，四鄉百姓想進城避難，守城官員拒不接納。阮鶚持劍打開城門讓百姓入城，因此救活很多人。後因攀附趙文華、胡宗憲，得以越級提升爲右僉都御史，代替宗憲巡撫浙江。朝廷又因文華的建議，特地設置福建巡撫，即命阮鶚任此職。阮鶚起初在浙江不主張招撫賊寇，自從桐鄉被倭寇包圍，纔對倭寇感到畏懼。後倭寇侵犯福州，阮鶚向倭寇贈送絲綢、金花以及數萬兩庫銀，還贈給六隻大戰船，好讓倭寇將財物運走。阮鶚對於抗倭想不出一點辦法，却聚斂搜括了成千上萬的民間財物，日常所用帷幔盤盂都以錦綢及金銀製作。御史宋儀望等人紛紛上奏指責他，阮鶚因此被逮捕交刑部審處。嚴嵩爲他向刑部説情，阮鶚僅被貶黜爲平民。阮鶚所侵吞的軍費數額，超過胡宗憲，全部追還歸公。

曹邦輔

曹邦輔，字子忠，定陶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歷知元城、南和，以廉幹稱。擢御史，巡視河東鹽政。巡按陝西，劾總督張珩等冒功，皆謫戍。

曹邦輔，字子忠，定陶人。嘉靖十一年考取進士。歷任元城、南和知縣，在任以廉潔精幹著稱。提升爲御史，巡視河東鹽政。後巡按陝西，彈劾總督張珩等冒稱立功，張珩等人都遭貶官或

出爲湖廣副使，補河南。

柘城賊師尚詔反，陷歸德。檢校董倫率民兵巷戰，手刃數賊，與其妻賈氏俱死之。又陷柘城，劫舉人陳聞詩爲帥。不聽，斬從者脅之。聞詩紿曰："必欲我行，毋殺人，毋縱火。"賊許諾，擁上馬。不食三日，至鹿邑自縊。賊圍太康，都指揮尚允紹與戰鄢陵，敗績。允紹復擊賊於霍山，賊圍之，兵無敢進。邦輔斬最後者，士卒競進。賊大潰，擒斬六百餘人。尚詔走莘縣，被擒。賊起四十餘日，破府一，縣八，殺戮十餘萬。邦輔亟戰，殲之。詔賚銀幣，擢山西右參政，遷浙江按察使。

三十四年拜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倭聚柘林。其黨自紹興竄，轉掠杭、嚴、徽、寧、太平，遂犯南京，破溧水，抵宜興。爲官軍所迫，奔滸墅。副總兵俞大猷、副使任環數邀擊之，而柘林餘賊已進據陶宅。邦輔督副使王崇古圍之，僉事董邦政、把總婁宇協剿。賊走太湖，追及之，盡殲其衆。副將何卿師潰，邦輔援之。以火器破賊舟，前後俘斬六百餘人。侍郎趙文華欲攘其功，邦輔捷書先奏，文華大恨。既而與浙江巡按御史胡宗憲會邦輔攻陶宅賊，諸營皆潰。賊退，邦輔進攻之，復敗，坐奪俸。文華奏邦輔避難擊易，致師後期，總督楊宜亦奏邦輔故違節制。給事中夏栻、孫濬爭之，得無罪。文華還京，奏餘賊且盡，而巡按御史周如斗又奏失事狀，帝頗疑文華。文華因言："賊易滅，督撫非人，致敗。臣昔論邦輔，栻、濬遂媒孼臣。東南塗炭何時解。"乃逮繫邦輔，謫戍朔州。

充軍。出任湖廣副使，補河南按察使。

柘城盜賊師尚詔造反，攻陷歸德。檢校董倫率領民兵與賊人在城中巷戰，親手殺死賊兵數名，最後與妻子賈氏均遭賊兵殺害。賊軍又攻陷柘城，劫持舉人陳聞詩爲賊軍首領。聞詩不肯聽命，賊殺死聞詩的隨從威脅他。聞詩騙賊軍說："如一定要我跟你們走，就不要殺人，不要放火。"賊軍答應他的條件，推他上馬啓程。聞詩絶食三天，到鹿邑上吊自殺。賊軍包圍太康，都指揮尚允紹在鄢陵與賊軍作戰，戰敗。允紹又往霍山攻打賊軍，賊軍將他包圍，部下無人敢向前。邦輔斬殺畏縮在最後的士兵，士兵們纔奮勇向前。賊兵大敗潰逃，官軍擒獲斬殺賊兵六百餘名。尚詔逃往莘縣，被官軍抓獲。賊兵起事四十多天，攻破一座府城，八座縣城，殺害十餘萬百姓。邦輔拼死作戰，殲滅賊兵。皇上下詔賜他銀幣，提升他爲山西右參政，又升任浙江按察使。

三十四年拜官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這時倭賊聚集於柘林。部分倭賊從紹興竄出，轉而劫掠杭、嚴、徽、寧、太平等地，於是進犯南京，攻破溧水，直抵宜興。因遭官軍阻截，向滸墅逃遁。副總兵俞大猷、副使任環屢次阻擊倭賊，而原來留在柘林的倭賊這時已進兵占據陶宅。邦輔督促副使王崇古包圍倭賊，僉事董邦政、把總婁宇協同圍剿。賊兵逃往太湖，被官軍追上，將其全部殲滅。副將何卿戰敗兵潰，邦輔前往增援，用火器擊敗賊船，前後共俘獲斬殺倭賊六百餘名。侍郎趙文華想要争奪他的功勞，但邦輔已將捷報先行奏告朝廷，文華爲此極爲怨恨。文華後與浙江巡按御史胡宗憲會同邦輔攻打據於陶宅的倭賊，各營軍隊都失利潰退。賊軍後退時，邦輔又進兵攻打，再次戰敗，因此被罰奪俸禄。文華上奏指責邦輔躲避强敵而攻打弱敵，以致延誤軍期，總督楊宜也參奏邦輔故意不遵守上司指揮。給事中夏栻、孫濬爲邦輔争辯，邦輔因此未獲罪。文華回京師，奏稱殘餘的倭賊即將全部殲滅，而巡按御史周如斗又奏官軍擊賊失利的情況，皇上因此很懷疑文華。文華於是進言說："倭賊不難消滅，但因總督、巡撫不稱職，以致

官軍敗績。臣下先前指控邦輔，夏栻、孫濬趁機誣陷臣下。東南一帶百姓的苦難何時纔能解除?”皇上於是下令逮捕邦輔，將他貶去戍守朔州。

隆慶元年，楊博爲吏部，起邦輔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進兵部右侍郎，理戎政。尋以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言修治邊墻非上策，宜急練兵；兵練而後邊事可議。以給事中張鹵言，召爲右都御史，掌院事。帝以京營事重，更協理爲閲視，令付大臣知兵者，遂以左都御史召還，任之。已，從恭順侯吴繼爵言，復改閲視爲提督。

隆慶元年，楊博任吏部尚書，起用邦輔爲左副都御史，協助處理都察院事務。不久晋升兵部右侍郎，主持處理軍政。接着以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進言説修築邊墻并非上策，應加緊訓練士兵，士兵訓練有素纔談得上邊防大事。不久因給事中張鹵的建議，朝廷召任邦輔爲右都御史，執掌都察院事。皇上因京師軍隊事關重大，改協理一職爲閲視，并下令將此職交給通曉軍事的大臣，於是將邦輔以左都御史召回，任閲視。不久，皇上接受恭順侯吴繼爵的建議，又將閲視改爲提督。

未幾，轉南京户部尚書。奏督倉主事張振選不奉約束。吏部因言："往昔執政喜人悦己，屬吏恃爲奥援。構陷堂上官，至屈體降意，倒置名分。在外巡按御史亦曲庇進士推知，監司賢不肖出其口吻。害政無甚於此。"穆宗深然其言，爲黜振選，飭内外諸司，然迄不能變。

不久，邦輔轉任南京户部尚書。上奏指責督倉主事張振選不聽從約束。吏部因此進言説："以往的執政官都喜歡别人討好自己，下屬官吏以他爲得力靠山，誣陷本部長官，以至於長官對下屬委屈逢迎，上下名分因此顛倒。外出巡按的御史也都指望進士們推薦知遇，御史賢愚都由他們任意評説，這對朝政危害最爲嚴重。"穆宗深感有理，特爲貶斥振選，并訓飭内外各部官員，但最終仍不能改變風氣。

邦輔累乞骸骨，不聽。萬曆元年給由赴闕，復以病求去，且言辛愛有窺覦志，宜慎防之。遂致仕去。居三年，卒。贈太子少保。

邦輔多次奏請告老還鄉，未獲允准。萬曆元年因提升審核前往京師晋見，再次稱病乞請辭官，并進言説辛愛有暗中伺機侵犯的意圖，應慎加防備。終於致仕離任。家居三年後去世。追贈太子少保。

邦輔廉峻。自吴中被逮時，有司上所儲俸錢，揮之去。歷官四十年，家無餘貲。撫、按奏其狀，詔遣右評事劉叔龍爲營墳墓。

邦輔爲官清廉嚴峻。當年在吴地被逮捕時，主管部門將他儲蓄的俸錢交給他，他棄之不顧。先後爲官四十年，家中未曾積剩餘財。撫按官員奏陳他的情况，皇上下詔書派遣右評事劉叔龍前去爲他營建墳墓。

任環

任環，字應乾，長治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歷知黄平、沙河、滑縣，并有能名。遷蘇州同知。倭患起，長吏不嫻兵革。環性慷慨，獨以身任之。三十二年閏三月禦賊寶山

任環，字應乾，長治人。嘉靖二十三年考取進士。歷任黄平、沙河、滑縣知縣，在任以有才幹聞名。升任蘇州同知。不久，倭患發生，當地官員不熟悉軍事。任環生性慷慨，獨自挺身承擔抵禦倭寇的重任。三十二年閏三月在寶山洋抵禦

洋，小校張治戰死。環奮前搏賊，相持數日，賊遁去。尋犯太倉，環馳赴之。嘗遇賊，短兵接，身被三創幾殆。宰夫捍環出，死之，賊亦引去。已而復至，裹瘡出海擊之。怒濤作，操舟者失色。環意氣彌厲，竟敗賊，俘斬百餘。復連戰陰沙、寶山、南沙，皆捷。擢按察僉事，整飭蘇、松二府兵備。倭剽掠厭，悉歸，惟南沙三百人舟壞不能去，環與總兵官湯克寬列兵守之。數月，賊大至，與舊倭合，掠華亭、上海。環等被劾，得宥。逾年，賊犯蘇州。城閉，鄉民繞城號。環盡納之，全活數萬計。副將解明道擊退賊，論前後功，進環右參政。賊掠常熟，環率知縣王鈇破其巢，焚舟二十七。未幾，賊掠陸涇壩，都督周于德敗績。環偕總兵官俞大猷擊敗之，焚舟三十餘。賊犯吳江，環、大猷擊敗之鶯脰湖，賊奔嘉興。頃之，三板沙賊奪民舟出海，環、大猷擊敗之馬蹟山。其別部屯嘉定者，火爇之，盡死。論功，蔭一子副千户。母憂，奪哀。賊屯新場，環與都司李經等率永順、保靖兵攻之。中伏，保靖土舍彭翅等皆死，環停俸戴罪。賊平，乞終制，許之。逾二年卒，年四十。給事中徐師曾頌其功，詔贈光禄卿，再蔭一子副千户，建祠蘇州，春秋致祭。

倭賊，小校張治戰死。任環奮勇上前與賊搏鬥，相持數日，倭賊纔敗逃而去。接着倭賊侵犯太倉，任環急往太倉赴戰。曾在半路上與倭賊遭遇，雙方短兵相接，身受三處重傷幾乎喪命。隨從厨師護衛他殺出重圍，苦戰身亡，賊兵也隨後退去。隨即賊兵重又來犯，任環包扎傷口出海迎擊。海上巨浪翻騰，船夫驚慌失措，任環意氣奮發，終於擊敗倭賊，共俘獲斬殺一百多名倭賊。此後又接連在陰沙、寶山、南沙等處作戰，全都獲勝報捷。提升爲按察僉事，整頓蘇、松二府的兵備。不久倭賊劫掠滿足，全部退去，衹有在南沙的三百人因船壞不能離去，任環與總兵官湯克寬陳兵扼守。相持數月，倭賊又大批擁至，与原來的倭賊會合，擄掠華亭、上海等處。任環等因此遭到指控，但得到朝廷寬宥。過了一年，倭賊進犯蘇州。城門關閉，四鄉的百姓繞城號哭。任環將他們全部接納進城，使數萬百姓因此獲救。後副將解明道擊退倭賊，朝廷評議前後平倭的功績，晋升任環爲右參政。倭賊劫掠常熟，任環率知縣王鈇攻破賊巢，燒毁賊船二十七艘。不久，倭賊又劫掠陸涇壩，都督周于德戰敗。任環與總兵官俞大猷會同擊敗倭賊，燒毁賊船三十餘艘。倭賊侵犯吳江，任環、大猷又在鶯脰湖打敗賊兵，賊向嘉興敗逃。接着，三板沙的倭賊搶奪民船出海，任環與大猷在馬蹟山擊敗他們。對另外駐扎在嘉定的倭賊，任環用火攻，將賊全部燒死。朝廷評功，任任環一子爲副千户。不久，任環遭逢母喪，喪期未滿，應詔除去喪服，出任官職。倭賊駐於新場，任環與都司李經等率永順、保靖地方兵前往攻打。官軍遭遇埋伏，保靖土舍彭翅等人都戰死。任環因此被罰停俸禄戴罪留用。倭賊平定後，任環奏請回鄉爲母親服喪三年盡孝，皇上准許他的請求。任環於兩年後去世，年僅四十歲。給事中徐師曾上奏稱頌他的功績，皇上下詔追贈任環爲光禄卿，再任他一個兒子爲副千户，并在蘇州爲他建立祠堂，每年春秋二季予以祭祀。

環在行間，與士卒同寢食，所得賜予悉分給之。軍事急，終夜露宿，

任環在軍中，與士兵同吃同住，并將所得賞賜全部分給士兵。遇有軍事緊急時，任環整夜露

或數日絶餐。嘗書姓名於肢體曰："戰死，分也。先人遺體，他日或收葬。"將士皆感激，故所向有功。

宿在外，或多日不得吃飯。他曾經將自己的姓名寫在身體上說："如果我戰死，這是軍人的本分。父母所賜的遺體，日後或許會有人收葬。"官兵都爲之感奮，所以遇敵都力戰建功。

吴成器

時休寧吴成器由小吏爲會稽典史。倭三百餘劫會稽，爲官軍所逐，走登龕山。成器遮擊，盡殪之。未幾，又破賊曹娥江，擢浙江布政司經歷。遭喪，總督胡宗憲奏留之。擢紹興通判。論功，進秩二級。成器與賊大小數十戰皆捷。身先士卒，進止有方略，所部無秋毫犯。士民率於其戰處立祠祀之。

當時休寧人吴成器由小吏升至會稽典史。倭寇三百多人劫掠會稽，被官軍驅逐，逃上龕山。成器前往截擊，全殲倭寇。不久，又在曹娥江擊敗倭賊，提升爲浙江布政司經歷。後遭逢父喪，總督胡宗憲奏請留用成器。成器升任紹興通判。朝廷評功，晋升成器官階二級。成器與倭賊交戰大小數十次都獲勝。成器領兵身先士卒，進退都有策略，部下對百姓秋毫無犯。士兵與百姓都在他戰鬥過的地方建立祠堂祭祀他。

李遂　李逢　李進

李遂，字邦良，豐城人。弱冠，從歐陽德學。登嘉靖五年進士，授行人。歷刑部郎中。錦衣衛送盗十三人，遂惟抵一人罪，餘皆辨釋。東宫建，赦天下。遂請列"大禮"大獄諸臣於赦令中，尚書聶賢懼不敢，乃與同官盧蕙請於都御史王廷相，廷相從之。事雖報罷，議者嘉焉。

李遂，字邦良，豐城人。二十歲成年加冠後，跟隨歐陽德學習。考取嘉靖五年丙戌科進士，授官行人。曾任刑部郎中。錦衣衛將十三名盗賊送交刑部處理，李遂衹判處一人有罪，其餘人都辨罪釋放。皇太子立，大赦天下，李遂奏請將受"大禮"一案牽連的衆臣列入赦免令中，刑部尚書聶賢畏懼不敢上報，李遂便與同僚盧蕙向都御史王廷相提出此事，王廷相聽從了他們的建議。此事雖然未獲允准，但頗得輿論贊賞。

俄調禮部，忤尚書夏言。因事劾之，下詔獄，謫湖州同知。三遷衢州知府，擢蘇、松兵備副使。屢遷廣東按察使。釋囚八百餘人。進山東右布政使。江洋多盗，遂遷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軍政明，盗不敢發。俺答犯京師，召遂督蘇州軍餉。未謝恩，請關防符驗用新銜。帝怒，削其籍。

不久，調任禮部郎中，觸犯了禮部尚書夏言。夏言藉故彈劾他，皇上下令將他關進監獄，後貶任湖州同知。經三次升遷官至衢州知府，又提升爲蘇、松兵備副使。再經數次提升官至廣東按察使。在任期間，釋放了八百多名囚徒。晋升山東右布政使。因長江及沿海盗賊出没，於是升任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李遂治理軍政紀律嚴明，使盗賊不敢作亂。俺答侵犯京師，朝廷召李遂督理蘇州軍餉。尚未上朝謝恩，就奏請在關防符驗印中使用新銜。皇上發怒，革去他的官籍。

三十六年，倭擾江北。廷議以督漕都御史兼理巡撫不暇辦寇，請特設巡撫，乃命遂以故官撫鳳陽四府。時淮、揚三中倭，歲復大水，且日役民輓大木輸京師。遂請餉增兵，恤民節

三十六年，倭寇騷擾江北。朝官議論認爲以督漕都御史兼任巡撫來不及同時處理抗倭之事，奏請特設巡撫一職，朝廷於是命李遂以原官巡撫鳳陽四府。當時淮、揚地區三次遭受倭寇侵擾，當年又逢水災，而且民夫每日忙於往京師運送大

用，次第畫戰守計。	木材。李遂請求朝廷加撥軍餉增募士兵，撫恤百姓節約開支，并依次籌劃戰守策略。
三十八年四月，倭數百艘寇海門。遂語諸將曰："賊趨如皋，其衆必合。合則侵犯之路有三。由泰州逼天長、鳳、泗，陵寢驚矣。由黄橋逼瓜、儀，以摇南都，運道梗矣。若從富安沿海東至廟灣，則絶地也。"乃命副使劉景韶、游擊丘陞扼如皋，而身馳泰州當其衝。時賊勢甚盛，副將鄧城禦之敗績，指揮張谷死焉。賊知如皋有備，將犯泰州，遂急檄景韶、陞遏賊。連戰丁堰、海安、通州，皆捷。賊沿海東掠，遂喜曰："賊無能爲矣。"令景韶、陞尾之，而致賊於廟灣。復慮賊突淮安，乃夜半馳入城。賊尋至，遂督參將曹克新等禦之姚家蕩。通政唐順之、副總兵劉顯來援，賊大敗走，以餘衆保廟灣。景韶亦敗賊印莊，追奔至新河口，焚斬甚衆。廟灣賊據險不出，攻之月餘不克。遂令景韶塞塹、夷木壓壘陳，火焚其舟，賊乘夜雨潛遁。官軍據其巢，追奔至蝦子港，江北倭悉平。帝大喜，璽書獎勵。	三十八年四月，倭寇乘幾百艘船侵犯海門。李遂對各位將領説："倭賊如果前往如皋，各路賊兵必然要會合。會合之後將有三條侵犯的路綫。如果由泰州直逼天長、鳳陽、泗州，皇陵就會受到驚動。如果由黄橋進逼瓜洲、儀真，以威脅南京，就會阻塞南北交通運輸。如果從富安沿東海岸到廟灣鎮，則倭賊自入絶境了。"於是命令副使劉景韶，游擊丘陞扼守如皋，而親自奔赴泰州阻擋賊寇。當時賊寇氣勢十分囂張，副將鄧城禦敵戰敗，指揮張谷陣亡。倭賊得知如皋已有所防備，就準備進犯泰州，李遂趕緊傳令景韶和丘陞阻擋賊兵。官軍接連在丁堰、海安、通州與倭賊交戰，全都獲勝。接着倭寇沿着海岸向東劫掠，李遂高興地説："這下倭賊不能爲害了。"於是命令景韶、丘陞率軍尾隨賊兵之後，將賊兵逼到廟灣一帶。又擔心倭寇突入淮安，便在半夜裏策馬進入淮安城中。倭賊隨即趕到，李遂督率參將曹克新等在姚家蕩抵禦賊寇。通政唐順之、副總兵劉顯前來增援，賊寇大敗潰逃，以殘餘兵力退守廟灣。景韶也在印莊擊敗賊兵，追擊賊兵直至新河口，燒死斬殺很多賊兵。留守廟灣的倭賊依據險要地勢不出戰，官軍攻打一個多月未能攻克。李遂命令景韶填塞溝塹，砍伐樹木堆積於倭賊營壘，縱火焚燒賊船，賊兵衹得乘雨夜潛逃。官軍占領賊巢後，追殺直至蝦子港，至此江北倭寇全部平定。皇上大喜，頒發璽書以獎勵李遂。
賊駐崇明三沙者，將犯揚州。景韶戰連勝，圍之劉莊。會劉顯來援，遂檄諸軍盡屬顯。攻破其巢，追奔白駒場，賊盡殄。時遂已遷南京兵部侍郎。論功，予一子官，賚銀幣。御史陳志勘上遂平倭功，前後二十餘戰，斬獲三千八百有奇。再予一子世千户，增俸二級。	駐扎在崇明三沙的倭賊，即將進犯揚州。劉景韶迎戰接連獲勝，將倭賊圍困於劉莊。適逢劉顯領兵前來增援，李遂傳令各軍全歸劉顯統轄。官軍攻破倭寇在劉莊的巢穴，一路追擊至白駒場，將賊寇全部消滅。此時李遂已升任南京兵部侍郎。朝廷評議戰功，任李遂一個兒子爲官，并賜銀幣。御史陳志核實上報李遂平倭功績，李遂等前後共打了二十多仗，斬殺俘獲三千八百多名賊兵。朝廷爲此再任李遂一個兒子世襲千户，并增李遂二級俸禄。
莅南京甫數月，振武營軍變。振	李遂到南京就任纔幾個月，即遇振武營發生

武營者，尚書張鏊募健兒以禦倭。素驕悍。舊制，南軍有妻者，月糧米一石；無者，減其四；春秋二仲月，米石折銀五錢。馬坤掌南户部，奏減折色之一，督儲侍郎黄懋官又奏革募補者妻糧，諸軍大怨。代坤者蔡克廉方病，諸軍以歲饑求復折色故額於懋官。懋官不可，給餉又逾期。三十九年二月都肄日，振武卒鼓噪懋官署。懋官急招鏊及守備太監何綬、魏國公徐鵬舉、臨淮侯李庭竹及遂至，諸營軍已甲而入。予之銀，爭攫之。懋官見勢洶洶，越垣投吏舍，亂卒隨及。鵬舉、鏊慰解不聽，竟戕懋官，裸其尸於市。綬、鵬舉遣吏持黄紙，許給賞萬金，卒輒碎之。至許犒十萬金，乃稍定。明日，諸大臣集守備廳，亂卒亦集。遂大言曰："黄侍郎自越墻死，諸軍特不當殘辱之。吾據實奏朝廷，不以叛相誣也。"因麾衆退，許復妻糧及故額，人畀之一金補折價，始散。遂乃托病閉閣，給免死券以慰安之，而密諭營將掩捕首惡二十五人，繫獄。詔追褫懋官及克廉職，罷綬、庭竹、鏊，任鵬舉如故，遂以功議擢。止誅叛卒三人，餘戍邊衛，而三人已前死。遂嘆曰："兵自此益驕矣。"

兵變。振武營的軍士，是兵部尚書張鏊爲抵禦倭寇而招募的壯士，素來驕横强悍。按原有制度，南軍中凡是有妻室的士兵，每月發給定量米一石；無妻室的士兵，減去十分之四的定量；每逢春秋二季的第二個月，每石米折合五錢銀子分發。馬坤執掌南京户部後，上奏請減去一成折銀，督儲侍郎黄懋官又奏請革除補徵士兵的妻糧，各軍極爲怨恨。因接替馬坤的蔡克廉正患病，各軍以饑荒爲由向懋官請求恢復折銀原來的數額，懋官不予允准，且發餉又延期。三十九年二月爲總閱演習武備之日，振武營士卒在懋官官署前喧嘩。懋官火速派人將張鏊和守備太監何綬、魏國公徐鵬舉、臨淮侯李庭竹及李遂招來，這時各營軍士已全副武裝進入官署，懋官給他們銀子，軍士們争相搶奪。懋官見亂兵氣勢洶洶，翻墻到屬吏住所躲避，亂兵隨即追至。徐鵬舉、張鏊上前勸解，亂兵不肯聽從，竟殺害了懋官，還將他的尸體裸露在市中。何綬、鵬舉派遣官吏手持皇上詔書，許諾將給予士卒賞銀一萬兩，士卒撕碎詔書不答應，直至答應給十萬兩賞銀，軍心方纔稍爲安定。次日，各大臣聚集在守備官署大廳，亂兵也集於廳前。李遂大聲説："黄侍郎因自己翻墻而死，衆軍士們衹是不應該再殘害侮辱他的遺體。我將根據事實奏報朝廷，不以叛亂罪誣告你們。"一面命令衆軍士退出，并許諾恢復士卒的妻糧和原來的折銀，每人再發給一兩銀子以補折銀差額，兵士們方纔散去。李遂於是托稱有病關閉官署，發給士卒免死券以安其心，而密令營將出其不意地拘捕了二十五名騷亂的首惡士卒，將他們關進監獄。皇上下詔追奪懋官和克廉官職，并罷免何綬、庭竹、張鏊，鵬舉留任原官不變，李遂則因功將獲提升。事後朝廷衹處死三名叛亂士卒，其餘的人則戍守邊境衛所，而應當處死的三名士卒前已死去。李遂嘆息道："兵士從此將更加驕横了。"

未幾，江東代鏊爲尚書。江北池河營卒以千户吴欽革其幫丁，毆而縛之竿。幫丁者，操守卒給一丁，資往來費也。遂已召拜兵部左侍郎，以言

不久，江東接替張鏊爲南京兵部尚書。江北池河營士卒因千户吴欽取消他們的幫丁，就毆打吴欽并將他捆綁在旗竿上。所謂幫丁，即凡參加操練防守的士卒每人配給一丁，以資往來費用。

官薦擢南京參贊尚書，鎮撫之。督卒惑妖僧繡頭，復倡訛言。遂捕斬繡頭，申嚴什伍，書其名籍、年貌，繫牌腰間，軍乃戢。既又奏調鎮武軍護陵寢，一日散千人，留都自是無患。越四年，以老致仕。

李遂此時已被召任爲兵部左侍郎，因諫議官推薦升任南京參贊尚書，於是前往鎮壓安撫鬧事的士卒。軍中士卒受妖僧繡頭迷惑，又製造謠言。李遂逮捕繡頭并將他斬首，對士卒整肅軍紀，將士兵的姓名籍貫、年齡相貌書寫在牌上并將牌繫於腰間，軍士氣焰由此收斂。李遂又奏請調撥鎮武軍守護皇陵，一天內就遣散一千名士卒，南京從此無患。過了四年，李遂因年高辭官。

遂博學多智，長於用兵，然亦善逢迎。帝將重建三殿，遂奏五河縣泗水中涌大杉一，此川澤效靈，爲聖主鼎新助，帝大喜。又進白兔，帝爲遣官告廟。由此益眷遇。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敏。

李遂博學聰明，擅長用兵，但也善於逢迎。皇上準備重建皇極殿、中極殿和建極殿，李遂奏五河縣泗水中涌出一根大杉木，這是江河顯靈，幫助聖主革新，皇上極爲喜悅。又進獻白兔，皇上特派遣官員祭告太廟。李遂因此更受皇上寵信。去世後，追贈太子太保，謚襄敏。

弟逢，字邦吉。由進士爲吏科給事中。侍郎劉源清下吏，逢救之，并繫，得釋。進户科左給事中。偕同官諫南巡，下詔獄，謫永福典史。終德安知府。遂子材，自有傳。

李遂弟李逢，字邦吉。考取進士後任吏科給事中。侍郎劉源清受到審訊，李逢上疏援救源清，二人都被關入監獄，不久獲釋。弟李進爲户科左給事中。因與同僚勸阻皇上到南方巡視，皇上下令將他關入監獄，貶爲永福縣典史。官至德安知府。李遂的兒子李材，另有傳。

唐順之 *唐鶴徵*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祖貴，户科給事中。父寶，永州知府。順之生有異稟。稍長，洽貫群籍。年二十三，舉嘉靖八年會試第一，改庶吉士。座主張璁疾翰林，出諸吉士爲他曹，獨欲留順之。固辭，乃調兵部主事。引疾歸。久之，除吏部。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祖父唐貴，曾任户科給事中。父親唐寶，任永州知府。順之生來稟賦超常。長大後，博覽群書。二十三歲時，考取嘉靖八年會試第一名進士，改任庶吉士。主考官張璁討厭翰林院人士，將各位庶吉士調往其他部門任職，衹想留下順之。順之堅決推辭，於是調任兵部主事。不久稱病辭官回鄉。過了一段時間，出任吏部主事。

十二年秋，詔選朝官爲翰林，乃改順之編修，校累朝實録。事將竣，復以疾告，璁持其疏不下。有言順之欲遠璁者，璁發怒，擬旨以吏部主事罷歸，永不復叙。至十八年選宫僚，乃起故官兼春坊右司諫。與羅洪先、趙時春請朝太子，復削籍歸。卜築陽羨山中，讀書十餘年。中外論薦，并報寢。

十二年秋季，皇上下詔書命從朝中推選翰林院官員，於是改任順之爲翰林院編修，負責校閱各朝實録。工作即將完成時，順之又稱病告退，張璁扣留他的奏疏不予發還。有人說順之想疏遠張璁，張璁發怒，擬旨將順之以吏部主事罷免回鄉，永遠不得叙用。到十八年選舉太子屬官，朝廷於是又起用順之爲原官并兼任春坊右司諫。因與羅洪先、趙時春奏請百官朝見太子，再次被革除官籍回鄉。順之回鄉後在陽羡山中擇地建屋，讀書十餘年。朝廷内外有人推薦他，都未獲准。

倭躪江南北。趙文華出視師，疏薦順之。起南京兵部主事。父憂未終，不果出。免喪，召爲職方員外郎，進郎中。出核薊鎮兵籍，還奏缺伍三萬有奇，見兵亦不任戰，因條上便宜九事。總督王忬以下俱貶秩。

倭寇蹂躪長江南北。趙文華出京巡視軍隊，上疏推薦順之。朝廷起用順之爲南京兵部主事。順之因服父喪尚未期滿，没有出任。父喪期滿除服後，順之被召任爲兵部職方員外郎，晋升郎中。出京前往薊鎮核查兵額，回京奏報缺少兵員三萬多名，現有的士兵也不能打仗，并奏陳九條有關建議。總督王忬以下各官員因此都遭貶官。

尋命往南畿、浙江視師，與胡宗憲協謀討賊。順之以禦賊上策，當截之海外，縱使登陸，則内地咸受禍。乃躬泛海，自江陰抵蛟門大洋，一晝夜行六七百里。從者咸驚嘔，順之意氣自如。倭泊崇明三沙，督舟師邀之海外。斬馘一百二十，沉其舟十三。擢太僕少卿。宗憲言順之權輕，乃加右通政。順之聞賊犯江北，急令總兵官盧鏜拒三沙，自率副總兵劉顯馳援，與鳳陽巡撫李遂大破之姚家蕩。賊窘，退巢廟灣。順之薄之，殺傷相當。遂欲列圍困賊，順之以爲非計，麾兵薄其營，以火炮攻之，不能克。三沙又屢告急，順之乃復援三沙，督鏜、顯進擊，再失利。順之憤，親躍馬布陣。賊構高樓望官軍，見順之軍整，堅壁不出。顯請退師，順之不可，持刀直前，去賊營百餘步。鏜、顯懼失利，固要順之還。時盛暑，居海舟兩月，遂得疾，返太倉。李遂改官南京，即擢順之右僉都御史，代遂巡撫。順之疾甚，以兵事棘，不敢辭。渡江，賊已爲遂等所滅。淮、揚適大饑，條上海防善後九事。

不久朝廷命順之前往南京、浙江地區視察軍隊，協同胡宗憲籌劃討伐倭賊。順之認爲將賊寇阻截在海外，纔是禦賊的上策，如果讓賊寇登陸，則内地都將遭受禍害。順之於是親自出海，從江陰出發直抵蛟門山大海，一晝夜航行六七百里。隨從們都驚懼嘔吐，順之却神態自若。倭寇船隻停泊在崇明三沙，順之督率水軍出海阻擊。斬倭賊首級一百二十顆，擊沉倭船十三艘。順之提升爲太僕少卿。宗憲奏陳順之權力過輕，朝廷於是加順之官右通政。順之聽説倭賊侵犯長江以北地區，急令總兵官盧鏜前往三沙抵禦賊寇，自己率領副總兵劉顯急往江北增援，與鳳陽巡撫李遂在姚家蕩大敗倭賊。倭賊窘迫，退至廟灣扎營。順之率軍進逼，敵我傷亡相等。李遂想長期圍困賊寇，順之認爲這不是辦法，指揮士兵進攻賊營，并用火炮攻打，仍然不能攻克。這時三沙又頻頻告急，順之於是又去增援三沙，督促盧鏜、劉顯進攻，此戰再次失利。順之激怒，親自躍馬上陣指揮。賊寇築高臺瞭望官軍，看見順之軍隊嚴整，便堅守不出。劉顯請求退兵，順之不肯答應，持刀直向前衝，殺至離賊營僅一百多步的地方。盧鏜、劉顯害怕官軍失利，堅決請順之回營。時值盛夏，順之在海船上逗留了兩個月，由此得病，於是返回太倉。李遂改往南京任職，朝廷即提升順之爲右僉都御史，接替李遂爲巡撫。順之雖病重，因軍情危急，不敢推辭。等到順之率軍渡過長江，倭賊已被李遂等人殲滅。這年淮、揚地區正遇大饑荒，順之奏陳有關海防善後九條措施。

三十九年春，汛期至。力疾泛海，度焦山，至通州卒，年五十四。訃聞，予祭葬。故事，四品但賜祭，

三十九年春天，汛期到來。順之抱病出海，經過焦山，到通州後去世，年齡爲五十四歲。訃告上報，朝廷賜予祭葬的禮遇。按照慣例，四品

順之以勞得賜葬云。

順之於學無所不窺。自天文、樂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極原委。盡取古今載籍，剖裂補綴，區分部居，爲《左》、《右》、《文》、《武》、《儒》、《稗》六《編》傳於世，學者不能測其奥也。爲古文，洸洋紆折有大家風。生平苦節自厲，輟扉爲床，不飾裀褥。又聞良知説於王畿，閉户兀坐，匝月忘寢，多所自得。晚由文華薦，商出處於羅洪先。洪先曰："向已隸名仕籍，此身非我有，安得侔處士。"順之遂出，然聞望頗由此損。崇禎中，追謚襄文。

子鶴徵，隆慶五年進士。歷官太常卿。亦以博學聞。

贊曰：朱紈欲嚴海禁以絶盜源，其論甚正。顧指斥士大夫，令不能堪，卒爲所齕齮，憤惋以死。氣質之爲累，悲夫！當寇患孔熾，撲滅惟恐不盡，便宜行誅，自其職爾，而以爲罪，則任法之過也。張經功不賞，而以冤戮，稔倭毒而助之攻，東南塗炭數十年。讒賊之罪，可勝誅哉。宗憲以奢黷蒙垢。然令徐海、汪直之徒不死，貽患更未可知矣。曹邦輔、任環戰功可紀，李遂、唐順之捍禦得宜。而邦輔之平師尚詔，李遂之靖亂卒，其功尤著。以其始終倭事，故并列焉。

官員去世衹賜予祭奠，順之則因勞績獲賜葬禮。

順之對於各門學問無不涉獵，上自天文，下至樂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等，無不窮根尋源。又收集大量古今典籍，剖析補遺，分門别類，輯成《左》、《右》、《文》、《武》、《儒》、《稗》六《編》流傳於世，讀書人都無從掌握其中的奥秘。順之所作的古文，瀟灑曲折有大家風度。他一生艱苦自勵，睡眠時以門板爲床鋪，不設墊被。又從王畿處獲聞良知學説，關門静坐思索，整月忘記睡覺，獲得不少心得。順之晚年經文華推薦將出仕，向羅洪先請教如何處世立身。洪先對他説："先生前已躋身仕途，此身已不屬於自己，怎可與處士爲伍呢?"順之於是前往就職，但聲望因此頗受損失。崇禎年間，追謚襄文。

兒子鶴徵，隆慶五年考取進士。歷官太常卿。鶴徵也以博學聞名。

贊曰：朱紈想嚴申海上禁令以杜絶盜賊，議論極爲正確。但指斥地方官紳，使他們難堪，最終被陷害，憤悶而死。這是受他性格的牽累，真是可悲！當倭患劇烈之時，惟恐不能徹底剿滅倭賊，酌情行使誅殺大權，原本是他的職責，而以此爲罪，實是用法過苛。張經有功不得賞賜，反遭冤殺，反而助長倭寇勢力因而爲患，致使東南一帶數十年遭受苦難。奸讒賊人的罪行，雖誅殺也不能抵過。胡宗憲因奢侈而蒙受批評。但假如徐海、汪直之徒不死，後患就更不可預料了。曹邦輔、任環戰功值得記録，李遂、唐順之禦寇護民得當。而曹邦輔剿平盜賊師尚詔，李遂平定叛亂士卒，他們的功績尤爲卓著。因他們始終參預平倭，所以并加記載。

明史卷二百六

列傳第九十四

馬録 顏頤壽 聶賢 湯沐 劉琦 盧瓊 沈漢 王科 程啓充
張逵 鄭一鵬 唐樞 杜鸞 葉應驄 藍田 黄綰
解一貫 鄭洛書 張録 陸粲 劉希簡 王準 邵經邦
劉世揚 趙漢 魏良弼 秦鰲 張寅 葉洪

馬録

馬録，字君卿，信陽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固安知縣。居官廉明，徵爲御史，按江南諸府。

世宗即位，疏言："江南之民最苦糧長。白糧輸内府一石，率費四五石。他如酒醋局、供應庫以至軍器、胖襖、顔料之屬輸内府者，費皆然。"户部侍郎秦金等請從録言，命石加耗一斗，毋得苛求。中官黄錦誣劾高唐判官金坡，詔逮之，連五百餘人。録言："祖宗内設法司，外設撫、按，百餘年刑清政平。先帝時，劉瑾、錢寧輩蠱惑聖聰，動遣錦衣官校，致天下洶洶。陛下方勤新政，不虞復有高唐之命。"給事中許復禮等亦以爲言，獄得少解。嘉靖二年大計天下庶官，被黜者多訐撫、按，以録言禁止。

五年出按山西，而妖賊李福達獄起。福達者，崞人。初坐妖賊王良、李鉞黨，戍山丹衛。逃還，更名午，爲清軍御史所勾，再戍山海衛。復逃居洛川，以彌勒教誘愚民邵進禄等爲

馬録，字君卿，信陽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固安知縣。馬録爲官清正，被徵爲御史，巡按江南各府。

世宗繼位，馬録上疏説："江南百姓最忍受不了掌管税收的糧長給他們造成的痛苦。每向内府交納漕糧一石，就要耗費四五石。其他如酒醋局、供應庫以至於軍器、將士棉衣、顔料之類運往内府的物品，所耗費也都如此。"户部侍郎秦金等官員奏請皇上聽從馬録的意見，每石輸米增加損耗一斗，不得苛求。宦官黄錦上奏誣告高唐州判官金坡，皇上下詔逮捕金坡，牽連五百多人。馬録進言説："祖宗在朝廷設置刑部，在外設有撫、按官員，一百多年來法政清平。先帝在時，劉瑾、錢寧之徒迷惑皇上，動輒遣用錦衣衛官校，使天下動蕩不安。陛下正勤勉地推行新的政令，不料竟又有高塘之命。"給事中許復禮等人也爲此事進言，此案得以略爲緩解。嘉靖二年考核全國百官，遭貶黜的官吏多攻訐撫、按官員，皇上因馬録的意見加以禁止。

嘉靖五年出任山西巡按，正遇發生妖賊李福達一案。李福達，崞縣人。起初因爲是妖賊王良、李鉞黨徒，被處戍守山丹衛。逃回後改名李午，被清軍御史捉拿歸案，再處戍守山海衛。福達又逃往洛川居住，以彌勒教引誘愚民邵進禄等

亂。事覺，進禄伏誅，福達先還家，得免。更姓名曰張寅，往來徐溝間，輸粟得太原衛指揮使。子大仁、大義、大禮皆冒京師匠籍。用黄白術干武定侯郭勛，勛大信幸。其仇薛良訟於録，按問得實。檄洛川父老雜辨之，益信。勛爲遺書録祈免，録不從，偕巡撫江潮具獄以聞，且劾勛庇奸亂法。章下都察院，都御史聶賢等覆如録奏，力言勛黨逆罪。詔福達父子論死，妻女爲奴，没其産，責勛對狀。勛懼，乞恩，因爲福達代辨，帝置不問。

造反。此事被官方察覺，進禄伏法，福達因先已回家，得以逃脱。後又改姓名爲張寅，來往於徐溝一帶，又以獻納糧食得任太原衛指揮使。他的兒子大仁、大義、大禮全都冒充京師匠籍。福達用煉丹化金銀的道家法術進謁武定侯郭勛，郭勛對他大加信任寵幸。福達的仇家薛良向馬録告發此事，馬録審問屬實。馬録傳令洛川父老都來辨認福達，因而更爲確實。郭勛寫信給馬録請求他放過福達，馬録不肯聽從，與巡撫江潮一起將此案呈報，并彈劾郭勛包庇壞人違亂法紀。奏章送交都察院討論，都御史聶賢等覆奏以爲馬録所言屬實，并極言郭勛及其黨徒犯有反叛罪。皇上下詔判處福達父子死罪，妻子女兒没官爲奴，抄没家産，并責令郭勛對質。郭勛驚懼，乞請皇上開恩恕罪，并爲福達辯解，皇上未加問罪。

會給事中王科、鄭一鵬、程輅、常泰、劉琦、鄭自壁、趙廷瑞、沈漢、秦祐、張逵、陳皋謨，御史程啓充、盧瓊、邵豳、高世魁、任淳，南京御史姚鳴鳳、潘壯、戚雄、王獻，評事杜鸞，刑部郎中劉仕，主事唐樞，交章劾勛，謂罪當連坐。勛亦累自訴，且以議禮觸衆怒爲言，帝心動。勛復乞張璁、桂萼爲援。璁、萼素惡廷臣攻己，亦欲借是舒宿憤，乃謂諸臣内外交結，借端陷勛，將漸及諸議禮者。帝深入其言，而外廷不知，攻勛益急。帝益疑，命取福達等至京下三法司訊，既又命會文武大臣更訊之，皆無異詞。帝怒，將親訊，以楊一清之言而止，仍下廷鞫。尚書顔頤壽等不敢自堅，改擬妖言律斬。帝猶怒，命法司俱戴罪辦事，遣官往械録、潮及前問官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僉事章綸、都指揮馬豸等。時璋、珏已遷都御史，璋巡撫寧夏，珏巡撫甘肅，皆下獄廷訊。乃反前獄，抵良誣告罪。

適逢給事中王科、鄭一鵬、程輅、常泰、劉琦、鄭自壁、趙廷瑞、沈漢、秦祐、張逵、陳皋謨，御史程啓充、盧瓊、邵豳、高世魁、任淳、南京御史姚鳴鳳、潘壯、戚雄、王獻，評事杜鸞，刑部郎中劉仕，主事唐樞，紛紛上奏章彈劾郭勛，説他應與福達一樣判罪。郭勛也多次上訴自辯，并説是因爲當初議禮之事觸犯衆怒，皇上爲此動心。郭勛又乞求張璁、桂萼援救自己。張璁、桂萼一向厭惡朝臣攻擊自己，也想藉此以泄夙怨，於是指控各大臣内外勾結，假藉事端陷害郭勛，并將危及各參與議論“大禮”的大臣。皇上深信他們的進言，而朝臣不知道皇上心意，更加激烈地攻擊郭勛。皇上越發懷疑，下令將福達等人犯押至京師交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審訊，接着又命文武大臣再加會審，結論仍與原先相同。皇上發怒，準備親自審訊，經楊一清所勸阻，仍送交廷臣審訊。刑部尚書顔頤壽等不敢堅持自己的意見，改擬妖言惑衆罪判處福達死刑。皇上仍然怒氣未消，命令刑部官員都戴罪辦事，并派遣官員前往逮捕馬録、江潮和原審官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僉事章綸、都指揮馬豸等。當時李璋、李珏已升任都御史，李璋巡撫寧夏，李珏巡撫甘肅，都被關入監獄受訊。於是推翻原案，判薛良誣告罪。

帝以罪不及録，怒甚。命璁、萼、方獻夫分署三法司事，盡下尚書頤壽，侍郎劉玉、王啓，左都御史賢，副都御史劉文莊，僉都御史張潤，大理卿湯沭，少卿徐文華、顧佖，寺丞汪淵獄，嚴刑推問，遂搜録篋，得大學士賈詠、都御史張仲賢、工部侍郎閔楷、御史張英及寺丞淵私書。詠引罪致仕去，仲賢等亦下獄。萼等上言："給事中琦、泰，郎中仕，聲勢相倚，挾私彈事，佐録殺人。給事中科、一鵬、祐、漢、輅，評事鸞，御史鳴鳳、壯、雄，扶同妄奏，助成奸惡。給事中逵，御史世魁，方幸寅就死，得誣勛謀逆，率同連名，同聲駕禍。郎中司馬相妄引事例，故意增減，誣上行私。邇者言官締黨求勝，内則奴隸公卿，外則草芥司屬，任情恣横，殆非一日，請大奮乾斷，彰國法。"帝納其言，并下諸人獄，收繫南京刑部。

皇上因未將馬録問罪，極爲憤怒。命令張璁、桂萼、方獻夫分别代理主持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事務，將刑部尚書顏頤壽，侍郎劉玉、王啓，左都御史聶賢，副都御史劉文莊，僉都御史張潤，大理卿湯沭，少卿徐文華、顧佖，寺丞汪淵全部投入監獄，嚴刑拷問，於是搜查馬録的箱子，查獲大學士賈詠、都御史張仲賢、工部侍郎閔楷、御史張英和大理寺丞汪淵等給馬録的私信。賈詠認罪辭官離去，仲賢等人也都入獄。桂萼等人進言説："給事中劉琦、常泰，郎中劉仕等，互爲聲勢，挾私憤彈劾大臣，佐助馬録殺人。給事中王科、鄭一鵬、秦祐、沈漢、程輅，評事杜鸞，御史姚鳴鳳、潘壯、戚雄等，協同妄奏，助奸爲惡。給事中張逵，御史高世魁，正慶幸因張寅處死，得以誣告郭勛謀反，所以會同連名，齊聲加禍於郭勛。郎中司馬相亂引律例，有意增减罪罰，誣蠛皇上以泄私憤。近來諫議官結黨以謀取勝，在朝廷則視公卿如奴僕，在外則視屬吏如草芥，恣意横行，大概早已不止一日，請皇上下决心裁斷，以明國法。"皇上采納了桂萼的意見，將各官一并投入監獄，關押在南京刑部。

先是，廷臣會訊，太僕卿汪元錫、光禄少卿余才偶語曰："此獄已得情，何再鞫？"偵者告萼，以聞，亦逮問。

起先，朝廷大臣會審，太僕卿汪元錫和光禄少卿余才偶然談到："此案案情屬實，爲何還要再審？"密探將此話告訴桂萼，桂萼又將此奏告，二人也被捕受審。

萼等遂肆搒掠。録不勝刑，自誣故入人罪。萼等乃定爰書，言寅非福達，録等恨勛，構成冤獄，因列諸臣罪名。帝悉從其言。謫戍極邊，遇赦不宥者五人：璋、珏、綸、豸、前山西副使遷大理少卿文華。謫戍邊衛者七人：琦、逵、泰、瓊、啓充、仕及知州胡偉。爲民者十一人：賢、科、一鵬、祐、漢、輅、世魁、淳、鳴鳳、相、鸞。革職閒住者十七人：頤壽、玉、啓、潮、文莊、沭、佖、淵、元錫、才、楷、仲賢、潤、英、壯、雄、前大理丞遷僉都御史毛伯

桂萼等於是濫施刑罰。馬録經不住嚴刑逼供，被迫承認自己故意捏造他人罪名。桂萼等於是以此録定犯人口供，進言説張寅不是李福達，馬録等人因痛恨郭勛，所以製造冤案，并向皇上列舉衆臣的罪名。皇上全部聽從了他的意見。有五人被貶往極遠邊界衛所戍守，即使遇朝廷大赦也不加寬宥，他們是李璋、李珏、章綸、馬豸和前山西副使升任大理少卿徐文華。七人被貶往邊遠衛所戍守，他們是劉琦、張逵、常泰、盧瓊、程啓充、劉仕和知州胡偉。十一人貶斥爲民，他們是聶賢、王科、鄭一鵬、秦祐、沈漢、程輅、高世魁、任淳、姚鳴鳳、司馬相和杜鸞。十七人革去官職在家閑居，他們是：顏頤壽、劉玉、王

温。其他下巡按逮問革職者，副使周宣等復五人。良抵死，衆證皆戍，寅還職。録以故入人死未決，當徒。帝以爲輕，欲坐以奸黨律斬。萼等謂張寅未死，而録代之死，恐天下不服，宜永戍烟瘴地，令緣及子孫。乃戍廣西南丹衛，遇赦不宥。帝意猶未慊，語楊一清等曰："與其僇及後世，不若誅止其身，從《舜典》'罰弗及嗣'之意。"一清曰："祖宗制律具有成法，録罪不中死律。若法外用刑，吏將緣作奸，人無所措手足矣。"帝不得已，從之。以萼等平反有功，勞諭之文華殿，賜二品服俸、金帶、銀幣，給三代誥命。遂編《欽明大獄録》頒示天下。時嘉靖六年九月壬午也。至十六年，皇子生，肆赦。諸謫戍者俱釋還，惟録不赦，竟卒於戍所。

啓、江潮、劉文莊、湯沐、顧佖、汪淵、汪元錫、余才、閔楷、張仲賢、張潤、張英、潘壯、戚雄和前大理寺丞升任僉都御史毛伯温。其他送交巡按御史逮捕問罪後革職的，有副使周宣等另五人。薛良被處以死刑，其他各證人皆判處戍邊，張寅則恢復原職。馬録因陷人死罪尚未執行，應判處徒刑服役。皇上認爲判得太輕，想判他結黨爲奸罪斬首。桂萼等人進言説，張寅未被處死，而馬録反代他受死刑，恐怕天下人不服氣，應將他發配烟瘴之地充軍，永遠不得返回，并令罰及子孫。於是判馬録戍守廣西南丹衛，遇有大赦也不寬宥。皇上心中仍不滿足，對楊一清等人説："與其辱及他的後代，不如衹殺他本人，以符《舜典》'處罰不累及後代'之意。"一清説："祖宗制定刑律都有既定之法則，馬録的罪行未觸犯死刑條律。如果違法加刑，官吏們將會藉此爲非作歹，以後將無法辦事了。"皇上没辦法，衹好聽從一清的意見。皇上因桂萼等人平反此案有功，在文華殿諭示慰勞他們，賜予他們二品官服俸禄，及金帶銀幣，并下令封贈桂萼等的三代祖先。朝廷因此還編撰了《欽明大獄録》頒示全國。時爲嘉靖六年九月壬午。到了嘉靖十六年，皇子出生，大赦天下。各位充軍官員全獲釋放還，衹有馬録不得赦還，最終在戍所去世。

顔頤壽　聶賢　湯沐　劉琦　盧瓊　沈漢　王科

顔頤壽，巴陵人，居官有清望。

聶賢，長壽人。爲御史清廉。奪官五年，用薦起工部尚書，改刑部尚書。致仕，卒。謚榮襄。

湯沐，字新之，江陰人。弘治九年進士。除崇德知縣，徵授御史。正德初，嘗劾中官苗逵、保國公朱暉等罪，出爲湖廣僉事。劉瑾以沐不附己，用牙儈同寅訐學士張芮事波及沐，謫武義知縣。瑾誅，復爲廣東僉事。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請立土官世系籍，絶其爭襲之弊，而令其子弟入學，報可。嘉靖二年改撫四川，入爲大理卿。既坐福達獄罷歸，

顔頤壽，巴陵人，爲官清廉有名望。

聶賢，長壽人。任御史很清廉。削奪官職五年後，因人推薦起用爲工部尚書，改任刑部尚書。後退休，不久去世。謚榮襄。

湯沐，字新之，江陰人。弘治九年進士，任崇德知縣，徵入爲御史。正德初年，曾彈劾宦官苗逵、保國公朱暉等人的罪行，出任湖廣僉事。劉瑾因湯沐不願攀附自己，利用牙儈同寅攻擊學士張芮的事件波及湯沐，將湯沐貶爲武義知縣。劉瑾被處死後，復任廣東僉事。後逐步升遷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湯沐奏請朝廷建立土官世系簿籍，以免除土官子孫争奪襲職的弊病，并命土官子弟進學校學習，幾項建議皆獲准。嘉靖二年改爲巡撫四川，不久入京任大理卿。後受李

家居六年，薦章數十上，不召，卒。沐居官三十載，屏絶饋遺，以廉潔稱。

劉琦，字廷珍，洛川人。正德九年進士。嘉靖初，由行人授兵科給事中。時給京軍冬衣布棉恒過期，以琦請，即命琦立給。李福達逃洛川，琦知之甚悉。事覺，琦疏陳顛末，因劾郭勛黨逆，又與御史張問行劾勛侵盜草場租銀。既而馬録獄具，坐琦佐使殺人，下獄，謫戍瀋陽。閲十年赦歸，卒。

盧瓊，字獻卿，浮梁人。正德六年進士。由固始知縣入爲御史。嘉靖改元，上言："景皇帝有撥亂大功，而實録猶稱郕戾王。敬皇帝深仁厚澤，而實録成於焦芳手，是非顛倒。乞詔儒臣改撰。"帝惟命史官正《孝宗實録》之不當者，然亦未有所正也。出按畿輔。桂萼疾臺諫排己，考察京官既竣，令科道互糾劾。吏科都給事中王俊民等争之，瓊與同官劉隅等亦言交相批抵報復，非盛世事。帝切責俊民、隅，奪其俸五月，瓊等皆三月，而命部院考之。瓊竟以劾勛謫戍邊。赦還，卒。

沈漢，字宗海，吴江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中官馬俊、王堂久廢，忽自南京召至，漢論止之。改元詔書蠲四方逋税，漢以民間已納者多飽吏橐，請已徵未解者，作來年正課。又言近籍没奸黨貲數千萬，請悉發以補歲入不足之數。皆報可。嘉靖二年，以災異指斥時政。尚書林俊去位，復抗章争之。户部郎中牟泰坐吏盜官帑，下詔獄貶官。漢言："吏爲奸利，在泰未任前。事敗，泰發之。泰無罪。"因極言刑獄宜付

福達案牽連罷官回鄉，在家中居住了六年，其間有幾十道奏章推薦他，終未獲召用而去世。湯沐爲官三十年，拒絶一切饋贈，以廉潔著稱。

劉琦，字廷珍，洛川人。正德九年考取進士。嘉靖初年，由行人授官兵科給事中。當時分配給京師軍隊過冬的布匹棉花經常不能按期發放，朝廷因劉琦奏請，命劉琦立即分發。李福達逃往洛川，劉琦知道得很清楚。事發後，劉琦上疏陳述此事本末，并指控郭勛結黨謀反，又和御史張問行揭發郭勛侵盜草場租銀。後來馬録之案興，判處劉琦助使殺人罪，將他投入監獄，貶往瀋陽充軍，過了十年纔遇赦回鄉，後去世。

盧瓊，字獻卿，浮梁人。正德六年考取進士。由固始知縣召入任御史。嘉靖元年，盧瓊進言説："景皇帝有撥亂反正的大功，而實録仍稱他爲郕戾王。敬皇帝仁深德厚，而實録出自焦芳之手，是非都被顛倒。臣請皇上下詔令儒臣改寫。"皇上祇命令史官糾正《孝宗實録》中不恰當的記載，但也没有什麽大的修正。劉瓊不久出任京師地區巡按。桂萼嫉恨御史排斥自己，考察京官完畢後，命令各科道官員互相檢舉彈劾。吏科都給事中王俊民等官員上疏反對，劉瓊與同僚劉隅等人也進言説讓官員們互相攻擊報復，不是盛世當有的事。皇上嚴厲斥責俊民、劉隅，罰奪他們五個月的俸禄，劉瓊等都罰奪三個月的俸禄，并命各部院對他們加以考察。劉瓊後因彈劾郭勛貶往邊境戍守。後遇赦放還，不久去世。

沈漢，字宗海，吴江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授官刑科給事中。宦官馬俊、王堂閑置已很久，皇上忽然將他們從南京召到京師，沈漢對此争論并加以制止。嘉靖元年皇上下詔書命減免各地拖欠的租税，沈漢認爲民間已繳納的租税大多被地方官吏中飽私囊，奏請將已徵收而尚未上繳的租税，作爲來年的正税。又上言説近年抄没奸黨的資財數以千萬計，請全數發放以補充本年國家收入的不足。建議都獲批准。嘉靖二年，沈漢因出現災異批評時政。尚書林俊離職，沈漢又上奏章反對。户部郎中牟泰因屬吏貪污公款，皇上下令將他投入監獄并予以降職處分。沈漢上言説：

法司，毋委鎮撫。不納。大獄起，法司皆下吏。漢言："祖宗之法不可壞，權倖之漸不可長，大臣不可辱，妖賊不可赦。"遂并漢收繫，除其名。家居二十年，卒。曾孫璟，萬曆中爲吏部員外郎。請王恭妃封號，忤旨，降行人司正。天啓初，贈少卿。

"闔吏犯法謀利，發生在牟泰就任之前。此事敗露後，牟泰即檢舉上報。牟泰并無罪過。"并極力建議刑事案件應交付刑部審理，不宜委派鎮撫官員處置。皇上不肯采納。福達大案興起，司法官員全都受審。沈漢上言說："祖宗定下的法制不可破壞，寵幸權臣的勢力不可助長，朝廷大臣不可羞辱，作怪的妖賊不可赦免。"皇上於是將沈漢一并關入監獄，并革去他的官籍。沈漢在家閑居了二十年後去世。曾孫沈璟，萬曆年間任吏部員外郎。因奏請上王恭妃封號，觸犯皇上旨意，貶爲行人司正。天啓初年，追贈少卿。

王科，字進卿，涉縣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藍田知縣。城隘，且無水，科導西山水入城，拓而廣之，遂爲望邑。毀境內淫祠，以其材葺學官。嘉靖四年徵爲工科給事中。嘗劾兵部尚書金獻民無功，總兵官趙文、种勛失事，及陝西織造內官擾民，郭勛任奸人郭彪、鄭鸞，剥軍害民狀。又言："三司首領、州縣佐貳以秩卑爲上官所輕棄，率貪冒不自惜，宜拔擢其廉能者。而諸邊財計之職，不宜處下才。鹽運官廉，當遷敘。"大獄起，劾勛，遂下獄削籍。

王科，字進卿，涉縣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官藍田知縣。藍田縣城狹小，并且缺水，王科設法引西山之水入城，又擴建縣城，使藍田成爲興旺的地方。王科還命令拆去境內的邪神寺廟，將這些木材用來修葺學校。嘉靖四年徵入爲工科給事中。曾彈劾兵部尚書金獻民在任未建功績，總兵官趙文、种勛失職，以及陝西織造太監侵擾百姓，郭勛任用奸人郭彪、鄭鸞等，剥削軍隊危害百姓的罪狀。又進言說："各地三司首領、各州縣輔佐官員因官職低微遭上司輕視，大多貪圖財利而不自愛，朝廷應從中提拔廉潔有才幹的官員。而各邊境上掌管財務的官職，不應任用品格低下的官員。鹽運官員能在任廉潔，應予記功提升。"後在福達大案中彈劾郭勛，被投入監獄削去官籍。

方諸臣之被罪也，舉朝皆知其冤，莫敢白。逾月，南京御史吴彦獨抗章請寬之。上怒，斥於外。已而御史張禄亦以爲言。忤旨，切讓。自是無敢言者。十一年，桂萼已死，張璁亦免相，聶賢、毛伯温始起用。張潤、汪元錫、李珏、閔楷亦相繼收録。唯臺諫、曹郎竟無一人召復者。隆慶初，諸人皆復職贈官。録首贈太僕少卿，琦、瓊俱光禄少卿，漢、科俱太常少卿。

當以上各位大臣獲罪時，舉朝上下都知道他們冤屈，但無人敢爲他們辯白。過了一個月，南京御史吴彦獨自上奏章請求寬恕各大臣。皇上發怒，將吴彦貶斥外地。不久御史張禄也爲此上言。因觸犯皇上旨意，受到嚴厲譴責。從此再無人敢於進言。到了嘉靖十一年，桂萼已死，張璁也被免去宰輔職位，聶賢、毛伯温等纔被起用。張潤、汪元錫、李珏和閔楷等人也相繼獲録用。但御史和各部郎官終無人被復職召用。到隆慶初年，各大臣都復職贈官。馬録首先被追贈太僕少卿，劉琦、盧瓊都追贈光禄少卿，沈漢、王科都追贈太常少卿。

當萼等反福達之獄，舉朝不直萼

當桂萼等人爲福達翻案時，朝中官員都不滿

等。而以寅、福達姓名錯互，亦或疑之。至四十五年正月，四川大盜蔡伯貫就擒。自言學妖術於山西李同。所司檄山西，捕同下獄。同供爲李午之孫，大禮之子，世習白蓮教，假稱唐裔，惑衆倡亂，與大獄録姓名無異，同竟伏誅。暨穆宗即位，御史龐尚鵬言："據李同之獄，福達罪益彰，而當時流毒縉紳至四十餘人。衣冠之禍，可謂慘烈。郭勛世受國恩，乃黨巨盗，陷朝紳。職樞要者承其頤指，鍛煉周内。萬一陰蓄異謀，人人聽命，禍可勝言哉！乞追奪勛等官爵，優恤馬録諸人，以作忠良之氣。"由是，福達獄始明。

桂萼等人。但因張寅、福達姓名不同，也有人對此存有疑問。到了嘉靖四十五年正月，四川大盜蔡伯貫被官軍擒獲。伯貫招認曾向山西人李同學過妖術。於是司法部門傳令山西，將李同逮捕下獄。李同供認自己是李午之孫，李大禮之子，世代傳習白蓮教，并假稱爲唐王後裔，惑衆謀反，參與者與此案所録姓名相同，李同終於被處死。穆宗即位後，御史龐尚鵬進言說："據李同一案來看，福達的罪行更加顯著了，而當時此案連累了官紳達四十多人。士大夫所遭受的禍殃，真可謂慘重。郭勛世代蒙受國恩，却與大盜結黨，陷害朝廷官員。連身居要職的大官也仰承他的頤指氣使，用酷刑羅織人罪。萬一他們暗中圖謀叛逆，人人都聽命於他，禍患可就無窮了！臣乞請追奪郭勛等人的官爵，厚恤馬録等人，以振作忠良風氣。"從此，福達一案纔明瞭。

程啓充

程啓充，字以道，嘉定州人。正德三年進士。除三原知縣，入爲御史。嬖倖子弟家人濫冒軍功，有至都督賜蟒玉者。啓充言："定制，軍職授官，悉準首功。今倖門大啓，有買功、冒功、寄名、竄名、并功之弊。權要家賄軍士金帛，以易所獲之級，是謂買功。衝鋒斬馘者，甲也，而乙取之，甚者殺平民以爲賊，是謂冒功。身不出門閭，而名隸行伍，是謂寄名。賄求掾吏，洗補文册，是謂竄名。至有一人之身，一日之間，不出京師，而東西南朔四處報功者，按名累級，驟至高階，是謂并功。此皆壞祖宗法，解將士體，乞嚴爲察革。"帝不能用。

程啓充，字以道，嘉定州人。正德三年進士，任三原知縣，不久召入任御史。當時寵臣的子弟家人冒領軍功，有人官至都督獲賜蟒袍玉帶。啓充進言說："按照制度，朝廷給武職人員授官，都以斬獲敵人首級爲憑，現在寵幸之門大開，出現買功、冒功、寄名、改名、并功的弊端。權勢之家用金錢絲帛賄賂軍士，用以換取他們斬獲的敵首，這就是買功。軍士衝鋒陷陣斬獲敵首，原是甲的功勞，却被乙竊取，甚至將平民當作盜賊危害，這就是冒功。自己身不出家門，却在軍隊中挂名，這就是寄名。賄賂官吏，改填簿册，這就是改名。以致有以一人之身，在同一天内，人不出京師，却在東西南北四處報功的現象，按姓名積功升級，很快竊居高位，這就是并功。這些現象都破壞了祖宗立下的法度，使軍隊瓦解，臣乞請皇上嚴察革除。"皇上未采用他的意見。

十一年正旦，群臣待漏入賀，日晡禮始成。及散朝，已昏夜。衆奔趨而出，顛仆相踐踏。將軍趙朗者，死於禁門。啓充具奏其狀，請帝昧爽視朝，以圖明作之治。都督馬昂進妊身

正德十一年元旦，群臣清早入朝祝賀新年，直至晚間纔完成儀式。到散朝時，已是黑夜。群臣急奔而出，以致有人跌倒互相踐踏。有位叫趙朗的將軍，死在宫門之前。啓充奏陳此事詳情，并請皇上今後拂曉即上朝視事，以求古人天明即

女弟，啓充等力争。既又極陳冗官、冗兵、冗費之弊，乞通行革罷。帝皆不省。騰驤四衛軍改編各衛者，奉詔撤回，而各衛遺籍仍支糧，糜倉儲八十七萬餘石。啓充力言之，冒支弊絶。以憂歸。

治事的作法。都督馬昂將懷有身孕的妹妹進獻到宫裏，啓充等竭力反對。後又極力奏陳冗官、冗兵、冗費的害處，乞請皇上一概免除。皇上全不理會。改編開赴各衛所的騰驤四衛軍，奉皇上命令撤回京師，但各衛仍以騰驤軍遺留的名册支取軍糧，耗費官倉儲糧八十七萬餘石。啓充竭力上言反對，杜絶冒支軍糧的弊病。不久因遭逢親喪回鄉。

世宗即位，起故官，即争興獻帝皇號。嘉靖元年正月郊祀方畢，清寧宫小房火。啓充言："災及内寢，良由徇情之禮有戾天常，僭逼之名深乖典則。輔臣執議，禮臣建明，不能敵經生之邪説，佞倖之諛辭，動假母后以箝天下之口。臣謂不正大禮，不黜邪説，所謂修省皆具文也。況邇者旨由中出而内閣不知，奸黨獄成而曲爲庇護。諫臣斥逐，耳目有壅蔽之虞。大臣疏遠，股肱有痿痹之患。司禮之權重於宰相，樞機之地委之宦官。邇臣貪濁，頻有遷除。邊帥僨師，不聞譴斥。莊田之賞賚過多，潛邸之乞恩未已。伏望陛下仰畏天明，俯察衆聽，親大臣，肅庶政，以回災變。"報聞。

世宗即位，啓充以原官獲起用，隨即反對世宗爲興獻帝上尊號。嘉靖元年正月皇上郊祀天地剛完畢，清寧宫的小房間失火。啓充進言説："火災殃及寢宫，實因皇上最近徇私情的禮儀違背了天理綱常，僭越名分的做法極不符典章法則。宰輔大臣持正確的意見，禮部大臣説明制度，都敵不過書生的異端邪説和奸佞小人的阿諛奉承，他們動輒假藉皇太后之名箝制天下人的言論。臣下認爲不端正大禮，不摒棄邪説，所謂修身反省全不過是空文罷了。況且近來聖旨出自宦官而内閣都不知道，奸黨雖立案受審却又受到百般庇護。貶斥流放諫議官，皇上的耳目將有壅塞蒙蔽之憂。疏遠大臣，皇上的手脚將有萎縮麻痹之病。司禮太監權大於宰相，機要之職委任宦官。朝廷近臣貪污，多有升遷，邊境將帥兵敗，不受譴責。皇家賞賜的莊田太多，太子對皇上的請求不斷。伏望陛下上畏天道，下聽衆言，親近大臣，整肅朝政，以此挽回災異。"皇上衹説知道了。

尋出按江西。得宸濠通蕭敬、張鋭、陸完等私書，欲亟去孫燧，云："代者湯沐、梁宸可，其次王守仁亦可。"因論敬、鋭等罪，并言守仁黨逆，宜追奪。給事中汪應軫訟守仁功，言："逆濠私書，有詔焚毁。啓充輕信被黜知縣章立梅捃摭之辭，復有此奏，非所以勸有功。"主事陸澄亦爲守仁奏辨。御史向信因劾應軫與澄，帝曰："守仁一聞宸濠變，仗義興兵，戡定大難，特加封爵，以酬大功，不必更議。"帝從太監梁棟請，

不久出京巡按江西，獲得宸濠與蕭敬、張鋭、陸完等人交往的私信，宸濠想儘快除去孫燧，寫道："可用湯沐、梁宸代孫燧的職務，或者用王守仁也可以。"啓充於是指控蕭敬、張鋭等人有罪，并奏告王守仁也與逆賊結黨，應追奪封賞。給事中汪應軫爲守仁訴功，上言説："逆賊宸濠的私信，皇上曾下詔書命一概燒毁。啓充輕信免職知縣章立梅的不實之辭，又上此奏，這樣不利於鼓勵功臣。"主事陸澄也爲守仁辯解。御史向信又因此彈劾應軫與陸澄，皇上説："王守仁一聽説宸濠叛亂，立即仗義舉兵，平定大亂，朕對他特加封爵，以獎勵他的大功，此事不

遣中官督南京織造。啓充偕同官及科臣張嵩等極諫，不納。

必再議。”皇上又聽從太監梁棟的請求，派遣宦官主管南京織造。啓充與同僚及給事中張嵩等極力勸諫，未獲采納。

啓充素蹇諤，張璁、桂萼惡之。會郭勛庇李福達獄，爲啓充所劾，璁、萼因指啓充挾私，謫戍邊衛。十六年赦還。言者交薦，不復用，卒。隆慶初，贈光禄少卿。

啓充平素忠直敢言，張璁、桂萼都厭惡他。適遇郭勛包庇李福達案，被啓充彈劾，張璁、桂萼於是指摘啓充懷有私心，將他貶往邊界衛所戍守。至嘉靖十六年遇赦放還。啓充雖獲諫議官交相推薦，終不復起用，不久去世。隆慶初年，追贈光禄少卿。

張逵

張逵，字懋登，餘姚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嘉靖元年授刑科給事中。疏言：“陛下臨御之初，國是大定。今舉動漸乖，弊端旋復。齋醮繁興，爵賞無紀。政事不關於宰執者非一，刑罰不行於貴近者甚多。臺諫會奏而斥爲瀆擾，大臣執法而責以回奏。至如崔元封侯，蔣輪市寵，陳萬言乞賜第，先朝貴戚未有若是恩倖也。廖鵬緩死，劉暉得官，李隆復遣官勘問，先朝罪人未有若是淹縱也。願陛下一反目前之所爲。”報聞。給事中劉最、鄧繼曾謫官，逵疏救，不聽。尋伏闕争“大禮”，下獄廷杖。

張逵，字懋登，餘姚人。正德十六年考取進士，即改任爲庶吉士。嘉靖元年授官刑科給事中。上疏説：“陛下開始親政時，國家的大政方針大體確定。而現在措施逐漸違背正道，各種弊端很快又重新出現。請僧道的祈禱活動頻繁舉行，封賞毫無節制。朝政大事不經由宰輔即行處理已不止一次，對於貴戚近臣免用刑罰的事例也很多。御史和諫議官一同奏事被斥爲瀆職擾事，大臣執法却被責以回奏。至於像崔元得以封侯，蔣輪恃寵，陳萬言乞賜宅第，先朝的貴戚都没有得到過這樣的恩寵。廖鵬延緩處死，劉暉得任官職，李隆之案派官重新審問，先朝的罪犯從没有得到如此的放縱。伏願陛下痛改目前的做法。”皇上衹説知道了。給事中劉最、鄧繼曾降職，張逵上疏論救，皇上不肯聽取。不久張逵伏在宫門前反對“大禮”，被關進監獄并遭棍杖責打。

四年十一月上疏曰：“近廷臣所上封事，陛下批答必曰‘已有旨處置’，是已行者不可言也。曰‘尚議處未定’，是未行者不可言也。二者不言，則是終無可言也。且今日言者，已非陛下初政時比矣。初年，事之大者，既會疏公言之，又各疏獨言之。一不得行，則相聚環視，以不得其言爲愧。近者不然，會疏則删削忌諱以避禍，獨疏則毛舉纖微以塞責。一不蒙譴，則交相慶賀，以苟免爲幸。消讜直之氣，長循默之風，甚非朝廷福也。”章下所司。

四年十一月張逵上疏説：“近來朝廷大臣所進呈的密封奏章，陛下總是批示説‘已有旨處置’，這是已實行的事情就不能再提意見了。或批示説‘尚在討論未定’，這是尚未實行的事情也不能提意見了。二者都不能提意見，於是就没有什麽意見可提的了。况且現在的諫議官，已不能與陛下剛即位時相比。本朝初年，遇有大事，諫議官會同上奏討論後，又各自上疏單獨發表意見。如所提建議不得施行，大臣們相聚環視，因議論未被采納而慚愧。近年已非如此，大臣們會同上奏則有意删削忌諱的言辭以避禍，單獨上疏時則粗舉小事以搪塞責任。議事衹要不受譴責，就互相慶賀，以苟且免禍爲幸事。這樣消除正直

敢言的風氣，助長因循沉默的作風，實在對朝廷不利。”奏章送交主管部門。

尋進右給事中。王科、陳察劾郭勛，帝慰留之。逵與同官鄭自璧、趙廷瑞言：“勛倚奸成横，用酷濟貪，籠絡貨資，漁獵營伍，爲妖賊李福達請屬，爲逆黨陸完雪冤。温旨諭留，是旌使縱也。”既復言：“福達誑惑愚民，稱兵犯順。勛黨叛逆，罪不容誅。”不聽。

不久晋升右給事中。王科、陳察彈劾郭勛，皇上安慰并挽留郭勛。張逵與同僚鄭自璧、趙廷瑞進言説：“郭勛倚靠奸人横行不法，用殘酷手段滿足貪欲，用貨財籠絡黨羽，對軍隊大加盤剥，讓妖賊李福達爲自己部屬，爲賊黨陸完平反。皇上反而對他善言挽留，這是鼓勵他更加放縱。”接着又上言説：“福達以妖言迷惑愚民，興兵作亂。郭勛與這種反賊結爲同黨，罪該萬死。”皇上不肯聽從他的意見。

尋以言事忤旨，黜爲吴江縣丞。復坐福達獄逮問，謫戍遼東邊衛。居十年，母死不得歸，哀痛而卒。隆慶初，贈光禄少卿。

不久因事進諫觸犯皇上旨意，被貶爲吴江縣丞。後又受福達案牽連遭逮捕問罪，貶往遼東邊境衛所戍守。在遼東十年，母親去世也不得回鄉，因哀痛而去世。隆慶初年，追贈光禄少卿。

鄭一鵬

鄭一鵬，字九萬，莆田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嘉靖初，官至户科左給事中。

鄭一鵬，字九萬，莆田人。正德十六年考取進士，後改爲翰林院庶吉士。嘉靖初年，官至户科左給事中。

一鵬性伉直，居諫垣中最敢言。御史曹嘉論大學士楊廷和，因言内閣柄太重。一鵬駁之曰：“太宗始立内閣，簡解縉等商政事，至漏下數十刻始退。自陛下即位，大臣宣召有幾？張鋭、魏彬之獄，獻帝追崇之議，未嘗召廷和等面論。所擬旨，内多更定，未可謂專也。”

一鵬禀性剛直，在諫議官中最爲正直敢言。御史曹嘉批評大學士楊廷和，并上言説内閣權柄太重。一鵬反駁他説：“太宗皇帝時開始設立内閣，選擇解縉等官員商議政事，直到深夜纔退朝。自從陛下即位以來，宣召大臣議事有過幾次？張鋭、魏彬之案，討論爲興獻帝追加尊號，都未曾召廷和等人面商。内閣所擬聖旨，宫中多加更改，内閣稱不上專斷。”

帝用中官崔文言，建醮乾清、坤寧諸宫，西天、西番、漢經諸廠，五花宫兩暖閣、東次閣，莫不有之。一鵬言：“禱祀繁興，必魏彬、張鋭餘黨。先帝已誤，陛下豈容再誤。臣巡視光禄，見一齋醮蔬食之費，爲錢萬有八千。陛下忍斂民怨，而不忍傷佞倖之心。况今天災頻降，京師道殣相望，邊境戍卒，日夜荷戈，不得飽食，而爲僧道靡費至此，此臣所未解。”報聞。

皇上聽信宦官崔文的進言，在乾清、坤寧各宫設立祭壇，此外在西天、西番、漢經各廠，五花宫的兩暖閣、東次閣各處，無不設有祭壇。一鵬上言説：“頻繁舉行祭祀，必是魏彬、張鋭餘黨作怪。先皇帝已因此誤政，陛下豈可再誤。臣下視察光禄寺時，見一次祭祀所用的飯菜費用，高達一萬八千兩銀子。陛下忍心招來百姓的怨恨，却不忍心違背寵臣的心。何况現在天災屢降，京師道路上隨處可見餓死的人，邊境上的守兵，日夜扛着武器，却吃不飽飯，而陛下却爲僧道之事如此浪費，臣下對此不能理解。”皇上祇答覆知道了。

東廠理刑千户陶淳曲殺人，論謫戍。詔覆案，改擬帶俸。一鵬與御史李東等執奏，并劾刑部侍郎孟鳳，帝不聽。給事中鄧繼曾、修撰吕柟、編修鄒守益以言獲罪，一鵬皆疏救。

東廠理刑千户陶淳妄自殺人，被判處充軍。皇上下詔書令覆核此案，改判爲帶俸戍邊。一鵬與御史李東等人堅持上奏反對，并批評刑部侍郎孟鳳，皇上不理。給事中鄧繼曾、修撰吕柟、編修鄒守益因言事獲罪，一鵬都上疏論救。

宫中用度日侈，數倍天順時。一鵬言："今歲災用詘，往往借支太倉，而清寧、仁壽、未央諸宫，每有贏積，率饋遺戚里。曷若留供光禄，彰母后德。"帝命乾清、坤寧二宫暫減十之一。魯迷貢獅子、西牛、西狗、西馬及珠玉諸物。一鵬引漢閉玉門關謝西域故事，請敕邊臣量行賞賚，遣還國，勿使入京，彰朝廷不寶遠物之盛德，不聽。尋伏闕争"大禮"，杖於廷。

宫中用度日益奢侈，比天順年間增長數倍。一鵬進言説："今年因遭災費用短缺，往往向太倉借支，而清寧、仁壽、未央各宫費用，如有積餘，全都饋贈給貴戚。不如留作光禄寺經費，以表彰皇太后賢德。"皇上下令暫時減去乾清、坤寧二宫費用的十分之一。魯迷國進貢獅子、西牛、西狗、西馬及珍珠寶玉等物。一鵬援引漢代關閉玉門關謝絶西域進貢的舊例，奏請皇上敕令守邊大臣對各國貢使酌情賞賜，發遣回國，不要讓他們進京，以明朝廷不看重遠方貢物的盛德，皇上不肯聽從。不久因伏在宫門前反對"大禮"，在殿階之下受棍杖責打。

侍郎胡瓚、都督魯綱督師討大同叛卒，列上功狀，請遍頒文武大臣、臺諫、部曹及各邊撫、按、鎮、監賞。一鵬言："桂勇誅郭鑑等，在瓚未至之先。徐氈兒等之誅，事由朱振，於瓚無與。瓚欲邀功冒賞，懼衆口非議，乃請并叙以媚之。夫自大同構難，大臣臺諫誰爲陛下畫一策者？孤城窮寇尚多逋逃，各邊鎮、撫相去數千里，安在其能犄角也。"請治瓚等欺罔罪，賞乃不行。

户部侍郎胡瓚、都督魯綱率軍討伐大同的叛亂士卒，進呈建功狀，請皇上遍賞文武大臣、御史、各部屬官以及各邊境上的撫、按、鎮、監官員。一鵬上言反對説："桂勇誅滅郭鑑等反賊，在胡瓚還未到大同之前。誅殺徐氈兒等賊徒，是朱振所爲，胡瓚并未參與。胡瓚想邀功冒賞，又怕衆人非議，於是奏請朝廷爲衆人記功以示討好。自從大同發生動亂以來，在朝的大臣御史誰爲陛下籌劃過一條計策？大同城的殘寇尚未肅清，而各邊境鎮、撫官員相距數千里，怎麽可能牽制叛卒呢？"請朝廷治胡瓚等人欺君罔上之罪，於是停止行賞。

時諸臣進言多獲譴，而一鵬間得俞旨，益發舒言事。論楊宏不宜推寧夏總兵官；席書不宜訐費宏，留其弟春爲修撰；王憲夤緣貴近，鄧璋敗事甘肅，不宜舉三邊總督；服闋尚書羅欽順、請告祭酒魯鐸、被謫修撰吕柟宜召置經筵；廷臣乞省親養疾，不宜概不許。諸疏皆侃侃。會武定侯郭勛欲得虎賁左衛以廣其第，使指揮王琬等言，衛湫隘不足居吏士，而民郭順

當時朝臣進言多遭譴責，而一鵬所奏有時獲得應允，於是更加暢論時事。如認爲楊宏不應推任寧夏總兵官；席書不宜攻擊費宏，使自己的弟弟席春留任修撰；王憲逢迎貴戚近臣，鄧璋在甘肅戰敗，不應推舉爲三邊總督；服喪期滿的尚書羅欽順、告病休假的祭酒魯鐸、被貶的修撰吕柟都應召回任經筵講官；朝廷大臣乞請省親養病，不應一概不允許。各奏疏都侃侃而論。適逢武定侯郭勛想得到虎賁左衛的營地以擴大自己的宅第，就指使指揮王琬等上言，説虎賁左衛房屋狹

者願以宅易之。順，勛家奴也，其宅更湫隘。一鵬與同官張嵩劾勛："以敝宅易公署，驕縱罔上。昔竇憲改沁水園，卒以逆誅。勛謀奪朝廷武衛，其惡豈止憲比。部臣附勢曲從，宜坐罪。"尚書趙璜等因自劾。詔還所易，勛甚銜之。而一鵬復以李福達獄劾勛，桂萼、張璁因坐以妄奏，拷掠除名。

隘不够官兵居住，而百姓郭順願以自己的住宅與該衛官署交换。郭順，原是郭勛的家奴，他的住宅其實更爲狹小。一鵬與同僚張嵩指控説："郭勛以敝陋的住宅與公家官署交换，驕縱欺騙皇上。從前竇憲改建沁水園，最終以反叛罪被誅。郭勛謀劃奪取朝廷武衛官署，其罪惡之大比竇憲更嚴重。朝廷大臣附勢曲從，也應判罪。"工部尚書趙璜等官員因此上疏自責。皇上下詔令郭勛歸還所换的衛署，郭勛深恨一鵬。而一鵬又因李福達案彈劾郭勛，桂萼、張璁於是判他妄奏之罪，對他施刑拷打并除去官籍。

九廟災，言官會薦遺賢及一鵬，竟不復召。久之，卒。隆慶初復官，贈光禄少卿。

後九廟失火，諫議官會同推薦遺漏的賢才提及一鵬，但一鵬終於不再獲召用。一段時間以後，一鵬去世。隆慶初年恢復官職，追贈光禄少卿。

唐樞

唐樞，字惟中，歸安人。嘉靖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言官以李福達獄交劾郭勛，然不得獄辭要領。樞上疏言：

> 李福達之獄，陛下駁勘再三，誠古帝王欽恤盛心。而諸臣負陛下，欺蔽者肆其讒，諂諛者溷其説，畏威者變其辭，訪緝者淆其真。是以陛下惑滋甚，而是非卒不能明。臣竊惟陛下之疑有六。謂謀反罪重，不宜輕加於所疑，一也。謂天下人貌有相似，二也。謂薛良言弗可聽，三也。謂李珏初牒明，四也。謂臣下立黨傾郭勛，五也。謂崞、洛證佐皆仇人，六也。臣請一一辨之。

唐樞，字惟中，歸安人。嘉靖五年進士，授官刑部主事。當時諫議官因李福達一案紛紛彈劾郭勛，但陳述此案時未能抓住要點。唐樞上疏説：

> 李福達之案，陛下再三駁回重審，實同古代帝王體恤臣民的博大心胸。而臣子們却有負陛下，欺蒙陛下的人濫進讒言，奉承陛下的人含混其辭，畏懼陛下的人改變原來的説法，出訪調查的人混淆真假。因此陛下的疑惑不斷增加，而是非終於不能明瞭。臣下認爲陛下現有六處疑問。陛下認爲謀反罪行嚴重，不宜輕易地加於可疑之人，這是第一。認爲天下的人面貌有極相像的，這是第二。認爲薛良的話不可聽信，這是第三。認爲李珏最初的證辭已很明白，這是第四。認爲臣下結黨反對郭勛，這是第五。認爲崞縣、洛川的證人都是郭勛的仇人，這是第六。請允許臣下逐一辯白。

> 福達之出也，始而王良、李鉞從之，其意何爲？繼而惠慶、邵進禄等師之，其傳何事？李鐵漢十月下旬之約，其行何求？"我有天分"數語，其情何謀？

> 福達出現在江湖上後，開始有王良、李鉞跟從他，他想幹什麽？接着惠慶、邵進禄等拜他爲師，他所傳授的又是什麽？李鐵漢十月下旬的約會，此行的目的是什麽？"我有天分"幾句話其中的圖謀是什麽？"太上

"太上玄天，垂文秘書"，其辭何指？劫庫攻城，張旗拜爵，雖成於進禄等，其原何自？鉞伏誅於前，進禄敗露於後，反狀甚明。故陝西之人曰可殺，山西之人曰可殺，京畿中無一人不曰可殺，惟左右之人曰不可，則臣不得而知也。此不必疑一也。

且福達之形最易辨識，或取驗於頭禿，或證辨於鄉音，如李二、李俊、李三是其族，識之矣。發於戚廣之妻之口，是其孫識之矣。始認於杜文柱，是其姻識之矣。質證於韓良相、李景全，是其友識之矣。一言於高尚節、王宗美，是鄜州主人識之矣。再言於邵繼美、宗自成，是洛川主人識之矣。三言於石文舉等，是山、陝道路之人皆識之矣。此不必疑二也。

薛良怙惡，誠非善人。至所言張寅之即福達，即李午，實有明據，不得以人廢言。况福達踪迹譎密，黠慧過人，人咸墮其術中，非良狡猾亦不能發彼陰私。從來發摘告訐之事，原不必出之敦良朴厚之人。此不當疑三也。

李珏因見薛良非善人，又見李福達無龍虎形、硃砂字，又見五臺縣張子真户内實有張寅父子，又見崞縣左厢都無李福達、李午名，遂苟且定案，輕縱元凶。殊不知五臺自嘉靖元年黄册始收，寅父子忽從何來？納粟拜官，其爲素封必非一日之積，前此何以隱漏？崞縣在城坊既有李伏荅，乃於左厢都追察，又以李午爲真名，求其貫址，何可得也，則軍籍之無考，何足據也。

玄天，垂文秘書"，這話指的是什麼？搶劫官庫攻打城池，自豎旗幟拜官封爵，雖是進禄等人所爲，根子又從哪裏來？李鉞伏法在前，進禄敗露在後，他們謀反的事實十分清楚。所以陝西人説福達可殺，山西人也説福達可殺，京師地區也無一人不説福達可殺，衹有陛下左右的人説不可殺，其中道理臣下就不得而知了。這是第一不必有疑的。

况且福達的形貌最容易辨認，或以秃頭驗證，或以鄉音辨别，如李二、李俊、李三都是他同族的人，已認出了他。戚廣的妻子告發他，這是他的孫女也認出了他。福達最先被杜文柱指認，這是被他的姻親所認出。後命韓良相、李景全對質取證，這是他的朋友認出了他。福達先遭高尚節、王宗美檢舉，這是鄜州士紳已認出了他。再被邵繼美、宗自成告發，這是洛川士紳認出了他。第三次被石文舉等人告發，這是山西、陝西道路上的行人都認出了他。這是第二不必有疑的。

薛良作惡，實在不是善良之輩。但他説張寅即是福達，即是李午這一點，確有明證，不當因人廢言。况且福達行踪詭密，狡黠過人，不少人都受他妖術欺蒙，不是薛良這樣狡猾的人，也不能揭發他的陰私。歷來檢舉告密之事，本不一定是敦厚純樸之人所爲。這是第三不當有疑的。

李珏因爲見薛良不是好人，又見李福達没有龍虎形、硃砂字等傳教證據，又見五臺縣張子真户籍中確實有張寅父子，又見崞縣左厢都地區没有李福達、李午的名字，於是馬虎定案，輕易釋放了凶犯。却不知五臺縣從嘉靖元年纔開始收繳户口册籍，張寅父子突然從什麼地方冒出來？捐獻大量糧食得以拜官，他的財富必定不是一天所能積蓄，以前怎麼可能隱瞞遺漏呢？崞縣城厢地區既然有名李伏荅的人，却又在左厢都追查，還以李午爲真姓名，想查到他的籍貫住址，怎麼可能得到呢？因此從軍籍中查不到也不足爲

況福達既有妖術，則龍虎形、硃砂字，安知非前此假之以惑衆，後此去之以避罪，亦不可盡謂薛良之誣矣。此不當疑四也。

京師自四方來者不止一福達，既改名張寅，又衣冠形貌似之，郭勛從而信之，亦理之所有。其爲妖賊餘黨，亦意料所不能及。在勛自有可居之過，在陛下既宏議貴之恩，諸臣縱有傾勛之心，亦安能加之罪乎？此不用疑五也。

鞫獄者曰誣，必言所誣何因。曰仇，必言所仇何事。若曰薛良，仇也，則一切證佐非仇也。曰韓良相、戚廣，仇也，則高尚節、屈孔、石文舉，非仇也。曰魏泰、劉永振，仇也，則今布按府縣官非仇也。曰山、陝人，仇也，則京師道路之人非仇也。此不用疑六也。

望陛下六疑盡釋，明正福達之罪。庶群奸屏迹，宗社幸甚。

疏入，帝大怒，斥爲民。其後《欽明大獄録》刪樞疏不載。

樞少學於湛若水，深造實踐。又留心經世略，九邊及越、蜀、滇、黔險阻厄塞，無不親歷。躡屩茹草，至老不衰。隆慶初，復官。以年老，加秩致仕。會高拱憾徐階，謂階恤録先朝建言諸臣，乃彰先帝之過，請悉停之，樞竟不録。

杜鸞

杜鸞，字羽文，陝西咸寧人。正德末進士。授大理評事。嘉靖初，伏闕争“大禮”，杖午門外。長沙盗李

憑據。何況福達既然身懷妖術，則他的龍虎形、硃砂字，怎知不是他在此之前用來惑衆，事後又棄去以避罪，所以也不能説薛良的話都是誣告。這是第四不當有疑的。

從各地來京師的不止福達一人，此人既改名張寅，相貌服飾又與福達相像，郭勛聽從并相信他，也在情理之中。福達是妖賊餘黨，本來也是難以預料。在郭勛自有不可寬恕的罪過，在陛下既廣開對貴族減免刑罰之恩，衆臣就是有意傾軋郭勛，又怎能給他强加罪名呢？這是第五不用疑問的。

審案的官員説此案是誣告，必然應該説明誣告的原因。説是仇家陷害，必應説明是爲何事結下冤仇。如説薛良是仇家，那所有其他的證人就不是仇家。如説韓良相、戚廣是仇家，那高尚節、屈孔、石文舉就不是仇家。説魏泰、劉永振是仇家，那各布政司、按察司、府縣官員就不是仇家。説山西、陝西的證人是仇家，那京師道路上的過往行人總不是仇家。這是第六不用疑問的。

伏望陛下將以上六點疑問全部釋除，對福達正式定罪。這樣則群奸絶迹，宗廟社稷大幸。

奏疏呈入宫中，皇上大怒，將唐樞貶爲平民。事後《欽明大獄録》刪去唐樞的疏章不予記載。

唐樞少年時間學於湛若水，對於學問能深入實踐。又留意治理國家的道理，北方九邊和越、蜀、滇、黔各邊境的險要之地，無不親臨考察。脚蹬草鞋趕路以草爲食，到老年仍不志衰。隆慶初年，恢復官職。因年邁，晋升官階後退休。恰逢高拱對徐階不滿，説徐階撫恤録用先朝建言得罪的各位大臣，是彰顯先皇的過失，奏請全部停止。唐樞竟未獲録用。

杜鸞，字羽文，陝西咸寧人。正德末年進士，授官大理評事。嘉靖初年，因伏在宫門前反對“大禮”之議，在午門外遭棍杖責打。長沙盗

鑑與父華劫村聚，華誅，鑑得脱。後復行劫，捕獲之。席書時撫湖廣，劾知府宋卿故入鑑。帝遣大臣按之，言鑑盗有狀，帝命逮鑑至京。書上言："臣以議禮忤朝臣，問官故與臣左。乞敕法司會官覆。"於是鸞會御史蘇恩再訊，無異詞，疏言："書以惡卿故爲鑑奏辨，且以議禮爲言。夫大禮之議，發於聖孝。書偶一言當意，動援此以挾陛下，壓群僚。壞亂政體，莫此爲甚。"帝重違書意，竟免鑑死，戍遼東。

賊李鑑與其父李華聚衆打劫村舍，李華被官軍誅滅，李鑑得逃脱。李鑑後又行劫，被官軍捕獲。席書當時正巡撫湖廣，彈劾知府宋卿無故將李鑑關入監獄。皇上派遣大臣前往按驗，按驗官覆奏李鑑確有盗劫罪，皇上命令將李鑑逮捕至京。席書上言説："臣下因議論'大禮'事得罪朝中大臣，按驗官有意與臣下爲難。請皇上敕令司法官員會同覆審。"於是杜鸞會同御史蘇恩重審此案，仍無不同結論，上疏説："席書因厭惡宋卿，所以上奏爲李鑑辯解，并且重提議禮之事。建議大禮之事，出於聖上孝心。席書偶然進言合皇上心意，動輒提出此話以挾制陛下，壓制群官。擾亂朝政，没有比此更嚴重的事了。"皇上難違席書意，竟赦免李鑑的死罪，將他充軍遼東。

已，復有張寅之獄。鸞與刑部郎中司馬相、御史高世魁司其牘。鸞上言："往者李鑑之獄，陛下徇席書言，誤恩廢法，權倖遂以鬻獄爲常，請托無忌。今勛謀又成矣。書曰'以議禮招怨'，勛亦曰'以議禮招怨'。書曰'欲殺鑑以仇臣'，勛亦曰'欲殺寅以仇臣'。簧鼓聖聽，如出一口。以陛下尊親之盛典，爲奸邪掩覆之深謀，將使賄賂公行，亂賊接踵，非聖朝福也。"已而桂萼等力反前獄，鸞坐除名。

不久，發生張寅之案。杜鸞與刑部郎中司馬相、御史高世魁掌管此案卷宗。杜鸞進言説："先前李鑑之案，陛下因席書上言，誤施恩典以壞法律，權寵之臣隨即以受賄而枉斷官司爲常事，賄賂請托肆無忌憚。這次郭勛的計謀又將得逞。席書説'因議禮招怨'，郭勛也説'因議禮招怨'。席書説'想殺李鑑與臣下爲仇'，郭勛也説'想殺張寅與臣爲仇'。他們巧言迷惑聖聽，如出一口。他們藉陛下尊崇父母的盛典，作爲爲惡作奸的藉口，這使賄賂公然通行，亂賊不斷出現，這些實在對朝廷不利。"不久桂萼等人竭力爲前案平反，杜鸞受牽連被除去官籍。

初，書之欲寬李鑑也，給事中管律言："比言事者，每借議禮爲詞。或乞休，或引罪，或爲人辨訴，於議禮本不相涉，而動必援引牽附，何哉？蓋小人欲中傷人，以非此不足激陛下怒；而欲自固其寵，又非此不足得陛下歡也。乞誡自今言事者，據事直陳，毋假借，以累聖德。"帝是其言，命都察院曉示百官。越二日，御史李儼以世廟成，請恤録議禮獲罪諸臣，且請詳察是非："議禮是而行事非者，不以是掩非。議禮非而行事是者，不以非掩是。使黨與全消，時靡

當初，席書想寬恕李鑑，給事中管律進言説："近來上言論事的人，每每藉議禮一事爲詞。有的請求退休，有的請罪，有的爲他人辯白，這些和議禮之事本不相干，而這些人動輒必要援引附會，這是爲什麽呢？皆因小人想要中傷他人，以爲不這樣做不足以激怒陛下；而想要鞏固自己受寵的地位，又非這樣做不足以得陛下歡心。乞請皇上告誡以後因事上言的人，要根據事實直言陳述，不得藉助議禮之事，損害陛下的聖德。"皇上贊同他的建議，命令都察院曉示百官。過了兩天，御史李儼因祖廟建成，奏請撫恤録用因議禮獲罪的各位大臣，并請詳察是非："議禮正確而行事錯誤的人，不應以正確而掩蓋錯誤。議禮

有争，則大公之治也。”未幾，給事中陳皋謨亦言：“獻皇帝追崇之禮，實出陛下至情。書輩乃貪爲己功，互相黨援，恣情喜怒，作福作威。若李鑑父子，成案昭然。書曲爲申救，謂‘衆以議禮憾臣，因陷鑑死’。夫議禮者，朝廷之公典，合與不合，何至深仇？縱使仇書，鑑非書子弟親戚交游也，何故仇之？至郭勛黨庇奸人，請屬事露，則又代奸人妄訴，亦以議禮激衆怒爲言，不至於濫恩廢法不已，豈不大可異哉！乞亟斥書、勛而置鑑重典，窮按勛請托事，使人心曉然知權奸不足恃，國法不可干，然後逆節潛消，倖門永塞。”帝弗聽。

有錯而行事正確的人，不應以錯誤掩蓋正確。使黨派全都消除，以後再無争執，則天下可以實現大治。”不久，給事中陳皋謨也上言説：“獻皇帝追上尊號之禮，實出於陛下至孝之情。席書等人却貪天之功爲己有，互相結黨攀援，任意喜怒，作威作福。如李鑑父子，本已定案十分明白。席書却曲折地爲他申訴求援，説‘衆臣因議禮之事恨臣下，所以陷李鑑死罪’。所謂議禮之事，是朝廷的重大典禮，意見相合與否，何至於結爲深仇？縱然有人仇視席書，李鑑也不是席書的子弟親戚或朋友，爲什麽要仇恨他呢？至於郭勛結黨庇護奸人，請托之事敗露，又替奸人妄呈申訴，也以當初議禮時曾激怒衆人爲藉口，否則不至於濫用恩寵而敗壞國法不止，豈不大爲怪事！乞請嚴責席書、郭勛而以重法處置李鑑，徹底追查郭勛請托之事，使人們明白權臣奸黨不足爲依靠，國法不可冒犯，如此纔能使叛逆之行絶迹，寵幸之門永閉。”皇上不肯聽從。

葉應驄　黄綰　藍田

葉應驄，字肅卿，鄞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偕同官諫南巡，杖三十。嘉靖初，歷郎中。伏闕争“大禮”，再下獄廷杖。

葉應驄，字肅卿，鄞縣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官刑部主事。曾與同僚勸阻皇上往南方巡視，被當廷責打三十棍杖。嘉靖初年，擔任郎中，因伏於宫門前反對“大禮”，再次被關入監獄并受廷杖責打。

給事中潮陽陳洸素無賴。家居與知縣宋元翰不相能，令其子柱訐元翰謫戍。元翰摭洸罪及帷薄事刊布之，名《辨冤録》。洸由是不齒於清議，尚書喬宇出之爲湖廣僉事。洸初嘗言獻帝不可稱皇。而是時張璁、桂萼輩以議禮驟顯，洸乃上疏言璁等議是，宜急去本生之稱；因詆宇及文選郎夏良勝，而稱引其黨前給事中于桂、閻閎、史道，前御史曹嘉。帝即還洸等職，謫良勝於外。洸遂劾大學士費宏，尚書金獻民、趙鑑，侍郎吴一鵬、朱希周、汪偉，郎中余才、劉天民，員外郎薛蕙，給事中鄭一鵬悉邪黨，而薦廖紀等十五人。俄又劾吏部

給事中潮陽人陳洸素來爲人刁横。居家時與知縣宋元翰不能相容，指使自己的兒子陳柱藉事攻擊元翰使其被貶充軍。元翰擇取陳洸的罪行及生活醜事刻文傳布，題爲《辨冤録》。陳洸因此爲士大夫的輿論所不齒。吏部尚書派他出京任湖廣僉事。陳洸起初曾認爲獻帝不可稱作皇。而同時張璁、桂萼之流因議禮合皇上旨意驟然顯貴，陳洸於是上疏説張璁等建議有理，應儘快去掉獻皇帝尊號中本生之稱；并詆毁喬宇和文選郎中夏良勝，還引證同黨前給事中于桂、閻閎、史道，前御史曹嘉之辭。皇上即讓陳洸恢復原職，而將良勝貶出京師。陳洸於是又攻擊大學士費宏，尚書金獻民、趙鑑，侍郎吴一鵬、朱希周、汪偉，郎中余才、劉天民，員外郎薛蕙，給事中鄭一鵬等人都是奸黨，而推薦廖紀等十五人。不久又彈

尚書楊旦等。帝益大喜。立罷旦，擢紀代之。璁、萼輩遂引以擊異己。

劾吏部尚書楊旦等人。皇上越加歡喜，立即罷免楊旦，提升廖紀接替他。張璁、桂萼之輩於是引陳洸爲黨羽，攻擊異己。

給事中趙漢、御史朱衣等交章劾洸，而御史張日韜、戴金、藍田又特疏論之。田并劾席書，且封上元翰《辨冤録》。都御史王時中請罷洸聽勘。洸奏"群奸恨臣抗議大禮，將令撫按殺臣，請遣一錦衣往"。洸意，錦衣可利誘也。得旨遣應驄及錦衣千户李經。應驄與焚香誓天，會御史熊蘭、涂相等雜治，具上洸罪狀至百七十二條。除赦前及暖昧者勿論，當論者十三條。罪惡極，宜斬，妻離異，子柱絞。洸懼，亡詣闕申訴。帝持應驄奏不下。尚書趙鑑、副都御史張潤、給事中解一貫、御史鄭本公等連章執奏。帝不得已，始命覆核。郎中黄綰力持應驄議。書、萼爲居間不能得，要璁共奏，謂洸議禮臣，爲法官所中。帝入其言，命免罪爲民。大理卿湯沐及鑑、一貫更争之，不聽。未幾，"大禮"書成，并原洸妻子。應驄尋遷吉安知府，母喪歸。

給事中趙漢、御史朱衣等人連續上奏章彈劾陳洸，而御史張日韜、戴金、藍田等人又專門上疏批評他。藍田同時彈劾席書，并將元翰作的《辨冤録》封呈。都御史王時中奏請罷免陳洸令其聽候審查。陳洸上奏説"衆小人痛恨臣下議禮時意見與他們對立，準備命令撫、按官員殺害臣下，請朝廷派一位錦衣衛官員同往"。陳洸的意思，錦衣衛官員可以利誘。皇上降旨派遣應驄和錦衣千户李經前往湖廣。應驄與李經焚香向天起誓，會同御史熊蘭、涂相等審理此案，奏陳陳洸的罪狀有一百七十二條。除去大赦前和涉及隱私之罪不論，應判罪的就有十三條。陳洸罪大惡極，應當斬首，妻子離婚，兒子陳柱當判絞刑。陳洸恐懼，逃往京城到皇宫前申訴。皇上扣住應驄等的奏章不下達。尚書趙鑑、副都御史張潤、給事中解一貫、御史鄭本公等人接連上奏章堅持定陳洸罪。皇上不得已，纔下令覆審。郎中黄綰極力堅持應驄的意見。席書、桂萼從中調解而無結果，就邀張璁一同上奏，説陳洸是贊成議禮的大臣，現遭到法官中傷。皇上聽信了他們的話，下令免陳洸之罪貶爲平民。大理卿湯沐和趙鑑、解一貫再次反對，皇上仍不聽從。不久，述"大禮"之書寫成，并原諒了陳洸和他的妻子及兒子。應驄不久提升爲吉安知府，因遭逢母喪回鄉。

六年，璁、萼益用事。而萼方掌刑部，廷臣馬録等以劾郭勛下獄。洸謂乘此故案可反也，上書訐應驄等。萼因訟洸冤。遂逮洸、應驄、元翰、綰，而令按察使張祐等還籍候命，詞連四百人。九卿及錦衣衛廷訊，應驄對曰："某所持者王章耳，必欲直洸，惟諸公命。"刑部尚書胡世寧等心知洸罪重，而懲前大獄，不敢執。會是日黄霧四塞，獄弗竟。次日，又大風拔木。有詔修省，不用刑。乃當應驄

嘉靖六年，張璁、桂萼更加專權。當時桂萼剛剛主管刑部，朝廷大臣馬録等因彈劾郭勛被關入監獄。陳洸以爲乘此可以翻案，就上書誣陷應驄等人。桂萼於是替陳洸訴冤。皇上下令逮捕陳洸、應驄、元翰、綰，而命按察使張祐等人回原籍聽候命令，供詞牽連了四百多人。六部尚書、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卿和錦衣衛官員在朝廷共審此案，應驄回答説："我所堅持的是國家的典章法制，如一定要替陳洸平反，但聽各位之命。"刑部尚書胡世寧等人心裏知道陳洸罪行嚴重，鑒於不久前發生的大案，不敢堅持事實。恰

按事不實律，爲民，元翰、綰及田等貶斥有差，洸授冠帶。霍韜再疏爲洸訟不能得，洸益憾應驄。逾數年，更令人奏應驄勘獄時，酷殺無辜二十六人，下巡按李美覆勘。美言死者皆有狀，非故殺。刑部尚書許讚白應驄無罪。帝特謫應驄戍遼東。

巧當天四面瀰漫黄霧，審案未獲結束。第二天，大風又颳倒樹木。皇上有詔書令各官員修身反省，不用刑罰。朝廷於是定應驄審案不實的罪名，將他貶爲平民，元翰、綰和田等也各遭貶斥，陳洸獲授官職。霍韜再次上疏爲陳洸翻案未獲准，陳洸更加怨恨應驄。過了幾年，陳洸再次指使人奏告應驄在審理獄案時，曾殘酷地殺害二十六個無辜的人，朝廷命巡按李美覆核此事。李美上言説被處死的人都犯有罪行，不是有意殺害。刑部尚書許讚也證明應驄無罪。皇上特貶應驄往遼東充軍。

是獄也，始終八載。凡攻洸與治洸獄者無不得罪，逮捕至百數十人。天下惡萼輩奸横，益羞言議禮臣矣。

陳洸一案，前後經歷八年。凡是攻擊陳洸和審理陳洸案的官員，無一人不獲罪，遭逮捕的達一百數十人。天下人痛恨桂萼之流奸惡横行，更加耻於提起因議禮而得勢的大臣。

應驄赴戍所，道經蘇州。知府治具候之，立解維去，致饋不受。十六年赦歸。明堂大享禮成，復冠帶。應驄敦行誼，好著書，數更患難氣不挫。

應驄前往遼東戍所，途經蘇州。蘇州知府備宴款待，應驄立即啓航離去，送去的禮物也不肯接受。嘉靖十六年遇赦釋歸。天子於明堂祭祀大禮完成後，應驄得以恢復官職。應驄品行敦厚，喜歡著書立説，雖屢遭患難而志氣不餒。

黄綰，息人。爲刑部主事，諫南巡被杖。歷郎中，出爲紹興知府，以寬大爲治。被徵時，士民哭震野，争致贐，綰止取二錢。至京，下詔獄，瘐死。隆慶初，贈太常少卿。

黄綰，息縣人。任刑部主事，曾因勸阻皇上往南方巡視遭棍杖責打。後擔任郎中，出任紹興知府，治理地方以寬大爲懷。被召入京時，當地士紳百姓哭聲震野，争相贈送旅費，黄綰衹收取二小錢。到京師後，皇上下令將他關入監獄，不久囚死獄中。隆慶初年，追贈太常少卿。

藍田，即墨人。争"大禮"被杖。張璁掌都察院，考察其屬，落職歸。

藍田，即墨人。因争議反對"大禮"遭棍杖責打。張璁掌管都察院事時，考察部屬，藍田被革職回鄉。

解一貫

解一貫，字曾唯，交城人。正德十六年進士。除工科給事中。陳講學、修德、親賢、孝親、任相、遠奸、用諫、謹令、戒欲、恤民十事。世宗嘉納之。

解一貫，字曾唯，交城人。正德十六年進士，任工科給事中。奏陳講學、修德、親賢、孝親、任相、遠奸、用諫、謹令、戒欲、恤民等十條建議，世宗贊許并接受了他的意見。

嘉靖元年偕御史出核牧馬草場。太監閻洪等奏遣中官一人與俱，一貫言不可，乃已。還朝，劾太監谷大用、李璽奪産殃民罪，帝宥之。而内

嘉靖元年與御史一同出京查驗牧馬草場。太監閻洪等人奏請派遣一位宦官同往，一貫不同意，於是作罷。一貫回朝後，彈劾太監谷大用、李璽等人搶奪民産禍害百姓的罪行，皇上寬恕了

臣、勛戚所據莊田，率歸之民。帝爲后父陳萬言營第，極壯麗。一貫力請裁節，復助楊廷和争織造，皆不納。歷刑科左右給事中。雲南巡按郭楠以建言，廣東按察使張祐、副使孫懋以辱官校，皆逮治，御史方啓顔以杖死宦官家人落職，元城知縣張好古以拘責戚畹家族鐫級，一貫皆論救。忤旨，停俸。

尋進吏科都給事中。教授王价、録事錢予勛以考察罷，假議禮希復用。一貫等言，如此，將壞祖宗百年制，事竟寢。張璁、桂萼日擊費宏不已，一貫偕同官言："宏立朝行事，律以古大臣固不能無議。但入仕至今，未聞有大過。至璁、萼平生奸險，特以議禮一事偶合聖心。超擢以來，憑恃寵靈，凌轢朝士。與宏積怨已久，欲奪其位而居之。陛下以累疏俱付所司，而於其終乃曰'爾等宜各修乃職'，蓋所以陰折其奸謀者至矣。二三臣不體至意，或專攻宏，或兼攻璁、萼，不知能去宏，不能去璁、萼也。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則不然。宏恤人言，顧廉耻，猶可望以君子。璁、萼則小人之尤，何所忌憚。苟其計得行，則奸邪氣勢愈增，善類中傷無已，天下事將大有可慮者。"時鄭洛書、張録皆論三人事，而一貫言尤切。詔下之所司。璁、萼等銜不已，竟謫開州判官以卒。

他們。而將宦官、貴戚强占的莊田，全都歸還給百姓。皇上爲皇后的父親陳萬言營建府第，規模極爲壯麗。一貫力請裁减用度，又協助楊廷和反對置織造，皆未獲采納。後歷官刑科左右給事中。雲南巡按郭楠因上奏言事，廣東按察使張祐、副使孫懋因羞辱軍中校官，都被逮捕治罪，御史方啓顔因打死宦官家人而被革職，元城知縣張好古因拘捕責罰貴戚家人而降級，一貫都上疏救援。因觸犯皇上旨意，罰停俸禄。

不久晋升吏科都給事中。教授王价、録事錢予勛經考察不稱職罷免，藉議禮迎合皇上以期重獲録用。一貫等人上言説，如果録用這種人，將會破壞祖宗百年來的制度，此事最終作罷。張璁、桂萼每天攻擊費宏不止，一貫與同僚上言説："費宏當朝立事，比起古代賢臣來固然不能没有缺點。但他爲官至今，未曾聽説犯有大錯。至於張璁、桂萼生來爲人奸險，衹因議禮一事偶合聖上心意。被破格提升以來，倚仗皇上恩寵，凌辱朝中官員。他們與費宏積怨已久，一心想奪取他的地位而自居。陛下將他們累次的奏疏都交付主管部門，而在最後批道'你們都應各盡其職'，實已暗中挫敗他們的陰謀。少數大臣不能體諒皇上的苦心，或上奏攻擊費宏，或同時攻擊張璁、桂萼，却不知這樣做衹能除去費宏，而不能除去張璁、桂萼。君子難以進身却易遭斥退，小人却非如此。費宏重視他人意見，顧及廉耻，還可以君子來期望他。張璁、桂萼則是典型的小人，從來無所顧忌。如果他們的計謀得以實行，則奸邪之輩的氣焰愈益增長，良善之輩不斷受到中傷，國家前途實在令人擔憂。"當時鄭洛書、張録都上疏論及三人之事，而一貫言辭尤爲懇切。皇上下詔命將奏疏都送交主管部門。張璁、桂萼等對一貫懷恨不已，一貫竟降任開州判官去世。

鄭洛書

鄭洛書，字啓範，莆田人。弱冠登進士，授上海知縣，有善政。嘉靖四年召拜御史。張璁、桂萼以陳九川事訐費宏，洛書與同官鄭氣言："九

鄭洛書，字啓範，莆田人。剛成年即考取進士，授官上海知縣，在任期間有良好的政績。嘉靖四年召入任御史。張璁、桂萼因陳九川之事攻訐費宏，洛書與同僚鄭氣上言説："九川之事，

川事，人謂璁、萼與謀，固已得罪公論，而宏取與之際亦未明。夫朝廷有紀綱，大臣重進退，宏、璁、萼皆不可不去。宏不去，則有持禄保位之誚，璁、萼不去，亦冒蹊田奪牛之嫌。”詔責洛書妄言。

人們都説張璁、桂萼參與其謀，固然已得罪輿論，而費宏取捨之間也不够分明。朝廷有法紀政綱，大臣處事應重進退，費宏、張璁、桂萼都不可不去位。費宏不去位，將使人譏議是保持禄位，張璁、桂萼不去位，也不免有乘人之危而得利的嫌疑。”皇上下詔責備洛書妄言。

帝賜尚書趙鑑、席書詩翰，洛書言：“陛下眷禮大臣，此虞廷賡歌之風也。願推此心以念舊。如致仕大臣劉健、謝遷、林俊、孫交等，特降宸章，咨訪時政，則聖德益宏。又推此心以赦過，如遷謫豐熙、劉濟、余寬、王元正等，特垂仁恩，量與牽復，則聖度益廣。”報聞。李福達獄起，帝將親鞫之，洛書曰：“陛下操獨斷之威，使法官盡得罪，雖有張釋之、于定國不獲抗辨於人主之前，何以使刑罰中。”帝怒，將罪之，楊一清力解而止。尋出視南畿學政，道聞喪歸。

皇上賜與尚書趙鑑、席書詩稿，洛書上言説：“陛下禮遇大臣，這是古代虞廷君臣唱和的古風。伏願陛下推廣這樣的心意以顧念舊臣。如退休大臣劉健、謝遷、林俊、孫交等人，皇上如能特賜書翰，向他們咨詢時政，則皇上聖德將更加宏大。如再推廣此心意以寬赦有過之臣，如對貶官豐熙、劉濟、余寬、王元正等人，特降仁恩，酌情復用，則皇上的氣度將更寬廣。”皇上答覆知道了。李福達一案發生，皇上準備親自審理此案，洛書説：“陛下掌有獨自判斷的權威，假如執法官員全都獲罪，雖有漢代的張釋之、于定國再世也不得在天子面前争辯，怎麽能使刑法處罰得當。”皇上發怒，要將他治罪，經楊一清竭力勸解而作罷。不久洛書前往視察南京學政，途中聽説親人去世而回鄉。

十二年京察事竣，更命科道官互糾，洛書被劾落職。給事中饒秀爲御史所劾，無所泄憤，復劾洛書及王重賢等九人貪污闒茸。重賢等皆降黜。時論駭之。洛書家居再逾歲卒，年三十九。子開，往依上海。上海人治田百畝資之。歲一至，收其入以歸。

十二年京官考察之事完畢，朝廷又命科道官員互相檢舉，洛書遭劾削職。給事中饒秀被御史彈劾，無處泄憤，就彈劾洛書和王重賢等九人貪污無能。重賢等都遭貶黜。當時的輿論爲之感到驚駭。洛書家居兩年後去世，年齡爲三十九歲。兒子鄭開，曾隨洛書到上海，上海人士置辦了一百畝田地資助他。以後每年到上海一次，將田地的收入帶回鄉。

張録

張録，字宗制，城武人。正德六年進士。授太常博士，擢御史。嘉靖初，伏闕爭“大禮”，下獄廷杖。出按畿輔，劾宣府諸將失事，皆伏辜。

張録，字宗制，城武人。正德六年進士，授官太常博士，提升爲御史。嘉靖初年，因伏在宫門前争議反對“大禮”，入獄受廷杖責打。不久出京巡按京師地區，彈劾宣府各將領誤事，衆人全都伏罪。

西域魯迷貢獅子、西牛方物，言所貢玉石計費二萬三千餘金，往來且七年，邀中國重賞。録言：“明王不貴異物。今二獅日各飼一羊，是歲用

西域魯迷國進貢獅子、西牛等土産，并進言説所進貢的玉石共計花費了二萬三千餘兩銀子，來往一次要花七年時間，要求中國予以重賞。張録上言説：“賢明的君主不看重奇異之物。現在

七百餘羊也。牛食芻菽，今乃食果餌，則食人之食矣。願返其獻，歸其人，薄其賞，以阻希望心。”帝不能用。

這兩隻獅子每天要各喂一隻羊，這樣一年要用去七百多隻羊。牛本吃草，現在西牛要吃果品點心，那是在吃人的食物了。願陛下退回魯迷國的貢品，遣返進貢的人，少加賞賜，以斷絶他們希望獲重賞之心。”皇上不能采用他的意見。

張璁擢兵部侍郎，録與諸御史争之，不聽。璁與桂萼屢攻費宏，録言：“今水旱相仍，變異迭出，正臣工修省時。諸人爲國股肱，相傾排若此，欲弭災變，不亦難乎？乞并黜三人，以回天譴。”帝爲戒諭璁、萼。後璁以侍郎總臺事，修前憾。言録不諳憲體，遂罷歸。家居二十年卒。

張璁被提升兵部侍郎，張録與衆御史反對，皇上不肯聽從。張璁與桂萼屢次攻擊費宏，張録上言説：“今年水旱災害不斷，怪異之事交替出現，正是大臣認真修身反省的時候。張璁等作爲國家重臣，這樣互相排擠傾軋，想要消除災變，不是很難嗎？臣請將此三人一同貶黜，以回答上天的譴責。”皇上爲此告誡張璁、桂萼。張璁後以侍郎總管都察院事，因前嫌而報復張録。上言指責張録不熟悉法律，張録於是被罷免回鄉。在家閑居二十年後去世。

陸粲

陸粲，字子餘，長洲人。少謁同里王鏊，鏊異之曰：“此子必以文名天下。”嘉靖五年成進士，選庶吉士。七試皆第一。張璁、桂萼盡出庶吉士爲部曹、縣令，粲以才獨得工科給事中。勁挺敢言。疏言：“我朝太祖至宣宗，大臣造膝陳謀，不啻家人父子。自英宗幼冲，大臣爲權宜計，常朝奏事，先日擬旨，其餘政事具疏封進，沿襲至今。今陛下鋭意圖治，願每日朝罷，退御便殿，延見大臣；侍從臺諫輪日奏對；撫按藩臬廷辭入謝，召訪便宜；復妙選博聞有道之士，更番入直，講論經史，如仁宗弘文閣故事。則上下情通，而天下事畢陳於前矣。”帝不能用。既言資格獨重進士，致貢舉無上進階，州縣教職過輕，王官終身禁錮，皆宜變通。因陳久任使、慎考察、汰冗官諸事，而終之以復制科，仿唐、宋法，數歲一舉，以待異才：“高者儲之禁近，其次分置諸曹，先有官者遞進，庶人才畢出，野無遺賢。”

陸粲，字子餘，長洲人。年輕時曾拜見同鄉學者王鏊，王鏊驚異他的才華，説：“這位少年將來必定以文章名揚天下。”嘉靖五年成爲進士，被挑選爲庶吉士。七次考試均名列第一。張璁、桂萼將庶吉士全都調任各部屬吏和知縣，獨有陸粲因才具得任工科給事中。在任剛直敢於進言，曾上疏説：“我朝從太祖到宣宗，大臣在皇上面前出謀劃策，無異於家人父子。自從英宗年幼登基，大臣爲了加以變通，每次上朝奏事，提前一天草擬旨意，其餘的政事也都具奏封呈，此後沿襲至今。現在陛下勵精圖治，伏願陛下每天退朝後，即退坐便殿，接見大臣，六部官員和御史隔日輪流面奏，撫、按官員和各地布政、按察司官員上朝告辭或謝恩，可隨事召見問詢；再慎選飽學博聞有道的人士，輪流進宫值日，爲皇上講論經史典籍，如仁宗在弘文閣與大臣講習的故事。這樣就能君臣交流，國家大事都得以在陛下面前陳述。”皇上未能采用他的意見。後又進言，説朝廷用人衹重視進士資格，以致貢士、舉人不能升至高位，州縣學校教職的地位太低，王府官員終身受限制，這些情況都應有所變通。又奏陳長久使用、慎重考察、去除冗官等事，最後建議恢復皇上親自殿試的制度，效仿唐、宋時的做法，

數年舉行一次，以選拔卓異的人才："才高的人儲備在天子近邊，其次分配到各部任職，先任官職者逐步提升，這樣纔能使人才不斷涌現，朝廷以外不至有遺漏的賢者。"

尋偕御史郗元洪清核馬房錢穀。抗疏折御馬太監閻洪，宿弊爲清。與同官劉希簡爭張福獄。帝怒，俱下詔獄。杖三十，釋還職。事具《熊浹傳》。

不久陸粲與御史郗元洪一起清理核查馬房錢糧，上疏挫敗御馬太監閻洪，馬房管理長年積累的弊病得以清除。又與同僚劉希簡爭議張福一案。皇上發怒，下令將他們一起關入監獄。杖責三十，不久獲釋復職。此事詳細記載於《熊浹傳》。

張璁、桂萼并居政府，專擅朝事。給事中孫應奎、王準發其私，帝猶溫旨慰諭。粲不勝憤，上疏曰：

璁、萼，凶險之資，乖僻之學。曩自小臣贊大禮，拔置近侍，不三四年位至宰弼。恩隆寵異，振古未聞。乃敢罔上逞私，專權招賄，擅作威福，報復恩仇。璁狠愎自用，執拗多私。萼外若寬迂，中實深刻。忮忍之毒一發於心，如蝮蛇猛獸，犯者必死。臣請姑舉數端言之。

張璁、桂萼同處政府要職，獨攬朝政。給事中孫應奎、王準揭發他們的陰私，皇上對張璁、桂萼仍好言撫慰。陸粲十分氣憤，上疏說：

張璁、桂萼稟性奸險，學問怪僻。先前以小臣贊同大禮，被陛下提拔爲近侍之臣，不到三四年位至宰輔，所受恩寵極厚，自古未有。現在膽敢欺蒙皇上放縱私欲，獨攬大權以賄賂，擅自作威作福，以私心報恩怨。張璁爲人凶狠且剛愎自用，偏執而多私心。桂萼表面似寬容迂闊，內心其實城府極深。猜忌恨毒之心一旦發作，便如蝮蛇猛獸，觸犯他們的人必死無疑。請允許臣下試舉數事爲證。

萼受尚書王瓊賂遺巨萬，連章力薦，璁從中主之，遂得起用。昌化伯邵杰，本邵氏養子，萼納重賄，竟使奴隸小人濫襲伯爵。萼所厚醫官李夢鶴假托進書，夤緣受職，居室相鄰，中開便户往來，常與萼家人吴從周等居間。又引鄉人周時望爲選郎，交通鬻爵。時望既去，胡森代之。森與主事楊麟、王激又輔臣鄉里親戚也。

桂萼接受尚書王瓊的賄賂不計其數，接連上奏章竭力推薦王瓊，張璁也從中主持此事，王瓊因此得以起用。昌化伯邵杰，原爲邵氏養子，桂萼接受重賄，竟使原先的奴隸小人得冒襲伯爵。與桂萼交情甚厚的醫官李夢鶴假托獻書，也鑽營而獲受官職，夢鶴與桂萼住宅相鄰，中間開啓便門往來，常和桂萼的家人吴從周等交往。後又引用同鄉周時望爲文選郎，勾結一起賣官鬻爵。時望離任後，胡森接替他。胡森與主事楊麟、王激也是宰輔的同鄉親戚。

銓司要地，盡布私人。典選僅逾年，引用鄉故，不可悉數。如致仕尚書劉麟，其中表親也。侍郎嚴嵩，其子之師也。僉都御史李如圭，由按察使一轉徑入內臺，南京太僕少卿夏尚朴，由知府期月遂得清卿，禮部員外張敔假曆律而結知，御史戴金承風搏

吏部爲重要部門，桂萼安插的都是親信。他掌管吏部僅一年多，引用的鄉人故舊，已不計其數。如退休尚書劉麟，是他的中表親戚。侍郎嚴嵩，是他兒子的老師。又如僉都御史李如圭，由按察使直接進入都察院；南京太僕少卿夏尚朴，任知府剛一月便得升少卿，禮部員外郎張敔，藉論曆律而與桂萼結爲知交，御史戴金稟承桂萼的

擊，甘心鷹犬，皆萼姻黨，相與朋比爲奸者也。禮部尚書李時柔和善逢，猾狡多智，南京禮部尚書黄綰曲學阿世，虛談眩人，諭德彭澤夤緣改秩，躐玷清華，皆陰厚於璁而陽附於萼者也。

璁等威權既盛，黨與復多，天下畏惡，莫敢訟言。不亟去之，凶人之性不移，將來必爲社稷患。

帝大感悟，立下詔暴璁、萼罪狀，罷其相，而以粲不早發，下之吏。

既而詹事霍韜力詆粲，謂楊一清嗾之。希簡言："璁、萼去位由聖斷。且使犬謂之嗾，韜以言官比之犬，侮朝廷。"而帝竟納韜言，召璁還，奪一清官，下希簡詔獄，釋還職，謫粲貴州都鎮驛丞。

稍遷永新知縣。前後獲盜數百人，奸猾屏迹。久之，以念母乞歸。論薦者三十餘疏，皆報罷。霍韜亦薦粲，粲曰："天下事大壞憸人手，尚欲以餘波污我耶?"母歿，毁甚，未終喪而卒。

好惡，甘當鷹犬，他們都是桂萼的姻親或黨羽，相互勾結攀附而爲奸。禮部尚書李時性柔和而喜逢迎，狡猾多詐，南京禮部尚書黄綰歪曲自己的學問以迎合世風，喜空談以惑人，諭德彭澤因鑽營而得加官階，玷污了清高顯貴的職位，他們都是暗中與張璁交厚而表面依附桂萼的人。

張璁等人威勢已盛，黨羽又多，天下人畏懼他們的勢力，無人敢進言批評他們。如不儘快去除他們，凶險的人本性難移，將來必定會成爲國家社稷的禍患。

皇上閲讀奏章後大爲感悟，立刻下詔書揭露張璁、桂萼的罪狀，罷免他們的宰輔職務，而責備陸粲未及早揭發，將他交付法官審訊。

此後詹事霍韜極力詆毁陸粲，説陸粲是受楊一清嗾使。劉希簡進言説："張璁、桂萼的罷官是由聖上裁斷。況且驅使狗纔叫作嗾，霍韜將諫議官比作狗，這是侮辱朝廷。"但皇上却采納霍韜的意見，將張璁召還，奪去一清的官職，并下令將希簡投入監獄，隨即又將他釋放還職，另將陸粲貶爲貴州都鎮驛丞。

陸粲後來提升爲永新知縣。前後捕獲盜賊數百人，使當地奸詐狡猾之徒從此絶迹。過了很長一段時間，陸粲因想念母親請求離職回鄉。後來有三十多道奏疏向皇上推薦他，都未獲允准。霍韜也曾推薦陸粲，陸粲説："天下的事大都壞在奸佞小人之手，難道還想用前事的餘波來玷污我嗎?"母親去世，陸粲哀痛欲絶，喪期未滿便去世了。

劉希簡

劉希簡，字以順，漢州人。進士。除行人。爲工科給事中甫五月，兩以直言得罪，聲大振。久之，謫縣丞。終鞏昌知府。

劉希簡，字以順，漢州人。考取進士後，授官爲行人。後任工科給事中纔五個月，兩次因直言進諫獲罪，名聲由此大震。過了很久一段時間，貶爲縣丞。官至鞏昌知府。

王準

王準，字子推，世籍秦府儀衛司。準以進士授知縣。爲禮科給事中，巡視京營，劾郭勛專恣罪。明年劾璁、萼引私人。璁、萼罷，準亦下吏，謫富民典史。稍遷知縣。都御史

王準，字子推，世代屬籍於秦府儀衛司。王準以進士授官知縣。後任禮科給事中，巡視京師軍營，彈劾郭勛專横恣肆罪行。次年，彈劾張璁、桂萼任人唯親。張璁、桂萼罷免，王準也交付法官審訊，貶爲富民縣典史，後升任知縣。都

汪鋐希璁指，以考察罷之。

御史汪鋐迎合張璁指使，藉考察官吏的機會罷免了王準。

邵經邦

邵經邦，字仲德，仁和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榷荆州稅，甫三月，稅額滿。遂啓關任商舟往來。進員外郎。

嘉靖八年冬十月，日有食之。經邦時官刑部，上疏曰：

兹者正陽之月，有日食之異。質諸《小雅》《十月》之篇，變象懸符。説《詩》者謂陰壯之甚，由不用善人，而其咎專歸皇父。然則今之調和燮理者，得無有皇父其人乎？邇陛下納陸粲言，命張璁、桂萼致仕。尋以璁議禮有功，復召輔政。人言籍籍，陛下莫之恤也。乃天變若此，安可勿畏。

夫議禮與臨政不同。議禮貴當，臨政貴公。正皇考之徽稱，以明父子之倫，禮之當也。雖排衆論，任獨見，而不以爲偏。若夫用人行政，則當辨別忠邪，審量才力，與天下之人共用之，乃爲公耳。今陛下以璁議禮有功，不察其人，不揆其才，而加之大任，似私議禮之臣也。私議禮之臣，是不以所議者爲公禮也。夫禮唯至公，乃可萬世不易。設近於私，則固可守也，亦可變也。陛下果以尊親之典爲至當，而欲子孫世世守之乎？則莫若於諸臣之進退，一付諸至公，優其賚予，全其終始，以答其議禮之功，而博求海内碩德重望之賢，以弼成正大光明之業，則人心定，天道順，俾萬年之後，廟號世宗，子孫百世不遷，顧不偉

邵經邦，字仲德，仁和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授官工部主事。徵收荆州賦税，纔三個月，税額便已收滿。於是開放關口任商船來往貿易。晋升爲員外郎。

嘉靖八年冬季十月，遇有日食。經邦當時在刑部任職，上疏説：

本月爲正陽之月，出現日食的異常天象。援取古代《詩經·小雅·十月》篇的記載變異的現象極爲相符。解釋《詩經》的人説天象陰盛至極，是由於朝廷不用有德之人，其責任要歸於皇父。今天輔助皇上治理天下的官員，難道就没有皇父這樣的人嗎？近來陛下采納了陸粲的意見，命令張璁、桂萼退休。隨即又因張璁議禮有功，重新召他輔佐朝政。雖然滿朝議論紛紛，陛下毫不聽取。於是天象有如此變異，怎可不加畏懼。

議論大禮與主持朝政不同。議禮貴在合理，主政則貴在公允。追贈給皇父的美稱，以彰明父子之大倫，是正當的大禮。雖力排衆議，堅持獨立見解，仍可不以爲偏失。如果用人執政，則應分辨忠奸，衡量才幹，與天下人共用人才，纔能稱得上是公。現在陛下因張璁議禮有功，不審察其爲人，不度量其才能，而委之以重任，似乎是對議禮有功之臣存偏愛。對議禮之臣存偏愛，那就不是以所議之禮爲公禮了。設禮惟有至公無私，方可萬世不變。假如設禮近於循私，則固然可以堅守，但也可能變更。陛下如果真認爲尊親的典禮至爲合理，想子孫世代恪守這典禮嗎？那就不如將對議禮各大臣的任免，全部交付公論評議，對他們優加賞賜，對他們善始善終，以報答他們議禮之功，同時廣徵天下德高望重的賢才，以輔佐陛下完成正大光明的事業，則人心安定，天道順遂，使萬年以後，廟號世代尊崇，子孫百世不移，這樣豈不宏偉？如果衹是對議禮大臣加以不合

歟？如徒加以非分之任，使之履盈蹈滿，犯天人之怒，亦非璁等福也。

適的官職，使他們驕侈淫逸，觸怒上天與百姓，對張璁等人來說也并非福分。

帝大怒，立下鎮撫司拷訊。獄上，請送法司擬罪。帝曰："此非常犯，不必下法司。"遂謫戍福建鎮海衛。十六年，皇子生，大赦。惟經邦與豐熙等八人不在赦例。

皇上見疏大怒，立即命令將經邦交付鎮撫司拷問。鎮撫司立案後，奏請將經邦送交刑部定罪。皇上説："此人不是普通犯人，不必送交刑部。"於是將經邦發往福建鎮海衛充軍。十六年，皇子出生，大赦天下。衹有經邦與豐熙等八人不在寬赦之例。

經邦之戍所，閉户讀書。與熙及同戍陳九川，時相討論。居鎮海三十七年卒。閩人立寓賢祠祀三人。隆慶初復官。

經邦到戍所後，閉門讀書。平日與豐熙及一同充軍的陳九川，經常互相研討學問。在鎮海居留了三十七年後去世。閩人建立寓賢祠祭祀三人。隆慶初年恢復官籍。

劉世揚

劉世揚，字實甫，閩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除刑科給事中。世宗即位，議加興獻帝皇號，世揚疏諫。都察院牒司禮監，攝中官吴善良。帝手批原牒付刑科，以善良付司禮。世揚言："祖宗制，凡降詔旨必書於題奏疏揭，或登聞鼓狀，乃發六科，宣於諸曹。或國有大事，上命先發，諸曹必補牘，於次日早朝進之，無竟批文牘者。今旨從中出，褻天語，更舊制，不可。"帝不聽。已，列先朝直臣舒芬、馬汝驥、王思、汪應軫、張原等二十人，請加恩以旌忠直，諸臣各進秩一等。嘗因災異，世揚請仿古人几杖箴銘之義，取聖賢格言書殿廡，帝納之。

劉世揚，字實甫，福建人。正德十二年考取進士，後改翰林院庶吉士，不久任刑科給事中。世宗即位，建議追加興獻帝皇號，世揚曾上疏勸阻。都察院傳遞公文給司禮監，要拘留宦官吴善良。皇上在公文上親筆批示交付刑科，而將善良交付司禮監處理。世揚進言説："按照祖宗制度，凡皇上降旨必須書寫在大臣進呈的疏揭上，或書寫在登聞鼓狀上，然後發往六科，向各部門宣布。如國家遇有大事，皇上先發命令，各部必須補上奏疏，於次日早朝時進呈，從無直接在公文上批示的。現在聖旨由宦官發出，這種做法褻瀆天子聖言，更改了原有制度，斷斷不可。"皇上不予聽取。不久，世揚列舉先朝直言諫諍之臣舒芬、馬汝驥、王思、汪應軫、張原等二十人，奏請皇上加恩旌表，各大臣都獲晋升官階一等。又因災異，世揚奏請皇上仿效古人在几杖上刻寫格言的作法，取古代聖賢的格言書寫在宫殿廊廡中，皇上采納了他的建議。

歷吏科左給事中，進都給事中。與同官李仁劾詹事顧鼎臣污佞，且言今日詹事即他日輔臣。帝怒，詰詹事進輔臣，出何典例，世揚等引罪。帝怒不解，予杖，下詔獄，既乃得釋。帝以久旱躬禱，世揚言在獄繫囚及建言謫戍諸臣怨咨之氣，上干天和，請

世揚歷官吏科左給事中，晋升都給事中。世揚與同僚李仁彈劾詹事顧鼎臣卑污奸佞，并説今日的詹事即爲明日的宰輔大臣。皇上發怒，責問所言詹事可晋升輔臣，究竟有什麽根據，世揚等衹得請罪。皇上怒氣仍不消解，命令以棍杖責打世揚，下詔將他關入監獄，世揚後獲釋。皇上因天時久旱欲親往祈禱，世揚進言説，這是因爲監

悉疏釋。帝不能用。張璁、桂萼被劾罷，帝責諫官不言。世揚等乃盡劾璁、萼黨尚書王瓊而下數十人，章下吏部。而尚書方獻夫亦璁、萼黨也，但去編修金璐，御史敖鉞，太僕丞姚奎，郎中劉汝輗，員外郎張敔、郭憲，待詔葉幼學、儲良才八人而已。未幾，復偕同官趙漢等陳修省八事。中言："大學士石珤貞介，歿未易名。尚書李鐩，國之盜臣，身後遺金得謚。給事中鄭一鵬坐論楊一清再杖削職，一清敗，一鵬宜復官。"

獄裏的囚犯和因進諫而被充軍的各大臣的怨憤之氣，擾亂了自然界的祥和之氣，請求皇上全部予以清理釋放。皇上不能采用他的意見。張璁、桂萼被彈劾罷免後，皇上責備諫議官未進言。世揚等於是大行彈劾張璁、桂萼的同黨尚書王瓊以下數十人，奏章交下吏部。吏部尚書方獻夫也是張璁、桂萼的同黨，衹免去編修金璐，御史敖鉞，太僕丞姚奎，郎中劉汝輗，員外郎張敔、郭憲，待詔葉幼學、儲良才等八人的官職。不久，世揚又與同僚趙漢等奏陳修身反省八事。其中説："大學士石珤堅貞鯁介，去世後未能得到追謚。尚書李鐩，是國家盜賊之臣，死後却因出錢得以追謚。給事中鄭一鵬因彈劾楊一清而兩次受杖責且被革職，一清已倒臺，應恢復一鵬官職。"

世揚發璁、萼黨，見憾於璁，一鵬又嘗忤璁、萼。會璁已再相，而珤實前賜謚，璁因激帝怒，謂給事言皆妄。乃謫世揚江西布政司照磨，停漢等俸，然鐩謚亦由此奪。世揚屢遷河南提學僉事。告歸卒。

世揚揭發張璁、桂萼的同黨，遭張璁忌恨，而一鵬又曾觸犯張璁、桂萼。這時張璁已再次拜官宰輔，而石珤先前實已獲賜謚號，張璁因此激怒皇上，説世揚等所言皆屬虚妄。於是貶黜世揚爲江西布政司照磨，罰停趙漢等人的俸禄，但李鐩的謚號也因此被奪回。世揚後經數次提升官至河南提學僉事。辭官回鄉後去世。

趙漢

趙漢，字鴻逵，平湖人。正德六年進士。授建昌推官。擢南京户科給事中，改兵科。嘉靖初，尚書林俊以執奏獄囚李鳳陽，被旨詰責。漢因言："太監崔文亂政，巧逞奸欺，不特庇一李鳳陽而已。工部尚書趙璜發文家人罪。文輒捕其諜者，痛杖幾死，曰'此杖寄與趙尚書'，其無狀至此。望急譴逐，毋爲新政累。"不聽。已，哭爭"大禮"，繫詔獄廷杖。

趙漢，字鴻逵，平湖人。正德六年進士，授官建昌推官。提升爲南京户科給事中，改爲兵科給事中。嘉靖初年，尚書林俊因堅持上奏要將李鳳陽囚入監獄，遭皇上降旨責難。趙漢因此進言説："太監崔文擾亂朝政，大逞奸巧欺詐，他的罪過不僅在庇護一個李鳳陽而已。工部尚書趙璜揭發崔文家人的罪行。崔文即逮捕告密的人，用棍杖痛加責打，幾乎將他打死，并説'這棍杖寄給趙尚書'，崔文蠻横到這種地步。伏望陛下早日譴責驅逐崔文，不要讓他成爲新政的累贅。"皇上不聽從。不久，因哭泣反對"大禮"，皇上下令將他囚進監獄并加以廷杖責打。

歷吏科左給事中。以疾去。起故官，遷工科都給事中。疏言："内閣桂萼、翟鑾稱病三月，未嘗以曠職懇辭。張璁久專政權，亦未聞引賢共濟。乞諭鑾、萼亟去，簡用兩京大臣

趙漢後歷吏科左給事中。因病離職，後以原官起用，升任工科都給事中。上疏説："内閣學士桂萼、翟鑾口稱有病已三個月，却不曾因曠職而陳請辭職。張璁長期獨攬政權，從未聽説他汲引賢者共商朝政。伏請曉示翟鑾、桂萼儘快去

及家居耆舊，以分璁任。”上摘其訛字詰之，諭璁毋避，趣赴閣。璁因言漢忠謀，宜令備列堪内閣者。帝即令漢舉所欲用，漢惶恐言：“臣欲璁引賢，無私主。”帝怒，責漢對不以實，趣以名上。漢益懼，言：“輔臣簡命，出自朝廷，非小臣所敢預。”帝乃宥之，奪俸一月。尋出爲陝西右參政，告歸。久之，以故官起山西。不數月復致仕。

位，選用兩京大臣和在家閑居的故舊大臣，以分擔張璁的重任。”皇上摘取奏疏中錯字責問趙漢，諭示張璁不要迴避，并催他入内閣主政。張璁於是上言稱趙漢忠誠有謀略，應令他列舉可以勝任内閣重任的人。皇上就命趙漢推薦他認爲可用的人。趙漢惶恐地説：“臣下衹是要張璁引用賢人，并無私自作主之意。”皇上發怒，責備趙漢不以實言回奏，催促他列舉可用之人的名單。趙漢更加恐懼，回奏説：“輔佐大臣的任命，當出自朝廷，不是小臣所敢參預的事。”皇上於是原諒了他，罰奪他一個月的俸禄。不久趙漢出任陝西右參政，辭職回鄉。過了很久，以原官起用爲山西右參政。幾個月後即退休。

子伊，廣西副使。年四十，即以養父歸。屢徵不起。

其子趙伊，官至廣西副使。年齡纔到四十歲，就因贍養父親而回鄉。後雖經朝廷多次徵召而未再復出。

魏良弼

魏良弼，字師説，新建人。嘉靖二年進士。授松陽知縣，召拜刑科給事中。采木侍郎黄衷事竣歸家，乞致仕，未許。緝事者奏衷潛入京師。帝怒，奪衷職。良弼言衷大臣，入都豈能隱，乞正言者欺罔罪，不報。

魏良弼，字師説，新建人。嘉靖二年進士，授官松陽知縣，召入任刑科給事中。采辦木材的侍郎黄衷辦完公事回鄉，陳請辭官，未獲批准。偵查消息的人奏告黄衷私自潛入京師。皇上發怒，革去黄衷的官職。良弼上言説，黄衷身爲大臣，進京怎麽會隱瞞，請治告發人以欺君罔上之罪，皇上不予答覆。

張璁、桂萼初罷相，詔察其黨。給事中劉世揚等議及良弼。以吏部言，得留。尋命巡視京營。劾罷提督五軍營保定伯梁永福、太僕卿曾直，罪武定侯郭勛家奴，論團營兵政之弊，又請發銀米振京師饑，直聲大著。會南京御史馬敭等以劾吏部尚書王瓊被逮，良弼請釋之。帝怒，并下詔獄。論贖還職，仍奪俸一年。三遷至禮科都給事中。

張璁、桂萼剛被免去宰輔職位時，皇上下詔書命清查其同黨。給事中劉世揚等提及良弼。因吏部爲他開脱，良弼得以留任。不久朝廷命他視察京師軍營。良弼彈劾罷免提督五軍營保定伯梁永福、太僕卿曾直，判處武定侯郭勛家奴有罪，批評團營兵政的弊病，又奏請發放錢糧以賑救京師地區的饑荒，由此正直的名聲大爲顯著。適逢南京御史馬敭等人因彈劾吏部尚書王瓊被逮捕，良弼奏請將他們釋放。皇上發怒，下令將良弼也投入監獄。後命令良弼交付贖金恢復原職，仍罰奪俸禄一年。良弼後經三次提升，官至禮科都給事中。

十一年八月，彗星見東井，芒長丈餘。良弼引占書言：“彗星晨見東方，君臣爭明。彗孛出井，奸臣在

十一年八月，東井星座出現彗星，光芒有一丈多長。良弼引占書進言説：“彗星於早晨出現在天空東方，是君臣爭輝的徵兆，彗星出現在東

側。大學士張孚敬專横竊威福，致奸星示異，亟宜罷黜。”孚敬奏良弼挾私。帝已疑孚敬，兩疏皆報聞。給事中秦鰲疏再入，孚敬竟罷去。逾月，良弼復偕同官劾吏部尚書汪鋐。帝方向鋐，奪良弼俸。鋐、孚敬俱恨良弼。

井星座旁邊，則是君主身邊有奸臣的徵兆。大學士張孚敬以專横作威作福，致使星象顯示異狀，應儘快罷免他。”孚敬奏陳良弼挾私情誣告。皇上已懷疑孚敬，答覆説兩道奏疏都已閱。給事中秦鰲也上疏彈劾孚敬，孚敬終於罷官離職。過了一個月，良弼又與同僚彈劾吏部尚書汪鋐。皇上正信任汪鋐，罰奪良弼俸禄。汪鋐、孚敬爲此都憎恨良弼。

明年元日，副都御史王應鵬坐事下詔獄。良弼言履端之始，不宜以微過繫大臣。帝怒，再下詔獄。獄卒訝曰：“公又來耶！”爲垂涕。尋復職，奪俸。時孚敬復起柄政，與鋐修前隙，以考察後命科道官互糾，又奏上十一人，又不及良弼。孚敬益怒，擬旨切責，令吏部再考。鋐乃別糾二十六人，而良弼及秦鰲、葉洪皆前劾孚敬、鋐者，中外大駭。良弼竟坐不謹削籍。隆慶初，詔起廢籍。以年老即家拜太常少卿，致仕，卒。天啓初，追謚忠簡。

次年元旦，皇上因事下令將副都御史王應鵬關入監獄。良弼進言説，新年伊始不應以小過逮捕大臣。皇上發怒，再次下令將良弼關進監獄。獄卒驚訝地説：“您怎麽又來了！”并爲他流淚。良弼不久得以恢復官職，罰奪俸禄。當時孚敬又重獲起用執掌朝政，即與汪鋐爲前事報復良弼，藉考察官員結束命科道官員互相檢舉，有十一人被舉劾，但未連及良弼。孚敬越發生氣，代皇上擬寫聖旨嚴厲譴責衆官，命令吏部再次考察。汪鋐於是另行舉劾二十六人，其中良弼和秦鰲、葉洪等都是以前曾彈劾過孚敬和汪鋐的人，朝廷内外爲此極爲驚駭。良弼最終被指控處事不謹慎革去官籍。隆慶初年，皇上下詔書起用以前削去官籍的官員。良弼因年老在家中拜官太常少卿，隨即辭官，不久去世。天啓初年，追謚忠簡。

葉洪

葉洪，字子源，德州人。嘉靖八年進士。授户科給事中。十一年肇舉祈穀禮於圜丘，帝不親祀。洪疏諫，帝責洪妄言。尋巡視京營，進工科右給事中。汪鋐遷吏部尚書，洪極論其奸，忤旨奪俸。明年考察，鋐修怨，遂坐洪浮躁，貶寧國縣丞。居二年，復以大計奪其職。言者屢訟冤，不復用。

葉洪，字子源，德州人。嘉靖八年進士。授官户科給事中。十一年初在圜丘舉行祈穀禮，皇上未親往行禮。葉洪上疏勸諫，皇上責備葉洪出言狂妄。不久葉洪前往視察京師軍營，晋升爲工科右給事中。汪鋐升任吏部尚書，葉洪極力指責他爲人奸險，因抵觸皇上的旨意被罰奪俸禄。次年考察官員，汪鋐爲以前的怨恨施報復，於是指責葉洪辦事浮躁，將他貶爲寧國縣丞。過了二年，又因全國官員考核削奪他的官職。諫議官多次爲他訴冤，葉洪終於未獲復用。

秦鰲

秦鰲，字子元，崑山人。嘉靖五年進士。授行人。擢兵科給事中。劾魏國公徐鵬舉、中官賴義不法狀，義罷還。彗星見，劾張孚敬妒賢病

秦鰲，字子元，崑山人。嘉靖五年進士。授官行人。提升爲兵科給事中。曾彈劾魏國公徐鵬舉、宦官賴義不遵守法紀的罪狀，賴義因此被罷免還鄉。又因出現彗星，彈劾張孚敬妒賢嫉能

國，擬議詔旨，輒引以自歸。帝遂罷孚敬。已，孚敬再相。汪鋐承風指以考察謫鰲東陽縣丞。屢遷福建右參議。卒官。

危害國家，揣度議論聖旨，動輒將功勞歸爲自己。皇上於是罷免孚敬。不久，孚敬再度出任宰輔。汪鋐奉迎孚敬的旨意，藉考察貶秦鰲爲東陽縣丞。秦鰲後屢經升遷，官至福建右參議。在任上去世。

張寅

又有張寅者，太倉人。嘉靖初進士。歷南京御史。嘗劾禮部侍郎黄綰十罪。比張孚敬罷政，寅言其險邪蠹政，不可悉數，請追所賜封誥、銀章之屬，明正其辟。并劾左都御史汪鋐陰賊邪媚。帝怒，謫高唐判官。屢遷南京文選郎中。會簡宫僚，改春坊右司直兼翰林院檢討。未幾，被劾罷。

另有一位張寅，太倉人。嘉靖初年進士，歷官南京御史。曾經彈劾禮部侍郎黄綰十項罪狀。張孚敬罷免後，張寅上言指責孚敬奸猾敗政的罪行數不勝數，請朝廷追回賜給孚敬的封號誥命和銀印等賞賜，依法懲處。并彈劾左都御史汪鋐陰險邪媚。皇上發怒，將張寅貶爲高唐判官。後經多次提升官至南京文選郎中。適逢選拔太子屬官，張寅改任春坊右司直兼翰林院檢討。不久，被彈劾罷官。

贊曰：《書》曰：“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又曰：“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言折獄之不可不得其中也。張寅、李鑑，罪狀昭然。中於郭勛、席書之説，廷臣獲罪，而寅還職，鑑宥死。陳洸罪至百七十二條，竟得免死，而猶上書訟冤。凡攻洸之惡與治洸之獄者，逮捕至百數十人。皆由議禮觸衆怒，一言有以深入帝隱。甚矣，佞人之可畏也。夫反成案似於明，出死罪似於仁，而不知其借端報復，刑罰失中。佞良之辨，可弗審歟。

贊曰：《尚書》説：“主持斷獄不需要口才辯捷的人，而要正派的人，務使對案情判斷得當”。又説：“要根據刑律仔細衡量，使對案情的審理正確無誤”。正是説執法不可不平允適中。張寅、李鑑，罪行昭著。因遭郭勛、席書中傷，朝廷大臣多獲得罪，而張寅得復職，李鑑得免死。陳洸犯有一百七十二條罪行，竟然得以免死，而且仍然上書訴冤。凡是檢舉陳洸的罪行和審理陳洸案的官員，遭到逮捕的竟有一百數十人。這都是因爲議禮事件觸犯了衆怒，以致一句話都會觸動皇上隱衷。奸邪之人實在是令人生畏。平反舊案看似賢明，寬赦死罪犯看似仁義，却不知其實又在藉事報復，刑罰仍失公允。要分辨善惡，怎能不慎重。



明史卷二百七

列傳第九十五

鄧繼曾 劉最　朱淛 馬明衡 陳逅 林應驄　楊言　劉安
薛侃 喻希禮 石金　楊名 黃直　郭弘化　劉世龍 徐申 羅虞臣
張選 黃正色　包節(弟)孝　謝廷蒞　王與齡 周鈇
楊思忠 樊深 淩儒 王時舉 方新

鄧繼曾

鄧繼曾，字士魯，資縣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行人。	鄧繼曾，字士魯，資縣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官行人。
世宗即位之四月，以久雨，疏言："明詔雖頒，而廢閣大半。大獄已定，而遲留尚多。擬旨間出於中人，奸諛漸倖於左右。禮有所不遵，孝有所偏重。納諫如流，施行則寡。是陛下修己親賢之誠，漸不如始，故天降霪雨以示警戒。伏願出令必信，斷獄不留，事惟咨於輔臣，寵勿啓於近習，割恩以定禮，稽古以崇孝，則一念轉移，可以銷天災，答天戒矣。"	世宗即位這年四月，因爲天久雨不停，繼曾上疏說："皇上雖然頒布了即位的詔書，但很多措施擱置在那兒未得實行。前朝的大案雖已定案，却仍然還有很多遺留問題。所擬聖旨多出於宦官之手，奸詐而又善於奉承的人漸漸受到皇上的寵幸。現在皇上對於祖宗禮儀也不全都遵守，所行孝道也有失偏重。皇上雖能從諫如流，但却很少切實施行。這是因爲陛下嚴於律己親近賢者的誠心，漸漸不如當初，所以上天降雨不止，以示警戒。臣敬謹地希望陛下今後下命令一定要講信用，定案不留尾巴，遇事衹與輔佐大臣商量，恩寵不要加於寵幸的近臣，放棄自己個人的恩情以維護大禮，研習古道以推崇孝道，這樣衹要撥轉一念之差，就可以消除天災，以回答上天的警戒。"
未幾，擢兵科給事中。疏陳杜漸保終四事：一、定君心之主宰，以杜蠱惑之漸；二、均兩宮之孝養，以杜嫌隙之漸；三、一政令，以杜欺蔽之漸；四、清傳奉，以杜假托之漸。尋言興府從駕官不宜濫授。帝納之。	不久，繼曾被提升爲兵科給事中。在任上奏陳防微杜漸永保基業的四條建議。第一皇上要堅定主見，以杜絶受到迷惑的隱患；第二皇上要對兩宮皇太后同樣盡孝贍養，以杜絶隔閡的隱患；第三要統一政令，以杜絶臣下欺蒙皇上的隱患；第四要清理通過内臣任官的人，以杜絶假托的弊病。接着又上言提出對興府中隨從皇上的人不要

濫授官職。皇上接受了他的建議。

嘉靖改元，帝欲尊所生爲帝后。會掖庭火，廷臣多言咎在"大禮"。繼曾亦言："去年五月日精門災，今月二日長安榜廊災，及今郊祀日，内廷小房又災。天有五行，火實主禮。人有五事，火實主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禮不興。今歲未期而災者三，廢禮失言之郊也。"提督三千營廣寧伯劉佶久病，繼曾論罷之。宣大、關陜、廣西數有警，中原盜竊發。繼曾陳戰守方略及儲將練兵足食之計，多議行。

嘉靖元年，皇上想尊崇親生父母爲皇帝皇后。適逢宫中旁舍失火，很多朝臣認爲是因"大禮"失當的緣故。繼曾也進言說："去年五月日精門失火，本月二日長安榜廊失火，到今天皇上祭祀天地，宫内小房又失火。天道有五行，其中火是主司禮儀。人間有五事，火是主司言辭。名義不正言辭上就不能順理成章，言辭不能順理成章，禮教就不能推行。現在一年不到而有三次火災，是由於廢棄禮儀言辭失當的結果。"提督三千營廣寧伯劉佶久病不愈，繼曾建議將他罷免。宣大、關陜、廣西等處邊事數次告急，中原一帶出現盜賊，繼曾奏陳出戰守衛的方案和培養將領訓練士兵保證軍糧供應的計策，皇上多交付廷臣議論并予實行。

三年，帝漸疏大臣，政率内决。繼曾抗章曰："比來中旨，大戾王言。事不考經，文不會理，悦邪説之諂媚則賜敕褒俞，惡師保之抗言則漸將放黜。臣目睹出涕，口誦吞聲。夫祖宗以來，凡有批答，必付内閣擬進者，非止慮獨見之或偏，亦防矯僞者之假托也。正德之世，蓋極弊矣，尚未有如今日之可駭可嘆者。左右群小，目不知書，身未經事，乘隙招權，弄筆取寵，故言出無稽，一至於此。陛下不與大臣共政，而倚信群小，臣恐大器之不安也。"疏入，帝震怒，下詔獄掠治，謫金壇縣丞。給事中張逵、韓楷、鄭一鵬，御史林有孚、馬明衡、季本皆論救，不報。累遷至徽州知府，卒。

嘉靖三年，皇上漸漸疏遠大臣，政事都由宦官决斷。繼曾上奏章說："近來宦官所擬旨，大大違背了皇上的詔敕。論事不講原則，行文不合章法，喜歡奸人的諂媚之辭就賜敕褒揚其人，厭惡輔助皇上的官員的直言就將他們漸次流放貶黜。臣下看到這些痛心流淚，想説話却不敢作聲。自太祖太宗以來，凡是閲奏章後有所批答，必定將御批交下内閣擬旨的官員，不僅顧慮個人的見解可能有失偏頗，也是防止矯稱旨意的人假托聖旨。正德一朝，可説是弊病極多了，還未有過像現在這樣令人驚駭嘆息的現象。皇上身邊的衆多宦官小人，目不識丁，也未經歷過什麽大事，伺機招攬大權，舞弄文墨以邀寵信，以致出語荒唐，竟然到這番地步。陛下不與大臣共商朝政，却倚賴這些小人，臣下恐怕國家會不太平。"疏章呈入宫中，皇上極爲憤怒，下令將繼曾關入監獄拷打審訊，後將他貶爲金壇縣丞。給事中張逵、韓楷、鄭一鵬，御史林有孚、馬明衡、季本都上疏救援，皇上不予答覆。繼曾後屢經升遷官至徽州知府，不久去世。

帝初踐阼，言路大開。進言者或過於切直，帝亦優容之。自劉最及繼曾得罪後，厭薄言官，廢黜相繼，納諫之風微矣。

皇帝初即位時，大開言路。雖然有的進言者言辭過於急切直率，皇上也善爲容忍。自從劉最和鄧繼曾因進言獲罪後，皇上便討厭鄙薄諫議官了，對他們不斷地罷免貶黜，接受勸諫的作風就

此没有了。

劉最

最，字振廷，崇仁人。繼曾同年進士。由慈利知縣入爲禮科給事中。世宗議定策功，大行封拜，最疏止之。尋請帝勤聖學，於宫中日誦《大學衍義》，勿令左右近習誘以匪僻。嘉靖二年，中官崔文以禱祠事誘帝。最極言其非，且奏文耗帑金狀。而帝從文言，命最自核侵耗數。最言"帑銀屬内府，雖計臣不得稽赢縮，文乃欲假難行事，逃己罪，制言官"。疏入，忤旨，出爲廣德州判官。言官論救，不納。已而東廠太監芮景賢奏最在途仍故銜，乘巨舫，取夫役，巡鹽御史黄國用復遣牌送之。帝怒，逮二人下詔獄。最充軍邵武，國用謫極邊雜職。法司及言官救之，責以黨比。最居戍所，久之赦還。家居二十餘年卒。

劉最，字振廷，崇仁人。與鄧繼曾同年考取進士。後由慈利知縣入京任禮科給事中。世宗評議爲皇上繼位定策的功勞，大行封爵拜官，劉最上疏勸阻制止。不久勸請皇上勤於聖人之學，在宫内每日誦讀《大學衍義》，不讓身邊的近臣用惡僻之事引誘。嘉靖二年，宦官崔文以祈神求福之事引誘皇上。劉最極力奏陳此事不妥，并奏告崔文浪費國庫銀兩的情況。皇上却聽從崔文的進言，命令劉最自己去核實崔文損耗國庫銀兩的數額。劉最上言説："庫銀屬内府掌管，即使是考察官吏的大臣也不能查核庫銀的損益，崔文想假藉此事難以實行，逃避自己的罪責，鉗制諫議官。"疏章呈入宫中，觸犯了皇上的旨意，劉最被貶出京任廣德州判官。諫議官們上疏救援，皇上不予采納。不久東廠太監芮景賢奏告劉最在赴廣德州途中仍用原來的官銜，乘坐大船，使用夫役，巡鹽御史黄國用還動用公文爲他送行。皇上發怒，下令將二人逮捕投入監獄。劉最被判往邵武充軍，國用被貶往極遠邊界任小吏。刑部和諫議官上疏救援，皇上責備他們與劉最、國用同黨。劉最在戍所居留，過了很久遇赦放還。在家中居住了二十多年後去世。

朱淛　馬明衡　陳逅　林應驄

朱淛，字必東，莆田人。舉鄉試第一。嘉靖二年成進士。明年春與同縣馬明衡并授御史。甫閲月，會昭聖皇太后生辰，有旨免命婦朝賀。淛言："皇太后親挈神器以授陛下，母子至情，天日昭鑒。若傳免朝賀，何以慰親心而隆孝治？"明衡亦言："暫免朝賀，在恒時則可，在議禮紛更之時則不可。且前者興國太后令節，朝賀如儀，今相去不過數旬，而彼此情文互異。詔旨一出，臣民駭疑。萬一因禮儀末節，稍成嫌隙，俾陛下貽譏天下，匪細故也。"時帝亟欲尊所生，而群臣必欲帝母昭聖，相持未決。二

朱淛，字必東，莆田人。考中鄉試第一名。嘉靖二年成爲進士。次年春季與同縣進士馬明衡一同授官御史。上任纔滿一個月，適逢昭聖皇太后誕辰，皇上降旨免去有封號的婦女入朝祝賀的禮儀。朱淛進言説："皇太后親手將皇帝玉璽交付給陛下，太后對陛下的母子真情，天上的太陽都可明察。如果陛下傳旨免去進宫祝賀的禮儀，以什麽來安慰皇太后的心來尊崇孝道呢？"明衡也上言説："暫時免去入朝祝賀的禮儀，在平時還可以，但在議禮紛亂的時候則不可以。況且前些時候興國太后誕辰，有封號的婦女按照禮儀入朝祝賀，現在離那時候不過纔幾十天，而彼此情分儀式大爲不同。皇上詔書一旦公布，大臣百姓都會感到驚疑。萬一禮儀的細節不周，兩宫太后

人疏入，帝恚且怒。立捕至内廷，責以離間宫闈，歸過於上，下詔獄拷訊。侍郎何孟春、御史蕭一中論救，皆不聽。御史陳逅、季本，員外郎林應驄繼諫。帝愈怒，并下詔獄，遠謫之。帝必欲殺二人，變色謂閣臣蔣冕曰："此曹誣朕不孝，罪當死。"冕膝行頓首請曰："陛下方興堯、舜之治，奈何有殺諫臣名。"良久，色稍解，欲戍之。冕又固請，繼以泣。乃杖八十，除名爲民，兩人遂廢。廷臣多論薦，不復召。

漸生隔閡，就會使陛下遭天下人譏笑，此事非同小可。"當時皇上極力想尊親生母親爲太后，而衆大臣却一定要皇上尊昭聖太后爲母后，雙方相持不下。朱淛和馬明衡的疏章呈進宫中，皇上閲後又氣又怒，立即下令將他們逮捕進内宫，責備他們離間兩宫太后的關係，并將過失推給皇上，於是下令將他們一起關入監獄拷打審訊。侍郎何孟春、御史蕭一中上疏救援，皇上都不予聽從。御史陳逅、季本，員外郎林應驄繼續上疏勸諫。皇上更加生氣，下令將他們也一起關入監獄，將他們貶謫遠方。皇上一定要殺掉朱淛、馬明衡二人，臉色嚴肅地對大學士蔣冕説："這兩個人誣衊朕不孝，罪當處死。"蔣冕跪地前行請求説："陛下剛開始推行像堯、舜一樣的清明之治，怎麽可以有殺戮諫議大臣的名聲。"過了許久，皇上臉色略微緩和一些，想判處二人充軍。蔣冕又堅持請求，接着又爲之哭泣。皇上於是下令將二人各自責打八十杖，革去官籍貶爲平民，兩人因此閑置不用。後朝臣雖多上奏推薦他們，二人終未獲召用。

淛爲人長者，不欺人，或爲人欺亦不校。與明衡皆貧，淛尤甚。鄉里利病，必與有司言，雖忤弗顧。家居三十餘年卒。

朱淛爲人寬厚，不欺負他人，有時被人欺負了也不計較。和明衡都很貧窮，朱淛家更窮。對於家鄉事務的利弊，朱淛必定要與官方言論，雖有時觸犯官方也毫無顧忌。朱淛在家中居住了三十多年後去世。

明衡，字子萃。父思聰，死宸濠難，自有傳。明衡登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太常博士。甫爲御史，即與淛同得罪。閩中學者率以蔡清爲宗，至明衡獨受業於王守仁。閩中有王氏學，自明衡始。

馬明衡，字子萃。父親馬思聰，死於宸濠叛亂之中，另有傳。明衡考取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官太常博士。剛任御史，就和朱淛一同獲罪。在福建求學的人都奉蔡清爲宗師，到明衡祇求學於王守仁。閩中有了王守仁的學派，即從明衡開始。

陳逅，字良會，常熟人。正德六年進士。除福清知縣。入爲御史。以救兩人謫合浦主簿。累官河南副使。帝幸承天，坐供具不辦，下獄爲民。

陳逅，字良會，常熟人。正德六年進士。任福清知縣。後入京任御史。因救朱淛和馬明衡二人被貶爲合浦主簿。後經逐步提升官至河南副使。皇上駕臨承天，陳逅因置辦飲食器具不周，被判入獄削職爲民。

林應驄，亦莆田人。明衡同年進士。授户部主事。嘉靖初，尚書孫交核各官莊田。帝以其數稍參差，有旨

林應驄，也是莆田人。與明衡爲同年進士。授官户部主事。嘉靖初年，户部尚書孫交核查各官府掌管的莊田。皇上因他上報的數字略有出

詰狀。應驄言："部疏，臣司檢視，即有誤，當罪臣。尚書總領部事，安能遍閲。今旬日間，户、工二部尚書相繼令對狀，非尊賢優老之意。"疏入，奪俸。以救淛等，謫徐聞縣丞。代其長朝覲，疏陳時事，多議行。

入，降旨查問此事。應驄進言説："部裏進呈的疏章，都由臣下和官吏檢視，即使有誤，應當怪罪臣下。尚書總管本部事務，怎麼可能審閲全部的疏章。現在不足十天之間，户、工二部尚書接連受審供述，這樣可不合尊賢優老的意思。"疏章呈入宫中，應驄被罰奪俸禄。後因上疏援救朱淛等人，貶任徐聞縣丞。後代替知縣入朝覲見皇上，奏陳時事，意見多被擬議施行。

楊言

楊言，字惟仁，鄞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授行人。嘉靖四年擢禮科給事中。閲數日即上言："邇者仁壽宫災，諭群臣修省。臣以爲責在公卿而不在陛下，罪在諫官而不在聖躬。朝廷設六科，所以舉正欺蔽也。今吏科失職，致陛下賢否混淆，進退失當。大臣蔣冕、林珪輩去矣，小臣王相、張漢卿輩皆得禍矣，而張璁、桂萼始由捷徑以竊清秩，終怙威勢以賊良善。户科失職，致陛下儉德不聞，而張崙輩請索無厭，崔和輩敢亂舊章。禮科失職，致陛下享祀未格於神，而廟社無帡幪之庇。兵科失職，致陛下綱紀廢弛，而錦衣多冒濫之官，山海攘抽分之利，匠役增收而不禁，奏帶逾額而不裁。刑科失職，致陛下用罰不中。元惡如藍華輩得寬籍没之法，諍臣如郭楠輩反施杻械之刑。工科失職，致陛下興作不常。局官陸宣輩支俸逾於常制，内監陳林輩抽解及於蕪湖。凡此，皆時弊之急且大，而足以拂天意者。願陛下勤修庶政，而罷臣等以警有位，庶可以格天心，弭災變。"帝以浮謗責之。

楊言，字惟仁，鄞縣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授官行人司行人。嘉靖四年提升爲禮科給事中。過了幾天即進言説："近來仁壽宫失火，皇上曉諭大臣們修身反省。臣下認爲責任在公卿大臣而不在陛下，罪過在諫議官而不在於皇上。朝廷設置六科，是爲了糾正下面對皇上的蒙蔽。現在由於吏科官員失職，導致陛下不能分清大臣是否賢達，舉措失當。大臣蔣冕、林珪等人離職，小臣王相、張漢卿等人也都獲罪，而張璁、桂萼開始通過捷徑竊取清貴的官職，終將倚仗威勢以危害正直善良的官員。户科失職，導致陛下聽不到節儉的美德，所以張崙之流向皇上索求没有厭足，崔和之流膽敢擾亂原有的章程。禮科失職，導致陛下祭祀的誠意未達於神靈，使得宗廟社稷没有了托庇。兵科失職，導致陛下法紀鬆弛，錦衣衛多有冒充多餘的官員，山海都要抽取竹木柴薪之税，匠工役夫增收而不得禁止，奏請增設夫役的名額却不予裁減。刑科失職，導致陛下用刑不公允。對大惡如藍華之流從寬祇抄没家産入官，對直言諫諍的大臣如郭楠等人反倒加以手銬脚鐐的刑罰。工科失職，導致陛下大肆興建。局官陸宣之流支取俸禄多於常規，内宫宦官陳林之流抽税直到蕪湖一帶。凡此種種，都是現時極爲嚴重的弊病，足以違背天意。希望陛下勤於整治朝政，并能免臣下以警告有官職的人，這樣就可以感動天心，消除災變。"皇上責備他無中生有故意誹謗。

奸人何淵請建世室。言與廷臣争，不聽。言復抗章曰："祖宗身有天下，大宗也，君也。獻皇帝舊爲藩

奸人何淵奏請修建宗廟。楊言與朝臣上疏反對，皇上不聽從。楊言又上奏章争辯説："太祖太宗自身擁有天下，是大宗，是君主。獻皇帝原

王，小宗也，臣也。以臣并君，亂天下大分。以小宗并大宗，干天下正統。獻帝雖有盛德，非若周文、武創王業也，欲襲世室名，舛矣。如以獻帝爲自出之帝，是前無祖宗；以獻帝爲禰而宗之，是後無孝、武二帝。陛下前既罪醫士劉惠之言，今乃納淵之説。前既俞禮卿席書之議，今乃暐書之言。臣不知其何謂也。"

是藩王，是小宗，是臣子。以臣子與君主并列，就會擾亂國家的大體。以小宗與大宗并列，就會侵犯國家的正統。獻帝雖然有大德，但不像周文王、周武王創立了帝王的基業，想要承襲宗廟，是荒謬的。如果奉獻帝爲太上皇，這樣前面就没有了祖宗；如果在父廟供奉獻帝，這樣後面就没有孝宗、武宗二位皇上了。陛下先前已怪罪醫士劉惠的建議，現在又接受了何淵的意見。先前既然已肯定了禮部尚書席書的建議，現今又違背了席書的話。臣下不知道其中是什麽道理。"

楊一清召入内閣，言請留之三邊。特旨拜張璁兵部侍郎。言以璁貪佞險躁，且新進，未更國家事，請罷璁，并劾吏部尚書廖紀引匪人。同官解一貫等亦諫。皆不納。有投匿名書御道者，言請即燒之，報可。

楊一清被召入内閣任事，楊言奏請將一清留在三邊。皇上破例降旨任張璁爲兵部侍郎。楊言進言認爲張璁貪殘奸佞，又是新入仕途，不熟悉國家大事，請求罷免張璁，并彈劾吏部尚書廖紀用人不當。同官解一貫等也進言勸阻。皇上都不予采納。有人在天子通行的道路上投擲匿名信，楊言奏請立即燒掉那封信，皇上允准。

六年，錦衣百户王邦奇借哈密事請誅楊廷和、彭澤等，下部議，未覆，而邦奇復誣大學士費宏、石珤陰庇廷和，詞連廷和子主事惇等，將興大獄。言抗疏曰："先帝晏駕，江彬手握邊軍四萬，圖爲不軌。廷和密謀行誅，俄頃事定，迎立聖主，此社稷之勛也。縱使有罪，猶當十世宥之。今既以奸人言罷其官、戍其長子矣，乃又聽邦奇之誣而盡逮其鄉里、親戚，誣爲蜀黨，何意聖明之朝，忽有此事。至宏、珤乃天子師保之官，百僚之表也。邦奇心懷怨望，文飾奸言，詬辱大臣，熒惑聖聽。若窮治不已，株連益多，臣竊爲國家大體惜也。"書奏，帝震怒，并收繫言，親鞫於午門。群臣悉集。言備極五毒，折其一指，卒無撓詞。既罷，下五府九卿議。鎮遠侯顧仕隆等覆奏邦奇言皆虚妄，帝責仕隆等徇情。然獄亦因是解，謫言宿州判官。御史程啓充請還言舊任，不聽。稍遷溧陽知

嘉靖六年，錦衣衛百户王邦奇利用哈密發生的事奏請處死楊廷和、彭澤等人，奏章轉下吏部評議，未予答覆，而邦奇又誣陷大學士費宏、石珤暗中庇護廷和，言詞涉及廷和的兒子主事楊惇等人，即將興起大獄。楊言上疏争辯説："先皇帝駕崩時，江彬手中握有四萬邊防軍隊的兵權，圖謀造反。楊廷和秘密策劃處死江彬，很快平定此事，迎立陛下爲君，這是安國定邦的功勛。即使廷和有罪，仍應寬容以至他的十世後代。現在已因奸人讒言罷了他的官，將他的長子充軍戍邊，又聽信邦奇的誣告而將他的同鄉、親戚全部逮捕，誣爲蜀黨，誰會料到當今聖明之朝，突然發生這樣的事。至於費宏、石珤原是輔助天子的官員，百官的表率。邦奇因心懷怨恨，掩飾讒言，辱駡大臣，迷惑陛下聖德。陛下如果繼續追究此案，就會株連更多的人，臣私下爲國家大體感到惋惜。"奏書呈上，皇上震怒，將楊言一并收監，親自在午門審訊。群臣也都會集於午門。楊言備受五種酷刑，折斷了一根手指，始終没有説一句屈服的話。審訊完畢，此案轉下五府九卿討論。鎮遠侯顧仕隆等覆奏説邦奇所指控的都是虚妄不實之辭，皇上責備仕隆等人徇私情。然

縣，歷南京吏部郎中。坐事再謫知夷陵。累官湖廣參議。

而此案也因此得以解决，貶黜楊言爲宿州判官。御史程啓充奏請讓楊言回任原官，皇上不聽從。不久楊言調任溧陽知縣，歷官南京吏部郎中。因事再次降職任夷陵州知州。後經逐步提升官至湖廣參議。

言爲吏，多著聲績。溧陽、夷陵皆祠祀之。

楊言爲官，聲譽政績卓著。溧陽、夷陵都立祠祭祀他。

劉安

劉安，字汝勉，慈谿人。嘉靖五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改河南道御史。入臺甫一月，上疏曰："人君貴明不貴察。察，非明也。人君以察爲明，天下始多事矣。陛下臨御八年而治理未臻，識者謂陛下之治功損於明察。夫治，可以緩圖，不可以急取；可以休養致，不可以督責成。以急切之心，行督責之政，於是躬親有司之事，指摘臣下之失，令出而復返，方信而忽疑。大小臣工救過不暇，多有不安其位者。孰能爲陛下建長久之策，以圖平治哉。且朝廷者，四方之極也。內之君臣，習尚如此，則外而撫按守令之官，風從響應。上以苛察繩，下以苛察應，恐民窮爲起盜之源，食寡無强兵之理。今明天子綜核於上，百執事振刷於下，蠹蠹之弊十去其九，所少者元氣耳。伏望大包荒之量，重根本之圖，略繁文而先急務，簡細故而弘遠猷，不以一人之毀譽爲喜怒，不以一言之順逆爲行止，久任老成，優容言官，則君臣上下一德一心，人人各安其位，事事各盡其才，雍熙太和之治不難見矣。"

劉安，字汝勉，慈谿人。嘉靖五年進士。授官南京工部主事，改任河南道御史。進入都察院纔一個月，即上疏説："君主貴在賢明不在細察。細察，不等於賢明。君主如果以細察爲賢明，天下就要開始多事了。陛下君臨天下八年而治理尚未完善，有識之士認爲陛下治國的功績因明察秋毫而减損。治理國家，衹可以慢慢圖謀，不可急於求成，衹可以休整養息去達到，不可以督察責罰以求成。以急切的心情，實行督責的政治，於是親自過問政府各部門的事務，指摘臣下的過失，命令發出復又收回，剛相信他人言語忽又生疑。大小臣子雖善於補救過失仍來不及應付，所以有許多人不安心在本位任職。誰還能爲陛下建立長久的策略，以謀求太平之治。况且朝廷，是全國四方仰望之處，朝廷内的君臣，作風尚且如此，則朝外撫按守令各等官員，聞風響應。皇上苛察約束臣下，臣下以苛察響應，恐怕百姓被逼急了會成爲盜賊的起源，食物太少了軍隊就不可能强盛。現在聖明的天子在上面綜合考察，百官在下面振奮更新，衆多侵耗國家的弊病已除去十分之九，所缺少的衹是國家的元氣。臣敬謹地希望陛下擴大容忍的度量，重視圖謀國家的根本大業，簡略繁文縟節而先解决當務之急，忽略小事而弘揚長遠大計，不以某一個人的毁譽之言而歡喜或發怒，不以一句話迎合或違背己意爲進退，長久任用老成持重的大臣，對諫議官多加寬容，這樣就能君臣上下同心同德，人人各自安於職守，事事用人各盡其才，太平祥和之治就不難實現了。"

帝閱疏大怒，逮赴錦衣衛拷訊。兵科給事中胡堯時救之，并逮治。獄

皇上閱畢疏章大怒，下令將劉安逮往錦衣衛拷問。兵科給事中胡堯時上疏救援他，也被一并

具，謫堯時攸縣主簿，安餘干典史。築決堤數十丈，人稱劉公堤。再遷長沙同知，擢鳳陽知府。治行卓異，賜正三品服。以憂歸，卒。

逮捕治罪。定案後，朝廷將堯時貶任攸縣主簿，將劉安貶任餘干縣典史。劉安在餘干主持修築決毀的堤壩數十丈，人們稱之爲劉公堤。後經兩次提升任長沙府同知，又提升爲鳳陽知府。因政績卓著，獲賜正三品官服。後因遭逢親喪回鄉，不久去世。

薛侃 喻希禮 石金

薛侃，字尚謙，揭陽人。性至孝，正德十二年成進士，即以侍養歸。師王守仁於贛州，歸語兄助教俊。俊大喜，率群子侄宗鎧等往學焉。自是王氏學盛行於嶺南。

薛侃，字尚謙，揭陽人。天性極爲孝順，正德十二年考取進士後，即因奉養雙親回鄉。在贛州拜王守仁爲師，回到家鄉後告訴曾任國子監助教的兄長薛俊。薛俊十分高興，率領衆子侄宗鎧等前往贛州就學於王守仁。從此以後王氏學說盛行於嶺南一帶。

世宗立，侃授行人。母訃，隕絶，五日始食粥。嘉靖七年起故官。聞守仁卒，偕歐陽德輩爲位，朝夕哭。時方議文廟祀典，侃請祀陸九淵、陳獻章。九淵得報允。已，進司正。十年秋疏言："祖宗分封子弟，必留一人京師司香，有事居守，或代行祭饗。列聖相承，莫之或改。至正德初，逆瑾懷貳，始令就封。乞稽舊典，擇親藩賢者居京師，慎選正人輔導，以待他日皇嗣之生，此宗社大計。"帝方祈嗣，諱言之，震怒，立下獄廷鞫，究交通主使者。

世宗即位後，薛侃得授官行人。接到母親的訃告後，昏死過去，五天以後纔開始吃一點稀粥。嘉靖七年以原官起用。不久聽説王守仁去世，薛侃與歐陽德等人爲守仁設立牌位，早晚在靈前哭泣。當時正討論孔廟祭祀典禮，薛侃奏請祭祀陸九淵和陳獻章。九淵獲皇上允准。不久，晋升爲司正。嘉靖十年秋季薛侃上疏説："祖宗分封子弟，必定留一人在京師主管祭祀上香，遇有大事留守京師，或代替皇上行祭祀之禮。各朝聖君代代承繼，從未有過改變。到了正德初年，反賊劉瑾心懷異志，纔開始命令留京的皇室子弟前往封地。請求皇上根據原有制度，挑選端正賢明的宗室子弟留在京師，慎重地選擇品學端正的人加以輔導，以等今後皇太子的誕生，這是關係到宗廟社稷的大事。"皇上正在祈禱求子，忌諱提及此事，極爲憤怒，立即下令將薛侃投入監獄交朝廷審訊，并追究與其交往和主使的人。

南海彭澤爲吏部郎，無行。因議禮附張孚敬，遂與爲腹心。後京察被黜，孚敬奏留之，復引爲諭德至太常卿。侃以疏草示澤。澤與侃及少詹事夏言同年生，而言是時數忤孚敬。澤默計儲副事觸帝諱，必興大獄，誣言同謀可禍也，給侃稿示孚敬，因報侃曰："張公甚稱善，此國家大事，當從中贊之。"與爲期，趣之上。孚敬

南海人彭澤任吏部郎中，品行不端正。因在議禮一事附和張孚敬，於是成爲孚敬的親信。後在京官考察中被貶黜，孚敬上奏將他留任，又引用他爲詹事府左諭德直至太常寺卿。薛侃曾將疏章草稿給彭澤看過。彭澤與薛侃以及少詹事夏言爲同年進士，而夏言此時數次觸怒孚敬。彭澤暗中算計薛侃疏中所提有關皇太子之事會觸犯皇上的忌諱，由此必將興起大案，誣告夏言爲同謀可以加害於他，就騙薛侃將疏稿呈給孚敬看，并告

乃先録侃稿以進，謂出於言，請勿先發以待疏至。帝許之。侃猶豫，澤頻趣之乃上。拷掠備至，侃獨自承，累日獄不具。澤挑使引言，侃瞋目曰："疏，我自具。趣我上者，爾也。爾謂張少傅許助之，言何豫?"給事中孫應奎、曹汴揖孚敬避。孚敬怒，應奎等疏聞。詔并下言、應奎、汴詔獄，命郭勛、翟鑾及司禮中官會廷臣再鞫，具得其實。帝乃釋言等，出孚敬密疏二示廷臣，斥其忮罔，令致仕。侃爲民，澤戍大同。澤在朝專爲邪媚，及敗，天下快之。

訴薛侃説："張公很稱贊你的疏稿，這是國家大事，應當從中贊助。"與薛侃約定日期，催他呈交皇上。孚敬事先録下薛侃的疏稿進呈皇上，説是出於夏言的意思，請皇上先不要表態以等疏章來了再説。皇上答應了他。薛侃猶豫不决是否進呈疏章，經彭澤多次催促後進呈。薛侃備受拷打，仍獨自承當責任，多日不得定案。彭澤挑動他引出夏言，薛侃張目怒視説："疏章，是我自己寫的。催我進呈給皇上的，是你。你説張少傅答應幫忙，與夏言有什麽關係?"給事中孫應奎、曹汴在朝廷行禮時避開孚敬不作揖。孚敬發怒，應奎等人上疏報告皇上。皇上下令將夏言、孫應奎和曹汴都關入監獄，命令郭勛、翟鑾以及司禮太監會同朝臣再次審訊此案，審後得此案實情。皇上於是釋放了夏言等人，將孚敬的兩道秘密疏章出示給朝臣看，斥責孚敬妒賢欺上，令其辭職。薛侃削職爲民，彭澤發往大同戍守。彭澤在朝中專事奸邪獻媚，及至他倒臺後，天下人莫不稱快。

侃至潞河遇聖壽節，焚香叩祝甚謹。或報參政項喬曰："小舟中有民服而祝聖者。"喬曰："必薛中離也。"迹之，果然。中離者，侃自號也。歸家益力學，從游者百餘人。隆慶初，復官，贈御史。俊子宗鎧，自有傳。

薛侃行至潞河正遇皇上誕辰，焚香叩首祈禱十分恭謹。有人報告參政項喬説："小船中有身着百姓服装的人在爲皇上誕辰祝禱。"項喬説："一定是薛中離。"追尋而去，果然是薛侃。中離，是薛侃的自號。薛侃回到家鄉後更加致力於學問，跟從他學習的有一百多人。隆慶初年，薛侃得以恢復官籍，追贈御史。薛俊之子宗鎧，另有傳。

侃歸數月，御史喻希禮、石金皆以言皇嗣得罪。希禮言："陛下祈嗣禮成，瑞雪遂降，臣以爲招和致祥不盡於此。往者大赦，今歲免刑，臣民盡沾澤，獨議禮議獄得罪諸臣遠戍邊徼，乞量移近地，或特賜赦免，則和氣薰蒸，前星自耀。"帝大怒曰："謂朕罪諸臣致遲嗣續耶? 所司參議以聞。"議未上，金亦言："陛下一日萬幾，經理勞瘁。何若中涵太虛，物來順應。凡人才之用舍，政事之敷施，始以九卿之詳度，繼以内閣之咨謀，

薛侃回鄉數月後，御史喻希禮和石金都因進言提及立皇太子之事而獲罪。希禮説："陛下祈皇太子降生之禮完畢後，上天即降瑞雪，臣下以爲招致祥瑞尚不止這些。先前大赦，今年免去刑罰，臣民無不承受恩澤，獨有因議禮議案而獲罪的各大臣遣戍極遠邊界，請求皇上酌情將他們移戍近地，或破例赦免，如此則祥和之氣蒸蒸而上，太子星座自當閃耀。"皇上大怒説："你是説朕處罰各臣以致遲遲不得皇位繼承人嗎? 讓主管部門討論後上報。"議論結果尚未上報，石金也上言説："皇上日理萬機，治理極爲辛勞。還不如包容萬物，順應事物的潮流。凡遇有人才的取

其弗協於中者，付諸臺諫之公論。陛下恭默凝神，挈其綱領，使精神內蘊，根本充固，則百斯男之慶，自不期而至。王守仁首平逆藩，繼靖巨寇，乃因疑謗，泯其前勞。大禮大獄諸臣，久膺流竄，因鬱既久，物故已多。望録守仁功，寬諸臣罪，則太和之氣塞宇宙間矣。”帝不悅曰：“金欲朕勿御萬幾，即古奸臣導其君不親政之意，其并察奏。”尚書夏言等言二人無他腸。帝益怒，下二人詔獄，而責言等陳狀。伏罪乃宥之。二人竟謫戍邊衛。久之，赦還，卒。隆慶初，俱贈光禄少卿。

捨，政事的施行，先由九卿詳細審度，再讓內閣商議，其中如有不和諧的地方，交付諫議官公議。陛下祇需緘默凝神，遇事提綱挈領，以使精神飽滿，元氣充沛，則多子之福，自會不期而至。王守仁先是平定造反的藩王，繼而剿平大盜，後因誹謗對他生疑，埋没了他先前的功勞。在議禮大案中獲罪的各位大臣，久經顛沛流離，因長期抑鬱，已有多人亡故。希望陛下給王守仁記功，寬恕各位大臣的罪過，那樣祥和太平之氣就會充滿於宇宙天地之間了。”皇上不高興，説：“石金想要朕不親自處理日常國事，就是古代奸臣引誘君主不親自過問朝政的意思，令主管部門將他與希禮一同審查後覆奏。”尚書夏言等進言説兩人没有其他的用意。皇上更加生氣，下令將二人關進監獄，而命夏言等人供述認錯。夏言等服罪後獲寬恕，喻希禮、石金竟貶往邊遠衛所戍守。過了很長時間，遇赦放還，後去世。隆慶初年，二人都被追贈爲光禄少卿。

喻希禮，麻城人。石金，黄梅人。巡按廣西，與姚鏌不協。後與守仁共撫盧蘇、王受。還臺，值張、桂用事。御史儲良才輩爭附之，金獨侃侃不阿，以是有名。

喻希禮，麻城人。石金，黄梅人。巡按廣西時，與姚鏌不和。後與王守仁一起招撫盧蘇、王受。回都察院後，正值張璁、桂萼掌權。御史儲良才之流爭相依附二人，石金獨自直言不阿，因此有名望。

楊名

楊名，字實卿，遂寧人。童子時，督學王廷相奇其語，補弟子員。嘉靖七年，鄉試第一。明年以第三人及第，授編修。聞大母喪，請急歸。還朝，爲展書官。

十一年十月，彗星見。名應詔上書，言帝喜怒失中，用舍不當。語切直，帝銜之，而答旨稱其納忠，令無隱。名乃復言：“吏部諸曹之首，尚書百官之表，而汪鋐小人之尤也。武定侯郭勛奸回險譎，太常卿陳道瀛、金贇仁粗鄙酣淫。數人者，群情皆曰不當用，而陛下用之，是聖心之偏於喜也。諸臣建言觸忤者，心實可原。大學士李時以愛惜人才爲請，即荷嘉

楊名，字實卿，遂寧人。幼年時，督學王廷相認爲他的言語不凡，將他補爲縣學生員。嘉靖七年，在鄉試中考取第一名。次年以第三名考取進士，授官翰林院編修。不久聽到祖母去世的消息，奏請急速回鄉。回到朝廷後，任展書官。

十一年十月，彗星出現。楊名奉皇上命令上書，説皇上喜怒無常，用人取捨不當。言辭懇切直率，皇上記恨他，却答旨稱贊他用意忠誠，令他直言無諱。楊名於是又進言説：“吏部爲各部之首，吏部尚書應爲百官的表率，而汪鋐却是小人中的小人。武定侯郭勛奸險狡詐，太常卿陳道瀛、金贇仁粗鄙淫邪。這幾個人，衆官的意思都認爲不應當任用，陛下却用他們，這是因爲陛下之心失偏於自己的喜好。因進言而觸犯皇上的大臣，用心實在是可以原諒的。大學士李時奏請愛

納，而吏部不爲題覆。臣所謂虚文塞責者，豈盡無哉？夫此得罪諸臣，群情以爲當宥，而陛下不終宥，是聖心之偏於怒也。真人邵元節猥以末術，過蒙采聽。嘗令設醮内府，且命左右大臣奔走供事，遂致不肖之徒有昏夜乞哀出其門者。書之史册，後世其將謂何？凡此聖心之少有所偏者，故臣敢抒其狂愚。”

惜人才，即蒙皇上嘉許采納，而吏部却不爲他奏覆。臣下所説虚文塞責的人，難道真的都没有了嗎？像這樣獲罪的各位大臣，群情以爲應當寬恕，而陛下終不予寬恕，這是陛下之心失偏於怒氣了。道士邵元節苟用微術，極蒙陛下聽信采納。陛下曾下令在内宫設置祭壇，并且命令身邊的大臣爲之奔走服務，以致發生不肖之徒趁黑夜求行苟且之事。將這些記載在史册上，後世之人將會説什麽呢？凡此種種都是陛下聖心略有偏失之處，所以臣下敢於直抒荒謬之見。”

疏入，帝震怒，即執下詔獄拷訊。鋐疏辨，謂：“名乃楊廷和鄉人。頃張孚敬去位，廷和黨輒思報復，故攻及臣。臣爲上簡用，誠欲一振舉朝廷之法，而議者輒病臣操切。且内閣大臣率務和同，植黨固位，故名敢欺肆至此。”帝深入其言，益怒，命所司窮詰主使。名數瀕於死，無所承，言曾以疏草示同年生程文德，乃并文德下獄。侍郎黄宗明、候補判官黄直救之，先後皆下獄。法司再擬名罪，皆不當上指。特詔謫名戍，編伍瞿塘衛。明年釋還。屢薦終不復召。家居二十餘年，奉親孝。親歿，與弟台廬於墓。免喪，疾作，卒。

疏章呈入宫中，皇上極爲憤怒，立即下令將楊名逮捕入獄拷問。汪鋐上疏辯解説：“楊名是楊廷和的同鄉。近來張孚敬免去相位，廷和一黨動不動就想報復，所以攻擊到臣下。臣下蒙陛下選用，確實想一舉振興朝廷的法度，然而議論的人動不動就批評臣下操之過急。而且内閣大臣都相率附和，培植黨羽以固己位，所以楊名纔敢如此欺辱臣下。”皇上深信他的話，更加生氣，命令主管部門嚴加追問主使之人。楊名好幾次受刑幾乎死去，没有承認有主使之人，祇説曾將疏稿給同年進士程文德看過，皇上於是下令將文德也關入監獄。侍郎黄宗明、候補判官黄直上疏援救他，也先後被捕入獄。刑部兩次擬定楊名的罪名，都不合皇上的意思。皇上特地下詔貶楊名戍守邊界，編入瞿塘衛。次年放還。雖多次被人推薦終未再獲召用。楊名在家中居住了二十多年，侍奉雙親十分孝順。尊親去世後，楊名與其弟楊台在墳墓旁邊建茅舍守孝。服喪期滿後，因疾病發作而去世。

黄直

黄直，字以方，金谿人。受業於王守仁。嘉靖二年會試，主司發策極詆守仁之學。直與同門歐陽德不阿主司意，編修馬汝驥奇之，兩人遂中式。直既成進士，即疏陳隆聖治、保聖躬、敦聖孝、明聖鑒、勤聖學、務聖道六事。

除漳州推官。以漳俗尚鬼，盡廢境内淫祠，易其材以葺橋梁公廨。御

黄直，字以方，金谿人。曾受業於王守仁。嘉靖二年禮部會試，主考官發策試題極力詆毁王守仁的學説。黄直與同學歐陽德不附和主考官的意思，編修馬汝驥認爲他們與衆不同，兩人於是通過考試。黄直成爲進士後，立即上疏陳述有關興隆聖治、保重聖體、敦行聖孝、明察聖鑒、勤於孔子之學、致力聖人之道六件事。

不久任漳州推官。因漳州風俗崇拜鬼神，黄直下令將漳州境内濫設的祠廟全部毁去，將拆下

史誣以罪，送吏部降用。行至中途，疏請早定儲貳。帝怒，遣緹騎逮問。無何得釋，貶沔陽判官。嘗署崇陽縣事，有惠政。

的材料用以修葺橋梁和官署。有御史以此爲罪名誣告他，朝廷將他遣送吏部降職留用。黄直赴京走到半路，上疏請皇上早定太子。皇上發怒，派遣錦衣衛校衛將他逮捕問罪。黄直不久即獲釋，降任沔陽判官。曾經代理掌管崇陽縣事務，有善政。

外艱歸，三年不御酒肉。服闋赴部，適名、宗明下獄。直抗疏言："九經之首曰修身，其中曰敬大臣，體群臣。今楊名以直言置詔獄，非所以體群臣。黄宗明以論救與同罪，非所以敬大臣。二者未盡，天下後世疑陛下修身之道亦有所未盡矣。"帝大怒，并下詔獄拷掠，命發極邊，編戍雷州衛。赦還，貧甚，妻紡織以給朝夕，直讀書談道自如。久之卒。隆慶初，贈光禄少卿。

黄直遭逢父喪回鄉後，三年不食酒肉。服喪期滿後往吏部候補，適逢楊名、黄宗明入獄。黄直上疏直諫說："九經首先說要修身養性，當中又說要尊敬大臣，體諒群臣。現在楊名因直言進諫被皇上投入監獄，這就不是體諒群臣。黄宗明因上疏救援與楊名同罪，這就不是尊敬大臣。這兩點没有做到，天下後代將會懷疑陛下修身之道也有没有做到之處。"皇上大怒，下令將他一并投入監獄拷打，并命令將他發配到極遠邊界，編入雷州衛戍守。後遇赦放還，家中極爲貧窮，妻子紡紗織布以供日常用度，黄直讀書論道如常。過了一段時間後去世。隆慶初年，追贈光禄少卿。

郭弘化

郭弘化，字子弼，安福人。嘉靖二年進士。除江陵知縣，徵授御史。十一年冬，彗星見。弘化言："按《天文志》井居東方，其宿爲木。今者彗出於井，則土木繁興所致也。臣聞四川、湖廣、貴州、江西、浙江、山西及真定諸府之采木者，勞苦萬狀。應天、蘇、松、常、鎮五府，方有造磚之役，民間耗費不貲，窑户逃亡過半。而廣東以采珠之故，激民爲盗，至攻劫會城。皆足戾天和，干星變。請悉停罷，則彗滅而前星耀矣。"户部尚書許讚等請聽弘化言。帝怒曰："采珠，故事也，朕未有嗣，以是故耶?"責讚等附和，黜弘化爲民。久之，言官會薦，報寢。卒於家。穆宗立，贈光禄少卿。

郭弘化，字子弼，安福人。嘉靖二年進士，任江陵知縣，又被徵入授官御史。十一年冬季，彗星出現。弘化進言說："按《天文志》記載井星位於東方，它的星宿屬於五行的木。現在彗星出現於井星座邊，是由於大興土木所造成的。臣下聽說四川、湖廣、貴州、江西、浙江、山西以及真定各府的伐木工人，勞苦萬狀。應天、蘇州、松江、常州、鎮江五府，正大興造磚之役，民間不勝耗費，窑户逃亡了大半。而廣東因采集珍珠的緣故，激使百姓爲盗賊，直至攻打省城。這些足以違反天和，造成星宿的災變。請求皇上全部將以上各役停止免除，即可使彗星隱滅讓前星閃耀。"户部尚書許讚等請求皇上聽從弘化的意見。皇上發怒，說："采集珍珠是原有制度，朕没有繼承人，難道是因爲這個緣故嗎?"責備許讚等附和，貶斥弘化爲平民。過了一段時間，諫議官會同推薦他，未獲允准。弘化後在家中去世。穆宗即位，追贈光禄少卿。

劉世龍

劉世龍，字元卿，慈谿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授太倉知州，改國子助教，遷南京兵部主事。

嘉靖十三年，南京太廟災。世龍應詔陳三事：

一、杜諂諛以正風俗。天下風俗之不正，由於人心之壞。人心之壞，患得患失使然也。今天下刻薄相尚，變詐相高，諂媚相師，阿比相倚。仕者日壞於上，學者日壞於下，彼倡此和，靡然成風。惟陛下赫然矯正，勿以詭隨阿比者爲賢，勿以正直骨鯁者爲不肖，勿以私好有所賞，勿以私惡有所罰，虛心以防邪佞，謙受以來忠讜，更敕大小臣工，協恭圖治，無權勢相軋，朋黨相傾，則風俗正矣。

二、廣容納以開言路。陛下臨御之初，犯顏敢諫之臣比先朝爲盛，所言或傷於激切，而放逐既久，悔悟日深。當宥其既往，以次録用，死者則恤之。仍令大小臣工直言時政，以作忠義之氣。

三、慎舉動以存大體。立國者，在敬大臣，不遺故舊。蓋任之既重，則禮之宜優。今或忽然去之，忽然召之，甚至嬰三木，被棰楚，何以勵臣節哉！臣愚以爲陛下歷試之餘，其人果無足取，則宜以禮使退。如素行無缺，偶以一時喜怒，輒從而顛倒之，陛下固付之無心，而天下有以窺陛下也。

至如張延齡憑寵爲非，法難

劉世龍，字元卿，慈谿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授官太倉知州，改任國子監助教，提升爲南京兵部主事。

嘉靖十三年，南京太廟失火。世龍奉皇上詔書奏陳三條建議：

一、杜絶諂諛以端正風俗。天下風俗之所以不正，是由於人心敗壞。人心之所以敗壞，是由於患得患失。現今天下人以刻薄互相崇尚，以狡詐互比高低，以諂媚互相學習，以親附互爲倚靠。做官的人在上面一天天壞下去，學生在下面一天天壞下去，彼此唱和，靡然成風。祇有陛下斷然加以糾正，不要以奸詐親附的人爲賢者，不要以正直堅定的人爲壞人，不要因個人偏愛而行賞賜，不要因個人厭惡而行懲罰，去除成見以防備奸佞之人，謙虛納諫以招徠忠直之士，交替敕告大小百官，齊心協力以圖國家之治，不要以權勢互相傾軋，不要結爲朋黨互相排擠，這樣風俗就端正了。

二、廣爲納諫以開闊言路。陛下親政初年，敢於犯上直諫的臣子比先朝多得多，他們的進言有的過於偏激，但流放已很久，悔悟一日日加深。應當寬恕他們過去的錯誤，依次録用，死者則加以撫恤。仍舊命令大小百官直言評論時政，以振忠義之氣。

三、舉動謹慎以保持國家大體。治理國家的君主，貴在尊敬大臣，不忘故舊。對於擔負重任的大臣，則應優加禮遇。現在有的忽然罷免，又忽然召用，甚至使他們戴上頸枷和手銬脚鐐，遭受鞭笞，怎麽能鼓勵大臣以忠直爲節呢！臣下愚見認爲陛下在考查官員之後，見其人果然不可取，就應以禮免去他的官職。如果其人平常所行没有疏漏，偶爾因一時喜怒，就將他的一切都顛倒過來，陛下固然行之無心，而天下有人以此窺視陛下的作風。

至於如張延齡恃寵爲非作歹，國法不容

容假。側聞長老之言，孝宗時待之過厚，遂釀今日之禍。顧區區腐鼠，何足深惜。獨念孝廟在天之靈，太皇太后垂老之景，乃至不能自庇其骨肉，於情忍乎？恐陛下孝養兩宮，亦不能不爲一動心也。頃創造神御閣、啓祥宮，特令大臣督理其事。臣以爲南京太廟方被災，工役之急當無過此。今興作頻年，四方凋敝，正時絀舉贏之會，亦宜量酌緩急而爲之以漸。此皆應天以實之道也。

寬恕。曾經聽德高望重的老人說，孝宗時對他太優厚，於是釀成今日之禍。這種區區鼠輩，不值得多加憐惜。衹是念在孝宗皇帝在天之靈，太皇太后垂暮之年，以至於不能庇護自己的至親骨肉，於情理能忍心嗎？恐怕陛下盡孝奉養兩宮太后，也不能不爲之一動心。近來興建神御閣和啓祥宮，特地命令大臣督理此事。臣下認爲南京太廟剛遭火災，土木工程應没有比修太廟更爲急迫的了。現在連年大興土木，各地民生凋敝，正當衰敝之時，却又行奢侈之舉，也應酌量根據工程的緩急而逐步興建。這些都是順應天變的務實之道。

疏入，帝震怒，謂世龍訕上庇逆。械繫至京，下詔獄拷掠。獄具，復廷杖八十，斥爲民。

疏章呈入宫中，皇上極爲憤怒，説世龍毀謗皇上庇護叛逆。下令將世龍逮捕戴上刑具押解至京師，關入監獄嚴加拷打。定案後，又在朝廷上用棍杖責打八十下，貶斥爲平民。

張延齡者，昭聖太后弟也。帝必欲殺之，故世龍重得罪。後二年，又以大猾劉東山訐告，盡斥諸刑曹郎羅虞臣、徐申等，猶以延齡故也。

張延齡，是昭聖太后的弟弟。皇上一定要殺他，所以世龍獲此重罪。兩年以後，皇上又因奸人劉東山誣告，盡行斥退刑部郎官羅虞臣、徐申等人，仍然是因爲張延齡的緣故。

世龍家居五十年，自養親一肉外，蔬食終身。卒之日，族人爲治衣冠葬之。

世龍在家鄉居住了五十年，日常除奉養尊親偶爾吃一次肉外，終身衹食蔬菜。去世時，族人爲他置辦衣冠安葬。

徐申　羅虞臣　徐應聘

徐申，字周翰，崑山人。嘉靖初，由鄉舉除蘄水知縣。改知上饒，徵授刑部主事。延齡之繫獄也，申奏記尚書聶賢、唐龍言："太后春秋高，延齡旦暮戮，何以慰太后心。宜援議貴議親例請於帝。"賢等深然之，獄久不決。始延齡下獄，提牢主事沈椿不令入獄，置別所。繼者益寬假之，脱梏拲，通家人出入。會大猾劉東山亦繫獄，上告延齡有不軌謀。憾前主事羅虞臣笞己，因訐及椿等。帝震怒，命執先後提牢主事三十七人付詔獄搒掠，申與焉。獄具，當輸贖還職，帝命杖之廷，盡謫外任，而斥虞

徐申，字周翰，崑山人。嘉靖初年，由舉人出任蘄水知縣。改任上饒知縣，徵入授官刑部主事。張延齡被逮捕入獄，徐申上書給刑部尚書聶賢和唐龍説："太后年事已高，延齡隨時會被處死，如何纔能寬慰太后的心情呢。應援引親貴犯法可特别審議減免刑罰的事例向皇上求情。"聶賢等人很贊同他的意見，很久不能定案。延齡剛入獄時，提牢主事沈椿不讓他進監獄，將他安置在他處。後來的人更加寬大延齡，爲他摘去刑具，并允許其家人出入探視。恰巧奸人劉東山也被捕入獄，上告延齡圖謀造反。東山怨恨前主事羅虞臣令人鞭笞過自己，因此告發沈椿等人。皇上極爲憤怒，下令將先後提牢主事三十七人逮捕交與獄中拷打，徐申也在其中。定案後，應交付

臣爲民。

虞臣，廣東順德人。歷吏部主事。好剛疾惡。既歸，結廬山中，讀書纂述。年僅三十五卒。

申既謫官，不赴，歸與同里魏校、方鳳輩優游袝咏爲樂。久之卒。

曾孫應聘，字伯衡，少有才名。萬曆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二十一年京察，中蜚語當謫，拂衣歸。座主沈一貫當國，數招之，不出。家居十餘年，始起行人司副。遷尚寶司丞，再遷太僕少卿。卒官。

張選　黄正色

張選，字舜舉。黄正色，字士尚。皆無錫人。同登嘉靖八年進士。正色除仁和知縣，選知蕭山縣，又鄰境也。選治蕭山有聲。十二年冬，先入爲户科給事中。明年四月時享太廟，遣武定侯郭勛代。選上言："宗廟之祭，惟誠與敬。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傳曰'神不歆非類'。孟春廟享，遣官暫攝，中外臣心知非得已。兹孟夏袷享，倘更不親行，則迹涉怠玩。如或聖體初復，未任趨蹌，宜明詔禮官先期告廟。陛下亦宜静處齋宫，以通神貺。"帝閲疏大怒，下之禮部。尚書夏言等言："代祭之文，載之《周官》。《語》曰'子之所慎齋戰疾'。疾當慎，無異於祭，選言非是。但小臣無知，惟陛下曲赦。"帝愈怒，責言等黨比。命執選闕下，杖八十。帝出御文華殿聽之，每一人行杖畢，輒以數報。杖折者三。曳出，已死。帝怒猶未釋。是夕，不入大内，繞殿走，製《祭祀記》一篇。一夕鋟成，明旦分賜百官。而選出，

贖金回任原職，皇上下令在朝廷上用棍杖責打他們，全部貶往京外任職，而貶斥羅虞臣爲平民。

羅虞臣，廣東順德人。歷官吏部主事。剛直疾惡。回鄉後，在山中建造茅舍，讀書著述。年僅三十五歲即去世。

徐申降職後，不去赴任，回鄉與同鄉里的魏校、方鳳等人以悠然自得吟咏詩歌爲樂。過了一段時間後去世。

徐申的曾孫應聘，字伯衡，少年時即以才華出名。萬曆十一年進士。改任庶吉士，授官檢討。萬曆二十一年考察京師官吏，遭流言中傷應貶黜，應聘拂袖而歸。主考官沈一貫執政，幾次招他，應聘終不出仕。在家中居住了十多年後，纔起用爲行人司副。提升爲尚寶司丞，再升太僕少卿。卒於官任。

張選，字舜舉。黄正色，字士尚。都是無錫人。一同考取嘉靖八年進士。正色任仁和知縣，張選任蕭山知縣，二縣又相鄰。張選治理蕭山縣有聲譽。十二年冬季，先入任户科給事中。次年四月按時祭祀太廟，皇上派遣武定侯郭勛替自己前往。張選進言説："祭祀宗廟，惟有誠心與恭敬。孔子説'我自己如不參與祭禮，雖祭如同我未曾祭'。傳説'神靈不享用不正當的人的祭品'。初春祭祀宗廟，皇上派遣官員代己前往，朝内外大臣心中都知道皇上不得已纔這樣做。值此夏初往太廟祭祖，皇上如再不親往，推究起來則有簡慢之嫌。如果皇上聖體剛恢復，不勝路途勞累，應下詔明示禮部官員事先前往太廟告罪。陛下也應在宫内齋祀之所静思，以求神賜福。"皇上看了張選的疏章後大怒，將疏章交下禮部。尚書夏言等人進言説："禮官代祭的條文，《周官》有記載。《論語》説'孔子所謹慎小心的三件事是齋戒、戰争、疾病'。對待疾病應當謹慎，與對待祭祀没有不同，張選的意見不對。但小臣無知，衹有請陛下婉爲寬赦。"皇上更加憤怒，責備夏言等人結黨營私。下令將張選逮到宫門前，杖責八十下。皇上出臨文華殿聽杖責，每個執行的人打完，就將數目報上。棍杖打斷了三

家人投良劑得蘇，帝竟削選籍。選居職甫三月，遽以言得罪，名震海内。

根。杖畢將張選拖出，他已不省人事。皇上仍然怒氣未消。這天夜裏，不進内宫，繞殿行走，作《祭祀記》一篇。一夜就刻印而成，第二天一早就分别賜給百官。張選被拖出宫後，靠家人給他服用良藥而蘇醒過來，皇上最終削去他的官籍。張選在任纔三個月，驟然因進言而獲罪，名聲震動海内。

正色是時方憂居。已，補香山，旋改南海。座主霍韜宗人横甚，正色繩以法。韜顧以爲賢，豪强屏迹，縣中大理。十七年召爲南京御史。劾兵部尚書張瓚奸貪，事甚有迹。而中有"歷官藩臬，無一善狀"語，瓚言己未任藩臬。帝以誣劾，奪俸兩月。明年，章聖太后梓宫南葬，命正色護視。事竣，劾中官鮑忠、駙馬都尉崔元、禮部尚書温仁和所過納饋遺。帝召詰忠等。皆叩頭祈哀，因譖正色擅於梓宫前乘馬執扇，及江行涉險又不隨舟督護，大不敬。帝遂發怒，立捕下詔獄搒掠，遣戍遼東。

黄正色這時正在家服喪。不久，補任香山知縣，隨即又改南海知縣。主考官霍韜的族人在鄉里極爲蠻横，正色對他們繩之以法。霍韜反而認爲他賢明，當地的豪强勢家因此收斂絶迹，縣中百事大治。嘉靖十七年召入任南京御史。正色彈劾兵部尚書張瓚奸詐貪婪，所爲都有迹可尋。但正色奏章中有"張瓚歷官布政使和按察使，從未有過善政"的話，張瓚上言説自己未擔任過布政使和按察使。皇上因他誣奏他人，罰奪俸禄兩個月。次年，送章聖太后棺槨回南京安葬，皇上命正色一路護送督視。此事辦成後，正色彈劾宦官鮑忠、駙馬都尉崔元、禮部尚書温仁和在途中接受賄賂。皇上召鮑忠等人質問。鮑忠等人都磕頭哀求，於是誣告黄正色擅自在太后棺槨前騎馬并拿着扇子，以及過江遇險時又不跟在船上監護，極不恭敬。皇上於是發怒，立即下令將正色關入監獄拷打，發往遼東戍守。

正色與選初同志相友善，至是先後以直節顯。正色居戍所三十年，其顛躓窮困視選尤甚。穆宗初，起選通政參議，以年老予致仕。召正色爲大理丞，進少卿，尋遷南京太僕卿，亦引年致仕。選先卒，正色後數年卒。

黄正色與張選起初即志同道合互相友善，到這時先後因正直有氣節而聞名。正色在戍所居留了三十年，所遭挫折窮困較張選更多。穆宗初年，朝廷起用張選爲通政參議，後因年邁准予辭官。召正色任大理寺丞，晋升少卿，接着又提升爲南京太僕寺卿，也告老辭官。張選先去世，黄正色數年後也去世。

包節

包節，字元達，先世嘉興人，其父始遷華亭。節祖鼎，池州知府。爲治清簡，早歲乞休，爲鄉邑所重。節生五歲而孤，母躬教育之。登嘉靖十一年進士。授東昌推官。

包節，字元達，祖先是嘉興人，從他的父親開始，遷往華亭。包節的祖父包鼎，任池州知府。爲官清廉簡政，早年便請求去官退休，爲家鄉人所敬重。包節剛五歲父親便去世了，母親親自教育他。包節考取嘉靖十一年進士。授官東昌府推官。

入爲御史。劾兵部尚書張瓚貪

入京任御史。彈劾兵部尚書張瓚貪污。又出

穢。出按雲南。時仕者以荒徼憚不欲往，因設告就遠方之法。節言："此曹志甘投荒，非年迫衰遲，則家貧急禄。志在爲己，豈在恤民，滇中長吏所以多不得人也。請自今以附近選人充之，而州縣佐貳始用此曹，庶吏治可舉。"吏部請以節言概行於雲、貴、兩廣。制可。

任巡按雲南。當時的官員都以雲南爲荒遠邊地懼不願往，朝廷爲此設立告官員就任遠地官職的條例。包節進言説："這些人甘願前往荒遠之地任職，不是因爲年近衰老，就是因爲家境貧窮急需禄金。意圖在自己的利益，豈是爲了體恤百姓，滇中的行政官吏因此多没有合適的人選。請朝廷今後從附近地方選拔當地人就任，而州縣佐貳雜職可用自願前往的人，這樣或許可以振興官吏的作風和政績。"吏部奏請在雲南、貴州和兩廣地區一概實行包節所提的建議。皇上批示允准。

以疾歸。起故官，再按湖廣。顯陵守備中官廖斌擅威福，節欲繩之，語先泄。斌俟節謁陵時，故獻膳羞，遽使撤去，詭稱節麾出之。鍾祥民王憲告斌黨庇奸豪周章等，節捕章，斃之杖下。斌益怒，遂奏節不以正旦謁陵，次日始謁，時當進膳，不旁立，褻慢大不敬。奏已入，節始奏斌前事。帝大怒，以節抵罪，逮詣詔獄搒掠，永戍莊浪衛。

包節後因病回鄉。不久又以原官起用，又出任巡按湖廣。興獻帝顯陵守備太監廖斌擅作威福，包節想繩之以法，事先走漏了風聲。廖斌乘包節拜謁皇陵時，故意進獻美味菜肴，又趕快叫人撤下去，假説是包節將他們趕出去的。鍾祥縣百姓王憲狀告廖斌包庇奸賊周章等人，包節逮捕了周章，將他用棍杖打死。廖斌更加憤怒，於是奏告包節不在元旦這天去拜謁顯陵，次日纔去拜謁，到了吃飯的時候，又不在旁邊侍立，態度簡慢極不恭敬。廖斌的奏章已呈入宫中，包節纔開始奏告廖斌以前的壞事。皇上大怒，以包節抵罪，下令將他逮捕入獄拷打，罰他永遠戍守莊浪衛。

莊浪極邊，敗屋頹垣，節處之甚安。獨念其母，自傷不克終養，日飲泣。母訃至，晝夜哭。已又聞弟孝卒，撫膺曰："誰代吾奉祀者?"哭益悲。病死，遺言以衰絰殮。

莊浪衛地處極遠邊界，破屋斷墻，包節居之泰然。衹是想念母親，自覺痛心不能爲母親養老送終，每日哀痛哭泣。母親去世的消息傳到，包節晝夜哭泣。不久又聽説弟弟包孝去世，包節捂住自己的胸口説："今後誰來代替我祭祀祖宗呢?"哭得更加悲痛。不久患病而死，遺言要身穿孝服入殮。

包孝

孝，字元愛，後節三年成進士。由中書舍人爲南京御史。疏論禮部尚書温仁和主辛丑會試有奸弊，且劾庶子童承叙、贊善郭希顔、編修袁煒，帝皆不問。未幾，又劾巡撫孫襘、吴瀚，瀚罷去。

包孝，字元愛，比包節晚三年考取進士。由中書舍人入任南京御史。上疏指責禮部尚書温仁和主持辛丑年會試時有作弊行爲，同時彈劾庶子童承叙、贊善郭希顔、編修袁煒，皇上都不予過問。不久，又彈劾巡撫孫襘和吴瀚，吴瀚被罷免離職。

孝兄弟分居南北臺，并著風采，又皆有至情。節官北不得養母，孝遂

包孝兄弟二人分别擔任南北御史，同具風采，又都有孝順母親的真情。包節在北方做官不

以侍養歸。母亡，哀毀骨立，未終喪卒，節亦繼殞。時并稱其孝。

能奉養母親，包孝即回鄉奉養母親。母親亡故後，包孝因極度哀痛形銷骨立，未服滿喪期即去世，包節也相繼死去。時人都稱贊他們是孝子。

謝廷蒞

謝廷蒞，字子佩，富順人。嘉靖十一年進士。除新喻知縣，徵授吏科給事中。

謝廷蒞，字子佩，富順人。嘉靖十一年進士。任新喻知縣，徵入授官吏科給事中。

御史胡鰲言："京師優倡雜處。請敕五城，諸非隸教坊兩院者，斥去之。"都御史王廷相等議可。帝惡鰲言褻，謫鹽城丞，奪廷相等俸。廷訒救之，被詔切責。雷震謹身殿，疏陳修省數事，語直。帝摘疏中訛字，停其俸。十八年偕同官曾烶，李逢、周珫諫帝南巡，忤旨。已，給事中戴嘉猷馳疏請回鑾，而車駕已發。帝大怒。甫還，即執嘉猷并廷蒞等下詔獄，謫廷蒞雲南典史。屢遷浙江僉事。以侍養歸，遂不出。

御史胡鰲進言說："京師戲子和妓女雜處。請皇上敕告五城，將不隸屬於教坊兩院的戲子和妓女，都趕走。"都御史王廷相等人討論後同意。皇上厭惡胡鰲的建議猥褻，將他貶爲鹽城縣丞，罰奪王廷相等的俸祿。廷訒救援他們，遭皇上詔書嚴厲責備。雷電震動謹身殿，廷訒上疏建議修身反省等事，言辭直率。皇上摘取疏中的錯字，罰停他的俸祿。嘉靖十八年，與同僚曾烶、李逢和周珫等人進諫勸阻皇上去南方巡視，觸犯了皇上的旨意。不久，給事中戴嘉猷急速上疏請皇上回宮，但皇上已經出發。皇上大怒，剛回京，立即下令將嘉猷和廷蒞逮捕入獄，將廷蒞貶爲雲南典史。後屢經升遷官至浙江按察僉事。以奉養尊親而回鄉，因此不出仕。

隆慶元年起故官山西，俄擢河南右參議，皆不拜。吏部高其行，請得以新秩歸老，許之。萬曆改元，四川巡撫曾省吾奏言："廷蒞隱居三十年，家徒四壁，樂道著書，宜特加京秩，風勵士林。"詔即加進太僕少卿。又數年卒。

隆慶元年起用爲山西按察僉事，不久提升爲河南右參議，都未就任。吏部敬重他品行高尚，奏請皇上讓他以新官階回鄉養老，獲准許。萬曆元年，四川巡撫曾省吾上奏說："謝廷蒞隱居三十年，家境貧寒四壁空空，樂守聖賢之道著書立說，應特別加封爲京官，以諭鼓勵勸勉學林士子。"皇上下詔命令立即加官晋升廷蒞爲太僕寺少卿。又過了幾年後，廷蒞去世。

王與齡

王與齡，字受甫，寧鄉人。嘉靖八年進士。授蘇州推官。入爲户部主事，調吏部，進員外郎。二十一年遷文選郎中。澄清銓叙，所推薦皆廉静老成。

王與齡，字受甫，寧鄉人。嘉靖八年進士，授官蘇州府推官。入任户部主事，調往吏部，晋升爲員外郎。二十一年提升爲文選郎中。在任上澄清銓選用人之事，所推薦的都是廉潔安静老成持重的人選。

大學士翟鑾爲禮部主事張惟一求吏部，嚴嵩爲監生錢可教求東陽知縣，俱書抵與齡。與齡偕員外郎吴伯亨，主事李大魁、周鈇，白之尚書許

大學士翟鑾爲禮部主事張惟一謀求吏部任職，嚴嵩爲監生錢可教謀求東陽知縣之職，都有信給與齡。與齡與員外郎吴伯亨、主事李大魁及周鈇告訴吏部尚書許讚，許讚上疏報告皇上。疏

讚，具疏以聞。言："平時請屬甚多。臣等違抗，積罪如山。非聖明覆庇，則二權奸主於中，群鷹犬和於外，臣等不爲前選郎王嘉賓之斥，得爲近日御史謝瑜之罷，幸矣。"疏入，鑾言惟一資望應遷。嵩抵無致書事，請逮可教訊治，因言："聖明日覽奏章，革弊釐奸悉宸斷。而讚等妄意臣輩爲之，借以修怨。然讚柔良，第受制所屬耳。"帝方信嵩，又見疏中引嘉賓、瑜事，遂發怒。切責讚，除與齡名，伯亨等俱調外。給事中周怡論之，廷杖繫獄。御史徐宗魯等亦以爲言，皆奪俸。自是，諸司以與齡爲戒，無復敢與嵩抗。

言："平日請托之事很多，臣等均予抵制，所以積罪如山。如果没有皇上聖明的庇護，兩個權奸大臣就會在朝中主使，衆爪牙在朝外響應，臣等如不像前文選郎中王嘉賓那樣遭貶斥，得以像近日御史謝瑜那樣被罷免，就十分幸運了。"疏章呈入宫中，翟鑾進言説張惟一有資歷聲望應予提升。嚴嵩抵賴説没有寫信給與齡，奏請逮捕錢可教審訊，并進言説："皇上每日批閲奏章，親自裁决去弊除奸之事。而許讚等人妄猜是臣下等人所爲，藉此泄忿。但許讚軟弱善良，衹是受制於下屬官吏。"皇上正寵信嚴嵩，又見疏中引證王嘉賓和謝瑜的事，因此發怒。皇上嚴厲譴責許讚，革除與齡的官籍，伯亨等人都調往京師以外任職。給事中周怡議論此事，在朝廷上受棍杖責打并被關入監獄。御史徐宗魯等人也因此上言，都被罰奪俸禄。從此，各部門都引王與齡爲戒，再没有人敢與嚴嵩對抗。

與齡既罷，錦衣遣使偵其裝，襆被外無長物，稱嘆而去。里居，角巾躬稼圃，翛然自得。郡人爲作《平陽四賢詩》美之。四賢者，尚書韓文、陶琰、張潤及與齡也。越二十餘年，卒。

與齡罷官後，錦衣衛派人檢查他的行裝，見除了以包袱包裹的衣被以外没有值錢的東西，來人稱贊嘆息而去。與齡在家鄉居住，頭戴方巾親自在菜園裏耕種，悠閑自適。當地人爲此作《平陽四賢詩》贊美他。四位賢人是指尚書韓文、陶琰、張潤和與齡。過了二十多年後，去世。

周鈇

周鈇，字汝威，榆次人。嘉靖五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巡按陝西。被俘民自塞外逃歸者，邊將殺以冒功。鈇請下詔嚴禁，有報降五人以上者賞之，詔可。再按山東，特改右春坊清紀郎兼翰林院侍書。俺答將入寇，總督侍郎翟鵬以聞。鈇以中樞無籌策，請早爲計。帝以爲浮詞亂政，責降廬州府知事。旋改國子監丞，擢吏部文選主事。坐與齡發嵩等私屬事，貶河間通判。已而吏部擬擢南京吏部主事，嵩言鈇調官甫四月，不得驟遷。帝怒，詰責尚書許讚等，令録左降官遷擢者姓名。讚引罪，并列陳叔頤等十六人以聞。詔奪讚等俸，鐫

周鈇，字汝威，榆次人。嘉靖五年進士。授官行人司行人。提升爲御史，巡按陝西。被敵寇俘虜的百姓從關外逃回來，邊軍將領將他們殺了冒功。周鈇奏請皇上下詔嚴禁，如有人報告招降五人以上即予奬賞，皇上下詔同意。又巡按山東，破格改任右春坊清紀郎兼翰林院侍書。俺答率所部將要入關侵犯，總督侍郎翟鵬將此事報告了皇上。周鈇因兵部拿不出對策，奏請皇上早想辦法。皇上認爲他以空話擾亂朝政，責備他并將他貶爲廬州府知事。隨即改任國子監丞，提升爲吏部文選主事。不久受王與齡揭發嚴嵩等人請托之事的牽連，被貶爲河間府通判。不久吏部準備提升周鈇爲南京吏部主事，嚴嵩進言説周鈇調動官職纔四個月，不應驟然提升。皇上發怒，責問尚書許讚等人，并下令録下降職後又獲提升官員

文選郎鄭曉三級，洸、叔頤等褫職爲民。廷臣論薦鈇，以嵩在位，不復召。穆宗初，贈光禄少卿。

的姓名。許讚謝罪自責，并列舉陳叔頤等十六人的姓名報告皇上。皇上下詔罰奪許讚等人的俸禄，削減文選郎鄭曉三級官階，周鈇、陳叔頤等人削職爲民。朝臣議論推薦周鈇，因嚴嵩在位，不再獲召用。穆宗初年，追贈光禄少卿。

楊思忠

楊思忠，字孝夫，平定人。嘉靖二十年進士。歷禮科給事中。二十九年，孝烈皇后大祥。欲預祧仁宗，祔后太廟，下廷議。尚書徐階以爲非禮，思忠力贊階議，餘人莫敢言。帝使人覘知狀。及議上，嚴旨譙責，命階與思忠更定，二人復據禮對。帝益怒，竟祧仁宗。階故得帝眷，獨銜思忠。每當遷，輒報罷。

楊思忠，字孝夫，平定人。嘉靖二十年進士。歷官禮科給事中。二十九年，是孝烈皇后去世後兩周年的祭禮。皇上想在太廟祭祀仁宗，并奉孝烈皇后神主入祭太廟，交下朝廷評議。尚書徐階認爲這樣做不合禮儀，思忠極力贊同徐階的議論，其他人都不敢説話。皇上派人暗中偵知這些情況。徐階等將意見進呈皇上，皇上嚴加指責，命令徐階和楊思忠更改自己的意見，二人又根據禮儀反對。皇上更加生氣，竟祭仁宗於太廟。徐階過去得皇上眷顧，皇上衹記恨思忠。後思忠每逢提升，總是不獲允准。

逾三年，正旦日食，陰雲不見，六科合疏賀。帝摘疏中語，詰爲不成文，曰："思忠懷欺，不臣久矣。"杖百，斥爲民，餘皆奪俸。隆慶元年起掌吏科。三遷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五年改南京户部右侍郎。致仕卒。

過了三年，元旦這天遇有日食，陰雲不見。六科聯合上疏祝賀。皇上摘取疏中語句，斥責爲不合文法，説："思忠心懷欺蒙之意，不忠於君主已很久了。"下令將他責打一百棍杖，并貶斥爲平民，其他人都罰奪俸禄。隆慶元年思忠獲起用執掌吏科。經三次提升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隆慶五年改任南京户部右侍郎。致仕後去世。

世宗晚年，進言者多得重譴。二十九年，俺答薄都城。通政使樊深陳禦寇七事，中言仇鸞養寇要功。帝方眷鸞，立斥爲民。四十二年正月，御史淩儒請重貪墨之罰，革虚冒之兵，搜遺佚之士。因薦羅洪先、陸樹聲、吴嶽、吴悌。帝惡其市恩，杖六十，除名。四十五年十月，御史王時舉劾刑部尚書黄光昇，言："内官季永以訴事犯乘輿，本無死比，乃擬真犯；奸人王相私閹良民者三，本無生法，乃擬矜疑。宜勒令致仕。"帝怒，命編氓口外。逾月，御史方新上言："黄河與北狄之患，自古有之。乃今

世宗晚年，進言的人多遭嚴厲譴責。嘉靖二十九年，俺答軍逼近京城。通政使樊深奏陳抵禦賊寇七條建議，其中説仇鸞縱寇邀功。皇上正寵信仇鸞，立即將樊深貶斥爲民。四十二年正月，御史淩儒奏請對貪污收賄者重加懲處，革除假冒虚報的士兵，搜求民間隱逸的人才。并推薦羅洪先、陸樹聲、吴嶽和吴悌。皇上討厭淩儒施恩圖名，下令將他責打六十杖，革去官籍。四十五年十月，御史王時舉彈劾刑部尚書黄光昇，説："宦官季永因向皇上報告事情而冒犯了皇上，本來不符合死罪條律，却以死罪判决；奸人王相私自閹割良民百姓三人，法律本不再容活命，却予憐憫存疑不判。應勒令黄光昇致仕。"皇上發怒，下令將王時舉編入關外平民百姓的户口。過了一

豐、沛間陸地爲渠，而興都有陵寢之憂，鳳陽有冰雹之厄，河南有饑饉之災，堯之洚水不烈於此矣。諸邊將惰卒驕，寇至輒巽懦觀望，而寧武有軍士之變，南贛有土兵之叛，徽州諸府有礦徒竊發之虞，舜之三苗不棘於此矣。夫洚水、三苗不足爲累者，以堯、舜兢業於上，而禹、皋諸臣分憂於下也。今司論納者日獻禎祥，而疆場之臣，惟冒首功，隱喪敗。爲國分憂者，誰也？斥罰之法，今不得不嚴。而陛下亦宜隨事自責，痛加修省，然後災變可息，而外患可弭也。”疏入，斥爲民。

個月，御史方新進言說：“黄河與北方少數民族的禍患，自古即有。可是今天豐縣、沛縣之間的陸地已成爲水渠，而興都的皇陵有危險，鳳陽遭冰雹之禍，河南有饑荒之災，唐堯時的洪水也不比這些災難猛烈。各邊境將領怠惰士卒驕横，賊寇來了都卑怯觀望，而寧武的軍士發生嘩變，南、贛又有士兵叛亂，徽州各府又有礦工盜發礦藏之憂，虞舜時的三苗之亂不及這些棘手。當時洪水、三苗之不足以成爲大累，是因爲堯、舜在上面兢兢業業，而禹、皋各臣在下爲國君分憂。現在主管建議進諫的官員天天進獻祥瑞之物，而邊防戰場上的大臣，衹知冒領殺敵之功，隱瞞損傷失敗。有誰在爲國分憂？貶斥懲罰的法律，今天不得不從嚴。而陛下也應遇事多作自責，深刻地修身反省，然後災變可得平息，而外患可以消除。”疏章呈入宫中，皇上將方新貶斥爲平民。

樊深　淩儒　王時舉　方新

深，大同人。儒，泰州人。時舉，順天通州人。新，青陽人。穆宗嗣位，并復官。

樊深，大同人。淩儒，泰州人。王時舉，順天通州人。方新，青陽人。穆宗繼位，全都恢復官職。

深，尋遷刑部右侍郎。齊康之劾徐階也，深劾康并詆高拱。時登極詔書赦死罪以下囚，而流徒已至配者，所司拘律令不遣。深言殊死猶赦，而此反不及，非所以廣皇仁。詔從其議。旋進左侍郎，罷歸。

樊深不久升任刑部右侍郎。齊康彈劾徐階，樊深彈劾齊康并指摘高拱。當時皇上的即位詔書赦免除犯了死罪的囚犯，而對已到了發配地的遭流放的犯人，主管部門限於法令不再遣返。樊深上言説死罪尚要寬赦，而流放的囚犯反而得不到寬赦，這樣便不能推廣皇恩。皇上下詔書聽從他的建議。不久晋升左侍郎，後罷官回鄉。

儒既復御史，益發舒，亦以康事率同列劾拱。拱罷，又劾去大學士郭朴。頃之，劾罷撫治鄖陽都御史劉秉仁。又以永平失事劾總督劉燾、巡撫耿隨卿、總兵官李世忠罪。隨卿、世忠被逮，燾貶官。隆慶二年，儒再遷右僉都御史，理山西屯鹽。吏部追論其知永豐時貪墨，遂落職閒住。

淩儒復任御史後，更加暢言，也因齊康一事率領同僚彈劾高拱。高拱被罷免後，他們又彈劾罷免了大學士郭朴。不久，又彈劾罷免了撫治鄖陽都御史劉秉仁。又因永平之戰失敗彈劾總督劉燾、巡撫耿隨卿、總兵官李世忠有罪。隨卿、世忠被逮捕，劉燾降職。隆慶二年，淩儒又提升爲右僉都御史，管理山西的屯鹽。吏部追究他在任永豐知縣時貪污的事，因此革職閑居。

時舉復官後，巡按貴州。聞給事中石星廷杖，且帝方廣市珠寶，馳疏救星，極陳奢靡之害。已，請陳后還中宫。章并報聞。萬曆初，都給事中

王時舉恢復官職後，巡按貴州。聽説給事中石星在朝廷上受棍杖責打，而且皇上正廣爲收購珠寶，就急速上疏援救石星，極力奏陳奢侈浪費的害處。不久，又奏請讓陳皇后回中宫。所上奏

雒遵，御史景嵩、韓必顯論譚綸被謫，時舉抗章救之。歷大理左少卿。

新終湖廣參議。

贊曰：賈山有言："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然切直之言，明主之所亟欲聞，忠臣之所蒙死而竭知也。"鄧繼曾諸人箴主闕，指時弊，言切直矣，而杖斥隨之。伊尹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旨哉，有旨哉。

章一并得到批答。萬曆初年，都給事中雒遵，御史景嵩、韓必顯上疏論劾譚綸被貶官，時舉上奏援救他們。時舉後歷官大理左少卿。

方新最終官至湖廣參議。

贊曰：漢代賈山説過："忠臣效力於君主，進言懇切直率如不獲采用就會身遭危險。""但是懇切直率的進言，必爲賢明的君主所極想聽聞，忠臣因此而冒死盡言。"鄧繼曾等人批評君主的闕失，指論時弊，言論確實懇切直率，但隨之而來的却是杖責和貶斥。伊尹説："有言論違背了你的心意，一定要以道義衡量，不要拒絕。"寓意深刻啊，寓意深刻啊。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明史　　第六册
作者＝ＢＥＸＰ
ＳＳ号＝１１４０５４８９
加密地址＝
页数＝４１６８
下载位置＝ｈｔｔｐ：／／ｈｎ３．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３６／ｄｉｓｋｅｂｐ／ｅｂｐ６３／０１／！００００１．ｐｄｇ
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６．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６５／ｄｉｓｋｅｂｐ／ｅｂｐ６３／０１／！００００１．ｐｄｇ
【作　者】许嘉璐主编　章培恒　喻遂生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４１６８
【读秀号】０００００５７６４８５５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２００４
【ＩＳＢＮ号】　７－５４３２－０８９５－４　／　Ｋ２０４．１／Ｚ２５１
【原书定价】　１４００．００（全十册）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明代　纪传体　明史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章培恒　喻遂生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明史　第六册．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２００４．